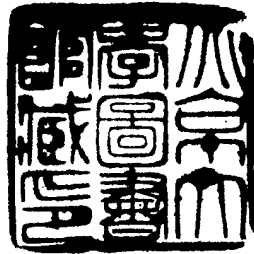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八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八

（大陸版 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八册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八）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緯三百三十卷》提要

史緯卷二百八十三

宋史六十六

列傳

方技

趙修己滏陽人精天文推步之學周祖爲黍軍謀隱帝誅史弘肇等將害周祖修己密謂之曰今幼主信讒大臣受戮公位極將相功居不賞雖殺身成仁何益於事不如引兵南渡詣闕自訴則明公之命是天所與也天與不取悔何可追周祖然之及即位遷司天監宋初遷太府卿判監事告老卒

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令吞洛河石如麪令食之曰

汝聰悟後當爲人師又嘗夢人持巨鑑星宿滿中剖腹納之覺而汗洽月餘心胸猶痛因留意占候之學周祖與處訥雅相善及舉兵入汴問劉氏國祚何以短促對曰人君未得位常務寬大既得位即思復讐漢氏據中土承正統以曆數推之其大命猶永以高祖得位之後多報讐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嘿然太息遽發兵圍漢大臣蘇逢吉劉銖等家將行孥戮遽命止之遷司天少監建隆二年以處訥造新曆命爲應天曆拜司監卒

馬韶平棘人太宗以晉王尹京中嚴私習天文之禁韶與太宗親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開寶九年十月十

九日既夕詔忽造德玄德玄問其所以來詔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故以相告德玄惶遽止詔一室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防守之將聞于太祖詰旦太宗果踐阼為太常博士卒

蘇澄隱真定人為道士住龍興觀澄隱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唐明宗嘗召之後屢有聘命並辭疾不至契丹主兀欲加僧道以恩命惟澄隱不受太祖征太原還召見行宮命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召命豈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幸其觀曰師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請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

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銀帛年百歲卒

丁少微亳州人隱華山普遁陳摶所居與摶齊名少微志尚清潔摶嗜酒道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康強無疾起壇場淨室遍夕朝禮五十餘年未嘗稍懈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留數月遣還山七年卒

趙自然繁昌人本名玉年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為道士後夢一人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出青柏枝令啗之及覺遂不食肺氣清爽每聞火食氣即嘔惟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耳太宗召赴闕問之賜名并道士服又泰州趙抱一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烟其香可悅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抱一退駭不測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為群盜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而下之方俄頃已經夕矣抱一自是不喜熟食火化者未嘗歷口茹甘菊柏葉果實井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有道家之趣野行露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

丱角詔賜名度為道士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遊市廛間飲酒不醉食肉不飽居嵩山紫虛觀景德二年詔內品李懷贇召赴闕賜號宗玄大師未幾求還舊居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皆異之又有柴通玄閿鄉人於承天觀為道士年百餘歲能辟穀長嘯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真宗祀汾陰召至命坐問以無為之要明年通玄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上獻夜分盥濯然香庭中望闕而坐遲明卒

僧志言姓許壽春人景德寺僧清璲誦經勤苦志言忽造[illegible]

今河變爲平地有四鐵牛臥沙中

前覡、願爲弟子、志言勁止軒昂、語笑無度、或裹裘疾趨、或瞀
空佇立、從屠酤兒飲、無所擇、衆以爲狂、迹獨日、此異人也、溫
州林仲方以摩納來獻、舟始及岸、志言遽來取去、仁宗延入
禁中、登坐結趺、飯罷而出、未嘗揖也、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
默遣內侍問之、志言書有十三郎、人莫測所謂、後英宗以濮
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大宗正守節請書、得潤州字、未幾、
守節卒、贈丹陽郡王、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而浴
室有人聲、往視、則志言在焉、有具齋誤進鱠者、并食之、臨流
而吐、化爲小鮮、群泳而去、海客遇風、舟且沒、恍見一僧操絙
引舶、乃獲濟、及至都下、遇志言、曰、汝非我、且奈何、客記其貌、

乃引舟者也、與趙宗善、宗隱居番禺、志言數以偈頌相寄、萬
里間數日而達、志言將死、作頌不可曉、仁宗遣內侍以真身
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見額上熒然有光、就視之、得舍
利、

僧懷丙、真定人、郡構木爲浮圖十三級、勢孤絕、既久而中柱
壞、匠人技無所施、懷丙則作一柱、閉戶良久、易之而下、趙州
洨河鑿石爲橋、歲久欹倒、非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一
工、正之如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數萬斤、後水
暴漲絕梁、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
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

熙以聞、賜紫衣、

許希、開封人、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
恐、冀國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
以爲不可、諸黃門請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進鍼、而帝疾愈、
命爲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奏曰、扁鵲臣師也、請
以所賜與扁鵲廟、帝爲築廟于城西、封靈應侯、學醫者歸之、
因立太醫局于其旁、

龐安時、蘄水人、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
矣、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使後人自求
之、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察脈之

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
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
沈、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
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踵門求診
者、爲辟邸舍居之、親視饘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治者、
必實告之、桐城民婦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效、安時適
至、邀視之、纔呼不死、令以湯溫其腰腹、上下拊摩、孕者覺腸
胃微痛、即生一男子、其家驚喜、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
胞、而一手執母腸不放、非藥石所能爲、吾隔腹捫兒手所在、
鍼之、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

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
史之妄乎年五十八疾作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
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氣已絶死矣後歎曰與客坐語而卒
錢乙吳越王俶支屬有羸疾後愈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入
藏者死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飲之左手足忽
攣不能用喜曰可矣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噉之盡由
是雖偏廢而骨氣俘堅如全人卒年八十二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毎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脉
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王珪疑古無此王安石曰昔醫和
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脉則

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王韶謀取青唐言蕃族重僧而僧結
吳叱臘部帳甚衆請智緣至邊神宗召見賜金乘傳而西稱
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他族俞
龍珂等因以獻欵韶忌之言其撓邊事召還爲右街首坐卒
郭天信開封人隸太史局徽宗爲端王天信密白曰王當有
天下上即位親幸之拜定武軍節度使天信見蔡京亂國毎
託天文爲上言由是黜京張商英方有時望天信常稱於内
朝京密告天信與商英漏泄禁中語商英罷天信竄新州蔡
京再相命宋康年使廣東以察之天信已死京疑未必實令
康年發棺驗視焉

魏漢津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授以鼎
樂之法嘗過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即脫衣沒水
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初朝廷方協考鍾律得召見言皇帝
夏禹以聲爲律身爲度之說謂人主稟賦與衆異請以帝指三
節爲度定黄鍾之律而中指之徑圍則度量權衡所自出也
又云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
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偶然後四
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
言漢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託之於李良云漢津
請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四年三月鼎成

乃從冲顯處士八月大晟樂成徽宗御大慶殿受群臣朝賀
加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漢津謂京曰大晟得古意什三
四爾他多非古說異日當以訪任宗堯宗堯學於漢津者也
未幾漢津死京遂以宗堯爲典樂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
黄帝夏禹成王周召而以漢津配食謚漢津爲嘉晟侯漢津
曉陰陽術數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出三十年天下亂矣
王老志濮州人遇異人於丐中自言吾鍾離先生也予之丹
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廬田間時爲人言休咎太僕卿王亶
以聞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之乃昔
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帝由是信之封爲洞微先

一篇胡說

生、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言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儆懼消變者、明年、見其師責以擅處富貴、丐歸、未得請、病甚、乃許其去、步行出梳宮、病已失矣、歸濮而死、贈正議大夫、初王黼未達時、問名位所至、老志書大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之曰、恐泄機也、黼敗、人乃悟、

王仔昔、洪州人、徽宗命之禱雨、忽遣小黃門持紙至、仔昔篆符其上、言焚符以湯沃而洗之、益帝默祝為宮妃療赤目、一洗立愈、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籙宮、仔昔性倨傲、帝待以客禮、其遇巨閹若奴、又欲郡道士宗己、林靈素忌之、坐言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為之也、仔昔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仔昔能先知而不能免於禍豈所謂[illegible]與

林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丐食淮泗間、徽宗訪方士於左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入見、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青華帝君、主東方、攝領之、謂蔡京為左元仙伯、王黼為文華吏、鄭居中、童貫及諸巨閹、皆為之名、貴妃劉氏方有寵、曰九華玉真安妃、帝心喜其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算、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省、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造為青華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假帝誥天書雲篆、以欺世惑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稍識五雷法、召呼風霆、禱雨時有小驗、令吏民詣宮受神霄祕籙、朝士嗜進者、靡然趨之、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帝設幄其側、靈素升高正坐、問者皆再拜以請、所言無殊異、時時雜捷給嘲詼、以資媟笑、其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遂立道學、置郎大夫十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改釋氏名稱冠服、欲盡廢之、以逞前憾、靈素益尊重、升溫州為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金門羽客沖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與道士王允誠共為怪神、後忌而毒之、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率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梃擊之、走而免、靈素恣橫

不悛、道遇皇太子弗避、太子入訴、帝怒、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幾察之、旋死、

皇甫坦、夾江人、高宗名見、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荊南帥李道雅敬之、坦相道女、必為天下母、後為光宗皇后、

王克明、饒平人、生時乏乳、餌以粥、遂得脾疾、及長益甚、醫以為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求其法治之、病遂愈、以術行吳楚間、胡秉妻病氣秘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人病、使預會可乎、以藥下之、能起飲食如平常、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為、

克明令、熾炭、燒地、灑藥、置之于上、須臾而蘇、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明力辭之、爲翰林醫痊局卒、自建隆以來、近臣皇親諸大校有疾、必遣內侍挾醫療視、群臣被眷遇者亦如之、其有效者、或遷秩賜服色、邊郡屯帥、多遣醫官醫學隨行、三年一代、出師及使境外、貢院鎖宿、皆令醫官隨之、京城四面、分遣翰林脉候療視將士、暑月、卽令醫官合藥、與內侍分詣城門寺院、散給軍民、上每便坐閱兵、有被金瘡者、卽令醫官處療、咸平中、有軍士中流矢、自頰貫耳、醫官閻文顯以藥傳之、信宿而鏃出、上命賜緋、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韓晟、從太祖征晉陽、弩矢

貫左髀、鏃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醫學劉贇、傳以藥出之、贇自陳感激、願得死所、又極稱贇之妙、上賜贇白金、遷醫官、

莎衣道人、姓何氏、朐山人、嘗擧進士不中、紹興末、來平江、身衣白襴、乞食于市、夜止天慶觀、久之衣蓋敝、以莎緝之、孝宗一夕夢莎衣人跳哭而來、及寤、以語內侍、會后及太子疾、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成緒、中宮虛位日久、乃焚香默祝、莎衣道者誠仙人、必知朕意、遣中官致贊、不言所以、道人一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卽有外夷、有日、卽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賜號通神先生、爲築庵居、不居、賜衣數襲、不受、或強邀入庵、大笑而出、歸於故處、帝歲命內侍、卽其居設千道齋、一歲偶踰期、衆訝而問之、道人方臥、乃起握手睥日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內侍至、衆益服其神、光宗召之、不至、慶元六年卒、

孫守榮、富陽人、病瞽、遇異人、敎以風角鳥占之術、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守榮自號富春子、吹笛市中、問休咎、皆驗、寶慶間、遊吳興、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士人當有典郡者、見王元春、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越兩月、潘丙作亂、元春果以告變功典郡、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守榮謁丞相史嵩之、閽者以晝寢辭、守榮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閽

者驚異、入白、旣見、嵩之奇之、自是出入其門、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以玉柱斧來獻、嵩之嘗得李全檄、未啓、詢其事、守榮曰、全詐假布囊二十萬兩、啓封、果如其說、守榮私謂所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大抵不競、宋祚其終乎、爲嵩之所忌、誣以罪、貶死遠郡、

外戚

自西漢有外戚之禍、歷代監之、宋仁英哲三朝、母后稱制、而終無外家干政之害、將法度之嚴、有以坊其患歟、抑母后之賢、有以制其族歟、作外戚傳、

賀令圖、陳留人、父懷浦、孝惠皇后兄也、隸瀛州屯軍、握兵邊

郡十餘年、恃藩邸舊恩、每歲入奏事、言幽薊可取之狀、上信之、故有岐溝之衆、既而師敗、議者咎其貪功生事、令圖輕而無謀、契丹將于越使諜紿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遺以重錦十兩、是年、于越率衆入寇、大將劉廷讓師延君子館、令圖爲先鋒、被圍數重、于越使人傳言願得見雄州使君、令圖意其來降、卽引麾下數十騎逆之、將至其帳下、虜據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乃今送死來邪、盡殺其從騎、反縛令圖而去、時年三十九、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死之、

王繼勳、孝明皇后弟也、權侍衛步軍司事、時募兵千餘、將遣出征、多無妻室、太祖曰、此必有願爲婚者、不須備聘財、但酒

炙可也、繼勳不諭上旨、縱令掠人子女、京城紛擾、上聞大驚、捕斬百餘人、人情始定、時后已崩、上追念后、故不之罪、復爲部曲所訟、解兵柄、奉朝請、繼勳失職、常怏怏、專以臠割奴婢爲樂、一日天雨牆壞、群婢突出、守闕門訴冤、上大駭、詔廢私第、令甲士守之、流登州、未至、除右監門分司西京、繼勳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女子、備給使、小不如意、卽殺食之、而斂其骨棄野外、女儈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人不敢告、太宗在藩邸、聞其事、及卽位、人有訴者、命知雜事雷德驤鞫之、繼勳具伏、自開寶六年至太平興國二年、手殺婢百餘人、乃斬繼勳于洛陽市、及爲繼市子女者女儈八人、男子三人、長壽寺僧廣惠、常與繼勳同食人肉、折其脛而斬之、

劉文裕、保州人、其祖曾昭皇后、文裕祖姑也、爲秦隴巡檢、有李飛雄者、泰州節度判官若拙之子、性兇險、不爲其家所容、其姊夫李英爲盩厔尉、飛雄往省之、因乘其馬、詐爲使者、以巡邊爲名、夜抵廐置索馬、驛官授以馬、令卒乘馬前導、因率過窮廐直抵承遂、至隴州、命監軍王守定至吳山縣、率縣尉扈吏從行、時周承瑨、田仁朗、王侁、梁崇贊、翰、馬知節及文裕領兵屯清水縣、飛雄矯詔盡縛之、承瑨等見承遂數輩同輩不曉其詐、仁朗獨求詔書、飛雄叱之曰、我受密旨以若輩逗撓不用命、令盡誅汝、豈不聞封州殺李鶴邪、詔書汝豈得

見、先是太宗命親信於諸道廉官吏善惡、嶺南使者言封州李鶴不奉法、詔卽誅之、故飛雄以爲言、將械承瑨等詣秦州殺之、因據城叛、自稱我上南府將視吏、文裕哀告曰、我亦嘗從晉邸、乞使者營救之、飛雄容語文裕曰、爾能與我同富貴否、文裕覺其詐、僞許之、飛雄命釋其縛、文裕附仁朗耳語、仁朗佯墜馬、若中風狀、飛雄又解其縛、仁朗奮起搏飛雄、與文裕共擒之、送秦州、獄鞫得實、夷飛雄家、文裕還軍器庫使、

劉永年、并州人、祖美、眞宗劉皇后兄也、永年生四歲、授內殿崇班、仁宗使賦小山詩、有一柱擎天之語、帝宴瓊津亭、謀投金杯、謂左右曰、能取之乎、永年躍入持之而出、帝拊其首曰、

奇直子也、擢幹辦皇城司、契丹遣使來請脩貢、來年副張昇報使、契丹以未得請、孜取巨石築闕門、衆皆恐、來年素有力、手擲棄之、契丹驚以爲神、知涇州、郡兵歲以香藥爲折支、三司不時輦致、振武卒素驕、突入通判聽事譁譟、來年召至庭下、數其罪、斬爲首二人、餘不敢動、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輦載相屬於路、來年遣人焚之、一夕而盡、契丹移檄捕縱火盜、來言曰、盜固有罪、然發在我境、何預汝事、乃不敢言、遷邕州觀察使、卒、

堯佐、河南人、溫成皇后世父也、舉進士、判登聞鼓院、時溫成爲修媛、欲以門閥自表、與堯佐進端明殿學士、拜三司使、

諫官包拯等言親昵之私、聖人不免、惟處之有道、使不踐危機、斯爲得矣、仁宗祀明堂、拜淮康軍節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拯等復言、陛下仰佐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來、擢用堯佐、群口竊議、謂其過不在陛下、在後宮官女與執政大臣也、蓋宦官宮女見陛下繼嗣未立、既有所偏、莫不潛相趨向、執政大臣、不能規諫、乃從諛順旨、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致陷陛下於私昵、後宮之過、制下之日、陽精晦塞、氛霧蒙空、宜斷以大義、亟命追寢、必不得已、宜徽節度、擇與一焉、則合天意、順人情矣、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欲廷議、不許、乃詔自今臺諫官乞罷堯佐

旋治其罪不能制妻有

三司、及言不可用爲執政、若優與之官、於體爲善、朕用其言、遂有是命、今復以爲不可、前後反覆、於法當黜、其令中書戒諭之、自今言事官相率上殿、先取旨、堯佐辭宣徽、景靈使、從之、卒、贈太師、從弟堯封、舉進士、爲石州推官、卒、女即溫成皇后也、贈清河郡王、

李昭亮、繼隆子也、爲眞定路都總管、保州兵叛、殺官吏、詔王果招降之、叛者乘埤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於是遣昭亮、昭亮從輕騎數十人、呼城上曰、爾輩第來降、我保無虞也、卒稍稍縋下、明日、開城門降、授殿前副都指揮使、時承平久、將士困循縱弛、昭亮將家子、雖以恩澤進、然習軍中事、政尚嚴

肅、爲勝龍猛軍蕭博爭勝負、徹屋椽相擊、士皆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主者、諸軍股慄、帝祠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昭亮曰、宿衛不謹、不可貸、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頓肅、改昭德軍節度使、卒、昭亮妻早亡、三娶妾迭預家政、莫能制也、子惟賢、知莫州、倉粟陳腐、戍兵大譟、弗肯受、州人皆恐、惟賢馳往論曰、邊兵衆、則積粟多、能無陳腐乎、欲盡取新、則陳者何所歸、遂斬首惡一人、軍中帖然、除提舉諸司庫務、時定軍制、禁軍自隸籍後犯贓汚者、皆黜爲下軍、惟賢曰、武士何可責以廉節、且抵罪在昔令、不可以新令繩之、帝爲更其制、遷四方館使、卒、

曹佾慈聖皇后弟也封濟陽郡王兼侍中元豐中以疾告既愈入謁帝曰舅久不覲太皇太后朕當自啓及慈聖崩喪畢請郡帝曰將見舅如面太皇太后奈何欲遠朕得無禮遇有不至乎佾皇恐謝卒贈太師子誘爲文州刺史使契丹至其宮門館客者下馬還誘同人誘門北朝使至及朝堂門兩朝待好久無妄生事卒乘馬入進安德軍節度使

夏執中宜春人孝宗成恭皇后弟也后始貴訪得之拜奉國軍節度使執中與其微時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執中弗爲動他日后親言之執中誦宋弘語以對后不能奪旣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高宗行慶壽禮近戚爭獻珍玩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錫賚甚渥爲館伴副使宴射皆命中金人駭服孝宗將大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寧宗立加少保卒

宦者

宋世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者中年方許養子爲後詔臣僚家毋私畜閹人民間有閹童孺爲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懲也厥後太宗却王繼恩宣徽之請與宗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

切此宦官
安能為患

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璫有懷姦恩旋踵屛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童貫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苗劉之逆皆宦者所激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爲之坊民猶踰之可不戒哉

王繼恩陝州人爲昭宣使李順亂成都命爲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繼恩由小劍門入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彊嶺平劍州破賊于柳池驛斬千六百級賊衆望風奔走投戎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級獲李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爲賞與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泊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領順州路防禦使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以宴飲爲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令騎兵執博局棋枰自隨僕使橫恣縱所部剽掠女子金帛軍士無鬪志餘賊迸伏山谷間州縣復陷繼恩遣高品王文壽領虎翼卒二千分路追討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文壽臥帳中指揮使張嶙遣辛排闥入斬之嘉州賊帥張餘有衆萬人嶙與之合賊勢甚盛奏至太宗欲盡誅軍卒妻子近臣請勿殺案其家書遣使招撫必自引來歸因可破賊上然之令巡檢程道符諭旨亡

亞字訛

卒，所部來歸，因擊賊平之。有潛闕者能詩詠，貢藥京師，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第。尋以罔狂妄追還詔書。真宗初，繼恩益驕橫，與參知政事李昌齡往來請託。上惡其朋黨，籍其資產，安置均州，卒。昌齡責出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秦翰，獲鹿人。趙保忠叛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計。王師至，翰諷保忠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加崇儀副使。咸平中，為高陽關排陣都監，敗契丹于莫州東，追斬數萬，盡奪所掠老幼。王均之亂，為川峽招安巡檢使，翰五戰五捷，遂克益州。為高陽關前陣鈐轄，破契丹二萬衆于威虜軍西，俘其

鐵林大將等十五人。為邠寧涇原路鈐轄，率所部按行山外，召戎落酋帥，諭以恩信，凡三十餘帳相率內附。康奴族拒命，翰深入擊之，斬級數千，焚其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曹瑋襲殺章埋軍王于武延川，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五百匹。景德初，車駕將北巡，先遣翰乘傳往澶、魏，裁制兵要，許便宜從事。翰督衆浚溝洫以拒契丹，甫畢，契丹兵至，翰不脫甲冑七十餘日。凱旋，為涇原儀渭鈐轄。西鄙無藩籬之蔽，翰規度要害，鑿巨塹，計工三十萬，役兵卒數年而成，不煩於民。翰倜儻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戰鬭，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未賓，翰因奉使，常出入其帳中，密陳：「臣一內官，不足惜，願手刺

準上朱能天書為懷政輩所害引幾陷人豈可不惜與

此賊，死無所恨。」太宗嘉其意而不許。大中祥符八年卒，贈彰國軍節度。（[illegible]一頭內臣從好青官）

周懷政，并州人。父紹忠，以黃門事太宗，從征河東，得懷政于亂屍間，養為子，給事禁中。至入內副都知，川侍內廷，權勢既盛，附會者衆，同列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帑藏多入其家。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團練使田敏廝養，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誘之，懷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於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天書，託神言國家休咎，否藏大臣。寇準出鎮永興，能為巡檢，倚準舊望以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己，遂上之，懷政為之助，復召準為同平章事。朝臣屢言

懷政之妄，真宗漸疎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詐稱宜召入，坐別室，久之而遣，以欺同類。準罷相，懷政愈不自安。天禧四年七月，與弟禮賓副使懷信謀，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閤門祗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殺丁謂等，復相寇準，奉真宗為太上皇，傳位太子。前夕，崇勳、懷吉詣丁謂告之，謂夜與曹利用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命收懷政，令宣徽北院使曹瑋鞫訊具狀。帝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斬于城西，紹忠及懷信並杖配，資產沒官。懷政之未敗也，紹忠訴之曰：「斫頭豎了，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盍早詣上首實，庶獲輕典。」不聽。詔供奉官盧守明、

捕朱能劉益等能殺守明以叛詔內侍承制江德明發兵捕
之能入桑林自縊死供奉官李興斷能首以獻益等磔于市
寇準貶道州朝士與準厚善者悉降黜
衛紹欽開封人授入內殿班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
修天台壽昌寺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紹欽往
督管繕既訖積薪於廷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
曰非剉斲可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恐怖偃蹇不前顧道俗
皆有救之者紹欽促令躋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
右以叉揆而焚之
張惟吉開封人元昊寇延州命訪邊帥攻守利害夏竦韓琦

謀自鄜延深入乘虛擣之使惟吉募并汾驍勇輕齎赴河外
惟吉以為我師當持重伺變不宜馳赴不測以自困已而元
昊引去為入內都知商湖決轉運使施昌言請亟塞崔嶧以
為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民誠困財用
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張貴妃薨將治喪皇儀殿惟吉曰此
事干典禮須問宰相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以為非卒議[illegible]
安養子若水熙寧初造神臂弓成神宗臨閱置鐵甲七十步
俾衛士射未有中者若水請射連中微札
甘昭吉開封人為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小校馮坦李曾
卒二百突入州廨事欲為變昭吉單騎馳往戒將士擐兵在
外自入見亂卒諭以禍福令推首惡自默衆懾汎不敢動已
而操兵若皆入營卒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也昭吉立斬
之徵其餘去州以無事選入內副都知英宗即位昭吉翊衛
有勞遷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先帝知臣朴直拔用
至此分當從葬今願得洒掃陵寢足矣授永昭陵使
王守規祭城人為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奉仁宗及
皇太后自殿經後苑至延福宮時諸門扃鑰皆擊開其鎖
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翌日執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
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擢入內殿頭
李憲祥符人為熙河經略司幹當公事木征與董氈合兵寇

踏白城殺景思立圍河州憲馳至軍先是朝廷以黃旗書勑
諭將士用命破賊者倍賞憲張以示衆曰此旗天子特賜也
視此進戰帝實臨之士爭用命斬諸羌修山焚族帳通路至
河州賊衆保踏白與戰大破之木征率酋長詣軍門降詔憲
計議秦鳳熙河邊事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効
衆以為不可憲曰羌人天性畏服貴種聽之征何傷乎木征
盛裝以出衆羌視師乘之殺獲萬計斬冷雞朴羌衆懾遣使
奉貢効順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夏憲領熙秦軍復蘭州城之
請建為帥府帝詔憲直趣興靈憲次苟廚河而還同知樞密
院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帝令詰擅還之由憲以餽餉

不接爲辭、糧弗訴、以武信軍留後駐熙河、兼秦鳳軍馬、夏人
入蘭州、破西關、降宜慶使寇以蘭州乃西人必爭地、衆數至
河外、而相羿、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塹壁樓櫓具備、明年、
夏人果大入圍蘭州、步騎號八十萬衆、十日不克引去、坐妄
奏功狀、貶居陳州卒、
張茂則開封人、領御藥院、仁宗不豫、茂則入侍、帝疾間、欲處
以押班、懇求補外、爲永興路兵馬鈐轄、進入內都知、乞休不
許、言受國厚恩、廩食過量、積而未請者七年、乞令三司毀券、
詔褒之、崇寧中入黨籍、(皇甫規恥不與黨人中官得入黨籍榮矣)
李舜舉開封人、爲秦鳳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會帝

不豫、謁者止之、舜舉曰、天子新立、使者從邊來、不得一見、而
去、何以慰遠人、謁者以聞、亟召對、帝悅、因言承受公事、以察
守將不法爲職、而終更奏最、乃使帥臣保任、乞免之、熙寧中、
爲制置涇原軍馬、五路帥出無功、民多死於凍餒、朝議再舉、
民懲前日之役、皆憚行、出錢百緡不能僱一夫、相聚立柵山
澤不受調、吏往呼、輒毆擊之、州縣令以督之、不能集、舜舉
奏其事、乃罷兵、還詣中書、王珪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
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
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侍止宜供灑掃之職、
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慚焉、轉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

樂、遣舜舉計議、被圍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
勿輕此賊、城陷死之、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曰忠敏、舜舉性慎
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事、
梁從吉開封人、王則反、奉命宣慰、還言小危無足慮、諸將之
兵、可以翦除、若得近臣統其事、不崇朝可平矣、於是以文彥
博爲安撫招討使、賊平、
劉惟簡開封人、交人叛、詔惟簡至桂州審視事勢、還言帥臣
劉彝貪功生事、乾德狂童、頸不足繫、陝西五路師違命擁將
士卒、其先遁者不赦、惟簡言士卒不幸以將臣違命、糧食不
繼、逃生以歸、今既免其罪、同立庭中、而不預賜、恐患生倉卒、

帝從之、爲內侍押班卒、
雷允恭開封人、爲內侍省押班、眞宗復土、允恭請効力山陵、
章獻太后曰、吾慮汝妄動爲累也、以爲山陵都監、司天監邢
中和曰、山陵若上百步、法宜子孫、但恐其下有石與水耳、允
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
即改穿上穴、入白其事、太后使與山陵使議之、時丁謂爲山
陵使、唯唯而已、既而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賜死、中和流
沙門島、
童貫出李憲之門、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供奉
官主杭州明金局、與蔡京游、京之進、貫力也、京爲相、謀取青

唐、爲貫將十使陝右、審五路事宜、及諸將之能否、命王厚專閫寄、將兵十萬、而貫監其軍、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札、罷止貫毋西、貫發視納鞾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復四州、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復積石軍、洮州、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宰相、寖咈京意、詔使契丹、或言以宦官爲使、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國、策之善者也、使還、益論邊事、兵柄皆屬焉、遂請進築橫山、授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開府、領樞密院事、太傅、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相、貫爲媼相、至蕭關、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逼之、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法西

州名將、敗死、諸軍恟懼、貫反以捷聞、百官入賀、闕右既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遼人議和、貫盡壞軍制、弓箭手奪其分地、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戢、收隸他籍、貫使遼時、得燕人馬植薦諸朝、遂議取燕雲、熙河鈐轄趙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能遏、健將勁卒、刻日發、令會方臘起睦州、方臘、青溪人、託左道以惑衆、唐永徽中、青溪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峒、山谷幽險、民物繁夥、有漆杉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

屋嗟怨、臘陰聚貧乏遊手之徒、以鬼神相扇、自號聖公、宣和二年十月、起爲亂、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人安於太平、不識兵革、斂手聽命、不旬日、衆至四萬、破殺將官蔡遵、陷睦歙二州、又陷衢州、殺郡守彭汝方、進逼杭州、郡守棄城走、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計、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獨知休寧縣麴嗣復、以有善政不殺、警奏至京師、王黼匿不以聞、因循日熾、蘭溪、剡縣、仙居、蘇州、歸安賊皆合黨應之、東南大震、發運使陳亨伯奏請調京畿兵兼程赴之、使不至滋蔓、徽宗始大驚、亟遣童貫譚稹爲宣撫制置使、率禁旅

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以東、三年、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會大軍至、擊賊、斬首九千、賊退據杭、貫積水陸並進、臘焚官舍民居、宵遁、生擒臘及其妻子、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餘黨悉平、進貫太師、臘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峒逃出、倮而縊於林中者、由湯巖椔嶺八十五里間、山谷相望、王師自出至凱旋、四百五十日、臘既平、貫遂北伐、以復燕山功、詔解節鉞、爲真三公、加封徐豫兩國、領樞密院、宣撫河北燕山、用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本邦、疏王爵、遂封廣陽郡王、是年、粘罕南侵、貫在太原、遣馬擴往聘、以覘金、金人以納張覺爲辭遣

使告與兵、貫厚禮之、使者勒貫速割兩河以謝、貫氣褫不能應、謀逝歸、太原守張孝純曰、金人渝盟、王當率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之而去、是棄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于奈河北何、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君欲留貫、置帥何為、孝純嘆曰、童太師平生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子乎、貫入都、欽宗已受禪、下詔親征、以為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貫在西邊募長大少年萬人、號勝捷軍、為親軍、至是擁之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踣者百餘人、諫官御史交劾之、竄吉陽軍、詔御史張澂追斬之、及於南雄、既誅、函首赴闕、梟於都市、

貫握兵二十年、權傾天下、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劭往察、劭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以白、并罪劭他事、遂得罪逐死、貫狀魁梧、頤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煽翕赫、庭戶雜遝、岳牧輔弼多出其門、厮養僕圉官諸使者至數百輩、窮奸稔亂、流毒四海、雖蘋臘不償責也、

梁師成、不詳何人、慧黠稍知書、隸賈詳書藝局、政和間、得君貴幸、竄名進士籍、拜節度使、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時中外泰寧、徽宗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師成擇善書吏、

公相媼相　隱相門詣　也加

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不能文、而高自標牓、自言蘇軾出子、時禁軾文、師成言、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已任、四方名士、招致門下、每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父事之、蔡京父子皆諂附焉、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燕山平、進少保、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囁嚅升降、其小吏儲宏既豫科甲、尚執厮養之役、李彥括民田於京東、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師成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而陰賊險鷙、遇閒即發、家與黼隣、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怒未

發、與黼軌、因乘隙攻之、帝罷黼相、師成由是疏、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力保護欽宗、及欽宗立、羣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張炳疏其罪、當正典刑、帝猶未誦言逐之、師成寢食不離帝所、雖奏廁亦侍於外、久未有以發、會鄭望之使金營、還、帝命師成及望之以珠玉器玩往、先令望之詣中書、諭宰相、至則留之、始暴其罪、責為彰化軍節度副使、至八角鎮、縊殺之、

許

李彥、不知何許人、與王黼表裏、置局于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威刑、致死

者千萬，既為公田，當免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別州。京東西提舉官助彥為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費辦於民，經時閱月，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發致龍鱗薜荔一本，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特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當時謂朱勔結怨於東南，李彥結怨於西北。靖康初，賜死。

佞幸

王黼，祥符人。父事梁師成，至宣和殿學士，賜第昭德坊。故門下侍郎許將宅在左，黼逼奪之，逐其家，道路憤歎。拜中書侍郎。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誘奪徽猷待制鄧之綱妾，反以罪竄之嶺南。進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睦寇方臘起，黼不以告，遂攻破六郡。帝遣童貫討之，貫之行也，帝付以東南事，謂之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衆言賊不亟平，由民困花石之擾耳。貫作手詔罷之，吳民大悅。貫平賊歸，黼言貫入姦詭，歸過陛下，帝怒貫。謀起蔡京以間，使黼懼。時朝廷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眞共圖燕，大臣不以為可，黼曰：「南北雖通好百年，然自累朝以來，彼之慢我者多矣。今弗取，女眞必强，中原故地，皆不復為我有。」帝然之。黼復遺誠於貫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黼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黼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賜之，進太傅，封楚國公，騎從儀物與親王等。始遣使至幸，迂其驛程，黼務欲速，令女眞使由捷道，自燕七日至都。由是女眞益生心。每陪曲宴，親為俳優，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宮，惡其所為。鄆王楷有寵，黼陰畫奪宗之策。皇孫諶為節度使，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諭指，使草東宮辭謝官奏，竟奪之。有玉芝產黼堂柱，帝臨觀之，見梁師成穿便門往來，惡其交結，命致仕。欽宗受禪，黼惶駭入賀，不納。金兵入汴，載其孥東奔，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山遣武士躡及於雍丘，斬之。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議者以為失刑云。

朱勔，蘇州人。父沖，家本賤微，傭於人，抵罪鞭背，去之乞貸，遇異人得方書，歸，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近輻湊，家遂富。因循蒔園圃，結游客，致稱譽。蔡京過蘇，欲建寺閣，費鉅萬，僧言欲集此緣，非朱沖不可。京召沖語故，沖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及京還朝，挾勔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竄置軍籍中，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勔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

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至政和中、舳艫相御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宮艮嶽成、奇卉異植、充牣其中、擢勔防禦使、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安道王仲閎等濟其惡、豪奪漁取、毫不償直、士民家一樹一石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稍有損傷、即被以大不敬罪、及發行、徹屋抉牆以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唯恐去之不速、民預綱役者、中家悉破產、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斸山輦石、程督峭遑、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拆

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名神運昭功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轢州縣、道路以目、廣濟卒盡給輓士、猶不足、京始患之、言於帝、請抑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擾、乃禁用糧綱船、戒伐冢藏、毀室廬、毋得加黃封帕蒙人園圃花石、聽勔與蔡攸等六人入貢、餘悉罷之、勔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賜己、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居民嗟哭於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像、監司郡邑、朔望拜廷下、命官至、必朝謁、并通刺詣勔、趙霖建三十六浦閘、勔實主之、興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衆死者相枕藉、吳越不勝其苦、公肆

拮克圍池、擬禁籞、服飾僭乘輿、託輓舟、募兵數千人以自衛、流毒州郡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勔為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花木進奉、民大悅、寇平、勔復得志、聲焰熏灼、宵人媚事之者、自直祕閣至殿學士、願指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一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歷寧遠軍節度使、一門盡為顯官、騶侍亦至金紫、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欽宗即位、言官劾其罪惡、凡由勔得官者皆罷、籍其貲田至三十萬畝、徙循州、遣使斬之、

王繼先、開封人、建炎初、以醫得幸、授開州團練使、繼先用事

貴寵、中外切齒、乃乞致仕以避人言、尋改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先以雜流易武班、自此轉行無礙、深恐將帥解體、帝曰、朕頃冒海氣、繼先診視有效、直柔再駮、命乃寢、俄除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封其妻郭氏為郡夫人、寵冠人臣、諸大帥承順下風、權勢與秦檜埒、檜使其妻諂之、叙拜兄弟、表裏引援、又欲得節鉞、給事中楊椿不可、繼先富埒王室、子弟通朝籍、總戎寄、姻戚黨與盤據要途、金兵將至、劉錡請為戰備、繼先言新進主兵官好作弊端、請斬一二人、和好可固、帝不懌曰、是欲我斬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奪良家婦女為侍

姦須江有絹、善歌舞、俯御前索之淵聖成喪、家燕飲、令妓女鋪而不歌、謂之啞樂、自金使來日聳重寶之哭、與爲避走計、陰養惡少、私置甲兵、受富民金、薦爲閣職、州縣大獄、以賂辭免、誣娶姦淫、加之黥隸、於諸處佛寺建立生祠、此特舉其大者、其餘擢髮未足數也、詔籍先福州居住、放遣良家子爲奴婢者凡百餘人、籍其貲以千萬計、籍其田園及金銀入御前激賞庫、天下快之、

曾覿、汴人、與龍大淵爲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大淵除樞密副都承旨、覿除幹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言二人潛邸舊人、待之不可無節、說大淵遂除權知閣門事、度言臣乞退之、

覿皆下進之、何面目尚爲諫官、乞賜貶黜、度奪言職、中書舍人張震繳其命、出知紹興府、將張燾新拜參政、欲以大淵覿決去就、力言之、帝不納、燾辭去、除二人知閣門事、周必大格除目不下、與祠、群臣既得罪去、二人勢張甚、士大夫之寡恥者潛附之、與內侍押班梁珂表裏用事、及珂以罪出、右正言龔茂良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陛下罷行一致事進退一人才、必掠美自歸、謂爲己力、或時有少過、昌言於外、謂嘗爭之而不見聽、群臣章疏留中、間得窺見、出以語人、有司條陳利害、示以副封、公然可否、若夫交通賄賂、干求差遣、特其小者耳、願特出威斷罷去之、江浙大水、著作郎劉夙上封事曰、陛下與覿大淵筆、賜床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失威法守、箴規僚當自宮掖近侍始、御史龔茂良言水陰物、其占爲嬖倖爲小人、帝論以二人潛邸舊人、非近習比、且有文學敢諫諍、不預外事、宜訪問其實、茂良再上疏言德宗不知盧杞之姦邪、所以爲姦邪也、大淵覿所爲、行道之人能言之、特陛下未之覺耳、茂良出知建寧府、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告、俊卿奏之、帝怒、出覿大淵於外、中外快之、乾道四年、大淵死、覿在福建乘滿、俊卿恐其復入、請以浙東總管處之、太學錄魏掞之論其不可、會掞之除台州教官、

覿至龍出已久、伺掞之去、然後入國門、虞允文與俊卿奏覿不可留、乃在浙東、累詔進覿觀察使、中書舍人繳還云、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帝不聽、俊卿曰、不爾、亦須有名、會汪大猷爲賀金正旦使、俾覿副之、比還、除浙東觀察使、俊卿罷、復召覿主京祠、加武泰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覿欲以文資官其子孫、帝命具使相奏補法、茂良時行丞相事、以文武官各有本色蔭補法繳進、覿大怒、茂良退朝、覿從騎不避、茂良執而送之、忽除戶部員外郎謝廓然爲侍御史、首論劾茂良罷之、覿所使也、帝幸佑聖觀、召宰臣史浩及覿賜酒、加覿少保、時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從、及制出、乃有敬故在尊賢之

上之語士論惜之說始與大淵相比及大淵死與王抃甘昇
相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之門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
而康守朱熹上言近習之人蠱惑陛下心志宰相師傅賓友
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帝怒陳俊卿守金陵
過闕入見言曾覿王抃招權納賂薦引人才皆以中批行之
帝曰頃細差遣或勉循之至於要近之除此輩何敢預俊卿
入辭又力言之覿用事二十年權震中外帝寖覺其姦謂左
右曰曾覿誤我不少遂疏之覿憂恚疽發于背卒凡論覿得
罪者皆錄聽
王抃初爲小吏乾道中知閤門事金使議禮不合抃以宰相
虞允文命紿其使曰兩朝通好自有常禮使人何得妄生事

已屬知對境矣金使乃進書尋權殿前司事與曾覿甘昇相結
恃恩專恣其門如市吏部侍郎趙汝愚言陛下即位之初宰
相葉顒等懼陛下左右假其權日夜與之爲敵陛下察數年
已來大臣退有與陛下左右角是非者否蓋其積勢至此也
今將帥之權盡歸王抃矣初抃給金使取國書及使歸金主
銜之公使再至帝爲離席受書後悔之淳熙八年金賀正旦
使至抃請金使用舊儀請帝起立帝遽入內翌日汝愚侍殿
上帝數目汝愚因劾抃出爲福州觀察使卒

史緯卷二百八十三終

史緯卷二百八十四

宋史六十七

列傳

姦臣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爲陰小
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爲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爲人才
衆多之兆終宋之世賢哲不乏然姦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
秉政小人聽令爲患亦鮮及其衰也小人在朝君子在野無
救禍亂有國家者邪正之辨可不慎乎作姦臣傳

蔡確晉江人父徙陳州確有智數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
以贓聞轉運使薛向欲按治之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
更加延譽宣撫韓絳見所制樂語以爲材薦於弟開封尹維
維薦之王安石除監察御史裏行確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
石乘馬入宣德門遂彈之以買直遷御史知雜事劾知制誥
熊本去之遂兼知制誥開封府鞫相州民訟事連判官陳安
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宰相吳充之子安持及甫充
婿也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府可了遂移御史臺中丞鄧潤
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鍛
鍊成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劾二人
庇有罪詐使吏爲使者慮問囚稱冤輒加苦辱及帝遣諫官

又遣內侍審直、四人皆懼怖言不免、由是潤甫均罷、而確得中
丞、頒司農青苗免役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
其獄、逮引朝士、翰林學士許將等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
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胾、舉投其
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則一一皆
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出絳知亳州、確代其位、自
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
大夫交口嗤罵、而確自以爲得計、吳充數言新法不便、確曰、
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建立、
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以措手足乎、法遂

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確屢興羅織之
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做唐六典、事無大
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柄
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之、確言
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
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顓大政、珪以左僕射
兼門下、拱手而已、哲宗立、轉左僕射、韓縝入中書、用其兩姪
爲卿、確風御史中丞黃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
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復改制也、
熙豐時、確屢起大獄、至是語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蓋欲歸
咎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盡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
白、公論不容之、元祐元年、罷知鄧州、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
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謀、
謂珪當日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欲以上誣太后、下陷
珪等、結帝之歡、以復權位、諫議大夫張燾左司諫吳安詩正
言劉安世等上章乞正確罪、貶新州安置、死于貶所、崇寧初
配饗哲宗廟庭、追封清源郡王、擢其子懋同知樞密院事、高
宗即位、下詔暴確罪惡、竄懋英州、
邢恕陽武人、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之門、登進士
第、公著薦爲崇文院校書、進職方員外郎、神宗不豫、恕與蔡

確密謀、語宣仁后之姪公繪曰、家有白桃著華、道書言可癒
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
諱、延安沖幼、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
邪、急趨出、恕計不行、反宣言太后與王珪相表裏、屬意雍王、
恕使確約珪入問疾、鈎致珪語、令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
外、珪若小持異、則執而誅之、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矣、
恕益無所施、猶自詡有定策功、哲宗立、遷起居舍人、又說公
繪爲高氏異日計、爲具奏乞崇朱太妃、太后詰之曰、汝素不
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以恕對、上其稿、出恕知隨州、恕久斥外、
憤怒、間追謁確於鄧、會司馬康赴闕、恕勸康作書稱確、康與

淺攻討深入害

恕同年、恕又出光門下、信之、恕意以康司馬光之子、既云甯
則確定策事可信無疑、梁燾等劾確貶新州、恕責監末州酒
稅、章惇蔡卞得政、欲引恕自助、名爲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
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高遵裕子士京、嘗與恕同官、恕一日
置酒問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
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
之人也、當時王珪欲立雍王、遣士充傳道語言、禁中知否、士
京曰、不知、恕因誘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爲公成此事、
因爲士京作奏、言王珪謀立雍王、遵裕拒之、珪由是得罪、又
教蔡懋上文及甫私書、誣梁燾劉摯陰圖不軌、加司馬光呂

公著以因惇名、惇使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羅織萬端、將陷諸
人於族、竟無所得乃已、恕內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嘗於經筵
讀寶訓、至仁宗論輔臣、人君修舉政事、則日月薄食、星文變
見、爲不足憂、恕言自古帝王孰肯自謂不修政事、如此則天
變遂廢矣、恕揣帝待惇稍薄、屢言其短、惇恨之、出恕汝州、徽
宗初、蔡京當國、經營湟鄯、除恕涇原經略安撫使、恕乞築蕭
關、采車戰法、爲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窒夏
國巢穴、其謀皆迂誕不可用、帝亦燭其妄、而京力主之、已而
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警奏至京師、京懼、乃奪恕職、年七十
死、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間、而反覆行險、爲司馬光客、卽陷

設則不貲

光、附章惇卽背惇、與三蔡爲腹心、上謗母后、下誣忠良、非宜
仁后慈聖、深信帝心、則禍及宗社矣、子傃、靖康初爲少卿、館
金使肅王、使幹離不軍、爲所質、朝廷留其使、以相當、都管燕
人趙倫、懼不得歸、詒傃曰、有余覩金吾者、領契丹兵、貳於金、
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傃以聞大臣、信之、賜余覩詔
書、授倫納衣領中、厚賜金帛、倫獻之於粘罕、粘罕以聞、金主
令深入攻討、京闕遂失守云、

呂惠卿、南安人、起進士、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安石爲政、
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亦易及、
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

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出其手、擢
判司農寺、司馬光言於上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
於中外、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
之、故天下並指爲姦邪、今不次擢用、恐失衆心、帝曰、惠卿進
對明辨、亦美才也、光曰、惠卿誠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
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
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
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屬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制五等丁產
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抄之、隱匿
者許告、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

青苗、上下騷動、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諂、面辱之、惠卿罔安國以罪、始與安石有隙、安石罷相、韓絳度不能制惠卿、請復用安石、安石子雱深憾惠卿、諷中丞鄧綰劾惠卿強借華亭縣富民錢五百萬、與知縣張君濟共爲奸利、置獄鞫之、惠卿出知陳州、而君濟之獄久未成、王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君濟遂決配、安石不知也、惠卿以狀聞、訟安石罔上要君、發其私書、帝以示安石、安石歸問雱、雱憤恚疽發背死、徙惠卿知延州、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分戰以蕃部爲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出戰、惠卿始合爲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上之、蕃部屬全也、將入

寇、惠卿以近日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趣綏德、抵無定河而還、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入見言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止大爲形勢而已、帝謂輔臣曰、如惠卿言、是陝西可棄也、數其踈妄之罪、斥知單州、復知太原、哲宗即位、懇求散地、右司諫蘇轍劾之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王安石強佷傲誕、於吏事無所知、惠卿指擿教道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株連蔓引、塗汙公卿、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及勢力相軋、即化爲敵讎、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

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投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亦數其罪、責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事於訓詞、天下傳誦稱快焉、紹聖中復知延州、道出西都、程頤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日西出必經吾門、可一見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已過去久矣、頤歎曰、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夏人入寇、將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之、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拔柵去、拜保寧武勝

亦說得是

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曾布憾之、徙杭州、致仕、卒、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

章惇、浦城人、性豪雋、進士登名、耻出姪衡下、委勑而去、再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過、惇平步過之、以漆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游、既還、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王安石秉政、用爲編修三司條例官、元豐四年、拜參知政事、門下侍郎、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駁司馬光所更役法曰、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之害、若役法、當議論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

敗以貽後悔光議既行惇憤恚爭辨簾前宣仁后怒劉摯等
數章蹇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爲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欲
復熙豐之政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
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
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其死者禍及子孫甚至詆宣仁
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
宗不聽惇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窮治劉安世范祖禹誅蔡
中確乳媼事起同文館獄誣劉摯梁燾等有逆謀欲覆其家
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與邢恕等結內侍郝隨爲助謀
尊宣仁嘗欲立雍王既貶王珪又誣司馬光呂大防結宣仁

閣內侍陳衍謀廢立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使蔡
京安惇雜治之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士良曰言有即還
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
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臣
詆內侍劉瑗等於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大逆不道處死
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向太后方寢聞之遽起泣謂帝
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
於我太妃等亦泣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密諦惇
卞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
抵其奏于地事得寢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

流人哲宗問許將將曰本朝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殺君
大臣也哲宗然之謂惇卞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
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天下冤之惇以
皇后孟氏宣仁后所立與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誣以左
道捕逮宦者宮妾搒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
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
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
出居瑤華宮初神宗用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
年不息迨永樂之敗神宗慟哭遂致不豫故元祐宰輔專務
懷柔外國惇爲政大開邊隙絕夏人歲賜築汝遮等城陝西

諸道興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靑唐死傷不可計知天
下怨已欲塞其謗立賞邏察民妄語有被酒狂言者節貸其
死惇竟殺之然不能遏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
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
宗庶子尙有長於簡王者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
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尙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
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爲徽宗封申國公尋貶
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住官舍乃僦民屋惇以
爲強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券爲據乃已至是惇復問舍于
是家其人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

商意也不爲兼并也

州死惇務內藝惡然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皆登第獨季子援爲校書郎餘皆仕州縣妻張氏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旣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高宗曰章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詔命子孫不得仕於朝

曾布南豐人與兄鞏同登第王安石薦判司農寺與呂惠卿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群臣爭之布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爲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窺伺間隙譁言醜詆以衆罔

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誠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厲其氣奮威斷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曉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則何爲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兼三司使韓琦極論新法之害布爲安石條析而駁之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言天下之財匱乏由貨不流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并之家巧爲摧抑故設市易於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低卬其價使高於兼并之家而低於倍蓰之直官不失二分之息商賈亦自然無滯市易判官呂嘉問乃差官於四方而買物貨禁旅客無得先交易以息之多寡爲殿最官吏牙儈惟恐裒之不盡則是官自爲兼并殊非市易本意也安石怒黜知饒州元豐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爲政諭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若遽自改易於義不可紹聖初拜知樞密院事布贊章惇紹述請賞元祐中論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之士惇嘗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鐫廢略無虛日布陰擠異己者掖庭詔獄成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罔然於是死者三人惇以士心不附詭情徼過乞止所修司馬光呂公著贈謚勿毀叅仆碑布以爲無益布欲傾惇奏人主權柄不可倒持今內外臣工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會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異議布叱

之徽宗卽位惇罷召蔡京草制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徽宗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曾子宣不相矣已而拜右僕射忠彥雖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忠彥罷布獨當國進紹述之說蔡京爲左丞與布異布擬陳祐甫爲戶部侍郎布壻陳廸祐甫子也京言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宰相私其親布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溫益叱布曰曾布安得無禮徽宗不悅而罷出知潤州京加布以贓令開封府呂嘉問捕其諸子鍛鍊訊鞫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貶衡州安置年七十二卒

安惇廣安軍人上舍及第遷諫議大夫章惇蔡卞造同文詏獄使蔡京與惇雜治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大逆陳衍之徒變先帝成法惘陛下一日親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爲傾搖之計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廢顧命大臣以蔽陛下之羽翼縱釋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司馬昭無君之心過趙高指鹿之迹北詢究本末得其情狀大逆不道死有餘責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惇京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帝誅衍錮摯燾子孫遷御史中丞及鄒浩事惇檄廣東使者鍾正甫攝治之于新州士大夫千里會逮被禍者七百八人天下怨疾爲二蔡二惇之謠徽宗

惡之鄒浩還朝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廢后大事也御史中丞不言而浩獨言之何爲不可用惇懼而退陳瓘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詿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乃放歸田里蔡京爲相拜同知樞密院李子郊坐指斥誅其祀遂絕人以爲惇陷忠良之報云蔡京仙游人登進士第知開封府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推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不

同十年之間京再莅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皆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矣陳瓘因朝會見京視日久而不瞬語人曰京目力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也京聞瓘言因所親致情瓘曰所謂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已也曾布知樞密院恐京執政言京弟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乃但進承旨徽宗即位奪職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京與之游因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太學博士范致虛與道錄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道京平昔謂非相京不可宮妾宦官合口譽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

州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以爲學士承旨拜尚書左丞代曾布爲僕射京起斥逐一旦得志遂託紹述之說用條例故事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爲僚屬或變亂宗之法又欲兵柄士心皆歸於己擢童貫領節度使建澶鄭曹拱爲四輔各屯兵二萬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爲郡守集卒十萬月費緡增十倍以固結之於是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矣復廢元祐皇后加司空封嘉國公京既貴而貪益甚已受僕射奉復取司空寄祿錢將元祐群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恐之不已命等其罪狀目曰姦黨以司馬光爲首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大碑徧班郡國籍元符以來言者范柔中等爲邪

天子小樣如此

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以蕩上心。使御史中丞許敦仁請五日一視朝，欲顓竊國命。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諫官言毀奸黨碑，凡京所建置一切罷之，免京為太乙宮使。京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太尉、太師。都水使者趙霆獻兩首龜，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鄭居中曰首豈容有二，而京主之，意殆不可測。帝令棄龜金明池。三年臺諫交論其惡，命致仕。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不軌不忠凡數十事，貶太子少保，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復輔政。宋制，凡詔

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陰從中為之。至京患言者議己，作詔草密進，乞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莫敢言。貴戚近臣爭相請求，帝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病之而不能止矣。京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為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者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黃葆光論之，竄昭州。京使故吏魏伯芻領榷貨，造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徽猷閣待制。京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制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四十萬西河之民愁困不聊生，而京侗然自以為稷契周召。又欲廣宮室，風童貫輩以禁中偪側之狀，貫等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而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延於艮嶽矣。子攸、儵、翛，攸子行，皆大學士，視執政。儵尚茂德帝姬。帝幸其第，賚予無算，命坐傳觴，用家人禮。所養若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數為言者所攻，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復令致仕。六年，朱勔為之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且代京入

奏。絛為姦利，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金帛與府藏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兄攸不能堪，發其私事，上怒，勒停其官。宰臣白時中等劾絛以撼京，京殊無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不得已以章授貫。命致仕。欽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天下皆罪京為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覈其姦惡，貶節度副使，衡州安置，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京性凶譎，顓狙伺為固位計。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柅之。京每閒將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於兄弟參商，父子秦越。暮年患失之心無所不至，卒致宗社之禍，雖謫

可謂[illegible]濟其人

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子八人儵先死攸翛伏誅絛流白州死鞗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攸龍圖閣學士提舉禮制道史局官僚百餘人多三館儁游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惜不知學初置宣和殿命為大學士帝將去京攸通籍禁庭開其事亟請開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相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入遽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吾疾罷我也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絛鍾愛於京數請帝殺之帝

不許攸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說攸倡為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入辭二美嬪侍上攸指而請曰臣成功賜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郭藥師降進少師封英國公領樞院欽宗即位御史言攸罪不減其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泆載籍所無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誅之京弟卞與京同年登科王安石妻以女紹聖元年為中書舍人言先帝盛德大業卓

奇談孔子從何相識

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擬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從之以卞兼國史修撰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拜尚書左丞章惇雖鉅姦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嘿不啓齒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人目為笑面夜叉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行之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矣何用議為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菲語

言被罪者數千人四也鄒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以二心迫之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詔分司池州擢知樞密院竭府藏以事邊貶瓘伯雨以復讐一意以婦公所行為至當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事每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為陝西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事以對卞曰用憲已非故事豈猶精習兵貫畧無所長異時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出知河南府與妖人張懷素游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坐降職加檢

校少保、討歸道死、

馬植、燕人、仕遼爲光祿卿、內亂、不齒於人、童貫出使道蘆溝、植夜見侍史、言有滅燕之策、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獻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以此道與北蕃和接、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徽宗召見良嗣、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疆土、奉天弔伐、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眞得志、先發制人、事難圖矣、帝悅、賜姓趙氏、以爲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宣和二年、使下金、

見其主阿骨打、議取燕雲、使還、進徽猷閣待制、自是數將命、旣得燕山、進光祿大夫、良嗣言、昔在北國、與燕中豪士劉範李奭及族兄柔吉結義同心、欲拔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爲約、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徼富貴也、賴陛下威靈、幸而集事、臣不敢欺天負心、願許臣致仕、令有識者曰、此乎燕首謀之人、得請閒退、天下美事也、章三上、不許、旣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坐奪職、靖康元年、御史胡舜陟論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禍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竄郴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斬之、即非良嗣金亦必滅遼必侵宋但良嗣誘宋同滅其國因惡不見於死耳

郭藥師、鐵州人、遼之將亡、燕王淳募遼東饑民爲兵、使之報怨於女眞、目曰怨軍、藥師爲之渠首、淳建號於燕、改爲常勝軍、擢藥師涿州留守、淳死、蕭后立、蕭幹專政、宣和四年、藥師擁所部八千人、奉涿易二州來歸、詔爲恩州觀察使、王師北討、劉延慶軍于蘆溝、幹率兵來拒、藥師曰、幹以全師抗我、燕城必虛、選勁騎襲之、可得也、延慶遣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河、倍道而進、質明、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納燕人降、而盡殺契丹、藥師遣人諭蕭后趣降、后密召蕭幹還戰於三市、藥師敗還、五年、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入朝、徽宗禮遇

甚厚、賜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覲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召對於延春殿、藥師泣拜、言臣在虜、聞皇帝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喜之、委以守燕、對曰、願効死、上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涕泣曰、天祚臣故主、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臣不敢辭、若使叛故主、非所以事陛下意也、願以付他人、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賜之、藥師出、謂其下曰、此汝輩力也、剪盆分與之、旣歸、蕭幹犯塞、藥師破之於峰山、生擒阿魯太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冊檢寶劍金印、幹爲部下所殺、加檢校太傅、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與藥師同知、藥師以節鉞欲居其上、度稱詔書有

庠、藥師不從、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庠、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安中請郭之、朝廷曲徇其意、所請無不從、遣部曲賀易他道、爲奇巧以奉權貴、於是譽言日聞、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衽、朝論頗患之、拜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察其去就、有不然則挾之來、貫至燕、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帳下、貫避之曰、君今爲太尉、與我等耳、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拜我父、焉知其他、貫悅、因邀貫觀師至球場、野曠無人迹、藥師下馬、揮旗一麾、俄頃四山鐵騎旗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力主之、金使賀天寧節、歸遇藥師兵、引避之、送伴使運言藥師

威聲遠振、攸益謂其可倚、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人書、皆不省、七年、詹度言藥師逆節已萌、凶横日甚、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願早爲之處、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彼個薊至玉田、蔡靖遣藥師出禦、藥師邀靖降、靖曰、吾誓死報國、此何言也、引佩刀將自剄、藥師奪其刀、并諸使者悉鎖之、斡離不及郊、藥師迎降、遂從之南侵、及報至、帝猶祕其事、議封爲燕王、割地與之、使世守、而已無及、凡宋事虛實、藥師盡知之、斡離不至慶源、聞天子內禪、欲回軍、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行、其後詰索宮省、與責取寶器服玩、皆藥師導之、斡離不能懸軍深入、駐兵汴城下、約質割地、全勝以歸者、

藥師測宋人之情、中其肯綮故也、藥師誌 爲死

黃潛善、邵武人、擢進士第、爲左司郎、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往視、潛善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知河間府、金人入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承制以潛善爲副元帥、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上從人望、擢李綱爲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怒、會歐陽澈上書詆及宮掖、帝嫌其不實、潛善乘間請誅澈及東、人皆垂涕、帝悔之、明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殿

遇焚眞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邵成章言潛善伯彥誤國、成章除名、御史馬伸以劾潛善伯彥、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郭淇繼陷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爲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遂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會堂吏大呼曰、駕行矣、相視倉皇、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人皆怨憤、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爲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鍔方起辯、而首已斷矣、帝旣鎭江、敵兵躡其後、潛善伯彥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澂劾之、乃罷潛善、貶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

尋卒。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慤、宗澤輩相繼貶死，中外切齒。

汪伯彥，祁門人。登進士第，知相州。金人陷真定，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有甲馬數百至城下，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櫜鞬，部兵逆於河上，其受知自此始。王開大元帥府，以伯彥爲副。北兵薄京城，欽宗下詔令人見議和，兵毋得輕動，伯彥以爲然。宗澤曰：女真狡譎，是欲緩我師爾，宜亟進兵。伯彥等難之。及城破，金人遷二帝北行，高宗即位，拜右僕射。帝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爲相，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內侍皆劾之，乃罷伯彥，居

永州。紹興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僚佐，往往淪謝，惟汪伯彥實同艱難，不忘故舊，人情之常。伯彥去國日久，宜與牽復。伯彥亡，本第也。秦檜嘗從之學，而張浚亦伯彥所引，二人共贊之，起知宣州，過闕，帝謂檜曰：伯彥使令之官，庶免紛紜。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卒。

秦檜，江寧人，登第，爲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檜言金人要請無厭，不可多許。除職方員外郎，爲張邦昌幹當公事。檜言是行專爲割地，與臣初議矛盾，失臣本心，力辭，除御史中丞。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莫儔、吳幵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監察御史馬伸、欲共進議狀，乞存趙氏，檜然之，進狀曰：檜等荷國厚恩，甚愧無以報。今大金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以明兩國之利害。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士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割兩河地，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不言哉。宋於中國，統地萬里，德澤加於百姓，雖興亡之命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昔西漢絕於新室，光武以興；東漢絕於曹氏，劉備帝蜀；唐爲朱溫篡奪，莊宗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

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共爲蠹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塗炭，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爲大金屏翰。雖京師之民可服，天下之民必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天下之宗子終不可滅。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取檜詣軍前，立邦昌爲楚帝，二帝北遷，檜與孫傅、張叔夜、何㮚、司馬朴從至燕山。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撻懶攻山陽，檜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航海歸行在。建炎四年入見，拜禮部尚書。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奔舟而來，朝士謂檜與傅等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

此蘇雲卿所謂無於事小人也

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撻懶縱之、必質親屬、安得與妻孥偕行、蓋檜在金庭首唱和議、故金人縱之使歸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帝曰、檜樸忠實、朕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喜而不寐、從行者並與京秩、舟人亦補郎官、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檜擠宗尹去相位、乃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同秉政、檜風其黨言、周宣王內脩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並任、宜分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二年、頤浩自

史緯　卷之二百八十四　帝

江上還、謀逐檜、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不異莽卓、罷提舉江州太平觀、前一日、上謂直學士綦崇禮曰、檜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乎、檜言為相數月、可以聳動天下、今無有也、崇禮以上意載訓詞、播告中外、榜朝堂、示不復用、三年、韓肖胄使還、泊金使李永壽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脗合、益知檜與金人通謀、六年、右相張浚薦檜、授醴泉使、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始浚與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浚盛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手足矣、浚不以為

可笑既見之於章牘之上

然、引檜共政、至是檜以浚不引己、深憾之、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以激怒鼎、使擠浚、鼎素惡檜、至是反信之、八年、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憂之曰、姦人相矣、金遣烏陵思謀來議和、與王倫偕至、議遣吏部侍郎魏矼館伴、矼辭曰、臣嘗言和議之非、不可為介紹、乃改命、及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既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決意欲和矣、檜又以為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帝曰然、又三日、檜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之、鼎力求去、出

史緯　卷之二百八十四　壹

知紹興府、檜既專國、決意議和、中朝士以議論不合、咸相繼去位、樞密副使王庶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邪、檜恨而出之、檜力挾金人自重、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請斬檜以謝天下、貶昭州、館職胡珵、張擴等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讐、以絕望我謳吟思漢之民、以詔諭江南為名、要陛下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為仇敵之臣哉、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秦檜之罪者、不報、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為名、哲等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

起居軍民見者皆流涕哲等至淮安言冊上爲帝檜欲上行屈己之禮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三衙帥楊沂中等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檜譖中丞勾龍如淵請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舉諒陰三年不言事告檜於是以檜攝冢宰即館中見哲等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虛內以事外以王倫充奉梓宮等使藍公佐副之七月兀朮殺領三省事宗磐左副元帥撻懶以歸地爲二人所主拘王倫

於中山府倫密奏于朝檜不之備十年金人敗盟分四道入侵兀朮入東京爲王襄取南京李成陷西京撒離喝趨永興軍河南諸郡雖失陷而岳飛韓世忠諸將所向奏捷檜力主班師詔飛世忠還行在楊沂中還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有檜欲盡收諸將兵以韓世忠張浚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檜別下詔命三大帥軍中列校各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于自便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受樞密之制以出所部已散去導從皆密院之人始知兵柄見奪十二月誣岳飛反殺之加檜太師封秦魏兩國公子熺

治無子天紀之也

舉進士第熺本王㬇孽子檜妻㬇之妹無子以熺爲子洪皓歸自金致金酋室撚之語室撚黏罕左右也黏罕王淮上檜爲之草檄室撚故因皓寄聲檜深以爲憾令李文會論之貶英州太學生張伯麟題壁曰夫差爾忘勾踐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檜言趙鼎欲立宗子爲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自檜再相凡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之者率更易焚棄無復有公是非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投獻者皆稱爲元聖十七年改封益國公十八年熺除知樞密院事檜趙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舉朝上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

肯殺故我便要殺你檜殺之自是每出列大兵長挺以自衛六月以訕謗斬有陰人惠俊進義副尉劉允中檜孫塤試進士第一考官魏師遜等語人曰吾曹可以富貴矣自檜擅政凡塞言路故一時言官非求容悅誦檜功德則承風旨許人陰私中有一二只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至有請乘金根車置益國官屬并加九錫者檜聞之安然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檜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主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筆以授言者有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之陰結內侍及醫師伺上動靜郡國大

據浙中之首或可[illegible]設本必[illegible]有倘也

事只申臺省上不關也嘗痛告一二日執政輪對不敢偶語
惟盛稱檜熟察及檜入問曰昨日何事奏對甚久執政皇恐
曰某惟誦太師勳德語終即退實無他言檜嘻笑曰甚荷已
嗾言事官上章執政前歸閣彈章副本已到矣凡易執政二
十八人皆存伎易制之徒言官承意彈擊者輒以政府與之
故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十有二人然或一月或半年即罷去
惟王次翁閱四年檜德之深也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
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又忌張浚會趙鼎死乃置獄
使鼎子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株連賢士五十三
人獄成而檜病不能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

已熺請代居相位帝曰此事卿不當與遂封檜建康郡王熺
進少師皆致仕是夜檜卒年六十六贈申王謚忠獻開禧二
年追奪王爵改謚謬醜朱子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
今日始免膝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但到那田
地匕首也如何使得高宗見檜擔當和議遂以國柄付之被
他入手了高宗所用之人檜皆擯去之高宗所惡之人檜引
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
了李贄曰檜之所以竭力事金者與他日如契丹立石敬塘
爲晉帝故事耳其設心未嘗不欲安坐而享張邦昌劉豫之
貴也使高宗不幸而早世檜幸而不死豈但欲受九錫已耶

此論却是[illegible]不以人廢言也

万俟卨陽武人登上舍第除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荊湖
遇之不以禮卨憾之奏檜爲右正言檜謀收諸將兵權卨
言諸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
帛已極其欲盍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
所懼希檜意劾岳飛言山陽不可守詔中丞何鑄訊治鑄明
飛無辜檜怒以卨代之遂誣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申
警報以動朝廷使還飛軍飛父子與憲俱死天下冤之又爲
檜劾李光孫近皆竄謫和議成卨請詔戶部會計用兵之時
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以羨財別貯御前
激賞庫不得他用蓄積稍實可備緩急張浚寓長沙卨劾浚

卜宅踰制擬五鳳樓會吳秉信自長沙還言浚宅不異衆人
乃得免進參知政事檜稱上旨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以進
卨曰不聞帝諭卻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請居歸州檜
死帝將反檜所爲召還拜同平章事卨主和固位無異於檜
後乃卒
韓侂胄琦曾孫也父誠娶憲聖皇后女弟爲寶寧軍承宣使
侂胄以父任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主喪中外洶
洶趙汝愚議立嘉王侂胄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使侂胄
介宗尹以其議奏啓憲聖太后不獲命還遇重華宮提舉關
禮告以故禮入白憲聖憲聖可其議嘉王即位侂胄欲推定

察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言功但兼樞密承旨
侂胄觖望然以傳導詔旨故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威福朱
熹侍講因奏其姦侂胄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
熹遂去劉弢與侂胄同知閤門事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
君豈惟不得節度將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問計弢曰
惟有用臺諫爾侂胄即以內批除劉德秀為御史罷監察御
史吳獵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侂胄欲逐汝
愚而無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可誣以謀危社稷汝愚
罷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指汝愚為偽學罪首謫永州使衡
守錢鍪困之汝愚抵衡暴卒朱熹亦罷去士大夫為清議所

擯者教侂胄盡目正人為偽學慶元二年端明殿學士葉翥
與諫官劉德秀同知貢舉奏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
鼓動天下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
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詔監司帥守
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
取家狀令書不是偽學四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
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
考使上論壯之劉三傑言前日偽學今變而為逆黨得罪者
五十有九人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
為不重然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同文獄耳相公胡為蹈之

月課

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
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京鏜死侂胄
稍厭前事欲漸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或說侂胄以為不弛黨
禁後必不免侂胄乃追復朱熹職留正周必大復秩還政徐
誼等皆復官偽黨之禁寖解五年封平原郡王拜太師侂胄
所欲為宰執不敢異宰相陳自強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
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厄塞每月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
月課侂胄既專權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會辛棄疾入見言
敵國必亡願屬元老預為應變計於是恢復之議興矣以吳
曦為興州都統識者言曦王西師必叛侂胄不省開禧元年

陳自強乞命侂胄兼領平章事除侂胄平章軍國事序班丞
相之上蓋省重事則所預者廣去同字則所任者專邊事起
乃命一日一朝三省印並歸其第宰相不復知印侂胄假作
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侂胄廝役蘇
師旦主用兵授安遠節度使四年統制陳孝廣復泗州許進
復新息縣孫成復褒信縣侂胄請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
甫斌敗於唐州秦世輔潰於城固郭倬敗於宿州金人渡淮
攻廬和真揚取安豐濠州攻襄陽至棗陽以丘崈督視江淮
軍馬侂胄使丘崈募人持書幣走敵營請用兵乃蘇師旦輩
所為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多所要索謂侂胄無意用

兵師旦等安得專擅又遺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歲
未央會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蜀吳曦降
之侂胄復遣方信孺請和以林拱辰爲通謝使金人欲責正
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爲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
議用兵之臣侂胄大怒和議遂輟以辛棄疾爲樞密都承旨
會棄疾死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復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
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困弊中外憂懼禮部
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謀誅侂胄請皇子榮王入奏楊
皇后從中力贊乃得密旨俾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璧
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

津園殺之斬蘇師旦逐陳自強函侂胄首以謝金人是時金
已疲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
當時有詩曰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侂胄用事
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山爲壽下賤宗廟出入宮闈
無度孝宗時昔思政之所儼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
投書獻頌有稱爲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羿乞置平原
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南園
山莊竹籬犬吠其爲傳笑爲所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
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其下受封者甚
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徒餘並縱遣之有司籍其家多

大用本此

爽與服御之飾侂胄死寧宗論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
量力爾侂胄無子養子珍流沙門島侂胄任同卿女爲寧宗
后同卿常懼滿盈不敢干與政事天下皆知侂胄爲后族不
知同卿乃后父也侂胄敗人稱其能遠權勢云
丁大全鎮江人面藍色舉進士調蕭山尉安撫使史巖之羈
留大全欸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爲戚里婣婿寅緣
以取寵依事內侍盧允升董宋臣累官大理司直升侍御史
劾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
臺牒驅迫之出聲言與至大理寺出北關棄之嘯呼而散槐
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猶下志氣驕傲道路以目遷參知政

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丹陽郡公開慶元年罷相監察御
史朱貔孫論大全姦回險狡很毒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
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監察御史饒虎臣
論大全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遂南安軍居住
太常少卿劉震孫乞徙海島命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
之墜水死大全知淮西總領鄭羽富甲吳門大全欲結婣羽
不從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爲子壽翁聘婦見其豔自
取爲妾當世醜之
賈似道涉之子也少落魄爲游博其姊貴妃有寵於理宗名
見擢太常丞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夜燕湖上不反理宗

皆燃高擎、見湖中燈光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詰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勑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淳祐十年、以端明殿學士鎮兩淮、加同知樞密院事、威權日盛、孫子秀除淮東總領、外人傳似道密奏其不可、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為無有、槐終不敢遣、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加知樞密院事、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元兵滅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似道用趙范謀、發兵據徵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元兵擊敗之、遂破淮漢、自是兵端大起、開慶初、元憲宗自將征蜀、世祖時以皇弟攻鄂州、元將兀良哈台由雲南入交阯、自邕州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命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城中死傷者萬三千人、似道密遣宋京詣元軍請稱臣、輸歲幣、不許、會憲宗殂、乃許之、元兵拔砦而北、似道殺殿兵百七十人、上表以肅清聞、國人皆不知其請和也、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明年、元世祖即位、遣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且責其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拜太師、以舊制須遣節、授鎮東節度使、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以示

達既與文煥不和在京不能成事

不屈、似道曰、節度使、粗人耳、不受、節出復還、人皆駭歎、三年、除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吏抱文書就第請署、朝政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李芾文天祥龍皆屏逐之、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出殿廷始坐、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急、似道日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色者、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他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至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每與群妾踞地鬥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常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尊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官爵牢籠一時士、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人、由是言路斷絕、自圍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議者言高達可援襄陽、襄帥呂文煥與達有隙、聞之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援之、吾以捷聞、則達必不遣矣、及襄陽降元、似道曰、臣屢請行邊、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度宗以邊計訪趙葵、葵極意指陳曰、老臣出入兵間、備知敵人形勢、願朝廷謀之重之、似道作色曰、此三京敗事者、度宗崩、元兵破鄂、太學諸生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開都督府於臨安、

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至蕪湖，以荔子黃甘，遺元丞相伯顏，遣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許，孫虎臣軍七萬餘人，一時盡潰，似道單舸奔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誅其幕官翁應龍，廖瑩中、謫似道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貨，徹轎蓋，暴行烈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斥似道名，侮辱備至，似道至古寺中，見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不能對，至漳州木綿菴，虎臣諷之自殺，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人偸乃能如此

史緯卷二百八十五

宋史六十八

列傳

叛臣

張邦昌，東光人，舉進士，累官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乃要欽宗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姚平仲夜斫金營，斡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朝廷意，進太宰，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命邦昌為河北割地使，粘罕兵復來，使言者劾邦昌私敵，社稷之賊，黜為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明年春，吳幵、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不許，復遣幵、儔廹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言，相視久之，計無所出，將來在軍前者一人應命，適員外郎宋齊愈自金營至，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留守王時雍集百官于祕書省，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黨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

邦昌入居
都省方欲
引决詐也

之升待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邦昌欲
引决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金人奉冊寶
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僞位國號大楚升文德殿受賀遣
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拜邦昌東面拱立宣贊舍人吳
革恥事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
衆義范瓊詐與合謀襲革等盡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
官慘怵邦昌亦變色惟時雍升僞瓊等欣舞以爲有佐命功
邦昌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升權同知樞密院事
僞權僉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
省見百官稱予手詔曰予書獨時雍言事邦昌前稱臣啓陛

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選郎官爲四方
密論使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柘袍張紅蓋所過
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士庶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還邦昌
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金師既還邦昌降
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
耳金人既去能長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爲今計
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邦昌從之王時
雍曰大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
秉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乃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
福宮遣將師愈齎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權

宜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以書報之邦昌遣謝克家獻大
宋受命寶復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中外大
說太后御內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遣使奉
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
之王即皇帝位相李綱從邦昌太保封同安郡王綱極論邦
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
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宜
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黃潛善左右之綱又言邦昌
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爲故天子哉乃責潭州安置
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厚

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
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擁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
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
數邦昌罪賜死并誅時雍李氏杖脊配車營務秉哲升僞各
遠竄瓊後下獄誅

劉豫阜城人少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盂紗衣後登第拜殿
中侍御史言者發其宿隗擢宗部勿問除河北提刑金人南
侵豫棄官寓儀眞建炎二年中書侍郎張慤薦知濟南府時
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
去金人攻濟南遣人說豫豫殺守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

不從豫縋城出降三年兀朮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濮濱博棣德滄等州以子麟知濟南府四年金人冊豫爲帝國號齊都大名府奉金正朔以張孝純爲丞相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習宮掖事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改元阜昌招知楚州趙立立斬其使復遣立故人劉偲誘之立曰我知有死義不知有故人燒殺偲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閻琦匿之豫杖死琦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書乞歸宋朝豫殺之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金人既立豫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恐兩河民之陷沒者逃歸于豫下令大索或轉鬻諸蕃或繫

其營中十月豫遣將王世沖寇廬州守臣王亨斬之僞知海州薛安靖以州來歸二年豫遷都汴奉祖考于宋太廟是日暴風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與民約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子府十三軍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郎李亘疏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之襄陽鎮撫使李横敗豫兵於楊石三年李横破潁順軍僞守蘭和降復潁昌府豫求援于金人兀朮赴之豫將李成率師二萬遊戰於牟駝岡横敗績潁昌復陷四月陷虢州明州守將徐文以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降豫言公海無備

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益海艦俾巡通泰十月賊將李成陷鄧州又陷襄陽知隨州李道棄城走陷郢州守臣李簡遁賊將王彥先引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酈瓊駐無爲軍爲濠壽聲援賊乃還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聘請畫江爲界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監廣州鹽稅吳伸上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強實不足慮賊豫雖微實爲可憂今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發可一戰擒也四年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豫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之洮岷之地盡歸豫矣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制置使岳飛復襄陽又復唐隨郢州九月豫遣子麟入寇及

金宗輔撻辣兀朮分道南侵步兵自楚承進騎兵由泗趨滁朝廷震恐或勸帝他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浚曰避將安之遂決意親征豫與金人分道度淮楚州守樊序棄城走詔劉光世移軍建康韓世忠戰於大儀解元戰於承州皆捷帝發臨安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王師晟張琦合兵復壽春府十二月岳飛遣將牛皐敗金人於廬州金人退麟棄輜重宵遁五年豫將商元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死之豫廢明堂爲講武殿基風驟冥累日八月陷光州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亶領三省

事宗弼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受其敝、金主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豫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總中路兵由壽春犯廬州、猊率東路兵出渦口、犯定遠、孔彥舟統西兵趨光州、寇六安、猊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麟兵從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衆十萬、次濠壽、安撫使張俊拒戰、詔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劉光世兵合肥、張浚遣人馳諭光世曰、敢濟者斬、光世不得已還廬州、統制王德酈瓊出安豐、遇賊敗之、猊衆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遇之于藕塘、大破之、猊遁、麟亦拔砦走、金人聞麟等

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請立麟為太子、以覘其意、金人曰、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七年、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酈瓊執呂祉以兵三萬叛降豫、勸豫入寇、豫復乞師金人、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乃作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金人欲廢豫、而豫日請兵、遂以東拔為左都監、屯太原、大撻不也為右都監屯河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詔廢豫為蜀王、遣撻辣兀朮偽稱南侵、至汴、給麟出、麾騎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詔責

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為汴京留守、諸軍悉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廼之行、併其子麟徙於臨潢、封豫為曹王、賜田以居之、紹興十三年死、金皇統三年也、豫僭號凡八年、先是數見怪異、有能撼宣德門、撼宣德二字有

星隕于原、鎮識者謂禍不出百日、豫忿殺之、未幾果廢、

苗傅、上黨人、隆祐太后南渡、為統制官、以千人扈衛駐杭州、劉正彥、不知何許人、以朝請郎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上幸杭州、時諸大將分守要害、獨傅扈衛、王淵裝大船十數、自揚州來、杭人曰、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侍省押班康履用事、威福由己、其徒敘民居、扶為暴橫、傅等恨之、其黨張逵謂諸軍曰、今殺淵取其財、殺內侍洩吾憤、朝廷豈能偏罪哉、三月、拜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躐躋樞筦、衆謂為由內侍、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亦怨淵撤取其兵、於是與張逵王世修王鈞甫馬柔吉等謀作亂、部分既

定結淵以臨安縣有盜欲使淵出兵於外康履得黃紙小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字署卷末田乃苗金乃劉也以告淵淵伏兵天竺賊黨亦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閹康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盡殺之引兵犯闕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傅通引其黨入奏曰苗傅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闕請帝御樓百官皆從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傅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闌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善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遙郡

團練已斬淵首史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率軍士歸營已除傅都統制正彥副都統制二賊不退曰欲遷官第須控兩疋馬與內侍何必至此帝問百官計安出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禍由中官不悉除之禍不已也帝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遂命吳湛捕履得於清漏閣承塵中傅即樓下腰斬履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之帝使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逵曰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計帝謂勝非

曰朕當退避須太后至時寒甚門無簾幃帝坐一竹椅太后將至起立檻側太后下肩輿立樓前二賊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貫起邊釁所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仁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已加竄逐統制獨不知邪傅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號泣固請因呼其眾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遂作解衣狀后諭止之傅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顧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傅請矣乞太后宣諭太后

猶不許傅等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請禪位勝非泣請下死二凶帝密謂曰當為後圖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賊腹心王鈞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為後圖帝出居顯忠寺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為睿聖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赦至平江府張浚不拜江寧制置呂頤浩遺浚書約舉兵前軍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諭以起兵俊泣奉命勝非奏垂簾當二臣同對今屬時艱乞許獨對恐賊疑乃日引其徒一人與俱傅入對后勞勉之賊喜不疑故宰執入對得謀復辟勝非深結王世修傅欲改元正彥欲遷都建康太后謂勝非曰二事如俱不允恐賊有他變乃

改元明受張浚遺書二凶獎其忠義以慰安之百官詣府聖
宮以傳爲武當軍節度使張浚遣進士馮轓赴行在請帝親
總要務復抵書王鈞甫等宜早反正以解天下之惑浚檄呂
頤浩劉光世等會平江傳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命趙哲領
浚軍哲不從改命陳思恭思恭亦不從賊以王彥爲御營司
統制御史中丞鄭瑴面折二凶彥佯狂致仕辛道宗謂張浚
曰賊萬一遯竄入河何以爲討浚乃聲言防遏海寇令道宗
措置海船以防賊太后貶曾擇藍珪于嶺南傳追斬擇賊欲
以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勝非諭止之馮
轓說二凶反正傅按劍瞋目視轓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來

乃可還遣休與轓招浚韓世忠至平江欲進兵浚曰已遣馮
轓誘賊矣投鼠忌器不可太亟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德
伺彥醉并其軍歸光世彥爲人所殺世忠發平江馮轓至浚
復遣入責賊以大義諭以禍福傳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
得浚書始悟見討忝請誅浚詔責浚郴州安置鄭瑴密遣人
告浚宜持重緩進賊當自遁賊遣苗瑀馬柔吉將赤心隊駐
臨平以拒勤王之師浚得詔命恐將士解體紿以趨召之詔
賊聞勤王之兵大集招馮轓勝非議復辟張浚劉光世發平
江賊遣兵三千屯湖州小林頤浩浚以大兵發平江詔以浚
知樞密院事勝非召二凶至都堂率百官上表請復辟夏四

月朔帝還宮都人大說帝御前殿尊太后曰隆祐皇太后立
嗣君爲皇太子復建炎號頤浩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
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
關二凶詣都堂取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頤
浩浚引勤王兵入城世忠執王世修以屬吏斬吳湛時希孟
編管吉陽軍傅等至白沙渡所過燒橋以阻官軍犯壽昌縣
黟民兄軍犯衢州守臣胡唐老卻之詔以世忠爲江浙制置
使追討世忠發杭州賊黨張翼斬鈞甫及柔吉以降賊寇浦
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
乘勝犯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禽之賊將

江池禽苗翊降衆悉解甲張逵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
之傅棄軍變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執送世忠檻車赴行
在軍斬傅正彥磔于建康市張逵苗瑀已前死詔釋餘黨
杜充相人也登進士第知滄州金人南侵郡中僑寓多燕人
充慮爲內應盡殺之建炎二年宗澤卒充代爲東京留守初
澤愛結豪傑充短於撫御兩河忠義之士多引去三年拜同
平章事御營使時諸路各擁重兵率驕蹇不用命張浚方白
事詔未入浚進前充怒幾其使高宗將幸兩浙命韓世忠屯
太平王𤩽屯常州以充爲宜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將光世
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世忠當州充日事

誅役無制敵之方金人窺江充遣神將王民張超分守諸渡乘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卻之金人復道𥗼砂以輕舟濟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金人對江列陣而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謀知無備夜乘數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禦敵遂登岸充亟命統制官陳淬領諸神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淬戰沒王𤫊引兵遁金人陷建康充渡江保眞州居長蘆寺知州向子忞勸充由通泰入浙欲與偕行充畜異志不聽充與淩唐佐善唐佐以南京降金以書招之完顏宗弼遣人說充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高宗徙其三子及壻於廣州金人以充知相州充猜阻與同列不協其副

胡景山訴充陰通朝廷粘罕下充吏炮掠備至不服釋之紹興十一年充死

吳曦璘之孫也累官太尉韓侂胄謀開邊曦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除曦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不荅曦至鎭請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便宜行事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曦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爲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按兵河池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摘取松衛兵松不悟金人犯西和王喜啓莫拒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遣欵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撤驀關之戍金由版關谷達出思後思遁遂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瑜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十二月金遣吳端持詔書金印封曦蜀王曦客受之還興州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鞠甲仗庫集兵

將詣故皆稱賀聽命曦遣褚青爲統制趙益昌啟總領所倉庫程松棄興元去三年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乘黃屋左纛僭王位于興州卽治所爲行宮稱元年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氏怒絕之叔母劉氏晝夜號泣罵不絕口曦扶出之曦遣董鎭至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併程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遣祿祁等至夔扼巫山得勝羅護等皆以退王師侂胄聞曦反不知所爲或勸不如因封之侂胄從之曦從弟覘勸曦宜收用名士以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皆不受僞命薛九

金史名妙真

阶楊巨源李好義好古李貴等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仰曦室斬之丙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晫睨姚淮源等皆誅之函曦首獻于朝詔曦妻子處死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通主璘祀

李全濰州人號李鐵槍元兵破中都金主竄汴楊安兒與舅劉全掠莒密元兵退金遣完顏霆爲山東行省討之安兒死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收潰卒萬餘稱姑姑全以其衆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崔與之安撫淮東全以五千人來附授京東總管金人圍淮西帥司調全援盱眙大捷進漣州刺史楊氏

封令人金元帥張林欲以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十二州歸宋而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知林意乃輕兵至城下陳國家威德勸林歸附林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林相見甚歡置酒結爲兄弟奉十二州版籍以歸全附表有云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馮埴所作也授林京東安撫進全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爲統制屯楚州後林與全有隙歸元嘉定十三年趙拱諭京東嚴實請舉魏博等州來歸拱再往諭全請行拱謂全曰將軍提兵度河不用而歸非武也可乘勢取東平全襲之將大名州城阻水矢石不能及全夾汶水而軍中通浮梁來往金人夜決汶水浮梁斷

有不以楊八娘子當之

全首尾幾絕言且金兵奄至全帥騎赴之殺數人逐北抵山谷有能虎上將軍貫銀甲揮長槊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驅抢突鬪全諸將至技全以出精銳喪失大半能虎上將軍者東平副帥幹不搭女將者劉節使女也全歸楚州初制置賈涉屯鎭江分帳前忠義五千屯城西五千屯淮陰全忘之毎燕戲下並召帳前將校帳前願隸之然未能合也十六年五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只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稽請給無弊壽邁許之全乃盡統其軍時人不悟許國言全姦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除國淮東安撫制置使吏部侍郎喬

行簡言國武階嘗輕不宜帥淮不報山陽參幕徐晞稷勝國久以奇全全不槊是冬元邳州守將李二措致書欲降全全遣王喜兒以兵應援二措因喜兒全攻之兵敗欲還楚州會潰捷有亂乃趨山東十七年國至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慚而歸國端揮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全集將校日我不樂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見及全上謁實發戒全日制使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拜人多矣但汝本武階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亦心報朝廷不反也國設盛會宴全邀勞加厚

全終不樂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謂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義斌求忠義將趙邦永往山東國許之邦永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毋過慮邦永泣而去全遂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楊氏恐其圖己因爲備寶慶元年全遣慶福還楚城爲亂潛約斯聆國軍相應計議官苟夢玉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之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復以告慶福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矣已及頹國走亂兵害其家人縱火焚官寺親兵數十人負國縋城走伏道觀中旋自縊通判

宋恭犒軍使歸營忠義統領王文信獻計於慶福曰我僞作重傷提本部軍歸揚州揚守必不疑我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從之文信將至揚州其徒以入城告變知州汪統會同官議鈴轄趙拱曰若不納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見拒將魚肉城外之民拱請止其兵使以單騎入殺之然後撫其兵拱遇文信于十里頭置酒相勞苦拱曰忠義反楚州揚州人見忠義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先見州將州將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殺之統瞻踏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州主不必疑請出受參統不得已出犒文信拱請同文信

出城使還屯楚州文信出劉全從至平山堂文信責拱賣己欲殺之拱曰爾爲此謀三城人何辜我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乃與劉全還楚州史彌遠懼激他變以徐晞稷嘗倅楚州得全歡心乃授淮東制置使全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補等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齎牒人告天誓衆見者憤激晞稷入城全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全悅晞稷初至賊尚知畏晞稷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將校飲酒酣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者何有憤然抵掌使全反者全陽罵之青州通判姚翀以告晞

稷且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自是不復誰何至稱全恩府稱楊氏恩堂手足倒置矣楚城之亂有吏以許國書篋獻慶福慶福不之閱全發之有牟乾遺國書令圖全全大怒又苟夢玉有書言慶福之謀夢玉時被召全出餞潛殪諸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全攻恩州義斌敗之獲馬二千匹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陽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納全降卒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淮海以蹙之斷其南路賊可擒斬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

趙范亦以爲言不報義斌依命不至拆地而北與元兵戰于
內黃兵敗元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不事他國遂
死之三月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
圍樹援路絕全兄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
我當死守汝可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全曰全朝出則城夕陷
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福行朝廷以力未能討全故用聯穮
調護及聞全被圍欲圖之盱眙劉琸謀代聯穮以琸知楚州
兼淮東制置使聯穮徙知袁州時傳全已死福欲赴援兵少
不敢往三年琸至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使人
賂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悲李氏滅夏氏寧獨

存願將軍垂盼夏全許之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
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
戈倉廩皆太尉有望仰領此也夏全心動置酒歡甚飲酣就
寢如夫婦轉仇爲好遂與福謀逐琸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
舍殺守藏吏取貨物琸精兵尚萬餘窘逼不能發一令夜
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器甲錢粟悉爲
賊有琸步至揚州聞者大笑未幾死夏全既逐琸暮歸楊氏
拒之夏全大掠趨盱眙欲爲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徘
徊淮上惠成進出兵攻之夏全狼狽歸金以姚翀知楚州兼
制置翀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艤舟治事圖

入城見楊氏其卑禮過於聯穮楊氏許翀入城乃入寓治僧
寺極意媚之時全在闕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自食其軍初
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全欲歸元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
再拜欲自經而使鄭衍德田四救之曰譬如爲衣有身始無
袖耶今北歸蒙古未必非福全乃降元元授全山東行省慶
福自知已罪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僞病諸將問疾慶福不
往張甫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同往及寢見福臥不
解衣床頭有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刀福疑慶福欲害已躍
起拔刀砍慶福甫救之左右殺慶福及甫甫本金元帥封高
陽公善馭衆金失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間信安不下俚若

奴欲攻甫騎將窩羅虎竊甫千里馬以獻俚若奴俚若奴厚
待之飲于大悲閣窩羅虎醉俚若奴推之投閣斃窩羅虎
佯醉下樓乘所獻馬以歸甫追之不及人服甫能用間福送
慶福頭於翀翀大喜飛報於朝琸之敗儲積播地福還不積
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見翀促之謝以朝廷援降未下福曰
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閫開幕今建閫開幕而不支忠
義錢糧是立制閫以困忠義也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翀飲
翀至而楊氏不出福以翀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
諸幕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未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截之
未而望再拜就縶二妾之入翀及見之福欲害翀鄭衍待救

之獲免、夫須蘇縱城、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莫肯往、乃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若羈縻州然、賊黨來南門、開北門、屬邑民出、皆以少價抑買之、收賦以贍軍、常苦不給、賊將國安用、閻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今使我曹無所衣食、若此、謂張林、邢德、王義深曰、朝廷不降錢糧、為反者未除耳、共議殺福及楊氏以獻、遂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殺者數百人、郭統制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為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紹雲、紹雲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乇、張惠、范成進

時青合兵往楚州、盡殺餘黨、未幾聞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妾劉氏也、惠、成進提兵入楚城、與林等歡宴、議分北軍為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千人、一屯南渡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山東人既絕錢糧、乃出戰艦陳于淮岸、以斷全歸路、請朝廷處之、朝議謂青望重、聽青區畫、青檄下、不及惠、成進、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惠等歸盱眙、衆驚復振、紹雲赴權審落事、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既歸、錢糧缺乏、謀降金、將鎮江軍在盱眙者向衆二人給彭乇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二人每宴乇、必偏及皂隸、乇不悟、八月、惠、成進宴乇、乇從者無寸鐵、

且醉、皆就縛、以盱眙附金、將盧鼓槌于泗州、金人窺淮東、朝廷詔京湖制置司屯青平山以備之、全得時青報、慟哭、力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信、元人許之、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十月、全至楚州、國安用殺張林、邢德自贖、全斬郭統制、義深奔于金、全腹心李英、李平皆山東胥吏、全之作逆、作頑、二人所教也、使全致青於執政、以覘朝廷、全與時青登城南樓飲、殺青、給青妻言青病、青妻至、復殺之、遂併青軍、紹定元年、全厚募人為兵、宋軍多陰應之、天長民保聚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買之、留其柁工、一以教十、厚募南匠、大治舟

艤船自淮及海、相望、全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而歲貢于元、宋得少安北顧之憂、備禦不輟、全又與金合約、以盱眙與之、而從遊流于宋、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二年、全以糧少為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覘畿甸也、三年、御前軍器庫火、兵甲盡喪、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陰刑笑曰、事濟矣、蓋全欲銷宋兵備、且伏姦于外謀為亂、以不得入而止、全欲先振揚州以渡江、分兵狗通、泰以趨海、諸將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糧運絕、錢糧乃詐為元使、恫疑虛喝、而使張國明達諸朝、說執政、言國明議事、國明以百口保全不叛、全閫舟師、汎不順、

焚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祠畢風反、大剛數日、全以舟
載芻過鹽城縣、揚州制置翟朝宗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
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遁、全入城、知縣陳遇踰城走、公
私廬舍皆沒、朝宗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又遣吏曾功水、楊
氏見全之助、皆不答、全疏言、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
大恐軍民驚擾、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
幹官耶律均往論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
朝廷爲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通判楊
州趙璥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制置使趙善湘禁桐油、黏筏
下江、全發冢取棺板、鍊鐵錢爲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刻炬纍

舁、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紿璥夫、以元爲詞、邀增五千人錢
糧、求誓書鐵券、朝廷遣餉不絕、軍士皆怨曰、我曹無食、朝廷
惟恐賊不飽、淮人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復言於
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何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
說、深有覆護之恩、奈何趙制置岳總管趙知府兄弟人自爲
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去、就若有疾全者、如趙知府之輩、便可
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
心、善湘甚憤、范葵請調兵、時彌遠多在告、衆側謂大丞相老
於經綸、豈不善處、參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約樞密袁韶
見帝、韶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力贊討全、帝意決、清之以

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進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
撫副使知揚州、葵淮東提點刑獄知滁州、俱節制軍馬、下詔
討全、促荊襄淮西諸軍應援、全兵突至灣頭、璥夫欲走、副都
統丁勝劫閣者止之、全攻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
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
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因設有寇至未圖大城、先襲堡
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軍浚濠、人皆苦之、既浚決新塘水注
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
門納賈舟千餘艘、爲朝廷雖下詔討全、猶有內圖戰守、外用
調停之說、彌遠與璥夫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璥

夫亟遣人授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
耶、擲書不受、全壞泰州城濠、于邦傑宗雄武出降、知州宋濟
帥僚吏出迎、全入郡治、濟發帑獻錢、全曰、獻汝私藏耶、若泰
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獻爲、盡收子女貨幣、全聞范葵既入
維揚、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
趙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攻揚
州東門、葵出、全請見葵、隔濠立馬相勞苦、葵切責之、全彎弓
向葵、麾兵引兵沿州城東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力戰、自巳至
申、全乃沿東門以歸、襄兵至眞州、統制張達、監軍張大迪不
設備、魚貫而行、賊黨用四擊之、殲者五千、達大迪死之、兇焰

至境、全壓鄒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范葵命諸門各出兵
劫砦、舉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殲殺甚衆、自是賊一意長圍、
以持久困官軍、全奏樂平山堂、張蓋布置築圍、指揮閑暇、范
葵親帥兵出戰、互有勝負、始全反謀雖成、然猶顧忌、有逡巡
意、前者欲挾賊爲重、陰養之、謂賂張愈甚、朝廷愈畏、又許身
任調停、及三趙用師、罷支錢糧、攻城不利、欲戰不得、全始悔
之、忽忽不樂、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正月望、
賊中放燈張樂、示整暇、全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縱
情自肆、是晚宴元使、元使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
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誥勑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槩、再拜

因明思猶在彼而史不載

未必然

祝服焚之、歎曰、張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收淚就坐、彊歎、有胸
山千道士、老矣、全迎致之、見全歎曰、我業債合在此、簡那占
事多驗、尊爲軍師、見全焚誥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我死今
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爲逆者節度使也、
豈安撫提刑能捕節度使哉、誥勑既焚、則一賊爾、若賊安撫
提刑所得捕、不死何爲、入見全曰、相公明日出城、必死、全
怒斬之、范葵夜議所向、葵曰、東向利、可出東門、范門西出、營
不利、賊必易之、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西門、全置酒
高會平山堂、欲出戰、檢垂雙拂爲號、有候卒以報、范喜謂葵
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以出、易敗

軍旗幟而張之、全望見、喜謂元使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
突陣而前、亦不知爲全也、范麾軍而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
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已塞甕門、全窘、從數十
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勁騎壓之、賊趨新塘、淖深數尺、會晴浮
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衆軍奮長槍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
乃頭目、初葵令士衆獲頭目無得爭、以爲獻、故羣碎其尸、并
殺三十餘人、賊將周海降、方知全已死、餘黨議潰去、安用濟
泣議推一人爲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燒圍
城棧櫓、火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提精兵繼進、賊
大潰、葵追及于灣頭、大破之、斬獲蔽野、先是全乞靈于司徒

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然、
是至是獲全左掌無一指、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三月范葵
帥步騎十萬發揚州、四月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
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天、五月朔大霧、官兵攻土城、賊守
者倘臥、余皇起鬬、官軍五路肩爲梯、前者或墜、後者繼至、自
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兵士隸籍楚州者家屬爲賊
虐、至是洩憤、無老幼皆殺之、盡燒砦柵、腥焰蔽天、餘寇爭橋
入大城、重濠皆滿、余子才與賊大戰、至夜不解、爲鋭陣左右
殺、乃勝、楊氏謂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
勢已去、汝等未降者、以我在爾、殺我而降、汝等必不忍、若不

下從其請卽賜許讓然之而賊知終不免故卒降金

國我人必不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可告朝廷本欲殺我來降爲我所覺已遁過淮矣衆曰諾翼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道潛于請降范等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旨是堅賊志不如賜許以誤之乃遣范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降令安撫交過北軍衍德等遣潛于報謝許獻玉帶犒軍黃金四千兩范曰我欲欺賊賊更來欺我耶于歸衍德等知降亦不免乃送款于金金遣副統軍許奕來言曰此城不减終爲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勿受降范不從其請六月戰于河西賊大敗淮安平議復淮陰未行淮陰降于金得探報云宋師若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爲金有矣楊氏自漣水歸山

東數年而後斃令之寇泰州官屬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屈死詔贈三官全子瓊

史緯卷之二百八十五終

史緯卷二百八十六

宋史六十九

列傳

周三臣

韓通太原人仕漢爲來國指揮使周初拜保義軍節度使顯德二年命通城李晏口爲靜安軍并葺祁州時大兵之後遺骸布野通收瘞爲萬人冢又城博野安平往來深定間夜宿古寺苦披荊棘在安平領百餘騎督役會契丹騎數百俄至通率麾下與戰日暮大風雨契丹解去擒十餘騎世宗攻秦鳳以通爲馬步軍都虞候入大散關圍鳳州拔之世宗以都

城狹小築新城廣街道命通總領其役世宗幸淮上留通爲在京內外都巡檢世宗北征以通爲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師還以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恭帝即位太祖北征至陳橋爲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怒彥昇專殺以開國初隱忍不加罪下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應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故周天平軍節度使韓通委質前朝蔑功彰灼夙定交於霸府遂授武於和門艱險共嘗情好尤篤朕以三靈眷佑百姓樂推言念元勳將加殊寵蒼黃遇害良

用悋然可賂中書令以禮收葬通性剛而寡謀言多忤物衆謂之韓瞠眼其子頗有智略而病傴人目爲橐駝兒見太祖有人望常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能用太祖幸開寶寺見通及其子畫像於壁遽命去之（五代史韓通無傳于贊以爲非宋史李傳之）

李筠太原人晉開運末契丹入汴趙延壽聞筠驍勇召寘帳下及契丹主死延壽至常山永康王黎之北去留耶律解里衆千餘騎據常山中朝士大夫多在城中解里館漢軍日食筠乘衆怨密與王羲石公霸何福進等伺契丹守關者且食掩寺鐘爲期相率入據兵庫焚牙門大呼市人併擊之解里由北門走出屯於野明日集衆入郛力戰屬晉士卒分掠府

控筠一軍與市民禦之死傷相繼午後郛外民爭助其殊擊守者驚告解里遂率衆而去初筠約諸將舉事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匿於室不敢應筠拔佩刀破幕引臂迫之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次第赴之及契丹去諸將互伐其功筠詣故相馮道請權領節度事道曰子名位輕留後事當共議之遂恐諸將爭功以再榮位在諸將上使權留後事人心遂定送款漢祖漢祖授再榮留後筠博州刺史周祖鎮大名表爲先鋒指揮使周祖入汴筠與慕容彥超戰於留子陂彥超東奔以筠爲昭義軍節度加同平章事世宗卽位加侍中筠破并軍於榆社獲其將安瑫等七十餘人五年筠入石會關破并人六砦擒其磁州刺史李彝興六年平遼州獲刺史張丕旦等筠在鎭擅用征賦集亡命陰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但譴責而已太祖立遣使諭以受周禪加中書令筠欲拒命左右爲陳曆數方僶俛下拜貌猶不恭及延使者置酒張樂忽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謂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訝太原劉鈞以蠟書結筠共舉兵筠緘書本國而心蓄異謀太祖手詔慰撫之筠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守節爲皇城使太祖遣守節諭旨曰汝可歸語汝父我爲天子時不能臣我耶守節白筠筠不聽遂起兵爲檄文辭不遜從事閭丘仲卿獻策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

援恐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鋭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況有儋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儋珪筠愛將善用槍撥汗筠駿馬日馳七百里故筠誇之執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於劉鈞求濟師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鈞率兵與契丹衆數千來援至太平驛筠以臣禮迎謁見鈞兵衛寡弱甚悔之鈞封筠西平王賜馬三百匹召與之語筠自言受周祖大恩不敢愛死漢與周世讐鈞默然遂命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與贊不協鈞命平章事衛融和解之筠留守節守上黨引衆

筠向太祖遣石守信討之勅曰勿縱筠下太行急進師扼其隘破之必矣又遣慕容延釗由東路與守信會破筠衆於長平斬首三千級太祖親征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於馬上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之即日平爲大道與守信等會破筠衆數萬於澤南降者二千餘殺盧贊筠退保澤州太祖列柵圍之筠龍捷使王廷義汾州團練使王全德率所部降筠[illegible]失援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劉鈞遣歸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釋其罪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是日宴從官守節與焉以爲單州團練使筠性雖暴事母甚孝筠怒將殺人母屏風後呼之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

爲吾增福耳筠遽釋之有愛妾劉氏澤州將危劉氏謂筠曰城中健馬幾何筠曰爾安問此曰孤城危懸破在俄頃今誠得健馬數百與腹心潰圍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愈於坐待死也筠然之時馬尚千匹召左右謀以是夕出或曰今帳前計議皆云同心城門一開不可保矣倘刼公而降悔將何及筠猶豫不決明日城陷筠將赴火劉氏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守節購得之生一男子守節廣順中爲供奉官有心疾醉中擊殺供御白鶻節上章待罪詔釋之開寶四年卒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弟爲嗣

李重進滄州人周太祖之甥也遷殿前都指揮使重進年長於世宗周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嗣位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從征劉崇戰於高平不利大將樊愛能何徽以其衆遁唯重進與白重贊勒兵不動師還加同平章事世宗親征淮南命李穀攻壽春不克退保正陽遣重進助之吳人以穀爲怯發兵三萬餘旌旗輜重亘數百里列陣鼓譟而北橫布拒馬以萬數皆貫以利刃維以鐵索刻木人爲戰鬬狀立陣前號捷馬牌以皮囊貯鐵蒺藜布戰地時周師未朝食望其陣皆笑之宜祖領前軍與重進韓令坤合擊之一鼓而敗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餘里殺大將劉彥貞擒裨將盛師朗等數千人降二千人獲戈甲二

允舒笑

十萬世宗大悅以重進爲行營招討使吳人大懼以重進色黔號黑大王張永德屯下蔡與重進不協言重進有外謀世宗不之信二將俱握重兵人情憂恐重進自壽陽單騎直詣永德帳中命酒飲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家肺腑相與戮力。同獎王室。公何疑我深也。永德意解兩軍遂安李景令人齎蠟書誘重進重進表其事壽春圍經年未下吳將許文縝以舟師數萬泝淮來援據紫金山山距壽州數里設十餘砦與城中烽火相應又南築夾道將抵壽爲饋路城中兵出城北展砦重進擊敗之奪二砦獲器甲甚衆及克壽州加檢校太傅四年破濠州南關城團練使郭廷謂以兵萬餘降李景

太祖何有全筠宜兩重進而重進周親人猶李筠爲非有故也

請畫江為界世宗乃還恭帝嗣位授淮南道節度加檢校太尉太祖即位加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與太祖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太祖太祖立愈不自安及聞移鎮陰懷異志太祖知之遣六宅使陳思誨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欲隨思誨入朝為左右所惑猶豫不決自以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隍繕兵甲遣人求援李景景不納監軍安友規踰城走太祖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率禁兵討之會友規至以為滁州刺史監前軍太祖謂左右曰朕於周室舊臣[illegible]猜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令六師在野朕當親往[illegible]親征次大儀鎮石守信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illegible]視太祖至城下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勸重進殺思誨[illegible]進曰吾舉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遂縱火自焚思誨為其黨所害太祖入城閱進黨數百人盡戮之重進兄深州刺史重興聞其叛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贊子尚食使延福並戮於市初重進謀舉兵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道出京師潛詣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許以爵位且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以分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揚州平以守珣為供奉官有張崇詁者仕周為泗州刺史重進道出泗上崇詁說以奇兵完城重進敗棄市

史緯卷二百八十六終

史緯卷二百八十七

宋史七十

列傳

外國

唐德既衰荒服不至宋祖受命諸國削平海內靖謐於是東若高麗渤海西若天竺于闐南若交阯占城等國接踵修貢宋之待遇亦得其道厚其委積而不計其貢輸假之榮名而不責以煩縟來則不拒去則不追邊圉相接時有侵軼命將致討服則含之不黷以武先王柔遠之制豈復有加於是哉南渡以後朔漠不通東南之陬以及西部猶有至者交人遠

假爵命訖宋終而後絕焉女直在宋初屢貢名馬他日強大修怨於遼猶知以通宋為重及渝海上之盟尋構大難豈非自取之過乎舊史有女直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雖叛服不常而與金行間故仍舊史焉

夏李彝興本姓拓跋氏夏州人唐貞觀初拓跋赤辭來歸太宗賜姓李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唐末李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討黃巢有功思恭卒弟思諫代為定難軍節度使思諫卒思恭孫彝昌嗣梁開平中彝昌遇害將士立其族子仁福仁福卒子彝興為行軍司馬唐清泰二年加定難軍節度使晉加平章事漢加侍中周加中書令封西平王宋初加太尉北漢劉鈞結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命諸鎮兵禦之鈞引去建隆初獻馬三百匹太祖大喜親視攻玉為帶且問使者曰汝帥腹圍幾何使言彝興腰腹甚大太祖曰真福人也卒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克睿立率兵破北漢吳堡砦斬首七百級俘砦主侯遇以獻卒子繼筠立太宗征北漢繼筠率蕃漢兵渡河略太原境以彰軍勢卒弟繼捧率族人入朝自上世以來未嘗親覲繼捧至太宗甚嘉之賜白金千兩帛千匹錢百萬繼捧陳其諸父昆弟相怨願留京師乃遣使護緦麻已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官其昆弟十二人曲赦銀夏管內太宗嘗賜宴問繼捧

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繼捧之入族弟繼遷出奔數為邊患有言繼遷吞知朝廷事蓋繼捧泄之出為崇信軍節度使屢發兵討繼遷不克趙普請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因賜姓名趙保忠授定難軍節度使賜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錢帛田園保忠辭日宴於長安殿賜襲衣玉帶銀鞍馬錦綵二千匹銀器三千兩錦袍銀帶五百副馬百匹至鎮數月上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官其實無降心也加保忠特進同平章事淳化初保忠與繼遷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濟師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率兵援之五年繼遷攻靈州道侍

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討之保忠先挈母妻寓野外乃上言與繼遷解怨乞罷兵帝遣中使督繼隆保忠進軍繼遷襲其營保忠方寢單騎走還城大校趙光嗣執送闕下待罪殿庭帝詰責數四乃釋之賜冠帶器幣授右千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第京師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怏怏不自得遷金吾衛上將軍判岳州景德元年卒繼遷高祖思忠與其弟思恭討黃巢於渭陽橋有鐵鶴射之沒羽賊大駭先登戰沒僖宗贈宥州刺史祠於渭陽繼遷生而有齒開寶三年授都知蕃落使時年二十繼捧來歸召緦麻親赴闕繼遷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遁免獲其母妻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無常漸以強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繼遷語其豪曰我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絕之爾等不忘先德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冲破丑重遇貴張浦李大信等起夏州乃詐降誘殺曹光實於葭盧州遂襲銀州據之時雍熙二年也復破會州焚城郭而去遂以義成公主嫁之冊爲夏國王知夏州安守中以三萬衆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城下而返端拱元年繼捧言其歸款授銀州刺史淳化初與繼捧戰於安慶澤不利轉攻夏州翟

守素率軍至繼遷奉表歸款授銀州觀察賜名保吉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禁鹽池以困繼遷遂人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太宗弛其禁因撫慰之五年繼遷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李繼隆進討繼遷夜襲保忠走之獲其輜重以歸遣弟廷信獻馬以謝太宗撫賚甚厚至道初遣左都押衙張浦以橐駝及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翹關超乘引強弩射於後園俾浦等觀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矣遣閤門副使馮訥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除浦鄭州團練留京師繼遷表鄭文寶誘其部長嵬囉嵬悉部貶文寶

山令繼遷攻清遠軍守臣張延擊退之二年命洛苑使白守榮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令車重作三隊丁夫持弓矢自衛士卒布方陣以護之遇敵則戰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率兵應援而守榮乃併爲一運繼遷邀擊於浦洛河紹斌不救衆潰運餉盡爲繼遷所得太宗大怒朝議或云率輕騎三萬持干夏或云磧涉旱海無水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三年帝部分諸將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鄜州五路進討直抵平夏繼隆以環州路迂乃自靑岡峽逾靈武徑趨平夏兵行數日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引還張守恩遇賊不戰而遁王超范廷

召遇賊於烏白池、大小數十戰、不利、興宗立、繼遷復表歸順、授定難軍節度使、放張浦還、繼遷遣弟繼瑗來謝恩、繼遷辟官有閻帳前有文曰、大誡爾、勿爲中國患、興宗以問盧鑑、鑑曰、此詐以欺朝廷也、宜益爲備、未幾、復抄邊、四年、麟府副部署曹璨、率蕃戶兵邀繼遷輜重於柳撥川、殺獲甚衆、九月、攻破懷遠縣、陷清遠軍、五年、繼遷陷靈州、以爲西平府、遂都之、六年、命遣張崇貴議和、割銀夏等五州與之、繼遷復圍麟州、部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圍未解、麟州請濟師、興宗問地圖、曰、麟州依險、三面孤絕、栽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憂耳、遣兵走援、繼遷衆蔽水若薄城、已五日、知州衛居寶出奇兵突擊、

城上矢石、如注、殺傷萬餘人、繼遷乃拔去、攻西蕃、取西涼府、部首領潘羅支僞降、繼遷信之、羅支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八月、聚兵浦洛河、聲言攻環州、詔張崇貴分兵以待之、景德元年正月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遣牙將王旻奉表歸順、詔侍禁夏居厚持詔答之、因詔河西羌族各守疆場、三年、復遣牙將劉仁勗奉誓表、請藏盟府、且言父有遺命、帝嘉之、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充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遣內侍都知張崇貴、太常博士趙湘充旌節官告使、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萬斤、因責子弟入質、德

明詔非先朝故事、不遣、獻御馬二十五匹、散馬七百匹、橐駝三百頭謝恩、四年、又獻馬五百匹、橐駝三百頭、賜襲衣金帶器幣、請使至京市所需物、從之、大中祥符元年、境內旱、詔權場勿禁西人市糧、以振其乏、遼亦遣使冊明德爲大夏國王、明年、役回鶻、三年、境內饑、上表求粟百萬、王旦請勑有司具粟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曰、朝廷有人、遂止、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緣邊熟戶、遂出大里河、築柵蒼耳平、九年、表言邊臣違約招納逃亡、自景德中進誓表、朝廷降詔書、應前地逃民緣邊熟戶不令停舍、皆俾交還、自茲謹守、恪遵、頗有倫理、自向歛中歸闕、張崇貴云亡、後來邊臣罕守舊制、各

務邀功、不虞生事、遂致綏延等界涇原以來、擅舉兵甲入臣境土、其有叛亡部族、刼掠主財、去者十無一回、臣之邊吏、亦務蔽藏、俱失奏論、漸乖盟約、詔答已令鄜延涇原等路約束邊部、毋相攻刼、其有隱蔽逃亡、畫時勘送、本國亦宜戒部下、毋有藏匿、各依紀律、以守封疆、五年、德明追尊繼遷爲太祖皇帝、母野利氏爲皇后、天禧四年、遼主親將五十萬以狩爲言、來攻涼甸、德明率衆逆拒、敗之、遼復以玉冊金印、冊爲大夏國王、德明自歸順以來、每歲旦聖節冬至、皆遣牙校來獻、而每加恩賜官告、則以襲衣五、金荔支帶、金花銀匣副之、銀沙鑼盆合千兩、錦綵千匹、金塗銀鞍勒馬一匹、副以纓、遣內

所以制於錦綺

臣就賜之又遣閤門祇候賜冬服及頒儀天曆乾興二年攻鹽州柔遠砦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爲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禦之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以居仁宗即位加尚書令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天聖六年德明遣元昊攻甘肅拔之爪州王降於夏九年十月德明卒年五十一贈太師以尚書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爲祭奠使賻絹七百匹布三百匹將葬賜物稱是帝成服於苑中偽號太宗皇帝子元昊立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元昊雄毅多大略通蕃漢文字弱冠自引兵襲破回鶻夜洛隔可汗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數諫其父無臣宋父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裏冠頂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其官分文武班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景祐元年攻環慶路殺掠居人改元廣民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嵬通攻破後橋諸堡元昊稱兵報仇緣邊都巡檢楊遵戰於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伏兵發執宗矩久之始放歸二年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

生爲世祖自加尊號

龍皆甲堡鎮號州乃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建官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河北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甘肅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人靈州五萬人興州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發兵以銀牌召部長面受約束設十六司於興州以總庶務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其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復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爲蕃語寶慶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寶欲窺河南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

砦赤城路三道並入遂即皇帝位時年三十遣使上表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眞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天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湊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矣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

右六字付一筆小楷文字也

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
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
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
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詔遣使奉表以聞
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於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
為定難軍節度使元昊遣人齎嫚書納旌節及勑告留歸
娙族而去康定元年環慶路鈐轄高繼隆攻後橋拔之夏人
攻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圍延州設
伏三川口執劉平石元孫等又攻鎮戎軍敗劉繼宗李緯兵
環慶部署任福入白豹城焚其積聚破四十一族慶曆元年

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巡邊至高平盡發鎮戎兵及募士得
萬人命總管任福幷之都監桑懌為前鋒鈐轄朱觀都監武
英繼之夜宿三川夏人已過懷遠翌日諸軍躡其後西路巡
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壘於張家堡懌以騎兵趣之福分兵
自與懌為一軍屯好水川在隴山外觀英為一軍屯籠洛川
相距五里期以明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然已陷其伏中
矣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
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懌為先鋒見道傍置數銀
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
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先進中軍繼

張亢可用

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忽見鮑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既
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
懌劉肅及福子懷亮皆戰沒小校劉進勸福自拔福不聽力
戰死是日朱觀武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渭州都監趙津
將瓦亭騎兵三千繼至陣合王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
五百人助觀為陣陣堅不可動英重傷不能戰自午至申夏
軍益至東陣步兵大潰衆遂奔珪英津及參軍耿傅隊將李
簡都監李禹亨劉鈞皆死觀以千餘人保民垣發矢四射會
暮夏軍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軍須不足
仁宗為之旰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人轉攻河東及

麟府不能下乃攻豐州城孤無援遂拔之又破寧遠砦絕麟
府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
事張亢破之於柏子又破之於兔毛川築十餘柵河外始固
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人馬困於點集財力不給
國中大怨元昊乃歸塞門砦主高延德乞和知延州范仲淹
為書陳禍福以諭之元昊使野利旺榮復書語猶嫚知延州
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勑知保安軍劉拯諭
旺榮汝方持靈夏兵若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封之知青澗
城种世衡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為書置蠟丸中遺旺榮諭以
早歸之意使元昊疑旺榮旺榮見之笑曰种使君亦長矣何

爲此見戲耶因嵩容中放餘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使僧
法淳持書往旺榮乃出嵩與數輩使李文貴至青澗城言用
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疑其欵吾軍留之數月三
年復大入戰於定州王師大敗葛懷敏死之直抵渭川大焚
掠而去詔籍招納籍遣文貴還元昊使文貴與王嵩以其臣
旺榮其弟旺令嵬名瓌臥譽諍書議和然屈彊不肯削僭號
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
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明年遣六宅使賀從最與文貴俱
來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
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議者以改吾祖爲兀卒特以侮

玩朝廷不可許詔遣邵良佐等更往議許封冊爲夏國主元
昊遣加定聿捨等來四年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
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
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
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
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
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倘君親之義
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誅殃詔荅曰朕臨
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胙今乃納忠悔咎表以
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

甚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
冊禮使東頭供奉官張士元副之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
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籍以天下樂
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紱約稱臣奉正
朔改所賜勅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
宴坐朶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
平砦第不通青鹽然宋每遣使往館於宥州終不至興靈而
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是歲遼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歸
元昊遼興宗責還元昊不遣遂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弟
天齊王將騎七千出南路韓國王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

河長驅與宗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得勝寺南壁以待韓
國王自賀蘭北與元昊接戰數勝之遼兵至者日益夏以請
和退十里韓國王不從如是退者三凡百餘里矣每退必赭
其地遼馬無所食因許和夏人遷延以老其師兵退馬益病
因急攻之遂敗復攻南壁興宗大敗入南樞密蕭孝友砦擒
其駙馬鶻突姑興宗從數騎走元昊縱其去元昊五月五日
生國人以其日相慶賀又以四孟朔爲節凡五娶一曰大遼
興平公主二曰皇后沒藏氏生諒祚三曰皇后野力氏四曰
妃沒啰氏五曰索氏慶曆八年正月元昊殂年四十六在位
十七年謚曰景宗皇帝宋遣尚書祠部員外郎曹穎叔爲祭

不濟處乾
明錦綺蒜
祥衣冠與
不及元昊
鉅彩也

莫使六宅使鄧信爲弔慰使賜絹一千匹布五百端及莖仍
賜絹一千五百匹長子諒祚立方期歲遣尚書刑部員外郎
任顓冊爲夏國主諒祚幼養於母族訛龐訛龐因專國政初
麟州西城枕聊覗曰紅樓下瞰屈野河其外距夏河尚七十
里田腴利厚多入訛龐東使不已至耕穫時輒屯兵河西經
畧使龐籍每戒將士不得過屈野河然所侵過屈野河猶二
十里管勾軍司馬貢遂徼循見之以督邊吏麟州守王亮始
以事聞詔殿直張安世經制之訛龐㜸然弗華廹之則格鬪
緩之則歸耕經畧司使還所侵田訛龐無歸意嘉祐二年遂
圍兵宿境上守將郭弗與戰知麟州武戡築堡於河西率將吏

按視遇夏人於沙鼠浪戰與管勾郭恩等欲止走馬承受黃
道元以言激之遂夜進至臥牛峯見烽舉聞鼓聲比明至忽
里堆與夏人戰自旦至食時夏人四面合擊衆大潰戡走恩
與道元及兵馬監押劉慶被執久之代州兵馬鈐轄蘇安靜
與夏國呂窓挖浪撩黎合議仍築堠九更新邊要以違約則
罷和市自此始定訛龐專諒祚忌之或告其將叛諒祚殺之
夷其族嘉祐六年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請以此迎使者詔
許之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正至朝賀儀詔
賜九經還所獻馬英宗治平初遣吳宗等來賀即位詔令門
見不從至順天門欲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

廐置一夕絕其供饋宗詬不遜宜折之宗入訴於押伴張覲
詔與宜辨宗度理屈不復置對詔諒祚懲約之秋夏人出兵
秦鳳涇原掠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遣文思副使王
無忌齎詔問之諒祚不受歸罪宋邊吏三年攻大順城分兵
圍柔遠砦燒屈乞村柵段木嶺州兵與熟戶蕃官趙明合擊
退之遣左藏庫副使何次公詰之乃獻方物謝罪賜絹五百
匹銀五百兩神宗即位遣內殿崇班魏琛賜以冬服銀絹種
諤取綏州因發兵夜掩嵬名山帳降之諒祚詐爲會議誘知
保安軍楊定等殺之命韓琦經畧西方諒祚械送殺楊定者
六宅使崇貴等諒祚死年二十一在位二十年廟號毅宗長

子秉常立時年七歲母梁太后攝政崇貴至言定奉使嘗拜
稱臣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初定歸
上其劍鑑而匿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
人失綏州以爲定賣已故殺之帝薄崇貴等罪而恤定官茂
其田宅萬計二年遣河南監牧使劉航冊秉常爲夏國主夏
人入秦州陷劉溝堡殺范愿既而進誓表乞班誓詔請以安
遠塞門二砦易綏州朝議欲官夏之首領以分其勢郭逵以
爲彼必不受詔且彼既恭順宜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
常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忠孝治天下奈何
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乃賜誓詔而綏州待得二砦乃還

及趙高往交地夏人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若然塞門二堡墟耳安用之遂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從之三年夏人號十萬築閙訛堡知慶州李復圭令蕃漢兵三千遣偏將李信劉甫出戰信甫訴以衆寡不敵復圭威以節制兵進遂大敗復圭欲自解劾信甫故違節制析信甫出兵邛州堡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殺老幼百餘人告捷而邊怨大起矣夏人遂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淮安鎮東谷砦西谷砦業樂鎮屯兵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高敏魏慶宗秦勃等死之四年种諤謀取橫山城囉兀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砦夏人來攻囉兀砦圍撫寧种諤節制諸軍駐綏德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都監燕達赴戰怖不能下筆顧轉運判官李南公涕泗不已新築諸堡悉破將士皆沒撫寧遂陷詔棄囉兀城九月夏遣使入貢復乞以二砦易綏州不允五年諤遣部將景思立以涇原兵出南路王韶由東谷趨武勝未至十餘里與夏人戰敗之瞎藥棄城遁乃城武勝夏人遣使進馬求大藏經詔賜之而還其馬帝謂輔臣曰元昊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不先詰其所以然而遽絕之縱邊民蕃部討虜元昊表言爲諸羌所立已不得辭朝廷不許不得已而叛西師亟戰輒敗天下騷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僭書來獨館

遂陷失七萬五千

官吳育謂難以中國叛臣處之或可稍假以名號議者以爲不然卒困中國而後封冊歲賜良可惜也將軍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遂誅清而奪秉常政种諤言秉常遇弒國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帝遣王中正往鄜延環慶募禁兵願從者將之詔熙河李憲等以秉常見囚大舉征夏諭夏國嵬名諸部首領能拔身自歸及相率誅國仇當崇其爵賞憲總七軍及董氈兵三萬至新市城遇夏人戰敗之王中正出麟州稱辭言皇帝親征提兵六萬才行數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環慶經略高遵裕將步兵八萬七千涇原總管劉昌祚將卒五萬出慶州諤將鄜延及畿內兵九萬三千出綏德諤圍米脂夏人來救戰于無定川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遂克米脂諤進攻石州中正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沙濕士馬多陷沒進兵夏州民皆逃無所得劉昌祚破磨臍隘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門幾入高遵裕馳止之昌祚入謁遵裕問城何時下昌祚曰日暮脊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銳破之城必下遵裕曰吾夜以萬人負土發傅壘至旦入矣昌祚不敢言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凍餓死餘兵纔萬三千人遂歸夏人追戰將官俞平死之中正至宥州奈王井糧盡士卒死亡二萬乃引軍還諤兵無食大雪多凍死遂潰

說失六萬二千

入塞者纔三萬人昌祚至磨臍隘夏兵拒守昌祚乃分兵渡葫蘆河奪其隘與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大破之憲營于天都山下焚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統軍仁多唆丁敗之盡百人遂班師涇原總兵侍禁會福彭孫護餽餉至鳴沙川爲夏人三戰敗績初梁太后聞宋大舉召諸將問策衆皆請戰獨一老將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宋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宋師卒無功五年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山使夏人不得絕沙漠遣侍中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往議禧請于銀夏宥之界築永樂城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不可禧責

城之賜名銀川砦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遂來攻禧自米脂來援夏兵號三十萬禧登城西望不見其際宋軍懼翌日夏兵漸逼禧以兵七萬陣城下坐譙樓執黃旗令衆曰視吾旗進止夏人縱鐵騎渡河或曰此號鐵鷂子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否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聽鐵騎既濟震盪衝突餘兵從之遂師大敗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李憲張世矩往援之夏兵至城門潰卒歸城者決水砦爲道以登夏人反決之三萬人皆沒夏兵圍城數重晝夜血戰城中乏水鑿井不得泉渴死過半援兵

十萬人號一堡所消百背易十土也

餽運皆爲夏兵所隔夏人來講和景思義往夏人髡而囚之夜開決何夜半夏兵急攻城遂陷高永能戰沒禧舜舉運使李稷皆死於亂兵曲珍王湛李浦呂整走免蕃部指揮馬貴獨持刀殺數十人而沒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宋自熙寧用兵以來凡得葭蘆吳堡義合米脂浮圖安疆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不可勝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斂夏都統昂星嵬名濟乃移書劉昌祚曰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猷爲必適于正若乃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

體爲外邦之所羞昨日朝廷暴興甲兵大窮侵討蓋天子邊臣之議爲夏國方守先誓出其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爲何如哉朝廷於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進討之策邊將挑之謀皆常用之矣知僥幸之無成故終於樂天事小之道況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善鄰北有大遼爲我強援若乘閒伺便角力競鬬雖十年豈得休哉竊念天民無辜受此荼炭之苦國主見伐之後夙夜思惟爲自祖宗以來世事中國禮文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聰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機發

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至于貽民之憂、不在貊史、隋室之變、生於玄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昌祚上其書、帝喻答之、六年、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募死士七百、夜縋城而下、持短兵突營、遂拔去、五月、復來圍九日、侍禁韋禁大戰、乃解去、禁亦死、閏月、遣使謨箇咩迷乞遇來貢表、因夏國累得西蕃、征王子[illegible]稱南朝與夏國交戰歲久、生靈荼毒、欲擬通和、緣夏國曾請所侵疆土、不從、未便罷許、西蕃再遣使散八昌郡丹星到國、稱南朝語言計會、但當

遣使貢表、自今引赴南朝、切念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倫人謀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因茲構怨、歲歲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效忠勤、乃賜詔曰、頃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城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征、聲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其謹守先盟、遂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三二里、歲賜如舊、七年正月、圍蘭州、李憲戰却之、六月、攻德順軍、巡檢王友戰死、九月、圍定西城、燒龕谷族帳、十月、入靜邊、鈐轄彭孫敗之、殺其首領仁多㖫丁、十二月、攻清遠、隊將白

玉、李貴死之、八年、神宗崩、夏人攻葭蘆、供奉王英戰死、七月、遣丁拏嵬名謨鐸來奠慰、十月、夏國主母梁氏薨、以刑部郎中杜紘往祭奠、哲宗元祐元年二月、遣使入貢、五月、遣鼎利罔豫章來賀即位、六月、遣訛囉聿來求蘭州米脂等五砦、蘇轍請因其請而與之、司馬光言此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砦、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宜靳而不與、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與兵攻戰、當此之時、不得已而予之、其爲國家之恥、無乃甚於今日乎、若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

用之地、使兵連不解、必爲國家之憂、願決聖心、爲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遂從之、七月、秉常殂、年三十六、在位二十年、廟號惠宗、長子乾順立、時三歲、遣使告哀、鄜延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陷民、當給還、遣金部員外郎穆衍祭奠、二年正月、遣樞密院都承旨劉奉世冊乾順爲夏國主、七月、夏人攻鎮戎軍、劉昌祚拒退之、三年、攻德靖砦、木贇都昔戰死、詔劉昌祚以涇原萬人駐德順軍、熙河五千人駐通遠軍、援秦鳳要害、以爲犄角、夏人攻龕谷砦、四年、始遣使謝封冊、稍歸永樂所獲人、遂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與之、五年、夏人來言畫疆界者、不依綏州內十里築壘、鋪而於外十里立

不與之地因入寇與之地亦入寇與之何也

封堠請作空地例以辨兩國界詔曰已諭邊臣如約夏之封
界當亦體此冬攻蘭州之質孤勝如堡六年圍麟府三日殺
掠不計鄜延都監李儀等盡沒七年攻綏德城以重兵壓涇
原境留五旬大掠築龕于沒烟峽口游師雄請自蘭州李諾
平東抵通遠定西通渭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砦及置
護耕七堡以固藩籬移帥諸城李諾平以控要害秦鳳都監
康謂言夏之所以屢肆兵者以我勢分於隄備兵士太疲而
賞罰失當耳若擇銳結伍伺彼之動聚則先擊散則復襲則
彼分而我聚以衆擊寡可得志也詔下其事于諸道八年復
遣使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詔數其違順不常却之紹聖

三年九月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
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十
月忽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子母親督桴鼓
縱騎四掠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破守兵二千八百人惟
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皇城使張俞死之
既還留書置漢人頸上曰夏國昨與朝廷議疆埸惟有小不
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却於坐團鋪處立界本國以恭
順之故亦黽勉聽從遂於境內立數堡以護耕而鄜延出兵
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
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

乾順之母

不大敗不進表

論羽族

上于樞密院而不以聞哲宗聞夏人來寇曰五十萬衆深入
吾境不過十日勝一二砦須去果破金明引退四年涇原都
鈐轄王文振率諸將破沒烟峽砦斬獲三千餘級夏人攻綏
德鄜延將戰退之元符元年涇原折可適掩夏西壽統軍嵬
名阿埋監軍妹勒都逋獲之二年正月國母梁氏死遼遣使
蕭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五月夏國會正鈐轄革瓦娘以部落
來降九月夏人來告國母哀因上表謝過詔夏主省所上表
能抗章引慝已諭邊臣我疆彼界無相侵犯已而夏人出浮
圖谷來戰供奉官陳告差使李戭死之閏月古邈川部族叛
熙河將王愍率兵掩擊夏人數萬圍愍力戰敗之擒其鈐轄

嵬名乞遇統制苗履又戰於青唐峗夏人大敗遂遣令能嵬
名濟等進誓表曰臣國久不幸遇時多凶兩經毋黨之擅權
累爲奸臣之竊命頻生邊患增怒上心釁端既深理訴難達
幸凶黨伏誅稚躬反正遐馳懇奏陳前犯之所歸乞紹先盟
果渙褒之俯納故頒詔而申諭獲貢誓以輸誠謹當飭邊吏
永絕爭端戒國人常遵聖化進約則凶犯再降背盟則基緒
非延約束事條恭依處分詔報曰爾以凶黨造謀數干邊吏
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盟念彼種人均吾赤子措之安靜乃
副朕心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無爽約朕不食言自今已往
成賜仍舊哲宗崩徽宗即位夏遣使來奠慰及賀即位建中

靖國元年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蔡京秉政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上章云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不聽京責厚急乃遣其弟詣保忠計還爲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言保忠縱不爲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必令招致之夏人幾兵延渭慶三路聲言假兵於遼三年遼以成安公主嫁乾順四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州大加招誘乾順遣使巽請拒之又殺其牧放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執知廓州高永年攻湟州自是兵連者三年大觀元年始遣人修貢政和四年

十月夏琛州大首領李訛哆遺其國統軍梁哆𠯗書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虛秋庚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饑色若捲甲而趨徑擣定遠唾手可取定遠既得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而藏之大兵之來不賚斗糧可坐而俟也轉運使任諒知其謀募民盡發窖穀哆𠯗以萬人圍定遠既失所藏遂與訛哆歸夏乾順築臧底河城詔童貫爲陝西經畧以討之五年春遣熙河經畧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級秋

以增夏城爲仁多泉城是自居也

國之以疲宋兵耳

仲武王厚合鄜延涇原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王厚賂貫而匿之冬夏人以數萬騎略蕭關而去六年劉法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仁多泉城城中請降法受而屠之獲首三千級种師道以十萬衆攻臧底河城克之夏人大衆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濛天對面不視乃潛穿壕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宣和元年童貫逼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至統安城遇夏王弟察哥郎君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及暮兵不食馬不

渴死法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朱峗守兵追之墜崖折足一卒斬其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以捷聞察哥見法首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常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餉道險澀自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淸皆爲夏人所殺城欲拔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仲武等趨救察哥已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人諸路所築城砦地皆不毛夏人所棄而關輔爲之蕭條如察哥之言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不取貫令帥作強之持至邊境棄之而去邊將上之貫大沮欽宗即位

金人狡計如此

金人寇延粘罕許割天德雲内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與夏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渡河取四軍八館之地陷震威城兵馬監押朱昭死之繼而金兀室以數萬騎陽爲出獵奄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建炎元年金帥兀朮回雲中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使宋乾順許之遣通問使傅雩見金帥于雲中左監軍希尹以國書授雩爲夏請熙寧以來侵地蓋彼既據其地乃責償於宋以報之二年以謝亮爲陝西撫諭使持詔書賜乾順諭和亮入關鄜延經畧使王庶遺亮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方夏人挫銳熙河脅北鄙

延秋稼未登兵士困餓閣下苟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雖未足蓋雪昔恥亦可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矣亮不能用遂由環慶入西夏夏國主常以賓禮見使者亮至乾順乃倨見之留幾月始與約和罷兵亮歸而夏兵已躡其後襲取定邊軍明年亮還行在金帥婁宿陷長安鳳翔隴右大震夏人謂關陝無備遂檄延安府言大金割鄜延以隸本國敢違拒者發兵討之帥臣王庶檄報曰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肅河清畀爾令誰與守國家以奸臣貪得不恤鄰好遂至于此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切寒心不圖尚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皆節制之師

王庶可罕

左支右吾尚堪一戰果能辨此何用多言因遣諜間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三年知樞密院事張浚使川陝謀北伐欲通夏國爲援奏請國書復以謝亮使夏迄不得其要領而還十月環慶路統制慕洧降于夏紹興元年同州觀察副使劉惟輔據德順軍輸款於夏夏人不受詔以夏本敵國毋復班曆十一月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遣人通夏國書二年呂頤浩言聞金夏交惡夏國屢遣人來吳玠軍中宜令張浚通問以探其情余覩謀結燕雲之人圖女直粘罕欲誅之余覩走入夏國夏人以其兵少不納七年吳璘奏西蕃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來歸可扼西夏右臂六月乾順殂年五十七在

位五十四年廟號崇宗子仁孝嗣詔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報仁孝立小學于禁中親爲訓導釋奠尊孔子爲文宣帝復建内學選名儒主之修典新律置通濟監鑄錢立翰林學士院以焦景顔王僉爲學士俾修實錄二十九年歸朝官李宗閔言夏怨金人奪其地粘罕聚兵雲中以窺蜀夏人謂將圖已與同屯境上今誠遣辯士往說之夏國必出兵可爲吾聲援以圖恢復不報金主亮犯四川宣撫使吳璘檄西夏合兵討之夏人聞金人南侵以騎兵二千至蔡國川及馬家峴吞頭嶺將分道入攻吳璘命鎮戎軍守將秦弼說諭之金兵敗夏人乃還乾道四年夏國相任得敬以謀篡伏誅淳

熙十二年諜報故遼國大石牙林假道于夏以伐金詔利
西都統制吳挺與制置使留正議之紹熙四年九月仁孝殂
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廟號仁宗子純佑嗣開禧二年正月
鎭夷郡王安全廢之而自立遂殂年三十在位十四年廟號
桓宗安全乾順之孫也嘉定四年安全殂年四十二在位六
年廟號襄宗宗室遵頊立遵頊始以進士及第爲大都督府
主金爵紹王遣使册爲夏國王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
僧賫蠟書至西遼欲共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董誼不報金
議從都長安遣元帥赤盞以兵宿鞏州夏主畏其侵逼遣樞
密使寧子寧赴蜀闕議夾攻秦鞏寧子述飭將卒以待時嘉

定十二年三月也子述尋罷去丁焴持議不可輕動子寧遣
使復申前說且責我失期宜聞安丙許之十三年子寧以師
期來告丙遣諸將不待報可遂大舉師出無功子寧率其衆
歸國十六年遵頊自號上皇傳位于子德旺寶慶二年春遵
頊殂年六十四廟號神宗德旺立四年殂南平王睍立二年
丁亥秋爲元所取國亡夏之境土方二萬餘里其設官之制
多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器與曲則唐也河之內
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
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
凉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

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甘凉之間則以諸河爲漑興
靈則有古渠曰唐來曰漢源皆支引黃河田有灌漑之利歲
無旱澇之虞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十五爲丁二丁取正軍
一人隨隷正軍者得射他丁爲負贍負贍者隨軍雜役也無
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爲之故壯者皆習戰鬬而得正軍爲
多正軍一人及負贍一人爲一抄餘號空丁凡正軍給馬駝
各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織毛爲幕而以木架之有砲手
二百人號潑喜陟立旋風砲於槖駝鞍縱石如拳得漢人勇
者爲前軍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伎者遷河外耕作或以守
肅州有左右廂十二監軍司總計軍兵五十餘萬別有擒生

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又二萬五千別副以兵七萬爲資贍
號御圍其內六班分三番以宿衛每有事于西則自東點集
而西于東則自西點集而東中路則東西皆集用兵多立虛
砦設伏兵包敵以鐵騎爲前軍乘善馬重甲刺斫不入用鈎
索絞聯雖死馬上不墜遇戰則先出鐵騎突陣陣亂則衝擊
之步兵挾騎以進戰則大將居後或據高險其人能寒苦饑
渴出戰率用隻日避晦日齎糧不過一旬弓皮弦矢沙柳笴
惡雨雪畏煙揚塵夜舉火以爲候不耻奔遁敗三日輒復
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縛草人埋於地衆射
而還篤信機鬼尙詛祝每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

胛骨以求兆名炙勃焦二擗竹于地若揲蓍以求數謂之擗
算三夜取羊焚香祝之又焚穀火布靜處晨屠羊視其腸胃
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四以矢擊弓絃審其聲知敵至
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嗁祥五穀之凶稔俗皆土屋
惟有命者得以死覆之論曰拓跋氏考諸前史可見也自赤
辭綿歷於貞觀思忠著節于咸通夏雖未稱國而王其土久
矣子孫歷王五代宋與太祖郎西平王加爵與太尉德明在
辭務間已追帝其父建元昊始稱帝厥後因之與金同亾槩
其歷世二百五十八年雖嘗受封冊于宋未嘗有臣順之寔
也元昊結髮用兵凡二十年無能折其強者乾順建國學設

弟子員立養賢務仁孝尊孔子為帝又置宮學自爲訓導亦
有志於用夏變夷矣

高道引本 國

史緯卷二百八十八

宋史七十一

列傳

外國

高麗自唐高宗命李勣征之拔其城分其地為郡縣唐末中
原多事遂自立君長後唐同光中其主高氏奉修職貢長興
中權知國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氏高麗大族也遣使朝貢
以建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晉天福中來
貢建死子武襲位武死子昭權知國事周廣順元年遣使朝
貢封高麗國王宋初昭遣使朝貢太祖優詔荅之昭卒其子

伷遣使奉貢來聽朝旨詔許承襲伷卒其弟治知國事遣使
來貢且求襲位太宗封治高麗國王雍熙三年北伐以其國
常為契丹所侵遣監察御史韓國華賫詔諭之先是契丹伐
女眞路由高麗界女眞意高麗誘導來愬于朝言高麗與契
丹結好倚為勢援剽掠其民高麗使韓遂齡入貢太宗出女
眞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齡令歸白本國還其所俘之民治
憂懼及國華至令人言于國華曰前歲女眞勸當道控梅河
津要修治城壘以為防遏契丹之備方令行視興功不意女
眞潛師奄至殺畧吏民驅掠丁壯沒為奴隸以其歲貢中朝
不敢發兵報怨豈期反相誣構以惑聖聽當道世稟正朔踐

修職貢敢有二心交通外國況契丹介居遼海之外復有大
梅小梅二河之阻女真渤海本無定居從何徑路以通往構
權讒謗憤氣塡膺日月至明諒垂昭鑒間者女真逃難之衆
罔不存恤亦有授以官秩尚在當國欲望召赴京闕與當道
入貢之使庭辨其事則丹石之誠庶幾昭雪國華許之命發
兵西會治遷延未奉詔國華將督之得報發兵而還二年遣
使入貢淳化元年遣戶部郎中柴成務兵部員外郎趙化成
往使其國俗信陰陽鬼神之事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擇良
月吉辰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踰月遣書於治曰王奕葉藩
輔尊奬王室凡行大慶首被徽章今國家特馳信使以申殊

禮非止歷川塗之綿邈亦復踏溟海之艱危皇朝聘遇斯爲
隆矣而乃牽於禁忌泥於小數眩惑日者之浮說稽緩天子
之命書惟典冊之垂文非卜祝之能曉是以書稱上日不推
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粲然古訓足以明
稽所宜改圖速拜君賜儻夙夜無滯克彰拱極之誠則龍節
行舒免貽辱命之責治覽書遣人致謝會霖雨不止仍以俟
霽爲請成務復遣書以責之翌日治出拜命四年治遣白思
柔貢方物遣祕書丞陳靖劉式爲使加治檢校太師治迎于
郊盡藩臣禮延留七十餘日遣以襲衣金帶金銀器數百兩
布三萬餘端先是上試諸道貢舉賜高麗賓貢進士王彬崔

罕等及第授以官遣還本國治上表謝曰學生王彬崔罕等
入朝習業蒙恩並賜及第守祕書省校書郎仍放歸本國竊
以當道爲修貢奉多歷歲年蓋以上國天高遐荒海隔不獲
躬趨金闕面叩玉堦唯深拱極之誠莫展來庭之禮彬罕等
幼從匏繫嗟泥跡于嵎夷不憚蓬飄早賓王于天邑緼袍短
褐玉粒桂薪增憂食貧若爲卒歲皇帝陛下天慈照臨海量
優容豈其館穀之資最以藝文之業去歲高懸軒鑑大選儒
儒彬罕叨武浮宮敢萌心於中鵠濫巾英域空有志於羨魚
陛下以其萬里辭家十年觀國俾登名於桂籍仍命秩於芸
臺憫其懷土之心慰以倚門之望別垂宸旨令歸故鄉玄造

曲成鴻恩莫報孔目官張仁銓上書陳便宜進奉使白思柔
謂其持兩除事以告仁銓懼不敢歸上命請領以還國仍詔
治釋仁銓罪治復表謝曰國信使陳靖劉式至奉傳聖旨以
當道進奉使從行孔目官張仁銓至闕輒進便宜翻陳憂懼
今附使臣帶歸本國者仁銓嶋宅細民海門賤吏猥越上國
致貢懇誠罔思狂瞽之愆輒奏權宜之事妄塵旒冕上黷朝
廷今者仰奉綸言釋其罪咎小人趨利豈虞僭越之尤聖主
寬恩遠降哀矜之命其張仁銓已依詔旨放罪令掌事如故
五年遣元郁來乞師訴以契丹寇境朝廷以北鄙甫寧不可
輕動干戈但賜詔慰撫自是受制于契丹朝貢中絕治卒弟

誦立遣兵校徐遠來候朝廷德音遠久不至復命牙將朱仁紹至登州偵之州將以聞上召見仁紹自陳國人思慕皇化爲契丹羈制之狀乃賜詔諭令仁紹賚還六年誦遣戶部郎中李宣古來朝言晉割燕薊以屬契丹遂有路趣玄菟屢來攻伐求取不已乞王師屯境上爲之牽制詔書優荅之誦卒弟詢權知國事契丹襲之高麗遂築六城曰興州曰鐵州曰通州曰龍州曰龜州曰郭州于境上契丹以爲貳己遣使求六城詢不許遂聚兵至城下焚蕩宮室剽刧居人詢徙居昇羅州以避之兵退遣使請和契丹堅以六城爲辭自是調兵守之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大舉伐高麗詢與女眞設奇邀擊

殺之殆盡遂於鴨綠江東築城與來遠城相望跨江爲橋七年遣工部侍郎尹證古來貢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使者明登二州言高麗海船有風漂至境上者詔令存問給糧遣還著爲例五年詢遣使來言與契丹修好天聖八年遣民官侍郎元穎奉貢至和七年賜高麗籩豆各十二簠簋各四登一鉶二罍二罍洗一尊二銘曰惟爾令德孝恭是稱東藩有來頗相予一人嘉之用錫爾寶尊以寧爾祖考子子孫孫其永保之其後久不通中國詢卒孫徽嗣是爲文王熈寧二年其國禮賓省移牒福建轉運使羅拯云大朝商人黃眞洪萬來稱運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奉國王旨意行于部述當國

僻居暘谷邈戀天朝頃從祖禰以來素願梯航相繼蕞爾平壤邇于契丹附之則爲睦隣疎之則爲勍敵慮邊騷之弗息蓄陛蘗以驕邊久困羈縻難圖携二故違述職致有積年屢卜雲祥雖美聖辰于中國空知日遠如述舊路于長安運屬垂鴻禮稽展慶大朝化覃無外度駱包荒山不謝乎纖埃海不辭于支派灌當遵尋通道邈赴褒街但慈千里之傳聞恐匪亟霄之紓徐今以公狀附眞萬西還俟得報音即修禮朝貢徽嘗夢至中華作詩紀其事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之以謀契丹神宗許之徽遣民官侍郎金悌等來貢詔待之如夏國使往時高麗人往反皆自登州七年遣使來言欲遠契丹乞

改塗由明州詣闕從之郡縣供頓悉官給禁私與交關徽問遣二府甚厚詔以付市易務售縑帛各之其使獻伶官十餘輩曰夷樂無足觀止欲潤色國史爾帝以其國尚文每賜書詔必選詞臣著撰而擇其善者元豐元年遣左諫議大夫安燾起居舍人陳睦往聘造兩艦于明州名爲神舟自定海絕洋而東旣至國人歡呼出迎徽具袍笏玉帶拜受詔與使者於別宮標曰順天館言尊順中國如天云徽已病僅能拜命且乞醫藥遣王舜封挾醫診治徽獻日本所造車曰諸侯不貢車服故不敢與土貢同前此貢物至輒下有司估值至是命勿復估以爲祿爲定數六年徽卒計聞天子悶焉徽在位

可謂用夏變夷

三十八年治尚仁恕為東夷良主然猶循其俗王女不下嫁臣庶必歸之兄弟宗族貴臣亦然子運諫以為既通上國宜以禮革故習徽怒斥之於外子勳立百日卒謚曰順弟運立仁賢好文內行修備每市書至則潔服焚香對之哲宗立遣使金上琦致賀運立四年卒謚曰宣子堯嗣未閱歲以病不能為國國人請其叔父雞林公熙攝政堯卒謚曰懷熙立數歲使不至元祐四年王子義天使僧壽介至杭州祭亡僧言國母使持二金塔為兩宮壽知州蘇軾奏却之五年復遣使賜銀器五千兩七年遣黃宗慤來獻黃帝鍼經請市書甚衆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入貢無絲髮利而有大害今請諸書宜

史纂　四卷之二百八十八　六

真忠言也

勿許熙卒子俁嗣貢使接踵宣和四年俁卒高麗俗兄終弟及至是諸弟爭立其相李資深立俁子楷俁嘗求醫于朝詔使二醫往至是歸楷語之曰聞朝廷用兵伐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扞女真狼虎耳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歸奏已無及矣欽宗立賀使至明州御史胡舜陟言高麗靡敝國家五十年政和以來人使歲至淮浙之間苦之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金安知不窺我虛實以報宜止勿使來詔留館于明州自王黼以降雖通使不絕然受契丹封冊奉其正朔一歲六貢而誅求不已契丹書云高麗乃我奴耳南朝何以厚待之使至其國尤倨慢館伴及公卿小

失意輒行捽箠聞我使至必假他事來覘分取賜物嘗詰其倍貢事高麗表謝言中國三年一朝大邦一歲六貢契丹乃豺之高宗即位慮金人通於高麗命迪功郎胡蠡使高麗以閤之二年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楊應誠上言由高麗至女真路甚徑請身使三韓以圖迎二聖乃以應誠充高麗國信使浙東帥臣翟汝文言應誠欺罔為身謀耳若高麗辭以金人亦請問津以窺吳越其將何辭以對萬一辱命取笑遠夷願勿遣應誠竟往既至高麗諭意楷曰大朝自有山東路盍不從登州往應誠曰以貴國路徑耳楷有難色已而使門下侍郎傅佾至館中果如汝文之言應誠曰女真不善水戰佾

史纂　四卷之二百八十八　七

亦是實話

不能伐金而欲伐高乎則所謂

曰彼常於海道往來況舊臣大國今反臣事之其強弱可見矣居數月復遣中書侍郎崔洪宰詣應誠二聖今在燕雲大朝尚盡納土未必可得何不練兵與戰應誠不得已見楷於壽昌門受其拜表而還至闕言狀上以楷負國恩怒甚尚書右丞朱勝非曰彼鄰金人與中國隔海利害甚明勢將待之厚今安能責其報也右僕射黃潛善曰以巨艦載精兵數萬徑擣其國彼寧不懼勝非曰越海興師燕山之事可為近鑒上意解楷亦遣其臣尹彥頤奉表謝罪三年上謂輔臣曰聞上皇遣內臣宮女各二人隨高麗貢使來朕聞之悲喜交集呂頤浩曰此必金人欲窺我虛實不然高麗必不敢於是

當待之得宜何必止之

詔止之。紹興元年，高麗將入貢，禮部侍郎柳約言，四明殘破之餘，荒蕪單弱，恐起戎心，宜屯重兵以俟其至。二年，措遣禮部員外郎崔惟清入貢金百兩、銀千兩、綾羅一百匹、人參五百斤。六年，高麗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賜銀帛遣之，懼其爲金間也。三十二年，高麗綱首徐德榮詣明州，言本國欲遣賀使。殿中侍御史吳芾曰，高麗與金人接壤，昔稚圭之來，朝廷懼其爲間，亟遣還。今兩國交兵，德榮之請，得無可疑。詔止之。其後使命遂絕。慶元間，禁商人持銅錢入高麗，蓋絕之也。初，高麗入使，明、越困於供給，朝廷館遇燕賚錫予之費以鉅萬計，饋其主者不在焉。我使之行，每乘二神舟，費亦不貲。南渡

困於兵食，事異東都。昔高麗入使，率由登、萊，山河之限甚遠。後由明州，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由海道來使，高麗瀰漫汪洋，洲嶼險阻，遇黑風，舟觸礁輒敗。出急水門，至羣山島，謂平達，非數十日不至也。舟遇順風，則歷險如夷，不數日至其國。高麗東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西北接契丹，恃鴨綠江以爲固，江廣三百步。其東海水清澈，下視十丈。東南望明州，水皆碧。王居開州蜀莫郡，曰開成府。依大山置宮室，立城壁，山曰神嵩。民居皆茅茨，止兩椽，覆瓦者才十二。以新羅爲東州樂浪府，號東京；百濟爲金州金馬郡，號南京；平壤爲鎮州，號西京。西京最盛。總之凡三京、四府、八牧、郡百有十八、縣鎮三

[illegible]洲島何謂爲[illegible]

百九十、洲島三千七百。郡邑之小者，或只百家。男女二百十萬口，兵、民、僧各居其一云。

金行成入就學國子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官殿中丞、治太乙。放還，行成自以籍仕朝廷，不願歸國，又以父母在海外，旦暮思念，恨祿不及，令工圖其像，置正寢，與妻史氏居旁室，晨夕定省，上食未嘗少懈。淳化初，通判安州，卒。爲知州李範與僚佐省之，行成泣曰，行成外國人，爲朝官，無以報主恩，死有餘恨。二子皆幼，家貧，無他親可依，旦暮委溝壑矣。行成死，其妻養二子宗敏、宗訥，誓不嫁，織屨以給。範表其事，詔以宗敏補太廟齋郎，令安州月給其家錢三緡、米五斛，長吏歲

時存問。

康戩隨賓貢肄業國學，太平興國中，登進士第，知湘鄉縣，遷知江州，爲京西轉運使，加工部郎中，賜金紫，以清白幹力聞。景德二年卒。眞宗以其子希齡爲太常寺奉禮郎，給奉終喪。

部領官名其名不可

交阯，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貞明中，土豪曲承美有其地，遂款於末帝，授承美節鉞。劉隱擢命嶺表，遣將李知順伐承美，執之，并其地。楊廷藝、紹洪相繼爲交阯節度使。紹洪卒，州將吳昌岌居其位。昌岌死，其弟昌文襲。乾德元年，昌文死，參謀吳處玶等爭立，管內一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爲寇，攻交州。攝驩州刺史丁部領與其子璉率兵擊敗處玶等，賊黨

潰散境內安堵交民推部領爲帥號曰大勝王璉爲節度使
三年璉嗣位璉立七年遣使貢方物上表內附制以璉檢校
太師充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八年遣使貢犀象香藥授
部領檢校太師封交阯郡王部領及璉死璉弟璿幼嗣權領
軍府事大將黎桓遷璿于別第禁錮其族代總其衆太宗怒
太平興國五年命孫全興張璿崔亮爲陸路兵馬部署自邕
州入劉澄賈湜王僎爲水路兵馬部署自廣州入桓遣牙校
江巨湟來貢仍爲丁璿上表乞朝命欲緩王師上詔進兵破
斬二千餘級六年春又破賊于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
艦二百艘甲胄萬計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全興等頓

史纂　卷之二百八十八　十

兵花步七十日以候澄仁寶累促之不進及澄至并軍由水
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趨花步桓詐降仁寶爲所害遂班師
澄病死戮湜等邕州市仁寶贈工部侍郎桓懼朝廷終行討
故七年春復以丁璿爲名遣使貢方物上表謝罪八年桓自
稱權交州留後遣使貢方物并以璿表來上帝賜桓詔曰丁
璿世襲三世保據一方卿受其倚毗爲之心膂朕欲令璿爲
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制裁制置悉委于卿俟丁璿既冠
有所成立崇獎忠勛朕無所吝若丁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
則遣璿及其親屬來歸授卿節旄凡茲兩途卿宜審處丁璿
到京必加優禮亦賜璿詔書桓不聽命五月表言占城國來

陸象馬數萬來寇辭兵峰走之俘斬千計雍熙二年遣牙校
張紹馮貢方物并上表求節鎮三年又遣使貢方物十月遣
左補闕李若拙國子博士李覺爲使授桓檢校太保使持節
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使封京兆郡侯
淳化元年左正言宋鎬等使交州還上令條列山川形勢及
桓事跡以聞鎬等今日去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內都指
揮使丁承正等以船九艘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
入大海月涉風濤頗歷危險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
而行凡宿泊之所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目爲館驛至長州
漸近本國桓張皇虛誕盡出舟師戰艦謂之軍容徑抵交州

史纂　卷之二百八十八　十一

海岸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
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多率其民混於軍旅以雜色
之衣乘城鼓譟近城之山虛張白旗爲陳兵之象俄而桓擁
從至庭郊迎之禮飲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
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止
有茅竹屋數十百區爲軍營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
質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
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汊以爲娛賓之遊桓跣足持
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凡宴會預坐之人
悉令解帶戴以帽子桓衣花纈紅衣帽以真珠爲飾自歌勸

原發一志
逐十朋
何以畏凡
各從其俗
可

渭莫能庇其詞皆僞大蛇長數丈數十人扛之曰若生食當
治之以獻又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却之士卒殆三千人悉黥
其額曰天子軍兵器止有弓弩木牌梭鎗竹槍弱不可用桓
輕俛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閹豎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以
手令爲樂官屬善手令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輒殺之或
鞭其背一百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撻之三十至五十黜爲
閽吏怒息召復其位有木塔其制樸陋桓請同登遊覽地無
冀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云四年進封交阯郡王五年遣
牙校費崇德等來貢桓性兇狠負阻山海屢爲寇害漸失藩
臣禮至道元年廣南轉運使張觀言有交州戰船百餘艘寇

如洪鎮略居民刼廩實而去桓所管蘇茂州以鄉兵五千寇
邕州都巡檢楊文傑擊走之太宗志在撫寧荒服不欲問罪
觀又言風聞黎桓爲丁氏斥逐擁餘衆山海間以邀鈔自給
今桓已死詔太常丞陳士隆等奉使嶺南因偵其事士隆等
還言與觀同其實傳聞者之誤有大賈自交阯回具言桓爲
帥如故詔勅觀等令觀病卒士隆等抵罪欽州如洪砦步如
昔二鎮者瀕海交州民卜文勇等殺人亡命至如昔鎮鎮將
黃令德匿之桓令鎮將黃成雅移牒來捕令德不遣因連年
剽掠二年以陳堯叟爲轉運使因賜桓詔書堯叟親至如昔
詰匿文勇之由以男女老少一百三十口付成雅且戒勿加

罪法桓上章謝恩并捕海賊二十五人送于堯叟言已約勒
鄰部首領不得騷動太宗遣主客郎中李若拙賷詔書以美
玉帶賜桓若拙至桓出郊迎詞氣悖慢謂若拙曰向者劫如
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非交州兵否若使交州果叛命
則當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答曰
上初聞寇如洪鎮雖未知其所自然以足下拔自牙校授之
節旄固當盡忠以報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然
大臣僉議朝廷遣偏師以寧海表今蠻賊爲寇是交州力不
能制當發勁卒數萬會交兵以翦滅之使交廣無後患上曰
恐有戎不測朝旨必致驚駭不若且委黎桓討擊之桓愕然

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未加誅責自今謹
守疆約保永清漲海因北望頓首謝貢宗即位進南平王先
是使至交州桓以供奉爲辭因緣賦斂上聞之止令疆吏授
命不復諭使景德元年遣其子明提來貢懇求詔使至本道
綏撫道齊許之二年上元節賜明提錢令與占城大食使觀
燈宴飲遣工部員外郎邵曄充使三年桓卒立中子龍鉞其
弟龍廷殺龍鉞自立兄明護率兵攻龍廷明提以國亂不能
還詔廣州優加資給知廣州凌策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
頭首黃慶集等千餘人來投廉州請發本道兵平之慶集等
願爲前鋒上以幸亂伐喪不可以曄爲安撫使令曉諭之曄

貽書交州、諭以朝廷威德、如其自相魚肉、久無定位、偏師問罪、則黎氏滅矣、明護懼、乃奉龍廷主軍事、龍廷遣弟明昶及黃成雅來貢、會含光殿大宴、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位、著訪于宰相王旦、旦曰、昔子產朝周、周王饗以上卿之禮、因家惠綏遠方、優待客使則無嫌也、乃升成雅于尚書省五品之次、詔封龍廷交阯郡王、賜名至忠、大中祥符二年、廣南西路言、蠻人周海口番戶、如洪砦主李文著以輕兵襲逐、中流矢死、詔督安南捕賊、獲獠十三人以獻、至忠年少、背虐、國人不附、親任大校李公蘊、命姓黎、公蘊逐至忠、殺明提等、自稱留後、遣使貢奉、上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之、罪莫大焉、

然蠻俗不足責、遂用桓故事、封公蘊交阯郡王、狄獠猳娑若、避罪來奔、都巡檢臧嗣令如洪砦將以牛酒交人、捕狄獠、掠如洪砦、都轉運司督公蘊追索、仍令譯吏不得誘召蠻獠致生事、天禧元年、進南平王、仁宗天聖六年、公蘊遣驩州刺史李公顯來貢、既而李泉內寇、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發溪峒丁壯討之、未幾卒、其子德政自稱權知留後事、來告哀、封交阯郡王、德政遣峯州刺史李偓佺來謝、景祐中、郡人陳公永等六百餘人內附、德政遣兵千餘境上捕逐之、詔遣還、仍戒毋得輒誅殺、三年、甲峒諸蠻寇邕管等州、略居人馬牛、焚室廬而去、下詔責問之、令捕酋首、正其罪以聞、寶元元年、進南平王、遣峯州刺史帥用和來貢、德政發兵伐占城、朝廷疑其為姦謀、乃劾自唐以來所通道路凡十六處、令轉運使杜杞度其要害戍守之、然亦未嘗寇邊、皇祐二年、邕州誘其蘇茂州韋紹嗣等三千餘人、入居內地、德政表請、詔還之、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德政率兵二萬、由水路入助王師、朝廷賜之、而卻其兵、至和二年卒、子日尊襲、嘉祐四年、寇欽州、五年、與甲峒賊申紹泰寇邕州、詔知桂州蕭固發部兵擒擊、又詔安撫使余靖發兵捕討、靖遣諜誘占城、同廣南西路兵甲趨交阯、日尊惶怖、上表待罪、詔許貢奉、八年、遣文思使梅景先貢馴象、陛辭、命內侍省押班李繼和喻以申紹泰入寇、本路廢乙

討伐、朝廷以紹泰一夫肆狂、交州已遣使謝罪、故未與兵、治平初、知桂州陸詵言、交州欲取溫悶洞等地、帝問交阯於何年割據、輔臣曰、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貞明中、土豪曲承美始有其地、韓琦曰、向者黎桓拒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交州山路險僻、多涼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也、神宗即位、進封日尊南平王、熙寧二年、表言占城國久闕貢、臣親帥兵討之、虜其王、日尊自帝其國、尊公蘊為太祖、國號大越、改元寶象、五年、日尊卒、命廣西轉運使康衛為弔贈使、乾德之立不載、必有遺落、但二蕃本皆則以之候考、查世紀熙寧八年十一月、交趾陷欽廉二州、九年正月陷邕州、知州蘇緘死之、二月以郭逵為安南招撫使、部占城與眞臘合擊交阯、逵遣將部師討

上言交可 妁大界

順應作德

督亦軍溕汭自廣東入諸軍自廣南入十二月逆敗交阯於富良江獲李乾德爲太子洪眞乾德遣人奉表請降遂班師十年故令乾德罪師于所奪州縣以前事予所奪州縣詔報之曰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背德奸命竊恭邊城棄祖考忠順之圖煩朝廷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蹙始歸述其罪凡在所紬制今遣使修貢上章請罪詳觀詞情灼見悛悔朕撫綏萬國不異邇遐但以邕欽之民遷劫炎陬久失鄉井俟盡送還省界即以廣源等賜交州乾順初約歸三州官吏千人久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客以舟載之而泥其戶牖中設燭日行一二十里而止僞作更鼓凡數月乃至惎給以海

道之遠也順州落南深瘴戍鎮守瘴霧多病沒朝廷知其無用乃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舊隷邕管羈縻非交阯所有也元豐六年以追捕儂智會爲辭犯歸化州又遣其臣黎文盛來廣西理順安歸化境界詔以八隘之外保樂六縣宿桑二峒予之哲宗立進乾德南平王徽宗政和末詔以交人自熙寧以來全不生事特寬和市之禁高宗紹興二年乾德卒子陽煥嗣八年陽煥卒子天祚嗣乾德有側室子奔大理變姓名爲趙智之自稱平王陽煥死大理遣歸與天祚爭立求入貢請兵納之帝不許封天祚南平王帝屢却安南貢使天祚復遣尹子思求入貢帝嘉其誠許之詔館於懷遠驛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范成大言本司經畧諸蠻安南在撫綏之內其陪臣豈得與王官亢禮政和間貢使入境皆庭參不須報謁宜遵舊制從之淳熙元年進封天祚安南國王天祚卒子龍幹嗣封安南國王制曰卽樂國以肇封既從世襲極眞王而錫命何待次升示殊禮也龍幹上表稱謝貢方物嘉定五年卒子昊昂襲昊昂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爲其壻陳日煚所有李氏自公蘊至昊昂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而國亡淳祐二年詔封日煚安南國王景定三年表乞遜其子詔授日煚檢校太師安南國大王子威晃授安南國王

古城國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眞臘國北至

驩州界至道元年其王遣使來貢表言前進奉使李良莆迴俗蒙聖慈賜臣細馬二匹旗五面銀裝劍五口銀纒槍五條弓弩各五張及箭等戴恩感懼稽首稽首臣生長外國邈遠大邦竊承皇帝聖明威德廣大臣不憚介居海裔遣使入朝皇帝不棄蠻夷小國曲加優賜然臣自爲土長群勢尚卑常時外國頗相侵撓以前民庶如芥隨風星散流離不能自保近蒙皇帝賜臣內閑騏駿及旗幟兵器等隣國聞之知臣荷大國之寵各懼天威不敢謀害今臣一國安寧流民來復若非皇帝天德加護何以至此臣之一國仰望仁聖覆之如天載之如地且自天子之都至臣所居之國涉滄溟不啻數

萬里而所賜之馬及器械等並安全而至皆聖德之所及也自前本國未嘗有旌旗弓矢之賜臣今何幸獨受異恩此蓋天恩廣被壯臣土疆臣雖殞身無以上報兼臣貢使往復賫給備至恩重山嶽不可具陳今特遣專使李波珠副使訶散判官李磨勿等進奉犀角象牙玳瑁龍腦沉香黄熟檀香山得鷄舌枝箭席物非珍奇惟表誠懇臣生居異域幸遇明時不貴外珍惟重良馬儻皇帝念及外國不罪懇求若使介南歸願垂頒賜兼臣本國有流民三百散居南海仰蒙聖旨許令放還今有猶在廣州者本國舊進奉人羅常占見駐廣州乞部本州盡數點集以付常占令造舶船乘使風部領歸國

與得安其生聚以實舊疆至於萬里感恩一心事上臣之志也上遣使詣廣州詢問願還者悉付波珠使還復賜白馬二遂爲常制景德元年遣使來貢詔以良馬介冑戎器賜之四年遣使奉表來朝其詞曰伏惟皇帝陛下出震居尊承恭御極蒼生是念黄屋非心臣生于遐鄙幸襲華風蟻垤蜂房聊爲遂性龍樓鳳闕倘阻觀光自假天威獲全封部隣無侵奪保有舒蘇聖君旣念于賓王微臣敢忘於述職今遣當信臣布蘇參地加等部署土毛遠充歲貢雖表楚茅之禮實深魯酒之憂尋信臣廻日軍容器仗伏願重加賜賚恭爲臣子合告君親服飾車輿威儀斧鉞不敢私制惟望恩頒使還賜

旌旗弓馬何救於臣

[illegible]其厥大中祥符八年遣使波輪訶羅帝來貢訶羅帝上言有弟陶珠項自交州押馴象赴闕今幸得見欲攜以還許之仍賜衣幣裝錢天禧二年遣使羅皮帝加來貢詔賜銀四千七百兩并戎器鞍馬慶曆元年廣東商人邵保見軍賊鄂鄰百餘人在其國轉運司遣使臣二人賫詔書器幣賜占城購鄰至闕下餘黨令就戮之元祐七年其王楊卜麻疊表言身際化外不諳蘇食願得蒲授奉給壯觀小國許之宣和六年進檢校司空懷遠軍節度使封占城國王乾道三年子鄒亞娜鬭掠大食國方物遣人來貢以求封爵爲其國人所訴詔帝之逆不議封七年國人有浮海之吉陽軍者風飄其舟抵

占城其國方與眞臘戰皆乘大象勝負不決閩人教其王當習騎射以勝之王大悅具舟送之吉陽市馬數十匹歸戰大捷明年復來瓊州拒之大掠而歸淳熙二年嚴馬禁不得售外蕃占城歸所掠生口八十三人求通商不許四年占城以舟師襲眞臘傳其國都慶元中眞臘大舉伐占城殺戮殆盡俘其主以歸國遂亡眞臘國有戰象二十萬

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前代未嘗朝貢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遣使施弩使副蒲亞里判官哥心等賫表貢龍腦玳瑁檀香象牙其表不用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長數尺闊寸餘其字細小橫讀之以華言譯之云勃泥國王向打稽首

拜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向打聞有朝廷無路得到昨有商人蒲盧歇船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朝來比詣闍婆國遇猛風破其船不得去此時聞自中國來國人皆大喜即造船船令蒲盧歇導達入朝貢所遣使人只願平善見皇帝每年令人入朝貢其修貢慮風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詔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要留臣本國別無異物乞皇帝勿怪詔館其使于禮賓院優遣之元豐五年其王錫麻啰復遣使貢方物

注輦國東距海西至天竺南至羅蘭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餘里自昔未嘗朝貢大中祥符八年其國主羅茶羅乍遣進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恕判官翁勿防等奉表來貢

三文等以盤奉眞珠碧玻璃升殿布於御坐前降殿再拜譯者導其言願以表遠人慕化之誠其國主表曰臣羅茶羅乍言昨遇舶船商人到本國言鉅宋之有天下也二帝開基聖人繼統封登太嶽禮祀汾陰至德升聞上穹眷命臣昌期獲遇吉語幸聞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欵臣伏聞人君之御統也無遠不臻臣子之推誠也有道則服伏惟皇帝陛下功超邃古道建大中衣裳垂而德合乾坤劍戟銷而範圍區宇神武不殺人文化成廓明明之德以臨御下民懷與與之心以昭祀上帝至仁不傷于行葦大信及於淵魚故得天縱孔彰帝文有赫顯古今未聞之事保家邦大定之基寫念臣微類蘊雞賤如芻狗世居夷落地遠華風虛荷燭幽曾無執贄今者竊聽歌頌普及遐陬恨年屬於桑榆阻躬陳於玉帛剜滄溟之廣絕在跋涉以維艱是敢傾倒赤心遙瞻丹闕任土作貢同螻蟻之慕膻委質事君比葵藿之向日謹遣專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來貢凡珍珠衫帽各一眞珠二萬一千二百兩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三文等又獻珠六千六百兩香藥三千三百斤初羅茶羅乍既聞商船言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老傳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三文等入貢三文離本國凡一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詔閤門祗候史祐之館伴凡宴賜恩例同龜茲使其年承天節三文等請於

啓聖禪院會僧以祝聖壽明年使回降詔羅茶羅乍賜物甚厚天禧四年又遣使入貢明道二年其王尸離羅茶印陁囉注囉遣使蒲押陁離等以泥金表進眞珠衫帽及眞珠象牙蒲押陁離言數來朝貢而海風破船不達願將上等珠就龍牀脚撒殿頂戴贍禮以申向慕之誠乃奉銀盤升殿跪撒珠於御榻下而退以蒲押陁離爲金紫光祿大夫懷化將軍還國熙寧十年國王地華加羅遣使奇囉囉副使南卑琵打判官麻圖華羅等二十七人來獻豌豆珠麻瑠璃大洗盤白梅花腦錦衣犀牙乳香瓶香薔薇水金蓮花木香阿魏鵬沙丁香使副以眞珠龍腦登陛跪而撒殿既降詔御藥宣勞之以

此乃奸商所爲藤子

爲懷化將軍保順郎將賜衣服器幣賜其王錢八萬一千八百緡銀五萬二千兩

于闐國大中祥符二年黑韓王遣回鶻羅厮溫等以方物來貢厮溫奏曰臣萬里來朝獲見天日願聖人萬歲與遠人作主上詢以道里遠近奏曰涉道一年晝行暮息不知里數昔時道路嘗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闐道路清謐行旅如流願遣使安撫遠俗上曰路遠命使勞費爾國今降詔書汝卽齎往與命使無異也初太平興國中滄州李王貴忽見使者至言急召貴偕行南至河橋驛馬已具卽命乘之騰虛而去頃之駐馬見屋室宏麗使者引貴入見其主者衣衛制度悉如

王者謂貴曰俟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復乘馬凌虛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卽營卒之馬也知州宋煦劾貴太宗釋之天禧初貴自陳年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許之貴至秦州以道遠憚懼俄遇一道士問貴所欲具以告卽命貴閉目少頃令開視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引貴觀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俄頃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永寶州以獻嘉祐八年遣使羅撒溫獻方物詔給其直羅撒溫以賜直少不受請所獻獨峯橐駝詔以遠人別賜錢

五千貫以橐駝還之其後數以方物來獻熙寧以來遠不踰一二歲近則歲再至有所持無表章每賜以金帶器幣來輒羣負私與商賈牟利不售則歸諸外府得善價故其來益多元豐初詔邈表乃聽詣闕四年遣部領阿辛上表稱于闐國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大略云路遠傾心相向前三遣使入貢未回重復數百言董氈使導至熙州譯其辭以聞詔前三輩使人皆已朝見錫賚遣發賜勅書諭之神宗問其使去國歲月所經何國及有無鈔略對曰去國四年道塗居其半歷黃頭回紇青唐惟懼契丹鈔略耳元祐中以其使至無時令熙河間歲一聽至闕八

年請討夏國不許紹聖中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篤又言緬藥家作過別無報效已遣兵攻甘沙肅三州詔厚荅其意知秦州游師雄言于闐大食拂菻等國慕義貢獻萬里以至有司憚於供賚抑留邊方限二歲一進非所以來遠人也乞如舊從之自是訖宣和朝享不絕

高昌國太平興國六年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厮蘭漢遣都督麥索溫來獻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報使雍熙元年王延德等還叙其水程云初自夏州歷玉亭鎭次黃羊平其地產黃羊渡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至部羅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財貨次至茅女喎子族族臨黃河

今倘然

以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橐駝牽木栰而渡次至
蒡女王子開道族入六窠沙沙深二尺馬不能行皆乘橐駝
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至樓子山無居人
行沙磧中以日爲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中則止夕行望
月亦如之次至臥梁劾特族唐回鶻之地次至大蟲太子族
族接契丹界衣尚錦繡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飮之亦醉次至
達于于越王子族次至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
所居之地次至阿墩族經鹽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次
至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多鷗鷺鳧鴈次至托
邊城亦名李僕射城次至小石州次至伊州州將陳氏其先

自唐開元中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勅尚在地有野蠶生苦
參上可爲綿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有礪石剖
之得賓鐵謂之喫鐵石次至益都次至納職城城在大患鬼
魅磧之東南望玉中無貧民絕食者共賑之人多壽考率百
餘歲無夭死時師子王避暑於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
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
而來禮不當拜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
于越相見其禮甚恭師子王邀延德至北庭歷交河州上金
嶺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
至北廷憩高臺寺其王共膳甚豐絜地多馬王及后太子各

養馬放牧平川中彌亘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爲羣莫知其數
北廷川長廣數千里鷹鷂鵰鶻之所生多美草不生花砂鼠
大如𪄢鷙禽捕食之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
其淹久至七月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
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王之兒女親屬皆羅拜受賜
張樂飲宴至暮明日汎舟於池中池四面作樂又明日游佛
寺曰應運大寧之寺北山出硇砂天晴無雲霧山中常有煙
氣涌起至夕光燄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者著木底鞵皮
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
域中多樓臺卉木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銀銅鐵爲器

及攻玉善馬直絹一疋其駑馬充食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
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有契丹使來延德偵知之謂王曰契
丹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八年與其
謝恩使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至京師
回鶻本匈奴之別裔唐以公主下嫁故回鶻稱中朝爲舅中
朝每詔曰外甥五代之後皆因之咸平四年可汗王祿勝遣
樞密使曹萬通來貢萬通言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
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使得縛李繼遷以獻
因詔祿勝曰賊遷凶悖人神所棄卿世濟忠烈義篤舅甥繼
上奏封備陳方略且欲大舉精甲就覆殘妖拓土西陲獻俘

北闕、今更不遣使臣、一切委卿統制、授萬通左神武軍大將
軍、優賜器服、景德四年、遣僧翟來獻馬、奏於京城建佛
寺、祝聖壽、求賜名額、不許、大中祥符元年、夏州萬子軍主領
族兵趨回鶻、回鶻設伏要路、示弱不與鬪、俟其過、奮起擊之、
剿戮殆盡、其生擒者、回鶻驅坐於野、悉以所獲資糧示之曰、
爾輩狐鼠、規求小利、我則不然、盡焚而殺之、唯萬子軍主挺
身走、甘州數與夏州接戰、回紇貢奉多爲夏州鈔奪、宗哥族
感朝廷恩化、遣人援送其使、故頻年得至京師、初回鶻西奔、
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新復州有黑韓
王、皆其後也、天聖元年、夜落隔通順遣使來貢方物、詔封歸

忠保順可汗王、熙寧六年、復來貢、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
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勑李憲擇使聘阿
里骨使諭回鶻、合兵入夏境、憲舉殿直皇甫旦、旦往不得前、
而妄奏功狀、詔逮旦抵罪、宣和中、因入貢、分往陝西諸州貿
易、久留不歸、朝廷慮其習知邊事、往來經夏國、播傳非便、乃
禁之、

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種、至道元年、舶主蒲押陁黎入貢、太宗
問其國俗、云與大秦相鄰、爲其統屬、問其山澤所出、對云惟
犀象香藥、問象以何法取之、云象用象媒誘至漸以大繩羈
縻之、犀則使人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景德五年、
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百三十歲、耳有重輪、貌甚偉
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邏國舶船而來、詔賜錦袍銀帶束帛、
熙寧中、進錢銀助修廣州城、不受、建炎三年、遣使奉寶玉珠
貝入貢、帝謂侍臣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廢、故武備不修、
致金人亂華、不絕如綫、今指數十萬緡以易無用之珠玉、曷
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却之、而優賜以答其意、紹興元年、復遣
使貢文犀象齒、朝廷厚加賜與、而不受其贄、故遠人懷德、貢
賦不絕、

日本本倭奴國、雍熙元年、日本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
而至、獻今王年代紀一卷、奝然衣綠、云姓藤原氏、善隸書而

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國王以王爲姓、傳襲至今
王、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年代紀云、初主號天御中
主、次曰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爲號、至彥瀲尊、凡二十三世、
皆都於筑紫日向宮、彥瀲子、號神武天皇、居太和州橿原宮、
元年甲寅、周僖王時也、至仲哀天皇、今爲鎭國大神、次神功
天皇、女王也、今爲良姬大神、次應神天皇、始得中國文字、今
號八蕃菩薩、有大臣號紀武內、年三百七歲、至用明天皇有
子曰聖德太子、年三歲、聞十人語、同時解之、七歲悟佛法、講
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華、當此土隋開皇中也、至孝德天皇白
雉四年、律師道照求法至中國、從僧玄奘受經律論、唐永徽

門年也傳至守平天皇即今王也畿內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凡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東海道有伊賀等十四州統一百一十六郡東山道有通江等八州統一百二十二郡北六道有陝越等七州統三十郡山陰道有丹波等八州統五十二郡小陽道有播磨等八州統六十九郡南海道有伊紀等六州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等九州統九十三郡又有壹伎對馬多褹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道三島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都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課丁之外不得其詳云太宗召見奝然存撫甚厚賜紫衣館于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道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以爲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也其國多中國典籍奝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一卷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爲軸孝經鄭氏注者越王唐太宗子貞新義記室參軍任希古撰也二年隨台州商人鄭仁德船歸其國仁德還奝然遣弟子嘉因奉表來謝曰奝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㫗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頓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

殺中國人當以中國法治之必作想日本人

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每旨頻降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寓內之瑰奇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千寺以優遊遂蒙題文神筆出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趁來跡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奝然空辭鳳凰之闕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謹遣上足弟子嘉因拜表以聞端拱元年也天聖四年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其後累貢方物而來皆僧也元豐元年其國太宰府牒因使人孫忠還遣僧仲回貢絁二百匹水銀五千兩明州以孫忠乃海商而貢禮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淳熙二年倭船火兒滕太明毆死鄭作詔械太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三年風泊日本舟至明州衆不得食郭人日給錢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國舟至日遣歸

吐蕃唐末衰弱族種分散無復統一自儀渭涇原環慶鎮戎秦州暨於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建隆二年秦州首領尙波于傷殺采造務卒知州高防

捕繫其黨以聞上以吳廷祚代防爲雄武軍節度安輯之以詔書賜尙波于等曰朝廷制置邊防撫寧部落務令安集豈有侵漁蕃者秦州設置三砦止以采取材木供億京師雖在蕃漢之交不妨牧放之利汝等占據木植傷殺軍人近得高防奏汝等見已拘執聽候進止朕以汝等久輸忠順必悔前非特示懷柔各從寬宥已令吳廷祚往申安撫及還舊地所宜共體恩旨仍以錦袍銀帶賜之尙波于等感悅獻伏羌地太平興國三年秦州諸族數來寇畧監軍周承晉會兵擊敗之獲首數十級斬不用命卒于境上太宗詔曰秦州三族等頃慕華風丑求內附俾之安輯咸遂底寧近聞乘蕃育之資

稔寇攘之志致怠大惠來撓邊疆豈朕信之未孚而吏撫之不至並釋縶咎特示威懷今後或更剽刦吏卽捕治寘之于法是年又寇八狼砦巡檢劉崇讓擊敗之梟其帥王泥豬首以狗八年諸種以馬來獻太宗召其酋長對于崇政殿厚加慰撫賜以束帛謂宰相曰吐蕃言語不通衣服異制朕以禽獸畜之自唐室以來頗爲邊患以國家兵力雄盛聊舉偏師便可驅逐數千里外但念其種類蕃息安土重遷倘因攘除必致殺戮所以置於度外存而勿論也咸平元年河西軍歸德將軍折逋游龍鉢來朝獻馬二千餘匹龍鉢四世受朝命爲酋河西軍卽古涼州東至故原州千五百里南至蘭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回平川二千里舊領姑臧神烏番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三有漢民三百戶城周回十五里如鳳形李軌舊治也詔以龍鉢爲安遠大將軍四年鎭戎軍李繼和言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李繼遷請授封爵仍給廩祿詔以爲鹽州防禦使兼靈州都巡檢使西涼使來言六谷分左右廂左廂副使折逋游龍鉢實參羅支戎事詔以龍鉢領宥州刺史其年羅支遣李萬山率兵討賊貽書繼和請師期五年羅支言賊遷送鐵箭誘臣部族已戮一人縶一人聽朝旨詔褒諭之聽自處置十

一月貢馬五千匹詔厚給馬價六年遣蕃官成逋馳騎至鎭戎軍請會兵討賊邊臣疑其詐護送於部署成逋憚逸馬墜崖死上聞歎息曰此泥埋之子族人畏其勇父子皆有戰功詔勑鎭戎官吏仍禮葬之又遣蕃官吳福聖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倔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乃以羅支爲朔方軍節度使賜以鎧甲器幣羅支屢請王師助擊賊議者以西涼去渭州限河路遠不可許上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出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抨禦與官軍合勢亦國家之利詔許之十一月繼遷攻西蕃遂入西涼知州丁惟淸陷沒羅支僞降集六谷諸豪及

鐸督之死史不載

者龍族合擊之、猯遷大敗、中流矢、遁死、遺其甥廝胤完麥獻
捷、又遣其兄邦逋支入奏、欲率部族及回鶻精兵、直抵賀蘭
山討除殘孽、願發大軍援助、詔涇原部署陳興等候羅支兵
發、即率衆赴石門策應、猯遷種落述般嚼及逋吉羅丹二族、
欲圖羅支、因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赴之、爲猯遷種族所殺、
詔贈羅支武威郡王、六谷諸豪立羅支弟廝鐸督爲首領、言
鐸督剛决平恕、上加鐸督朔方軍節度、押蕃落使、鐸督遣其
甥嘶昔來貢、上與趙德明戰鬪功狀、上賜茶綵器幣、以羅支
子失吉爲歸德將軍、鐸督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角安
息香白紫石英等藥凡七十六種、使者感悅而去、加鐸督檢

校太傅、渭州妙娥延家熟嵬等族率三千餘帳、萬七千餘口、
欵塞內附、以首領撒逋渴爲順州刺史、先是諸蕃有鈔劫爲
惡皆經和斷者、恐與時復叛、收其子弟爲質、有禁錮終身者、
上憫而縱之、族帳感恩、皆稽顙自誓不爲邊患、德明謀劫西
凉、襲回鶻、上以六谷甘州素忠順、遣使諭鐸督、令結回鶻爲
備、并賜鐸督及部落有差、大中祥符七年、知秦州張佶欲近
渭置采木場、蕃族鬪之、徙帳去、因鈔劫、佶擊敗之、求和不許、
邊境數擾、乃以曹瑋知州事、瑋招誘蕃族、許納罰首過、既而
至者數千人、納馬六千匹、瑋賞以匹綵、或以爲少、瑋曰、是贖
罪物、敢希利耶、戎族畏服、九月、宗哥唃廝囉羌族至伏羌砦、

瑋擊敗之、逐北二十里、斬馘千餘級、角廝囉、贊普之後、宗哥
僧李立遵、邈川大酋溫逋哥立之爲錢逋、猶贊普也、立遵爲
論逋佐之、論逋者、相也、立遵貪喜殺戮、國人不附、廝囉遂徙
邈川、以溫逋哥爲論逋、有勝兵七萬、與趙德明抗、希望朝廷
恩命、曹瑋言、宜厚廝囉以抳德明、而立遵屢表求贊普、朝議
以贊普戎王也、立遵居廝囉下、不應乎、乃授立遵保順軍節
度使、大中祥符八年、廝囉遣使來貢、詔賜錦袍金帶器幣什
物、凡中金七千兩、他物稱是、其年、廝囉立文法、聚衆數十萬、
請討平夏以自效、上以戎人多詐、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
知秦州兼安撫使以備之、宗哥城東南至永寧九百餘里、東

北至西凉府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
南至河州四百餘里、又東至龕谷五百餘里、西南至青海四
百里、又東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九年、廝囉立遵使人至
秦州求內屬、明道初、授廝囉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逋哥
歸化將軍、逋哥囚廝囉置穽中、出攻不附已者、守穽人出之、
廝囉殺逋哥、徙居青唐、景祐中、元昊侵略其界、兵臨河湟、廝
囉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間元昊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
插幟志其淺處、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而歸、
士視幟爭渡、溺死十八九、所鹵獲甚衆、元昊遂不敢窺其境、
及元昊取西涼府、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廝囉、又得回紇種人

數萬廝囉居鄯州西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鄯州貿賣
以故富強寶元元年加寶順軍節度使元昊反詔廝囉背擊
之以披其勢賜帛二萬匹廝囉出兵趨西涼西涼有備廝囉
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元昊屢寇邊
仁宗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廝囉渙至廝囉迎導供帳甚厚
介騎士爲先驅引渙至庭廝囉冠紫羅氈冠服金線花袍黃
金帶絲履平揖延坐勞問稱阿舅天子安否其道舊事則數
十二辰屬曰兎年如此馬年如此渙傳詔已廝囉召酋豪大
犒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大功嘉祐三年探羅部阿作等
叛歸諒祚諒祚乘勢攻掠境上廝囉戰敗之獲酋豪六人會

契丹送女妻其少子董氈乃歸治平二年廝囉死第三子董
氈嗣董氈母曰喬氏廝囉三妻喬氏有色居歷精城所部六
七萬人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方董氈少時擇首長子年與董
氈相若者與之遊衣服飲食如一以此能附其衆董氈九歲
廝囉請于朝命爲會州刺史喬氏封太原郡君其二妻皆李
立遵女生瞎氈及磨氈角立遵死李氏寵衰斥爲尼置郭州
瞎氈磨氈角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奔宗哥廝囉不能制
磨氈角因撫有其衆寶元二年賜李氏紫衣磨氈角累奉貢
除思州團練使卒所部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
守乃獻庫廩文籍於廝囉嘉祐三年命欺丁爲順州刺史瞎

氈居龕谷屢通貢授澄州團練使卒子木征嗣木征居河州
嘉祐中王韶經略熙河遣僧智圓往說之因隨以兵焚族帳
傷數獲其妻子熙寧七年木征舉洮河二州降賜姓名趙思
忠歷合州防禦使卒自廝囉死兄弟分立董氈最强獨有河
北之地築保順軍節度使神宗即位進太傅夏人寇環慶董
氈乘虛入其境大克獲賜璽書袍帶獎之元豐四年王師討
夏會其兵董氈遣酋長抹征率三萬人赴黨龍耳江又集六
部兵十二萬約以八月分三路與官軍會封武威郡王夏人
欲與之通好許割所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官爵恩賚一如所
欲董氈拒絕之訓整兵甲以俟入討遣使來告帝召見其使

令歸語董氈盡心守圉每稱其上書情辭忠智雖中國士大
夫存心公家者不過如此帝知邈川不足與夏人抗但欲解
散之使不與交結而已元祐元年卒養子阿里骨本于闐人
董氈病革謂諸酋領曰吾一子已死阿里骨母嘗事我我視
之如子今將以種落付之何如諸酋聽命旣嗣事遣使修貢
元祐元年授冠軍大將軍檢校司空河西軍節度使寧塞郡
公里骨頗峻刑殺其下不進寧部飭以推廣恩信副朝廷封
立前人付與之意二年里骨使鬼章率衆入寇鬼章就擒檻
送京師赦之里骨奉表謝罪詔許貢奉如故鬼章死詔付其
骨紹聖三年卒子瞎征嗣授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寧塞

稱公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牟欽氈有異志忌瞎征季父
蘇南黨征雄勇多智誣其謀逆瞎征不察而殺之其黨錢羅
結奔河州說王贍以取青唐之策元符二年贍取邈川瞎征
自青唐來降欽氈立木征之子隴拶為主贍至青唐隴拶
出降以邈川為湟州青唐為鄯州二酋雖降然其種人無歸
漢意議者謂不先修邈川以東城障而遽取青唐非計也青
唐有不可守者四自炳靈寺渡河至青唐四百里道險地遠
緩急聲援不相及一也羌若斷橋塞隘我雖有百萬之師倉
卒不能進二也王贍提孤軍以入既無接兵必生他變三也
設遣大軍而青唐宗哥邈川糧食止支一月內地無糧可運

難以久處四也官軍自會州還者皆憔悴衣履穿決器仗不
全羌見之有輕漢心欽氈果與青唐人相結謀奪城山南諸
羌應之贍破斬欽氈青唐圍解夏人十萬攻邈川總管王愍
力戰固守乃退贍棄青唐歸溪巴溫據之朝論并棄邈川謂
瞎征無後隴拶乃木征之子嘛廝囉曾孫於是以隴拶為河
西軍節度使知鄯州封武威郡公兒西蕃都護世世承襲賜
姓名曰趙懷德加瞎征太傅懷遠軍節度使三年懷德及三
妻契丹夏國回鶻公主入見各賜冠服徽宗命輔臣問何以
招致溪巴溫對曰譬如乳牛繫其子即母須來繫其母即子
須來侯至岷州當遣人往論使之歸漢遂與瞎征還湟州溪

須不繫乳牛

巴溫謀取邈川懷德奔河南瞎征求內徙詔居鄧州崇寧元
年卒三年王厚復湟鄯拜懷德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

史緯卷二百八十九

宋史七十二

列傳

蠻夷

西南溪峒諸蠻、皆盤瓠種、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猺人秦再雄、武健多謀、周行逢時、屢立戰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死報效、至州、訓練土兵、得三千人、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猨猱、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傳朝廷懷來之意、

莫不風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雄盡瘁邊圉、湖南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終太祖世、邊境無患、初彭士愁等以溪錦獎三州歸馬氏、立銅柱為界、建隆四年、知溪州彭允林歸順、詔以為溪州刺史、允林卒、以其子師皎代之、乾德三年、珍州刺史田景遷內附、四年、南州內附、五年、以溪州團練使彭允足為濮州都指揮使、溪州都指揮使彭允賢為衛州都指揮使、珍州參軍田思曉為博州都指揮使、允足等溪峒酋豪、據山險、持兩端、故因其入朝、置之內地、賜賚八年、景遷卒、其子彥伊來請命、以為刺史、九年、獎州刺史田處達來貢、太平興國二年、懿州刺史田漢瓊來貢、三年、夷州蠻任朗政等來貢、八年、錦溪敘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言願比內郡、輸租稅、詔長吏察其謠俗情偽、并按視山川地形、圖畫來上、卒不許、淳化二年、知晃州田漢權來請命、以為刺史、又以向通漢為富州刺史、從其請也、荆湖轉運使言、富州向萬通殺皮師勝父子七人、取五藏及首、以祀魔鬼、朝廷以其遠俗、不問、五年、以舒德邪為元州刺史、費祐等州來貢、至道二年、上親祀南郊、富州刺史向通漢上言、聖人郊祀、恩浹天壤、況五溪諸州、連接十洞、控西南夷戎之地、臣州為辰州墻壁、障護五邑、王民安居、臣雖僻處遐荒、洗心事上、伏望陛下、察臣勤王之誠、因茲郊禋、特加真命、詔加通漢檢校司徒、封

河內郡侯、咸平元年、通漢又請定租賦、真宗以荒服不許、古州刺史向通展來獻、五年、天賜州蠻向永豐等來朝、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溪蠻入粟實邊砦、息施萬諸州饋餉之苦、臣觀自昔和戎安邊、未有境外轉糧給我戍兵者、蠻人求鹽、上曰、此常人所需、何不與之、羣蠻感悅、相與盟約、不為寇鈔、負約者衆殺之、且曰、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兵食、自是邊穀有三年之積、益州軍亂、議者恐緣江下峽、令集施黔高溪蠻豪子弟捍之、羣蠻因熟漢路、寇略漢口四百餘人而歸、詔召與盟、令還之、有生蠻違約者、詔遣頭角田承進率衆及州兵擒之、焚其室廬、乃置尖木砦於施州界、以控扼之、自是寇少遂

息大中祥符元年，黔州蠻首領龔行滿等率族二千三百人歸順。溪峒諸蠻獻方物于泰山。四年，安遠、順南、永寧、溯水州蠻首田承曉等來貢。天禧元年，溪州蠻寇掇，遣兵討之，刺史彭儒猛亡入山林，執其子仕漢等，儒猛因順州蠻田彥晏上狀，本路求歸，上特許釋罪。詔辰州通判劉中象召至明灘與歃血要盟，遣之。富州刺史向通漢來朝，上五溪地理圖，願留京師，上嘉之，授檢校太傅、本州防禦使，遣還。通漢再表欲留京師，不允。三年，通漢卒，以其子光憲知州事。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靜、感化、永順州六，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州十一，

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隸焉，謂之誓下。州將承襲，都誓主率群酋合議，子孫若弟姪之當立者具名，移辰州爲保證，申鈐轄司以聞，乃賜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謝。副使校吏聽自補置。仕漢逃歸，誘羣蠻爲亂，儒猛遣子仕端殺之，朝廷嘉其忠，降詔獎諭。五年，儒猛死，以仕端知下溪州。仕端死，命其弟仕義爲刺史。自允林至其孫，五世矣。咸平中，始聽二十州納貢，歲有常賜，有罪則懲之。仕義取其子師寶之妻，師寶忿恚，與其子知龍賜州師寶遁辰州，告仕義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符印，并有其地，貢奉賜予悉專之，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爲亂。至和二年，

知辰州宋守信、轉運使李肅之率兵數千深入討伐，以師寶爲鄉導。兵至，仕義遁入他峒，不可得，俘其孥及銅柱，官軍戰死者過半，守信等坐貶。自是蠻獠數入寇鈔，邊吏不能制，遣三司副使李參、轉運使王綽大出兵臨之，且馳檄招諭。仕義自陳本無反狀，守信等輕信師寶之譖，擅伐無辜，願以二十州舊地復貢奉內屬，歸所獲兵丁五十一人、械甲千八百九事，率蠻衆七百飲血就降，辰州亦還其孥及銅柱。時師寶已死，遣師寶歸知龍賜州。仕義尚驁，據白馬崖下喏溪砌延，諭令歸侵地，不聽。熙寧三年，爲其子師綵所弒。師綵暴虐，其兄師晏殺之，歸喏溪地，納誓表于朝，命師晏爲下溪州刺史。

章惇經制南北江，提點刑獄李平招納誓下州峒，蠻帥晏以其地歸版籍，詔築下溪州城，并置砦於茶灘，城名會溪，砦名黔安，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南江舒氏、梅山蘇氏、誠州楊氏相繼納土，創立城砦，比內地爲王民。南江諸蠻自辰州長沙、邵陽各有溪峒：曰敘，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曰獎，曰錦，曰懿，曰晃，則田氏居之；曰富，曰鶴，曰保順，曰天賜，曰古，則向氏居之。峽州舒光秀刻剝其衆，不附。張翹言南江諸蠻雖有十六州之地，惟富、峽、敘僅有千戶，餘不滿百，土廣無兵，加以薦饑，近向永晤與繡、敘諸州蠻相讐殺，衆苦之，咸思歸化，願先招富、峽二州，俾納土，則餘州

白歸皆可郡縣詔知辰州劉策商度策請如翹言熙寧五年
遣章惇察訪明年向永晤來歸繼而舒光銀降獨田元猛桀
驁難制數侵奪舒向二族地惇遣左侍禁李資將輕兵往招
諭資辰州流人與張翹同獻策者爲宿無謀褻慢夷獠爲懿
州蠻所殺惇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爲治
所又置誠州元祐初傅堯俞王巖叟言沅誠州建以來設官
屯兵布列砦縣募役人調戍兵費鉅萬計公私騷然荊湖兩
路爲之空竭又自廣西融州創開道路達誠州增置潯江等
堡其地無所有湖廣移賦以給一方民不安業願斟酌廢置
朝廷以沅州建置至是十五年蠻情安習但廢誠州爲渠陽

軍元祐初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功生事五溪郡
縣棄而不問崇寧間開邊拓土之議復熾於是安化上三州
及靖州西道各願納土輸貢賦又令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
五十餘峒議者以爲招致熟羌接武請吏竭金帛繒絮以啗
其欲捐高爵厚奉以係其心開辟荒蕪草創城邑張皇事勢
侥倖賞恩入版圖者存虛名充府庫者亾實利不毛之地既
不可耕狠子野心頑冥莫革建築之後西南夷獠交寇而溪
峒子蠻亦復跳梁士卒死於干戈官吏沒於王事肝腦塗地
往往有之以此知納土之議非徒無益乃害之所由生也請
俾帥臣監司條具建築以來財用出入之數商較利病可省

者省可併者併減戍兵漕運則夷狄可撫邊鄙以恩矣詔悉
廢所置新郡慶曆三年桂陽監蠻猺內寇詔發兵擊之蠻猺
居山谷間其山自衡州常寧縣屬于桂陽郴連賀韶四州環
紆千餘里蠻居其中不事賦役謂之猺人初吉州巫黃捉鬼
與其兄弟往來常寧溪峒誘蠻衆販鹽殺官軍逃匿峒中既
招出而殺之徙山下民他處至是遂合五千人出桂陽藍山
縣害巡檢李延祚潭州都監張克明詔提點刑獄楊畋討之
不克命湖南轉運使郭輔之招撫之蠻勢方熾所至殺掠被
害甚衆遣殿中侍御史王綵經制降敕書委知潭州劉沆招
諭沆大發兵臨之降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錄其首領鄧文

志等爲三班奉職五年餘黨唐和等復叛詔湖南安撫司便
宜從事沆檄楊畋等八路進討破桃油平能家源擒斬甚衆
是冬蠻復入寇戰于華陰峒口禮賓副使胡元等死之劉沆
楊畋皆坐黜以劉夔爲安撫使夔言唐和既敗官軍殺將吏
益自疑恐寖爲邊患願以詔書招安就補溪峒首領詔可六
年夔敗唐和於銀江源轉運使周沆指揮李景賢招降賊黨
五十六戶二百五十九人錄其首領令所部拊存之知桂陽
監宋守信奏唐和嘯聚千餘衆爲盜五六年卒未能克者朝
廷不許窮討故也衡州監酒黃士元習溪峒事願得敢戰士
二千引路上丁二百優給金帛使之逐捕并勑开贇等合力

以進彼勢窮必款附部用其策於是大發兵討之賊遁入部州黃茶山由趙峒轉寇英部州依山自保七年唐和遣其子執要領諸官願貸糧米於所保峒中時楊畋復爲湖南鈐轄部起運部州山下與廣南轉運使告諭之使以兵械上官貲其私爲補唐和等五人爲峒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其衆悉降皇祐五年邵州蠻舒光銀自陳有羨之勞願於峒中置中勝州詔可嘉祐三年以施州蠻向永勝所領州爲安定州五年以邵州蠻楊光僣知徽州紹興三年臣僚言武岡軍溪峒舊嘗集人戶爲義保蓋其風土習俗服食器械悉同猺人可爲疆場捍蔽雖曰籍之於官然亦

未嘗遠戍靖康間調之勤王其後湖南盜起征斂百出義保困苦不勝乃客依蠻峒聽其驅役官失其稅蠻獠日強武岡所屬三縣悉爲猺人所有戍禦之實已無而鄉戶弩手之名尙在歲徵及親鄰人戶咨怨乞本路監司詳議以聞六年知鼎州張觷言鼎澧辰沅靖州與溪峒接壤祖宗時嘗置弓弩手得其死力比緣多故遂皆廢闕萬一蠻夷生變將誰與捍禦今雖各出官田募人以補其額率皆豪強遣僮奴冒名中乘時射利無益公家所宜汰去別募溪峒司兵三百人俾加習練足爲守禦給田募人開墾以供軍儲詔荊湖帥司相度帥司言四州營田皆置弓弩手九千一百一十人練習武

事散居邊境鎮撫蠻夷平居則事耕作緩急以備戰守深爲利便靖康初調發應援河東全軍陷沒今辰沅澧靖等州之兵防守窮處蠻夷生變叵測若將四州弓弩手減元額定爲三千五百人辰州置千人沅州置千五百人澧州靖州各置五百人分處要害量給土田訓練以時耕戰並用以所餘閑田募人耕作歲收其租邊防財賦兩得其便可爲經久之計從之乾道元年宜章峒賊李金陷郴州焚桂陽軍州將棄城遁衡州兵救之弗克世忠峒李昂霄率壯丁禦賊民恃以安湖南提舉常平鄭丙發鄂渚軍討平之昂霄補承節郎六年盧陽西撥猺楊添朝寇邊知沅州孫叔傑調兵討之敗績死

者十七八初猺人與省戶交爭殺二人叔傑亟出兵破其十三柵於是猺人相結爲亂諸司請益官兵合討之宰臣虞允文曰蠻夷爲變皆守臣貪功所致今猺人仇視守臣若罷叔傑量遣官軍示以兵威徐與盟誓自可平定帝遣幕行代叔傑遂招降之知武岡軍趙善毅言武岡與湖北廣西隣壤爲極邊之地溪峒七百八十餘所其五溪峒隸臨江縣後改縣爲臨口砦五峒係九犢猺犵生毛髮則操戈相攫砦官不能爲輕重宜復臨口砦爲縣則猺蠻易於制服實邊郡之利也七年知辰州章才邵言靖康多故廢溪縣無守禦犵狑乘隙焚掠後徙縣治於沅陵縣之江口蠻酋田仕羅等遂據其地

溪峒之地曰地平衍者膄多水田爲猺蠻侵掠民皆轉徙田
野荒蕪守禦無遠慮乃以其田給靖州犵狑楊姓者俾佃作
而課其租所獲甚微楊氏專其地將二十年其地當沅靖水
陸之衝一有蠻隙爲害不細宜預爲之備靖康前辰州廂禁
軍一千四百餘人沿邊一十六砦土兵六百餘人其後廂禁
軍止二百一十餘人土兵止一百五人甚至砦官有全無一
兵而徒存虛名者其於邊防豈可不爲深慮請增募軍兵分
屯盧溪等處以防諸蠻庶邊患永消可免異時調遣之費詔
湖北帥臣詳議以聞八年知貴州陳乂言靖州民不服役田
不輸賦其地似若可棄然居蠻夷腹心爲重湖二廣保障實

南服之要區也或控制失宜或金穀匱乏或兵甲不振則蠻
傜乘時竊發勤勞王師朝廷當重守臣之選崇寧初戍兵三
千人建炎以來於都統司或帥司摘兵二千人備屯戍其內
悍者以州縣不能制遂慢守臣反迎猺蠻以撓編民州郡非
自主帥不敢治比得報已晚矣故戍兵敢肆其惡一旦有警
安能爲用宜聽守臣節制帝曰靖隸湖北今仰給廣西何也
對曰靖州本溪峒神宗時建爲誠州元祐間廢尋復爲軍
徽宗朝改名靖州與桂府爲鄰故令廣西給其金穀之費宜
復靖州屯兵聽守臣節制帝從之十年全州上言本州審還
溪峒邊民本非姦惡朝廷禁法非不嚴審特以平居失於防

閑故馴致其亂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其地綿亘郡邑非一
州得專約束故遊民之棄本者商旅之避稅者盜賊之亡命
者往往萃爲淵藪交相誑誘深爲邊患如武岡楊再興桂陽
陳峒相繼爲亂實原於此宜從閑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
諸溪谷山徑間俾湖南北廣西帥臣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歸
號令可行十一年詔禁民毋質猺人田俾能自養以息邊釁
從知沅州王鎮之請也嘉泰三年湖南安撫趙彥勵言湖南
九郡皆接溪峒蠻夷叛服不常深爲邊患宜擇素有知勇爲
猺人所信服者立爲酋長借補小官以鎮撫之五年之間能
立勞効即與正授彼既榮顯其身豈不思自愛以盡忠公家

所謂捐虛名而收實利安邊之上策也帝從其議嘉定二年
李元礪寇江西破龍泉縣都統制趙選戰死初吉州獲峒長
七人繫獄土豪黃從龍爲賊畫策賂吉守李綱縱峒賊遂無
所忌侯押隊領兵戍龍泉元礪用從龍計椎牛釃酒以犒官
軍賊至官軍皆醉狼狽散走寇之初起甚微伺知議論不一
故玩侮官軍方江西力戰則求降湖南湖南戰則求降江西
牽制王師使不得相應援後王居安知豫章擒之七年臣僚
言辰沅靖三州多接溪峒其居內地者謂之省民熟戶山猺
峒丁居其外爲捍蔽初時區處詳密峒丁皆計口給田多寡
闊狹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一夫歲輸租三斗

無他繇役皆樂為用邊陲有警衆庶雲集爭負弩矢前驅出萬死不顧比年防禁日弛山猺峒丁得私售田田之歸於民者卒皆倍稅官資之以為利故謾不加省而山猺峒丁之田仍虛掛版籍責其租稅民不聊生反寄命猺人或導其入寇為害滋甚宜敕湖廣監司俾循舊制庶邊境綏靖遠人獲安也

梅山峒蠻舊不與中國通嘗寇武岡長沙湖南轉運副使范子奇奏蠻恃險為邊患宜臣屬而郡縣之熙寧五年詔章惇招納之於是併開梅山蠻猺爭闢道路以待得其地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砦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

傳子嶺籍其民得主客萬四千八百九戶萬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萬四百三十六畝均定其稅乃築武陽關峽二城詔以山地置新化縣并二城隸邵州

撫水州在宜州南有縣四曰撫水曰京水曰多逢曰古勞一鎮曰北遐唐隸黔南其酋皆蒙姓有上中下三房民則有區廖潘吳四姓大中祥符九年寇宜融州界命曹克明為都巡檢安撫使討之克明大破蠻衆酋帥蒙承貴等面縛自首克明厚加犒賞且數責之皆俯伏謝罪及聞詔旨赦勿殺莫不流涕北望稱萬歲乃歃猫血立誓自言奴山摧倒龍江西流不敢復叛願還虜漢地者七百餘戶詔分置廣西及荊湖州

軍給以田稅承貴請改州縣名以固歸順之意詔以撫水州為安化州撫水縣為歸仁縣京水縣為長寧縣自是閒歲朝貢不復為邊患歸化州與撫水相接崇寧二年其酋蒙光有嘯聚為寇經略司遣將黃忱擊破之大觀二年以三州一鎮戶口六萬一千來歸王和後又有融州屬蠻大丘峒首領楊光僭請內附納之諸蠻族類不一大抵依阻山谷並林木為居椎髻跣足走險如履平地言語侏離衣服斑爛畏鬼神喜淫祀刻木為契不能相君長以財力雄強每忿怒則推刃同氣加兵父子復讐怨不顧死出入腰弓矢匿草中射人得牛酒則釋然矣親戚比隣指授相賣父子別業父貧則質身於

子去會獸無幾其族鑄銅為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同類爭以金銀為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相攻擊鳴鼓以集衆號有鼓者為都老衆推服之唐末諸酋分據其地自為刺史宋興始通中國奉正朔修職貢間有桀驁貪利或犯邊失於撫御往往聚而為寇抄掠邊戶朝廷含獸畜之務在羈縻不深治也熙寧元祐崇寧間廢置不一紹興四年廣南東西路宜諭明橐言平觀二州本王口高峯二砦處廣右西偏昔本無虞崇寧大觀間邊臣啓釁奏請置州拓境深入不毛如平從允孚庭觀溪峒叙樂隆兌十有二州屬之黔南其官吏軍兵請給費用悉由內郡於是騷然莫能支吾致和間朝

觀州本高峯砦又爲富仁監又爲南丹州是三四易也

廷始悟其非罷之或者謂平州爲西南重鎮觀州則控扼諸蠻以故二州獨不廢臣自歷邊郎乞罷二州按觀州初爲宜州富仁監大觀間帥臣王祖道欲招納文蘭州都巡檢劉惟忠謂得文蘭不若取南丹之利因誣知州莫公佞阻文蘭不令納土遂殺公佞改南丹爲觀州命惟忠守之公佞之死人以爲冤其弟公晟結溪峒圖報復連歲攻圍惟忠被傷死以岑利踊代之將官黃忱議增築高峯砦於富仁監側爲觀州聲援遂以高峯砦爲觀州設官吏禁軍土丁千餘人歲費錢一萬二千九百餘貫米八千八百一十七石州無稅租皆仰給鄰郡乘覷經涉險阻[illegible]寇設伏陰發毒矢中人輙死軍

委瑤道路縱然遂州廢昔不可勝計比年戶籍日削民之流離或轉入溪洞公私困弊爲甚平州本王口砦初隸融州亦羈縻州峒也後爲平江州隸黔南政和三年廢邊吏黃忱誣其帥臣乞存平州設官吏禁軍土丁千餘人歲費錢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八貫米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州無租賦轉運司應移桂融象柳之粟以給之靡費甚於觀州守臣到任即奏推恩其子州縣砦佐例得遷官酬賞而稅場互市之利爲守臣逐吏所私獨百姓有征戍轉輸之苦誠爲可惻宜罷平觀二州然倘有可議者觀州初爲富仁監時有銀冶二官取其利有常額宜下經界司責公晟等依熙寧條例施行況

冒[illegible]姓則智高實商人所生忍殺其父蓋

公晟實公佞弟理宜掌州事近雖逃歸未爲蠻族信服察其倚勢不得不倚重中國若乘時撫之彼知恩出朝廷必深感悅詔從其言嘉定十一年臣僚言慶曆間張方平言朝廷每備西北不知備蠻衝突嶺外南鄰交趾勢須經營唐時西備吐蕃其後安南寇擾旋致龐勛之亂國朝每憂契丹元昊而儂智高陷邕州南徼騷動天子爲之旰食豈細故哉臣等比見淮甸閩吏戍日益而廣南城壁摧圮不葺戍兵逃亡殆盡春秋教閱郡無百人雖有鄉兵義丁土丁之名實不足用緩急豈能集事宜於嶺南要地增築城壁籍其民兵歲時練習定賞罰格以示懲勸如此則賞令嚴明守禦完固可息豬蠻

侵掠之患措置十州之民於久安之域矣從之

廣源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產黃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袵善戰鬭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爲首領互相劫掠唐邕管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黃氏納質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悉定自黎氏據安南廣源雖號爲邕管羈縻州其實服役於交趾有儂全福者知儻猶州弟存祿知萬涯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全福殺存祿當道并有其地交趾執全福以歸其妻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年十三歲殺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儂姓與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儂夏卿久之智高與其母出

爲審州討
耶

據儻猶州交阯攻拔之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以雷火
四洞及思浪州益之居四年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皇祐
元年寇邕州明年交阯發兵討之不克廣西轉運使蕭固遣
邕州指使亓贇往刺候贇擅發兵攻智高爲所執問中國虚
實贇爲陳大略說智高內屬乃遣贇還奉表請歲貢朝廷以
其役屬交阯拒之復齎金函書以請知邕州陳珙上聞不報
智高據山澤之利旣不得請遂招納亡命數出敵衣易穀食
言洞中饑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乃與其黨儂
建侯志忠及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等謀入寇一夕焚其巢
穴紿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所焚無以爲生計窮矣當

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死之四年率衆五千沿鬱江東
下破橫山砦遂陷邕州執知州陳珙殺千餘人智高閱軍資
庫得所上金函怒謂珙曰我求一官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
也珙言嘗奏不報索奏草不獲令扶珙出珙惶恐呼萬歲求
自効不聽乃并其屬及廣西都監張立害之立大罵而死智
高僭帝號改年赦境內時天下久安嶺南州縣無備一旦兵
興倉卒不知所爲守將多棄城遁故智高所嚮得志破橫貴
龔潯藤梧封康端九州殺官吏焚府庫進圍廣州守將仲簡
不許民入保城中民皆附智高賊勢益張初魏瓘築州城鑿
井作大弩爲守備計賊作雲梯土山攻城而城堅不壞斷流

水而井飲不竭弩發中輒洞穿智高力屈知英州蘇緘屯兵
邊渡村扼其歸路番禺令蕭注募士丁二千餘人與智高格
鬪焚其戰艦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智高知不可拔圍五十
七日解去蘇淸遠濟江擄婦女作樂而行遇張忠戰于白田
忠死攻賀州不克轉破昭州州山有數大穴可容數千人民
走匿其中智高縱火皆焚死又破賓州復據邕州日夜伐木
治舟楫揚言復趨廣州朝廷命陳曙擊之智高敗曙于金城
驛張忠蔣偕皆死仁宗命狄青爲宣撫使諸將皆受節制五
年正月青及孫沔余靖會兵于賓州官軍士丁合三萬餘人
按軍法誅曙及指揮使袁用等三十一人軍大振於是進兵

青將前陣沔將次陣靖將後陣出其不意以一晝夜絕崑崙
關歸仁鋪智高聞王師絕險而至悉衆來拒執大盾標槍衣
絳衣望之如火青陣少却先鋒孫節死之青麾蕃落騎兵張
左右翼出其後交擊賊衆大敗會日暮智高走邕州夜焚城
遁出合江口入大理國得屍五千三百四十一築爲京觀所
掠生口萬餘人復其業獲僞官黃師宓等五十七人梟其首
收馬牛金帛以鉅萬計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暴踐一方如
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朝廷下赦令除復慰撫瘡痍百
姓始得更生云先是謠言農家種羅家收至是智高僞言所
破果如其言阿儂左江武勒族人有計謀智高攻陷城邑多

川其俗號皇太后性嗜啗小兒肉每殺以供食智高敗
走阿儂保特磨依儂夏卿收殘衆得三千餘人習騎戰復將
人寇宗靖督部吏黃汾等發峒兵掩襲之獲阿儂及智高弟
智光子繼宗繼封檻至京師日給食飲以誘智高或傳智高
死乃棄市既而西川奏智高未死謀寇黎雅州然智高卒不
出莫知其存亡

黎峒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有黎母山黎人居焉舊說五嶺
之南人雜夷獠朱崖環海豪富兼并役屬貧弱婦人服緦緶
績木皮爲布陶土爲釜器用瓠瓢人飲石汁又有椒酒以安
石榴花著甕中即成酒俗呼山嶺爲黎居其間者號曰黎人

弓刀未嘗去手弓以竹爲弦今儋崖萬安皆與黎爲境其服
屬州縣者爲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爲生黎時出與郡人
互市有王氏居化外累世立功邊陲受封爵紹興間瓊山民
許益爲亂王氏之母黃氏撫諭諸峒無敢從亂者封宜人爲
三十六峒都統領黃氏無子請以其女襲封宜人朝廷從之

環州隸宜州羈縻領思恩都亮二縣思恩人區希範狡黠頗
知書嘗舉進士與其叔正辭應募從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
希範擊登聞鼓求錄用事下宜州知州馮伸巳言其妄編管
全州正辭亦自言功不報後希範逃歸與正辭率其族人及
白崖山酋蒙趕謀爲亂會日者石太清至使之筮太清謂當
封侯乃令太清擇日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趕爲帝正辭
爲桂王希範爲令公桂州牧慶曆四年率衆五百破環州焚
其倉聚又破帶溪砦下鎮寧州普義砦有衆一千五百宜州
捉賊李德用擊之斬獲甚衆希範保荔波峒間出抗官軍明
年轉運使杜杞引兵至環州使攝官區曄誘趕等出降殺馬
牛具酒許與之盟置曼陀羅花酒中飲者皆昏醉呼起問勞
至則推仆後廡下以兵守之比暮衆始驚覺後數日復希範
凡誅七十八人餘皆配徙醢希範賜諸溪峒繪其五藏爲圖
傳於世

瀘州烏蠻有二酋領曰晏子曰斧望箇恕晏子距漢地近而

有淯井之阻斧望箇恕接納溪下瀘不過半日二酋浸強大
擅安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皆供其貨熙寧七
年六姓夷自淯井謀入寇命熊本經制之本將蜀兵募土丁
及夷界黔州弩手以毒矢射賊賊驚潰於是山前後長寧等
十郡八姓及武都夷皆內附本上言二酋桀黠不羈晏之則
諸夷未易服遣人說誘招納皆願入貢晏子未及命而死乃
以箇恕知歸來州箇恕之子乞弟晏子之子沙取祿路爲把
截將八年瀘州犍爲阿訛率其黨奔箇恕本檄箇恕斬訛訛
桀黠習知邊境虛實箇恕不殺以州事屬乞弟遂與訛侵諸
部十年羅苟夷犯納溪砦提點刑獄楊珂言納溪去瀘一舍

羅苟去納溪數里、若不加誅、烏蠻觀望、爲害不細、詔瀘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檄乞弟等、掎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囤蠻願納土承賦租、詔罷兵、元豐元年、乞弟合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奏以乞弟襲歸來州刺史、轉運遣楊舜之、召乞弟拜勑、乞弟不出、就賜之、不見、令小蠻取勑以去、喬叙欲與盟、以賄招之、乃來、三年、盟于納溪、蠻以爲畏己、益悖慢、盟五日、遂圍羅箇牟族熟夷、都監王宣往救之、蠻合拒官軍、宣一軍皆沒、存寶統兵萬八千、趨東川、怯懦不敢進、乞弟詐降、存寶信之、遂休兵、詔誅存寶、以林廣代之、熟夷楊光震殺阿訛、廣率光震討乞弟、賊

恐復迸、欵帝以其反覆、督廣進師、廣破樂共城、至斗蒲村、斬首二千五百級、次落婁、乞弟乃降、廣盛陳兵以受之、對語良久、乞弟疑有變、引衆遁、廣兵深入、會雨雪淡旬、次老人山、山形劒立、度黑崖過鵶飛不到山、至歸來州、天大寒、然桂爲薪、軍士寒凍、墮指溜四日、求乞弟不獲、內侍麥文昞至、問廣軍事、廣曰、賊未投首、當待罪、尚何言、文昞出密詔、曰、大兵深入討賊、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乞弟、亦聽班師、軍士皆呼萬歲、師行凡四十日、遂築樂共城、江門砦、梅嶺席帽溪堡、西達淯井、東道納溪、皆控制要害、乞弟既失土、往來諸蠻間、無所依、帝欲招來之、命瀘州司諭許以自新、會死、自是瀘夷震慴、不

復爲邊患、蠻夷原當剿撫並用尚撫决不濟事

史緯卷之二百八十九終

進遼史表

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臣脫脫言竊惟天文莫驗於璣衡人文莫證於簡策人主監天象之休咎則必察乎璣衡之精監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太史之稱然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者吉凶之兆敬怠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述前代之設施大意存勸人君之鑑戒遼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於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善鄰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斂吏課每嚴於芻牧歲饑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罪則脗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遵三歲之制享國二百一十九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有足尙者焉迨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釁隙生讒賊興而根本蹙變強爲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天祚自絕大石苟延國既丘墟史亦蕪茀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辭乏精詳五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記予奪各徇其主傳聞況失其眞我世祖皇帝一視同仁深加愍惻嘗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歲月因循造物有待欽惟皇帝陛下如堯稽古而簡寬容衆若舜好問而濬哲冠倫講經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乎往牒爰治史事斷自宸衷屢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起於是命臣脫脫領都總裁臣鐵睦爾達世臣賀惟一臣張起巖臣歐陽玄臣呂思誠臣揭傒斯爲總裁官臣廉惠山海牙臣王沂臣徐昺臣陳繹曾分撰遼史起至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三月發故府之櫝藏集遐方之覷獻蒐羅剔抉刪潤研覈記志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是非不迷千載之質臣脫脫叨承隆寄幸觀成功載宣日月之光華願効涓埃之補報我朝之議論歸正氣之直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惡者懼所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各著論贊具存體裁隨表以聞上塵天覽下情無任惭懼屏營之至

元順帝促成三史亦一好事

史緯目錄

史緯卷二百九十

遼史一

元瀏陽歐陽玄
清晉江陳允錫　修

本紀

太祖姓耶律氏、名億、字阿保機、契丹人、父德祖、母蕭氏、唐咸通十三年生、室有神光異香、既長身長九尺、目光射人、唐天復元年、痕德菫可汗以太祖爲夷离菫（掌兵馬大官）專征討、破室韋及奚、俘獲甚衆、明年以兵四十萬伐河東河北、攻下九郡、獲生口九萬五千、城龍化州于黃河之南、明年伐女直下之、獲其戶三百、復攻下河東懷遠等軍、畧至薊北、俘獲以還、先是德祖俘奚七千戶、徙饒樂之清河、至是創爲奚迭剌部、分十三縣、遂拜太祖于越（貴官）總知軍國事、明年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遣趙霸率兵數萬來拒、霸至武州、太祖伏勁兵桃山下、遣室韋人牟里詐稱其酋長、約霸兵會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殲其衆、乘勝大破室韋、明年復討黑車子室韋、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請盟、太祖以騎兵七萬會克用於雲州、宴酣、克用借兵伐劉仁恭、太祖許之、易袍馬、約爲兄弟、進兵擊仁恭、拔數州、盡徙其民以歸、明年復擊劉仁恭、還襲山北奚破之、汴州朱全忠遣人浮海奉書幣來

史緯　卷之二百九十　一

聘、十二月、痕德菫可汗殂、郡臣奉遺命立太祖、曷魯等勸進、太祖從之、元年正月即位、北宰相蕭轄剌、南宰相耶律歐里思率羣臣上尊號曰天皇帝、后述律氏曰地皇后、以從弟迭栗底爲迭烈府夷离菫、征黑車子室韋、降其八部、四月、唐梁王朱全忠篡其主自立、遣使來告、劉仁恭爲子守光所囚、其兄平州刺史守奇率衆數千人來降、置之平盧城、二年始置惕隱（宗正）典族屬、以皇弟撒剌爲之、建明王樓、築長城於鎮東海口、三年滄州節度使劉守文爲弟守光所攻、遣人來乞兵、命皇弟舍利素以兵會守文、進至橫海軍破之、守光潰去、詔左僕射韓知古建碑龍化州大廣寺以紀功德、置羊城於炭山之北以通市易、四年以后兄蕭敵魯爲北府宰相、五年上親征西部奚、所向輒下、遂分兵討東部奚平之、於是盡有奚霫之地、東際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次灤河、刻石紀功、復畧地薊州、五月、皇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謀反、安端妻粘睦姑以告、上不忍加誅、乃與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爲誓而赦其罪、出剌葛爲迭剌部夷离菫、封粘睦姑爲晉國夫人、劉守光僭號稱燕、六年正月親征劉守光、師還、七月親征术不姑降之、俘獲以數萬計、命弟剌葛攻平州、十月剌葛破平州、還、復與迭剌、寅底石、安端等反、上還次北阿魯山、聞諸弟以兵阻道、引軍南趨十七濼、翼日次七渡河、諸弟

史緯　卷之二百九十　二

迭剌哥科
迭剌哥今從之

遣人謝罪上許以自新迭剌部以所獲僧崇文等歸西樓延天雄寺以居之七年前次赤水城弟剌葛等乞降上素服乘赭白馬以耶律樂姑轄剌偉阿鉢爲御解兵器肅侍衛以受之因加慰諭剌葛等引退上復遣使撫慰次盈水迭剌哥與安端擁千餘騎而至紿稱入覲上怒曰爾曹始謀逆亂我特恕之使改過自新尚爾反覆將不利於我遂拘之以所部分隸諸軍剌葛引其衆至乙室堇淀具天子旗鼓將自立皇太后陰遣人諭令避去會弭姑乃懷里陽言車駕且至其衆驚潰掠居民北走上以兵追之剌葛遣寅底石引兵趨行宮焚其輜重廬帳縱兵大殺皇后遣蜀古魯來救其黨神速姑劫

西樓焚明王樓上至土河秣馬休兵若不爲意諸將請追之上曰俟其遠遁人各懷土其心必離我軍乘之破之必矣圍月遣輕騎追剌葛至培只河盡獲其輜重生口遣室韋及吐渾酋長分兵伏其前路命廸里古爲先鋒進擊之剌葛率兵逆戰廸里古以輕兵薄之相拒至脯泉乃潰追至柴河自焚車乘廬帳而去前遇伏發合擊大敗之剌葛奔潰獲之於榆河寅底石自剄不死時大軍久出輜重不相屬士卒煑馬駒採野菜以爲食亂耕孳畜道斃者十七八上次阿敦濼以養子涅里思附諸弟叛以鬼箭射殺之其餘黨六千各以輕重論刑獲逆黨二十九人以其妻女賜有功將校十月詔羣臣分決

尚不忍誅
可謂寬矣

獄訟以韓知古錄其事只里姑掌捕亡十一月祠太葉山還次昭烏山省風俗見高年議朝政定禮儀八年于越率懶之子化哥屢蓄姦謀上召父老羣臣正其罪有司所鞫逆黨三百餘人獄既具上賜宴一日隨其平生之好使爲之酒酣或歌或舞或戲射角觝各極其意明日乃以輕重論刑首惡剌葛其次迭剌哥上猶弟之不忍寘法杖而釋之以寅底石安端性本庸懦爲剌葛所使皆釋其罪因謂左右曰諸弟性雖敖黠而自矜有出人之智蓄姦安忍貪黷無厭眤比羣小謀及婦人同惡相濟固危國祚雖欲不敗其可得乎有司上諸帳族與謀逆者三百餘人罪皆棄市上嘆曰致人於死豈朕

所欲若止負朕躬尚可容貸此曹恣行不道殘害忠良塗炭民生剽掠財產民間昔有萬馬今皆徒步有國以來所未嘗有實不得已而誅之十月建開皇殿於明王樓基九年幽州軍校齊行本部曲三千人請降數日亡去幽帥周德威納之詔索之德威語不遜乃議南征神冊元年四月晉幽州節度盧國用來降以爲幽州兵馬留後七月親征突厥吐渾黨項沙陀諸部皆平之俘其酋長及其戶萬五千六百鎧甲兵仗器服九十餘萬寶貨駝馬牛羊不可勝算拔朔州擒節度使李嗣本勒石紀功於青塚南乘勝而東攻蔚新武嬀儒五州斬首萬四千七百餘級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

改武州爲歸化州嬀州爲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討司十二月
收山北八軍二年二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存
矩來降三月攻幽州周德威拒戰於新州東大破之斬首三
萬餘級命統軍阿骨只略燕趙不遇敵而還四月圍幽州望
城中有氣如煙火狀上曰未可攻也班師剌葛與其子賽保
里叛入幽州三年正月以安端爲惕隱命攻雲州及西南諸
部二月城皇都皇弟迭烈哥謀叛事覺知有罪當誅預爲營
[illegible]而諸戚請免上素惡其弟寅底石妻涅里袞乃曰涅里袞
能代其死則從涅里袞自縊壙中遂赦迭剌哥五月詔建孔
子廟佛寺道觀四年二月修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戶實之

改爲東平郡置防禦使八月謁孔子廟命皇后皇太子分謁
寺觀九月征烏古部道聞皇太后不豫一日馳六百里還侍
太后病間復還軍中命皇太子將先鋒軍進擊烏古破之俘
獲生口萬四千二百牛馬車乘廬帳器物二十餘萬自是舉
部來附五年正月始製契丹大字五月有龍見於拽剌山陽
水上上射獲之藏其骨九月皇太子率軍略地雲內天德天
德節度使宋瑤降更其軍曰應天班師宋瑤復叛拔其城擒
宋瑤徙其民於陰山南六年正月以皇弟蘇爲南府宰相五
月詔定法律正班爵命畫前代直臣像爲招諫圖詔長吏四
孟月詢民利病晉新州防禦使王郁以所部內附上率大軍
入居庸關下古北口分兵略檀順安遠三河良鄉望都潞滿
城遂城等十餘城俘其民徙內地王郁率其衆來朝上呼郁
爲子賞賚甚厚徙其衆於潢水之南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
州康默記攻長蘆圍涿州刺史李嗣弼以城降李存勗與定
州王都引兵趨望都遇禿餒軍五千騎圍之存勗力戰不解
李嗣昭引三百騎來救存勗乃得出大戰我軍不利引歸徙
檀順民于東平瀋州天贊元年四月攻薊州拔之擒刺史胡
瓊李存勗圍鎮州張文禮求援命郎君迭烈往擊敗之殺其
將李嗣昭攻石城縣拔之十一月命皇子堯骨爲天下兵馬
大元帥略地薊北二年正月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以

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三月討叛奚胡損獲之射以鬼箭
誅其黨三百人沉塵狗河命堯骨攻幽州節度使符存審遣
人出戰敗之擒其將裴信閏月堯骨下北平五月師還三年
五月徙薊州民實遼州地渤海殺刺史張秀實六月下詔曰
自我國之經營爲羣方之父母憲章斯在胤嗣何憂升降有
期去來在我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未終
兩事戒嚴是迷聞者驚懼莫識其意遂大舉征吐渾黨項阻
卜等部詔皇太子監國大元帥堯骨從行八月次古單于國
登阿里典壓得斯山以麀鹿祭九月次古回鶻城遣南府宰
相蘇攻阻卜略地獻俘詔礱闢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

石紀其功是月破胡母思山諸蕃部十月獵寓樂山獲野獸
數千以充軍食軍十霸離思山遣兵踰流沙拔浮圖城盡取
西鄙諸部十一月獲甘州回鶻都督畢離遏因遣使諭其主
烏母主可汗抵霸室山六百餘里且行且獵日有鮮食軍士
皆給四年二月大元帥堯骨略黨項獻俘四月皇后皇太子
迎謁於札里河回鶻烏母主可汗遣使貢謝五月清暑室韋
北陘九月至自西征十月唐以滅梁來告遣使報聘十一月
幸安國寺飯僧赦京師囚縱五坊鷹鶻十二月詔曰所謂兩
事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讎未雪豈宜安駐乃舉兵親征渤海
皇后皇太子大元帥皆從閏月夜圍扶餘府天顯元年正月

拔扶餘命惕隱安端將萬騎爲先鋒遇大諲譔兵破之圍
忽汗城諲譔素服稾索牽羊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上優禮
而釋之遣近侍康末怛等十三人入城索兵器爲邏卒所害
丁諲譔復叛詔攻其城破之駕幸城中大諲譔請罪馬前詔
以兵衛諲譔及族屬以出祭告天地復還軍中二月安邊鄚
頡南海定理等府及諸道節度刺史來朝慰勞遣之大赦改
元以平渤海遣使報唐復入忽汗城閱府庫物賜從臣將士
及奚部長勃魯恩王郁等有差改渤海國爲東丹忽汗城爲
天福冊皇太子倍爲人皇王以主之以皇弟迭剌爲左大相
渤海老相爲右大相赦其國內殊死以下遣左僕射韓延徽

攻長嶺府幸人皇王宮宴東丹國僚佐頒賜有差班師以大
諲譔舉族行送于皇都西築城以居之盧龍司馬張崇叛奔
唐七月次扶餘府上不豫是夕有大星隕於幄前辛巳平旦
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於行宮有紫黑氣蔽天
是日上崩年五十五即謂丙戌秋初必有歸處至是乃驗皇
后稱制權決軍國事八月延徽攻下長嶺府皇后奉梓宮西
還堯骨奔赴行在人皇王倍繼至九月梓宮至皇都十月盧
龍軍節度使盧國用奔于唐十一月殺夷离堇耶律迭里郎
君耶律匹魯等二年八月葬太祖於祖陵置祖州天城軍節
度使以奉祖陵太祖所崩行宮在扶餘城西南兩河之間後

建升天殿以扶餘爲黃龍府云贊曰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爲
審吉國其可知者蓋自奇首云奇首生都菴山徙潢河之濱
傳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屬刻木爲契穴地爲牢讓阻午而
不自立雅里曾孫耨里是爲肅祖肅祖生薩剌德嘗與黃室
韋挑戰矢貫數札是爲懿祖懿祖生勻德始教民稼穡善畜牧
國以殷富是爲玄祖玄祖生撒剌的始置鐵冶教民鼓鑄是
爲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爲契丹遙輦氏夷离堇執政柄德
祖弟述瀾北征于厥室韋南略易定奚霫始興板築置城邑
教民種桑麻習織組已有廣土衆民之志而太祖遂受可汗
之禪東征西討如折枯拉朽東自海西至流沙北絕大漠威

仲萬里歷年二百豈一日之故哉剌葛安端之亂太祖貸其
死而復用之非有人君之度能乎
太宗名德光小字堯骨太祖第二子天贊元年授天下兵馬
大元帥詔統六軍南徇地明年下平州獲趙思溫次幽州符
存審拒戰大破之從太祖破于厥里諸部定河壖黨項下山
西諸鎮收回鶻平渤海東西萬里所向皆有功太祖崩皇后
攝軍國事明年十一月人皇王倍率羣臣請於后曰皇子大
元帥勳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后從之壬戌即位三年唐義
武軍節度使王都以定州來歸唐主討之使來乞援命鐵剌
往救之唐兵大集鐵剌請益師命涅里袞查剌赴之唐兵執

定州鐵剌死之涅里袞查剌等被執上甚悔之十一月自將
伐唐唐主遣使來聘上次杏堝唐使至遂班師升東平郡爲
南京四年詔皇弟李胡帥師趣雲中討郡縣之未附者五年
李胡拔寰州冊皇弟李胡爲壽昌皇太子兼天下兵馬大元
帥十一月人皇王浮海適唐七年八月捕鵝于涂柳湖風雨
暴至舟覆溺死者六十餘人九年八月自將南伐拽剌解里
手接飛鴈上異之以祭天地九月拔河陰十月畧地靈丘十
一月陽城降十年正月皇后殂二月宰相涅里袞謀南奔事
覺誅之十一月幸弘福寺爲皇后飯僧見觀音畫像乃大聖
皇帝及人皇王所施顧左右曰昔與父兄聚觀於此歲時未

幾今我獨來悲嘆不已乃自製文題於壁以極追感之意讀
者悲之十一年唐河東節度使石敬塘爲其主所討遣趙瑩
求救八月自將以援敬塘九月入雁門次忻州至太原唐將
高行周符彥卿以兵來拒遂陳于太原及戰佯却唐將張敬
達楊光遠陳于西未成列以兵薄之行周彥卿爲伏兵所斷
首尾不相救敬達光遠大敗斬首數萬級敬達走保晉安寨
敬塘率官屬來見封敬塘爲晉王遂圍晉安分遣精兵守其
要害以絕援兵之路李從珂遣趙延壽以兵二萬屯團柏谷
范延廣以兵二萬屯遼州幽州節度使趙德鈞以兵萬餘由
上黨趍其子延壽軍合勢知有備皆逗遛不進從珂將精騎

三萬出次河橋覘將諸軍自知不救但日酣飲悲歌而已上
召敬塘諭之曰吾三千里舉兵遠來一戰而勝殆天意也觀
汝雄偉弘大宜受玆南土世爲我藩輔十一月冊敬塘爲大
晉皇帝閏月楊光遠安審琦殺敬達以降上聞敬達至死不
變謂左右曰爲人臣當如此命以禮葬之趙德鈞等諸援兵
將遁詔夜發兵追擊諸軍自相蹂踐擠于川谷者不可勝紀
德鈞父子率衆降次潞州晉帝辭歸上與宴飲酒酣執手約
爲父子命廸离畢將五千騎送入洛臨別謂之曰朕留此候
事定乃還耳晉帝至河陽李從珂窮蹙召人皇王倍同死不
從遣人殺之乃舉族自焚十二月師還會同元年晉遣守司

空焉道左散騎常侍韋勳來上皇太后尊號左僕射劉煦右諫議大夫盧重上皇帝尊號大赦改元晉遣趙瑩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嬀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來獻詔以皇都爲上京府曰臨潢升幽州爲南京南京爲東京加晉馮道守太傅劉煦守太保餘官各有差二年正月以受晉冊遣使報南唐詣太祖廟賜內外羣臣及在京民南唐遣使來貢以所貢物賜羣臣以南王府二剌史貪蠹各杖一百選羣臣爲民所愛者代之晉遣使貢歲幣三十萬疋三年至燕備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閤禮幸留守趙延壽別墅晉遣使請行南郊禮許之邊將奏破吐谷渾詔止誅其首惡餘並釋之

詔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詔燕京建涼殿四年詔有司編始祖奇首可汗事迹振武軍節度副使趙崇逐節度使耶律畫里以朔州附晉命宣徽使褭古只以兵圍其城拔之褭古只戰沒上怒命誅城中丁壯五年六月晉主敬塘殂子重貴立遣使往晉弔祭皇太后不豫上侍湯藥必親嘗幸菩薩堂飯僧五萬人晉遣金吾衛大將軍梁言判四方館事朱崇節來謝書稱孫不稱臣遣客省使喬榮讓之景延廣曰先帝聖朝所立今主我國自冊爲鄰爲孫則可奉表稱臣則不可榮還奏之上始有南伐之意八月晉復襄州六年晉遣其子延煦來朝冬十一月上京留守耶律迪輦得晉諜知有二心十二月如南京議伐晉命趙延壽趙延昭安端解里由滄恒易定分道而進大軍繼之七年正月趙延壽趙延照率前鋒五萬騎次任丘安端入雁門圍忻代趙延壽圍貝州軍校邵珂開門納遼兵太守吳巒投井死次元城授延壽魏博節度使封魏王遣兵攻黎陽晉張彥澤來拒晉遣使來修舊好詔割河北諸州及遣桑維翰景延廣來議二月攻博州剌史周儒以城降晉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密道遼師自馬家口濟河周儒引麻荅營于河東攻鄆州北津以應光遠遼軍圍晉別將於戚城晉主自將救之遼師解去晉遣李守貞等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至馬家口麻荅分兵屯河西渡

未巳晉兵薄之遼軍不利趙延壽言晉諸軍沿河置柵皆畏怯不敢戰若率大兵直抵澶淵晉必可取將晉高行周在戚城命延壽延昭以數萬騎出行周右上以精兵出其左戰至暮上以勁騎突其中軍晉軍不能戰會諜者言晉軍東面數少沿河城柵不固乃急擊其東偏衆奔潰縱兵追擊大敗之五月耶律拔里得破德州擒刺史尹居璠七月晉遣侯暉奉表乞和留暉不遣十一月詔徵諸道兵南伐閏月圍恒州下其九縣八年春正月分兵攻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晉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兵悉陳於安陽水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千騎來覘遼軍至鄴遇遼軍數萬且戰且卻至

榆林店遼軍繼至遇與彥超力戰百餘合馬斃步戰審琦引騎兵踰水救之遼軍乃還二月閏魏晉將杜重威率兵來救拔祁州殺其刺史沈斌晉杜重威李守貞攻泰州趙延壽率前鋒薄城重威守貞引兵遁追至陽城大敗之圍晉兵于白團衛村晉兵下鹿角爲營是夕大風命鐵鷂軍下馬拔其鹿角奮短兵入擊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晉軍大呼曰都招討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張彥澤藥元福皇甫遇出兵大戰諸將繼至遼軍却數百步風益甚晝晦如夜符彥卿以萬騎橫擊遼軍步卒並進遼軍不利上乘奚車退十餘里晉兵追急獲一橐駝乘之乃歸晉兵保定州夏四月還次南京九月

大赤山宴從臣問軍國要務對曰軍國之務愛民爲本民富則兵足兵足則國强上以爲然還上京九年八月自將南伐趙延壽與晉張彥澤戰于定州敗之進圍鎮州晉遣精兵斷河橋徐兵退保武强南院大王迪輦分兵由瀛州間道以進杜重威遣其將梁漢璋率衆拒戰大敗之殺漢璋杜重威張彥澤引兵據中渡橋趙延壽以步卒前擊高彥溫以騎兵乘之追奔逐北殭屍數萬斬其將王清宋彥筠墮水死重威等退保中渡寨義武軍節度使李殷以城降遂進兵夾滹沱而營去中渡寨三里命耶律朔骨里趙延壽分兵圍之夜則列騎環守晝則出兵抄掠自將騎卒夜渡河出其後破欒城分

遣將士據其要害下令軍中預備軍食三日不得舉烟火但獲晉人即黥面縱之諸餽運見者皆棄而走晉兵內外隔絕食盡勢窮十二月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率所部二十萬衆來降上擁數萬騎臨大阜立馬以受之授重威鄴都留守守貞天平軍節度使餘皆領舊職分降卒之半付重威半以隸趙延壽命御史大夫解里監軍傅住兒張彥澤持詔入汴諭晉帝母李氏以安其意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先來留騎兵千人守魏自率大軍而南解里等至汴晉帝重貴素服拜命與母李氏奉表請罪初重貴絕和好維翰數諫之不從至是彥澤縊維翰紿言自經死詔收瘞之復其田園第宅彥澤遷重

貴及其母妻於開封府署以控鶴指揮使李榮督兵衛之丙午次赤岡重貴舉族出封丘門稾索牽羊以待上不忍臨視命改館封禪寺晉百官縞衣紗帽俯伏待罪上曰其主負恩其臣何罪命領職如故安叔千出班獨立上曰汝邢州之請朕所不忘加鎮國軍節度使叔千在邢嘗密請內附也將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詔以牙籌數其罪凡八繫送都道自殺大同元年春正月朔備法駕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賀以樞密副使劉敏權知開封府殺秦繼旻李彥紳及鄭州防禦使楊承勲以其弟承信爲平盧軍節度使初楊光遠在青州求內附其子承勲殺判官丘濤及弟承祚歸於晉故誅之以張

河不行三
兩行二

彥澤縱兵大掠斬於市降重貴爲檢校太尉封負義侯以張礪爲平章事晉李崧爲樞密使馮道爲太傅和凝翰林學士趙瑩太子太保劉煦守太保馮玉太子少保遣趙瑩馮玉將三百騎送負義侯及其母李氏太妃安氏妻馮氏弟重睿子延煦延寶等于黃龍府安置二月建國號大遼大赦改元升鎮州爲中京以趙延壽爲大丞相兼政事令樞密使中京留守中外官僚將士爵賞有差晉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自立爲帝國號漢詔以耿崇美爲昭義軍節度使高唐英昭德軍節度使崔延勳河陽軍節度使分據要地三月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晉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技百工圖籍曆

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官縣鹵簿法物及鎧仗悉送上京磁州帥梁暉以相州降漢命高唐英討之四月輟發汴州以馮道李崧等從行次赤岡夜有聲如雷起於御幄大星隕於旗鼓前濟黎陽渡謂侍臣曰朕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括民財二也不遣諸節度還鎮三也皇太弟遣使問軍前事上報曰初以兵二十萬降杜重威張彥澤下鎮州及入汴視其官屬具員者省之當其才者任之司屬雖存官吏廢墮猶雛飛之後徒有空巢久經離亂一至於此所在盜賊屯結土功不息餽餉非時民不堪命河東尚未歸命西路酋帥亦相黨附夙夜以思制之之術惟推心庶僚和協軍情

夾

撫綏百姓三者而已今所歸順凡七十六處得戶一百九萬百一十八非汴州炎熱水土難居止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且改鎮州爲中京以備巡幸欲伐河東姑俟別圖其概如此次高邑不豫丁丑崩于欒城年四十六是日祖州有騎十餘獵于州西五十里大山中見太宗乘白馬獨追白狐射之一發而斃忽不見但獲狐與矢太宗崩日也後於其地建廟論曰太宗覽群臣之言報皇弟之書近於秦誓之能悔過矣

世宗名阮小字兀欲人皇王長子太宗愛之如子從伐晉大同元年封永康王四月太宗崩於欒城戊寅梓宮次鎮陽即位於柩前次定州命天德朔古解里等護梓宮先赴上京太

后聞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六月次南京五院夷离堇安端詳穩劉哥遣人馳報請爲前鋒至泰德泉遇李胡軍戰敗之上遣郎君勤德等詣李胡軍諭解圍七月次潢河太后李胡整兵拒於橫渡相持數日用屋質之說各罷兵趨上京既而聞太后李胡復有異謀遷之于祖州誅司徒劃設及楚補里改元天祿元年追諡皇考曰讓國皇帝以安端主東丹國二年春正月天德蕭翰劉哥盆都等謀反誅天德杖蕭翰遷劉哥於邊罰盆都使轄戛斯國漢主劉知遠殂子承祐立冬十月南京留守魏王趙延壽卒三年正月蕭翰及公主阿不里謀反翰伏誅阿不里瘐死獄中九月召群臣議南伐

十月、遣諸將率兵狗地鄴都、南宮、堂陽、殺深州刺史史萬山、四年二月、恭寧王察割來朝、留侍、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內丘、東鹿等城、大獲而還、五年正月、漢郭威弑其主自立、國號周、漢劉崇自立於太原、六月、劉崇爲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求封冊、遣燕王牒蠟、樞密使高勳、冊爲大漢皇帝、南唐遣將洪來乞舉兵應援、九月、自將南伐、次歸化州祥古山、癸亥、祭讓國皇帝於行宮、羣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弑、年三十四、諭日世宗、納唐九昔印、議南伐、既乏持重、復乖周防、蓋有致禍之道矣、

穆宗名璟、太宗長子、世宗遇害、逆臣察割等伏誅、九月丁卯、

即位、改元應曆、漢、周、南唐各遣使來弔、二年正月、南唐遣庫里甲萬、周太尉忽古質謀逆、伏誅、國舅政事令蕭眉古得、宣政殿學士李澣謀南奔、事覺、誅眉古得、杖李澣而釋之、漢爲周所侵、遣使求援、命中臺省右相高模翰赴之、命孔媧六昌舂因爲夾莆堇、秋七月、政事令婁國、林牙敵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謀亂、伏誅、明王安端薨、六月、應天皇太后崩、李胡子宛、郎君嵇幹謀反、辭逮太平王罨撒葛、林牙華割、華割、嵇幹伏誅、宛、罨撒葛皆釋之、四年正月、周主威殂、養子柴榮立、二月、周攻漢、命政事令耶律敵祿、南院大王撻烈援之、撻烈敗周將符彥卿於忻口、五年十一月、漢主崇殂、子承鈞嗣、四月、女巫肖古上延年藥方、用男子膽和之、殺人甚多、上覺其妄、射殺之、十二月、詔大臣曰、朕或肆怒刑及無辜、卿等切諫、無或面從、八年、周陷束城縣、九年四月、周來侵、以蕭思溫爲都總管擊之、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五月、陷瀛、莫二州、如南京、周兵退、六月、周主榮殂、子宗訓立、王子敵烈、前宣徽使海思及蕭達干等謀反、十年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廢周自立、國號宋、漢以宋兵圍石州來告、遣大同軍節度使阿剌往援、秋七月、宋兵陷石州、政事令耶律壽遠、太保楚阿不等謀反、伏誅、八月、以鎮茵石發覘擊殺近侍古哥、十月、李胡子喜隱謀反、辭連李胡、下獄死、十一年二月、釋喜隱、司徒烏

里只子迭剌哥誣告其父謀反、復詐乘傳及殺行人、以其父請杖而釋之、十三年正月、晝夜酣飲九日、宋欲城益津關、命南京留守高勳以兵擾之、殺獸人海里、三月、殺鹿人彌里吉、梟其首以示掌鹿者、六月、近侍傷獐、杖殺之、殺獐人霞馬、幸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後返、九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飲于野、次終夕、乃罷、明日、以酒脯祭天地、終夜酣飲、十一月、獵、飲于虞人之家、凡四日、十二月、殺彘人曷主、十四年二月、支解鹿人沒荅、海里等七人、五月、射舐鹻鹿于白鷹山、至于浹旬、六月、獵于玉山、竟月忘返、九月、黃室韋叛、以掌鹿矧思代斡里爲閘撒狘、賜金帶、所隸死罪以下得專之、十一月、日

殺其妻亦奇

南至室韋且自是晝寢夜飲殺近侍小六十二月烏古叛
詳穩僧隱與戰敗績死之十五年正月以雅里斯爲都統合
諸部兵討之二月以獲鴨除鷹坊刺面腰斬之刑復其徭役
烏古殺其長窣離底餘衆降復叛三月近侍東兒進匕箸不
時手刃刺之大黄室韋酋長寅尼吉叛五坊人四十戸叛入
烏古虞人沙剌迭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而死四月小
黄室韋叛雅里斯擊之爲室韋所敗以禿里爲都統率禁騎
進討室韋長寅尼吉以入敵烈六月敵烈降十月常思與烏
古戰敗之十二月以近侍喜哥私歸殺其妻殺近侍隨魯十
六年正月朔被酒不受賀微行市中賜酒家銀絹殺近侍白

海及家僕彩福押剌葛樞密使門吏老古撻馬失魯五月以
旱泛舟于池禱雨不雨捨舟立水中而禱乃雨七月[illegible]
曰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標識令民勿犯違以死論九月[illegible]
[illegible]以經旬有二日乃罷殺狼人褭里十二月幸[illegible]人
[illegible]幸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第宴飲連日賜金盂
[illegible]馬百疋左右授官者甚衆十七年正月林牙[illegible]
郎君耶律賢適討烏古還帝執其手賜卮酒賜雅里斯[illegible]酒
以辱之夏四月殺鷹人敵魯射柳祈雨以水沃羣臣五月殺
鹿人札葛六月支解雉人壽哥念古殺鹿人四十四人九月
朔飲於黑山赤山至于月終十月殺酒人粹你十一月殺近

侍[illegible]殺豕人阿不禮曷魯木里者温里括殺鹿人唐果直
哥撻烈十二月手殺饔人海里醢之十八年正月朔宴于宮
中不受賀觀燈于市以銀百兩市酒命羣臣亦市酒縱飲三
夕二月幸五坊使霞實里家宴飲達旦三月造大酒器刻爲
鹿文名曰鹿甒貯酒以祭天殺鶻人胡特魯近侍化葛監囚
海里仍剉海里之尸四月殺鵰人抄里只上與政事令蕭排
押南京留守高勳太師昭古劉承訓等酣飲連日夜殺鹿人
頗德腊哥陶瑰札不哥蘇古涅雛保䚕古特敵荅等六月殺
[illegible]人[illegible]女爲殿前都點檢夷腊葛請神帳曲赦京畿囚得牝
大於醫奚中七月漢主承鈞殂子繼元立九月殺詳穩八剌

拽剌痕篤等四人宋欲襲河東諭南院大王撻烈豫爲之備
上獵[illegible]鹿歿者呼一鹿至命夷腊葛射應弦而踣上大悦
賜金銀各百兩名馬百疋及黑山東抹真數十里之地冬十
月宋圍太原詔撻烈爲兵馬總管發諸道兵救之十二月殺
酒人搭烈葛十九年正月與羣臣爲葉格戲醉中驟加左右
官後詔太尉化哥曰朕醉中處事有乖無得曲從酒解可復
奏自立春飲至月終不聽政三月殺前導末及益剌剉其屍
棄之己巳如懷州獵獲熊歡飲方醉馳還行宮是夜近侍小
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弒年三十九
景宗名賢世宗第二子察割之亂帝甫四歲穆宗即位養永

與宮院長穆宗酗酒怠政帝一日與韓匡嗣語及時事耶律賢適止之帝悟不復言應曆十九年二月入見穆宗曰吾兒已成人可付以政俄穆宗遇弒帝率飛龍使女里侍中蕭思溫南院樞密使高勳甲騎千人馳赴黎明至行在羣臣勸進遂即位於柩前大赦改元保寧以殿前都點檢耶律夷獵右皮室詳穩蕭烏里宿衛不嚴斬之三月入上京太平王罨撒葛亾入沙沱夷离畢粘木袞以附罨撒葛伏誅罨撒葛入朝進封齊王立貴妃蕭氏爲皇后二年盜殺北院樞密使蕭思溫九月得國舅蕭海只及海里殺蕭思溫狀伏誅流其弟神覩于黃龍府三年四月世宗妃啜里及蒲哥厭魅賜死追冊

兒吼爲皇太子諡莊聖四年齊王罨撒葛薨追冊爲皇太叔十二月詔內外官上封事五年正月惕隱休哥伐黨項破之二月近侍實魯里誤觸神纛法死杖之女直侵邊殺都監達里迭撻剌幹里魯驅掠邊民牛馬十一月始得逆黨小哥花哥辛古等誅之六年三月宋遣使請和命侍中耶律昌朮與宋議和夏四月宋王喜隱坐謀反廢以沙門昭敏爲三京諸道僧尼都總管加兼侍中七年正月宋遣使來賀漢雁門節度使劉繼文來朝七月黃龍府衛將燕頗殺都監張琚以叛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討之燕頗敗於治河走保兀惹城軍還八年二月諭史館學士書皇后言亦稱朕著爲定式三月遣

五使廉問四方鰥寡孤獨貧乏者振之七月寧王只沒妻安只伏誅只沒除名女直襲歸州五寨剽掠而去漢爲宋人所侵遣使求援命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敵烈赴之十一月宋主匡胤殂其弟炅立遣使來告遣蕭只古馬哲賀宋即位漢以宋掠其軍儲乞賜糧爲助九年正月女直遣使來貢詔以粟二十萬斛助漢七月助漢戰馬十年九月平王隆先子陳哥謀害其父車裂以徇乾亨元年正月遣撻馬長壽使宋問伐劉繼元之故宋言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舊不然則戰二月漢以宋兵壓境遣使乞援詔都統耶律沙赴之耶律沙與宋戰於白馬嶺不利冀王敵烈及節度使

都敏等死之士卒死傷甚衆五月宋兵至河東漢與戰不利劉繼文來奔六月劉繼元降宋漢亾封劉繼文爲彭城郡王宋主來侵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合擊之戰于沙河失利宋主圍南京秋七月沙等及宋兵戰于高粱河少却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乘驢車遁去擊宋餘軍所殺甚衆獲兵仗器甲不可勝計九月以韓匡嗣爲都統耶律沙爲監軍率兵南伐命大同軍節度使善補領山西兵分道以進冬十月韓匡嗣與宋兵戰於滿城敗績太保劉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之詔數韓匡嗣五罪赦之十一月南院樞密使郭襲上書諫畋獵上納之冬至赦改元乾亨六

古來帝王鑒以聖人在天子位未有諸聖者遂人也賢之所笑不自知耳僞安也既不許察聖矣又以二人爲娴何也

月、喜隱復謀反、囚于祖州、上南伐、次固安、固瓦橋關、十一月、宋兵夜襲營、節度使蕭幹及詳穩耶律痕德戰却之、休哥收宋兵於瓦橋東、宋兵陳於水南、休哥涉水擊破之、追至莫州、殺傷甚衆、班師、五月、上京漢軍亂、劫立喜隱不克、立其子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留禮壽伏誅、四月、自將南伐、至滿城、戰不利、守太尉奚瓦里中流矢死、統軍使善補爲伏兵所圍、樞密使斜軫救免、五月、班師、七月、賜喜隱死、九月、幸雲州、獵于祥古山、帝不豫、壬子、次焦山、崩於行在、年三十五、在位十三年、遺詔梁王隆緒嗣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論曰、景宗任人不疑、信賞必罰、若可與有爲也、而竭國之力以助河東、

破軍殺將、無救滅亡、雖取償於宋、得不酬失、知匡嗣之罪、數而不罰、善郭襲之諫、納而不用、沙門昭敏、以左道亂德、寵以侍中、不亦惑乎、

聖宗名隆緒、景宗長子、景宗崩、九月癸丑卽位、時年十二、皇后攝政、統和元年、渤海撻馬解里以受先帝厚恩乞殉葬、不許、涿州刺史安吉奏宋築城河北、詔留守休哥撓之、勿令就功、蕭項使遼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擊破之、二月、葬景宗於乾陵、以近幸朗、掌飲伶人撻魯爲殉、上與皇太后爲書附上大行、八月、上與斜軫於太后前易弓矢鞍馬、約以爲友、上將征高麗、親閱東京留守耶律末只所總兵馬、命宣徽使蒲領、

林牙肯德將兵東討、賜旗鼓及銀符、十二月、勅諸刑辟已結正、來遣而有冤者、聽詣臺訴、然萬負[illegible]便溪、三月、割離部請今後詳穩止從本部選授、上[illegible]在得人、豈得以所部爲限、不允、六月朔、皇太后[illegible]、十一月、耶律速撒討阻卜、殺其酋長撻剌于、三年八月、以遼澤沮洳、罷征高麗、命耶律斜軫爲都統討女直、閏九月、行次海上、速撒請俘掠木不姑諸部、上曰、諸部於國無惡、何故俘掠、徒生事耳、不允、四年、斜軫上討女直所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及諸物、二月、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以爲定難軍節度使、三月、宋遣曹彬由雄州道、田重進飛狐道、潘美雁門道來侵、岐溝涿

州、固安、新城皆陷、詔宣徽使蒲領馳赴燕南、與休哥議軍事、分遣使者徵諸部兵益休哥以擊之、遣東京留守耶律抹只以大軍繼進、以親征告陵廟山川、統軍使耶律頗德敗宋軍於固安、休哥絕其糧餉、擒將吏、獲馬牛器仗甚衆、寰州刺史趙彥章以城附于宋、宋兵入涿州、義順軍節度副使趙希贊以朔州附于宋、遼軍與宋田重進戰于飛狐、不利、蔚州防禦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贇、馬軍指揮使何萬通陷焉、以耶律斜軫爲山西都統、以副休哥、彰國軍節度使艾正以應州附于宋、武定軍都指揮使呂行德等以飛狐附于宋、步軍都指揮使穆超以靈丘附于宋、四月朔、次南京西南面招討使韓

人多從而
備考作何
如見宋行
射鬼箭際

德威以捷報宋潘美陷雲州休哥復以捷報上以酒脯祭天
地率羣臣賀皇太后敵軍引退奚王籌寧等以兵追躡勝之
宋將曹彬米信北渡拒馬河與休哥對壘挑戰南北列營長
六七里時上次涿州東五十里休哥敗宋軍蔚州都押衙李
存璋許彥欽殺節度使蕭啜里以城附于宋復涿州告天地
圍固安城破之五月遼師與曹彬米信戰于岐溝關大敗之
追至拒馬河溺死者不可勝紀餘衆奔高陽又爲遼師衝擊
死者數萬棄戈甲若丘陵班師還以所俘宋人射鬼箭道詳
穩排亞赴應朔二州與招討韓德威禦宋兵在山西者斜軫
復蔚州斬首二萬餘級乘勝攻下靈丘飛狐御元和殿大宴

從軍將校封休哥爲宋國王加有功將校爵賞有差六月復
寰州七月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以殺敵多詔上京開龍寺
建佛事一月飯僧萬人宋守雲應諸州將聞繼業死皆棄城
遁復山西今年租賦九月納皇后蕭氏十一月南伐皇太后
親閱輜重兵甲以休哥爲先鋒都統時宋軍屯滹沱橋北軍
亂射之宋軍退進焚其橋泰州節度使盧補古與宋人戰不
利十二月休哥敗宋軍於望都宰相安寧率大軍與宋將劉
廷讓李敬元戰於莫州敗之擒宋將賀令圖楊重進詳穩捷
烈哥宮使蕭打里死之楊團城守將以城降拔馮母鎮大縱
俘掠邢州降拔深州以不即降誅守將以下縱兵大掠李繼

遷欵塞願婚詔以節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義成公主下嫁
賜馬三千匹五年正月破束城縣縱兵大掠次文安遣人諭
降不聽擊破之盡殺其丁壯俘其老幼上還南京六年胡里
室橫突韓德讓墮馬皇太后怒殺之皇太后幸韓德讓帳厚
加賞賚命從臣分朋雙陸以盡歡九月南伐次涿州射帛書
諭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之城破宋軍退斜軫等追擊大
敗之十一月上駐長城口督大軍四面進攻宋軍潰圍出城
遁斜軫招之不降上與韓德讓邀擊之殺獲殆盡攻滿城拔
之下祁州拔新樂宋軍出益津關耶君姚委擊走之是歲詔
開貢舉一人及第七年正月班師破易州刺史劉墀降幸易

州御五花樓撫諭士庶三月宋進士十七人挈家來歸命有
司考其中第者補官上好擊毬諫議大夫馬得臣諫上嘉納
之燕京奏宋兵至邊時暑未敢與戰俟彼動則進擊退則班
師從之以太師柘母迎合撻之八年李繼遷大敗宋軍遣使
來獻俘封繼遷爲夏國王九年閏月遣翰林承旨邢抱朴等
分決諸道滯獄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封西平王十二
月夏國王李繼遷潛附于宋遣招討使韓德威持詔諭之繼
遷託故不出十年正月禁喪葬殺馬及埋甲冑金銀器玩十
二月以東京留守蕭恒德伐高麗十一年三月高麗王治奉
表請罪詔取女直鴨淥江東數百里地賜之六月大雨桑乾

撻凜秀幾
宜其後敗

羊河溢居庸關西害禾稼殆盡奉聖南京居民廬舍多墊溺十二年正月朔漷陰鎮水漂溺三十餘村詔疏舊渠耶律昻舍等謀叛伏誅霸州民李在宥百三十有三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二月免南京被水戶租賦六月可汗州刺史賈俊進新曆八月詔皇太妃領西北路兵撫定西邊以蕭撻凜督其軍事宋遣使求和不許詔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具以名聞詔郡邑貢明經茂材異等官宋俘衛德升等六人高麗進妓樂郅之宋人浮海賂女直女直來告十三年三月武清縣百餘人入宋境剽掠命誅之還其所獲人畜財物五月北南乙室三府請括富民馬以

備軍需不許詔許昌平懷柔等縣諸人請業荒地詔修山澤祠宇先哲廟貌以時祀之以南京太學生員寖多賜莊一區冬十月置義倉十四年正月蠲三京及諸州稅賦以宣徽使阿沒里家奴閻貴爲豐州刺史高麗王治乞婚許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恒德女嫁之撻凜誘叛酋阿魯敦等六十人斬之十五年募民耕灤州荒地免其租賦宋主炅殂子恒嗣立皇太妃獻西邊捷五月敵烈八部殺詳穩以叛蕭撻凜追擊獲部族之半十六年四月罷民輸官俸給自內帑十七年七月以伐宋詔諭諸道九月南伐十月攻遂城不克遣蕭繼遠攻狼山鎮石砦破之次瀛州與宋軍戰擒其將康昭裔獲兵仗

器甲無算進攻樂壽縣拔之次遂城敵衆臨水以拒縱騎兵突之殺戮殆盡十八年正月還南京三月皇后蕭氏以罪降爲貴妃賜大丞相韓德讓名德昌四月冊蕭氏爲齊天皇后十月南伐與宋兵戰於遂城敗之次滿城以泥淖班師二十年二月女直遣其子來朝三月遣北府宰相蕭繼遠南伐四月敗宋兵於泰門高麗遣使來獻本國地里圖十二月奚王府五帳六節度獻七金山土河川地二十一年三月詔修日曆官毋書細事耶律奴瓜獲宋將王繼忠于望都二十二年閏月南伐次固安與宋兵戰于唐興大破之軍于望都攻瀛州不克下祁州十一月東京留守蕭排押獲宋魏府官吏田

逵吉郭守榮常顯劉綽等以獻南院大王善補奏宋遣人遺王繼忠弓矢請求和詔繼忠與使會許和攻破德清軍次澶淵蕭撻凜中伏弩死攻破通利軍宋遣崇儀副使曹利用請和遣飛龍使韓杞持書報聘宋復遣曹利用來遣監門衞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往報宋遣李繼昌請和以太后爲叔母願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許之遣閤門使丁振持書報聘是月班師皇太后賜大丞相齊王韓德昌姓耶律徙王晉二十三年十月宋歲幣至後爲常二十四年五月幽皇太妃胡輦于懷州囚夫人夷懶于南京餘黨皆生瘞之二十五年六月賜皇太妃胡輦死二十六年十二月西北路招討使蕭圖

王討甘州回鶻降其王耶剌里二十七年四月駐蹕中京營建宮室十二月南幸皇太后崩於行宮二十八年賜大丞相耶律德昌名曰隆運賜宅及陪葬地五月蕭圖玉伐甘州回鶻破肅州盡俘其民詔修土隗口故城以實之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弒其君誦立誦從兄詢上謂羣臣曰高麗康肇殺其君誦立詢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罪羣臣皆曰可國舅詳穩蕭敵烈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抏敝年穀不登創痍未復況陛下在諒陰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為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不從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秋八月

自將伐高麗以皇弟楚國王隆祐留守京師女直進良馬萬匹乞從征高麗許之高麗王詢遣使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大軍渡鴨淥江康肇拒戰敗之退保銅州高麗王詢奉表乞降羣臣皆謂宜納積慶宮使耶律瑤質曰詢始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耳許之恐墮奸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已而詢果遁肇康復出戰耶律敵魯擒肇追殺數十里銅霍貴寧等州降詢遣使上表請朝許之遣左僕射高正率騎兵千人迓之以馬保佑為開京留守遣太子太師乙凜將騎兵一千送之高正館於路高麗將卓思正圍之高正見勢不敵與麾下將士突圍出思正殺使者韓喜孫等遣乙凜擊之思

正奔西京圍之五日不克駐蹕城西上悔輕發釋高正罪高麗禮部郎中渤海陀失來降遣排押盆奴等攻開京遇高麗兵敗之詢棄城遁去遂焚開京至清江而還二十九年正月班師所降諸城復叛至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仗多遺棄霽乃得渡三月以知南院樞密使事耶抱質年老詔乘小車入朝開泰元年四月高麗遣蔡忠順來乞稱臣如舊詔詢親朝以裴玄感耶詳知禮部貢舉放進士史簡等十九人及第進士康文昭張素臣鄭玄逵坐論知貢舉玄感祥私曲秘書省正字李萬上書辭涉怨訕皆杖而徒之高麗王詢遣田拱之奉表稱病不能朝詔復取六州地前遼州

錄事張庭美六世同居儀坤州劉興亂四世同居各給復三年北部太師阿里底因部民之怨殺本部節度使霸暗屠其家以叛阻卜執阿里底以獻沿邊諸郡皆叛詔諸道水蓄儀州言居民本新羅所遷未習文字請設學以教之詔可二年民質男女者起來年正月日計傭錢十文價盡遣還其家歸正月以馬氏為麗儀耿氏淑儀白氏昭儀李氏順儀艾氏芳儀孫氏和儀西南招討使斜軫奏黨項諸部叛者皆遁黃河北模赧山其不叛者曷黨烏迷兩部因據其地今復西遷詰之則曰逐水草不早圖之後恐為患又聞前後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納詔遣使問西遷之意若歸故地則就加撫諭不

谷上怒詔西夏李德昭今黨項叛我欲西伐爾當東擊妙失犄角之勢十月詳穩張馬留獻女直人知高麗事者上問之曰臣三年前爲高麗所虜爲郎官故知之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砦廣如開京旁州所貢珍異皆積於此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大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行由前路取曷蘇館女直北直渡鴨淥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可取而有也上納之三年六月詔國舅詳穩蕭敵烈東京留守耶律團不等討高麗造浮梁于鴨淥江城保宣義定遠等州七月詔政事省樞密院酒間授官釋罪明日復奏九月八部敵烈殺詳穩稍瓦叛四年詔耶律世良討迪烈四月蕭敵烈等伐

高麗還世良大破八部迪烈部侍御撒剌奏論代行執于之而世良討烏古破之初世良討迪烈于厥朝議內徙其衆于厥安土重遷遂叛世良懲之再破迪烈輒殲其丁壯渡曷董河進擊餘黨斥候不謹勃括聚兵稠林中擊遼軍不備遼軍小却結陣河曲勃括乘夜來襲翌日遼後軍至勃括與于厥皆遁世良追之勃括阻險少休遼軍不亟掩之勃括輕騎遁夫獲其輜重及于厥之衆併遷所獲轄麥里部人城臚朐河上以居之五月命耶律世良蕭屈烈總兵伐高麗六月以麻都骨有世勲易衣馬以爲好自八月射鹿至于九月復建獵于有栢碎石太保嚮應松山凡九日與夷离畢蕭榮寧定

府路之遼刑獄宜擇不可不察官關之所災變若此可不察乎

交契以重君臣之好五年正月世良屈烈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数萬級盡獲其輜重師次南海軍世良卒于軍三月諸道獄空黨項烈可來降六年二月以公主賽哥殺無罪婢駙馬蕭圖玉不能齊家降公主爲縣主削圖玉同平章事禁命婦再醮五月命都統蕭合卓伐高麗六月德妃蕭氏賜死葬兒兒山西大風起塚上晝暝大雷電霖雨踰月七月遣隱部尚書劉京等分路按察刑獄合卓攻高麗興化軍不克還師十月南京路饑輓雲應朔弘等州粟振之七年二月烏古部節度使蕭普達討叛命敵烈滅之吐蕃王并里尊奏凡朝貢乞假道夏國從之品打魯瑰部節度使勃魯里至鼻

灑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久乃墮數里外勃魯里幸免一酒壺在地獨不移詔都統蕭排押副統蕭虛列都監耶律八哥伐高麗十二月排押與高麗戰于茶陀二河不利天雲右皮室二軍沒溺者衆詳穩阿果達高清明海里客省使酌古等皆死之八年八月遣郎君曷不式率諸部兵會大軍討高麗十二月高麗王詢遣使乞貢方物詔納之九年五月耶律資忠使高麗還王詢表請稱藩納貢歸所留王人只剌里只剌里在高麗六年忠節不屈以爲林牙郎君老使沙州還詔釋宿累國家舊使遠國多用犯徒罪而有才畧者使還除其罪西南招討奏黨項部有宋岸

族歲貢不時常有他意宜遣使督之詔曰邊鄙小族歲有常貢邊臣徵斂無度彼懷懼不能自達第遣清慎官將示以恩信自然效順太平元年四月女直三十部酋長請各以其子詣闕祗候詔與其父俱來受約冊皇子梁王宗眞為皇太子二年三月宋主恒殂子禎嗣位遣都點檢耶律僧隱充宋祭奠使為宋主飯三京僧地震雲應二州屋摧地陷嵬白山裂數百步泉湧成流五年三月如長春河魚兒濼有聲如雷其水一夕越沙岡四十里別為一陂十一月幸內果園宴京民聚觀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昱等一十四人為太子校書郎韓欒等五十八人為崇文館校書郎十二月燕民以年穀豐熟車駕臨幸爭以土物來獻上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飲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遊上亦微行觀之六年二月城混同江疎木河之間黃龍府請建堡障三烽臺十詔以農隙築之五月遣西北路招討使蕭惠將兵伐甘州回鶻蕭惠攻甘州不克師還自是阻卜諸部皆叛遼軍與戰為所敗監軍涅里姑國舅帳太保曷不呂死之詔惕隱耶律洪古林牙化哥將兵討之七年十月詔諸帳院庶孽並從其母論貴賤八年正月黨項侵邊破之詔州縣長吏勸農阻卜長分右來降九年八月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囚留守駙馬都尉蕭孝先及南陽公主殺戶部使韓紹勳副使王嘉四捷軍都指揮使蕭頗得遂僭位國號興遼年為天慶初東京之地自神冊來附未有榷酤鹽麴之法關市之征亦甚寬弛馮延休韓紹勳相繼以燕地之法繩之民不堪命燕京仍歲大饑王嘉獻計造船使民諳海事者漕粟以振燕民水路艱險多覆沒嘉鞭楚搒掠民怨思亂故延琳乘之殺紹勳嘉以快其衆延琳將舉事與副留守王道平謀道平夜棄家踰城走至行在告變上徵諸道兵進討國舅詳穩蕭匹敵治其地延琳先率兵據其要害絕其西渡之計渤海太保夏行美戍保州延琳馳書使圖統帥耶律蒲古行美以告蒲古遂殺渤海兵八百人斷其東路延琳知兩路皆不附乃西攻瀋州

節度使蕭王六初至其副張傑聲言欲降故不急攻及知其詐已有備攻之不克而還時南北女直皆從延琳高麗亦稽其貢及諸道兵次第至延琳嬰城固守十月以都統蕭孝穆副統蕭匹敵都監蕭蒲奴討之十年三月孝穆去城四面各五里許築堡以圍之駙馬延寧與其妹穴地遁去惟公主崔八在後為守陴者覺而止八月賊將楊詳世送款夜開南門納遼軍擒延琳渤海平十一年正月朔如混同江二月如長春河三月上不豫夏五月大雨水諸河橫流皆失故道六月駐蹕大福河之北己卯帝崩于行宮年六十一在位四十九年論曰聖宗幼沖嗣位宋人二道來攻親御甲冑一舉而復

燕雲再舉而蹶河朔不亦偉歟既而後心一啓佳兵不祥東
有夵陁之敗西有甘州之喪此狃於常勝之過也然其踐阼
五十年理寬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死事之子孫振諸
部之貧乏責迎合不忠之罪却高麗女樂之歸遼之諸主令
名者其唯聖宗乎
興宗名宗眞聖宗長子母元妃蕭氏上始生齊天皇后取養
之太平元年冊爲皇太子六月己卯聖宗崩卽位於柩前尊
母元妃蕭氏爲皇太后大赦改元景福皇太后賜駙馬蕭鉏
不里蕭匹敵死圖場都太師女直著骨里右祇候郎君蕭延
留等七人皆棄市籍其家遷齊天皇后于上京七月朔皇太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　　壹

后率皇族大臨于太平殿上名晉王蕭普古等飲博夜分乃
罷明日擊鞠後上謁大行皇帝御容哀慟久之上謁神主帳
時奧隈蕭氏始入宮亦命拜之焚弧矢鞍勒于菆塗殿十一
月出大行服御玩好焚之縱五坊鷹鶻皇太后聽政帝不親
庶務群臣表請不從以興平公主下嫁夏國王李德昭子元
昊重熙元年正月朔皇太后御正殿受帝與群臣朝皇太后
誣齊天皇后以罪遣人卽上京行弒三年二月耶律大師奴
有侍礎祿恩詔入屬籍四月皇太后還政于上躬守慶陵七
月朔上始親政四年三月立皇后蕭氏五年四月幸后弟蕭
無曲第曲水泛觴賦詩上與大臣分朋擊鞠七月錄囚耶律

把八哥其弟韓哥謀殺巳有司奏當反坐臨刑其弟泣訴乞
貸其死上憫而從之九月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賦詩試進
士于廷賜馮立趙徽四十九人進士第以馮立爲右補闕趙
徽以下皆爲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大宴六年七月北南樞
密院獄空以皇太弟重元生子曲赦死罪以下七年四月興
平公主薨公主與李元昊不睦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
詰[illegible]十二月[illegible]十人于東京令與近臣角勝
上臨觀之南面侍御壯骨里詐取女直貢物罪死上以有吏
[illegible]流之八年七月謁慶陵迎皇太后還京十一月詔有
[illegible]北院處事失平者禁錮劉皇太后召僧論佛法十一月女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　　弎

直使邊發黃龍府鐵驪軍拒之詔諸犯法者不得爲官吏諸
職官非婚祭不得沉酗廢事有治民安邊之略者具以聞十
年九月皇太后射獲熊上進酒爲壽以皇子生肆赦上聞宋
設關河治壕塹恐爲邊患與南北樞密蕭孝穆蕭貫寧謀取
舊割關南十縣地以伐宋詔諭諸道十一年遣蕭英劉六符
使宋取瓦橋以南十縣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
增益兵戍之故八月宋遣富弼奉書來聘乞增歲幣銀絹以
書答之閏月六符進宋誓書歲增銀絹十萬兩疋文書稱貢
送至白溝帝喜宴群臣于昭慶殿十三年四月黨項等部叛
附夏國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西南面招

既道之制
下恩昊之

討都監羅漢奴、詳穩部兵與黨項戰不利、招討使蕭普達、四捷
軍詳穩張佛奴殁于陣、李元昊來援叛黨、詔徵諸道兵會西
南邊討元昊、六月、阻卜酋長烏八執元昊來援使貢邑改來
獻、乞以兵助戰、從之、駐蹕永安山、七月、夏國遣使來朝、以夏
使對不以情、羈之、夏國復遣使來詢以事宜、又不以實對、答
之、九月、會大軍於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樞密院使蕭
惠將先鋒兵西征、十月、李元昊上表謝罪、請收叛黨以獻、從
之、元昊遣使來進方物、詔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軍于河
曲、元昊親率黨項三部來、詔革詰其納叛背盟、元昊伏罪、賜
酒、許以自新、遣之、群臣以大軍既集、宜加討伐、督數路兵掩

襲、殺數十人、駙馬都尉蕭胡覩為夏人所執、元昊以先被執
者來歸、詔所留夏使亦還之、十一月、改雲州為西京、蕭胡覩
自夏歸、十六年二月、詔士庶言事、七月、幸慶州、自是月至于
九月、日射獵于楚不溝、霞列、繫轂、石塔諸山、詔公主行婦禮
于舅姑、十七年二月、詔士庶言國家利便、不得及已事、奴婢
所見、許白其主、不得自陳、夏國王李元昊薨、六月、阻卜獻馬
駝二萬、十八年七月、親征夏國、八月、渡河、夏人遁、師還、九月、
河南道都統蕭惠為夏人所敗、十月、北道都統耶律敵魯古、
率阻卜諸軍至賀蘭山、獲李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屬、遇夏人
三千來戰、殪之、烏古敵烈部都詳穩蕭慈氏奴南克耶律斡

大德養虎
宥

里死焉、十二月、錄囚、有弟從兄為強盜者、兄弟俱無子、特原
其弟、十九年、夏將洼普猥貨乙靈紀等攻金肅城、南面林牙
耶律高家奴破之、殺猥貨乙靈紀、三月、殿前都點檢蕭迭里
得與夏戰于三角川、敗之、命西南招討使蕭蒲奴等帥師伐
夏、蕭蒲奴入夏境、不與敵遇、縱軍俘掠而還、夏國洼普來降、
詔醫卜屠販奴隸及倍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舉進士、夏
國李諒祚遣使上表、乞依舊臣屬、二十年三月、李諒祚母表
乞[illegible]進馬駝牛羊等物、夏國遣使求唐隆鎮及乞罷
[illegible]以詔答之、六月、以所獲李元昊妻及前後所俘夏
人安置蘇州、以伐夏所獲物、遣使遺宋、二十一年、七月、朔、召

北府宰相蕭塔烈葛、南府宰相漢王貼不、南院樞密使蕭革、
知北院樞密使事仁先等、賜坐、論古今治道、詔北南樞密院
日再奏事、以燕趙國王洪基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二十二年、
三月、李諒祚以賜詔許降、遣使來謝、詔大臣曰、朕與宋主約
為兄弟、歡好歲久、欲見其像、可諭來使、二十三年、夏國遣
使來貢、九月、獵、遇三虎、縱犬獲之、幸祕書監、以開泰寺鑄銀
佛像、曲赦在京囚、二十四年、七月、如秋山、次北峪、不豫、八月、
大漸、召燕趙國王洪基、諭以治國之要、大赦、縱五方鷹鶻、焚
釣魚之具、己丑、帝崩于行宮、年四十、遺詔燕趙國王洪基嗣
位、論曰、興宗即位年十有六矣、不能尊母后而尊其母、以致

古有登諫之木。今設謗訕而求直言。無諱。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王取殺不辜。又不能幾諫。使齊天死於弑逆。有虧孝道。惜哉。若夫大行在殯。飲酒博鞠。及聞遺像而哀慟。亦其心之見也。至於申南宋之好。罷西夏之兵。遂節不聳。政治內修。又親策進士。下至士庶。得陳便宜。求治之志切矣。而左右大臣。曾不聞進一賢。言一事。欲庶幾帝王之風。其可得乎。

道宗名洪基。興宗長子。封燕趙國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預朝政。帝沉靜嚴毅。每朝。興宗為之斂容。興宗崩。其日即位於柩前。哀慟不聽政。百僚上表固請。乃許之。詔曰。朕以菲德。託居士民之上。恐智識有不及。群臣有未信。賦斂妄興。賞罰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達上。凡爾士庶。直言無諱。可則

擇用。否亦不以為愆。卿等其體朕意。以皇太弟重元為皇太叔。免拜不名。遣重元安撫南京軍民。改元清寧。大赦。九月。詔非護衛士。不得佩刀入宮。十二月。詔曰。朕以眇沖。獲嗣大位。夙夜憂懼。恐弗克任。欲聞直言。以匡其失。今已數月。未見所以副朕委任股肱耳目之意。其令內外百官。比秩滿。各言一事。仍轉諭所部。無貴賤老幼。皆得直言無諱。詔投謗訕者。受及讀者。皆棄市。皇族十公悖母伏誅。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二年閏月。行東京所鑄錢。南京獄空。罷史官預聞朝議。俾問宰相而後書。遣使分道平賦稅。繕戎器。勸農桑。禁盜賊。以皇太叔重元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十二月。禁職官於部內假貸貿易。太皇太后崩。四年二月。詔諸路鞫死罪。獄雖具。仍令別州縣覆案。無冤。然後決之。稱冤者即具奏。七月。制諸掌內藏庫官盜兩貫以上者。許奴婢告。七年五月。殺東京留守陳王蕭阿剌。九年三月。宋主禎殂。嗣子曙立。七月。如太子山。皇太叔重元與其子楚國王涅魯古。及陳國王陳六。同知北院樞密使事蕭胡覩等凡四百人。誘脅弩手軍犯行宮。南院樞密使許王仁先。知北樞密院事趙王乙辛。南府宰相蕭唐古。北院宣徽使蕭韓家奴等。率宿衛士卒數千人禦之。涅魯古躍馬突出。近侍詳穩渤海阿廝。護衛蘇射殺之。族逆黨家。重元自殺。十年。禁私刊印文字。定吏民衣

服之制。詔求乾文閣所闕經籍。是歲。南京、西京大熟。咸雍元年正月。大赦。冊梁王濬為皇太子。七月。以皇太后射獲熊。賞賚百官有差。十月。幸醫巫閭山。皇太后射獲虎。大宴群臣。令賦詩。二年十二月。僧守志加守司徒。二年。宋主曙殂。子頊嗣位。九月。詔給諸路囚糧。五年三月。阻卜叛。以晉王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領禁軍討之。九月。仁先奏阻卜捷。十一月。五國剖阿里部叛。命蕭素颯討之。六年。御永安殿。放進士趙廷睦等百三十八人。以馬希白詩才敏妙。十吏胥不能給。召試之。十月。五國部長來朝。西北路招討司擒阻卜首長來獻。加圖釋法鈞二僧並守司空。七年。遣使按問五京囚。八月。置佛骨

可笑

于招仙浮圖、罷獵、禁屠殺、詔百官廷議軍國事、是歲春州斗粟六錢、八年二月、北南樞密院言無事可陳、三月、有司奏春泰寧江三州、三千餘人願爲僧尼受具足戒、許之、七月、慶州靳文高八世同居、詔賜爵、九年正月、八石烈敵烈人殺節度使以叛、詔隗烏古部軍分道擊之、十年正月、詔臣庶言得失、大康元年二月、以護衛加鷹坊使耶律楊六爲工部尚書、詔皇太子總領朝政、十一月、皇后被誣賜死、殺伶人趙惟一、高長命、籍其家屬、二年三月、皇太后崩、六月、冊皇后蕭氏、八月、獵、遇鹿失其母、憫之不射、十一月、上欲觀起居注、修注郎不顧、忽突堇等不進、各杖二百、罷之、三年正月、北院樞密使耶

骨肉之親[illegible]

律乙辛奏右護衛太保查剌等告北院樞密副使蕭速撒等謀立皇太子、上以無狀不治、出速撒等三人爲外官、護衛撒撥等六人各鞭百餘、徙于邊部、告謀者重加官賞、六月朔、乙辛令牌印郎君蕭訛都斡誣首嘗預速撒謀、籍其姓名以告、命乙辛及耶律仲禧、蕭余里也等鞫治、杖皇太子、囚之宮中、殺宿直官敵里剌等三人、宣徽使撻不也等二人、始平軍節度使撒剌等十人、遣使殺上京留守撻撒及護衛撒撥等六人、廢皇太子爲庶人、囚之上京、殺東京留守同知耶律回里不及速撒等諸子、遣使按五京諸道獄、十一月、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遣人盜殺庶人濬于上京、四年七月、諸路飯僧尼三

予

可笑

十六萬、五年三月、以宰相仁傑獲頭鵝、加侍中、六年正月、耶律乙辛出知興中府、三月、封皇孫延禧爲梁王、十二月、豫行正旦禮、如混同江、七年十一月、幸駙馬都尉蕭酬斡第、方飲、宰相梁穎諫曰、天子不可飲人臣家、上卽還宮、耶律乙辛以罪囚于萊州、八年十二月、降皇后爲惠妃、出居乾陵、九年四月、大雪、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閏月、追謚濬爲昭懷太子、十月、耶律乙辛謀亾入宋、伏誅、十一月、進封梁王延禧爲燕國王、大赦、僧善知讎校高麗所進佛經、頒行之、十年正月、命知制誥王師儒、牌印郎君耶律固傅導燕國王、大安元年四月、宋主頊殂、子煦嗣位、十一月、詔比者外

徒寫何益

官因營進、積久而不調、民被其害、今後皆以資給遷轉、二年正月、召翰林學士趙孝嚴、知制誥王師儒講五經大義、五月朔、以牧馬蕃息多至百萬、賞羣牧官以次進階、七月、惠妃母燕國夫人削古以厭魅梁王伏誅、子蕭酬斡除名、置邊郡、九月、出太祖太宗所御鎧仗示燕國王延禧、諭以創業征伐之難、四年正月、以上京南京饑、許良人自鬻、立入粟補官法、五月、命燕國王延禧寫尚書五子之歌、十一月、興中府民張化法以父兄犯盜當死、請代、皆免、七年十月、命燕國王延禧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總北南院樞密使事、八年十月、阻卜磨古斯殺金吾吐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禿里耶律郭

[illegible]敵烈諸部兵討之、九年二月、磨古斯來侵、都監蕭張九與戰、[illegible]多陷沒、十月、磨古斯詣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撻不也[illegible]乘虛來襲、撻不也死之、阻卜烏古札叛、達里底、拔思母並寇倒塌嶺、遣使籍諸路兵、命鄭家奴率兵往援倒塌嶺、以[illegible]耶律禿朶、圍場都管撒八爲西北路行軍都監、阻卜長轄底掠西路羣牧、烏古敵烈統軍使蕭朽哥奏討阻卜捷、十年春正月、烏古札來降、達里底、拔思母二部來侵、四捷[illegible]死之、西南面招討司奏討拔思母捷、排雅僕里[illegible]來降、達里底來侵山北路、副部署蕭阿魯帶[illegible]達里底捷、四月、楊德、前得斯老古得等率所部來附、部[illegible]都統耶律斡特剌、副統耶律禿朶討磨古斯、頗里[illegible]使之、達里底、拔思母來降、敵烈等部來使、統軍[illegible]利、招討司以兵擊破之、敦睦宮太師耶律愛奴及其子死之、禁邊民與蕃部爲婚、阻卜等寇倒塌嶺、盡掠西路羣牧馬去、東北路統軍使耶律石柳以兵追及、獲所掠而還、[illegible]來降、釋其罪、斡特剌破磨古斯、西北路統軍司獲阻卜長拍撒葛蒲魯來獻、十一月、惕德、銅刮、阻卜的烈來降、達里底及拔思母復來侵山北、副部署阿魯帶擊敗之、十二月、三河縣民孫賓及其妻皆百歲、復其家、壽隆元年、正月、拔思母來侵、蕭阿魯帶擊破之、夏四月、斡特剌奏討耶覩刮捷、

二年正月、西南面招討司討拔思母破之、九月、徙烏古敵烈部于烏納水、以扼北邊之衝、三年五月、斡特剌討阻卜破之、六月、詔罷諸路馳驛貢新、六年二月、磔磨古斯于市、宋主煦殂、弟佶嗣位、耶覩刮諸部寇西北路、斡特剌擊敗之、詔燕國王延禧授注大將軍以下官、帝不豫、七年正月朔、力疾御清風殿、受百官及諸國使賀、次日、如混同江、甲戌、上崩于行宮、年七十、遺詔燕國王延禧嗣位、論曰、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菑恤患、粲然可觀、及夫謗訕之令既行、告訐之賞日重、羣邪並興、讒巧競進、賊及骨肉、皇基寖危、衆正淪胥、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歲矣、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徒勤小惠、蔑計大本、倘足與論治哉、

天祚帝名延禧、道宗之孫、道宗崩、奉遺詔、是日即位於柩前、羣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改元乾統、大赦、詔爲耶律乙辛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流放者還之、十月、上皇考昭懷太子諡曰順宗皇帝、皇妣曰貞順皇后、十二月、以楊割爲生女直部節度使、其俗呼爲太師、楊割死、傳兄子烏雅束、雅束死、其弟阿骨打襲、二年四月、誅乙辛黨、徙其子孫於邊、發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閏月、降惠妃爲庶人、十月、蕭海里叛、劫乾州武庫器甲、命北面林牙郝家奴捕之、海里亡入陪朮水阿典部、天慶二年二月、幸混同江

釣魚故事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皆朝行在適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歌舞爲樂至阿骨打但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跋扈若此可託以事誅之奉先曰彼麤人不知禮義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之心假有異志蕞爾小國又何能爲上乃止其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輒官爵九月射獲熊燕羣臣上親御琵琶阿骨打宴歸疑上知其異志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直趙三阿鶻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有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樞密使蕭奉先作常事以聞上仍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三年正

月阿骨打率五百騎突至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于上謂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四月李弘以左道聚衆爲亂支解分示五京初女直起兵以紇石烈部人阿踈不從遣撒改討之阿踈弟狄故保來告詔使勿討不聽阿踈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不發四年秋七月遣侍御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慢語曰若還阿踈朝貢如故不然城未能已詔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以銀术割移烈婁室闍母等爲帥集諸部兵擒遼障鷹官攻寧江州統軍司以聞時上在慶州射鹿聞之畧不介

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蕭撻不也遇女直戰于寧江東敗績十月以蕭嗣先爲都統蕭撻不也爲副發契丹奚軍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崔公義爲都押官邢穎爲副引軍出河店兩軍對壘女直軍潛渡混同江掩擊蕭嗣先軍潰崔公義邢穎等死之其獲免者十有七人蕭奉先懼其弟嗣先獲罪奏東征潰軍所至刼掠若不肆赦恐聚爲患上從之但免官而已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鬭志望風奔潰十一月都統蕭敵里等營于斡鄰濼東爲女直所襲士卒死者甚衆敵里坐免官以耶律斡里朶爲都統蕭乙薛

耶律章奴副之十二月咸賓祥三州及鐵驪兀惹叛入女直乙薛援賓州南軍諸將實婁特烈等往援咸州並爲女直所敗五年正月下詔親征遣僧家奴持書約和斥阿骨打名阿骨打遣賽刺復書若歸叛人阿踈還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耶律斡里朶與女直戰于達魯古城敗績二月饒州渤海古欲反自稱大王三月以蕭謝佛留討之遣耶律張家奴賫書使女直斥其主名責以速降四月蕭謝佛留爲古欲所敗命都統蕭陶蘇斡赴之五月張家奴還阿骨打復書亦斥名諭降以親征諭諸道陶蘇斡獲古欲遣蕭辭剌使女直以書辭不屈見留都統斡里朶與女直戰于白馬濼敗績八月詔

此女直不
從阿骨打
故云順國

中軍都統阿不都監耶律張家奴率番漢兵十萬御營都統
蕭奉先副統耶律章奴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
軍貴族子弟千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護衛軍北出駱駝口
都統蕭胡覩姑副統柴誼將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分道
而進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直九月朔女直陷黃龍府以蕭得
里底出爲都討使辭剌還女直復遣賽剌以書來報若歸叛
人阿疎即班師上不聽粘罕兀朮等以書來上陽爲卑哀之
辭實欲求戰上怒下詔親征有女直作過大軍翦除之語女
直主聚衆剺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
欲自立國今天祚親征奈何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

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耶
律章奴反入上京謀立魏國王淳上遣駙馬蕭昱領兵詣廣
平淀護后妃行宮命小底乙信持書馳報魏國王章奴遣王
妃弟蕭諦里說魏國王王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
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此何也令左右拘之有頃乙信賚
御札至備言章奴事魏國王立斬諦里首以獻單騎詣廣平
淀待罪上遇之如初章奴率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結渤海
羣盜衆至數萬趨廣平淀犯行宮順國女直阿鶻產以三百
騎破之擒其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其妻子配役務院餘皆
釋女直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直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剮

其一百一
[illegible]

其心以獻祖廟支解以徇五路十一月遣駙馬蕭特末林牙
蕭察剌將騎兵五萬步兵四十萬親軍七十萬至駝門十二
月耶律張家奴叛親戰于護步答岡敗績盡亡其輜重錦州
刺史耶律术者叛應張家奴命北面林牙耶律馬哥討張家
奴六年正月朔東京夜有惡少年十餘人乘酒執刃踰垣入
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言軍變請爲備保先出刺殺之
戶部使大公鼎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
捕斬之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蕭保先
嚴酷渤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僭號遣人招
之不從閏月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貴德州守將耶律余覩

以廣州渤海叛附永昌我師擊敗之二月侍御司徒撻不也
討張家奴戰于祖州敗績遣都部署蕭特末率諸將討張家
奴張家奴誘饒州渤海及中京賊侯槩攻陷高州三月副統
酬斡擒侯槩于川州四月親征張家奴敗之饒州渤海平蕭
韓家奴張琳復爲賊所敗女直軍攻下瀋州陷東京擒高永
昌東京族人痕孛鐸剌吳十撻不也道剌酬斡等皆降女直
六月籍諸路兵有雜畜十頭以上者皆從軍魏國王淳進封
秦晉國王爲都元帥十一月副統馬哥攻曷蘇館敗績十二
月封庶人蕭氏爲太皇太妃七年正月女直攻春州東北諸
軍不戰自潰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復下泰州五月

答奇

免部位矣乃下封冊可問

東北面諸將涅里合魯涅哥虛古等棄市命都元帥秦晉王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上自燕至陰涼河置怨軍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者曰乾曰顯又有岩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十二月秦晉王淳遇女直軍戰于蒺藜山敗績女直拔顯州旁近州郡下詔自責諸路募兵女直阿骨打用鐵州楊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楊朴又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遂遣使議和求封冊八年正月遣耶律奴哥使金議和保安軍節度使張崇以雙州降金東路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二月耶律奴哥還金主復書曰能

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三月復遣奴哥使金五月朔奴哥以書來約不踰此月見報復遣奴哥使金要以酌中之議賊安生兒張高兒聚衆二十萬耶律馬哥斬生兒于龍化州高兒入懿州與霍六哥相合金主遣胡突衮與奴哥持書報如前約六月遣奴哥賫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至金霍六哥陷海北州趨義州軍帥回離保擊敗之通棋雙遼四州之民降於金金復遣胡突衮來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如能以兄事朕冊用漢儀可以如約八

月遣奴哥突迭使金議冊禮九月突迭見留遣奴哥還曰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閏月遣奴哥復使金蕭寶訛里等十五人各率戶降金十月奴哥突迭持金書來龍化州張應古等率衆降金十二月議定冊禮遣奴哥使金寧昌軍節度使劉宏以懿州戶三千降金山前諸路大饑乾顯宜錦興中等路斗粟直數縑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九年正月金遣烏林荅贊謨持書來迎冊賊張撒八誘中京射糧軍僭號南面軍帥余覩擒撒八三月朔遣夷离畢蕭習泥烈冊金主爲東懷國皇帝烏林荅贊謨奴哥先以書報五月阻卜補疎只叛執招討使耶律幹里朵都監蕭斜里得死之金遣烏林荅贊謨

來責冊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及冊文有渠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遥芬多戩等語皆非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楊詢卿羅子韋率衆降金九月遣習泥烈楊立忠先持冊藁使金十月耶律陳阿奴等謀反伏誅遣使送烏林荅贊謨持書往十年二月金復遣烏林荅贊謨持書及冊文副本以來仍責乞兵于高麗三月民有羣馬者十取其一給東路軍以金人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復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遂絕四月金師再舉耶律白斯不選精兵三千以濟遼師五月金主親攻上京克外郛留守撻不也出降保大元年正月金人與兵郡縣

所失幾半上有四子長趙王母趙耶容次晉王母文妃次秦王許王皆皇后生晉王賢國人深屬望之皇后兄樞密使蕭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潛圖之文妃姊妹三人長適耶律撻曷里少適余覩一日姊妹俱會軍前奉先誣駙馬蕭昱及余覩等謀立晉王昱撻曷里伏誅文妃賜死獨晉王未忍加罪余覩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入金上遣知奚王府事蕭遐買北府宰相蕭德恭太常袞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四軍太師蕭幹將所部兵追之及諸閒山縣諸將議曰主上信蕭奉先言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覩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余覩他日吾黨皆余覩也不若縱

之還給曰追襲不及奉先見余覩亾恐諸校亦叛勸眾加爵賞以結眾心以遐買為奚王德恭試平章事諦里姑為龍虎衛上將軍和尚奴金吾衛上將軍幹鎮國大將軍二年正月金克中京下澤州上出居庸關至鴛鴦濼余覩引金人奄至蕭奉先曰余覩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自退矣上遂賜晉王死王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人逼行宮上率衛兵五千餘騎幸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以耶律馬哥為都統將兵屯鴛鴦濼金師敗奚王霞末北安州降三月上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羣牧使謨魯斡降金上至

女古底倉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方悟奉先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欲誅汝何益于事恐軍心忿怒褫責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從者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兵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歸並賜死同知殿前點檢事耶律高八率衛士降金偵人蕭和尚牌印郎君耶律哂斯為金師所獲以諸局百工多亾凡匿從不限吏民皆官之詔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處溫聞上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與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集

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溫等請淳受禮淳方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已而從之自稱天錫皇帝肆赦改元降封天祚為湘陰王四月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皆降阿疎為金兵所擒金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遁於訛沙烈時北部謨葛失贐馬駝食羊五月都統馬哥收集散亾會于漚里謹六月淳寢疾聞上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兵五萬騎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南北面大臣議李處溫蕭幹等

秦者天祚子秦王定也湘者降天祚爲湘陰王也

有迎秦拒湘之說、復集蕃漢百官議之、從處溫等者東立、推南面都部署耶律寧西立、處溫等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衆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嘆曰、寧忠臣、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死、衆議立其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迎立天祚次子秦王定爲帝、太后稱制、改元、處溫懼禍、南通童貫、欲挾太后納土于宋、又北通金、欲爲內應、外以援立大功自陳、太后罵曰、誤秦晉國王者、乃汝父子、數其過數十、賜死、臠其子奭、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

爲宰相數月之間所取也、謨葛失以兵來援、爲金人敗於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夏國援兵至、亦爲金所敗、秋七月、上京毛八十率二千戶降金、八月、親遇金軍戰于石輦驛（一作鐸）、敗績、都統蕭特末被執、上會軍于歡撻新查剌、金兵追急、棄輜重以遁、十月、金兵攻蔚州、降、十一月、金兵至奉聖州、遂率衛兵屯于落昆髓、秦晉王淳妻蕭德妃五表于金、求立秦王定、不許、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德妃出古北口、趨天德軍、十二月、金主撫定南京、上由歸巢關出居四部族詳穩之家、三年正月、奚王回离保僭號、命都統馬哥討之、領平州事張毅附于金、金以平州爲南京、以毅

金以和爲遼從以和爲宋從元亦以和爲

人非爲智力後盡蓋時衰之勢異也

謨葛失可罵

知留守事、宜錦乾顯成川豪懿等州皆降于金、上京盧彥倫叛、殺契丹人、二月、興中府降金、歸德軍節度使田顥、隰州刺史杜師回、遷州刺史高永昌、閏州刺史張成皆降金、詳蕭德妃、降淳爲庶人、三月、駐蹕于雲內州南、四月、金兵至居庸關、擒耶律大石、圍輜重于青塚、硬寨太保特母哥竊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許王諸妃公主從臣皆陷沒、梁宋公主特里以歸、金遣人來招、荅以請和、金兵送族屬輜重東行、遣兵邀戰于白水濼、趙王習泥烈被執、上遣牌印郎君謀盧瓦送兎紐金印僞降、遂西遁雲內、駙馬都尉乳奴詣金降、金復以書來招、荅其書、金帥書來、不許和、特母哥挾雅里至、上怒不能盡

救諸子、詰之、五月、夏國王李乾順遣使請臨其國、軍將耶律敵烈等夜劫梁王雅里奔西北部、立以爲帝、上渡河止于金肅軍北、九月、耶律大石自金來歸、十月、上渡河東還居夾山不都、梁王雅里沒、耶律朮烈繼立、四年正月、上趨都統馬哥軍、金人來攻、棄營北遁、馬哥被執、謨葛失來迎、贐馬駝羊、率部人防衛、時侍從乏糧、數日、以衣易羊、至烏古敵烈部、特母哥降金、二月、耶律遙設等謀叛、伏誅、五月、金人驅燕之大家東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順景薊等州與宋、以塞盟、左企弓、康公弼、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入平州、言於留守張毅曰、宰相左企弓等不謀守燕、使吾民流

雖今公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必能使我復歸鄉土設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没漠南公若仗義勤王以圖興復責企弓等之罪而誅之縱舊民歸燕以平州附宋此上策也瑴遂殺左企弓等悉還燕民遣使以州附宋宋建平州爲泰寧軍以瑴爲節度使犒以銀絹數萬瑴奔遠迎金人襲之瑴遂奔宋金克平州遂入宋索宋人殺瑴函其首送金

天祚既得耶律大石兵又得陰山室韋謨葛失兵自謂得天助謀出兵復收燕雲大石林牙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雲中自雲中而播遷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

漢地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不從大石遂殺乙薛及坡里括置北南面官屬自立爲王率所部西去七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東勝寧邊雲内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于奄遏下水兵潰趨山陰八月金主阿骨打死九月建州降金十月耶古牙率衆降金令攻興中府降之十一月從行者舉兵亂北護衛太保朮者舍利詳穩牙不里等擊敗之五年正月党項小斛祿遣人請臨其地上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却之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過雪無糧束具朮者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糧朮者進麨與棗欲憩朮者即跪坐

倚之假寐朮者藉惟齧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授以節度使遂趨黨項以小斛祿爲西南面招討使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完顏婁室所獲八月至金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葬于閭陽縣乾陵傍

耶律淳興宗之孫篤好文學昭懷太子得罪上欲以淳爲嗣後怒耶律白斯不而淳與之善出爲章聖軍節度使天祚即位進王鄭拜南府宰相守南京冬夏入朝寵冠諸王天慶五年東征都監章奴濟鴨子河與淳子阿撒等三百餘人亡歸遣敵里以廢立之謀報淳淳斬敵里進封秦晉

國王拜都元帥賜金券免拜不名許自擇將士乃募燕雲精兵東至錦州隊長武朝彥作亂劫淳淳匿而免收朝彥誅之會金兵至戰于阿里軫斗敗績收亡卒數千人拒之保大二年天祚入夾山奚王回離保林牙耶律大石等引唐靈武故事議立淳淳不從官屬勸進曰主上蒙塵中原擾攘若不立王百姓何歸宜熟計之遂即位百官上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大赦遥降天祚爲湘陰王燕雲平上京中京遼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南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等仍隸天祚封其妻普賢女爲德妃以回離保知北院樞密使事軍旅之事悉委大石以書與金帥斜也曰昔我先世未嘗殘害金國

與天祚紀稍不同

淳乃上其稱可降爲王何說

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強大今忽此施欲絕我宗祀於義何如
也斜也復背曰闍下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國今誰肯為闍
下用者論云主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計亦疎矣遣使報宋
兒歲修結好宋人興兵問罪擊敗之遣使奉表于金乞為附
庸事未決淳病死年六十僞謚宣宗葬香山遺命遙立秦王
定以存社稷德妃為皇太后稱制宋兵來攻戰敗之人心大
統兵勢日振宰相李純等潛納宋兵抱關者被殺翌日攻內
東門禹兵力戰宋軍大潰踰城而走死者相籍五表于金求
立□□不從金兵至德妃奔天德軍見天祚天祚誅之降淳
人為其屬籍　耶律雅里天祚第二子也封梁王保大三

年金師圍青塚衆雅里在軍中太保特母哥挾之出走間道
至陰山聞天祚失利趨雲內雅里馳赴時扈從者千餘人多
于天祚天祚慮特母哥生變欲誅之責以不能全救諸王仗
劍召雅里問曰特母哥教汝何為雅里對曰無他言乃釋之
天祚渡河奔夏隊帥耶律敵烈等劫雅里北走至沙嶺見蛇
繞道而過識者以為不祥衆立雅里為主雅里性寬大惡誅
殺獲亡者笞之而已有自歸者即官之因謂左右曰欲附來
歸不欲則去何須威逼耶烏古部節度使糺哲迭烈部統軍
民不也部監尖里不等率衆來附自是諸部繼至而雅里日
漸荒怠好擊鞠後獵查剌山一日射黃羊四十狼二十一困

說得是

致疾卒年三十　耶律大石太祖八代孫也通遼漢字善騎
射登進士第擢翰林承旨遼以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
歷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
立秦晉王淳為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為太后以守燕及金
兵至德妃歸天祚天祚誅之而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
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
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上無以答賜
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為王率
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牀
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

會威武等七州及大黃室韋等十八部王衆諭曰我祖宗艱
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
使天祚皇帝蒙塵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
力諸蕃翦我仇敵收復疆宇惟爾衆亦有軫我國家憂我社
稷思共救君父濟生民於難者乎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
排甲具器仗明年二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
先遣書回鶻王畢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過卜古罕城
即遣使至甘州詔爾祖烏母主曰汝思故國耶朕即為汝復
之汝不能返耶朕則有之在朕猶在爾也爾祖表謝以為遷
國于此十有餘世軍民皆安土重遷不能復返矣是與爾國

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畢勒哥即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駝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駝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衆兵十萬推忽兒珊來戰兩軍相望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遣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招討副使耶律松山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樞密副使蕭剌阿不招討使耶律木薛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衆攻其中三軍俱進忽兒珊大敗僵屍數十里駐軍尋思干凡三月回回國王來降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爲

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上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朶改元康國三月率七萬騎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樹旗以誓于衆曰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蠭起天下土崩朕率爾衆遠至朔漠期復大業以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申命元帥斡里剌曰今汝其往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擇善水草以立營壘量敵而進毋自取禍敗也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還大石曰皇天弗順命也康國十年歿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子夷列年幼皇后塔不煙稱制在位七年

殺得是

子夷列即位籍民十八歲以上得八萬四千五百戶在位十三年歿廟號仁宗子幼遺詔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與駙馬蕭朶魯不之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駙馬爲東平王殺之駙馬父斡里剌以兵圍其宮射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十四年仁宗次子直魯古立在位三十四年其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擒之而據其位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焉直魯古死遼絶論曰耶律淳在天祚之世歷王大國受賜金券贊拜不名一時恩遇無與爲比當天祚播越以都元帥留守南京獨不可奮大義以激臣民與勤王之師拒金而迎天祚乎乃自取之竄也况忍降天祚哉

大石既帝淳而王天祚矣復歸天祚天祚責以大義乃自立爲王而去之幸藉祖宗餘威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亦可爲難矣然淳與雅里大石之立皆在天祚之世有君而復君之其可乎哉又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畿外席捲河朔樹晉楨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英謀叡略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穆宗殘暴連遘弑逆而神器不搖蓋由祖宗威令足以震疊其民人也聖宗以來內修政治外拓疆宇申固鄰好四境又安維持二百餘年之基有自來矣天祚既丁末運又觖人望崇信姦回自椓國本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叛亾相繼蠭起

土崩瓦解不可復支良可哀也耶律與蕭世爲甥舅義同休戚奉先挾私滅公首𢙢搆難天祚窮蹙始悟奉先誤已不既晚乎淳雅里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也大石苟延彼善於此亦幾何哉大石見天祚有必亾之勢稱帝西域傳九十年自是好漢

史緯卷二百九十終

遼史二

志

營衛

爰自炎帝政衰蚩尤作亂始制干戈以毒天下軒轅氏作賛之涿鹿之阿處則象吻于宮行則懸旋于纛以爲天下萬世戒於是師兵營衛不得不設矣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綏服之中外奮武衛內揆文教守在四夷營衛之設以備非常而已并營以衆勢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寇賊姦宄乘隙而作營衛之設以爲常其勢然也有遼始大設制尤密居有宮衞謂之斡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鎭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爲務閑暇則以畋漁爲生無日不營無在不衛立國規模莫重於此

宮衛　遼國之法天子踐位置宮衛分州縣析部族設官府籍戶口備兵馬崩則扈從后妃宮帳以奉陵寢有調發則丁壯從戎事老弱居守凡諸宮衛人丁四十萬八千騎軍十萬一千著帳釋宥沒入隨時增損無常額

行營　周官土圭之法日東景朝多風日北景長多寒天地之間風氣異宜人生其間各適其便王者因三才而節制之

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爲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爲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爲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春捺鉢曰鴨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縱鷹鶻捕鵝鴈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堝多榆柳杏林皇帝至侍御於濼周圍相去五七步排立皇帝于上風望之有鵝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鵝驚騰起左右

圍騎皆舉幟麾之五坊擎進海東青鶻拜授皇帝放之鶻擒鵝墜勢力不加排立者舉錐刺鵝取腦以飼鶻救鶻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鵝薦廟羣臣各獻酒舉樂更相酬酢致賀皆插鵝毛于首以爲樂賜從人酒遍散其毛弋獵網釣春盡乃還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山道宗每歲先幸黑山拜聖宗陵賞金蓮乃幸子河避暑吐兒山在黑水東北三百里黑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子河在吐兒山東北三百里懷州西山有清涼殿亦行幸避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月中旬乃去秋捺鉢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布濼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旣集而射之謂之舐鹹鹿又名

西二十餘里南北十餘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其地饒沙冬月稍暖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兼受宋及諸國禮貢皇帝牙帳以槍爲硬寨用毛繩連繫每槍下黑氈傘一以庇衛士風雪槍外小氈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爲禁圍南有省方殿殿北約二

里曰壽寧殿皆木柱竹榱以氈爲蓋彩繪韜柱錦爲壁衣加緋繡額以黃布繡龍爲地障窗槅皆以氈爲之傅以黃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戶省方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寧殿北有長春帳衛以硬寨宮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祗直禁圍外卓槍爲寨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鈴宿衛每歲四時周而復始正月上旬車駕起行宰相以下還中京居守行遣漢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會議行在所取旨出給誥勅

部族　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處

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類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韋之類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曷术之類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遙輦九帳皇族三父房是也奇首八部爲高麗蠕蠕所侵僅以萬口附于元魏生聚未幾北齊侵掠男女十萬餘口繼爲突厥所逼寄處高麗不過萬家部落離散非復古八部矣別部有臣附突厥者後附于隋依紇臣水而居部落漸衆分爲十部有遼西地五百餘里唐世大賀氏仍爲八部而松漠玄州別出則十部也遙輦氏承萬榮可突于散敗之餘更爲八部然遙輦迭剌別出又十部也阻午可汗析爲二十部契丹始大至于遼太祖析九帳三房之族更列二十部

聖宗分置十有六增置十有八并舊爲五十四部內有拔里乙室已國舅族外有附庸十部盛矣舊志曰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太祖之興以迭剌部強熾析爲五院六院奚六部以下多因俘降而置勝兵甲者即著軍籍分隸諸路詳穩統軍招討司番居內地者歲時田牧平莽間邊防紏戶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湩以爲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東踰蟠木西越流沙莫不率服部族寔爲之爪牙云　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居松漠之間今永州木葉山

伏部一部 二州故隋

十州

益古亦領 乙室部條

有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可敦幷八子像在焉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元魏末莫弗賀勿于畏高麗蠕蠕侵逼率車三千乘衆萬口內附居白狼水東北齊文宣帝來伐虜男女十餘萬口分置諸州又爲突厥所逼以萬家寄處高麗境內隋開皇四年諸莫弗賀款塞聽居白狼故地又出伏部處高麗者率衆內附詔置獨奚那頡之北又別部臣附突厥者四千餘戶來降依紇臣水而居在遼西正北二百里其地東西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唐太宗置玄州以大帥據曲爲刺史又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都督大賀氏分八部并玄州爲十州則十部在其中矣開元天寶閒大賀

氏微遙輦始祖涅里立迪輦祖里爲阻午可汗時契丹因萬榮之敗部落凋散即故族衆分爲八部涅里所統迭剌部自爲別部不與其列并遙輦亦十部也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爲七二審密爲五并前八部爲二十部三耶律一曰大賀二曰遙輦三曰世里即皇族也二審密一曰乙室已二曰拔里即國舅也大賀遙輦析爲六而世里合爲一茲所以迭剌部終遙輦之世強不可制云五院六院部其先曰益古凡六營阻午可汗時與弟撒里本領之曰迭剌部傳至太祖自夷离堇即位以強大難制析爲五院六院兩部各置夷离堇會同元年更夷离堇爲大王隸北府以鎮南境乙室部其先曰

撒里本阻午可汗時與其兄益古分營而領之會同二年更
夷离堇為大王隸南府奚王府六部共先曰時瑟事東遙里
部主哲里後逐哲里自立為奚王卒弟吐勒斯立遙輦鮮質
可汗討之俘其拒敵者撫其降者奚勢由是衰矣奚有五部
曰遙里曰伯德曰奧里曰梅只曰楚里太祖盡降之號五部
奚天贊八年有東扒里廝胡損者恃險拒命堅壁於箭笴山
揶揄曰大軍何能為我當飲於隨瑰門下矣太祖滅之以奚
府給役戶併括諸部穩丁收合流散置墮瑰部因墮瑰門之
語為名遂號六部奚命勃魯恩主之仍號奚王太宗置宰相
常袞各二員聖宗合奧里梅只墮瑰三部為一部置二剋部兩部以

足六部之數奚王和朔奴討兀惹敗績籍六部隸北府特里
特勉部初於八部各析二十戶以戍奚偵候落馬河及速魯
河側聖宗以戶口蕃息置為部設節度使隸南府稍瓦曷术
部初取諸宮及橫帳大族奴隸置稍瓦曷术二石烈稍瓦鷹
坊也居遼水東掌羅捕飛鳥曷术鐵也冶于海濱聖宗以戶
口蕃息各置部屬東京都部署

不烈鄉名設官治之

兵衛

兵制　遼在隋世依紇臣水而居分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
者千餘順寒暑逐水草畜牧侵伐則十部相與議興兵致役
合契而後動獵則部得自行至唐大賀氏勝兵四萬三千人
分為八部大賀氏中衰僅存五部耶律雅里分五部為八立
二府以總之析三耶律氏為七二審密氏為五凡二十部刻
木為契政令大行遜不有國乃立遙輦氏代大賀氏兵力益
振即太祖六世祖也及太祖以兵三十萬會李克用于雲中
盛矣遙輦耶瀾可汗十年太祖授鉞專征破室韋于厥奚三
國俘獲廬帳不可勝紀授大迭烈府夷离堇明賞罰繕甲兵
休息民庶滋蕃孳牧十一年總兵四十萬伐代北克郡縣九
俘九萬五千口十二年德祖討奚俘七千戶十五年遙輦可
汗遺命遜位于太祖遼國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
下隸兵籍每正軍一名馬三疋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

人鐵甲九事馬韉轡甲皮鐵隨其力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骨
朵斧鉞小旗鎚錐火刀石馬盂抄一斗抄袋搭氈傘各一縻
馬繩二百尺皆自備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穀騎四出抄
掠以供之鑄金魚符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
軍所合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凡舉兵帝率蕃漢
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
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乃詔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
東京渤海兵馬燕京統軍兵馬雖奉詔未敢發兵必以聞上
遣大將持金魚符合然後行始閱部族戶丁推戶力覈籍齊
衆以待自十將以上次第點集軍馬器仗符至兵馬不可自

領使者不得與雕再共點軍馬訖又以上聞量兵馬多少再
命使充軍主與本司互相監督又請引五方旗鼓然後皇帝
親點將校又選勳戚大臣充行營兵馬都統副都統都監各
一人又選諸軍兵馬尤精銳者三萬人爲護駕軍又選驍勇
三千人爲先鋒軍又選剽悍百人之上爲遠探欄子軍以上
各有將領又每部並衆寡抽十人或五人合爲一隊別立將
領以備勾取兵馬騰遞公事其南伐點兵多在幽州北千里
鴛鴦泊及行並取居庸關曹王峪白馬口古北口安達馬口
松亭關榆關等路將至平州幽州境又遣使分道催發不得
久駐恐踐禾稼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在路不得

見俏尼喪服之人皇帝親征留親王一人在幽州權知軍國
大事既入南界分爲三路廣信軍雄州霸州各一駕必由中
道兵馬都統護駕等軍皆從各路軍馬遇縣鎮即時攻擊若
大州軍必先料其虛實可攻次第而後進兵沿途民居園圃
桑柘必夷伐焚蕩至宋北京三路兵皆會以議攻取及退亦
然三路軍馬前後左右有先鋒遠探欄子馬各十數人在先
鋒前後二十餘里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駐下
馬側聽有無人馬之聲有則擒之力不可敵飛報先鋒齊力
攻擊如有大軍走報主帥敵中虛實動必知之軍行當道州
城防守堅固不可攻擊引兵過之恐敵人出城邀阻乃圍射

鼓譟詐爲攻擊敵方閉城固守前路無阻乃引兵進分兵抄
截使隨處州城隔絕不通孤立無援所過大小州城至夜恐
城中出兵突擊及與鄰州計會軍馬甲夜每城以騎兵百人
去城門左右百餘步被甲執兵立馬以待兵出力不能加馳
還勾集衆兵與戰左右官道斜徑山路河津夜中並遣兵巡
守其打草穀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團爲隊必先砍伐園林然
後驅掠老幼運土木填壕塹攻城之際必使先登矢石檑木
併下止傷老幼又於本國州縣起漢人鄉兵萬人隨軍專伐
園林填道路御寨及諸營壘唯用桑柘梨栗軍退縱火焚之
敵軍既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

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七百
人十隊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
衝突敵陣得利諸道齊進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
飲水麨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
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帚因風疾馳揚塵敵陣
更互往來中既饑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
失利主將在中無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爲號聲以相
聞得相救應若帝不親征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衆三路往
還北京會兵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
以正月秋以七月不命都統止遣騎兵六萬不許深入不攻

五京上中東西南二州本州下補

城池不伐林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軍入南界步騎車帳不循阡陌三道將領各一人率欄子馬各萬騎支散游弈百十里外更迭覘邏及暮以吹角為號衆即頓舍環繞御帳自近及遠折木稍屈為弓子鋪不設鎗營塹柵之備每軍行鼓三伐不問晝夜大衆齊發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乘新羈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散而復聚善戰能寒此兵之所以強也遼人小小教繪寫得活現

御帳親軍　遼太祖宗室盛強分迭刺部為二宮衛內虛經營四方未遑鳩集以行營為宮選諸部豪健千餘人置為腹

心部皇后述律氏居守摘蕃漢精銳二十萬為屬珊軍以珍美如珊瑚故名太宗益選天下精甲置諸爪牙為皮室軍合騎五十萬國威壯矣然太祖以耶律古老為右皮室詳穩則皮室自太祖時已有太宗增多至三十萬耳

宮衛騎軍　太祖以迭剌部受禪分本部為五院六院統以皇族而親衛缺然乃立斡魯朵法列州縣割戶丁以強幹弱支詒謀嗣續世建宮衛入則居守出則扈從葬則因以守陵有兵事則五京二州各提轄司傳檄而集不待調發州縣部族十萬騎軍已立具矣恩意親洽兵甲犀利教練完習備天下精銳聚之腹心之中懷舊者歲深增新者世盛此軍制之良者也

大首領部族軍　遼親王大臣體國如家征伐之際往往置私甲以從王事大者千餘騎小者數百人著籍皇府國有戎政量借三五千騎常留餘兵為部族根本遼之為國鄰於梁唐晉漢周宋晉以恩故始則父子一家終則寇讐相攻梁唐周隱然一敵國宋惟太宗征北漢遼不能救餘多敗衄縱得亦不償失良由石晉獻土中國失五關之故然也高麗小邦屢覆遼兵非以險阻足恃故歟西夏彈丸之地南敗宋東抗遼雖西北士馬雄勁元昊諒祚智勇過人能使黨項阻卜掣肘大國蓋亦襟山帶河有以助其勢耳雖然宋久失地利而

舊志言兵唯以敵宋為務踰三關聚議北京猶不敢輕進豈不以大河在前三鎮在後臨事好謀不容不然歟二帳十二宮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八百宮丁大首領諸部族中京頭下等州屬國之衆皆不與焉不輕用之所以長世也二帳屬珊皮室十二宮弘義長寧永興積慶延昌彰愍崇德興聖延慶太和永昌敦睦一府文忠王即韓德讓也

地理

帝堯畫天下為九州舜以冀青地大分幽并營為州十有二幽州在渤碣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其地負山帶海其民執干戈奮武衛風氣剛勁自古為用武之地太祖以迭剌部之衆代遙輦氏起臨潢建皇都東併渤海得城邑

之戶百有三、太宗立晉、有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寰十六州、於是割古幽并營之境而跨有之、東朝高麗、西臣夏國、南子石晉而兄弟趙宋、吳越南唐航海輸貢、嘻其盛矣、遼國其先曰契丹、本鮮卑之地、居遼澤中、去榆關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黃龍、北帶潢水、冷陘屏右、遼河塹左、高原多榆柳、下濕饒蒲葦、當元魏時有地數百里、至唐大賀氏、蠶食扶餘室韋奚靺鞨之區、地方二千餘里、貞觀三年以其地為玄州、置松漠都督府、建八部為州、各置刺史、達稽部曰峭落州、紇便部曰彈汗州、獨活部曰無逢州、芬阿部曰羽陵州、突便部曰日連州、芮奚部曰徒河

州、㩜斤部曰萬丹州、伏部曰匹黎赤山二州、以大賀氏窟哥為都督十州軍事、分州建官蓋昉于此、迨于五代、闢地東西三千里、遙輦氏更八部曰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實活部、納尼部、頻沒部、內會雞部、集解部、奚嗢部、屬縣四十有一、每部設刺史、縣置令、太宗以皇都為上京、升幽州為南京、改南京為東京、聖宗城中京、興宗升雲州為西京、於是五京備焉、又以征伐俘戶建州襟要之地、多因舊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總京五、府六、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上京道、治臨潢府、本漢遼東郡西安平之地、太祖取天梯蔚歷等三山之勢于葦甸、射金齪箭以識之、謂之龍眉宮、神冊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顯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臨潢、潢流河自西北南流、遶京三面、東入于曲江、其北東流為按出河、又有勒得山、唐所封大賀氏勒得王墓存焉、轄祖懷慶永等州府、上京太祖創業之地、負山抱海、天險足以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金齪一箭、二百年之基、壯矣、天顯元年、平渤海歸、乃展郛郭、建宮室、名以天贊、起三大殿、曰開皇、安德、五鸞、中有先代御容、每月朔望節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並赴祭、又於內城東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遺像、太祖崩、應

天皇后於義節寺斷腕、寘太祖陵、即寺建斷腕樓、樹碑焉、太宗援立晉、遣宰相馮道等、持節具鹵簿法服至此、冊上太宗尊號、太宗御開皇殿、闢承天門受禮、因改皇都為上京、城高二丈、不設敵樓、幅員二十七里、其北謂之皇城、高三丈、有樓櫓、東西設府寺、南城謂之漢城、列井肆焉、南門之東回鶻營、回鶻商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饅頭山南、避暑之處、掘地丈餘、即有堅冰、祖州本遼右八部世沒里地、太祖始置西樓、後因建城、以祖考所生之地、故名、城高二丈、無敵棚、幅員九里、西北隅有內城、城內有殿、奉安祖考御容、以白金鑄太祖像、有太祖微時兵仗器物及服

二水爲永
應尤契丹
字

御皮毦之類存之以示後嗣使不忘本東爲諸官廨舍東南橫街四隅有樓對峙下連市肆州有祖山山有太祖廟御靴尙存太祖陵鑿山爲殿殿南有膳堂殿東有樓立碑以紀太祖創業之功在州西五里永州永天皇太后所建太祖於此置南樓乾亨三年置州東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冬月牙帳多駐此有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聖并八子神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爲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每行軍及春秋時祭必用白馬青牛示不

忘本云與王寺有白衣觀音像太祖援石晉主中國自潞州回入幽州幸大悲閣指像曰我夢神人令送石郞爲中國帝卽此也因移木葉山建廟春秋告賽尊爲家神興軍必告之乃合符傳箭於諸部頭下軍州皆諸王外戚大臣及諸部從征俘掠生口各團集建州縣以居之橫帳諸王國舅公主許創立州城朝廷賜州縣額其節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井邑商賈征稅各歸頭下有撒成[illegible]壕等十四州

東京道治遼陽府本朝鮮之地周武王釋箕子囚去之朝鮮因以封之作八條之教尙禮義富農桑外戶不閉傳四十餘世燕屬眞番朝鮮始置吏築障秦屬遼東外徼漢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後漢出入青幽二州遼東玄菟二郡沿革不常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子康孫淵魏城之晉陷高麗後歸慕容垂子寶以勾麗王安爲平州牧居平壤城遼東京本此唐高宗平高麗置安東都護府後爲渤海大氏所有大氏始保挹婁之東牟山武后萬歲通天中爲契丹盡忠所逼有乞乞仲象者度遼水自固武后封爲震國公傳子祚榮建都邑自稱震王併吞海北地方五千里兵數十萬中宗賜所都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十有二世至彝震僭號改元擬建宮闕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爲遼東

盛國忽汗州卽故平壤城也號中京顯德府太祖攻渤海拔忽汗城以爲東丹國立太子圖欲爲人皇王以主之神冊四年葺遼陽故城以渤海漢戶建東平郡爲防禦州天顯三年遷東丹國民居之升爲南京城高三丈有樓櫓幅員三十里八門宮城在東北隅高三丈具敵樓南爲三門壯以樓觀四隅有角樓大內建二殿不置宮嬪唯以內省使副判官守之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爲看樓晨集南市夕集北市河朔亾命皆籍于此東西南三面抱海遼河出東北山口爲范河西南流爲大口入于海東梁河自東山西流與渾河合爲小口會遼河入于海渾河在東梁范河之間沙河出東南山

上使契丹所見之[illegible]

西北流徑蓋州入于海又有蒲河清河泥河一名淇水駐蹕
山唐太祖征高麗駐蹕其巔勒石紀功焉俗稱手山山巔平
石之上有掌指之狀泉出其中取之不竭天顯十三年改南
京爲東京府曰遼陽轄開定保辰等州府仙鄉縣傳有仙人
白仲理能煉神丹點黃金以救百姓鶴野縣昔丁令威家此
去家千年化鶴來歸集於華表柱以咮畫表云有鳥有鳥丁
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雖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
中京道治大定府虞爲營州夏屬冀州周在幽州之分奚部
天下是爲遼西漢爲新安平縣漢末步奚居之幅員千里多
大山深谷阻險足以自固魏武北征從兵大戰降者二十餘

萬散居松漠其後拓拔氏乘遼建牙於此當饒樂河之南溫
渝河之北唐太宗伐高麗駐蹕於此部帥蘇支從征有功奚
長可度率衆內附爲置饒樂都督府咸通以後契丹始大奚
族不敢復抗太祖建國舉族臣屬聖宗嘗過七金山土河之
濱南望雲氣有郛郭樓闕之狀因議建都擇良工於燕薊董
役二歲郛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之制統和二
十四年五帳院進故奚王牙帳地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戶
號曰中京府曰大定皇城中有祖廟城池淤濕多鑿井泄之
人以爲便統恩惠高能等州宋王曾上契丹書曰出燕京北
門至望京館五十里至順州七十里至檀州漸入山五十里

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曠謂之金溝淀自此入山詰曲登
陟無復里堠但以馬行紀日約其里數九十里至古北口兩
傍峻崖僅容車軌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
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如來館過烏灤河東
有灤州又過墨斗嶺度雲嶺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舊有灣字)松亭
嶺甚險峻七十里打造部落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
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
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
大定府城垣卑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闍之制南
門內通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次至大同館閶闔城內西

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北口居人板屋
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在壟上虞爲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
然深谷中時見畜牧牛馬橐駝多靑鹽黃豕與中府古孤竹
國漢柳城縣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爲福德之地
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遂遷都焉號曰和龍宮慕
容垂復居之後爲馮跋所滅元魏爲遼西郡隋平高保寧置
營州煬帝廢州置柳城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萬歲通
天中陷李萬榮神龍初移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
西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後爲奚所據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將
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霸州重熙十年升興

中府
南京道治析津府以分野旅寅為析水之津本古冀州地高
陽氏謂之幽陵陶唐曰幽都有虞析為幽州商併幽於冀周
分并為幽職方東北幽州山鎮醫巫閭澤藪貕養川河泲淩
菑時其利魚鹽其畜馬牛豕其穀黍稷稻武王封太保奭于
燕秦以其地為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為燕國
封臧荼盧綰後置涿郡廣陽國後漢為廣平國廣陽郡或合
于上谷後置幽州後周置燕及范陽郡隋為幽州總管唐置
大都督府改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史思明李懷仙朱滔劉怦
劉濟相繼劉捘劉總歸唐至劉仁恭父子僭爭後唐滅之晉

高祖以遼有援立之勞割幽薊等十六州以獻太宗升為南
京又曰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廣一丈五尺敵樓戰
櫓具八門大內在西南隅皇城外三門門有樓閣多坊市廨
舍寺觀其外有居庸松亭榆林之關古北之口桑乾河高梁
河石子河大安山燕山中有瑤璵府曰幽都軍號盧龍開泰
元年落軍額統檀順涿易等州玉田縣本春秋無終子國搜
神記雍伯洛陽人性孝父母沒葬無終山山高八十里上無
水雍伯置飲人有就飲者與伯石一斗種生玉因名玉田
西京道治大同府陶唐冀州之域虞分并州夏復屬冀州周
職方正北曰并州戰國屬趙武靈王置雲中郡秦屬代王劉

後為平城縣魏屬新興郡晉仍屬雁門劉琨表封猗盧為代
王都平城元魏道武於此建都邑孝文遷洛改為司州牧置
代尹又置恆州齊文宣廢州為恆安鎮尋復恆州周改朔州
隋仍為鎮唐武德四年置北恆州七年廢貞觀十四年移雲
中定襄縣於此永淳元年默啜為民患移民朔州開元十八
年置雲中州天寶元年改雲中郡乾元元年曰雲州乾符三
年守捉使李克用殺防禦使據雲州僖宗赦克用黃巢入京
師詔發代北軍討賊克用率三萬五千騎而南收京師既而
失利乃畢辭厚禮與太祖會于雲州謀舉兵攻梁不果莊宗
滅梁以雲州為大同軍節度使晉高祖以契丹有援立功割

山前代北地為賂因建西京敵樓棚櫓具廣袤二十里元魏
宮垣占城之北面雙闕尚在遼既建都用為重地非親王不
得主之清寧八年建華嚴寺奉安諸帝銅石像統弘德蔚應
等州長青縣本白登臺地冒頓單于縱精騎三十萬圍漢高
帝于白登七日即此縣有青陂梁元帝橫吹曲云朝跋青陂
暮上白登豐州古積戶青塚即王昭君墓龍門縣本屬新州
有龍門山石壁對峙高數百尺望之若門徼外諸河及沙漠
潦水皆于此歸海雨則似坑水踰千仞晴則清淺可涉貫塞
北控扼之衝要也可汗州本漢潘縣隋屬涿郡唐改媯州五
代時奚王去諸以數千帳徙自別為西奚號可汗州太祖因

之有嬀泉在城中相傳舜嬪二女於此又有歷山飛狐縣相傳有狐於紫荆嶺食五粒松子成飛仙故云

曆象

大同元年太宗自汴京收晉百司僚屬伎術曆象遷于中京遼始有曆先是晉曆仍用唐景福崇玄曆晉天福四年司天監馬續上乙未元曆號調元曆太宗所收於汴是也穆宗應曆十一年司天王白李正進曆蓋乙未元曆也聖宗統和十二年可汗州刺史賈俊進新曆則大明曆也高麗所志大遼古今錄稱統和十二年始頒正朔改曆驗矣大明曆本宋祖沖之法聖宗以賈俊所進新曆因宋大明舊號行之金曰重

修大明曆傳至元亦曰重修大明曆及改授時曆別立司天監存遼之每歲冬至重修其法　月度不足是生朔虛天行有餘是爲氣盈盈虛相懸歲月乃判積判而差寒暑互易百穀不成庶政不明聖人驗以斗柄準以歲星爰立閏法作治百官是故閏正而月正月正而歲正歲月既正頒令考績無有不時國史正歲年以叙事莫重於此遼初徵曆梁唐入晉之後稍有帝制乙未大明曆法再變穆宗應曆六年周用顯德欽天曆十年宋用建隆應天曆景宗乾亨四年宋用乾元曆聖宗統和十九年宋用儀天曆太平元年宋用崇天皆道宗清寧十年宋用明天曆大康元年宋用奉元曆大安七年宋用觀天曆天祚乾統六年宋用紀元曆五代曆三變宋凡八變遼終始再變曆法不齊故定朔置閏時有不同覽者惑焉作閏考古者太史掌正歲年以叙事國史以事繫日以日月時繫年時月不正則叙事不一故二史合爲一官頒曆授時必大一統遼漢周宋俱行夏時各自爲曆國史閏朔頗有異同遼初用乙未元曆本何承天元嘉曆法後用大明曆本祖沖之甲子元曆法承天日食晦朓一章必七閏沖之日必食朔或四年一閏用乙未曆漢周多同用大明曆則閏與宋異國史叙事甲子不殊閏朔多異以此故也耶律儼紀以大明法追正乙未月朔與陳大任紀時牴牾稽古君子往往惑

之作朔考宋元豐元年十二月詔司天監考遼及高麗日本國曆與奉元曆同異日本戊午歲與遼曆相近高麗戊午歲朔與奉元曆合氣有不同遼己未歲氣朔與宣明曆合戊午遼太康四年己未五年也當遼宋之世二國司天固相參考矣　孟子有言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聖人之用心可謂廣大精微至矣盡矣日有晷景月有明魄斗有建除星有昏旦覩天之變而制器以候之八尺之表六尺之筒百刻之漏日月星辰示諸掌上運行既察度分既審於是像天圜以顯運行置地櫃以驗出入渾象是作天道之常尋尺之中可以俯窺陶唐之象是矣設三儀

以明度分管一衡以正辰極渾儀是作天文之變六合之法可以仰觀有虞之璣是矣體莫固於金用莫利於水範金走水不出戶而知天道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也歷代儀象表漏各具于志太宗大同元年得晉曆象刻漏渾象後唐清泰二年已稱損折不可施用其至中京者縣可知矣古之鍊銅黑黃白青之氣盡然後用之故可施於久遠唐沙門一行鑄渾天儀時稱精妙未幾銅鐵漸澁不能自轉置不復用金質不精水性不行況移之沍寒之地乎刻漏晉天福三年造周官挈壺氏縣壺必爨之以火地雖沍寒亦可施也　古者官星爲餘名遺秦焚滅圖籍世祕不傳漢收散亾得甘德石申巫

咸三家圖經緯合千餘官僅存什一分爲三垣四官二十八宿樞以二極建以北斗緯以五星日月代明貫而太乙既建樞辰居次之用亦云備矣司馬遷天官書既以其錄後世保章守候無出三家官星之外者天象昭垂歷代不易而漢晉隋唐之書畢志天文近於衍矣且天象禨祥律格有禁勝國之史詳課學者不宜書其日食星變風雲震雪之祥具載帝紀不復書

史緯卷二百九十一終

史緯卷二百九十二

遼史三

志

百官

官生於職職沿於事而名加之後世沿名不究其實吏部一太宰也爲大司徒爲尚書爲中書爲門下兵部一司馬也爲大司馬爲太尉爲樞密使沿古官名分今之職事以配之於是先王統理天下之法如治絲而棼名實淆矣契丹舊俗事簡職專官制朴實不以名亂之其興也勃焉太祖詔正班爵至於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

人國制簡朴漢制則沿名之風固存也遼國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初太祖分迭剌夷离堇爲北南二大王謂之北南院宰相樞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護衛皆分北南其實所治皆北面之事凡遼朝官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离畢視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論議以象三公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所以興也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羣牧之政凡軍馬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故名北院元好問所謂北衙不理民是也

南樞密院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凡人民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之南故名南院元好問所謂南衙不主兵是也北院樞密使蕭孝忠泰一國二樞密風俗所以不同若併爲一天下幸甚事未及行大于越遼國尊官猶古之三公無職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太祖以于越受禪終遼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耶律曷魯屋質仁先謂之三于越大惕隱掌皇族之政教興宗重熙二十二年耶律義先拜惕隱戒族人曰國家三父房最爲貴族天下風化之所出不孝不義雖小不可爲其妻晉國長公主之女每見中表必具禮服義先以身率先國族化之遼國設官之實於此可見遼之

先世未有城郭溝池宮室之固氈車爲營硬寨爲宮御帳之官不得不謹出於貴戚爲侍衛著帳爲近侍部族爲護衛武臣爲宿衛親軍爲禁衛百官爲宿直奉宸以司供御三班以肅會朝硬寨以嚴晨夜法制可謂嚴密然古者刑人不在君側叛逆家屬沒爲著帳執事禁衛可爲寒心此所以多變起肘腋歟蕭祖長子洽春之族在五院司叔子葛剌季子洽禮及懿祖仲子帖剌季子褭古直之族皆在六院司此五房者謂之二院皇族玄祖長子麻魯無後次子巖木之後曰孟父房叔子釋魯曰仲父房季子爲德祖德祖之元子是爲太祖謂之橫帳次曰剌葛曰迭剌曰寅底石曰安端曰蘇皆曰季父房此一帳三房謂之四帳皇族二院治之以北南二王四帳治之以大內惕隱皆統於大惕隱司太祖有帝王之度者三代遙輦氏尊九帳於御營之上一也。滅渤海國存其族帳亞於遙輦二也。併奚王之衆撫其帳部擬於國族三也。有英雄之智者三任國舅以耦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遙輦是巳。遙輦九帳洼可汗阻午可汗胡剌可汗蘇可汗鮮質可汗昭古可汗耶瀾可汗巴剌可汗痕德菫可汗太祖以九帳居皇族之上設大常袞司掌九世宮分之事有司不與焉凡遼十二宮五京皆太祖征討所得非受之于遙輦也其待先世之厚蔑以加矣遼俗東嚮而尚左御帳東嚮遙輦

九帳南嚮皇族三父帳北嚮東西爲經南北爲緯故謂御營爲橫帳云遼宮帳部族京州屬國各自爲軍體統相承分數秩然雄長二百餘年凡以此也遼境東接高麗南與梁唐晉漢周宋六代爲勍敵北鄰阻卜朮不姑大國以十數西制西夏黨項吐渾回鶻等強國以百數居四戰之區虎踞其間莫敢與攖制之有衛故爾觀於邊防之官太祖太宗之雄圖見矣遼行軍官樞密都統部署之司上下相維先鋒兩翼嚴重中軍於遠探偵候爲尤謹臨陣委重於監戰司存有常秩然整暇所以爲制勝之道也契丹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經畧使始有唐官爵矣其後習聞河北藩

鎮受唐官名於是太師太保司徒司空施於部族太祖因之
大同元年世宗始置北院樞密使明年以高勳爲南院樞密
則樞密之設蓋自太宗入汴始矣天祿四年建政事省於是
南面官僚可得而書其始漢人樞密院兼尚書省吏兵刑有
承旨戶工有主事中書省兼禮部別有戶部使司以營州之
地加幽冀之半用是適足矣中葉彌之耶律楊六爲太傅知
有三師矣忽古質爲太尉知有三公矣於韓古得爲常侍劉
涇爲禮部尚書知有尚書門下省矣庫部虞部倉部員外出
使則知備郎官列宿之員室昉監修則知國史有院程翥舍
人則知起居有注邢抱朴承旨王言敷學士則知有翰林內

制張幹政事舍人則知有中書外制大理司農有卿國子少
府有監九卿列監見矣金吾千牛有大將列衛見矣太子有
師保有府率東宮備官也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咸在方
州如唐制也遼有北面朝官矣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
制復設南面三省六部臺院寺監諸衛東宮之官誠有志帝
王之盛制亦以招徠中國之人也遼有五京上京爲皇都凡
朝官京官皆有之餘四京隨宜設官爲制不一大抵西京多
邊防官南京中京多財賦官遼東遼西燕秦漢唐已置郡縣
設官職矣高麗渤海因之至遼五京列峙包括燕代悉爲畿
甸二百餘年城郭相望田野益闢冠以節度承以觀察防禦

團練等使分以刺史縣令大略採用唐制其間宗室外戚大
臣之家築城賜額謂之頭下州軍唯節度使朝廷命之不能
州者謂之軍不能縣者謂之城不能城者謂之堡云

禮

理自天設。情由人生。以理制情。而禮樂之用行焉。林豺采獺。
是生郊禘窐尊燔黍。是生燕饗薦柩尾棺。是生喪葬儷皮緇
布。是生婚冠。皇造帝秩。三王彌文。一文一質。益本於忠。變通
革弊。與時宜之。唯聖人爲能通其意。執禮者膠瑟聚訟。不適
人情。徇情者稊稗綿蕝。不中天理。秦漢而降。君子無取焉。遼
本朝鮮故壤箕子八條之教流風遺俗蓋有存者自其上世

緣情制宜隱然有尚質之風遙輦胡剌可汗制祭山儀蘇可
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冊再生儀其情朴其用儉敬天
恤災施惠本孝出於悃忱殆有得於膠瑟聚訟之表者太古
之上推輪五禮何以異茲太宗克晉稍用漢禮金陳大任遼
禮儀志皆其國俗之故又有遼朝雜禮漢儀爲多別得耶律
儼志視大任爲加詳焉　祭山儀設天神地祇位于木葉山
瑟瑟儀若旱擇吉日行瑟瑟儀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
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親王宰執各
一射不中者以冠服質之進飲於勝者然後歸其冠服又翌
日植柳天棚之東南巫以酒醴黍稗薦而祝之皇帝皇后祭

麻都縣生
赤日麻都
不

東方羣子弟射柳羣臣與禮者賜物有差既三日雨則賜敵
烈麻都衣馬否則以水沃之　柴冊儀擇吉日前期置柴冊
殿及壇壇之制厚積薪為三級壇置其上席百尺氈龍文方
茵又置再生母后搜索之室皇帝入再生室行再生儀畢八
部之叟前導後扈左右扶翼皇帝冊殿之東南隅拜日畢乘
馬選外戚之老者御皇帝疾馳詣高阜大臣諸部帥列儀仗
遙望拜皇帝遣使勑曰先帝升遐有伯叔父兄在當選賢者
冲人不德何以為謀羣臣對曰臣等以先帝厚恩陛下明德
咸願盡心敢有他圖皇帝令曰必從爾等所願我將信明賞
罰爾有功陟而任之爾有罪黜而棄之僉曰唯帝命是從遂

行所詣之地封土石以誌之遂日皇帝出冊殿護衛太保扶
翼升壇奉七廟神主置龍文方茵宰相率羣臣圜立各舉氈
邊贊祝訖樞密使奉玉寶玉冊入有司讀冊訖樞密使稱尊
號以進羣臣三稱萬歲皆拜宰相及諸部帥進赭白羊以賀
皇帝拜諸帝御容遂宴羣臣賜賚有差　再生儀凡十有二
歲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前期禁門北除地置
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輿在再生室東南倒植三岐木其
日以童子及產醫嫗置室中一婦人執酒一叟持矢箙立於
室外有司請神主降輿致奠奠訖皇帝出寢殿詣再生室羣
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釋服跣以童子從三過岐木之下每

過產醫嫗致詞拂拭帝躬童子過岐木七皇帝臥木側叟擊
箙曰生男矣太巫幪皇帝首興羣臣稱賀再拜產醫嫗執酒
以進太巫奉襁褓綵結等物贊祝之遂七叟各立御名繫于
綵跪進皇帝選嘉名授之賜物再拜退羣臣進襁褓綵結等
物皇帝拜先帝御容遂宴羣臣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訓後嗣
也孺子無不慕其親者皆欲效而愛淺妻子具而孝衰人人
皆然況天子乎再生之儀每一紀使天子行是禮以起其孝
心夫體之也真則其思之也切孺子之慕油然發于中心感
發之妙非言語文字之所能及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訓後嗣
也始之以三過岐木母氏劬勞能無念乎終之以再拜御容

敬承宗廟宜何如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樂

遼有國樂有雅樂有大樂有散樂有鐃歌橫吹樂舊史稱聖
宗興宗咸通音律徵諸太常而不可得嗚呼咸韶夏武之樂
帶以書遼河閒作記史遺因以為書寥乎希哉遼之樂觀此
國樂
足矣正月朔日朝賀用宮懸雅樂元會用大樂曲破後用散
樂角觝終之是夜皇帝燕飲用國樂自漢以後相承雅樂有
雅樂
古頌焉有古大雅焉遼闕郊廟禮無須樂大同元年太宗自
汴將還得晉太常樂譜宮懸樂架委所司先赴中京自漢以
大樂
來因秦楚之聲置樂府至隋高祖詔求知音者鄭譯得西域

蘇祇婆七旦之聲求合七音八十四調之說不用黍律以琵琶絃叶之由是雅俗之樂皆此聲矣用之朝廷別於雅樂者謂之大樂晉高祖使馮道劉煦冊應天太后太宗皇帝其聲器工官同歸於遼殷人作靡靡之樂其聲往而不反流為鄭

散樂

衛之聲秦漢之間秦楚聲作鄭衛寖亾漢武帝以李延年典樂府稍用西涼之聲今之散樂俳優歌舞雜進往往漢樂府之遺聲晉天福三年遣劉煦以伶官來歸遼有散樂蓋由此矣散樂截竹為四竅之節以叶音聲而被之絃歌三音天音揚地音抑人音中皆有聲無文四時春聲曰平夏聲曰上秋

鼓吹樂

聲曰去冬聲曰入鼓吹樂一曰短簫鐃歌樂自漢有之謂之

軍樂遼雜禮朝會設熊羆十二案法駕有前後部鼓吹百官

橫吹樂

內籓皆有鼓吹樂橫吹亦軍樂與鼓吹分部而同用皆屬鼓吹令自周衰先王之樂寖以亾缺始皇有天下鄭衛秦燕趙楚之聲迭進而雅聲亾矣漢唐之盛文事多西音是為大樂散樂武事皆北音是為鼓吹橫吹樂雅樂在者其器雅其音亦西云

儀衛

遼國自太宗入晉之後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太后與北班契丹臣僚用國服其漢服即晉之遺制也契丹故俗便於鞍馬隨水草遷徙則有氈車任載有大車婦人乘馬亦有小車貴富者加之華飾禁制疏闊貴適用而已帝后加隆勢固然也太宗會同元年晉使馮道劉煦備車輅法物上皇帝皇太后尊號冊禮自此天子車服昉見於遼太平中行漢冊禮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唐之輦輅盡在遼廷矣遙輦氏之世受印于回鶻至耶瀾可汗請印于唐武后賜奉國契丹印會同九年太宗伐晉末帝表上傳國寶一金印三天子符瑞於是歸遼傳國寶秦始皇作傳漢至魏魏文帝隸刻后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唐更名受命寶晉亾歸遼自三國以來僭偽諸國往往模擬私製歷代府庫所藏不一莫辨眞偽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試進士天

祚保大二年遺失于桑乾河　自大賀氏八部用兵則合契而動不過刻木為契太祖受命易以金魚符七枚黃金鑄長六寸各有字號每魚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將使者執右半大小長短字號合同然後發兵事訖歸于內府

銀牌二百面長尺刻以國字文曰宜速又曰勅走馬牌國有重事皇帝以牌親授使者手劄給驛馬若干驛馬闕取它馬代法晝夜馳七百里其次五百里所至如天子親臨須索更易無敢違者使回皇帝親受之手封牌印郎君收掌　王通氏言舜歲徧四岳民不告勞營衛省徵求寡耳遼太祖匹馬一麾斥地萬里經營四方未嘗寧居所至樂從用此道也

太宗兼制中國秦皇漢武之儀文日至後嗣因之旄頭豹尾
馳驅五京之間終歲勤動轍迹相尋民勞財匱此之故歟遼
自大賀氏摩會受唐鼓纛之賜是爲國仗其制甚簡太宗伐
唐晉所用皆是物也艱難創業之主豈必厚衛其身六大
賀失活入朝于唐娑固兄弟繼之尚主封王飫觀上國開元
東封邵固扈從又覽太平之盛遼始祖涅里立遙輦氏世爲
國相目見耳聞欲企帝王之容輝有年矣遙輦致鼓纛於太
祖帳前曾何足以副其雄心霸氣之所睥睨哉厥後交聘
唐不憚勞勤至於太宗立晉以要冊禮入汴而收法物然後
累世之所願欲者一舉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敵席捲法

物先致中京雖棄山河不少顧慮志可知矣於是秦漢以來
帝王文物盡入於遼周宋按圖更製乃非故物遼之所重此
其大端云

食貨

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征
戰彍騎介夫卯命而集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強射生以給
日用糗糧芻茭道在是矣以是制勝所向無前及其有國內
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制度日增經費日廣上下相師
服御浸盛而食貨之用斯爲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
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其制數差等雖不
可悉而大要散見舊史若農穀租賦鹽鐵貿易坑冶泉幣羣
牧逐類採摭緝而爲篇以存一代食貨之略初皇祖勻德實
爲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
述瀾爲于越飭國人樹桑麻習組織太祖平諸弟之亂弭兵
輕賦專意於農嘗以戶口滋繁糺轄疏遠分北大濃兀爲二
部程以樹藝諸部效之太宗會同初將東獵三剋奏減輜重
疾趨北山取物以備國用無害農務詔有司勸農桑教紡績
以烏古之地水草豐美命甌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
地爲農田三年詔以諸里河臚朐河近地賜南院歐堇突呂
乙斯勃北院溫納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種八年徵諸道兵

詔敢有傷禾稼者以軍法論應曆間雲州進嘉禾時謂重農
所召保寧七年漢有宋兵使來乞糧賜粟二十萬斛助之非
經費有餘其能若是乎聖宗乾亨五年詔曰五稼不登開帑
藏以代賦稅螟蝗爲災罷徭役以恤饑貧帝常過藁城見乙
室奧隗部下婦人迪輦等黍過熟未獲遣人助刈太師韓德
讓言兵後逃民棄業禾稼棲畝募人獲之以半給獲者政事
令室昉言山西諸州給軍興民力凋敝田穀多躪於邊兵請
復今年租六年霜旱民饑詔三司舊以稅錢折粟估價不實
其增以利民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戶于檀順薊三州擇沃
壤給牛種穀十三年詔諸道置義倉歲秋社民隨所獲戶出

粟庫倉社司籍其目歲儉發以賑民統和十五年詔免南京
舊欠義倉粟仍禁諸軍官非時畋牧妨農開泰元年詔曰朕
惟百姓徭役煩重則多給工價年穀不登發倉以貸田園蕪
廢者給牛種以助之太平初幸燕燕民以年豐進土產珍異
上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連日九年燕地饑戶部副使王嘉請
造船募習海漕者移遼東粟餉燕議者稱道險不便而寢興
宗即位遣使閱諸道禾稼是年通括戶口詔曰朕於早歲習
知稼穡豪強者廣務耕耘罕聞輸納困窮者全虧種植多至
流亡宜通檢括普為均平禁諸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
祭者有司給文字始聽道宗初年西北雨穀三十里春州斗

粟六錢時西蕃叛上欲為守禦計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給
西軍唐古率衆田臚朐河側歲登上熟移屯鎮州凡十四稔
積粟數十萬斛每斗不過數錢以馬人望前為南京度支判
官公私兼裕檢括戶口用法平恕遷中京度支使視事半歲
積粟十五萬斛擢左散騎常侍遼之農穀至是為盛而東京
如咸信春泰等五十餘城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出陳易新
許民願假貸者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二三十萬石雖累兵興
未嘗出用迨天慶間金兵大入盡為所有天祚播遷耶律敵
烈立梁王雅里令群牧人戶運鹽濼倉粟人戶侵耗議籍其
產以償雅里自定其直粟一車一羊三車一牛五車一馬八
車一駝左右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此直太輕雅里
曰民有則我有若使盡償衆何以堪事雖無及然使天下絕
遼斯言亦足以收人心矣夫賦稅之制自太祖任韓延徽始
制國用太宗籍五京戶丁以定賦稅聖宗乾亨間以上京云
為戶貲具實饒善避徭役遺害貧民遂勑各戶凡子錢到本
悉送歸官與民均差統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衆每歲農時
一夫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糺官之役當時沿邊各置屯
田戍兵治田積穀以給軍餉故太平中詔諸屯田在官斛粟
不得擅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輸稅賦此公田制也餘民應
募或治閑田或治私田則計畝出粟以賦公上募民耕灤河

曠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閑田制也又詔山前後未納稅戶並
於密雲燕樂兩縣占田置業入稅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從
上征伐俘掠人戶自置郛郭為頭下軍州凡市井之賦各歸
頭下惟酒稅赴納上京此分頭下軍州賦為二等也先是遼
東新附地不榷酤而鹽麴之禁亦弛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
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亂詔
復其租民始安靖南京歲納三司鹽鐵錢折絹大同歲納三
司稅錢折粟開遠軍故事民歲輸稅斗粟折五錢耶律抹只
守郡表請折六錢皆利民善政也征商之法自太祖置羊城
於炭山北起榷務以通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

市百物山峙命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它州縣貨產懋遷之
地置亦如之東平郡城中置看樓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
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
諸部及高麗之貨故女直以布帛蜜蠟諸藥材鐵離靺鞨于
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駝馬毳罽等物來
易於遼者道路襁屬聖宗乾亨間燕京留守司言民艱食請
弛居庸關稅以通山西糴易又令有司諭諸行宮布帛短狹
不中尺度者不鬻於市明年詔以南北府市場人少宜率當
部車百乘開奇峰路以通易州貿易二十三年振武軍及保
州並置榷場時北院大王耶律室魯以俸羊多闕部人貧乏

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絹上下爲便至天祚之亂
賦歛旣重交易法壞財日匱而民日困矣鹽筴之法太祖以
所得漢民數多卽八部中分古漢城別爲一部治之城在炭
山南有鹽池之利卽後魏滑鹽縣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
薊還次鶴刺濼命取鹽給軍自後濼中鹽益多上下足用會
同初太宗有大造於晉晉獻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得河間
煮海之利置榷鹽院於香河縣於是燕雲迤北皆食滄鹽一
時產鹽之地如渤海鎮城海陽豐州陽洛城廣濟湖等處五
京計司各以其地領之其歲出之額不可得而詳矣坑冶則
自太祖始併室韋其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又有

曷朮部者多鐵曷朮國語鐵也部置三冶曰柳濕河曰三黜
古斯曰手山神冊初平渤海得廣州本渤海鐵利府改曰鐵
利州地亦多鐵東平縣本漢襄平縣故地產鐵礦置採煉三
百戶隨賦供納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東京置戶部司長春
州置錢帛司太祖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礦命置冶聖
宗太平間於潢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銀礦興冶採
煉自此以訖天祚國家皆賴其利鼓鑄之法德祖爲夷離菫
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太祖襲而用之遂致富强以開帝業
太宗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錢鐵石敬瑭又獻沿邊所積錢
以備軍實景宗以舊錢不足於用始鑄乾亨新錢錢用流布

聖宗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諸五計司兼鑄太平錢
新舊互用由是國家之錢演迤域中所以統和出內藏錢賜
南京諸軍司開泰中詔諸道貧乏百姓有典質男女計傭價
日以十文折盡還父母每歲春秋以官錢宴饗將士錢不勝
多故東京所鑄至清寧中始用是時禁私鑄又禁銅鐵賣入
回鶻法益嚴矣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曰太康曰大安
曰壽隆皆因改元易名其肉好銖數無所考詔楊遵勖徵戶
部司逋戶舊錢得四十餘萬繈拜樞密直學士劉伸爲戶部
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繈擢南院樞密使其災沴出錢以賑
貧乏及諸宮分邊戍人戶雖未有貫朽不可較之積亦可謂

富矣至其末年經費浩穰鼓鑄仍舊國用不給海雲佛寺千萬之助受而不拒并禁民錢不得出境天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而上下窮困府庫無餘積始太祖為迭烈府夷离堇也懲遙輦氏單弱於是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羣牧蕃息上下給足及即位伐河東下代北郡縣獲牛羊駝馬十餘萬樞密使耶律斜軫討女直復獲馬二十餘萬分牧水草便地數歲所增不勝算當時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鶻軍萬餘匹不加少蓋畜牧有法然也咸雍五年蕭陶隗為馬羣太保言羣牧名存實亡上下相欺宜括實數以為定籍厥後東丹國歲貢千匹女直萬匹直不古等

國萬匹阻卜及吾獨婉惕隱各二萬匹西夏室韋各三百匹越里篤剖阿里奧里米蒲奴里鐵驪等諸部三百匹仍禁朔州路羊馬入宋吐渾黨項馬鬻于夏以故羣牧滋繁數至百有餘萬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羣每羣不下千匹祖宗舊制常選南征馬數萬匹牧于雄霸清滄間以備燕雲緩急復選數萬給四時遊畋餘則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至末年累與金戰番漢戰馬損十六七雖增價數倍竟無所買乃冒法買官馬從軍諸羣牧私賣日多畋獵亦不足用遂為金所敗棄衆播遷以訖於亡松漠以北舊馬皆為大石林牙所有遼之食貨其可見者如是至於鄰國歲幣諸屬國歲貢土宜雖累朝軍國經費多所仰給然非本國所出夫冀北宜馬海濱宜鹽無以議為遼地半沙磧三時多寒春秋耕穫及其時黍稌高下因其地蓋不得與中土同矣然而遼自初年農穀充美振饑恤難用不少靳旁及鄰國沛然有餘果何道而致其利歟此無他勸課得人規措有法故也世之論錢幣者恒患其重滯之難致故鑄之弗給也於是楮幣權宜之法興焉西北之通行楮比之東南十纔一二遼之方盛貨泉流衍國用以殷給戍賞征賜與億萬未聞有所謂楮幣也又何道而致其便歟此無他舊楮貨鑄並聽民用故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人力苟

至一夫猶足以勝時災況為國乎以是知善謀國者有道以制天時地利之宜無往而不遂其志食莫大於穀貨莫大於錢特志二者以表遼初用事之臣亦善裕其國者矣

刑法

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蚩尤惟始作亂斯民鴟義姦宄並作刑之用豈能已乎帝堯清問下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故曰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遼以用武立國禁暴戢姦莫先於刑國初制法有出於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勢方張禮之用未遑也及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賢命為夷离堇以掌刑辟豈非士師之官非賢者不可為乎太祖太宗

經理疆土、擐甲之士、歲無寧居、威克厥愛、理勢然也、子孫相繼、其法互有輕重、中間能審權宜、終之以禮者、惟景聖二宗爲優耳、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絞斬凌遲之屬、又有籍沒之法、流刑量罪輕重、寘之邊城部族之地、遠則投諸境外、又遠則罰使絕域、徒刑一曰終身、二曰五年、三曰一年半、終身者決五百、其次遞減百、又有黥刺之法、杖刑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決之、又有木劍大棒、鐵骨朵之法、木劍大棒之數三、自十五至三十、鐵骨朵之數、或五或七、有重罪者將決、先以沙袋于脽骨之上及四周擊之、拷訊之具有麤細杖及鞭烙法、麤杖之數二十、細

杖之數三、自三十至于六十、鞭烙之數、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以此訊之、品官公事誤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聽以贖論、贖銅之數、杖一百者、輸錢千、亦有八議八縱之法、籍沒之法、始自太祖爲撻馬狘沙里時、奉痕德菫可汗命、案釋魯遇害事、以首惡家屬沒入瓦里、及淳欽皇后時、析出之以爲著帳郎君、其後內外戚屬及世官之家、犯反逆等罪、輒沒入焉、餘人則沒爲著帳戶、亦有沒入宮分、分賜臣下者、木劍大棒、太宗時制、木劍面平背隆、大臣犯罪重、欲寬宥則擊之、沙袋穆宗時制、用熟皮合縫之、長六寸、廣二寸、柄一尺許、其餘非常用而

管率之官

無定式者、不可殫紀、太祖初年、庶事草創、犯罪者量輕重決之、其後治諸弟逆黨、權宜立法、親王從逆、或投高崖殺之、淫亂不軌者、五車轘殺之、逆父母者視此、訕詈犯上者、以熟鐵錐椿其口殺之、從坐者、量罪輕重杖決、杖有二、大者重錢五百、小者三百、又爲梟磔、生瘞、砲擲、支解之刑、歸於重法、閑民使不爲變、出師以死囚、還師以一諜者、植柱縛其上、于所向之方、亂射之、矢集如蝟、謂之射鬼箭、歲癸酉、下詔曰、朕自北征以來、四方獄訟、積滯頗多、今休戰息民、群臣其副朕意、詳決之、無或冤枉、乃命北府宰相蕭敵魯等分道疏決、有逮欽恤之意、歸見于此、神冊六年、克定諸夷、上謂侍臣曰、凡國家庶

務、鉅細各殊、若憲度不明、何以爲治、群下亦何由知禁、乃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仍置鐘院以達民冤、太宗治渤海人一依漢法、餘無改焉、會同四年、皇族舍利郎君謀毒通事解里等、命重杖之、及其妻流于厥拔离弭河、族造藥者、世宗天祿二年、天德、蕭翰、劉哥、盆都謀反、天德伏誅、杖翰、流劉哥、遣盆都使轄戛斯國、夫四人罪均而刑異、遼之世、同罪異論者蓋多、穆宗應曆十二年、蕭延之奴海里、強陵禿里年未及之女、以法無文、加之宮刑、仍付禿里以爲奴、因著爲令、十六年、諭有司、先朝行幸頓次、必高立標識以禁行者、比聞楚古輩、故低置其標深草中、利人誤入、因之

取財、自今有復然者、以死論、然帝嗜酒及獵、不恤政事、五坊掌獸、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鶻雉之屬亡失傷斃、及私歸逃亡、在告踰期、召不時至、或因奏對失旨、或因飲酒細故、或因遷怒無辜、輒加炮烙鐵梳之刑、至以手刃刺之、斬擊射燎、斷手足、爛肩股、折腰脛、劃口碎齒、棄尸於野、且命築封于其地、死者百有餘人、京師置百尺牢以處繫囚、其卽位、惑女巫肖古之言、取人膽合延年藥、後悟其詐、以鳴鏑叢射、縱騎踐殺之、及海里之死、爲長夜之飲、五坊掌獸人等及左右給事誅戮者、相繼不絕、雖嘗悔其因怒濫刑、諭大臣切諫、在廷畏懦、鮮能匡救、雖諫亦不能聽、其將殺壽哥念古、殿

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諫曰、壽哥等斃所掌雉、畏罪而亡、法不應死、帝怒、斬壽哥等、支解之、命有司盡取鹿人之在繫者、凡六十五人、斬所犯重者四十四人、餘悉痛杖之、復怒頗[illegible]、飼鹿不時致斃、遂殺之、晩謂太尉化葛曰、朕醉中有處決不當者、醒當覆奏、徒能言之、竟無悛意、故及於難、雖云虐止宮御、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刑法之制、豈人主縱意之具耶、景宗在潛、已鑒其失、及卽位、趙王喜隱自囚所擅去械鎖求見、詔之曰、枉直未分、焉有出獄自辯之理、命復縶之、既而躬錄囚徒、乃釋之、以穆宗廢鐘院、有冤者無所訴、復命鑄鐘、紀詔其上、道所以廢置之意、吳王稍爲奴所告、有司請鞫、帝

曰、朕知其誣、若案問、恐餘人效之、命斬以徇、近侍實[illegible]里誤觸神纛、法應死、杖而釋之、然殺于討賊、應曆逆黨、晩始獲而誅焉、聖宗冲年嗣位、睿智皇后稱制、留心聽斷、嘗勸帝宜寬法律、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沒奏里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謀逆者兄弟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請今雖同居、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爲令、帝壯、益習國事、銳意於治、用刑敬慎、更定法令、凡十數事、多合人心、先是契丹及漢人相毆致死、其法輕重不均、詔一等科之、契丹人犯十惡亦斷以律、舊法、死囚尸市三日、至是一宿卽聽收瘞、詔主非犯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

無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無得擅殺、以當法、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罪免黥、而詔自今犯罪當黥、准法同科、開泰八年、以竊盜贓滿十貫爲首者處死、其法太重、增至二十五貫、其首處死、從者決流、復敕諸處刑獄有冤不能申雪者、聽詣御史臺陳訴、委官覆問、往時大理寺獄訟、凡關覆奏者、以翰林學士、給事中、政事舍人詳決、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猶慮其未盡、親爲錄囚、數遣使詣諸道審決冤滯、如邢抱朴之屬、所至人自以爲無冤、五院部民有自壞鎧甲者、其長佛奴杖殺之、上怒其用法太峻、奪官、撻刺十乃方十、因醉言宮掖事、法當死、特貫其罪、五院部民遺火延

方奉其由北城當死杖而釋之敵八哥竊王令誦家財及覺
以刃刺令誦幸不死有司止加杖罪那母古犯竊盜者十有三
次上以情不可恕皆論棄市因詔自今三犯竊盜者黥額徒
三年四則黥面徒五年至於五則處死近侍劉哥烏古斯從
齊王妻以逆赦後出首命諸近侍護衛集視腰斬之朝無酷
吏因無倖民綱紀修舉人重犯法故統和中南京及易平二
州以獄空聞開泰五年諸道獄空有刑措之風焉故事樞密
使非國家重務未嘗親決凡獄訟惟夷离畢主之及蕭合卓
蕭朴相繼爲樞密使專尚吏才始自聽訟時人轉相效習以
狡智相高風俗自此衰矣太平六年詔曰朕以國家有契丹

漢人故以南北二院分治之蓋欲去貪枉除煩擾也若貴賤
異法則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動有司以達于朝惟內
族外戚多恃恩行賂以圖苟免如是則法廢矣自今貴戚以
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並令所在官司案問具申北南院覆
問得實以聞其不案輒申及受請託爲奏言者以本犯人罪
罪之七年詔中外大臣曰制條中有遺闕及輕重失中者其
條上之議增改焉興宗即位欽哀皇后得志昆弟專權馮家
奴等誣蕭浞卜等謀反連及仁德皇后坐罪者四十餘輩皆
被大辟仍籍其家幽仁德于上京既而弑之中外切憤欽哀
後謀廢立遷于慶州及奉迎以歸雖頗預事其酷虐不得逞

死流徒杖
四等

矣然興宗好名喜變更又溺浮屠法務行小惠數降赦宥釋
死囚甚衆重熙元年詔職事官公罪聽贖私罪各從本法子
弟及家人受賕不知情者止坐犯人先是南京三司銷錢作
器皿三斤持錢出南京十貫及盜家物五貫者處死至是銅
逾三斤持錢及盜物二十貫以上處死二年有司奏曰犯徒
終身者加以捶楚而又黥面是犯一罪而具三刑宜免黥上
曰犯罪而悔過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終身爲辱
朕甚憫焉後犯終身徒者止刺頸奴婢犯逆及盜物主無得
擅黥其面刺臂或頸者聽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
頸之右四刺左至于五則處死五年新定條制成詔有司凡

朝日執之仍頒行諸道蓋纂修太祖以來法令參以古制其
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條時有群牧
人竊易官印以馬與人者法當死帝曰一馬殺二人不亦甚
乎減死論又有兄弟犯強盜當死以弟從兄且俱無子特原
其弟至於枉法受賕詐敕乏遞僞學御書盜外國貢物者例
皆免死郡王貼不家奴彌里吉告其主謀之無驗當反坐以
欽哀皇后嘗言竟不加罪蕭白彊掠敵魯之女爲妻亦以后
言免死梅里狗丹使酒殺人而逃出首赦其罪聖宗之風替
矣道宗清寧二年命諸郡長吏與僚屬同決罪囚無致枉縱
六年帝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命惕隱蘇樞密使乙辛等更

定條制時校定官制增七十一條重編者至千餘條積增三十六條其後因事續增又六十七條條約既繁典者不得偏習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衆吏得因緣爲姦大安五年詔曰法者所以示民信而致國治簡易如天地不忒如四時使民可避而不可犯比命有司纂修刑法不能明體朕意多作條目以罔民于罪朕甚不取自今復用舊法餘悉除之太康元年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用事宮婢單登等誣告宣懿皇后詔乙辛劾狀其事上族伶人趙惟一斬高長命賜皇后自盡三年乙辛又與其黨構昭懷太子令右護衛耶律查剌告知樞密院事蕭速撒等謀立皇太子詔案無狀乙辛教蕭訛都斡自首嘗預速撒等謀帝信之以乙辛等鞫案杖皇太子囚之別室殺速撒等三十五人其幼稚及婦女奴婢家產皆籍沒之燕哥等詐爲太子變書以聞上大怒廢太子徙上京乙辛遣人戕於囚所朝廷上下無復紀律天祚乾統元年詔乙辛所害者悉復官爵三年發乙辛等墓剖棺戮屍誅其子孫餘黨子孫徙邊其家屬奴婢分賜被害之家如耶律撻不也蕭達魯古等黨人之尤兇狡者皆以賂免至于覆軍失城者第免官而已將軍耶律湼里等於禁地射鹿皆棄市其職官諸局人有過者鐫降決斷之外悉從軍嘗罰無章怨讟日起制盜相挺拔亡接連盜務羅以嚴酷由是投崖砲擲釘割臠

殺之訓從興焉或有分尸五京取其心以獻祖廟雖由天祚非忠無策流爲殘忍亦由祖宗有以啟之也遼之先代用法尚嚴使其子孫有君人之量知所自擇猶非祖宗貽謀之道不幸有昏暴者引以藉口何所不至然遼之季世與其先代用刑同而興亡異者何歟蓋創業之君施之于法未定之前民猶未能測也亡國之主施之于法既定之後民復何所賴焉傳曰新國輕典豈獨權事宜而已乎天祚末年遊畋無度諸子惟文妃所生敖盧斡最賢元妃兄蕭奉先深忌之文妃女兄適耶律撻曷里女弟適耶律余覩奉先誣余覩等謀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遂戮撻曷里及其妻賜文妃自盡敖盧斡以不與謀得免及天祚西狩又以耶律撒八等欲立敖盧斡遂誅撒八敖盧斡賜死從行百官及軍士皆流涕蓋自興宗起大獄仁德皇后戕于幽所遼政始衰道宗殺宣懿皇后及昭懷太子天祚知其父之冤而已亦幾殆至是又自殺其子傳曰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遼氏骨肉相殘天祚蓋甚尤甚遂至於亡

史緯卷二百九十三

遼史四

表

世表

庖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衆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炎帝之後、爾曰葛烏菟者、世雄朔陲、後爲冒頓所襲、保鮮卑山以居、號鮮卑氏、旣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見于此、隋唐之際、契丹之君、號大賀氏、武后遣將擊潰其衆、大賀氏微、別部長過折代之、過折尋滅、迭剌部長涅里立迪輦組里爲阻午可汗、更號遙輦氏、唐賜姓名曰李懷秀、旣而懷秀叛、唐更封楷落爲王、涅里之後曰耨里思者、左右楷落、至于屈戍、幾百年、國勢復振、耨里思曾孫阿保機號世里氏、是爲遼太祖、世里大賀遙輦號三耶律、自時厥後、國日益大、起唐季、涉五代、宋二百餘年、名隨代遷、字傳音轉、此其言語文字之相通、可考而知者也、其所不可知者、有若奇首可汗、胡剌可汗、蘇可汗、昭古可汗、皆遼之先、而世次不可考矣、摭其可知者、作遼世表、

漢、冒頓可汗以兵襲東胡、滅之、餘衆保鮮卑山、因號鮮卑、

魏、青龍中、部長比能稍桀驁、爲幽州刺州王雄所害、散徙潢

水之南、黃龍之北、

晉、鮮卑葛菟之後曰普回、普回有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九世爲慕容晃所滅、鮮卑衆散、爲宇文氏、或爲庫莫奚、或爲契丹、

元魏、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族同類、東部鮮卑之別支也、至晃始自號契丹、爲慕容氏所破、與庫莫奚俱竄松漠之間、道武帝大破之、遂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大武帝時、歲致名馬、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來獻、始班諸國末、欣服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以名馬文皮來貢、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太和三年、高麗與蠕蠕謀取地豆于分之、契丹懼、莫弗賀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高祖聽其入關市糴、

北齊、天保四年、契丹犯塞、文宣帝親討之、自平州趨長塹、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趨青山、安德王韓軌帥騎四千、東斷丞路、帝親踰山嶺、奮擊虜男女十餘萬、雜畜數十萬、相樂於青山大破別部、所虜生口分置諸州、後爲突厥所逼、以萬家寄處高麗境內、

隋、開皇五年、莫弗賀悉、寇高祖納之、聽居故地、六年、諸部相攻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諭解之、出伏部背高麗率

衆內附、置於潟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別部四千餘戶來附、後
紇臣水而居、分爲十部、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統之、
契丹殺吐屯、
唐、契丹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而羸、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
北靺鞨、室韋、阻冷陘山以自固、射獵居處無常、其君大賀氏、
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于突厥、與奚不平、每鬭不利、輒遁依
鮮卑山、武德中、大帥孫敖曹來朝、二年、寇平州、六年、君長咄
羅、獻名馬豐貂、貞觀二年、摩會來降、三年、入朝、賜鼓纛、帝伐
高麗、發契丹奚首領從軍、還過營州、以窟哥爲左武衛將軍、
大帥紇主據曲率衆來歸、即其部爲玄州、以據曲爲刺史、隸

營州都督府、窟哥舉部內屬、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都督、
封無極男、賜姓李氏、置峭落等十州、俱隸松漠府、窟哥死、契
丹與奚叛、總管阿史德樞賓執松漠都督阿不固、獻于東都、
窟哥二孫枯莫離爲彈汗州刺史、盡忠爲松漠都督、敖曹有
孫萬榮、爲歸誠州刺史、營州都督趙文翽數侵侮之、盡忠怨、
望與萬榮舉兵、殺文翽、據營州、自號無上可汗、推萬榮爲將、
不二旬、衆數萬、攻崇州、執擊討副使許欽寂、武后詔將軍曹
仁師擊之、戰于黃獐谷、王師敗績、進攻平州、不克、武后益發
兵擊之、萬榮襲檀州、清邊道副總管張九節拒戰、萬榮敗走、
俄盡忠死、突厥默啜襲破其部、萬榮收散兵、勢復振、別將駱

務整、何阿小入冀州、殺刺史陸寶積、掠數千人、武后詔夏官
尚書王孝傑率兵十七萬討萬榮、戰東硤石、敗績、孝傑死之、
萬榮屠幽州、又詔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擊之、萬榮
乘銳鼓行而南、殘瀛州屬縣、神兵總管楊玄基率奚兵掩擊、
大破萬榮、執何阿小、別將李楷固駱務整降、萬榮委軍走、
基與奚四面合擊、萬榮衆潰、東走、張九節設三伏待之、萬榮
窮、與家奴走潞河東、憩甚林下、奴斬其首以獻、餘衆不
能立、遂附突厥、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失活率部落來歸、玄
宗賜丹書鐵券、四年、與奚長李大酺來朝、詔復置松漠府、以
失活爲都督、封松漠郡王、八部長皆爲刺史、五年、以楊氏爲

永樂公主下嫁失活、六年、卒、弟娑固襲、七年、娑固與公主來
朝、衙官可突于勇悍得衆心、娑固欲除之、可突于攻娑固、娑
固奔營州、都督許欽澹及奚主李大酺攻可突于、不勝、娑固
大酺皆死、可突于推娑固從父弟鬱于爲主、遣使謝罪、玄宗
許襲位、十年、鬱于入朝、以慕容氏爲燕郡公主下嫁、鬱于卒、
弟咄于襲、十三年、咄于復與可突于猜阻、與公主來奔、封遼
陽王、國人立其弟邵固、朝于行在、從封禪泰山、封廣化王、以
陳氏爲東光公主下嫁、十八年、邵固爲可突于所弒、東光公
主走平盧、可突于立屈列、二十二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
破之、部長過折斬可突于及屈列、歸唐、封過折北平王、可突

于傜窟泥禮殺過折、其子剌乾走安東、拜左驍衛將軍、[illegible]
契丹中衰、大賀氏附唐於奚、以通于唐、朝貢歲至、泥禮即雅
儼遼史作涅里、陳大任作雅里、蓋遼之始祖也、李懷秀本名
廼蠻、涅里本八部大帥、天寶四年降唐、拜松漠都督、安祿山
討契丹、懷秀發兵十萬、與祿山戰潢水南、祿山大敗、自是兵
連不解、耶律儼紀云、太祖四代祖耨里思為迭剌部夷离菫、
遣將只里姑括里大敗安祿山于潢水、適當懷秀之世、則懷
秀固遙輦氏之首君為阻午可汗明矣、楷落、唐封恭仁王、松
漠都督、遂稱契丹王、其後殺大貞元四年犯北邊、自祿山反、
河北割據、道隔不通、世次不可悉考、契丹王屈戍、武宗會昌

二年授雲麾將軍、幽州節度使、是為耶瀾可汗、張仲武奏契
丹舊用回鶻印、乞賜聖造、詔以奉國契丹為文、至習爾號巴
剌可汗、咸通中、遣使貢獻、部落寖強、欽德、習爾之族也、號痕
德菫可汗、光啟中、鈔掠奚室韋諸部、皆役服之、數與劉仁恭
相攻、晚年政衰、八部大人、法常三歲代、迭剌部耶律阿保機、
建鼓旗、自為一部、不肯受代、自號為王、盡有契丹國、遙輦氏
遂亡、蕭韓家奴言、先世遙輦洼可汗之後、國祚中絕、自夷离
菫雅里立阻午可汗、大位始定、今以唐史遼史參考、大賀氏
絕于邵固、雅里所立、則懷秀也、其間唯屈列過折二世、屈列
乃可突于所立、過折以別部長為雅里所殺、唐史稱泥禮為
可突于餘黨、則洼可汗者、殆為屈列耶、

皇子

三代以上、封建久長、故吳魯燕蔡曹衛晉鄭、太史遷既若世
家、又列年表、不厭其詳、自漢以降、封建實亡、猶有其名、長世
者登世家、自絕者徂列傳、燕王子侯、猶可以年表也、班固以
為無實、削年而表世、自魏以降、不帝不世、王侯身徙數封、朝
不謀夕、於是列而傳之、功不足以垂法、罪不足以著戒、碌碌
然抑又甚焉、今摘其功罪顯然者、列諸傳、其無他可書者、略
表見之、

外戚

述律族不與審密為蕭氏矣

漢外戚、有新室之患、晉宗室、有八王之難、遼耶律蕭氏、十姓
八九、宗室外戚、勢分力敵、相為脣齒、以翰邦家、是或一道、然
以是而興、亦以是而亡、又其法之弊也、契丹外戚、其先二審
密氏、曰拔里、曰乙室巳、至遼太祖娶述律氏、本回鶻糯思之
後、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為汴州節度使、賜
姓名曰蕭翰、以從中國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巳、述律三族、皆
為蕭姓、拔里二房、曰大父、少父、乙室巳二房、曰大翁、小翁、世
宗以舅氏塔列葛為國舅別部、聖宗合拔里、乙室巳二國舅
帳為一、與別部為二、太祖神冊二年、命阿骨只為北宰相、自
是三族世與北宰相之選、此遼外戚之始末也、

終

史緯卷二百九十四

遼史五

列傳

后妃

昔司馬遷列呂后于紀班固傳於外戚范曄登后妃于帝紀天子紀年以敘事謂之紀后妁爲而紀之自晉史列諸后以首傳隋唐以來莫之能易也太祖慕漢高帝故耶律儼稱劉氏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爲蕭氏（[illegible]可晒亦[illegible]之意）

懿祖皇后蕭氏肅祖嘗過其家曰同姓可結交異姓可結婚爲懿祖聘焉

玄祖簡獻皇后蕭氏玄祖爲狼德所害后恐害其子命四子往依鄰家耶律臺押乃獲安太祖生后以骨相異常懼有阻害之者匿於別帳

太祖皇后述律氏名平回鶻人父月椀仕遼[illegible]氏爲阿札割只娶勻德恝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后簡重果斷有雄略嘗至遼土二河之會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避路忽不見童謠曰青牛嫗曾避路謂地祇爲青牛嫗云太祖即位群臣上尊號曰地皇后行兵御衆后常與謀太祖渡磧擊党項室韋乘虛襲之后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名震諸夷幽州劉守光遣韓延徽求援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后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賢者也奈何辱之太祖召延徽與語大悅遂以爲謀主太祖選三萬騎攻幽州后指帳前樹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何必爲此萬一不勝爲中國笑部落亦解體太祖崩后稱制攝軍國事及葬欲以身殉親戚百官力諫因斷右腕納于柩太宗即位上尊號曰應天皇太后初太祖謂太宗必興我家后諳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冊倍爲東丹王太宗崩太后欲立少子李胡而世宗即位于鎮陽太后怒遣李胡以兵逆擊李胡敗太后親率師遇于潢河之橫渡耶律屋質請罷兵世宗遷太后于祖州

應曆三年崩年七十五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太祖皇后弟室魯之女聰慧潔素尤[illegible]宮門[illegible]軍旅田獵必與

世宗懷節皇后蕭氏太祖皇后弟阿古只之女生萌古公[illegible]在帝察割作亂弒太后及帝后乘步輦直詣察割請收帝屍[illegible]遇害妃甄氏後唐宮人有姿色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寵遇甚厚生寧王只沒立爲皇后風神閑雅內治有法莫知[illegible]威行帝世宗承強盛之資無意遠略后每陳征討大計不納察割作亂遇害

妃后

景宗皇后蕭氏名綽北府宰相思溫女后早慧思溫嘗觀諸

女擅地、雖后、際除害曰、此女必能成家、生聖宗、景宗崩、后攝
國政、詔曰、毋寡子弱、族屬雄强、邊圍未靖、奈何、耶律斜軫、韓
德讓曰、信任臣等、何慮之有、於是后與斜軫、德讓參決大政、
委于越休哥以南邊事、統和元年、上尊號曰承天皇太后、后
明達治道、聞善必從、故群臣咸竭其忠、習知軍政、澶淵之役、
親御戎車、指麾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命、聖宗稱遼盛主、后
教訓爲多、統和二十七年崩、
聖宗皇后蕭氏、小字菩薩哥、景宗后弟隗因之女、年十二、美
而才、選入掖庭、冊爲皇后、有巧思、嘗以草莛爲殿式、付有司、
令造清風、天祥、八方三殿、既成、益寵異之、所乘車置龍首鴟

尾、飾以黃金、又造九龍輅、以白金爲浮圖、夏秋從行山谷間、
花木如繡、車服相錯、人望之以爲神仙、生皇子早卒、宮人耨
斤生興宗、后養爲子、帝大漸、耨斤詈后曰、老物寵亦有既耶、
帝崩、耨斤自立爲皇太后、護衛馮家奴、喜孫等希旨誣告北
府宰相蕭浞卜、駙馬蕭匹敵謀逆、詔鞫治連及后、興宗曰、皇
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爲太后、今反罪之、可乎、耨斤
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帝曰、皇后無子而老、無能爲也、耨斤
不從、遷后于上京、車駕春蒐、耨斤慮帝懷鞫育恩、遣人加害、
使至、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請沐浴而後就死、使者退、俟
后崩、年五十、是日、有見后于木葉山陰者、乘青蓋車、衞從甚

在金何以不死

嚴、追謚仁德皇后、祔慶陵、耨斤以匹敵爲后所愛、將殺之、公
主謂匹敵曰、與其無罪被戮、何若奔女直以全生、匹敵曰、朝
廷詎肯以飛語害忠良、寧死弗適他國、遂見殺、
欽哀皇后蕭氏、小名耨斤、勤而很、覩帶拂太后榻、獲金雞吞
之、膚色光澤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生貴子、已而生興宗、仁
德皇后無子、取而養之如己出、后以興宗侍仁德皇后謹、不
悅、聖宗崩、令馮家奴等誣仁德皇后與蕭浞卜、蕭匹敵等謀
亂、徙上京害之、自立爲皇太后、攝政、進封曾祖爲蘭陵郡王、
父爲齊國王、諸弟皆王之、重熙三年、后陰召諸弟、議欲立少
子重元、重元以白帝、帝收太后符璽、遷于慶州、六年、帝悔之、

親馭奉迎、侍養益孝謹、后終不懌、帝崩、無戚容、見皇后悲泣
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清寧初崩、
興宗仁懿皇后蕭氏、道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清寧九年、敦睦
宮使耶律良以重元與其子涅魯古反狀密告太后、太后言
于帝、帝未之信、太后曰、此社稷大事、宜早爲計、帝始戒嚴、及
戰、太后親督衞士破逆黨、后仁慈淑謹、凡正旦生辰、諸國貢
幣、悉賜貧瘠、嘗夢重元曰、臣骨不勝寒、慄寤即命屋之、太康
二年崩、
道宗皇后蕭氏、小字觀音、樞密使惠之女、姿容冠絕、工詩、善
談論、自製歌詞、尤善琵琶、有專房寵、生太子濬、皇太叔重元

稗史

焚椒錄述其事甚詳

妻以艷冶自矜后戒之曰爲貴家婦何必如此后好音樂伶官趙惟一得侍左右太康初宮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惟一私樞密使耶律乙辛以聞詔乙辛與張孝傑鞫狀乙辛因而實之族誅惟一賜后自盡歸其尸於家乾統初追諡宣懿皇后合葬慶陵惠妃蕭氏駙馬都尉霞抹之妹乙辛與之立爲皇后居數歲未孕后妹斡特懶嫁乙辛子綏也后以宜子言于帝離婚納宮中八年皇孫延禧封梁王降爲惠妃徙乾陵斡特懶還其家妃母燕國夫人厭魅梁王伏誅貶妃爲庶人囚于宜州諸弟沒入興聖宮天慶六年召還封太皇太妃後二年奔黑頂山卒葬太子山

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國舅大父房之女帝見而悅之匿宮中數月皇太叔和魯斡勸帝以禮選納三年立爲文妃生晉王敖盧斡尤被寵幸妃善歌詩女直日見侵逼帝畋遊不恤政事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諷諫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姦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劍佩鳴千官側目寂無聲養成外患嗟何及禍盡忠臣罰不明親戚並居藩屏位私門潛畜爪牙兵可憐往代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耆還以來郡縣所失幾半上頗有傾子之意晉王最賢素有人望皇后兄蕭奉先深忌之誣南軍都統余覩謀立晉王以妃與聞賜死元妃蕭氏宰相常哥女性沉靜嘗晝寢近侍盜貂裘如覺而不言宮掖稱其寬厚從天祚西狩以疾卒論曰遼以鞍馬爲家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獵未嘗不從如應天之奮擊室韋承天之御戎澶淵仁懿之親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靖安無毀無與仁德巧思乃奢侈之漸宣懿知音致誣蔽之階文妃能歌詩諷諫而謂謀私其子誣矣若簡獻之艱危保孤懷節之從容就義雖烈丈夫何以過之轉斥狠桀賊殺嫡后興宗不能防閑其母惜哉

宗室

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也神冊元年立爲皇太子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太祖征烏古党項倍爲先鋒都統太祖西征以倍留守天顯元年從征渤海拔扶餘城上欲括戶口倍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從趨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從之倍與德光爲前鋒夜圍忽汗城大諲譔窮蹙請降尋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以倍爲人皇王主之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之曰此地瀕海

倍汝與治以見朕愛民之心、爲將還、倍作歌以獻、太祖[illegible]
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退、太祖訃至、倍奔赴、知[illegible]太
后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
主社稷、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
爲南京、徙倍居之、置衛士陰伺動靜、唐明宗遣人跨海持書
召倍、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
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於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
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攜高美人浮海而去、
唐以天子儀衛迎倍、倍坐船殿、衆官陪列、至汴見明宗、明宗
以莊宗后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賜姓名李贊華、倍雖

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及從珂弒君自立、倍密報
太宗曰、從珂弒君、盍討之、及太宗立石敬塘爲晉王、加兵于
洛、從珂欲自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彥紳殺之、年三
十八、有一僧收瘞之、匿其少子、倍常購書數萬卷、置醫巫閭
山絕頂、築堂曰望海山、大同元年、世宗親護靈駕歸自汴京、
以倍愛醫巫閭山水奇秀、因葬焉、倍好讀書、通陰陽、知音律、
精醫藥砭焫之術、工遼漢文章、善畫、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
皆入宋秘府、契丹好飲人血、倍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
歸唐、載書數千卷、趙延壽假其異書、皆中國所無者、性刻急
好殺、婢妾微過、輒挑目刲灼、夏氏懼、求削髮爲尼、論曰、義宗

讓而見疑、蓋兆於建元稱制之間、斯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
過也、東書浮海、寄跡他國、常思其親、問安不絕、其心有足諒
者、始慕泰伯之賢、而爲遠適之謀、終疾陳恒之惡、而有請討
之舉、志趣之卓、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言、其不令終、殆刻
急嗜殺之所致也、然遼之繼統、皆其子孫、爲善之報昭然矣、
李胡、太祖第三子也、性殘酷、怒輒黥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
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卧內、曰是必在諸子下、而述律后偏
愛之、天顯五年、遣徇地代北、攻寰州、多俘而還、立爲皇太弟、
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親征、常留守京師、世宗即位鎮陽、
太后遣李胡擊之、至泰德泉、爲世宗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

河而陣、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李胡作色
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顧李
胡曰、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曰、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
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奈何、及會議、世宗使
解劒和約既定、趣上京、有告李胡與太后謀廢立者、徙祖州、
禁其出入、穆宗時、其子喜隱謀反、辭逮李胡、囚之、死獄中、葬
玉峯山、統和中、追謚欽順皇帝、喜隱封趙王、應曆中謀反、事
覺、穆宗臨問有狀、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景宗即位、聞有
赦、自去其械而朝、上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者、復
寘于獄、及保寧改元、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改封宋王、喜隱

辛隱爲疑不使其死何也

輕傈無恆、小得志郎驕、上嘗召之、喜隱不時至、上怒而辭之、憤怨謀亂、上貶之、復召還、上與劉繼元辭、辭意卑遜、喜門曰、本朝與漢爲主、書旨如此、恐虧國體、授西南面招討使、命之河東索吐蕃戶、遂誘群小謀叛、上命械其手足、囚祖州、宋降卒二百餘人欲劫立之、以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留禮壽伏誅、賜喜隱死、論曰、太祖之世、刺葛安端首倡禍亂、太祖既不之誅、又復用之、固爲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駕馭、李胡而下、宗王反側、無代無之、遂成內難、與國始終、厥後嗣君雖嚴法以繩之、卒不可止、創業垂統之主、所以貽厥孫謀者、可不審歟、

順宗名濬、道宗長子、幼而好學、道宗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歟、七歲從上獵、連發三矢皆中、上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絕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祖風、後遇十鹿、射獲其九、帝喜設宴、八歲立爲皇太子、太康元年、兼領北南樞密院事、及母后被害、耶律乙辛常不自安、會護衛蕭忽古謀害乙辛、下獄、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適與同知北院宣徽事蕭特裏特、謀構陷太子、令護尉耶律查剌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等謀廢立、詔案無迹、不治、乙辛復令牌印郎君蕭訛都斡等言、查剌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耶律乙辛等、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發連坐、帝信之、幽太子于別室、命耶律燕哥鞫案、太子陳狀曰、吾爲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爲我辨之、燕哥、乙辛之黨、易其言爲狀伏、上廢太子爲庶人、太子曰、我何罪至是、蕭十三叱使登車、遣衛士闔其扉、徙于上京、囚圜堵中、乙辛遣達魯古撒八害之、時年二十、上京留守蕭撻得以疾卒聞、上哀之、命葬龍門山、欲召其妃、乙辛陰遣人殺之、上後知其冤、悔恨之、諡曰昭懷太子、以天子禮改葬玉峰山、乾統初、追尊順聖皇帝、論曰、道宗知太子之賢、而不能辨乙辛之詐、竟絕父子之親、爲萬世惜、可不戒哉、

晉王敖盧斡、天祚長子、母曰文妃蕭氏、甫髫亂、馳馬善射、出

爲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晉王、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時宮中見讀書者、輒斥、敖盧斡嘗入寢殿、見小底茶剌閱書、因收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他人見也、及長、有人望、內外歸心、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覩謀立之、事覺、余覩降金、文妃賜死、敖盧斡以不與謀獲免、二年、耶律撒八等復謀立之、賜死、或勸之亡、敖盧斡曰、安忍以死生之小、而失忠孝之大、遂縊、聞者傷之、論曰、天祚不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敖盧斡重君父之命、不亡而死、其恭世子之儔乎、

耶律曷魯

耶律曷魯、父偶思、遙輦時、爲夷离堇、曷魯性質厚、少與太祖

遊太祖與易妻馬爲好、曷魯事太祖彌謹、滑哥弑其父[illegible]
太祖謂曷魯曰、滑哥弑父、料我必不能容、將反噬我、自[illegible]
魯常佩刀入侍、偶思疾、召曷魯曰、阿保機神略天授、汝[illegible]
弟赤心事之、太祖來問疾、偶思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illegible]
曷魯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諭之矣、太祖祭箭部族事、曷魯[illegible]
小黄室韋來附、太祖素知其賢、軍國事非曷魯議不行、太祖
爲迭剌部夷离堇、討奚部、其長术里倨險而壘、攻莫能下、命
曷魯持一箭往諭之、旣入爲所執、迺說之曰、契丹與奚言語
相通、實一國也、漢人殺我祖奚首、夷离堇日夜思報漢人、使
我求援於奚、傳矢以示信、非有他意也、今奚殺我、兵遣[illegible]

自此始矣、术里乃降、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幽州劉仁恭遣[illegible]
騎率衆救之、曷魯伏兵桃山、伏覇衆遇牛、與太祖合擊[illegible]
其衆、遂降室韋、太祖會李克用于雲州、曷魯侍、克用顧之曰
偉男子爲誰、太祖曰、吾族曷魯也、遙輦痕德堇可汗歿、群臣
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辭曰、昔吾祖夷离堇雅里嘗以不當
立而辭、今若等復爲是言何歟、曷魯進曰、曩吾祖特遺命[illegible]
及符瑞未見、第爲國人所推戴耳、于越之生、神光屬天、異香
盈幄、天道無私、必應有德、我國削弱、齮齕于隣部日久、故生
聖人以興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遙輦九營棊布、非
無可立者、小大臣民屬心于越、天也、與王之遺貲在今[illegible]

天順人、以答顧命、不可失也、太祖乃許之、旣即位、命曷魯總
軍國事、時制度未講、國用未充、扈從未備、而諸弟剌葛等往
往覬非望、太祖行營始置腹心部、選豪健二千餘充之、以曷
魯及蕭敵魯總焉、已而諸弟亂作、太祖命曷魯總領軍[illegible]討
平之、爲迭剌部夷离堇、時民更焚剽、曷魯撫輯有方、畜牧益
滋、民用富庶、迺請制朝儀、建元、率百官上尊號、太祖旣備禮
受冊、拜曷魯爲阿魯敦于越、阿魯敦遼言盛名也、神冊三年、
從伐幽州、與唐節度使周德威戰于州西、敗之、遂圍幽州、太
祖以君命班師、卒年四十七、旣瘞、名其阡曰于越峪、立石紀
功、建祠上京、曷魯病革、太祖臨視、問所欲言、曷魯曰、陛下聖

德、帝業隆興、惟析迭剌部議未決。願亟行之。太祖流涕曰、斯
人若罔三五載、吾謀無不濟矣、

韓延徽

韓延徽、幽州人、爲幽州觀察度支使、劉守光使延徽來聘、太
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命參軍
事、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
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少、居久之、慨
然懷其鄉里、遂亡歸晉陽、李克用欲置之幕府、王緘疾之、延
徽不自安、求省親幽州、過眞定、故人王德明問所適、延徽曰
今河北皆爲晉有、吾將復詣契丹、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illegible]

死乎延徽曰彼自失我如喪手目今往詣之手目復完安肯
肯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太祖見其至大喜命爲守政事令
及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曰非不戀英主非不
思故鄉恒王藏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
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天
贊四年拜左僕射封魯國公應曆中致事卒年七十八子德
樞不直事封趙國公孫紹勲東京戶部使大延琳叛被執不
相賊以絕解之憤罵至死

耶律圖魯窘

耶律圖魯窘肅祖曾孫勇而有謀其父敵魯古爲五院夷离

堇從于兵帝以其賊授之會同元年改北院大王從討石重
貴杜重威擁十萬餘衆拒滹沱橋力戰不得進帝曰兩軍爭
渡人馬疲矣計安出諸將請緩師爲後圖圖魯窘曰陛下柔
於安逸則謹守四境可也既欲擴大疆宇出師遠攻詎能無
厪聖慮若中路而止賊必陷南京夷屬邑若此則爭戰未已
吾民無安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漢人力窮而行援如遲輕
騎絕其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喜於是塞其餉道重威果降
明年卒

趙延壽

趙延壽本姓劉恒山人父邧蓚縣令滄州劉守文陷蓚裨將
趙德鈞獲之養以爲子少美容貌好書史唐明宗以興平公
主妻之拜駙馬都尉樞密使秦王從榮驕恣延壽求補外避
之出爲宣武軍節度使清泰初復爲樞密使加魯國公許
州石敬瑭起兵太原唐遣張敬達討之敬達敗保晉安寨延
壽與德鈞往救聞晉安已破丞圖栢峪太宗追及之延壽父
子降明年德鈞卒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總山前事
延壽妻在晉詔取之以歸加政事令晉人背盟帝親征延壽
爲先鋒下貝州授魏博節度使改封魏王敗晉軍于南樂次
元城晉將李守貞高行周率兵來迎破之至頓丘會大霖雨
帝欲班師延壽曰晉軍屯河濱不敢出戰若徑入澶州奪其

橋晉不足平也上然之高行周至祈城延壽將輕兵迎戰上
親將騎士突其陣敵潰師還留延壽徇冀滄等州八年再伐
晉晉主遣延壽族人趙行實以書來招時晉人堅壁不出延
壽然之曰我陷虜久寧忘父母之邦若以軍迎我即歸晉人
以爲然遣杜重威率兵迎之延壽至滹沱河據中渡橋與晉
軍力戰手殺其將王清兩軍相拒太宗潛由他渡濟延壽屢
敗敵兵杜重威降上賜延壽龍鳳赭袍曰漢兵皆爾所有爾
宜親往撫慰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貞迎謁馬首上書許滅
晉後以延壽爲帝故摧堅破敵延壽常以身先太宗克汴延
壽因李崧達意求爲皇太子上曰吾於魏王欲割肌肉亦不

儕但皇太子、乃天子之子、魏王豈得爲也、乃命遷延壽於翰林學士承旨張礪進擬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上塗綠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世宗卽位、授樞密使、天祿二年卒、五代史載延壽事與遼史詳略不同參觀可也

高模翰

高模翰、渤海人、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麗、高麗王妻以女、有罪亡歸、唐遣張敬達、楊光遠帥師五十萬攻太原、勢銳甚、石敬瑭遣人求救、太宗出太原、模翰與敬達接戰、敗之、太原圍解、敬瑭夜出謁帝、約爲父子、翌日復戰、又敗之、敬達穴晉安寨、光遠斬敬達以降、諸州悉下、上謂模翰曰、朕自起兵百

餘戰、卿功第一、雖古名將無以加、授上將軍、會同元年、冊禮告成、宴百官及諸國使、帝指模翰曰、此國之勇將、朕統一天下、斯人之力也、群臣皆稱萬歲、及晉叛盟、出師南伐、模翰爲統軍副使、與僧遏前驅、拔赤城、破德貝諸寨、下閻南城邑數十、虎官傷單赴乾寧軍、爲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模翰與趙延壽議往救、俄、有光自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識、如流星、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遂進兵、殺獲其衆、嘗地臨山、破饒安、晉人震恐、不敢出戰、加太傅、晉將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模翰謂左右曰、師在直不在衆、以多陵少不義、必敗、其晉之謂乎、詰旦、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走、復敗晉兵於中渡橋、上曰、朕憑高觀兩軍之勢、卿英銳無敵、如鷹逐雉兔、當圖形麟閣、爵貽後裔、已而杜重威降、車駕入汴、加特進、檢校太師、封悊郡開國公、賜璽書劍器、應曆初、爲中臺省右相、至東京、父老歡迎曰、公起戎行、致身富貴、爲鄉里榮、相如買臣輩不足過也、遷左相、卒、

耶律漚里思

耶律漚里思、系出六院、每戰、被重鎧、揮鐵槊、所向披靡、會同間伐晉、上至河而獵、放海東青鶻搏雉、晉人隔水以鴿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爲我取此人、漚里思濟河擒之而還、上大悅、晉將杜重威逆于望都、漚里思介馬突陣、被圍、衆言薩葛處

可出、漚里思曰、恐彼有詐、引兵衝堅而出、迴視衆所指、皆大塹也、總領敵烈皮室軍、卒、

張礪

張礪、磁州人、石敬瑭起兵、唐主以礪爲招討判官、從趙德鈞援張敬達於河東、及敬達敗、礪入契丹、太宗擢爲翰林學士、礪盡言無所避、上益重之、謀亡歸、爲追騎所獲、上謂之曰、汝何故亡、礪曰、臣不習北方土俗、飲食居處、意常不適、是以亡耳、上責通事高彥英曰、朕嘗戒汝善遇此人、何乃使失所而亡、礪去、可再得耶、杖彥英而謝礪、會同初、從太宗伐晉、入汴、諸將蕭翰麻答輩肆殺掠、礪奏曰、今大遼始得中國、宜以中國、

人洽之不可專用逆人及左右近習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
驗得之亦將失之上不聽遷右僕射兼平章事車駕還至欒
城崩時獨臥疾恒州蕭翰與麻答以兵圍其第礪出見之翰
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謂國人不可爲節度使我以國舅
之親有征伐功先帝留我守汴汝獨以爲不可又言我與解
里掠人財物子女今必殺汝令鎖之礪抗聲曰吾實言之請
問公等何以舍汴而歸欲殺卽殺奚以鎖爲麻答以礪大臣
不可專殺救止之是夕礪恚憤卒

耶律屋質

耶律屋質簡靜有器識會同間爲惕隱太宗崩諸大臣立世

宗太后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遇世宗軍於泰德泉敗
歸李胡盡執世宗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殪此曹
人皆恂恂李胡出軍次潢河隔岸相拒時屋質從太后世宗
遣屋質書遣人誤致於太后以間之太后以示屋質屋質曰
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
忠得乎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相示屋質曰李胡永康
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和解太
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太后乃遣屋質授
書於帝帝復書辭不遜屋質曰書辭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
臣願其釋嫌怨以安社稷帝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

卽不敵奈骨肉何況未知孰勝且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無
噍類矣帝良久曰若何而和屋質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志
不然決戰未晚帝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始定
及相見怨言交詬殊無和意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
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
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乃太祖遺旨
又謂帝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
立所以去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
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而太后牽於偏
愛欲妄授以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

泣曰向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
籌一帝曰父不爲而子爲又何咎也亦執一籌左右皆感泣
太后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
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
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爲非況公暴戾殘忍
人多怨讟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能奪也太后顧李胡曰
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爲之乃許立永康天祿二年耶律天
德蕭翰謀反下獄惕隱劉哥及其弟盆都結天德等爲亂耶
律石剌以告屋質屋質白其事劉哥等不服遂寢未幾劉哥
邀駕觀樗蒲捧觴上壽袖刃而進帝覺命執之親詰其事劉

哥自誓無之帝復不問屋質曰當使劉哥與石刺對狀不可輒恕帝使屋質鞫之皆伏罪誅天德杖翰遷劉哥以盆都使轄戛斯國三年泰寧王察割有陰謀屋質言之上不聽五年秋上祭讓國皇帝于行宮與群臣皆醉察割弒帝屋質易衣而出諭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遣人召壽安王王至意猶豫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社稷將誰賴王悟諸將相繼至遲明整兵圍之遂誅察割穆宗即位謂屋質曰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屋質固辭應曆五年爲北院大王總山西事宋圍太原屋質率兵往救至白馬嶺遣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

兵以爲大軍至懼而宵遁漢劉繼元遣使來貢致幣於屋質帝命受之卒年五十七道宗立詔立祠樹碑以紀其功云

耶律吼

耶律吼爲南院大王帝崩於欒城無遺詔軍中憂懼不知所爲吼詣北院大王耶律洼議曰天位不可曠若請于太后則必屬李胡李胡暴戾殘忍詎能子民必欲厭人望當立永康王洼然之會耶律安摶來意與吼合遂定議世宗立加採訪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的琭諸子坐事籍沒陛下哀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上許之卒年三十九

耶律安摶

耶律安摶玄祖之玄孫父迭里南院夷离菫太祖崩皇后欲立大元帥迭里言帝位宜在嫡長東丹王當立太后殺之籍其家安摶以父死非罪不預宴樂世宗在藩邸安摶密自結納太宗伐晉還至欒城崩諸將欲立世宗以李胡及壽安王在朝猶豫未決世宗密召安摶問計答曰大王聰明寬恕人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摶詐以李胡死傳報軍中皆謂北南二大王計之北院大王洼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王爲儲貳今日之事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

而立必至起釁安摶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爲儲副永康賢明人心樂附若白太后必立李胡李胡殘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願速定策稍緩則大事去矣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乃整軍召諸將奉世宗即位于太宗柩前帝以安摶總宿衛既而和于横渡太后問安摶曰吾與汝有何隙安摶以父死爲對太后默然爲北院樞密使穆宗即位或誣安摶與齊王罨撒葛謀亂繫獄死

張儉

張儉宛平人統和中舉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

不憚其名

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一
人二口及聞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占奏三十餘事踐歷
清華號稱明幹太平六年爲南院樞密使參知政事吳叔達
與儉不相能帝出叔達爲康州刺史拜儉左丞相封韓王帝
不豫受遺詔輔太子是爲興宗拜太師中書令加尚父進見
不名儉貪不重味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
穿孔誌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
尚奢靡故以此風之上令恣取內府物儉持布三端而出益
見獎重儉弟五人上欲俱賜進士第固辭有司獲盜八人既
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冤儉奏乞申理上勃然曰卿欲賠償

命耶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沒矣
從之在相位二十餘年致政歸第宋人書辭倣慢上將加征
幸儉第尚食往具饌儉邸之進葵羹乾飯帝食之美因問以
策儉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遠勞車駕上悅而止復即其第
賜宴器玩悉與之卒年九十一

馬得臣

馬得臣南京人聖宗即位兼侍讀學士從代宋得臣言降不
可殺士不必追二三其德者別議之上以爲然兼諫議大夫
上擊鞠無度得臣諫曰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臣請
略陳之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罷則挽輦至內殿玄宗與兄弟
歡飲盡家人禮陛下躬侍太后可謂至孝臣更望定省之餘
睦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二帝矣二帝躭玩經
史數引公卿講學至于日昃當時天下翕然嚮風今陛下游
心典籍分解章句臣願研究經理深造而篤行之臣又聞太
宗射豕唐儉諫之玄宗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今陛
下以毬馬爲樂愚臣思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君臣爭勝君
得臣奪君輸臣喜一不宜也往來交錯前後遮約爭心競起
禮容全廢若貪月杖誤拂天衣臣既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宜
也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地雖平至爲堅确馬雖良亦有
驚蹶或因奔擊而失控御聖體寧無虧損太后豈不驚懼三

不宜也臣望陛下念繼承之重止危險之戲天下之福群臣
之願也帝嘉歎良久卒贈太子太保

王繼忠

王繼忠仕宋爲鄆州刺史統和二十一年屯望都以輕騎覘
我軍爲南府宰相耶律奴瓜所獲授戶部使宋以繼忠舊臣
每遣使必有附賜聖宗許受之二十二年宋使來聘道繼忠
詠矢及求和劄子有曰自臨大位愛養黎元豈欲窮兵惟思
息戰每救邊事嚴諭守臣至于北界人民不令小有侵擾象
所具悉爾亦備知向命知雄州何承矩已布此意自後杳無
所聞汝可密言如許通和即當別使往議詔繼忠與宋使相

見仍許講和、以讓忠家無奴隸、賜宮戶三十、加左武衛上將
軍、進楚王、賜國姓、上嘗宴飲、議以蕭合卓為北院樞密使、繼
忠曰、合卓雖有刀筆才、暗於大體、不如蕭敵烈才行兼備、上
竟用合卓、及遣合卓伐高麗、攻興化鎮不下、師還、上謂明於
知人、拜樞密使、致仕、卒、

陳昭袞

陳昭袞、雲州人、善譯鞮、勇而善射、掌圍場事、開泰五年秋、大
獵、帝射虎、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奔勢將犯蹕、左右辟易、
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逸、帙山、昭袞終不墮地、扳佩
刀殺之、既至上前、慰勞、設宴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命張儉

史稱　卷二百九十四　圭

呂德懋賦詩以美之、歷西南面招討都監、卒、

蕭合卓

蕭合卓、久居近職、明習典故、善占對、尤被寵渥、歷北院樞密
使、議者以為無行、不可大用、時求進者多附之、合卓服食僕
馬不加于舊、帝以其廉、詔許借廄家貲齊趨于門、太平五年、
有疾、北府宰相蕭朴問之、合卓執其手曰、吾死、君必為樞密
使、慎勿舉勝己者、朴鄙之、論曰、繼忠既不能死國、雖通南北
之和、有知人之鑑、奚足尚哉、合卓臨終、教蕭朴無舉勝己者、
誤國之罪大矣、

耶律隆運

耶律隆運、本姓韓、名德讓、玉田人、父匡嗣、為上京留守、有寵、
隆運代父守南京、時人榮之、徵為南院樞密使、景宗大漸、與
耶律斜軫受顧命、立梁王為帝、皇太后稱制、隆運總宿衛事、
太后寵任之、統和四年、宋遣曹彬米信將十萬衆來侵、隆運
從、太后出師、敗之、加守司空、封楚國公、與北府宰相室昉共
執國政、太后觀擊鞠、胡里室突隆運墜馬、命立斬之、詔率師
伐宋、圍沙堆、敵夜來襲、隆運嚴軍敗之、封楚王、言燕人挾姦
苟免賦役、貴族為囊橐、可戒諭之、十一年、丁母憂、詔起之、室
昉致政、以隆運為北府宰相、領樞密使、加守太保、兼政事令、
拜大丞相、徙王齊、總二樞府事、二十二年、從太后南征、及河

史稱　卷二百九十四　舌

許宋成而還、徙王晉、出宮籍、隸橫帳季父房位、親王上、賜宅、
及陪葬地、從伐高麗還、得疾、帝與后臨視醫藥、卒、年七十一、
贈尚書令、諡文忠、官給葬具、建廟、無子、以魏王貼不子耶魯
為嗣、天祚立、以皇子敖盧斡繼之、姪制心、封漆水郡王、以皇
后外弟、恩遇甚隆、與內宴歡洽、制心輒避去、皇后不悅、曰、汝
不樂耶、制心曰、寵貴鮮能長保、是以為憂耳、歷南京留守、遼
王燕、遷南院大王、或勸其奉佛、答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
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臥、家人聞絲竹之聲、怪而視之、
則已逝矣、年五十三、守上京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醞者、制
心笑而飲之、不詰其罪、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論曰、德讓在

統和間位兼將相至賜姓名王齊晉抑有寵於太后而功亦茲

與

耶律虎古

耶律虎古保寧十年使宋還言宋必取河東燕王韓匡嗣曰何以知之虎古曰諸國割據宋皆併之惟河東未下今宋講武習戰意必在漢匡嗣以爲不然明年宋果伐漢帝以虎古能料事曰吾慮不及此授涿州刺史皇太后稱制與韓德讓相忤德讓怒取護衛所執兵仗擊其腦卒（德讓不恃太后敢如此耶）

耶律休哥

耶律休哥乾亨元年宋侵燕北院大王奚底等敗績南京被

圍帝命休哥將五院軍往救遇大敵于高梁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擊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宋主遁去上命韓匡嗣耶律沙伐宋休哥率本部兵戰于滿城翌日將復戰宋人請降匡嗣信之休哥曰彼衆整而銳乃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須臾南兵大至鼓譟疾馳匡嗣倉卒不知所爲士卒棄旗鼓而走休哥整兵進擊敵乃却詔總南面戍兵爲北院大王車駕親征圍瓦橋關宋兵來救守將張師突圍出休哥斬之餘衆走入城宋陣於水南休哥率精騎渡水擊敗之追至莫州橫屍滿道生獲宋將數人拜于越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統和四年宋復來侵其將楊業出雲州曹彬米信出雄易取岐溝涿州陷固安進屯時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兵寡夜以輕騎出兩軍間殺其單弱晝則以精銳張其勢使敵勞於防禦以疲之設伏林莽絕其糧道曹彬等以糧運不繼退保白溝月餘復至休哥以輕兵薄之伺彼蓐食擊其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卻由是南軍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達涿州聞太后軍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銳卒追及之宋軍環糧車自衛休哥圍之彬信夜遁追至易州東宋師尚有數萬瀕沙河而爨休哥急擊之宋師望塵奔竄墮岸相蹂死者過半河水爲之不流休哥收宋屍爲京觀

封宋國王上言可乘宋弱略地至河爲界不納太后南征休哥爲先鋒敗宋兵於望都宋將劉廷讓以數萬騎並海而出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休哥以兵扼其要地太后軍至破殺敬源延讓走瀛州七年宋遣劉廷讓乘暑潦來攻易州休哥率銳卒逆擊于沙河之北殺傷數萬獲輜重不計自是宋不敢北向宋人欲止兒啼曰于越至矣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以安十六年卒詔立祠南京

耶律斜軫

耶律斜軫曷魯之孫也爲南院大王乾亨初宋再攻河東斜

軫從耶律沙至白馬嶺、遇敵、沙戰不利、斜軫赴之、令麾下萬矢齊發、敵敗退、是年宋下河東、乘勝襲燕、北院大王耶律奚底、逆戰敗績、退屯清河北、斜軫取奚底青幟軍、次得勝口以誘敵、敵果爭赴、斜軫出其後、奮擊敗之、高梁之戰、與耶律休哥分左右翼、夾擊大敗宋軍、統和初、爲北院樞密使、宋將曹彬米信出雄易、楊繼業出代州、以斜軫爲山西路兵馬都統、繼業陷山西諸郡、屯代州、斜軫至定安、遇賀令圖軍、擊破之、追至五臺、斬首數萬級、至蔚州、敵不敢出、斜軫聞宋軍來救、令都監耶律題子、夜伏兵險阨、敵至伏發、城守者見救至突出、斜軫擊其背、二軍俱潰、追至飛狐、斬首二萬餘級、遂取蔚州、宋軍在渾源應州者、皆棄城走、斜軫聞繼業出兵、令蕭撻凜設伏于路、明旦、繼業兵至、斜軫爲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皆潰、繼業匿深嶺中、耶律奚底望袍影射之、繼業墮馬被擒、加守太保、從太后南伐、卒于軍、

耶律褭履

耶律褭履、爲永興宮使、褭履將娶秦晉公主孫、其母與公主婢有隙、誣褭履曰能去婢、乃許爾婚、褭履以計殺之、事覺有司以大辟論、褭履善畫、寫聖宗真以獻、得減死、長流邊戍、從召寫真、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寫宋主容以歸、清寧間復

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一見、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重元之亂、不即勤王、賊平入賀、賜宴酒酣、上謂褭履曰、重元事成、卿必爲上客、褭履大慙、褭履無足錄、錄其善畫耳

蕭孝穆

蕭孝穆、廉謹有禮法、統和末、同平章事、太平三年、封燕王、九年、大延琳以東京叛、命孝穆爲都統討敗之、其將楊詳世擒延琳以降、遼東平、重熙九年、徙王楚、時天下無事、戶口蕃息、上富于春秋、每言及周取十縣、慨然有南伐之志、群臣多阿旨、孝穆曰、昔太祖南伐、終無成功、嗣聖皇帝滅唐立晉、後以重貴叛、長驅入汴、乘輿始回、旋來侵軼、自後連兵二十餘年、僅得和好、烝民樂業、南北相通、今國家比之曩日雖曰富強、然勳臣宿將、往往物故、且宋人無罪、不宜棄先帝盟約、不報、十一年、爲北院樞密使、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疑滯矣、自蕭合卓以吏才進、其後相效、不知大體、孝穆歎曰不能移風易俗、而偷安爵位乎、時稱爲國寶臣、卒、諡曰貞、

耶律資忠

耶律資忠、博學工辭章、聖宗召補宿衛、開泰中、授中丞、初高麗內屬、取女直六部地以賜、至是貢獻不時至、詔資忠往問故、且索地、高麗無歸地意、還出爲上京副留守、四年、再使高

旣冒寵遇，資忠賦詩述懷，號西亭集。帝與群臣宴飲，每謔遜之曰：資忠亦有此樂乎。九年，高麗上表謝罪，送資忠還。帝郊迎之，同載以歸，命大臣宴勞，留禁中數日，謂曰：朕將屈卿爲樞密，何如？資忠曰：臣不才，不敢奉詔。乃以爲林牙，知惕隱事。樞密使蕭合卓、少師蕭把哥有寵，資忠詆之，帝怒，出爲順德軍節度使。帝崩，表請會葬，旣至，伏梓宮大慟，氣絕而蘇。興宗命醫療之，少愈，言國舅侍中無變國心，提稱唐舊號，不宜用，當事者惡之，遣歸鎭，卒。

耶律庶箴

耶律庶箴爲都林牙，上表乞廣本國姓氏，曰：我朝創業以來，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爲二，耶律與蕭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諸部鄉里之名，續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請推廣之，使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禮。帝以舊制不可遽變，不聽。大康二年，出耶律乙辛爲中京留守，庶箴與耶律孟簡賀。乙辛復爲樞密使，庶箴私見乙辛，泣曰：前抗表非庶箴之意也。聞者鄙之。子蒲魯，七歲能誦契丹大字，習漢文，博通經籍。重熙中，舉進士第，主文以國制無契丹試進士之條，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召蒲魯試之，賦詩立成。帝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魯曰：臣自蒙義方，兼習騎射，在流輩中亦可周旋。命從獵，三矢中三兔，帝奇之，官通進，卒。

上作斡特

蕭陶隗

蕭陶隗任馬群太保，上書曰：群牧以少爲多，以無爲有，上下相蒙，積弊成風。不若括見真數，著爲定籍。從之，畜產歲以蕃息。遷行宮都部署。上謂群臣曰：北樞密院軍國重任，耶律阿思、蕭斡特剌二人孰愈？群臣各譽所長，陶隗默然。上問：卿何不言？陶隗曰：訛特剌懦而敗事；阿思有才而貪，將爲禍基。不得已而用，敗事猶勝基禍。上曰：陶隗雖魏徵不能過。竟以阿思爲樞密使，阿思由是銜之。九年，西圉不寧，阿思奏邊隅大事，可擇重臣鎭撫。上曰：陶隗何如？阿思曰：誠如聖旨。遂拜西南面招討使。阿思誣奏賊掠漠南牧馬及居民畜產，陶隗不急追捕，罪當死。詔免官，疽發背卒。

蕭塔剌葛

蕭塔剌葛補冈別部敵史，或言泰寧王察割有無君心，塔剌葛曰：彼縱行不義，人孰肯從？他日侍宴，酒酣，塔剌葛捉察割耳，飲之曰：上固知汝傲很，然以國屬，曲加矜憫，使汝在左右。且度汝才何能爲？若長惡不悛，徒自取赤族之禍。察割不能答，強笑曰：何戲之虐也。天祿末，塔剌葛爲北府宰相，察割作亂，塔剌葛曰：吾悔不殺此賊。爲察割所害。

耶律韓八

耶律韓八，太平中，游京師，帝微服出獵，見而問之曰：汝爲何

人、韓八初不識、漫應曰、我北院部人韓八來覓官耳、帝與語、知其才、命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帝召韓八、馳驛、審錄、乘朝、皆驚、韓八量情處理、人無冤者、上嘉之、景福元年、爲北面林牙、改北院大王、政務寬仁、死之日、篋無餘蓄、帷無完衣、遣使弔祭、給葬具、韓八平居不屑細務、喜慍不形、嘗失所乘馬、家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

蕭惠

蕭惠、開泰二年、爲右夾離畢、加同平章事、封魏國公、太平六年、討回鶻阿薩蘭部、徵兵諸路、阻卜酋長直剌後期、惠斬以狥、進至甘州、攻圍三日、不克而還、直剌之子來、追會西阻卜

叛、襲三克軍、突舉部節度使諧里、阿不呂、將兵三千來救、遇敵于可敦城、諧里、阿不呂戰歿、士卒潰散、敵乘勝來攻、惠不出、設伏兵擊之、敵敗走、惠爲招討、屢遣使掠、士馬疲困、左遷南京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興宗即位、加檢校太師、封鄭王、帝謀取三關、惠曰、宋人西征連年、師老民疲、陛下親率六軍臨之、其勝必矣、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敗未可逆料、帝遣使索宋十城、會諸軍于燕、惠與太弟、帥師壓宋境、宋人重失十城、增歲幣請和、惠以首事功、進王韓、十三年、夏國李元昊誘山南党項諸部、帝親征、元昊懼請降、惠曰、元昊忘奕世恩、萌姦計、車駕親臨、尚不盡歸所掠、請勿許其降、帝從之、詰旦、進軍、夏人列拒馬于河西、蔽盾以立、惠擊敗之、元昊走、惠麾先鋒及右翼邀之、夏人千餘潰圍出、我師逆擊、大風忽起、飛沙眯目、軍亂、夏人乘之、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詔班師、惠尚帝姊秦晉國公主、拜駙馬都尉、十八年、帝復征夏、惠自河南進、戰艦糧船綿亘數百里、旣入敵境、偵候不遠、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勞耳、軍未營、候者報夏師至、惠以妄言詰之、諒祚軍從阪而下、惠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幾中、軍士死傷甚衆、十九年、請老、封魏國王、清寧二年卒、惠性寬厚、自奉儉薄、興宗使惠恣取珍物、惠曰、臣以戚屬據要地、祿足養廉、

奴婢千餘、不爲闕乏、陛下猶有所賜、貧于臣者、何以待之。帝韙之、故爲將雖數敗、朝不之罪也、論曰、遼之謀復三關也、蕭惠贊伐宋之衆、而宋人增幣請和、狃于得利、移師西夏、勇智俱困、潰敗隨之、所得不償所亡、利果安在哉、

耶律斡臘

耶律斡臘、休寧初、補護衛、車駕獵頡山、有豪豬伏叢莽、帝射中之、豬突出、御者托滿捨轡而避、斡臘射豬斃之、帝嘉賞、及獵赤山、遇奔鹿、奮角突前、路隘不及避、乘犯蹕、斡臘以身當之、胞觸而顚、帝曰、朕兩瀕于危、賴卿以免、始見爾心、遷護衛太保、爲行軍都監、從奚王和朔奴伐兀惹烏昭度、昭度請降、

[illegible]奴利俘掠令四面急攻昭度率衆死守隨方捍禦依埤
垷虛構戰棚誘我軍登陴撤枝柱登者盡覆和朔奴欲退蕭
恒德謂師久無功何以藉口若深入大掠猶勝空返斡臘曰
深入恐所得不償所損恒德不從略地東南循高麗北鄙還
道遠糧絕人馬多死詔奪諸將官斡臘以前議得免爲東京
留守卒

耶律何魯掃古

耶律何魯掃古大安八年知西北路招討使事邊部耶都括
來侵何魯掃古使北阻卜酋豪磨古斯攻之俘獲甚衆復討
耶覩刮誤擊磨古斯北阻卜由是叛命遣都監張九討之不
克二室韋與六院部特滿群牧宮分等軍俱陷于敵何魯掃
古不以實聞削官決以大杖乾統中卒

史纂卷二百九十五

遼史六

列傳

耶律仁先

耶律仁先爲北院大王奏今兩院戶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
從之封吳王北南院樞密官涅魯古蕭胡覩等忌之請以仁
先爲西北路招討使耶律乙辛曰仁先舊臣德冠一時不宜
補外拜南院樞密使淸寧六年上獵太子山耶律良奏重元
逆謀帝召仁先語之仁先曰此曹兇狠臣固疑之矣帝趣仁
先捕之仁先出且曰陛下宜謹爲之備未及介馬重元犯帷
宮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
且北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撻不也曰聖意其可違乎仁
先怒擊其首帝悟悉委仁先以討賊事乃環車爲營拆行馬
作兵仗率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柢枑外及交戰賊衆多降
涅魯古中矢墮馬擒之重元被傷而退仁先以蕭塔剌所居
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重元率奚人二千犯行宮
蕭塔剌兵適至仁先料賊勢不能久俟其氣沮攻之乃背營
而陣乘便奮擊賊衆奔潰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與數騎遁去
帝執仁先手曰亂賊就平卿之功也加尚父爲北院樞密使
親製文以褒之詔畫灤河戰圖以旌其功咸雍元年加于越

改封遼王。乙辛共知北院樞密事，恃寵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見忌，出爲南京留守，恤孤惸，禁姦慝，宋人聞風震服。議者以爲自休哥之後，惟仁先一人而已。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爲西北路招討使。塔里干來寇，仁先逆擊，追殺八十餘里。別部皆降，北邊遂安。卒年六十，遺命薄葬。弟義先爲南院宣徽使。時蕭革同知樞密院事，席寵擅權，義先疾之，因侍讌言于帝曰：革狡佞喜亂，若大用，必誤國家。不納。它日侍宴，上命群臣博，義先當與革對，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哉？帝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詬不已。上大怒，賴皇后救得解。翌日，上謂革曰：義先無禮，當黜之。革曰：義先天性忠直，今以酒失而出，誰敢言人之過。上謂革忠直，益信任之。一日上又命之博，義先祝曰：向言人過，冒犯天威，今日一擲，可表忠款。俄得堂印，上愕然。爲殿前都點檢，討蒲奴里，獲其酋長陶得里以歸，封武昌郡王。義先常戒其族人曰：吾等三父房皆帝之近屬，不孝不義，尤不可爲。其接下無貴賤賢否，皆與均禮。其妻晉國公主之女，每接中表，非禮服不見，內外化之。卒，贈許王。

耶律良

耶律良，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良曰：窮通命也。學數年，乃歸。重熙中，爲燕趙國王近侍，以家貧，詔乘廄馬，遷修起居注，爲敦睦宮使，兼知皇太后宮諸局事。良聞重元與子涅魯古謀亂，以帝篤於親愛，密言皇太后。太后託疾召帝，白其事。帝謂良曰：汝欲間我骨肉耶？良曰：陛下不早備，恐墮賊計。如召之不來，可卜其事。帝從其言。使者及門，涅魯古欲害之，羈於帳下，使者以佩刀斷帟而出，馳至行宮。帝始信。亂平，知中京留守事。卒，追封遼西郡王，諡曰忠成。

孩里

孩里，回鶻人，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墜馬，絕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謂之曰：誤執汝，以牘示之，上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命遣還，擠之大壑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

蕭兀納

蕭兀納爲北院宣徽使。乙辛害太子，因言宋魏國王和魯斡之子淳可爲儲嗣。兀納及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帝猶豫未決。五年，帝出獵，乙辛請留皇孫，帝欲從之。兀納奏曰：竊聞車駕出遊，將留皇孫，苟保護非人，恐有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悟，命皇孫從行。由此疑乙辛，并淳等出之。帝嘉其忠，封蘭陵郡王。上謂王師儒、耶律固曰：兀納忠純，雖狄仁傑輔唐，屋質立穆宗，無以過也。卿等宜達燕王知之。令

天祚可與有為哉

兀納輔導燕王、尚越國公主、兀納固辭、壽隆元年、拜北府宰相、天祚在潛邸、兀納數以直言忤旨、及嗣位、出為遼興軍節度使、儲[殹]小底王華誣兀納借內府犀角、詔鞫之、兀納曰、臣在先朝、詔許日取帑錢十萬為私費、臣未嘗妄取一錢、肯借犀角乎、天祚愈怒、降寧邊州刺史、改臨海軍節度使、兀納上言、自蕭海里亡入女直、彼有輕朝廷心、宜益兵以備不虞、不報、改東北路統軍使、復上書曰、臣治與女直接境、觀其所為、志非小、宜先其未發、舉兵圖之、章數上、皆不聽、及金兵來侵、戰于寧江州、其孫移敵蹇死之、兀納以三百騎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授上京留守、六年、耶律章奴叛、來攻京城、兀納發府庫、賞士卒、以死拒戰、章奴引去、入為都宮使、天祚畋、間以政、兀納諫甚切、上雖優容、終不能用、卒年七十、

耶律儼

耶律儼、析津人、本姓李氏、儼儀觀秀整、登進士第、為大理卿、丁父憂、奪服、拜參知政事、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儼嘗得勝采、上曰、上相之徵也、遷知樞密院事、封越國公、修皇朝實錄七十卷、帝大漸、儼與北院樞密使阿思同受顧命、封漆水郡王、天慶中得疾、命乘小車入朝、卒、贈尚父、儼廉潔、一介不取、經籍一覽成誦、善伺人主意、妻邢氏有美色、出入禁中、儼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權寵益固云、

劉伸

劉伸、宛平人、登進士第、歷大理正、因奏獄、上適與近臣語、不顧、伸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奏、上嘉異、遷大理少卿、人以不冤、陞大理卿、加諫議大夫、提點大理寺、讞獄明恕、全活者眾、改崇義軍節度使、政務簡靜、致烏鵲同巢之異、優詔褒之、道宗嘗謂大臣曰、方今群臣忠直、耶律玦劉伸而已、宰相楊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濟天下、陛下辨別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拜參知政事、上諭之曰、卿勿憚宰相、時北院樞密使乙辛勢焰方熾、伸曰、臣尚不畏乙辛、何憚宰相、乙辛銜之、出為保靜軍節度使、還上京留守、致仕卒、

蕭巖壽

蕭巖壽、大康元年、遷北面林牙、密奏乙辛以皇太子知國政、心不自安、與張孝傑數相過從、恐有陰謀、上出乙辛為上京留守、會乙辛生日、上遣近臣耶律白斯本賜物、乙辛因屬白斯本奏、臣見姦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竊用寒心、白斯本還以聞、上遣人賜乙辛車、諭曰、行將召矣、由是反疑巖壽、出為順義軍節度使、乙辛復入為樞密使、流巖壽于烏隗路、終身拘作、巖壽雖竄逐、恒以社稷為憂、時人曰、以狼牧羊、何

能久長三年乙辛誣巖壽與謀廢立殺之年四十九乾統間贈同平章事繪像宜福殿

耶律撒剌

耶律撒剌為行宮都部署大康二年耶律乙辛為中京留守詔百官廷議欲復召之撒剌曰蕭巖壽言乙辛有罪不可為樞臣故陛下出之今復召之恐天下生疑不納乙辛復為樞密使見撒剌讓曰與君無憾何獨異議撒剌曰此社稷計何憾之有乙辛誣撒剌與速撒同謀廢立詔按無迹出為始平軍節度使及蕭訛都斡誣首遣使殺撒剌速撒等時方盛暑尸諸原野速撒容貌不變烏鵲不敢近乾統間封撒剌漆水

郡王速撒蘭陵郡王繪像宜福殿

蕭忽古

蕭忽古性忠直趫捷有力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番部降之有能躍駝峯而上者以假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一躍而上番部大駭趙三以女妻之帝聞召為護衛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肆行兇暴忽古伏于橋下伺其過欲殺之以暴雨壞橋不果又欲殺之于獵所乙辛械繫之鞫訪不服流于邊及太子徙上京召還殺之乾統初贈龍虎衛上將軍耶律撻不也欲殺乙辛乙辛誣以與廢立謀殺之後贈漆水郡王

蕭得里底

蕭得里底短而僂外謹內倨大安中燕王妃生子得里底以妃叔遷寧遠節度使乾統元年同知北院樞密事與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治乙辛餘黨阿思納賄多出其罪得里底附會之四年知北院樞密事夏王李乾順為宋所攻遣使請和解詔得里底使宋平之宋既許得里底受書請宋主曰奉命取要約不見書辭豈敢徒還遂對宋主發函而讀朝議是之天慶三年加守司徒封蘭陵郡王女直初起廷臣欲乘其未備舉兵往討得里底阻之以至敗衄八年為北院樞密使能任彌篤時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得里底不即上

聞有功者亦無甄別由是將校怨怒人無鬬志保大二年金兵至耶律撒八等謀立晉王敖盧斡上問得里底曰反者必以此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竟無一言王既死人心益離金兵踰嶺天祚率衛兵西遁元妃蕭氏得里底之姪謂之曰爾任國政致君至此何以生為得里底謝罪不能對明日天祚怒逐得里底與其子麼撒耶律高山奴執送金兵得里底伺守者怠脫身亡歸復為耶律九斤所執送之耶律淳時淳僭號得里底自知不免詭曰吾不能事僭竊之君不食數日死麼撒為金兵所殺

蕭酬斡

蕭㚚斡、惠妃之兄、父別里剌、封趙王、㚚斡年十四、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蘭陵郡王、帝欲立皇孫爲嗣、恐無以解天下疑、出㚚斡爲詳穩、降皇后爲惠妃、遷于乾州、初㚚斡母入朝、擅取驛馬、至是、覺、奪其封號、復爲庶人、蠱伏誅、詔㚚斡與公主離婚、流烏古敵烈部、天慶六年、尊惠妃爲太皇太妃、召㚚斡爲征東副統軍、時廣州渤海作亂、㚚斡襲其不備、平之、軍還、會東京叛、遇敵師潰、㚚斡率麾下力戰、歿于陣、贈龍虎衞上將軍、

耶律章奴

耶律章奴、天祚親征女直、以蕭胡篤爲先鋒都統、章奴爲都

監、大軍渡鴨子河、章奴與咸州糺將耶律朮者、及魏王淳妻兄蕭敵里等、謀立淳、誘將卒三百餘人亡歸、既而天祚爲女直所敗、章奴遣敵里以廢立事報淳、淳猶豫未決、會天祚御札至、言章奴叛命、淳對使者號哭、斬敵里首以獻、章奴見淳不從、誘草寇數百攻掠上京、取府庫財物、至祖州、率僚屬以立魏王淳告太祖廟、移檄州縣、諸陵官僚士卒皆屬心、饒州渤海及侯槩等、相繼來應、衆至數萬、趨廣平淀、其黨耶律女古等、暴橫不法、劫掠婦女財畜、章奴不能制、攻上京不克、北走、上遣女直降兵追敗之、擒其族二百餘人、妻子配役繡院、或散近侍爲婢、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直、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伏誅、朮者聞章奴亡去、引麾下往會之、爲游兵所執、送行所在、上問曰、予何負卿而反、朮者曰、臣以天下大亂、小人滿朝、賢臣竄斥、誠不忍見天皇帝艱難之業、一旦土崩、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舉、後數日復問、朮者厲聲數上過惡、遂殺之、

蕭陶蘇斡

蕭陶蘇斡、四世祖因吉、髮長五尺、時呼爲長髮因吉、咸雍五年、以陶蘇斡爲崇德宮使、耶律阿思忌之、授漠北滑水馬群太保、數年不調、蘇陶斡曰、用才不盡、不若閑、遷漠南馬群太保、以大風傷草、馬多死、鞭之三百、免官、天慶四年、爲漢人行

宮副部署、金兵起、陷寧江州、天祚召群臣議、陶蘇斡曰、女直國雖小、其人勇而善射、自執蕭海里、勢益張、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爲今之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庶可服也、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斡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遂不用其計、數月間、邊兵屢北、人益不安、饒州渤海結頭下城以叛、有步騎三萬餘、招之不下、陶蘇斡帥兵以討、擒其渠魁、斬首數千級、得所掠物、悉還其主、耶律章奴叛、陶蘇斡與留守耶律大悲奴守禦、章奴既平、帝欲避暑、陶蘇斡曰、今邊兵懈弛、若清暑鎖西、則漢人嘯聚、民心益搖、臣以爲宜罷此行、不納、乃

命陶蘇斡、措拒東路、招集散卒、以太子太傅致仕卒、

耶律阿息保

耶律阿息保、天慶初、爲樞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城境上、遣阿息保問之、金人曰、若歸阿疎、敢不聽命、阿息保還、金兵陷寧江州、邊兵屢敗、復遣阿息保與耶律章奴賫書往、阿息保曰、臣前依詔開諭、將還、女直謂臣曰、若所請不遂、無相見、今必無生還、臣請獨往、不聽、將行、別蕭得里底曰、不肯此行、必不還、願公善輔國家、既至、見執、久之遁歸、六年、從阿疎討耶律章奴、加領軍衛大將軍、後阿疎反、阿息保以偏師進擊、臨陣墜馬、被擒、與阿疎有舊、得免、阿疎敗、乃還、以失律、因中京數戰、保大二年、金兵至中京、始出獄、時魏王淳僭號、屢遣人以書來招、阿息保封書以獻、因言東兵甚銳、未可輕敵、及石輦鐸之敗、天祚召阿息保、不時至、疑有貳心、殺之、阿息保知國將亡、諫諍切直、死以非罪、人皆惜之、

蕭胡篤

蕭胡篤、爲人便佞、與物無忤、遷殿前副點檢、從天祚東征、爲先鋒都統、臨事猶豫、至剌离水、與金兵戰、敗績、胡篤長于騎射、見天祚好遊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天祚悅之、國政自此隳廢、遷北院樞密使、卒、論曰、甚矣、承平日久、上下狃於故常之可畏也、天慶之間、女直方熾、惟陶蘇斡明於料敵、忠於諫諍、惜乎天祚痼蔽、不見信用、胡篤以游畋逢迎天祚、而紊國政、可勝罪哉、

蕭奉先

蕭奉先、天祚后兄也、外寬內忌、上以后故、倚之、官樞密使、封蘭陵郡王、天慶二年、上幸混同江、鈎魚、女直酋長朝行在、適頭魚宴、上使諸酋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但端坐直視、論之再三、終不肯、上以跋扈欲誅之、以奉先言而止、四年、阿骨打起兵、犯寧江州、東北路統軍使蕭撻不也戰失利、上命奉先弟嗣先爲都統、將番漢兵往討、屯出河店、女直潛渡混同江、乘我師未備擊之、嗣先敗績、軍將多逃去、奉先恐弟被誅、乃奏東征潰軍、若不肆赦、將嘯聚爲患、從之、嗣先止免官而已、由是士無鬬志、望風奔潰、郡縣陷失日多、奉先誣耶律余覩結駙馬蕭昱、謀立其甥晉王、昱伏誅、余覩奔女直、保大二年、余覩爲女直監軍、引兵奄至、上憂甚、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晉王耳、若以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遂賜晉王死、中外冤之、人益解體、當女直之未至也、奉先逢迎天祚、言女直雖能攻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一旦越三千里直擣雲中、至是計無所出、惟請奔夾山、天祚始悟、謂奉先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殺汝何益、速去毋從我、恐軍心忿怒、禍必及我、奉先父子慟哭而去、從

若然遼之亡女直斬其長子昂送奉先及次子昱於其國主道遇遼兵奪歸賜死嗚呼天祚之所倚畀者若此國欲不亡得乎

李處溫

李處溫析津人伯父儼賜姓耶律官參知政事與北樞密使蕭奉先友善執政十餘年工逢迎取媚天祚寵任之儼卒奉先薦處溫為相處溫傾心阿附以固權位貪汙尤甚援引非類保大初金人陷中京天祚奔夾山兵勢日迫處溫與族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聲援結都統蕭幹謀立魏國王淳召蕃漢官屬詣魏王府勸進魏王出奭持赭袍衣之令百官拜舞稱賀魏王固辭不得遂稱天錫皇帝以處溫守太尉處能直樞密院奭為少府餘賜官有差會魏國王病自知不起密授處溫番漢馬步軍都元帥將屬以後事及病亟蕭幹召宰執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云奉密旨防他變魏國王薨蕭幹引兵立王妃蕭氏為太后權主軍國事后召處溫至時永清人傅遵說隨郭藥師入燕被擒言處溫嘗遣易州富民趙履仁書達宋將童貫欲挾蕭后納土歸宋后執處溫問之處溫曰臣父子有定策功宜世蒙宥豈可因讒獲罪后曰向使魏國王如周公則終享親賢之名於後世誤王者汝父子何

功之有并數其罪惡處溫無以對遂賜死奭亦伏誅

耶律余覩

耶律余覩遼之近族官副都統蕭奉先誣余覩謀立晉王余覩在軍中聞之懼不能自明即引兵叛歸女直為女直先鋒引婁室兵攻陷州郡信宿而至天祚大驚率衛兵入夾山余覩在女直謀叛耶律奴哥告之余覩亡入西夏夏人問有兵幾何余覩以二三百對夏人不納遂部斬余覩及其諸子

文學

蕭韓家奴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統和中為右通政典南京栗園重熙四年遷天成軍節度使帝以為詩友嘗從容問曰卿有異聞乎對曰臣曾掌栗園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盡美不知其他帝大笑時詔天下言治道之要韓家奴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阻卜猶強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轂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僦半途亡竄戍卒之食　不能給求假於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少壯其鴨淥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況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蓋

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
弊不至於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
請徙之非便一則損威名二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
謂不然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朐河南至邊境人
多散居無所統一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
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吾
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為寇統和間皇太妃
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衆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
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可敦開境數千里西北之
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恆空有

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
勝言者况邊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頓絕得不為益捨不為損
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
遼邈卒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
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堡障
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
則撫之諸部既服必不生釁如是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
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費竭財以
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
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為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

不免內徙豈其指為吾土而惜之夫帑廩雖隨部而有此特
周急一偏之惠不能均濟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
之由而窒其隙節盤遊簡驛傳薄賦斂戒奢侈行之數年則
困者可蘇貧者可富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衞兵不調
則曠軍役調之則損國本且諸部皆有補役之法昔補役始
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為更代近歲邊虞數
起民多匱乏既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苟無上戶則中戶當之
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為艱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
戍兵亦然譬如一抔之土豈能填尋丈之壑欲為長久之便
莫若遣遠戍疲兵還於故鄉薄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補役

之道可以復故也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盜比年以
來群黎凋敝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為凶暴甚者殺人無忌
至有亡命山澤基亂首禍所謂民以困窮皆為盜賊者誠如
聖慮今欲芟夷本根願陛下輕徭省役使得盡力農畝衣食
既足安習教化則民趨禮義而重犯法矣臣聞唐太宗問群
臣治盜之方皆曰嚴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盜所以滋者由賦
斂無度民不聊生今朕內省嗜欲外罷游幸使海內安靜則
寇盜自止由此觀之寇盜多寡皆由衣食豐儉徭役重輕耳
今宜徙可敦城於近地與西南副部署烏古敵烈隗烏古
等部聲援相接罷黑嶺二軍并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

軍及南京總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望繕完樓櫓浚治城隍以爲邊防此方今之急務也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詔曰文章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爲時大儒故有此授每入侍賜坐遇勝日帝與飲酒賦詩相酬酢韓家奴知無不言雖諧謔不忘規諷十三年春上疏曰臣聞先世遙輦洼可汗之後國祚中絕自夷离菫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稱臣以爲三皇禮文未備正與遙輦氏同後世之君以禮樂治天下而崇本追遠之義興焉昔唐高祖創立先廟尊四世爲帝我太祖代遙輦位乃製文字修禮法建天皇帝名號制宮室以示等威興利除害混一海內厥後累聖相

承自夷离菫湖烈以下大號未加天皇帝之考夷离菫的魯猶以名呼臣以爲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爲帝則弘業有光墜典復舉矣帝納之始行追冊玄德二祖之禮帝每獵韓家奴必諫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韓家奴書於冊帝命去之韓家奴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帝問韓家奴我國家孰爲賢主韓家奴曰穆宗帝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謂賢對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宗之世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穆宗爲賢帝默然詔與耶律庶成錄遙輦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迹爲二十卷進之十五年詔譯禮書韓家奴譯成三卷進之又詔譯諸書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曆貞觀政要五代史帝以其老不任朝謁拜歸德軍節度使以善治聞召修國史卒年七十二有六義集行於世論曰韓家奴對策累數百言槩可施諸行事亦遼之晁賈哉

耶律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西北路招討使達禀問曰今阻卜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兵則餽餉不給欲苟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出昭以書答曰竊聞治得其要則仇敵爲一家失其術則部曲爲行路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爲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糺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

貧窮立至春夏賑恤吏多雜以糠粃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以致耗竭爲今之計莫若省徭薄賦給牛種以助耕穫罷游兵以防盜掠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之數年富盛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衆自畏若捨大而謀小避強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利害之機不可不察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德不在衆故謝玄以八千破苻堅百萬休哥以五隊敗曹彬十萬良由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閣下膺非常之

遇事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勳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擢慶然之開泰中獵於拔里堵山爲羱羊所觸卒

劉輝好學善屬文大康五年第進士爲太子洗馬上書言西邊諸番爲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於飛輓非長久之策爲今之務莫若城於鹽濼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爲西北之費言雖不行識者韙之壽隆二年上書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心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蹟附記國史上嘉其言擢史館修撰卒

耶律孟簡字復易官節度使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姦險竊柄出爲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乙辛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孟簡雖以讒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大康中始得歸鄉里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同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乾統中遷六院部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改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遷昭德軍節度使卒

卓行

耶律官奴字奚隱嗜酒好俠爲宿直將軍以疾去官上以官奴屬尊使自擇一路節度使官奴辭以愚鈍不任官使加歸義軍節度使致政與蕭陸生友善生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擇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

蕭蒲离不字校懶累徵以疾辭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

屏遠葷血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其所得曰惟覺六鑿不相攘有深樂耳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列女

邢簡妻陳氏營州人父坦五代時官司徒陳氏甫笄通經義能詩賦時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歸於簡孝謹和睦親黨推重有六子陳氏親授以經抱朴抱質皆稱賢相統和中卒贈魯國夫人

耶律奴妻蕭氏字意辛國蘇斡之女母胡獨公主意辛美姿容年二十適耶律奴事親睦族以孝謹聞娣姒羣言當厭魅以取夫寵意辛曰厭魅不若禮法衆問何謂禮法意辛曰修

已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寬此之爲禮法自然取
重於夫以厭魅獲寵獨不愧於心乎耶律奴與樞密使乙辛
有隙及皇太子廢被誣奪爵流烏古部上以意辛公主之女
欲使絕婚意辛曰陛下以妾葭莩之親使免流竄實天地之
恩然夫婦之義生死以之妾陛下哀憐使與奴俱行妾雖死
無恨意辛久在貶所帝嘉其節舉家召還保大中意辛在臨
潢訓諸子曰吾度盧彥倫必叛汝輩速避我當死之賊至遇
害

耶律术者妻蕭氏小字訛里本國舅孛堇之女性端愨有容
色年十八歸术者术者卒既葬自刃而死

耶律中妻蕭氏字挼蘭中爲五院都監謂妻曰吾本無宦情
今事至此我當以死報國汝能從我乎挼蘭曰謹奉教及金
兵徇嶺西中守節死挼蘭悲戚不形於外人怪之俄躍馬突
出至中死所自殺

方技

直魯古吐谷渾人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反射不中而
去及追兵開橐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問俘者乃
知射橐者兒之父也不欲子爲人所得故射之進於太祖命
皇后收養之其父能醫直魯古至長亦能醫專鍼灸太宗時
以太醫給侍嘗撰鍼灸書行於世年九十卒

魏璘不知何郡人太宗命馳馬較遲疾以爲勝負問王白及
璘孰勝白曰赤者勝璘曰驄馬勝既馳如璘言上問之白曰
今日火王故言赤者勝璘曰火雖王而上有煙煙青故知必
勝一日節度使召璘適有獻雙鯉者戲曰君卜此魚何時得
食璘良久曰公與僕不出今日有不測禍奚暇食魚急命烹
之未及食寇至俱遇害

耶律敵魯精醫察形色即知病原樞密使耶律斜軫妻有沈
痾醫不能治敵魯視之曰心有蓄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
因其聵聒之使狂用泄其毒於是令大擊鉦鼓於前果狂叫
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

耶律乙不哥嘗爲人擇葬地曰後三日見有牛乘人過者即
啟土至期果一人負乳犢而過

隔余靖先卜是日和尚載銅笠牛騎人即進版古
于世歷而一僧用錢覆其首數童伏牛腹下事頗此

伶官

羅衣輕不知其鄉里滑稽通變善規諷興宗敗於李元昊單
騎突出幾不能脫先是元昊獲遼人輒劓之羅衣輕止上曰
且觀鼻在否上怒以毳索繫帳後將殺之太子曰打諢底不
是黃幡綽羅衣輕應聲曰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上笑而釋
之上與太弟重元雙陸賭居民城邑帝屢北前後已償數城
一日復博羅衣輕指枰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帝始

不復戲

宦官

趙安仁深州人自幼被俘統和中為黃門令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哀審令安仁伺皇后動靜仁德寵眷既渥安仁懼禍謀亡歸仁德欲誅之欽哀言於聖宗曰安仁父母兄弟俱在南朝令為思親冒死而亡實可憐憫上赦之重熙初欽哀攝政欲廢帝立少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遷太后慶州守陵授安仁監門衛大將軍後上思太后親馭奉迎太后責安仁曰汝負萬死我嘗營救汝何為離間我母子耶安仁無以答後不知所終

姦臣

耶律乙辛父迭剌家貧其妻方娠夢手搏羖羊拔其角尾占者曰吉兆也羊去角尾為王字有子當王生乙辛於路無水以浴忽見涸泉迭剌得子而喜欲祭無酒忽聞酒香於草間得二榼因祭東焉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昃迭剌視之乙辛熟寢迭剌觸之覺乙辛曰何驚我邇夢人手執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啗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及長美風儀外和內狡清寧五年為北院樞密使封趙王時耶律仁先為南院樞密使駙馬都尉蕭胡覩惡之出為西北路招討使乙辛奏曰臣新參國政未知治體仁先乃先帝舊臣不可遽離朝廷帝從之咸雍五年加守太師詔四方有軍旅許以便宜從事勢震中外饋賂不絕凡阿諛者蒙薦擢忠直者被斥竄大康元年皇太子預朝政法度修明乙辛不得逞謀以事誣皇后后既死又欲害太子言帝與后如天地宮中位豈可曠盛稱其黨駙馬都尉蕭霞抹之妹美而賢上聞為皇后林牙蕭巖壽奏乙辛自皇太子預政內懷疑懼與宰相張孝傑相附會恐有異圖不可使居要地出為中京留守乙辛泣曰乙辛無過因讒見出蕭霞抹輩言於上上出巖壽為順義軍節度使復召乙辛為北院樞密使乙辛與蕭十三蕭得里特謀構太子令護衛太保耶律术剌誣告耶律撒剌等謀立皇太子

詔按無迹而罷又令牌印郎君蕭訛都斡誣首耶律术剌前告謀刺等事皆實臣亦與其謀本欲殺乙辛等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發連坐詔使鞫劾乙辛迫令具伏復恐帝疑引囚庭詰令荷重校繩繫其頸不能出氣囚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奏曰別無異辭上怒誅撒剌等囚皇太子於上京監衛皆其黨蕭達魯古撒把害太子乙辛大喜聚飲數日上京留守蕭撻得以卒聞上哀悼欲召其妃乙辛遣人殺之以滅口五年上將出獵乙辛奏留皇孫上許之同知點檢蕭兀納諫遂與皇孫俱行由是始疑乙辛上嘗北幸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惡之出知南院大王事改知興中府七年坐以

崇物譽外國下有司議當死其黨耶律燕哥奏當入入議得
減死論擊以鐵骨朶幽於萊州乙辛謀奔宋及私藏兵甲事
覺縊殺之乙辛殺太子群臣莫敢白其冤宛平人王士方舉
鐘以訴道宗頗感悟及誅乙辛以士方爲承奉官乾統二年
發塚戮其屍北府宰相張孝傑乙辛黨也貪貨無厭嘗曰無
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亦剖棺戮屍
蕭十三爲護衛太保出入乙辛家遷殿前副點檢護衛蕭忽
古等謀殺乙辛事覺下獄十三謂乙辛曰今太子猶在臣民
屬心大王素無根柢之助復有殺后之怨若太子立王置身
何地宜熟計之乙辛曰吾憂此久矣乃與黨得里特等誣搆

太子詔究其事太子不服別遣夷离畢耶律燕哥訊之太子
曰帝惟我一子今爲儲嗣復何求乃爲此事公與我爲昆弟
行當念無辜達意於帝禱之甚懇十三謂燕哥曰如此則大
事去矣當易其辭爲伏欵燕哥如其言奏之上大怒廢太子
太子將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令登車使衛卒闔車門遣
得里特監送上京得里特促其行不令下車數加陵侮築圜
堵囚之十三遷[illegible]樞密副使復陳害太子計乙辛從之以
蕭達魯古兇果可使遣與近侍直長撒把詣上京同留守蕭
撻得夜引力士至囚室詐稱有赦召太子出殺之函其首以
歸詐云疾卒以達魯古爲國舅詳穩達魯古恐事覺出入常

佩刀有急召即欲自殺與十三俱病死訛都斡後與乙辛不
合被誅臨刑語人曰前告耶律撒剌事皆乙辛教我恐事發
殺我以滅口耳十三乾統間剖棺戮屍二子皆伏誅論曰嗚
呼君之所親莫皇后太子若也姦臣殺之而不知群臣言之
而不悟一時忠讜廢戮幾盡雖親見官屬之盛僅削一字王
號至藏甲奔宋事覺然後誅之吁乙辛之罪固非一死可謝
天下抑亦道宗不明不斷有以養成之也

逆臣

轄底肅祖曾孫性黠而辯陰佞多附之遙輦痕德菫可汗時
異母兄罨古只爲迭剌部夷离菫故事爲夷离菫者得行再

生禮罨古只方就帳易服轄底遂取紅袍貂蟬冠乘白馬而
出令黨人大呼曰夷离菫出矣衆皆羅拜因自立爲夷离菫
與耶律釋魯同知國政及釋魯見殺轄底懼人圖已挈二子
奔渤海僞爲失明後因毬馬會與二子奪良馬奔歸國益爲
姦惡太祖將即位讓轄底轄底曰皇帝聖人由天所命臣豈
敢當命爲于越及太祖伐西南諸部轄底誘剌葛等作亂不
從者殺之車駕還 赤水城轄底與剌葛北走至榆河爲追
兵所獲太祖問曰朕初即位嘗以國讓叔父叔父辭之今反
欲立吾弟何也轄底曰臣始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即位衛
從尊嚴臣嘗奏事心動始有窺覦之意度陛下英武難圖諸

迭弟懦弱可取事若成豈容諸弟乎太祖謂諸弟曰故事乃發斯人之言耶迭剌曰謀大事須用如此人事成必去之轄底不復言因數月將刑太祖謂曰叔父罪乃自取事有便國家者幸教之轄底曰迭剌部人衆勢強故每爲亂宜分爲二以弱其勢與其子迭里特俱縊死迭里特善馳射馬踣不仆尤神於醫視人疾若隔紗視物莫不具見太祖嘗思鹿醢解醒問能取者迭里特曰臣能得之逐雙鹿射其一欲復射馬蹶迭里特躍而前復獲其一帝欲甚曰吾弟萬人敵也帝患心痛召視之迭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彈丸藥不能及必鍼而後愈帝從之嘔出瘀血痛遂止帝每加賜賚然知其爲人未嘗任以職也

察割明王安端之子貌恭而心狡人以爲懦太祖曰察割兇頑非懦也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風駝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世宗即位於鎮陽安端欲持兩端察割曰太弟忌刻若果立豈容我輩永康王寬厚且與劉哥相善宜往與計議定封泰寧王安端爲西南面大詳穩察割詐遣人白父過於帝帝召之泣訴不勝哀帝憫之使領軍出入禁中帝每出獵察割託手疾不操弓矢但執鍊鎚馳走屢以細事聞於上上以爲誠察割以諸族屬雜處不克逞漸徙廬帳迫行宮詳穩耶律屋質察其姦邪表其狀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稱屋質疾己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無此他日屋質又以爲言帝曰察割捨父事我可保無他屋質曰察割於父既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納天祿五年七月帝幸大液谷酉飲三日察割謀亂不果帝伐周至詳古山太后與帝祭文獻皇帝於行宮至夕群臣皆醉察割欲爲逆邀壽安王弗從又邀耶律盆都盆都從之率兵入弑太后及帝因僭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夜閱內府見瑪瑙盌曰此希世寶今爲我有以誇其妻妻曰壽安及屋質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割曰壽安年幼屋質詰旦當來朝何足憂俄壽安王屋質以兵圍之察割執皇后倉惶出陣壽安王遣人諭衆夷离堇劃者委兵歸壽安王餘衆皆往察割知事不濟乃繫群官家屬執弓矢叱曰速殺此曹耶律敵獵曰殺之何益於事夫不有所發壽安王何以與當此爲敵獵可以免察割曰誰當使者敵獵請與罨撒葛同往察割從之壽安王復令敵獵誘察割得殺之敵獵後以謀反誅 安端不死至察割亦終不免

婁國文獻皇帝之子爲南京留守務宗沉湎不恤政事婁國有覬覦之心誘奪遂謀逆事覺按問不服帝曰朕爲壽安王時卿數以此事說我今日豈有虛乎婁國不能對同黨詞服遂縊於西谷詔有司葬之

重元聖宗次子材勇絶人封秦國王聖宗崩欽哀皇后稱制

謀立重元重元以白上益重之封爲皇太弟知元帥府事賜
金券誓書道宗即位冊爲皇太叔免拜不名爲天下兵馬大
元帥復賜金券尊寵古所未有重元子涅魯古性陰狠興宗
嘗曰此子目有反相封楚王淸寧七年知南院樞密使事說
其父詐病俟車駕臨問因行弑逆不果九年秋帝獵太子山
用耶律良計遣人急召之涅魯古以事泄與西北路招討使
蕭胡覩脅弩手軍犯行宮南院樞密使許王仁先等率宿衞
士討之涅魯古躍馬突出詳穩渤海阿厮護衞蘇射殺之衆
皆逃散其黨耶律撒剌竹在圍場聞之率獵夫來援旣至知
涅魯古已死謂胡覩曰我輩惟有死戰胡爲若兒戲自取殞

滅今行宮無備乘夜劫之大事可濟若俟明旦彼軍一至悔
將奚及胡覩曰倉卒中黑白不辨黎明而發何遲之有是夜
重元僣位胡覩自爲樞密使明日戰敗撒剌竹死胡覩被創
逃走投水死重元北走大漠歎曰涅魯古使我至此遂自殺

滑哥隋王釋魯之子烝其父妾與蕭臺哂害其父歸咎臺哂
獲免太祖即位姑示含忍授以惕隱六年滑哥預諸弟之亂
帝曰滑哥不畏上天反君弑父其惡不可言諸弟作亂皆此
人教之也凌遲死

蕭翰從太宗入汴爲宣武軍節度使帝崩於欒城世宗即位
翰委事於李從敏徑趨行在世宗與皇太后拒於潢河和議
未定太后問翰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母無罪太后殺之以
此不能無憾耶律屋質以附太后被囚翰聞而快之即囚所
謂曰汝嘗言我輩不及今在狴犴何也屋質曰第願公不至
此後與天德謀反下獄復結惕隱劉哥及其弟盆都謀亂耶
律石剌告屋質屋質入奏翰等不伏帝欲止屋質固諍以爲
不可乃詔屋質鞫案翰具伏帝竟釋之復以書結明王安端
反屋質得其書奏之伏誅

蕭革重熙二年拜北府宰相十五年改同知北院樞密事怙
寵專權同僚具位而已耶律義先因侍燕言革奸佞用之將
敗事帝不聽一日上令義先對革巡酒義先曰臣備位大臣

縱不能進忠去佞安能與賊博乎革銜之佯曰公相謔不旣
甚乎義先詬詈不已帝怒皇后曰義先酒狂俟醒治之翌日
上謂革曰義先無禮當痛繩之革曰義先爲人豈逃聖鑒然
外人以爲忠直今以酒過罪之恐拂人望帝益厚之其矯情
媚上如此封吳王兼中書令帝崩燕趙國王嗣位以革爲北
院樞密使與國舅蕭阿剌同掌朝政革多私曲阿剌每裁正
之由是有隙帝訪群臣以時務阿剌陳利病言甚激切革俟
帝意不悅因譖之帝大怒縊阿剌於殿下後上知其姦寵遇
漸衰八年致仕九年革以其子爲重元婿重元反革預謀伏
誅

奚回離保奚王之後知北院事保大二年金兵由居庸關入回离保仰衛营山自立號奚國皇帝改元天復置奚漢渤海三樞密院分司建官爲郭藥師所敗其黨耶律阿古哲等殺之僞立凡八月

蕭特烈天祚在山西特烈爲副統軍聞金兵將至特烈奮厲士卒拒之於石輦鐸金兵不戰特烈伺間欲攻之天祚奪其召猜御諸子登高同觀金兵望日月旗知天祚在其下以勁兵直擣奮擊無敢當者天祚遁走特烈招集散亡復戰於梯巳山天祚欲奔夏從臣切諫不聽特烈謂耶律兀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我輩不早爲計奈社稷何遂共劫梁王雅里

奔西北諸部立爲帝特烈自爲樞密使雅里卒欲擇可立者兀直言朮烈才德純備兼興中之孫衆皆曰可特烈遂立焉未一月與朮烈俱爲亂兵所殺

禮樂聲明亦不足言

進金史表

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臣阿魯圖言竊惟漢高帝入關任蕭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徵以作隋書蓋歷數歸眞主之朝而簡編載前代之事國可滅史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矧夫典故之源流章程之沿革不披往牒曷著前聞維此金源起於海裔以滿萬之衆橫行天下不十年之久專制域中其用兵也如縱火以乘風其得國也若疊鄉而得命及開輿於禮樂乃煥有乎聲明尚備初而无終因考功而論德非武元之英略不足以開九帝之業非大定之仁政不足以固百年之基天會有吞四海之勢而未一四海之規明昌能成

一代之制而亦能壞一代之法海陵無道自取覆敗宣宗輕動易濟中興迨夫汝郊多壘之秋汶水飛煙之日矣人爲望久有在矣我世祖皇帝恢弘至化勞來遺黎裒錄舊金史於先王鶚集金事於後是以纂修之命見諸敷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曆推行而弗竟欽惟皇帝陛下緝熙聖學紹述先猷當國家閑暇之時治經史討論之務念彼泰和以來之事蹟涉我聖代初興之歲年第以變故多而舊史闕者艾及而新說訛弗折衷於大朝恐失真於他日於是聖心獨斷盛事力行申命臣阿魯圖等爲史官集衆技以責成書竹奏篇以覽近監臣仰承隆委俯竭微勞紬石室之文誠乏史遷之

作獻金鏡之錄頗攄九齡之忠謹撰述本紀志傳隨表以聞

上塵天覽謹言

史緯目錄

卷三百五金史十列傳

卷三百六金史十一列傳

卷三百七金史十二列傳

卷三百十一　金史十六　列傳

金史一

元瀏陽歐陽[illegible]著
清晉江陳[illegible]修

本紀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愼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伯咄部安車骨部拂涅部號室部黑水部白山部隋稱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二部其五部無聞粟末始附高麗姓大氏李勣破高麗粟末保東牟山後爲渤海稱王傳十餘世黑水居肅愼地東瀕海南接高麗亦附於

高麗嘗以兵十五萬助高麗拒唐太宗敗於安市開元中來朝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賜姓李氏名獻誠其後渤海盛強黑水役屬之五代時契丹取渤海地黑水附契丹其在南者籍於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地有長白山混同江江甚淺闊纔有步其水掬之色微黑故名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是也金之始祖函普與弟保活里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兄阿古廼好佛留高麗不行曰後世子孫必有相聚者吾不能去也始祖居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保活里居耶懶後阿古廼之孫胡十門以曷蘇館歸太祖言其祖兄弟三人相別而去保活里之裔則有石土門廼古及太祖敗遼兵使梁福斡答剌諭渤海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蓋其初皆勿吉之七部也始祖居完顏部其部人嘗殺它族人兩族交惡不能解完顏部人謂始祖曰若能爲部人解此怨使兩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未嫁當以相配仍爲同部始祖乃往諭之曰殺一人而鬬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誅首亂一人部內以物納償可以無鬬而且獲利怨家從之乃爲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偶牸牛十黃金六兩與所殺傷之家即兩解不得私鬬女直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旣備償如約部衆信服之謝以青牛一乃以青牛爲聘禮娶六十之女并得其貲產後生二男長

曰烏魯次曰斡魯一女遂爲完顏部人追號始祖子德帝烏魯烏魯子安帝跋海跋海子獻祖綏可黑水舊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遷徙不常獻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爲納葛里漢語居室也子昭祖石魯剛毅質直生女直無書契無約束不可檢制昭祖欲立條教諸父部人皆不悅欲殺之已被執叔父謝里忽曰吾兄子賢人也必能承家安輯部衆奈何欲殺之彎弓注矢射執者衆散走昭祖乃得免烏薩扎部殺完顏部人昭祖往治之大有所獲顧之諸父昆弟而不及謝里忽謝里忽曰前日免汝於死者

吾之力、往治烏薩札部者、吾之謀也、分不及我何耶、昭祖乃早起自齋問金列稞往觀之、曰石魯先擇此寶而役須及也、人敢私布之、謝里忽既揚言不自安、至是乃大喜、列稞服保也、稍以條教為治、部落寢強、遼官以惕隱、因耀武於青嶺白山、順者撫之、不從者伐之、入蘇濱耶懶之地、所至克捷、還經僕燕水、漢語惡瘡也、昭祖惡之、時已困憊、不肯止、行至姑里甸、得疾、寢於村舍、有盜至、遂中夜啟行、至逼剌紀村卒、載柩而行、遇賊於路、奪去、部衆追賊得柩、加古部人蒲虎復來襲之、垂及、蒲虎問諸路人曰、石魯柩去此幾何、其人曰遠矣、追之不及也、遂止、乃得歸葬、生女直之俗、未有文字、無官府、不

知歲月晦朔、是以年壽修短莫得而考焉、于是景祖烏古廼稍役屬諸部、五國之長皆聽命、時遼從鐵勒烏惹之民不肯從者多逃來歸、遼使曷魯將兵來索、景祖恐遼兵圖之、乃止曷魯曰、兵若深入、諸部必驚擾、遞戶亦不可得、非計也、曷魯遂止其軍、與景祖自行索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畔遼入將討之、遣同幹來諭旨、景祖曰、可以計取、若用兵、彼將走保險阻、非歲月可平也、遼人從之、蓋景祖終畏遼兵入其境也、於是陽與拔乙門為好、以妻子為質、襲而擒之、獻於遼主、遼主燕賜加等、以為生女直部族節度使、遼人呼節度使為太師、金人稱都太師始此、遼主將刻印與之、景祖不肯繫遼籍、

遼主固與之、遣使來、景祖使部人揚言曰、主公若受印繫籍、部人必殺之、遼使乃還、既為節度使、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生女直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傾貲厚價與貿易、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以備器械、兵勢稍振、願附者衆、景祖為人寬恕、能容物、平生不見喜慍、推財與人、無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有畔去者、遣人諭之、畔者曰、汝活羅、吾能獲之、吾豈能為活羅屈哉、活羅、漢語慈烏也、善啄物、牛馬橐駝脊間有瘡、啄食之、馬駝輒死、若饑不得食、雖沙石亦食之、景祖嗜酒好色、飲啗過人、時人呼曰活羅、故以此詆之、後其人力屈來降、厚賜遣還、人以此信服之、沒撚部謝野畔遼、景祖

伐之、謝野來禦、景祖率衆力戰、謝野兵敗、景祖亦憊、旋師卒、年五十四、第二子襲節度使、是為世祖劾里鉢、生女直之俗、生子年長即異居、景祖九子、元配唐括氏生劾者、次世祖、次劾孫、次肅宗、次穆宗、及當異居、景祖曰、劾者柔和、可治家務、劾里鉢有器量智識、何事不成、劾孫亦柔善人耳、乃命劾者與世祖同居、劾孫與肅宗同居、世祖既襲位、景祖異母弟跋黑有異志、世祖加意事之、不使將兵、跋黑誘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為亂、烏春溫都部人、以鍛鐵為業、歲歉、與其族屬來歸、景祖與之處、以鍛鐵自給、知其果敢、命為部長、逃歸舊部、世祖嗣、烏春倨用其部人、部人訴於世祖、世祖使人讓之、曰、

吾父信任汝以爲部長今人告汝殺無罪人聽訟不平自今
不得復爾烏春曰吾與汝父等輩舊人汝爲長能幾日于汝
何事世祖內畏跋黑恐舉刖爲變曲意懷撫欲結其歡心使
與約婚烏春笑曰與狗彘之子同處豈能生育女直豈可爲
親也烏春欲發兵而世祖待之如初無以爲端加古部烏不
屯亦鐵工也以被甲九十來售烏春使人來讓曰來流水以
南匹古敦水以北皆吾土也何故輒取吾甲其亟以歸我世
祖曰彼以甲來市吾與直而售之烏春曰汝不與我甲則使
斜葛及厮勒來斜葛跋黑之子也世祖度其意非眞肯議和
不欲遣衆固請曰不遣則必用兵不得已遣之謂厮勒曰斜

葛無害彼且執汝矣中途可辭疾勿往旣行厮勒曰我疾作
將止斜葛曰吾亦不能獨往同行者殺之旣見烏春烏春厚
禮斜葛而執厮勒曰得甲則生否則殺汝世祖與甲厮勒乃
得歸烏春益無所憚後數年遂舉兵部中流言曰欲生則附
跋黑欲死則附劾里鉢世祖乃佯具裝欲有所往者遣人揚
言曰適至部衆莫知虛實有係於跋黑者有係於世祖者世
祖乃盡得兄弟部屬向背之情烏春來攻世祖拒之桓赧亦
舉兵遣肅宗拒之烏春在北桓赧在南其勢甚盛將戰或曰
地廹村墟雖勝不能盡敵宜退軍誘之寬地肅宗令軍少卻
未成列桓赧乘之肅宗兵敗時十月已半大雨累晝夜烏春

不得進乃引去世祖遂涉舍很水至桓赧所居焚蕩其室
役有許人遂與肅宗會遣人議和桓赧曰以偶殆歌之大赤
馬辭不失之紫騮馬與我我則和二馬皆女直名馬不許遂
會諸部來攻蒲察部使人來告難世祖使之詭從以自全曰
戰則以旗皷自別世祖遣肅宗求援於遼自往禦桓赧將行
會跋黑死時海姑兄弟貳於桓赧世祖至海姑部偵者言敵
至將戰世祖戒辭不失曰汝先陣於脫豁改原待吾三揚旗
三鳴鼓卽棄旗決戰死生惟在今日使牽紫騮馬以爲戰時
桓赧盛強衆皆懼無人色世祖如不常令士卒解甲少憩以
水沃面調麨水飲之有頃戒勵之軍勢復振乃韜殆歌手寄

謂之曰今日之一不勝吾必無生汝勿預陣事介馬遙觀若
我死勿收吾骨勿顧親戚亟馳告汝兄頗刺淑於遼繫籍受
印乞師以報讐諸軍袒袖不被甲以縕袍垂襴護前後心韔
弓提劍三揚旗三鳴鼓棄旗搏戰身爲軍鋒突入敵陣衆從
之辭不失從後奮擊大敗之乘勝追至北隘甸死者如麻水
爲之赤盡獲車甲馬牛軍實桓赧及弟散達以其屬來降卜
灰猶係撒阿徠村招之不出卜灰之將曰石魯石魯之母嫁
達魯罕爲妾達魯罕與族人抹腮引俱事世祖世祖欲間之
謂達魯罕曰汝之事我不如抹腮引之堅固也蓋謂石魯母
于一彼一此也石魯適於卜灰之妻常懼得罪及聞世祖言

使告達魯罕曰將殺卜灰而來汝待我於江伺卜灰醉熟殺
之追者急白日霧奧匿水中遠夜至江游以濟久之醉酒奧
達魯罕復爭達魯罕殺之䫉骷等侵掠野居世祖擊之擒䫉
骷及麥諸刊獻之遼已而復請之遼人并以前後所獻罪人
歸之時烏春已死窩謀罕請於遼願和解既與和復來襲乃
進軍圍之窩謀罕遁去破其城議叛黨生殺衆皆曉遼使者
在坐忽一人佩長刀突前謂世祖曰勿殺我遼使及左右皆
走匿世祖安坐不動執其手曰吾不殺汝也於是罰左右匿
者曰汝等何敢失次耶罰已乃徐執突前者殺之其應勇鎮
物如此師還寢疾元配拏懶氏哭世祖曰勿哭汝惟後我一

史釋　卷二百九十六　七

歲耳肅宗請後事曰汝惟後我三年呼穆宗謂曰烏雅束柔
善若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卒年五十四明年拏懶氏卒世
祖嚴重有智識一見必識暫聞不忘襲衣不緜犂動止不回
顧每戰未嘗被甲嘗乘醉騎驢入室中醒而悔之自是不復
飲酒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因敗爲功變弱爲強既破桓赧烏
春窩謀罕基業自此大矣弟頗剌淑襲節度使是爲肅宗在
父兄時號爲國相初桓赧之父雅達爲國相景祖以幣馬求
之於雅達命肅宗爲之肅宗自幼机敏知遼國政令人情遼
事一切委之凡白事於遼官皆遠跪陳辭譯者傳致之往往
失實肅宗欲自前委曲言之先錯亂其辭譯者惑之不得已

又一 活羅

引之前使自言乃以草木瓦石爲籌枚數其事而陳之官吏
問其故則爲卑辭以對曰鄙陋無文故如此官吏以爲實然
是以所訴無不如意桓赧之戰部人賽罕死之其弟活羅忿
怨一日以劍脊置肅宗項曰吾兄爲汝輩死矣斫汝以償則
如之何久之兄柩至怒而攻肅宗矢注於室之裙著於門扉
遂往附盃乃盃乃誘烏春兵度嶺肅宗及斜列辭不失與之
戰有大風自後起縱火燎烈時八月并青草皆焚之煙焰漲
天隨煙衝擊大敗之獲盃乃囚而獻諸遼并獲活羅肅宗釋
其罪任使之後竟得其力焉麻產據直屋鎧水遂康宗討斬
之遼太祖伐泥厖古部平之自是寇賊皆息肅宗卒弟穆宗

史釋　卷二百五十六　八

孫歡亢紇石烈部阿疎阻兵爲難穆宗自將伐之命偏師攻
拔鈍恩城阿疎訴於遼穆宗留兄劾者守阿疎城而還會紇
石烈部阿閣版執殺遼捕盜使者遼詔穆宗討之阿閣版據
險立柵乃募善射者攀劾弓利矢攻之入其城其遼使存者
遂之歸命太祖攻留可城破之殺其渠長還圍塢塔城降之
於是撫安諸路劾者破阿疎城阿疎復訴於遼遼遣奚節度
使乙烈來穆宗至與和村見之乙烈命穆宗凡攻城所獲存
者復與之不存者備償且徵馬數百匹穆宗與僚佐謀曰若
償阿疎則諸部不復可號令任使矣乃令主隈禿答兩水之
民陽阻絕鷹路使鼈故德部節度使言於遼曰欲開鷹路非

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遼信之命穆宗討阻絕鷹路者而阿疎城事遂止穆宗聲言平鷹路畋於土溫水而歸遼遣使賜物賞平鷹路功蕭海里叛入於阿典部遣族人斡達剌來結和曰願與太師爲友同伐遼穆宗執斡達剌送於遼遼命穆宗討海里募軍得甲千餘女直甲兵之數始見於此軍次混同水海里再使人來復執之既而與海里遇海里遙問曰我使者安在曰與後人偕來時遼討海里兵數千人攻之不克穆宗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太祖策馬突戰流矢中海里首海里墮馬殺之大破其軍使阿离合懣獻首於遼金人自此知遼兵之易與也是役也康宗最先登於是以先登

并有功者爲前行夫以諸軍護俘獲歸所部穆宗朝遼主於漁所授以使相錫予加等初諸部有信牌太祖請禁擅置牌號自是號令始一穆宗卒年五十一自景祖以來兩世四主志業相因卒定離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金益盛於此康宗烏雅束世祖長子也高麗來伐石適歡破之遂克斡豁進至北琴海撥泓試城乃還四年高麗約還諸亡在彼者使阿聒勝昆往受之高麗殺二使築九城於曷懶甸以兵數萬來攻斡賽斡魯敗之亦築九城與高麗相對高麗復來攻斡賽等敗之高麗約還逋逃之人退九城之軍復所侵故地乃罷兵康宗卒年五十三贊曰金之厥初兄弟三人亦微矣熙宗追

金之[illegible]盛 太祖[illegible]

名[illegible][illegible]名亦夫[illegible]好兄之[illegible]

帝祖宗定始祖景祖世祖廟世世不祧始祖娶六十之婦而生二男一女豈非天耶景祖不受遼籍遼印取雅達國相以與其子世祖既破桓赧遼政日衰而以太祖屬之穆宗其慮淡遠矣（起於外國者先并其部落而後攻於中國勢也遼金元皆然）

太祖旻本名阿骨打世祖第二子也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司天孔致和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爲也咸雍四年太祖生世祖與臘醅麻產戰於野鵲水被四創疾困坐太祖於膝撫之曰此兒長大吾復何憂少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見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群烏三發皆中遼使愕然曰奇男子也太祖嘗宴紇石烈部南望高阜

使衆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踰三百二十步後立碑以識焉穆宗代蕭海里渤海留守以甲贈太祖太祖不受穆宗問之曰彼被甲而戰戰勝是因彼成功也康宗卽世太祖襲位遼使阿息保來曰何故不告喪太祖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二年遼宗室習古迺往索阿疎習古迺還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於是召官僚耆舊以伐遼告之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以聽命遼統軍司聞之使節度使捏哥來問狀曰汝等有異志乎修戰具飭守備將以誰禦太祖曰設險自守又何問哉遼復遣阿息保來詰之太祖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待下能

無望乎若以阿踈與我請事朝貢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
也阿息保還遼人命統軍蕭撻不野調諸軍於寧江州太祖
聞之使僕聒剌復索阿踈實觀其形勢僕聒剌還言遼兵多
不知其數太祖曰彼初調兵豈能遽集如此復遣胡沙保往
還言惟四院統軍司與寧江州軍及渤海八百人耳太祖曰
果如吾言謂諸將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
先發制之衆曰善太祖舉觴東向以遼人荒肆不歸阿踈并
已用兵之意禱於皇天后土酹畢號令諸部遼魯古部實里
館來告曰聞舉兵伐遼我部誰從太祖曰與汝鄰境固當從
我若畏遼人自往就之九月太祖進軍寧江州督諸路兵會

於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傳梃而誓師大唐括帶斡甲之地
諸軍禳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於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
為兵祥明日次扎只水光見如初既渡遇渤海軍攻我左翼
衆少却遼兵犯中軍舍耶律謝十墜馬遼人前救太祖射救
者斃之復中謝十子宗幹陷遼圍中太祖救之免胄而戰或
自傍射太祖太祖覺射之一矢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
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相蹂踐死者過半撒改請稱帝太
祖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克寧江州獲防禦
使大藥師奴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鐵驪部來送款遣渤海梁
福斡答剌僞亡去招諭其鄉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使完

赤伴復遼
人始滿不
皆女直也

顏婁室招諭係遼籍女直師還命諸路以三百戶為謀克十
謀克為猛安十一月遼都統蕭糺里副都統撻不野將步騎
十萬會於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至方就寢若有扶其
首者三太祖寤曰神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
兵方壞陵道選壯士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甲士三千七
百至者纔三之一與敵遇於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
風勢擊之遼兵潰遂至斡論濼殺獲首虜及車馬甲兵不可
勝計遼人常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斡魯
敗遼兵斬撻不野僕虺攻賓州拔之魯古敗遼軍斬統軍婁
實完顏婁室克咸州吳乞買撒改辭不失率諸將勸進請以

新歲元日上尊號太祖不許阿离合懣等進曰今大功已建
若不稱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國元年正月
卽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
壞惟金不變金之色白於是國號大金色尚白上自將攻黃
龍府遼遣都統耶律訛里朶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
奴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拒之上率兵次寧江州西遼使僧家
奴來議和國書斥上名使為屬國遂進師有大光正圓自空
而墜上曰此祥徵也酹水而拜將士莫不喜躍進逼達魯古
城上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
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宗雄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

不可分者不攻其左右軍也右翼先戰左

軍那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力戰婁室銀术可衝其中堅凡九陷陣宗翰以中軍助之宗雄已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殪師還四月遼耶律張奴來致書以書辭慢侮留其副遣張奴回五月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六月遼張奴復以國書來猶斥上名上亦斥遼主名以復之且諭之使降七月以弟吳乞買爲諳班勃極烈撒改爲國論勃極烈辭不失爲阿買勃極烈九百奚營來降八月上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濟上使一人道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

馬腹既濟使人測渡處深不得其底遂克黃龍府十一月遼主自將七十萬至駝門駙馬蕭特末將騎五萬步四十萬至斡鄰濼上禦之十二月次爻刺諸將曰遼兵衆其鋒未易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上從之有獲遼卒知遼主以張奴叛西還二日矣諸將曰今遼主既還可追擊之上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以此爲勇耶衆皆慚愧願自効上曰誠欲追敵約齎以往無事餉饋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奮躍追及遼主於護步答岡我兵止二萬上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軍中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我師馳之橫

翼合攻以分爲合也

出其中遼師敗績死者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寶物馬牛不可勝計蕭特末等焚營遁去遂班師夾攻撒喝取開州婆盧火下特鄰城二年正月詔曰自破遼兵四方來降者衆其契丹奚漢渤海係遼籍女直韋室達魯古兀惹鐵驪諸部其酋長可從宜居處其降附及俘獲有逃遁而復還者勿以爲罪閏月高永昌據東京叛四月以斡魯統內外諸軍伐高永昌撻不野擒永昌以獻戮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直皆降詔除遼法省稅賦阿徒罕破遼兵六萬於照散城九月始製金牌天輔元年正月斜也取泰州四月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來伐命迪古乃將兵二萬會咸州路都統斡

魯古擊之五月詔自收寧江州已後同姓爲婚者杖而離之七月以完顏斡論知東京事十二月斡魯古拔顯州乾懿豪徽成川惠州皆降宋使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勍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二年正月遼雙州節度使張崇降使散覩如宋報聘書曰所請之地今當與宋夾攻得者有之三月遼使耶律奴哥以國書來五月命胡突袞如遼胡突袞還耶律奴哥復以國書來胡突袞復如遼八月胡突袞還耶律奴哥復以國書來九月詔曰國書詔令宜選善屬文爲之其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才之士敦遣赴闕三年六月遼遣太傅

習泥烈奉冊璽來上、擿冊文不合數事復之、八月頒女直字、九月以遼冊禮使失期、詔諸路軍過江屯駐、四年二月、宋使趙良嗣來議燕京西京地、三月上謂羣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辭、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討、詔咸州路統軍司以兵會於渾河、遼習泥烈以國書來、四月上伐遼、以遼使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行、五月次渾河西、使宗雄先趨上京、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上京拒守、上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上親臨城、督將士諸軍鼓譟進攻、自旦及巳、闍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趙良嗣等奉觴爲壽、稱萬歲、赦上京官民、次沃黑河、宗幹言地

遠時暑、軍馬罷乏、若深入敵境、糧餽乏絕、恐有後艱、上乃班師、命分兵攻慶州、五年五月、遼都統耶律余覩詣咸州降、六月詔吳乞買貳國政、七月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覩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以連雨罷親征、十一月以杲爲內外諸軍都統、昱宗翰宗幹副之、伐遼、六年正月、都督杲取中京、遂下澤州、二月、宗翰敗遼奚王霞末於北安州、宗翰駐北安、遣希尹略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知遼主獵鴛鴦濼、殺其子晉王、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遂報都統杲進兵襲之、三月、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追遼主於鴛鴦濼、遼主奔西京、宗翰追至白水濼、不及、獲其貨

遼里卽淳

寶、西京降、已而復叛、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卽位於燕、四月、復取西京、闍母婁室招降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獲阿踈而還、時山西城邑雖降、人心未固、遼主保陰山、耶律捏里在燕京、都統杲請上臨軍、六月上親征遼、吳乞買監國、希尹以阿踈見、杖而釋之、八月次鴛鴦濼、都統杲率官屬來見、上追遼主於大魚濼、昱宗望追及遼主於石輦鐸、與戰敗之、遼主遁、中京將完顏渾黜敗契丹奚漢六萬於高州、昱宗望追遼主於烏里質鐸、不及、九月歸化奉聖二州降、十月蔚州降、十二月上伐燕京、次居庸關、遼統軍都監高六等來送款、上至燕京、入自南門、使銀朮可婁室陳於城上、上次於城南、遼知

樞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樞密使曹勇義副使張彥忠參知政事康公弼僉書劉彥宗奉表降、遼百官詣軍門叩頭請罪、詔釋之、上御德勝殿、群臣稱賀、命左企弓等撫燕京諸州縣、七年正月、遼奚王回离保稱帝、平州節度使時立愛降、宜錦等州降、興中府九斤復叛、闍母討之、詔曰、遼之土地皆爲我有、彼雖復叛、終皆吾民、可縱其耕稼、毋得侵掠、蒙刮斜鉢吾撻獲九斤、興中平、遼來州節度使田顥隰州刺史杜師回遷州刺史高永福潤州刺史張成降、宋使趙良嗣來請加歲幣、以代燕稅、及議畫疆、置榷場、交易并計議西京等事、詔與宋燕京六州之地、大赦、改平州爲南京、以張覺爲留守、三月、都統

果等言余覩吳才鋅剌等謀叛上召余覩等謂之曰朕得天下皆我君臣同心同德以成大功固非汝等之力今聞汝等謀叛誠然耶若果去必須鞍馬甲冑器械之屬當悉付汝我不食言若再被擒無望免死欲留事我無懷異志吾不汝疑余覩等戰慄不能對命杖鋅剌七十餘並釋之四月遣斡魯宗望襲遼主於陰山命習古乃婆盧火監護長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關徙之內地次儒州斡魯宗望襲遼權六院司喝离質於白水濼獲之其宗屬秦王許王等降聞遼主留輜重青塚以兵萬人往應州遼照里背答宗望等追襲之追及遼主決戰大敗之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

五月南京留守張覺叛以闍母為南路都統討回离保詔曰回离保以烏合之衆保據險阻其勢必將自斃若彼不出掠毋庸攻討耶律與古哲殺回离保其衆遂潰六月大駕鴛鴦濼闍母敗張覺於營州上不豫將還上京命宗翰為都統昱副之駐兵雲中大幹獨山驛召吳乞買七月次渾河北吳乞買率宗室百官上謁戊申上崩於部堵濼西行宮年五十六九月梓宮至上京葬宮城西南貞元三年改葬於大房山睿陵贊曰太祖英謨睿略豁達大度知人善任衆樂為用世祖陰有取遼之志是以兄弟相授遂及太祖臨終以太祖屬穆宗其素志如是也初定東京減省租稅遼主播越宋納歲幣以幽薊武朔等州與宋而置南京於平州宋人終不能守卒之遼主見獲宋主被執雖功成於天會間而規謀運為實自此始笑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有天下百十九年嗚呼雄哉

太宗晟本名吳乞買世祖第四子也太祖征伐常居守天輔七年六月太祖次鴛鴦濼有疾驛召赴行在八月會於渾河北太祖崩九月國論勃極烈杲鄆王昂宗峻宗幹率宗親百官請正帝位不許固請亦不許宗幹率諸弟以赭袍被體寘璽懷中丙辰即位大赦改元曰天會發粟賑降人之徙上京者詔諸猛安賦米給戶口之匱乏者十月上京慶元寺僧獻

佛骨卻之十一月宗望及張覺戰於南京大敗之張覺奔宋城中人執其父及二子以獻戮之張敦固以南京降復叛二年春正月夏國奉表稱藩以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貽宋書索俘虜叛亡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三月以宋歲幣銀絹分賜有功將士以宗翰言罷割山西諸鎮與宋易懶路軍帥完顏忽剌古言二舟捕海狗海東青於高麗之境高麗畫殺二舟之人上曰以小故起戰爭甚非所宜今後非奉命毋輒往闍母克南京殺都統張敦固偶實答言高麗納叛亡增邊備必有異圖詔曰納我叛亡而弗歸其曲在彼或來侵略整爾行列與之從事敢先

犯彼雖捷必誅十一月闍母下宜州殺節度使韓慶民三年
二月婁室獲遼主於余覩谷三月賑奚契丹新附之民七月
詔內外官宗姓私役百姓八月斡魯以遼主至京師告於大
廟遼主延禧入見降封海濱王詔有司揀閱善射勇健之
士以備宋九月保州路都孛菫加古撒曷有罪伏誅十月詔
諸將伐宋以杲領都元帥宗翰左副元帥完顏希尹爲右監
軍耶律余覩爲右都監自西京入太原撻懶爲六部路都統
斜也副之宗望爲南京路都統闍母副之劉彥宗領漢軍都
統自南京入燕山詔建太祖廟於西京召耶律教授女直字
詔曰今大有年無儲蓄則何以備饑饉其令牛一具賦粟一

石每謀克爲一廩貯之宋易州戍將韓民毅以軍降十二月
宗翰下朔州宗望及宋郭藥師戰於白河大破之藥師降燕
山州縣悉平宗翰克代州中山降破宋兵於眞定宗翰圍太
原耶律余覩破宋河東陝西援兵於汾北宗望克信德府四
年春正月朔始朝日宗弼取湯陰下濬州取黎陽諸軍渡河
取滑州宗望使吳孝民入汴問宋取首謀童貫譚稹詹度及
張覺等宋上皇出奔諸軍圍汴宋使李梲來謝罪請修好宗
望許之宋以康王構少宰張邦昌爲質割三鎭地增歲幣晉
書稱侄大宋皇帝上伯大金皇帝諸軍解圍二月朔宋將姚
平仲兵四十萬夜來襲宗望營敗之復進師圍汴宋使宇文

宋割三鎭太原不下故圍之

虛中以書來改以肅王樞爲質遣康王構歸師還以滑濬二
州與宋宗翰定威勝軍下隆德府海濱王家奴誣其主欲亡
去詔誅之三月銀朮可圍太原四月耿守忠大敗宋人於西
都谷五月宋种師中以兵出井陘完顏活女敗之斬師中拔
離速敗宋姚古軍於隆州谷六月高麗國王王楷奉表稱藩
蕭仲恭使宋還上宋帝與耶律余覩蠟書八月詔左副元帥
宗翰右副元帥宗望伐宋宋張灝率兵出汾州拔离速擊走
之劉臻以兵出壽陽婁室破之宗翰伐西京婁室破張灝軍
於文水耶律鐸破宋兵於雄州那野敗宋兵於中山九月宗
翰克太原執經略使張孝純宗望破宋种師閔軍於井陘取

天威軍克眞定殺其守李邈婁室克汾州石州降蒲察克平
定軍遼州降十一月宗翰自太原趨汴宗望自眞定趨汴宗
翰下威勝軍撒剌荅破天井關宗翰克隆德府活女渡盟津
西京永安軍鄭州皆降宗翰克澤州宗望渡河德清軍開德
府皆下克懷州宗望至汴閏月宋出兵拒戰宗望擊破之丙
辰克汴城宋主桓出居青城十二月宋主桓降詔所在長吏
敦勸農功五年正月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聽
三月立宋少宰張邦昌爲楚帝割地賜夏國四月克陝府取
虢州宗翰宗望以宋二帝歸命降爲庶人詔合蘇館諸部與
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後同姓爲婚者離之五月宋康王構

宋李綱見
人昏庭

帥位於歸德宋殺張邦昌婁室降解絳慈隰石河中岢嵐寧
化保德火山諸城撻懶下密州建虎下單州廣信軍降六月
詔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畫重念其民或見城邑有被殘者不
無疑懼遂命堅守若即討伐生靈可愍其申諭以理招輯安
全之倘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蕩毀者
底於罰八月詔曰河北河東郡縣職員多闕宜開貢舉取士
以安新民其南北進士各以所業試之闍母取河間大敗宋
兵於莫州雄州降撻懶克祁州永寧軍保州順安軍皆降冬
十月徙宋二帝於中京十二月右副元帥宗輔伐宋徇地淄
青烏林答泰欲敗宋將李成於淄州趙州降阿里刮徇地濟

州敗宋兵遂取滑州六年正月宗弼破宋鄭宗孟軍於青州
銀朮可取鄧州薩謀魯入襄陽拔离速入均州馬五取房州
克青州闍母克濰州二月拔离速取唐蔡陳州克潁昌府遷
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婁室攻下
同華京兆鳳翔擒宋經制使傅亮阿鄰破河中斡魯入馮翊
三月撻懶下恩州六月詔求祖宗遺事撻懶下磁州信德府
七月宋主遣使奉表請和詔進兵伐之以宋二庶人赴上京
八月訛特剌破宋師於渭水遂取下邽以宋二庶人素服見
太祖廟遂入見於乾元殿封其父為昏德公子為重昏侯九
月取丹州十月徙昏德公重昏侯於韓州宗翰宗輔會於濮

伐宋十一月蒲察婁室取延安府取濮州綏德軍降婁室攻
晉寧軍其守徐徽言固守不能克十二月宗弼取開德府宗
輔克大名府七年正月宋麟府路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
三州降婁室破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被執諭之降徽
言與其將孫昂及士卒皆不屈盡殺之詔禁遼代山陵樵採
三月蒲察婁室取鄜坊二州五月拔离速襲宋主於揚州九
月宗弼敗宋兵於淮陽降其城曹州降十月京兆府降單州
降壽春安撫使馬世元以城降廬州降宗弼取和州渡江敗
宋副元帥杜充軍於江寧守臣陳邦光以城降十二月宗弼
取湖州克杭州阿里蒲盧渾追宋主於明州越州降蒲盧渾

敗宋兵於東關遂濟曹娥江敗宋兵於高橋宋主入於海八
年正月蒲盧渾克明州執其守臣趙伯諤阿魯補斜里也下
太平順昌濠州宋副元帥杜充以其衆降二月宗弼還自杭
州取秀州取平江汴京亂三月大撻里平之宗弼及宋韓世
忠戰於鎮江不利四月復戰於江寧敗之諸軍渡江醴州降
克郛州五月禁私度僧尼詔繼父繼母之男女無相嫁娶以
昏德公六女為宗婦婁室經略陝西所下城邑叛服不常監
戰阿盧補請益兵會議以兵威非不足綏懷之道有所未盡
誠得位望隆重恩威兼濟者以往可指日而定請以皇子宗
輔往從之仍詔婁室日夕往者所向輒克今專征陝西淹延

未定豈倦於兵而自愛耶關陝重地卿等其勠力焉上如東
京温湯徙昏德公重昏侯於鶻里改路九月立劉豫爲齊帝
世修子禮都大名府諳班勃極烈都元帥杲薨宗輔等敗宋
張浚軍於富平耀州降鳳翔府降十月宗輔下涇州渭原二
州降宋涇原路統制張中孚知鎮戎軍李彥琦以衆降十二
月熙州降九年正月宗弼定鞏洮河樂西寧蘭廓積石等州
涇原熙河兩路皆平四月詔新徙戍邊戶有與質親屬奴婢
者官爲贖之戶計其口少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戶爲四口乏
耕牛者給以官牛委官勸督田作六月賜昏德公重昏侯時
服各兩襲撒离喝下慶陽慕洧以環州降宗弼與宋吳玠戰

於和尚原敗績十一月遷趙氏疎屬於上京以陝西地賜齊
十年四月詔良人知情嫁奴者聽如故其不知而嫁者去住
從所欲以太祖孫亶爲諳班勃極烈皇子宗磐爲國論忽魯
勃極烈九月右都監耶律余覩謀反出奔其黨統軍使蕭高
六伏誅蔚州節度使蕭特謀葛自殺十月大赦十一月部族
節度使土古厮捕斬余覩及其諸子十二月撒离喝克金州
十一年正月撒离喝敗吳玠於饒峯關取洋州入興元府二
月元帥府言承詔賑軍士恐有司錢幣不繼請自元帥以下
有祿者出錢助給之詔曰官有府庫而取於臣下此何理耶
其悉從官給八月趙榜誣告其父昏德公謀反伏誅詔曰比

以軍旅未定嘗命帥府自擇人授官今並從朝廷選注十三
年正月己巳上崩年六十一葬大房山號恭陵贊曰太宗天
會之初時方草創未遑禮樂之事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
翰宗望總戎事既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纘以武
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模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宮室苑籞無
所增益聽大臣議傳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緒可謂行
其所無事矣

熙宗亶本名合剌太祖之孫天會八年諳班勃極烈杲薨太
宗意久未決十年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希
尹入朝與宗幹議曰諳班勃極烈虛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

非其人合剌先帝嫡孫當立相與再三請於太宗廼從之太
宗嘗爲諳班勃極烈及即位以命弟杲杲薨定議帝爲儲嗣
故以是命焉十三年正月太宗崩庚午即位詔齊國自今稱
臣勿稱子四月昏德公趙佶薨遣使致祭及賻贈九月追尊
考豐王宗峻爲景宣皇帝妣蒲察氏爲惠昭皇后十一月初
頒曆建天開殿於爻剌十二月始定齊高麗夏朝賀賜宴朝
辭儀以京西鹿囿賜農民十四年正月太皇太后紇石烈氏
崩上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正月十七日三月
命太保宗翰太師宗磐太傅宗幹並領三省事八月追前九
代祖以下曰皇帝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初

用大明曆尚書左丞高慶裔轉運使劉思有罪伏誅十一月
廢齊國降封劉豫為蜀王置行臺尚書省於汴詔改明年為
天眷元年大赦命韓昉耶律紹文等編修國史從蜀王劉豫
於臨潢府天眷元年正月朔上朝皇太后於明德宮二月上
如爻剌春水詔罷來流水混同江護邏地與民耕牧三月以
禁苑隙地分給百姓四月命少府監盧彥倫營建宮室止從
儉素朝享於天元殿五月詔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八月頒
行官制以河南地與宋以右司侍郎張通古等使江南以京
師為上京府曰會寧舊上京為北京九月詔百官誥命女直
契丹漢人各用本字改燕京樞密院為行臺尚書省省三京

等路州縣十月始禁親王以下佩刀入宮十一月以康宗以
上畫像畢奠獻於乾元殿十二月新宮成立裴滿氏為皇后
二年三月命百官詳定儀制四月朔恭初用朝服六月朔初
御通服上從容謂侍臣曰朕每閱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
大可規法翰林學士韓昉曰皆由太宗溫顏訪問房杜輩竭
忠盡誠足以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賢君明皇何如昉曰唐
自太宗以來惟明皇憲宗可數明皇所謂有始而無終者初
以艱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開元之治末年
怠於萬機委政李林甫姦諛是用以致天寶之亂苟能慎終
如始則貞觀之風不難追矣上稱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

曰古之賢君上曰王雖賢亦周公輔佐之力後世疑周公殺
其兄以朕觀之為社稷大計亦不當非也七月宋國王宗盤
兗國王宗雋沂王鼎謀反伏誅八月行臺左丞相撻懶翼王
鶻懶等謀反伏誅九月降封太宗諸子初括新宮宋遣王倫
乞歸父喪及母韋氏等拘倫不遣三年四月溫都思忠廉問
諸路得廉吏杜遵晦等百二十四人各進一階貪吏張軫等
二十一人皆罷之五月詔復取河南陝西地宗弼以兵自黎
陽趨汴撒离合出河中趨陝西是月河南平六月陝西平九
月殺左丞相完顏希尹及其子昭武大將軍把搭右丞相蕭
慶符寶郎漫帶十一月以孔子四十九代孫璠襲封衍聖公

皇統元年正月初御袞冕謁太廟大赦二月宗弼克廬州封
海濱王耶律延禧為豫王追封昏德公趙佶為天水郡王封
重昏侯趙桓為天水郡公上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侍
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
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
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焉五月太師梁宋國王
宗幹薨上親臨之日官奏戌日不宜哭泣上曰君臣之義骨
肉之親豈可避忌哭之慟輟朝七日都元帥宗弼伐宋宋乞
罷兵宗弼以便宜畫淮為界十二月天水郡公趙桓乞本品
俸詔賜濟之左丞勗進先朝實錄上焚香立受之二年二月

至此

與宋史不同

宋使曹劭來許歲幣銀絹二十五萬兩疋畫淮爲界世世子
孫永守誓約三月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冊冊宋康王
爲帝歸宋帝母韋氏及天水郡王并妻鄭氏宋帝故妻邢氏
喪於江南五雲樓重明殿成上自去年荒於酒與近臣飲或
繼以夜宰相入諫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飲矣明日當
戒因復飲詔宴羣臣於五雲樓盡醉而罷八月詔歸宋使朱
弁張邵洪皓復太宗子胡盧爲王三年三月皇太后唐括氏
崩五月初立太廟社稷太原路進猕豸四年正月以宋使王
倫爲平州轉運使既受命復辭罪其反覆誅之八月殺魏王
道濟九月上如東京畋於沙河射虎獲之十月遣使祭遼主

陵六年正月封太祖諸孫爲王如存水帝從禽導騎误入大
澤中帝馬陷步出導者亦不罪六月殺宇文虛中高士談九
月劉豫死七年正月以西京鹿囿爲民田四月宴便殿上醉
殺戶部尚書宗禮六月殺橫海軍節度使田瑴左司郎中奚
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等五人八年閏月宰臣以西林
多鹿請上獵上恐害稼不允十一月左丞相宗賢左丞稟等
言州郡長吏當用本國人上曰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
待之豈能致一諺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國及
諸方人量才通用之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
殿鴟尾有火入上寢燒幃幔帝趨別殿避之有龍關於利州

倫林河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飄颺十餘里同知州
事石抹里墜死百姓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
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爲誹謗上怒殺
鈞武庫署令耶律八斤矯詔殺宿直將軍蕭榮八月宰臣議
徙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侍從高壽星等當遷訴於后后以
白上上杖議者平章政事秉德殺左司郎中三合十月殺北
京留守胙王元及弟安武軍節度使查剌左衛將軍特思大
赦十一月殺皇后裴滿氏召胙王妃撒卯入宮殺故鄧王子
阿懶達懶上獵於忽剌渾土溫遣使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妃
夾谷氏張氏十二月上至自獵所殺妃裴滿氏於寢殿上好

誅殺羣臣震恐平章政事亮與駙馬唐括辯寢殿小底大興
國護衛長忽土阿里出虎等謀爲亂丁巳忽土阿里出虎當
內直亮遣令史李老僧約興國夜二鼓興國矯符矯詔闢宮
門召辯等亮伏刀與妹夫特斯隨辯入宮門守者以辯駙馬
不疑內之及殿門衛士覺賊黨抽刃劫之衛士不敢動忽土
阿里出虎至帝前帝求榻上佩刀已爲興國竊去忽土阿里
出虎遂進刃亮復前弒之血濺滿面帝崩年三十一左丞相
秉德等奉亮坐羅拜呼萬歲立以爲帝降帝爲東昏王葬於
皇后裴滿氏墓中世宗追謚武靈皇帝改葬思陵廟號熙宗
後帝海陵庶人亮本名迪古乃遼王宗幹第二子爲人猜忌

撻懶惡熙宗以太祖嫡孫嗣位亮以宗幹太祖長子而已亦太祖孫遂懷覬覦在中京專務立威以厭伏人猛安蕭裕傾險敢決亮結納之每與論天下事裕知其意因勸舉大事七年拜尚書右丞擢持權柄用其腹心為省臺要職引蕭裕為兵部侍郎一日召對語及太祖創業艱難亮嗚咽流涕熙宗以為忠八年拜右丞相九年正月兼都元帥熙宗使小底大興國賜亮生日悼后附賜禮物熙宗不悅杖興國百追其賜物亮不自安三月拜太保領三省事益邀求人譽引用勢望子孫結其驩心學士張鈞草詔忤旨死熙宗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太保實然熙宗不悅出為領行臺尚書省事時蕭裕同知中京留守亮過中京與裕定約而去至良鄉召還亮大恐既至復為平章政事亮危迫熙宗杖左丞唐括辯及右丞相秉德辯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他日辯語及廢立事亮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懶亮曰阿懶屬疏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邪亮曰若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聚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密告悼后曰辯等每私聚語不知議何事臣竊疑之后以告熙宗熙宗召辯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會河南兵士孫進自稱皇弟熙宗有弟常勝查剌亮乘此構之熙宗使特思按問無狀亮曰特思鞫不以實遂俱殺之護衛長僕散忽土受宗幹

恩從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大興國給事寢殿夜從主者竊符鑰歸家以為常興國以李老僧屬亮為令史故亮使老僧結興國為內應興國以被杖怨熙宗遂與亮約十二月丁巳忽土阿里出虎內直興國取符鑰啟門納亮秉德辯烏帶徒單貞李老僧等入寢殿弒熙宗忽土等奉海陵坐拜稱萬歲詐稱熙宗欲議立后召大臣遂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辯為右丞相烏帶為平章政事忽土為左副點檢阿里出虎為右副點檢貞為左衛將軍興國為廣寧尹太師領三省事勗等進爵增職大赦改元曰天德追謚皇考遼王為皇帝二年正月以蕭裕為秘書監尊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為皇太后二月降前帝為東昏王四月殺太傅領三省事宗本尚書左丞相唐括辯判太宗正府事宗美遣使殺領行臺尚書省事秉德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周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室五十餘人九月立徒單氏為皇后十月殺太皇太妃蕭氏及其子任王隈喝使使殺行臺左丞相左副元帥撒离喝於汴殺平章政事宗義前工部尚書謀里野御史大夫宗安皆夷其族以魏王斡帶之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三年三月詔廣燕城建宮室四月遷都燕京沂州男子吳真犯法當死有司以其母老疾無侍為請令官與養濟著為令歸德軍節度使阿魯

補撤官舍材木構私第賜死詔朝官稱疾不治事者令監察
御史與太醫同診視無實者坐之五月納宗室孫晉受等妻
宮中六月殺太府監完顏馮六宋遣使祈請山陵不許十月
殺蘭子山猛安蕭拱十二月杖壽寧縣主徐輦四年二月立
子光英爲皇太子昭義軍節度使蕭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謗
上曰仲宣之姪蕭拱近以誹謗誅故敢妄愬命殺告者五月
權速底部猛安耶野伏誅七月使唐括定哥殺其夫崇義軍
節度使烏帶納定哥爲貴妃九月殺太府少監劉景十月殺
長公主兀魯杖其夫平章政事徒單恭罷之封其侍婢忽撻
爲國夫人初恭兄定哥尚兀魯定哥死恭強納之而不相能

又與侍婢忽撻不協忽撻得幸於后遂譖於上故見殺十一
月買珠於烏古迪烈部及蒲與路禁百姓私相貿易仍調兩
路民夫採珠貞元元年三月親選良家子百三十餘人充後
宮改燕京爲中都府曰大興汴京爲南京中京爲北京四月
皇太后大氏崩五月殺弟西京留守蒲家西京兵馬完顏謀
盧瓦福修宮闈福奴通進宇迭坐與蒲家善并殺之命內外
官聞大功以上喪止給當日假父喪給假三日瑞雲殿成賜
貴妃定哥家奴孫梅進士及第封所納皇叔曹國王宗敏妃
阿懶爲昭妃貴妃定哥坐姦賜死閏月殺護衛特謀葛二年
正月尚書右丞相蕭裕與前眞定尹蕭馮家奴前御史中丞

始祖死久矣骨應已朽遷葬何爲

蕭招折博州同知遙設等謀反伏誅五月太原尹徒單阿里
出虎伏誅命其子术斯剌乘傳焚其骨擲水中八月以左丞
相昂去衣杖其弟婦命杖之九月常武殿擊鞠令百姓縱觀
十月殺廣寧尹韓王亨十一月命諸從姊妹皆分屬諸妃出
入禁中與淫亂臥內徧設地衣襪逐爲戲三年三月以左丞
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
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爲山
陵建行宮其麓五月南京大內火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
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命右丞相僕散師恭大宗正丞胡拔
魯如上京奉遷山陵及迎永壽宮皇太后七月如大房山杖

提舉營造官吏部尚書耶律安禮等上親迎梓宮及皇太后
於沙流河十一月山陵禮成詔內外大小職官覃遷一重貢
元四年租稅並與放免軍士久於屯戍不經替換者人賜絹
三疋銀三兩奉安神主於太廟群臣稱賀正隆元年二月大
赦御宣華門觀迎佛賜諸寺僧絹五月修容安氏女御爲
妖所憑僻謀宮中命殺之六月天水郡公趙桓薨奉遷始祖
以下梓宮八月如大房山行觀山陵十月葬始祖以下十帝
於大房山山陵禮成群臣稱賀二年正月以韓錫同知宣徽
院事錫不謝杖百二十奪官二月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
命置局追取存亡告身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參酌削降

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墳墓碑志並發而毀之四月追降景宣皇帝為遼王十月命會寧府毀舊宮殿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夷其址而耕種之三年正月了娲思阿不死殺太醫副使謝友正及乳母等十月毀尚書省凡事理不當者許詣登聞檢院投狀類奏覽訖付御史臺理問十一月詔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上自九月廢朝數月不出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省於臥內四年正月朔上朝太后於壽康宮二月修中都城造戰船於通州諭宰臣以伐宋事調諸路猛安謀克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亦不許留侍三月遣兵部尚書蕭恭

經畫夏國邊界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四月詔諸路舊貯軍器並致於中都時方建宮室於南京又中都與四方所造軍器材用皆賦於民箭翎一尺至千錢百姓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八月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為差計五十六萬餘匹富室有至六十疋者令戶自養飼以俟十月觀造船於通州賜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榧寄副使徒單貞尺刀入宮太醫使祁宰諫伐宋殺之五年二月遣引進使高植刑部郎中海狗分道監視所獲盜賊並凌遲處死或鋸灼去皮截手足仍戒屯戍千戶謀克等被有盜賊並處死總管府官失覺三月東海縣民張旺徐元反遣都水監

徐文宿直將軍蕭阿家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四月昭妃蕭察阿里忽有罪賜死六月徐文破張旺徐元東海平七月遣使僉諸路漢軍十月遣護衛完顏普連等二十四人督捕山東河東河北中都盜賊籍諸路水手三萬人禁朝官飲酒犯者死三國人使燕飲者非六年正月刑大宗正徒單貞益都尹京安武軍節度使爽金吾衛上將軍阿速飲酒以近屬故杖貞七十餘皆杖百詔自中都至河南府所過州縣調從獵騎士二千二月杖衛王襄妃及左宣徽使許霖上發中都次安肅州三月改河南北邙山為太平山稱舊名者以違制論將至獲嘉有男子上書言事斬之所言莫得聞次河南府自

中都至河南所過麥皆空禁扈從毋離次及遊賞飲酒犯者罪死然與有從者詔內地諸猛安赴山後牧馬俟秋並發弟兗之妻烏延氏有罪賜死誅其弟南京兵馬副都指揮使習泥四月遣百官先赴南京治事詔汝州百五十里內州縣進商賈赴溫湯置市命有司移問宋人蔡叔壽諸州對境創置堡戍發河南府契丹不補伏道左自陳破東海賊有功為李惟忠所抑斬之次溫湯上獵奔鹿矣上墮馬嘔血數日遣使徵諸道兵五月契丹諸部反命樞密使僕散師恭西京留守蕭懷忠將兵討之備法駕入南京賜從行從軍及千戶謀克錢帛人括天下驘馬殺亡遼耶律氏宋趙氏男子凡百三十

餘人八月單州賊杜奎據城叛遣都點檢耶律湛右驍騎副
都指揮使大盤討之皇太后徒單氏止伐宋弒而焚之棄其
骨水中并殺侍婢十餘人殺右衛將軍蕭禿剌護衛長斡盧
保族帳寄使僕散師恭北京留守蕭賾西京留守蕭懷忠封
所幸太后侍婢高福娘爲鄖國夫人九月殺前壽州刺史毛
良虎大名府賊王九據城叛衆至數萬所在盜賊蜂起大者
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或以十數騎張旗幟而行官軍莫敢近
上惡聞盜賊事言者輒罪之上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伐宋進
自壽春以蘇保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由海道趨臨安劉
萼爲漢南道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徒單合喜爲西蜀道兵

馬都統制由鳳翔取散關駐軍以俟後命武勝武平武捷三
軍爲前鋒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上發南京詔皇后及
太子光英居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參知政事敬嗣暉
留治省事將士自軍中亡歸者相屬於道捐蘇館猛安福壽
東京謀克金住等授甲於大名舉部亡歸衆至萬餘公言於
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十月除上遂失道二鼓始
達營所留守曹國公烏祿即位於遼陽改元大定大赦數亮
弒皇太后徒單氏殺太宗及宗翰宗弼子孫毀上京宮室殺
遼豫王宋天水郡王郡公子孫等罪惡數十事大軍渡淮劉
萼取通化軍蔣州信陽軍徒單貞敗宋將王權於盱眙進取

揚州前鋒軍至瓜洲宋兵遁去上次和州徒單合喜駐散關
宋人攻德順州克之蘇保衡與宋人戰於海道敗績副統制
鄭家死之十一月左司郎中兀不喝等白東京即位改元事
上拊髀歎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乎出預志改
元事示之上駐軍江北遣武平總管阿隣先渡江至南岸失
利上還和州命進兵揚州會舟師於瓜洲期以明日渡江乙
未浙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等軍反上遇弒年四十亮在
位十餘年每飾情貌以御臣下都尚食進鵝以示儉及游獵
頓次不時需索一鵝一鴨民間用數萬售之有以一牛易一
鵝者或以敝衾覆床以示近臣或服補綴令記注官見之或

取軍士陳米飯食之或見民車陷泥澤令衛士下挽俟車出
然後行與近臣語輒引古昔賢君以自況詆責大臣使進直
言使張仲軻輩爲諫官而祁宰以直諫死比昵羣小官賞無
度淫嬖不擇骨肉刑殺不問有罪營南京宮殿運一木之費
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
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
務極華麗其南征造戰艦江上毀民廬舍以爲材煮死人膏
以爲油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苴空國以圖人國遂至
於敗大定二年降封爲海陵郡王諡曰煬葬大房山諸王兆
域中二十年熙宗祔廟有司奏曰煬王之罪未正準晉趙王

倫廢惠帝自立、反正誅倫、廢爲庶人、揚王罪惡過於倫、不當有王號、亦不當在諸王塋域、詔降爲海陵庶人、改葬於山陵西南、贊曰、海陵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爲君則弑其君、欲伐國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滅宗族、翦刈忠良、婦姑姊妹並入嬪御、方以三十二總管之兵、圖一天下、戾氣感召、身遂見殺、使天下後世爲無道主稱首、可不戒哉、桀紂未有弑君殺母之罪亮之惡浮於桀紂矣

史糾卷二百九十七

金史二

本紀

金史本紀

世宗雍本名烏祿、太祖孫也、體貌奇偉、美鬚髯、長過其腹、胸間有七子、如北斗、仁孝明達、善騎射、國人推爲第一、每出獵、耆老皆隨而觀之、封葛王、爲東京留守、進封趙王、居喪、一日方寢、有紅光照室、黃龍見寢室上、大星流入第中、東梁水暴漲、決女墻城中、人恇駭、上登城舉酒酹之、水遂退、副留守高存福、其女在海陵後宮、海陵使存福伺之、適以造兵器修材、造甲數十、存福以白海陵、與推官李彥隆、託擊毬、謀爲不利、家人以告、乃止、不往、上嘗有疾、海陵使近習來觀動靜、又使謀良虎、岡淮北諸王、上嘗憂之、故吏六斤自南來、言海陵殺其母及兄子檀奴阿里白、樞密使僕散忽土等、且遣人來害宗室矣、上益懼、李石勸上早圖之、於是召官屬會清安寺議事、存福彥隆至、於座上執而殺之、是月、黃龍復見、十月、南征萬戶完顏福壽等、自山東率兵二萬、完顏謀衍自長安率兵五千來附、官屬勸進、於是即位、大赦、改元曰大定、下詔暴海陵罪惡、詔調民間馬充軍用事畢還主、死者給價、阿瑣璋殺中都留守沙离只、阿瑣自稱留守、璋自稱同知留守事、使役家奴不表賀、兩幸中都、詔凡宮殿張設、毋得增置、無役一夫、

以授有姓但謹闌禁嚴出入而已遣左都監吾札忽右都監
神土懣討契丹諸部爲亂者追尊皇考豳王宗堯爲皇帝廟
號睿宗皇妣蒲察氏曰欽慈皇后李氏曰貞懿皇后復東昏
王帝號如中都大小口使中都留守宗憲先往完顏元宜等
弑海陵於揚州宋人破陝州防禦使折可直降同知防禦使
事李宋立死之十二月至中都謁太祖廟御貞元殿受羣臣
朝詔軍士自東京扈從至京師者復三年同知河間尹高昌
福陳便宜上覽之再三因詔內外大小職官陳便宜二年正
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伐鼓用幣上徹樂減膳不視朝勑御史
臺檢察六部文移稽留及失當者舉劾之如大房山獻亭山

陵禮畢欲獵左丞相晏曰邊事未寧不宜游幸遂還宮兵部
尚書可喜等謀反伏誅上謂宰執曰朕即位來可行之事甚
多近日全無數奏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贊襄其各思所長
以聞命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征南步軍並放還家咸平濟州
軍三萬入屯京師二月詔前戶部尚書梁球戶部郎中耶律
道安撫山東諸路盜賊或避賊及避徭役在他所者並令歸
業有罪並與原免陝州防禦使蒲察世傑取陝州詔都元帥
府將開府山東經略邊事滁州刺史特末哥及妻高福娘伏
誅四月降廢帝亮爲海陵郡王詔減御膳及宮中食物之半
夏國遣使來賀宴於貞元殿故事三節人從皆坐廡下賜食

上察其食不精謂曰何以服遠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立
楚王允迪爲皇太子宋遣使賀即位七月復原州宋主傳位
於子眘速頻軍士术里古誣完顏謀衍子斜哥寄書其父謀
反上覽書曰誣也訊之果誣术里古伏誅八月上謂宰臣曰
朕初即位庶政多未諳悉實賴將相大臣同心輔佐百姓且
上書言事卿等位居機要全無獻替可乎夫聽斷獄訟簿書
期會何人不能如堯舜之聖猶日稽于衆舍己從人正隆尊
任何見故取敗亡朕早夜孜孜與同僚論卿等宜體朕意詔
凡上書言事爲有司所沮者許進表以聞詔御史臺曰卿等
所劾惟諸局行移稽緩耳此細事也自三公以下善惡邪正

當察之若止理細務而略其大者將罪卿等矣元帥右都監
完顏思敬獲契丹窩斡餘衆悉平十一月詔右丞相僕散忠
義伐宋第職官廉能貪污不職而黜陟之十二月遣刑部侍
郎劉仲淵等廉察東京北京等路三年正月復德順州二月
趙景元等以亂言伏誅詔免去年租稅四月詔吏犯贓罪會
赦不叙取商虢環州宋所侵一十六州至是皆復五月宋人
破靈璧虹縣河南路都統奚撻不也叛入於宋詔罷契丹猛
安謀克其戶分隸女直猛安謀克命官員年老者許存馬一
二疋餘並括買入官詔候選官輒入權要之門者追一官以
請求有所饋獻及受之者具狀奏裁百官請上尊號不允上

諭招討都監高通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
則奕碁雙陸宜悉禁止四年正月罷路府州元日及生辰貢
獻上謂侍臣曰秦王宗翰有功於國何乃無嗣衆未對上曰
朕聞宗翰在西京坑殺匃者千人得非其報耶元帥府言宋
遣審議官胡昉致尚書右僕射書來議和好以其失信拘昉
軍中上曰宋國失信行人何罪命遣還五月旱勑有司審寃
獄六月以雨足命有司祭嶽鎭海瀆於北郊七月故衛王襄
妃及其子和尚以妖妄伏誅命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二
十四人檢諸路物力十一月取楚州詔伐宋取商州是歳大
有年斷死罪十有七人五年正月宋通問使魏杞等以國書

來稱姪宋皇帝稱名再拜奉書於叔大金皇帝歳幣二十萬
命有司旱蝗水溢之處與免租賦命元帥府以六萬人留戍
餘並放還以宋國歳幣悉賞諸軍二月以左副都點檢完顔
仲爲宋報問使四月西京留守壽王京謀反獄成特免死杖
之嵐州安置八月前宿衛防禦使烏林荅剌撒與宋將李世
輔交通伏誅定諸路地土等第稅法六年上如西京幸華嚴
寺觀故遼諸帝銅像詔主僧謹視之澤州刺史劉德裕等以
盜用官錢伏誅七年正月朔上服袞冕御大安殿受尊號册
寶禮大赦五月大興府獄空詔賜錢三百貫宴樂以勞之九
月徵犬保州上謂侍臣曰近聞朕所幸郡邑宴寢堂宇後皆

避之此甚無謂令仍舊居止上謂宰臣曰近聞蠡州同知移
剌延壽在官汚濫詢其出身乃正隆時鷹房子如鷹房厨人
之類可典城收民耶自今如此局分不得授以臨民職任十
二月肇州防禦使蒲察通朝辭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
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
服勞之久也又顧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
欠者純實耳有謗匿名書於通衢者稱海陵舊臣不得用有
怨望心將圖不軌上曰豈有是哉謂敬嗣暉曰正隆時卿爲
執政今指卿爲怨望朕極知其不然卿性明達但頗自衒鈞
衆人之惡所以致此媒孽後當改之是歳斷死囚二十人八

年正月上謂宰臣曰朕治天下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當面
陳以輔朕之不逮慎毋阿順取容卿等致位公相乃行道揚
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爲今日之幸後世以爲何如羣臣
皆稱萬歳謂秘書監移剌子敬等曰朕於佛法尤所不信梁
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加以三公之官其
惑深矣二月制子爲改嫁母服喪三年上諭敬嗣暉曰凡爲
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虧忠節卿宜戒之三
月命護衛親軍百戶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宮四月詔曰馬者
軍旅所用牛者農耕之資殺牛有禁馬亦何殊其令禁之七
月制盜羣牧馬者死上謂平章政事完顏思敬等曰朕思得

賢士罷癃不忘自今朝臣出外令體訪廉能職官及草萊之
士可以助治者以聞秋獮次三叉口上諭黜檢司曰浴路禾
稼甚佳其邑從人少有蹂踐惟汝之罪九月上諭尚書右丞
石琚曰聞蔚州採地蕈役夫數百千人朕所用幾何而擾動
如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稟奏上諭宰臣曰卿等舉
用人材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知其果賢何
必以親踈爲避忌上謂御史大夫李石曰臺憲固在分別邪
正然內外百司豈遂無人惟見卿等劾人之罪不聞舉善自
今宜令監察御史分路刺舉善惡以聞上命左衛將軍大盤
訪求良弓而盤多自取護衛斐室以告上命黜檢司鞫之盤

妹爲寳林盤屬內侍僧兒言之寳林寳林以聞命杖僧兒百
出盤爲隴州防禦使大理卿闕上命宰臣選可授者左丞張
汝弼舉西京副留守楊子益法律詳明上曰大理須用公正
人子益雖明法而用心不正豈可任之以分別天下是非十
月命圖畫功臣於太祖廟九年正月上與宣徽使敬嗣暉秘
書監移剌子敬論古今事曰亡遼日屠食羊三百亦豈能盡
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常思貧民饑餒如海陵以張仲軻爲
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非正不言卿等不
以正對豈人臣之道也詔諸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制漢
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闋歸宗以禮續婚者聽四月謂宰臣曰

朕觀在位之臣初入仕時競求聲譽以取爵位及既顯達即
徇默苟容爲自安計朕甚不取宜宣諭之以久旱命官中毋
用扇旋雨七月罷東北路採珠上謂臺臣曰北問朝官內有
攬中官物以規貨利者汝何不言皆對曰不知上曰朕尚知
之而汝不知汝將安用十年二月安化軍節度使徒單子溫
副使老君奴以贓罪伏誅上謂近臣曰諸護衛後皆治民之
官其教以讀書宋使來賀生辰上命護衛中善射者押賜宋
使宴射纔及宋使十之七上曰護衛十年出爲五品職官每
三日上直役亦輕矣豈令飽食安臥而已弓矢不習將焉用
之上謂參政宗叙曰卿爲河南統軍時言黃河堤埽利害甚

合朕意朕念百姓差調官吏互爲姦弊不早計料臨期星火
率斂所費倍蓰爲害非細卿既參朝政當革弊擇利行之諭
左丞石琚曰女直人徑居達要不知閭閻疾苦汝等自丞簿
至是民間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陳閏月夏國任得敬
脅其主李仁孝使上表請中分其國上問宰臣李石石等言
事繫彼國請許之上曰彼劫於權臣耳詔不許并却其貢物
七月秋獮勑扈從人縱畜牧蹂踐禾稼者杖之仍償其直夏
國以誅任得敬遣使來謝十二月上謂宰臣曰比體中不佳
有職朝事今覩所奏事皆依條格殊無一利國家之事若一
朝行一事歲計有餘則其利博矣十一年正月詔職官年七

世宗之語此臣可謂[illegible]矣其知[illegible]者歟

使何

一人有一人之事此語不當

此論甚正

上以上致仕者不拘官品並給俸祿之半尚書省奏汾陽軍
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上曰朝廷行事苟
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饋獻不少此而不
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
亦宜罷去命有司以天水郡公旅櫬依一品禮葬於鞏洛之
原高麗國王晛之弟晧廢晛自立詐稱讓國遣使以表來上
詔遣吏部侍郎靖使高麗問故八月上謂宰臣曰五品以下
闕員甚多而難於得人三品以上朕猶知之五品以下不能
知也卿等曾無見舉者朕欲闓百世之計興萬民之利而無
良弼輔佐所行皆尋常事耳雖日日視朝何益之有卿等宜

勉思之上謂宰臣曰朕所行之事卿等以為成命不可復更
但順成而已並無執奏卿等凡有奏朕何嘗不從自今有旨
宜審行之有未便者即奏改或尚書省所行未便下除有言
亦當從而改之十月上幸東宮謂皇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
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
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如遼之壽德王以國人愛其子妖
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衆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
唐太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授以
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
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上將有事於南郊右丞石

金太祖[illegible]

平

琚奏其禮上曰前朝漢人祭天惟務整肅儀仗此自奉耳非
敬天也祭天在誠不在儀仗之盛也其減半用之於是增損
黃麾仗為大駕鹵簿凡用七千人丙戌朝享於太廟丁亥有
事於圜丘大赦十二月授諸王猛安命親治之以習政事十
二年正月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西陝西去
年租稅二月上召諸王府長史諭之曰朕選汝等欲勅導諸
王使之為善如諸王所為未善當力陳之尚或不從則具某
日行某事以奏德州防禦使文以謀反伏誅詔金銀坑冶聽
民開採毋得收稅十三年正月洛陽縣賊攻盧氏縣殺縣令
李庭才亡入於宋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

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寖忘舊風朕時常見女直風俗迄今不
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非朕心所好東宮不
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
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四月定出
繼子所繼財產與本家財產通數均分授洛州孝子劉政太
子掌飲丞上御睿思殿命歌女直詞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
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
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
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至於子孫當遵朕教誡鄧州民
范三毆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上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

後能養以一朝之忿忘身及親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上
謂宰臣曰外路五品職事多闕員何也太尉李石曰資考少
有及者上曰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吏部尚書梁肅請禁奴
婢服羅綺上曰近已禁其服明金行之以漸可也且教化之
行當自貴近始朕宮中服御常自節約近民間風俗比正隆
時間稍淳儉卿等當務從儉素使民知所效十三年宛平張
孝善有子曰合得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是良鄉人王建子
喜兒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蓋假屍還魂
有司擬付王建爲子上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僞命孝
善養之十四年上更名雍謂皇太子及親王曰自古兄弟之

際多因妻妾離間以至相違妻者外屬耳可比兄弟之親乎
汝等當常銘於心上如金蓮川白龍見御帳東小港中須臾
乘雲雷而去上謂侍臣曰朕自在潛邸以至於今未嘗自欺
近御史臺奏樞密使永致書河南統軍使完顏仲託以買馬
朕知而不問是自欺其心也夙夜負愧甚於抱疾十五年九
月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其君請以慈悲嶺以西鴨淥江
以東四十餘城內附不納上謂左丞相良弼曰今之在官者
須職位稱愜所望始加勉力其或稍不如意止以度日爲務
豈忠臣之道耶又曰武靈時領省秉德左丞相言皆有能名
然以苛刻爲事一月之間杖死者二十人罪不至於死海陵

死矣

爲人此輩尚欲以術數要之以至貢直取死得爲能乎高麗
國王以趙位寵伏誅奏謝詔答之命年老任從政者其佐擇
強壯參用十六年正月上謂親王宰執曰經籍之興其來久
矣學者徒能誦之必須行之苟不能行誦之何益女直舊風
最爲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
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與古書所載無異女輩皆習學之
舊風不可忘也皇姑要上至私第諸妃皆從宴飲甚歡公主
每進酒上立飲之二月皇子濟王妃徒單氏以姦伏誅三月
上御廣仁殿皇太子親王侍膳上訓之曰大凡資用當務節
省如其有餘可周親戚因舉御服曰此服已三年尚爾完好

汝等宜識之四月詔京府設學養士定宗室宰相子程試等
第制商賈舟車不得用馬七月夏津縣令移剌山住坐贓伏
誅十七年正月詔海陵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籍沒者並釋
爲良七月尚書省奏歲以羊三萬賜西北路戍兵上問如何
運致宰相不能對上曰卿等勿謂細事非帝王所宜問以卿
等於國家之事未嘗用心故問之爾上謂宰臣曰今之在官
者同僚所見事雖當理亦以爲非意謂從之恐人謂政非已
出朕甚不取其大理寺所斷雖制有正條理不能行者別具
情見朕惟取其所長夫爲人之道他人之善者從之即已之
善矣上謂宰臣曰今在下僚豈無人材但在上者惡其勝已

故不汲引之耳上謂御史中丞紇石烈邈曰臺臣糾察吏治之能否務去擾民且冀其得賢也今所至輒受訟牒聽其妄告何也十月詔以羊十萬付烏古石壘部畜牧收其滋息以予貧民上謂宰臣曰近覩上封章者殊無大利害古之諫者旣忠於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爲利而已如戶部尚書曹望之濟南尹梁肅上書言事蓋覬覦執政耳其於國政竟何所補達官如此況餘人乎昔海陵南伐太醫使祁宰極諫受戮於市本朝以來一人而已十二月以渤海舊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詔禁絕之犯者以奸論上謂宰執曰朕今年五十有五官及朕之康強凡國家政事之未完法令

之未一者修舉之十八年正月修起居注移剌傑言每屏人議事史官不與聞無由紀錄左丞唐括安禮曰古者天子置史官於左右言動必書所以儆戒人君庶幾有所畏也上謂宰執曰縣令之職最爲親民當得賢材用之邇來殊不聞有能者比在春水見石城玉田兩縣令皆老年苟祿而已畿甸尚爾遠縣可知四月上謂宰臣曰朕巡幸所至必體訪官吏臧否玉田主簿石抹杏能吏也可授本縣令曹王府文學趙承元容坐與王卿各杖百五十除名上問宰臣曰近問趙承元何故再任卿等言曹王嘗遣人言其才能幹敏故用之官爵擬注雖由卿輩予奪之權當出於朕曹王之言尚從之假

入從謂侍從之數也

岐國謂作海陵紀不載

皇太子所論則其從可知矣卿等公受請屬可乎十九年正月上謂宰臣曰朕觀古之奸臣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己往往中以陰事破壞其議擇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爲利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姦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明驗也御糾彈之官知有犯法而不舉者減犯人罪一等上謂宰臣曰人多奉釋老以徼福夫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盤樂怠忽欲以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七月有司奏擬趙王子石古乃人從上不從謂宰臣曰兒輩尚幼若奉承太過恐侈心滋大卒難節抑諸兒入侍常語笑娛樂之際朕必淵默莊之庶知朕敎戒之意常畏愼

而寡過也十月西南路招討使哲典以贓罪伏誅上謂宰臣曰凡人在下位欲冀升進勉爲公廉賢否難以盡知及至通顯觀其施爲方見本心如哲典初任同知繼爲都司所至皆有清名及爲招討大肆姦贓人藏其心誠難測也二十年九月蒲速椀群牧老忽謀叛伏誅上謂宰臣曰近覽資治通鑑編次歷代廢興甚可鑒戒司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無以加也校書毛麾該博老儒朕屢問以故事嫺於應對可除太常職事以備討論十二月上謂宰臣曰岐國用人但一言合便升用之一言之失便責罰之自古用人咸試以事若止奏對之間安能知人賢否朕之取人以衆所與者用之不以獨

赤遙矣

見爲是也諭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曰朕思爲治之道考擇人
材最爲難事其餘常務各有程式非其比也二十一年正月
追貶海陵煬王亮爲庶人如春水交永淸縣契丹人移剌余
里也妻有六子妾有四子妻死其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妾之
子曰吾嫡母也獨不當守墳墓乎亦更宿焉三歲如一上賜
錢五百貫遂州民宋忠恩州民鄒明等亂言伏誅三月上謂
宰臣曰朕觀自古人君多信讒諂若漢明帝尚爲所惑朕雖
不及古之明君然近習讒言未嘗入耳至於輔臣或有私議
一言未嘗用也二十二年申勅西北路招討司勒猛安謀克
官督部人習武備上幸山後所用人夫並以官錢和雇壽州

刺史訛里也同知查剌判官孫紹先推場副使韓仲英以受
商路縱禁物出界處死十一月東京留守徒單貞以與海陵
逆謀伏誅妻永平縣主子愼思並賜死玉田縣令移剌查坐
贓伏誅二十三年正月大邦基伏誅二月以尚書右丞張汝
弼攝太尉致祭至聖文宣王廟涉縣人陳圓亂言伏誅右司
郎中段珪卒上曰是人甚明正可用知登聞檢院巨構每事
但委順而已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
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
未嘗殘破凡以此也南人勁挺直諫者多前一人見殺後復
一人言之甚可尚也又曰昨夕苦暑朕通宵不寐因念小民

比屋卑隘何以安處七月以女直字孝經千部付點檢司分
賜護衛親軍上謂宰臣曰朕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命譯五
經頒行之閏月上謂宰臣曰帝王之政以寬慈爲德朕嘗思
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也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進
士補省令吏夫儒者操行淸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
食滑習以成性至爲官不能遷改政道廢興實由於此二十
四年上將如上京尚書省進守國寶上召皇太子授之因諭
之曰上京祖宗興王之地欲與諸王一到或兩三年以汝
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財能不墮父業方爲克家之子
況社稷任重尤宜畏愼汝常時恭謹今日能紓朕慮乃見孝

心皇太子再三辭讓以不諳政務乞備扈從上曰政事無甚
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皇太子流涕左右皆感
動遂如上京宰執以下奉辭於通州上顧六部官曰朕聞省
部文字多以小不合而駁之苟求自便致累歲不能結絕自
今當行則行當罷則罷毋使在下有滯留之歎四月次東京
五月至上京謁慶元宮宴於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
積有日矣今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
官命婦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七月上謂宰臣曰
太子巡狩當舉善罰惡凡士民之孝弟婣睦者舉而用之其
無行之人則教戒之不悛者加懲罰二十五年二月東平尹

烏古論思列怨望役之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税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上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宴宗室宗婦於皇武殿大功賜官三階小功二階緦麻一階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又封宗女賜銀絹有差上曰朕尋常不飲酒今日欲成一醉此樂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自歌本曲羣臣宗戚奉觴上壽皆稱萬歲發上京宗室戚屬奉辭上曰朕久思故鄉甚欲留一二歲京師天下根本不能久於此也太平歲久國無征徭女等奢縱往往致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艱難因泣數行下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六月獵近山見田壟不治命笞田者皇太子允恭薨七月次轄沙河賜百歲老嫗帛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并帛至自上京是日臨奠宣孝皇太子上謂宰臣曰護衛年老出授臨民字尚不能書何以治民胸中明瞻人不能知精神昏耄已見於外是強其所不能也天子以兆民爲子不能家家而撫之在用人而已知其不能而強授之百姓其謂我何十二月以皇孫麻達葛判大興尹封原王上問宰臣曰原王行事如何左丞幹特剌曰聞都人皆稱之上曰朕令察於民間咸言見事甚明予奪不失當曹豳二王弗能及也又聞有女直人訴事以女直語問之漢人訴事漢語問之大抵習本朝語爲善不習則淳風將棄汝弼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幹特剌曰以西夏小邦崇尚舊俗猶能保國數百年上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僞則喪百眞故凡事莫如眞實也二十六年尚書省擬奏除授上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級安能得人古有布衣入相者聞宋亦多用山東河南流寓疏遠之人皆不拘於貴近也以本朝境土之大豈無其人朕難偏知卿又不舉自古豈有終身爲相者外官三品以上必有可用之人但無由進耳左丞張汝弼曰下位雖有才能必試之乃見參政程輝曰外官雖有聲一旦入朝却不稱任亦沙汰之而已上幸香山新寺賜名大永安寺給田二千畝粟七千株錢二萬貫親軍完顏乙奴言猛安謀克宜先讀女直字經史然後承襲上曰人稍通古今則不肯爲非親軍麄人乃能言此從之上曰朕常日御膳槩從減省嘗有公主至至無餘膳可與若欲豐腆雖日用十羊亦不爲難然皆民之脂膏故不忍爲也監臨官惟知利已不知其利自何而來朕常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前代失天下由享富貴而不知稼穡之艱難遼主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乾腊蓋幼失師保之訓故不知民間疾苦也與正人同處所知必正道所聞必正言不可不慎也今原王府官屬當選秉性正直者

尚有難於此者

帝旣知之亦屢言之何不罷去

勿用有權術之人上曰比有上書言職官犯除名不可復用此言極當如軍期急速權宜使用今天下無事復用此輩何以戒將來以原王麻達葛爲尚書右丞相賜名璟上謂宰執曰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等又不能薦必俟全才而後舉蓋亦難矣如擧某人長於某事亦可量才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豈得無人薦擧人材當今急務也幹能之人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爲優上謂原王曰爾讀太祖實錄乎太祖追麻產泥淖馬不能進太祖捨馬而步獲稱射中麻產乃擒之創業之難如此可不思乎詔凡陳言文字詣登聞檢院閤奏毋經省廷上謂宰臣曰朕於女直人

未嘗不加優恤然犯贓罪雖朕子弟亦不能恕上謂宰臣曰女直中材傑之士朕少有識者蓋亦難得也新進士如徒單鎰夾古阿里補尼龐古鑑輩皆可用之材也起身刀筆者雖有才可用其廉介之節終不及進士今五品以上闕員甚多必資級相當至老有不能得者况欲至卿相乎古來宰相率不過三五年而退罕有三二十年者卿等不擧人才甚非朕意因顧修起居注崇璧曰斯人孱弱付之以事未必能辦以其謹厚長者故置諸左右欲諸官勉其爲人也十一月立原王璟爲皇太孫上謂侍臣曰唐太子承乾所爲不度太宗縱而弗撿遂至於廢如早爲禁止當不至是朕於聖經不能深

湯支豈能悲到從之何須設鋪近矣

解至於史傳開卷輒有所益每見善人忠孝廉潔出於天性至若常人多喜爲非苟無以懲之何由致治孔子爲政七日而誅少正卯聖人尚爾况其餘乎上謂宰臣曰朕雖年老聞善不厭孔子云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哉言乎上謂宰臣曰朕方前古明君固不可及至於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過過而能改庶幾無咎十二月上御香閣左諫議大夫黄久約言遞送荔支非是上曰朕不知也令罷之因謂宰臣曰有司奉上惟沽辦事之名不問利害如何朕嘗欲得新荔支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遞比因黄久約言朕方知之夫爲人無識一旦臨事便至顛

沛宮中事無大小朕常親覽者以不得人故也上謂宰臣曰朕年來惟以省約爲務常膳止四五味比初即位十減七八宰臣曰天子自有制不同餘人上曰天子亦人耳枉費安用上謂宰臣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貲產皆空今復遣官推排何耶右丞張汝霖曰推排皆非被災之處上曰必瀕水也既瀕水而居驚擾遷避計其貲產豈有餘哉尚何推排爲又曰平時用人宜尚平直至於軍職當用權謀使人不測可以集事唐太宗自少年能用兵其後雖居帝位猶不能改吮瘡剪鬚皆權謀也二十七年正月以褒城令趙渢爲應奉翰林文字渢入謝上曰學士院比舊殊無人材何也右丞張

汝罪曰人材須作養若令久任練習自可得人二月上謂宰執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命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並帶管勾河防事諭宰執曰近侍局官須選忠直練達之人朕雖不聽讒言使佞人在側將恐漸漬聽從之矣上謂宰執曰朕時或體中不佳未嘗不視朝諸王百官但有微疾便不治事自今宜戒之詔罪人在禁有疾聽親屬入視上謂大臣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豈無其人唐之顏眞卿段秀實皆節義之臣也終不升用亦當時大臣固蔽而不舉也

卿等莫以避嫌故而不舉忠正之人五月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病劇私心憒亂如喪魂魄以此有失嘗視罪當萬死上嘉其孝令還家侍疾病愈乃入他日嘗御饌不適口召知宣徽院事移剌溫嘗之奏曰味非不美也蓋南北邊事未息聖慮有所在耳上意遂釋九月上謂宰臣曰朕今歲所過春水州縣其小官多幹事蓋朕嘗有賞擢故皆勉力以此見專任責罰不如用賞之有激勸也十月宋前主構殂上謂宰臣曰朕觀唐史魏徵所言皆國家大事甚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惟指摘一二細事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不知也宰臣無以

不能者止
何不引去

對上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爲福朕使百姓無冤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爾等居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報亦將施及子孫也左丞斡特剌曰臣等敢不盡心第才不逮耳上曰人亦安能每事盡善但加勉勵可也禁女直人不得改漢姓學南人衣裝二十八年三月朔上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萬春節上御慶和殿受朝宴於神龍殿諸王公主捧觴上壽上歡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言臨御久春秋高渺然思國家基業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修身立政及命左丞相克寧盡忠輔導之意於是上自歌之皇太孫及克寧和之極歡而罷命隨朝官舉

可居翰苑者試制詔等文字三道取文理優贍者補學士院職四月命增外任小官及繁難局分承應人俸命建女直太學八月上謂宰臣曰近聞烏底改有不朕服之意若遣使責問彼或抵捍不遜則邊境生事朕嘗思之招徠遠人於國家殊無所益彼來則聽之不來則勿強之此前世羈縻之長策也上謂宰臣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精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往往至於耄老此不思之甚也阿魯罕使其早用朝廷必得輔助之力惜已衰老矣凡有可用之材汝等宜早思之尚書省奏擬除授資格上曰日月資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過人豈可拘以常例國家事務須得其人汝等不

能隨才委使所以事多不治朕固不知用人之術汝等但務
循資守格不思進用才能豈以才能見用將奪已之祿位乎。
不然是無知人之明也羣臣曰臣等豈敢蔽賢才識不逮耳
上顧右丞張汝霖曰前世忠言之臣何多今日何少也汝霖
曰世亂則忠言進承平則忠言無所施上曰何代無可言之
事但古人知無不言今人不肯言耳十一月上謂侍臣曰凡
修身者喜怒不可大極怒極則心勞喜極則氣散得中甚難。
是故思節喜怒以安其身今宮中一歲未嘗責罰人也上謂
宰臣曰制條拘於舊律間有難解之辭夫法律歷代損益而
爲之中有知慮不及乖違本意者若刪正之令衆易曉有何

不可宜修之務令明白有司奏重修上京御容殿上曰宮殿
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它
處歲歲完修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
今土木之工滅裂尤甚下則吏與工匠相結爲姦侵尅工物
上則戶工部官支錢度材惟務苟辦至有工役纔畢隨即欹
漏者姦弊苟且勞民費財莫甚於此自今體究抵罪上謂宰
臣曰朕讀漢書見光武所爲有人所難能者更始害其兄伯
升不思報怨事更始如平日人不見戚容豈非人所難能乎
此其度量蓋將大有爲者也右丞張汝霖曰湖陽公主奴殺
人匿主車中洛陽令董宣從車中曳奴下殺之公主入奏光

武欲殺宣及聞宣言意遂解使宣謝主宣不奉詔主以言激
怒光武光武但笑而已更賜宣錢三十萬上曰光武聞直言
而怒解可謂賢主矣令之謝主則非也高祖英雄大度駕馭
豪傑起自布衣數年而成帝業非光武所及然既即位猶有
布衣麤豪之氣光武所不爲也十二月上不豫赦天下詔皇
太孫璟攝政居慶和殿東廡尚書令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平
章政事張汝霖宿於內殿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朔上大漸癸
巳上崩壽六十七葬興陵世宗孳孳爲治夜以繼日羣臣守
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
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可謂盛矣

章宗璟小字麻達葛世宗嫡孫也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蓮川
次冰井上生帝世宗謂司徒李石等曰朕子雖多皇后止有
太子一人幸見嫡孫又生於麻達葛山朕喜其地衍而氣清
故以麻達葛名之羣臣皆稱萬歲十八年封金源郡王習本
朝文字及漢字經書以進士完顏匡司經徐孝美侍讀二十
五年皇考顯宗薨封原王判大興府事二十六年賜名璟拜
尚書右丞詔立爲皇太孫世宗諭之曰建立在朕保守在汝
宜盡忠孝無失衆心二十八年世宗不豫詔攝政二十九年
正月癸巳世宗崩即位於柩前免今年租稅并自來懸欠等
錢山東統軍裔以私過都城不赴哭臨笞五十降彰化軍節

□□追尊皇考爲皇帝尊母爲皇太后勅登聞鼓院所以達冤枉仍許鎖戶其令開之詔有司稽考典故許引用宋事是月宋主內禪子惇立三月朝皇太后於隆慶宮封乳母孫氏莒國夫人姚氏莘國夫人初置提刑司分按九路兼勸農採訪事屯田鎮防諸軍皆爲焉於便殿聽旨遣之任每十月使副內一員入見議事如止一員則令判官入見秋七月減民地稅十之一河東南北路十之二下田十之三勅有司京府州鎮設學校以進士官提控其事九月朔生辰以世宗喪不受朝詔罷告捕亂言人賞制強族大姓不得與所屬官吏交往違者罪之中侍石抹阿古誤帶刀入禁門罪應死命杖八

十詔令後饑饉之處令總管節度使或提刑司先行賑濟然後上言上論臺臣曰提刑司所舉劾多小過行則失大體不行則恐有所沮其以此意論之明昌元年正月朔以世宗喪不受朝賀上朝於隆慶宮論尚書省宰執所以總持國家不得受人餽遺或遇生辰所受無過萬錢若總大功以上親及二品以上官不禁三月制內外官并諸局承應人遇祖父母父母忌日給假一日詔修曲阜孔子廟學御史中丞董師中奏近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北方有赤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主也上問所言天象何從得之師中曰前監察御史陳元升得之於司天長行上曰司天臺官不奏固有罪其以

語人亦非自今司天有事而不奏者長行得言之四月命內外官五品以上任內舉所知才能官一員以自代勅僧道三年一試召諸路提刑使入見親問所察事條至山東西路賀揚庭斥之曰爾何治之煩也上令宰臣集百官議何以使民棄末而務本以廣儲蓄戶部尚書鄧儼等曰今風俗侈靡宜定制度辨上下使服用居室各有差等抑昏喪過度之禮禁追逐無名之費用度有節蓄積自廣矣右丞傾參知政事守貞議曰凡人之情見美則願若不節以制度將見奢侈無極民之貧乏殆由此致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究此事爲經久法上是其議他日問參知政事張萬公曰山東風俗如何萬

公對曰昔守貞因言衣服之制上曰恐人心不悅奈何萬公曰乞寬與之期三年之內當如制矣冬十月賜貴德州孝子翟興遂州節婦張氏各絹十疋粟二十石論禮部尚書王倚諫議大夫張暐曰小民之言有可採者朕尚從之況卿等乎自今所議毋但附合尚書省二年春正月皇太后不豫日往侍疾是月崩詔賜隨括里部羊三萬口幣五百端絹二千疋以賑其乏吳王永成隋王升聞國喪奔赴失期罰俸一月其長史笞五十勅親王及三品官之家不許僧尼道士出入論有司進士程文但合格者即取之毋限人數詔女直字譯爲漢字五月勅四日一奏事禁職官元日生辰受所屬獻遺九

月朔天壽節以皇太后喪不受朝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爲戲夏人殺我邊將阿魯帶三年賜棣州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慶祐絹粟表閭復役上問宰臣曰從來孝義之人曾官使者幾何左丞守貞曰世宗時有劉政者嘗官之然若輩多淳質不及事上曰豈必盡然孝義之人素行已備稍可用即當用之雖有希覬作僞者然僞孝義猶不失爲善可檢勘前後所申孝義之人有可用者奏聞尚書省奏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爲甚唐開元二年勅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爲子而忘其生傲親而徇於末自今以後並聽拜父母其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准常儀臣等以

爲宜依典故行之制可忻州陳毅上書言事上命右丞守貞問之其一極論守令之弊問所以救之之道莫之能言上曰方今政事欲知其弊彼雖無救弊之術但能言其弊亦足嘉矣如設言有司不能奉行條制爲人備雇尚須出力況食國家祿而乃如是得無虧臣子之行乎其令檢會前後所降條理舉行之賜雲內孝子孟興絹粟賜同州民婦歸氏謚曰節旱災下詔責躬遣御史中丞吳鼎樞等會決中都冤獄外路委提刑司處決左丞守貞以旱上表乞解職不允參知政事衡等入謝上曰詔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議冗官決滯獄四事其速行之五月雨出宮女百八十三人六月宰臣請

罷提刑司上曰諸路提刑司官止三十餘員猶患不得其人州郡三百餘處其能盡得人乎弗許定提刑司條制七月勅尚書省曰饑民如至遼東恐難遽得食必有餓死者其令散糧官問所欲居止給以文書命隨處官長計口分散令富者出粟養之兩月而止其粟充秋稅之數八月問六品以上官朝政得失民間利害令各書所對賜河中府進士胡光謙第三甲及第授太常寺奉禮郎舊設是職未嘗除人以光謙德行才能故特授之時年八十三上謂宰臣曰朕欲任官久於其事若今日作禮官明日司錢穀雖間有異材然事能悉辦者鮮矣上問太常卿張暐古有三恪今何無之暐具典故以

聞九月遣諭諸王府傅尉曰朕分命諸王出鎮蓋欲政事之暇安便優逸有以自遣耳慮其舉措之間或違於理分置傅尉使勸導彌縫不入於過失若公餘遊宴不至過度亦復何害今聞爾等或用意太過凡王門細碎之事無妨公道者一一干與贊助之道豈當如是宜各思職分事舉其中無失大體詔臣庶姓名犯古帝王者禁之四年正月遣戶部侍郎李獻可等分路勸農尚書省奏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上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既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雖中材亦勝新人事既經練自能有濟又言凡稱政有異迹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

濟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宰臣言方今孝弟
廉恥道喪乞正風俗上曰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
辦爲上其有秉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謂之迂濶故人皆以爲
餘事若有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孝弟可興矣今所察舉
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贓汙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
廉恥所以喪也東京路副使王勝進廉道諭之曰汝職非輕
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略不具聞而乃以廉進此豈汝所職也
二月諸路提刑司入見誡諭之曰朕特設提刑司本欲安民
於今五年効猶未著蓋多不識大體徒事細碎以致州縣畏
縮而不敢行事旣往之失其思悛改百官請上尊號上曰祖

宗古先有受尊號者蓋有其德故有其名比年五穀不登百
姓流離正當戒懼修省之日豈可虛受榮名耶不許親禘於
太廟右丞相清臣率百官耆艾等復請上尊號學官劉璣率
六學諸生趙楷等詣崇慶門請上尊號不許勅女直進士及
第後仍試以騎射中選者升擢之五月曹王永升及諸王請
上尊號不許勅諸路月具雨澤田禾分數以聞八月釋奠孔
子廟北面行拜國史院進世宗實錄上服袍帶御仁政殿降
座以受之詔諸職官以廉能獲升及贓汙不職被罪者列其
姓名揭之公署以示勸懲定武軍節度使鄭王永蹈以謀反
伏誅以鄭王財產分賜諸王澤國公主財物分賜諸公主冊

長白山神爲開天弘聖帝是歲大有年邢洺深冀及河北十
六謀克之地野蠶成繭五年春正月昭容李氏進位淑妃尚
書省言遣官勸農之擾命禁止之以葉魯谷神始製女直字
詔加封贈依蒼頡例祠於上京納里渾莊本路官及其子孫
春秋致祭詔購求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六月宋前主眘殂
七月獵於豁赤火一發貫雙鹿宴於樞光殿有龍曳尾殿前
冬閏戊子御膳羹中有髮上舉而棄之戒左右毋宜勅百官
議備邊事命上京等九路并諸抹及乣選軍三萬伐北阻轐
以明年夏會兵臨潢張汝弼妻高陀斡以謀逆伏誅尚書省
奏升提刑司所察官大興主簿蒙括蠻都在選中上曰聞蠻

都澆浮人與其任澆浮輩若用淳厚使才智過人猶不當用
況常才耶其再察之上問輔臣孔子廟諸處何如平章政事
守貞曰諸縣見議建立上曰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
惟儒者於孔子廟最爲滅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
若僧道久處寺觀上曰僧道以佛老營利務在莊嚴閎侈起
人布施所以爲觀美也十二月免被黃河水災今年秋稅減
修內司營造軍千人都城所五百人勅有司給天水郡公家
屬田宅如春水罷陝西括地諭胥持國河上役夫聚居恐生
疾疫可擧醫護視之次御林勅有司行宮側及獵所有農者
勿禁二月至自春水京師地震大雨雹晝晦震應天門右鴟

尼以學术爵子元兼田仲禮等爲司諫拾遺諭之曰國家設
置諫官非取虛名蓋責實效庶幾有所裨益卿等朝廷所選
擢置之諫職國家利害官吏邪正極言無隱近路鐸左遷本
以他罪卿等勿以是遂畏縮不言括羣牧所三招討司猛安
謀克隨乣及迭剌唐古部諸抹西京太原官民驢五千充化
邊權運其以馳載爲業者勿括以銀五十萬兩錢二十三萬
六千九百貫備支給銀五萬兩金盂二千八百兩金牌百兩
銀盂八千兩絹五萬疋雜綵千端衣四百四十六襲備賞勞
四月增修曲阜宣聖廟畢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及登歌
樂一部五月減萬寧宮陳設九十四所以出師遣禮部尚書

張暐告於廟社判平陽府事鎬王永中及其二子以罪賜死
命左相夾谷清臣行省於臨潢府六月清臣遣使來獻捷十
一月夾谷清臣罷右丞相襄代領行省事報敗敵於垒雲以
樞密使唐括貢御史大夫移剌仲方禮部尚書張暐等二十
三人充計議官凡軍事則議之十二月禮部尚書張暐等進
大金儀禮右丞相襄率駙馬都尉僕散揆等進軍大鹽濼攻
取諸營承安元年太鹽濼羣牧使移剌覩等爲廣吉剌部所
敗死之國子學齋長張守愚上平邊議三篇授本學教授以
其議付史館初造虎符發兵行區種法民十五以上六十以
下丁種一畝五月以久旱徙市三月雨六月平晉縣民利通

家藝自成綿段長七尺一寸五分闊四尺九寸詔賜絹十匹
七月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酒勅有司以酒萬尊置通
衢賜民縱飲命有司收瘞西北路陣亡骸骨都人進酒三千
一百瓶詔以賜北邊軍吏十一月特滿羣牧契丹陁鎖德壽
反泰州軍擊敗之丁酉朝享於太廟戊戌有事於南郊大赦
改元樞密使唐括貢率百官請上尊號不允遣提點太醫近
侍局使李仁惠勞賜北邊將士授官者萬一千人授賞者幾
二萬人凡用銀二十萬兩絹五萬疋錢三十二萬貫二年二
月命襲封衍聖公孔元措兼曲阜令命戶部侍郎温昉佩金
符行六部尚書於撫州尚書省奏比歲北邊調度頗多請降

僧道空名度牒以助軍儲從之升撫州爲鎮寧軍六月以澄
州刺史王遵古爲翰林直學士勅無與撰述霖雨則免直以
遵古年老且嘗侍講讀也詔罷璟光殿工作七月朔幸天長
觀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無奏刑百司停決罰八月以邊
事未寧詔六品以上官議攻守之計中外臣僚不以職位高
下其有方畧材武及長於調度者各舉三五人以備選用議
者凡八十四八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
召對脩思殿論難久之九月遣官分詣上京東京北京咸平
臨潢西京等路招募漢軍不足則簽補之十月設講議所官
十員議錢穀以中都路轉運使孫鐸戶部侍郎高汝礪等爲

何必留

之高麗國王以老疾令弟璋權國事以薪貴勅國場內無禁
樵採論尚書省猛安謀克既不隸提刑司宜令監察御史察
其臧否上謂宰臣曰右丞劉瑋同其幹力然自世宗朝逮補
疾於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實恐人則不足論知及之而不
言盡心國事何賴焉夫為宰相而欲收恩避怨使人人皆稱
已是賢者固若此乎三年正月諭有司凡館接件并奉使者
毋以語言相勝務存大體罷講議所四月諭有司宰相過雨
可循殿廡出入定官民存留見錢之數設回易務更立用鈔
法以邊事定詔中外赦死罪徒以下釋之賜左丞相襄以下
金帛有差十二月朔獵於酸棗林大風寒罷獵凍死者五百

史纂　卷二百九十七

餘人四年二月御宣華門觀迎佛諭有司自今每旬三品至
六品官各一人轉對無而對者上章亦聽臺諫勿與奏事官
及轉對官相見四月改提刑司為按察使司五月朔以旱下
詔責躬求直言避正殿減膳審理冤獄命奏事於泰和殿應
奉翰林文字陳載言邊民苦於寇掠農民困於軍須審決冤
滯一切從寬苟縱有罪行省官員例獲厚賞而沿邊司縣曾
不沾及此干和氣致旱災之所由也上是之宰臣以京畿雨
率百官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從上諭宰臣曰諸路旱或關乾
政令惟大興宛平兩縣不雨得非其守令之過敕司空襄平
章政事萬公參知政事揆上表待罪上以罪已答之令各還

職六月雨司空襄等表請御正殿復常膳從之右補闕楊庭
秀言自轉對官外復令隨朝八品以上外路五品以上及出
使外路有可言者並許移檢院以聞則時政得失民間利病
可周知矣從之奉職醜和尚進浮漏水稱影儀簡儀圖命有
司依式造之勅京府州縣設普濟院每歲十月至明年四月
設粥以食貧民補闕楊庭秀請集太祖太宗世宗三朝聖訓
以時觀覽詔增熙宗為四朝淑妃李氏進封元妃五年正月
以尚書省言會試取士不得過六百人不及其數則闕之命
左右司五日一轉奏事上與宰臣論置相曰徒單鎰朕志先
定賈鉉如何皆曰知延安府事孫即康可平章政事萬公曰

史纂　卷二百九十七

即康及第先鉉一榜上曰鉉才可用論相安問榜次補闕楊
庭秀乞令應入史官者編次日曆上從之仍令送著作局潤
色之三月命樞密使宗浩禮部尚書賈鉉佩金符行省山東
等路括地西北路招討使獨吉思忠言各路邊堡墻隍西自
坦舌東至胡烈公幾六百里向以起築勿遽並無女墻副隄
近令修完計工七十五萬止役戍軍未嘗動民上賜詔獎諭
修玉牒成定皇族收養異姓男為子者徒三年同姓者減二
等立嫡違法者徒一年以呂卿雲為左補闕審官院以資淺
駁奏上曰明昌間卿雲嘗上書言宮掖事辭甚切直他人所
不能言卿輩蓋不知也臣下言事不令外人知謹密如此正

如此與書
畢出矣

當顯用卿宜悉之泰和元年正月太府監孫復言方今在仕
者三萬七千餘員而門蔭補叙居三之二諸司待闕動至累
年蓋補蔭猥多流品混淆本末相舛至於進納之人既無勞
績又非科第而亦蔭及子孫無所分別欲流之清必澄其源
乃更定蔭叙法六月申明舊制猛安謀克戶每田四十畝樹
桑一畝毀樹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其田地汙萊人戶闕
乏并坐所臨長吏按察司以時勸督仍減牛頭稅三之一七
月諭刑部官凡上書人言及宰相者不得申省命戶絕田宅
以三分之一付其女及女孫九月定贍學養士法生員給民
佃官田人六十畝歲支粟三十石國子生人百八畝歲給以

所入官爲掌其數御史臺奏制按察司官比任終遣官考覈
然後尚書省命官覆察之令監察御史添設員多宜分路巡
行每路女直漢人各一人同往從之勅有司購遺書宜尚其
價以廣搜訪藏書之家有珍惜不願送官者有司賸寫畢復
還之仍量給其直之半司空襄進新定律令勅條格式五十
二卷詔頒行之二年論御史臺諸訴事於臺當以實上聞不
得輒稱察知五月諭有司曰金井捺鉢不過二三日留朕之
所止一涼廈足矣若加修治徒費人力不急之處藩籬用圍
幕可也勅御史臺京師拜廟及巡幸所過州縣止令灑掃不
得以黃土覆道八月鳳凰見於武安縣鼓山皇子生以拱衛

僧道戒牒
不當

直都指揮使完顏璹等爲賀宋生日使戒之日兩國和好久
矣不宜爭細故傷大體十一月更定德運爲土臘用辰十二
月以皇子晬日放僧道戒牒三千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
三年勅致仕官入宮年高艱於步履者聽策杖仍令舍人護
衛扶之五月五日拜天射柳上三發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
魚藻殿以天氣方暑命兵士甲者釋之以定律令正土德鳳
凰宋皇嗣建大赦皇子薨六月詔點檢司諸親軍所設教授
授業人若干其爲教何法通大義者幾人具以聞奉御完顏
阿魯帶使宋還言宋權臣韓侂胄市馬厲兵將謀北侵上以
爲生事答之五十出爲彰德府判官及淮平胄乃擢爲安國

欲入而閉
之門

軍節度副使諭尚書省士庶陳言可悉令詣闕量與食直給
官舍居之三日內奏聞十二月詔諸親王公主每歲寒食十
月朔聽朝謁興裕二陵忌辰亦如之四年八月以旱詔求直
言尚書省奏河南府盧顯達汝州王大材言涉不遜請論其
罪從之減教坊長行五十人渤海教坊長行三十人文繡署
女工五十人出宮女百六十人五年三月宋兵入秦川界唐
州得宋諜言韓侂胄屯兵鄂岳將謀北侵四月命樞密院移
文宋人依誓約五月以僕散揆爲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以
備宋召諸大臣問備宋之策皆請伐之上以南北和好四十
餘載民不知兵不肯先發八月宋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

民蘇貴等爲間河南將臣亦縱諜反利俊遵之賂爲遊說言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建亦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糒窮蹙饑疫死者十二三中外信之宋三省樞密院牒皆以邊臣爲辭宣撫使揆因請罷司從之又奏罷臨洮德順泰鞏新置弓箭手十月宋人襲北陽唐州判官撒睹死之十一月宋人攻固縣商州司獄壽祖擊敗之遣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完顏太平殿前右衛副將軍蕭察阿里赴邊伺其入伏兵掩之宋吳曦擁衆興元欲窺關隴皇甫斌援淮北六年正月宋賀正使陳克俊等朝辭遣御史大夫孟鑄諭之曰世宗皇帝許宋世爲侄國朕遵守和好至今豈意爾國屢有盜

賊犯我邊境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軍民及得爾國公移稱已罷黜邊臣抽去兵卒朕以天下爲度不介小嫌遂罷宣撫司比來盜賊甚於前日舉臣屢以爾國渝盟爲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侄宋皇帝或未詳知若依前不息臣下復有云朕雖兼愛生靈事亦豈能終已卿等歸國當以朕意具言之汝主宋吳曦闞抹熟龍堡部將蕭鮮長安擊走之初奉御五斤出使山東至河間以百姓饑飄移提刑司開倉賑之上甚悅太傅徒單克寧言陛下始親大政不宜假近侍以權乞正專擅之罪詔杖而罷之後上思之召爲振肅四月宋人閉壽春亳州同知防禦使賢聖奴將步騎赴之乃退河南統

可取

軍使紇石烈子仁言宋皇甫斌遣兵四萬規取鄧以叛人田元爲鄉導三萬人規取唐以張貞爲鄉導今統軍司聚鄧汝陽翟之兵於昌武以紇石烈毅統之聚亳陳襄邑之兵於歸德以徒單鐸統之而自以所部兵駐汴擬山東東西路軍七千付統軍紇石烈執中駐大名河北東西路軍萬七千屯河南聽僕散揆節制從之宋人攻天水界部將劉鐸敗之詔平章政事僕散揆領行省於汴許以便宜從事以充爲陝西五路兵馬都統使盡徵諸道兵宋人新息內鄉泗州褒信虹縣潁上五月宋李爽圍壽州田俊邁入蘄縣秦琮攻蔡州防禦使完顏佛住敗之入金城海口殺長山尉執二巡檢以去

以宋畔盟出師告於天地太廟社稷詔中外上以宋兵方熾東北新調之兵未集河南之衆不足命河北大名北京天山之兵屯眞定河間以爲內應以平章政事僕散揆爲左副元帥樞密副使完顏匡爲右副元帥出俊邁攻宿州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出兵擊之邦烈中流矢遂圍宿州邦烈擊敗之俊邁退保于蘄執之皇甫斌攻唐州刺史吾古孫兀屯泌陽副總檢納合軍勝合擊敗之宋將李爽圍壽州刺史徒單義拒守踰月河南統軍判官乞住來援幾出兵應之爽大敗初置急遞鋪腰鈴轉遞日行三百里非軍期河防不許起馬詔彰德府宋韓侂胄祖琦墳毋得損壞右翼都統完顏

賽不敗宋曹統制於秦水宋統制成春以舟師攻邳州刺史完顏從正敗之春赴水死吳曦兵入秦州陝西路都統副使承裕敗之夏國王李純佑廢任安全立宋程松襲取方山原元帥右都監蒲察貞破走之蒲察貞取和尚原臨洮蕃部尊寧獻芻粟戰馬以助軍宋吳曦遣將楊雄李珪入秦州陝西都統副使承裕破斬之十月平章政事僕散揆督諸道兵伐宋揆以兵三萬出潁壽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元帥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左監軍紇石烈執中以山東兵二萬出清口右監軍充以關中兵一萬出陳倉右都監蒲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蜀漢路安撫使剛以

漢蕃步騎一萬出臨潭臨洮路兵馬都總管石抹仲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隴州防禦使璘以本部兵五千出來遠十一月匡攻下棗陽揆克安豐軍取霍丘縣執中克淮陰遂圍楚州匡克光化軍揆次廬江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崈遣劉祐來乞和子仁克定遠縣匡取隨州子仁克滁州匡圍德安別徇下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漢川荊山等縣綱圍祐州降之宋丘崈遣林拱持書乞和匡攻襄陽破其外城揆克含山貞克天水子仁徇下來安全椒二縣綱徇下蕩川閬川等城丘崈復遣宋顯以書幣乞和匡克宕昌貞克西和州十二月匡克宜城揆攻和州綱下大潭縣貞克成州宋四川宣撫副使吳曦納款於綱充攻下大散關子仁克真州丘崈復遣陳璧奉書乞和充遣完顏抄合以兵趣鳳州入之綱遣張仔會吳曦於興州之置口曦獻階州揆班師綱以朝命使馬良顯齎詔書金印立吳曦為蜀王以執中縱兵虜掠遣近臣杖其經歷阿里不孫仍放還所掠是歲元太祖大會諸部於斡難河自號成吉思可汗七年正月贈壽州死節軍士魏全宣武將軍封其妻鄉君子錢充止班局分承應賜錢百萬初李爽圍壽州刺史義募人斫敵營全在選中為敵所執敵令罵義則免全反罵敵遂殺之匡取穀城宋知樞密院張巖遣方信孺以書請平章政事揆乞和匡克荊門軍蜀國王吳曦為宋

臣安丙所殺三月宋破階州破西和州四月宋人破散關鳳州鈐轄完顏阿失死之五月宋張巖復遣方信孺以書至都元帥府增歲幣乞和宋四川安撫使安丙遣李孝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圍皂角堡術虎高琪以兵赴之七戰解其圍八月宋張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誓書來乞和陝西宣撫使徒單鎰下蘇嶺關都統押剌拔鶻嶺關副統回海取小湖關進取營口鎮宋韓侂胄遣左司郎中王柟以書來乞和請稱伯增幣犒軍錢誅蘇師旦函首以獻宋參知政事錢象祖以誅韓侂胄移書行省詔元帥匡檄宋函侂胄首以贖淮南故地八年二月錢象祖遣王柟以書上行省請川陝關隘閏月

侂胄不足言爲寧宗者不亦辱乎

畫像何用

本是月科移十月望奇

諭尚書省曰翰林侍講學士蕭察畏也言使宋官當選人其言甚當其報聘人當先議擇此乃更始凡有禮數皆在本使今既行之遂爲永例不可不愼也制諸州府司縣造作不得役諸色人匠違者準私役之律計傭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宋獻韓侂胄首於元帥府元帥匡露布以聞五月遣戶部尚書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奏告天地太廟社稷上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親王文武合班起居平南上將軍紇石烈貞以宋賊臣韓侂胄蘇師旦首獻懸其首并畫像於市然後漆之藏於軍器庫以露布頒中外詔移生辰節於十月十五日六月宋通謝使試禮部尚書許奕右武衛上將軍吳衡奉其主

書入見免河南山東陝西等六路今年夏稅河東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以副都點檢完顏侃爲宋論成使禮部侍郎喬宇副之致答通謝書及誓書於宋主詔頒捕蝗圖於中外上不豫丙辰崩年四十一葬道陵贊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規模又數問羣臣漢宣綜核名實唐代考課之法蓋欲跨遼宋而比跡漢唐亦可謂有志於治者矣然婢寵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傳授非人向所謂維持鞏固於久遠者徒爲文具不得爲後世子孫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矣揚雄有言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信夫。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政舉所貴於人存也章宗始終不受尊號亦一苦事

衛紹王

衛紹王永濟小字興勝原名允濟避顯宗諱改允爲永世宗第七子也長身美髯鬚天資儉約泰和八年自武定軍入朝時章宗已感疾衛王辭行章宗留之章宗初年雅愛諸王置傅尉官以傅尊德義及鄭王永中趙王永蹈誅由是疏忌宗室遂以王傅府尉檢制王家呵問嚴密門戶出入皆有籍衛王永蹈母弟柔弱鮮智能故章宗愛之旣無繼嗣諸叔兄弟章宗皆不肯立惟欲立衛王故留之無何章宗大漸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定策章宗崩匡等傳遺詔

不已急乎

立衛王衛王承詔舉哀卽位於柩前大安元年正月立妃徒單氏爲皇后三月大赦四月殺章宗元妃李氏及承御賈氏徐沛黃河淸五百餘里詔中外臨洮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淸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者靜當靜者動則其爲災異明矣且傳曰黃河淸聖人生假使聖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黃河淸見底諸侯爲天子正當戒懼以銷災變而復誇示四方臣所未喩宰相以爲妖言議誅之上慮絕言路詔大興府鎖還本管十一月平陽地震浮山縣尤劇城解民居傾圮死者二三千人二年歲大飢三年四月元太祖來侵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打請和平章政事獨吉

千家奴、參知政事胡沙備邊、千家奴胡沙自撫州退軍、駐於宣平、河南大名路軍逃歸、下詔招撫之、九月、千家奴胡沙敗績於會河堡、居庸關失守、禁男子不得輒出中都城門、元軍至中都、命參知政事梁瑝鎮撫京城、十月、上京留守徒單鎰、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兵二萬衛中都、泰州刺史朮虎高琪、屯通玄門外、上巡撫諸軍、十一月、殺河南陳言人郝贊、簽中都在城軍、紇石烈胡沙虎棄西京走還京師、以為右副元帥、德興府、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歸於元、初、徒單鎰請徙桓昌撫百姓入內地、上信梁瑝議、責鎰曰、是自蹙境土

也、及元定三州、上悔之、鎰復請置行省事於東京、備不虞、上不悅曰、無故遣大臣、動搖人心、未幾、東京不守、上乃大悔、十二月、簽陝西兩路漢軍五千人赴中都、太保張行簡、左丞相僕散端、宿禁中議軍事、崇慶元年正月、胡沙虎請退軍屯南口、詔數其罪免之、三月、夏人犯葭州、延安路兵馬總管完顏奴婢御之、五月、簽陝西勇敢軍二萬人、射糧軍一萬人赴中都、括陝西馬、詔賣空名敕牒、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莩蔽野、以僕散端為河南陝西安撫使、提控軍馬、至寧元年、正月、知大名府事烏古論誼謀不軌、伏誅、五月、起胡沙虎為右副元帥、領武衛軍三千人、屯通玄門外、六月、夏人犯保安

州、殺刺史、犯慶陽府、殺同知府事、七月、河東陝西諸路旱、斗米有至萬二千者、八月、治中福海將兵屯城北、胡沙虎矯詔召福海誅反者、福海至、執而殺之、奪其兵、自通玄門入、殺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刑部侍郎徒單沒撚、福海男符寶郎陽都統石古乃率衆拒戰、死之、胡沙虎叩東華門、遣人呼守直親軍百戶冬兒、五十戶蒲察六斤、不應、都點檢徒單渭河縋而出、護衛斜烈、搭鐵、啟門、胡沙虎以兵入宮、盡逐衛士、代以其黨、自稱監國都元帥、癸巳、遷上出宮、以素車載至故邸、令武衛軍副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掌符璽、聞難端居璽所待變、胡沙虎遣黃門入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取將何

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隆厚、君難不以死報之、反為逆竪奪璽耶、我可殺、璽不可得、黃門出、胡沙虎卒取之、除賊黨數十人官、使宦者李思中害上於邸、諡本御和尚、使作書召其父左丞元奴議事、元奴至、并和尚殺之、宣宗即位、詔邸臨奠、伏哭盡哀、敕以禮改葬、胡沙虎請廢為庶人、詔百官議於朝堂、議者二百餘人、太子少傅奧屯忠孝、侍讀學士蒲察思忠、請廢黜、戶部尚書武都等、請降為王侯、侍御史完顏訛出等、請復王封、胡沙虎固執前議、宣宗不得已、乃降封東海郡侯、詔尊宣宗元妃李氏、承御賈氏、十月、元帥右

監軍朮虎高琪殺胡沙虎、胡沙虎卽紇石烈執中也、貞祐四年追復衛王謚曰紹、宣宗遷汴詔凡衛紹王及鄗厲王家人皆徙鄭州、仍禁錮不得出入男女不得婚嫁者十九年、天興元年詔釋禁錮、是時河南已不能守子孫不知所終

史纂卷二百九十八

金史三

本紀

宣宗珣本名吾睹補、章宗庶兄也、世宗養於宮中、判彰德軍、封升王、至寧元年八月衛紹王被弑、徒單鎰等迎於彰德府、既至京、親王百官上表勸進、甲辰卽皇帝位、以胡沙虎爲太師、尚書令兼都元帥、封澤王、臨奠於衛紹王第、有司奏禮當設坐哭、上命撤坐伏哭盡哀、勅有司以禮改葬、御仁政殿視朝、賜胡沙虎坐、胡沙虎不辭、改元曰貞祐、大赦、胡沙虎議廢衛紹王爲庶人、上曰朕徐思之、閏月詔降故衛紹王爲東海郡侯、十月右監軍朮虎高琪及胡沙虎戰於城北、胡沙虎敗、歸、高琪殺胡沙虎於其第、持其首詣闕待罪、赦之、元兵下涿州、放宮女百三十八人、十一月將求和於元、詔百官議於尚書省、詔贈死事右古乃等官、削胡沙虎官爵、元兵徇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徇滄州、十二月朔上御應天門、詔諭軍士、出銀以賜之、朮虎高琪進平章政事、二年正月元兵徇彰德府、知府事黃摑九住死之、有司奏權止今年禘享及皇太后冊禮、從之、徵[illegible]上王濟不至、元兵徇益都府、徇懷州、沁南軍節度使宋扆死之、二月罷按察司、三月遣承暉詣元軍請和、赦國內、京師大括粟、以衛紹王公主歸於元太祖、是爲公主皇后、詔納粟

有司無人氣

買官、京師戒嚴、元兵下嵐州、鎮西軍節度使烏古論仲溫死
之、時山東河北諸郡失守、惟眞定淸沃大名東平徐邳海數
城僅存而已、河東州縣亦多殘燬、兵退、命僕散安貞等爲諸
路宣撫使安集遺黎、以元允和議大赦、五月上決意南遷、詔
告中外、太學生趙昉等上章極論議和之害、以大計已定慰
遣之、以南京留守僕散端、睿請臨幸、先詔諭之、車駕發中都、
以皇太子留守、七月至南京、召皇太子至汴、立元妃溫敦氏
爲皇后、八月夏人入邊、九月山東路報萊州之捷、十月元兵
徇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取成州、十月德州防禦使完顏醜
奴伏誅、蘭州譯人程陳僧叛、西結夏人爲援、十二月遣眞定

行元帥府事永錫援中都、登州刺史耿格伏誅、流其妻子、元
兵徇薊州、節度使高閶山死之、三年夏人逸環州、北京軍亂、
殺宣撫使奧屯襄、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降元、皇太子薨、
上臨皇太子殯所、有司奏辰日不哭、上曰、父子至親、何可拘
忌、山東宣撫使僕散安貞遣提控僕散留家破賊楊安兒步
騎三萬、殲其衆、降僞頭目三百餘人、脅從民三萬餘戶、詔百
官陳防邊利害、山東宣撫司敗元兵於大沫堌、夾谷石里哥
擒賊渠劉二祖等斬之、前後殺賊萬計、河南路蝗、遣官分捕、
上諭宰臣曰、朕在潛邸聞捕蝗者止及道傍、使者不見處、卽
不加意、當以此戒之、權參知政事德升言、舊制夏至後免朝

四日一奏事、上曰、此在平時則可、方今多故、朕豈憚勞、但使
國事無廢、則善矣、上議遣親軍援中都、宰臣以行宮單弱、不
可遣、遂止、五月中都破、尚書右丞相承暉、戶部尚書任天寵、
知大興府事高霖死之、上諭宰臣多事之秋、陳言者悉送省、
恐輒不暇、朕於宮中置局、命方正官數員擇可取者付出施
行、何如、宰臣請如聖諭、七月元兵下濟源縣、詔河間孤城移
其軍民就棄淸州、括民間騾付諸軍與馬、黎州前冀州教授
梧剳戍鄰集義兵復撫州、招徠民戶至五萬、遷三官、詔增步
軍萬人戍京以西、四萬人戍京以東、選陝西騎兵二千增京
畿之衛、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謀逆伏誅、紅襖賊周元兒陷深

祁州、束鹿安平無極縣、眞定帥府破之、斬元兒及其黨五百
餘人、尚書右丞汝礪言河北軍戶之徙河南者、宜以係官閑
田及牧馬草地賜之、使自耕而食、罷其月糧、從之、夏人陷臨
洮、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刺被執、移剌塔不也破夏人數
萬於熟羊寨、知臨洮府陀滿胡土門破夏人八萬於城下、元
兵徇彰德府、知府陀滿斜烈死之、徇大名府、四年元兵取曹
州、立遂王守緒爲皇太子、言者請遣官勸農、至秋成考其績
以課賞、宰臣言民恃農以生、初不待勸、寬其力、弗奪其時而
已、遣官不過督州縣計頃畝、嚴期會、吏卒因爲姦利、是乃妨
農、何名爲勸、上然之、二月詔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事、以金鑄

國家平時不收拾人才事急而求之亦無及矣

燕京之寶投之元兵圍太原平章政事高琪乞致仕不允元兵攻下霍山諸隘詔凡死節之臣立廟致祭同知觀州事張開復河間府滄獻州蔚縣十有三請赦旁郡脅從之臣又請以空名宣詔二百道付之從權署補以糧繼其軍食詔授節措畫滄州經略副使張文復恩邢二州張開復清州等十有一城紅襖賊裴和定僭號署官陷滕兖單州萊蕪等十餘縣五月禮官言太廟成行都禮從簡約惟以親行祫享為敬請權不用鹵簿儀仗及宮縣樂舞從之遼西僞瀛王張致上表來歸詔授特進行北京路元帥府事河南旱蝗罷參知政事李革審決冤獄七月復威州及獲鹿縣山東行省擒賊郝

定等至京師伏誅閏月復濮州元兵攻延安攻防州攻代州經略使奥屯醜和尚戰沒攻潼關西安軍節度使泥龐古蒲魯虎戰沒上親行祫享禮詔京師具防城器械多鑿坎穽築垣墻於隙地元兵徇汝州沿河唯存通報小舟餘皆焚之河南行省胥鼎遣左監軍必蘭阿魯帶以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以軍五千由便道濟河趨關陝自將平陽精兵援京師命樞府督軍應之置招賢所命內外官採訪有才識勇略能區畫防守者以聞得實超任仍賞舉主內負長才不為人所知者聽赴招賢所自陳論附京民盡從芻粮入城行樞密院知河南府事完顏合打以徵兵失應坐誅戶部郎中魏

橫城屬代州承天屬平定州

[illegible]

琦以沒王事官其子元兵至澠池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軍潰而逃失所佩虎符華州元帥府復潼關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搭合以發兵後期坐誅十二月元兵攻平陽徇大名府元兵進自神仙橫城及承天鎮諸隘攻太原府宣撫使烏古論禮遣人間道齎蠟書至京師告急詔發潞州元帥府平陽河中絳孟宣撫司兵援之高琪請修南京裏城上曰民力已困此役一興病斃甚矣城雖完固朕亦何能獨安此乎興定元年上謂宰臣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高琪請伐之以廣疆土上曰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元兵攻觀州罷招賢所元兵徇忻代尚書省

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上曰自古文武並用今仍舊給之石海據真定叛元兵攻新城攻蓟州威州刺史武仙斬石海降爲仲趙林張立等兵進仙權知真定府事以宋歲幣不至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等經略南邊賽不破宋兵於信陽蔡南泰安滕兖等州賊並起侯摯遣棣州防禦使完顏霆討平之降其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人賽不復敗宋軍於隴山俘甚衆遂渡淮破光州兩關五月宋人攻潁州焚掠而去行樞密院兵敗宋人於泥河灣又敗之樊城縣宋人取遂水縣元兵下汚城縣軍官任福死之招撫使惟宏言彰德府守臣擬徙民山砦避兵上曰雖保之城守之何益徒傷

吾民附勿治宋人圍泗州圍靈壁縣振威軍萬戶馬寬逐其
刺史李箕據城叛州吏擒斬之夷其族宋人破東海縣元兵
徇隰州及汾西縣攻汾州遂東行省完顏阿里不孫爲叛人
伯德胡土所殺元兵薄太原城攻交城淸源徇中山府及新
樂縣下磁州鄒平長山淄濱棣博沂州詔唐鄧蔡州行元帥
府興兵伐宋元兵攻太原府上謂宰臣曰朕聞百姓流亡逋
賦皆配見戶人何以堪又添徵軍須錢太多亡者詎肯復業
其議除減朕於此事未嘗去懷其亟行之十二月元兵攻潞
州都統馬甫死之下益都府下濬州節度使完顏寓死之二
年正月元兵圍夏王城李遵頊命其子居守出走西京唐鄧

元帥完顏賽不破宋人上諭尚書省曰關中都綱累官多爲
吏部擬駁殊不知方闕乏時利害爲何如又立功戰陣人必
責保官若叢皆義軍白丁豈識職官苟文牒可信卽當與之
至若在都時規運薪炭入城者朕嘗授以官此豈容僞而亦
爲所沮格其論之官軍自桐柏入宋境所向克捷宋人攻息
新蔡戍軍潰主將完顏阿鄰戰沒御史劾集賢院諮議官李
辭識本無既縣進士趙孝遜家奴乞正其事上曰國家用人
奚擇貴賤命以官銀五十兩贖放爲良任使仍舊行省侯摯
復濬州復高密縣陝西行省兵破宋軍取和州成州至河池
縣黑谷關守兵皆遁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

勝計副元帥阿里不孫敗於遼聞變姓名匿居柘城爲御史
覺察繫其家屬將窮治之乃遣子上書待罪臺臣請誅之以
懲不忠上赦其罪萊州民曲貴殺經略使轉奴自稱元帥構
宋人據城叛山東招撫司遣提控王庭玉討平之元兵徇錦
州元帥劉仲亨死之樞密院言元集兵應州飛狐將分道南
下覘其意不在河北而在陝西河東各路義士土兵善漢弓
箭手宜於農隙教閱以備緩急東平單州衝要豫徙其農民
粮畜置於可守之城修近城水砦因以爲固潼谷速連商虢
宜令兩帥府選官按視阨塞又言賈瑀等輒殺苗道潤乞治
專殺之罪徐州邳各以正職授頭目使分治一方上曰道潤

之衆亟收集之瑀等是非未明姑置勿問詔頭目各守一方
利害至大更審處之上以久旱命宰臣治寃獄因言京城小
民中納石炭既給其價御史劾以過請官錢繫之獄有論至
徒刑者欲從寬宥何如高琪不可遂止御史言戶部員外郎
臧伯昇供億息州偶遇官軍戰勝亦冒還官乞論其罪上曰
軍前如此者何止伯昇今遽見罪餘皆不安且詰所從來勢
必速及帥府多故之秋豈爲一官遂忘大計但令釐正之元
木華黎帥步騎數萬自太和嶺徇河東元兵取代州八月
徐州提控紇石烈醜漢討賊張聚大破其衆復濱棣二州元
兵下隰州九月下太原府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死之徇

汾州、節度使兀顏訛出虎死之、李全破密州、執招撫副使黃摑阿魯答、同知節度使夾谷寺家奴、李全破壽光鄒平臨朐等縣、元兵徇絳潞、攻平陽、提控郭用死之、下平陽、知府事李革死之、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以棗城伏誅、山東路轉運副使程戩邳州副提控王汝霖通宋人伏誅、元兵攻潍州、尚書省言獲姦細僉亡卒多僧道、詔沿邊諸州、惟本處受度聽依舊居止、來自河北山東遣入內郡、議其出入、李全據安丘、宣差太府少監伯德玩率兵攻全、爲全所敗、提控王顯死之、十月、大赦、御登賢門、召致仕舊臣、賜食訪以時政得失、元兵取潞州、右監軍納合蒲剌都、參議官王良臣死之、十二月、簽樞密

院事蒲察移剌都伏誅、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使宋講和、嵐州元帥古里甲完復河東、三年正月、呂子羽至淮、宋人不納而還、詔以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伐宋、元兵定太原河北、集百官議備禦之計、伐宋捷至、上謂侍臣曰、此事豈得已哉、近日遣使、實欲議和、彼既不從、故至於用兵也、免單丁民戶、日輸軍需錢、二月、上與太子謀南征帥、不得其人、歎曰、天下之廣、緩急無可使者、朕安得不憂。上謂宰臣曰、江淮之人、號稱選懦、然官軍攻蔓菁嶋、其衆困甚、脅之使降、無一肯從者。我河朔州郡、一遇北警、往往出降。此何理也。取宋武休關、上曰、頃近侍還自陝西、謂自撒巳得鳳州、如得武休關、將遂取蜀、

國家舊人[illegible]

朕意殊不然、假令得之、亦何可守、此舉蓋爲宋人渝盟、初並貪其土地邪、朕重惜生靈、惟和議早成爲佳、行省安貞破宋梁縣軍、擒統制李中之、三月、陝西兵破宋虎頭關、取興元洋州、高麗請朝貢、因遣使撫諭之、使還表言道路不通、俟平定後議遣歎命、行省姑示羈縻、勿絕其好、攻宋麻城縣拔之、詔太原等路州縣闕正授官、令民推其所愛爲長、從行省量與職任、叛賊王公喜構宋人取沂州、以南伐師還、罷南邊州郡籍民爲兵者、築京師裏城、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平陽判官完顏阿剌發宋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夏人破通秦砦、葭州刺史紇石烈王家奴戰

沒、陝西黑風起、有聲如雷、地大震、平涼鎮戎德順尤甚、廬舍傾壓、死者萬計、元帥完顏合達出兵、稍安塞堡、至隆州、夏人逆戰、官軍擊之、夏人潰、進薄其城、陷西南門、會日暮還、遼州總領提控唐括狗兒帥師復太原府、上勅臺臣曰、朕處分尚書事、或數日不奉行、及再問則巧飾次第以對、大臣各有遺忘、左右司玩弛、臺臣當糾之、令後復爾、併罪卿等、元兵下武州、判官郭秀死之、中山治中王善殺權知府事李仲、以叛、元兵下合河縣、縣令喬天翼死之、尚書省請賦營積貯、上曰、徵斂巳多、今之規畫、不過復取於民耳、防秋稍緩、當量減戍兵。用度幸足、何至是邪。元兵徇東勝州、節度使伯德寂哥死之、

元兵攻單州詔諸路民避兵裹城畢以官驢借朝士之無馬者元兵徇彰德府戶部令史蘇唐催租封丘期限迫促民有刈生禾輸租者上杖唐五十縣令高希隆減二等尚書以希隆罰輕上曰使臣至外路孰敢不從右丞相高琪下獄元兵下晉安府行元帥府事粘割貞死之十二月誅高琪四年正月元兵下好義堡霍州刺史移剌阿里合死之宋步騎十餘萬圍鄧州聞援軍至夜焚營去紅襖賊于忙兒襲海州四月大風吹河南府署飛百餘步戶案門鑰闕文牘飄散不知所在提控脊德王安復大名府元兵徇陝州下兗州泰定軍節度使完顏畏可死之元兵下大名攻開州及東明長垣等縣宋人方子忻來歸上曰吾民奔宋者彼例衣食之彼來歸者不善視之或復逃歸漏泄機事有司可優遇之七月宋人及紅襖賊犯河朔諸郡皆降以烏古論仲端使元夏人陷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降陝西行省與夏人議和恒山公武仙降元元木華黎屯真定夏人入定西州元遣塔忽來夏人陷西寧州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坐誅宋人出泰州及夏人來侵鞏州行元帥府事石盞合喜敗之授紅襖賊時青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十一月易水公靖安民為其下所殺黃陵岡經略使烏古論石虎等以戰陣失律伏誅詔復衛紹王王爵元木華黎鬬東平五年正月元兵攻天井關宋人襲泗

州提控王祿死之詔諸道共集蔡州伐宋山東行省報東平之捷元帥紇石烈牙吾塔破宋兵復泗州進至渦口乏糧而還宋人圍唐鄧行元帥府事完顏訛論力戰却之山東行省蒙古綱言東莒公燕寧戰敗死所居天勝砦衆無所歸變在朝夕權署提控孫邦佐為招撫使以撫其衆勅有司議之僕散安貞破宋黃蘄等州俘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於京師六月尚書省奏駙馬都尉安貞反狀上謂英王守純曰國家誅一大臣必合天下後世公議其令覆按之安貞并其三子皆伏誅七月義勇軍叛據碭山縣上諭樞密曰河北艱食民南來者多速令渡之毋致殍死宋人掠沈丘殺縣令十月大醫侯濟張子英治皇孫疾用藥瞑眩皇孫不能任遂卒罪當死上曰濟誠宜死然以戕孫故殺人所不忍也命杖七十除名元兵攻綏德州宋人焚蘄州執防禦判官而去元兵攻延安十二月元兵下潼關京兆閏月元兵徇鄜州保大軍節度使完顏六斤權左都監紇石烈鶴壽右都監蒲察婁室金安軍節度使女奚烈資祿皆死之同知保靜軍節度使郭澍以徵糧失期濫殺平民坐誅復葭州紅襖賊夜入蒙城縣軍民死者甚衆陳亳等州旁邑城父諸縣盜蜂起樞府遣兵討之所過受民遺御史按視之元光元年防州刺史把移失剌以棄城伏誅元兵屯葭州恒州軍變殺戶呼延棫等殺掠城中

不求其治而求剔消可乎

楚虛舍而去遣詔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伐宋時全
行樞密事副之尚書右丞徒單思忠以病馬輸官冒取高價
以監主自盜論死詔降授陳州防禦使五月詔可時全軍大
敗當死上面數詔可而免之時全伏誅陳州防禦使呂子羽
在元軍典自殺上憐公完顏開復澤州復河關府夏人入德
順河中府萬戶孫仲成挽安撫使阿不罕胡魯剌據城叛陝
西行省討平之復曹州元兵下臨晉京兆官民避兵南山者
多至百萬詔兼同知府事完顏延安撫其衆十一月元兵徇
同州定國軍節度使李復亨同知節度使訛可自殺京東總
帥牙吾塔破宋兵於臨淮元兵攻鳳翔府二年正月上諭宰

臣曰人言便宜事卿等奏乞作中旨行之帝王之道從諫而
已何必掠人之美以爲已出哉又曰令恩例丁憂官入粟起
復是教人以不孝也何爲著此令哉元兵下河中府詔曰軍
官犯罪皆制吏不任用今多故之秋人才難得除大罪外有
武藝皆掌兵者量才復用鳳翔圍解三月宋人襲汝陽上謂
宰臣曰人有才堪任事其心不正者終不足貴丞相汝礪曰
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聖人亦不易知
上然之鳳翔萬戶完顏□□死節贈懷遠大將軍復河中府
復榮霍二州及洪洞縣命知政事㲄夫言務從人號忠孝軍
在汾淮者所爲多不法請防閑之上曰人心無常顧馭之何

天命也

如何馭之有術遣方爲且聽命況此輩乎不然雖左右亦難
防閑正在關防大要而已若是而不能致大平者命也勑諸
御史曰瑣細事非人主所宜詰然凡凌姦獘底不行關國政
者北門朝官及承應人月給俸粮多雜糠土有司所收將皆
有是物哉至於出納斗斛小大不一此皆理所不容者而臺
官初不問事事須朕言之安用汝曹也有司奏奉御溫敦太
平死上大駭曰朕嘗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今授之未數
日而亡豈非天邪因謂宰臣曰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
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
以五品職意謂誠由已也而其人竟不及授章宗秋獵聞平

章張萬公卒歎曰朕回將拜萬公丞相而遽不起命也八月
和州經略使納合六哥等殺入省署殺行尚書省蒙古綱據
州反遣使分行蔡息陳亳諸州與州縣官同議凡民丁相聚
立砦避兵與各巡檢軍相依五千戶以上置砦長一員能安
民弭盜勸農者論功注授宋人攻南陽官軍與宋人力戰於
制陵埽之提控木虎春兒死於陣總帥牙吾塔函六哥首以
獻紅襖賊三千來降擬置諸陳許之間上以爲若輩雖
降家屬在河朔餘黨必殺之不若加以官賞而遣之果忠於
我雖在河朔亦豈負我餘衆感恩將有效順者矣十二月上
不豫庚寅上崩壽六十一上疾大漸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

許明大夫鄭氏年老侍側上知其可托語之曰速召皇太子主後事言絶而崩夫人秘之皇后及貴妃龐氏問安寢閤龐氏機黠常以其子守純年長不得立心觖觖夫人恐其爲變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待其入遂鎖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始啟戶出后妃發喪皇太子欲入宮英王守純已先入皇太子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移剌蒲阿集軍三萬餘於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乃即位於柩前宣遺詔大赦

哀宗守緒本名寧甲速宣宗第三子也詔曰朕述先帝遺意欲行而未及者奉而行之國家已有定制有司往往以情破

法罔民於刑憲令後有本條而不遵者罪之草澤士庶許直言軍國利害雖涉譏訕者不罪之正大元年正月秘書監蒲察合住改恒州刺史左司員外郎泥龐古華山同知楨州事逐二姦臣大夫士相賀邠州節度使移剌术納阿卜貢白兎詔曰賢臣輔佐年穀豐登此上瑞也焉事此爲令縱之本土尊皇后溫敦氏元妃溫敦氏皆爲皇太后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寘重典上曰近詔草澤士庶直言雖譏訕不坐然宮門非笑哭之所杖而遣之遣樞密榜諭宋界軍民更不南伐九月樞密判官移剌蒲阿復澤潞獲馬千疋十月夏遣使來修好十二月恒州刺史蒲察合住有罪伏誅二年四月恒山公武仙自眞定府來奔九月夏國和議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諭近臣曰夏人從來臣屬我朝今稱帝以和我尙不以爲辱宋人果得和好以安吾民尙欲用兵乎卿等宜悉朕意移剌蒲阿及宋人戰於光州獲馬數千殺人千餘而還內族王家奴故殺鮮於主簿權貴多救之上曰英王朕兄敢妄撻一人乎朕爲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主簿官民無主矣命斬之詔有司爲死節士十有三人立褒忠廟三年七月以禮部尙書楊雲翼等爲益政院說書官日二人入直備顧問十一月議

與宋修好楚州王義深等以城降封爲郡王夏以兵事方殷來報各停使聘元兵征西夏平中興府四年二月蒲阿牙吾塔復平陽執其知府李七斤獲馬八千元兵取德順府節度愛申攝府判馬肩龍死之元兵復下平陽五月議求和於元元兵下臨洮府總管陁滿胡土門死之陝西行省進三策上策自將出戰中策幸陝州下策棄秦保潼關不從六月遣前御史大夫完顏合周爲議和使元兵自鳳翔徇京兆關中大震發民軍率富民入保城聚李全自益都入楚州據之總帥完顏訛可與全戰於龜山敗績元兵下商州五年二月書死節子孫於御屏擢材官之監察御史烏古論不魯剌劾近侍

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受償、赦其罪而黜之、親衛軍主叟兒酗酒殺其孫、大理寺當以徒刑、特命斬之、六年八月、移剌蒲阿再復澤潞、元兵駐慶陽界、詔陝西行省遣使奉羊酒幣帛乞緩師請和、十二月、詔樞密副使蒲阿救慶陽、七年春正月、解慶陽圍、詔濟口所獲宋軍三千人願留者屯許州、欲還者縱遣之、元兵圍武仙於衞州、平章合達、蒲阿引兵救之、圍解、八年四月、元兵下鳳翔府、兩行省棄京兆、遷居民於河南、皇太后溫敦氏崩、上生母也、元兵攻河中府、合達、蒲阿遣元帥王敢率兵萬人救之、十一月、元進兵嶢峰關、出金州、樞密院議以逸待勞、未可與戰、上曰、養軍二十年、敵至不能逆戰、止自

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詔諸將屯軍襄鄧、十二月、河中府破、權簽樞密院事草火訛可死之、元帥板子訛可率敗卒三千走閿鄉、城中二百死、合達、蒲阿率諸軍守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引兵屯順陽、元兵渡漢江而北、合達、蒲阿將兵禦於禹山、元兵分道趨汴京、京師戒嚴、合達、蒲阿引軍還鄧州、元兵躡之、三峯兵潰、開興元年正月、元兵由唐州、元帥完顏兩婁室與戰、又敗、兩婁室走汴京、遣完顏麻斤出等部民丁萬人決河水衞京城、置尚書省樞密院於宮中、以便召問、合達、蒲阿引軍自鄧州赴汴京、以點檢夾谷撒合爲總帥、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元兵由白

坡渡河、衞州節度使完顏斜捻阿不棄城走汴、元兵薄鄭州、元帥馬伯堅以城降、防禦使烏林答咬住死之、元游騎至汴城、元兵及兩省軍戰於鈞州之三峰山、兩省軍大潰、合達、陳和尚、楊沃衍走鈞州、城破、皆死之、樞密副使蒲阿就執死、武仙走密縣、自是兵不復振、徐州行省完顏慶山奴引兵入援、上御端門、肆赦、改元、潼關守將李平以關降元、扶溝民錢大亨、李鈞、叛殺縣令王浩及簿尉、許州軍變、殺元帥、以城降元、二月、慶山奴謀走歸德、遇元兵、完顏兀里力戰死、慶山奴被擒、使招京城、不從、與淮州刺史張文壽皆死之、元兵徇臨渙、亳縣令張若愚死之、夫人盧氏、關西行省總帥兩軍及秦藍帥

府軍東潼關而東、與之遇、兵潰、行省徒單兀典、總帥納合合閏戰死、完顏重喜降元、殺之、都尉鄭偶殺都尉苗英、降秦藍、總帥府經歷商衡死之、元兵下睢州、翰林侍制馮延登使北來歸、元兵攻歸德、括京師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三月、元兵下中京、留守撒合輦投水死、命平章政事白撒衛上清宮、樞密副使合喜衞大佛寺、以備緩急、元遣使來諭降、使者出國書、立授譯使、以授筆相、筆相跪進、上起立受之、以付有司、書索翰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蒲阿妻子、繡女、弓匠、鷹人數十人、封荊王子訛可爲曹王、議以爲質、密國公璹以曹王幼、請代行、不許、尚書左丞

其王出質仍後又以與守車府何與

李蹊、送曹王出質、分軍防守四城、元兵攻汴城、上出承天門、撫將士、千戶劉壽語不遜、上不問、復出撫將士、親傅戰傷者藥、仍賜卮酒、出內府金帛器皿、以賞戰士、鳳翔府砲軍萬戶王阿驢、樊喬來歸、造革車三千兩、已而不用、置局養無家俘民、夏四月、元帥劉益及其子戰死、遣戶部侍郎楊仁奉金帛詣元軍乞和、諾之、復以珍異往謝、明惠皇后陵被發、失柩所在、道中官求得之、以兵護宮女十人、出迎朔門奉柩至城下、設御幄安置、復葬之、戮鄭倜妻子、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赦御膳罷元日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鎬厲王、衛紹王二族禁錮、放宮女、聽以衣裝自隨、金珠留犒士卒、

汴京解嚴、始出采薪蔬、建威都尉完顏兀論同元使賈成入城、見於隆德殿、閉鄭門、聽百姓男子出入、御承天門、大饗將士、間有帶攜者、乃還官、五月、遷民告出城者以萬數、賚不白撒不聽、以南陽郡王子思烈行尚書省於鄧州、召援兵、詔白撒致仕、於京城四面軍李辛不奉詔、裕州鎮防軍將領賀都喜、率西軍二千人入援、放遷民出京、汴京大疫、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楊春據亳州、觀察判官劉均死之、六月、詔百官衆大將象舉劉益不用、飛虎軍二百人奪封丘門出奔、閱官馬、擇瘠者殺以食、封仙據徐州、寨京城四門、國用安入徐州、殺張興、推封仙為元帥、復修

其不成允策

既軍士所欲何不將之未令有以殺使者急和人也

汴縣以疫、役開戶僧道醫師粥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用、宿州鎮防千戶高臘哥殺節度使紇石烈阿虎父子、請行省徒單益都主帥事、益都不從、率將吏西走、遇元軍死之、七月、軍士撾登聞鼓乞將、劉益飛虎軍事中福蔡元擅殺北使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和議遂絕、都人揚言欲殺白撒、詔衛士護其家、軍士毀白撒別墅、出內府及兩宮物賜軍士、簽民為兵、籍民百二十人、赴援國安用、降遣近侍直長因世英封為兗王、行京東等路尚書省事、賜姓完顏、改名用安、新軍擅登聞鼓、杖殺之、參知政事完顏思烈、恒山公武仙、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率諸將兵自汝州入援、以合喜為樞密

十應作千

使、將兵一萬應之、命左丞李蹊勸諭出師、乃行、八月、合喜屯杏花營、又益兵五千人、進屯中牟故城、發丁壯五千人運糧餉合喜軍、思烈遇元兵於京水、師潰、思烈走御寨、武仙退保留山、左監軍任守貞死之、合喜棄輜重奔至鄭門、聚兵乃入、免為庶人、籍其家以賜軍士、括民間粟、起復前大司農侯摯為平章政事、行京東路尚書省事、集帥兵至封丘、將士潰、摯乃與衆還汴、九月、軍士殺鄭門守者以出、大雷、工部尚書蒲乃速震死、閏月、遣使以玉魚帶弓矢賜兗王用安、其父母妻皆贈封之、又以世襲宣命十、郡王宣命十、玉兔鶻帶十、付用安、其同盟可賜者賜之、有翦射入宮中書姦臣姓名、明日

復懲再括京城粟使者完顏九住以粟行違稗杖殺孀婦十
月籍左丞李蹊戶部侍郎楊慥家司農卿李渙讒之也渙遂
權戶部尚書詔徵諸道軍期以十二月一日入援十一月朔
賜貧民粥衛州軍校取農備倉米京城人相食詔曹門宋門
放士民出就食兗王用安率兵至徐州元帥王德全閉城不
納劉安因與宿帥衆僧奴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使人殺之
攻徐州不下退保漣水制使因世英以用安不赴援遂至宿
州遇元兵死之興寶軍節度使趙偉襲據陝州殺行省阿不
罕奴十剌誣以叛授偉兼西安軍節度使偉尋歸元十二月
朔以事勢危急召近侍郎白華問計華言紀季以酅入齊之

義以爲右司郎中上議親出除扈從及留守京城官以右丞
相樞密使賽不平章政事權樞密副使白撒等率諸軍扈從
參知政事兼樞密院副使完顏奴申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
事習捏阿不留守上御端門發府庫及兩府器皿宮人衣服
賜將士官奴阿里合謀立荊王不果上置不問上發南京與
太后皇后諸妃別大慟行大公主苑太后遣中官持米肉犒
軍士至閶門門外慰百官退諭戍兵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
壯士也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
賞豈在戰士下衆皆泣涕會飛自元帥完顏忽斜虎至白金
出爲士言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灶不可往東行之議遂決

足爲勇

次陳留次杞縣次黃城丞相完顏賽不之子按春有罪伏誅
次黃陵堝諸將請幸河朔從之二年正月朔濟河北風大作
後軍不克濟元兵追擊於南岸元帥完顏猪兒賀都喜死之
建威都尉完顏兀論出降上哭祭戰死士於河北岸斬兀論
出二弟以殉招集兵糧議取衛州元帥蒲察官奴將忠孝軍
千人東面元帥高顯果毅都尉粘哥咬住領軍萬人爲先鋒
至蒲城上次漚麻岡平章政事白撒元帥和速嘉兀底不
至白撒攻衛州不克聞元兵自河南渡河遂退師戰於白公
廟白撒敗績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亦遁爲民家
所殺上進次蒲城復還魏樓村李辛自汴京出奔伏誅上以

白撒敗棄六軍與副元帥合里合六七人夜渡河走歸德明
日諸軍逐潰司農大卿蕭察世達元帥完顏忽土出西門迎
上入歸德遣奉御术甲塔失不后弟徒單四喜往汴京奉迎
兩宮白撒還自蒲城聚兵於大橋不敢入遣使召至數其罪
下獄籍其家財以賜將士人尋金一兩白撒及其子忽土都
死獄中京城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作亂殺
參知政事完顏奴申樞密副使習捏阿不勒兵入見太后傳
令以衛王子從恪爲梁王監國立自稱左丞相都元帥尚書
令鄭王右副點檢溫敦阿里左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御史大
夫裴滿阿虎帶諫議大夫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

歸德城也

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並死之、立、送款元軍、元將碎不辭入
汴京、閱隨駕官屬軍民子女於省署、禁民間嫁娶、括京城財、
兩宮值變不果行、答失不與父蛟住、四喜及其妻奪門而出、
至歸德、上怒斬之、遣提點近侍局事移剌粘古、如徐州相地
形、察倉庫虛實、白華如鄧州召兵、二月、魚山總領張瓛殺元
帥完顏忽土、獻爲從宜、嚴祿所誅、括城中粮、晋元帥官奴忠
孝軍四百五十人、都尉馬用軍二百八十餘人、發徐軍赴宿、
徐、陳三州就粮、三月、知歸德府石盞女魯懽乞盡散衛兵出
城就食、官奴與國用安謀邀上幸海州、不從、蔡帥烏古論鎬
以糧四百餘斛至歸德、表請臨幸、上從之、遣學士烏古論蕭

鮮、諭蔡州人、官奴殺馬用及尚書左丞李蹊、參知政事石盞
女魯懽、點檢徒單長樂、從官三百餘人、上暴女魯懽罪狀、以
官奴爲樞密副使、官奴從上居照碧堂、禁諸臣無入、奏對上
泣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但恨朕不知人、致爲此奴
所囚耳、與內局令宋珪等謀誅之、四月、徐州行省完顏忽斜
虎執王德全、并其子誅之、陳州都尉李順兒殺行省粘葛奴
申、及招撫使劉天起、送款於崔立、立以梁王從恪、荊王守純
及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至青城、皆及於難、兩宮北遷、鄧州節
度使移剌瑗以城叛、與白華入宋、六月、官奴及其黨阿里合
白進伏誅、上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遂決策遷蔡、詔蔡

視宋更僕

恩、陳穎各以兵來、西中京留守烏林答胡土棄城奔蔡、中京
破、留守強伸死之、召徐州行省忽斜虎赴行在所、上發歸德
留元帥王壁守之、尤亳州、命亳州同知節度使王賓發民丁
運鐵甲粮糗、留權參政張天綱董之、臨淄郡王王義深據黃
陵岡口寨以叛、遣近侍直長女奚烈完出、將徐宿兵討之、義
深走入宋、亳州鎮防軍盧進殺王賓、發天綱以便宜授進
哥節度使、罷運鐵甲粮糗、州人乃安、上入蔡州、召武仙會兵
入援、弛門禁、通彩貨、蔡人便之、護衛蒲鮮石魯負祖宗御容
至自汴、敕行司奉安於乾元寺、武仙劫將士謀取宋金州、行
六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謀歸蔡州、仙追殺玠、芝遁去、遣使

分詣諸道選兵、八月、朔、以蔡州元帥粘哥完展行省事於陝
西、論以蠟書期九月中與上會於饒豐關、欲出宋不意取興
元、元王機使宋還、宋以軍護之、上聞之懼、元召宋兵攻唐州、
右監軍烏古論黑漢戰死、主帥蒲察某爲部兵所食、城破、宋
人求食人者盡戮之、餘無所犯、宋人駐兵息州南、息州行省
抹撚兀典、襲宋人於中渡店、斬獲甚衆、乙未、上生辰、州郡以
表來賀二十餘所、九月、朔、命蔡州都軍內族阿虎帶使宋借
糧、上論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
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
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

豈得雖已
但宋人今
金滅遺豈
思長策況
與金世讎
乎

此時史作
聊何川

金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貪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甚矣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曉之至宋宋不許晉山元帥元志率兵入援以重九拜天於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上諭之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餘年汝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勞勣起身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爲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當慮不爲朝廷所知今日臨敵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賜卮

酒飲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中將士踴躍咸請一戰上許之是日分軍防守四面及子城以總帥孛木魯婁室守東面內族承麟副之參知政事烏古論鎬守南面總帥元志副之殿前都點檢兀林答胡土守西面忠孝軍元帥蔡八兒副之權殿前右副點檢王山兒守北面元帥紇石烈柏壽副之殿前右衛將軍女奚烈完出守東面左都監夾谷當哥副之殿前右衛將軍內族斜烈守子城都尉王愛實副之元兵築長壘圍城禁公私釀酒十月更造天興寶縱餞民老稚羸疾者出城徐州守臣郭恩叛行省賽不死之給飢民船聽採城壕芰芡水草以食徵諸道兵上閱射於子城中者賞麥

殿前左副都點檢溫敦昌孫戰沒賜義軍戰歿被創者麥十一月朔以阿勒根移失剌爲宣差鎮撫都彈壓別設彈壓四員副之四隅機察隸焉宋遣將江海孟珙帥兵萬人獻糧三十萬石助元兵攻蔡十二月盡籍民丁防守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大石上親出撫軍元兵決練江宋兵決柴潭入汝水元兵破外城宿州副總帥高剌哥戰歿以都尉完顏承麟爲東面元帥權總帥元兵逼西城上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恨矣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此爲介介耳又曰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爲人

囚縶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都尉王愛實戰歿砲軍總帥王鋭殺元帥夾谷當哥率衆降元以御用器皿賞戰士上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及柵不果戰而還殺尚廄馬五十疋官馬一百五十疋犒將士三年正月以近侍分守四城戊申夜上集百官傳位於承麟承麟固讓上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己酉末帝卽位禮畢亟出捍敵而南面已立宋幟俄頃四面呼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元軍入與城中軍巷戰城中軍不能禦帝自縊於幽蘭軒末帝退保子城聞帝崩

承緒嘗此時能爲哀宗立謚亦無事金亡於大明也宋亡於小宋也

率群臣入哭，謚曰哀宗。哭奠未畢，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哀宗骨瘞之汝水上。末帝爲亂兵所害，金亡。初，天興元年閏月，彗星見東方，司天奏其咎在北。哀宗曰：我亦北人，今日之事，我當滅也，何乃不先不後適丁此乎。及城陷之日，雨血十餘里。金九帝，起太祖收國元年，盡哀帝天興三年，一百二十年。論曰：宣宗日蹙國百里，哀宗之時已無可爲。匡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禮曰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哀宗不死不失爲海濱王，蕭國公從死社稷，尤爲難及。

史緯卷二百九十九

金史四

志

曆

昔漢唐六合爲一，推步之術不見異同。金宋角立，兩國置曆法有差殊，而日官之選亦有精粗之異。金有天下百餘年，曆惟一易。司天楊級造大明曆，天會十五年春正月朔始頒行之。其法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爲曆元，五千二百三十爲日法。其所本不能詳究，或曰因宋紀元曆而增損之。正隆戊寅年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當食，不食。大定癸巳年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年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加時皆先天；丁酉年九月丁酉朔食，乃後天。占候漸差，乃命司天監趙知微重修大明曆。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亦造乙未曆。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命禮部員外郎任忠傑與司天曆官驗所食時刻分秒，比校知微、履及見行曆之親疎，以知微曆爲親，遂用之。明昌初，司天改進新曆，禮部郎中張行簡請俟月食覆校無差，然後用之，事遂寢。是以終金之世惟用知微曆。元初亦用之，後改授時曆焉。宋元祐時，蘇頌、沈括奉勑詳定渾儀法要，舉吏部勾當官韓公廉通九章勾股法，公廉製渾儀、渾象二器，總名之曰渾天儀。金取汴，輦致

于燕天輪赤道牙距撥輪懸象鐘鼓司辰刻報天池水壺等器久皆棄毀惟銅渾儀置之太史局候臺自汴至燕相去一千餘里地勢高下不同望筒中取極星稍差移下四度纔得窺之明昌六年八月風雨雷電龍起渾儀鼇雲水趺下臺摧裂渾儀仆落臺下命有司營葺之復置臺上貞祐南渡艱於遷載又不忍毀拆遂委而去興定中司天臺官以臺中不置渾儀及測候人數不足請鑄儀象補生員庶得盡占考之實宣宗召禮部尚書楊雲翼問之雲翼曰遷都以來銅既寡乏雖器公私所有恐不能給今調度方殷財用不足實未可行於是止添測候數員鑄儀之議遂寢初張行簡提點司天監

製蓮花星丸二漏章宗命置蓮花漏于禁中星丸漏置車駕巡幸則用之貞祐南渡二漏皆遷于汴汴亡廢毀無所稽其製

五行

五行之精氣在天爲五緯在地爲五材在人爲五常及五事五緯志諸天文其形質在地性情在人休咎各以其類爲感應歷代有五行志焉兩漢以來儒者若夏侯勝之徒專以洪範五行爲學作史者多采其說凡言其徵之休咎則以某事之得失繫之而配之以五行謂其盡然則不免於傅會謂其不然肅時雨若蒙恒風若之類箕子蓋嘗言之金未能一天

咸食鯉魚
不類甚

下天文有星孛之說五行休咎見於國內者不得他錄及乘其史氏所書作五行志至於五常五事之感應則不必泥漢儒爲例云太祖軍寧江駐高阜撒改見太祖體如喬松所乘馬大如岡阜太祖亦視撒改人馬異常撒改白其所見太祖喜曰此吉兆也舉酒酬之太宗天會九年七月上御西樓聽政聞咸州所貢白鵲音忽異常起視之見東樓外光明中有像巍然高五丈許下有紅雲承之若世所謂佛者乃拳跽修虔久之而没熙宗天眷元年夏見金龍一爪承一嬰兒而戲見累無懼色凡三日又見一少年乘白馬紅袍玉帶狀如尊官馬前有六蟠蛇凡三時乃没正隆六年八月臨潢府聞空

中有車馬聲仰視見風雲杳靄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有語促行者未幾海陵下詔南征泰和二年八月武安縣鼓山有大鳥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隱雷林木震動集石聖臺上其一高可逾人五色爛然文多赤黃赭冠鷄項尾闊而脩狀若鯉魚尾而長九子差小侍傍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正向如朝拱然使有大鳥狀如鵰鶚怒來搏擊之民奔告縣官皆以爲鳳凰命工圖上之留二日西北去其糞數頃色各異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廟詔中外八年有童謠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緑處且淹留

至貞祐中遷汴衛紹王大安二年十一月京師民間修武宅前渠內火出高二尺焚板橋太悲閣石隙中火出高二三尺人近之即滅後閣災延燒萬餘家火五日不絕男子郝贊詣上即位以來天變屢見火焚萬家風折門關非小異也宜避位讓有德有司問爾狂疾乎贊大言曰我不狂疾但爲社稷計每日省前大呼凡半月上怒誅之崇慶二年二月放進士榜有狂僧大言殺天子求之不知所在宣宗興定五年有童謠云青山轉轉山青耽誤盡少年人是時人皆爲兵戰伐不休當至老也元光二年正月有鶴千餘翔于殿庭移刻乃去

地理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疃謀克地爲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水越鹽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與宋爲界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爲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

後盡升軍爲州或升城堡寨鎮爲縣凡京府州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及遼於元或有因之者十九路曰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於此按出虎譯言金也故名金源建國之號取此號上京治會寧府曰咸平路本高麗銅山縣地遼爲咸州治成平府曰東京路治遼陽府曰北京路遼中京治大定府曰西京路治大同府曰中都路遼南京開泰元年號燕京海陵定都以燕乃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改爲中都治大興府曰南京路國初曰汴京治開封府曰河北東路治河間府曰河北西路治真定府曰山東東路治益都府曰山東西路治東平府曰大名府路宋北京魏郡治大名府曰河東北路治太原府曰河東南路治平陽府曰京兆府路宋爲永興軍路治京兆府曰鳳翔路宋秦鳳路治鳳翔府曰鄜延路治延安府曰慶原路舊作陝西西路治慶陽府曰臨洮路本熙州治臨洮府

河渠

金克宋河盡入金境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金人設官置屬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埽設巡河官一員雄武滎澤原武陽武延津五埽則兼汴河事設黃汴都巡河官一員懷州孟津孟州及城

北四埽則兼沁水事於懷州設黃沁都巡河官一員崇福上
下衛南淇上四埽屬衛南都巡河官居新鄉武城白馬書城
教城四埽屬滑濬都巡河官處教城曹甸都巡河官總東明
西佐孟華凌城四埽曹濟都巡河官司定陶濟北寒山金山
四埽後又設崇福上下埽都巡河官兼石橋使凡巡河官從
都水監廉舉總統埽兵萬二千人歲用薪百一十一萬三千
餘束草百八十三萬七百餘束椿杙之木不與此備河之恒
制也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于單州境遣
都水監梁肅往視之河南統軍使宗敘言大河所以決溢者
以河道積淤不能受水故也曹單雖被其患而兩州本以水
利爲生所害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大費工役卒難成功
縱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非曹單比也又
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構爲邊患
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復合爲
一如遇漲溢南決則害於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
不若於李固南築隄使兩河分流以殺水勢上從之十一年
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被其害檢視官言水東南行其勢甚
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
等州增築隄岸日役夫萬一千期以六十日畢詔遣太府少
監張九思同知南京留守事紇石烈邈監護工作十七年七

月大雨河決白溝尚書省奏修築河隄日役夫一萬一千五
百以六十日畢工詔以十八年二月一日發六百里內軍夫
并取職官人力之半餘聽發民夫以工部郎中張大節同知
南京留守事高蘇董役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瀰
漫至歸德府檢視官石抹輝者言河水因今秋霖潦暴漲遂
失故道勢益南行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
隄以捍湍怒日役夫二萬四千餘期以七十日畢工遂于歸
德府設巡河官一員埽兵二百人二十六年河決衛州壞其
城遣戶部尚書劉瑋從宜規畫上謂宰臣曰朕聞宋河防一
步置一人可添設河防軍數二十七年尚書省言河陰縣聖
后廟前代河水爲患屢禱有應宜加封號廟額今因禱祈河
遂安流乞加褒贈詔加號曰昭應順濟聖后二月命每歲將
泛之時工部官一員沿河檢視沿河四府州縣官皆帶河防
事初衛州爲河水所壞命遷州治至二十八年水息居民稍
還皆不樂遷遣大理少卿康元弼按視之元弼奏州民復業
者甚衆且驛道館舍所在若修其堤之薄缺者可以無虞比
之遷治所省數倍不若從民情修治州城爲便乃不遷二十
九年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工部言營築河堤用工六百八
萬餘就用埽兵軍夫外有四百三十餘萬工當用民夫命去
役所五百里州府差僱於不差夫之地均徵僱錢驗物力科

之河南路提刑司言沿河居民多困乏逃移蓋以河防差役煩重故也術惟禦水患者不過堤埽若土功從實計料薪藁稽代以時徵斂亦復何難今春築堤都水監初料取土甚近及其興工乃遠數倍人夫擺不及程貴價買土一隊之間多至千貫又許州初科薪藁十八萬餘束旣而又配四萬四千是皆常歲必用之物農隙均科則易輸納自今堤埽興工乞令本監以實計度量一歲所用物料驗數折稅或令和買於冬月分爲三限輸納爲便詔尚書省詳議尚書省請自今凡興工役先量負土遠近增築高卑定功立限牓諭使人先知無令增加力役并河防所用物色實闕之數及次年春工多

寡都水監於八月移報轉運司計置於冬三月分限輸納如水勢不常夏秋暴漲危急則用相鄰埽分防備之物不足則於所近州縣和買復慮人戶道途泥淖艱于運納依稅內科折更爲增價違者並論如律制可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官王汝嘉等有失固護旣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承留守司累報輒遷延以至害民詔汝嘉等各杖七十罷職命參知政事馬琪往措畫許便宜從事琪言至光祿村周視堤口河水浸沒堤岸陷潰至十餘里外乃能取土而堤面窄狹僅可數步人力不可施雖窮力可以暫成終當復毀而中道淤澱地有高低流不得泄且水退新

灘亦難開鑿其孟華等四埽與孟陽堤道沿汴河東岸但可施功者卽悉力修護將於農隙興役及凍畢工則京城不至爲害十月琪入見言孟陽河堤及汴堤已興築補修水不能犯汴城自今河勢趨北來歲春首擬於中道疏決以解南北兩岸之危凡計工八百七十餘萬臣乞前期再往河上監視琪又奏臣非敢不盡心然恐智力有所不及若別差官相度儻有奇畫亦未可知如適與臣策同方來興功庶幾不至貽悞上命翰林待制奧屯忠孝太府少監溫防行戶工部事且諭之曰汝二人皆朕所素識以故委任與副朕意泰和五年權守與言黃河危急芻藁物料雖云折稅每年不下五六次

或名爲和買而未嘗還其直勑右三部司正郭澥御史中丞孟鑄體究澥等言大名府鄭州等處自承安二年以來所科芻藁未給價者計錢二十一萬九千餘貫遂命以各處見錢差能幹官同州縣官一一酬之宣宗貞祐三年單州刺史顏盞天澤言守禦之道當决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今其故堤宛然猶在工役不勞水勢就下必無漂沒之患而難者不以犯滄州鹽場損國利爲說必以浸沒河北良田爲解臣聞河側故老言水勢散漫則淺不可以馬涉深不可以舟濟此守禦之大計也若曰浸民田則河徙之後淤爲沃壤正宜耕墾收倍于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計則河南一路兵食不足

而河北山東之民皆免解矣詔議之四年延州刺史溫撫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爲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濬州大名觀州滄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隄稍其缺鋳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爲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既已籍其河夫修築河堤營作戍屋又使轉輸芻粮賦役繁殷倍於他所夏秋租稅猶所未論乞減其稍緩者以寬民力宰臣謂河流東南舊矣一旦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分爲數河不復可收水分則淺狹易渡天寒輒凍禦備愈難此甚不可詔但令量宜減南岸郡縣居民之賦役五年勑樞密院沿河要害之地可壘石岸仍置撒星椿陷馬塹以備敵

漕渠金都於燕東去潞水五十里故爲牐節蓄高良河白蓮潭諸水以通山東河北之粟凡諸路瀕河之城則置倉以貯傍郡之稅恩州景州滄州獻州深州諸縣皆置倉之地也其通漕之水舊黃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滄州會川之境漳水東北爲御河則通衛州濬州黎陽彰德磁州洺州之餽衡水則經深州會于滹沱以來獻州清州之餉皆合于信安海壖泝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牐十餘日而至京師其它若薪州之巨馬河雄州之沙河山東之北清河皆其灌輸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勢易淺舟膠不行故常從事陸輓人頗艱之世宗時言者請開盧溝金口以通漕運上曰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命開之自金水疏導至京城北入濠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渠成以地勢高峻水性渾濁峻則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滓成淺不能勝舟其後牐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車輓大定四年山東大熟詔移其粟以實京師上出近郊見運河湮塞召問其故主者云戶部不爲經畫所致上責戶部侍郎曹望之曰有河不加濬使百姓陸運勞費特甚罪在汝等五年尚書省奏可調夫數萬上曰方春不可勞民令宮籍監戶東宮親王人從及五百里內軍夫濬治二十一年詔沿河恩獻等六州粟百萬餘石運至通州輦入京師明昌三年尚書省奏遼東北京路米粟素饒宜航海以達山東昨拔視東京近海之地大務清口咸平銅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若山東河北荒歉可運以相濟制可泰和五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淺澁勑尚書省發山東河北河東中都北京軍夫六千改鑿之犯屯田戶地者官對給之民田則多酬其價六年尚書省言漕河所經之地州縣官以爲無與於己多致淺滯綱戶盤淺剝載艱弊百出於是凡漕河所經州府官皆帶提控漕河

三千之下應作十

事縣官則帶管勾漕河事俾催檢綱運營護隄岸既還于汴陝西行省把胡魯言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浚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可以紓民力遂命嚴其偵候如有警則皆維於南岸時邳徐宿泗軍儲京東歲輓運十餘萬石民甚苦之元光元年於歸德府置通濟倉以受東郡之粟定國節度使李復亨言河南駐蹕兵不可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贍乏即仰給陝西陝西地腴歲豐十萬石之功不難但以軍運之責先失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渡入河東抵湖城往還不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則是百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

餘萬斛且無稽滯之患上從之

禮

金人之入汴也悉收宋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也既而即會寧建宗社庶事草創皇統間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輅導儀衛陳鼓吹其觀聽赫然一新而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世宗命官參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以審樂統以宰相通學術者節文宜適僅上聞乃始蒐次至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曰纂修雜錄凡事物名數支分派引井然有序又嘗吉凶二儀鹵簿十三節以備大駕九節以備郊廟命尚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遠也是時寓內阜安民物小康維持幾百年者實基乎此嗚呼禮之爲國也信矣夫而況關雎麟趾之化其流風遺俗被於後世者爲何如哉世宗大定十一年始郊命宰臣議配饗之禮左丞石琚曰按禮記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祖配上帝也配之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配天尊之也爾漢晉魏以來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同配垂拱初又加以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皆以三帝配後禮院議以爲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臣謂冬至親郊宜從古禮上卜唐宋私其親不合古不足爲法今止當以太祖

配承安元年禮官言禮神之玉當用真玉燔玉當用次玉然禮貴有恒不能繼者不敢以獻若燔真玉恐有時或闕反失禮制上命俱用真玉省臣又奏竊意天地之祀籩豆尚多者以備陰陽之物間俎尚少者以人之意爲無可以稱其德則貴誠而已故天地日月星辰之位皆用一犢今用二犢似爲不倫請第一等神位各用犢一餘位以羊豕分獻從之金初無宗廟天輔七年太祖葬上京之西南建寧神殿于陵上以時薦享自是諸京皆立廟在京師者則曰太廟天會六年以宋二帝見太祖廟是也或因遊之故廟安置御容亦謂之廟天眷三年熙宗受尊號親享恭謝是也皇統三年初立太廟

武靈即熙宗

八年太廟成則上京之廟也海陵遷燕乃增廣舊廟奉安祖
宗神主于太廟正隆中營建南京宮室復立宗廟南渡因之
汴京之廟爲十一室始祖廟祔德帝安帝獻祖昭祖景祖祧
主五世祖室祔肅宗穆宗室祔康宗餘皆無祔其始祖之龕
六南向者五東向者一共二共三俱二龕餘皆一室一龕祭
日出主於北墉下南向禘祫則並出主始祖東向羣主依昭
穆南北相向東西序列大定十二年議建熙宗別廟禮官援
晉惠懷唐中宗後唐莊宗升祔故事若依此典武靈無嗣亦
合升祔然中宗之祔始則爲虛室終則增至九室惠懷之祔
乃遷豫章潁川二廟莊宗之祔乃祧懿祖一室今太廟之制

除祧廟外爲七世十一室如當升祔武靈即須別祧一廟荀
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
得事七世者矣伏覩宗廟世次自康宗上至始祖凡七世別
無可祧之廟晉史云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東晉與唐皆
用此制遂增至十一室晉康帝承統以兄弟爲一室故不遷
遠廟而祔成帝唐以敬文武三宗同爲一代於太廟東間增
置兩室定爲九代十一室今太廟已滿此數如用不拘常數
之說增至十二室可也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漢志云
父子不並坐而孫可從王父若武靈升祔太廟增作十二室
依春秋尊尊之典武靈當在十一室禘祫合食依孫從王父

顯宗宣孝太子也

之典當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當稱宗然前升祔睿宗已
在第十一室累遇祫享睿宗在穆位與太宗昭位相對若更
改祔室及昭穆序非有司所敢輕議宜取聖裁十九年禘祔
熙宗遂增展太廟爲十二室二十九年世宗將祔廟有司言
太廟十二室自始祖至熙宗雖係八世然世宗與熙宗爲兄
弟不相爲後用晉成帝故事止係七世若特升世宗顯宗即
係九世於是遂祧獻祖昭祖升祔世宗顯宗于廟貞祐二年
宣宗南遷廟社諸祀並委中都自抹撚盡忠棄城南奔時謂
之禮盡廢四年禮官言廟社國之大事今駐蹕南京列聖神
主已遷于此宜重修太廟社稷以奉歲時之祭按中都廟制

自始祖至章宗凡十二室而今廟室止十一若增建恐難卒
成況時方多故禮宜從變今擬權祔肅宗主于世祖室始祖
以下諸神主隨室奉安主用栗依唐制皇統九年所定也大
定十一年尚書省奏禘祫之儀曰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唐開元中太常議禘祫之禮皆爲殷祭祫爲合食祖廟禘謂
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自異常享有
時行之祭不欲數數則黷不欲疏疏則怠是以王者法諸天
道以制祀典烝嘗象時禘祫象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
法之再爲殷祭自周以後並用此禮今大定九年已行祫禮
若議禘祭當於祫後十八月孟夏行禮部以三年冬祫五年

太宗民序 宗字允恭 宗允世宗 顯宗字允 恭

夏禘爲常禮章宗問尚書右丞孫卽康曰太宗廟諱同音字有誼作成字者既非同音便不當缺點畫睿宗廟諱改作崇字其下却有本字全體若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允字合缺點畫如統傍之允似不合缺卽康等曰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𦯧字泯字作汦字乃避然宗廟諱從面從且睿宗廟諱上字從未下字從世世宗廟諱從糸顯宗廟諱如正犯字形止書斜畫況字鋭字各從卩兌悅之類從之自此不勝曲避矣大定三年有司言每歲太廟五享若復薦新似涉繁數擬遇時享之月以所薦物附於籩豆薦之以合古者祭不欲數之義制可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卽位禮官言自

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祫享至今年正月遍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禮按公羊傳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謂未三年也注謂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今三月禫祭踰月則吉則四月一日爲初吉適當孟夏禘祭之時可以親祠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五月禮官言世宗升祔已三年尚未合食於祖宗若來冬遂行祫禮皇帝見居心喪喪中之吉春秋譏其速恐冬祫未可行乞依故事三年喪畢祫則祫禘則禘於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釋心喪行禘禮上從之上問拜數丞琫具對上曰世宗聖壽高故殺其數今當從禮貞祐二年親行祔享有

宣宗不法 章宗之從 禘而從世 宗之減拜 行信之言 是也

司言故事用時享儀初至板位兩拜晨祼及酌獻則每位三拜飲福五拜總七十九拜今升祔禰及祧廟五室爲一百九拜明昌間嘗減每位酌獻奠爵後一拜則九十二拜而已大定六年世宗嘗令禮官通減爲十六拜上命拜數從大定例又言皇帝當散齋四日于別殿致齋三日于大慶殿今圖事方殷宜權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從之禮部尚書張行信言近奉詔從世宗十六拜之禮臣竊有疑焉謹按唐宋親祠典禮皆有通拜及隨位拜禮世宗大定三年親行奉安之禮亦通七拜每室各五拜合七十二拜逮六年禘祫勅有司減爲十六拜仍存七十二拜之儀其意亦可見矣蓋初年享禮已備

故後從權更定通拜今陛下初廟見奉安而遽從此制是於隨室神位並無拜禮此臣之所疑一也大定間十有一室始從十六拜猶可今十有七室則拜數反不及之此臣之所疑二也夫祭有祝辭本告神明六年所定儀注惟於皇帝板位前讀始祖一室祝冊今諸祝冊各書帝后尊謚高曾祖考世次不一皇帝所自稱亦復不同而乃止讀一冊餘皆虛設恐於禮未安此臣之所疑三也先王之禮順時施宜不可多寡惟稱而已近年禮官酌古今定四十四拜之禮初見神二拜晨祼通四拜隨室酌獻讀祝兩拜飲福四拜似爲得中上從之賜行信寶劵二萬貫重幣十端日太廟拜禮向非卿言朕

幾失之旋特旌賞章宗泰和三年太常寺言宋開寶禮儀新
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文武請御署自漢高祖以下不署乎憲
政事鑑左丞匡言方嶽之神各有所主有屬所類請御署國
宜至於前古帝王寥落杳茫列於中祀亦已厚矣不須御署
參知政事印康鉉以爲三皇五帝禹湯文武皆垂世立教之
君唐宋致祭皆御署而今降祝版不署恐於禮未盡不若止
從外路祭社稷及釋奠文宣例不降祝版令學士院定擬祝
文頒各處爲常制勅降祝版不署金之拜制先袖手微俯身
稍復却跪左膝左右搖肘若舞蹈狀凡跪搖袖下拂膝上則
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跪復以手按右膝單跪左膝而

成禮國言搖手而拜謂之撒速承安五年上諭有司曰女直
漢人拜可以相從者酌中議之禮官奏周官九拜一曰稽首
拜中至重臣拜君之禮也乞自今凡公服則用漢拜若便服
則各用本俗之拜平章政事張萬公謂拜禮各便所習不須
改也司空襄曰今諸人祖髮皆從本朝之制宜從本朝拜禮
上乃命公裳則漢拜諸色人便服則用本朝拜

樂

金自破宋始有金石之樂及大定明昌之際日修月葺粲然
大備其隸太常者即郊廟享祀宴饗朝會宮縣二舞是也隸
教坊者則有鐃歌鼓吹天子行幸鹵簿導引之樂也有散樂
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世宗嘗寫其意度爲雅曲云大定十
一年太常議按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
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雲門之舞冬
至日至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
矣六變六成也唐宋因之圜鐘夾鐘也用爲宮者以上應房
心有天帝明堂之象也宮聲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陽之奇
數欲神聽之也凡樂起於陽至少陰而止圜鐘自卯至申其
數有六故六變而樂止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樂曲之名
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樂曲以寧爲名今止有太廟祫享樂
曲而郊祀樂曲未備遂命學士院擬名取大樂與天地同和

之義名曰大和文武二舞皇統間定文舞曰仁豐道洽之舞
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至是又有四海會同之舞於是一代
之制始備明昌五年詔用唐宋故事置所講議禮樂有司謂
雅樂自漢以來止存大法魏晉而後更造律度說無定論至
周保定中得古玉斗于地中以造尺律其後牛弘以爲不可
止用蘇祐鐵尺唐與因隋樂不改及黃巢之亂樂縣散失太
常博士殷盈孫以周法鑄鎛鐘編鐘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
合而奏之至周顯德以爲定律議者謂比唐樂高五律宋初
亦用王朴所制樂和峴以周顯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銅
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聲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

尺成律、以其聲倘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樂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上下一律、或謂其聲弇鬱、不和依舊用王朴樂、元豐間楊傑參用李照鐘磬、加四清聲、下王朴樂二律、以為新樂、元祐間范鎮又造新律、下李照樂一律而未用、至崇寧間魏漢津以范鎮知舊樂之高、無法以下之、乃以時君指節為尺、其所造鐘磬、即今所用樂是也、然以王朴所制答高屢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習舊聽、疑於太重、其後范鎮等論樂、復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鐵尺、牛弘等以為近古合宜者也、今取見在樂器、以唐初開元錢校其分寸、亦同、則漢津所用指尺、殆與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

漢津用李照范鎮之說而恥同之、故用時君指節為尺、使衆人不敢輕議、其尺雖為詭說、其制乃與古同、而清濁高下皆適中、非出於法數之外、私意妄為者也、蓋今之鐘磬、雖崇寧之所製、亦周隋唐之樂也、閱今所用樂律、除調和外、無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惟辰鐘辰磬、自昔數缺、宜補鑄辰鐘十五、辰磬二十一、通得各為二十四簴、上曰、嘗觀宋人論樂、以為律主於人聲、不當泥於其器、要之在聲和而已、於是命禮部符下南京、取宋傳工更鑄辰鐘十有二、又以舊鐘姑洗夾則皆高五律、無射高二律、別鑄以補之、乃協、又琢辰磬、擇其諧者、而用之初、海陵營太廟于汴、宣宗南遷修之、以祔諸帝

祏主其地、故宋景靈宮之址也、掘其下、得編鐘十三、編磬八、皆刻大晟字、時朝廷多故、禮器散亡、竟不能備也、大定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飲酒樂、上曰、昔漢高祖過故鄉、與父老歡飲、擊筑而歌、令諸兒和之、彼起布衣、尚且如是、況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統、朕巡幸至此、何不樂飲、于時宗室婦女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曰、吾來故鄉數月矣、今迴期已近、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來前、吾為汝歌之、乃命宗室子敘坐殿下者、皆上殿而聽、上自歌詞、道祖宗創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覩之語、悲感不能成聲、歌畢泣下、數行右丞相元忠暨羣臣宗戚

捧觴上壽、稱萬歲、諸老更歌本曲、如家人會、既醉、上載歌留坐至一更、極歡而罷、

輿服

大定十一年、太常寺言、按禮、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自西魏隋唐以來、大圭長以尺一寸、與鎮圭同、蓋鎮圭以鎮天下、四鎮山為飾、今其圭已依古制、惟無大圭、御府有故宋白玉圭、圓無上銳、及終葵首、自西魏以來所制玉笏、皆長尺有二寸、方而不折、雖非先王之法、蓋後世玉難得、隨宜故也、擬合以御府所藏、行禮就用、

兵

國人本部謂生女直之人

金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鋭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力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爲彊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爲之効力而守之猛安謀克雜厠漢地聽與契丹漢人婚姻以相固結迨夫國勢寖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以兵柄歸其內族然樞府簽軍募軍兼采漢制伐宋之役参用漢軍及諸部族而

統以國人馴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疑卒相戕賊遂致強本刊落醇風鏁薄將帥携離兵士驕惰迨其亾也忠孝等軍揣雖于內乣軍雜人召禍于外向之所謂志一而力齊者不見可恃之勢焉豈非自壞其家法而致是歟抑是道也可用於新造之邦不可以保長久之天下歟金以兵得國故於金之兵志考其與亾得失之跡特著於篇金初民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佃漁射獵有警則下令部內及諸孛菫徵兵凡仗糗皆取備焉其部長曰孛菫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千夫長也謀克百夫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從曰阿里喜部卒之數初無定制太祖始命以

三百戶爲謀克謀克十爲猛安繼而諸部來降率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間年一徵發以補老疾死亾之數初女直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行二十人重甲持矛戟硬軍弓劍自副後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步不射十伍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

恒勝出河之戰兵始滿萬而遼莫敵矣及東京既平山西繼定外收遼漢之降卒內籍部族之健士嘗用遼人訛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戶爲一謀克漢人王六兒以諸州漢人六十五戶爲一謀克王伯龍高從祐等並領所部爲一猛安至天會二年平州既平宗望以屬俗擾雜民情怫便諸部降人但置長吏從漢官之號五年伐宋之役調燕山雲中中京上京東京遼東平州遼西長春各路民兵隸諸萬戶共闕萬戶亦有專統漢軍者熙宗罷遼東漢人渤海猛安謀克承襲之制浸移兵柄於國人分猛安謀克爲上中下三等宗室爲上餘次之海陵削上中下之名但稱諸猛安謀克天德三年詔曰太

祖開創因時制宜材堪統衆授之萬戸當時官責未定城郭未下許以世襲乃權宜之制非經久之利今子孫相繼專擅威權其戸不下數萬與留守總管無異而世權過之可罷萬戸官貞元遷都命兵部尚書蕭仲恭諸猛安與舊軍皆分隸諸總管府節度使授田牛使之耕食以蕃衛京國六年南伐立三道都統制府及左右領軍大都督將三十二軍軍置都總管副總管沿邊契丹恐妻孥被鄰寇抄掠不可盡行遂叛大名績發之兵迎立世宗于東京大定初窩斡既平乃散契丹隸諸猛安謀克三年詔河北山東等路所簽軍有父兄俱已充甲軍子弟又爲阿里喜恐其家更無丁男有誤農種與

免一丁以驅丁充阿里喜無驅丁者於本猛安謀克內驗富強有驅丁者簽充十五年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再定猛安謀克戸每謀克戸不過三百七謀克至十謀克置一猛安十七年上謂近臣曰北邊番戍之人歲冐寒暑往來千里甚爲勞苦縱有馬牛往無還理且奪其農時不得耕種卿等何術使罷其役得安于田里左丞相良弼曰北邊之地不堪耕種不能長戍故須番戍耳上曰往者參政宗叙爲朕言若以貧戸永屯邊境使之耕種官給糧廩則貧者得濟富戸免於更代之勞若宗叙者可謂盡心爲國矣可以兩路招討司及烏古里石壘部族臨潢府泰州等路分定保戍十八年命部

仍是分番

族乣分番守邊二十年詔戍邊軍士年五十五以上許以其子及弟姪承替以奴代者罪之二十一年遣大興尹完顏迪古速遷河北東路兩猛安上曰朕欲令與女直戸相錯安置久則自相姻親不生異意此長久之利也上以速頻胡里改人驍勇可用海陵嘗欲徙之而未能上京率胡剌溫地方廣腴遣刑部尚書烏里也出府庫錢以濟行資牛畜遷速頻一猛安胡里改二猛安二十四謀克以實之蓋欲上京兵多可爲緩急之備也時猛安謀克多易置以河北山東舊括民地爲之業戸頒牛使之耕畜甲兵爲之備乃大重其權諸王授猛安之號制其奢靡禁其飲酒習其騎射儲其糧精備至嚴

也時宗室戸百七十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戸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諸路迭剌等部族曰乣軍凡二十有二乣戸多者五千五百八十五或置總管府或置節度使至章宗欲國人兼知文武令猛安謀克舉進士試以策論及射後又應武舉所謂渤海軍者渤海八猛安之兵也奚軍者奚人遙輦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軍初徙於山西後分遷河東其漢軍中都永固軍大定所置者也鎮防軍則諸軍中取以更代戍邊者也在西北邊則有分番屯戍軍及永屯軍驅軍之別驅軍則國初所免遼人之奴婢使屯守于泰州者也邊鋪軍則河南陝西沿守邊界河東三處候順德軍及章

宗所置諸路効節軍掌同弓手者也諸路所募射糧軍五年
一揀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強壯者皆刺之所以兼充雜役者
也京師防城軍世宗大定十七年改爲武衛軍則掌京師巡
捕者也其曰牢城軍則皆爲盜竊者以充防禦之役曰土兵
則以司警捕之事凡漢軍有事則簽取於民事已或放免之
初郭藥師所領長勝軍皆遼水人以鄉土陷於金愁怨思歸
又曰怨軍至天會間藥師降令龍遜正降開罷諸路漢軍所
存有威勇威烈威捷順德及韓常軍凡邊境置兵之州三十
八置於要州者十一及宣宗南遷亂軍潰去兵勢益弱遂盡
擁猛安戶之老稚渡河僑置諸總管府以統之器械既缺糧

糈不給脧民膏血而不足乃行括糧之法一人從征舉家待
哺又恐無以堅戰士之心乃令其家盡入京師至無以爲食
乃聽其出而國亦屈矣南渡時盡以河朔戰兵三十萬分隸
河南行樞密及帥府往往蔽匿強壯驅羸弱使戰不能取勝
後至以二十五人爲謀克四謀克爲猛安每謀克除旗鼓司
火頭五人任戰者止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存其名而已故
劉祁謂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輒下令簽軍遠近騷動民
家丁男強壯盡取無遺號泣動乎鄰里嗟怨盈於道路舉此
使戰欲其勝敵難矣貞祐中下令簽軍會一時任子赴吏部
選牟被取爲監軍官憤惱哀號交愬臺省至衝宰相輿簿以

告丞相僕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
可用乃免之元光末備潼關黃河又簽軍諸使者歷縣邑自
見存官外文武小大職事官皆充軍前侍御史劉元規年幾
六十前監察御史祁父從益皆爲千戶餘不可悉紀物議紛
然後亦罷之哀宗正大二年選諸路精兵直隸密院設總領
司分路揀閱每司數萬人改名都尉列爲四品班以皆作將
帥者爲之有十五都尉雖帥府行院不敢以貴重臨之復取
河朔諸路歸正人不問鞍馬有無譯語能否悉送密院增月
給三倍它軍授以官馬得千餘人歲時犒燕名曰忠孝軍以
石抹燕山奴蒲察定住統之正大已後諸路所虜臨陣所獲

皆犒賞之放歸鄉土使河朔俘係知之來歸者多遂增至七
千餘人乃係於忠孝籍中別爲一軍減忠孝所給之半不能
射者令閱習一再月然後試補忠孝軍所謂合里合穴也又
以親衛馬軍所選未精加閱試取武藝如忠孝軍者得五千
人餘罷爲步軍凡進征忠孝居前馬軍次之自改立馬軍隊
伍簽物兵甲一切更新將相舊人謂國家全盛之際馬則有
之至於軍士精銳器仗堅整或不如今日中興之期可望一
日布列帝門內教場忠孝軍七千馬軍五千京師所屯建威
都尉軍萬人內族九住所統親衛軍三千阿排所統四千皆
哀宗爲樞密院時所選教場地約三十頃尚不能容餘都尉

十四里猶不在是數此外招集義軍名曰忠義要皆燕趙亾命雖獲近用終不可制與時措殺北使虜慶以逆金亾者御此曹也金初因遼諸抹置羣牧抹者無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間置廸河斡朶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羣牧所仍遼舊名設官以治之又於諸色人內選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謀克蒲輦軍與司吏家餘丁及奴使之司牧謂之羣子分牧馬駝牛羊立蕃息衰耗之刑賞後增爲九契丹之亂遂亾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馬千餘牛二百八十餘羊八百六十駝九十而已世宗置所七曰特滿忒滿斡覩只蒲速斡睨里本合魯椀耶盧椀大定二十年更定羣牧官詳穩脫朶知把羣牧人滋息損耗賞罰格二十一年物諸所馬三歲者付女直人牧之牛或以借民耕或令民畜羊或以賑貧戶時遣使閱實其數缺則杖其官而令牧人償之不以實者坐寨來覆之犹事蕃息二十八年馬至四十七萬牛十三萬羊八十七萬駝四千明昌五年散騾馬令中都西京河北東西路驗民物力分畜之又令史路民養馬者死則於前四路所養者給換若欲買則悉以送官此金之馬政也然每有大役必括於民及取寄官之餘騎以供戰士焉宣宗復定民間收潰軍亾馬之法及以馬送官酬直之格云

刑

昔者先王因人知畏而作刑因人知恥而作法畏也恥也五性之良知七情之大閑也是故刑以治已然法以禁未然畏以處小人恥以遇君子君子知恥小人知畏天下平矣先王養其威而用之畏可以教愛慎其法而行之恥可以立廉愛以與仁廉以與義仁義與刑法不幾於措乎金初法制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刑贖並行此可施諸新國非經世久遠之規也天會以來漸從吏議皇統頒制兼用古律厥後正隆有續降制書大定有權宜條理有重修制條明昌之世律義勅條並修品式寖備旣而泰和律義成書宜無遺憾然國脉紓蹙風俗醇醨世道升降君子觀一代之刑法每有以先知焉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縣立威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篋故習以深文傅致爲能吏以慘酷辦事爲長才百司姦贓眞犯此可决也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决考滿校其受決多寡以爲殿最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一小大使之咸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爲蓋秦人強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終金之代忍恥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其人殊不知君子無恥而犯義則小人無畏而犯刑矣論者於教愛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爲世宗臨御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或揆義制法近世

人君聽斷鮮有及者章宗宣宗嘗親民事當宁裁決寬猛出入時或過中而多所矜恕猶有祖風焉本紀刑志詳畧互見云金因舊俗輕罪笞以柳葼殺人及盜刦者擊其腦殺之沒其家貲以十之四入官其六償主以家人爲奴婢其親屬欲以馬牛雜物贖者從之或重罪亦聽自贖然恐無辨於齊民則劓刵以爲別其獄則掘地深廣數丈爲之太宗稍用遼宋法熙宗天眷三年復取河南地下詔約法皆從律文罷酷毒刑其以從寬恕皇統間詔以本朝舊制兼採隋唐遼宋之法類以成書名曰皇統制頒行中外杖罪至百則臀背分決海陵以春近心腹禁之雖主決奴婢亦論以違制正隆間爲續

降制書與皇統制並行然二君任情用法有異於是者矣世宗以正隆之亂一時制旨多從權宜集爲軍前條理大定四年尚書省奏大興男子李十婦人楊仙哥亂言當斬上曰愚民不識典法有司未嘗丁寧告戒豈可遽加極刑以減死論五年命有司刪定條理與前制書兼用七年斷死囚二十人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爲職官當識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九年御史臺奏獄事上曰近聞法官或各執所見或觀望宰執之意自今制無正條者皆以律文爲準十年尚書省奏河中府張鍋自言復父讐法當死上曰

彼復父讐又自言之烈士也以減死論十二年尚書省言內丘令蒲察蕭補科部內錢立德政碑復除錢二百餘貫罪當除名今遇赦當叙仍免徵贓上以貪詐不叙且曰乞取之贓若以赦原之者何辜可追還其主惟應入官者免徵尚書省又奏盜發冢者上曰惟無告捕之賞故人無所畏自今告得實者給賞故咸平尹石抹阿沒剌以贓死於獄上曰貧窮而爲盜賊盜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子可除名十二年詔立春後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聽決死刑惟強盜則不待秋後十五年詔曰人命至重在制竊盜贓至五十貫

處死自今至八十貫者處死十七年濟南尹梁肅言犯徒者當免杖淺者謂今法已輕於古恐滋姦惡不從嘗詔宰臣曰朝廷每歲遣審錄官本以爲民伸冤滯也而所遣多不盡心但文具而已審錄之官非止理問重刑凡訴訟案牘皆當閱實是非囚徒不應囚繫則當釋放官吏有罪即以狀聞又謂宰臣曰比聞大理寺斷獄雖無疑者亦經旬月何耶參知政事移剌道曰在法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輒違之弛慢也凡法寺斷重輕罪各有期限法官有犯皆的決豈敢違慢但卿等所見不一至於再三批送其議定者書奏牘亦不下旬月以致事多滯留自今勿復

二十一年尚書省奏霍州民馬俊妻安姐與管卓姦俊以斧擊殺之罪當死上曰可減死一等以戒敗風俗者二十二年上謂宰臣曰凡尚書省送大理寺文字一斷便可聞奏如爲古論公說事近取親之初送法寺如法裁斷再送司直披詳又送閭寺參詳反覆三次妄生情見不得結絕朕非灸艾六百姓木當日不坐朝欲使卿等知勤政也自今可止一次送閭寺披詳倘有情見則具以聞毋使滯留二十三年尚書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爲劉祐毆殺祐法當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餘家無侍丁上請上曰范德與祐父母年相若自當如父母相待至毆殺之難議末減時后族有犯罪者

尚書省引八議奏上曰法者持平之器所以公天下若親者犯而從減是使之恃此而橫恣也前二十年后族濟州節度使烏林達鈔兀嘗犯大辟朕未嘗宥今乃宥之是開後世輕重出入之門也宰臣曰古所以議親尊天子別庶人也上曰外家自異於宗室漢外戚權太重至移國祚朕所以不令諸王公主有權也夫有功於國議勳可也至若議賢既曰賢矣肯犯法乎脫或緣坐則固當減請遂定外戚及皇家無服者及賢而犯私罪者皆不入議二十八年上以制條拘於舊律間有難解之詞命刪修明白使人皆曉之明昌元年上問宰臣曰今何不專用律文平章政事張汝霖曰前代律與令各

代諸流之減等者

有分其有犯令以律決之今國家制律混淆固當分定遂置詳定所命審定詔制與律文輕重不同及律所無者交定以聞詳定官言若依重修制文爲式則條目增減罪名輕重當異於律既定復與舊同須則使人惑而易爲姦矣請用今制條發前時宜準律文修定歷採前代刑書宜於今者以補遺闕取刑統疏文以釋之著爲常法名曰明昌律義別編榷貨遷部權宜等事集爲勅條遂以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御史中丞董師中等爲校定官大理卿閻公貞戶部侍郎李敬義工部郎中賈鉉爲覆定官重修新律焉時奏獄法官有獨出情見者上曰或言法官不當出情見朕謂情見非出於法外

但析衷以從法爾平章守貞曰律有起請諸條是古亦許情見矣上曰科條有限而人情無窮情見豈可無也明昌五年尚書省奏在制名例內徒律無決杖之文今代流役四年以上俱決杖而徒三年以下難以不用婦人比之男子差輕雖減猶當杖詔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二年以上杖七十婦人犯者決五十著於勅條承安三年勅尚書省自今特旨事如律令程式者始可送部自餘拟行之事召部官赴省議之四年上勅宰臣曰凡事理明白者轉奏可也文牘多者恐難徧覽其三推情疑以聞五月定分寸鑄銅爲杖式頒之天下翰林修撰楊庭秀言州縣官往往以喜怒自任聽訟之際鮮克

加審但使譯人往來傳詞罪之輕重成於其口貨賂公行冤
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詔定立條約進者按察司糾之
十二月律成凡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
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鬪訟九曰詐僞
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亾十二曰斷獄實唐律也但倍加贖銅
增徒四年五年爲七年削不宜於時者四十七條增時用之
制百四十九條畧有所損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條餘百二十
六條皆從其舊又分其一爲二分其一爲四者六條凡五百
六十三條爲三十卷附注以明其事疏義以釋其疑名曰泰
和律義又定令二十卷制勑九十五條榷貨八十五條蕃部

三十九條曰新定勑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司空襄以進
詔以明年頒行之貞祐四年詔凡監察失糾劾者從本法論
興定元年上謂宰臣曰律有八議或謂應議之人卽皆減等
何如宰臣曰凡議者先條所坐及應議之狀以請必議定然
後奏裁上然之曰若不論輕重而輒減之則貴戚將恃此以
虐民民何以堪

史纂卷二百九十九終

史纂卷三百

金史五

志

食貨論（金史此論最佳）

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非食貨不
立然燧人庖犧能爲飲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無飲食
之疾三王能爲食貨之政以遺後世而不能使後世無食貨
之弊善養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飲食自不闕焉故能適饑飽
之宜可以疾少而長壽善裕國者初不事貨殖而食貨自不
乏焉故能制豐約之節可以弊少而長治金於食貨其立法

也周其取民也審太祖肇造減遼租稅規模遠矣熙宗海陵
之世風氣日開兼務遠略君臣講求財用之制切切然以是
爲務雖以世宗之賢儲積之志曷嘗一日而忘之章宗彌文
蝟興邊費亦廣食貨之議不容不急宣宗南遷國土日蹙汙
池數罟往往而然考其立國以來所謂食貨之法其大者曰
租稅銅錢交鈔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數變而數窮官田曰租
私田曰稅租稅之外筭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
藏鏹多寡而徵其錢曰物力物力之徵上自公卿大夫下逮
民庶無或免者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饋遺
也猛安謀克戶又有所謂牛頭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延陛間

諸及其增減則州縣徵求於小民蓋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殫述其為戶有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奴婢戶二稅戶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後變為通檢又為推排凡戶隸州縣者與隸猛安謀克其輸納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謂其厲民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衆行之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饒一時君臣節用之言不絕告誡當自計其財用數亦浩瀚若足支歷年者郡縣稍遇歲侵又遽不足竟莫詰其故焉至於銅錢交鈔之弊蓋有甚者初用遼宋舊錢雖劉豫所鑄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銅禁甚嚴銅不給用漸興窑冶凡產銅地脈境內遣吏訪察無遺且及外界民用銅器不可闕者皆造於官而鬻之既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為立價以售此銅法之變也若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斂散無方已見壅滯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繼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訐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少民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鑄大錢所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錢重鈔輕相去懸絕物價騰踊鈔至不行權以銀

貨銀弊又滋救亦無策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而二者之弊乃甚於錢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於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聽民以鈔納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貫至百貫例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為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準銀並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訖無定制而金祚訖矣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亡國若鹿臺鉅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亡財匱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為政常有卽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闌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為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為相議至椎油進納鹽官濫賣各名宜勅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紫衣師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貴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甚而叛臣劇盜之效順無金帛以備賞激動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蔑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斁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

畜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詆可特全之出初志
僅得往反尺寸無補三軍僨亾元帥歷境兵財俱困無以禦
之故志金之食貨者不能不爲之掩卷而興慨也傳曰作法
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
與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亾土多曠閒遺黎惴惴
何求不獲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
口分以制民產倣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
載書紛紛與其國相終始耶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
之法及[illegible]修補襲宋聚斂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
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稱勝必至於

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數匱而民心不附
蓋以是歟作法不愼厥初變法以救其弊祇益甚焉耳其他
鹽筴酒麴常平和糴茶稅征商榷場等法大槩多宋人之所
建明忽耗無定變易靡恒視錢鈔何異田制水利區田之目
或驟行隨輟或屢試無效或熟議未行咸著于篇以備一代
之制云

戶口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爲黃十五以下爲小十六爲中十
七爲丁六十爲老令民以五家爲保宰臣謂五家爲保恐人
易爲計揣而難覺察遂令從唐制五家爲鄰五鄰爲保以相
檢察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衆寡爲鄉置里

世宗可謂賢主矣

[illegible]不多[illegible]可[illegible]計[illegible]少[illegible]矣

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設主首以佐里正禁察
非違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猛安謀克部村寨設寨使
寺觀則設綱首凡坊正里正富民均出僱錢募强幹有抵保
者充人不得過百貫役不得過一年凡戶口計帳三年一籍
正月初里正寨使詣編戶家責手實具男女老幼年與姓名
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實數報縣二月二十日
中州無遠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凡漢人渤海人不得充
猛安謀克戶猛安謀克之奴婢免爲良者止隸本部爲正戶
凡沒入官良人隸宮籍監爲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爲
官戶初遼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稅一半輸寺

謂之二稅戶世宗詔免爲民大定初天下戶纔三百餘萬至
二十七年天下戶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
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章宗明昌元年上封事者言自古
以農桑爲本今商賈之外又有佛老與他游食浮費百倍農
歲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傷農者多故也乃下令禁自披剃
爲僧道者是歲天下戶六百九十三萬九千口四千五百四
十四萬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餘石除
官兵二年之費餘驗口計之口月食五斗可爲四十四日之
食上曰蓄積不多是力農者少故也其集百官議所以使民
務本廣儲之道六月北京等路所免二稅戶凡一千七百餘

戶萬三千九百餘口六年天下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
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此金版籍之極
盛也及衛紹王之時軍旅不息宣宗南遷死徒之餘所在虛
耗戶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斂繁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
率棄廬田相繼亡去乃屢降詔招復業者免其歲之租然以
國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還時河壖
爲疆烽鞞屢警集慶軍節度使溫迪罕達言亳州戶舊六萬
自南遷以來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無十一碭山下
邑野無居民矣

通檢推排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

車輦辨物行徵之制即今通檢也大定四年詔曰粤自國初
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時兵役並興調發無度
富者今貧不能自存版籍所無者今爲富室而猶幸免是用
遣信臣張弘信等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
俾元元無不均之嘆時諸使以苛酷多得物力爲功弘信檢
山東州縣尤爲酷暴棣州防禦使完顏永元責之曰朝廷以
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今使者所至多加農民田產有來申訴
者血肉淋漓甚者即死杖下此何理也市肆貿販貿易有贏
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閉門自守使與商賈同
處上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棣州賦稅得以寬

二十萬
六十三

自占十五年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以來十餘年貧富變易
賦調輕重不均遣梁肅等分路推排上謂宰臣曰正隆興兵
時朕之奴婢萬數孳畜數千而不差一人一馬豈可謂平其
拘括推排之張汝弼梁肅奏天下民戶通檢既定設有產物
移易自應隨業輸納至於浮財須有增耗貧者自貧富者自
富似不必屢推排也上曰宰執家多有新富者故不願也蔚
同臣能推排中都物力臣嘗爲南使先自添物力錢六十餘
貫其他奉使無如臣多者但小民無知法出姦生數動搖則
易駭如唐宋及遼時或三二十年不測通比則有之頻歲推
排似爲煩兩上曰通檢止視其營運息耗與房地多寡而加

減之彼人貲地此人貝之皆舊數也至如營運此強則彼弱
強者增之弱者減之以物力之數定差役之法不在多寡也
朕恐富家所當出者反分與貧者爾章宗承安二年制已典
賣物業止隨物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籍戶絕及困弱者
減免新強者增之止當從實不必敷足元數邊城被寇之地
皆不必推排於是令賈執剛高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
示爲諸路法三年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錢二百五十八
萬六千七百二貫四百九十文舊額三百二萬二千七百十
八貫九百二十二文以貧乏除免六十三萬八千一百一十
一貫除上京北京西京路無新強可增者餘路計收二十萬

年此推乃善政

好皇帝

二千九十五貫泰和二年勅尚書省定人戸物力隨時推收法令自今典賣事產者隨業推收別置標簿臨時止拘浮財物力以增減之四年定典賣質業逐時推收若無浮財營運應除免者令本家陳告集坊村人戸推唱驗實免之造籍後如無人告一月內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標附于籍五年以西京北京邊地常罹兵荒遣使推排之舊籍三十五萬三千餘貫減爲二十八萬七千餘貫八年以賈守謙蒲察張家奴等分路同按察司官推排上召至香閣諭之曰朕選卿等隨路推排其新強消乏戸雖集衆推唱然消乏者如一戸物力元三百貫今獨免二百五十貫猶有當免者勿銷不盡新強者

如一戸可添三百貫止添二百貫之類量存其力勿添盡卿等宜盡心一推之後十年利害所關苟不副所任罪當不輕也

田制量田以五尺爲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民田業質賣於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大定二十一年上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戸之民驕縱奢侈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近已禁賣奴婢約其吉凶之禮當委官閱實戸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餘而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泰

和四年自春至夏諸郡少雨御史中丞孟鑄言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上從之區種法自此始宣宗貞祐三年徙河北軍戸於河南議所以處之者衆議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軍田二者孰便皆言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佃官田願以給軍宰臣請官田及牧地分界之太常丞石抹世勣曰荒田牧地耕闢費力奪民素墾則民失所況軍戸率無牛宜令軍戸分人歸守本業至春復還爲固守計上從宰臣議將括之侍御史劉元規言伏見朝廷有括地之議聞者無不駭愕向者河北山

東已爲此舉民之塋墓井竈悉爲軍有怨嗟爭訟至今未絕若復行之將大失衆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無享利之實縱得熟土不能親耕復令民佃之所得無幾而使紛紛交病哉參政高汝礪言遷徙軍戸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前日之主今還爲客能無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地盡入富家瘠惡者乃付貧戸無益於軍有損於民互相憎疾至今未已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食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與之令其自耕則

民不失業官不厲民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
播種之時恐誤歲計宜早决之上從其請汝礪復奏曰在官
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知將以與人
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候畢功而後撥
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豈九月然後遣官十月
汝礪言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
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
二十四萬頃歲徵粟纔一百五十六萬有奇更乞於經費之
外倍徵以給奏可命右司諫馮開等分按以諸郡荒官田及
牧地可耕者人三十畝而汝礪總之汝礪言今頃畝之數較

之舊籍甚少復多瘠惡可耕者無幾僻遠之處當徙居以就
之彼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於數百里之外今農田
且不能盡闢豈有餘力以耕叢薄交固草根糾結之荒地哉
軍不能仰此得食也審矣今詢諸軍戶皆曰得半糧猶足自
養得田不能耕復罷其廩將何所賴臣知初籍地之時未嘗
按閱其實所以不如其數不得其處也若復考計州縣必皆
承風旨追呼究詰以應命不足其數則妄指民田以充之所
在騷然矣今民之賦役三倍平時飛輓轉輸日不暇給而復
爲此舉何以堪之且軍戶暫遷行有還期何爲以此病民哉
病民而軍獲利猶不可爲況無所利乎遂罷給田但半給糧

半給實直四年復遣官括河南牧馬地既籍其數上命省院
議所以給軍者宰臣曰今軍戶當給糧者四十四萬八千餘
口當口占六畝有奇繼來者不與焉相去數百里者豈能以
六畝之故而遠來哉兼月支口糧不可遽罷竊謂軍戶願佃
者當計口給之自餘僻遠不願者宜從近制係官荒地許軍
民耕闢例令軍民得占蒔之院官曰牧馬地少且久荒難耕
軍戶復乏農器然不給之則彼自支糧外更無從得食非蓄
鋭待敵之計給之亦未能遽減其糧遲以歲月俟頗成倫次
漸可以省官廩耳今奪於有力者以授無力者恐無以耕乞
令司縣官勸率民戶借牛破荒至來春然後給之宰臣曰今

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況比年以來農功甫畢併力轉輸猶
恐不及豈暇耕宅人之田詔再議之乃擬民有能開牧馬地
及官荒地者以半給之爲永業半給軍戶奏可四年省奏自
古用兵且耕且戰是以兵食交足今諸帥分兵不啻百萬一
充軍伍咸仰於官至於婦子居家安坐待哺蓋不知屯田爲
經久之計也願下明詔令諸帥府各以其軍耕墾亦以逸待
勞之策也從之興定三年尚書右丞領三司事侯摯言按河
南軍民田總一百九十七萬頃有奇見耕種者九十六萬餘
頃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歲得
九百六十萬石自可優給歲支且使貧富均平臣在東平嘗

行之民不疲而軍用足部有司議行之四年移剌不官軍戶
自徙於河南數歲尚未給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嗟
者甚衆請括諸屯官田人給三十畝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則
軍戶可以得所官糧可以漸省宰臣奏今河南罹水災流亡
者衆所種麥不及五萬頃殆減往年大半歲入不能足若以
開曠之地撥授軍戶爲永業俟有獲即能其家糧亦省費之
一端也從之五年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魯言京南東西三路
屯軍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甚
非善計宜括逋戶舊耕田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
五百餘頃內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有奇今饑民流離者
大半東西南路亦如之朝廷雖招使復業民恐旣復之後生
計未定而賦斂隨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給軍戶人三十畝
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種數歲之後畜積漸饒官糧可罷令省
臣議之竟不能行

租賦世宗大定二年尚書省奏天下倉廩貯粟二千七十九
萬餘石上曰朕聞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朕是以括天
下之田以均其賦歲取九百萬石自經費七百萬石外又爲
水旱蠲免及賑貸之用餘纔百萬石而已朕廣儲積備饑饉
也百姓以爲稅重小臣沽民譽亦多議之蓋不慮國家緩急
之備也十七年上問宰臣曰遼東賦稅舊六萬餘石適檢後
幾二十萬六萬時何以仰給二十萬後所積幾何戶部奏勘
謂先以官吏數少故能給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數多以此費
大上曰當察其實毋令妄費也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規告
乞徵還所役牛夫錢上曰此旣就役復徵錢於彼前雖如此
行之恐所給錢未必能到本戶是兩不便也不若止計所役
免租稅爲便宣宗貞祐四年鎭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言
今民輸稅其法大抵有三上戶輸遠倉中戶次之下戶最近
然近者不下百里遠者數百里道路之費倍于所輸而雨雪
有稽違之責遇賊有死傷之患不若止輸本郡令有司檢算
倉之所積稱屯兵之數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則增斂于民民
計所斂不及道里之費將忻然從之矣

牛頭稅卽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直戶所輸之稅也其制每
耒牛三頭爲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每牛
一具歲輸粟不過一石世宗大定二十三年尚書省奏推排
定猛安謀克戶口田畝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
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
千六百三十六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
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戶一百七十口
二萬八千七百九十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有奇
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糺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

十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四田四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
牛具五千六十六
錢幣金初用遼宋舊錢貞元二年戶部尚書蔡松年復鈔引
法遂製交鈔與錢並用正隆二年始議鼓鑄禁銅越外界括
民間銅鍮器三年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
置監一曰利用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而肉好字
文峻整過之與舊錢通用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尚書張中
彥言命陝西路參用宋舊鐵錢四年浸不行詔陝西行戶部
詳究其事言民間用錢名與鐵錢兼用其實不爲準數公私
不便遂罷之八年民有犯銅禁者上曰銷錢作銅舊有禁令

然民間銷有鑄鏡者非銷錢而何遂併禁之十年上諭戶部
曰官錢積而不散則民間錢重貿易必艱宜令市金銀及諸
物其諸路酤榷亦令以物平折輸之十月上責戶部曰先以
官錢率多恐民間不得流通令諸處貿易金銀絲帛以圖流
轉今知乃有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許院務得折納輕賫之物
以便民是皆朕思而後行者也又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
無糧取於它處往返既遠人愈難之何不隨處起倉年豐則
多糴以備凶歉設有緩急豈不易辦而徒使錢充府庫將安
用之戶部官當從宜爲計若但務因循以守其職則誰不能
爲十一年上與宰臣議鑄錢宰臣曰鑄錢工費過於所得可

捄所在金銀坑冶上曰金銀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不當
私鑄今國家財用豐盈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所費雖多
而民間錢日增其選能吏經營之左丞石琚曰臣聞天子之
富藏在天下錢貨如泉正欲流通上曰古亦有民自鑄錢者
予琚曰民若自鑄則小人鬬利錢益薄惡此古所以禁也十
八年代州立阜通監鑄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又勝正
隆之制世傳其錢料微用銀云時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
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官司所用
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制二十七年曲陽縣設利通監
鑄錢二十九年五臺民劉完等訴自立監鑄錢以來有銅鑛

之地雖曰官運其僱直不足則令民共償乞與本州司縣均
爲差配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審其利病還言所運銅鑛民
以物力科差濟之而相視苗脈工匠日辦淨銅四兩多不及
數復銷銅器及舊錢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用兩監歲鑄錢
十四萬餘貫而歲所費乃至八十餘萬貫病民而多費未見
其利便也遂罷代州曲陽二監初貞元間既行鈔引法遂設
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皆設使副判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
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
與錢並行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循宋交子之法而紓其期
歲蓋亦以銅少權制之法也時有欲罷之者有司言交鈔舊

同見錢商旅利於致遠往往以錢買鈔蓋公私俱便之事豈
可能去止因有騐革年限不能無疑乞創七年釐革之法令
民得常用若歲久字文磨滅許於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
便支錢從之交鈔字昏納換法自此始而收斂無術出多入
少民寖輕之厥後其法屢更而不能革弊亦始於此焉交鈔
之制外爲闌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
號料號外篆書曰僞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料號
衡闌下曰中都交鈔庫准尚書戶部符承都堂劄付戶部覆
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於某處庫納
錢換鈔更許於某處庫納鈔換錢官私同見錢流轉其鈔不

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鈔紙擦磨許於所屬庫司納舊換
新若到庫支錢或倒換新鈔每貫剋工墨錢若干文庫掐攢
司庫副使副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副使
各押字上至尚書戶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錢處合同餘用
印依常例明昌三年勅尚書省曰民間流轉交鈔當限其數
毋令多於見錢也或言鐵錢有破損當令所司以銅錢償之
參知政事胥持國曰江南用銅錢江北淮南用鐵錢蓋以隔
閡銅錢不令過界以銅錢易之不可五年宰臣奏民間錢所
以艱得以官豪家多積故也唐元和間嘗限富家錢過五千
緡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以五之一賞告者上令參酌定制凡

官民之家見錢多不過二萬貫凡有所餘令易諸物收貯之
有能告數外留錢者奴婢免爲良傭者出離以十之一爲賞
餘沒入之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令改鑄之名承安
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時
私鑄承安寶貨者多雜以銅錫寖不能行京師閉肆遂罷之
泰和元年通州刺史盧構言民間鈔固已流行獨銀價未平
官之所定每鋌以十萬爲準而市肆纔直八兩益出多入少
故也若令諸稅以錢銀鈔三分均納庶革其弊宰臣謂軍興
以來全賴交鈔佐用以出多遂滯頃令院務收鈔七分亦漸
流通若與銀均納則彼增此減理必偏勝至礙鈔法必欲銀

價之平宜令舖馬軍須等錢許納銀半無者聽便先是嘗行
三合同交鈔至泰和二年止行於民間而官不收斂朝廷慮
其病民遂令諸稅各帶納一分雖止係本路者亦許不限路
分通納戶部見徵舖馬錢亦聽收其半既而三合同鈔廢不
用時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
宗之業衰矣泰和三年上謂宰臣曰大定間錢至足今民間
錢少而又不在官何耶其集問百官遂罷限錢法四年欲增
鑄錢命百官議足銅之術太府監梁[illegible]等言鑄錢甚費率費
十錢可得一錢識者謂費雖多猶增一錢也乞採銅拘器以
鑄宰臣謂鼓鑄未可遽行其銅冶聽民煎煉官爲買之凡寺

戢諸鈔法欲舉鑄錢論

觀不及十人、不許啇法器、民間鍮銅器、期以兩月、送官給價、匿者以私法坐、八月、定易錢法、聽人輸納於京師、而於山東河北大名河東等路、依數支取、後鑄大錢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寶、與鈔參行、六年、陜西交鈔不行、以見錢十萬貫爲鈔本、與鈔相易、復以小鈔十萬貫、相參用之、七年、勑在官毋得支出大鈔、在民者、令赴庫以多寡制數、易小鈔及見錢、院務商稅、及諸名錢、三分須納大鈔一分、民以貨幣屢變、怨嗟聚語於市、上詔御史臺曰、自今都市、敢有聚論鈔法難行者、許人捕告、賞錢三百貫、戶部尚書高汝礪、與中都路轉運使孫鐸言錢幣事、上命中丞孟鑄、禮部侍郎喬宇、國子司業劉昂

等議、累月不決、上召議于泰和殿、勑民間交易典質、一貫以上並用交鈔、毋得用錢、商旅賫見錢、不得過十貫、品官及民家存留見錢、比舊減其數、若舊有見錢多者、許送官易鈔、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給鈔、應得鈔一貫、以難支用、命取見錢、御史以沮壞鈔法劾之、杖七十解職、高汝礪言、鈔法務在必行、惟隨許用銀絹、餘市易及傭、並用交鈔、其奇數以小鈔足之、應支銀絹不足者、亦以鈔給之、上諭尚書省、令既以按察司鈔法遍快爲稱職、否則爲不稱職、州府司縣官給白內、仍舊犯鈔法者、雖監察御史、錄其能幹、亦不准用、楊序言、交鈔料號不明、年月昏腐、雖令赴庫易新、然外路無設定庫

心作錢

司、欲易無所、遠者直須赴都、上以問汝礪、對曰、隨處州府庫內、各有辨鈔庫子、鈔雖敝不僞、亦可收納、凡納昏鈔者、於鈔背印記官吏姓名、積半歲、赴都易新鈔、如此則昏鈔有所歸而無滯矣、又言、今諸處雖有商賈易之、然患鈔本不豐、比者河北西路轉運司言、一富民自首、當存留錢外、見錢十四萬貫、它路或有如此者、宜令州縣委官及庫典、於市肆要處置庫支換、以出首之鈔爲鈔本、十萬戶以上州府、給三萬貫以次爲差、易錢者人不得過二貫、從之、汝礪復言、在官大鈔更不許出、聽民以五貫十貫者、赴庫易小鈔、欲得錢者、五貫內與一緡、十貫內與兩緡、八年、收毀大鈔、行小鈔、孫鐸言、民間

鈔多、正宜收斂、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稅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貫例、使農民漸重之、則鈔可以流通、比來州縣抑配市肆買鈔、徒增騷擾、可罷諸處創設鈔局、止令赴省庫換易、今小鈔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宰臣奏、舊制內外官兵俸、皆給鈔、其必用錢以足數者、可以十分爲率、軍兵給三分、官員承應人給二分、多不過十貫、凡前所收大鈔、俟至通行、復計造、須當精緻、以圖經久、民間舊鈔故暗者、許於所在庫易新、若官吏勢要之家、有賤買交鈔而於院務換錢、與販者、以違制論、衛紹王時、濱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爲軍賞、兵衄國殘、不遑救弊、交鈔之輕、幾於不能

錢至貴也鈔至賤也乃有時以貴者爲無用物鈔錢紙後錢輸錢貝甲乙下本不可例論如此然此鈔也變置可當模

市易矣宣宗思有以重之貞祐二年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鈔然自泰和以來凡更交鈔初雖重不數年則輕而不行至是則愈更而愈滯矣南遷之後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三年河東宣撫使胥鼎言今之物重其弊在於鈔窒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宜權禁見錢令計司以軍須爲名量民力徵斂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宋人以爲喜而金人不禁也既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識者惜之權西安軍節度使烏林達與言懷州舊鑄錢鉅萬今既無用願貫爲甲以給戰士七月改交鈔名貞祐寶券御史臺言自多故以來全藉交鈔以助軍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則其價浸減卒無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貞祐寶券以革其弊又慮既多而民輕與舊鈔無異也乃令民間市易悉從時估嚴立罪賞期於必用遂使商旅不行夫京師百萬之衆日費不貲物價寧不日貴耶且時估半月一定而民間物價旦暮不一今市肆盡閉復議搜括隱匿必令如估鬻之則京師之物立盡而百姓重困矣

惟和買計贓之類可用時估餘宜從便制可上閔近京郡縣多糴於京師穀價翔踊令尚書省集議戶部請以五斗出城者可闌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開封府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銀價既昂穀亦隨之若令寶券路各殊制不可復入河南則河南金銀賤而穀自輕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不復入京穀當益貴宜諭郡縣小民毋妄增價糴任便從之四年監察御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皆資寶券行才數月又復壅滯非約束不嚴奉行不謹也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散斂有術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爾若損其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條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損酒使司三曰節兵士俸四曰罷寄治官五曰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用寶券不從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言比者寶券滯塞蓋朝廷將議更張而已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此乃權歸小民也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謂當復置給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河東行省胥鼎言交鈔貴乎流通今諸路所造不充所出實券多出民不之貴宜並貧富徵斂以裨軍用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宰臣言昨以河北寶券商旅齎販南渡遂致物價翔踴乃權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徵軍須錢宜

從所論。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貲惟賴寶券然所入
不敷所出是以浸輕今千錢之券僅直數錢隨造隨盡工物
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將滋甚宜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爲子母
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純等言自古軍旅
之費皆取於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禁用錢小
民淺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
亟用之惟恐破裂以至於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
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自輕之也不
若量其所支復斂於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爲必用之物而愛
重之矣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

輕復同舊券也。隴州防禦使完顏寓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
流通之若滯塞則驗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徵之陝西
行省令史惠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時非可流通與見錢比
必欲通之不過多斂少支爾然斂多則傷民支少則用不足。
二者皆不可爲今日之計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爲名自百
至三千等之爲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不得過五千貫與舊
券參用庶乎可也詔集百官議戶部侍郎與屯阿虎等主更
造戶部侍郎高夔等請徵斂戶部尚書蕭貢謂止當如舊工
部尚書李元輔謂二者可並行太子少保張行信言不宜更
造但嚴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

舁可憾
以一當千
太監總戍
十字訛

民利其弊甚於徵特徵於農民則不可若徵於市肆商賈之
家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壽寧曰今之重錢輕券
者皆農耕其斂必先於民而後可轉運使王擴曰凡論事當
究其本今歲支軍士家口糧四萬餘石如使斯人地著少寬
民力然後徵之與行之不難權貨司楊貞欲節無名之費罷
閑冗之官或有請鑄大錢以當百別造少鈔以省費或謂縣
官當擇人者吏部尚書溫迪罕思敬言國家立法莫不備具
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誠使臣得便宜從事凡外路四品以
下官皆許杖決三品以上奏聞仍付監察二人馳驛往來法
不必變民不必徵一號令之可使上下無不奉法如其不然

請就重刑上示宰臣曰彼自許如此試委之可乎宰臣未有
以處監察御史陳規完顏素蘭言事有難行聖哲猶病之思
敬何爲者徒害人耳衆議紛紜不決上厭之部如舊將其徵
斂之期焉未幾竟用惠吉言造貞祐通寶凡一貫當千貫先
是製鈔之桑皮故紙皆取于民至是以難得遂令計價但徵
寶券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謂可以免輸輓之勞而省工物
之費高汝礪言河南調發繁重所徵租稅三倍於舊而省部
以歲收通寶不充所用乃於民間斂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
以補之亦太甚矣近以通寶稍滯又增兩倍河南人戶農居
三之二今年租稅徵尚未足而復令出此民若不糶當納之

使民自鑄從可行且薄惡必不能禁

二貫當四百亦相懸

租則資所食之粟舍此將何得焉今所急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而易爲者交鈔也出於國家其變無窮以國家之所自行者而強求之民將若之何向者大鈔滯則更爲小鈔小鈔弊則改爲寶券寶券不行則易爲通寶變制在我尚何煩民哉彼恐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徵通寶苟不能給則必逃亡民逃田穢兵食不贍是軍儲鈔法兩廢矣臣非於鈔法不加意故與省部相違也但以鈔滯物貴之害輕民去軍儲之害重爾時不能用四年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言錢之爲言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於官而不散則病民散於民而不斂則闕用必多寡輕重與物

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于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於塡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弛限錢之禁許民自採銅鑄錢而官製模範禁薄惡不如法者錢既日多當斂鈔者聽輸錢又聽輸銀鈔可少出則貴而易行矣今出日益與民日益輕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計官吏之俸廩與百姓之物力以斂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錢少之弊也不從五年宰臣奏向者寶券既弊乃造貞祐通寶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復如前初通寶四貫爲銀一兩今八百餘貫矣宜復更造興定寶泉子母相權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通寶四

義宗即哀宗元兵入蔡州哀宗自縊死

帝率羣臣入哭諡曰哀宗哭奠未畢末帝爲亂兵所殺不知哀宗何以諡義宗史不明言

百貫以二百貫爲銀一兩隨處置庫許人以通寶易之元光二年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貫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行之未幾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寶泉幾於不用乃定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爲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其私易而能告者罪賞有差令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而莫能制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天興二年印天興寶會于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

月國亡

榷貨金制榷貨之目有十曰鹽酒麴茶醋香礬丹錫鐵以鹽爲稱首遼金故地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濼烏古里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官立法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亦隨時救弊而已所置山東滄寶坻莒解北京西京凡七鹽司世宗大定十三年滄州人李格請復置海阜廢場有司謂是場興則損滄鹽之課且食鹽戶仍舊而鹽貨歲增徒多積而不能售遂寢其議二十一年參知政事梁肅言寶坻及傍縣多鬪食可減鹽價增

粟價以粟易鹽上命宰臣議謂鹽非多食之物若減價易粟
恐久而不售以致虧課遂罷二十三年博興縣民李孜收日
炙鹽大理寺共私鹽及刮鹻上二法以上宰臣謂非私鹽可
比張仲愈曰私鹽罪重而犯者猶衆不可縱也上曰刮鹻非
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則北海之人恣刮鹻而食將侵官
課矣上乃以孜同刮鹻科罪後犯則同私鹽法論二十八年
上諭尚書省曰鹽使司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
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爲私
鹽鹽司苟圖羨增雖知其誣亦復加刑宜別設巡捕官庶革
其弊章宗論有司曰比百姓多以鹽禁獲罪朕欲依乎灤太

原均辦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議之戶部尚書鄧儼等謂若
令民計口定課民既輸乾辦錢又別市而食是重費民財而
徒增煎販者之利也今太平日久戶口蕃息食鹽歲課宜有
羨增而反無之何哉緣官估高貧民利私鹽之賤致虧官課
爾近已減寶坻山東滄州鹽價斤爲三十八文乞更減去八
文歲不過減一百二十餘萬貫官價既賤所售必多自有羨
餘亦不全失所減之數乎灤乾辦鹽課亦宜減價各路巡鹽
弓手不得自專巡捕庶革誣罔之弊上從之明昌二年省臣
以山東鹽課不足蓋由鹽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約所屬同
往人不畏故也詔有盜販者聽鹽司官輒捕五年尚書省議

山東滄州舊法每一斤錢四十二文寶坻斤四十三文自大
定二十九年赦恩減爲三十文計減百八十五萬四千餘貫
後以國用不充奏定每斤復加三文爲三十三文至承安三
年尚書省奏鹽利至大今天下戶口蕃息食者倍於前軍儲
支引者甚多況日用不可闕之物豈以價之低昂而有多寡
若不隨時取利恐徒失之遂定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價每
一斤爲四十二文解州舊法每席五貫文增爲六貫四百文
遼東北京舊法每石九百文增爲一貫五百文西京煎鹽舊
石二貫文增爲二貫八百文撈鹽舊一貫五百文增爲二貫
文既增其價復加其所鬻之數七鹽司舊課歲入六百二十

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爲一千七
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一百三十七文泰和五年發河
北東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張德輝言海壖人易得私鹽故犯
法者衆可量戶口均配之尚書省命山東按察司議其利便
言萊密等州比年不登計口賣鹽恐致流亾且私煮者皆無
藉之人豈以配賣而不爲哉遂命與滄鹽司馳驛巡察境內
六年右丞相宗浩參知政事賈鉉言國家經費惟賴鹽課今
山東虧五十餘萬貫蓋以私煮盜販者成黨鹽司既不能捕
統軍司按察司亦不爲禁若止論私販之數罰俸降職彼將
抑而不申愈難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職時所增虧之實以

為陛降從之七年尚書省以盧附巽所言遂定寵戶查責課鹽法若應納鹽課外有餘則盡以申官留者減盜一等若刮鹻上煎食之掠黃穗草燒灰淋鹵及以酵粥為酒者杖八十宣宗貞祐三年河東南路權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絳解民多業販鹽由大陽關以易陝虢之粟及還渡河而官邀糴其八旅貲之外所存幾何而河南行部復自運以易粟于陝甚奪民利比歲河東旱蝗加以邀糴物價踴貴人民流亡誠可憫也乞罷邀糴以紓其患四年慶壽復言河中乏糧既不能濟而又邀糴以奪之夫鹽乃官物有司陸運至河復以舟達京兆鳳翔以與商人貿易得之甚勞而陝西行部每石邀

糴二斗是官物而自糴也夫轉鹽易物本濟河中而陝西強取之并奪而何乞聽民便從之世宗大定三年省奏中都酒戶多逃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干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興少尹招復酒戶九年大興縣官以廣陽鎮務虧課乃以酒散部民使輸其稅大理寺以財非入己請以贓論上曰雖非私贓而貧民亦被其害若止從贓何以懲後命解職二十七年白登縣迭剌部族天城縣七處除稅課外願自承課賣酒上曰自昔監官多私官錢若令百姓承辦庶革此弊其議行之章宗明昌五年以有司

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請榷醋息遂設官榷之後罷承安三年省臣以國用浩大復榷之茶自宋人歲供之外皆貿易於宋界之榷場泰和五年春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盬貨出於鹵水歲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為所易不廣仍舊以雜物博易宣宗元光二年省臣以國蹙財竭言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闕

者也茶本出於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嘗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而犯者不少衰邊民窺利越禁私易恐因泄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南陝西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費民銀三十餘萬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貨而資敵乎乃制親王公主及見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不得賣饋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泉一萬貫

常平倉章宗明昌元年省臣言大定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則減市價十之一以出平歲則已夫豐則增

價以收者、恐物賤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損之、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今天下生齒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不以時、而致腐敗、況復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戶口、例以月支三斗爲率、毎口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歉矣、若令諸處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糴、其不及者、俟豐年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貴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兼領之、郡縣吏沮格者糾、能推行者加擢用、從之、三年、以備糧三月、恐數多致損、改令戶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萬以上、備二萬石、一萬以

下、五千以上、備萬五千石、五千戶以下、備五千石、五年、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可備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餘萬石、可備四年之用、而見在錢總三千三百四十三萬貫有奇、僅支二年以上、見錢旣少、請權罷中外常平倉和糴、俟官錢羨餘日、衆行從之、

流泉務、大定十三年、上謂宰臣曰、聞民間質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爲本、小民苦之、若官爲設庫務、十中取一爲息、以助官吏廩給之費、似可便民、有司奏、於中都南京東平眞定等處、置質典庫、以流泉爲名、各設使副一員、凡典質物

市易

使副親評價直、許典十分之七、月利一分、不及一月者、以日計之、經二周年外、不贖、聽出賣、出帖子、寫質物人姓名、物之名色、金銀等第分兩、及所典年月日錢貫之類、若亾失者、收贖日、勒合干人、驗元典官本、并合該利息、陪償入官外、更勒庫子、驗典物日時估價之物、雖故舊、依新價償、毎月具數申報上司、二十八年、京府節度州添設流泉務、凡二十八所、明昌元年、皆罷之、

選舉

沐必術

自三代鄉舉里選之法廢、秦漢以來、各因一代之宜、以盡一時之才、苟足於用卽已、法度之不一、其來遠矣、漢時雖有賢

良方正諸科、以取士、而推擇爲吏、以致公卿、公卿子弟入備宿衞、因被寵遇、以位通顯、魏晉而下、互有因革、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君子之進、不由是塗、則自以爲慊、此由時君之好向、故人心之趣向然也、遼起唐季、頗用唐進士法取人、然仕於其國者、攷其致身之所自、進士纔十之二三耳、金承遼後、凡事欲轶遼世、故進士科目、兼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論進士取其國人、而用女直文字以爲程文、斯蓋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使人通習而不廢耳、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宮護衞、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

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據乎議者於是有以別金治之純駁焉宣宗南渡吏習日盛苛刻成風殆亦多故之秋急於事功不免爾歟自時厥後仕進之岐既廣僥倖之俗益熾軍伍勞效雜置令錄門廕右職迭居朝著科舉取士亦復汎濫而政治衰矣原其立經陳紀之初所爲升轉之格考察之方井井然有條而不紊百有餘年才具不乏豈非其效乎及其季也鬻爵進納之弊莫甚焉蓋由財用之不足而然也金之設科皆因遼宋制有詞賦經義策試律科經童之制世宗始設女直進士科初但試策後增試論所謂策論進士也明昌初又設制舉宏詞科以待非常之

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律科經義中選者曰舉人章宗即位上封事者乞與學校推行三舍法及鄉以八行貢春官詔設制舉宏詞詔下百官議戶部尚書鄧儼等謂三舍之法起於宋熙寧間王安石罷詩賦專尚經術太學生初補外舍無定員由外陞內舍限二百人由內陞上舍限百人各治一經每月考試或特免解或保舉補官其法雖行而多席勢力尚趨走之弊故蘇軾有三舍既興貨賂公行之語是以元祐間罷之後雖復而宣和三年竟廢臣等謂立法貴乎可久彼三舍之法委之學官選試啓僥倖之門不可爲法唐文皇養士至八千人宋兩學五

千人今策論詞賦經義三科取士而太學所養止百六十人外京府或至十人天下僅及千人今若每州設學專除教授月加考試每舉所取數多者賞其學官月試定爲三等一歲中頻在上等者優復之不率教者黜之庶幾得人之道也又成周鄉舉里選法卒不可復設科取士各隨其時八行者乃宋取周禮之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加之中和爲八也凡人之行莫大於孝廉今已有舉孝廉之法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縣官薦之其犯十惡姦盜者不得應試亦六德六行之遺意也夫制舉宏詞蓋天子待非常之士若設此科不限進士并選人試之中選者擢之臺閣則人自勉矣上從其議凡諸進

士舉人由鄉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試皆中選則官之廷試五被黜則賜之第謂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謂之特恩太宗天會元年特恩欲得漢士以撫輯新附初無定數亦無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東初降職員多闕而遼宋之制不同詔南北各因其素所習之業取士號爲南北選海陵天德三年併南北選爲一正隆元年命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始定爲三年一闢大定十八年上謂宰臣曰文士有偶中魁選不問操履而輒授翰苑之職如趙承元朕聞其無士行後果敗露自今榜首先訪察其鄉行可取則授以應奉否則從常調十九年謂宰臣曰向來御試

賦題皆士人嘗擬作者非朕自選一題出人所不料故中選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題難則名儒可擅場題易則庸流易僥倖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曰士人不以策論爲意者正爲此爾宜各場通考選文理俱優者二十二年謂宰臣曰漢進士皇統間人材殆不復見今應奉以授狀元蓋循資爾制誥文字各以職事鋪叙皆有定式故易至撰敕詔則鮮有能者參知政事粘哥斡特剌曰舊人已登第尚爲學不輟今人一及第輒廢而不學故爾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舉人爲之式禮部尚書張行簡言擬作程文本欲爲考試之式今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擢第後離筆硯久不復常習今臨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謗議詔罷之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大定九年諸猛安謀克選異等者得百人薦於京師慶裕之命溫廸罕締達教以古書作詩策乃就憫忠寺試之寺有雙塔進士入院之夜半聞東塔上有聲如音樂西入宮考試官侍御史完顏蒲涅等曰文路始開而有此得賢之祥也中選者得徒單鎰以下二十七人後以鎰等教授中外文學大振上曰契丹文字年遠觀其所撰詩義理深微當時何不立契丹進士科舉今雖立女直字科慮女直字創製日近義理未如漢字深奧恐爲後人議論丞相守道曰漢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歷代

聖賢漸加修舉也聖主天姿明哲令譯經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漢人文章矣上曰其同漢人進士例譯作程文俾漢官覽之二十三年上曰女直進士設科未久若令積習精通則能否自見矣泰和元年省臣奏搜撿之際雖當嚴切然至於解髮袒衣索及耳鼻則過甚矣豈待士之禮哉故大定末使就沐浴官置衣爲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上從之天會八年太宗以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氏傳及論語孟子命教養之然未有選舉之制也熙宗始取至百二十二人天德間廢之章宗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劉仕見年十一歲能詩賦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頗有法孝行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賜出身且旌以恩詔上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旱詩上嘉之賜本科出身給錢粟官舍令肄業太學明昌五年平章政事完顏守貞言經童之科非古也自唐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宋仁宗以爲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以爲常天德時復廢聖主復置取以百數恐久積多不勝銓擬乞約省取之上曰若所誦皆及格何如守貞曰覈最幼而誦不訛者精選之則人數亦不至多也復問參知政事胥持國對曰所選通否易見豈容有濫上曰限以三十或四十人若百人皆通亦可復取其精者持國曰是科蓋養教之術耳夫幼習其文

長玩其義使之莅政人材出焉如中選者加之修習進士舉業則記誦皆得爲用可勿令遽歷仕途必習舉業而後官使之可也若能擢進士第自同進士任用如中府爲或會試視其次數優其等級從舉不得薦者從本出身可以激勸而得人矣詔議行之

大定初上謂宰臣曰守令之職當擇材能比聞近邊殘破多用年老及罪降者是益害邊民也可取材能者升擢庶可以完復邊陲邊陲之制蓋始于此八年省臣奏御史中丞移刺道所廉之官上曰職官多貪汚以致罪廢其餘亦因循以苟歲月今所察能吏若即與升除恐無以慰百姓愛留之意且

可加秩候任滿日升除上謂宰臣曰今天下州縣之職欲遣使廉問處擾民而未得其真若行辟舉之法復恐久則生弊不若暗察而明廉之如其相同然後陞黜之何如宰臣曰當如聖訓上以所廉察有清廉之聲而政績平常者命不降注雖清廉爲百姓所喜而行事違戾人情者與公正廉能不同命降注十一年上謂宰臣曰隨朝官多自計所歷一考謂當得某職兩考又當得某職故但務因循而已及被差遣又多稱違近除大理司直李實爲督趣使而奏謝言臣內歷兩考意謂合得五品而除六品也朕以此人嘗除監察御史及爲大理司直未嘗見其一言一事欲視其爲政故拔是職自今

外路官與內除者察其爲政公勤則陞用之若但務苟簡者不須任滿便以本品出之不明賞罰何以示勸勉也初上取民所稱譽之官而陞遷之後以隨路之民赴都舉請者往往無廉能之實多爲所使而來詔不須舉行明昌四年上曰凡被舉之人或先察者不同其後再舉而察者同或先察者同而後察者不同當何以處之省臣曰保舉與體察不一者可除不相濟提刑司境內職事再令體察如果同則依格用不同則還本貫歷元舉官約量降除體察官亦同此歲舉不限數不舉不坐罪如此則不敢濫舉而實材可得上曰可施行一二年當別思其法五年以舉官或私其所親或獨於請求

或謬於鑒裁往往妄舉數歲之間以濫士者九十餘人乃罷辟舉縣令之制哀宗正大元年命監察御史司農司官先訪察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清慎明潔可爲舉主者然後移文使舉所知仍以六事課殿最而升黜舉主故舉主既盡心被舉者亦爲之盡力是時雖迫危亡而縣令號爲得人由作法有足取云六事一曰田野闢二曰戶口增三曰賦役平四曰盜賊息五曰軍民和六曰詞訟簡

百官

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部以專征伐嶷然自爲一國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以諳版勃

孛烈居守諳版尊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則有乙室移賚阿買阿舍吳迭孛堇之號以爲陞拜宗室功臣之序焉至熙宗定官制皆廢之惟鎮撫邊民之官有禿里烏魯國掃穩脫朶麽忽習尼昆之號皆踵遼官名也漢官之制自平州人不樂爲猛安謀克之官始置長吏以下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于廣寧天會四年建尚書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新定官制除拜內外官始以勳封食邑入銜然大率皆循遼宋之舊海陵正隆初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尚書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司曰寺曰監曰局曰署曰所各統其屬以修其職職有定位員有常數紀綱明庶務舉是以終金之世守而不變焉大定二十八年在仕官一萬九千七百員四季赴選者千餘歲數監差者三千明昌四年奏周歲官死及事故者六百七十新入仕者五百一十見在官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內女直四千七百五員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員至泰和七年在仕官四萬七千餘四季部擬授者千七百監官到部者九千二百九十餘則三倍世宗之時矣若宣宗之招賢所經畧司義宗之益政院雖危亾之政亦列于其次以著一時之事云

史緯卷三百終

史緯卷三百一

金史六

表

宗室

金人初起完顏十二部其後以部爲氏有稱宗室者有稱完顏者其稱完顏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顏蓋疎族若石土門迪古乃是也有異姓完顏蓋部人若歡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避睿宗諱稱內族其實一而已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宣宗詔宗室皆稱完顏大定泰和之間袒免以上親皆有屬籍以叙授官大功以上薨卒撥朝親親之道行焉

貞祐以後譜牒散失不能盡錄也

交聘

天下之勢曷有常哉金人日尋干戈撫制諸部保其疆圉以求逞志於遼也豈一日哉及太祖再乘勝已即帝位遼乃招之使降是猶龍蒸虎變欲誰何而止之厥後使者八九往反終不能定約束何則取天下者不狥小節成算既定終不爲卑辭厚禮而輟攻遼人過計宋人亦過計海上之書曰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界下邑此何計之過也血刃相向百戰而得之卑辭厚幣以求之難得而易以與人豈人之情哉宋之失計有三歃三關故壘不能固守燕山汴京城

下之罄竭公私之帑以約質不力戰梁蔡而稱臣於江左金人豈愛宋人而爲和哉策既失矣名既屈矣假使高宗立歸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山東陝西不然亦不失爲晉元帝其僥能臣之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稱與之是誰強之耶金人由于高麗始通好爲敵國後稱臣夏國始稱臣末年爲兄弟於其國自爲帝宋於金初或以臣禮稱表終以侄禮往復稱書故識其通好與間有兵爭之歲其盛衰大指可觀也已

史緯卷三百一終

史緯卷三百二

金史七

列傳

太子允恭

太子允恭本名胡土瓦世宗第二子母明德皇后烏林荅氏允恭孝友謹厚大定二年立爲皇太子奏曰東宮賀禮親王皇族皆北面拜伏臣但荅揖伏望聽臣荅拜庶惇親愛之道世宗從之世宗以儒者鄭松爲左諭德令輔太子讀書太子嘗顧松使取服帶松曰臣忝諭德不敢奉命太子改容謝之益加禮焉故事大駕鹵簿乘玉路皇太子鹵簿乘金路六年世宗自西京還都禮官不知皇太子自有鹵簿金路乃請太子就乘大駕綴路行在天子之前上疑其非禮詳問舊典禮官始覺其誤禮部郎中李邦直等削一階太常少卿武之才等削兩階七年太子有疾詔左丞守道侍湯藥徙居臨芳殿調治九年世宗命太子避暑于草濼隋王惟功從行太子言遠去闕廷獨就涼地非臣子所安世宗不聽百官辭于都城之北再拜太子荅拜八月至自草濼入見世宗甚喜詔皇太子供膳勿尹文歲給五千萬十年帝在承華殿經筵太子太保壽王爽啓曰殿下頗未熟本朝語何不屏去左右漢官皆用女直人爽退帝曰宮官謂之諭德贊善義可見矣而欲去

之無學故也使者出東還太子問民間何所苦使者曰官庫
錢滿有露積者而民間無錢以此爲苦太子曰貯之空室雖
多奚爲謂戶部尚書張仲愈曰天子富藏天下何必獨在府
庫因奏曰錢在府庫何異銅鑛在野乞流轉使公私俱利世
宗從之十一月有事于圜丘命行亞獻禮十二年世宗聞德
州防禦使胡剌謀叛曰朕於親親之道未嘗不篤輒敢如此
太子曰叔胡剌性荒縱耽娛樂而無子嗣忽起狂謀望更閱
實之十七年侍宴于常武殿進粥有蜘蛛在盌中典食涅合
恐懼失措太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爾豈汝罪
哉十九年詹事烏林荅愿入謝命取幞頭腰帶官屬曰此見

宰相師傅之禮也太子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爾十一月
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太子徒行輓靈車遇大風雪左右
進雨具却之比至墳所衣盡濡濕觀者無不下淚海陵雖弒
宗幹尚稱明肅皇帝太子奏曰追惟熙宗世嫡就弒海陵無
道弒主自立追崇其親追祀於廟今海陵既廢爲庶人而父
宗幹猶竊副帝之名列廟祧尊數宜削去帝號止從舊爵明
部中外俾知大義乃降封遼王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詔太
子監國太子奏曰臣在東宮二十餘年過失甚多陛下以明
德皇后之故未嘗見責臣誠愚昧不堪居守乞備扈從世宗
曰凡人養子皆望投老得力朕留太尉左右丞叅政輔汝彼
皆國家舊人可與商議且政事無難但用心公正久必自熟
太子流涕左右皆感動太子在東宮府中侍出入未嘗限阻
及監國召中侍諭之曰我向在東宮不親國政今旣守國汝
等有召命然後入近侍報瑤池金蓮開請設宴太子曰聖上
東巡命我居守何敢宴遊廢事採數花來足矣七月遣子金
源郡王麻達葛奉表問起居請世宗還都太子自監國深懷
謙抑宮臣不庭拜不侍立免朔望禮二月遣金源郡王奉表
賀聖壽六月有疾薨于承華殿世宗自上京還次好水川訃
聞爲位臨奠大慟親王宗室百官侍衛皆會哭比至中都爲
位奠哭者七焉太子在儲位久恩德及人者深每日三時侍

衛軍士入臨伏哭聲殷如雷中都百姓市門巷端爲位痛哭
謚曰宣孝殯于南園熙春殿世宗未入國門先至熙春殿臨
奠慟哭比葬親臨者六葬于大房山世宗欲加帝號以問羣
臣翰林修撰趙可曰唐高宗追謚太子弘爲孝敬皇帝左丞
張汝弼曰此蓋出于武后遂止乃別建廟祭用三獻樂用登
歌二十六年立子璟爲皇太孫二十九年世宗崩太孫即位
追謚光孝皇帝廟號顯宗太子天性仁厚梁檀兒盜金銀葉
憐其母老李福興盜長定位坤厚陵禮成家令本把盜銀器
值萬春節皆令活之亡失物者貰其償而不加罪聞四方饑
饉輒奏請賑贍敬禮大臣友愛兄弟明德皇后葬坤厚陵諸

妃皆祔、及發引、趙王惟中、以其母轜車先發、令張貲蓋前行、太子呼訛蓋者不應、少府監張催言欲奏其事、令止之、善射而不殫物、嘗奉詔拜陵、射一鹿、獲之、曰足奉祀事、焉用多殺、遂命罷獵、贊曰、顯宗孝友悖睦、在東宮二十五年、承意開導、四方蔭受其賜、天不假之年、惜哉、

后妃

昭祖后徒單氏、性剛殺、人莫敢婚、獻祖將爲昭祖娶婦、曰此子勇斷異常、柔弱之女不可以爲配、乃爲昭祖娶焉、昭祖久未得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

烏古乃、是爲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鵶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斡都拔、又久之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者所命名之、景祖立、烏古出酗酒、屢逆皇后、后曰、巫言驗矣、悖亂之人、終不可留、遂與景祖殺之、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國俗當主父母之業、奈何殺之、欲殺景祖、后匿景祖、出謂衆曰、爲子而悖其母、率是而行、將焉用之、吾割愛而殺之、烏古乃不知也、汝輩寧殺我、衆乃罷去、卒諡威順、

景祖后唐括氏、有識度、在父母家、好待賓客、多置酒饌、享隣里、迨于行旅、景祖飲食過人、時人名之曰活羅、昭祖曰、儉嗇之女、吝惜酒食、不可以配烏古乃、聞后性度、乃娶焉、遼使同斡來伐五國蒲聶部、景祖使后與劾孫爲質於拔乙門、而與同斡襲取之、遼主以景祖爲節度使、后雖喜賓客、而自不飲酒、景祖與賓客飲、后聽之、翌日枚數其人所爲、無一不中、猝有醉而忿爭者、輒自歌以釋之、軍中有被笞罰者、每以酒食慰諭之、景祖行部、后輒偕行、政事獄訟、皆與決焉、景祖没、後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稟於后而後行、勸懲其勝負、農月、親課耕耘刈獲、遠則乘馬、近則策杖、勤於事者勉之、怠者訓勵

之、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會桓赧散達至、時已有隙、被酒、語相侵、遂舉刃相向、后起兩執桓赧散達手、謂之曰、汝等皆吾夫時舊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與小兒子輩忿爭乎、二人怒乃解、后不妬忌、能輯睦宗族、當時以爲有丈夫之度云、卒諡昭肅、

太祖崇妃蕭氏、熙宗時、封太妃、海陵母大氏、事之甚謹、海陵篡立、尊大氏爲皇太后、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執婦禮、海陵積不能平、及殺宗義等、誣太妃以隱惡、殺之、併殺其子任王隈喝、大定十九年、詔改葬、致祭、上欲復太妃舊號、禮官議前代稱太妃者、皆以子貴、稱后繫夫、稱太繫子、蕭妃不得

稱太止當追封妃乃封榮妃云
熙宗皇后裴滿氏皇統二年太子濟安生熙宗甚喜肆赦告
天地宗廟彌月冊爲皇太子未周歲薨熙宗在位宗翰宗幹
宗弼相繼秉政帝初年臨朝端默雖國家多事而廟算制勝
齊國就廢宋人請臣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宗弼旣沒后干預
政事無所忌憚宰執往往因之以進熙宗未有繼嗣后頗掣
制之熙宗內不能平因無聊縱酒酗怒手刃殺人左丞相亮
生日上遣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
賜禮物熙宗怒杖興國停所賜海陵不懷覬覦因此疑畏愈
甚蕭墻之釁從茲起矣近侍高壽星隨例遷屯燕南入訴於

后后激怒熙宗殺左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而壽星
遂不遷秉德與海陵合謀熙宗旣積怒后而愛胙王常勝妃
撒卯遂殺后以撒卯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妃夾谷氏張
氏裴滿氏明日熙宗見弒海陵已弒熙宗詭以熙宗將議立
后召諸王大臣左丞相塞里以爲信然將入宮謂人曰上必
欲立常勝妻爲后我當力爭之及被執猶以爲熙宗殺之曰
誰能爲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獨念主上無助耳海陵以后
死無罪降熙宗爲東昏王追謚后爲悼皇后大定間復熙宗
帝號謚后爲悼平皇后祔葬
海陵嫡母徒單氏無子次李氏生鄭王充徒單氏養以爲子

徒單此事似不足

次大氏生三子長卽海陵也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
之亦謹相得歡甚充與海陵俱爲熙宗宰相充嗜酒徒單氏
怒之尤愛海陵而海陵常懷嫡妾之嫌及弒熙宗徒單氏與
太祖妃蕭氏相顧愕然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徒單氏
入宮見海陵不賀海陵銜之天德二年徒單氏與大氏俱尊
爲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徒單
氏生日大氏入爲壽徒單氏方與坐客語大氏跽者久之海
陵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止
之海陵曰今日豈得尙如前時邪自是嫌隙愈深四年海陵
遷中都獨留徒單氏於上京徒單氏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

大氏好人

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單氏謂海陵曰永壽宮待吾
母子甚厚愼無相忘也徒單氏生日海陵使秘書監納合椿
年上壽貞元元年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終謂海陵曰汝
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
如事我三年右丞相僕散師恭往上京奉遷山陵因命與太
后俱來繼使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海陵謂
玉曰醫巫閭山多佳致祭奠禮畢可奏太后於山水佳處遊
覽及至沙流河海陵迎謁梓宮遂謁見太后海陵命左右約
杖二束自隨跪于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久闕溫凊願太后
痛笞之不然於心不安太后親扶起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

立自金之產尚且愛之、我有子如此、寧忍害乎、太后至、海陵帥百官郊迎、人居壽康宮、海陵及後宮宰臣以下奉觴上壽、極歡而罷、海陵侍太后于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掖之、常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太后亦以爲誠然、及謀伐宋、太后止之、海陵心中大不悅、每謁太后還、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及從汴京、太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動靜、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言詞以告海陵、樞密使僕散師恭征契丹人、辭太后、與師恭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與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止之不見聽、

契丹事復如此、柰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以太后養充爲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師恭將兵在外、太后或有異圖、乃使點檢大懷忠、翰林待制斡論、尚衣局使虎特末、武庫直長習失、護衛高福、弒太后、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即擊殺之、太后妹安特多口、必妄言、當令速死、太后左右數人皆殺之、太后方樗蒲、大懷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起者再、高福等縊殺之、年五十三、并殺安特及郡君白散阿魯瓦又察、乳母南撒、侍女阿斯等、護衛溫迪罕查剌、直長撒八、小底忽沙等、命焚太后屍、棄之於水、充子檀奴、阿里白、見殺、元奴、耶補兒、逃歸世宗、

世宗妃……宗也

召師恭自軍中還、殺之、封福娘爲鄖國夫人、許征南回以爲妃、賜銀二千兩、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戒無酣酒、敺福娘、否必殺汝、大定間、詔徒單氏曰哀皇后、械特末哥福娘至中都誅之、及宗幹去帝號、復封遼王、徒單氏降爲遼王妃、

海陵后徒單氏、正隆六年、海陵幸南京、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備法駕、海陵乘玉輅、與后及太子光英、共載而入、海陵遇害、陀滿訛里也殺光英於汴、世宗憐其無依、詔歸父母家、歲賜錢二千貫、奴婢皆給官廩、海陵善飾詐、初爲宰相、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逞欲無厭、殺諸宗室、釋其婦女、莎魯剌妻、胡里剌妻、胡失來妻、糺里罕妻、皆欲納之宮中、諷宰相

奏請之、使徒單貞謂蕭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裕曰、近殺宗室、外議紛紜、柰何復爲此邪、海陵曰、吾固知裕不肯從、復使貞諷裕、必欲裕等請其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擇焉、貞曰、上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具奏、遂納之、修儀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海陵見熙宗悼后干政、心惡之、故不使母后預政事、於是遣高氏還父母家、詔尚書省、凡后妃有干請者、收其使以聞、壽寧縣主什古、靜樂縣主蒲剌、及習撚、師姑兒、海陵從姊妹、混同郡君莎里古眞、及餘都、再從妹、郕國夫人重節、再從兄之女、及表兄張定安妻奈剌忽、

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唯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恥、皆與之私、重節昭妃蒲察氏前夫所生、蒲察以與海陵淫、批其頰、海陵怒殺之、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帳、或妃嬪列坐、輙率意淫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爲笑、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抉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告者賞錢二百萬、男女倉猝誤相觸、先聲言者賞、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女使闢懶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自揉拉墮其胎、蒲察阿虎迭女叉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海陵欲納之、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入宮養之至

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不可、嫁宗室乙剌補、海陵使人諷乙剌補出而納之、世宗爲濟南尹、海陵召夫人烏林荅氏、夫人行至良鄉自殺、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焉、

海陵淫惡浮於桀紂矣

睿宗后蒲察氏、世宗嫡母也、世宗卽位、追謚欽慈皇后、世宗嘗曰、今之女直雖親戚中表、亦不能知其詳、太后之母、乃太祖之妹、子孫不知也、因謂宗叙曰、亦是卿父謹王之妹、知之乎、宗叙曰、臣不能知也、上曰、父之妹且不知、其如疎遠何、十九年、宰相請以后族人勸農使涉魯爲除外官、上曰、涉魯爲雖太后戚屬、不閑政事、不可使治民、富貴之可也、

已用浮屠之不必念鄉土矣

李氏、世宗母、遼陽人、父雛訛只、遼桂州觀察使、天輔間、選東京士族女子赴上京、后入睿宗邸、生世宗、睿宗薨、世宗年十三、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后乃祝髮爲比丘尼、號通慧圓明大師、賜紫衣、歸遼陽、建清安禪寺、別爲尼院居之、又自建浮屠、正隆六年、世宗爲東京留守、后臨終、謂世宗曰、鄉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于此、不必合葬也、世宗奉遺命、及卽位、尊諡爲貞懿皇后、詔有司增大舊塔、起奉慈殿於塔前、是爲垂慶寺、勅禮部尚書王兢爲塔銘以叙其意、復建神御殿於清安寺、

世宗皇后烏林荅氏、睿宗伐宋、得白玉帶、蓋帝王之服御也、

睿宗没後世宗寶畜之、后謂世宗曰、此非王邸所宜有、當獻之天子、世宗獻之、熙宗悼后大喜、熙宗晩年酗酒、獨於世宗無間、海陵篡立、深忌宗室、烏帶譖秉德以爲意在葛王、秉德誅、后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說其心、海陵以世宗畏己、由是忌刻稍息、后不妒忌、嘗有疾、世宗視醫藥、數日不離、后曰、大王待妾過厚、其知者以爲視疾、不知者恐有專妒之嫌、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來中都、后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害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召家人謂之曰、自我爲婦、以至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禍、多奴僕誣陷之、汝等皆先王舊人、當念舊恩、以此爲戒、違吾言者、我於冥中必不赦

汝后既發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六十里防者稍緩后
得間即自殺海陵疑世宗教之改世宗西京留守大定二年
追冊爲昭德皇后立別廟以后兄子天錫爲太尉上謂天錫
曰朕四五歲時與皇后定婚乃祖太尉置朕於膝上曰吾婿
七人此婿最幼後來必大吾門今言猶在耳也六年利涉軍
節度副使烏林荅鈔兀受賦當死有司奏鈔兀后大功親當
議詔論如法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于東宮酒酣命豫
國公主起舞罷上流涕謂之曰汝母婦道至矣朕所以不立
中宮者念皇后之德故也祔葬興陵

元妃張氏生趙王永中而卒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永中

于諸子最長徒單克寧議立章宗爲太孫世宗曰克寧與永
中有親而建議立太孫真社稷臣也尚書左丞張汝弼永中
母舅汝弼妻高氏屢以邪言怵永中覬元妃像朝夕事之挾
左道覬望徼福明昌二年高氏誅事連汝弼永中汝弼已前
死章宗心忌永中諫官賈守謙路鐸上疏寬解上意章宗愈
怒下章政事完顏守貞持其事不決章宗罷之諫官皆斥外
賜永中死金代外戚之禍惟張氏云

元妃李氏南陽郡王李石女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潞王
允德大定七年封元妃世宗懷念昭德皇后不復立后元妃
下皇后一等在諸妃上石有定策功世宗厚賞而深制之寵
以尚書令而責成左右丞相妃雖貴不得預政宮壼無事大
定二十一年薨衛紹王即位追謚皇后

顯宗后徒單氏父貞尚遼王宗幹女梁國公主拜駙馬都尉
公主夢神人授以寶珠光焰滿室既寤而后生紅光燭庭后
莊重寡言父母令總家事細大畢辦諸男不及也世宗即位
貞爲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廢主腹心
臣然未嘗助彼爲虐况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爲朕子妃顯
宗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封爲皇太子妃生章宗世宗
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
效法之章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宮曰隆慶詔所應用內庫奉

之毋拘其數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恭儉見諸大長公主
禮如平時嘗誡諸侄曰皇帝以我故推恩外家毋藉吾之貴
輒肆非違以干國家常憲一日妹并國夫人嫂滏國夫人侍
側諭之曰爾輩家累素重且非豐厚宜約財用勿以吾爲可
恃吾受大官之養不置私積况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
不能多取以富私室家人有以玉盂進者却之曰貴異物而
賤財用我弗爲也今以此爲獻徒費汝財我實無用崩年四
十五謚曰孝懿

章宗元妃李氏名師兒其家微賤有罪沒入宮籍監大定末
師兒以監戶女子入宮宮教張建教宮中故事以青紗隔障

並內外宮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不得見面、有不識字及
門義者、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教之、諸女子中、
惟師兒易爲領解、建不知是誰、但識其音聲清亮、章宗嘗問
建、女子中誰可教者、建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使
人求得之、宦者梁道譽師兒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
師兒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今旨意、遂大
愛幸、明昌四年、封爲昭容、明年、進淑妃、父湘、追贈上柱國、隴
西郡公、祖曾祖皆追贈、兄喜兒、背爲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
勢傾朝廷、四方競進之徒、爭趨其門、南京李炳、中山李著、與
通譜系、超取顯美、胥持國附依以致宰相、怙財固位、紀石烈

執中、貪慢不法、屢斥屢起、終亂天下、自皇后沒、中宮虛位久、
章宗意屬李氏、而國朝故事、皆徒單、唐括、蒲察、拏懶、僕散、紇
石烈、烏林荅、烏古論諸部長之家、世爲婚姻、娶后尚主、而李
氏微甚、章宗欲立之、大臣以爲不可、上不從、臺諫固諍、上不
得已、封爲元妃、勢位熏赫、與皇后侔、章宗宴宮中、優人瑇瑁
頭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凰見乎、其人
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向上飛則風
雨順時、向下飛則五穀豐登、向外飛則四國來朝、向裏飛則
加官進祿、上笑、帝以繼嗣未立、禱太廟山陵、少府監張汝猷、
奏皇嗣未立、乞遣近臣詣諸岳觀廟祈禱、詔刑部員外郎完、

許王任卿
位安貴立
其姊乞之
十章宗亦
疑矣

顏匡往亳州禱太清宮、泰和二年、元妃生皇子忒隣、羣臣上
表稱賀、宴于神龍殿、詔平章政事徒單鎰報謝太廟、遣使亳
州報謝太清宮、旣彌月、封爲葛王、葛王世祖初封、不以封臣
下、生滿三月、勑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于玄眞觀、祈福、御
慶和殿浴之、詔百官用元旦禮儀進酒稱賀、生二歲而薨、八
年、承御賈氏、范氏皆有娠、章宗已得疾、時衛王永濟自武定
軍來朝、章宗於父兄中最愛衛王、欲立之、衛王朝辭、章宗力
疾與之擊毬、謂衛王曰、叔王不欲作主人、乃遽去邪、元妃在
傍、謂帝曰、此非輕言者、十一月、章宗大漸、衛王未發、元妃與
黃門李新喜議立衛王、使內侍潘守恒召之、守恒頗知書識

大體、謂元妃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乃使守恒召平章政事
完顏匡、匡顯宗侍讀、最爲舊臣、有征伐功、故獨召之、匡至、遂
與定策立衛王、章宗崩、遺詔皇叔衛王卽位、有曰、朕之內人、
見娠者兩位、如其中有男、當立爲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
者立之、大安元年、詔曰、章宗皇帝以天下重器畀于眇躬、遺
旨謂掖庭內人有娠者兩位、如得男、則立爲儲貳、中論多方、
俊如天日、朕雖涼菲、寔受付託、思克副於遺意、每尙爲之盡
心、擇靜舍以俾居、遣懿親而守視、欽懷皇后母鄭國公主及
乳母蕭國夫人、晝夜不離、所間有爽於安養、是用軫憂而弗
寧、爰命大臣專爲調護、今者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卽康、

奏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來事未可度知范氏産期合在正月而太醫副使儀師顏言自年前十一月診得范氏胎氣有損調治迄今脈息雖和胎形已失范氏自願於神御前削髮爲尼重念先皇帝重屬大事豈期閙此深川但然今范氏旣有損賈氏猶或可冀告於先帝願降靈禧默賜保全早生聖嗣尚恐衆庶未究端由要不匿於播敷使咸明於吾意四月詔目近有訴元妃李氏潛計負恩自泰和七年章宗違豫李氏與新喜竊議儲嗣未立欲令宮人詐作有身計取他兒詐充皇嗣遂於年前因賈承御病嘔吐腹中若有積塊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新喜謀令賈氏詐稱有

身候將臨月於李家取兒以爲皇嗣會章宗崩謀不及行當先帝彌留之際命平章政事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李氏并新喜乃敢不依勑旨欲與喜兒鐵哥事旣不克竊呼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與計因品藻諸王議復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徒單張僧遣人召平章已到宣華門外始召入內遵遺旨以定大事方先帝疾危數召李氏李氏不到及索衣服李氏亦不即來猶與其母私議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鴛鴦符以事厭魅致絕聖嗣所爲不軌莫可殫陳事旣發露遣大臣按問俱已款服命宰臣往審亦如之有司議法當極刑以其久侍先帝欲免其死王公

非若可賜李師兒蚤爲皇后矣

百僚執奏堅確今賜李氏自盡王盼兒李新喜各正典刑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兒弟少府監鐵哥追除復係監籍於遠地安置諸連坐並依律令施行承御賈氏亦賜自盡自章宗崩三日遂稱范氏胎氣有損章宗疾彌留亦無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勑旨或詞完顏匡欲專定策功構致如此自後不復稱元妃但曰李師兒及胡沙虎弑衛王立宣宗請貶衛王降爲東海郡侯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同謀令賈氏虛稱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皇帝聖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罔近因集議提點近侍局完顏逵衛王傅大政德皆言賈氏事內有冤時逵職在近侍

政德護賈氏所以知之朕親臨問左證其事曖昧當時被罪貶責者可放免還家由是李氏家族得還

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其父嘗夢二玉梳化爲月已而生二女及没有芝生于柩初宣宗在翼邸章宗詔諸王求民家子以廣繼嗣后入王邸及見后姊有姿色又納之貞祐元年封后爲元妃姊爲淑妃淑妃生哀宗后無子養爲己子二年賜姓溫敦氏立爲皇后莊獻太子薨立哀宗爲太子宣宗崩哀宗卽位尊后及淑妃俱爲皇太后后宮曰仁聖淑妃宮曰慈聖或云宣宗爲諸王時莊獻太子母爲正妃自王氏姊妹入宮而寵衰尋爲尼宣宗卽位遂立王氏爲后皆后姊之謀也

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風昏霾黃氣充塞天地后嘗募丐者數萬踵其後心甚惡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貧窶故捲訴焉后勅有司京城設粥與氷藥及壬辰癸巳歲河南饑饉元兵圍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餘萬后目覩焉哀宗將禘祭有司奏袞服成上請兩宮太后御內殿試衣之以見兩宮大悅上更便服奉觴爲壽仁聖曰祖宗取天下甚不易何時使四方承平百姓安樂天子服此法服於中都祖廟行禘饗乎上曰阿參有此意臣亦何嘗敢忘慈聖曰恒有此心則見此當有期矣遂酌酒與上歡然而罷天興元年哀宗遷歸德二年正月遣近侍徒單四喜木甲荅失不奉迎兩宮四喜與內侍馬福惠至汴時朔失利京城猶未知二人託以報捷執小黃旗入至則奏兩宮以奉迎之意召二相入議二相及烏古孫奴申極言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兩宮有敢言不行者當以別勅從事二相不復敢言制旨取兩宮宗妃裴滿氏令人張秀蘂皇乳母郕國夫人等十餘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栗黃者七千枚生金山一龍腦板二及信瑞御璽賜忠孝軍以兩宮財物之半壬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錠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忠孝軍是夜兩宮騎而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遲回間奴申初不欲行即承太后旨馳還癸卯入京頓

大難得

太甚

四喜家駕至還宮議以是夜再往太后憊於鞍馬不能動遂止明日崔立變元兵入城太后北遷不知所終寶符李氏從至宣德州居摩訶院宿佛殿中后妃北行將發李氏於佛像前縊死書其門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

淑妃王氏王皇后之姊也哀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后性端嚴頗通古今哀宗爲皇太子有過切責之及即位始免檟楚一日宮中就食尚器以玉罌楪奉太后及帝后以瑪瑙器進荊王母與妃龐氏后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荊王母豈卑我兒婦耶非飲食細故令有司杖殺汝矣是後宮中奉與妃有加或告荊王謀不軌下獄議已定帝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亦絕何爲欲效之耶趣赦出使來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待王至涕泣慰撫之哀宗寵一宮人欲立爲后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宮后語使者曰爾出東華門不論何人首遇者即賜之遇一販繒者遂賜爲妻點檢撒合輦教上騎鞠后戒之曰汝爲人臣當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耶再有聞必大杖決汝矣比年小捷文士有奏賦頌言聖德中興者后曰帝年少氣銳無懼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諂之如是正大八年崩遺命務從儉約葬汴城迎朔門外諡曰明惠

哀宗皇后徒單氏宣宗及后有疾后刲肉以進興定四年后
父鎮南軍節度使頑僧有罪宣宗以后純孝曲赦之哀宗遷
歸德遣后弟四喜等詣汴奉迎夜至陳留不敢進復歸于汴
崔立叛城破北遷不知所終四喜等旣不獲奉兩宮出四喜
與其妻完顏氏答失不與其父突住以忠孝卒九十七騎奔
曹門將往歸德不得出轉陳州門亦爲門卒所止門帥郗州
防禦使阿不罕斜合已遁去經歷官完顏合住權帥職麾門
卒放之出曰罪在我非汝等之過明日崔立以數十騎召合
住令自分必死易衣冠而往立左右欲加刃立遙見之問
汝是放忠孝軍出門者耶合住曰然天子使命某實放之罪
在某立忽若有所省謂其下曰此官人我識之前築裏城時
與我同事我所部十餘卒盜官木罪當死此官人但笞數十
而已此家能殺人能救人因好謂合住曰業已放出吾不汝
罪也四喜等至歸德上驚問兩宮何如二人奏京城軍變不
及入宮上曰汝妻汝父獨得出耶皆斬之論曰四喜等奉迎
兩宮而値崔立之變智者居此與兩宮周旋其間俟事變之
定而徐圖之萬一不然以一死狥之耳他無策也乃奉其私
親以出而望人主貸其死得乎

宗室

蒲家奴景祖之孫康宗八年係遼籍女直紇石烈部阻兵招

納亾命邊民多亾歸之蒲家奴以偏師夜行晝止拔石勒水
襲破之盡俘其孥而還太祖自草濼追遼帝蒲家奴爲前鋒
戒之曰彼若深溝高壘未可與戰卽偵伺遼遊勿令逝去以
俟大軍若其無備便可擊也太祖次胡离畛川與十馬和尚
至小魚濼夜潛入遼主營執新羅奴以還遂知遼帝所在蒲
家奴晝夜兼行追及于石輦鐸金兵至者纔千人遼兵圍之
余睹指遼帝麾蓋騎兵馳之遼帝遁去兵遂潰所殺甚衆天
會間爲司空封王卒配享太祖廟廷

璋世祖之後遼女直契丹漢字充牌印祗候以罪免寓居中
都海陵伐宋蒲察沙离只同知留府事世宗卽位于遼陽璋
勸沙离只歸世宗不從璋與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等以
兵入留守府殺沙离只及判官漫撚撒离喝推阿瑣爲留守
璋行同知留守事遣石家奴佩沙离只金牌與中都轉運使
左淵大興少尹李天吉奉表如東京世宗以璋爲同知中都
事璋心不自安與兵部尚書可喜謀因世宗謁山陵作亂大
定二年上謁山陵璋等會于可喜家說萬戶高松不從璋知
事不成乃與可喜詣有司自陳上誅可喜等以璋爲彰化軍
節度使宋將吳璘出散關據寶雞以西詔璋赴都監徒單合
喜軍前宋人據原州等州刺史顏盞門都以兵四千攻之不
克宋將姚良輔以兵十萬至原州諸將不敢與戰璋至會平

涼涇州潞原長武等戍兵合三萬人使許里阿補以兵二千軍於城北習尼列以兵三千軍於城西北麥子原據高阜爲陣璋以本部兵陣於城西姚良輔出自北嶺先遣萬人攻許里阿補自以軍九萬陣麥子原下捍以劍盾行馬外列騎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鎖足行馬間持大刀爲拒分爲八陣別以騎二千翼璋軍璋遣兵二千援許里阿補遣兵二千益習尼列許里阿補與宋人接戰敗之宋兵在麥子原者最堅習尼列以兵五千沿壕伏餘兵皆捨馬步戰擊其前行騎士走趨其行馬以前衛以長槍行馬以後射以勁弓良輔兵稍挫習尼列乘勝麾兵撤其行馬破七陣良輔復整兵出習尼列

少却璋已破城下兵與習尼列會使僕根以伏兵擊良輔習尼列亦整兵奮擊之大破良輔軍斬首萬餘級墜壕死者不可勝計鎖足行馬者盡殪之良輔中創去遂圍原州穴其西城城圯宋人宵遯璋入原州宋戍軍聞之皆遯去宋吳璘復據德順州璋與習尼列將兵攻之璋率騎兵前行與璘戰于遂沙山下敗之追北四十餘里璘軍遇隘不得前斬首數十級璋至德順璘據城北險要爲營璋亦築營與璘相望兩軍遇於城東凡五接戰璘軍敗走璋追至城下璘軍據城北岡阜城上兵相應以弩夾射璋軍璋軍任却城中出兵來追璋反旆與戰大敗之璘遣兵據東山堡欲樹柵璋謂習尼列曰

敵若據東山堡此城必不可拔宜急擊之於是璋先據要地習尼列以兵逼東山堡璘兵恃濠相拒短兵接璘兵退走習尼列追擊之璘城北兵登北岡來戰璋軍少却璘遂焚璋攻具璋率兵踰北岡擊走之璘軍隔小壍射璋軍少却習尼列望見北原火發自東山堡來赴引善射者先登擊敗之璘據險作三陣環以劍盾行馬璋遣石抹迭勒自後擊之移剌補以二千人當其前以強弓射之璘兵大敗墮溝壑者甚衆璋度澗追之斬數千級而還璘雖敗猶率衆保險合喜使副總管古者剌爽問策諸將曰吳璘恃險我退軍平涼彼必棄險就平地璘不善野戰可圖也璋曰彼恃其衆非特恃險也昔

人有言寧棄千軍不棄寸地故退兵不如濟師我退軍平涼彼深入吾地固壘以拒我則如之何查剌還報合喜率四萬人來會詰旦陰霧晦冥璘分兵四道來襲戰于城東離而復合者數四漢軍千戶李展率麾下兵先登奮擊之璘軍陣動璋乘勝躡擊璘軍敗追至北岡璘走險璋急擊之殺略殆盡璘分軍守秦州合喜駐軍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至石山頭分兵守之斷其餉道璘乃引歸以璋爲御史大夫璋奏文武百官有相爲朋黨者今臺中自臣外無女直人乞不限資考選材奏擬上曰朋黨爲誰卽糾治之朕選女直人未得其人豈以資考爲限以璋爲賀宋正旦使既行上遣人馳諭曰宋人

若不遵舊禮慎勿付書如不令卿等入見卽持書歸若廹而
取之亦勿赴宴其囘書及禮物一切勿受璋至臨安宋人請
以太子接書不從旣就館宋人廹取書璋與之多受禮物上
怒欲寘之極刑左丞相崔弼曰璋爲將大破宋軍宋人讐之
久矣將因此陷之死地今若殺璋正墮其計中耳上乃杖璋
百五十除名副使高翊杖百沒入其所受禮物後上念璋有
征伐功起爲武定軍節度使卒
勗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爲秀才宗翰定汴
州太宗使勗往勞之宗翰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
還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完顏

希尹依倣契丹字製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故祖宗事皆
不載天會六年詔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廸
越掌之勗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與
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畧
咸得其實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直人入高麗者索之十
餘年不已勗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索
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亾烏蠢訛謨罕之苗裔先世綏懷四境
尚未賓服自太祖與高麗通聞我將大因謂本自同出稍稍
款附高麗旣不聽許遂生邊釁交兵幾三十年今雖連和當
時壯者已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固

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衆願而必欲求爲已有特彼我之
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
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兵勁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
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且臣屬民亦
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宜施惠下之
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已有如自我得之矣從
之十五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皇叔祖宇冠其銜勗力辭
皇統元年勗撰祖宗實錄成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詔職俸外
別給二品親王俸倣舊制皇兄弟皇子爲親王給二品俸宗
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蓋異數也宴羣臣于五雲樓勗進

酒稱謝帝起立受飲盡歡熙宗獵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
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上日與
近臣酣飲或繼以夜勗諫上爲止酒拜左丞相兼侍中封魯
國王海陵用事胡臣多附之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勗面
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強健乃敢如此海陵
跪謝進太師海陵簒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
三省及宗本無罪誅勗髭鬚頓白因上表請老海陵賜以玉
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勗遂稱疾
篤表請愈切海陵不懌從之卒年五十九
撒改劾者長子景祖方役屬諸部愛次子世祖膽勇材畧命

長子劾者與同郞劾者專治家務、世祖主外事、世祖襲節度使、復越劾孫而傳肅宗、穆宗皆景祖志也、穆宗襲位、念劾者不得立、遂命撒改爲國相、穆宗履藉父兄趾業、鋤除強梗不服已者、使撒改取馬紀嶺道攻阿踈、穆宗自將、期阿踈城下會軍、撒改行次阿不塞水、烏延部斜勒來謁、謂撒改曰、閙國相、將與太師會軍阿踈城下、此爲入深必取之策、宜先撫定潞甚星顯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撒改從之、攻鈍恩城下之、而與穆宗會阿踈城下、鈍恩在南、阿踈在北、穆宗閙撒改先取鈍恩城、與初議不合、頗不然之、及遼使來止勿攻阿踈、然後深以先取鈍恩爲功也、康宗沒、太祖

稱都勃極烈、與撒改分治諸部、匹脫水以北、太祖統之、來流水人民、撒改統之、明年嗣節度、命方至遼主荒于遊畋、政事怠廢、太祖知遼可伐、遂起兵與遼人戰于界上、獲謝十、使告克于撒改、撒改及將士驩呼曰、義兵始至遼界、一戰而勝、滅遼自此始矣、遣子宗翰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未之從也、十月師克寧江州、破遼師十萬于鴨子河、師還、太宗撒改辭不失、率諸將復勸進、收國元年正月朔、太祖即位、撒改行國相如故、羣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吾雖處大位、未可改舊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之、主人拜、上亦荅拜、天輔後始正君臣之禮焉、升撒改國論勃極烈、五年卒、太祖往弔、乘白馬剺額哭之慟、賻以所御馬、及葬、復親臨之、撒改敦厚多智、長于用人、家居純儉、爲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時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遼、撒改以宗臣爲內外倚重、不以戰多爲功也、天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配享太祖廟廷、次子宗憲本名阿懶、從兄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撻懶宗雋議以齊地與宋、宗憲廷折之、當時不用其言、後賴宗弼乃復取河南陝西地焉、累官尚

書左丞、攝門下侍郎、皇統五年、議肆赦覃恩止及女直人、宗憲曰、莫非王臣、大慶豈可有間、從之、轉行臺平章政事、爲太原尹、封鉅鹿王、世宗即位、宗憲棄官來歸、除中都留守、拜平章政事、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怙其世襲、多擾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爲考、宗憲曰、昔太祖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謀克、今若改爲遷調、非太祖約臣意、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惡、有不職者、其弟侄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進右丞相、卒、

習不失本作辭不失、昭祖之孫也、健捷能左右射、肅宗與桓赧散達戰於斡魯紺出水、再失利、世祖來援、見軍吏無人色、

乃使習不失、陣於脫常改原、而身自搏戰、敗其步軍、習不失從陣後奮擊之、敗其騎軍、所乘馬中九矢、遂步趨而出、方戰、其外兄烏蔔善射、居敵騎中、習不失呼之曰、此是汝一人之事乎、何爲攤絳居前如此、乃以弓弰繫馬首而去、是役也、習不失之功居多、桓赧散達既敗、習不失馬亦自歸、世祖燒木甲孛里篤與烏春爲變、習不失單騎往視孛里篤、置酒樓上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若將執己者、一躍下樓、徬出藩籬之外、奪馬而歸、其勇敢如此、盃乃約烏春舉兵、世祖與烏春遇、肅宗前戰、習不失佐之、裁縱火、煙焰蔽天、大敗烏春、執盃乃以歸、太祖復麻產、獻馘于遼、習不失與穆宗太祖獻都皆爲詳穩、收國元年、爲阿買勃極烈、天輔七年、太宗與習不失居守、耶王昂違紀律當死、時遼人以燕京降宋人約歲幣、世宗生、習不失請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義、寧屈法以全之、今國家迭有大慶、可赦昂無死、若主上有責言、以我爲說、太宗遂杖昂以聞、是歲卒、會太祖班師、道病、太宗迎謁、恐太祖感動、不敢以告、太祖輒問曰、阿買勃極烈安在、太宗曰、今即至矣、封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

斡魯勃者、次子、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斡魯將兵、封築九城、與高麗抗、出則戰、入則守、高麗卒求和、收國二年、命斡魯統諸軍伐高永昌、詔曰、永昌誘脅戍卒、竊據一方、不過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遠大之計、其亾可立而待也、東京渤海人德我舊矣、易爲招懷、如其不從、即進兵攻討、高永昌渤海人、在遼爲裨將、以兵三千屯東京八甗口、永昌見遼政日非、太祖起兵、遼人不能支、遂覬覦非常、時東京漢人與渤海人結怨、永昌誘渤海人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遂僭稱帝、遼人討之、不能克、永昌使人以幣求救於太祖、願併力以取遼、太祖使人諭之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可乎、若能歸款、當處以王爵、永昌答書不遜、斡魯方趨東京、遼兵來攻照散城、烏論石準與戰、敗之、遼師潰、與斡魯遇於瀋州、大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願去名號、稱藩、斡魯使人往報之、會渤海高禎降、言永昌非眞降、特以緩師爾、斡魯進兵、永昌遂殺使者、率衆來拒、遇于沃里活水、我軍既濟、永昌之兵不戰而却、逐北至東京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來戰、復大敗之、永昌奔長松島、初太祖下寧江州、獲東京渤海人、釋之不殺、往往中道亾去、諸將以爲言、太祖曰、昔世祖嘗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亾去、既而往往招其部人來降、今此輩亾去、後日當有効用者、至是恩勝奴仙哥等、執永昌妻子以城降、即所釋東京人也、撻不野執永昌以獻、殺之、東京州縣盡降、詔除遼法、省賦稅、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斡魯從都統襲遼主、遼主西走、西京已降復叛、敵

自城西浮圖下射幹魯與鶻巴魯攻浮圖奪之命精銳下射城中遂破西京遼主在青塚幹魯往襲之遼主留輜重於青塚領兵走應州幹魯率兵邀之宗望盡俘其妻子宗族得其傳國璽幹魯使使奏捷詔遼主戚屬勿去其輿帳善撫存之。遼主伶俜去國懷悲負恥恐隕其命。孽雖自作。而昔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肯來。以其宗族付之。以幹魯為西北西南兩路都統幹魯言夏人不盡歸戶口貪希而以宋人侵賜地求援兵宋之遼臣將取所賜夏人疆土蓋有異圖詔曰夏人屢求援兵者不欲歸我戶口沮吾追襲遼主也宋人敢言自取賜土于夏誠有異圖宜盡索在夏戶口兩國事審處之

幹魯請弗割山西與宋則遼主不能與宋郭藥師交通從之天會五年卒追封鄭國王配享太祖廟庭

銀术可宗室子太祖使蒲家奴如遼取阿踈事久不決乃使習古乃銀术可繼往時遼主荒于政上下解體銀术可等還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太祖遂決意伐遼太祖與耶律訛里朶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二十餘萬銀术可婁室率衆衝其中堅凡九陷陣而出大敗遼軍銀术可與婁室攻黃龍府敗遼兵于白馬濼及遼主西奔天德銀术可以兵絕其後遼主遂見獲後從宗翰伐宋攻汴城克之為燕京留守致仕封蔚王卒配饗太宗廟庭子彀英宗弼謀取和尚原彀英以本部兵破宋五萬人奪新叉口是夜大雪道路皆冰彀英入自傍近高山叢薄躡嶝間出其不意遂取和尚原彀英請速入大散關宗弼止之不聽宗弼以刀背擊其兜鍪使之退彀英曰敵氣已沮不乘此進取後必悔之已而果然元帥右監軍撒離喝撫治諸郡至同州故觀察使李世輔出迎撒離喝入城世輔詐使通判獻甲以壯士十人被甲上廳事世輔突前執撒離喝變起倉卒彀英至東門合答雅領騎三十餘與彀英遇世輔已擁撒离喝出西門彀英與合答雅追之一進一退以緩世輔世輔慮救兵至乃要撒离喝與之盟使勿追棄撒离喝於道而彀英識其黨與騎而歸除安遠大將軍師至耀州

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抵暮而還彀英伏兵山谷間使人趨山巔令覘敵出戰幟指其所向明日城中人出鬭如前山巔旗舉伏兵發宋兵敗爭入城山巔兵已登城拔宋幟立金軍旗幟宋兵望見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宋吳玠擁重兵據涇州涇原以西多應之元帥撒离喝欲退守京兆候河南河東軍彀英曰我一退吳玠必取鳳翔京兆同華據潼關吾屬無類矣撒离喝曰計將安出彀英曰事危矣不如速戰我軍陣涇之南原宋兵必自西原來彀英與斜補出各以選騎五百摧其兩翼元帥當其中擊之可以得志監軍拔离速曰二子當其左右拔离速願當其中元帥據岡阜多張旗幟

爲疑兵、日以得志撒喝從之、吳玠兵果自西原來、穀英斜
補出擊其左右、自旦至午、吳玠左右軍少退、拔离速當其前
衝擊之、遂敗玠軍、僵尸枕藉、澗谷皆滿、自此蜀人喪氣、不敢
復出關陝、遂定、正隆末、爲中都留守、世宗即位於遼陽、使穀
英姪阿魯瓦命穀英爲左副元帥、宣大定改元詔赦于河東
河北山東諸路、穀英猶豫未決、士卒皆欲歸世宗、穀英不得
已乃受命、以元帥令下諸路、亟泥馬楷二萬其諸路聞之、以
爲大軍且至、然後遣人宣赦、所至皆聽命、穀英至中都、同知
留守璋請介府議事、穀英疑璋有謀、乃陽許諾、具儀仗若將
往者、遂率騎從出施仁門、見世宗于三河、拜平章政事、罷爲

東京留守、穀英宿將恃功、在南京時、詔問以邊事、穀英謂詔
使曰、爾解何事、待我到闕奏陳、至入見、竟無一語及邊事、在
相位、多自尊己所欲、輒奏行之、及除留守、忿忿不接賓客、雖
近臣往、亦不見、上怒、改濟南尹、復爲東京留守、致仕、史臣上
太宗實錄、上曰、當時舊人親見者惟穀英在、詔修撰溫
廸罕締達就其家問之、多更定焉、卒年七十四、

金宗室多善戰
此其所以強也

阿离合懣、景祖第八子也、太祖謀伐遼、阿离合懣贊成之、既
舉兵、阿离合懣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
离合懣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
乃許之、太祖即位、阿离合懣與宗翰以耕具爲獻、祝曰、使陛
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爲國論乙室勃極烈、始
未有文字、祖宗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修本朝譜牒、聞人
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積年舊事、人或遺忘、輒一
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爲釋其意義、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
往問之、盡得女直之舊、疾革、上幸其家、問以國家事、對曰、馬
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
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卒年四十九、追封隋國王、配饗太祖廟
庭、次子晏本名斡論、烏底改叛、太宗命督諸軍討之、至混同
江、諭將士曰、今叛衆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不

得成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令諸軍據高山、連木爲柵、示以
持久計、聲言俟大軍畢集乃發、多張旗幟爲疑兵、密具舟楫、
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擣其營、大破之、封齊王、拜左丞相、兼都
元帥、致仕、卒、兒子宗尹、大定八年、爲樞密副使、上問宰臣曰、
宗尹雖才無大過人、而性行淳厚、且國之舊臣、朕欲以爲平
章政事、何如、宰執皆曰、宗尹爲相、甚協衆望、即日拜平章政
事、封代國公、時民間錢幣不通、上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之
物、積於上而滯於下、所以不通、海陵軍興、爲一切之賦、有菜
園房稅養馬錢、大定初、軍事未息、調度不繼、故因仍不改、今
天下無事、府庫充積、悉宜罷去、於是養馬等錢皆罷、他日上

謂宰臣曰宗尹治家嚴密他人不及也因領宗尹曰政事亦
當如此矣宗尹有疾不能赴朝上謂宰臣曰丞相志寧嘗言
若部遣征代所不敢辭宰相之職實不敢當宗尹亦豈此意
邪宗寧子往往不事生業上以問宗尹宗尹曰隨仕之子父
沒不瞻本上以此多好遊蕩上命召還二十七年乞致仕宰
臣奏宗尹舊臣宜在左右上曰宰相總天下事非養老之地
苟不堪其職朕亦有愧焉宗尹既謝上問其子汝父欲往將
居何所對曰族屬親多不能復在京師上遣使問宗尹曰朕
欲留鄉時相從遊卿乃之言如此今定如何宗尹曰聖主既
哀老臣不忍措棄使時時得瞻望天顏臣豈敢他往於是賜

甲第一區凡宴集畋獵皆從焉明年卒宗寧阿离合懣諸孫
爲臨潢尹鄰國有警宗寧知邊人乏糧出倉粟令以牛易之
敵知有備遂去寫斡亂後邊人苦無牛宗寧復令民入粟易
牛民僅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經畫如此拜平章政事卒
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始生世祖見而異之曰此兒
風骨非常他日必爲國器因解佩刀使置其側曰俟其成人
則使佩之九歲能射逸兎年十一射中奔鹿太祖將舉兵宗
雄曰遼主驕後又不知兵可取也太祖敗遼兵于出河店宗
雄摧鋒力戰功多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駝門諸將曰遼軍勢
甚盛不宜速戰宗雄曰遼兵雖衆而皆庸將上卒懦懦不足

畏也戰則破之衆捉問耳上曰善追及遼帝于護步答岡宗
雄率衆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挺擊遼兵馬首後行者
射之大敗遼兵上嘉其功執手勞之西京既降復叛時攝能
垂當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
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既而夜
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遂克西京
宗雄好學嗜書嘗從上獵誤中流矢神色不變恐上知之罪
射者既拔去其矢託疾歸家臥兩月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
之材武踰人捷挽強射遠幾二百步嘗走馬射三麞已中其二
復躍馬跳躍而下步射獲之宗雄方逐兎撻懶亦從後射

之已發矢撻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矢射兎中
之其輕健如此卒年四十追封楚王配享太祖廟庭宗幹納
其妻海陵篡位因宗雄妻於府署與其子婦七人皆殺而焚
之棄其骨於濠水
撻懶一名昌穆宗之子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爲安撫使
治東平撻懶以左監軍鎮撫之大事專決焉後爲右副元帥
封魯國王宋人既誅張邦昌太宗詔諸將求如邦昌者立之
或衆皆可求撻懶力舉劉豫遂立豫爲齊帝豫立數年無尺
寸功詔降豫爲蜀王撻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
王倫求河南陝西地於撻懶明年撻懶朝京師倡議以廢齊

省見與宋合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撻懶合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得宋人交見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撻懶弟勗亦以爲不可撻懶責勗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勗曰苟利國家豈敢私邪時太宗長子宗磐爲宰相位在宗幹上撻懶宗雋附之宗雋爲左相撻懶持兵柄竟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宗磐跋扈尤甚撻懶謀反事覺宗磐宗雋皆伏誅以撻懶屬尊有功釋不問出爲行臺尚書左丞相撻懶至燕京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鶻懶謀反宗弼言撻懶與宋交通倡議割地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撻懶謀反熙宗乃

下詔誅之撻懶自燕京南走追殺之于祁州及其二子并殺翼王

杲本名撒离喝安帝六代孫爲世祖養子從睿宗平陝西撒离喝狥地渭西降德順鎮戎二軍進平熙河取保川城明年同奔覩討平河外至西寧盡降其都護官鵠攻慶陽降其城慕洧以環州降撒离喝請收鄜外十三州與宋王彥之遇于涉谷潦敗之遂克金州破吳玠軍于饒風關取貞符縣洋州入興元府盡下諸砦及仙人關遷右副元帥封應國公海陵升蒲州爲河中府以撒离喝爲河中尹自陝西入朝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即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

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絶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色變撒离喝亦悔其言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官賞之海陵以撒离喝久握兵在外得士心忌之以爲行臺左丞相蕭左副元帥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以玉帶璽書賜之撒离喝至汴行臺右副元帥撻不野女爲海陵妃海陵使圖之無令撒离喝預軍事撒离喝不知每事輒爭之撻不野誣曰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以河南事屬撻不野今未嘗別奉詔命陝西之事撻不野固不敢干涉撻不野久在河南將帥畏而附之撒离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旨報曰如梁王教海陵欲盡除宗室勳舊元帥府令史遥設希海陵

旨學撒离喝手署及印文詐爲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御史大夫宗安封題已經開拆書紙隱約若經水漬者稱宗安於宮門外道此書遥設拾得之其書曰阿渾汝安樂否前者走馬來時曾議論我教汝平章及謀里野等處覷事勢再遣往來緩急關謀知汝已備細言之謀里野所言然是只殺撻不野則南路無憂慮矣撻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常有隄防應是知得上意移剌補承相於我不好若遲緩分毫必落他手也阿渾見此書約定月日都寫書教稀胡來女直詞子阿渾平章宗尭也遥設從左都監阿視上變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其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

遣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實擣胡爐炭上擣胡不能堪自誣服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必不免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寃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厮魯渾殺撒离喝于汴族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有折哥者能契丹小字嘗從撒离喝特末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兩人皆族誅撒离喝親屬坐死者二十餘人宗義幼弟阿虎里其妻撻不野女海陵妃女兄阿虎里將刑使者不忍見面以衾覆而縊之當其頗久不死及去被再縊之而赦死使至遂得免後封爲王潞王孫耶魯候撒离喝于汴厮魯渾執之耶魯

曰願付有司若法當同坐雖死不恨厮魯渾亦殺之以遙設爲同知博州事詔之曰爾無自比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撒离喝黨人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蕭玉別名遙設後與蕭裕謀反伏誅大定初撒离喝追封金源郡王宗義亦復官爵論曰撒离喝當天會皇統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既以言致疑猶與撻不也辨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

昂本名奔睹景祖弟孛黑之孫幼時侍太祖太祖令數人角力時昂年十五太祖曰汝試爲之遂連仆六人太祖喜大軍渡江敗宋兵於江上帥府遣昂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有兵數千列陣于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昂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將出他門遁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除東平尹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昂有軍五千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林間爲疑兵自以精兵陣于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勒兵躡之至清口飛衆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夜將半昂促衆北徙諸將難之昂鳴鼓督之下令曰鼓聲絕敢後者斬遂拔營去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來劫營無所得而去諸將問其故昂曰沿流而下者走也泝流而上者誘我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饑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

下流其襲我必矣衆稱善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城中兵纔千餘守將遣人求救昂曰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塡之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爲聲援飛乃退進樞密使左丞相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聞之杖昂五十久之封楚國公太保海陵南伐分諸路軍爲三十二總管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府以昂爲左領軍大都督海陵築臺于江上召昂及副大都督蒲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矣蒲盧渾曰舟小不可濟海陵怒詔昂與蒲盧渾明日先濟昂大懼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至揚州軍變海陵死世宗即位遼

陽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遣其子寢殿小底宗浩奉表賀大軍北還昂恐宋人躡其後仰以罷兵移書于宋入見世宗深慰勞之封漢國公拜都元帥太保如故大定三年卒昂在海陵時縱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海陵嘗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及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或以子孫計爲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爲子孫奴耶聞者以爲達贊曰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處祖徙居海姑水納葛里材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弟蓋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爲氏宜宗詔宗室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爲氏非宗室同姓者蓋不可辨矣

石土門

石土門耶懶路完顏部人世爲部長父直离海始祖弟保活里四世孫雖同宗屬不相通問久矣景祖時直离海使部人邈孫來請復通宗系景祖留邈孫歲餘厚其饋廩及還以幣帛數篚爲贈耶懶歲饑景祖與之牛馬以助糴費使世祖往致之命世祖有疾石土門日夕不離左右世祖疾愈辭歸握手爲別石土門體貌魁偉質直孝友勇敢善戰世祖襲位石土門招諭諸部附於世祖世祖伐烏春窩謀罕等石土門以所部從戰有功太祖伐遼其子蟬蠢從行上語之曰吾妣之姊曰徹在遼俟其獲當以爲汝婦竟如其言上之西征諸將皆從石土門率善射者三百人來衛京師時太宗居守宮其至親出迎勞卒年六十一追封金源郡王弟完顏忠本名迪古乃太祖器重之太祖將舉兵伐遼未決欲與迪古乃計事乃親至所部居數日少間太祖憑其肩而語曰我此來豈徒然也有謀於汝汝爲我決之遼名爲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而西君以爲如何迪古乃曰以主公英武士衆樂爲用遼帝荒于游畋政令無常易與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遼使婁盧火來徵兵迪古乃以兵會收國二年與斡魯古敗耶律捏里于蒺藜山下顯乾懿等州天輔二年與婁室入見上曰遼主近在中京而敢輒來各杖三十熙宗十四年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配饗太祖廟庭追封金源郡王

金法之最
如此

石顯

石顯烏林荅部人昭祖以條教約束諸部顯陸梁不可制及昭祖沒于逼剌紀村部人以柩歸顯邀於路攻而奪之揚言曰汝輩以石魯爲能而推尊之吾今得之矣昭祖之徒募軍追及之與戰復得柩衆推景祖爲諸部長攻之不能克乃以

亦阻絕海東路告於遼遼帝使人讓之曰汝何敢阻絕鷹路
蒲鮮他意選其酋長來獻使其子婆諸刋入朝遼人厚賜遣
還曰汝父信無他宜身自入朝觀信之入見於春蒐婆諸刋
從獵主謂石顯曰罪在汝不在汝子命婆諸刋還而流顯於
邊地會活剌渾水部胍踣麻産起兵婆諸刋從之敗於蒲稜
水麻産進大婆諸刋與胍踣就擒及其黨與皆獻之遼主久
之世祖復使人言曰婆諸刋不還其部人疑懼且亂遼主以
爲然前後所獻罪人皆還之世祖沒肅宗襲節度使麻産據
直屋鎧水籍兵爲備拒命杜絕往來者世祖使康宗及
太祖伐之時混同江大水康宗自阿踈岡乘舟至帥水舍舟
而進使太祖從東路取麻産家屬盡獲之康宗圍麻産太祖
來會麻産乘夜突圍遯去太祖曰麻産之家蕩盡矣走將安
歸追之麻産與三騎來伺軍共一人墜馬太祖問之其人曰
我隨麻産來伺軍者問麻産所在曰走矣麻産與一騎分道
走太祖命勃魯古追東走者而自追西走者至直屋鎧水失
其人所在太祖意前追得遺甲於路迹而往前至大澤澤淖
其人棄馬入萑葦太祖亦棄馬追及之與之戰烏古論壯士
活臘胡乘馬來問太祖曰此賊者何人也太祖初不識麻産
謾應曰麻産也活臘胡曰今亦追及此人邪遂下馬提槍進
戰麻産連射活臘胡活臘胡中二矢不能職有頃軍至圍之

獲都射中麻産首遂擒之無有識之者活臘胡前扶其首而
視之見其齒齾曰真麻産也麻産張目曰公等事定矣遂殺
之獻馘於遼

阿踈

阿踈星顯水部人父阿海事景祖世祖世祖破烏春還阿海
率官屬士民迎謁獻黃金五斗世祖諭之曰烏春本微賤吾
父撫育之使爲部長而忘大恩乃結怨於我自取滅亡吾與
汝等三十部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吾大數亦將終我死
汝等當念我竭力以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如烏春
矣阿海與衆跪而泣曰太師若有不諱衆人賴誰以生勿爲
此言未幾世祖沒阿海亦死阿踈繼之阿踈自其父時常以
事來邪肅皇后甚憐愛之每至必留月餘乃遣歸阿踈既爲
勃堇與徒單部詐都爭長肅宗治之長阿踈穆宗嗣節度聞
阿踈有異志乃召阿踈賜以鞍馬深加撫諭阿踈歸謀益甚
復召之阿踈不來遂與同部毛睹祿等起兵穆宗自馬紀嶺
攻之撒改自胡論嶺往略定潺春星顯兩路攻下鈍恩城穆
宗至阿踈城阿踈往訴于遼遼人來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
劾者守阿踈城而歸劾者守阿踈城二年毛睹祿降阿踈在
遼不敢歸遼使復來穆宗使烏林荅石魯濟師戒劾者曰遼
使至可以計却勿罷兵也令易衣服旗幟與阿踈城中同色

穆宗使胡魯速遜與遼使至劾者軍軍中衣服旗幟與城中人一遼使不能辨劾者詭曰吾等自相攻干汝何事誰識汝之太師乃刺殺胡魯速遜所乘馬遼使驚走遂破其城殺阿踈弟狄故保阿踈無所歸遂留于遼及太祖伐遼底遼之績告于天地以阿踈亾命遼人不與爲言凡與遼往復書命必及之天輔六年閣母婁室畧定天德等州獲阿踈軍士問之曰爾爲誰曰我破遼鬼也論曰世祖擒臘醅婆諸刑既獻之遼以爲功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爲亂遼人不察盡以前後叛亡人歸之景祖止曷魯林牙穆宗止遼使始終以爲路誤之景祖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没遼貴人爭欲得

之世祖弗與曰外難未平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詒之吞耳馬遼貴人乃弗取其側平諸部則借遼以爲重陰謀而求之因亂遼且市恩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不悟豈耶律之數將終故天奪其魄歟

歡都

歡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則同川居死則同谷塋土人呼昭祖爲勇石魯呼石魯爲賢石魯初烏扎薩部有美女名能敵惕蜀束水人掠而去生二女長曰達回幼曰滓賽昭祖與石魯謀取之遂偕至嶺右姓火於斜端而射蜀束水人怪之皆走險阻久之不復見乃還所居昭祖及石魯以衆至虜二女子以歸各納其一以爲妾時諸部不肯用條教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遂入蘇濱耶懶之地石魯佐之也世祖初襲節度使跋黑以屬尊著與謀諸部相結爲變歡都入頗謀議出臨戰陣爲聲作難幹勒部人盃乃與之相結欲先除歡都會其家被火使諜人不歌東[illegible]族火爲歡都胡土造人詢世祖曰不歌東來告曰前日之火歡都等縱之若不棄舊好其執縱火之人以來世祖未決不盧幹勒曰盃乃兄弟豈以二人之故而與兄弟構怨乎彼自取之又將殺誰不如與之歡都被甲執戟而前曰彼爲亂之人若取太師兄弟亦將與之乎今取我我輩決不可往若

必用戰當盡力致死穆宗曰壯哉歡都以我所見正如此耳衆皆稱喜穆宗賜歡都以馬曰戰則乘此世祖乃往見盃乃隔澁刺水而與之言曰不歌東既告縱火山歡都等當遣不歌東來不歌東至世祖殺之既而聞放火者盃乃家人阿出胡山也烏春窩謀罕據活刺渾水世祖既許之降以騷臘摟懶觀勝負不助軍欲因遼軍滅之撻懶穆宗皇后之弟也歡都下馬執轡而言曰獨不念蒲陽温與弟婦乎世祖感其言遂止蒲陽温漢語幼弟也穆宗德之後以撻懶女妻其子谷神太祖追麻產歡都射中其首遂獲之遼人以穆宗太祖辭不失歡都俱爲詳穩納喝部撒八之弟阿注阿與人爭部族

不獲來歸穆宗阿注阿之甥撻達告阿注阿必爲變穆宗不信而殺之撒達臨死歎曰後必知之穆宗後出獵阿注阿糾率七八人操兵入宮撩寢門劫皇后及家人歡都入見阿注阿曰閤門脊局豈足劫質汝固識我盍以我爲質阿注阿從之解皇后而質歡都撒改使人告急于獵所穆宗亦心動罷獵中途逢告者及至阿注阿謂穆宗曰可使女直知名官僚送我兄弟親屬出咸州路入遼國庫金廐馬與我勿惜歡都背送我至遼境然後遣要穆宗盟穆宗從之阿注阿遂執歡都等七人以衣裾相結送至遼境乃釋之歡都至黃龍府使人要遼阿注阿黨屬具報於遼遼人流之烏董城穆宗襲位

從兄弟習烈斜鉢等有異言曰君相之位何以皆累輩爲之歡都曰汝輩若紛爭則吾必不默默但已衆遂不敢言歡都事四君出入四十年世祖曰吾有歡都何事不成肅宗委任冠於近僚穆宗嗣位凡圖遼事皆委之康宗尤加敬禮十一年得病避疾於米里每水卒年六十三喪歸康宗迓於路送至其家親視葬事子谷神謀演谷神別有傳老勃論接合汝幹接達三勃堇爭千戶上曰汝輩能如歡都父子有勞於國乎乃命謀演爲千戶三人皆隸焉其眷顧如此

太祖子孫

邢王宗敏太祖第十二子海陵謀弑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欲除之時熙宗屢殺大臣宗敏憂之謂海陵曰主上喜殺國家事重奈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此構害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及弑熙宗使世宗召宗敏宗敏疑懼不敢往世宗曰叔父今不卽往明日如何與之相見宗敏入宮海陵欲殺之尚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異心乃使僕散忽土殺之忽土刃擊宗敏腦髮血肉狼藉遍地世宗曰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尚已行之此蟣虱爾何足道者正隆六年海陵復殺其子寄國公阿里罕大定間詔復官爵

胙王常勝熙宗弟也爲北京留守皇統七年四月賜宴便殿

熙宗被酒酌酒賜常勝常勝不能飲上怒仗劍逼之常勝逃去命左丞宗憲召之宗憲與常勝俱去上益怒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手殺之海陵與唐括辯謀廢立海陵曰若舉大事誰當立者海陵以巳乃太祖長房之孫當立而辯與秉德意不在海陵辯曰無胙王常勝乎海陵復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疏由是海陵心忌二人時阿楞爲奉國上將軍河南軍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熙宗以皇弟二字疑爲常勝使特思鞫之無狀海陵知熙宗有疑常勝心可因此除之謂熙宗曰孫進反不稱他人乃稱皇弟大王陛下弟非常勝查剌而誰特思故出之熙宗使唐括辯按問特思

特思誣服於是殺常勝查剌特思海陵并擒阿楞殺之阿楞弟撻楞熙宗本無意殺之海陵曰其兄既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熙宗以海陵爲忠益信任之子合住大定末自南京副留守遷太宗正丞上問宰臣曰合住爲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參政宗浩曰清廉幹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胙王外若愚訥臨事明敏過人朕兄弟聞於常勝尤欽容

可喜紀王宗強子爲忻州刺史海陵遣使殺之可喜聞世宗即位蔡州來歸除兵部尚書性狠戾好亂自以太祖孫有異志世宗初至中都倥偬多事屢從諸軍未暇行賞或有怨言昭武大將軍斡論初無降志及河南統軍司令史斡里朶俱

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與弑熙宗世宗踈斥之同知中都留守璋自領職因而授之完顏布輝爲副統以罪解職於是可喜等謀因扈從軍士怨望作亂斡論曰押軍沃窟剌必不逆我惟忠曰我嘗爲神翼軍總管有兩銀牌尚在可以矯發內藏賞士萬戶高松與我舊必見聽衆曰若得此軍衆事無難矣斡論往約沃窟剌沃窟剌從之惟忠往說高松高松不聽二年正月上謁山陵可喜中道稱疾而歸夜召斡論等會其家沃窟剌以兵赴之璋曰今不得高松軍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輝乃擒斡論惟忠斡里朶沃窟剌詣有司自首既下獄可喜不自言其始謀及與斡論面質然後款伏上詔罪止可喜一身其兄弟子孫皆免緣坐遂誅斡論等除璋彰化軍節度使布輝濟州防禦使

婁室

婁室完顏部人遼主自鴛鴦濼西走婁室追至白水濼獲其內庫寶物遂與闍母攻破西京至天德雲內寧邊東勝其官吏皆降獲阿踈夏人救遼兵次天德婁室使騎二百爲候兵夏人敗之復使阿土罕以二百騎往遇伏兵獨阿土罕脫歸時久雨諸將欲且休息婁室曰彼再破吾騎兵我若不復往彼將以我怯來攻我乃選千騎往遲明出陵野嶺留兵二百問之其帥李良輔也遂至登高望之夏人恃衆而不整方濟

水爲陣乃使人報斡魯婁室分軍爲二迭出迭入轉戰三十里過宜水斡魯軍至合擊敗之遼都統大石犯奉聖州壁龍門東婁室以兵襲之生獲大石其衆遂降夏人屯兵於可敦館宗翰遣婁室戍朔州築城於霸德山西南二十里遂破西山兵擒其帥趙公直復襲遼王于余都谷遼主從數十騎遁去婁室遣族子海里及术得往見遼王諭之使降遼主已窮蹙待於阿敦山之東婁室因獲之賜鐵劵銀术可圍太原宋統制劉臻率衆十萬出壽陽救之婁室擊破宋師宋張灝營文水婁室與戰灝大敗宗翰定太原婁室下汾石二州取平定軍降遼州宗翰取汴州使婁室自平陽道先趨河南敗宋

兵於褒垣破天井關遂降河陽既渡河徑薄西京城中出兵拒戰收之西京降於是汜陽滎澤鄭州中牟皆下宗翰使婁室率師趨陝津攻河東郡縣之未下者敗敵于陝城下遂克陝府使蒲察解軍二萬盡覆之安邑解州降遂克河中府降絳慈隰石等州宗翰使婁室取陝西敗宋將范致虛軍下同華二州克京兆府獲宋制置使傅亮遂克鳳翔宗輔命婁室專事陝西破敵於同州克丹州進克延安府遂降綏德軍破青澗城宋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降而晉寧軍久不下婁室欲去之若思曰此異夏鄰且生他變城中無井日取河水設爲飲乃決渠于東泄其水城中遂困李位石乙啓敦門

降守將徐徽言據子城戰三日衆潰徽言與統制孫昂不屈殺之遂降鄜坊二州延安鄜坊諸州皆殘破人民存者無幾婁室罷官輔安之降建昌軍下乾州進克邠州睿宗以右副元帥總陝西征伐將婁室有疾睿宗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左翼軍却婁室以右翼力戰軍勢復振浚軍遂敗睿宗曰力疾鏖戰以狥王事遂破巨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卒追封莘王配享太宗廟庭子活女婁室圍太原宋將种師中以兵十萬來援活女破斬之大軍至河無船不得渡婁室遣活女循水上下活女率軍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軍以濟大軍皆繼之歷京兆尹封廣平郡王

終

史緯卷三百三

金史八

列傳

希尹

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金人初無文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希尹乃依倣漢字因契丹字合本國語製女直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illegible]上以歸附進以實務與[illegible]熙宗即位希尹爲尚書右丞相國家

熙宗脅而復安得不敗

大政皆身執其咎天眷元年乞致仕不許二年封陳王三年諂曰師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於聽聞遂致章敗賜死并殺其子同修國史把答符寶郎漫帶及右丞蕭慶時熙宗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譖之皇統三年上知希尹無他心死非其罪贈儀同三司改葬之孫守貞章宗立爲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守貞與修起居注張暐奏唐中書門下入閤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起居郎起居舍人每皇帝視朝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蓋侍從官遇視朝正合侍立自來左司上殿諫官修起居注不避或侍

從官除授及議便遣始令避之比來一例令廻避及香閤奏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有聖訓及所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錄何所陳說似非設官之義若漏泄政事自有不密之罪上從之拜參知政事上新即位銳意於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何如守貞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始守貞曰在陛下厲精無倦耳進尚書左丞明昌三年夏旱下詔罪己守貞惶恐表乞解職出知東平府他日上問宰臣守貞治東平如何對曰亦不勞力上曰以彼之才治一路誠有餘矣右丞劉瑋曰方今人材無出守貞者淹於外誠可惜也上默然四年拜平章政

事封蕭國公上嘗嘆文士無如党懷英者守貞奏進士中若趙渢王庭筠甚有時譽上曰出倫者難得爾守貞曰間世之才自古所難然國家培養久則人才將自出矣明昌初北邊屢有警或請出兵擊之上曰今方南議塞河而復用兵於北可乎守貞曰彼屢突軼吾圉今一懲之後不敢復來矣守貞喜讀書通法律明習國朝故事好推轂善類接援後進上以疑忌誅鄭王允蹈後張汝弼妻高陀斡獄起意在鎬王允中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書覽觀上意右拾遺路鐸言尤切直帝不悅守貞持其事獄久不決帝出守貞知濟南府上語宰臣曰守貞固有才力喜讀書至方之真儒則未也而太邀權

譽以彼之才能平心守正朝廷豈可少離今茲今出蓋恩之甚矣以在政府日嘗與近侍語官掖事命有司鞫問守貞欵伏解職遣中使持詔責之曰扶義肩上古聖常刑結援養交臣子大戒親謂予相乃蹈厥辜爾本出勳門遂登膴仕朕初嗣位亟欲用卿未閱歲時升爲宰輔亦期納誨共致太平蓋求所長不考其素拔擢不爲不峻任用不爲不專曾報効之弗思輒私權之自市交通近侍密問起居窺測上心預關趨向繇患失之心重故欺君之罪彰指所無之事而妄以肆誣實未始有言而謂之嘗諫義豈知於歸美意專在於要君凡有官使皆爲己恩樹親識之援而列布宮中縱罪廢之餘而

出入門下復覬彈奏益見私情皆以涉於回邪不宜任之中外質之清議固所不容揆之乃心烏得無愧姑從輕典庸示薄懲仍以守貞罪宣諭百官承安元年授河中防禦使移知濟南府卒上悼之勅有司致祭賻贈禮物依故平章政事謚曰肅守貞剛直明亮凡朝廷論議及上有所問皆傅經以對上嘗與論人才守貞迹其心術行事臧否無少隱故爲胥持國輩所忌竟以直罷後趙秉文入翰林上書願進君子退小人上問君子小人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知政事胥持國

宗翰

沒喝仲
小乙本
功尤多
別傳不
人宗室諸
王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爲粘罕撒改之子也進稱號耶律訛里朵以二十萬衆戍遼太祖遂擊之宗翰爲右軍大敗遼人於達魯古城天輔五年五月射柳宴羣臣上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然求元帥無以易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解御衣以衣之爲移賚勃極烈北京既克宗翰駐軍北安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知遼主獵於鴛鴦濼殺其子晉王敖魯斡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假都統杲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莫速見諭若難大舉當以偏師討之杲報曰須奉

詔旨不令便趨山西當審詳俟議宗翰知杲無意進取恐失機會即決策進兵復報曰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與大軍會於何地杲乃約以奚王嶺會議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間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遯去使希尹等追之宗翰撫定西路州縣部族謁上於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太祖以燕京與宋還軍次鴛鴦濼不豫宗翰駐軍雲中宋人請割武朔二州宗翰言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絶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帝嘗許之矣當與之宗翰復奏曰先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鎭先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嘗期以月日一無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或有經略難以持久請置勿割上從之斡魯奏宋人不遣歲幣戶口且將渝盟宗翰宗望伐宋於是以宗翰爲左副元帥自太原路宗望自河北伐宋宗翰發河陰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救太原敗於汾北殺萬餘人留銀朮可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潞州至澤州宋使至軍中知宗望至汴割三鎭講和

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盂縣遂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睹以興復遼社稷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九月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略使張孝純十一月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潞澤二州撒剌荅破天井關下河陽宗翰進克懷州遂渡河閏月至汴與宗望會兵克汴州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奉表降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北還賜鐵券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鎭州縣請擇前資官良者任之以安新民宗翰趨還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遣婁室平陝西州郡而還師山西皆德公致

嘗請立趙氏奉職修貢宗翰不答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漢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伐康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鄰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而夏人弗應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議久不決奏請於上上曰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於是婁室蒲察帥師平陝西銀朮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睿宗於濮進兵至河東宋知府權邦彥[illegible]遁降其城取徐州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盡得之分給諸

軍襲慶府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乃遣拔離速烏林荅泰欲馬五襲康王於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康王已於前一夕渡江矣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自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帥府答書招之降而使撻懶宗弼拔離速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渡江取建康入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盧渾自明州入海三百里追之弗及乃還太宗以諳班勃極烈即位久虛儲嗣熙宗為太祖嫡孫而太宗無立意宗翰朝京師謂宗幹等曰儲嗣虛位頗久合剌先帝嫡孫當立若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吾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幹希尹言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大臣義不可奪遂

立熙宗為諳班勃極烈以宗翰為國論右勃極烈熙宗即位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王乞致仕不許卒年五十八謚桓忠配享太祖廟庭論曰宗翰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致勝有古名將之風臨潢既捷請襲遼主遼主既獲請討宋人觀其欲置河北專事陝服當時無有能識其意者甫釋干戈斂衽歸朝以定熙宗之位精誠之發孰可掩哉

宗望

宗望本名斡離不太祖第二子也與宗翰請伐宋宗望為南京路都統自燕山路伐宋至三河破郭藥師兵四萬五千藥師降遂取燕山府盡收其軍實馬萬疋甲冑五萬兵七萬州

縣悉平遂克信德府宋李鄴請修舊好宗望留不遣自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虛實宗望請以為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宗望請任以軍事四年諸軍渡河取滑州圍汴少帝請為伯姪國効質納地增歲幣請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為質沈暕以誓書三鎮地圖至軍中二月與宋平退軍孟陽是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候騎覺之分遣諸將迎擊大破平仲軍復進攻汴城問舉兵之狀少帝大恐使宇文虛中來辨曰初不知其事將加罪其人宗望檄弗攻改以肅王樞為質遣康王構歸師還河北兩鎮不下分兵討之宗望能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分屯

安肅雄霸廣信之境遂還山西宋少帝以書誘余睹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望發自保州耶律鐸破宋兵三萬於雄州那耶敗宋軍七千於中山高六破宋兵三千於廣信宋种師閔軍駐井陘宗望大破之取天威軍克真定殺知府李邈得戶三萬遂趨汴十一月宗望至河上降魏縣諸軍渡河克德清軍開德府阿里刮以騎兵三千前行遇宋軍破之取胙城抵汴城下宗望至汴分遣諸將邀宋援兵閏月宋兵出汴城來戰宗望選勁勇擊敗之宗翰自太原會軍於汴克汴州宋少帝詣軍前奉表降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北還宗望分諸將鎮守河北乃西上涼陘是月宗望卒追封宋王

配享太宗廟庭次子京本名忽魯為絳陽軍節度使海陵遣護衛忽魯往絳州殺之京由間道至汾州得免世宗即位封壽王改西京留守其妻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若止於此所官何為邦榮知其意乃詐為圖讖有鵲鵲為之語以獻於京京曰殺誠如此予受其讖再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有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年月家人孫小哥妄作讖言誑惑京京信之大定五年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鞫之京款伏上曰使允英在朕亦保全之況京哉京夫婦免死杖一百棲須縣安置以

奴婢百口自隨官給土田遣兀古出諭京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為親愛汝亦自知之何為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詔棲須縣為作第一區月給節度廩俸十二年兄德州防禦使文謀反上問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死今復當緣坐何如宰臣言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為後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道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諭京曰卿兄文舊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進封王爵委以大藩頃在大名以贓得罪止令左遷不知恩德乃蓄怨心謀不

軌罪及兄弟朕念宋王皆免緣坐文之家產應沒入者盡與卿兄子獻任卿宜悉此意二十年上問宰臣曰京之罪始於其妻妾卜休咎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職卿等以為何如皆以為非宜久之上復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為至幸矣豈可復召上默然遂止文本名胡剌除秘書監與靈壽縣主阿里虎有姦杖二百除名復為昌武軍節度使大定初改武定軍上賜條服佩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見卿往外郡惻然傷懷卿頗自放宜加檢束除廣寧尹封英王時弟京得罪上謂文曰朕待京不薄乃包藏禍心圖不軌不忍刑及骨肉遂從輕典卿亦驕縱無度朱

王有社稷功武靈封太祖諸孫爲王卿獨不封朕即位封鄭兄弟爲王自今懲咎悔過無恚朕不知也改大名尹文多取猛安謀克良馬或以駑馬易之買民物與價不盡其直占役弓手詭納稅草取民錢一萬九千餘貫降德州防禦使文既失職居常怏怏日與家奴石抹合住忽里者爲怨言合住言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謀克頗里銀术可與大王厚善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密以謀告之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之使家僮剛哥等往南京以書幣遺阿古等剛哥問合住何以知阿古等必從合住曰阿古等與大王善以此意其必從耳剛哥到南京見阿古等不言其本來之

事及還紿文曰阿古從大王矣文遂造兵仗使家奴斡敵畫陣圖大定十二年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府遣判官李特馳往德州捕文至州日已晚會文出獵召防禦判官酬越謀就獵所執之酬越言文兵衛甚衆且暮夜明日文生日可就會上執之李特乃止是夜文知本府使至意其事覺乃與合住等亡去河間府奏文事上謂宰臣曰海陵翦滅宗室殆盡朕念太祖孫存者無幾人曲爲寬假而文曾不知幸尚懷異圖何狂悖如此詔所在捕之彖獲文者遷官五階賜錢三千貫文被獲伏誅詔釋其妻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以文財產賜其故兄特進齊之子獻住

沈璋

沈璋奉聖州人迪古乃軍至上谷璋與李師夔迎降擇可爲守者衆皆推璋璋固稱師夔於是授師夔武定軍節度使以璋副之從伐宋太行賊陷潞州殺其守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潞卒以脅從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大怒召璋呵責欲殺璋璋顏色不動從容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爲賊所脅故招撫之今殺之是殺降也衆苟不免璋死何憾帥府乃召潞軍曰汝等應死今使者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改同知太原尹加禮部侍郎介休人張覺亡命山

谷抄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若得沈侍郎一言我乃可降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日降卒年六十

左企弓

左企弓薊人中進士天慶末拜廣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知樞密院事遼軍政皆關決北樞密院然後奏御金兵拔上京北樞密院不以時奏企弓以聞遼主曰兵事無乃非卿職耶對曰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爲自容計因陳守備之策金兵中京遼主將西幸以避之企弓諫不聽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於燕廢遼主爲湘陰王以企弓守司徒封燕國公德妃攝

此遷左相

政加侍中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遁去郭監高六等
迎拜太祖稱王城下高六等開門待之太祖入城受降企弓
等猶不知太祖駐蹕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詔復舊職太
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曰君王莫聽捐燕議
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時置樞密院於廣寧府以企弓
爲之企弓將赴廣寧張覺在平州有異志太祖欲以兵送之
企弓辭曰如此是促之亂也及過平州張覺使人殺之

宗本 太宗子孫止錄宗本一傳

宗本本名阿魯太宗子也皇統九年爲太保領三省事海陵
及立進太傅與秘書監蕭裕謀殺太宗諸子恐天下以

宗本輩皆懿親大臣本無反狀裕誣構其事以尚書省令史
奚人蕭玉與宗本厚人所共知使玉上變庶可示信遂作玉
告云乘德領行省與宗本別會飲言彼在外論說軍民若太
傅爲內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鎖里虎當大貴因是不令見
主上宗本云左丞相言主上近日見之輒不喜故心常恐懼
若太傅一日得大位此心方安內侍張彥善相和宗本有天
子分宗本曰我有兄在何能爲判太宗正事宗美言太傅是
太宗嫡子人太傅便合爲北京留守卞臨行與宗本言事不
可逆宗本與玉言大計只於近日圍場內決之因以馬一匹
袍一領與玉充表識物玉因裕以聞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

鞠海陵登樓命左衛將軍徒單特思及蕭裕妹婿近侍局副
使耶律闢離剌小底密伺宗本及宗美至即殺之宗美本名
胡里甲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蕭玉是日玉
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弟點檢蕭祚家逮日
暮玉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得罪以頭觸屋壁號咷曰臣未
嘗犯罪老母年七十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
諸人不可留已誅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告其事今書汝告
款已具上即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若有異詞禍及汝
家裕以巾服與玉引見海陵海陵問玉玉言宗本反具如所
教海陵遣使殺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還單王宗哲平

陽尹禀左宣徽使京等家屬分置別所使人要之於路無少
長皆殺之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
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竟殺之太宗子孫死者七十
餘人太宗後遂絕海陵使太府監完顏馮六籍諸人家曰珠
玉金帛入官什器吾將分賜諸臣馮六以此不復拘籍什器
往往爲人持去馮六家童亦取檀木屏風太府監失火案牘
盡燬少監劉景取諸司簿帳補之監吏恐稍緩得罪請景倒
署年月後馮六與景忿爭馮六言景倒署年月事景發馮六
家童盜屏事海陵素惡馮六與宗室游從謂宰臣曰法盜官
中物者死諸物已籍入官與宮中物何異馮六坐棄市又曰

錄僞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赦亦殺之蕭玉既誣宗本罪
海陵喜甚自尚書省令史爲禮部尚書加特進賜錢二千萬
馬五百匹牛五百頭羊千口數月爲參知政事于尚公主海
陵謂玉曰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諸子方強賴社稷之靈卿
發其姦朕無以報大功使朕女爲卿男婦代朕事卿賜第一
區以宗本家貲賜之拜右丞相封陳國公文思署令閻拱與
太子詹事張安妻坐姦獄具不應訊而訊之玉等俱決杖入
謝罪海陵曰汝等以愛憎妄作威福使人畏之朕信任汝等
有過則決責之亦非得已古者大臣有罪貶謫數千里外往
往死於道路朕則不然有過則杖之已杖則任之如初如不

可恕則處之死汝等當自勉正隆三年以司徒判大興尹海
陵將伐宋賜羣臣宴謂玉曰卿嘗讀書否對曰亦嘗觀之中
宴海陵起召玉至內閤以漢書一冊示玉既而擲之曰此非
所問也朕今欲伐江南卿以爲如何玉曰不可海陵曰朕視
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爲不可玉曰天以長江限南北舟楫非
我所長苻堅百萬伐晉不能以一騎渡以是知其不可海陵
怒叱出之及張浩因張福兒附奏海陵杖張浩并杖玉謂羣
臣曰浩大臣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玉以苻堅比朕朕
欲斷其舌而磔之以玉有功隱忍至今大臣決責痛如朕躬
事不得已汝等悉之及海陵發南京玉與張浩留治省事世

宗即位放歸田里籍所賜家產久之起爲孟州防禦使世宗
詆之曰昔海陵欲殺太宗子孫借汝爲證遂被進用朕思海
陵肆虐先殺宗本諸人然後用汝實成其事豈得專罪汝今
復用汝當思改過改太原尹卒大定二十四年尚書省奏玉
子德用當升除上曰海陵假手於玉以快其毒玉子豈可升
除邪論曰太宗舉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遷之廟也舍其子
立熙宗至海陵而無噍類春秋宋公舍與夷而立其弟禍延
數世害及五國誠足爲後世鑒乎

宗弼

宗弼本名兀朮太祖第四子也都統杲出青嶺從追遼主宗弼

率百騎馳擊敗之矢盡奪遼士槍殺八人生獲五人詔伐宋
康王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
軍復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江南遂降歸德壽
春廬州破酈瓊眾於和州遂渡江將至江寧宋杜充率步騎
六萬拒戰宗弼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使別將狥太
平州濠州泝江而西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及湖
州使阿里趨杭州具舟於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皆逃去
遂取杭州宋主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以精兵四
千襲之降越州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
至城下宋主走入海宗弼攻明州克之阿里泛海至昌國縣

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溫州、將自溫州趨福州矣、遂入海追三百餘里不及、阿里乃還、宗弼遂取秀州平江、阿里率兵趨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小、乃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襲之、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大艦數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乃得至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剌古渡自西、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緉、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緉、五緉皆焚、烟焰滿江、世忠不能軍、

追北七十里、宗弼渡江北還、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於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遂降熙河涇原兩路、攻吳玠於和尚原、扼險不可進、乃退、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宋軍陣於山口、宗弼大敗、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五年、為右副元帥、封瀋王、天眷元年、撻懶宗磐議以河南地賜宋、宗弼自軍中入朝、拜都元帥、宗弼言撻懶與宋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請誅撻懶、復舊疆、時宗磐已誅、撻懶謀反、詔置行臺於燕京、以宗弼領行臺尚書省、撻懶南走、將入宋、追殺之於祁州、都軍旅之事決於帥府、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詔南伐、復河南疆土、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眾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岳飛等軍皆退、大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宗弼入朝、越五日還軍、遂伐淮南、克廬州、上幸燕京、宗弼入朝、拜尚書左丞相、太保都元帥領行臺如故、宗弼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斂兵、許敝邑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畫淮水為界、宋主遣端明殿學

士何鑄等進誓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宗弼進太傅、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衮冕圭寶珮璲玉冊冊康王為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

旅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何罪天誘爾衷封奏卯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為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為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

宗弼表乞致仕優詔不許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皇統八年卒配享太宗廟庭子亨本名孛迭熙宗時封芮王素號材武海陵忌太宗諸子以為右衛將軍密諭之曰爾勿以此職為輕朕疑太宗諸子太橫得卿衛左右可無慮耳海陵賜良弓亨性自負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海陵遂惡之出為真定尹謂亨曰太宗諸子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其衝要如其有變欲倚卿為重其實忌亨也歷東京留

守家奴梁遵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考驗無狀遵坐誅海陵益疑之改廣陵尹使同知李老僧伺察動靜且構其罪亨家奴六斤頗黠給使總諸奴老僧謂六斤曰爾渤海大族不幸坐累為奴寧不念為良乎六斤識其意六斤嘗與亨侍妾私通亨怒曰必殺此奴六斤懼遂與老僧謀告亨謀逆亨有良馬將因海陵生辰進之復以生辰進馬者衆不能自異欲他日入見進之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亨有奴自京師來言徒單阿里出虎誅死亨曰彼有貸死誓券安得誅之奴曰必欲殺之誓券安足用哉亨曰然則將及我矣六斤言亨怨望且謀亨欲因間刺海陵老僧捕繫亨以聞詔工部尚書耶律安禮大理正忒里等鞫之亨言嘗給鐵券亨實無反心而六斤亦自引伏與妾私通亨怒欲殺之狀安禮等還奏海陵怒復遣與老僧同鞫之亨與家奴並加搒掠不伏老僧夜使人蹴其陰殺之亨不勝楚痛聲達於外亨擊鞠為天下第一常獨當數人馬無良惡皆如意馬方馳輒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獵持鐵鏈鏈擊狐兔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羣豕亨曰吾能以鏈殺之即奮鏈邀擊中其腹穿入之終以勇力見忌正隆六年海陵遣使殺諸宗室於是殺亨妃徒單氏次妃大氏子羊蹄等三人大定初追封韓王詔有司改葬亨及妻子論曰宗弼殘宋主於海島卒定畫淮

之約熙宗舉河南陝西以與宋人矯而正之者宗弼也宗翰既死宗磐宗雋撻懶湛溺富貴人人有自為之心時無宗弼金之國勢亦曰殆哉世宗嘗曰宗翰之後唯宗弼一人非虛言也

劉豫 豫爲宋叛爲金藩功罪不同序法亦異故兩存之

劉豫阜城人康王至揚州除知濟南府撻懶攻濟南驍將關勝出城拒戰豫殺關勝出降授京東東西淮南安撫使知東平府節制河外諸軍以子麟知濟南府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初康王殺張邦昌命左右副元帥討之詔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康王自明州入海兀朮

北還乃議更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而豫尤有心
撻懶爲豫求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詔曰今立豫爲子皇
帝既爲鄰國之君又爲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
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天會八年
九月朔備禮冊命立豫爲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
相以下官赦境內以東平爲東京汴州爲汴京張孝純等爲
宰相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以
辛亥年爲阜昌元年以其子麟爲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
之待以敵禮國書稱大齊皇帝宰相張孝純鄭億年李鄴
家人皆存宋宋人加意撫之二年豫遷都於汴睿宗定陝西

太宗以其地賜豫從張邦昌所受封界故世元帥府使瑭慶
如汴與豫議伐宋豫假回宋軍帥韓世忠屯潤州劉光世屯
江寧今欲往宋不渡江而劉光世拒守江寧欲出宿州抵揚
州則世忠必聚海船截瓜州渡不若輕兵直趨宋不彼宋有
備我必得渡江宋閤門宣贊舍人徐文將船六十艘來奔豫
與元帥府書曰徐文一行久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言宋
主在杭州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隻宋主初走入
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
邐前去昌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處今大軍可
先往昌國縣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航擄

錢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五日夜可到昌國縣或
風勢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睿宗不從天會十五年詔廢齊
國降封豫爲蜀王豫僭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臺尚書省於
汴除豫弊政人情大悅遷豫家屬於臨潢府賜錢一萬貫田
五十頃牛五十頭皇統三年卒子麟齊國建豫請立麟爲太
子朝廷不許曰若與我伐宋有功則立之於是麟進戒帥兵
南伐皆無功而還及議廢齊戒以南伐之期俾豫先遣兵駐
淮上撻懶以軍廢豫駐刀爲河麟從數百騎出迎撻懶使止
從騎於南岸獨召麟渡河因執麟廢豫麟遷臨潢授北京路
都轉運使參知政事尚書左丞興平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僞國公卒

劉筈

劉筈宛平人父彥宗封鄆王皇統元年筈以左宣徽使充江
南封冊使宋人牓其居曰行宮筈曰未受命而名行宮非也
請去牓而後行館宋人驚服欲厚賄悅之奉金珠二十餘萬
筈不之顧皆歎曰國有人焉爲行臺尚書右丞相或請甄汰
河南官吏之濫雜者筈曰廢齊用兵江表求一切近効其所
用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科目而爲大吏不試弓馬而
握兵柄者今撫定未久姑收人心奈何爲是紛更也遂仍其
舊帥府議於僚附築三城有警令北徙人居之筈曰今天下

一家。孰爲南北。設或有變。軍人入城。獨能安耶。當嚴武備以察姦慝。示彼此之同也。初以河外三州賜夏人。或言秦人在夏者數千人願來歸。諸將請納之。答曰。秦人之在蜀者倍多今此何獨舍彼而取此乎。遂止。陝西邊帥請完沿邊城郭。以備南宋。答曰。我有車騎。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勞民而結怨。況詔已定。豈可妄動。遂罷之。拜尚書右丞相。封鄭王。答爲宣徽使。以能得倖。后竟致位宰相。海陵即位。鄙之。及答求致仕。詔曰。不爲始於臨事。不爲謟於事君。未許。答歸。姑從解職。答衛國而死。子仲海。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嚴厲。臣下應對多失次宜以時攻讀在朝官。仲海從容數奏。海陵稱之。大定十四年爲宋國賀正使。宋主欲變親起接書之儀。遣館伴王抃來議曲辨強說。要以必從。仲海曰。使臣奉命遠來修好。固欲成禮信約所載。非使臣輒敢變更。公等宋國腹心。苟僥倖一時。失大國歡。往復再三。竟用舊儀。親起接書。成禮而還。遷吏部尚書。轉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十九年卒。仲海立朝。嶷然有臣甚重。世宗嘗曰。朕見劉仲海常若將進諫者。其剛嚴如此

時立愛

時立愛。新城人。遼太康九年。中進士第。爲遼興軍節度使。太祖定燕京。使韓詢持詔招諭平州。詢州人也。立愛使人送款詔曰。大小官員可充舊職。諸囚禁配隸並從釋免。遼帝在天德。平州雖降。民心未固。流言金人所下城邑。始則存撫。後則俘掠。立愛雖開諭。民不肯信。乃上言乞下明詔。遣官分行郡邑。宣諭德意。他日兵臨於宋。順則撫之。逆則討之。不勞而天下定矣。上優詔答之。後以平州爲南京。用張覺爲留守。立愛遂歸鄉里。燕人東徙。其衆怨望。覺因之遂叛入宋。太祖以燕薊與宋。新城燕屬邑。宋累召立愛。立愛見宋政日壞。不肯起。戒其宗族不得求仕。及宗望再取燕山。立愛詣幕府上謁拜同平章事。封陳國公。天會十五年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卒。

韓企先

韓企先。燕京人。乾統間中進士第。都統杲定中京遼將。遷轉運使。天會六年。同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封楚國公。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而朝廷宰相則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所更改。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自時立愛劉彥宗及企先輩官爲宰相。大抵如此。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定官制。立尚書省及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爲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嘉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時方議禮制度損益。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企先爲相。爲官擇人。以獎勵後進爲己任。推轂

自然要承承

此節將耳韓折輩聽不如是

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彌縫闕漏、密謨顯諫、必咨於周宗翰宗幹、敬重之、世稱賢相焉、皇統元年、封濮王、六年卒、配饗太宗廟庭、世宗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至於關決大政、不使外人聞之、由是莫知其功、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可畫其像置功臣中、以示勸、諡簡懿、

酈瓊

酈瓊、臨漳人、補州學生、宋宣和間、盜賊起、瓊乃更學擊刺、試弓馬、戍滑州、時宗翰伐宋、將渡河、戍軍亂、殺其統制趙世彥、而推瓊爲主、瓊因誘衆爲勤王、行且收兵、北渡淮、有衆萬餘、康王以爲楚州安撫使、累遷武泰軍承宣使、率所領步騎

十餘萬、附於齊、授靜難軍節度使、齊國廢、遷驃騎上將軍、宗弼復河南、以瓊知亳州、丁憂去官、瓊嘗語同列曰、瓊見元帥國王用兵制勝、與孫吳合、可謂命世雄才、至於親冒鋒鏑、矢石交集、指麾三軍、意氣自若、將士視之、孰敢愛死乎、宜其所向無前、日闢國千里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縱或親臨、亦必先遁、是以智者解體、愚者拱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不誅、不即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耶、衆以爲確論、宗弼再伐江南、以瓊素知山川險易、召至軍、討事、宗弼問江南誰敢相拒者、瓊曰、江南軍勢怯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帥、何以禦我、聞秦檜當國用事、檜老儒、所謂亡國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顛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既而江南稱臣、宗弼以瓊爲知言、初瓊去亳未幾、宋兵破之而去、以州人宋超守之、及大軍至、超以州事委其鈐轄衛經遁去、帥府使人招經、經不下、及城潰、百姓惶懼待命、瓊請於元帥曰、城所以不下者、因迫劫之也、民何罪、願慰安之、元帥以瓊先嘗守亳、因下令斬經而釋其州人、復命瓊守之、瓊守亳凡六年、亳人德之、遷歸德尹、卒、

李成

李成、雄州人、仕宋、官淮南招捉使、成縱卒爲盜、鈔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歸齊、齊廢、除安武軍節度使、成爲降將中最勇鷙、號令嚴明、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不持兩具、雖沾濕自如也、有告成反者、宗弼察其誣、使成自治、成杖而釋之、士樂爲用、所至克捷、宗弼再取河南、宋李興據河南府、成引軍入孟津、與卒衆薄城、鼓譟請戰、成不應、日下昃、興士卒倦且飢、成開門急擊、大破之、遂取洛陽、河南平、宗弼奏成爲河南尹、封郡王、卒、將孔彥舟亦

為舉盜自宋之齊封郡王彥舟有食獸行其妻生女美麗彥舟苦虐之使自陳非己女遂納爲妾

施宜生

施宜生邵武人宋擢上舍第授潁州教授及王師入汴宜生走江南復以罪北走齊上書陳取宋之策齊以爲大總管府議事官齊國廢遷殿中侍御史正隆四年以翰林學士爲宋國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恥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館之都亭因間以首丘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爲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警副使耶律闢離剌以聞詔烹之初宜生因于場屋遇僧善

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于身之毛皆逆上且殺旋殆必凶終初宜生從羣盜范汝爲於建劍及敗變服傭於泰州吳翁家翁異之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事惟謹何乃致疑邪翁固詰之宜生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咸餕而汝獨遜同輩且饌品有數奪是以識汝非真傭也宜生遂告之翁匿之金夜濟淮以歸試一日擬能三十六賦擢第一後竟如僧言

張中彥

張中彥安定人爲彰德軍節度使正隆營汴京新宮中彥採運關中材木青峯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構崖駕壑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梁艦畢功將發民曳之就水中彥召役夫數十人治地勢順下傾瀉於河取新秫稭布於地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衆乘霜滑曳之不勞力而致諸水其智巧類此授西蜀道副都統世宗即位赦書至鳳翔諸將惶惑不能決去就中彥曉譬之諸將感悟受詔上召中彥入朝封宗國公爲吏部尚書卒

王倫

王倫爲人俠邪無賴年四十餘尚與市井惡少羣游汴中天會五年宋人以倫假刑部侍郎與閤門舍人朱弁充通問使時方議伐宋凡宋使者如倫及宇文虛中魏行可顧縱張邵等皆留之不遣倫久困乃唱爲和議求歸元帥府使人謂之曰此非江南情實特汝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何爲來哉十年劉豫出師無功撻懶爲元帥左監軍經略南邊密主和議乃遣倫歸倫至宋言和議事康王大喜遷倫官并官其子弟宋方與齊用兵未可和十五年康王聞天水郡王已薨以倫假直學士來請其喪使倫請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自有與其封劉豫曷若歸之趙氏是歲劉豫受封已

八年、不能自立、其國尚勤屯戍、朝廷厭其無能爲、乃廢劉豫、撻懶以左副元帥、守汴京、而倫適至、太師宗磐領三省事、撻懶與東京留守宗雋附之、三人皆跋扈嗜利、陰通賂遺、遂議以齊地與宋、宗幹等爭之不能得、以侍郎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遣倫先歸、宋以倫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監公佐爲保信軍節度使副之、進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復來請天水郡王柩及母韋氏兄弟宗族等、時宗磐宗雋撻懶皆以謀反誅、倫至上京、有司詰讀康王來文不書爾、閤進奉狀稱禮物不言職貢、上使李詗責問倫、留不遣、遣其副監公佐歸、三年、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地、遂伐江南、已渡淮、宋人請和、皇統三年、宋端明殿學士何鑄、峇州觀察使曹勛進誓表、遣左副檢點賽里山東西路都轉運使劉祹、送天水郡王喪及宋帝母韋氏還江南、時宇文虛中已受官爵、乃遣朱弁張邵等南歸、以倫爲平州路轉運使、倫已受命、復辭、上曰、此反覆之人也、遂殺之、論曰、孔子云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宇文虛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王倫銑袴之子、市井爲徒、此豈有恥之士、可以專使者耶、二子之死、雖冤其自取亦多矣、亦是

王伯龍

王伯龍、濟州人、遼末、聚黨爲盜、天輔二年、率衆二萬來降、同知保州兵馬安撫司事、府宗經略山東、伯龍從攻青州、城中夜出兵襲其營、伯龍不及甲、被衣挺刃、獨拒營門、敵不得入、擊殺數十人、軍士皆出、殺傷宋兵不可勝計、遂下青州、破宋衆十餘萬於濮州、濮城守、城中鋒鏃揮我軍、伯龍被重甲、首冠大釜、挺槍先登、殺守陴者十餘人、大軍繼上、遂剋之、進攻徐州、伯龍復先登、敗高托山之衆十五萬於清河、擊韓世忠於邳州、走之、攻泗州、泗州守將以城降、屯睢陽、破除宏賊衆四十餘萬、取廬州和州、軍渡采石、擊敗岳飛路尚等兵、獲旗纛數百萬計、天眷元年、爲燕京馬軍都指揮使、從元帥府復取河南、皇統元年、以本部從宗弼南伐、破濠州、而還、天德三

年、徙益都尹、封廣平郡王、卒、

高彪

高彪、渤海人、彪始生、術者言其時日不利父母、其父欲不舉、其母嘗護之、居數歲、竟逐彪、彪匿於外家、遼人調兵東京、時父已老、當從軍、悵然謂所親曰、吾兒若在、可勝兵矣、彪因代其父行、戰於山河店、遼兵敗走、彪獨力戰、軍士見之曰、此勇士也、今生致之、後從宗弼襲康王至杭州、師還、宋將韓世忠以戰艦數百扼江北、宗弼引而西、將至黃天蕩、敵舟三十餘來逼南岸、其一先進、載兵士二百餘、垂至、彪以鈎挽之、率勇士數十躍入敵舟、所殺甚衆、餘皆赴水死、從攻陝西、彪率兵

三十取康州降者言城東北隅守兵將謀爲內應彪夜從家奴二人先登守將覺之彪與奴殊死戰諸軍進逐克其城彪勇健絕人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鎧歷險如飛及臨敵身先士卒未嘗反顧大小數十戰率以少擊衆無不獲勝遷行臺兵部尚書權密副使舒國公卒

蕭仲恭

蕭仲恭遼人能夜甲超橐駝故事宗戚子弟別爲一班號孩兒班仲恭嘗爲班使遼帝奔天德仲恭爲護衛太保至雍里底金軍奄至遼主倉卒走仲恭母馬乏不能進謂仲恭及弟仲宣日汝等盡節國家無以我爲也仲恭母道宗女也遼主傷

之命仲宣留侍其母仲恭從而西時大雪寒甚遼主乏食仲恭進衣及乾糒遼主困仲恭伏冰雪中遼主藉之以憩凡六日乃至天德始得食後與遼主俱獲太宗以仲恭忠於其主特加禮待天會四年仲恭使宋且還宋人意仲恭耶律余睹皆有亡國之感而余睹爲監軍有兵權可誘而用之仲恭素忠信無反覆宋人乃以蠟丸書令仲恭致之余睹使爲內應仲恭恐宋人留不遣陽許之還見宗望以蠟丸書獻之於是再舉伐宋執二帝以歸皇統初拜平章政事封濟王詔葬遼豫王於廣寧仲恭請往會葬熙宗義而許之天德二年卒

不失爲忠信

張通古

張通古易州人遼進士補樞密院令史丁憂起復懇辭不獲因遁去屏居興平太祖定燕京與宋宋人欲收以辟召之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寧山宗望復燕京侍中劉彥宗知其才召爲樞密院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尚書省除工部侍郎高慶裔設磨勘法仕官者多奪官通古亦免去宗幹素知其名遣人諭之使自理通古曰多士皆去已何心獨求用哉宗幹爲論理之除中京副留守爲詔諭江南使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陝西賜宋宋約奉表稱臣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欲北還宋主遽命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詔拜起皆如

儀使還聞宋置戍河南謂送伴韓肖胄曰天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思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嫌疑若興師問罪將何以爲辭江左且不可保況齊地乎肖胄惶恐趣白宋主宋主遽命罷戍通古至上京以白宗幹且曰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宗幹曰吾志也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宗弼復取河南通古請先至汴諭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宗弼謂通古曰宋人先退詐也今聞將自許宿來襲我通古曰南人宜言來者正所以走耳使覘之宋人果去宗弼撫髀笑曰誰謂書生不曉兵事哉河南平孫進詐稱皇弟按察大王謀作亂將遊陵爲相內懷覬覦欲先除熙宗弟胙王常勝因進稱皇弟大

王遂指爲胙王以謚補之熙宗遂發衞特思執汴京鞫治行
臺知熙宗意在胙王誘引孫進邀剛之通古極力辯止特思
奏狀海陵誥之曰特思將嫁禍於胙王熙宗遂殺胙王并特
思行臺諸人責通古曰爲君所誤令坐死矣通古曰以正獲
罪死賢於生既而行臺不坐天德初拜平章政事進司徒封
潞王海陵御下嚴厲親王大臣未嘗少假顏色惟見通古必
禮貌之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留之不得朝官復有留
之者海陵聞而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坐
其側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
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況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

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閭閻老
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
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爲儀表何不師之召法寶謂
之曰汝既爲僧去住在已何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懼不知所
爲海陵曰汝爲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杖之二百張浩
張暉各杖二十通古卒後僕射趙隳與通古子孫皆不肖而
蕩破貲產賣田宅世宗詔曰自今官民祖先亡沒子孫不得
分割居第以嫡孫主之毋致鬻賣著於令

張浩

張浩渤海人本姓高東明王之後海陵定都燕京浩與四方
之民欲居中都者給復十年以實京城從之拜尚書右丞相
封潞王正隆二年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言不行言不
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卿於二者何居
浩曰臣羸病不堪任事是以求去不許海陵欲伐宋將幸汴
而汴京大內失火使浩與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浩奏曰往
歲營治中都天下歎然嚮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
前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海陵問用兵利害浩不敢正諫
婉辭以對曰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
之曰趙構無子樹立疏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
海陵雖喜而不能從也浩至汴海陵使宦者梁珫來視工役

凡一殿之成費累鉅萬珫曰某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浩不能
抗而與之均禮汴宮成海陵自燕來居之浩拜太傅海陵至
汴累月不視朝日治兵南伐部署諸將浩欲奏事不得見會
海陵遣周福兒至浩家浩附奏曰諸將皆新進少年恐誤國
事宜求舊人習兵者以爲千戶謀克海陵部署已定恐聞其
言杖之海陵自將發汴京皇后太子居守浩留治尚書省事
世宗即位於遼陽揚州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殺太子
光英於南京浩遣戶部員外郎完顏謀衍上賀表明年浩朝
京師拜太師封南陽王世宗曰卿在正隆時爲首相不能匡
救惡得無罪營建兩宮殫竭民力汝嘗進諫故天下不以咎

汝今復用卿爲相當自勉毋負朕意浩頓首謝浩有疾在告詔入朝毋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或體中不佳不必日至省中政事可就第裁決浩雖受詔頻以退爲請乃除判東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許致仕初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卒配享世宗廟庭子汝霖除刑部郎中知登聞檢院王震改禮部郎中世宗曰此除未允人望禮官當選有學術士如張汝霖可也於是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別職轉御史大夫將陵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獄汝霖具

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溫有人在官掖然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耶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謫棣州防禦使拜參知政事是日見汝弼亦拜尚書右丞時人榮之後因論事世宗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辭何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晚年多過舉朕不能比迹聖帝明王然常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汝霖曰魏徵所云守成難者正謂此也世宗在位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才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無所薦達一日召宰臣謂曰卿等職居輔相

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因顧汝霖曰若右丞者亦右丞相所言也平章政事襄及汝霖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上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有賢人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乎汝霖等有慚色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同受顧命章宗立加銀青榮祿大夫帝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自唐代如此何能得人汝霖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爲

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耶明昌元年卒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故言似忠而不忤章宗新即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諸陳設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人二年畢事帝以多費意輟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爲過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用度浸廣蓋汝霖有以導之汝弼爲相不能正諫上所欲爲則順而導之所不欲爲則微言以觀其意上不悅則婉辭引過終不忤之也兄弟頗相似云

祁宰

祁宰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還太醫使常

感激欲自効海陵將伐宋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
診視既退疏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當此之時上
有太祖太宗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猶不能
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不逆
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
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不修也間
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
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
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海陵怒命
戮於市籍其家天下哀之海陵斃奏疏其坪恭敬爲之戮

辭以實不知海陵猶杖之世宗即位贈資政大夫復其田宅
章宗擢其子公史尚藥局都監泰和初詔定功臣謚尚書省
掾李秉鈞言事有似緩而急者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
贈資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盡傷厥心世宗即
位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
孔子稱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
議謚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謚當時居高官食
厚祿者不爲無人皆畏罪淟涊含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爲
社稷計宰使立名死節之士願出於黯下之流亦可以少愧
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謚

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毅

耨盌溫敦思忠

耨盌溫敦思忠阿補斯水人太祖伐遼是時未有文字凡軍
事當中覆而應密者諸將皆口授思忠思忠面奏受詔傳致
還軍雖往復數千言無少誤及遼人議和思忠與烏林荅贊
謨往來專對號閘剌闍剌漢語行人也遷行臺尚書左丞贊
謨爲行臺參知政事思忠黷貨無厭贊謨鄙之由是交惡海
陵殺左丞相秉德贊謨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贊謨殺之
入爲尚書右丞進平章政事封郜國公天德三年致仕貞元
二年海陵幸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使以家禮見謂思忠曰

卿神氣康實先朝舊事舍卿無能知者當爲朕起共治國政
遂命思忠乘馬從入宮拜太師領三省事封齊國王三日徙
入人聽隨至宮省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風思忠建白之封王
何以服人
者皆降封異姓或封公惟封思忠廣平郡王思忠言百官不
當封贈惟封思忠式室爲郡夫人思忠自謝太祖舊臣敢自
任盡言無所避海陵將伐宋問諸大臣皆不敢對思忠曰不
可海陵不悅曰汝勿論可否但云何時克之思忠曰以十年
爲期海陵曰何久也思忠曰太祖伐遼猶且數年今百姓愁
怨師出無名江淮間暑熱瀑濕不堪久居未能以歲月期也
海陵怒領視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無所畏曰老臣歷事

四朝位至公相苟有補於國家死亦何憾有頃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為正統爾老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讀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答見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足問哉海陵遷四方甲仗於中都思忠曰州郡無兵何以備盜賊海陵盡籍丁壯為兵思忠曰山後契丹諸部恐未可盡起皆不聽其後州郡盜起守令不能制契丹撒八斡窩果反海陵伐宋祁宰諫而死張浩進言被杖思忠見疎他無及者正隆六年卒大定十二年詔復烏林答贊謨官爵贈特進上謂宰臣曰贊謨忠質剛毅雖古人無以過與思忠有隙遂勸海陵殺之今思忠子孫皆不肖亦陰報也初思忠已構殺贊謨遂納其妻曹氏盡取其財產章宗即位贊謨女乞改葬詔賜葬地於懷州并以思忠元取家貲付之

張景仁

張景仁遼西人宋人議和朝廷許奉表為國書稱臣為姪往復凡七書然後定皆景仁為之世宗稱之曰今之文章如張景仁與宋人往復書指事達意辨而毅真能文之士也為翰林直學士上召景仁讀陳言文字上問事欵幾何景仁率爾對曰二十餘事復曰其中如某事某事可行餘皆無謂也明日上召景仁責之曰卿昨言可行者朕觀之中有不可行者卿言無謂者中亦有可行者朕未嘗使卿分別可否卿概非可否何也二十一年為御史大夫世宗謂之曰卿博學老儒能如古之御史大夫斯為稱矣不能如古之人衆人不獨謂卿亦謂朕不能知人景仁被詔就臺中治監察罪概以便服視決罰上聞之責景仁曰朕初用卿為大夫或言卿不可任此官今果不用故事率易如此景仁頓首謝元妃李氏葬於海王莊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提控葬事都水監丞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元忠決之四十景仁劾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臣禮上戒勅元忠曰監丞六品有罪聞奏今乃擅決汝當如是耶元忠尚豫國公主怙寵自任景仁劾之朝廷肅然是

世宗子

鎬王永中世宗長子大定元年封十二年拜樞密使十九年改葬明德皇后於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張氏陪葬自磐寧宮發引永中以元妃柩先發使執黃繖者前導儀皇后柩出殯宗徒既少府監張僅言呼執黃繖者不應既葬僅言欲奏其事顯宗曰是何足校哉戒繖人謝耳乃止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永中不悅顯宗諭之曰宗正之職自親及疎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之貴豈以官職閒劇為計耶永中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詔永中佐之顯宗[illegible]

表問起居於上京。復遣永中子石古乃奉表世宗壽。詔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其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二十五年，世宗在好水川清暑，顯宗薨於中都，詔晉王永功親章宗召永中赴行在。章宗明昌二年正月，孝懿皇后崩，判真定府事吳王永成、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永升奔喪後期，各罰俸一月，杖其長史五十。永中適有寒疾不能至，上怒意諸王有輕慢心，遣使責永中，曰已近公除，亦不須來。二月，禫祭，永中始至。及諸王朝辭，賜遺留物，禮遇雖存，而嫌忌自此起矣。始置王府傅尉官，名為官屬，實檢制之也。府尉希望風旨，過為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不堪，殊鬱鬱不樂，閒居不許。四年，鄭王永蹈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馬一員，檢察門戶出入，毬獵遊宴皆有制限，家人亦有禁防。河東提刑判官把里海坐私謁永中，杖一百，解職。故尚書右丞張汝弼，永中母舅也。汝弼妻高陀斡畫永中母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為永中求福，希覬非望。五年，高陀斡坐詛祝誅。上疑事由永中，未有以發。會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離合懣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詔同簽大睦親府事暠、御史中丞孫即康鞫問，并得第二子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雲言：我得天下，子為王，以爾為妃。詔遣官覆按狀，同遣禮部尚書張暐、兵部侍郎烏

馬琪可假

太其

古論慶壽獲之。上謂宰臣曰：鎬王祇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異。參知政事馬琪曰：永中與永蹈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上曰：鎬王何故輒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詔以永中罪狀宣示百官雜議，皆曰請論如律，惟官籍監丞盧利用乞貸其死。詔賜永中死，神徒門、阿離合懣等皆棄市。勅用國公禮收葬，妻子威州安置。泰和七年，詔復王爵，諡曰厲。勅王子石古乃於威州以禮改葬。貞祐二年，徙永中妻子石古乃等鄭州安置。三年，太康縣人劉全等嘗為盜，亡入衛真界，欲為亂，詭稱愛王。愛王指石古乃，石古乃實未嘗有封，小人妄假託以惑眾。事覺，全等伏誅。貞祐四年，潼關破，徙永中子孫於南京。興定二年，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云愛王終當奮發，今匿跡民間，自號劉二。衛真百姓王深等信以為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結構逆黨，市兵仗，大署旗旐，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六十餘人。永中子孫禁錮幾四十年，天興初，詔許自便。

二丈誅敬
建書不及
石古力幸
也

鄭王永蹈，世宗第四子。大定十一年，封。二十六年，為大興尹。章宗即位，改判定武軍。崔溫、郭諫、馬太初與永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畢慶壽言郭諫能相人，永蹈召使相己及妻子。諫說永蹈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大王乃元妃長子，不與諸王比也。永蹈召崔溫、馬太初論讖記天

與崔溫曰丑年有兵災屬兔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郭謙
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在丑後寅前兵丈事永蹈
深信其說陰結內侍鄭雨兒伺上起居以崔溫爲謀主郭謙
馬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使僕散揆尚永蹈妹韓國公主
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爲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
尉蒲剌覩致書於揆先請婚以覘其意揆不許家奴董壽諫
永蹈不聽同輩千家奴上變時永蹈在京師詔平章政事完
顏守貞參知政事胥持國戶部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
厖古鑑鞫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上怒召守貞等問狀右丞
相夾谷清臣曰事貴速絶以安人心於是賜永蹈及妃卞玉

二子按春阿辛公主長樂自盡蒲剌覩崔溫郭謙馬太初等
皆伏誅自是諸王制限防禁密矣泰和七年詔復王封備禮
改葬諡曰剌以衛王永濟子按辰爲後
豫王永成世宗第七子大定七年封二十五年留守中都判
部尚書章宗即位判真定府事坐率軍民圍獵解職奉表
謝罪上賜手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忠純侍顯考於春宮曲
盡友于之愛況沖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
裨益朕心倚在蓍龜莫窮用是起之苦塊之中授以維城之
任自典藩服歲月寖更豈爾趙邪知驥足之難展眇哉鎮府
固牛刀之莫施方懸榻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閔凶偶因時

獵頗擾部民法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
雖欲遂於私恩竟莫逃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憶祖宗
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閑之
小誡欲成終始之洪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
慎者修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以戒卿昔東
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憂疑之悔前人所行
可爲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
德業日新無慮寵復之晚親灑文草直寫所懷未幾判太原
府事永成進日上親爲詩以賜有美譽自應稱王度忠誠不
待啓金縢之語當世榮之改判平陽府事承安二年進馬八

十四上賜詔獎諭曰卿夙有倚望時惟茂親通達古今砥礪
忠義方分憂於外屢求輸誠於上開欲助邊防以增武備惟
盡心於體國乃因物以見誠載念懇勤良深嘉獎泰和四年
薨諡曰忠獻永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
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有驕色自號樂善居士
璹越王永功子世宗孫也正大初封密國公奉朝請四十年
以講誦吟咏爲事時時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永
功薨後稍得出遊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輩交
善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頗沛奔走璹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
至汴中家人口稍衆入少客至貧不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

異人如此
兵勢如此

夔著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常至日夕樂而不厭也天興初璹臥疾論及時事嘆曰兵勢如此必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完顏氏一族歸故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曾王出質璹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璹曰聞訛可欲出議和訛可年幼苦未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曰南渡後宗室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緩急則投於不測叔父盡忠固然天下其謂我何叔父休矣君臣相顧泣下未幾以疾卒年六十一平生詩文甚多自刪其詩存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第五子守禧風神秀徹璹特鍾愛嘗曰平日所蓄書畫將以付斯子早卒

史纂卷三百四

金史九

列傳

李石

李石遼陽人貞懿皇后弟也爲景州刺史海陵遷都燕京石護側入見海陵指石曰此非葛王之舅乎石知海陵忌宗室託疾還鄉里世宗留守東京海陵使副留守高存福伺察動靜存福欲害世宗知軍李蒲速越謀以告石勸世宗誅存福衆事世宗從之大定元年拜參知政事羣臣請幸上京石曰正隆遠在江淮寇盜蜂起萬姓引領東向宜因此時直抵中都據腹心以號令天下萬世之業也上即日啓行世宗納石女生鄭王永蹈衞紹王永濟冊爲元妃三年戶部言大定以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真僞相雜罷之石買舊帖下倉支粟降御史大夫七年加司徒安化軍節度使徒單子溫平章政事合喜之姪也贓濫不法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既退宰相問石奏事何久石曰正爲天下蠹汚未盡誅耳聞者悚然上謂石曰御史分別庶官邪正卿等惟劾有罪而未嘗舉善何也宜令監察剌衆善惡以聞九年進太尉尚書令封平原王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奏事石神色不懌世宗察之謂石曰守道所奏既非私事卿當共議可否豈可以

與巳相違而蓄怒哉在上位者所見有不可順而從之在下位者所見雖當則不從之如此在下者誰敢復言十六年卒石以勳戚久處腹心之寄內廷獻替外罕得聞舊史譏其少貪貞懿后周之不受曰國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貧后曰汝苟能此吾復何憂及中年以冒累見斥衆議其貪鄙如出二人石朮貴時人有慢之者及爲相其人見之惶恐石曰吾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北部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曰古築長城備北徙耗民力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柔之以德若徙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費有用之力爲此無益之事議遂寢世宗在位幾三十年尚書令凡四人張浩以舊官完顏守道以功徒單克寧以顧命石以定策他無及者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

獨吉義

獨吉義曷速館人爲利涉軍節度使時海陵伐宋諸軍往往逃歸而世宗在東京得衆心都統白彥敬自北京使人結義欲與共圖世宗會世宗即位義即日來歸具陳所以與彥敬密謀者世宗嘉其不欺以爲參知政事謂之曰正隆若反旆北指計將安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弑君殺母阻兵虐衆必將自斃陛下即位此其時也上曰卿何以知之義曰陛下此

衆若太早則正隆未渡淮太遲則窩斡必熾今正隆已渡淮窩斡未至太盛將士在南家屬在北惟早幸中都爲便上嘉納之大槃子爲世宗聞海陵死於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大定四年卒

紇石烈志寧

紇石烈志寧本名撒曷輦上京人契丹撒八反志寧爲西北面副統與都統白彥敬討之志寧至北京而海陵伐宋巳渡淮聞世宗舉事志寧結會寧尹完顏蒲速賚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將攻之而世宗巳即位遣使招之志寧殺使者九人世宗使完顏謀衍來代衆不肯戰乃與彥敬俱降世宗問曰正隆暴虐人望既絕朕以太祖之孫即大位汝殺我使者又不能爲正隆死節爲人所圖然後來降朕今殺汝等汝等將何辭彥敬未有以對志寧曰臣等受正隆厚恩所以不降罪當萬死上曰汝輩初心亦忠於所事自今事朕宜勉忠節世宗使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征撒八志寧都統右翼軍大敗撒八俘五萬餘人獲賊將稍合住釋弗殺許以官賞縱之歸使捕窩斡自効稍合住執窩斡降賊平入朝爲左副元帥駐軍睢陽窩斡黨人括里扎八降宋獻謀於李世輔曰北人恃騎射戰勝攻取今夏月久雨膠解弓不可用世輔與之攻宿州都統奚撻不也降宋宿州陷世輔自以爲得志日與括里

扎八置酒高會、志寧以精兵萬人、發自睢陽、趨宿州、中使來督軍、志寧附奏、曰此役不煩聖慮、臣但恐世輔遁去耳、世輔聞志寧軍止萬人、甚易之、曰當令十人執一人、括里見上將旗幟、問候人、知是志寧、謂世輔曰、此撒曷辇監軍也、慎毋輕之、志寧將至宿州、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爲疑兵、三猛安兵駐州南、志寧自以大軍駐州東南、阨其歸路、世輔望見州西兵旌旗蔽野、以大軍在州西、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步騎數萬皆執盾爲陣、外以行馬捍之、使別將將兵三千、出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寧軍、萬戶蒲查擊之、夾谷清臣毀其行馬、短兵接戰、世輔軍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世輔按敗

將將斬之、其統制常吉來奔、盡得城中虛實、明日、世輔悉兵出戰、志寧使夾谷清臣擊之、志寧麾諸軍力戰、世輔大敗、走者自相蹈籍、僵尸相枕、手城門而入、門塡塞、緣城而上、我軍自濠外射之、多墮死隍間、殺騎士萬五千、步卒三萬餘人、世輔乘夜脫走、夾谷清臣追及之、斬首四千餘、赴水死者不可勝計、獲甲三萬、他兵仗甚衆、志寧遂渡淮、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請和、世爲姪國、歲幣二十萬兩匹、魏杞奉誓書入見、復通好、志寧還京師、拜平章政事、左副元帥、七年、皇太子生日、宴羣臣於東宮、志寧奉觴上壽、上悅、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

酌酒、上手飲、志寧以玉杓及黃金五百兩賜之、以第十四女下嫁志寧子諸神奴、八年、皇女以婦禮謁見、志寧夫婦坐而受之、封廣平王、十二年、志寧疾亟、賜金丹三十粒、詔曰、此丹未嘗以賜人也、使者至志寧已不能言、但稽首而已、是歲卒、上臨其喪、行哭而入、哀動左右、將葬、上致祭、復慟哭、謚武定、志寧妻永安縣主妬甚、嘗殺孕妾、及志寧卒後、諸神奴及母弟病亡、世宗甚惜之、遣使諭縣主曰、丞相有大功於宋、二王外皆不及也、今養其孽子、當如親子視之、配享世宗廟庭、

僕散忠義

僕散忠義、上京人、除博州防禦使、一夕、囚徒謀反獄、將校皆

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使守更吏撾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爲漢南路副統制、世宗立、入朝京師、拜尚書右丞、移剌窩斡僭號、兵久不決、忠義請曰、契丹小寇、不時殄滅、致煩聖慮、臣聞主憂臣辱、願効死力除之、世宗大悅、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封榮國公、賜以御府貂裘、賓鐵吐鶻、弓矢、大刀、具裝對馬、及安山鐵甲、金牌、詔曰、軍中將士有犯、並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遷賞、忠義至軍、窩斡以精銳自隨、以羸兵護輜重、由別道西走、期於山後會集、追及于陷泉、大敗之、獲其弟裊、俘生口三十萬、獲雜畜十餘萬、車帳金寶以鉅萬計、悉分諸軍、窩斡既敗、入于奚中、高忠建敗奚于栲

柁山、猛剌道取抹白諸奚之家、諸奚遂降、窩斡勢益弱、紇石烈志寧獲賊將、稍合住、縱之使歸、令捕窩斡自贖、合住與其黨執窩斡降、契丹平、忠義朝京師、拜尚書右丞相、大定二年、以紇石烈志寧經略宋事、詔忠義以丞相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將、時復泗壽鄧州、請褒其城遷其民于宿亳等州、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得之則已、忠義使將士擇善水草休息且牧馬、俟來歲取淮南、忠義與宋相持處、夏日久雨弓力減、或乘時來攻、選勁弓萬張於別庫、宋將李世輔果陷宿州、忠義發所貯勁弓給志寧軍、與宋人戰、遂大捷、復宿州、宋同知樞密院事洪遵、計議官盧仲賢與志寧書、許歸海泗唐鄧四州、

約為叔姪國、忠義既奏請定書式、且言宋書如式、則許其入界、如其不然、勢須遣還、詔曰、若宋人歸舊疆、歲幣如昔、可免奉表稱臣、許世為姪國、忠義乃貽書宋人、宋人託故未從、忠義進軍壓淮境、遣志寧率偏師渡淮、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四年正月、宋使胡昉以右僕射湯思退書來、稱姪國、不肯加世字、忠義留昉軍中、使使以聞、詔遣昉還國、徒單克寧敗宋魏勝於十八里莊、取楚州、世宗詔進師、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同知樞密院事王之望書、一一如約和議始定、宋遣禮部尚書魏杞、承宣使康湑充通問國信使、取到宋主國書式、世為姪國、歲幣二十萬兩匹、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湑入見、其書曰、姪宋皇帝眘、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魏杞還、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姪宋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定、以罷兵詔天下、忠義奏官軍一十七萬三千三百餘人、留馬步軍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許宋講好、而屯戍尚多、新舊軍可通留六萬、以宋國進到歲幣銀絹二十萬兩匹、盡數給與見存留及放散軍充賞、忠義朝京師、上勞之曰、宋國請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元帥、大定六年卒、配享世宗廟庭、

紇石烈良弼

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回怕川人也、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京師、良弼與納合椿年皆童丱、在選中、時希尹為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選之途中、望見嘆曰、吾輩學丞相文字、千里來京師、固當一見、乃入傳舍求見、拜於堂下、希尹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贊曰、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問所學、良弼應對方雅、希尹曰、此子他日必為國器、留之數日、年十四、為北京教授、學徒數百人、時人為之語曰、前有谷神、後有婁室、天德初、官吏部郎中、時納合椿年為參知政事、薦良弼才出己右、遷刑部尚書、海陵嘗曰、左丞相張浩練達事務、而頗不實、刑部尚書婁室言行端正、無所阿徇、詔榜

年日、卿可謂舉能矣、常人多嫉勝已者、卿樂勝於已者、賢于
人遠矣、改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良弼音吐清亮、海陵
詔諭臣下、必令良弼傳旨、聞者莫不竦動、拜參知政事、海陵
伐宋、良弼諫、不聽、以爲右領軍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詔良弼
撫定上京遼右、而世宗即位于遼陽、良弼乃還汴京、海陵死、
世宗就以良弼爲南京留守、遷尚書右丞、謂良弼曰、卿嘗諫
正隆伐宋、不用卿言、以至殞命、當時懷祿偷安之人、朕皆黜
之矣、今復用卿、凡國家之事、當盡言、無復顧忌、良弼頓首謝、
進平章政事、封宗國公、山東兩路猛安謀克與百姓雜居、詔
良弼度宜易置、使與百姓異聚、民田互相犬牙者、以官田易

之自是無復爭訟、上謂宰相曰、朕思應敵多不得人、中夜而
寤、或達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選擇、良弼曰、女直契丹人、須習
漢人文字、然後可、方今大率多黨與、或稱譽於此、或見毀於
彼、所以難也、上曰、朕已密令體察矣、進左丞相、良弼垂紳正
笏、不動聲色、爲相既久、練達朝政、上有詢訪、盡誠開奏、多稱
上意、宗敘請置沿邊濠塹、良弼曰、敵國果來伐、此豈可禦哉、
上有事南郊、良弼爲大禮使、自收國以來、未嘗講行是禮、歷
代典故、多不同、良弼討論損益、各合其宜、上與宰臣、論猛安
謀克官、多年少不習教訓、無以長之、禮其時鄉里老者爲教
導之、令或謂不任事而不問、或謂非其職而不從、可依漢制、

置鄉老、選廉潔正直可爲師範者、使教導之、良弼曰、聖慮及
此、億兆之福也、他日上問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
家、直言爲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盡以
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身、是以不爲也、大定十四年、歲
在甲午、大興尹璋爲賀宋正旦使、宋人奪其國書、詔梁肅詳
問、衆議紛紛、謂凡午年必用兵、上以問良弼、對曰、太祖以甲
午年伐遼、太宗以丙午年克宋、今茲宋人奪我國書、適在午
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既而梁肅至宋、宋主起立、授受國書
如舊儀、肅還、宋主遣工部尚書張子顏、知閤門事劉崈來祈
請免親接國書、上與大臣議、良弼曰、宋國免稱臣爲姪、免奉

表爲書、恩賜亦已多矣、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不可
從、左丞石琚以爲不從所請、必至用兵、上謂琚曰、卿所言非
也、所請有大於此者、更欲從之乎、遂不許、上問宰臣曰、朕嘗
令內外官舉賢能、未聞有舉者、何也、參政魏子平請視所舉
當不以爲賞罰、上曰、宋制薦舉其人、後犯私罪、舉主雖至宰
執、亦坐降罰、人心有恒者鮮、財利怵于前、或喪其所守、宰臣
任大責重、豈應坐是以爲升黜邪、因問堯有九年之水、湯有
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
弼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飢
饉之患、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

一週凶歲而民已病矣上然之命有司懲戒不務生業者十七年以疾辭位不許十八年表乞致仕上遣使慰諭之良弼請益堅詔給丞相俸傔良弼既歸上謂宰相曰卿等非不盡心但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也嘗問良弼每旦暮月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卒年六十追封金源郡王謚誠敏

完顏守道

完顏守道谷神之孫世宗大定初授左諫議大夫內族晏以恩舊拜左丞相守道言陛下初即位邊警未息方大有為之時恐晏非其材必欲親愛莫若厚與之祿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世宗錄扈從將士之勞欲行賞賚而帑藏空竭議貸民財以與之守道曰人罹虐政方喜更生今仁恩未及而徵斂遽出如擧望何若出宮中所有無取於民雖不及厚人亦無言也從之詔守道馳驛規畫山東兩路軍糧及賑民飢守道籍大姓戶口限以歲儲使盡輸其羨入官而給以直由是軍民皆足二年拜參知政事十四年遷右丞相監修國史熙宗實錄成帝曰卿祖谷神行事有未當者尚不為隱見卿直筆也進太尉尚書令乞致仕帝曰卿引年求退甚得宰相

體然未得代卿者以是難從汝勉之哉二十六年復求致仕許之賜宴於慶春殿帝手飲以卮酒錫與甚厚以其子珪侍行明昌四年卒太常議謚曰簡憲上改曰簡靖蓋重其能全終始云

唐括安禮

唐括安禮本名斡魯古上京率河人大定初為大興尹上曰京師姦訛言府中姦吏為民患卿雖年少而有治才去其宿弊毋為因仍七年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錢為錫宴費拜參知政事詔曰南路女直戶頗有貧乏凡成丁者可簽入軍籍月給錢米山東路沿邊安置之安禮曰猛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簽軍恐妨農作上責之曰無事之際可務農作國家有事奚暇農作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人拜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即位東京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可謂一類乎因詔百官集議于尚書省十七年遣監察御史完顏覬古速行邊從行契丹押剌四人亡歸大石詔曰昔窩斡為亂契丹響應朕釋其罪俾復舊業反側之心今猶未已若大石使人間誘必生邊患遣使徙之俾與女直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長久之策也仍遣猛安以兵護送所經道路勿令與群牧相近脫或有變即便討滅上謂宰臣曰海

書者女直 實族皆禮 寫漢人拜 拜拜拜官 也

陵時契丹人尤被信任終爲叛亂羣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
一等皆被害賽一等在官時未嘗與契丹有怨足見彼之野
心安禮曰聖主溥愛天下子育萬國不宜有分別上曰朕非
有分別但善惡不亂所以爲治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
我一心哉他日上曰薦舉大臣之職外官五品猶得舉人宰
相無所舉何也安禮曰孔子稱才難賢人君子世不多有陛
下廣取士之路區別器使之斯可以得人矣上曰除授格法
不倫天下一家獨女直有超遷格何也安禮曰祖宗以來立
此格恐難輒改轉左丞與右丞蒲察通同日上曰朕今年五
十有五宜及朕之康強修舉政事改定法令朕宗族中鮮有
及朕之壽者朕頗習女直舊風子孫不能知况政事乎卿等
宜悉此意又曰大理寺事多留滯何也參政移剌道曰臣在
大理時未嘗有滯事上曰卿在大理無滯事爲宰執不能檢
治何也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上諭安禮前代史書詳備今
祖宗實錄太簡略對曰前代史書皆有帝紀列傳他日修史
時亦有帝紀列傳其詳自見于列傳也二十一年拜右丞相
卒配享世宗廟庭

石琚

石琚定州人父皐從魯王闍母攻青州州人不降闍母怒及
城破命皐計民數將使諸軍分掠之皐緩其事闍母詰之皐

曰大王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按堵無或侵苦之若取
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皐之稍緩安敢逃
罪闍母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論指其坐謂皐
曰汝之子孫必有坐此者以皐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爲亂
書姓名于籍者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皐主捕治時冬
月皐抱籍上廳事佯爲傾仆覆爐火中盡焚之止記爲首者
坐之餘皆得釋琚中進士第自吏部員外郎至尚書部典選
十年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法能綫指而次第之號
爲詳明拜參知政事兼太子少師大定十三年乞致仕十六
年再表請老皆不許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明年拜
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剌傑言朝奏屏人議事亦不與聞史官
無由紀錄上以問宰相琚與右丞唐括安禮曰古者史官天
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翦桐葉爲圭
戲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
言動史官皆得記錄不可避也上曰若恐漏泄幾事則擇慎
密者任之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以衰病固辭上曰勉爲
之居一年復表致仕乃許世宗謂宰臣知人最爲難事近來
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爲相時往往舉能其官唐括鼎爲定
武軍節度使上謂之曰久不見石琚精力比舊何如汝到官
往觀之琚生日顯宗奉詩以見意二十二年卒謚文憲配享

免之罪拜於柴財

世宗廟庭、諭曰、良弼、守道、琚、安禮、皆無間正隆時、及其遷治朝、佐明主、謙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邪、官序無闕、上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人才之顯晦、係於世道之汚隆也、尚矣、金世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世宗覺其意、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爲時所稱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揺矣、世宗悟而止、立后大事、人臣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一言幾危唐祚、石琚之對、爲國謀者至矣、

翟永固

翟永固、良鄉人、爲太常卿、考試進士、出尊祖配天賦題、海陵以猜度己意、召永固問曰、我祖在位時、祭天拜乎、對曰、拜、海陵曰、豈有生則致拜、死而配食者乎、曰、古有之、載在典禮、海陵曰、若桀紂曾行、亦欲我行之乎、永固、張景仁皆杖二十、進士張汝霖賦有曰、方今將行郊祀、海陵詰之曰、汝安知我將郊祀乎、杖三十、正隆二年、遷翰林學士、召至內殿、問以將親伐宋事、永固曰、宋人事本朝無失無隙、伐之無名、縱使可伐、亦無煩親征、大忤海陵意、永固因請致仕、大定二年、起拜尚書左丞、致仕、卒、

魏子平

魏子平、弘州人、登進士第、正隆三年、爲賀宋主生日副使、時海陵謀伐宋、子平使還入見、海陵問江左事、因曰、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曰、江湖地卑濕、夏服蕉葛、猶不堪暑、安得與大名比也、海陵不悅、世宗即位、拜參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爲法不同、古者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曰、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騃懦不可用、守戍歲時求索無厭、家產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兵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致仕卒、

孟浩

孟浩、灤州人、遼末、登進士第、天眷初、與田瑴皆在尚書省、瑴爲吏部侍郎、浩爲左司員外郎、蔡松年等疾之、瑴誅、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天下冤之、世宗知田瑴黨事、皆松年等構成之、及即位、召見復官爵、除祁州刺史、致仕、七年、拜御史中丞、進參知政事、故事、無自中丞拜執政者、浩辭曰、

不失之恩非臣所敢當上曰國家用人豈拘階次卿雖年高
猶可宣力朕思之久矣浩頓首謝世宗勅有司東宮涼樓增
建殿宇浩曰皇太子義兼臣子所居不宜與至尊宮室相侔
當示以儉德上曰善遂罷其役十三年卒

梁肅

梁肅奉聖州人第進士大定五年轉吏部尚書言臺官自大
夫至監察諫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相
恐樹私恩塞言路上納之肅乘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陽酒使
肅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列肆榷
酒酤非所能也大興尹璋爲宋國正旦使宋使人奉其書而
重賂之璋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肅爲宋國詳問使肅至宋
主一一如約立受國書肅還世宗大喜欲以肅爲執政左丞
相良弼曰梁肅可相但使宋還卽爲之宋人自此輕我矣上
乃止爲濟南尹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
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遼季
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
太平日久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
人請止居作更不決杖不報拜參知政事上謂侍臣曰梁肅
以治入異等遂至大任廉吏亦可以勸矣肅奏漢之羽林皆
通孝經今之親軍卽漢之羽林也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
之教讀庶知臣子之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復奏曰
方今斗米三百人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入三千
萬貫以上一歲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姓合納錢者通
計數百萬院務坊場可折納穀帛折支官兵俸給使錢稍布
散民間詔懸欠院務許折納肅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一曰罷
隨司通事二曰罷酒稅司杓欄人三曰天水郡王本族已無
在者其遠族可罷養濟四曰裁減隨司契丹吏員五曰罷榷
醋以利與民六曰量減鹽價使私鹽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隨
路酒稅許折納諸物八曰今歲大稔乞廣糴粟麥使錢貨流
出上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
議以聞凡使宋者宋人致禮物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
使半之幣帛雜物稱是及推排物力肅自以身爲執政昔嘗
使宋所得禮物多當爲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論
者多之二十三年肅請老上謂宰臣曰梁肅知無不言正人
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肅老矣宜從其請遂致仕
二十八年卒謚正憲

移剌慥 移剌節本律

移剌慥契丹人通契丹漢字爲陳州防禦使右丞相紇石烈
良弼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陳州防禦使移剌慥精幹
忠正臣不及也遂召爲刑部侍郎改大理卿初皇統間參酌

附唐遼宋律令以爲制條、海陵森虐、率意更改、或同罪異罰、或輕重不倫、或共條重出、或虛文贅意、吏不知適從、貪緣舞法、詔置局、命倓總中外明法者共校正之、倓取皇統正隆之制、大定軍前權宜條理、及續行條理、倫其輕重、刪繁正失、有例該而條不載者、用例補之、特闕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該及疑不能叅決者、取旨畫定、凡特旨處分及權宜條例內有可常行者、收爲永格、其餘未可刪去者、別爲一部、叅以近所定徒杖減半之法、大凡一千一百九十條、分爲十二卷、以大定重修條制爲名、詔頒行之、遷吏部尙書、改隴州尹卒、

移剌子敬

移剌子敬、遼人、大定二年、爲祕書少監、兼修起居注、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不與、及元宜出守東京、子敬乃以馬驢行、子敬與張汝弼侍便殿、上曰、宋主反覆無信、嘗爲夸大、子敬曰、宋人自來浮辭相欺、來書言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襲、俾全師而還、海陵未嘗敗于采石、其譎詐多此類也、回書宜言往者大軍若令渡江、宋國境土、必爲我有、上曰、彼以詭詐。我以誠實。但當以理折之、子敬與同簽宣徽院事移剌神獨斡侍、上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出爲興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既而[illegible]不知爲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尙忍侵犯邪、徙廣寧尹、致仕卒、子敬嘗使宋、及掌諸部進貢、所受體物皆散之親舊、及卒、家無餘財、其子賣宅以營葬事、論曰、金制尙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叅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移剌倓、子敬、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亦命也夫、

高德基

高德基、遼陽人、登進士第、大定三年、同知北京路都轉運使事、土河泛溢、水入京城、德基遽開長樂門、疏分入御溝、以殺其勢、水不爲害、九年、轉刑部尙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及奏、上曰、刑部議是也、因召諸尙書諭之曰、自朕即位以來、以政事與宰相爭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六部上省三議不合者具聞、爲宋主生日使、及還、宋人禮物外、附進臘茶三千胯、不親封署、德基曰、姪獻叔而不署、是無名之物也、却之、十二年卒、

劉徽柔

劉徽柔、大興人、擢進士第、遷洪洞令、明徽會聰斷、縣人楊遠投牒、以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雨耶、叱付獄、其人伏罪曰、公神明也、遂寘于法、遷中都路轉運使、卒官、

賀少冲

賀少冲通州人家貧甚嘗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中進士劉筈欲以妹妻之少冲辭人問之曰富貴當自致之爲河中府判官海陵失道少冲謂所親曰天下且亂不可仕也遂告歸大定二年選刑部郎中往北京決獄全活凡千人爲宋主生日副使宋國方有新請别致珍異少冲笑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數少冲敢以賂辱君命乎遂不受改順天軍節度使卒嘗教諸子門蔭雖國恩苟庸不可爲也子益吏部侍郎

移剌斡里朶

移剌斡里朶遼人爲博州防禦使有農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鄰家賊平索之鄰人諱不與訴于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斡里朶陽怒械繫之捕鄰人訊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盗鄰人大懼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鄰人駭服

移剌成

移剌成遼人正隆南伐爲武毅軍都總管撒八反海陵以事誅契丹名將成以本軍守磁州郎遣妻子還汴海陵用是不疑大定二年除臨洮尹招降喬家族首領結什角爲拜樞密副使封任國公改北京留守卒結什角西番苗裔也號氈千日巴氈角附宋賜姓名趙順忠子永吉永吉子世昌襲把羊族長朝廷定陝西授世昌忠翊校尉鬼盧族長京誡殺世昌朝廷遣兵執京誡斬之以世昌子鐵哥爲把羊族都管宋人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播逋與鄰族木波隴逋龐拜丙離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爲木波四族長號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隴逋族南限大山八百餘里不通人行其西丙離族西與盧甘羌接其北龐拜族與西夏容魯族接地高寒無絲枲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戶其居隨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什角今朝廷爲其父報讎欲入朝不果移剌成至臨洮使人招結什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仍請歲年貢馬厚賜答之初天會中以舊積石地與夏人夏人謂之祈安城有莊浪四族一日吹折二日密臧三日隴逋四日龐拜雖屬夏國叛服不常大定六年夏人滅吹折密臧二族其隴逋龐拜二族與喬家族相鄰遂歸結什角結什角之母居于莊浪族中九年結什角往省其母夏人伺知之出兵圍結什角招之使降結什角不從率所部力戰潰圍出夏人斫斷其臂虜其母去結什角尋死遺言請命朝廷復立喬家族首領陝西奏聞詔問喬家族民戶願以結什角姪趙師古爲首領於是詔以師古爲四族都鈐轄加宣武將軍

楊仲武

楊仲武保安人同知臨洮尹臨洮地接西羌與木波雜居邊將貪暴木波苦之遂相率爲寇仲武從數騎入其營諭之羌人喜悅寇掠遂息改河中府木波掠熙河熙河帥使人諭之不肯去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詔遣仲武往仲武至與其酋相見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若我今之來求訴于上官耳幸見公願終身不犯塞乃舉酒酹天折箭爲誓仲武引酒共飲曰當爲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羌人羅拜而去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蒲察世傑

蒲察世傑遼陽人有膂力嘗以拳擊牛牛折脅死有挽車陷淖中七牛不能出世傑挽出之海陵篡位以爲護衛謂之曰汝勇力絕倫吾兄弟有異志者期以十日除之則有非常之賞仍盡以各人家產賜汝世傑受詔而不肯爲已過十日海陵怒面責之世傑曰臣自誓不以非道害物雖死不敢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也正隆四年調諸路兵伐宋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他使者唯恐不如詔書得數多世傑往曷懶一路得數少海陵怪之對曰曷懶地接高麗今若多籍其丁即有緩急何以爲備海陵喜曰他人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賜銀二百五十兩絹綵六百疋馬二匹時徵發不已民不堪命犯法者衆獄囚積四百餘人世傑到官月餘決遣略盡入爲宿直將軍以事往胡里改路選發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百姓驚擾不安今舉國南伐賊若乘虛入據東土根本之地雖得江淮無益也宜先討平契丹南伐未晚海陵不悅曰詔令已出矣今選將以兵三萬屯中都足以鎮壓世傑曰若東土大族附賊恐三萬衆未易當也海陵不聽及發汴京領武捷軍副總管大軍渡淮世傑以軍三千護模舟東下敗宋兵數千人奪其戰船甚衆至和州境擊宋兵五萬人走之明日使其子兀迭領二百八十騎爲應兵自領八百騎前戰連射六十餘人皆應弦而斃宋兵遂潰海陵欲往觀戰使世傑領水軍百人試之宋人舟大而多世傑舟小乃急進至中流取勝而還大定初世傑領兵圍陝州擐甲傅刀屨箭百隻持槍躍馬往來軍中敵人見而異之曰眞神將也親率選卒二百餘人穴地以入城遂拔破宋軍三萬人復虢州遷亳州防禦使卒

徒單克寧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金源人爲符寶祗候時悼后干政后弟裴滿忽土倚克寧毆之忽土以告悼后后曰習顯剛直必汝之過也歷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大定初詔以本路兵從右副元帥完顏謀衍討契丹窩斡窩斡已再北謀衍利鹵掠駐師白濼世宗詰其持久遣問之謀衍曰賊騎非我騎弱故

少駐以完養馬力非益萬騎不可勝克寧憤然曰吾馬罔不少但師不得人耳謀衍但利虜掠賊至則引避賊去則綴隨之故賊常得善牧而我拾其蹂踐之餘此吾馬所以弱也今誠更置良師雖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騎雖十倍未見其利也朝廷召還謀衍以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都元帥師將發賊帑言乞降克寧曰賊始困蹙無降意所以揚言者欲緩吾師期也宜攻其未備賊若挫衄其降必速如不降乘其怠急擊之可一戰而定也忠義乃與克寧出中路遇敗賊兵契丹平除太原尹宋吳璘侵陝右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乞益兵遣克寧以金牌駐軍平涼詔合喜曰朕遣克寧參議軍事其

智勇足敵萬人不必益兵也及伐宋克寧出師楚泗與宋將魏勝相拒於楚州之十八里口魏勝取敝舟鑿其底貫以大木列植水中別以舡載巨石貫以鐵鏁沈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以步兵四萬人屯於淮渡南岸運河之開克寧使斜卯和尚選善游者沒水繫大繩於所植木上數百人於岸上引繩曳植木皆拔出之徹去沉船師遂入淮與宋兵奪渡口猛安長壽率勁卒數人涉水登岸敗其津口兵五百人餘衆皆潰宋兵大敗射殺魏勝遂取楚州宋人請和兵罷召爲都點檢拜平章政事封密國公十九年拜右丞相克寧爲相持正守大體簿書期會不屑屑也二十一年與丞相守道

奏曰臣等齒髮皆衰幸陛下賜以餘年上曰上相坐而論道不惟其官惟其人豈可屢改易之邪以司徒兼樞密使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皇太子守國詔左丞相守道與克寧留中都輔太子二十五年行左丞相事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清暑皇太子薨於京師克寧嚴飭宮衛護皇孫世宗還京師克寧上表曰今宜孚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豈惟儲位久虛恐骨肉之禍自此始矣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塞

覬覦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詔皇孫判大興尹封原王世宗諸子中趙王永中最長其舅張汝弼爲尚書左丞世宗出汝弼爲廣平尹以克寧爲太尉兼左丞相原王爲右丞相使克寧輔導之原王爲丞相方四日世宗問之曰京尹與省事同乎對曰不同上笑曰京尹浩穰尚書省總大體所以不同也上謂宰相曰中外皆患錢少今京師殺錢止五百萬貫除屯兵路分其佗郡縣錢可運至京師克寧曰郡縣錢盡入京師民間錢益少矣若起運其半其半變折輕賫庶幾錢貨流布也上納之章宗雖封原王爲丞相克寧奮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世宗許之二十六年十一月

遲之仍是不足之意

詔立原王爲皇太孫明日徙單公弼尚息國公主納幣聘宴於慶和殿上謂諸王大臣曰太尉忠質明達漢之周勃也克寧奉觴進酒上爲之酹詔給太尉假三日明年復求解機務上曰卿遽求去豈朕用卿有未盡乎卿若思念鄉土可以一往不必謝政事三月一日朕之生辰卿不必到從容至暑月還京師相見四月克寧還朝以丞相監修國史上問史事對曰臣聞古者人君不觀史上曰朕非欲觀此顧聞史事不詳故問之耳蘆溝決久不能塞封河神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而獲感應如此克寧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世宗頗信神仙

浮圖之事故克寧因以諷諫宋主死遣使進遺留物上怪其薄克寧曰此非常貢責之近於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玉器玻璃器刀劍等還之二十八年十二月世宗不豫克寧宰執入問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謂克寧曰皇太孫年方弱冠卿等竭力輔之詔皇太孫攝行政事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皇太孫與諸王宜別嫌疑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以克寧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襄爲右丞相張汝霖爲平章政事皆宿於內殿二十九年正月世宗崩克寧等宣遺詔立皇太孫是爲章宗詔克寧朝朔望朝日設坐殿上克寧固辭每朝必爲克寧設坐克寧侍立益恭汝霖奏鎮盍枉法不可恕克寧曰陛下初即位贓吏誤赦恩宥其害小國之大信不可失也章宗然之進太傅乞致仕不許尚書省奏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聽之克寧曰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禦之習辭藝忘武備於國弗便上曰太傅言是也章宗頗好辭章而疆埸方有事故克寧及之明昌二年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克寧頓首謝即榻前拜太師封淄王是歲卒遺表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疏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謚曰忠烈配享章宗廟庭

荊王守純

荊王守純宣宗次子也初封濮王拜樞密使平章政事改封英王監察御史程震言守純不法宣宗切責之杖司馬及太奴數人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痹危篤將夕守純趣入侍哀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守純在宮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總領移刺蒲阿集軍三萬屯東華門外部署已定扣門求見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宮得旨領符鑰開門哀宗入以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正月改封荊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推問慈聖皇太后言於帝得免守純三子長曰訛可封曹王次曰某封鄴王次曰宗德封

華王天興初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濡地成血臭不可聞剗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間羣狐號鳴秉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訛可出質哀宗遷歸德明年正月崔立亂四月守純及諸宗室皆死于青城

獨吉思忠

獨吉思忠承安三年除西北路招討使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么幾六百里工役促迫中間保障雖有墻隍無女墻副堤思忠增繕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上賜詔獎諭曰直乾之維扼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翰藩垣壘弗完營屯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勞時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汝忠勤辦茲心畫有嘉乃力式副予懷賜銀五百兩重幣十端入爲簽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泰和五年宋渝盟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請遣使詰問上召大臣議左丞相崇曰宋久敗之國必不敢動思忠曰宋雖羈棲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大安初拜平章政事與參知政事承裕將兵屯邊元兵奄至取烏月營思忠不能守坐解職詔承裕主兵事八月元兵至野狐嶺承裕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爲先鋒以行省兵爲聲援承裕畏怯不能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曰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能用地利力戰而但謀走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元兵躡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脫身走入宣德元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役衛紹王除名而已貞祐初爲臨海軍節度使卒思忠不載所終

僕散揆

僕散揆上京人忠義之子也泰和六年宋人渝盟以揆爲右副元帥揆總大軍南伐分兵爲九路揆以兵三萬出潁壽至淮宋人拒於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遣奧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師何汝礪恐鋭師屯花靨以備揆遣右翼都統完顏賽不潛渡八疊駐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其營敵不虞我卒至皆潰走自相蹂踐死于水者不可勝計進奪穎口下安豐軍遂攻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實上遣使諭之曰前得卿奏先鋒已奪穎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各以萬計近又西帥奏捷棗陽光化既爲我有樊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歸順山東之衆久圍楚州隴右之師剋期出界卿提大兵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爲上昔嘗畫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渡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既爲我有理宜際江爲界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亦可罷兵卿宜廣爲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儻得餘息偷生豈敢

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務保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寬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係趙構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見時已嘗議定今復諄諄者欲決卿成功耳宋帥丘崈果奉書乞和援以前五事諭而遣之復進軍圍和州敵以騎萬五千駐六合援令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瓦梁河以扼眞揚諸路之衝整列軍騎畢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兵江表震懾宋眞州兵數萬保河橋道統軍紇石烈子仁攻之分兵涉淺潛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生擒驍將劉侹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遂下眞州宋復遣陳璧來告和援以乞辭未誠徒欲緩師郤之宋人既不復請成恐金兵卒至乃決巨勝成公雷唐渚以爲阻而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去援以方春地濕不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遂振旅而還次下蔡遇疾卒援渡淮即命徹去浮梁所至皆因糧於敵無饋運之勞與士卒同甘苦人樂爲之用故南征北伐爲一代名將云子安貞左副元帥討李全伐宋有功嘗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後竟以謀叛誅

以謀叛誅乃自取之不得歸咎世將

抹撚史扢搭

抹撚史扢搭臨潢人拳勇善鬭用槍長一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措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攻和州中流矢卒

甚用箭而中流矢楚王所謂死藝也

金史十

列傳

宗浩

宗浩、本名老、昂之子也、章宗即位、同判大睦親府事、北方有警、命宗浩駐泰州、北部廣吉剌、屢務諸部入寨、宗浩請乘春暮馬弱擊之、時阻䪁亦叛、內族襄行省事於北京、以爲若破廣吉剌、則阻䪁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請先破廣吉剌、然後提兵北滅阻䪁、上從之、宗浩覘知合底忻與婆速火相結、廣吉剌之勢分、彼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則理

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領軍二百爲先鋒、戒之曰、若廣吉剌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合底忻、速來報、大軍北進、合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䪁廣吉剌間、連歲擾邊、撒至、廣吉剌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人賚三十日糧、遣使告撒會于移米河共擊合底忻、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撒軍失期、宗浩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別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歇水、敵大潰、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胡必剌、及婆速火部皆降、胡必剌言所部必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降、乞討之、乃趨移米、與必列土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過半、大獲牛羊車帳、合底忻等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撒與廣吉剌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於窊里不水、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拜樞密使、封榮國公、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贍、官田多爲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詣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餘萬頃、拜右丞相、授崇進、儀同三司、宋人畔盟、王師南伐、命宗浩兼都元帥、宗浩至汴、大張兵勢、親赴襄陽、趣師、宋人大懼、命知樞密院事張巖以書乞和、宗浩諭以稱臣割地、縛送元謀奸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賫其主趙擴誓稿來、且致書於宗浩曰、兵端之開、雖本朝失

於輕信、然竊罪奸臣之蔽欺、亦不爲不早、自去歲五月、編竄鄧友龍、六月又誅蘇師旦等、是時大國尚未嘗一出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諸軍屯於境外者、盡令徹戍、而南修艾之誠、于茲可見、惟是名分之諭、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無佳兵之意、况關係至重、豈臣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恃爲屏蔽、倘如來諭、何以爲國、大朝所當念察、至于首事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固無所逃、若使執縛以送、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罰於臣下、所有歲幣、已增大定之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爲重、輕侍欲藉手以見謝過之實、倘諒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計、矧兵興以來、連歲創殘、賦入屢渺、若又重取于民、以恭元

元無窮之困竊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謝禮幣之外別致徼誠庶幾以此易彼其歸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無所用豈以去來爲意當隆興時固有大朝名族貴將南來者洎和議之定亦皆約各不取索况茲瑣瑣誠何足云倘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處驅掠人悉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功者不較小利欲望力賜開陳指棄前過潤略他事歡好如初海內寧謐長無兵革重惟大金皇帝誕節將臨禮當修賀合遣人使接續津發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伏冀察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無

極誓書副本處往復遷延就以錄呈信孺之來自以和議遂成輒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宗浩怒其輕妄因之以聞朝廷以信孺爲行人而不能爭兩國之情將諮之宗浩曰今信孺事既未集自知還必得罪拘之適使有以藉口不若數其佻易而釋遣之使彼無辭以白其國人則擴侂胄必擇謹厚者來矣于是從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已至于責貢幣則欲以舊數爲增追叛亡則欲以橫恩爲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奸臣三事則並飾虛說弗肯如約豈以爲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與我

軍角一日勝負者哉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以計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語形於尺牘而勤郵傳何也乃者彼國犯盟侵我疆埸帥府奉命征討未及出師彼衆震懾靡然奔潰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指其已得歛軍徹戍以爲悔過之効是豈誠實之言其言名分事昔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恩易爲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既絕大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爲宜若謂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乎哉又謂江外之地將爲屏蔽割之則無以爲國夫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不務此雖長江之險亦不

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而爲國哉後周顯德間南唐李景獻廬舒蘄黃畫江爲界亦能爲國割地之事奚爲不可自我師出疆所下州軍縣鎮已爲我有未下者即當割而獻之今誓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皇統彼之隆興年已畫爲定若是則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哉况和議未定輒擬爲誓書又直稱通謝人使自當如此豈協禮體比方信孺以求成自任應度上國諒如此徑往事必可集輕實誑紿理不可容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棄信背盟我師問罪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既無故興兵蔑棄信誓雖盡獻江淮之地猶不足以自贖况彼國嘗自言叔父姪

子與君臣父子器不相遠如能依舊稱臣仰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如欲世爲子國即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爲界陝西邊面並以大軍已得爲定據元謀奸臣必使縛送緣彼惡欲自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歲幣雖添五萬兩疋止是復皇統舊額而已安得爲增可令更添五萬兩疋以表悔謝之實向來陽乞和時寄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表段裹絹各一百萬千馬騾各一萬驢一千書五監今念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軍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知李璧吳琯輩似乎忠實可遣詣軍前稟議據方信孺詭詐之罪

五

還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令回報伏遇主上聖德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倘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勿復冀也泰和七年卒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爲伯增歲幣備犒軍銀函奸臣韓侂胄蘇師旦首以獻而乞盟焉論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畫淮爲界厥後海陵啼衆舉兵國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於南皆非得已而詳問之使毋先發焉侂胄狂謀誤國取敗宜也撲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使幣帛稍稍增損之際有可藉口即許其平矣函首之事宋人亦獲國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撲宗浩常勝之家史扢搭斃身之春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天意蓋以休息南北之人歟

夾谷清臣

夾谷清臣胡里改路人累官樞密副使章宗以其女爲昭儀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遷右丞相上問漢人與夏人孰勇清臣曰漢人勇上曰昔元昊撓邊宋終不能制何也清臣曰宋取軍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上謂宰臣曰今有以入陣圖來上者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其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清臣曰兵書一定之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故無往不克

六

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學奕棊未能自得于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疎矣敵所應與舊勢異則必不可支然武經所述雖難遵行而知之亦愈不知清臣上表丐閑不許固請乃賜告省親諭之曰聞卿母老欲歸省故特給假五十日馳驛以往至彼可爲一月留清臣省覲還謁上問卿母健否其壽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八十三矣別十年幸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爲家務不欲離耳上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也復謂清臣胡里改風俗何如對曰視舊則稍知禮貌而勁勇不及矣因言西南西北等路軍人其閑習弓矢亦非復曩時六年

甚儀同三司行尚書省事於臨潢府出征北邊清臣屢獲捷
而貪小利北阻韃由此叛去大侵掠上遣責清臣命右丞相
襄代之承安五年致仕卒

襄

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孫也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
兵討賊賊走渡霫𧵳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襄
亦縱火立空地以俟率衆搏戰大敗之俘獲萬計復從忠義
追賊至陷泉及之身先奮擊賊大潰契丹平論功第一特授
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人犯南鄙襄爲潁壽部統率甲
士二千人渡潁水敗敵兵五千復潁州生擒宋帥楊思按濠

州遂取滁州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
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少地隘
倘不得關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因率騎二千分二道一
由舊路自以千兵間道滑登既近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
志寧復行戰地曰克敵於不可勝之地眞天下英傑也及宋
乞盟班師左丞相志寧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
濟異時任用必勝于臣授殿前左副都點檢拜尚書右丞二
十三年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上議及監軍之事襄曰漢唐
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
其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

上然之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平章政事張汝霖同受
顧命章宗初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曰成俗日久若遽
更之於人情不安如惡其數多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
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爲
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除免詔從襄言由是
二稅戶多爲良者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措畫乖方詔襄
代將進討別軍出東道襄由西道東軍至龍駒河爲阻韃所
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
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卽鳴鼓夜發或請先遣
人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倘爲敵得使知我兵寡而

糧在後則吾事敗矣遂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憩襄曰吾
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耳緩則不及矣黎明急擊之
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賊奔斡里札河遣安國追躡之衆
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獲輿帳牛馬降其部長勸勳九
峯石壁封常山郡王阻韃復叛襄出屯北京會契丹德壽陁
鎖等據信州叛衆號十萬遠近振駭襄整暇如平日人心乃
安初襄至石門密謂僚屬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奸人乘
隙而動北京軍少當預爲之備卽遣官發上京軍六千至是
果得其用遣將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契丹之亂廷臣
議罷郊祀上遣使問之對曰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請

於、祀、前、滅、賊、既而破賊、果如所料、始討契丹、自能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褒以爲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詔李仁惠持宣三十、勑百五十、視功給之、北京民方艱食、褒減價糶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爲言、褒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時議北討、褒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左丞衡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阻𨊨、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褒請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褒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爲永利、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飢民以築、五[illegible]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宗浩既敗敵兵、諸部相率送款、自是北邊遂定、減屯兵四萬、馬二萬匹、召還、遣近臣迎勞於途、既至、復撫問于第、拜司空、領左丞相、褒鎮靜守法、僚掾吏有所禀、必問諸相云何、對曰、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褒曰從某議、議者謂得相體、乞致仕、不許、泰和元年卒、謚曰武昭、褒之駐軍臨潢、有作褒僞書遺西京留守徒單鎰、欲構以罪、鎰聞上、以書還畀褒、既而果獲僞書者、配享章宗廟庭、

夾谷衡

夾谷衡、本名阿里不、山東西路人、舉女直進士、明昌二年拜參知政事、三年、以病乞致仕、不許、四年、詔賜今名、諭之曰、朕選大臣、俾參機務、其識得失瞭而未形、利害膠而未決、正須英明精幹方能審處合公、比來議事之臣、鮮有一定之論、蓋[illegible]無所守、故臨事而惑、致有失中、朕將何賴、卿忠實公方、審其是則執而不回、見其非則去而能果、度其事勢、有若權衡、可賜名衡、古者命名、將以責實、次先有實、可謂稱名、行之克終、乃副朕意、遷尚書左丞、承安二年、改樞密副使、規畫邊事、四年、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卒、

完顏安國

完顏安國、西南路世襲合札謀克、臨潢泰州屬部叛、右丞相襄總大軍、以安國爲兩路都統、大捷于多泉子、襄欲追敵、食盡、糧道不繼、安國曰、人攜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襲之、遂從其計、安國以輕騎千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拜樞密副使、泰和元年、命安國嚴飭邊備、奏邊戍私賞者乞招誘之、以安人心、上從之、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國公、卒、安國在軍旅幾十五年、號令嚴明、指麾卒伍、如左右手、知敵人虛實、及山川險易、戰必身先士卒、故所向輒克、諸部入貢、安國能一一呼其祖先弟姪名字、以戒諭之、諸部皆震慄、論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愼其始、清臣首議出師、以貪利敗、襄竭力而後勝、其任衡安國、亞于襄者也、然而兵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

制兵者強兵制勢者亡遂褒之間築壕塹以自固其猶元魏
北齊之長城與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之道也金
以兵始亦以兵終嗚呼用兵之始可不愼歟

移剌履

移剌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脅孫方五歲晩卧廡下見微
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行白雲者耶衆
進士惡搜檢煩瑣遂去之於補國史院書寫擢編修官世宗
問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
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
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誨張汝霖耶朕超用二人擢諫職安
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二人者臣未聞其諫也昔
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
諍之門天下幸甚轉禮部郎中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
解曰臣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此進其君
有天下者施諸宇內則元元受賜矣領國史張景仁修海陵
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弑熙宗血濺于面沾及衣袖景
仁何爲隱而不書衷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諱之世宗
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履曰臣與景仁有隙不妄爲
蓋素銜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
小字爲史掾景仁以漢文爲史官予奪之際多不相叶秩滿

奏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
私害公世宗曰隋煬弑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景仁無是心
何不如隋史書之曰隋煬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煬紀而
見于他傳此所謂闕而章者也海陵以廢昏爲辭明告天下
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弑君之罪而不辭血濺雖不書
可也世宗意解世宗崩遺詔移梓宮壽安宮章宗詔百官議
皆謂當如遺詔履獨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
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遂殯于大安殿拜參知政
事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訴以怨
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履言陛下即位之始當以親親爲
先李特里之獄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
寬之況疑似之間乎章宗即日原之大明曆舛誤履上乙未
曆以金受命于乙未也世稱其善明昌二年卒謚曰文獻

張萬公

張萬公東阿人登進士第爲右司員外郎丞相徒單克寧謂
之曰後代我者必汝也明昌二年拜參知政事上謂宰臣曰
隨處雖得雨尚未霑足奈何萬公曰旱災由臣等若依漢典
故皆當免官上曰卿等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天道
雖遠實與人事相通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
自責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莫不修飭人事方今宜崇節

儉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可俱罷去上曰災異不可盡言天道必先盡人事故孟子謂王無罪歲左丞完顏守貞曰陛下引咎自責社稷之福也上由是下詔罪已進士李邦乂上封事論世俗侈靡譏涉先朝上曰昔唐張玄素以桀紂比文皇今若方我爲桀紂亦不之罪至于世宗功德豈容譏毀顧萬公曰卿謂何如萬公曰議斥先朝固當治罪然律無此法今宜定律使人知之乃免邦乂罪惟殿三舉拜平章政事封壽國公時邊事方殷連歲旱蝗又變更制度民以爲不便而復改之紛紜無定萬公不敢犯顏強諫須帝有問然後審畫利害而質言之帝亦弗能行也萬公以衰病乞閑詔曰近卿言數事朕未嘗行乃朕之過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令特賜告兩月復起視事主兵者言比歲征伐軍多敗衄蓋屯田地寡無以養贍至不免飢寒故無鬭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士氣自倍朝議已定萬公言軍旅之役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又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增猾吏之弊長告訐之風今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歟不及民無待于奪民之田也夫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田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奸且奪民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不報一日奏事上謂萬公曰卿言天久陰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君子當在內小人當在外甚有理也然孰謂小人萬公奏張煒田櫟張嘉貞等雖有才幹無德可稱上即命三人補外泰和元年連章請老不許明年章再上上曰得非卿所言朕有不從乎或同列備見不一多違卿意耶不然何求去如此之數也萬公謝無他第以病言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三月歷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留乃許之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特起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東連歲旱蝗萬公慮民飢盜起當預備賑濟時兵興國用不給萬公乞將僧道度牒師德號觀院名額并鹽引付山東行部給賣納粟易換上從之宋人請和復乞致仕許之七年卒萬公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嘗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于春蒐因顧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上改容而止輔政八年其所薦引多廉讓之士配享章宗廟庭

蒲察通

蒲察通中都路人熙宗選護衛見通名以筆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衆因得充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之過人遠矣後爲昭信校尉從海陵侵宋廬州諸軍尤精銳付通總之至揚州

迺營別屯海陵遇弒還衷因仆地衆掖起之迺入營門大哭軍還入見授尚廐局副使命其子蒲速烈尚衛國公主遷尚書右丞詔議推排猛安謀克事大臣請止驗見在產業定貧富依舊科差通言必須通括各謀克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與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上是通言謂宰臣曰議事當如通之盡心也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請老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卒

程輝

程輝蔚州人擢進士第爲南京路轉運使以宮殿火降磁州刺史有與僧謀殺州人張善友而娶其妻輝捕之命善友之母以長錐刺僧其妻無完膚以死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有司市麪不時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之以問輝輝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二十六年以老致仕起知河南府事輝辭以衰老不任召入香閣諭之輝曰向者南京宮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府界上下千餘里河防之責視彼尤重此臣所以畏不任也章宗立復乞致仕許之承安元年卒輝喜雜學尤好論醫從河間劉守真之說率用涼藥神童常添壽方數歲在輝所輝偶書醫非細事四字添壽塗細字改作相字輝驚其人以爲中其病云

董師中

董師中洛州人明昌元年爲大理卿御史中丞吳鼎樞舉以自代遷御史中丞四年上將幸景明宮師中及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粘割遵古諫謂勞人費財蓋其小者變生不虞所係非輕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哥孛瓦貪婪強悍深可爲慮陛下若聞諸左右必有容悅而言者謂堂堂大國何彼之恤夫蜂蠆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壯麗內外苑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牣足以閱習武事何必千車萬馬草居露宿逼介邊陲遠煩偵候以冒不測之悔哉上不納師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爲沴罪己求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揆之於事似爲不急况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日糴升合者口以萬數舊籍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饑餓之徒將復有如裴成殺太尉馬毀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爲亂者矣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况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爲必里哥孛瓦誘脅傾族隨去邊境蕩搖如是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

萬舉萬全之道哉、乃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遲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修德銷變、刬乎逸遊、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遊皆以是生釁、可不慎哉、上御後閣、召師中等賜對、從其奏、仍諭輔臣曰、朕欲巡幸山後、無他、不禁暑熱故也、今臺諫官咸言民間缺食處甚多、朕初不知、既已知之、暑雖可畏、其忍私奉以重民困哉、乃罷北幸、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他日奏事、上語輔臣曰、御史姬端修言小人在側、果誰歟、師中曰、應謂李喜兒輩、上默然、師中嘗言、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月明足矣、承安四年、乞致仕、詔賜宅一區、俾居京師、每節辰

朝會、召入侍宴、泰和二年卒、上甚悼惜、謂大臣曰、此正人、多識方而不通、獨師中正而通、詔遣祭賻贈、諡曰文定

黃久約

黃久約、須城人、爲左諫議大夫、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物理之常、若從其言、適足以歛怨、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不如是也、章宗立、領右丞相、時郡縣多闕官、久約言世豈乏才、闕於資格故也、陛下每詔大臣、以守資格、必滯人才、而大臣猶徇故習、乞斷自宸衷、力行之、世宗曰、方今縣令闕員、宜令刺史以上舉可爲縣令者、朕將察其人而用之、又謂久約曰、汝

一寺良民爲奴者六百餘人民其贍亦

舉孫必福、是乎、久約曰、臣任磁州時、必福爲武安丞、臣見其廉潔向公、無所顧避、所以保舉、不謂必福既任警巡使、處決遲滯、上曰、必福非獨遲緩、亦全不解事、所以罪不及保官者、幸其無贓汙耳、久約無以對、明昌二年、致仕卒、

李晏

李晏、高平人、登進士第、爲中牟令、海陵營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晏以經三門之險、前後失敗者衆、乃白行臺、以其木散沒之水、使工取于下流、人皆便之、世宗時、爲翰林直學士、謂新進士所對策至縣令缺員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曰、國朝設科取士、始分南北兩選、北選百人、南選

百五十人、合二百五十人、詞賦經義入仕之人既多、所以縣令未嘗缺員、其後南北通選、止設詞賦一科、每舉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既少、縣令缺員、蓋由此也、詔後取人毋限以數、擢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朝士以病謁告、世宗意其詐、謂晏曰、其詐病、卿以宰相親故、畏而不糾歟、對曰、臣平生所恃者誠與直耳、百官病告、監察當視、臣爲中丞、官吏奸私、則當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何求而畏宰相、既出、世宗目送之曰、晏年老、氣猶未衰、初、遼主撥戶民俾輸稅于諸寺、歲久皆以爲奴、晏乞盡釋爲良、獲免者六百餘人、改禮部尚書、致仕、卒、子仲略、爲戶部郎中、進言曰、此救其末、不若

正其本所謂本者厚風俗去冗食養財用而已厚風俗在乎立制度禁侈僭去冗食在乎覈方員抑游惰養財用在乎府儲蓄時斂散商賈不通難得之貨工匠不作無用之器則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則末息矣遷刑部侍郎卒

李愈

李愈正平人登進士第爲刑部尚書泰和二年上將幸長樂川愈諫曰方今戍卒貧弱百姓騷然三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泰和宮在兩山間地形狹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優游閑適也上不從愈復言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不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閣母等不足恃也況皇嗣未立羣心無定豈可遠事逸游哉上異其言改知河中副府事致仕卒

許安人

許安人交河人登進士第授禮部郎中兼左補闕朝議以罪人實邊安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營邑制爲田宅使至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是以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令使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非所宜行也上乃止明昌四年上將幸景明宮安仁與同列諫曰昔漢唐雖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之外鄉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何以應變此不可不慮也疏奏遂罷幸升汾陽軍節度使致仕卒

梁襄

梁襄絳州人登進士第爲薛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與上京中都不同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踰險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軍騎闐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戢役逋逃而莫問奔撲蹂躪未易禁止百官衞士富者車幕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夭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矣禦侮待用之軍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衞宮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霖潦衣甲弓刀霑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裹糧已空糗衣已敝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倍於前若夫銜橛之變猛獸之虞姑置勿論設于行獵之際烈風暴至跬步不辨以致翠華有峭陂之避衆城之

遼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豨錯於隊伍當此炎夾寧無戒懈
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良謂此也所大之宮
草略尤甚殿宇周垣惟用氈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飢渴驅
馳已不勝倦更使徼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
夫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在處已於無憂患之域也京
都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
內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坂相連天所以限
中外也柰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受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
大業此臣所重惜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修林谷晻靄上有
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

幾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奸太宗居九成幾致
結社之變太康畋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
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
離棄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為殷鑒也臣嘗論之安
民濟眾唐虞猶難之而今日之民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
憂賴陛下之聖明無官吏之虐賴陛下之寬仁無刑罰之枉
賴陛下之節儉無賦斂之繁可謂能安濟矣而遊畋納涼之
樂出於富貴之餘靜而思動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罷
之至易耳唐太宗將幸關南畏魏徵而停漢文帝欲馳霸陵
從袁盎而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

罷臣所未喻也且燕京之涼非濟南可比陛下牧濟南日每
避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內臺榭高明寢安移清何暑得
到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歡從舞而歸今
茲再出寧有遠不可乎臣以為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崇
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今者
累歲北幸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夫事知其不可猶
冒為之則後有難必矣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
冬夏捺鉢循人猶喜談之以為真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
臣以謂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況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
遼室異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其所遊不過臨潢之

地并無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
為業穹廬為居遷徙無常又壤地褊小儀物簡朴輜重不多
然猶三五歲方能一行非歲歲皆如此也我本朝皇業根本
在山南之燕豈可舍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棟宇是居不
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華麻文物
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百萬如何歲歲而行以一身
之樂使百萬之人困於役傷於財陛下其忍之歟臣又聞陛
下於合圍之際麋鹿充牣圍中大而壯者纔取數十以奉宗
廟餘皆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於禽獸而未及於隨駕
眾多之臣庶也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

尋孤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以爲戰不可忘，畋不可廢，宴安鴆毒亦不可懷。[illegible]不可遠。當今邊防驕惰之患，先防危機之漸，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涉彼雄保，[illegible]之境，地廣且平，又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音，回北轅之駕，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上遂罷行，謂輔臣曰：梁襄諫朕毋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罷行。襄謂隋煬帝以巡遊敗國，煬帝失道，虐民，雖不巡幸，國猶將亡也。擢監察御史，遷保大軍節度使，卒。

路伯達

路伯達，冀州人。登進士第，爲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爲家，豈獨舊邦是思。空京師而事遠遊，非重慎之道也。不報。遷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右丞相襄奏，賀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伯達論其非，下尚書省議。伯達曰：上始即政，當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是也。紿四方非信，且貢非其時，是輕禮重物也。遷刑部侍郎，拜安國軍節度使。使宋回，求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誠，仍以金銀還之。傅氏泣請，弗許。伯達嘗修冀州學，傅氏乃市信都、棗強田以贍學。上聞而賢之，賜號成德夫人，子均萊州觀察判官。鐸有傳論曰：金使聘於宋國，詔其重賂，習以爲常，故去則云酬勞效，還則云增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求。伯達獨固獻所賫，傅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買田贍學，婦人乃能如是，士大夫寧不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張大節

張大節，五臺人。擢進士第，知太原府。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爲姦夫所殺，人以爲神。授震武軍節度使。部有銀冶，皆以官權爲便。大節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且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明諭部民，授地輸課，則遊手者有所資，於官亦便。上從其議。致仕，卒。大節善奕碁，當世推爲第一。世宗嘗謂宰臣曰：人多稱王脩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心，一老奸耳。張大節賦性剛直，果於從政，遠在王脩之上，惜乎用之太晚耳。子巖叟，太常卿。大安三年，朝廷欲塞諸城門以爲兵備，巖叟曰：塞門以爲兵備，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選兵擇將，背城疾戰。時議多之。除沁南軍節度使，致仕，卒。

鄧儼

鄧儼，宜民人，爲戶部尚書，致仕，復貪祿求進。上問鄧儼可復

用乎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曰僕有才力第以謀身爲心上曰朕亦知之然僕可輩比守貞曰臨事則不後於人但多務自便耳僕前乞致仕陛下許之甚合衆議今使復列於朝恐風化從此壞矣上遂不復用

完顏匡

完顏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孫顯宗命詹事烏林答愿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章宗兄弟愿啟曰幽王府教讀完顏撒速徐王府教讀僕散訛可二人可使教皇孫顯宗使皇孫行師弟子禮顯宗薨章宗立爲皇太孫匡仍爲侍讀章宗即位遷翰林直學士改樞密副使泰和六年宋人敗盟詔散

揆取泗州虹縣靈壁詔僕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諸軍以匡爲右副元帥僕散揆將率大軍渡淮匡言宋人聚兵襄沔以窺唐鄧汴京西兵頗少有背腹之患請出唐鄧從之匡遣前鋒都統烏古論慶壽攻棗陽左翼提控完顏江山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古孫乃屯取神馬坡皆剋之匡軍次白虎粒都統完顏按帶趣隨州烏古論慶壽扼赤岸斷襄漢路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鄧城樊城戍兵皆潰匡進圍德安分遣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漢川荊山等縣副統蒲察攻宜城縣取之敗宋兵二萬於信陽東吳曦以蜀漢內附詔匡先取襄陽以屛蔽蜀漢完顏福海破宋援兵於白石砦遂取

穀城縣僕散揆得疾詔左丞相宗浩代之七年匡久圍襄陽士卒疾疫會宗浩至汴匡乃放軍朝京師九月宗浩卒匡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於汴京初僕散揆至汴購得韓侂胄族人元靚使行間於宋元靚渡淮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崈奏之宋主是時宋主侂胄見兵屢敗欲乞盟無以爲請得崈奏即遣人護元靚北歸因請和于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宋主因諭丘崈使歸罪邊將以請及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當遣朱致和吳琯李大性李璧來侂胄得報大喜召張巖於建康貶爲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謫之

嶺南時李璧已爲參政不可遣朱致和吳琯已死李大性知福州道遠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柟來以宋主侂胄情實爲請依靖康二年故事世爲伯姪國增歲幣爲三十萬兩匹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匡以聞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函侂胄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三百萬兩於是宋吏部侍郎史彌遠定計殺侂胄彌遠知國政和好自此成矣廷議諸軍已取關隘不可與王柟以宋參政錢象祖書來曰竊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畫淮爲界今大國遵先皇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鄧畫界仍稱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於後也然東南立國吳蜀

相依、今川陝關隘、大國若有之、則是撤蜀之門戶、不能保蜀、何以固吳。已增歲幣至三十萬、通謝為三百萬貫、以速歲師旅之餘、重以喪禍、豈易辦集。但邊隙既開、和議匪易、兵戈之費、不得不賜。勉遵承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在本朝固不敢違。然傾國資財、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之意也。主上謹守信誓、豈有意于川兵。止緣侂胄啟釁生事、迷國罔上、以至於斯。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朋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欲使斬送侂胄、是未知其已死也。侂胄實本庸愚、怙權輕信、有誤國事、而致侂胄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既貶、侂胄尚力庇之、竊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

事、已[illegible][illegible]。且備大國[illegible][illegible]。川陝關隘所畫銀兩、悉力祗備、師旦首函、亦當傳送、以謝大國。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姪、本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鬭其間、遂成嫌間。一旦猶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隸、引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銷釋矣。必較錙銖毫末、反傷骨肉之恩乎。敢望備奏、始終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方無兵革之患、不勝通國至願。陝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萬人、匡奏曰、關隘之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傀儡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守者、以關隘僅能自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鐵騎蹂之、無一得脫。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固尚且摧衄、今遂失之、

是無一日之安也。必須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淡上諸郡、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桑之地。[illegible]化歸順之民數萬戶。較之陝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詔報曰、侂胄渠魁、既請函首、宋人悔服、可謂誠矣。匡乃遣王柟還、錢象祖復以書來曰、所有驅掠官兵、見已從實刷勘發遣。其禮物歲幣等、已起發至真揚間、伺候嘉報、遂遣前去界首以俟取撥。匡復具奏、詔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其請。稱臣割地尚且闊略、區區小節、何足深較。其侂胄・師旦首函及諸叛亡至濠州、聽通謝人使入界、軍馬即當徹還、川陝關隘、候歲幣犒軍銀兩至下蔡、畫日割賜。匡得詔書、即諭宋人使如詔書從事。泰和八年四月、宋獻韓

侂胄・蘇師旦首函至元帥府、匡露布以聞。匡朝京師、罷元帥府、仍為樞密院。十一月、章宗崩、匡受遺詔立衛紹王。詔曰、皇叔衛王、承世宗之遺體、鍾厚慶於元妃、人望所歸、歷數斯在。今朕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之遺意、付畀實難、即皇帝位于柩前。載惟[illegible]、有嫡立嫡、無嫡立庶。今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已[illegible]皇[illegible]、其有男、當立為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衛王[illegible]即位、[illegible]章[illegible]內人范氏胎氣有損。大安元年、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奏、承御賈氏產期已出三月、有人告元妃李氏令賈氏詐稱有身、元妃李氏、承御賈氏皆賜死。[illegible]章宗大漸、匡與元妃俱受遺詔立衛王、匡欲專定策功、遂

構殺李氏、匡拜尚書令、封申王、大安元年、卒、匡自章宗幼年侍講讀、致位將相、怙寵自用、官以賄成、承安中、撥賜家口地上、匡自占濟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上聞之、不以爲罪、惟用安州邊吳泊舊放圍場地、奉聖州在官閑田易之、以自占者還百姓、宣宗嘗謂侍臣曰、撒速受人玉吐鶻、然後與之官、此豈宰相所爲哉、

完顏綱（婁室傳說幹魯忠傳說亦蒲完顏綱傳說蒲察貞全史多如此蓋一時共事也然尚欠清出）

完顏綱、本名元奴、泰和四年、同簽宣徽院事、青宜可者、吐蕃之種也、宋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落散處西鄙、其啓黎族節曰、冷京、據古疊州、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餘萬戶、東鄰

宕昌、北接臨洮積石、南行十日至爭竹大山、蓋蕃境也、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俗不論道里、但以日計之、冷京卒、子耳骨延嗣、宋不能制、縻以官爵、傳六世、至青宜可、勁勇得衆、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金國之意、青佛酉爲洮州刺史、材武有智策、能結諸羌、青宜可畏佛酉以父呼之、請舉國內附、朝廷以宋有盟不許、厚賜金帛以撫之、明昌間、屬羌巴庇殺郡佐反、詔綱與青佛酉討平、因召青宜可、會兵破巴庇、佛酉遷臨洮尹、青宜可願內屬、綱奏之、上不納、及綱部署陝西、上密敕經略西事、時佛酉已死、于晉賢爲淮南巡檢使、綱召晉賢攝同知洮州事、晉賢傳旨入羌中、青宜可大喜、率諸部長籍其境

土人民詣綱請內屬、上以青宜可爲疊州副都總管、晉賢真授同知洮州事、綱選三階、宋程松遣別將曲昌世據方山原、自率兵分道襲和尚原西山寨、龍門關、是日大霧四塞、既而暴雨、和尚原西山寨、龍門關戍兵不知宋兵來、松遂據之、蒲察貞遣副統裴滿阿里以兵伏方山原下、萬戶奧屯撒合門別將壯士取間道、潛登出宋兵上、自高而下、宋兵大駭、伏兵合擊、遂破之、貞分遣部將完顏出軍奴出黃兒谷取和尚原、同知會州事女奚列南家出大寧谷、取西山寨、貞自以兵由中路取龍門等關、進至小關、松將楊廷據險注射、貞不得前、令裴滿阿里爲疑兵、潛遣猛安胡信率甲士繞出其後

反擊之、宋兵大亂、斬廷於陣、宋將彭統走龍門、追擊大破之、合脊乘夜潛登和尚原絕頂、宋人驚以爲神、皆散走、遂盡復故地、綱以蕃漢步騎出臨潭、充以關中兵出陳倉、蒲察貞以岐隴兵出成紀、石抹仲溫以隴右步騎出鹽川、完顏璘以本部兵出來遠、宋太尉吳曦遣將出秦隴間、與綱等相拒、上聞韓侂胄忌曦威名、可以間誘致之、封曦蜀國王、鑄印賜詔、詔綱經略之、綱訪得曦族人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持詔諭曦、曦得詔意動、程松尚在興元、曦未敢發、詐稱杖殺端、匿其事、松兵既敗、曦乃遣掌管機宜文字姚圓與端奉表送款、綱遣前京兆府錄事張仔會曦于興州之置口、曦言歸心朝

安置賞人如此　疑　是

廷、張仔請以告身為報、職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朝廷以職初附、侍中國為援、欲先取襄陽、以為蜀漢屏蔽、乃詔右副元帥匡攻襄陽、職遣果州團練使郭澄奉表、及蜀地圖志、吳氏譜牒來上、郭澄朝辭、諭澄曰、汝主效順、以全蜀歸附、朕甚嘉之、大定間、汝主嘗以事入覲、今亦多歲、朕嘉汝主之義、懷想不忘、欲得其繪像、如見其面、今遣使封冊、俟回日附進頁之、宋安丙殺吳職、上聞職死、遣使責綱曰、職之降、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為職重。既不能聞、復撤兵、使丙無所懼。是宜有今日也。詔贈職太師、招魂葬於水洛縣、以職之子為職後。宋人陷階州西和州、綱至鳳翔、詔徹州縣兵、退保要害、其

民願徙內地者撫集之、蒲察貞徹黃牛戍、宋安丙乘之、陷散關、華州鈐轄完顏阿失死之、詔戶部侍郎尼厖古懷忠按治、綱以下將吏、懷忠未至、綱貞遣兵潛自昆谷西山登馬嶺入攻之、復取散關、斬宋將張統領、遣使奏捷、詔釋綱等不問、八年、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詔以陝西關隘還之、罷兵、還京師、是歲、章宗崩、衛紹王立、綱行省事於縉山、徒單鎰使人謂綱曰、高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與其行省親往、不若益兵為便、綱不聽、徒單鎰復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畫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不從、至縉山、綱大敗、胡沙虎還衛紹王於衛邸、使綱子安和作家書召綱、綱至、囚之憫忠寺、押至市中、使張霖

卿數以失四川、敗縉山之事、殺之、貞祐四年、安和上書訟父寃、追復尚書左丞、

徒單鎰

徒單鎰、猛安人、進士及第、章宗即位、拜參知政事、進平章政事、封濟國公、言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法制所不能盡、隱於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大安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政事獨吉思忠敗績于會河堡、中都戒嚴、鎰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中都、拜右丞相、鎰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

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剌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鎰復奏、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聽、未幾、昌桓撫三州陷、東京不守、鎰墜馬傷足、在告、胡沙虎難作、方猶豫不能自定、乃詣鎰問疾、從人望也、鎰謂之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功也、胡沙虎默然、乃迎宣宗於彰德、宣宗即位、封廣平郡王、宣宗將幸南京、鎰曰、乗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

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失也。不從，是歲卒。

國家即亂亡時亦未嘗無人君世主不用耳如紹王用鎰之言東京何至失守章宗用鎰之言何必南遷于汴哉

孫鐸

孫鐸，滕州人，登進士第，章宗即位，除同知登聞檢院事，鐸言：百姓困省斷不得直，故上訴。若復送尚書省，則必不行矣。乞自今發斷之。遷戶部尚書。鐸奏：比年號令或已行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更張太煩，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將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於治則必行，無惑小民之言。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皆除參知政事，鐸再任戶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賓客言：古人詩曰，唯有庭前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會來。御史大夫卞劾鐸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拜參知政事。鐸言：民間鈔多，宜收斂，院務課程及諸窠名錢須要全收交鈔，秋夏稅本色外，盡令折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漸重鈔。比來州縣抑配，行市買鈔無益，徒擾之耳。乞罷諸處鈔局，惟省庫仍舊小鈔無限路分，可令通行。詔有司速行之。衛紹王立，改安國軍節度使。宣宗遷汴，鐸上謁於宜村，除太子太師，致仕，卒。

李革 可久 忠節

李革，河津人，登進士，興定元年，知平陽府事，代胥鼎爲河東行省。時興兵伐宋，革上書曰：爲今之計，當休兵息民，養銳待敝，宋雖造釁，止可自備，若不忍小忿，以勤遠略，恐元兵或乘之，不能支也。不納。二年，宣差粘割梭失至河東，晚禾未熟，牒行省，清野。革奏：今歲雨澤及時，秋成可待，如令清野，民將不堪。十月，平陽被圍，城中軍不滿六千，屢出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兵吉、隰、霍三州，不時至。裨將李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南入，左右請革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乃自殺，贈尚書右丞。

宗端修 張翥丞傳端修詩李徵賀不可爲后宣宗怒杖七十本傳不載

宗端修，汝州人，章宗避睿宗諱，改太祖諸子皆加山爲崇，改宗氏爲姬氏，端修中進士第，爲監察御史。時元妃李氏兄弟干預朝政，端修上書，乞遠小人。上遣李喜兒傳詔問端修：小人爲誰？端修曰：小人，即汝兄弟也。喜兒不敢隱，具奏之。上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復上書言事，宰相惡之，坐以不經臺官直進奏帖，准上書不以實例，一官。章宗知端修不爲衆所容，釋之。端修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妻死不更娶，獨居二十年。汝州司候游彥哲將之官，問爲政，端修曰：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請益，端修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爲政之術，盡於此矣。遷節度使，卒。

路鐸 宣可 忠節

路鐸，伯達子也。明昌三年，遷右拾遺，行尚書左丞完顏守貞、

論事守正與同列不合罷知東平府事鐸上書論守貞賢可復用尚書左丞烏林荅愿參知政事夾谷衡胥持國奏路鐸以桀奡比右丞相夾谷清臣所言狂妄不稱諫職上曰周昌以桀紂比漢高祖高祖不以爲忤路鐸以桀奡比丞相何傷守貞復入爲平章政事胥持國方幸尤忌守貞及鐸鐸雖嘗爲守貞論辦而不相附鐸論邊防守貞以爲掇拾唐人餘論不行及守貞持鎬王永中事久不決鐸亦切諫持國指以爲黨上出守貞知濟南府鐸爲南京留守判官改監察御史劾參知政事楊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承望風旨不詳檢御史大夫張暐抑鐸奏不行上聞之

命同知大興府賈鉉詰問暐等待罪於家鉉奏御史大夫張暐言路鐸嘗稟楊伯通私用鄉人李浩暐以爲彈糾大臣須有實迹恐所劾不當臺綱愈壞令再體察賈益言除授皆宰執公議不見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詔責鐸言事輕率論伯通治事如故泰和六年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

完顏伯嘉

完顏伯嘉北京人登進士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買漆不酬直伯嘉繫之獄晉國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斂迹遷耆州刺史獄繫縣盜伯嘉曰飢寒爲盜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何也此必官兵捕他盜不獲誣以罪耳詰之果然遷震武軍節度使兼宣撫副使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琢智勇過人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自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於弘州矣今山西不守琢盡忠於國百戰不挫臣輒擬琢昭勇大將軍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勑二十道許擇有謀略者充州縣制可詔賜完顏氏伯嘉遷河東北路宣撫使以斡勒合打爲宣撫副使後斡勒合打奏伯嘉擄掠之幾死上以問宰臣宰臣曰太原重鎮防秋在邇請勑諭和解從之召爲御史中丞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備禦潼關陝州次澠池土濠村兵不戰而潰阿里不孫遁去亡所佩虎符變

易姓名匿柘城縣與其妻妹前韓州刺史合喜男婦紇石烈氏及僕婢三人僦民舍居止合喜母徒單氏執紇石烈氏斷其髮拘之佛寺中阿里不孫復亡去監察御史完顏藥師劾之詔阿里不孫若能自出當免極罪阿里不孫乃使其子上書請圖後効伯嘉劾之阿里不孫除名宣宗發旱伯嘉奏曰日者君之象陽之精旱暵乃人君自用亢極之象宰執以爲冤獄所致夫燮和陰陽宰相之職而猥歸咎於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論汝礪豈不知所職其罪大矣漢制災異策免三公顧歸之有司耶臣謂今日之旱聖主自用宰相諂諛百司失職實此之由高琪汝礪深怨之禮部郎中抹撚胡魯

剌以言事忤旨詔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伯嘉諫曰諫云納諫者昌拒諫者亡胡魯剌所言是有益於君所言不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之如此可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爲恩曷若置之而不問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伯嘉曰建議者必曰來險可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爲國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爲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國也宣宗汝礪聞之愈怒行尚書省元帥府於河中廷議欲棄河東徙其民以實陝西伯嘉上書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忤宰執意召還爲中丞伯嘉入見曰如臣駑鈍固宜召還更須速遣大臣鎮撫宣宗然之伯嘉上疏曰國家兵不強力不足以有爲財不富賞不足以周衆獨恃官爵以激勸人心近日以功遷官赴部求調者有司往往駁之冒濫者固有之然既與而復奪之非所以勸功也乞應軍功遷官宣勅無僞者即準用之又曰自兵興以來河北桀黠往往聚衆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署以職名無爲他人所主又曰河東河北有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驗等級授以本處見任之職又曰河中晉安被山帶河保障關陝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粮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元光二年行尚書省於河中率陝西精銳與平陽公史詠共復河東頃之病卒伯嘉去太原後完顏琢寓軍石仁寨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以陽德用充軍州提控德用桀黠蓄姦謀鐸不能制興定二年德用襲殺琢及官屬程珪等百餘人據石仁寨鐸懼挈家奔太原德用遂據平定州詔誅范鐸

史糾卷三百六

金史十一

列傳

木虎鈞壽

木虎鈞壽、貞祐間、爲器物局副使、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鈞壽取其家所有鞠仗以進、奏曰、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下當卧薪嘗膽之日、奈何以毬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懌、擲仗籠中、出鈞壽爲橋西提控、

張煒

張煒、永年人、舉進士、選中都左警巡使、煒喜言功利、歷廉節度判官、部民閻元戰、搢紳薄之、遷戶部員外郎、承安五年、天色久陰霾不止、政事張萬公奏由君子小人邪正不分所致、章宗問孰爲小人、萬公曰、戶部員外郎張煒、文繡署丞田櫟、都水監丞張嘉貞、雖有幹才、德不足稱、好奔走以取勢利、詔三人皆與外除、煒出爲同知鎭西軍節度使事、尤宜差西北路軍儲、自言欲不及民、可以足用、大抵募商賈、縱其販易、不問所從來、奸人往往投牒、妄指産業、疏鄰保姓名、煒多與之錢、已而亡去、逮繫鄰保、使之代償、一路爲之疲敝、以故省[illegible]廚、給絮皮革、折給軍士、皆棄於道而去、改戶部郎中、兼規措職事、左丞相宗浩奏、張煒長於供辦、比戶部給錢三十萬、已獲息十四萬矣、請給錢通百萬、令從長供辦、乞不隸省部、委臣專一提控、有應奏者、許煒面逹、歲差幹事官、計本息具奏、上從其請、泰和八年、伐宋、煒進銀五千兩、詔曰、汝幹集貲儲、固其職也、人之短汝、朕皆知之、惟能興利、斯惟汝功、自西北路召還、除遼三司事、上問誰可代卿見職者、煒舉中都轉運戶籍判官王謙、謙至西北路、盡發煒前後散失財物、以鉅萬計、對獄者積年、大安三年、起爲同簽三司事、會河東兵敗、軍士云、張宣差刻我、欲倒戈殺之、遷戶部侍郎、今論曰、大凡兵興則財用不足、是故張煒乘時射利、聚斂爲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之、亦何益於軍興哉、

李復亨

李復亨、河津人、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有同邑人、橐中盛佩刀、復亨曰、刀蛾馬血、火煅之則刃青、其人款伏、果有仇、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使牛家牽牛徧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引伏、興定四年、拜參知政事、出爲安國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城破、自殺、

承暉

承暉不知人自貽敗事

承暉本名福興章宗即位遷近侍局使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藍世宗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宮城門召之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知大興府事豪民與人爭水利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豪民不直承暉杖而遣之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起渠魁稍就招降猶往往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司請數萬人刊除林木則盜賊無所隱承暉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赭哉議遂寢是時行限錢法承暉言貨聚於上怨結于下不報至寧元年爲橫海軍節度使貞

祐初拜尚書右丞承暉不及攜妻子即日入朝滄州破妻子皆死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五月宣宗遷汴承暉與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暉以尚書左丞抹撚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悉以軍事委之七月召皇太子赴汴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三年二月詔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兵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人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孛朮魯德裕調遣繼發救中都承暉閒道人以礬寫奏曰七斤既降城中無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永錫

慶壽等軍至霸州北三月李英被酒軍無紀律元兵攻之英軍大敗永錫慶壽等聞之亦潰時高琪用事忌承暉成功諸將皆顧望詔以阿典宋阿行元帥府於清州女奚烈胡論出行元帥府於保州侯摯行尚書六部往來應給終無一兵至者慶壽軍亦潰承暉約抹撚盡忠同死社稷盡忠謀南奔承暉怒起還第亦無如盡忠何召盡忠心腹經歷官完顏師姑曰始我謂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權畀平章嘗許與我同死今忽異議行期在何日汝必知之師姑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辦未曰辦矣承暉變色曰社稷若何叱斬之承暉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

一死以報國家作遺表付令史師安石言平章政事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終害國家以不能終保都城爲罪承暉妻子死于滄州命以從兄子永懷爲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之皆與從良書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飲畢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卒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盡忠出奔中都不守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師安石奉遺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設奠於相國寺哭之盡哀贈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曰忠肅以永懷爲器物局直長承暉生而

貴、平居蕭然、嘗畫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君實吾師、子瞻吾友也、平章政事完顏守貞與之為忘年交、

抹撚盡忠

抹撚盡忠、本名象多、上京人、中進士第、為恩州刺史、言尼買賣軍器、乞令告給憑驗、以防盜賊私市、宣宗遷汴、為左副元帥、與右丞相承暉守中都、進平章政事、中都受圍、承暉以盡忠久在軍旅、付以兵事、嘗約同死社稷、及烏古論慶壽兵潰、中都危急、密與腹心經歷官完顏師姑謀棄中都南奔、承暉殺師姑、然後仰藥死、是日晚、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出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啟途、諸妃以為信然、

盡忠與愛妾及所親出城、不顧、中都遂陷、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能至此、盡忠至南京、宣宗釋不問、仍以為平章政事、盡忠言記注之官、奏事不當回避、可令左右司官兼之、因奏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可為近侍局、宣宗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盡忠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令預政。固宜慎選。宣宗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事。得議論訪察。即為預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許察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請謁營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近侍體察、何由知之、參政德升曰、固當慎選其人、宣宗曰、朕於庶官、曷嘗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實無才力者、視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蒲察七斤、累升顯貴、輒懷異志、蒲鮮萬奴、委以遼東、乃復肆亂、知人之難如此、朕敢輕乎、德升曰、北來訪察開決河隄等、覆之皆不實、上曰、朕自今不敢聞若輩外間事、皆不知、但終日默坐、聽汝等所為矣、德升等謝罪、紇石烈執中之誅、近侍局嘗先事啟之、遂以為功、陰秉朝政、高琪託此輩以自固、及盡忠德升被而責、愈無所忌、未幾、德升罷相、盡忠下獄、盡忠與高琪素不相能、盡忠兄吾里也、為許州監酒、秩滿入京、盡忠與吾里也語及中都事、因過求上廢疎我、此高琪所為也、若再主兵、必不罷此、吾里也因然謗毀、武寧軍節度使徒單吾典告盡忠謀逆、上憮然曰、朕何負家多、彼棄中

都、凡祖宗御容及道陵諸妃、皆不顧、獨與妻偕來、此固有罪、乃命有司鞫治、得與兄吾里也相語事、遂并誅之、

僕散端

僕散端、中都人、事親孝、除太子僕正、章宗即位、轉左衛、章宗朝隆慶宮、護衛花狗邀駕言、端叔父胡覩預弑海陵、端不宜在侍衛、詔杖花狗六十、代撰章奏人杖五十、拜尚書左丞、泰和六年、詔大臣議代宋、皆曰狗盜鼠竊、非舉兵也、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豈敢白日列陣犯靈壁、入渦口、攻壽春耶、此宋人欲多方誤我、不早為之所、一旦大舉入寇、將墮其計中、上然之、婦人阿魯不嫁、武衛軍士牛二女、而寡居、託夢中言以

惑衆、頗有驗、乃自言夢中見白頭老父、指其二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庭、必得皇嗣、時章宗在位久、皇嗣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之、既而京師久不雨、阿魯不復言夢見白頭老父、使巳祈雨、三日必大澍、過三日、雨不降、章宗以其誕妄、下有司鞫問、阿魯不引伏、詔讓端曰、昔者所奏、今若何、人謂朕信其妖妄、實由卿啓之也、端上表待罪、詔釋不問、頃之、拜平章政事、封申國公、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兩位、生子立為儲嗣、衛紹王即位、命端與尚書左丞孫即康護視、三日、太醫副使儀師顏、狀診得范氏胎氣有損、明年、有人告元妃李氏、教承御賈氏詐稱有身、元妃承御皆誅死、端進右丞相、貞祐二年、判南京留守、與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表請南遷、凡三奏、宣宗意乃決、百姓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遂遷都、明年、中都失守、宣宗至南京、拜端左丞相、三年、兼都元帥、行省陝西、招諭臨洮蘭州諸羌、皆相繼內附、四年、以疾請致仕、不許、端雖老、凡朝廷使至、必遠迓、宴勞不懈、故譏備不行、宣宗聞之、詔自今尚使酒三行、別于儀門、他事經過者、一見而止、同華舊屯陝西軍、及河南步騎九千餘人、皆隸陝州、端與宣撫副使承錫、請此軍隸行省、緩急可使從之、及元兵入潼關、承錫坐誅、而罪不及端、興定四年、朝廷以知臨洮府事承裔行元帥

府於鳳翔、端奏隴外十州、介宋夏之間、與諸番雜處、故於鞏州置元帥府以鎮之、今承裔以隴外萬兵移居鳳翔、臣恐一旦有警、援應不及、乞令承裔行元帥府於鞏州、若以鳳翔密邇宋界、則本路屯兵已多、但令總管攝行帥事、與京兆鞏相為首尾、足以備緩急矣、從之、是歲卒、贈延安郡王、子納坦出、定國軍節度使、天興元年、納坦出之子忙押門與兄石里門、及護衛顏盞宗阿同飲、忙押門詐以事出、遂投元軍、尚書省奏遣刑部郎中趙楠、鞫其家屬及同飲人、其母完顏氏曰、忙押門逼其父妾、父欲殺此妾、忙押門不自安、遂叛、求脫命而已、委曲推問、無知情之狀、省中欲以知情處之、使吏諷楠、楠方食、擲七筯於案、大言曰、寧使趙楠除名、不能屈斷無辜人、遂以妾事上聞、上曰、納坦出父子俱受國恩、吾悉其不知情也、事得已、楠進士、高平人、

李英

李英、益都人、中進士第、貞祐初、右副元帥朮虎高琪、辟為經歷官、上書於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為他矣、又曰、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

恥之、高琪奏其書、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焉、二年正月、英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推衆所推服者領之、時常出戰、被創召還、宣宗南遷、爲御前經歷官、遷御史中丞、英言、自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激濁揚清、獎進人才耳、近年以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人自勵、爲國家用、宣宗納之、陳僧壞官兵於滄谷、遣僞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殺之、詔除通遠軍節度使、賜姓完顏氏、英

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爲貴、比來務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蘭州西關守將王狗兒執殺賊使、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無負矣、今遂擢節鉞、賜以國姓、若取蘭州、將何以待之、陝西名將項背相望、狗兒藐然賤卒、一朝處衆人之右、爲統領之官、恐衆望不厭、難得其死力、中都久圍、詔元帥右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英收河間滄州義軍、自清州督糧運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貞祐三年三月、英被酒與元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皆潰、中都不守、宣宗猶加贈謚、錄用其子、論曰、承暉守中都期年、相爲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大抵宣宗旣遷、則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勢決矣、僕散端表請南還、似忠而實愚也、抹撚盡忠委之而去、削何誅焉、李英被酒敗軍、恩贈有加、慶壽不戰棄師、委用如故、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田琢

田琢、蔚州人、中進士、補尚書令史、貞祐二年、中都被圍、琢請由間道往山西、招集義勇、以爲宣差兵馬提控、經略山西、琢與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飛狐還蔚州、用伏甲於路、將要而殺之、琢知其謀、自別路入定安、用入蔚州、殺觀察判官李

宜、錄事判官馬士成、永興縣令張禰、劫府庫倉廩、以兵攻琢於定安、琢與戰、敗之、用脫身走、易州刺史蒲察縛送元帥府、殺之、琢至蔚州、誅與用同惡數人、募兵旬日、得二萬人、十月、琢兵敗、僅以身免、復招集散亡、得三萬餘人、中山界屯駐、而遣沈思忠招集西京、蕩析百姓、得萬餘人、皆願從河南、琢上書、此輩與河南鎮防往往鄉舊、若令南渡、擇壯健爲兵、且可以招集其餘、從之、琢復遣沈思忠、宮楫、招弘、蔚二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可充軍者萬五千人、分屯蔚州諸隘、詔加順天軍節度使、提控弘、蔚州軍兵、宮楫副之、頃之、西山諸隘皆不能守、琢移軍沃州、沃州刺史完顏僧家奴奏琢兵二千五百人、

官廪不足、可令於衛輝大名就食、詔屯濬州、琢欲陂西山諸水以備濬州、貞祐三年、河北行省侯摯奏河北兵食少、請令琢汰選老弱就食歸德、琢奏此輩嶺外失業、父子兄弟合爲一軍、若離而分之、定生他變、乞以金軍南渡、或徙衛州防河、詔盡徙屯陝、琢至陝、上書曰、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陝西、蓋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兵民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黃霸虞詡是也、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明勑有司、無蹈虛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備力服勞、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於盡闢而後已、官司圍牧勢家兼并、亦籍其數而授之、寬其負算、省其徭役、使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然之、陝西元帥府請益兵、詔以琢衆與之、興定元年、朝廷易置諸將、改山東東路轉運使、招撫使李旺據膠西、琢遣益州治中張林討旺、生擒之、棣州裨將張聚殺防禦使斜卯重興、遂據棣州、襲濱州、琢遣提控紇石烈醜漢討聚、敗之、遂復二州、李全據安丘、昌樂令术虎桓都等破之、琢承制各遷官一階、詔許之、初張林本益都府卒、有復立府事之功、遂爲治中、而兇險不遜、恥出琢下、琢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欲因衆

以去琢、而未有間、會于海牟佐據萊州、琢分兵遣林討之、林旣得兵、即率衆譟入府中、琢倉猝與林戰、不勝、欲就外縣兵、且戰且行、至章丘、兵變、行省以狀聞、宣宗度不能制林、而欲馴致之、乃詔琢還、道卒、

完顏弼

完顏弼、蓋州人、至寧元年、東京不守、弼爲元帥左監軍、扞禦遼東、弼曰、今驅市人以應大敵、往則敗矣、請自募二萬人爲一軍、萬一京師有急、可以回戈自救、衛紹王怒曰、我以東北路爲憂、卿言京師有急何耶、就如卿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連姻、故相委寄、乃不體朕意耶、弼曰、陛下勿謂親姻俱可恃也、時駙馬都尉徒單沒烈侍側、弼譏之、紹王怒甚、顧沒烈曰、何不叱去、沒烈乃引起、付有司、論以奏對無人臣禮、詔免死、杖一百、責爲雲內州防禦使、貞祐初、宣宗驛召弼赴中都、時雲內已受兵、弼舍馬稍與數騎突出、由太原出潞、將從清滄赴闕、詔爲元帥左都監、駐眞定、弼奏賞罰所以勸善懲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而後人可使、兵可強、今外兵日增、軍無鬭志、亦有逃歸、而以戰潰自陳者、有司從而存恤之、見聞習熟、相效成風、又曰、村寨城邑兵退之後、有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又曰、河朔郡縣皆以拘文不相應救、由此殘破、乞勑州府凡有告急徵兵、即須赴援、違者坐之、又曰、河北軍器

乞權宜弛禁仍令團結堡寨以備外兵又曰今雖議和萬一輕騎復來則吾民重困矣願速講防禦之策及勸遷都南京阻長淮拒大河扼潼關以自固宣宗遷汴亦眞定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蓋兵少則難守軍多則難養又奏將帥以闔外爲威今生殺之權皆從中覆又奏瑞州軍頗狡左丞盡忠多疑乞付親將大名軍變殺蒲察阿里詔弼鎭撫之三年改山東西路宣撫副使時劉二祖餘黨孫邦佐張汝楫保濟南勤子堌弼遣人招之邦佐遺書云我輩自軍興屢立戰功主將見忌陰圖陷害竄伏山林以至今日實畏死耳如蒙湔洗便當釋險歸餘黨未降者保盡招之弼奏方今多故此賊

果定亦一事畢也乞明以官賞示之於是邦佐汝楫降皆加明威將軍四年汝楫復謀作亂邦佐密告弼弼饗汝楫伏甲廡下酒數行鐘鳴伏發殺汝楫併其黨與封密國公邦佐屢立功累官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弼上書曰山東河北河東數鎭僅能自守恐長河之險有不足恃者河南皆招戰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閑訓練若選簽驅丁監戶數千別爲一軍立功者全戶爲良必將爭先效命以取勝矣武衛軍家屬皆苦於敵人人懷憤若擇驍悍千餘加以爵賞亦可得其死力又曰老病之官例許致仕居河北者嫌於避難居河南者苟于尸祿職事曠廢乞行覈實其精力可用者仍舊年高昏瞶不

若依此格招募得來有何不可恐招亦不至則殆矣

任事者罷之又曰諸路豪民行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皆無庸調乞權宜均定如知而輒避事過復來者許諸人捕告以軍與法治之詔下尚書省議惟老病官從所言餘皆不允元兵圍東平弼百計拒戰乃解圍去是歲疽發於腦卒弼平生無所好惟喜讀書閑暇延引儒士歌詠投壺以爲常所俸如承裔陀滿胡土門紇石烈牙吾塔皆立方面功治東平愛民省費軍民無訟有古良將之風焉

蒙古綱

蒙古綱咸平府人舉進士興定元年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三年奏曰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故爲衝要被

兵日久雖與東平鄰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爻家凹水滌淸河縣瀾口河渠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兵以實之綱又以山東恃東平爲重鎭兵卒少守城且不足況欲分部出戰是安坐以待困也奏曰伏見貞祐三年古里甲石倫招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今乞依此格募選以益兵威制可益都桃林

衆總領張林、號張大刀、據險爲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勢甚張、侵掠東平、綱遣元帥右監軍王庭玉討之、林率衆萬餘人、據嶺爲陣、庭玉督兵踰嶺搏戰、林衆少却、欲東走、庭玉踵擊大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獲雜畜兵仗萬計、遣樞密院令史劉顯、溢殺張林于東平、張林乞貫死自効、曰臣兄演在宋、爲統制、有衆三千、駐即墨萊陽之境、請以書招之、使轉致諸賊之欵密者、相爲表裏、然後以檄招益都張林、不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即據府事、逐田琢者也、綱請於朝、詔以爲萊州兵馬鈐轄、久之、山東不守、林乃降於宋、京平提控鄭倜生擒宋將李贇、綱奏賞倜、宰臣謂李贇自稱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臣按問同獲宋將十餘人、皆以贇爲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虛稱僞將、以重獲者之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士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迹、過於逗遛、甚未可也、詔卽賞之、綱奏、遼東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之、與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綱與東莒公燕寧各遷一階、是歲、燕寧戰死、而綱勢孤矣、綱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門等曰、金城湯池、非聚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宜從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抹撚阿虎德曰、東平爲南邊恃、大河以爲險、大河以東、平爲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

足恃矣、兵以將爲主、將以心爲主、蒙古綱旣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願守者、擢用之、別遣官爲行省、付以兵馬鎧仗、從宜規畫軍食、樞密院請用胡失門議、焚樓櫓廨舍而徙之、宣宗曰、此事朕不能決、擇衆議可者行之、樞密院頗采阿虎德議、許綱內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漢軍五千人、行省邳州、元帥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黃陵岡、自此山東事勢去矣、六月、以歸德邳宿徐泗乏軍食、詔綱率所部就食睢州、綱奏、宿州連年飢饉、加之重歛、百姓離散、鎭防軍逃徵逋課、脅逼陵辱、有甚於官、衆不勝其酷、忻懷報復之心、近日高羊哥等、著其佃戶、佃戶憤怒、執羊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識緩急、乃至於此、乞一切所負並令停止、俟夏秋收成徵還、軍人量增廪給可也、元光二年、以邳州經略司隸綱、令募勇敢、收復山東、碭山首領、以減罷懷忿怨、誘脅餘衆作亂、引水環城以自固、備浮橋於河上、結紅襖賊爲援、同簽樞密院事徒單牙刺哥會諸道兵討之、綱言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二百里、大河分派其間、乾灘泥淖、步騎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卒數千、與水軍埽兵以舟二百艘、山便道斷浮梁、絶紅襖之援、募膽勇有口辯者、持牒招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屯要害、別以三百人巡邏、乞賜空名告身、從便遷賞、從之、碭山賊夜襲永城縣、行軍

副總統高琬擊走之、綱遣降人陳松、持牒招李全、全縛松將斬之、已而黥其面遣還、綱奏全有歸國意、嚴實及益都張林、亦可招之、詔從其請、綱御下嚴、邳州軍不樂屬綱、八月、朔邳州經略使納合六哥等、率沂州軍士百餘人、捉入行省、殺綱及僚屬、據州反、宣宗不得已、下詔罪綱、以撫諭六哥、六哥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邳州卒逃歸、詣總帥牙吾塔、言六哥結李全為助、詔遣總領李术魯啚住討之、啚住毀其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六哥懼、請誘李全入邳州殺之、以圖報效、宣宗曰、李全黥賊、六哥豈能誘而殺之、十月、牙吾塔圍邳州、紅襖賊高顯等殺六哥、詔加顯三品官職、

必蘭阿魯帶

必蘭阿魯帶、貞祐三年、以保贊皇縣功、授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復取威州、及獲鹿縣、詔擇義兵為三等、阿魯帶奏、自去歲初置帥府、已按閱本軍、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屢試可用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顧其家、心一力齊、勢不可離、今既分揀、將互易其處、不相諳委、國家糧儲常患不繼、豈容僥冒其間、但帥府之兵、必不至是、事勢方殷、分別如此、彼居中下者、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歸田畝、趨時力作、徵集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帥府所定、無輕變易、許之、阿魯帶請完州縣之可守者、其不可守者、遷徙其民、依險為柵、以備緩急、澤州舊隸昭義軍、近年改隸孟州、阿魯帶奏、澤州城郭堅完、器械俱備、若屯兵數千、臣能保守之、今聞議遷于青蓮山寨、距州既遠、地形狹隘、所容無幾、一旦有急、所保者少、所遺者多、徙棄名城、以失太行之險、則沁南昭義、不通問矣、詔澤州復隸昭義軍、是歲、潼關失守、阿魯帶趨備藍田商州、陳河北利害曰、今忻代撫戍、太原帥府、衆纔數千、平陽行省兵亦不多、河東河北之勢、全恃潞州、潞州兵強、則國家基本漸可復立、臣已將兵離境、乞復置潞州帥府、阿魯帶行至澠池、右

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敗績逃匿、不知所在、阿魯帶亦被劄、收集潰卒屯澠池、詔遷潞州、興定元年、改山東路統軍使、知益都府事、行尚書省於益都、阿魯帶復立潞州、最有功、詔遷州刺史郭文振、舉以為將、既而去潞州、張開代領其衆、與郭文振不相得、潞州勢不能守矣、論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鼎控制河東、侯摯經畫河北、其措注設施、有可觀者、故田琢撫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稱用有功、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啟夏釁、南挑宋兵、宣宗道諛是用、煦煦以為慈、皦皦以為明、孑孑以為惠、既而潼關破、洪衍函義敗、汴州城門不啟、逾月、高琪方且抑

俾浚隍、爲自守計、繕御寨以祈延死、既而困蹙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去東平而兗魯墜、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完顏阿鄰

完顏阿鄰、本姓郭氏、以功勞賜姓、大安中、授泰定軍節度使、山東西路宣撫使、時阿鄰部兵猥多、詔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備征伐、中下戍守、懦弱者罷去、量給地以贍其家、阿鄰破紅襖賊郝定於泗水、生擒送京師斬之、近制、賜本朝姓者、凡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緦麻以上、敗二千人以上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以上者、賜止其家、阿鄰既賜姓、以兄守楫及從父兄弟爲請、宰臣奏阿鄰功止一家、宣宗特詔許之、收輝州經略使、阿鄰有衆萬五千、詔分五千隸東平行省、其衆泣訴云、我曹以國家多難、倡義相從、捐田宅、離親戚、轉戰至此、誓同立功、偕還鄉里、今將分配他軍、心實艱苦、乞以全軍分駐懷衛輝州之間、捍蔽大河、惟受阿鄰節制、宰臣奏、若聽之、非惟東平失備、他將傚傚、皆不可使矣、乃加遙授知河南府事、應援陝西、阿鄰將八千西赴、至潼關、聞京兆被圍、游騎至華州、陝西行院令阿鄰駐軍商虢、拒東向之路、阿鄰奏、臣本援陝西、遇難而止、豈人臣之節、夫自古用兵、步騎相參、乃可以得志、今乃各有所屬、臨難不救、互分彼此、臣所統皆步卒、願賜馬兵千人、則京兆之圍、不足解矣、宣宗謂皇太子曰、阿鄰赴難不回、固善矣、而軍勢單弱、且駐內地、以觀事變、俟以虢州兵五千付之、使乘隙而進、興定元年、遷元帥右都監、出秦州伐宋、宋統制吳筠守皂角堡、城三重、據山、阿鄰分兵絕其汲路、克其外城、再克其次城、宋兵縱火而出、阿鄰以騎兵邀之、遣步卒襲其後、宋兵敗、生獲吳筠及將校二百人、馬數百匹、糧萬石、後與宋兵戰沒、贈西京留守、論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一時之功、貞祐以後、賜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可計功而得、則貴者反賤矣、又曰、泰和貞祐、其間相去五年耳、故將遺老、往往在焉、高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重任、其實疎之、國勢日蹙、以至於亡、可慨也夫、

納坦謀嘉

納坦謀嘉、上京人、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危急、謀嘉曰、帥臣統數萬衆、不能出城一戰、何如自縛請降邪、宣宗議遷都、謀嘉曰、河南地狹土薄、他日宋夏交侵、河北非我有矣、當選諸王分鎮遼東河南、中都不可去也、不聽、爲兵部侍郎卒、

高霖

高霖、東平人、舉進士、爲國史院編修官、言黃河所以爲民害

者、以河流有曲折、適逢隘狹、故致湍決、按水經、當疏其阨塞、行所無事、今若開雞爪河、以殺其勢、可免數埽之勞、凡捲埽諸物、皆取於民、爲百姓大病、乞並河隄、廣樹榆柳、數年之後、隄岸既固、埽材亦便、民力漸省、從之、權參知政事、與右丞相承暉行省于中都、抹撚盡忠棄中都、霖與子義傑夜出不能進、謂義傑曰、汝可求生、吾死於此矣、霖死、義傑伏群尸中以免、

溫廸罕達

溫廸罕達、蓋州人、興定元年、攝侍御史、上疏曰、遼東興王之地、移剌都不能守、走還南京、度今之勢、可令濮王守純行省

蓋州、駐兵合思罕、以繫一方之心、昔祖宗封建諸王、錯峙相維、以定大業、今乃委諸疎外、非計也、復言今之將帥、謀者不能戰、戰者不能謀、世豈無其人、但用之未盡耳、宣宗問用之未盡者爲誰、對曰、陝西統軍使把胡魯、忠直伶略、知延安府古里甲石倫、深沉有謀、能得士心、雖有微過、不足以累大節、宰相高琪、高汝礪惡之、充陝州行樞密院參議官、爲集慶軍節度使、卒、

王擴

王擴、永平人、第進士、選監察御史、時置三司治財、擴言大定間、曹望之爲戶部、財用殷阜、亦存乎人而已、今三司職掌、皆戶部舊式、其官乃戶部之舊官、其吏亦戶部之舊吏、何愚于戶部而智于三司乎、既而三司罷、張煒職辦西北路糧草、失亡多、尚書省奏擴考按、擴按之無所假借、煒皆與擴厚、使人謂擴曰、君不念同舍耶、擴曰、既奉詔、安得顧故人哉、貞祐二年、言軍校猥多、分例過優、萬戶一員、其費可給兵士三十人、本路萬戶二百餘員、十羊九牧、類例可知、乞以千人爲一軍、擇望重者一人、萬戶、兩猛安、四謀克、足以敎閱約束矣、豈不簡易而省費哉、又曰、按察兼轉運本欲假糾劾之權、以檢括錢穀、邇來軍興、很道軍府、如太原、崞代州府長官、得制其權、如令通掌倉儲、則按察之事不分、而糾劾之職舉矣、又曰、數

免租稅、科糴亦繁、而民不爲恩、徒增廩給、教練無法、而軍不足用、不省、還汴後、除南京路轉運使、太府監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召擴詰問、擴曰、官無羊、皆取於民、今民心未安、宜崇節儉、廷議肥瘠紛紛、非所以示聖德也、宣宗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琪聞尚食物、謂擴曰、聖主焦勞萬機、賴膳羞以安養、臣子宜盡心、擴曰、此自食監事、何勞宰相、高琪默然、興定三年卒、

移剌福僧

移剌福僧、東北路人、爲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致仕、興定二年、宣宗御登賢門、召致仕官賜食、訪問時政得失、福僧曰、今

西北多虞而南鄙不敢撤戍芻糧調度仰給河南賦役煩繁民力疲敝宜開宋人講和之端撫安河朔養兵蓄銳策之上也又曰山東殘破羣盜滿野官軍既少且無騎兵若宋人資以糧餉假以官爵爲患愈大當選才幹官招捕諭使復業擇其壯悍爲兵亦致勝之一也又曰自承安用兵軍中設監戰官論議之間動相矛盾若辈平居皆選材勇自衛一旦有急驅疲懦出戰寧不敗事罷之爲便朝廷略施用焉諭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間之惑於直言而使邪說亂之貞祐興定之間豈無其人誠直言廢於所惑羣才詘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攷見焉

程寀

程寀析津人祖冀與六子皆擢科第夫子四穆遂崇義軍節度使寀四穆之子也中進士甲第熙宗時爲右諫議大夫上疏曰殿前點檢司古殿巖環衛之任所以肅禁篽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淸光從天子觀時畋之禮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林木叢鬱易以迷失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淸道而行至於楚畋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嚴肅禁篽之意也臣願陛下後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淸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爲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標幟爲出入之馳道不然恐貽宗廟社稷之憂又曰臣聞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雖肥者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尚書省天子喉舌

之官紀綱在焉臣願詔尚書省戒勵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綱紀如吏部以進賢退不肖爲任誠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則綱紀理而民受其賜矣又曰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嚳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后三夫人選求淑媛以充後宮帝王之制也然女無美惡入宮見妬陛下欲廣嗣續不可不告戒之又曰臣伏見本朝富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宮禁之制尚未嚴密胥吏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呵止至淆混無別雖有闌入之法至今未行甚非嚴禁衛明法令之意也上嘉納之爲彰德軍節度使卒

范拱

五岳覈下之東西南北非人主之東西南

范拱濟南人宋末登進士第梁王宗弼領行臺省事拱爲官屬宗弼訪求百姓利病拱以減稅爲言宗弼從之減舊三分之一民始蘇息拱愼許可而推轂賢士劉長言自鄭城酒監擢省郎人不知其所以進拱亦不自言也大定初除太常卿或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爲五岳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岳名寺僚取嵩高疏周都鄭鎬以吳岳爲西岳拱以爲非是議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遂不改拱嘗言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可謂能守法矣故其論議確然不可奪致仕卒

梁伯雄

梁伯雄萊州人登進士海陵留守中京伯雄父丘行在幕府伯雄來省覲海陵見之深加器重調韓州軍事判官有二盜欲刼取伯雄詐稱買販爲逆旅主人所欺至州陳訴伯雄覺其詐執而詰之并獲其黨與十餘人一郡駭服遷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執政自以嘗知伯雄爲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不往他日海陵問之答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海陵篡立遷修起居注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嘿然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屯邊戍豈以是爲非靜耶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復問鬼神事伯雄曰漢文帝召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能已乃曰臣家有一書記一人死復生因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伯雄賦詩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爲人臣者當如是矣遷右諫議大夫海陵生第三子矧思阿補命小底東勝保養之明年生日海陵與永壽太后皇后太

子光英幸東勝家賜錢千萬爲起第生三歲而卒海陵殺太醫副使謝友正醫者安宗義及其乳母杖東勝一百除名追封矧思阿補爲宿王伯雄直禁中與同直相語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或以告海陵海陵大怒召伯雄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爲豈得言風俗宮禁中事豈爾當言朕或體中不佳聞不視朝秖是少得人幾拜耳庶事皆奏決便殿縱有死刑不卽論決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於除授宣勑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閑暇頗閱教坊聲樂聊以自娛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

事、竊於此者耳、如我肆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賕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過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曰、陛下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海陵曰、本欲殺汝、今杖汝二百、既決杖至四十、使近臣傳諭伯雄曰、以爾藩邸有舊、今特釋之、海陵議征江南、伯雄奏、晉武平吳、皆命將帥、何勞親總戎律、不聽、乃落起居注、不復召見、大定初、爲左諫議大夫、兼太子詹事、闕宰相舉伯雄、上曰、伯雄不可去朕左右、而東宮亦須輔導、遂以太子詹事兼諫議、遷禮部尚書、丞相石琚致仕、上問誰可代者、對曰、伯雄可、時

論以琚舉得其人、除定武軍節度使、改河中尹、卒、弟伯仁、登進士第、除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嘗夜召賦詩、未二鼓、奏十詠、海陵喜、解衣賜之、改左拾遺、進士呂忠翰廷試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問其優劣、伯仁曰、當在優等、海陵曰、此今試狀元也、伯仁遂宿諫省、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愼密、轉翰林修撰、孟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稱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時人以爲知人、遷禮部侍郎、卒、

溫迪罕締達

溫迪罕締達、大定十九年、爲左贊善、以母老求養、太子使內直丞詔之曰、贊善初未拜官、天子詔孤曰、朕得一出倫之才、學問該貫、當令輔汝、助成德義、既數日、贊善除此官、方自喜得親炙、今德義未成、未可去也、轉翰林待制、卒、子二十、爲左諫議大夫、貞祐四年、上疏曰、今邊備未撤、徵調不休、州縣長吏不知愛養其民、徵科逼迫、急於星火、文移重複、不勝其弊、宜勅有司、務從簡易、兵興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湮沒無聞者甚衆、乞遣史官一員、廣爲采訪、以議褒嘉、遷吏部尚書、

張暐

張暐、日照人、登進士、轉左諭德、兼太常丞、充宋國報諭使、至盱眙、宋人請赴宴、暐曰、太行在殯、未可及受賜、不赴、宋人

以爲知禮、遷右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太傅徒單克寧卒、章宗欲親爲燒飯、時孝懿皇后未祥、暐奏、仰惟聖慈、追念勳臣、恩禮隆厚、孰不感勸、太后梓宮在殯、太祖時享尚且權停、若爲大臣燒飯、禮有未安、今已降恩旨、聖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從典禮、則兩全矣、章宗從之、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暐上疏曰、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提刑之設、政之大者、若爲浮議所搖、則內外無所取信、唐開元中、或請遴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然則提刑之任、誠不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國家之長策也、因舉漢刺史六條以

奏上曰卿言與朕意合承安元年上問暐曰僧道三年一試
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益
也上曰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壽不永雖曰偶
然似亦有因也對曰三君矯枉太過今不毀除不崇奉是爲
得中矣暐自妻卒後不復娶無姬侍齋居與子行簡講論古
今諸孫課誦其側至夜分乃罷以爲常歷太常禮部二十餘
年明古今禮學家法爲士族儀表子行簡進士第一遷禮部
郎中言往年飢民棄子或丐以與人其後詔官爲收贖或
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識認官亦斷與之自此以後飢歲流離
道路人不肯收養肆爲捐瘠餓死溝中伏見近代撰火令書

旨曰以後不得復取今乞依此施行章宗是之詔每奏事之
際須令張行簡常在左右羣臣請上尊號不許詔行簡作批
答因問行簡宋范祖禹唐鑑論尊號事行簡曰司馬光亦嘗
諫尊號不若祖禹之據至以爲臣子生謚君父詞最慘切上
曰卿用祖禹意答之改順天軍節度使行簡到保州上書曰
比者括官田給軍既一定矣有告欲別給者輒從其告至今
未已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奪彼與此徒啟爭端臣所
管已撥深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沙鹼者三之二若悉
從之何時可定臣謂當限以月日不許再告召爲禮部尚書
貞祐初轉太子太傅上書論議和事曰東海郡侯嘗遣約和

較計細故遷延不決今都城危急豈可拒絶臣願更諮聖慮
包荒含垢以救生靈或如遼宋相爲敵國歲奉幣帛待二三
年繼選辦捷之人往議應發有成可以紓患詔備防秋兵械
內外職官不以丁憂致仕皆納弓箭行簡上書曰弓箭非通
有之物其清貧之家及中下監當丁憂致仕安有如法軍器
今繩以軍期補做修壞以求應命而已與倉猝製造何以異
哉若隨州郡及猛安謀克人戶拘括擇其佳者買之不足則
令職輸所買之價庶不擾而事可辦卒謚文正行簡端愨慎
密爲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禮部皆典貢舉縉紳以
爲榮

賈益謙

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爲尚書右丞宣宗遷汴時河北民遷
避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言僑戶宜與土民均應差役
上留中而自以其意問宰臣丞相端平章盡忠以爲便益謙
曰僑戶應役甚非計也蓋河北人戶本避兵而來兵稍息即
歸矣今旅寓倉皇之際無以爲生若與土著者並應供億必
騷動不能安居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曰此非朕意也
因出元規章示之四年致仕居鄭州興定五年尚書省奏章
宗實錄已進呈衛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實錄纂集成書
以示後世制可初胡沙虎弒衛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謂衛

今史載中冓事亦不少

王之道天命絕之至是史官謂益謙嘗事衛王宜知其陰事遣編修官就訪之益謙知其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海陵被弒而世宗立大定三十餘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修實錄多所附會衛王爲人勤儉愼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使吾飾其言以實故主之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卒年八十論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大正隆之爲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冓之醜史不絕書嗟其甚也誠如此傳所言則史亦可爲取富貴之資矣（亦何不可但正人不肯爲耳）

劉炳

劉炳葛城人中進士第上書條便宜十事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衄率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効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而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之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爲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倉庾日虛閭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相望益無固志吏任河北者以爲不幸遂巡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寶之末洛陽潼關相次失守皇輿夜出向非太子迴趨靈武率先諸將則西行之士將終老於劍南矣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戒以軍政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禦難無大於此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於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艱危之後易於爲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於前日臣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拯貧窮恤孤獨勞來還定則効忠利義無有二志矣語曰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爲亂惟陛下留神三曰廣人才以備國用備

歲寒者必求貂狐適長途者必畜騏驥河南陝西車駕臨幸嘗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爲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厲風俗緩急可以備驅策昭示新恩易民觀聽陰係天下之心也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爲治百姓所依以爲命者也今衆庶已敝官吏庸暗無安利之才貪暴昏亂與奸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嗷嗷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親戚故舊雖望隆資高不可使爲長吏則賢者喜於殊用益盡其能不肖者懼黜而思自厲矣五曰褒忠義以厲臣節忠義之士奮身効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司略

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懼、而不爲自安之計耶、使爲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六日務力農以廣蓄積、此最強兵富民之要術、當今之急務也、七日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田疇荒蕪、夫耆從儉以紓生民之急、無先於此者、八日去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日修軍政以習守戰、自古名將、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可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愼哉、十日

修城池以備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此地不守、是無河朔矣、黃河豈足恃哉、書奏、宣宗異焉、復試之曰、河北城邑、何術可保、兵民雜居、何道可和、鈔法如何而通、物價如何而平、炳對以審擇守將、則城邑固、兵不侵民、則兵民和、斂散相權、則鈔法通、勸農薄賦、則物價平、宣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一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

術虎高琪

术虎高琪、西北路人、爲平南虎威將軍、宋安丙遣李孝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先以萬人圍皂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陣山谷、以武車爲左右翼、伏弩其下、來逆戰、既合、宋兵陽却、高琪知有伏、退整陣、宋兵復來、凡五戰、敵兵堅不可以得志、高琪分騎爲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者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以更久之、遣蒲察桃思刺潛兵上山、自山馳下合擊、大破宋兵、孝義解圍去、至寧元年、詔自鎭州移軍守禦中都、進南犬貝鄉不得前、乃還中都、每出戰輒敗、紇石烈執中戒之曰、汝連敗矣、若再不勝、當以軍法從事、及出復敗、高琪懼誅、自軍中入、遂以兵圍執中第、殺執中、持其首詣闕待罪、宣宗以爲左副元帥、遂賞將士、詔曰、胡沙虎蓄無君之心、形迹露見、不可盡言、提點近侍局慶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長撒合輦、累

慶山奴輩欲居功也

曾陳奏、方愼圖之、斜烈傳此意於按察判官胡魯、胡魯以告翰林待制訛出、訛出達於高琪、今月十五日、將胡沙虎戮訖、惟玆臣庶、將恐有疑、肆降扎書、不匿厥旨、論者謂高琪嵩殺故降此詔、拜平章政事、故事、有奏密者、輒屏左右、太府監丞游茂以高琪威權太重、中外畏之、常以爲憂、屏人密奏、請裁抑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權安得不重、茂不自安、往見高琪曰、茂嘗間見主上、實言相公權重、相公若能用茂、當使上不疑、而下無所議、高琪以聞、游茂論死、詔免死、杖一百除名、監察御史素蘭、復密奏高琪奸惡、四年十月、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間、待闕臺院令史高嶷上書曰、向者河朔敗績、朝廷不時出

慮，此失機會一也。及渡入吾境，都城精兵無慮數十萬，若劾
命一戰，必無今日之憂，此失機會二也。既退之後，不議追襲，
此失機會三也。今已度關，不亟進禦，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
事高琪爲帥，以厭衆心。不報。御史臺言：兵踰潼關、崤、澠，深入
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
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
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
及一，此臣等所爲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縱其別攻州縣，是猶
火在腹心，撥置於手足之上，均一身也。請以陝西兵扼拒潼
關，與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爲掎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

將十數人，各付精兵數千，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
以此待之。高琪言：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寢。
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駐京師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也。宣
宗信之，進右丞相。高琪請修裏城，宣宗曰：此役一興，民滋病
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卒築之。興定二年，胥鼎諫
伐宋，高琪曰：大軍已進，無復可議。宣宗問高琪曰：裏城之築，
人言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終當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

好笑

宗曰：無濠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劾
力。宣宗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高琪
自爲宰相，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
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與己
頡頏者，對宣宗陽稱其才，使幹當於河北，陰置之死地。自以
不兼樞密元帥，常欲得兵權，力勸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復爲
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
濮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右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鮮石
魯剌、令史蒲察胡魯謀之。石魯剌、胡魯以告尚書省都事僕
散奴失，奴失以告高琪。濮王懼，遂不敢發。三年，高琪使
奴賽不殺其妻，而歸罪於賽不，送開封府殺之。事覺，宣宗久
惡高琪，遂因此誅之。僕散奴失不論死。宣宗將南遷，欲置
乣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家多厚撫此軍，家多輒殺

紅軍以叛，於敗宣宗。常日壞天下者，高琪、家多也。論曰：高琪
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爲之說，以詔臣下，就其事
論之，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於宮中，已非其道，謀之不
密，又爲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滅口，可邪？金至
南渡，國勢日蹙，高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遷汴之議，
破和宋之謀，以速其亡。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即能伸大義而
誅之，何至誤國如是耶。

執中賊臣，不但弒紹王，包藏禍心，何所不至。宣宗久已厭惡，但力未能誅之。高琪殺執中，固無大罪，但爲相之後，擅權誤國，爲可恨耳。

史緯卷三百七

金史十二

列傳

高汝礪

高汝礪應州人登進士第爲左司郎中奏事紫宸殿侍臣皆
迴避上所御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上謂宰
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擢左諫議大夫時奏事臺
臣亦令迴避汝礪言國家置諫官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
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
品以上入閤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說今

省臺以下進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
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既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
已難矣願諫職爲何如哉若曰非才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
責而疎遠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
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從之宣宗南遷拜參
知政事汴京穀價騰踊上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
約束汝礪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蓋糴多糶少則貴今諸路
之人輻湊河南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將
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
夫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

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改鈔例
穀價自平矣上從之三年朝議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以
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此但便於豪強家耳貧戶豈能徙夫
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老
攜幼馳驅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所過百姓見軍戶盡遷
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得不搖況軍人去其家
而令護衛他人其不肯盡心必矣徙令交亂俱不得安不報
軍戶既遷將括地分授之人以爲不便汝礪言於上罷之但
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四年拜尚書左丞乞致仕不許
汝礪言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敵兵既退正完葺關

隘簡練兵士之際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爲籌畫俾濟中興
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擢衆長身兼數器乞
召還朝省不從高琪欲歲閱民田徵稅朝廷將從之汝礪言
臣聞治大國若烹小鮮最爲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
後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
北歲括實種之田計數徵斂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
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戶口亡
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爲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加
多且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
閑田及逃戶所棄耕墾殆偏各承元戶輸租其所徵斂皆準

通推之額雖兵馬益多未育闕誤詎宜一槪動搖若恐豪右
藏匿而通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
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益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
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爲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
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
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
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
至戸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爲文具轉失其真
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
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儻使臨時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

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
善計哉議遂寢興定元年上疏曰日者與宋議和或曰大定
間嘗先遣使今何不可臣謂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于我是
以世宗遣高忠建等諭宋主罷淮甸所侵以修舊好今宋棄
信背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豈當先發和議以自示弱哉
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時以賈全苗道潤等相攻不和將
分畀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汝礪上書曰河北諸帥多本土
義軍一時權爲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素宦於朝知禮
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足怪朝廷以時方多故姑
牢籠用之庶使遺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窮弱勢力

既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槪署置民
戸殺賦得擅徵收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
皆併於強強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
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謂今日
大戒也不若令行省轄廉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
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上謂汝礪曰
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而卿終不從何哉夫
君臣相遇貴在誠實不在小節汝礪以君臣之分甚嚴不敢
奉命三年河南粗豐稔民間多積粟汝礪奏曰國家之務莫
重於食今所在屯兵益衆而修築新城其費亦廣若不及此

豐年多方營辦防秋之際恐乏軍興乞於河南州府驗其物
價低昂權宜立式凡內外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應人
免當傔使監官功酬或僧道官師德號度牒寺觀院額等並
聽買之司縣官有能勸誘輸粟至三千石者注升五千石以
上遷官一階萬石以上升職一等庶幾人知勸慕多所收獲
上從之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議榷油汝礪曰自漢以來始
置鹽鐵酒榷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算舟車稅間架其
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
歸于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若從三錫議是以舉
世通行之貨爲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

爲良法。切爲聖朝不取也。四年拜右丞相。封壽國公。五年乞致仕。不許。上謂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儉者。或曰不爾則安得廣畜積。章宗時用度甚多。得不闕乏者。蓋先朝有以遺之也。汝礪曰。儉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上又曰。凡有以功過言於朕者。朕必深求其實。雖近侍之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汝礪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如是耳。二年復乞致仕。不許。上以汝礪年高。免朝拜。命有司設榻於殿下。侍立久則憩焉。上問宰執以修完京城樓櫓事。汝礪奏所用皆大木。頃今難得。上曰。朕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礪對以不宜毀。

上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愈于勞民遠致乎。哀宗即位。諫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哀宗曰。昔漢惠帝言我不如高帝。當守先帝法耳。汝礪乃先帝立以爲相者。又可黜歟。又有投匿名書云。高某不退。當殺之。汝礪復告老。不許。正大元年卒。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廟。

張行信

張行信字信甫。行簡弟也。登進士第。崇慶二年爲左諫議大夫。時胡沙虎除名爲民。賂遺權貴。將復進用。舉朝無敢言者。行信上章曰。胡沙虎殘忍凶悖。跋扈強梁。媚結近習。以圖稱譽。自其廢黜。士庶莫不忻悅。今若復用。恐爲害愈甚。況禍更有大於此者。書再上。不報。及胡沙虎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宣宗即位。行信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即賜召見。褒顯獎諭。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爲趙將。軍功爵賞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匈奴。西抑強秦。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時中都受兵。方遣使請和。握兵者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事。行信言。和與戰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當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以和事爲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肯進戰。稍挫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既來。然猶

此時之金。大與昔日之宋正同。而多事沾沈宥之宋也。

人求和而我亦被北。所因之勢。人主轍我求和北。廿四之勢也。

破東京。略河東。今我使方行。將帥輒按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急。芻糧益艱。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坐守以待斃哉。宜及士馬尚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輸。往來拒戰。使之少沮。則附近蓄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行信言。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許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奧屯忠孝括官民糧。戶存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先具數于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已功。凡鼎所籍者不問實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踊貴。無所從糴。民輸止兩月。又奪之。不獨歸咎有司。亦且歸怨朝廷。大兵在邇。人方危懼。若復無聊。或

一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上命與近臣往審處之遷山東
東路按察轉運使權宣撫使將行入見曰臣伏見奧屯忠孝
飾詐不忠臨事修刻與胡沙虎為黨無事時尚不容一相非
才況今多故可使斯人與政乎願速罷之上曰朕始即位進
退大臣自當以禮卿語其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告右司
郎中把胡魯以白忠孝忠孝不恤也三年改安武軍節度使
上書言四事一曰楊安兒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
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概誅夷劫
其資產掠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敕有司
嚴為約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姦人誰

肯之計不行其勢漸消矣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能
科集義徒推舉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之
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啟釁敗事自今
郡縣缺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
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
易以立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即當責
以立功不宜更守他職四曰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特勅
牒求仕選曾往往以等級不當鬻駁退夫鬻所不當有司罪
也彼何責焉況海岱重地羣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無所
積一旦軍餉不給復欲鬻爵其誰信之朝廷用其議轉詔部

尚書遼東宣撫參議官王澮言本朝紹高辛黃帝之後也當
為黃帝立廟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為火德明矣五德之祀
闕而不講非慎重之意行信曰按始祖實錄止稱自高麗而
來未聞出於高辛今欲立黃帝廟黃帝高辛之祖借曰紹之
當為木德今乃言火德何謂也況國初太祖有訓因完顏部
多尚白又取金之不變乃以大金為國號未嘗議及德運近
章宗廟集百僚議之以繼亡宋火行之絕定為土德以告宗
廟而詔天下澮所言特狂妄耳上是之拜參知政事宋兵侵
境朝廷議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為失體行信曰今以遣使為
不當臣竊惑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示弱其或不報報而不

遜則愈失國體臣以為不然夫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
彼何損於我昔大定之初彼嘗犯順世宗令元帥撒合輦詰
之彼遂伏罪其後宋主奪取國書朝廷命刑部尚書梁肅銜
命以往彼亦屈焉在章宗時猖狂最甚猶先理問而後用師
然則遣使詳問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步多艱戍兵
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無甚高論不敢不罄其
愚高汝礪以為不便議遂寢出為彰化軍節度使言比者沿
邊戰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諭賜以官賞莫不感戴聖意願出
死力誠得激勸之方也然賠遣使者或馬或金幣以為常大
定間嘗立送宜禮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數後竟停罷況今時

務與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至遷散官等亦不免饋獻或莫
能辦則斂所部以應之至有因而獲罪者彼軍士効死立功
僥覬恩賞而反以饋獻爲苦豈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
大定例務以時務明立等衰使取與有限則上下兩得矣又
曰近增縣令俸廩此朝廷爲民之善意也而丞簿尉亦皆親
民獨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
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吏祿者固使之不擾民也民
安則國定豈爲虛費誠能裁減冗食不急無用之人亦何患
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軍既物故給其子弟感悅士
心爲國盡力耳至於無男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

大駕南巡存贍者已數年張頤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糧儲常
患不及顧乃久養此老幼數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是耳如
即罷之恐其失所宜限以歲月使自爲計至期而罷將復何
辭元光元年致仕哀宗即位起爲尚書左丞尋復致仕家居
以抄書教子孫爲事葺園池汴城東築亭號靜隱時時與侯
摯輩游詠其間正大八年卒于嵩山崇福宮年六十有九初
游嵩山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於此爲人純正真率不事修
飾雖兩登相位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
前旁人爲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卒之日雖平昔媢忌者亦
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見行簡

爲翰林學士承旨行信爲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當
世未之有也

胥鼎

胥鼎字和之持國之子也擢進士第至寧初拜參知政事宣
宗將南渡改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
使三年鼎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未完衣甲器械
極少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爲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雖有
復業殘民皆老幼莫能耕種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
將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不速
措畫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勅一千紫衣師德號

度牒三千以補軍儲詔給之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言
嶺外軍已皆南徙代爲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
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爲藩籬豈可撤去從之又言朝
廷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路也元兵
若來必始于北故清野當先北而後南況北路禾稼早熟其
野既清兵無所掠則勢當自止不然南路雖清而穀草委積
於北是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司矣乞更詔
諭之四年元兵略霍吉隰三州進圍平陽急攻十餘日鼎却
之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於平陽鼎求退上不許遣
近侍諭之曰方國家多難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慮

軍侵之計乎。鼎言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然丁牛旣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餽餉所須征科急迫、貧無依者、俱已乏食、富戶宿藏亦爲盜發、蓋絕無而僅有者、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潞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搜括餘粟、懸重賞誘人告訐、州縣提控、鞭箠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憐閔。今大兵旣去、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敗也。願亟止之、如經費果闕、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於強括乎。鼎聞元兵已越關、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兵一萬、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

以趨關陝。鼎親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失其機耶。臣已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督軍應之。鼎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鎮守河東、從之。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時元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亘數十里。鼎慮近薄京畿、遂以河東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河中府判官僕散揖吾出領軍趨陝西、併力禦之、且慮北兵扼河擾徼、絳解吉隰孟州經略司會兵、以爲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鼎言

亡川復交况攻之策八與宋戰宋又可乎

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戶、及山西河東老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搖、竊慮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敵兵日盛、將及畿甸、儻復誘此失職之衆、使爲鄉導、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爲防閑、庶幾不至生變。上從之。元兵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敗之。興定元年、上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紇石烈土門統之、西征。鼎以爲非便、馳奏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爲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係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拜平章政

事、封莘國公。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以爲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朝廷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輕有言以沮成算。鼎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上書曰、昔泰和間、蓋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銳、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偃兵爲務。大安之後、元兵大舉、天下騷然、軍馬氣勢、視舊纔十一耳、至於器械之屬、亦多損敝、民間差役重繁、日以疲乏、乃勤師旅、遠近動搖、是未獲一敵、而自敝者衆、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

敢攻我、如聞王師南征、乘隙併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三面受敵、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士馬精強、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糧、修營壘、十年于茲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爲防、況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至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或諭降脅從、大抵烏合之衆、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雖

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逅逃、嘯聚爲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非民力所堪、汾邊人戶雖有恒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爲招募、誘以厚利、使爲鄉導、伺我不虞、突來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事必難圖、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場之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以爲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蓄、至士氣益強、民心益固、國用

豐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區區之宋、何足平乎、不聽、院而元帥完顏承裔等取宋大散關、上諭鼎曰、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帥臣、皆曰散關至秦關諸隘、其地遠甚、中間堡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而又有恒州號縣所直數關、宋兵皆固守、如舊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之兵、餘衆數少、必不能支、而鳳翔恒隴亦無應援、恐兩失之、且比年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耕墾、不若焚毀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亦相應援、易爲力也、制可、二年、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諭之曰、卿年既老、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姑勉力以終之、

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奏曰、天下之大、萬機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況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鼎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行誅賞、夫賞由中出、則恩有所歸、茲固至當、至於部分犯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所畏、而令莫得行矣、乃詔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決、元帥承裔、移剌蒲阿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鼎言承裔等宜揚國威、弔民伐罪、今大軍已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諭帥臣、所得城

邑無得焚掠務慰撫之誠使一郡帖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三十里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宜有戮上遂詔諭之又言近晉安帥府令百里之內止罰桑棗果木餘皆伐之方今秋收乃爲此舉以奪其事旣不能禦敵而又害民非計也且一朝勢急其所伐木豈能盡焚使不資敵乎他木雖伐桑棗舍屋獨非木乎此徒勞耳臣已下帥府止之詔從鼎議元兵大舉入陝西上使喻鼎曰卿當制方面凡事得以從宜規畫不必中覆恐逗遛也四年請致仕詔諭曰今從卿請可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就諮決元光元年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盛暑不迴且不嗜殺殺恐民耕

稼此殆不可測也頃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爲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爲用今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人皆響應易爲恢復宣宗崩哀宗卽位起復平章政事封英國公行尚書省於衛州鼎以衰病辭上諭曰卿向在河東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歸附須卿圖畫卿先朝大臣必濟吾事大河以北卿皆節制鼎乃力疾赴鎮來歸者益衆鼎病不能自持復申前請優詔不許三年復上章請老且舉朝賢自代詔答曰卿往在河東殘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迨卿移鎮敵不復侵家國一體何乃固辭況餘人才力孰有如卿者卿年高久勞於外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億萬生靈之命卿當勉出壯圖同濟大事鼎惶懼奉詔是年七月卒鼎有度量政尚鎭靜無賢不肖皆得其懽心南渡以來書生鎭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摯

侯摯東阿人登進士貞祐三年同簽樞密院阿勒根訛論等言今車駕駐南京河南兵不可動且兵不在多以將爲本侯摯有過人之才儻假以便宜之權使募兵轉糧事無不濟可

升爲尚書總制釆錫慶壽兩軍於是以摯行尚書六部事往來應給之摯上章言事一曰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今隨路宜差便宜從事往往不遵條格輒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其弊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爲不衆然而弗克取勝者蓋一處受敵餘徒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爲援稍見退卻則棄戈遁去此師老將怯之故也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三日率兵禦冠督民運糧各有所職本不可以兼行而帥府每令雜進一遇冠至軍未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亂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恐爲敵所料也況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

臣雖素不知兵妄謂率由此失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員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選勇猛才幹者分典之五曰漳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往逃竄以往來敵中致身者多兼轉輸頻併民力困憊應給不前復遭責罰秩滿乃一體計資考實負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英爲帥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既無功其濫注官爵並宜削奪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優加矜恤亟招撫之九曰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人衆所推服者不論門資用之又言河北東西兩路最爲要地而真定守帥胡論出輒棄城南奔州縣危懼今防秋在邇甚爲可憂臣願募兵與舊部西山忠義軍往安撫之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河北時河北大飢摯上言曰今河朔飢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粟銀十餘兩殍殣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爲之是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

國各列疆界然晉飢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之況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遭罹兵革尤爲可哀其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憂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從之泗水賊首郝定署置百官僭稱大漢皇帝攻泰安滕兗單諸州及萊蕪新泰十餘縣又破邳州硜子堌得船數百艘遣人北構南連皆成約將跨河爲亂摯以聞詔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典定元年濟南泰安滕兗等州土賊並起摯遣提控完顏霆率兵討之斬首千餘招降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口詔摯行省於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言臣近歷黃陵岡南岸多有貧

之老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姦乞令有司驗實放渡詔速放之摯言東平以東累經殘毀至於邳海尤甚海之民戶曾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戶僅及八百軍以萬計夫古之取兵以八家爲率一家充軍七家給之猶有傷生廢業疲於道路之難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況於臣等何能爲哉伏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月食野菜無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乞募選爲兵自十月給糧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所收穫量

數取之迹秋復隸兵伍且戰且耕公私俱利亦望徙僑之民易於招集也詔施行之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於轉輸乞遷於內地詔問摯摯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邊陲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為賊淵藪者宋人資給之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敵氣益增後難圖矣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糧儲不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諭農民趨時耕種且令貧鹽易糧或置場術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沭陽之地可為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遷無患也乃止鄧州[illegible]提控王汝霖以州叛將乞分其軍同知沂州防禦使[illegible]權[illegible]兵同謀因結宋兵為外應摯遣兵捕之汝霖誅

并彌歷權參副統韓松萬戶威謨等皆伏誅三年設汴京京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摯居中總其事天興元年為平章政事封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摯下馬坐語諸將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為亂兵所害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謝罪遂全師以還聞者壯之致仕居汴中有園亭蔡水濱日與耆舊宴飲及崔立以汴城降為元兵所殺摯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摯所進用也

把胡魯

把胡魯興定二年拜參知政事四年行尚書省元帥府於京兆五年朝議欲復取會州胡魯言臣竊計之月當費米三萬石草九萬稱轉運丁夫不下十餘萬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費已如此況未必耶臨洮路新遭劫掠瘡痍未復所須芻糧決不可辦雖復強辦慶陽平涼鳳翔邠涇寧原恒隴等州亦恐未能無闕今農事將興沿邊常費已不暇給豈可更調十餘萬人以餉此軍果欲行之則數郡春種盡廢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屯兵戍守是飛輓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軍於定西鞏州之地護民耕稼俟敵意怠然後取之又言禦敵在乎強兵強兵在乎足食此當今急務也竊見自陝以西

州郡置帥府者九其部眾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多虛糜廩給甚無謂也臣謂延安鳳翔鞏州邊陲重地固當仍舊德順平涼等處宜皆罷去河南行院帥府存沿邊並河者餘亦宜罷之制可十月西北兵三萬攻延安胡魯遣元帥完顏合達禦之乃退胡魯以西北兵勢甚大屢請兵於朝上惡之元光元年罷知河中府事權安撫使陝西西路轉運使夾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見知河中府把胡魯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實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胡魯遣將調兵城賴以完不為無功今合達買住各授世封而胡魯改知河中府切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失事

撫諭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合達買住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內外安矣不報召爲大司農言邇來羣盜擾攘侵及內地陳潁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播潤農事半廢蔡息之間十去八九甫經大赦賊起益多驅牛焚舍恣行剽掠田殺雖熟莫敢穫者所在屯兵率無騎士比報至而賊已遁蔑得深惡復難追襲令向秋成奈何不爲處置也八月復拜參知政事上問之曰盜賊如何可息對曰盜賊之多以賦役多也賦役省則盜賊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魯曰如行院帥府擾之何上曰自今其禁止之進尚書右丞元光二年上諭宰臣曰陝右之兵將退當審後圖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魯深悉彼中利害其與共議之遣胡魯往陝西與行省賽不合達從宜規畫哀宗即位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卒贈東平郡王

師安石

師安石清州人本姓尹氏舉進士平章承暉守燕都將乾死以遺表託安石安石間道走汴以聞上嘉之擢爲樞密院經歷官時哀宗領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遷御史中丞上章言備禦事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已爲今之計守和爲上所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內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銳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詳議而行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糧餉厚其接遇使彼果肯爲我用則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誘致其餘來者既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上納之哀宗正大四年進尚書右丞五年毫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論列三人上怒甚詔安石曰汝使承取賢相朕爲昏主止矣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擯斥疽發腦而死論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亦難爲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於內胥鼎侯摯守禦於外庶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於人國也若是哉胡魯薦兵惜殺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完顏素蘭

完顏素蘭有孚行居父喪廬墓三年舉進士權監察御史宣宗遷汴留皇太子於燕都既而召之素蘭以爲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重邊隘有守都城可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卒爲至汴素蘭上書曰昔東海在位信用讒諂疎斥忠直以致

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弛廢，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遠小人，恐懼修省以答天變。東海不從，遂至滅亡。夫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誠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龍興，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啟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既往，豈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車之轍不可引轍而復蹈也。又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為社稷之計，宮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冗軍官，不恤妄費，甚無謂

也。或謂軍官之衆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為不然。不加精選而徒務多，緩急臨敵，其可用乎。且中都惟粮乏，故使車駕至此。猶獲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萬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三年，素蘭自中都計議軍事回，求見，乞屏左右。上遣人諭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耳。近以游茂生疑間之語，故凡有所引見，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無患不密也。召至近侍局，給紙札令書所欲言。書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見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長趙和和在。素蘭奏曰：臣聞興衰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雖衰亂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乣軍之變，中都帥

府自足勦滅，朝廷乃令移剌塔不也等招誘之，使帥府不敢盡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至伯德文哥之叛，帥府方議削其權，而朝廷傳旨俾領義軍，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輒拒不受。帥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帥府。國家付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養叛賊之奸，不知誰為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平章高琪之意。上曰：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牒副提控劉溫云，所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勿復遵中都帥府約束。溫即具言於帥府。然則文哥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頷之。素蘭續奏曰：高琪本無勳勞，亦無公望，向以畏

死故擅誅胡沙虎，計出於無聊耳。一旦得志，妬賢能，樹奸黨，竊弄國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詣高琪，言乣軍不可信，恐生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寢聰之不通，下情之不達，皆此人罪也。及乣軍為變，以黨人塔不也為武寧軍節度使往招之，已而無成，復以為武衛軍使。以臣觀之，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昔東海時，胡沙虎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官烏古論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高琪之奸過於胡沙虎遠矣，臺諫職當言責，迺於兇威噤不敢忤，內外臣庶見其恣橫，莫不扼腕切齒，欲一剸刃。陛下何

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顧臣父子迭仕聖朝、久食厚祿、不敢惜死、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上曰、此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蘭復奏、丞相福興國之勳舊、乞召還京、以鎮雅俗、付左丞家多以留守事足矣、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輟、素蘭曰、臣聞朝廷正、則天下正、不若令福興還以正根本、上曰、朕徐思之、素蘭出、上戒和和曰、今日之言止汝聞之、慎無泄也、四年、奏曰、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懦弱不公者罷之、其中朝廷別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諺語曰、縣令非其人、百

姓受其殃、豈朝廷恤民之意哉、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議者或以資品為言、是不知方今之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詔有司議行之、進侍御史、正大二年、轉御史中丞、七年、遷金安軍節度使、兼同華安撫使、召還朝、行至陝、被圍亡奔行在、道中遇害、崔立之變、素蘭妻自縊死、

陳規

陳規、字正叔、稷山人、詞賦進士、為監察御史、貞祐三年、言參政侯摯初以都西立功、獲不次之用、遂自請鎮撫河北、陛下遽授以執政、蓋欲責其報効也、既而盤桓西山、不能進退、及召還闕、自當辭避、乃恬然安居、至於按閱倉庫、規畫權鹽、豈大臣所宜親、方今疆土日蹙、將帥乏人、士不選練、冗食猥多、守令貪殘、百姓流亡、盜賊滋起、災變不息、當日夜講求其故、啟告陛下、而摯未嘗及之、伏願量其才分、別加任使、無貽天下之謗、不報、又言、警巡使馮祥進由刀筆、無他才能、第以慘刻督責為事、由是升職、恐長殘虐之風、乞黜退以勵餘者、詔罷之、四年、言、陛下以上聖寬仁之姿、當天地否極之運、廣開言路、以求至論、雖狂妄失實、亦當不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為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八事、願不以人微

而廢之、即無可採、乞放歸山林、以懲尸祿之罪、一曰責大臣以任安危、元兵起自邊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神都殘沒、翠華南狩、中原之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莽為盜區、臣每念及此、驚怛不已、況宰相大臣皆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為陛下憂慮哉、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者、況近詔軍旅之務專委樞府、尚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為責不在己、其於避嫌周身之計則得矣、社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又曰、謀之欲眾、斷之欲獨、陛下既以宰相任之、豈可使親其細而不圖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旅機密

常程文牘、郎聽樞府專行、至於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預省院同議可否、則爲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爲矣、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鎮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故昔唐文皇制、中書門下入閤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國朝雖設諫官、徒備員耳、毎遇奏事、皆令迴避、或兼他職、或受委差、有終任不覩天顏、不出一言而去者、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官吏、照刷案牘、巡觀倉庫而已、其事關利害、或政令更革、則皆以爲機密、而不聞萬一、政事之臣、常任胸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爲臺諫、凡事關利害、皆令預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許兼職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三曰崇節儉以答天意、昔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丘、纔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騋牝三千、遂爲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國家自兵興以來、州縣殘毀、存者復爲土寇所擾、獨河南稍安、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責之一路、顧不難哉、賴陛下慈仁、上天眷佑、去歲秋禾、今年夏麥、粗得支持、夫應天要在以實、節儉者天必降福、切見官中及東宮、左藏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諸司承應人、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間、以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於舊、俱非克己消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帝爲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撙節、能冗員、減浮費、戒豪侈、辨服用、庶皇天悔禍、太平可致、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之費、轉輸營造之勞、皆仰給河南陝西、加之連年蝗旱、百姓饑饉、行賑濟則倉廩懸乏、免征斂則用度不足、欲其實惠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當賦役繁殷、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畫有方、則百姓力省而易辦、一或乖謬、有不勝其害者、況縣令之弊、無甚於今、由軍衛監當進納勞效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時貪縱、庸懦者權歸胥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奸濫、易其疲軟、然代者亦非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勅尚書省、公選廉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清縣令之選、及責隨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犯贓、並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照常理、俟秩滿升遷、復令監察以時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職者、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民心固矣、五曰廣群謀以定大計、比者徙河

北軍戶百萬餘戶於河南與革去冗濫而所存僧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終歲之奉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況兵事方興未見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種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率厭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征索課租而已舉數百萬眾坐糜廩給緩之則用斷急之則民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又何以待敵哉是蓋不審於初不計其後致此誤也使初選將去冗從其所願則欲來者足以自贍之家何假官廩其留者必有避難之所不必號遣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陛下即位以來屢沛覃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希驟騎榮祿者冗濫之極至于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則披堅執銳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勳勞與授一官兼升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願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為尋常之具功賞為僥倖所乘又令之散官勳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減罷入參內遷增階數易以美名庶幾歷官者不至於太驟而國家恩

權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舉萬眾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歟自北兵入境野戰則全軍俱覆城守則合郡被屠豈皆士卒單弱守備不嚴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為相四夷交侵拔卒為將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託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刻剝納其饋獻士卒因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入村房掠頓吹則左右攫拏排門求索以此責其畏法死事豈不難哉況今軍官數多自千戶而上有萬戶有副統有都統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切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戶所統軍士不下數萬人常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難擇少則易精今之軍法每二十五人為一謀克四謀克為一千戶謀克之下有蒲輦一人旗鼓司火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有八人而已又頭目選其壯健以給使令一千戶所統不及百人亦不足成隊伍矣古之良將常與士卒同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芻粮一日之給兼數十人之用將帥則豊飽有餘士卒則飢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軍士哉伏乞明勅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編列隊伍要必五十人

爲一課充四課充爲一千戶五千戶爲一萬戶謂之散將萬
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統
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戶者悉罷省之仍勅省院大臣
及內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略優長武勇出衆材堪將帥者一
二人不限官品以充萬戶都統元帥之職千戶以下選軍中
有謀略武藝爲衆所服者充之申明軍法居常教閱必使將
帥明於奇正虛實之數士卒熟於坐作進退之節至於弓矢
鎧仗須令自備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無赦則將帥得人
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嘗
曰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士柰何朘民脂膏

養此無用之卒苟健懦不分衆何以勸因大蒐軍卒遂下淮
南取三關兵不血刃選練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
而已御壯健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虛數比者丘
戰皆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爲敵所乘懦者
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
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衆
者別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
人激厲爭効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昔唐太宗出
征常分其軍爲上中下凡臨敵則覩其強弱使下當其上而
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步而上軍中軍

八議俱可
而反不悅
守勢至此
忌惡直言
豈不殆哉

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古之將帥亦有以儒兵委敵者要
在預爲分別不使混淆耳上覽書不悅詔付尚書省詰之宰
執惡其紛更謂所言多不當規惶懼待罪詔御史臺諭之出
爲徐州帥府經歷官正大元年爲右司諫時議修復河中府
規言河中今爲無人之境陝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
若以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修之未晚也二年大旱
詔規審理冤滯奏今河南一路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處陝
西行尚書省二帥府五皆得以便宜殺人冤獄在此不在州
縣又曰雨水不時則責審理然則職燮理者當何如上善其
言而不能用上召完顏素蘭及規入見面諭曰宋人輕犯邊

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懲創告和以息吾民耳宋果行成尚
欲用兵乎卿等皆識此意規進曰帝王之兵貴於萬全昔光
武中興所征必克猶言每一出兵頭須爲白兵不妄動如此
上善之四年上召羣臣議以陝西事曰和事無益方春北方
馬漸瘦秋高大勢併來朕已喻合達盡力決一戰矣規進
曰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見臣嘗任陝西近年又屢到陝西
兵將冗懦恐不可用未如聖料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
然方今事勢不得不然使彼難從猶可激厲將士以待其變
上不以爲然五年言三事一將帥出兵每爲近臣掣肘不得
盡制二近侍送宣傳旨公受賂遺失朝廷體三罪同罰異何

以使人、宜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戒以
勿令陳規知、及成進之、上歎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
實畏其言、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竊議、
惟畏陳正叔耳、出為中京副留守、卒、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
八事、歎曰、宰相材也、每與人論及時事、輒憤惋傷規言之不
行、而規不以訐直自名、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為葬之、

許古

許古、字道眞、安仁子也、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宜宗遷汴、惜
任丞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古上章曰、自中都失守、廟社陵寢、
宮室府庫、至於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聖主痛緯之

心、至為淒切、夙夜憂懼、思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
為臣子者、食祿受責、其能無愧乎、閭閻細民、猶顒望朝廷整
訓師徒、為恢復計、而今纔聞拒河自保、又議徙諸路軍戶於
河南、彼既棄其恒產、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
誰為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
不至困窮、則可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
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至此、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顏、何
以仰荅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滿得
仁、工部尚書孫得淵、忠諒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復
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

願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或就問之、人才自古所難、凡知
治體者、皆當重惜、況此耆舊、豈宜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
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其尚壯、亦安所
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
下宸衷剛斷、黜陟一新、以慰天下之望、臣又聞將者民之司
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為將者亦必以天
下為己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
權謀使人出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
服、而樂為之用、邇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
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懼其生變、則撫摩慰藉、

一切為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
力以禦敵乎、願令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
其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
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內族從坦、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
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又曰、河北諸
路、以都城既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
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錄用、未嘗離
任者、議加恩賚、如願自効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優賞之、減其
日月、州縣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材略膽勇者、
為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長官、州

縣亦知之使人懷復土之心別建忠實幹濟者以文繳官賞招諸將從人彼旣苦敵之重役來者必多勢當自創有司不知出此而但爲淸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辨今距禾十暇七入遠近危懼所謀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況今常宿重兵緩急征討必出於此不時尚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資猶雖在私室猶公家也有司搜括餘粮致轉販者無復敢入宜即止之臣頃看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論者率皆草澤疎賤之人豈在百僚而無爲國深憂者乎臣誠怪之轉右司諫時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古上言曰禮讓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之論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職官有犯應贖者亦多的決夫爵祿所以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洪非本心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措安而專事督責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閥閱而進乃與凡庶等則享爵祿者亦不足爲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爲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恥則肯暴之政日行爲下者將曰彼旣亦然吾復何恥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豈勝言哉伏願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上欲行之而高琪固執以爲不可四年元兵越潼關而東詔集百官議備

宋人常加元兵爲將亦不敢來矣

曰兵踰關而朝廷甫知之此蓋諸將欺蔽之罪也雖然敵兵駐閿鄉境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議其後或欲先令覘者伺趨向之便或以淺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觀望未遽進也此時正宜遴選銳卒併力擊之且開其歸路彼既疑惑遇敵必走我從而襲之其破必矣高琪沮其議與定元年上聞宋兵陷贊榆連水諸縣且獲僞檄辭多詆斥集衆議於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元兵方強將恃我爲屏蔽雖時跳梁計必不敢深入其僞檄之語特市井屠沽兒所爲烏足較之止當命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累有大造及聖主兼愛生靈意彼若有知復尋舊好則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舉衆討之亦未晚也高琪主伐宋古上疏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勅元帥府遣人諷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胄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僕散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不能久支陰遣侂胄族人賚乃祖琦畫像及家牒爲歸附以見丘崇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即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爲萬世美談今其可不務乎茲者元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謂當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

猝無得、須臾以就擒、彼復來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未可定也、況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爲寒心、願陛下隱忍包容、若果通和、則元兵聞之亦將斂跡、以吾無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後經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惟陛下略近功、慮後患、不勝幸甚、上是之、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高琪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詔近侍局直長溫敦百家奴、從刑部侍郎與屯胡撒合徙吉州之民於丹、以避兵、州民重遷、遮道控訴、百家奴諭以天子恐傷百姓之意、且令召吉安兵將護老幼以行、衆意兵至必見殺、乃誅入州署索

百家奴殺之、胡撒合畏懼、矯徇衆情、與之會飲、衆有擁導擁、譁呼拜謝而去、既還、詔古與監察御史紇石烈鐵論鞫之、論古曰、百家奴之死、皆胡撒合所賣也、其關實以聞、時上怒其亟欲得其情、以正典刑、古等頗寬縱之、胡撒合自縊死、有司論以故出、古坐解職、哀宗即位、遷左司諫、致仕、居伊陽、郡守爲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上、老稚爭爲挽舟、數十里不絕、正大七年卒、汴京被兵、右司諫陳岢上封事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無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如之何、惑君臣相對涕泣而已、岢滄州人、進士、論曰、宣宗即位、孜孜以繼述世宗

爲志、而其所爲一切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右瑕爲相、君臣之間、務行寬厚、高琪秉政、惡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顏素蘭首攻琪惡、謂必亂紀綱、陳規力言俗吏殘虐、恐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時病、有古諍臣之風焉、宣宗知其直而不用其言、如是欲比隆世宗得乎、

楊雲翼

楊雲翼字之美、贊皇人、登進士第、興定四年、拜吏部尚書、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小有不合、輒從夫、雲翼曰、賞罰國之大信、此輩宜從寬錄、以勸將來、上召雲翼及戶部尚書蘷、翰林學士秉文、於內殿、賜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默然、雲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上然之、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詔雲翼就鞫之、獄成、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問、向大兵掠平涼以西數州、皆破、承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以孤城當兵衝、戰屢勝、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以誅賞之、則天下知所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哀宗即位、改禮部尚書、詔集百官議省費、雲翼曰、省費事小、戶部司揆

足以澌之假密前制軍政茂視尚書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皆當總領今軍旅大事社稷繫焉宰相乃不得預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上嘉納之時講尚書雲翼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數條皆本於正心誠意敷繹詳明上聽之忘倦時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言顧望依違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當君之路馬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不時事君之禮也至一旦國家有急利害休戚一一陳之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

史纂 卷三十七 卅九

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碎首軔輪有不恤焉者使當是時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以醫諫也卒諡文獻雲翼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言之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至於浮執他事皆可言獨南伐則一語不敢及雲翼曰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

恐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饋道或決水以豬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雲翼曰朝臣率皆謏辭天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強今但言治而不言亂言強而不言弱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面受敵矣故欲我師乘勢先動以阻其進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廣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我以騎當彼之步理宜萬全

史纂 卷三十七 四十

臣猶恐有不可恃者蓋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乣軍以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之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虜守臣敗吾軍而禽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柰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其敗之之害無恍甘言無貽後悔不報時全果大敗一軍全沒宣宗責諸將曰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十

有一人爲游騎所迫泗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雲翼曰法所禁私渡者防奸僞也平民爲兵所迫奔入於河爲逭死之計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盡釋之哀宗以河南旱詔遣官理寃獄而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偏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哉正大五年卒

趙秉文

趙秉文磁州人登進士第爲平定州刺史大定初北兵南向召秉文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城郭既小列營其外經涉暑雨器械弛敗人多疾疫俟秋敵

至不戰而敗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衛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敗拜禮部尚書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卽遭黜落於是文風大衰秉文爲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疎而詞藻頗麗擢爲第一舉人喧譟懇於臺省以爲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起爲禮部尚書正大九年汴京戒嚴及兵退大臣欲稱賀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草開興改元詔閭巷間皆能傳誦洛陽人拜詔

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卒秉文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與楊雲翼代掌文柄時號楊趙

金史十三

列傳

韓玉

韓玉相人也中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作元勲傳稱旨章宗嘆曰勲臣何幸得此家作傳耶大安三年夏人陷邠涇陝西安撫司檄玉爲總管判官募軍旬日得萬人與夏人戰敗之當路者忌其功奏玉與夏寇有謀朝廷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絶謀舉兵入援玉將其軍而用

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奸賂繼緣二帥竊固威權又云裒樓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齊儲於國計要權力而墮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無死本臣子之當然事至於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之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公直軍將發有不從令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以公直爲反遣都統楊珪襲斬之公直曾爲書約玉未至爲安撫所得及使者覘玉軍實其罪被囚於華州郡學玉臨死題詩壁間時論冤之子不疑以父死非罪誓不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隔天性不異讀者傷之

馮璧

馮璧眞定人舉進士章宗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金兵殺蜀人守關者甚衆璧言其不違詔旨主帥惱之遣璧招兩當潰卒璧即日與鳳州降官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掠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二人使歸百姓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鼓舞迎勞璧以朝旨慰遣之轉太學博士忽沙虎弑逆去官貞祐三年選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仰給縣官不遑靖寬名其間詔璧汰之總領撒合問日勞四百餘口璧劾案其罪詔杖殺之所至爭

自首減費及於半四年南伐詔京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所至原野蕭條宋人堅壁不戰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詔璧佩金符鞫之璧馳入牙吾塔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牙吾塔入獄兵士譁譟以主帥無罪爲言璧責牙吾塔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獄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請死璧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擬罪以聞時議壯之除同知集慶軍節度使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北歸不成人矣

李獻甫

李獻甫、獻能從弟也、登進士第、正大初、夏使來請和、朝廷以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獻甫爲書表官從行、夏使人以歲幣爲言、獻甫不能平、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定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弈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夏國果能從賜姓之例、敝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大慚、和議乃定、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官、遷鎮南軍節度使、死於蔡州之難、

程震

程震、東勝人、擢第、拜監察御史、時皇子濮王爲宰相、家僮席勢侵民、震劾之曰、濮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恃權勢、開納貨賂、縱令奴僕侵漁細民、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上責濮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罷官卒、

完顏訛可

完顏訛可、內族也、時有兩訛可、皆護衛出身、一曰草火訛可、毎得賊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訛可、嘗誤以宮中牙牌爲板子、故時人以是目之、宣宗議遷都、朝臣謂河中背負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爲右翼、前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三鎮郡縣之民、可聚之山寨、敵至則爲堅攻夜劫之計、屯重軍中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宮室、不及汴梁、宣宗既遷、河南詔元帥都監內族阿祿帶行帥府事、阿祿帶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未幾、絳州破、阿祿帶益懼、言河中孤城、不可守、詔曰、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祿帶遂棄河中、盡燒民戶官府、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棄之失策、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當恃矣、宣宗釋阿祿帶

同州獄、命復完之、隨守隨破、至是以內族兩訛可將兵三萬守之、元睿宗以騎兵三萬、破鳳翔入散關、拔鳳州、徑過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關、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興元軍民死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而還、東軍屯興元洋州之間、遂趨饒峯、宋人棄關不守、元兵入、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正大八年九月、攻河中、河中告急、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河中主將知元兵將至、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攻、元兵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

道并進、至十一月、攻愈急、王敗救兵至、內外軍士死鬪、日夜不休、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盡、乃陷、草訛可戰數十合、被擒殺之、板訛可挺敗卒三千、夜奪舡走、北兵追及、鼓噪北岸上、矢石如雨、數里之外、有戰舡橫截之、敗軍不得過、舡中有貲火砲名震天雷者、連發之、砲火明見北舡軍無數人、力斫橫舡開得至潼關、遂入閿鄉、詔訛可以不能死、送陝州、決杖二百死、初訛可以元帥右監軍權叅知政事、於邠鳳翔往來、防秋、奉御六兒監戰、於訛可為孫行、訛可動為所制、頗生猜隙、及改河中總帥、六兒言訛可畏怯、遂避、河中之役、北兵百倍、苦戰力盡、人謂雖不守、猶可以自贖、竟杖而死、蓋六兒先入之言、主之也、劉祈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以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小事、即目奏之、察官以不糾劾抵罪、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奉御監戰、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論曰、草訛可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為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暬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政刑失矣、亡不亦宜乎、

強伸

強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極寢陋、而膂力過人、興定九年、

中京破、留守撒合輦死之、元帥任守真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後守真率部曲從行省思烈入援、鄭州之敗、守真死、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為府簽事、領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而三日、元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十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元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一驍及所乘馬、殺之以犒軍士、人不過一啗、而得者如百金之賜、九月、元兵退百里外、閏月、復攻、兵數倍於前、

又一月、不能拔、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為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十月、叅知政事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民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伸建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効、三月、元兵自汴驅思烈之子手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既而知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忽林答胡土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稍散去、五月、元兵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降、伸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一死報主、猶遺令名於世、君既不能、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為留守、誓以死報國耳、引弓射之、帥奔入陣、率步卒數百

真好漢

脊橋伸庵下一旗手出拒之、殺數人、伸手解都統銀符佩之、士氣復振、殺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元兵以騎追之、伸率衆鼓譟而出、元兵退、六月、胡土率衆走南山、應揚都尉獻西門降、伸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假師、力盡被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不肯進、強掖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七里河、伸語不遜、元兵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肯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貫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拗頭南向、遂殺之、論曰、強伸一射粮卒耳、及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力守孤城、古人有言、四郊多壘、拔士爲將、使金運未去、伸足以建功名、而總帥南奔、都尉出降、力戰以死、悲夫、

紇石烈牙吾塔

紇石烈牙吾塔、貞祐間、僕散安貞爲山東路宣撫使、以牙吾塔爲軍中提控、羣盜蜂起、安貞遣牙吾塔破馬耳山賊、殺劉二、亂賊黨四千餘人、降賊八千、及脅從民二萬餘人、遷元帥左都監、興定三年、敗宋人於滁州、斬首千級、殺統制王大遂、斬三萬、俘萬餘人、宋將時青襲破泗州西城、牙吾塔將兵取之、宋兵拒守甚力、乃募死士、以梯衝並進、大敗宋兵、時青乘城指麾、射中其目、拔衆南奔、牙吾塔陳兵橫絕走路、擊之、宋兵大潰、遂復西城、宋人三千濟渡淮、至聊林、盡伐隄柳塞汴水、以斷金糧運、牙吾塔遣精甲千餘破之、獲其舟及宋兵七百人、汴路由是復通、二年、上言、詔令國之大信、向官軍戰歿者、皆廩給其家、恩至厚也、臣近抵宿州、乃知例以楮幣折支、往往不給、至於失所、此殆有司出納之吝、不能奉行朝廷德意之過也、願支本色、令得贍濟、詔給其半、納合六哥殺元帥蒙古綱、據邳州以叛、牙吾塔圍之、焚其樓櫓、斬首百餘、鈐轄高顯等共誅六哥、持其首縋城降、牙吾塔入城撫慰其衆、正大四年、牙吾塔復取平陽、獲馬三千、元兵旣滅夏國、進攻陝西、下德順泰州清水等城、遂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五年、圍慶陽、六年、上命陝省以羊酒及幣赴慶陽犒北帥、爲緩師

說大話人多如此

計、元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復遣斡骨欒爲小使、十二月、詔牙吾塔與副樞蒲阿將兵救慶陽、七年正月、戰于大昌原、慶陽圍解、以牙吾塔爲左副元帥、屯京兆、初、許州榮來行省恐泄事機、因開之、牙吾塔旣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還詔之日、我已準備軍馬、可戰鬭來、語甚不孫、斡骨欒以聞、元太宗大怒、至應州、以九日拜天、卽親統大兵入陝西、八年、牙吾塔遷居民于河南、棄京兆東還、至閿鄉病死、國信使內族乖慶自北使還、始知牙吾塔激怒之語、且言慶等在旁心魄震蕩、殆不忍聞、議者以帥臣不知書、僨國乃爾、牙吾塔蠆狠狼愎、不聽朝廷節制、嘗入朝、詣省堂詆毀宰執、宰執不敢言、上倚

其鎮東方、俊容之、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司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戶部過宿、牙吾塔飲之酒、用章辭以寒疾、牙吾塔笑曰、此易治耳、趣左右持艾來、臥用章於床、灸之數十、又以銀符佩妓、往州郡、州將之妻皆遠出迎迓、號省差行首、厚斯之、御史康錫劾之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人、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朝廷竟不治其罪、以屢敗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擊人、世呼曰盧鼓椎、其名可以怖兒啼、有子名阿里合、世目曰小鼓椎、為元帥、從哀宗至歸德、與蒲察官奴作亂、

完顏合達

完顏合達名瞻、貞祐三年、權元帥右監軍、元下臨潢府、遷其民、其避遷徙者與全慶兩州之民、共壁平州、合達從經略使烏林答乞住會諸帥兵復中都、行至遷安縣、軍變殺乞住、擁合達還平州、推為帥、合達誅首亂者數人、六月、元將賊得不提軍至平州、以州人黃裳入城招降、父老不從、合達引兵出戰、知事勢不敵、以本軍降元、以合達北上、留平州四年、率所部及州民並海西南歸國、升鎮南軍節度使、與定五年、為元帥右都監、知延安府、言諸軍官以屢徙故、往往不知地形迂直險易、緩急之際、恐致敗事、自今乞勿徙、夏人攻安塞堡、合達與元帥納合買住禦之、合達曰、比北方兵至、先破夏人、易於為力、乃潛軍裹糧、倍道兼進、夜襲其營、夏人大潰、追殺四十里、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元光元年、拜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合達奏、北將按察兒率兵入隰吉翼州、寢及榮解之境、今時已暑、猶無回意、蓋將蹂吾禾麥、儻如此、則河東之土非吾有也、又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今正漉鹽之時、而敵拔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臣已擬分兵二萬、與平陽上黨晉陽三公府兵同力禦之、竊見河中榮解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法、凡司縣官、使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今方敵兵犯境、臨利

好帥府

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之、若自輸運者、十與其八、則人爭赴、以濟國用、從之、葭州提控王公佐言於合達曰、去歲北兵既破葭州、構浮梁河上、公佐寓治州北石山子、招集餘眾、得二千餘人、欲復州城、以士卒皆自北逃歸者、無鎧仗、嘗請兵於帥府、將焚其浮橋、以取葭州、帥府不應、又請拔葭老幼稍徙內地、而帥府亦不聽、葭州之民、迫于敵境、皆有動搖之心、若是秋敵騎復來、則公佐力屈、死于敵手、而遺民亦俱陷矣、合達乃率兵救葭州、行至鄜州、千戶張子政等殺萬戶陳紋、將掠城中、合達勒兵為備、子政等出城走、合達追及之、斬首惡數十人、軍乃定、合達上言、元約夏人、將由河中葭州以

入陝西防秋在近宜預爲計今陝西重兵兩行省分制之然
京兆抵平涼六百餘里萬一敵梗其間使不得通是自孤也
宜令平涼行省自撒領軍東下與臣協力禦敵以屏蔽陝敵
退後復議分司詔許之二年以保鳳翔功賜金幣及通犀帶
時河中已破合達提兵復取之延安殘毀合達於西路買牛
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
正大二年鄜州田瑞反合達討之瑞弟濟殺瑞以降四年徵
還拜平章政事芮國公七年樞密副使蒲阿等奏合達在軍
中久今日多事之際乃在內省用還其長乞協力軍務太平
擢之相位似亦未晚詔合達及蒲阿救衛州時元軍圍衛內

外不通已逾月但見塔上時舉火而已合達至先以親兵三
千背之元兵小退與日圍解賜良馬玉帶以蒲阿權參知政
事同合達行省事於閿鄉以備潼關先是朝官議備禦策上
策親征中策幸陝下策棄秦保潼關當事謂宜助陝西兵軍
以決一戰使陝西不守河南亦不可保至是自陝以西皆不
守矣八年正月元將速不𢊏攻破小關殘盧氏朱陽散漫百
餘里間潼關總帥納合買住率兵拒之求救于二省以完顏
陝和尚忠孝軍一千都尉夾谷澤軍一萬往應元軍退追至
谷口而還輒稱大捷以聞既而元軍攻鳳翔二省提兵出關
二十里與元軍戰至晚收兵入關鳳翔破二省遂棄京兆與

牙古塔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山奴守之九月元兵入河中時
二相在陝並出軍馬冷水谷以爲聲援十一月元兵道饒峯
關由金州而東于是兩省軍入鄧約襄陽制置司同禦元兵
且索軍食留楊沃衍守閿鄉而沃衍被旨入商州屯豐陽州
與恆山公武仙相犄角合達復留中郎將陳和尚於閿鄉南
十五里既行陳和尚亦隨而往沃衍軍八千至商州木瓜平
鄉元兵由豐陽而東亦東還會大軍於鎮平武仙元駐胡陵
關亦由順陽來會十二月俱至鄧乃遵天山入宋初宋人於
金君之伯之叔之納歲幣將百年南渡以來宋以金爲不足
慮絕不往來故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雖攻陷淮上

數州徒使驕將悍卒恣其殺虜飽其私欲而已宣撫使與數
阿虎使元元之大臣指輿地圖示之曰商州到此中軍馬幾
何又指興元云我不從商州則取興元路入汝界矣阿虎還
奏宣宗甚憂之哀宗即位群臣言可因國喪使宋報哀以
遣歸物因與之講解各撤邊備共守武休之險而當國者有
仰而不能俯之疾皆以朝廷先遣人於國體有虧爲辭元年
上諭南鄙諸帥遣人往滁州與宋通好宋將每以奏稟爲辭
未得要領然十年之間朝廷屢敕邊將不妄侵掠彼此稍得
休息宋人遂有繼好之意及天山以劄付至宋劄付者指揮
之別名宋制使陳該怒辱天山以惡語復之元兵渡江諸將

且并天手天於人國猶啟各有其姦智身所祭如何也

合達於此高河亦可人也

詩乘其半渡擊之、蒲阿不從、既渡、戰於禹山、元兵小却、營於三十里外、二相以大捷驛報、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先是河南聞元兵出饒峯、百姓往往入城壁保險固、及聞敵已退、遂安然不動、不二三日、游騎至、人無所逃、悉爲捷者所誤、九年正月、兩省軍潰于陽翟之三峯山、初禹山之戰、兩軍相拒、元軍散漫而北、金軍懼其乘虛襲京城、謀入援、時元軍遊三千騎趨河上、已二十餘日、泌陽南陽方城襄陝、至京諸縣皆破、所有積聚、焚燬無餘、金軍由鄧而東、無所仰、給、乃並山入陽翟、既行、元軍襲之、且行且戰、元兵傷折亦多、

恒山一軍爲敵騎所衝、殊死戰、元兵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命收軍、頃之霧散、乃前前一大澗長闊數里、非此霧、則元兵人馬皆陷矣、明日至三峯山、遂潰、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以數百騎走鈞州、元兵塞其城外攻之、走門不得出、城破見殺、朝廷不知其死、及北軍攻汴、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合達熟知敵情、習於行陣、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有俘獲即分給、遇敵則身先之、衆樂爲之用、左丞張行信常薦之曰、完顏合達、今之良將也、

移刺蒲阿

移刺蒲阿、契丹人、哀宗爲皇太子、控制樞密院、選親衛軍總領、宣宗大漸、皇太子與母兄英王守純先入侍疾、太子自東宮扣門求見、令蒲阿屯兵於艮嶽、以備非常、哀宗即位、權樞密院判官、正大四年、元軍突入商州、殘朱陽盧氏、蒲阿遣戰、至霍賓東游騎十餘、至獲一人、餘皆退、蒲阿輒以捷聞、人知其罔上而不敢言、六年、權樞密副使、元兵之在陝西者、駸駸至涇州、且逼慶陽、韃道蒲阿癸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元兵之來三年、於茲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用行省院官、亦癸將來須用密院軍馬、勾當上不語者久之、遣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

可笑

駐邠州、八月、蒲阿復潞州、十二月、詔蒲阿與總帥牙吾塔救慶陽、七年正月、戰於大昌原、元軍還、慶陽圍解、以權參知政事、與合達行省於閿鄉、八年正月、元軍入陝西鳳翔、破兩行省、棄京兆而東、十二月、元兵濟自漢江、兩省軍入鄧州、議敵所從出、張惠請由光化截江戰爲便、若縱之渡、我腹空虛、能不爲所潰乎、蒲阿麾之曰、汝但知南事、於北事何知、使彼在沙磧、我且當往求之、況今自來乎、汝等更勿似大昌原縱出之、定住高英皆以爲然、合達問按得木、木以爲不然、軍中以木言是、且木北人、知其軍情、然不能奪蒲阿之議、曹順陽二十日、光化探騎至、云千騎已北渡、是夜進軍北趨至禹山探

者斜云元騎已盡濟元軍將近兩省立軍高山各分據地勢步迎於山前騎屯於山後日未出元兵至其帥以兩小旗前導來覘覘竟不前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騎兵之後分三隊而進合達諸軍觀之言今日事勢不當戰且待之俄而元騎突前金兵力戰至以短兵相接戰三交元騎稍退元兵之在西者繞蒲阿甲騎後而突之至於三蒲察定住力拒而退元大帥以旗衆諸將議合達知其意高英軍方北顧元兵出其背擁之英軍動合達欲斬英英督軍力戰元兵稍却英軍定復擁樊澤軍合達斬一千長軍殊死鬬乃却之元兵還陣南向來路張惠以彼雖號三萬而輜重三之一又相持二三日不

得食乘其却退當擁之蒲阿言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元兵忽空營而去不知所在兩省及諸將議四日不見元軍又不見壁何處鄧州往來人亦無見者豈而渡而歸乎邏騎至乃知元軍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邏騎去林中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其有謀可知矣初禹山戰罷有詐降者十人敝衣羸馬泣訴鄰苦兩省信之與之酒食易以肥馬鮮衣置之陣後十人皆鞭馬而去始悟其爲覘騎也兩省議入鄧就糧食時到林後元兵忽來突兩省軍迎擊交殺之際元兵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乃入城僱軍士迷路鳴鐘招之樊澤屯城

西高英屯城東九年正月朔擁兵於鄧城下元兵不與戰大帥使來索酒兩省與之二十挺是日大軍發鄧州趨京師騎二萬步十三萬忠孝軍陳和尚與恒山公武仙楊沃衍軍合是五朶山下取鴉路元兵以三千騎尾之遂駐營知中裕兩州已降七日夜議元騎明日必襲我彼止騎三千當與之戰乃伏騎五千于鄧州道明日軍行元騎襲之金以萬人擁之而東伏發元兵南避是日兩宿竹林中明日頓安皐明日宿鴉路河西軍以申裕已降擁老幼牛羊取鴉路金軍適值之奪其牛羊偷軍是日望鈞州至沙河元騎五千待于河北金軍奪橋以過元兵即西首欽避金軍縱擊元軍不戰退渡沙

河金軍欲盤營元軍復渡河來襲金軍不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明旦變雪元兵增及萬人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盤營三日明日近侍入軍中傳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我御門犒軍換易御馬然後出戰復有密旨云近知張家渡透漏二三百騎已還衛孟兩州兩省當切防備領旨訖蒲阿拂袖而起合達欲再議蒲阿言止此而已復何所議蓋已奪魄矣軍即行元軍畢集前後以大樹塞路沃衍軍奪路得之合達議陳和尚先擁山上大勢比再登頓金軍已拔竹林去鈞州止十餘里金軍進元軍遂却武仙高英擁三峯西南楊沃衍樊澤擁三峯東北元兵俱却張

恩按得木立三峯之東山上望元兵二三十萬約厚二十里二將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爲耶乃率騎兵萬餘乘上而下擊之元兵却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覩時雪已三日戰地多麻田人馬所踐泥淖沒脛軍士披甲胄僵立雪中搶槊結凍如椽有三日不食者元兵四合鬪之燒薪爇牛羊肉更遞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然金軍無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樊澤張惠沃衍三軍爭路元兵圍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于柿林村南四將皆死蒲阿走京師追及擒之械至官山問降否曰我金國大臣惟有死耳遂見殺史臣曰金自南遷用兵克捷史不絕書然而地不加闢君子疑之爰時伐宋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訛論反以捷聞御史闌納斜之宣宗不罪是君臣相率而爲虛聲也禹山之捷兩省爲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啟之耶至于三峯山之敗不可收拾而金事又去十九我朝取路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忌以建萬世之功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一死無愧爾

完顏賽不

完顏賽不始祖弟保活里之後也平章僕散揆伐宋爲右翼都統宋將皇甫斌率步騎數萬阻溱水扼橋以拒賽不潛師夜出完顏達吉不以騎涉水出其右蒲鮮萬奴出其左賽不度軍畢渡乃以精兵直趨橋宋兵大潰萬奴以兵斷真陽路諸軍追擊至陳澤斬首二萬級興定元年轉簽樞密院事上以宋歲幣不至且復侵盜詔賽不討之四月與宋戰於信陽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遣兵渡淮略中渡店拔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關斬首萬餘獲馬牛及布分給將士詔賜玉兎鶻一內府重幣十端七月言京都天下根本其城池宜極高深今外城雖堅然周六十餘里倉猝有警難以拒守竊見城中有子城故基宜於農隙築之爲國家長久之利又凡河南陝西州府皆乞量修從之正大元年拜右丞相四年吏部郎中楊居仁言宰相宜擇人上語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與此尚書左丞顏盞世魯素嫉居仁因指爲僭妄非不曰三代之盛庶人猶得獻言况在郎官陛下有寬仁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居仁大興人進士天興末北渡乘家投黄河死五年賽不行尚書省于京兆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吾何所知使居此位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某爲相而國乃亡令銜其衰乞致仕二年詔行尚書省事於徐州令元帥郭恩取源州敗績而還恩以敗爲恥密與河北叛將郭野驢輩謀歸國用安殺元

帥尚瑶左都監紇石烈晉佐遙右都監李居仁等自是防城
與守門者皆河北義軍出入自恣賽不病疽久不視事重爲
賊黨所制束手聽命而已時蔡巳被圍將士以朝命阻絶且
逼元兵議出降賽不弗從投河求死流三十餘步不沒軍士
援出之後自縊於州第徐州降元子按春正大中充護衛坐
與宗室女姦杖一百存許州元兵至按春開門降從攻汴京
大罵文臣指斥乘輿後復自北中逃廻詔押入省諭賽不云
按春自北中來丞相好問彼中息耗按春入作揮淚之狀賽
不附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賊恨不手刃之忍與對面語乎車
駕東狩留守斬之獄中

白撒

白撒名承裔末帝承麟之兄也系出世祖權參知政事行省
事於平涼正大五年拜平章政事白撒居西垂幾十年當宋
夏之變雖頗立微效皆出諸將之力恇怯無能性復貪鄙及
爲相專愎尤甚嫌堂食不適口以家膳自隨國家顚覆初不
恤也九年諸軍敗績於三峯山元兵長驅趨汴令史楊居仁
請乘其遠至擊之白撒不從遣完顔麻斤部民萬人開短堤
決河水以護京城功未畢而元騎奄至麻斤等皆被害丁壯
無反者先是元兵破衛州宣宗移州治於宜村渡築新城於
河北岸去河不數步雖北而受敵而以石包之歲屯重兵於

如此策果
抗何爲

此元兵屢至不能近至是棄之爲元兵所據詔修京城樓櫓
初宣宗以京城闊遠難守命高琪築裏城公私力盡僅乃得
成至是議所守朝臣有言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元
兵若得外城糧盡救絶走一人不出於是決計守外城時在
城諸軍不滿四萬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徧
乃議避難之民充軍得丁壯六萬分置四城每面別選飛虎
軍一千專事救應然亦不能軍矣三月京城被攻大臣分守
四面白撒主西南受攻最急樓櫓垂就輒摧白撒傳令取竹
爲護簾所司馳入城大索竟無所得白撒怒欲斬之員外郎
張衮附所司耳語曰金多則濟矣胡不卽平章府求之所司

懷金三百兩賂其家僮果得之巳而兵退朝廷議罷之白撒
謂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是幸爲我撰乞致仕
表上巳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恨其不戰誤國揚言
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上以親軍二百爲之衛軍士襲其
別墅而去時元速不解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糧且盡累召援
兵無一至者十月復起白撒爲平章政事權樞密使羣臣爲
上畫出京計以賽不兼左副元帥內族訛出右副元帥東面
元帥高顯南面元帥完顔猪兒西面元帥劉益北面元帥斐
室各兵五千中翼都尉賀都喜軍四千總領王福胤神臂軍
三千五百左翼元帥小斐室右翼元帥完顔按出虎親衛軍

說得是

豈非天乎

各一千、總軍完顏長樂馬軍三百、鄆王王義深馬軍一百五
十、范成進軍三千、隸總帥百家。十二月辛丑、上發京師。甲辰
次黃陵岡、河朔降將來歸、上赦之、授以牌印。羣臣議以河
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
竹之勢成矣。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萬一北行不
如意、主上欲何所歸。不如先取衞州、於還京為便。白撒曰、聖
體不便鞍馬、不可令敵兵知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
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略河朔、河南散軍必
當盡去。上以為然。時上遣官奴將三百騎探漚麻岡未還、上
將御舡、賜白撒劍、得便宜從事、決東平之策、會官奴回、奏衞

州有糧可取。上召白撒問之、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衞
州、欲何為耶。以臣觀之、東平之策為便。上主官奴之議。明年
正月朔、次黃陵岡。是日、歸德守臣以糧糗三百餘舡來餉、遂
就其舟以濟。南岸未濟者萬人、元將回古乃率四千騎追擊
之。賀都喜揮黃旗督戰、身中十六七箭、軍殊死鬭、殺十餘人、
元兵稍却。上遣近侍百盞勞之。須臾北風大作、舟皆吹著南
岸、元兵復擊之、溺死者近千人。元帥猪兒、都尉紇石烈訛論
等死之、建威都尉完顏訛論出降。元上於北岸為猪兒等設
祭、哭之、斬訛論。出二節以狗、命白撒攻衞州、上駐兵河上。留
親衞軍三千、護從都尉高顯步軍一萬、元帥官奴忠孝軍一

兇狂

千、總帥百家、鄆王范成進等軍、各齎十日糧、聽白撒節制、
發自蒲城。上已遣戎不將馬軍北向、白撒以三十騎追及之、
日有旨令我將馬軍、戎不詔、上曰、北行議已決、不可中變。上
曰、丞相當與白撒和同、完顏仲德捨馬銜若諫曰、存亡在此
一舉、衞州決不可攻。上麾之曰、參政不知、白撒遂攻衞州、兵
至城下、以御旗黃繖招之、不下。其夜元騎三千奄至、官奴和
速嘉兀地不拔出虎與之戰、元兵却六十里、白撒發蒲城、遷延
八日、始至衞、而緩無攻具、縛鎗為雲梯、州人知其不能攻、守
益嚴。凡攻三日不克、聞元河南兵濟自張家渡至衞西南、帥
遂退。元兵躡其後、戰於白公廟、金兵敗績、白撒等棄軍遁、劉

益、張開為民家所殺。車駕還次蒲城東三十里、白撒使人密
奏、劉益一軍叛去、點檢抹撚兀典、總領溫敦昌孫請上登舟、
上曰、正當決戰、何遽退乎。少頃白撒至、倉皇言於上曰、今軍
已潰、敵兵近在堤外、請主上幸歸德。上遂登舟、侍衞皆不知、
趍登如故、時夜已四更、上狼狽入歸德、白撒收潰兵得二萬
餘人、懼不敢入。上遣近侍局提點移剌粘古以舟往迎之、既
至不聽入見、并其子下獄。諸都尉司軍以白撒不戰而退、發
憤出怨言。上乃暴其罪曰、我初提大軍次黃陵岡、得捷、白撒
即奏宜渡河取衞州、可得糧十萬石、乘勝恢復河北、我從其
計、令率諸軍攻衞、白撒遷延八日方至、又不預備攻具、以致

敗衂、白撒棄軍竄還蒲城、使言諸軍已潰、北軍勢大不可當、信之、登舟幾死于水、若當時知諸軍未嘗潰、只河北戰死、亦可垂名於後、今白撒已下獄、籍其家產以賜汝衆、其盡力國家、白撒因七日餓死、殺其弟承麟子狗兒、徐州安置、議者謂衛州之衆、始於昌孫、繼以官奴、歸之白撒、則亦過矣、初瀕河居民聞官軍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毫之犯、老幼婦子、坦然相視、無復畏避、俄白撒兵縱軍四出、剽掠俘虜、誅脇焚炙、靡所不至、哭聲相接、屍骸盈野、都尉高顯謀、苗用秀輩、掠人食之、而白撒誅斬在目、所過官吏殘虐不勝、一飯之費、有數十金不能給者、公私皇皇、日俟元兵至矣、白撒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喜談議、接人煦煦然、好貨殖、能捭闔、中人士心、遂浸潰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綺、奴隸官爵與列將等、猶以爲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也、白撒終不悛、以及於禍、

赤盞合喜

赤盞合喜、爲通遠軍節度使、屢敗夏人、有功、升簽樞密院事、哀宗即位、拜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正大八年十一月、鄧州馳報、元兵破嶢峯關、由金州東下、時日已暮、省院官入奏、上曰、事至於此、奈何、上即位、至是八年、從在東宮日、立十三都尉、每尉萬人、選驍捷、極爲精鍊、步卒負擔器械糧糗重至六七斗、一日夜行二百里、忠孝軍萬八千人、皆回紇、河西及中州人被掠逃歸者、人有從馬、騎射中選、補親衛騎兵、武衛護衛、選外諸軍又二十餘萬、故頻年有大昌原、倒回谷之捷、士氣既振、遂有一戰之資、至是院官同奏、元兵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粮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保山砦、彼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上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脊血以養軍士、且諸軍無慮二十餘萬、今敵至不能迎戰、徒欲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合達、蒲阿等屯襄、鄧、九年正月、兩省軍潰於三峯山、元兵進薄京師、二月、議曹王出質、元兵北還、留速不䚟攻城、既有納質之請、元將曰、我受命攻城、令曹王出則退、不然不罷也、曹王入辭、宴于宮中、元兵立攻具、沿壕列木柵、以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主兵者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喧鬨、上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倉皇中、

今以和懸宋出于不然元亦以和惑金并敵愚我乃致自愚耳

市肆米豆狼籍于地上、路人驚愕失措、但跪于道傍、亦有羞
而拜者、上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污汝衣、令各歸其家、老幼遮
擁、至有謀觸御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士
暴露、我何用此、爲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
無所恨、至有感泣者、西南軍士五六十輩、相聚者有言者、上
親問之、曰元兵刹土塡壕、功已過半、乎章傳令、勿放一鏃、恐
壞和事、想豈有計耶、上顧其中長者云、朕爲生靈稱臣進奉、
無不從順、止有一子、養來成長、令往作質矣、汝等忍待曹
王出、元兵不退、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望生
拚、望和事、乃傳旨城上放備、西水門千戶劉壽揔御馬仰官

曰、聖主無信賊臣、賊臣盡敵兵退矣、衛士欲擊之、上止之、曰、
醉矣勿問、是日曹王出詣軍前、元兵併力進攻、甲辰、上出撫
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兵等前白事、上問所欲言、曰、臣等皆太
學生、今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待士之意、勅免其役、過南薰
門、値被創者、親傅以藥、手酌卮酒以賜、命出內府金帛以待
有功者、是日元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塡壕、塹城上
箭鏃四下如雨、頃刻壕爲之平、龍德宮造砲石、取宋太湖靈
壁假山爲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不如度者
杖其工人、元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磑或碌碡、爲二三、皆用之、
攢竹砲、有至十三梢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枝、更

與宋論兵何異至此甚無策矣吹笳退虜之忘

遞上下、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
宮及芳華、玉谿所拆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
麥稭布其上、綢索旃褥周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
障、自謂不可近、元兵以火砲擊之、隨卽延爇、不可撲救、父老
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
凹而已、元兵壕外築城、周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
許、濶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
命築門外短牆、委曲狹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敵兵奪門、及
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元兵所覺、
後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坐、城上懸紅紙燈

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圍者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
元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議者謂宰相欲以紙燈紙鳶退敵
難矣、有丞世爵、命作江水曲、使城上之人、靜夜唱之、蓋欲動
先有此曲、以寄諷吟之思、其謬如此、合琫先以守鳳翔自詭
及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合喜語言失措、面無人色、運
士特以車駕數出慰勞、人爲效命、其攻城之具、有火炮、名震
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
所爇圍半畝以上、火點著甲鐵皆透、元兵又爲牛皮洞、直至
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人有獻策者、以
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

迹又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不敢近元兵唯畏此二物云是急攻十六晝夜矣內外死者以百萬計元兵知不可下乃設爲好語云兩國既講和更相攻耶城內亦就應之四月罷攻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師於是營幕稍稍外遷遂退兵合喜以元兵退議入賀諸相皆不欲獨合喜以守城爲己功持論甚力呼令史元好問曰罷攻已三日而不入賀何也速召翰院官作表好問以白諸相權參政思烈曰城下之盟諸侯以爲恥況以罷攻爲賀歟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明日近侍局直長張天任至省好問私以賀議告之天任曰人不知耻

乃至是耶因謂諸相曰京城受兵上陵以爲辱闕百官欲入賀誠有此否學士趙秉文不肯撰表議遂寢是月以尚書省兼樞密院事合喜既失兵柄意殊不樂欲銷舊印諸將謂院銜仍在印有用時不宜毀合喜怒欲答其掾有投匿名書於御路云副樞合喜總帥撒合參政訛出皆國賊朝廷不殺衆軍亦須殺之爲國除害衛士以聞撒合飲藥死訛出稱疾不出唯合喜坦然若無事上亦無所問也是軍國之政盡決於合喜矣初元兵圍汴司諫陳岢屢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爲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吾當世世與若爲奴聞者無不竊笑蓋不識岢字分爲兩

汴天興元年權參知政事思烈恒山公武仙合軍自汝州入援詔以合喜爲樞密使統京城軍萬五千應之合喜駐於近郊候益兵乃進屯中牟古城凡三日聞思烈軍潰夜棄輜重馳還黎明至鄭門衆軍乃入言官劾合喜始則抗命不出中則逗遛不進終則棄軍先遁委棄軍資不可勝計不斬之無以謝天下上貸其死免爲庶人既而籍其家以賜軍士哀宗遷蔡合喜廢居汴中常怏怏不樂會元將速不斛遣人招之合喜卽治裝欲行崔立邀至省酌酒餞送以白金二百兩爲贈明旦復詣省別立方對語適一人自歸德持文書至發視之乃行省倂哀宗詔以諭合喜者其言曰卿老臣朕雖出狩

將忘卿今崔立變亂卿處舊人尚多若能反正與卿世襲公相立怒叱左右斬之天蓋假手於崔立也 快甚

白華

白華隩州人舉進士爲樞密院經歷官正大三年夏全自楚州來奔王義深張惠范成進相繼以盱眙楚州降封全爲金源郡王張惠臨淄郡王義深東平郡王成進膠西郡王四年李全據楚州上以淮南王招全全曰王義深范成進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處我竟不至六年權樞密院判官上召忠孝軍總領蒲察定住經歷王仲澤戶部郞中刁璧及華諭之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爲患今北事稍緩合乘此

隙令定住率所統軍一千別遣步軍萬人以蹇仲澤爲恭謀同往沂海界招之不從則以軍馬從事何如華日臣以爲李全借大兵之勢要米人供給餽餉特一狝寇耳老狐穴塚待夜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者北方之強耳今彼方有事未暇南圖一旦事定來攻必矣與我爭天下者此也全何預焉若北方平定全將聽命不暇設不自並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寧不知順逆其肯去順而從逆乎爲今計者姑養士馬以備北方可也事遂止金制凡樞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月有三一日承受聖旨二日奏事三日省院議事皆以一人主之承受聖旨者凡院官奏事或上處分獨召奏事官付之

多至一二百言或直傳上旨辭多者與近侍局官批寫奏事者謂事有隱處當取奏裁者殿奏欲言簡而意明退而奉行仰立文字謂之檢目省院官殿上議事則默記之議定歸院亦立檢目呈覆有疑而復稟無則付掾史施行其赴省議者議既定奏事官與省左右司官同立奏草圓覆諸相無異同則右司奏上此三者之外又有難者曰備顧問如軍馬糧草器械軍帥部曲名數與夫屯駐地里阸塞遠近之類凡省院一切事務顧問之際一不能應輒以不用心被譴其職爲甚難故以華處之五月丞相賽不行尚書省事于關中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七月上諭華日汝往邠州

九十七萬亦不爲少

六日可往復否華自量日可馳三百應日可如期而還上謂之曰我見汝從來凡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此一舉特銳於平時何也華日向日用兵南征不專力北方非臣本意今元軍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令下秦川則何以救終當一戰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近邊之險隘故臣願效死七年慶陽圍解華奏凡今之計兵食爲急除密院已定忠孝軍及馬軍都尉司步軍足爲一戰之資此外河南府州亦須簽揀防城軍秋聚春放依古務農講武之義各令防本州府城今見在九十七萬無致他日爲資敵之用五月授樞密判官元兵自入陝西翔翔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柴柵六十餘

所已而攻鳳翔金軍屯閿鄉旻然不動宰相臺諫皆以爲言逗遛爲言京兆士庶橫議蜂起八年上遣白華道宰相百官所言并問日今二月過半元兵有怠歸之形諸軍何故不動合達言不見機會見則動耳蒲阿日彼軍無糧餉使欲戰不得欲需不能將自敝矣華覩二相見元兵勢大皆有懼心遂私問樊澤定住陳和尚以爲何如三人日他人言元兵疲困可攻此言非也敵兵正強是眞不可動華還以二相及諸將意奏之上復遣華與二相云鳳翔圍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當領軍出關宿華陰界次日及華陰次日及華州界與渭北軍交手計元兵聞之必當奔赴以少紓鳳翔之急二相領

旨華還及中牟有兩行省進奏人追及華取副本讀之言領
旨提軍出關二十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是晚收軍入關
華仰天浩歎曰事至於此無如之何矣華至三日鳳翔陷兩
行省遂棄京兆楊妙真以夫李全死于宋構浮橋于楚州之
北就元將梭魯胡吐乞師復讐朝廷謂元軍果渡淮與河南
跬步間耳遣合達蒲阿駐軍桃源界備之二相屢以兵少為
言而省院難之上遣白華往報二相覘形勢二相不悅遣虹
縣王提控以小舡二十四隻與華順河而下必至八里莊為
期且曰此中望八里莊如在天上省院端坐徒事口吻令華
俾親來可以相視可否歸而奏之華辭不獲遂登舟及淮與

河合流處幾與八里莊城門相直城守將以白鶴大船五十
泝流而上截華歸路華幾不得還皆黑得徑先歸乃悟兩省
怒朝省不益軍詐華主之故拚之險地耳是夜二更後八里
莊次將遣人送款云早者主將出城開船截大金歸路恭等
商議閉門不納渠已殺楚州乞發軍馬接應二相即發兵入
城安慰附華入奏上大喜五月淮陰提正官郭恩送款于金
合達遂入淮陰宋人以銀絹五萬兩匹來贖耶聆宋使酉泗
州節中總領完顏矢哥利銀絹遂反以州歸楊妙真總帥納
合買住亦以盱眙降宋九月元兵在河中睿宗別領兵自鳳
漢入慶山奴報糧盡將棄京兆而東華言偵候得拖雷所領

此溥不見從中入宋歸元其意先見於此

軍馬四萬行營軍一萬為今計者與其就漢察之舊軍比到
可行半月不若徑往河中如此中得利襄漢軍馬必當遲疑
不進上然之而竟不行蒲阿時在洛陽驛召之上問河中可
擣否蒲阿言金軍北渡元兵必遣輜重屯於平陽之北匿其
選鋒百里之外放我師渡然後斷我歸路與我決戰恐不得
利上曰朕料汝如此果然更不須再論十二月河中府破九
年京城被攻四月兵退改元天興併樞密院歸尚書省以宰
相兼院官左右司首領官兼經歷官罷平章白撒副樞合喜
院判白華金制樞密院雖主兵而節制在尚書省兵興以來
茲制漸改凡在軍事省官不得預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

言者以為將相權不當分至是始併之十二月上遣近侍局
提點曳剌粘古即白華所居問事勢至此計將安出華附奏
今耕稼已廢糧斛將盡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擬車駕當出就
外兵可留皇兄荊王監國任其裁處主上既出遣使告元朝
我出非他處止以軍卒擅誅唐慶和議從此斷京師今付之
荊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則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
紀季入齊為附庸之事聖主亦得少寬矣上曾文武官議親
征議已定將退首領官張衮聶天驥奏上有舊人諳練軍務
者乃置而不用今所用者皆不見軍中事體者上問未用者
何人曰院判白華上領之於是起華為右司郎中入見謂之

日親巡之計已決有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可沿
西山入鄧或言今欲入鄧元兵遮不得在汝州當取陳蔡路
轉往鄧下聊以為何如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
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既汝州有遮不得斷不能往今日事
勢博徒所謂孤注者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戰為今之計
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州戰不
如半途戰半塗戰又不如出城戰所以然者何軍則食力猶
在馬則豆力猶在若出京益遠軍食日減馬食野草事益難
矣若我軍便得機存亡決此一舉外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可
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

從行可詳審之遂召諸將及首領官同議竟不能決明日於
大慶殿諭軍民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聚集軍士諸帥將佐
合表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願為國家効死上猶
豫欲以官奴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蓋採朝議
也三人欲奉命權參政訛出大罵云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
家大事敢易承耶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必使我輩事遂止
明日民間閧傳車駕欲奉皇太后及妃后往歸德軍士家屬
留後目今食盡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皮面
復得幾日上聞之召秦不能出數人議餘人不預議將方出
謂首領官曰前日巡守之議已定止為一白華都敗却今[illegible]

汝州就軍馬索戰去矣遂擇日祭太廟誓師發以二十五日
啟行是月晦車駕至黃陵岡復有北幸之議天興二年正月
朔上就歸德師船北渡諸相癸京師及河南諸州聞上幸河
北恐生他變可下詔安撫之時所在父老僧道獻食及牛酒
犒軍者相屬上親為拊慰人人感泣兩日至蒲城元軍徐麻
其後十五日夜半詔可衆就帳中呼華云上已登舟君不知
之耶華問其由詔可云昨日上欲與李左丞完顏郎中先下
歸德令諸軍並北岸行至鳳池渡河今夜平章及元帥官奴
等來言元軍在蒲城與金軍接戰勢莫能支遂擁主上登舟
軍資一切委棄止令忠孝軍上船馬悉留營中計舟已行數

里矣華又問公何不從云昨日擬定首領官止令胡魯剌登
舟餘悉隨軍用是不敢是夜總帥百家領諸軍舟往鳳池元
軍覺追之兵遂潰上在歸德三月崔立以汴京降提點近侍
局移剌粘古謀之鄧上不聽時粘古兄瑗為鄧州節度使其
子與粘古之子並從駕為衛士朝廷命華召鄧兵入援粘古
謀與華同之鄧且拉子俱以往上覺之獨命華行而粘古留
之徐州華久淹于鄧後從瑗以州入宋朱書謂為均州提管
及范用吉送款華因歸元士大夫以華屬[illegible][illegible]恐不能
以義自處為貶云用吉本姓李本名久住初歸宋[illegible]制
趙范將以計動其心故更姓名范用吉范怒其[illegible]許斥之用

吉應對如故范良久方悟遂易其姓曰花爲太尉鎮均州遂納款於元後家人謚以欲扳見殺論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皆中事機然三軍敗衂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用乎從瑗歸宋殆名掃地猶附於金臣傳者以其事在金爲多也

斜卯愛實

斜卯愛實舉進士官左司郞中天興元年正月元兵將至以夾谷撒合爲總帥率步騎三萬巡河渡命內族長樂監其軍行至封丘而還入自梁門樞密副使合喜笑語撒合曰吾事信矣當爲我作主人蓋世俗酬謝之意也愛實言撒合統兵

三萬本欲乘元兵遠至喘息未定而擊之出京纔數十里不逢一騎已畏縮不敢進設遇敵兵其肯用命乎乞斬二人以肅軍政不報蓋合喜輩以京師倚此一軍爲命初不敢俾之出戰特以外議鬨然故暫出以應之云衛紹鎬厲二王家屬皆以兵防護且設官邏警之嚴過獄犴至是衛紹宅四十年鎬厲宅二十年矣愛實言二族衰微無異匹庶假欲爲不善誰與爲惡男女婚嫁人之大欲豈有幽囚終世永無伉儷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況骨肉乎哀宗感其言聽自便愛實憤時相非其人歷數之曰平章白撒固權市恩擊丸外百無一能丞相賽不菽麥不分更使之材亦不至此人爲相參政兼樞密副使赤盞合喜麤暴一馬軍之材止矣乃令兼將相之權右丞顏盞世魯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難之際倚注此類欲冀中興難矣於是世魯罷相賽不致仕白撒與合喜不恤也四月罷元使唐慶和議遂絕於是再簽民兵爲守禦備八月括京城粟以轉運使完顏珠顆等置局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唱果如一旦粮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前御史大夫合周復冀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可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總其事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

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以令于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無以養故雜蓬秕以自食耳非以爲軍儲也竟死杖下京師殿粟盡投其餘於糞溷中或白於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其人以白合周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乎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師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愛實上言罷括粟則改虐政爲仁政散怨氣爲和氣不報時所括不能三萬斛而京城益蕭然矣自是之後死者相枕貪富束手待斃而已上聞之命出太倉粟作粥以食餓者愛實歎曰與其食之粥如勿奪爲奉御把奴所告上不悅時近侍干預朝政愛實

上言曰近侍權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抗自古僕御之臣不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擇正人今不論賢否唯以世胄及吏員爲之夫以給使令之材使之預社稷大計此輩果何所知乎近侍泣訴上前曰愛實以臣等爲奴隸置至尊何地耶上益怒命送有司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從容開釋乃赦之出爲中京留守後不知所終合周貞祐中爲元帥左監軍失援中都應死宣宗倘除官爵杖之八十已而復用權尚書左丞總兵陝西留廻泡數日進及京兆而元軍已至合周竟不出兵遂失潼關有司論罪當斬諸皇族上章救之奪爵免死除名至是爲參知政事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

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史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哀宗用之不悟竟致敗事

石抹世勣

石抹世勣登進士第官太常丞時徙河北軍戶于河南宰執議給以田世勣言荒閑之田及牧馬地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歲斷不能熟若奪民素蒔者與之則民將失所且啟爭端兄軍戶廩給未能遽減彼既南來所捐田宅爲人所有一旦北歸能無爭奪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侍御史劉元規亦言給田不便上乃罷之遷禮部尚書天興元年哀宗將北渡世勣率朝官劉肅等求見仁安殿上問欲何言世勣曰臣等聞陛下欲親出切謂此行不便上曰我不出軍分爲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出則軍合爲一世勣曰陛下出則軍分爲三一守一戰一中軍護從不若不出之爲愈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恆山公武仙付之兵事何勞我出今日將兵者官奴統馬兵三百止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上指御榻曰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勣曰陛下用小人亦有之上曰小人謂誰世勣曰移剌粘古溫敦昌孫兀撒速完顏長樂皆小人也陛下不知爲小人所以用之良久君臣涕泣而別初肅等求見本欲救此四人及進對世勣獨言之哀宗以

世勣從行至歸德明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縣之姜寨世勣子嵩爲縣令拜上於馬前授嵩應奉翰林文字以便養親蔡城破父子俱死嵩亦舉進士

金史十四

列傳

完顏奴申

完顏奴申素蘭之弟也登進士第天興元年春元兵攻汴急哀宗以曹王訛可出質詔龍兵十月哀宗議親出捍禦以奴申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顏習捏阿不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總諸軍留守京師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絳紗袍乘馬導從如常儀留守官及京師父老從至城外奉辭有詔撫諭仍以鞭揖之迷不解鬪上已出復圍汴汴民以

上親出師日聽捷報且以二相持重幸以無事俄聞軍敗衛州上走歸德民大恐時汴京内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百姓糧盡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食其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食之貴家第宅市肆樓館皆撤以爨及遣使迎兩宫人情益不安於是民間有立荆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而二相不知也二年正月省令史許安國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計左司都事元好問以安國之言白二相二相因此論甚作好問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宫民間洶洶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阿不曰吾二人雖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阿不欸語曰今日吾二人何所不可好問乃曰聞中外人言欲立荆王監國以全兩宮與皇族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命召京城官民皆聚省中問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陳詞云云好問受其詞白之奴申曰亦爲此事也且問副樞此議今幾日矣阿不屈指曰七日矣申奴曰歸德使未去愼勿泄或曰是時外閫不解如在陷穽議者欲立荆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紀季入齊之義況元兵中已有曹王也奴申拱立無語阿不反覆申論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

議之繼以涕泣明日西面城守元帥崔立與其黨孛术魯長哥韓鐸藥安國等爲變率甲卒二百入省中拔劍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恬不爲慮何也二相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此立麾其黨殺奴申阿不及左司郎中納合德暉等餘見崔立傳論曰渾源劉祁云金南渡之後爲宰執者無恢復之謀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愞熟易制者每元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黄閣

中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哀宗禦敵以孤城弱卒託之奴中興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田單玉壁韋孝寬必有以處此者哉李綱宗澤不至此

徒單兀典

徒單兀典權參知政事天興元年朝廷聞元兵入饒風以兀典行省閿鄉備潼關旋傳旨入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商平都尉苗秀崑冠都尉术甲某張武都尉張翼及陜州劉趙二帥軍十有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隘之備從虢入陜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舡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元兵近糧皆不及載舡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元游騎至殺掠不勝計又遣陜州觀察副使抹撚速也以舡八十往迎潼關閿鄉糧行及靈寶北河夾灘遇軍張信保三集壯士三百餘保老幼立水柵元將忽恪卒只攻之不能克速也敢至即降元兵得敢遂破保三張信柵殺戮殆盡兀典使陜州同知探春招在城民充軍厚擬官賞數日無一人宜差趙偉亦招軍不二日得軍八百餘兀典忌偉得衆欲殺之安撫使完顏素蘭力救乃止

兀典將發閿鄉已而不行二月乃行有李先生諫曰方今元兵俱在河南河北空虛相公可先取衛州出其不意彼知我軍在北必分兵北渡京師得以少寬相公入援亦易爲力兀典大怒斬之於市遂行軍士各以老弱自隨州中有關中河中避遷商賈老幼倚軍力從行婦女皆嫁士卒亦有強娶者軍行不避洛陽路乃出朱陽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陜州劉趙二帥拔去元兵以數百騎邀躡其後明日張翼軍叛山路積雪晝日凍解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幼稚哀號盈路軍至鐵嶺元兵潛召洛陽大軍從西三縣過盧氏反守鐵嶺以斷歸路金兵知必死欲前關已數日不食行二百里許困憊不支乃散走完顏重喜遂降元將斬之馬前鄭倜劫苗秀降秀不從殺之士卒大潰兀典合閏提數十騎走山間追騎僉得皆殺之

石盞女魯歡

石盞女魯歡興定三年行元帥府事言鎮戎赤溝川東西四十里地無險阻當夏人往來之衝比屢侵奪兵常不利明年春當城鎮戎彼必出兵來擾乞於二三月間徵傍郡兵聲言防護且令鄜延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掣其肘臣領平涼之衆由鎮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則鎮戎可城而彼亦不敢來犯又所在官軍多河北

山西失業之人其家屬仰給縣官每患不足鎮戎土壤肥沃又且平衍臣裨將所統幾八千人每以遷徙不常爲病若授以荒田且耕且戰可以禦備一方縣官省費而食亦足矣其餘邊郡亦宜一體措置上嘉納之遷昌武軍節度使言商洛重地西控秦陝東接河南軍務繁密宜選才幹之士擇帥職以鎮之舊來諸隘守禦之官並從帥府辟置其所辟者皆其親暱殖產營私專事漁獵及當代去又復保舉此最害之甚者宜令樞府選舉以革其弊州之戍兵艱於饋運亦合屯田以免轉輸之費又言每年防秋諸隘守者不過數十人餘衆盡屯保安石門大荊洛南以爲應援中間相距遠至百里倉

猝豈能徵集宜近隘築營徙見兵居之以待緩急又南邊所設巡檢十員兵卒千人此乃平時以詰奸細者已有大軍宜悉罷去朝廷施行之正大九年以行樞密院事守歸德元將忒木𩧐率諸軍來攻初患砲少父老言北門之西一菜園中有古砲趾唐張巡所埋者五千有奇上有刻字作大吉字元兵晝夜攻城駐營於南城外其地勢稍高相傳是尹子奇於此攻巡遂得雎陽時經歷冀禹錫及官屬王璧李琦傳瑜等極力守禦城得不拔方元兵圍城議決鳳池大橋水以護城都水官言去歲河決敖游堌會以水平壘之其地與城中龍興塔平果決此口則無城矣及元兵至不得已遣兵往決之

九世雖全
知此

纔出門爲游騎所掠無一反者三月元兵攻城不能下有獻決河之策者元將從之河既決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濉水道城反以水爲固求獻策者欲殺之不知所之五月圍城稍緩頗遷民出城就食十二月哀宗次黃陵岡遣奉職术甲搭失不來歸德[illegible]女魯歡遣侍郎世達治中王元慶送糧千五百石是月[illegible]二年正月達蕭城東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不聽歸命張布爲懼上遂用此舟以濟及上來歸德隨駕軍往往出城就糧時有馬用一軍近七百人授以帥職復有官奴軍四百五十人城中惟此兩軍上時召用計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有異心朝廷知兩人不協恐生

變二月朔令宰相錫宴省中和解之是夜用撤備官奴遂攻用用敗走被殺衆縋城奪船而去官奴縶知府女魯歡至言汝自車駕到府上供不給好醬亦不與汝罪何辭以一馬載之令軍士擁還檢其家雜醬凡二十甕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提兵入見言女魯歡[illegible]反臣殺之矣上不得已赦其罪且暴女魯歡之惡後其侄大安入蔡求湔雪上復其官不速蒲兀底爲總帥官奴無意害兀底使二卒召之道官奴有善意兀底喜各以金十星與之二卒恐受金事泄殺之初河北潰軍至歸德樻餉不給朝廷命李术魯阿海行總帥府事往宿州就食軍士有不願者詐語道中朝廷使問其故或言願入

粘合作粘哥
刺攷

京或往陳州同滸請從其願以券給之軍心稍定既而令求誹語者得四人斬之由是諸軍洶洶二月夜劫城民武邪傑等九家一軍遂散數日有官奴之變

蒲察官奴

蒲察官奴少為元兵所虜往來河朔後以姦事繫燕城獄劫走夏津殺回紇使者得馬資貨自拔歸收充忠孝軍萬戶三峯山之敗走襄陽說宋制使以取鄧州自效制使信之與同燕飲汴城罷攻復謀北歸道移剌留哥入鄧說鄧帥粘合俱欲劫南軍為北歸計官奴殺以騎卒十餘入城議事至鄧城粘合欲擒之官奴馳還見制使得騎兵五百掠鄧之邊面小城獲牛羊數百宋人不疑官奴掩宋軍得馬三百至鄧州城下移書粘合辨理屈直留馬於鄧而去乃鞠忠孝軍提控源旺許為唐州太守械送北行隨營帳取供給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南北軍行數千里而不憚其智畧有可取者宰相使權副都尉提軍數百襲入元軍幟騎中生挾一回紇而還遷黃陵八谷等處劫牛羊糧食甚衆轉正都尉以軍至黃陵遂從鎮州大將於是中外皆以為可用遂拜為元帥統馬軍天興元年從哀宗北渡上次黃陵岡平章白撒率諸將戰官奴之功居多及渡河朔唯官奴一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明年正月上至歸德知府石盞女魯歡以軍家食艱不能給

請於上令河北潰軍就糧於徐宿陳三州親衛軍亦遣出城就食上從之諭官奴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是時惟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留府中官奴始有圖用之意私遣國用安謀邀上幸海州及近侍局直長阿勒根兀惹使用安廻附姿闘海州可就山東豪傑以圖恢復且已具舟楫可通遼東上不從又請上北渡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自是有異心肆為剽掠左丞李蹊左右司郎中張天綱近侍局副使李大節言官奴有反狀上憂之以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乃族習顯陰察其動靜與朝臣言及則曰官奴狀從微賤中起為大帥何負而反耶卿等勿過慮阿里合習顯知官奴不可制反泄上意上懼官奴馬用相圖生變命宰執置酒和解之用撤備官奴乘隙攻之用敗走官奴亂殺軍民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於毛花輦宅以兵監之驅參知政事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上前上初握劍見實擲劍於地曰為我言於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不敢迫遂逡巡而退凡殺朝官左丞李蹊等三百餘人軍將禁衛民庶死者三千提兵入見言赤盞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上不得已赦其罪以為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時元將忒木䚟駐歸德初官奴之母為元兵所得上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

故官奴密與忒木解議和令阿里合往言欲劫上以降忒木解信之遣其母因定和計官奴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其遣來使者三十餘輩皆女直契丹人上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之因知大帥住王家寺故官奴畫斫營之策忠孝軍張都統謂官奴欲劫上北降率本軍百五十人圍官奴宅數之曰汝欲獻主上我輩皆元人所不赦使安歸乎官奴懼乃出其母云汝等若以吾母自北中來疑我與謀即殺之我不恨張意稍解與之約曰果如參政所云今後勿復言講和北使至即殺之官奴曰殺亦可不殺亦可奏而殺之亦可乃退官奴聚軍北草場自言無反情今勿復相疑遂謀劫營五月

五日祭天軍中陰備大槍戰具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外堤邏卒遂至王家寺上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逃入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小却再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北軍不能支大潰溺水死者三千五百餘人盡焚其柵而還拜官奴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槍制以勅黃紙十六重為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汴京被攻嘗得其用今復用之兵既退官奴入亳州習顯總其軍上在照碧堂日夜悲泣內局令宋乞奴與奉御吾古

孫愛實納蘭忔答女奚烈完出密謀誅官奴或言官奴密令兀惹構國用安脅上禪位恢復山東事不成則獻上於宋自贖反復之罪上召官奴於亳不至再召乃還上諭以幸蔡事官奴憤憤而出意趣巨測上遂與宋乞奴處置令裴滿抄合召宰相議事完出伏門間官奴進見上呼參政官奴方應完出從後刺其肋上拔劍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走完出令忔答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難皆擐甲完出請上撫慰之親呼李泰和授以虎符使往勞軍因召范陳僧王山兒白進阿里合進先至殺之阿里合中路覺其事悔發之晚爲亂箭射死上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初官奴解睢陽之圍侍從官

屬久苦饑窘聞蔡州城池堅固兵衆糧廣咸勸上南幸惟官奴嘗過蔡知其備禦不及睢陽力爭以爲不可故號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官奴死後遣烏古論蒲鮮如蔡還言城池兵糧果不足恃上已在道無可奈何及蔡受兵始悔不用官奴之言特詔尚書省給其母妻糧俾無失所習顯既黨官奴率忠孝軍劫官庫金四千兩上命歸德治中温特罕道僧師府經歷把奴申鞫問顯伏罪下獄官奴之殺馬用顯脫四出殺總領完顏長樂於宮門殺道僧奴申於其家遂奔亳及官奴誅詔點檢阿勒根阿失答即亳州斬之兀惹使用安未還何於中途數其罪殺之

徒單益都

徒單益都、正大九年、行省事於徐州、時徐邳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率本軍降元兵於永州、元兵守徐之張盆渡、益都到官才三日、令移剌長壽率甲士千人拒元兵、元兵掩之、一軍皆殺、徐州危甚、益都籍州人及運糧埽兵得萬人、元兵傳城燒南關而去、侯進既降元、以爲東京行省、遂請千人來襲、二月庚申未明、元兵坎南城而上、守者皆散走、城中大呼曰元兵入南門矣、益都不及甲、率州署夜直兵三百由黃樓而南、力戰、進敗走、軍勢稍振、奪張盆渡、取蕭縣、破白塔、戰於土山、敗、被俘老幼五千還徐、既而杜政張興自歸、益都納之、興留徐、杜政還邳州、益都性仁厚、青州人王祐爲埽兵總領、將兵千七百人、益都倚之、雖有過亦不責、以故橫恣、與河間張祚、義勝都統封仙、乘城中空虛、夜燒草場作亂、時張興臥病、祐起與同行、益都挈妻子縋城出、就東面總領劉安國、張興推祐爲都元帥、旋誅祐及張祚、大掠城中、國用安行山東路尚書省事、至徐、張興率甲士迎之、用安輕騎入、執興與其黨斬之、以封仙爲元帥、主徐州、益都奔宿州、節度使紇烈阿虎不納、益都乃與諸將駐於城南、時宿州鎮防軍有逃還者、阿虎以爲叛歸、亦不納、城中鎮防千戶高臘哥謀與徐州將士內外相應、取宿州以歸楊妙真、夜半開門、納徐州總領王

德全、劉安國、殺阿虎父子、請益都主帥府事、益都曰、吾國家舊人、爲將帥亦久、以脊性疎迂、不能周防、遂失重鎮、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豈有改易髻髮、奔人城池、以降外方乎、即日率官吏而行、至殺豬東、遇元兵、不屈而死、徐既歸於海州、邳帥元林答某亦讓印於杜政、遂送款於用安、已而宿州王德全、劉安國亦送款海州云、

國安用

國安用、本名咬兒、淄州人、紅襖賊李全餘黨也、嘗歸元、爲都元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天興元年、安用既殺張興、以封仙主徐州、既而宿州總帥王德全、劉安國、邳州總帥杜政皆歸安用、元將阿术魯聞安用據徐宿邳、大怒曰、此三州我當攻取、安用何人、輒受降、遣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軍、安用與德全、安國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與楊妙真絕、還駐邳州、會山東及徐宿邳主帥、刑馬結盟、誓歸金朝、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與德全、安國託從宜衆僧奴自通於朝、衆僧奴奏、安用以數州反正、功甚大、且其兵力強盛、材畧可稱、國家果欲倚用、非極品重權、不足以堅其許國之心、朱報、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衆稍散去、安國勸安用當赤心歸國、安用亦自知反覆失計、於是復金朝衣冠、妙真怒其叛己、悉屠安用家、走益都、安用選兵分將、期必獲妙真、自此淮海之上無

寧成矣朝廷遣近侍局直長因世英都事高天祐持手詔至邳以安用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帥京東山東等路行尚書省事便宜從事封兖王賜姓完顏改名用安金印虎符且以彭王妃誥委用安招妙眞用安聞使者至猶豫未决使總領楊懋迎使者入駐於州廨問所以來世英對以封建事意頗順諸將皆不欲宜言欲殺使者明日用安乃出見使者禮加等東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元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元兵病死者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計出軍中興久矣朝廷乃無一人敢决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旣而遣人取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復與使者私議欲不以朝禮受之世英等不可乃設宴拜授如儀遣主事常謹隨使者奉表入謝上復遣世英天祐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弓矢封贈其父母妻及郡王宣世襲宣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使者至邳用安迎受如禮始有入援意及聞上將遷蔡州遣人以蠟書言遷蔡有六不可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廪食有限二也元兵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吾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攻其易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宋資元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

泥淖聖體豈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敢言六也陛下必欲去歸德莫如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畧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乘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上以示宰臣宰臣言用安反復本無匡輔志此必忝議張介等謀之業已遷蔡議遂寢初世英等過徐王德全劉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用安郡王宣吾二人敢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宣世襲宣玉帶各二由是與用安有隙不聽其節制十郡王者李明德封仙張瑀張友卓翼康琮杜政吳歪頭王德全劉安國也用安必欲取山東屢徵徐宿兵以勤王爲辭二帥不應用安怒令杜政封仙率兵三千以取糧爲名襲徐宿旣入城德全覺之留杜政封仙不遣用安愈怒謂德全安國必有謀乃執桃園帥吳某等下獄鞫問二帥遣温特罕張哥言杜政封仙欲襲取徐州故留之用安不聽驅吳帥張哥等斬之張哥將死大呼曰國咬兒汝無尺寸功受國家大封爵何負於汝而殺無罪之人今雖死當與汝辨於地下上遣藏國昌以密詔徵兵東方用安假朝命聲言入援檄劉安國爲前鋒親率兵三千駐徐州城下招德全德全終不出殺封仙逐杜政出城安國至宿州用安復召安國還安國不從獨與衆僧奴赴援行及臨渙用安使人殺之遂攻徐州踰三月不能下退歸

遂永因世英以用安終不赴援乃還朝至宿州遇元兵不屈而死既而用安軍食不給乞糴於宋宋陽許之用安叛從宋衣而私與朝使相親尊益乏糧軍民多亡去乃以嚴刑禁亡者血流滿道元萬戶查剌將兵至漣水遂降查剌既渡河趨泰州用安以詭計還漣水復叛歸宋元兵圍沛用安往救之敗走徐州元移兵攻徐用安投水死求得其尸剮而繫馬尾爲怨家田福一軍蔚食而盡初天祐等由汴微服間行經元軍營暮至通許崔橋始有義軍招撫司官府去京二百里矣至陳州防禦使粘葛奴申始立州事至項城縣令朱珍立縣事有士卒千二百人至泰和縣縣令王義立縣方五月至宿州家僧奴得報知朝廷授以權節度使之命具彩輿儀衛出城五里奉迎時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八月矣官民見使者至且拜且哭有張顯者尚氣知義理謂天祐曰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數月今見使者百姓皆感動若不以聖旨撫慰之恐失東民之心請矯稱制旨宣諭如何天祐書生守規矩不敢從但以宰相旨集州民慰撫之州民大哭明日往徐州

時青

時青滕陽人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承赦來降興定初青爲濟州義軍萬戶全爲行樞密院經歷官二年全馳驛過東平青告全將叛入宋頁之青率其衆入於宋宋人置之淮南屯龜山有衆數萬四年泗州行元帥府紇石烈牙吾塔遣人招之青以書來曰青貧臣淮海離親舊失鄉邑豈人情之所樂哉雖偷生他國首丘之念未嘗一日忘之如朝廷赦青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往日之過牙吾塔答書曰公誠能爲國建功率衆來歸即吾人也邳州吾城以吾人居之亦何不可公其亟圖之生還父母之邦富貴終身傳芳後世孰與羈縻異域自以叛虜哉詔封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青潛表陳謝復以邳州爲請樞密院奏恐青意止欲得邳州可諭牙吾塔若青誠實來歸當授之如舊其往可使人入宋境宣布往來之亦亦行間之術也青既不得邳州興定五年正月夜襲泗州西城提控王祿遇害朝廷不知青襲破西城止稱宋人而已詔全將泗州兵取西城全至泗州獲紅襖賊詰問之乃知青爲宋京東鈐轄襲破西城全喜殺之以滅口牙吾塔晝夜力戰青乘城指麾流矢中其目餘衆多被創樓堞摧壞城中恟懼青夜拔衆走遂復西城元光元年全與元帥左監軍訛可伐宋由潁壽渡淮敗宋人於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宋廬州將焦思忠獲生口言時青受宋詔與金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兵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麥下令人獲麥三石以給軍留三月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時方暑雨若值暴

淶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達阿移失不斜烈李辛不平全怒曰訛可一帥耳汝曹崇之汝曹致身至此皆吾之力吾院官也於汝無不可者衆乃不敢言是夜大雨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宋兵襲之橋壞軍遂敗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溺沒宣宗乃下詔誅之遣官招集潰軍論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冑構難招誘鄰境亡命以撓中原事竟無成而青齊淮海之郊民心搖動歲遇饑饉盜賊蠭起各爲長雄旋相屠滅害及無辜十年不息宣宗不思靖難復爲伐宋之舉魚爛糜沸以迄金亡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愼哉可不愼哉

武仙

武仙威州人嘗爲道士時人故以仙呼之貞祐三年仙率鄉兵保西山附者日衆詔權威州刺史四年右司諫朮甲直敦乞封建河朔詔尚書省議事寢不行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詔百官議長久之利翰林學士承旨徒單鎬等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於河南陝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集險阻刑部侍郎奧屯胡撒合等曰河北於河南有輔車之勢蒲解於陝西有襟喉之要盡徙其民是撤其藩籬也宜令諸郡選才幹爲衆所推服能糾衆遷徙者領之河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僑治之官以撫循之擇其壯者教之戰陣勅晉安河中守臣徹石嵐汾霍之兵以謀恢復莫大之便也兵部尚書烏林答與等曰河朔諸州親民掌兵之職擇土人嘗居官有材畧者授之急則守險無事則耕種宣徽使移剌光祖等曰度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宰臣欲置公府宣宗意未決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宣宗

意乃決四年封滄州王福爲滄海公河間移剌衆家奴爲河間公眞定武仙爲恒山公中都東路張甫爲高陽公中都西路靖安民爲易水公遼州郭文振爲晉陽公平陽胡天作爲平陽公昭義完顏開爲上黨公山東燕寧爲東莒公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四年以仙知眞定府事同時九府財富兵強恒山最盛是歲歸於元副史天倪治眞定且六年猶不相能懼天倪圖己欲南走宣宗詔樞密院招之仙得牒大喜正大二年仙殺史天倪以眞定來降元將笑乃解討仙仙走乘夜復入

眞定笑乃解復擊之仙奔汴京五年哀宗復封爲恒山公置府衛州七年元兵圍衛州詔平章政事合達救之徙仙兵屯胡嶺關扼金州路八年元兵涉襄漢合達蒲阿敗績於三峯山仙從四十餘騎走密縣趨御寨都尉烏林答胡土不納幾爲追騎所得乃舍騎步登嵩山絶頂淸涼寺詔登封尉若寨招撫使崔琛俱秀曰我豈敢入汴京一旦有急縛我獻元軍矣遂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立官府聚糧食修器仗兵勢稍振三月汴京被圍哀宗以仙爲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河南行省詔與鄧州行省思烈合兵入救八月至密縣東遇元將速不斛兵仙按軍於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

至俱進不然敗矣思烈急欲至汴不聽行至京水元兵乘之不戰而潰仙亦令其軍散走期會留山仙至留山潰軍至者益衆哀宗罷思烈爲中京留守詔仙曰思烈不知兵向使從卿阻澗之策豈有敗哉軍務一以付卿日夕以待勠力一心以圖後舉十一月遣刑部主事烏古論忽魯召仙仙不欲行上疏陳利害請俟三月生死入援初思烈至鄧州按黄掴三合行元帥府事及仙還留山惡三合權盛改爲征行元帥屯北陽三合怨仙奪其權遂歸於元速不斛署三合守裕州三合詐以書約仙取裕州仙信之三合報元將遣兵夾擊敗仙於柳河仙跳走聖朶寨初沈丘尉曹政承制召兵西山裕州

防禦使李天祥不用命政斬之以徇仙至謂政曰何故擅誅吾將政曰天祥違詔逗遛不行政用便宜斬之仙怒曰今日宜差來起軍明日宜差來起軍因此軍卒戰亡殆盡矣自今遣甚人來亦不聽且告兒郎輩山中休息又曰天祥果有罪待我來處置汝何人輒敢殺之政曰參政柳河失利不知存亡天祥違詔何爲不殺仙大怒叱左右奪政所佩銀牌令總領楊全械繫之及仙敗始得釋與楊全俱降宋哀宗走歸德遣翰林修撰魏璠間道召仙行至裕州會仙敗於柳河璠矯詔招集潰軍以待仙仙疑璠圖己三年正月仙閱兵選鋒尚十萬璠曰主上旦夕西首望公公不宜久留於此仙怒欲殺

璠而止及璠歸仙奏請誅璠哀宗不聽仙以聖朶軍食不足徙軍鄧州仰給於總帥移剌瑗鄧州倉廩亦乏乃分軍新野順陽淅川就食民家遣講議官朱槩劉琛往襄陽借糧於宋制置使史嵩之琛槩畏留乃以情告史嵩之曰仙兵勢不復振矣名爲借糧實欲納欵待將軍一諾耳嵩之以爲實然遣門候持書報仙仙遣大理少卿張伯直取糧於襄陽屯小江口以待之嵩之聞張伯直至大喜謂仙送欵矣發書乃謝欵也大怒留伯直不遣仙自順陽入鄧州移剌瑗長迎以女女仙仙乃還順陽鄧州糧盡瑗舉城降宋嵩之使孟珙率兵五千襲仙於順陽時仙令士卒刈麥供軍未至二里許始覺仙

率帳下百餘人迎擊之、大敗珙軍、珙與數百人脫走、生擒其統制數十人、獲馬千餘、仙遂誅樂琢、孟珙雖敗仙、懼宋兵復來、徙淅川之石穴、移剌瑗本名粘合、既至襄陽、使更姓名稱歸正人、劉介其將校禮謁制置使、瑗大悔恨、疽發背死、哀宗在蔡州、遣近侍兀顏責仙赴難、詔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家危難至此、忍擁兵自持、坐待滅亡耶、將士聞之皆哽咽、願赴難、與國同生死、仙懼衆心有變、乃殺馬牛、與將士三千人歃血盟誓、不負國家、衆大喜、無何、仙復謂衆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少、恐不能到、且蔡不可堅守、縱到亦無益、近遣人覘視、宋金州百姓據山爲柵、極險固、廣袤百里、積粮約三百萬石、今與汝曹共取之、可不勞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爲根本、然後遣勁勇趨蔡、迎上西幸未晚也、衆未及應、即令戒行、李洊流而上、山路險阻、霖雨旬日、水湍悍、老幼溺死者不可勝數、糧食絶、軍士亡者八九、仙計無所出、乃由荆子口東還、將入聖朶寨、至秋林、聞總領楊全已降宋、留十日、乃還太和、九月至黑谷泊、進退失據、遂謀北走、行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相與謀曰、吾等知仙不䘏國家久矣、諫之不從、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止欠一死耳、假若不得至蔡州、死於道中、猶勝死於仙也、既夫仙始覺、追玠殺之、芝至南陽、爲土寇所害、蔡州破、仙㩁且盡、將士大怨、皆散去、仙無所歸、乃從十八人北渡河、趨澤州、爲戍兵所殺、初、置公府、仙與上黨公張開最强、後開駐兵馬武山、遣人間道請糧三萬石、止給二千石、公府將佐得報不敢白、開聞、置酒召諸將曰、朝廷待某特厚、今日與諸君一醉、諸將問故、曰、頃以糧竭爲請、祈二萬而得二千、是吾君相不以武仙輩待我也、潞州失守、開居南京、哀宗走歸德、開爲民家所殺、

郭文振

郭文振、太原人、舉進士、爲遼州刺史、淡得衆心、招降太原東山二百餘村、遷老幼於山寨、得壯士七千、分駐營柵防護秋穫、興定三年、與張開合兵復取太原、四年、上疏曰、楊子雲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後、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僭越名位、爪分角競、以相侵擾、雖有內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所爲不法、可勝言哉、乞行帥府、擅請便宜、妄自誇張、以夸大其權、包藏之心、蓋可知也、朝廷因而撫之、假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不相統屬、陝西行省、總爲節制、相去遼遠、卒難聞知、故飛揚跋扈、無所畏憚、鄰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以來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布揚聲教、但令吏剌行報而已、所司勞以酒食、悅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奸倖既行、遂至驕恣、

愛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剿心而爲之憂懼也乞分遣公廉之官偏詣訪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實伏見澤潞等處弱擾猶廣人民猶衆地多險阻乞選重臣復置行省皆聽節制上下相維可臂指使之則國勢日重奸惡不萌矣是時澤潞已詔張開規畫不能用文振之言但令南京兵馬使术甲裴也行帥府於懷孟而已封文振晉陽公河東北路皆隸焉文振奏孟州每以豪猾不逞之人攝行州事朝廷重於更代就令主之去年伯德和攝刺史挺捽伯德安殺之奪其職河東行省以陳聚璠代安安內不能平因誣聚璠死罪朝廷未及按問安輒逐之恥受臣節制宜言於衆待道路稍通當錄恒山公節制今眞定已不守安猶向慕不已臣徵兵諸郡安輒說辭不遣臣若興師是自生一敵非國家之便也聞安有女臣爲姪孫述娶之安遂見許臣非願與安爲姻爲公家計府就之耳自結親以來安頗循率以從王事法不當娶而輒娶之敢以此罪爲請宣宗善其意遣近臣慰諭之上黨公張開以厚賞誘文振將士多亡歸之詔分遼潞粟賑太原饑民張開不與文振上奏詔遣使慰諭之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帥府惟良得罪召還文振言惟良在林州五歲政尚寬厚大得民心今茲被召軍民遮路泣留其去未幾義尖之衆作亂逐招撫使康瑭乞遣惟良還林州爲便不許文振復上書乞遣前平章政事胥鼎行省河北諸公府帥府並聽節制詔諭百姓使知不忘遺黎之意然後以河南陝西精銳併力恢復不報文振復奏河朔百姓引領南望臣再四請於樞府但以會合府兵爲言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所在被兵朝廷不卽遣兵復河北人心將以爲舉河朔而棄之甚非計也文振大抵欲起胥鼎爲行省定河北朝廷不能用二年遼州不守徙其軍於孟州文振請公府不許復徙衛州然亦不能爲軍迄正大間寓於衛而已開不以糧賑文振軍文振窮窘開勢愈孤以至俱敗

烏古論鎬

烏古論鎬東北路人由護衛起身天興初遷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哀宗在歸德蒲察官奴欲上幸海州未定會鎬餽米四百餘斛至歸德且請幸蔡上意遂決先遣直學士烏古論蒲鮮如蔡告蔡人以臨幸之意六月徵蔡息軍馬來迓以蔡重鎮慮有不測詔鎬勿遠迎車駕發歸德時久雨參政張天綱等扈從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履盡穿至亳上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餘匹而已次城中僧道父老拜伏道左上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爾塗炭朕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至

之南六十里避雨雙溪寺中蒿艾滿目無人迹上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是日小婁室自息來迓得馬二百及入蔡蔡之父老千人羅拜於道見上儀衛蕭條莫不感泣上亦歔欷者久之以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時元兵去遠商販頗集小民鼓舞以爲復見太平公私宿釀一日俱盡郾城土豪盧進殺其長吏自稱招撫使以前帥府經歷范天保爲副至是天保來見進麥三百石及獐鹿脯茶蜜等物賜進金牌加天保官自是進物者踵至遣內侍殿頭宋珪與鎬妻選室女備後宮得數人右丞忽斜虎諫曰小民無知謂陛下駐蹕以來不聞恢復遠略而先求處女以示久居不可不戒上曰朕以六宮失散左右無人故令採擇今承規諫敢不敬從止留解文義者一人餘皆放遣時從官近侍率皆窮乏悉取給於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於上言尚食闕供上怒召見鎬遂跣小婁室與石抹九住有隙愬鎬爲九住辨曲直厚誣鎬罪上頗信之鎬自知被讒發憤鬱抑常稱疾在告前參知政事女魯歡姪大安來以女魯歡無反狀爲官奴所殺白尚書省求改正上曰若謂女魯歡反則無迹可尋謂不反朕方暴露遣人徵援兵彼猶猜銳自防而發羸弱者旣到睢陽彼厚自奉養使朕醫藥有闕朕爲人君不當語此細事但四海郡縣執非國家所有坐保一城臣子常分彼乃自負而有驕君上之心非反而何朕方駕馭人才以濟艱難錄功忘過此其時也其釐正之群臣知上意在鎬爲右丞仲德言之仲德每見上必稱鎬功業宜令預參機務又薦以自代上意少解及參政抹撚兀典行省息州鎬遂以御史大夫參知政事九月元兵圍蔡鎬守南面城破被執殺之烏古論先生者本貴人家奴爲全眞師佯爲狂態裸顛露足綴麻爲衣人謂之麻被先生宣宗嘗召入宮因出入大長主家有穢迹上勑有司掩捕逃去後從鎬官汝南人皆知與其妻通而鎬不知生不自安求出鎬爲營道宇親率僧道送入居之車駕至蔡生自言能使軍士服氣不費糧右丞仲德知其妄請如田單假神師退敵之意授以異人之號北兵信巫必駭異之參政天綱以爲不可遂止復求入見言有奇計可以退敵及見長揖不拜且多大言欲出說元將意蓋爲脫身計郎中移剌克忠員外郎王鶚以舊事爲言上怒殺之

張天綱

張天綱益津人詞賦進士歷戶部郎中哀宗東幸扈從至歸德改吏部侍郎元帥官奴有反狀天綱屢爲上言之不從官奴果變擢參知政事從上遷蔡留亳州適軍變天綱以便宜撫定州賴以安招撫司知事劉昌祖請大舉伐宋言官軍在前饑民在後南踐江淮西入巴蜀頗合上意上命天綱面叩

其鑑召與語無可取者然重違上命且恐閉塞言路奏以為尚書省委差官護衛女奚烈完出近侍局直長紥合斜烈奉御陳謙權近侍局直長泰和以食不給出怨言乞往陳州就食天綱奏監之出門任所往才出及汝南岸遇元兵皆見殺時人快之軍吏石抹虎兒求見仲德自謂有奇計退敵出馬面具如獅子狀而惡形制青麻布為足尾言元兵所恃者馬而已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如我軍進戰少却彼必來追我以馴騎百餘皆此狀仍繫大鈴於頸壯士乘之以突彼騎必驚逸我軍鼓譟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天綱曰彼衆我寡此不足恃縱使驚去安保其不復來乎徒費工物取敵人笑

耳蔡城破宋將孟珙得天綱檻車送臨安備禮告廟命臨安知府薛瓊問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大叱曳去明日奏其語宋主召問曰汝真不畏死耶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爾何畏之有因請死宋主不聽有司令供狀必欲書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逼之天綱但書故主而已竟不知所終

完顏仲德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懶路人補親衛軍而讀書不輟中進士第貞祐用兵辟充軍職嘗為元兵所俘不踰年竄歸其語率降人萬餘來歸宣宗召見授邳州刺史增築城壁匯水環之州乃可守哀宗即位授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於徐州城東西北三面皆黃河而南獨平陸仲德壘石為基增城之半浚隍引水為固民賴以安正大五年詔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以備小關元兵入關仲德適與前帥與屯阿里不的酒更代而兵猝至遂逍還阿里不素無守禦之策為有司所劾罪當死仲德上書引咎謂北兵越關之際符印已交安得歸罪前帥臣請受戮上義之止杖阿里不以仲德知鞏昌府時陝西諸郡已殘仲德招集散亡得軍數萬依山為柵屯田積穀人多歸之十郡獨得小康號令明肅路不拾遺天興元年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陝州時元兵新敗陝州殘破仲德

立山寨安撫軍民上以蠟丸書徵諸道兵入援行省帥府往往觀望不進或中道遇兵而潰惟仲德提孤軍千人歷秦藍商鄧擷果菜為食間關百死至汴至之日適上東遷妻子在京師五年矣仲德不入其家趨見上於宋門問東幸之意知欲北渡力諫云元兵在河南而上遠徇河北萬一無功得完歸乎國之存亡在此一舉臣嘗屢奏秦鞏之間山嚴深固糧餉豐贍不若西幸依險固以居命帥臣分道出戰然後進取與元經略巴獨此萬全策也上已與白撒議定不從然嘉其赴難拜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二年車駕至歸德行尚書省於徐州仲德至徐王德全大恐仲德處州廨不居亦無兵衛

自防日以觀書爲事而德全自疑益甚烏山總領張瓛作亂殺元帥完顏胡土降元仲德議討之德全不從會嚴祿誅瓛反正仲德撫慰軍民而還德全欲功出己殺曹黨四十八人四月仲德陽以關糧往鄧州州官出迎執德全并其子殺之餘一無所問鄧郡稱快官奴之變詔仲德赴行在官屬懼爲所紿勸勿往仲德曰君父之命豈辨眞僞死亦當行矣使者至前命果詐六月官奴誅朝議遷蔡仲德欲奉上西幸秦鞏因贊成之及蔡領省院事無鉅細必躬親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無西遷志近侍左右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言西行不便未幾元兵梗路遂不果行仲德每淡居燕坐瞋目太息以爲恨上命有司修見山亭及同知衙爲游息之所仲德諫曰自古人君播越於外必痛自貶損然後可以克復舊物今諸郡殘破保完者獨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宮闕萬一方之野處露宿則有加矣且上初行幸已嘗勞民葺治今又興土木之役以求安逸恐人心解弛不能以濟大事上遽止之八月定進馬遷賞格自是西山帥臣范眞姬汝作等以馬進凡得千餘匹以抹撚阿典領之遣使分詣諸道徵兵得精鋭萬人以器甲不完命工部侍郎术甲咬住監督修繕不踰月告成軍威稍振扈從諸人苟一時之安遂以蔡爲可守矣會山元帥元志領軍千

不須說有生死之分何止若不之別

餘來援時諸帥往往擁兵自固志獨冒險數百里且戰且行比至蔡殘喪其半升爲總帥息州忠孝軍帥蔡八兒王山兒亦來援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以月糧不優大譟仲德縛李德杖之六十上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恐仲德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畏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至於城破不敢有犯九月蔡城戒嚴上欲分軍爲三上軍月給八斗中七斗下六斗人怨不均乃立射格而止中軍輒多受賞進中者或面賜酒人益勸勵且陰有所增而人不知仲德之謀也十月元軍濠壘成耀兵城下旗幟蔽天焚四關而退十一月元兵以攻具傅城有司盡籍民丁防守不足括婦女壯健者假男子衣冠使運木石自受圍仲德營壘藥備未嘗一至其家撫存軍士得其懽心將校有戰亡者親自賻祭哭之盡哀西城破城中前期築柵浚濠爲備元兵乃於城上立柵相去百餘步仲德摘三面精鋭日夕戰禦終不能入三年正月庚子朔元兵正旦會飲鼓吹相接城中饑窘愁嘆而已圍城以來戰沒者四帥三都尉其餘總帥以下不可勝紀至是盡出禁近至於舍人牌印

省部掾屬亦皆供役戊申元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仲德督軍巷戰至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己酉元兵果復來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戰自卯及巳俄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縊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於敵人之手當赴汝水從吾君矣諸軍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孛朮魯婁室兀林荅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仲德狀貌不踰常人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隱諱之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家素貧敝衣糲食終其身晏如也喜賓客好薦拔人材其御軍務賞罰明信士卒樂爲用

至危急死生之際無一人異志者南渡後將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仲德一人而已仲德妻崔立之變自毀容服携妾及二子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乘城拒守謂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爲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率諸命婦自作一軍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從之城破自盡論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爲而爲之眞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外戚

徒單恭本名斜也爲太原尹性貪鄙自稱嘗見佛使工給其像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嘗鑄佛盡入其家以贓免海陵簒立后徒單氏斜也之女封王拜平章政事海陵獵於胡剌渾水斜也編列圍場凡平日不相能者輒杖之海陵謂宰相曰聞軍國大事凡斜也所言卿等一無取豈千慮無一得乎徒單相不對溫都思忠舉數事曰某事本當如此斜也輒以爲如彼皆妄生異議不達事宜臣逮事康宗累朝宰相未有如斜也專恣者海陵默然斜也於都堂杖令史馮仲尹御史臺劾之海陵杖之二十斜也兄定哥尚太祖長女兀魯定哥死無子以弟之子查剌爲後斜也謀取其家財強納兀

魯爲室而不相能兀魯嘗怨詈斜也斜也妾忽撻與兀魯不叶譖兀魯於徒單后曰兀魯怨上殺其兄宗敏有怨望語海陵使蕭裕鞫之忽撻幸於徒單后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斜也因盡奪查剌家財海陵以兀魯有怨望語斜也不奏杖之免所居官復爲司徒領三省事進太師封梁晉國王卒

忠義

王維翰利州人中進士僕散揆伐宋維翰爲行省左右司郎中泰和八年宋人受盟上問宋人請和復能背盟否維翰曰宋主怠於政事南軍怯弱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懲韓侂胄誅師旦無復敢執其咎者不足憂也惟北方當勞聖慮耳

拜叅知政事。貞祐初，爲定海軍節度使。至鎮，無兵備，郡縣皆望風奔潰。維翰謂吏民曰：孤城不可守，此州阻山浮海，當有生地，無俱爲魚肉也。乃縱百姓避難，維翰率吏民願從者奔東北山，結營壘自守。力窮被執，不肯降。妻姚氏亦不屈，與維翰俱死。

從坦，宗室子。貞祐二年，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上書曰：絳解二州僅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脅被兵，重以連歲不登，人多艱食，惟恃鹽布易米。今大陽等渡乃不許粟麥過河，願罷其禁，官稅十三，則公私皆濟矣。又曰：絳解河中必爭之地，令寶昌軍節度使從宜規畫鹽池之利，以實二州，則民受其利，兵可以强矣。又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勢，陝洛之襟喉也。可分陝州步騎萬二千人爲一提控，四都統分戍四縣，此萬全之策也。又曰：平陸産銀鐵，若以鹽易米，募工鍊冶，可以廣財用，備戎器，小民傭力爲食，可以息盜。又曰：河北貧民渡河逐食，復還濟其不能移者，艱苦殊甚。苛暴之吏抑止誅求，弊莫大焉。又曰：河南陝西調度未急，擇騎軍牝馬群牧，不二三年可增數萬，騎軍勢自振。又曰：河北職任雖除授不次，而人皆不願者，蓋以物價十倍，祿廩不給，饑寒且至，若貿給俸粟之半，少足養廉，庶可責其効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減資遷秩，躐等以答其勞，聞河南官吏以貶逐目之，彼若以爲信然，誰不解體？書奏，惟許放大陽等渡，宣撫司量民力給河北官俸，自河北爲貶所者有禁而已。四年，行樞密院於河南府。上書曰：用兵累年，出輒無功者，兵不素厲也。士庶且充行伍，況於皇族與國同休戚哉，特當從軍，親冒矢石，爲士卒先，少寬聖主之憂。興定元年，行元帥府事。二年，從坦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郡縣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滿六千，平陽河東之根本，河南之藩籬也。乞併懷孟衛州之兵以實潞州，調澤州沁水端氏高平諸兵並山爲營，爲平陽聲援，惟祈聖斷，以救倒懸之急。是月，元兵至平陽，提控郭用戰於城北，被執不屈而死。城破，從坦自殺。

納合蒲剌都，大名路猛安人。舉進士，爲平西軍節度使。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興十萬之師，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爲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二三，民安得不困。夫兵貴精不在衆，宜擇勇敢謀略者爲兵，脆懦之徒使歸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又言：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代之。延安屯兵甚衆，分徙萬人駐平涼，關中元帥猥多，除京兆重鎮，其餘皆可罷。黎縣以北黃河南岸及金鉤、弔橋、虎牢關、虢州嶢嶺，凡斜徑僻路，俱當置兵防守。議竟不行。改昭義軍節度使。潞州破，力戰而死。

徒單航、父九駙馬、授都元帥、不允、人望航力勸其父辭職、航爲吏部侍郎、至寧元年胡沙虎弑逆、航爲安州刺史、會元兵大至、航謂其民曰城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子遺矣、我家兩世駙馬、受國厚恩、決不可降、汝輩計將安出、民曰、太守不屈、我輩何恐、降願以死守、航乃盡出家財、以犒軍民、竭力備禦、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謂其妻、拏曰、今事急矣、惟有死耳、乃先縊其妻子、謂其僕曰、我死、即撤屋焚之、遂自縊死、城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何以生爲、

完顏陳和尚、豐州人、父乞哥、同知階州軍事、戰沒於嘉陵江、貞祐中、陳和尚年二十餘、爲元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陳和尚母留豐州、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北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與斜烈劫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元兵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輓、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授都統、陳和尚補護衛、陳和尚天資高明、雅好文史、人以秀才目之、及斜烈行壽泗元帥府事、奏陳和尚自隨、帥府經歷太原王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士、其視世味漠然也、斜烈轉安平都尉、鎮商州、一日搜伏於大竹林中、得歐陽修子孫、俾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皆縱遣之、正大二年、斜烈屯方城、有疾、

軍中李太和、與鎮防軍苟宜翁相毆、訴於陳和尚、宜翁事不直、量笞之、宜翁素凶悍、恥受杖、憤恚死、囑其妻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憤侵官、故殺其夫、積薪龍津橋、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其夫、議者當以大辟、奏上、久不決、陳和尚聚書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詔提兵而西、入朝、哀宗見其瘦甚、慰之曰、卿寧以方城獄未決耶、卿但行、吾今赦之矣、臺諫爭之、不獲、赦未幾、斜烈卒、上始馳赦陳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不以我爲妄赦矣、陳和尚且泣且拜、悲動左右、不能出一言爲謝、踰年、授忠孝軍提控、五年、元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爲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沐浴易衣、若將就木者、擐甲上馬、不反顧、以四百騎破八千衆、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凌突、號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自刑徒四遷爲禦侮中郎將、副樞移剌蒲阿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趨小利、軍中莫敢諫、陳和尚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軍爲剽掠之事、今日得生

曰三百明日得牛羊一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爲是人破壞盡矣或以告蒲阿一日置酒會諸將飲酒行至陳和尚蒲阿曰汝曾短長我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滅有否陳和尚飲畢徐曰有蒲阿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九年元軍大破金兵於三峯山衆走鈞州城破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衞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謂我不負國家今日明白而死元將欲降之不屈斫足脛劃耳鼻噀血呼罵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贈鎭南軍節度使塑像褒忠廟左監軍楊沃衍亦走鈞州其部曲劉勝降元請於大帥願入鈞招沃衍元帥令勝入見沃衍道意沃衍拔劍斫之望汴京拜哭曰無以報朝廷惟有死耳遂自縊部曲舉火焚之從死者十餘人城陷

陀滿胡土門策論進士貞祐四年知河中府事興定二年爲絳陽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修城池繕甲兵積芻糧以備戰守民不悅行省胥鼎遺以書曰元帥始鎭河中惠愛在民移旆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今半籌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治政太剛抍從太苛鼎切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況敵兵在邇鄰境已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虛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爲河東長城之託胡土門得書上言臣本贖材猥膺重寄方將治隍塹積芻糧爲捍禦之計而小民難與慮始以臣政令頗嚴遂有怨言以貽行省之憂自聞訓諭措身無所內自悛悔外加寬撫庶幾小慰衆心而近以朝命分軍過河則又讙言帥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將棄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變向者李革在平陽人不安之而革屢訴不言以至於敗臣實拙繆無以服人敢以鼎書上聞惟朝廷圖之朝廷遣吏部尚書完顏閭山代之或曰胡土門欲以計去晉安乃大興役惑爲殺戮務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幾晉安失守死者幾百萬人遂失河東正大三年爲臨洮府總管四年城破被執誘之降不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膝脛終不爲屈遂殺之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崔立之變衣冠家婦女多爲所汙胡土門妻烏古論氏謂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吾夫乎遂自縊一婢從死

愛申蓋縣鎭防軍總領有罪當死權帥有知其名者奏愛申將帥材忠實可倚宣宗命赦之以爲德順節度使正大四年

事已不可爲矣

未必然

元兵西來，擬以德順為坐夏之所，人甚危之。愛申識鳳翔馬肩龍可與謀事，乃遣騎招之。肩龍欲行，鳳翔總管禾速嘉問繼以元兵方至，鳳翔可守，德順必不可守，勸勿往。肩龍曰：「愛申平生未嘗相識，遣書招我，可為知己。我亦知德順不可守，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為之死耳。」乃衆行，裘付族父明為死別，冒險而去。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惟有義兵八九千人，元兵衆天下之勢攻之，愛申與肩龍若守二十晝夜，城破。肩龍字舜卿，宛平人，在太學有聲。宣宗初，有誣告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肩龍上書言：「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書奏，詔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肩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從坦之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赦從坦，授肩龍東平錄事，委行省試驗。宰相侯摯與語，不契，留數日，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搜篋中得馬軍糧料名數及利害數事，疑其為奸人，繫歸德獄根勘。適從坦至，救出之。至是與愛申同死於難。

馬慶祥，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拜鳳翔路兵馬都總管判官。元光元年，元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將行，慶祥命畫工肖其貌，付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為此？」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鋒於渭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元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諸騎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不屈而死，年四十六。元將郭仲元葬之鳳翔普門寺之東。贈恒州刺史，謚忠愍。胥謙及其子嗣亨亦不屈死。

商衡，曹州人，拜監察御史。內族慶山奴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問，衡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降山奴為定國軍節度使。衡除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年，闕陝行省徒單兀典等敗於鐵嶺，衡未知諸帥存歿，招集潰軍，以須其至，遂為元兵所得，監至長水縣，誘之使招洛陽。衡曰：「我洛陽識何人，為汝招之耶？」兵卒擁其巾，衡瞋目大呼曰：「汝欲俾從我耶？終不肯降！」望闕贈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剄，年四十六。正大初，河間許古詣闕言入座宰非其才，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無以致中興。章奏，詔古赴都堂問孰可相者，古以衡對，則衡之材可知矣。

术甲脫魯灰，上京人，世襲宋阿答阿猛安。宣宗遷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從，上嘉，特授御前步軍都總領，行蔡息路元帥府事。宋人有因畜牧越境遷徙，擒之，法當械送朝廷，脫魯灰曰：「國家自遷都以來，疆土日蹙，民力彫耗，幸邊境無事，人稍得息，若戮此曹，則邊釁復生，兵連禍結矣，不如釋之，以絕兵端。」哀宗即位，授蔡州管內觀察使。時元兵入陝西，脫魯灰上

此亦未必當日鄧鄖耳

章曰宋人與我爲讎敵頃以力屈自保非其本心今陝西被兵河南出師轉戰連年兵死於陣民疲於役國力竭矣許泗一帶南接圻楚紅襖賊李全巢穴也萬一宋人謀知與全乘虛而入腹背受敵非計之得者也宜勅許泗帥臣謹斥候嚴烽燧常若敵至兵法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二年秋傳言宋人將入侵農司令民先期刈禾脫魯灰曰民所恃以仰事俯育及供億國家者秋成而已使秋無所獲國何以仰民何以給遣軍邏還聽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寇諜又報光州汪太尉將發兵來取眞陽議者請籍丁男以備脫魯灰曰汪大尉怯人耳寧敢爲此必奸人聲言來寇欲使吾民廢業已而果然七年元兵圍藍關至八渡倉而退舉朝入賀脫魯灰曰潼關險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瀕於宋境大山重複宋人不知守國家亦不能遠宋境屯戍元兵若由散關入與元下金房繞出襄漢北入鄧鄖則大事去矣宜與宋人釋怨諭以輔車之勢唇亡齒寒彼必見從據險要以備患不然必敗九年從行省參政徒單吾典將潼關兵入援至商山遇雪元兵邀擊之士卒饑凍不能戰而潰脫魯灰被執拔佩刀自殺

楊達夫三原人第進士主鄠縣簿因家焉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避兵於郃州之橫嶺爲遊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焉首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旣爲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觀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相告曰若此好官與日當祠之作我橫嶺之神

馮延登吉州人登詞賦進士第正大八年以國子祭酒奉國書見元主於雜縣元主問汝識鳳翔帥否曰識之又問何如人曰敏事者也元主曰能招之使降卽貰汝死不則殺汝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職乎招降一家死不招一身死不若見殺之爲愈也脅之再三終不回又明日元主喻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理汝愛汝鬚猶汝命也左右以刀截其鬚延登毅然不動乃監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權刑部尚書明年元兵圍汴倉猝逃難爲騎兵所得欲擄之北行延登躍城旁井中死年五十八

烏古孫仲端策論進士官禮部侍郎與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請和於元見太師木華黎延珍留止仲端獨往並大夏涉流沙踰葱嶺至西城進見元太祖致其使事自興定四年七月起行明年十二月還朝正大五年知開封府事言太后奉佛亡家敗國之謬上怒貶同州節度使哀宗將遷歸德留守汴京及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飲談太學同舍事因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出此語仲端因

爲一詩示之，大槩謂人生似巢燕，或在華屋杳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澥自縊，其妻亦死。明日，遂有崔立之變。

蒲察琦，字仁卿，陽信謀克。哀宗遷歸德，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謂元好問曰：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襲世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死耳，付公一言，亦剩矣。因涕泣而別。琦至其家，母完顏氏方晝寢，驚而寤。琦問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琦跪告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歟。

母止之曰：兒所處是矣，勿勸之。遂自縊，時年四十。

蔡八兒爲忠孝軍元帥。天興二年，自息州入援，元將奔盞遣數百騎駐城東，令人大呼招降。哀宗登城，遣八兒率親兵百餘潛出暗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復薄城。築長壘爲久困計，哀宗度蔡城不守，傳位承麟，羣臣入賀，八兒不拜，詬所親曰：事至於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力戰而死。

阿驢、樊喬，皆河中人，爲砲軍萬戶。鳳翔破，爲元兵所得。元兵攻汴，司砲如故。二人紿主者曰：砲利於短，不利於長。信之，遂截其木數尺，種十餘，擲由是樓櫓起伏，所擊無力。二人皆

家走城。元兵圍城，同日戰死。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哀宗曰：近來立功效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強，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上默然。

完顏絳山，哀宗奉御也。天興三年正月，蔡城破，哀宗傳位承麟，縊於幽蘭軒。點檢內族斜烈及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斜烈將死，遺言絳山使焚幽蘭軒。火方熾，子城破，元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獨絳山留不去，爲兵所執。問曰：汝爲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衆皆散走，而獨留，何也？曰：吾君終於是，吾候火滅，收斂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保，能瘞汝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

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耶。吾瘞吾君之後，雖寸斬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盞，奔盞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絳山撥其餘燼，裂以敝衾，瘞於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持之，後不知所終。

畢資倫，縉山人，以備雇從軍，爲防城千戶。元兵至縉山，高與棄城遁，資倫收民兵轉戰有功，擢都統。軍僕射阿海南征，軍次梅林關，不得過，問諸將誰能取此關者，資倫出應命。問須軍士幾何，曰：止用所統足矣。遂明出，來軍不意，引兵薄之，遂取梅林關。阿海南行，留提控王祿守關，爲宋兵所奪，據其險途。阿海問誰能取梅林者，以帥職賞之。資倫復出應命，以本

軍再奪梅林、阿海破斬黃面選論功賞倫第一經本軍屯泗州興定五年正月提控王祿湯餅會軍中宴飲宋龜山統制時青乘隙襲破泗州賞倫墮南城求死爲宋軍所執時青說之降賞倫大罵曰我出身寒賤結柳器爲生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一死尚不能贖肯從汝反賊求生耶青知無降意下盱眙獄宋人以賞倫忠義欲活之鈐以鐵繩囚於鎮江土獄略給衣食脅誘百方時一引出問云汝降否賞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宋使總帥納合買住等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賞倫在旁觀之賞倫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故不死乃作如此觜鼻耶買住俯首不敢仰視及蔡州破哀宗自縊宋人以告賞倫賞倫歎曰吾無所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爲屠牛羊設祭於江岸賞倫伏地大哭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爲立祠有方士親見之以告元好問云

郭蝦蟆會州人與兄祿大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夏人攻會州祿大見其主兵者衣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矢貫其手於樹敵大駭城破祿大蝦蟆俱被俘夏人愛其技囚之兄弟謀奔祿大自拔其鬚事覺見殺蝦蟆獨逃歸授同知蘭州軍州事五年夏人侵定西蝦蟆敗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十匹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甚急元帥赤盞合喜以蝦蟆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合喜指似蝦蟆云汝能射此人否蝦蟆曰可蝦蟆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與鞏州元帥田瑞攻會州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襖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爲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蟆射之手與版俱貫州人震恐出降會州爲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爲田瑞據鞏州叛詔陝西兩行省擊之蝦蟆率衆先登瑞開門突出爲軍士所殺斬首五千餘級行蘭會洮河元帥府事蝦蟆進西馬二匹詔曰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就以賜卿仍賜金幣一、玉兔鶻一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葛完展爲鞏昌行省三年完展聞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顯知蔡凶問嫉完展制己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圖之懼蝦蟆威望乃遣使約蝦蟆併力破鞏昌蝦蟆曰粘葛公奉詔爲行省今主上受圍於蔡擬遷鞏昌國家危急之際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協衆奉迎乃欲攻粘葛公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欲背國家何及於我世顯攻鞏昌破之殺完展送款於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輩諭蝦蟆以禍福不從甲午年金國已亡西州無不歸順

尉蝦蟆堅守孤城丙申歲冬十月元兵併力攻之蝦蟆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銀銅鐵雜鑄爲砲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自焚廬舍積聚曰無以資敵日與元兵血戰死傷者衆乃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將焚之蝦蟆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狥火既熾率諸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入巷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劍於火自焚城中無一人肯降者死時年四十五土人爲之立祠完展策論進士爲行省以臘丸爲詔期天興二年九月集大軍與上會於饒豐關出宋不意取興元不果

金史十五

列傳

文藝

韓昉燕京人中進士第知制誥充高麗國信使高麗奉表稱藩而不肯進誓表累使要約皆不得要領遣昉至高麗移督高麗徵國中讀書知古今者商權辭旨凡涉旬乃置對謂昉曰小國事遼宋二百年無誓表未嘗失藩臣禮今事上國當與事遼宋同禮而屢盟長亂聖人所不與必不敢用誓表昉曰貴國必欲用古禮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六年五服

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今天子方事巡狩則貴國當從朝會矣高麗人無以對乃曰徐議之昉曰誓表朝會一言決耳於是高麗乃進誓表還禮部尚書時朝廷方議禮制度昉在禮部兼太常甚久拜參知政事封鄆國公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卒昉性仁厚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資送叛人出境者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昉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爲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誣以叛待之[illegible]昉[illegible]事）胡礪武安人大軍下河北礪爲軍士所掠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館之門下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爲河北西路轉運

部勾判官行臺平章政事高禎之亦道真定燕於漕司禰欲就坐禎責之禰曰公在政府則禮絕百僚今日之會自有賓主禮禎曰汝他日為省吏當何如禰曰當官而行亦無所辭禎謝之同知滏州軍州事州置弓手欲民錢為顧直皆市井無賴以迹盜為名所至擾民禰悉罷去有飛語曰某日賊發將投迫守或請為備禰曰盜所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為令公署撤關竟無事遷禮部郎中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賀於廟堂禰獨不跪海陵問故曰朝服而跪見君父禮也海陵重之天德初遷刑部尚書卒

王競彰德人轉河內令歲饑盜起競設方略以購賊盡得之沁水泛溢歲發民築堤豪民猾吏因緣為奸競覈實之減費幾半縣民為之諺曰西山至河岸縣官兩人半韓希甫與競相繼治縣皆有幹能正平令張元亦有治績而差不及云為禮部尚書卒競博學能文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宮殿榜題皆競所書云

鄭子聃大定府人天德三年丘行為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為書畫直長子聃以才望自負常憤不得為第一人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子聃子聃少之海陵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因自矜謂他人莫已若也海陵不悅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綦戩楊伯仁宣徽判官張汝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顏同進士雜試海陵臨軒親試復御便殿親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陵奇之進官三階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京幾旱詔子聃決囚遂澍雨人以比顏眞卿改吏部侍郎卒子聃英俊有負氣其為文亦然

党懷英馮翊人中進士第為應奉翰林文字世宗曰近日制詔惟懷英最善移剌傻曰進士擢第後止習吏事更不讀書近日始知為學矣上曰今時進士甚滅裂唐書中事亦多不知遷翰林學士有事於南郊攝中書侍郎讀祝冊上曰讀冊至朕名聲微下雖曰尊君然在郊廟禮非所宜當不諱之致仕卒謚文獻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

周昂眞定人擢第權行六部員外郎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昂孝友學術醇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走上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子嗣明同死於難（可入忠義）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登進士第章

宗謂平章張汝霖曰王庭筠文藝佳然語句不健其人材高
亦不難改也召試館職中選上語及學士歎其乏材參政守
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張
汝方品第書法分入品者爲五百五十卷五年詔宰執曰應
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才亦豈易得近覺懷英作長
白山冊文殊不工聞文士多詬庭筠者文且不論當以行止
爲先大抵讀書人多口頰或分朋黨昔東漢之士與宦官分
黨固無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爲儒
者而互相排毀何耶遷翰林修撰泰和元年扈從秋山應制
賦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七上素知其貧詔

有司賻錢八十萬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以御製賜其家其
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者首
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儀觀秀偉善
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顏間殷勤慰
藉如恐不及小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貧之不恨也其所
薦引皆一時名士爲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
篇尤工險韻書法學米元章兼善山水墨竹云
王若虛藁城人擢經義進士爲翰林直學士哀宗走歸德崔
立之變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爲
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立見屠滅若虛謂左右司員
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我自分必死然姑以
理諭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
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
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
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後世哉奕輩不能奪
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赴省好問諭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
君且已白鄭王矣其無讓祁革固辭而促迫不已祁爲草以
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止直敘其事而已既成以示
若虛會兵入城不果立金亡微服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游
泰山至黃峴峰憩萃美亭謂同遊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

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歸遣子
恕前行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
數尺者一時目爲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
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興定末試
開封府再試南省皆第一廷試以誤絀因隱居不爲科舉計
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乃
知其師九疇平章政事侯摯薦之特賜進士第以病告歸授
應奉翰林文字九疇性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
逕去不返獨自度終不能與世合復謝病去居郾城元破河

南爲兵士所得驅至濟平病死年五十九明昌以來稱神童
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
稱獨知幾能自樹立士大夫以復君目之而不名
李汾太原人跌宕不羈性褊躁觸之輒怒以是爲人所惡喜
讀史工詩元光間以薦爲史館書寫書寫抄書小吏凡編修
官得日錄纂述旣定以藁授書寫書寫錄潔本呈翰長汾殊
不自聊時趙秉文爲學士雷淵李獻能皆在院刊修之際汾
在旁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洪暢
旁若無人旣畢顧四坐漫爲一語云看秉筆諸人積不平而
雷李尤切齒乃以嫚罵官長訟於有司遂罷之時論多不直

雷李是人何乃附

雷李明年上書言時事不合去客唐鄧間恒山公武仙署行
尚書省講議官仙有異謀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泌陽仙
追獲縊之絕食而死年未四十
元好問字裕之太原人七歲能詩淹貫經傳百家不事舉業
嘗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
無此作也中進士第歷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好問
以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
於張願撰述求得其本搆亭於家著述其上名曰野史凡金
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記錄至百餘萬言纂修金史多
本其所著云

孝弟

孝弟者人之至行也爲子而孝爲弟而弟人之恒性也有子
者欲其孝有弟者欲其弟人之恒情也以人之恒情責人之
恒性然不副所欲者多矣有竭力於是者豈非難乎天生五
穀以養人五穀之恒性也服田力穡以望有秋農夫之恒情
也然以唐虞之世黎民不免阻饑以是知順成之不可必猶
孝友之不易能也是故有年以瑞應書於聖人之經孝友以
卓行傳於歷代之史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金之孝友
載於史冊者僅六人焉作孝友傳曰溫迪罕斡魯補曰上虞
皆刲股療親門陳顏請代父死曰劉瑜賣其子以給喪事曰

孟興事親孝謹喪葬盡禮曰劉政母喪明以舌舐目逾旬母
能視物云

隱逸

褚承亮字茂先眞定人宋蘇軾過眞定承亮以文謁之大見
稱賞幹離不破眞定籍境內進士試於安國寺承亮匿而不
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
失信衆人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失豈臣
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侍中爲之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
人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爲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
死餘皆無顯者劉侍中多承亮之誼薦知槀城縣漫應之即

巢去年七十卒門人私謚曰玄貞先生

趙質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聖明在上可容巢由為外臣上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卒年八十五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泰和間宰相薦其才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天道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為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以伊洛

之學教人從學者甚衆正大間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元兵多在秦鞏間若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為之阻此必至之勢也頃之元兵果自饒峯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敗績於三峯山汴京不守正大末卒

郝天挺字晉卿陵川人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應試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之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讀書不為時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達人能之今之仕宦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舉子業無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為舉子爾貞祐中居河南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卒年五十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西山中子純孝字方叔有詐為曼卿書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以為方叔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之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薦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恐受其禍其畏慎皆此類也

宋可字子之武陟人其姑適大族棄氏貞祐之難夫及子皆

死於兵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棄氏疎族立為後舉之省外家可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棄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棄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此因舁金歸之元兵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質其子使人招之曰不從我汝子死矣親舊勸之往可謝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者亡之竟不往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客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人嘗謂王鬱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

夫君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潔其身而伏於廚也是難與他人道予宜係之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饑寒流離往往見之於詩正大末發洛下其詩有云黄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蓋自謂也

王予可字南雲河東人嘗隷軍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説世外怳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郾城之間軀幹雄偉狀貌奇古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臥在傍蚋蟲蟻蛆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古文奇字字畫崎勁過朱諱亦時避之詩以百分爲率可聽者才

二三耳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未見談説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壬辰兵亂爲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私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乎可明日見將領曰我不能作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後有見於淮上者

循吏

張爽高平人仕齊爲歸德府通判齊國廢齊兵在郡者二萬人謀爲亂約夜半舉火相應爽知之遣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匿略盡捨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魯補以軍至歸德欲根株餘黨爽以闔門保郡人無他遂止除同知太原尹晉寧軍報夏人侵界詔爽往征之爽至境上按籍各歸所侵土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墳壟而戮其屍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也今復令守晉寧故激怒夏人使爲寇侵而條上其罪欲開邊釁以雪私讎耳獨可徙折氏他郡則夏人自安朝廷從之遂移折氏守青州爲戸部尚書卒

孫德淵中州人第進士遷沙河令有盜秋桑者主逮捕之盜以叉自刺其足而曰秋桑主不禁採汝何得刺我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引服大定

初遷昭義軍節度使潞州破被執有拜於前者皆沙河舊民也密護之由是得脫拜工部尚書致仕卒

蒲察鄭留東京人第進士遷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李安兄弟爭財按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不問會釋奠孔子廟鄭留引安兄弟與諸生敘齒列坐會酒陳説古之友悌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爭遂相讓而歸改利涉軍節度使詔括馬鄭留使百姓飼養以須御史劾之既而伐宋諸路括馬皆瘦惟滕州馬肥乃釋之改東京留守致仕卒

張彀許州人第進士調同州觀察判官時出兵備邊州發箭十萬令以鵰鴈羽爲之其價翔踊不可得彀曰矢去物也何

羽不可飭度使日當須省報敎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勢不能待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尚書省竟如所請遷河東南路轉運使卒敎性孝友任子恩先諸弟俸入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嘗問有無云

趙重福豐州人同知陳州防禦事開宋諜人蘇泉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者大呼泉姓名舟中有倉惶失措者執之果泉也改滁州鹽副使歲儉民煮鹵為鹽賣以給食鹽官往往杖殺之重福曰鹽使課殿不忍殺人歲輸課殿當降尚書右丞完顏匡知其事乃以歲荒薄其罰遷河東北路轉運使致仕卒

武都東勝州人第進士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凡姦民嘗縱火行劫椎埋發冢者都皆廉得姓名榜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為河東路宣撫使卒

紇石烈德真定人第進士詔升肇州為武興軍節度德為都提控肇州圍急食且盡有糧三百船在鴨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德乃浚濠增埤築甬道導濠水屬之河鑿陷馬穽伏兵其旁日拒戰一日兵數接士殊死鬬渠成船至城下兵食足圍乃解遷工部尚書卒

張特立東明人中進士第泰和四年拜監察御史言鎬鄭二宅久加禁錮棘圍柝警如防寇盜近降赦恩謀反大逆皆蒙

湔雪彼獨何罪而困若是世宗神靈在天得無傷其心乎聖嗣未立未必不由是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敵百姓凋敝宰執非才臣恐中興之功未可以歲月期也當路者忌其直陰擠之左遷去

王浩由吏起身初辟涇陽令廉白為關輔第一南遷後為扶溝令開興元年縣民錢大亨等挾縣官逆欵於元大亨以浩有恩於民不忍加兵日勸之降浩終不聽乃殺之無血主簿劉恒尉宋乙並見害棄屍道路自春徂夏浩屍儼然如生日不腐鳥獸莫敢近若有神護者

酷吏

金法嚴密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準重典熙宗迭興大獄海陵翦滅宗室鉤棘傅會告姦上變者賞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咸尚威虐以為事功而讒賊作焉流毒遠邇慘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錄得二人焉作酷吏傳

高閭山析木人遷單州刺史時禁不依法用杖決人閭山見之笑曰此亦難行是日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楊仙坐解職後為寧昌軍節度使城破被殺

蒲察合住以吏起身為宣宗所信任聲勢烜赫性殘刻人知其姦蠹而莫敢言後為恒州刺史元兵入陝西關中震動或言合住為北走計朝廷命羈其親屬合住出怨言曰殺我

印太平交鈔行史所劾議罪贖宰相以為悖理詔斬於開封
府門下當時有宜朝三賊之目謂王阿里蒲察燮住合住也
與定中駙馬僕散阿海之獄京師宜抄七十餘所阿里蒲乘
時肆毒朝士惴惴莫克自保惟獨吉文之在開封府薄明其
枉竟不署字阿海誅文之亦不問燮住致事居睢陽軍變衆
家被殺初宣宗喜刑殺朝士往往被笞掠至用刀杖決殺言
者謂其用刑自恣南渡之後習以成風雖士大夫亦為
所移如右丞徒單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運使李
特立號半截劍言其短小鋒利也內翰馮璧號馮劍出為
御史至蔡州得姦豪杖殺五百人號曰雷半千與完顏麻斤

出皆以酷聞而合住王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佞幸

世之有嗜慾者何嘗不被其害哉龍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
慾見制於人人君亦然嗜慾不獨柔曼之傾意也征伐畋獵
土木神仙彼為佞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之人主欲求聲
色好大喜功者莫甚於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蕭肄
至胥持國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之朝以亡
其身以蠹其國可不戒哉

蕭肄奚人有寵於熙宗復詔事悼后累官參知政事皇統九
年四月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燒內寢幃幔帝徙
別殿避之下詔罪己翰林學士張鈞視草鈞意以奉答天戒
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惟德弗類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
肄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人事弗曉眇
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以詈主上也帝
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以手劍剺其口而醢
之賜肄通天犀帶歷恃恩倖倨視同列遂與海陵有惡及篡
立召肄詰之曰學士張鈞何罪被誅爾何功受賞肄不能對
海陵曰朕殺汝無難事人或以我報私怨也除名禁錮

張仲軻市井無賴以傳奇小說供優諢笑語為業海陵引之左
右以資戲笑及即位為秘書郎海陵嘗對仲軻與妃嬪褻瀆

又倮仲軻而觀之侍臣往往令倮裸雖徒單貞亦不免兵部
侍郎完顏普連大興少尹李惇以贓敗海陵置之要近伶人
于慶兒官五品大氏家奴王之彰為秘書郎之彰嘗置珠偏僻
海陵親視之唐括辯家奴和尚烏帶家奴葛溫等皆置宿衛
有至一品者左右無官職者人或呼其名即授以顯階曰爾
復能名之乎嘗置黃金裀褥間喜之者令自取之宋余康弼
賀即位海陵以玉帶附賜宋帝使謂宋帝曰此帶卿父所常
服令以為賜使卿如見而父當不忘朕意也仲軻曰此希世
之寶可惜上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
是知海陵有南伐之意遷秘書少監海陵獵於途你山酹天

此祝不靈

而拜，謂羣臣曰：朕幼時習射，至一門下，默祝曰：若我異日大貴，當一矢橫加門脊上。及射，果然。後爲中京留守，嘗大獵於此地，圍未合，禱曰：我若有大位，百步之內當獲三鹿。於是不及百步連獲三鹿。又祝曰：若統一海內，當復獲一大鹿。於是果獲一大鹿。此事嘗與蕭裕言之。朕今至此地，故拜奠焉。海陵意欲取江南，故設饑辭以諷羣臣。仲軻每逢其意，導之南伐。貞元二年，宋賀正旦使施鉅朝辭，海陵問秦檜作何官，年今幾何。曰：檜爲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復曰：吾聞秦檜賢，故問之。三年，宋賀正使孫道夫陛辭，海陵諭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不誠，今略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逃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辭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且馬待人而後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爲？我亦豈能無備！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接納叛亡、盜買鞍馬，皆楊太尉所爲，常因俘獲問知其人無能爲者也。又曰：聞秦檜已死，果否？道夫曰：檜實死矣，陪臣亦檜所薦。又曰：爾國比來行事，殊不似秦檜時，何也？道夫曰：容陪臣還國具聞宋帝。海陵欲南伐，故先設納叛亡、盜買馬二事，雜以他辭言之。海陵召仲軻、右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習失入便殿侍坐。海陵與仲軻論漢書，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

沂中

金以檜爲賢，故道夫自言爲檜所薦。三年云檜已死，明檜死在二十五年，年六十五。宋史誣之，故下一狀。

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爲大耳。海陵曰：彼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爲無罪？海陵喜曰：向者梁珫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姿質艷美，蜀之華蕊、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與信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欽又曰：臣在宋時嘗帥軍征蠻，所以知之。海陵謂習失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海陵曰：彼將出兵何地？曰：不過淮上耳。海陵曰：然則天與我也。四年，仲軻死，海陵夢仲軻求酒，既覺，嗟悼良久，遣使者奠其墓。

李通以便辟側媚幸於海陵，累官吏部尚書，請謁賄賂，輻輳其門。正隆二年，詔御史中丞以下奏事便殿。海陵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朕嘗試之矣。朕詢及人材，汝等若不舉同類，必舉其相善者。朕聞女直、契丹之仕進者，必賴刑部尚書烏帶、簽書樞密蕭遙設爲之先容，左司員外郎阿里骨列任其事。渤海、漢人仕進者，必賴吏部尚書李通、戶部尚書許霖爲之先容，右司郎中王蔚任其事。凡在仕版，莫非人臣，豈有遠近親疏之異哉？苟恭職無愆，高位可得；萬一獲罪，必罰無赦。拜參知政事。海陵恃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

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爲正統通揣知其意與張仲軻馬欽宦
者梁珫輩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以逢其意海陵信
其言以通爲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四年海陵遣使籍諸路
猛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仍括諸道民馬凡年二十
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五年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諸
路軍器於要會處安置俟軍至分給之其分給之餘與緒完
不及者皆聚而焚之六年海陵使通諭旨宋使徐度曰朕昔
從梁王軍樂南京風土常欲巡幸今營繕將畢功期以二月
末先往河南帝王巡守自古有之以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
間從兵不踰萬人況朕祖宗陵廟在此安能久於彼乎汝歸

告汝主令有司宜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進通右丞
四月以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爲賜宋帝生日使右司員外
郎王全副之海陵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
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某人某人來此朕將親
詰問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即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
汝蓋使全激怒宋主將以爲南伐之名也謂景山曰回日以
全所言奏聞全至宋如海陵之言詆責宋主宋主謂全曰聞
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曰趙桓今死矣宋主遽起發哀而
罷海陵至南京宋遣使賀遷都海陵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
曰朕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宋使乃還於是大括天下騾馬

官至七品聽留一馬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
給東軍東西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於道其亡
失者官吏懼罪多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
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而騾馬所至常給芻
粟有司以爲請海陵曰此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
野騾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稔亦何傷乎徵發諸道工
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調諸路馬以戶口爲率富室有
至六十匹者凡調馬五十六萬餘匹仍令本家養飼以俟師
期海陵遂至通州觀造戰船籍諸路水手得三萬餘人東海
縣人張旺徐元反遣都水監徐文率師浮海討之海陵曰朕

志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民不堪命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
小者保山澤遣護衛普連等二十四人各授甲士五千分往
山東河北河東中都等路節鎮州郡屯駐捕捉盜賊以護衛
頑犀等爲節度副使給銀牌使督責之山東賊犯沂州臨沂
令胡撒力戰死大名府賊王九據城叛衆至數萬契丹邊六
斤輩張旗幟自畫公行官軍不敢誰何所過州縣開劫府庫
物置於市令人攘取之小人皆喜賊至而良民不勝其害太
府監高彥福大理正耶律道翰林待制大頴出使還朝皆言
盜賊事海陵怒而杖之自是人不復敢言海陵自將分諸道
兵爲神策神威等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隸

左右領軍大都督以太保奔睹爲左領軍大都督通爲副大
都督海陵以奔睹舊將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通專其事
海陵召諸將授方略曰太師梁王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衆
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耳海陵恐糧運不繼命諸
軍渡江無以僮僕從行莫不怨嗟從單后與太子光英居守
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留治省事九月海陵戎服乘馬具
裝被行嬪妃皆從宮中慟哭久之十月乙巳陰晦失路夜二
更始至蒙城丁未大軍渡淮至宿次見築穀坦者殺四方館
使張永鈐將至廬州見白兔馳射不中後獲之以進海陵
大喜謂通曰昔武王伐紂白魚躍入舟中今朕獲此吉兆也

至和州百官表奉起居海陵謂其使汝等欲伺我動靜耶自
今勿復來俟平江南始進賀表時梁山濼水涸先是所造戰
船不得進乃命通更造督責甚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
中民居以爲材木煮死人膏爲油用之遂築臺於江上海陵
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都督
昂副都督蒲盧渾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
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海陵怒曰爾昔從梁王
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明日汝與昂先濟昂渾既言舟
小不可濟海陵使人召馬欽戒左右曰欽若言舟小不可渡
江即殺之欽至問曰此舟可渡江否欽曰臣得棑亦可渡也

北歸是分渡江時宋

昂聞令已渡江悲懼至暮海陵使謂昂曰前言一時之怒耳
不須先渡江也明日遣武平軍都總管阿鄰武捷軍副總管
阿撒率舟師先濟海陵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紅
旗立則進黃旗仆則退既渡江兩舟先過南岸水淺不得進
與宋兵對射良久兩舟矢盡爲所獲海陵遂還和州尚書省
奏世宗即位於東京海陵所遣護衛謀良虎特离補往東京
害世宗未至聞世宗即位乃還軍中海陵召諸將帥謀北歸
且分兵渡江議定通奏曰陛下親征深入宋境無功而還若
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欲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
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

昂此計海陵李通本便至死

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海
陵然之明日遂趨揚州過烏江縣觀項羽祠歎曰如此英雄
不得天下誠可惜也至揚州使符寶耶律沒答護神果軍扼
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出內箭飾
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射之南岸以招諭宋人宋將
王權縱所獲金卒三人齎書數海陵罪通奏其書命焚之海
陵怒亟欲渡江驍騎高僧誘其黨以亡事覺命衆刃剉之下
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
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甲午令軍
中徙鴉鶻船及糧船於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乙

末完顏元宜等以兵犯御營海陵遇弒都督府以南伐之計皆通贊成之徒單永年乃其姻戚郭安國衆所共惡皆殺之高懷貞尚書省令史素與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之心嘗與懷貞各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人佞夫爭進諛說大定縣丞張忠輔謂海陵曰夢公與帝擊毬公乘馬衝過之帝墜馬下海陵大喜遂成弒逆之計海陵篡立懷貞遷禮部侍郎大定二年放歸田里

蕭裕奚人以猛安居中京海陵爲中京留守與裕相結每與論天下事裕揣海陵有覬覦心密謂之曰先太師太祖長子

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海陵大喜遂與謀議海陵弒逆之謀裕啟之也裕同知北京留守事海陵領行臺尚書省事道過北京謂裕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號先定兩河舉兵而北君爲我結諸猛安以應我定約而去海陵自良鄉召還遂弒熙宗自立以裕爲秘書監海陵心忌太宗諸子欲除之與裕密謀裕因構致太傅宗本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唐括辯秉德宗懿及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本已死裕乃求宗本門客蕭玉教玉具款反狀作主名上變以詔天下天下冤之海陵以裕爲尚書左丞加儀同三司進平章政事右丞相兼

中書令裕在相位任職用事頗專恣威福勢傾朝廷海陵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與高藥師善嘗以海陵密語告藥師藥師以白海陵且曰裕有怨望心海陵召裕戒諭之不以爲罪也或有言裕擅權者海陵以爲忌裕不之信時裕弟蕭祚爲左副點檢妹夫耶律闢離剌爲左衛將軍衆人忌之海陵出祚爲益都尹闢離剌爲寧昌軍節度使欲以平衆心裕不知海陵意見出其親表補外恐海陵疑己海陵弟兗領三省事其在相位以裕多自用事頗相同異裕謂海陵使兗備之海陵猜忍嗜殺裕恐及禍遂與前眞定尹蕭馮家奴前御史中丞蕭招折博州同知遙設裕婿遏剌補謀立亡遼豫王延禧

之孫使親信蕭屯納往結西北路招討使蕭懷忠懷忠依違未決謂屯納曰此大事汝歸遣一重人來裕乃使招折往懷忠問招折與謀者復有何人招折曰五院節度使耶律朗懷忠素與朗有隙而招折嘗上書[illegible][illegible]事懷忠恐招折反覆因執招折收朗繫獄遣使上變遙設與筆硯令史白答書使防裕以取富貴答奏其書海陵詔答構誣之命殺答於市執出宣華門點檢徒單貞得懷忠上變事將入奏遇見答止之因得免海陵使宰相問裕裕即款伏海陵甚驚愕猶未盡信引見裕親問之裕曰大丈夫作事至此又豈可諱海陵復問曰汝何怨於朕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與臣議及除祚等

乃不令臣知之領省事弟詔臣專權每事提防恐得陛下旨意陛下與唐括辯及臣約同生死辯以強恐果敢致之死地臣恐不得死所以此謀反幸苟免耳太宗子孫無罪皆死臣子臣之死亦晚矣海陵曰朕若於汝有疑雖汝弟輩在朝豈不能施行以此疑我汝實錯誤太宗諸子朕爲國家計豈獨在汝又曰自來與汝相妬雖有此罪貸汝姓命令守汝祖先墳壠裕曰臣既犯如此罪逆何面目見天下人願賜死以戒其餘不忠者海陵遂以刀刺左臂取血塗裕面謂之曰汝死之後當知朕本無疑汝心裕曰久蒙陛下非常眷遇仰戀徒切自知錯誤雖悔何及海陵哭送裕出門殺之并誅遣設

亦妬使

姑馮家奴及其子殺馮家奴妻豫王女也遣護衛龐葛妹朗及招折蕭屯納逃走捕得棄市遇刺補自縊死屯納出走過河間少尹蕭之詳之詳不知西之三日往茶扎家茶扎請之詳告公引付屯納避之他所事發海陵殺之詳杖茶扎四百死龐葛殺招折等并殺無罪四人海陵杖之五十以裕等罪詔天下賞上變功依忠遷樞密副使以白答爲牌印高築師進顯武將軍

給公引並可言不知

胥持國繫時久經童出身調博野縣丞上書者言民間相占官地如太子孫大王莊非私家所宜有詔秀持國按驗之持國言此地自異代已爲民有不可取也轉太子飲令兼祇應司令章宗即位除宮籍副監賜錢五十萬宅一區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賜進士第進尚書右丞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李妃起微賤得幸於上持國久在太子宮素知上好色陰以秘術干之多賂遺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門第薄欲藉外廷爲重數稱與持國能由是大爲上所信任與妃表裏筦擅朝政鄭鎬二王之誅完顏守貞等之罷事皆起於李妃持國士之好利躁進者趨走其門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惡其甲勝胥門也承安二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

赤

書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郛皆趨權門卑佞苟進人謂胥門十哲俱宜黜罷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等皆補外頃之起知大名府事改樞密副使佐樞密使襄治軍於北京一日上召翰林修撰路鐸問以他事因語及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曰師中附胥持國以進持國姦邪小人使典軍馬不惟不允人望亦不能服軍心若冊日再相必亂天下上曰朕豈以此人復爲相耶第還官使之致仕耳尋卒

列女 節烈大節也理固當然然不得已不然而死而已不能悉載爲之敘數

阿鄰妻沙里質金源郡王銀朮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

女五百人樹營柵爲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帛爲甲以裳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劍督戰凡三日賊去封金源郡夫人

阿魯眞宗室承充之女猛安夾谷胡山之妻夫亡寡居有衆千餘興定元年承充爲上京元帥行省太平執承充應蒲鮮萬奴阿魯眞治廢壘修器械積芻糧以自守萬奴使人招之不從乃射承充書入城阿魯眞碎之曰此詐也萬奴急攻之阿魯眞衣男子服督衆力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萬奴乃解去詔封郡公夫人承充被執謂其二子女胡蒲速乃曰吾起身宿衛致位一品死無恨矣若輩當思自處以爲後圖二子乃走南京觀北朝書梁詐若眞當如何日眞亦不顧

獨吉氏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適內族撒合輦撒合輦爲中京留守元兵圍之獨吉氏度城必破謂撒合輦曰公以宗室爲留守外路第一等官受國家厚恩若城破力戰而死猶可報國幸無以我爲慮撒合輦出巡城獨吉氏以資貨撒之家人乃靚粧盛服戒女使曰我死扶置榻上以衾覆面舉火焚之言訖自經而死年三十六撒合輦從外至聞之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命焚之少頃城破撒合輦投壕水死

馮妙眞延登之女也適進士張僖興定五年僖爲潞州主簿元兵至鄜延鄜人城守守臣以西路輸芻粟不時罪檄僖蒲平涼督之時延登爲平涼行省員外郎僖欲併妙眞以往妙眞辭曰舅姑老矣雖有叔姒妾能安乎子行妾留奉養洛州破妙眞與從舅姑匿窨室兵索得之妙眞泣與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奉養義不受辱携三子赴井死時年二十四從人從而死者數十人明年僖發井得屍殯於縣東郭外

溫特罕氏夫完顏忙哥世襲謀克崔立之變忙哥義不受辱與其妻訣妻曰君能爲國家死我不能爲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一繩同縊婢從之同時完顏長樂妻蒲察氏亦自縊死

白氏許州人蘇嗣之之母也初東坡潁濱葬郟城之小峨眉山故五世皆居許昌白氏年二十餘喪夫服除外家迎歸將議改醮白氏聞之畢事徑歸曰我爲蘇學士家婦乃欲使我失身乎自是不往也於宅東北爲室畫兩先生像圖黃州龍川故事歲時香火嚴潔躬自灑埽士大夫往往過其家與之天興元年許州被兵嗣之之爲外京廂官白氏拜辭兩先生前曰蘇氏有後老婦死無恨矣遂自縊家人并屍焚之時年七十餘

聶孝女字舜英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驥之女也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崔立之變天驥被創甚恨不即死舜

宋史無判實把此言絕色傾國伐宋之欺其主如此何有之海陵亦宜思想而已

討衆日方在刲股肉以進與天驥竟死時京城圍久食盡閭巷間有嫉妻易一飽者事聞權立割奪暴凌無復人理舜英自以年尚少艾獎其父之嗣日絕脛而死

宦者

梁珫本大臭家奴隨〔〕如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珫性便佞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庭宮闈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等爲內藏庫使劉海陵謂光道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爲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事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帑藏之物皆出民力費十致一當糾察姦弊犯者罰無赦而珫委任尤甚丞相張浩與之均禮海陵欲伐宋珫

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議者言珫與宋通謀勸帝伐宋徵天下兵以疲敝中國海陵至和州聞珫與宋人交通有狀謂珫曰聞汝與宋國交通傳泄事情若至江南詢得實跡殺汝未晚也又謂校書郞田與信曰朝面目亦可疑必與珫同謀皆執於軍中海陵遇弒珫與信爲亂軍所殺謂珫與宋通謀勸帝伐宋此未必然宋豈樂金伐之蓋劉有變亂耳

宋珪燕人也爲內侍殿頭元夕宣宗欲觀燈戲命珪監作珪誶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好看耶宣宗杖之二十旣而悔之有旨宣諭哀宗放鷂後苑鷂逸去勅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持此鷂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進者百方索之農民不與與之直乃得哀宗欲罪其人珪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怒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之及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爲變殺左丞李蹊及從官三百餘人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與奉御吾古孫愛實納蘭忙答等謀誅之官奴自亳還哀宗御臨漪亭詔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事官奴入見珪等從旁殺之蔡城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有內侍潘守恒者知書而逕後規益甚多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掬曰願陛下還宮之日

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嘉悅答嗟久之

方技

武禎宿州人深數學正大初徵至汴京其友王鉉問曰朝廷若問國祚修短子何以對禎曰當以實告之更言周過其歷秦不及期亦在脩德爾時久旱祈禱不應禎忽謂鉉曰足下今日早歸恐爲雨阻鉉曰萬里無雲安得有雨禎笑曰君是則天不誠也旣而東南有雲氣須臾蔽天平地而注二尺衆皆驚歎除司天臺管勾子亢寡言笑不妄交常與一學生終日相對推籌布畫目光炯炯見者莫測也哀宗至蔡州右丞完顏仲德薦其術除司天長行亢言蔡城有兵喪之兆三軍

若戰有日矣內無見糧外無應兵君臣數盡之年也問者尋
哉哀宗嗟歎良久天興二年蔡州被圍允言十二月三日必
攻城及期果然哀宗問曰解圍當在何日曰明年正月十三
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不知所謂喜解圍有期明年正月
十日蔡州破十三日元兵退是日允赴水死
元兵既退允赴水死何也思欲驟之北而不從耶
李懋不知何許人有異術行省完顏合達薦於哀宗遣近侍
密問國運否泰懋言無遁忘居之繁臺寺朝士日走問之帝
惡其洩言遣使者殺之使者持酒殺入寺懋出迎笑曰是矣
使者曰何謂也懋曰我數當盡今日遂索酒痛飲死

胡德新河北士族也寓居南陽往來宛葉間嗜酒落魄不羈
言禍福有奇驗正大七年與燕人王鉉邂逅於葉縣德新問
何人坐中謬以兵官對德新曰此公在晷法中當登科甲何
以謂之兵官鉉與相得甚歡命家人具雞酒酒酣舉大白相
屬曰君此去事業甚遠某久有所見不敢對人言今以告子
因曰某自去年來行宛葉道中見往來者十且八九有死氣
今春至陳許間見其人亦有太半當死者若吾見不謬則時
事可知矣鉉驚問應驗遲速曰不過歲月間爾某亦不逃此
厄請符誌之明年元兵出金房人取峭石灘渡漢所過盧舍
蕭然德新亦舉家被難

史緯卷三百十一

金史十六

列傳

逆臣

秉德皇統八年拜平章政事廷議欲徙遼陽渤海人屯燕南
秉德及左司郎中三合主其事近侍高壽星在徙中壽星訴
於悼后后以白帝帝怒杖秉德而殺三合時悼后干政而繼
嗣未立帝無聊醉後屢殺宗室摘大臣秉德懷恐與唐括辯
烏帶等謀廢立烏帶以告海陵皇統九年十二月九日遂與
唐括辯烏帶烏土阿里忽出大興國李老僧僕幹忽土特廝
弒熙宗於寢殿秉德位在海陵上被杖怨望海陵因之以爲
亂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已弒熙宗未有所屬忽土奉海陵坐
秉德等乃拜稱萬歲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海陵既立
以秉德爲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封蕭王賜鐵券久之爲
烏帶所譖出領行臺尚書省事時秉德方在告亟召之限十
日內發行海陵欲除太宗諸子并除秉德烏帶因言非來秉
德於宗本家飲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類趙太祖
秉德假仰笑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嘗指斥主上語不順及
秉德與宗本相別時指斥尤甚且謂曆數有歸秉德招刑部
侍郎漫獨曰已前曾說那公事願記憶否漫獨曰不存性命

事、何可對衆便說、逆狀甚明、海陵遣使就行臺殺秉德并弟
特里、乣里及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又殺前行臺參知政事烏
林答贊謀、及其子、贊謀不肯跪、立而縊殺之、
唐括辯、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爲駙馬都尉、參知政事、與右丞
相秉德、及海陵謀廢立、旦夕聚議、護衞將軍特思疑之、以告
熙宗、召辯責而杖之、自是謀益甚、十二月九日、公主爲毋悼
后作佛事、居寺中、海陵秉德等會於辯家、至夜、辯等以刀藏
衣下、用此入宮、門者以辯駙馬不疑、至殿門、直宿護衞覺之、
辯衆刃叱之、使無動、旣弑熙宗、立海陵、辯爲尚書右丞相、兼
中書令、封王、賜鐵券、進左丞相、初辯與海陵謀逆、言其家奴

多可用者、及行弑之夕、會於辯家、待與國出宮、辯設饌、衆皆
恇懼不能食、辯獨飽食自若、海陵忌之、及卽位、與辯觀太祖
畫像、海陵曰、眼與爾相似、辯色動、海陵亦色動、由是益疑辯、
及蕭裕謀、致宗本罪、并言辯與宗本謀反、遂殺之、
烏帶、左丞相阿離補子也、官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不常、大
臣危懼、右丞相秉德、左丞唐括辯謀廢立、烏帶以告海陵、遂
與共弑熙宗、海陵卽位、烏帶爲平章政事、封許國王、賜鐵券、
烏帶妻唐括氏、淫泆、嘗與海陵通、又私其家奴閻乞兒、秉德
嘗對熙宗斥其事、烏帶銜之、海陵有疾、少間、烏帶誣秉德言
主上數日不視朝、若有不諱、誰當繼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

德曰、嬰兒豈能勝大任、必也葛王乎、海陵殺秉德、以秉德千
戶謀克及人口家產盡賜之、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居數月、
烏帶早朝、天陰將雨、意海陵不視朝、先出、百官皆隨之去、已
而海陵御殿、知烏帶率百官出、朝罷之、出爲崇義軍節度使、
後海陵思慕唐括氏、容色、因其侍婢來候起居、海陵許立爲
后、使殺烏帶、封唐括氏爲貴妃、
大興國、本熙宗爲寢殿小底、最見親信、未嘗去左右、逮夜、熙
宗就寢、興國每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主者卽付之、聽其出入、
以爲常、皇統九年、海陵生日、熙宗使興國以珍玩賜海陵、悼
后亦以物附賜、熙宗不悅、杖興國一百、海陵謀弑、意得興國

適可伺間入宮、度興國被杖必怨望、可乘此說之、乃因李老
僧結興國、旣知可與謀、召至臥內、欲與同宿、若意有所屬者、
興國固辭不敢、曰、卽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無故殺
常勝、又殺皇后、乃以常勝家產賜阿楞、旣又殺阿楞、遂以賜
我、我深以爲憂、奈何、興國曰、是固可慮、海陵曰、朝臣旦夕危
懼、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賜物、君遂被杖、我亦見
疑、主上嘗言會須殺君、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擧
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謀議已定、爾以爲如何、興國曰、如大王
言、事不可緩也、乃約十二月九日夜起事、興國取符鑰開門、
矯詔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嘗置佩刀於御

榻上興國先取投榻下及亂作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弒海
陵既立以興國為廣寧尹賜奴婢百口犀玉帶錢絹馬牛鐵
券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賜金銀珠玉投武寧節度使改河
間尹世宗即位廢於家凡海陵所賜皆奪之及海陵降為庶
人詔曰大興國與海陵同謀弒逆遁誅至今為幸多矣磔於
思陵之側

徒單阿里出虎懿州人父拔改興中尹與宗幹世為姻家阿
里出虎與僕散忽土俱為護衛十人長海陵將弒熙宗欲得
二人為內應許以女妻阿里出虎子以逆謀告之阿里出虎
素凶恭聞之喜甚曰阿家此言何晚邪廢立之事乃男子所

為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家今日之謀我素志
也十二月九日阿里出虎與忽土直禁中海陵以其夜入宮
至寢殿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熙宗頓仆海陵復刃之
血濺其面海陵既立以阿里出虎為右副點檢賜錢絹馬牛
羊受鐵券子术斯剌尚榮國公主加驃騎大將軍駙馬都尉
天德二年為太原尹封王阿里出虎自謂有佐立功凶狠益
甚奴視僚屬少忤其意輒箠辱無所忌嘗問休咎於卜者高
鼎復以鼎所占問張王乞王乞謂當有天命阿里出虎喜以
告鼎鼎上變阿里出虎伏誅并殺其妻及王乞使术斯剌焚
其屍投之水中

僕散忽土上京人本微賤宗幹嘗周恤之擢宿衛十人長海
陵謀逆以忽土出自其家有恩欲使為內應謂之曰我有一
言欲告君久矣恐泄於人未敢也忽土曰肌肉之外皆先太
師所賜苟有補於國王死不敢辭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將行
廢立事必得君為助乃可忽土許之十二月九日忽土直宿
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屧聲叱之衆皆立不敢動
忽土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而入既弒熙宗秉德
等尚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遂奉海陵
坐衆稱萬歲召曹國王宗敏至使忽土殺之既即位忽土為
左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鐵券轉都點檢封王拜樞密使進

右丞相太尉海陵至汴京賜忽土第一區隣徒單太后寧德
宮忽土時時入見太后契丹撒八反海陵命忽土與蕭懷忠
蕭禿剌北伐忽土入辭太后與語久之海陵疑與太后有異
謀使樞密副使白彥敬討撒八召忽土還遣其子忽殺虎乘
傳逆之至則戮於市忽土臨刑縛枚窒口不能言但舉首視
天日而已遂族之并誅蕭懷忠蕭禿剌蕭賾家世宗謂宰臣
曰海陵遣僕散忽土蕭禿剌蕭懷忠追撒八不及皆坐誅夷
其族虐之甚也平章政事襄曰是時臣在軍中忽土嘗有精
甲一萬三千有餘賊軍雖多皆脅從之人以氈紙為甲易與
也忽土等恇懼遷延賊乃遁去上曰審如是誅之可也

徒單貞婁盧火子也貞娶海陵女弟與海陵弒熙宗海陵封
貞妻平陽長公主貞爲駙馬都尉殿前都點檢封王兼大興
尹居二年海陵召貞昜之曰汝近日怠忽縱有罪樹私恩凡
人當貴而驕皆死徵也汝若不制汝心將無所不至賜之死
復何辭貞號泣而已解點檢爲大興尹逾月復爲都點檢遷
樞密副使海陵將伐宋詔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
六年正月立春節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爽金吾上將軍阿
速飲於貞第海陵使周福兒賜土牛至貞第見之以告海陵
召貞責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地
請罪海陵曰魏武帝軍行令曰犯麥者死已而所乘馬入麥

中乃割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罪以示信朕爲天下主
法不能行於貴近乎朕念慈憲太后守四人惟朕與公主在
而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京等各杖一百降
貞爲安武軍節度使京等皆坐廢黜俄拜貞御史大夫爲左
監軍從伐宋至揚州海陵死見世宗於中都詔以貞女爲皇
太子妃除貞咸平尹貞貪汙不法累贓鉅萬世宗使大理卿
李昌圖鞫之貞引伏徵其贓還主贓家以官錢而令貞納
官凡還主贓皆準此例降貞爲博州防禦使遷震武節度使
初與弒熙宗凡九人海陵以秉德唐括辯忽土阿里出
虎以忌見殺帶以妻殺老僧以反誅惟貞與興國尚在貞雖

小人不悛如此

以世姻藉恩寵而世宗終不以私恩屈廢久之詔誅貞及其
妻子而宥其諸孫興國亦伏誅皇統逆黨盡矣章宗即位尊
母皇太子妃爲皇太后贈貞太師廣平郡王貞妻梁國公主
李老僧舊爲將軍司書吏與大興國有親素相厚海陵秉政
興國爲請海陵海陵以爲省令史及將舉事使老僧結興國
興國遂取符鑰納海陵入宮行弒逆海陵以老僧爲同知廣
寧尹事賜錢絹馬牛海陵惡韓王亨將殺之求其罪不可得
乃以亨爲廣寧尹使老僧伺察之將致其罪亨嘗博常與老
僧博得之其所老僧不忍致亨死久之海陵使小底訛論促
老僧老僧乃使亨家奴六斤誣亨殺之海陵以老僧難同降

易州刺史大興二年與兵部尚書可喜謀反誅論曰書云王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金人所謂寢殿小底猶周之綴衣所謂護衛猶周之虎賁也
則皆群僕侍御之臣矣海陵弒逆而大興國忽土阿里出虎
爲之抗堅皆出於小底護衛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
熙宗與近侍飲酒會夜稽古殿火上欲往視都點檢辭不失
引帝裾止之曰臣在此陛下何患顧無親往熙宗怒杖而出
之已而思其忠復召用之海陵與唐括辯時時屏人私語護
衛特思察其非常海陵搆而殺之皇統末年羣臣解體護衛
之中無如辭不失特思者而羣姦竊發嗚呼有國家者先後

[illegible]衛之臣豈可少哉

完顏元宜本姓耶律氏便騎射善擊毬轉符寶郎海陵篡立爲兵部尚書海陵伐宋領神武軍都總管以大名路騎兵萬餘益之前鋒渡淮拔昭關遇宋兵萬餘於柘皐力戰卻之至和州宋兵十萬來拒元宜麾軍力戰抵暮而罷宋人乘夜襲營元宜整衆待之黎明追及宋兵斬首數萬領浙西路都統制使佩金牌督諸軍渡江時世宗即位於遼陽軍中多懷去就海陵軍令慘急欲渡江衆謀逃歸決計於元宜猛安唐括烏野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兵北還元宜曰待王祥至謀之王祥元宜子爲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別軍元宜使人馳召王祥既至約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元宜欺其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詰旦渡江衆懼乃以衆事告之皆許諾十一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徒單守素猛安唐括烏野謀克斡盧保婁薛溫都長壽等率衆犯御營海陵聞亂以爲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海陵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忽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王祥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摽取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海陵尸焚之遂以尚書右丞李通浙西路副統制郭安國監軍徒單永年近侍局使梁珫副使大慶山殺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者報皇太子光英於南京大軍北還大定二年入見拜御史大夫詔曰尚慎爲御史大夫號爲正直頗涉煩碎臣下衣冠不正亦被糾舉職事有大於此者爾宜勉之進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帶甲第一區罷爲東京留守致仕卒上遣使致祭賻贈甚厚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擬納合斡魯補除授上曰此人首弑海陵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復加官使十八年扎里海言今弑海陵者以爲有功賞以高爵非所以勸事君也宜削奪以爲人臣之戒臣在當時亦與其黨卻正名定罪請自臣始上曰扎里海自請其罪以勸事君此亦人之所難遂以扎里海充越王府祗候郎君論曰春秋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曰齊人弑其君商人豈乎弑舍者商人弑商人者邴歜閻職與海陵弑熙宗完顏元宜弑海陵一也商人之弑邴歜閻職出奔海陵之弑元宜歸於世宗夫邴歜閻職賤役元宜都將也握之親兵窺利以弑之其罪豈容誅乎世宗僅不大用之而扎里海猶殺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殺人未聞准首免罪而予貴者也況弑逆乎後五十三年復有胡沙虎之事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阿疎裔孫也選拱衛直指揮使明昌四年出使過阻居監酒官移剌保飲以酒酒味薄執中怒

毆傷殺判保詔的決五十遷右副點檢肆傲不奉職降蘄州防禦使承安二年簽樞密院事從左丞相襄出征執中不欲行奏曰臣與襄有隙且殺臣矣上怒其不遜下有司赦爲永定軍節度使坐奪部軍馬解職泰和元年知大興府事詔獎丹人立功官賞恩同女直人執中格詔不下上責之曰汝雖意在防閑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復生事也御史中丞孟鑄奏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怙惡不悛既蒙恩貸轉生跋扈如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己俸破魏廷實家發其冢墓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毆詈同僚擅令停職不稱京尹之任乞行罪黜改武衛軍都指揮使六年伐宋執中爲定海軍節度使駐金城朐山宋兵犯金城執中遣巡檢使周奴與謀克三合合擊大敗之殺宋統領李藻執中率兵二萬出清口宋以步騎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相持累日執中以舟兵搏戰遣副統移剌古與涅率精騎四千自下流徑渡宋兵望騎兵登南岸水陸俱潰追斬及溺死者甚衆盡獲其戰艦遂克淮陰進圍楚州遷元帥左監軍執中縱兵虜掠上聞之杖其經歷官阿里不孫大安元年爲西京留守與元兵戰於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遁衆遂潰行次蔚州擅取官庫銀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私人入紫荊關杖殺淶水令朝廷皆不問至中都遷右副元帥權尚書左丞執

中益無所忌憚請步騎二萬屯宣德州與之三千令駐媯川崇慶元年執中乞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元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朝廷惡之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明年復召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曰胡沙虎專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強梁媚近臣以求稱譽骫法行事枉害平民行院山西不戰先退擅取官物杖殺縣令屯駐媯川乞移內地其謀蓋可見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後效不亦難乎才有可取雖在微賤皆當擢用何必老舊始能立功將帥之用安危所係惟朝廷加察丞相徒單鎰亦以爲不可用參知政事梁璉奏其奸惡乃止執中善結近倖交口稱譽詔給留守半俸預議軍事行信復諫上終以執中爲可用賜金牌權右副元帥將武衛軍五千人屯中都城北執中與其黨經歷官文繡局直長完顏醜奴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衛軍鈐轄烏古論奪剌謀作亂時元兵在近執中止務馳獵不恤軍事上使奉職即軍中責之執中方飼鶻怒擲殺之遣人召城北別將福海至而執之八月二十五日五更分軍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玄通門入執中恐城中出兵來拒先遣一騎馳至東華門大呼曰元兵至北關已接戰矣既而再遣一騎亦如之使徒單金壽召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富義坊馬

上與執中相見、執中刺殺之、使烏古論奪剌、召南平子駙馬都尉沒烈殺之、符寶祗候鄯陽、護衛長完顏石古乃聞亂、召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華門、呼門者、親軍百戶冬兒、五十戶蒲察六斤、皆不應、呼都點檢徒單渭河、渭河縋城出見執中、執中命聚薪焚東華門、立梯登城、護衛斜烈乞兒、親軍春山、共搖鎖開門納執中、執中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急召都轉運使孫椿年取銀幣賞將士、是夜召妓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上出居衛邸、殺左丞完顏綱、執中意不可測、丞相徒單鎰勸執中立宣宗、執中不得已許之、時莊獻太子

在中都、執中以皇太子儀仗迎入、居東宮、召符寶郎徒單福壽取符寶、陳於大興府路階上、擅用御寶出制、除完顏醜奴德州防禦使、烏古論奪剌順天軍節度使、蒲察六斤橫海軍節度使、徒單金壽永定軍節度使、皆兩之、左右其餘除拜數十人、同時有兩蒲察六斤、其一守東華門不肯從亂者、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乃止、遣奉御完顏忽失來、護衛蒲鮮班底、完顏醜奴等、迎宣宗於彰德、使宦者李思忠弑上於衛邸、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邊戍皆不守矣、九月、宣宗即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以其弟特末也為都

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子猪糞兵部侍郎、都點檢、餘黨升授有差、詔以烏古論誼居第賜執中、儀鸞局給供張、妻王氏賜紫結銀鐸車、執中侍朝、宣宗賜之坐、執中就坐不辭、執中請降衛紹王為庶人、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子少傅奧屯忠孝、侍讀學士蒲察思忠附執中議、衆相視莫敢言、獨文學田廷芳毅然曰、先朝素無失德、尊號在禮不當削、於是從之者禮部張敬甫等二十四人、宣宗曰、譬諸問塗、百人曰東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適東乎、適西乎、豈以百人十人為是非哉、朕當徐思之、數日、詔降為東海郡侯、元兵游騎至高橋、宰臣以聞、宣宗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矣、讓宰

執曰、吾為尚書令、豈得不先定議而遽奏耶、宰執遜謝而已、提點近侍局慶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請誅執中、宣宗不許、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屢戰不利、執中曰、今日出兵無功、當以軍法從事、高琪出戰、復敗、自度不免、顧聞慶山奴諸人有謀、高琪遂率所將糺軍入都、圍執中第、執中彎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絓墮傷股、軍士斬之、高琪持執中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為右副元帥、執中之黨呼於衢路曰、糺軍反矣、殺之者有賞、市人從之、糺軍死者甚衆、宣宗遣近侍撫諭之、衆乃定、出特末也及其黨於外、御史中丞孟鑄、右諫議大夫張信甫劾執中、執中召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

卿鑄行信曰然執中還家曰且須後命既而執中死行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國君立不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即列為諸侯東海在位已六年矣為其臣者誰敢干之胡沙虎率兵入城躬行弒逆當是時惟鄯陽石古乃率衆赴援至於戰死論其忠烈在朝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機海內望化伏願褒顯二人延及子孫少慰貞魂以伸天下之氣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弒營陽王立文帝文帝誅之胡沙虎國之大賊世所共惡雖已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籍沒其家以示懲戒宣宗乃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官爵贈鄯陽石古乃加恩其子慶山奴惟弼惟康皆遷賞近侍局自此用事矣

論曰金九主遇弒者三其謀逆者十人熙宗之弒惟大興國一人世宗聲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括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弒其首惡為完顏元宜則令終焉衛紹王之弒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於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恒是也豈有如高琪之擅殺而以為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如此國其能久乎

弒逆十人獨元宜得保要領豈
完之惡獨赦故殺之者無罪與

叛臣

古者畔與叛通畔之為言界也左氏曰政猶農之有畔是也君臣上下之定分猶此疆彼畔之截然違此向彼即為叛矣善惡判於跬步吁可畏哉作叛臣傳

張覺平州人遼進士為遼興軍節度使燕王淳死覺知遼必亡籍兵馬為守備蕭后遣時立愛知州事覺拒弗納宗翰入燕問平州事於故遼參知政事康公弼公弼曰覺狂妄寡謀雖有平州亦何能為示之不疑圖之未晚乃以覺仍知州事既又欲下平州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請往覘之公弼至覺曰遼之八路七路已降今獨一平州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公弼還復宗翰曰彼無足慮遂升平州為南京加覺同平章事判留守事宋人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之地太祖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與之平州自入契丹別為一軍故弗與既聞覺有異志遣劉彥宗諭之詔曰平山一郡今為南京節度使汝為留守恩亦厚矣或言汝等陰有異圖非去危就安之計也其諭朕意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實京師民心多不安及以幽州與宋燕民盡徙流離道路出平州詣覺訴曰宰相左企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幸公免之覺召僚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於松漠金人急趨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能仗大義迎故主以圖興復責企弓等之罪而殺之盡歸燕人使復其業

而以平州歸宋宋人無不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儻金人西來內用營平之兵外藉南朝之援何所懼乎覺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召與議石至言與之合會金遣平章政事左企弓曹勇義樞密使虞仲文參知政事康公弼往廣寧覺遣張謙率五百騎執企弓等至灤河西岸遣議事官趙秘校數其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秦晉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降封湘陰三也矯天祚遣知閤王有慶來議事而殺之四也檄書有迎秦拒湘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降六也不顧大義臣事於金七也根括燕財取悅於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教金人發兵下平州十也

爾有十罪不容於死企弓等無以對皆縊殺之時天輔七年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於廳事朝夕謁每事必告而後行呼父老諭曰此汝主也不可背女直讐也不可從當相約以死不得已則歸中國衆曰諾覺仍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恆產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說宋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萬餘覺文武全材令若內附必能屏翰王室苟不然彼西迎天祚北通蕭幹將爲腹心患矣安中然之遣安弼黨詣汴宋主手詔曰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違金人不即討覺者以方取雲中故也不日東來覺

宋此詔

甚爾數城恐未易當爲今之計姑密示羈縻足矣覺遣宋安撫司書云金虜恃虎狼之強驅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竊想大朝亦非得已道民假道營管宛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愈謂宜抗賊命以存生靈使復父母之邦且爲大朝守禦之備已盡遣其人過界謹令掌書記張鈞齎命宋主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覺以兵五萬屯潤州欲脅遷來潤隰四州上命闍母討之覺率兵拒於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於門有今冬復來之語覺遂報捷於宋宋建平州爲泰寧軍拜覺節度使安弼黨皆徽猷閣待制以銀絹數萬犒賞使至覺喜遠迎宗望諜知舉兵來襲覺不得

歸奔燕將妻在營州爲宗望所獲進圍平州覺弟侄固守宗望以納叛責宋且索俑禮攻之數月州民潰圍走宗望既得二州遣人索覺王安中諱曰無之索愈急乃斬貌類覺者當之金人曰此非覺也覺匿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我自以兵取之安中不得已引覺出覺大罵遂殺之函其首送金軍燕之降將及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及金人伐宋竟以納平州之叛爲執言云子僅言在襁褓里人劉承宜得之養於家與韓夫人隣居夫人甚愛之年數歲隨夫人得見貞懿皇后留之潛邸稱長侍世宗讀書遂使僅言主家事檢繩部曲一府憚之世宗留守東京海

陵川兵江淮將士亡歸詣東京願推戴世宗爲天子僅言勸
進世宗即位除內藏庫副使僅言能心計世宗倚任之嘗曰
一經僅言無不愜朕意者六年提舉修內役事役夫掘地得
白金匿之法當死僅言責取其物而釋其罪遷少府監護作
太寧宮引宮左流泉溉田歲穫稻萬斛遷勸農使僅言雖舊
臣出入左右世宗終不以假權任二十一年尚書省奏宮苑
司直長黎倫在職十六年請與遷敘上曰此朕之家臣質直
人也今已老矣如勸農使張僅言亦朕舊臣純實頗解事凡
朝廷議論內外除授未嘗得干預朕觀自古人君爲讒諂蒙
蔽者多矣朕雖不及古人然近習之言未嘗入耳宰臣曰此
國家之福也僅言得疾猶扶杖視事及卒上深惜之贈輔上
將軍

移剌窩斡契丹部族先從撒八爲亂後殺撒八遂有其衆撒
八初爲招討司譯史海陵伐宋使牌印燥合楊葛盡徵西北
路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爲仇
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累矣幸使者言
之燥合不敢言楊葛恐後有事得罪遂以憂死燥合督趣西
北路兵於是撒八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取招
討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豫王延禧子孫推都監老和尚爲
招討使山後山前諸羣牧皆應之羣牧使徒單賽里等皆遇
害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也殺節度使术甲兀者以應之會
寧八猛安牧馬於山後盡奪其馬闍沙河千戶十哥殺烏古
廸列招討使烏林荅蒲盧虎以所部趨西北路室韋部節度
使阿厮列追擊敗之十哥與數騎遁去歸撒八咸平路謀克
括里與所部自山後逃歸咸平少尹完顏余里野欲收捕之
括里招誘富家奴隷數日得衆二千攻陷韓州及柳河縣遂
趨咸平余里野迎擊之兵敗賊遂振咸平出府庫財物以募
兵勢益張宿直將軍孛术魯吳括剌徵兵於速頻路遇括里
於信州擊敗之括里收餘衆趨京世宗爲東京留守以兵四
百人拒之賊至常安縣開谷中擊鼓聲如數千鼓者見旌旗
蔽野傳言留守以十萬兵至矣乃引還以其衆合於撒八海
陵使樞密使僕散忽土將兵一萬與右衛將軍蕭禿剌討之
禿剌先至戰敗糧餉不繼退歸臨潢撒八率衆沿龍駒河西
歸大石及僕散忽土至與禿剌合兵追至河上不及而還忽
土禿剌皆誅死以白彥恭爲北面兵馬都統紇石烈志寧副
之完顏穀英爲西北面兵馬都統唐括孛姑的副之以討撒
八等撒八既西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
使移剌窩斡兵官陳家殺撒八執老和尚等窩斡自爲都元
帥陳家爲都監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新羅寨世宗使移剌扎
八招之扎八見窩斡窩斡許降已而復謂扎八曰若降汝能

保我輩無事乎扎八曰我知招降耳其他豈能必哉扎八見窩斡兵強車帳滿野因說之曰我始以汝輩不能有為今觀兵勢強盛如此汝等欲如羣羊為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賊將逐斡言昔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他日西北部族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不可降也於是窩斡不降扎八亦留賊中窩斡乃引兵攻臨潢府正隆六年窩斡遂稱帝時白彥敬紇石烈志寧在北京聞世宗即位以兵來歸世宗使元帥左都監吾扎忽同知北京留守事完顏骨只救臨潢賊夜兼行比至賊已解圍去攻泰州吾扎忽追及之兩軍已陣將戰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兵應賊吾

扎忽軍遂敗賊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里補率軍士數人各持刀以身率先擊賊斫刈甚衆賊乃退城賴以完二年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北征窩斡窩斡自泰州往攻濟州欲邀糧運謀衍與右監軍福壽左監軍吾扎忽合甲士萬三千人以徒單克寧為左翼紇石烈志寧為右翼至术虎崖盡委輜重士卒賚數日糧輕騎襲之羣牧人丸者素家自賊中來降謂謀衍曰賊中馬肥健官軍馬疲弱此去賊八十里比遇賊馬已憊賊輜重去此不遠我攻之賊必來救賊至馬必疲我馬少得息所謂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勞也謀衍從之乘夜亟發會大風路暗不能辨遲明行三十里許與賊輜重相近

整兵少憩窩斡偵知大軍取其輜重乃還救遇於長濼相去五里許而陣別部諸將與賊對者勝負未分左翼萬戶襄州與賊戰賊陣動襄麾軍乘之賊遂卻襄與大軍合忽反風揚砂石賊陣亂官軍馳擊大破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甚衆窩斡率其衆西走謀衍追至霿㲋河賊已濟毀其津口不克渡乃對岸為疑兵紇石烈志寧與兩萬戶於下流渡河而支港兩岸斗絕且淳濘軍士束柳填港而過追之數里止食賊衆奄至志寧急整陣賊自南岡馳下衝陣者三志寧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大軍畢至左翼騎兵與賊接賊據上風縱火乘煙擊官軍步兵亦至併力合戰軍士苦風煙皆植立會天降

雨風止官軍奮擊大敗之徒單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阻溪澗不得渡多殺傷既渡官軍亦渡賊反旆來攻克寧以大軍未至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卻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賊復來衝突大軍至賊遂引去窩斡既敗謀衍不復追討駐軍白濼窩斡攻懿州不克遂破川州將趨於山西而北京亦不邀擊之於是發驍騎等軍號四萬以紇石烈志寧為元帥右監軍押謀衍等歸本管尚書右丞僕散忠義願除邊患世宗嘉歎拜忠義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完顏思敬為都統以兵五千會於燕子城詔思敬曰賊敗必走山後可選新馬三千加獨珠以備追襲忠義至軍中時窩斡西走花道

衆尙八萬忠義軍與賊遇萬戶查剌爲左翼宗亨統之宗寧爲右翼宗叙統之與賊夾河爲陣賊渡河以兵四萬先犯左翼軍宗亨指畫失宜陣亂而敗賊圍查剌軍查剌力戰宗叙以右翼兵來救賊乃去窩斡自花道西走忠義志寧追及於裕泉賊兵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依岡爲陣邐邐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左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是日大霧晦冥陀日晡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搏擊右翼軍烏延查剌力戰賊稍却志寧與夾谷清臣烏林答剌撒鐸剌進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泥淖不得渡大軍逐北人馬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

陷泉皆平餘衆蹄籍而過或竄匿林莽間大軍邇擊之俘斬萬計生擒其弟大王裊窩斡與數騎脫去賊衆自落括岡西走志寧追獲之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其部族皆降窩斡收散卒萬餘人入奚部以諸奚自益時時出兵寇速魯古淀古北口興化之間詔完顏謀衍以兵三千合舊屯兵五千擊之完顏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會討賊將降者甚衆其餘多疫死無復鬬志窩斡自度勢窮謀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國大軍追之急其衆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九月稍合住神獨斡執窩斡詣思敬并獲其母徐輦及其妻子志寧濟臣等追餘黨悉獲之賊平皇太子率百官上表賀思敬獻俘

於京師窩斡梟首於市磔其手足分懸諸京府其母及妻子皆戮之括里扎八率衆南走宗亨追及扎八扎八詐降宗亨信之扎八紿宗亨曰括里驚走願追之宗亨遣之遂奔猛安欲追括里宗亨恐分其功不聽而縱軍士取賊所棄貲畜人畜自有之括里扎八由是得亡去遂奔於宋宗亨降寧州刺史其後宋李世輔用括里扎八遂取宿州爲邊患大定六年點檢司奏親軍中有逆黨子弟請一切罷去詔曰身預逆黨者罷之餘勿問

崔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爲寺僧負鈸鼓乘兵亂從上黨公張開爲都統遙領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爲選曹所駁每

之崔立入叛臣其降元所忌諱也今正之

以不至三品爲恨圍城中授都尉天興元年冬上親出師授西面元帥性淫暴常思亂以快其欲管州藥安國有勇力嘗爲嵐州招撫使以罪繫開封獄赦出貧無以爲食立將爲變潛結納之安國饑啖立飽之遂與之謀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勝則挈以逃日與都尉楊善入省中候動靜布置已定召善食殺之二年正月遂帥甲卒二百撞省門而入二相聞變趨出立拔劍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處之二相曰事當好議之立遂殺二相馳往東華門道遇點檢溫屯阿里殺之諭百姓曰二相閉門無謀吾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御史大夫裴滿阿忽帶諫議大夫烏古孫奴申右左副

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戶部尚書完顏珠顆皆死立還省中集百官議曰衛紹王子梁王承恪其妹公主在元軍中可立之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召承恪至以太后誥命梁王承恪監國百官拜舞山呼遂送二相所佩虎符詣元大帥速不解納款立自稱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出入御乘輿稱其妻爲王妃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除拜其黨孛术魯長哥韓鐸藥安國等初立假安國之勇以濟事至是忌之聞安國納一部尉妻數其罪斬之速不解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大帥飲之酒立以父事之既還悉燒京城樓櫓大帥大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征官吏家屬聚之省中自閱之日亂數人猶不足禁城中嫁娶有以一日之故殺數人者遷梁王及宗室置省中以腹心守之以荊王府爲私第取內府珍玩實之二月以天子袞冕后服送元軍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百毒備至郕國夫人及內侍高祐等皆死杖下宮吏親屬不任楚毒多自盡同惡相濟視人如讐人相謂曰攻城時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餘萬人恨不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皇乳母招歸德當時冒進之徒爭援劉齊故事以冀非分立大喜三月立以兩宮梁王荊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遂北

行妻王氏備仗衛送兩宮至開陽門是日宮車三十七兩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皆赴北四月元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立歸大慟無如之何山西人李琦爲都尉附立妹婿折希顏娶夾谷元之妻年二十餘有姿色有言其美者立欲得之立每奪人妻必差其夫遠出一日差琦出京琦以妻自隨如是者再三立欲殺琦琦又數爲希顏所折辱遂謀殺立寶坻人李伯淵本千戶淡沉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義殺之燕人李賤奴東面元帥立初反以賤奴與敵體頗貌敬之數月之後遂視賤奴如部曲賤奴不能平遂與琦合三年六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夾夜伯淵等燒外封丘門以警動之立亦不安一夕百臥起比明伯淵等來約立視火立令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折希顏范秀等數騎從並行及梳行街伯淵欲送立還荊王府立辭數四伯淵必欲親送立不疑之伯淵猝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刺之洞再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黃摑三合殺范秀折希顏後至望見立墜馬謂與人鬬欲前解之爲軍士所斫被創走追斬之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於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不

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其首望承天門獻京宗伯
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啖之以三尸掛闕前槐樹上
樹忽拔人謂樹亦厭爲所汙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兒賜丞
相帳下士

外國

夏自李元昊始稱帝遼人以公主下嫁世修朝貢天輔六年
金破遼兵遼主走陰山夏國王乾順遣將李良輔將兵三萬
救遼次天德境斡魯婁室敗之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兵漂
沒者不可勝計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夏國議和其書曰奉
詔有之夏王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茲已舉遼國

若能如事遼之日以効職貢當繼其來無致疑貳天會二年
始奉誓表以事遼之禮稱藩請受割賜之地宗翰承制割下
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祿濼之西以賜之太宗命
王阿海等以誓詔賜夏國乾順以契丹舊儀見使者阿海曰
契丹與夏國甥舅也故國王坐受使者禮今大金與夏國君
臣也見使者當如儀爭數日乾順乃起立受焉時宋人與夏
人俱受山西地宋人侵取之乾順遣使上言詔都統府從宜
定奪初以山西九州與宋人而天德遠在一隅割以與夏後
破宋都獲二帝乃畫陝西分畔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黃河
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

通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川秦
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直距黃河熙河路盡西邊以限封域
復分陝西北鄙易天德雲內以河爲界及婁室定陝西婁盧
火率兵取威戎城軍至威戎東與來兵遇擊走之生致二人
問之知爲夏將李遇也乃還其人而與李遇通問李遇軍威
戎西婁盧火軍威戎東使人請命於婁室婁室報曰可與夏
人相爲掎角毋相侵犯李遇使使來曰夏國既以天德雲內
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婁盧火遂旋軍
睿宗既定陝西遂不以陝西北鄙與夏國天眷二年乾順卒
子仁孝立遣使冊命初宋慕洧以環州降及割陝西河南與

宋人洧奔夏國夏人以爲首領撒离喝再定陝西洧謀歸夏
人遂族洧詔書責讓之海陵弑熙宗遣使詔諭至境上夏人
問曰聖德皇帝何爲見廢不納朝廷乃使有司以廢立之故
移文報之正隆末伐宋宋人入秦隴夏亦乘隙攻取蕩羌通
峽九羊會州等城寨世宗即位夏人復以城寨來歸既而任
得敬專國政大定八年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
孝章乞良醫爲得敬治病詔保全郎王師道往上諭之曰如
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期一月歸得敬疾愈遣謝恩使
任得聰來得敬亦附表進禮物上曰上下自有定分得敬附
表禮物其却之初仁孝嗣位其臣下作亂得敬抗禦有功遂

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爲得敬求封世宗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許之上曰國君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當以兵誅之乃賜仁孝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畫疆於乃父繼而賜命於汝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非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物已令發回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蠟丸書答得敬夏人得之得敬始因求醫附表進禮物欲以嘗試世宗既不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謀誅之八月仁孝誅得敬上表謝并以所獲宋人及蠟丸書來上十二年上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有用也乃罷保安蘭州綏德榷場止存東勝環州仁孝深念世宗恩厚獻本國所造百頭帳上曰夏國貢獻自有方物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進帳本非珍異使人已到邊若不蒙包納則下國深誠無所展効四方鄰國以爲夏國不預大朝眷愛之數將何所安乃許與正旦使同來仁孝表請復置蘭州保安綏德榷場詔使副往來聽留綏德都亭貿易章宗明昌二年

夏人肆牧於鎮戎之境邏卒逐之夏人執之而去邊將阿魯帶率兵詰之夏廂官吳明契等伏兵於澗中阿魯帶中流矢死詔索殺阿魯帶者夏人殺明契等以報明昌四年仁孝卒子純佑嗣承安二年復置蘭州保安榷場泰和六年仁孝弟子安全廢純佑自立俄純佑死使純佑母羅氏表言純佑不能嗣守與大臣定議立安全爲王賜羅氏詔詢其意夏人復以羅氏表來乃封安全爲夏國王大安三年安全卒族子遵頊立遵頊先以狀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將金兵敗績於會河堡夏人乘隙侵略邊境而通使如故崇慶元年攻葭州至寧元年攻保安州貞祐元年攻會州陷涇州二年攻慶原延安積石州蘭州譯人程陳僧結夏人以州叛三年攻武延州攻積石州攻環州三月詔議伐夏陝西宣撫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蘭積石以兵應之遽逐巢穴蓋以備我邊今蘭州潰兵猶未集軍實多不完沿邊地寒春草始生未可芻牧兩界無煙火者三百餘里不宜輕舉從之四月詔河州提控曹記僧討程陳僧夏人援之十月夏人臨洮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來救大敗於渭源堡城破胡失來被執進圍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破之四年來遠鎮獲諜人言宋夏相結來攻詔陝西行省備之鄜延路奏夏人牒報用彼國光定年號詔還其牒十二月宣宗與皇太子議伐夏左監軍陀滿胡土

門攻臨洮府夏州慶陽總管慶山奴攻威靈安會州興定元年夏兵三萬自寧州還慶山奴邀擊敗之三年夏人入葭州慶山奴破之三年華州元帥完顏合達出安塞堡至隆州敗其兵二千進攻隆州克其西南隅會暮乃還四年夏人犯鎮戎金師敗績元帥慶山奴攻宥州閻神堆府穴其城援兵至擊走之斬首二千八月夏人陷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降剛定西刺史愛申阿失剌擊走之九月陷西寧州五年寧遠軍節度使夾谷海壽破夏兵於搜覓堡元光元年夏人陷大通城復取之二年遵頊使其太子德任來伐德任曰彼兵勢尚盛不若與之約和遵頊笑曰是非汝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強之有德任固諫不從乞爲僧遵頊怒囚之靈州是歲元兵伐夏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其困敝伐之陝西行省白撒合達以爲不可乃止隴安軍節度使完顏阿鄰日與將士宴飲不治軍事夏人掠民五千餘口牛羊雜畜數萬而去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之事及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構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敝是歲遵頊傳位於子德旺正大元年和議成稱兄弟之國二年二月遵頊死七月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明年夏國亡先是夏遣精鼎匣使王立之來聘未復命國亡詔於京兆安置充宣差彈壓主管夏國降戶八年立之妻子三十餘口至環州詔歸之賜以幣帛立之言先世本申州人乞居申州詔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鄧申裕等處夏國降戶聽唐鄧總帥府節制給上田千畝牛具農作夏之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偭鄉無常視三國之強弱以爲異同焉

高麗國王王楷其地鴨綠江以東曷懶路以南東南皆至於海自遼時歲時遣使修貢女直雜處高麗不相通者久矣穆宗時高麗始通使於女直及破蕭海里使斡離罕往高麗報捷高麗亦使使來賀厥後曷懶甸諸部欲來附高麗以近於己不利使人邀止之穆宗遣石適歡往納曷懶甸未行而穆宗沒康宗嗣遣石適歡以星顯統門之兵往至乙離骨嶺益募兵趨活涅水收曷懶甸七城高麗使人來請會議曷懶甸人使治剌保往石適歡亦使盃魯往高麗執治剌保而遣盃魯曰無與爾事於是五水之民皆附於高麗團練使陷者十四人二年高麗來攻石適歡大破之殺獲甚衆追入其境焚略其戍守而還高麗遣使來請和歸十四團練及亡命使人命石適歡經正疆界石適歡立幕府於三潺水其與高麗往來爲亂者正其罪四年高麗使使來賀嗣位康宗遣使報聘且索亡命之民高麗曰使使至境上受之康宗使阿聒勝昆往受敗於馬紀嶺以待之阿聒勝昆至境上高麗殺之出兵曷懶甸築九城康宗欲伐之衆曰恐違人將以罪我太祖

日若不擧兵豈止失曷懶甸諸部皆非我有也遂使斡塞將兵伐之大破高麗進圍其城七月高麗復請和願歸亡入之民罷九城之戍復所侵故地遂與之和收國元年太祖已克黃龍府命撒喝收保州保州遼侵高麗所置也久之不下撒喝請濟師詔曰保州未下但守邊戍閉遼主且至俟破大敵復益汝兵太祖已破走遼主軍撒喝破合主順化二城復請濟師攻保州使斡魯以甲士千人往二年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見還太祖謂使者曰爾其自取之詔撒喝曰若高麗來取保州當謹備之或欲合兵無得輒往及撒喝攻保州遼守將遁去而高麗兵入城高麗國王使蒲馬請保州詔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勤我師徒破敵城下當別議之天輔二年高麗增築長城三尺曷懶甸孛堇習顯以聞詔曰無得侵軼生事但慎固營壘廣布耳目而已四年使習顯以獲遼國州郡諭高麗其國方誅亂者使習顯就館事定乃依舊禮相見而以表來賀并貢方物命高隨等報使高麗至境上接待之禮不遜隨等以聞太宗曰高麗世臣於遼當以事遼之禮事我而我國有新喪遼主未獲勿強之命高隨等還天會二年南路都統鶻實答奏高麗納叛亡增邊備必有異圖詔曰凡有通問無違常式或來侵略則整爾行列與之從事敢先犯彼者雖捷必罰四年國王王楷遣

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止使高伯淑諭高麗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其保州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界者盡數發還若一一聽命即以保州地賜之伯淑至高麗王楷附表謝一依事遼舊制自是保州封域始定皇統六年楷卒子睍嗣初高麗使者別有私進禮物世宗以不應典禮罷之大定十年睍弟翼陽公晧廢睍自立十一年王晧以讓國來奏詔勿受有司移文詳問高麗曰前王久病昏耄不治以母弟晧權攝國事上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高麗乃以王睍讓國表來稱先臣楷遺訓傳位於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上以問宰執丞相良弼曰此不可信睍止一子往年生孫嘗有表陳生孫之喜一也晧嘗作亂睍囚之二也今睍不遣使晧乃遣使三也朝廷賜睍生日使晧不轉達於睍乃稱未敢奉受四也是晧篡兄詐情於天子安可恐也右丞孟浩曰當詢彼國士民果皆推服可遣使封冊上曰封一國之君詢於士民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乃却其使者而以吏部侍郎靖爲宣問使晧實篡國囚睍於海島靖至高麗晧稱王睍已避位出居他所病勢轉加不能就位拜命跋涉險遠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見睍乃以詔授晧轉取睍表附奏其言與前表相同靖還上問大臣皆曰睍表如此可就封之丞相良弼曰待晧祈請未晚也十二月晧遣禮部侍郎張翼

明等請封十二年三月賜封册十五年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睹遣徐彥寧等上表曰前王本非遜讓大將軍鄭仲夫郎將李義方實弑之臣位寵願以慈悲嶺以西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內屬請兵助援上曰王晧已加封册位寵輒敢稱兵爲亂欲納土內屬朕懷撫萬邦豈助叛臣爲虐詔執徐彥寧等送高麗頃之王晧定趙位寵之亂遣使奏謝十七年賀正旦禮物玉帶乃石似玉者有司請移問上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不必移問有司奏高麗下節官順成例外將帶甲三過界上以所坐罪重令發還本國章宗承安二年晧自陳衰病以國讓其弟晫是歲晧卒泰和四年晫卒子韺嗣七年伐宋夏亦有故獨高麗遣正旦使至寧元年八月韺卒嗣子未行起復九月宣宗即位遼吏奏高麗牒稱嗣子未起復不可以凶服迎吉詔又不可以草土名銜署表禮官議人臣不以私恩廢公議宜權用吉服迎詔署表用權國事名銜俟高麗告哀使至闕然後遣使致祭及行封册制可明年宣宗遷汴遼東道路不通興定三年遼東行省奏高麗有奉表朝貢之意宰臣奏可令行省受其表章其朝貢之禮俟他日徐議宣宗乃遣使撫諭高麗言道路不通未遑迎迓詔行省且羈縻勿絕其好自是不復通問矣

國語解

今文尚書辭多奇澁蓋亦當世之方言也金史所載本國之語得諸重譯而可解者何可闕焉若其臣僚之小字或以賤或以疾猶古人尚質之風也國姓爲某漢姓爲某後魏以來已有之矣存諸篇終以備考索云

進元史表

中書左丞相宣國公臣李善長等言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
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
之廢興用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事
兵戈而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而爲食擅雄長於一隅
逮至成吉思之時聚會斡難河之上方尊位號始定教條既
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
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
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
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亦

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壹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
致於至正之朝徒玩細娛浸忘遠慮權姦蒙蔽於外嬖倖蠱
惑於中周綱遽致於陵遲漢網實因於疏闊由是羣雄角逐
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真主臣善長等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
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
鳴而衆響銷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乃推忠厚之仁僉言
實旣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
士欲求論議之公文辭勿致於艱深事跡務令於明白苟善
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足見聖心

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刊裁儒士臣
汪克寬臣胡翰臣宋僖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
汸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篪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
徽臣高啟修纂上自太祖下迄寧宗據十三朝實錄之文成
百餘卷粗完之史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靡存已遣使而
旁求俟續編而上送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
之未周殊無寸補臣善長忝司鈞軸幸視成書信傳信而疑
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
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隨表上進以聞
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金匱之書悉入

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
之典臣濂臣禕實爲之總裁明年春二月開局至秋八月書
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
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覽至若順帝之時
史官職廢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
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又明年春二月開局至秋
七月書成以卷計者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又六合前後二
書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
壎臣朱右臣貝瓊臣朱世濂臣王廉臣王彝臣張孟兼臣高
遜志臣李汶臣張宣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

事者、仍臣濂與臣禕爲作所纂錄之士、其名具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惟能終始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卽留神於晉書、敕房玄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欽惟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旣正、亦詔修前代之史、以爲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蓋如是、於戲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謬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辭鄙陋、無以稱塞詔旨之萬一、夙夜揣分、無任戰兢、謹繕寫成帙、次第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刊定焉、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史緯目錄

食貨
卷三百十九元史八志
兵　刑法
卷三百二十元史九表
諸王　公主
卷三百二十一元史十列傳
四述帝 睿宗　裕宗
顯宗　順宗
后妃 世祖皇后弘吉剌氏　裕宗后弘吉剌氏
成宗皇后伯岳吾氏　順宗后弘吉剌氏
順帝皇后弘吉剌氏　奇氏
牙忽都　特薛禪
阿剌兀思剔里忽思　木華黎 撒蠻 只必
博爾术 玉昔帖木兒　察罕
札八兒　速不台 兀良合台
按竺邇 國寶 國安　博羅歡 伯都
別的因　巴而木阿而忒的斤
雪不台　布智兒
純只海　月里麻思
鎖咬兒哈的迷失　塔塔統阿

忙哥撒兒 伯答沙　賽典赤贍思丁
卷三百二十二元史十一列傳
布魯海牙　高智耀
鐵哥　安童
廉希憲　伯顏
阿木　阿里海牙
土土哈 牀兀兒　來阿八赤
李恒　徹里
不忽木　阿魯渾薩理 岳柱
卷三百二十三元史十二列傳
朶兒赤　脫歡
塔出　哈剌哈孫
阿沙不花　拜住
奕赫抵雅爾丁　康里脫脫
燕鐵木兒　伯顏
脫脫　朶爾直班
阿魯圖　太平
太不花　紫罕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
卷三百二十四元史十三列傳
嚜嚜　自當

阿朮　小雲石海涯
泰不華　余闕
星吉　達理麻識理
耶律楚材　董文用 文忠
耶律畱哥　郭侃
王珣　石抹也先 查剌
何伯祥 瓌　石抹明安
王玉汝　石天麟
洪福源 俊奇　史天澤
董文炳　張弘範

卷三百二十五元史十四列傳

劉秉忠　張文謙
郝經　姚樞
許衡　竇默
商挺　趙良弼
趙璧　王磐
李冶　李昶
劉肅　王思廉
孟祺　劉整
李忽蘭吉　李庭

高鳴

卷三百二十六元史十五列傳

劉國傑　李德輝
張雄飛　張德輝
烏古孫澤　郭守敬
魏初　尚野
石高山　陳祐 天祥
劉宣　秦長卿
姚天福　高觿 張九思
尚文　劉因

吳澄 陳櫟

卷三百二十七元史十六列傳

趙孟頫　袁桷
崔斌　崔彧
葉李　馬紹
姚燧　張珪
李孟　張養浩
曹伯啟　王壽
秦起宗　張思明
張昇　王約

元史一

明浦江[illegible]撰著
清吾江陳[illegible]刪修

本紀

太祖姓奇渥溫氏諱鐵木真蒙古部人其十世祖孛端叉兒母曰阿蘭果火嫁脫奔咩哩犍生二子長曰博寒葛答黑次曰博合覩撒里直夫亡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窗中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即孛端叉兒也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蘭曰此

兒非癡阿蘭沒諸兄分家貲不及之孛端叉兒獨乘青白馬至八里屯阿懶之地居焉食飲無所得適有蒼鷹搏野獸而食孛端叉兒設機取之鷹即馴狎乃臂鷹獵兔禽以為膳或闕即繼假有天相之居數月有民數十家自統急里忽魯之野逐水草來遷孛端叉兒結茅與之居出入相資自此生理稍足一日仲兄思之曰孛端叉兒獨出而無資得無凍餒乎來訪之遂與俱歸孛端叉兒中路謂其兄曰統急里忽魯之民無所屬附若臨之以兵可服也其兄至家選壯士令孛端叉兒帥以往降之孛端叉兒沒孫咩撚篤敦其妻莫拏倫生七子而寡將押剌伊而部有群兒掘田間草根以為食莫拏

倫乘車出適見之怒曰此田乃我子馳馬之所群兒輒敢壞之耶驅車輾傷諸兒有至死者部衆忿怨盡驅其馬以去諸子不及被甲往追之莫拏倫令子婦載甲赴之則已敗矣六子死之押剌伊而殺莫拏倫滅其家長孫海都尚幼乳母匿諸積木中得免第七子納真於八剌忽民家為贅婿故不及難聞其家被禍來視之見病嫗十數與海都尚在計無所出有黃馬遂歸納真乘之僞為牧馬者詣押剌伊而路逢父子二騎先後行臂鷹而獵納真識其鷹曰此吾兄所擎者也趨前紿其子曰有赤馬引羣馬而東汝見之乎曰否其子問曰汝所經過有鳧鴈乎曰有曰汝可為吾前導乎曰可遂同行

轉一河隈後騎相去稍遠遂刺殺之縶馬與鷹趨迎後騎後騎問曰前射鳧鴈者吾子也何為不見納真曰鼻衄方臥騎者愕然納真乘隙刺殺之前行至一山下有馬數百牧者童子數人方擊石為戲納真熟視之乃吾兄物也於是登山四顧悄無來人盡殺童子驅馬臂鷹而還取海都并病嫗歸八剌忽止焉海都稍長納真率八剌忽怯谷諸民共立為主海都攻押剌伊而臣屬之形勢漸大列營帳於八剌合黑河上跨河為梁以便往來由是部族歸之者漸衆海都五傳至烈祖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烈祖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太后月倫適生太祖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以

鐵木眞名之志武功也宋紹興十七年烈祖崩帝方幼冲部衆多歸泰赤烏部近侍脫端火如眞亦將叛帝泣留之脫端曰淺池已乾矣堅石已碎矣留復何爲竟帥衆去太后怒麾旗將兵自追叛者驅其大半而還札木合掠薩里河牧馬以去帝麾下捌只射殺之札木合部與泰赤烏諸部合謀以衆三萬來戰帝集諸部兵分十三翼以伐札木合走帝與大戰破走之時諸部中惟泰赤烏地廣民衆號爲最強其族照烈部與帝所居相近帝嘗出獵偶與照烈獵騎相遇帝謂之曰今夕可同宿乎照烈曰同宿固所願但從者四百因挾糧不具已遣半還矣帝固邀與宿凡留者悉飲食之明日再合圍

帝使左右驅獸向照烈照烈多獲以歸其衆感之私相語曰泰赤烏與我雖兄弟常擄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唯鐵木眞乎照烈長玉律爲泰赤烏所虐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已而二人復叛去至中路爲泰赤烏部人所殺時帝功德日盛泰赤烏諸部苦其主見帝寬仁心悅之朶郎吉札剌兒忙兀諸部皆來降會塔塔兒部長蔑兀眞笑里徒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伐之北走帝發兵自斡難河迎擊殺蔑兀眞笑里徒盡虜其輜重帝之麾下有爲乃蠻部人所掠者帝欲討之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吉薛徹別吉有舊怨殺十人去五十人衣而歸之帝怒帥

兵踰沙磧攻之殺虜其衆初克烈部脫里金封爲王番稱王爲汪罕汪罕多殺戮其叔父菊兒帥兵與戰汪罕敗以百餘騎奔於烈祖烈祖將兵逐菊兒走西夏奪部衆歸汪罕汪罕德之相與盟稱爲按答華言交友也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剌怨汪罕叛歸乃蠻部乃蠻部爲發兵伐汪罕汪罕奔契丹既而復叛歸中道糧絕捋羊乳爲飲刺橐血爲食帝以其與烈祖交好撫勞振給之奉汪罕爲父帝伐蔑里乞部掠其貲財以遺汪罕汪罕部衆稍集不告於帝率兵復攻蔑里乞部大掠而還於帝一無所遺乃蠻部不服帝與汪罕征之約明日戰是夜汪罕多燃火營中示人不疑潛移部衆於別所及旦

汪罕與烈祖交故稱帝爲太子

帝始知之疑其有異志還師薩里河汪罕亦還汪罕子亦剌合自別部來乃蠻部曲薛吾等襲虜其衆於道汪罕遣使來曰乃蠻掠我人民太子有四良將能假我以雪恥乎帝即釋前憾遣博爾术木華黎博羅渾赤老溫四人帥師以往師未至亦剌合追及曲薛吾與之戰大敗須臾四將至擊乃蠻走盡奪所剽歸汪罕已而與皇弟哈撒兒再伐乃蠻大敗之盡殺其族衆乃蠻勢遂弱時泰赤烏猶強帝會汪罕與泰赤烏沆忽等大戰斡難河上敗走之斬獲無算哈荅斤部散只兀部朶魯班部塔塔兒部弘吉剌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不自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弘吉剌部長迭夷恐事

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汪罕逆戰於盃亦烈川大敗之汪罕之弟札阿紺孛謀於按敦阿速燕火脫兒曰吾兄性行不常旣殺我昆弟我輩豈得獨全乎按敦阿速以告汪罕執燕火脫兒至帳下數之曰吾常由西夏而來道路饑困其相誓之語遽忘之乎因唾其面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又屢責札阿紺孛二人遂奔乃蠻時弘吉剌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往劫之弘吉剌與札木合諸部會於犍河率士卒來侵帝迎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弘吉剌降帝發兵伐塔塔兒部誓師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愼無獲俟軍事畢散之旣而大勝乃蠻復合諸部來侵帝遣輜重於他所與汪罕倚阿蘭塞為壁

太祖降汪罕為父故云

大戰於闕奕壇之野乃蠻使神巫祭風雪欲因其勢進攻旣而反風逆擊其陣乃蠻軍不能戰引還雪滿溝澗帝勒兵乘之乃蠻大敗帝欲為長子朮赤求婚汪罕女汪罕之子禿撒合亦欲尚帝女皆不諧自是頗有違言初帝與汪罕合軍攻乃蠻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遇寒則南飛就暖意謂帝心不可保也汪罕遂移部衆於別所及議婚不成札木合復謂亦剌合曰太子雖言是汪罕之子嘗通信於乃蠻將不利於君父子君若能加兵我當從傍助君亦剌合言於汪罕汪罕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聽亦剌合力言之汪罕曰吾身

之存實太子是賴髭鬚已白遺骸異得安寢汝乃喋喋不已善自為之毋貽吾憂可也札木合遂縱火焚帝牧地而去汪罕父子謀欲害帝遣使者來曰向者所議婚事今當相從請來飲布渾察兒華言許親酒也帝率十騎赴之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騎往謝帝遂還汪罕謀旣不成議舉兵來侵圉人乞力失密告帝帝馳軍阿蘭塞悉移輜重於他所遣折里麥為前鋒整兵出戰先與朱力斤部遇次與董哀部遇又次與火力失烈門部遇皆敗之最後與汪罕親兵遇又敗之亦剌合見勢急突來衝陣射之中頰斂兵而退帝亦退遣阿里海作書責汪罕汪罕語亦剌合曰我向者之言何如亦剌合曰

事勢至今日唯有竭力戰鬭我勝則并彼彼勝則并我多言何為帝旣遣使於汪罕遂進兵至班朱泥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誓衆哈撒兒別居哈剌渾山妻子為汪罕所虜挾幼子脫虎走糧絕探鳥卵為食來會於河上汪罕兵至帝與戰汪罕大敗札木合等謀弒汪罕弗克奔乃蠻帝移兵斡難河源僞作皇弟哈撒兒遣使謂汪罕曰我兄太子今旣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又在王所縱我欲往將安所之王儻棄前愆念舊好仰求手來歸矣汪罕信之遣人隨使者來以皮囊盛血與之盟仰令軍士銜枚夜襲之盡降其部衆汪罕與亦剌合挺身遁去汪罕嘆曰我為吾兒所誤今日悔將何及汪罕出走

爲乃蠻部將所殺、亦剌合走西夏、剽掠以自資、爲西夏所攻、走至龜茲、龜茲國主殺之、帝既滅汪罕、宣布號令、振凱而還、乃蠻部長太陽罕心忌帝能、遣使謀於白達達部阿剌忽思、忽思以報帝、帝遂伐乃蠻、駐兵於建忒該山、太陽罕營於沆海山、兵勢頗盛、時我隊中有瘦馬驚入其營中、太陽罕見之、曰、蒙古之馬瘦弱如此、當誘其深入、然後戰而擒之、其將火力速八赤曰、先王戰伐、勇進不回、馬尾人背、不使敵人見之、今爲遷延之計、得非心中有所懼乎、苟懼之、何不令后妃來統軍、太陽罕怒、即躍馬索戰、帝以哈撒兒主中軍、將札木合從太陽罕來、見帝軍容整肅、謂左右曰、乃蠻初舉兵、視蒙古

軍如羖䍽羔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遁去、帝與乃蠻軍大戰、至晡、殺太陽罕、諸部皆潰、夜走墜死者不可勝計、諸部悉降、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元年、帝大會諸部長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斿白旗、自號成吉思可汗、實金章宗太和六年也、帝復征乃蠻、太陽罕子仇出律罕奔也兒的石河上、初金殺帝宗親咸補海罕、帝欲復讎、會金降俘言金主璟肆行暴虐、帝乃議伐金、然未敢輕動也、二年、征西夏、三年、帝自至西夏、討茂里乞部、滅之、四年、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克兀剌海城、進克夷門、復敗夏師、薄中興府、引河水灌

之、堤決、水外潰、遂撤圍還、夏主納女請和、五年、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遮別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淨州、帝見允濟不爲禮、允濟歸、請伐之、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君是誰、金使曰、衛王也、帝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即乘馬去、遂與金絕、六年、帝將南伐、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大水濼、豐利等縣、命遮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拔之、八月、帝及金師戰於會河川、敗之、拔德興府、居庸關守將遁去、遮別遂入關、抵中都、十月、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還、耶律阿海降、皇子术赤、察

合台、窩闊台分徇雲內、東勝、武、朔等州、下之、七年、金元帥耶律留哥以隆安來附、帝破昌、桓、撫等州、金將紇石烈九斤率兵三十萬來援、帝與戰於獾兒觜、大破之、秋、圍西京、金元帥左都監奥屯襄帥師來援、帝誘至密谷山、逆擊之、盡殪、復攻西京、帝中流矢、遂撤圍、九月、察罕克奉聖州、十二月、遮別攻東京不拔、引去、夜馳還、襲克之、八年、耶律留哥自立爲遼王、七月、克宣德府、遂攻德興府、皇子拖雷先登拔之、帝進至懷來、及金行省完顏綱、元帥高琪戰、敗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命忒薄刺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荊關、攻金師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不兒獻北口、遂

取居庸、金忽沙虎弑其主允濟、迎豐王珣立之、八月、分兵三道、命王子窩闊台爲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武代等州、皇弟哈撒兒爲左軍、遵海而東、取遼西諸郡、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雄霸萊沂等郡、帝至中都、三道兵還合屯大口、河北郡縣盡拔、唯中都通順眞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九年春、駐蹕中都、諸將請乘勝破燕、帝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天旣弱汝、我不復迫汝於險、今將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金主遂遣使求和、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仍遣其丞相完顏福興送帝出居庸、

夏、金人遷汴、以福興及參政抹撚盡忠輔其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金乣軍斫答殺其主帥、率衆來降、命石抹明安與斫答圍中都、金太子守忠走汴、十年、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答虎以城降、五月、金中都留守完顏福興仰藥死、抹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遣忽都忽籍中都帑藏、七月、遣乙職里諭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爲河南王、當罷兵、不從、以金降將史天倪爲右副都元帥南征、八月、天倪取平州、金經略使乞住降、木華黎攻廣平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十月、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十一年、秋、撒里知兀䚟率師由西夏趨關中、遂越潼關、獲金

西安軍節度使尼龐古蒲魯虎、拔汝州等郡、抵汴京而還、十月、蒲鮮萬奴降、旣而復叛、僭稱東夏、十二年、以木華黎爲太師、封國王、將蒙古乣漢諸軍南征、克大名府、遂定益都淄洛等州、十三年、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等州、是年、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李遵頊走西涼、契丹六哥據高麗江東城、命哈眞札剌率師平之、高麗王瞰降、請歲貢方物、十四年、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取訛答剌城、十五年春、帝克蒲華城、夏克尋思干城、代攻斡脫羅兒城克之、東平嚴實籍彰德大名磁洺等州、戶三十萬來歸、十六年、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皇子朮赤攻養吉干八兒眞等城、並下之、夏、駐蹕鐵門關、

乞之加宋書受近改史人目者知而受其降人但可信乎

金主遣烏古孫仲端奉國書請和、稱帝爲兄、不允、宋遣苟夢玉來請和、夏、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率衆降、秋、帝攻班勒紇等城、皇子赤察合台窩闊台分攻玉龍傑赤等城、下之、冬、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剌思等城、木華黎出河西、克葭郞坊丹等州、十七年、春、皇子拖雷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還經木剌夷國、大掠之、渡搠搠闌河、克也里等城、遂與帝會、合兵攻塔里寒寨、拔之、木華黎克乾涇邠原等州、夏、西域主札蘭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札蘭丁遁去、秋、金復遣烏古孫仲端來請和、見帝於回鶻國、帝曰、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爲河南王、彼此罷兵、爾主

不從、今木華黎巳盡取之、乃始來請耶、仲端乞哀、帝曰、念汝遠來、河朔既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仲端乃歸、冬、金河中府來附、十八年春正月、太師國王木華黎卒、夏避暑於撒里川、皇子术赤察合台、窩濶台來會、遂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十月、金主珣殂、子守緒立、是歲、宋復遣苟夢玉來、十九年、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二十年春正月、還行宮、武仙以眞定叛、殺史天倪、二月、史天澤擊仙走之、復眞定、二十一年春、帝自將伐西夏、取黑水等城、夏、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搠羅河羅等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等縣、冬、帝攻靈州、夏遣嵬

名令公來援、帝擊敗之、五星聚見於駐蹕西北、皇子窩濶台及察罕等圍金南京、遣唐慶責歲幣於金、二十二年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破臨洮府、洮河西寧二州、遣斡陳那顏攻信都府、拔之、夏、帝次龍德、拔德順等州、德順節度使舜申進士馬肩龍死焉、六月、金遣完顏合周來請和、帝謂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令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是月、夏主李晛降、帝次清水縣西江、七月不豫、己丑、崩於薩里川之行宮、臨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

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崩、壽六十六、葬起輦谷、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勳偉跡甚衆、當時史官不備、多失於紀載云、皇子拖雷監國、

太宗諱窩濶台、太祖第三子、太祖崩、自霍博之地來會喪、元年、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八月己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即帝位、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拜、頒大札撒、華言大法令也、金遣阿虎帶來歸太祖之賻、帝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於兵間、吾豈能忘耶、賻何爲哉、却之、遂議伐金、敕蒙古民有馬百者輸牝馬一、牛百

者輸牸牛一、羊百者輸羒羊一、爲永制、始置倉廩、立驛傳、令河北漢民以戶計出賦調、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麻合沒的滑剌西迷主之、金復遣使來聘、不受、二年正月、詔自今以前事勿問、定諸路課稅、酒課驗實息十取一、雜稅三十取一、遣兵圍京兆、金主率師來援、敗之、拔其城、七月、帝自將南伐、皇弟拖雷、皇姪蒙哥率師從、拔天成等堡、遂渡河攻鳳翔、十一月、置十路徵收課稅使、師攻潼關藍關、不克、十一月拔天勝寨及韓城蒲城、三年二月、克鳳翔、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命拖雷出師寶雞、遣搠不罕使宋假道、宋殺之、遣李國昌使宋需糧、八月、幸雲中、始立中書省、改侍從官名、

耶律楚材為中書令、粘合重山為左丞相、鎮海為右丞相、高麗殺使者、命撒禮塔率師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瞮請降、撒禮塔承制設官分鎮其地、乃還、四年正月、帝由白坡渡河、拖雷渡漢江、遣使來報、命諸軍進發、上次鄭州、金防城提控馬伯堅降、次新鄭、拖雷及金師戰於鈞州之三峰、大敗之、克鈞州、遂下商、虢、嵩、汝、陝、洛、許、鄭、陳、亳、潁、壽、睢、永等州、三月、命速不台等圍南京、金主遣其弟曹王訛可入質、帝還、留速不台守河南、四月、高麗叛、殺所置官吏、徙居江華島、七月、遣唐慶使金諭降、金殺之、冬、撒禮塔復征高麗、中矢卒、九月、拖雷薨、五年正月、金主奔歸德、西面元帥崔立殺留守完顏奴申、

金亡自然在宋宋與元合兵攻金亦愚矣終果爲之不下者

完顏習捏阿不以南京降、四月、速不台進至青城、崔立以金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荊王從恪、梁王守純等至軍中、速不台遣送行在、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奔蔡、塔察兒率師圍之、詔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措襲封衍聖公、八月、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戶、得戶七十三萬餘、十二月、宋遣荊鄂都統孟珙以兵糧來助、十二月、諸軍與宋兵合攻蔡、敗武仙於息州、六年正月、金主傳位於宗室承麟、遂自縊、城拔、獲承麟殺之、宋兵取金主餘骨以歸、金亡、七月、遣達紥卜征蜀、帝欲自將伐宋、國王查老溫請行、遂遣之、七年、春城和林、作萬安宮、遣諸王拔都征西域、皇子闊端征秦、鞏、皇子曲出伐宋、唐

古征高麗、十月、曲出圍棗陽、拔之、遂徇襄、鄧、入郢、虜人民牛馬數萬而還、十一月、闊端攻石門、金都總帥汪世顯降、八年、正月、詔印造交鈔行之、六月、復括中州戶口、得續戶一百一十餘萬、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召儒士梁陟、王萬慶、趙著充之、七月、命陳時可閱刑名科差課稅等案、赴闕磨照、闊端入蜀、取宋關外數州、斬蜀將曹友聞、十月、入成都、秦鞏等二十餘州皆降、皇子曲出薨、張柔攻郢州、拔之、襄陽府降、以游顯領襄陽、樊城事、九年四月、築掃鄰城、作迦堅茶寒殿、六月、左翼諸部訛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賜麾下、八月、命术虎乃、劉中試諸路儒士、中選者除

撲課者此買過也一錠五十兩四萬四千錠二百二十萬兩也

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冬、口溫不花等攻光州、下之、遂別攻蘄州、降隨州、略地至黃州、宋懼請和、乃還、十年夏、襄陽別將劉義叛、執游顯降宋、宋兵復取襄樊、築圖蘇湖城、作迎駕殿、八月、陳時可、高慶民等言諸路旱蝗、詔免今年田租、十一年秋七月、游顯自宋逃歸、十一月、蒙哥率師圍阿速蔑怯思城、十二月、商人奧都剌合蠻買撲中原銀課二萬二千錠、以四萬四千錠爲額、從之、十二年、皇子貴由克西域諸部、遣使奏捷、命張柔等八萬戶伐宋、詔貴由班師、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爲令、籍諸王大臣所俘男女爲民、十三年秋、高麗國王王瞮以族子綧入質、冬、命牙老瓦赤主管漢

民公事。十一月，大獵，還至釷鐵鋍胡闌山，與奧都剌合蠻進酒，帝歡飲極夜，乃罷。辛卯，遲明，帝崩於行殿，壽五十六。葬起輦谷。帝有寬弘之量，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群，行旅不賚糧，時稱治平。六皇后乃馬真氏稱制。

定宗諱貴由，太宗長子也。母六皇后乃馬真氏。太宗嘗有旨，以皇孫失烈門為嗣。太宗崩，六皇后臨[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會諸王百官，立帝。元年七月，帝即位，帝羸[illegible]，而朝政[illegible]出於六皇后。六、三年三月，帝崩於橫相乙兒之地，壽四十三。葬起輦谷。是歲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於燕京進南諸郡，徵求貨財、弓矢、鞍轡之物，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搜取鷹鶻，驛騎絡驛，晝夜不絕，民力益困。自六皇后稱制以來，法度不一，中外離心，太宗之政衰矣。

憲宗諱蒙哥，睿宗拖雷之長子也。太宗在潛邸，養以為子。及睿宗薨，乃命歸藩。從征伐，屢立奇功。嘗攻欽察部，其酋八赤蠻逃於海島。帝亟進師，至其地，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此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為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駝，何以跪人為？命囚之。八赤蠻謂守者曰：我之竄於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今水迴期且至，軍宜早還。帝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咸屬意於帝，而覬覦者衆。諸王大將會議所立，拔都首議推戴。時定宗皇后使者八剌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烈門故在，而議欲他屬，將置之何地耶？木哥曰：太宗有命，誰敢違之？然前議立定宗，由皇后與汝輩為之，是則違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誰咎耶？八剌語塞。兀良合台曰：蒙哥聰明睿智，人咸知之，衆[illegible]議，遂定。元年六月，共推帝即位於斡難河。失烈門及諸弟腦忽等有後言，帝遣諸王旭烈兀帥兵覘之，諸王也速忙可、不里、火者等後期不至，遣不憐吉䚟帥兵備之。改更庶政，命皇弟忽必烈領治蒙古漢地民戶，遣塔兒幹、僧不察乞剌、賽典赤、趙璧等詣燕京撫諭軍民，以忙哥撒兒為斷事官，以孛魯合掌宣發號令及內外聞奏諸事，以晃兀兒留守和林宮闕帑藏，以牙剌瓦赤、不只兒、斡魯不、睹答兒等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以茶[illegible]葉丁、千統南淮蒙古漢軍，仍前征進。葉孫脫、按只解、畅吉、瓜難、合答曲憐、阿里出等坐誘諸王為亂，伏誅。遂頒便益事宜於國中，官府不得賦斂民財，民糧遠輸者許於近倉輸之，罷築和林城。二年春正月，分遷諸王於各所，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禳事覺賜死，謫失烈門等於沒脫赤之地。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諸王禿兒花撒立征身毒，怯的不花征沒里奚，旭烈征西

史稿 卷三百十二

域素丹諸國詔諭宋荊南襄陽樊城均州等守將使來附十月命諸王也古征高麗帝因獵墮馬傷臂不視朝百餘日十二月大赦天下三年正月罷征高麗兵六月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又命塔塔兒帶撒里土魯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兒等國十二月大理平帝駐蹕汪吉地命宗王耶虎領兵征高麗攻禾山大龍等城四年七月忽必烈還自大理命諸王於顆顆老見之西祭天于日月山初籍新軍擢史樞征行萬戶駐唐鄧張柔鎮亳州史權屯鄧州五年九月張柔以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可容萬艘遂築甬路自亳而南六十餘里中爲横江堡又以路東六

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柵水中寄置偵邏於所達之路由是鹿邑寧陵考城楚丘南頓無宋患陳蔡潁息皆通矣改命劄剌解征高麗拔光州玉果等城六年六月以宋人逆命四使會議伐之七月高麗國王細嗟甫巢南酋長麀合羅嗟及素丹諸國來覲兀良合台討白蠻等克之還至重慶府敗宋將張都統七年九月出師南征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者錢耳朕欲此何爲却之賽典赤以爲言帝乃償其直且令勿復有所獻元帥卜隣吉解自鄧州略地遂渡漢江十一月兀良合台伐交趾敗之入其國安南主陳日煚竄海島遂班師八年二月陳

日煚傳國於子光昺光昺遣婿以方物來見諸王旭烈兀討回回哈里發平之禽其王帝自將伐宋由西蜀入命張柔從忽必烈征鄂趨杭州命塔察攻荊山分宋兵力帝由東勝河渡將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進帝由隴州入散關諸王莫哥由祥州入米倉關萬戶孛里叉由漁關入沔州士卒有拔民葱者斬以徇由是秋毫莫敢犯七月留輜重於六盤山率兵由寶雞攻重貴山所至輒平九月駐蹕漢中十月如利州帝渡嘉陵江至白水江造浮橋以濟駐蹕劍門攻苦竹隘裨將趙仲獻東南門師入守將楊立戰敗殺之帝闡長寧山守將王佐等率兵出戰敗之帝督軍攻鵝項堡力戰于望喜門

知縣王仲降遂破其城王佐死焉誅佐之子及裨將徐昕等四十餘人進攻長獲山守將楊大淵降龍州王知府降十二月攻簡州降其守將張大悅師至青居山裨將劉淵殺都統段元鑑降攻雅州拔之石泉守將趙順降遣宋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堅殺之九年正月朔駐蹕重貴山北置酒大會問諸王駙馬百官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謂可居否乎脫歡曰南土瘴癘上宜北還所獲人民委吏治之八里赤曰脫歡怯臣願居焉帝善之大淵攻合州俘男女八萬餘二月帝渡雞爪灘抵諸軍戰城下四月大雷雨凡二十日夜登外城殺宋兵甚衆五月屢攻不克六月汪田哥選兵夜登

斗城、王堅率兵來戰、遇明梯折、後軍不克進而止、帝不豫、七月留將兵三千守之、餘悉攻重慶、癸亥帝崩於釣魚山、壽五十二、帝剛明沉斷、不好侈靡、后妃不許過制、凡有詔旨必親起草、吏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旨曰、爾輩若得朕獎諭、便志氣驕逸、災禍有不隨至者乎、其深戒之、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終不厭也、

史緯卷三百十三

元史二

本紀

世祖諱忽必烈、睿宗第四子也、憲宗母弟、唯帝最長且賢、故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帝駐桓撫間、憲宗令斷事官牙魯瓦赤與不只兒等、總天下財賦於燕、視事一日、殺二十八人、其一人盜馬者杖而釋之矣、偶有獻環刀者、追還手試刀斬之、帝曰、凡死罪、必詳讞而後行刑、今一日殺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復斬、此何刑也、奉命征雲南、師次臨洮、遣玉律术王君侯、王鑑諭大理、分三道以進、大將兀良合帶率西道兵由晏當路、諸王抄合也只烈帥東道兵由白蠻、帝由中道、至滿陀城、留輜重、過大渡河、經行山谷二十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以渡、摩娑蠻主迎降、軍薄大理城、大理主段氏微弱、國事皆決於高祥、至是祥率衆遁去、命大將也古追之、帝既入大理、曰城破而我使不出、計必死矣、命姚樞等搜訪圖籍、乃得三使尸、命殯瘞、使樞爲文祭之、獲高祥斬於姚州、留兀良合帶戍守、以劉時中爲宣撫使、與段氏安輯大理、遂班師、以廉希憲爲關西道宣撫使、姚樞爲勸農使、帝入覲、議分道伐宋、八月入大勝關、宋兵皆遁、次黃陂、得宋沿江制置司榜云、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筏由陽邏堡以渡、會於

鄂州帝曰吾未有此事今願如其言師次江北登香爐山俯
瞰大江江北曰武湖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滸黃洲宋
以大舟扼江渡帝遣兵奪二大舟是夜遣張文謙等具舟楫
遲明至江岸風雨晦冥諸將以為未可渡帝不從申敕將帥
揚旗伐鼓三道並進天為開霽與宋師戰殺獲甚衆遂達南
岸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軍法從事凡所俘獲悉縱之抵鄂
圍之登城東北壓雲亭立望樓高五丈望見城中出兵遣兵
迎擊生擒二人云賈似道率兵救鄂事起倉卒皆非精銳命
敢死士攫為攻取計宋將呂文德自重慶來乘夜入鄂城拒
守十一月移駐牛頭山憲宗崩於合州諸臣阿藍答兒脫里

赤等謀立帝弟阿里不哥阿藍答兒發兵於漠北諸部脫里
赤括兵於漠南諸州阿藍答兒乘傳調兵去開平僅百餘里
皇后使人謂之曰發兵大事太祖皇帝曾孫真金在此何故
不令知之阿藍答兒不能答脫里赤至燕后遣脫歡愛莫干
馳至軍前報帝請速還帝發牛頭山聲言趨臨安留大將拔
突兒等圍鄂宋賈似道遣宋京請和命趙璧語之曰汝以生
靈之故來請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豈能中止果有
事大之心當請於朝帝還至燕脫里赤括民兵民甚苦之帝
詰其由托以憲宗遺命帝皆縱之人心大悅中統元年春三
月朔帝駕至開平親王皆來會與諸大臣勸進帝三讓諸王

大臣固請辛卯帝即位詔天下建定都於燕廉希憲言高麗
國王瞋遣其世子倎入覲會憲宗親伐宋倎留三年不遣今
聞其父已死若立倎遣歸國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
一國也帝改館倎以兵衛送之赦其境內夏四月立中書省
以王文統為平章政事張文謙為左丞以八春廉希憲為陝
西四川宣撫使粘合南合張起元為京西宣撫使詔歸高麗
俘民及逃戶禁邊將毋擅侵掠以翰林學士郝經為國信使
使於宋敕諸道兵六千五百人赴京師宿衛置互市於漣水
軍禁私商不得越境犯者死阿里不哥僭號於和林立十路
宣撫司曰燕京路益都濟南路河南路北京路平陽太原路

眞定路東平路大名彰德路西京路京兆路七月帝自將討
阿里不哥九月阿藍答兒率兵至西涼府詔諸王合丹合必
赤討之大敗其軍於姑臧斬阿藍答兒西土平帝至自和林
駐蹕燕京始制祭享太廟祭器法服以梵僧八合思八為帝
師授以玉印統釋教立仙音院括樂工立儀鳳司及符寶局
御酒庫群牧所二年三月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五月
遣崔明道李全義為詳問官詣宋淮東制司訪問國信使郝
經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埸詰之翰林侍講學士竇默
與王鶚面論王文統不宜在相位薦許衡代之帝不懌而罷
出工局繡女聽其婚嫁廣濟渠提舉王允中大使楊端仁鑿

沁河渠成、溉田六百四十餘所、初立翰林國史院、王鶚請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弘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今宜除學士院官、作養人才、從之、命鍊師王道歸於眞定築道觀、賜名玉華、諭將士舉兵攻宋、詔曰、朕即位之後、深以戢兵爲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輒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爲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遂絕、侵擾之暴不已。彼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當整爾士卒、約會諸將、秋

高馬肥、水陸並道而進、以爲問罪之舉、王鶚請於諸路選博學老儒一人、提舉本路學校、詔立諸路提舉學校官、以王萬慶等三十人充之、十一月、大興兵與阿里不哥、遇於昔木土腦兒之地、諸王合丹等斬其將合丹火兒赤及其兵三千人、塔察兒與合必赤復分兵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餘里、帝親率諸軍以躡其後、其部將阿脫等降、阿里不哥北遁、以尚書怯烈門平章趙璧率諸軍從塔察兒北上、分蒙古軍爲二、怯烈門從麥肖出居庸口、駐宣德德興府、訥懷從阿忽帶出古北口、駐興州、帝親將諸萬戶漢軍及武衛軍由檀順州駐潮河川、罷十路宣撫司、十二月、詔封皇子眞金爲燕王、領中書

志稱設神位于中書省

省事、師還、是歲、天下戶一百四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有九、斷死罪四十一人、三年二月、李璮反、以漣海三城獻於宋、盡殺蒙古戍軍、引麾下趨益都、前宣撫副使王磐脫身走濟南、驛召磐問計、磐言豎子狂妄、即成擒耳、帝然之、李璮寇淄萊、詔發兵討之、王文統坐與李璮同謀伏誅、李璮據濟南、徙弘州錦工繡女於京師、命史樞阿朮各將兵赴濟南、遇李璮軍遼擊大破之、斬首四千、璮退保濟南、萬戶韓世安大破璮兵、遂圍濟南、命諸路詳讞冤獄、詔右丞相史天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度、五月、蘄縣陷、橫萬戶李義千戶張好古死之、勅私市金銀應支錢物止以鈔爲准、李璮窮蹙、投大明湖水中不死、

獲之、體解以徇、論丞相史天澤、朕或乘怒欲有所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立十路宣慰司、享太廟、作佛事於昊天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四年二月、以王德素充國信使使於宋、致書宋主、詰其稽留郝經之故、初建太廟、立樞密院、以皇子燕王眞金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陞開封府爲上都、詔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建帝堯廟於平陽、賜田十五頃、以合丹塔察兒王磐張文謙行事、是歲、天下戶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二百一十、賦絲七十萬六千四百一斤、鈔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錠、斷死罪七人、至元元年正月、立諸路平準庫、勅選儒士編脩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

使以賂之、六月、高麗國王王植來朝、龍門禹廟成、命侍臣阿合脫因代祀、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玉龍答失等、謀臣不魯花、忽察禿滿阿里察脫忽思等來歸、詔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不魯花等伏誅、詔新立條格、勅諸王設條格及說書官、命僧子聰復姓劉氏、名秉忠、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以改元大赦天下、十一月、以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兼諸路都轉運使、二年正月、諸王塔察兒使臣詞調出至北京花道、殺驛吏郝用郭伯尚、命微鈔十錠給其主贍死、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十二月、省併州縣、凡二百二十餘所、

宋于貞言朝省之政、不宜數改、瀆山大玉海成、置廣寒殿、三年、王晉及侍中和哲斯、濟南益都轉運使王明以隱匿鹽課伏誅、四月、五山珍御榻成、置瓊華島廣寒殿、敕僧道祈禱於中都寺觀、遣使祠五嶽四瀆、太廟成、十一月、初給京府州縣司官吏俸及職田、建大安閣於上都、鑿金口導蘆溝水以漕西山木石、四年、僉蒙古軍戶二丁、三丁者出一人為軍、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丞相安童言比者省官員數、平章左丞各一員、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議設二丞相、惟陛下所命、詔以安童為長、史天澤次之、其餘蒙古漢人參用、宜用老成人、如姚樞等一二員同議省事、耶律鑄制宮縣

樂成、賜名大成、四月、築宮城、敕上都重建孔子廟、封皇子忽哥赤為雲南王、鎮大理、以許衡為國子祭酒、王鶚請立選舉法、詔議舉行、有司難之、事遂寢、南京宣慰劉整赴闕、奏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五年三月、罷諸路四品以下子孫入質者、立御史臺、以右丞相塔察兒為御史大夫、諭之曰、臺官職在直言、朕或有未當、其極言無隱、敕中書省樞密院、凡有事與御史臺官同奏、中書省臣言、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詔以和禮霍孫獨胡判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六年二月、以新製蒙古字頒行天下、詔討怯綿、征建都敗績處死、高麗國王王禃遣世子愖來朝、立國子學、遣官審

理諸路寃滯、詔諭宋國官吏軍民、示以不用兵之意、高麗國世子愖、奏其國臣僚擅廢國王王禃、立其弟安慶公淐、詔遣斡朶思不花、李諤、往其國詳問、勅高麗世子愖、率兵三千赴其國難、命晉軍萬戶宋仲義征高麗、斡朶思不花李諤以高麗刑部尚書金方慶至、奏權國王淐表、訴禃遘疾、令弟淐權國事、詔兵部侍郎黑的、召高麗國王王禃王弟淐及權臣林衍赴闕、命國王頭輦哥以兵壓其境、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來附、高麗國王王禃、遣禮部侍郎朴烋從黑的入朝、表稱受詔已復位、尋當入覲、作佛事於太廟七晝夜、七年、詔高麗西京內屬、改名東寧府、畫慈悲嶺

爲界、以蒙哥爲安撫使、戍其西境、帝御行宮、觀劉秉忠、孛羅
許衡及太常卿徐世隆所起朝儀、大悅、舉酒賜之、高麗國王
王禃來朝、求見皇子燕王、詔曰、汝一國主也、見朕足矣、禃請
以子愖見、從之、諭之曰、汝內附在後、故班諸王下、太祖時亦
都護先附、令齒諸王上、阿思蘭後附、令班其下、卿宜知之、詔
林衍廢立、罪不可赦、安慶公淐本非得已、在所寬宥、有能挽
送衍者、雖在其黨下、亦當賞、特命世子愖隨其父還國、劉
整言圍取襄陽、當以教水軍造戰艦爲先務、詔教水軍七萬
餘人、造戰艦五千艘、高麗行省言、權臣林衍死、其子惟茂擅
襲令公位、爲尚書宋宗權所殺、島中民皆出降、衍黨裴仲孫

復集餘衆、立禃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入珍島、尚書省言、諸路
課程、歲銀五萬錠、民力不堪、宜減十分之一、上郡地理遼遠、
商旅往來、乞免收稅、惟市易莊宅、奴婢孳畜、例收契本工墨
之費、從之、十月、敕尚書省事已奏者、報御史臺、八年二月、發中
都、真定、順天、河間、平灤民二萬八千餘人、築宮城、大理宣慰
都元帥寶合丁、王傅闊闊帶等、謀殺雲南王、火你赤發其事、
寶合丁闊闊帶等伏誅、封皇子燕王乳母趙氏爲國夫人、其夫
鞏德祿封德育公、四月、昌黎縣民生子、中夜有光、詔加鞠養、
或以爲非宜、帝曰、何幸生一好人、毋生嫉心也、五月、以東道
兵圍守襄陽、命賽典赤、鄭鼎提兵水陸並進、趣嘉定、汪良臣

彭天祥出重慶、札剌不花出瀘州、曲立吉思出汝州、以牽制
之、珍島賊徒敗散、餘黨竄入耽羅、設回回司天臺官屬、命享
太廟、毋用犧牛、詔四川民力困弊、免茶鹽等課稅、以軍民田
租給沿邊軍食、自今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十月、建國
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
而紀統、夫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
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
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著從
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
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

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
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
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
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冶流形於庶品、孰
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
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謂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孤
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十二月、減百官俸、九年、改中都
爲大都、高麗告饑、轉東京米二萬石賑之、七月、河南省臣言、
往歲徙民實邊屯耕、以貧苦逃歸、今唐鄧蔡息徐邳之民、復
其田廬、仍守故屯、願以絲銀準折輸糧、其內地州縣苦於轉

聚餉軍、俾折鈔就沿邊和糴、彼此交便、制曰可、敕凡詔令並
以蒙古字行、詔發屯田高麗等軍征耽羅、召高陵儒者楊恭
懿、不至、宋荊湖制置李庭芝爲書、遣僧賚金印牙符來授劉
整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僧至永寧、事覺、整言宋忠臣用
兵襄陽、欲以是殺臣、臣實不知、敕誅僧、命整爲書復之、參知
行省政事阿里海牙言、襄陽久不下、宜先攻樊城、斷其聲援、
從之、十二月、宋將咎萬壽攻成都、僉省嚴忠範戰敗、退保子
城、遣使縛忠範至京師、十年正月、阿里海牙拔樊城、二月、宋
知襄陽府呂文煥以城降、文煥入朝、授襄陽大都督、時將相
大臣皆以聲罪南伐爲請、驛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問計、公

履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帝然之、行省忙古䚟
言以水陸軍互換遷調、帝曰、忙古䚟得非狂醉而發此言、以
水路之兵習陸路之役、驅步騎之士而從風水之役、以成易
敗、於事何濟、敕南儒爲人掠賣者官贖爲民、經略忻都兵至
耽羅、撫定其地、詔以失里伯爲耽羅國招討使、日本趙良弼
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劉秉忠、姚樞等
言許衡疾歸、若以太子贊善王恂主國學、庶幾衡之規模不
致廢墜、從之、十月、敕伯顏、和禮霍孫以史天澤、姚樞所定新
格參考行之、初建正殿、寢殿、香閣、周廡、翼室、西蜀都元帥也
速答兒與皇子奧魯赤合兵攻建都蠻、擒酋長下濟等、建都

降、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宮闕告成、帝御正殿、受皇太子諸
王百官朝賀、阿里海牙言荊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
爲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阿朮言臣略地江淮、見宋兵弱
於往者、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帝命史天澤議、天澤曰此國大
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
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猶足爲之、帝曰伯顏可以任此事、
阿朮、阿里海牙言我師南征、必分爲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
萬不可、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以伯顏爲左丞相、行中書省
於荊湖、伯顏陛辭、帝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妄殺下江南、汝其
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二月、敕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總管

洪茶丘、將屯田軍及女直軍、并水軍、合萬五千人、戰船九百
艘、征日本、以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高麗世子王愖、六
月、問罪於宋、高麗國王王禃薨、敕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張煥
冊高麗世子愖爲國王、行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
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寬仁、善遇降將、策之善
也、從之、敕西川行樞密院也速帶兒取嘉定府、賜太乙眞人
李居壽第一區、額曰太乙廣福萬壽宮、十二年正月、大軍渡
江、沿江州郡皆下、立后土祠於臨汾、伏羲、女媧、舜、湯、河瀆等
廟於河中、解州、洪洞、趙城、宋宰臣賈似道遣承宣使阮思聰
詣行中書省、請還已降州郡、約貢歲幣、伯顏使囊加帶同思

元主意亦可爲閒諭賈似道會防者宋乃不成宋又不行人被拘背和議之徒也

聰入告、勅嗒不帶斡魯、召鄂漢降臣張晏然等赴闕論之曰、朕省卿所奏、云宋之權臣、不踐舊約、拘留使者、實非宋主之罪、儻蒙聖慈、止在擅命之臣、不令趙氏乏祀、卿言良是、卿既不忘舊主、必能輔弼我家、比卿奏上、已遣伯顏按兵不進、仍遣兵部尚書廉希賢等持書往使、果能悔過來附、既往之愆、朕復何究、至權臣賈似道、尚無罪之之心、況肯令趙氏乏祀乎、若其餘迷罔悛、天然之事、朕將何言、天其啓之、伯顏大破宋賈似道兵于丁家洲、阿里海牙言、江陵宋巨鎮、地居大江上流、屯精兵不啻數十萬、若非乘此破竹之勢取之、江水泛溢、鄂漢之地、亦恐難守、上從其請、仍降璽書遣使往宋江陵

宋殺廉希賢知余殺專擅余宋雖有必亡之勢然殺行人是違其言也

制置司、諭降宋知特摩道事農士貴、率知那寨州農天或、知阿吉州農昌成、知上林州農道賢、州縣三十有七、戶十萬、詣雲南行中書省降、軍次建康府、江東諸郡皆下、宋賈似道遣總管段佑、送國信使郝經、劉人傑來歸、勅樞密院迎經等赴闕、三月、國信使廉希賢等至建康、傳旨令諸將各守營壘、毋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宋廣德軍獨松關、爲宋人所殺、詔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召嗣漢四十代天師張宗演赴闕、五月、詔參知政事高達曰、昔我國家出征、所獲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嘗置兵戍守、以此連年征伐不息、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雖得其地而無民、其誰與居、今欲保守

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農、蒙古宜勉旃、湖南諸郡皆汝舊部曲、未歸附者、何以招懷、生民何以安業、聽汝爲之、宋知辰州呂文興、行隨州事傅安國、行均州事徐鼎、知沅州文用圭、知靖州康玉、知房州李鎰、告以城降、召伯顏赴闕、以蒙古萬戶阿剌罕權行中書省事、宋五郡鎭撫使呂文福降、宋嘉定安撫使昝萬壽以城降、宋知江安州侮應春以城降、七月、敕左丞相伯顏率諸將直趨臨安、右丞阿里海牙取湖南、行都元帥呂師夔取江西、伯顏陛辭、奉詔諭宋君臣相率來附、則趙氏族屬可保無虞、宗廟悉許如故、冬、享太宮、復用牛、以玉昔帖木兒爲御史大夫、括江南諸郡書版及臨安秘書省乾坤

寶典等書、十一月、宋權融宜欽三州總管岑從毅、廣西節制軍馬李維屏降、呂師夔次隆興府、知府劉槃以城降、都元帥府檄諭江西諸郡、相繼歸附、遣太常卿合丹以所獲金爵三、獻於太廟、伯顏遣降人游介實奉璽書副本使於宋、仍以書諭宋大臣、中書左丞相忽都帶兒與內外文武百寮及緇衣者庶請上尊號、不許、宋主遣尚書夏士林、右史陸秀夫來書稱姪乞和、答書令其來降、阿剌罕軍次安吉州、宋安撫使趙與可以城降、十三年春正月朔、阿里海牙克潭州、分遣官屬招徠湖南州郡悉降、伯顏軍次嘉興府、宋遣監察御史劉岊賞宋主稱藩表至軍前、且致書伯顏、爲宗社生靈請命、伯

高麗臣服已久質百官子弟何也

顏進次高亭山宋主遣休康軍承宣使尹甫和州防禦使趙吉甫賚傳國玉璽及降表詣軍前其辭曰大宋國主㬎謹百拜奉表於大元仁明神武皇帝陛下臣昨嘗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奉表馳詣闕庭伏計已徹聖聽臣眇焉幼沖遭家多難權奸似道背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興師問罪宗社阽危生靈可念臣與太皇日夕憂懼非不欲遷避以求全實以百萬生民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歸臣將焉往惟是世傳之鎮寶不敢愛惜謹奉太皇命戒諭臣民損削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二廣四川見在州郡謹悉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命欲望聖慈垂哀祖母太后耄及卧病數

載臣煢煢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遽至殞絕曲賜裁處特與存全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伯顏受降表玉璽遣囊加帶以趙尹甫等還臨安召宰相出議降事師次臨安北十五里囊加帶以總管段佼來報宋陳宜中張世傑等挾益廣二王渡浙江逃去伯顏以勁兵五千人追之不及大名路達魯花赤小鈐部坐奸贓伏誅沒其家勅高麗國以百官子弟為質二月己亥伯顏入臨江軍宋王㬎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闕上表乞為藩輔遣右丞相賈餘慶樞密使謝堂端明殿學士家鉉翁奉表以開宋主祖母太皇太后亦奉表及箋是日宋文武百司

詣行中書省來見行省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都督忙古帶范文虎入城視事伯顏令張惠等取軍民錢穀之數閱實倉庫收百官誥命符印悉罷宋官府散免侍衛禁軍宋主㬎遣右丞相賈餘慶等充祈請使詣闕請命伯顏令吳堅文天祥同行行中書省右丞相伯顏等以宋主㬎舉國內附具表稱賀伯顏遣宋內侍王楚入宮收宋國袞冕圭璧符璽及宮廷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立浙東西宣慰司於臨安以戶部尚書麥歸秘書監焦友直為宣慰使並兼知臨安府事命友直括宋秘府禁書圖籍淮西制置夏貴以淮西諸郡降召伯顏偕宋君臣入朝車駕幸上都敕責戒大會於

將何以對豈不羞死

順德府開元寺董文炳唆都發宋隨朝文士劉褒然及三學諸生赴京師帝既平宋召宋諸將問曰爾等何降之易耶對曰宋強臣賈似道擅國柄優容文士輕侮武官臣等久積不平心離體解所以望風送款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耳汝主何負焉如汝所為則似道之輕汝固宜三月括江南已附州郡軍器文天祥自鎮江遁去宋福王與芮自浙東至伯顏軍中以獨松關守將張濡殺奉使廉希賢斬之伯顏發臨安阿塔海詣宋主宮趣宋主㬎同太后入覲郎中孟祺奉詔宣讀至免繫頸牽羊之語太后全氏泣謂宋主㬎曰荷天子聖慈活汝當望闕拜謝宋主

㬎拜舉、丁丹皆行，與出宮。惟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敕諸路儒戶通文學者三千八百九十，並免其徭役。賴吉表南安四郡內附。命副樞張易遣宋降臣吳堅、夏貴等赴上都。五月，伯顏以宋主㬎至上都，制授㬎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以平宋遣官告天地、祖宗。宋馮都統等自莫州率兵二千，戰船百艘，發瓜州。阿朮遣萬戶昔里罕、阿塔赤出戰，大敗之。馮都統等赴水死。宋江西制置黃萬石率其軍來附。敕西京僧道有家室者，與民一體輸賦。以大明曆浸差，命太子贊善王恂與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曆，以樞密院副使張易董其事。易、恂奏：今之曆家，徒知曆術，罕明曆理，宜得耆儒如許衡者商訂。詔衡赴京師。朱煥以揚州降。宋泰州守將孫良臣與李庭芝帳下卒劉發、鄭俊開北門降，執李庭芝、姜才，斬之。九月，以平宋大赦天下。江淮及浙東西、湖南北等路得府三十七、州一百二十八、關一、監一、縣七百三十三，戶九百三十七萬四百七十二，口千九百七十二萬一千一十五。李思敬告逐徒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為證。帝曰：妻子豈為證者耶。不問。詔凡故宋繁冗科差、經總制錢等百有餘件，悉除免之。十四年正月，行都元帥府軍次廣東，知循州劉興以城降。知梅州錢榮以城降。敕宋福王趙與芮家貲之在杭越者，有司籍至京師，付其家。重慶都統趙安以城降。連州守過元

龍已降復叛，塔海討之。元龍棄城遁。知南恩州陳堯道以城降。湖廣行中書省言：廣西二十四郡並內附。福建漳、泉二郡都督蒲壽庚以城降。廣東肇慶府、新封等州降。建寧府通判郭纘以城降。贊應軍人施福殺其守將降。潭州行省言：廣南西路慶遠、鬱林、昭、賀、藤、梧、融、賓、柳、象、邕、廉、容、貴、潯州皆降。四川宋知安平州李惟屏、知來安州岑從毅等，以所屬州縣溪洞百四十七，戶二十五萬六千來附。西蕃長阿立丁、寧占等三十一族來附，得戶四萬七百。融州安撫使潭昌謀為不軌，伏誅。六月，潞州安撫陽立降。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誘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都。海都弗納，東道諸王亦弗從，遂率西道諸王至和林。詔右丞相伯顏帥軍往禦之。常德府總管魯希文與李三俊結構為亂，命行省誅之。廣南東路廣州、韶、德慶、惠、潮、南雄、德英等郡降。福建路宣慰使唆都遣招討使百家奴取建寧之崇德等縣，及南劍州。十月，以宋張世傑、文天祥猶未降，命阿塔海選銳兵防遏，除與諸城行中書發兵攻文天祥。天祥敗走。詔凡偽造寶鈔者，並處死。梁山軍袁世安以其城及金石、炭寅民來降。都元帥楊文安攻咸淳府，克之。十五年，順德府總管張文煥、太原府達魯花赤太不花，以按察司發其奸贓，亦言按察司罪。御史臺臣奏：按察司果有罪，不應因事而告，宜行文

說得是但阿合馬對但呂文煥范文虎降

煥等事決方聽其訴、從之、賜湖州長興縣金沙泉名瑞應泉、金沙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有司具牲幣祭之、始得水、事訖輒涸、宋末屢加浚治、泉迄不出、至是中書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故賜今名、萬戶禿滿答兒、郝札剌不花、克瀘州、斬其主將王世昌、李都統、授宋福王趙與芮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司徒、平原郡公、福建路宣慰使愛撥、攻潮州、破之、西川行樞密院招降西蜀重慶等處、得府三、州六、軍一、監一、縣二十、宋廣王昺遣倪堅以表來上、令候命大都、都元帥楊文安克紹慶、執郡守鮮龍、斬之、廣南西道宣慰司招降雷化高三州、宋張世傑遣劉義挾廣王昺奔碙州、

四年、修會川縣盤古王祠、祀之、以江南土寇竊發、人心未安、命行中書省左丞夏貴等分道撫治軍民、檢覈錢穀、察郡縣旱災、吏廉能者以聞、其貪殘不勝任者劾之、雲南行省招降臨安白衣和泥等城寨一百九所、威楚金齒落落等城寨軍民三萬一千二百、禿老蠻高州筠連州等城寨十九所、五月、詔翰林學士和禮霍孫、今後進用宰執及主兵重臣、其與儒臣老者同議、帝諭淮西宣慰使昂吉兒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能兼此三者、乃爲稱職、汝擧有功、宰相非可覬者、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阿里年少、精敏、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率衆來歸、或可以相位處之、命平章政事哈伯等諭

武宣可爲相

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令爲宰相、宣慰、及各路達魯花赤者、多謬濫、其議汰之、凡小大政事、順民心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罷之、敕省院臺諸司應聞奏事、必由起居注、發蒙古軍千人、從江東宣慰使張弘範由海道討宋餘衆、七月、潮州制置張烈良、提刑劉應龍與周隆賀十二起兵、行省調兵往討、殺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應龍奔恩州、烏羅洞爲官軍所襲、戰死、制封泉州神女號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安西王相府言、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禮義城等處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鎭守、餘悉撤毁、從之、都元帥張弘範攻漳州、得山寨百五十、戶百萬、諜報文天祥見屯

以五百騎破七千餘出其不意也

潮陽港、亟遣先鋒張弘正、總管囊加帶率輕騎五百人追及於五坡嶺麓中、大敗之、斬首七千餘、執天祥及其將校赴都、南寧吉瑞萬安三郡內附、十六年正月、詔以海南瓊崖儋萬諸郡俱平、令阿里海牙入覲、合州安撫使王立以城降、川蜀平、分川蜀爲四道、以成都等路爲四川西道、廣元等路爲四川北道、重慶等路爲四川南道、順慶等路爲四川東道、並立宣慰司、張弘範將兵追宋二王至崖山寨、張世傑來拒、戰敗之、世傑遁去、廣王昺偕其官屬俱赴海死、太史令王恂等言、建司天臺於大都、儀象圭表皆銅爲之、宜增銅表高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眞、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

不勤職不沒家何法也

從之教中書省凡椽史文移稽後一日二日者杖三日者死雲南都元帥愛魯將兵分定亦乞不薛納速剌丁將大理軍抵金齒蒲驃曲蠟緬國界內招忙木巨木禿等寨三百籍戶十一萬二百西南八番羅氏等國來附洞寨凡千六百二十有六戶九十萬一千一百六十有八海賊金通精死獲其從子溫有司欲論如法帝曰通精已死溫何預焉命赦其罪九月詔今後舉薦狀自擇之凡有官守不勤於職者勿論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詔罷漢人之爲達魯花赤者以月直元辰命五祖真人李居壽作醮事奏赤章凡五晝夜事畢居壽請間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預國政帝喜曰等將及之

參政也

明日下詔皇太子燕王參決朝政凡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官之事皆先啓後聞有益以舊鈔易官庫新鈔百四十錠者議謂罪不應死詔處死十七年春正月敕相威檢覈阿里海牙忽都帖木兒等所俘丁三萬二千餘人並放爲民張易言高和尚有祕術能役鬼爲兵遙制敵人命和禮霍孫將兵與高和尚同赴北邊日本國殺國使杜世忠等立都功德使司從二品掌奏帝師所統僧人并吐蕃軍民等事詔討羅氏鬼國命以蒙古軍六千哈剌章軍一萬西川藥剌海萬家奴軍萬人阿里海牙軍萬人三道並進敕權停百官俸江淮等處須行鈔法廢宋銅錢高麗王王睶來朝言將益兵三萬

征日本羅氏鬼國主降命都實窮黃河源中書省臣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制可詔頒授時曆十二月以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左丞燕鐵木兒擅易命官八百員鑄銀銅印違命不散防守軍誅之高麗國王王睶領兵萬人水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出征日本大都重建太廟成奉遷神主於祏室遂行大享之禮十八年春正月召阿剌罕范文虎囊加帶赴闕諭旨將兵十萬伐日本命忻都洪茶丘軍陸行抵日本兵甲則舟運之敕以耽羅新造船付洪茶丘出征皇后弘吉剌氏崩立登聞鼓院復頒中外官吏俸以阿剌罕有疾詔阿塔海率兵征日本以忻州知州俟

道書若專論道德經老子所著者不首何書係撰迄總著

散禿哥前後射虎萬計賜號萬虎將軍以阿剌罕卒詔征日本軍回忻都洪茶丘范文虎諸軍船爲風濤所激大失利餘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兩淮轉運使阿剌瓦丁坐盜官鈔官馬等事伏誅詔諭安南國立日烜之叔遺愛爲王張易等言參校道書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僞撰宜悉焚毀從之以安南國王陳遺愛入安南發新附軍千人衛送十九年春正月皇子北平王以軍鎮阿里麻里之地禦海都諸王昔里吉與脫脫木兒要木忽兒撒里蠻等謀劫北平王以叛結援於海都海都不從撒里蠻悔挾昔里吉等詣食亦奚不歹及拏思叙三州軍征緬國谷都千戶王著以阿合馬蠹

國害民、與高和尚殺之、醢王著張易高和尚、餘黨伏誅、太平
縣饑、民採竹實爲糧活者三百餘戶、遼州總管李從坐受軍
士賄、縱其私還、伏誅、追治阿合馬罪、剖棺戮尸、籍阿合馬親
屬財產、奴婢縱之爲民、以占城旣服復叛、發淮浙福建湖廣
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百五十、命唆都討之、詔亡宋軍並
聽爲民、征亦奚不薛、盡平其地、立三路達魯花赤、留軍鎮守、
物中書省窮治阿合馬之黨、誅中書左丞耿仁、及撒都魯丁、
剖右丞郝禎棺、戮其尸、誅阿合馬第三子阿散、剝其皮以徇、
及弟四子忻都、那旺國主世昂以其國無識字者、遣使來朝、
不奉表、自兀良合帶鎮雲南、凡入籍民戶、四籍民田、民以爲

病、詔已籍者勿動、新附者籍之、遣使括雲南所產金、以孛羅
爲打金洞達魯花赤、給新附軍賈祐衣糧、祐言爲日本國焦
元帥婿、知江南造船、遣其來候動靜、軍馬壓境、願先降附、分
禁中出納爲三庫、御用寶玉・遠方珍異、隷內藏、金銀・只孫衣
段、隷右藏、常課衣段・綺羅・縑布、隷左藏、設官吏掌鑰者三十
二人、仍以宦者董其事、占城國納款、耶律鑄言有司官吏、乘
采室女害民、如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
其父母、否則遣還、從之、醢阿合馬長子忽辛・第二子抹速忽
於揚州、宋襲封衍聖公孔洙入覲、以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
東道學校事、詔以阿合馬罪惡頒告中外、中書省臣言天下

重囚、除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妻殺夫、奴殺主、因姦殺夫、
並正典刑外、餘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緬國軍、從之、罷都
功德使脫烈、其僧設佛事、妄費官物、皆徵還、中書省臣言、瀛
國公趙㬎・平原郡公趙與芮・翰林直學士趙與票、宜並居上
都、有旨給衣糧、發遣之、與票勿行、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告
變、殺宋丞相文天祥、御史中丞崔彧言、選臺察官由中書、必
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
古十六員、相參巡歷、從之、二十年春正月、納皇后弘吉剌氏、
和禮霍孫言、中山府奸民薛保住爲匿名書欺罔朝廷、希覬
官賞、敕誅之、又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

告、其敢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
給犯人妻子、仍以鈔賞之、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以去歲
旱、燕南河北山東諸郡稅糧之在民者、權停勿徵、仍諭自今
管民官、凡有災傷過時不申、及按察司不時行視者、罪之、命
右丞闍里帖木兒及萬戶三十五人、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
人、探馬赤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征日本、以春秋仲月上戊
日、祭社稷、遣江北重囚征日本、以侍衛親軍二萬人征日本、
以高麗王就領行省、規畫日本事宜、高麗國王王賰請以蒙
古人同行省事、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產女子沒官、犯人配
流、命樞密院集軍官議征日本事宜、程鵬飛請明賞罰、有功

既免矣又括之乞入之言大抵無信

者、軍前給憑驗、候班師日收授、從之、麥朮丁等、檢覈萬億庫、以罪監繫者多、請付蒙古人治、詔曰、蒙古人爲利所汨、亦異往日矣、其擇可任者使之、御史中丞崔彧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須、宜量民力、凡給物價、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俟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二三年復東征未晚、不從、占城行省破占城、其國主補底遁去、降奉書招徠之、詔諸陳言者從都省集議、可行者以聞、不可、則明以諭言者、御史中丞崔彧請罷諸路選取室女、從之、宣慰使宋國寶請益兵討占城、因詔以阿里海牙軍萬五千人應之、忽都帖木兒忙古帶、

言、因征日本、民間騷動、盜賊竊發、乞益兵禦寇、詔以興國江州軍付之、扮官吏俸給用、伯顏言所括宋軍八萬三千六百人、立牌甲設官以統之、阿里沙坐虛言惑衆誅、合剌帶等招降象山縣海賊尤宗祖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調黎兵征日本、以處登聞諸路酒禁、史弼陳弭盜之策、爲首者死、餘屯田淮上、詔以其事付弼、賊黨耕種內地、其妻孥送京師、建寧路總管黃華叛、衆幾十萬、號頭陀軍、稱宋祥興五年、犯崇安浦城等縣、圍建寧府、詔卜憐吉帶史弼將兵討平之、以中書參議溫迪罕禿魯花廉貧不阿附權勢、賜鈔百錠、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右丞相和禮霍孫率百官上

尊號、諸王百官朝賀如朔旦儀、赦天下、江浙行省平章忙古帶進真珠百斤、命諸王相吾答兒行省右丞太卜參知政事也罕的斤分道征緬、吾答兒等於阿昔阿禾兩江造船二百艘、順流攻之、拔江頭城、水陸並進、攻太公城、拔之、遂都王烏蒙及金齒俱降、遣王積翁賚詔使日本、賜錦衣玉環鞍轡、積翁由慶元航海至日本近境、爲舟人所害、賊黃華自殺、雲南諸路按察司官陛辭、諭之曰、卿至彼、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名成則貨財隨之、徇財則必失其名、而性命亦難保矣、時江浙行中書省行御史臺皆治杭、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千奴言、行省當控江浙、在杭爲宜、行臺總領江南、不宜偏在杭、且

兩大府並立、勢偪則事窒、情通則弊滋、移行臺于要便之所、遂復移於江東、命阿答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遷故宋宗室及大臣於內地、三月、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於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留七年、至是始歸、萬戶忽都虎等將兵征占城、其國王遣阿不蘭以書降、言其國經唆都軍馬虜掠、國計已空、俟來歲遣嫡子以方物進、阿僧忽叔言、疑於江南民戶中撥匠戶三十萬、其無藝業者多、今已選定諸色工匠、餘十九萬九百餘戶、宜縱爲民、從之、忽都虎等率軍二萬、赴唆都軍前、遇風四散、軍遂潰、雲南省臣言、騰越永昌雖必丹

將手何者軍速得此若百年可黃焚毀之罪乎

民心攜貳、宜討之、制曰可、詔皇子鎮南王脫歡征占城、占城國王乞回唆都軍、願以土產歲修職貢、使大盤亞羅日加翳等奉表詣闕、以江南總攝楊璉真伽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脩天衣寺、宋有手記軍、死則以弟若子繼、詔依漢軍籍之、毋文其手、和禮霍孫請設科舉、詔中書省議、命和禮霍孫罷、事遂寢、以張萬為征緬招討使、立常平倉、以五十萬石價鈔給之、占城國王遣使大盤亞羅日加翳等奉表來賀聖誕節、獻禮幣、占城舊州土貨稍變亦奉表入附、右丞相安童言、阿合馬專政時所用大小官員、例皆奏罷、其間豈無通才、宜擇其可用者用之、詔依所言汰選、鎮南王軍至安南、殺其守兵、分六道以進、安南興道王拒於萬劫、進擊敗之、萬戶倪閏戰死、二十二年春正月、毀宋郊天臺、桑哥奏楊璉真伽言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攢宮、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以為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為寺、以為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攢宮已毀、建寺、勅毀郊天臺、亦建寺焉、西川趙和尚自稱宋廣王以誑民、真定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為異、謀不軌、皆磔裂以徇、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給護國寺修造、荊湖占城行省平叛蠻百六十六洞、造大樽於殿、樽以木為質、銀內而金外、鏤為雲龍、高、丈七寸、烏馬兒領兵與安南興道王遇、擊敗之、兵次富良江北、安南世子陳日烜領戰船千餘艘以拒、與

外國亦用鈔乎元既

用之市舶物以往可也

戰大敗之、日烜遁去、入其城、還屯富良江北、唆都唐古帶等引兵與鎮南王會、詔天下拘收銅錢、荊湖占城行省請益兵、時陳日烜兵力復集、興道王船千餘艘聚萬劫、阮盎在永平、而官兵遠行久戰、懸處其中、唆都唐古帶之兵、又不時至、故請益兵、帝以水行為危、令道陸以往、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命世榮天祥皆赴上都、詔追捕宋廣王及陳宜中、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與世榮對於帝前、世榮款服、陳日烜逃海港、鎮南王命李恒追襲敗之、暑雨疫作、兵欲還思明州、安南以兵追躡、唆都戰死、恒為後距、衛鎮南王、藥矢中左膝、至思明卒、遣馬速忽阿里齎鈔千錠、往馬八國求奇寶、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木死、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入覲、以所降渠帥郭馮貴等至京師、言山寨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月的迷失曰、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自塔木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俱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治之、從之、敕征交趾諸軍悉還、立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為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丘右丞、征日本、敕樞密院計諸處船舶、備征日本、烏蒙蠻夷宣撫使阿蒙叛、詔止征羅必丹兵、同雲南行省出兵討之、郭佑言、自平江南十年之間、凡錢糧事八經理算、今答即

古阿散等又復鈎考、宜罷去、帝納之、遣使告高麗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征日本、期於明年二月、軍發盧世榮伏誅、皇太子薨、以中衞軍四千人、伐木五萬八千六百、給萬安寺脩造、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占城行省參政亦黑迷失等、以軍還駐海外四州、勅放其軍還、二十三年春正月、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闕、命湖廣行省造征交趾海船三百、期以八月會欽廉州、命荊湖占城行省將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兵六萬人伐交趾、封陳益稷為安南國王、陳秀嵈為輔義公、遣要束木鈎考荊湖行省錢穀、中書擬要束木平章事、脫脫忽察知政

事、上曰、要束木小人、事朕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脫脫忽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蕡卿等所進擬、令人恥之、詔人命至重、今後非詳讞者、勿輒殺、荊湖行省阿里海牙言、要束木在鄂省勾考、豈無貪賄、臣亦請勾考之、從之、遣沈羅戍兵四百人還家、六月、中書省言、要束木阿里海牙互請勾考、今阿里海牙雖死、事之是非、當令暴白、命速引諸人近者即彼追逮、遠者上聞、詔以大司農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人悉入官、封楊邦憲妻田氏為永安郡夫人、領播州安撫司事、右丞拜答兒討阿蒙擒之、伏誅、遣塔塔兒帶、楊兀魯帶、以兵萬人船千艘、征骨嵬、河決

沒二萬所亦多

開封等十五處、調南京民夫二十萬四千餘、分築隄防、中書省臣言、朱清等海道運糧、以四歲計之、總百一萬石、斗斛耗折、願如數以償、風浪覆舟、請免其徵、從之、遂以張瑄朱清為海道運糧萬戶、大司農司上諸路學校凡二萬一百六十六所、二十四年二月、中書省言、自正月至二月中旬、費鈔五十萬錠、臣等兼總財賦、自今侍臣奏請賜者、乞令臣等預議、帝曰、此朕所常慮、仍諭所司知之、西京管課官馬合謀、以盜官錢伏誅、立國子監、設祭酒司業等官、及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札魯忽赤合剌合孫言、去歲審囚官所錄囚數、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路、為數必多、宜選札

魯忽赤數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羣羊、豈可遽殺耶、命悉配隸淘金、三月、更造至元寶鈔、以至元寶鈔一貫文、當中統交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諸王乃顏反、御史臺吏王良弼等誹訕尚書省政事、誅良弼、籍其家、餘皆斷罪、帝自將征乃顏、發上都、高麗王賰請益兵征乃顏、以五百人赴之、上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塔不帶率所部六萬逼行在而陣、遣前軍敗之、車駕駐於大利斡魯脫之地、獲乃顏輜重千餘、秋七月、乃顏黨失都兒犯咸平、宣慰塔出從皇子愛牙赤合兵出瀋州、進討宣慰亦兒撒合分兵趣懿州、其黨悉平、弘州匠官以犬兔毛製如西錦以獻、授匠官知弘州

高麗王王賰來朝冬十月雲南省右丞愛魯帥兵次交趾木兀
門其將昭文王以四萬人守險愛魯擊破之鎮南王次思明
烏馬兒程鵬飛等趨交趾所向克捷鎮南王次界河交趾發
兵拒守前鋒擊破之詔議弭盜桑哥玉速帖木兒言江南歸
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宜降旨立限招捕以安集責州縣吏
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軍官嗜利與賊通故
難弭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鎮南
王軍渡富良江次交趾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
敢喃堡二十五年春正月日烜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
不及引兵還交趾城大赦命皇孫雲南王也先帖木兒帥兵

鎮大理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日烜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己
罪萬安寺成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遼陽省新附軍逃還各
衛者令助造命征交趾諸軍還家休息一歲詔皇孫撫諸軍
討叛王火魯火孫合丹禿魯干五月桑哥言安山至臨清爲
渠二百六十五里若開浚之爲工三百萬當用鈔三萬錠米
四萬石鹽五萬斤其陸運夫萬三千戶復罷爲民其賦入及
芻粟之估爲鈔二萬八千錠費略相當而渠成亦萬世之利
請以今冬備糧費來春浚之制可也速帶兒牙林海剌孫斡
捏坤忽都帶兒兩叛王以歸二十六年春正月沙不丁上市
舶司歲輸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兩詔貯之以待貧乏者命

福建行省拜降江西行院月的迷失江淮行省忙兀帶合兵
擊賊江西金齒人塞完以其民二十萬一千戶來歸尚書省
言乃顏以反誅其人戶俱在北方恐生他志請徙置江南充
沙不丁海船水軍從之賊鍾明亮率衆來降海都犯邊和林
宣慰使怯伯同知乃滿帶副使八黑鐵兒反應之籍宋謝太
后貲產隸中宮秋七月海都兵犯邊帝親征安山渠成河渠
官禮部尚書張孔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
有賜名會通河置提舉司職河渠事閏十月車駕還大都桑
哥言初改至元鈔欲盡收中統鈔商販有中統料鈔聽易至
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從之鍾明亮復反以衆萬人寇

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韶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
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與福建江西省合兵討之婺州
賊葉萬五以衆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江淮省平章不憐吉
帶討之緬國來貢方物漳州賊陳機察八千人寇龍巖執千
戶張武義福建行省兵破之陳機察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
樞密院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
遣赴闕從之紹興路總管判官白絮矩言宋趙氏族人散居
江南百姓欲之不衰恐非便宜請悉徙京師從之擢絮矩爲
尚書省舍人二十七年鍾明亮降詔縛致闕下行省督如德
畱不遣明亮復率衆寇贛州繕寫金字藏經凡縻金三千二

百四十四兩貴州猫蠻作亂入順元城殺傷官吏湖廣省撥
蔡州均州二萬戶府及八番羅甸宣慰司合兵討之地大震
武平尤甚壓死按察司總管府官王連等及民七千二百二
十人壞倉庫局民居不可勝計武平地震盜賊乘隙剽掠平
章政事鐵木兒以便宜蠲租賦罷商稅弛酒禁斬爲盜者發
鈔八百四十錠轉海運米萬石以賑之赦天下十月封皇孫
甘麻剌爲梁王出鎮雲南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
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戶帝曰此何待上聞
當速賑之凡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湖廣省上
二年宜課珠九萬五百一十五兩尚書省臣桑哥以罪罷真

定河間保定平灤饑平陽太原尤甚民流徙就食者六萬七
千戶桑哥妻弟八吉由爲燕南宣慰使以受賄積贓伏誅乃
顏所屬牙兒馬兀等同女直兵追殺內附民千餘人遣塔海
將兵平之命脫脫塔剌海忽辛追究江淮總攝楊璉真伽等
盜用官物中書省臣奏木丁崔彧言桑哥當國四年諸臣多
以賄進親舊皆授要官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爲事宜除
名爲民從之要束木以桑哥妻黨爲湖廣行省平章坐不法
詔械至湖廣省誅之徵前太子贊善劉因爲集賢學士不起
桑哥弟荅昌宣慰司答麻剌答思自殺罷尚書等事皆入中
書建白塔二以居呪師桑四的性吉等尚書右丞何榮祖以

口蔴內紀
江淮四川

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緝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命刻
版頒行使百姓遵守遣官招集宋時溫手軍可充兵者八萬
三千六百人桑哥伏誅尚衣局織無縫衣十月勑沒入璉真
伽沙不丁烏馬兒妻並遣詣京師宣政院言宋全太后瀛國
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御史臺臣言鈎考錢穀自中統初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
桑哥當國設法已極其餘黨公取賄賂民不堪命不如罷之
有旨遲議以聞詔罷鈎考錢穀昔年逋負錢穀文卷聚置一
室非朕命而視之者有罪戶部上天下戶數內郡百九十九
萬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八百七

十八口五千九百八十四游食者四十
二萬九千一百一十八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
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斷死刑五十
五人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以日食免朝賀斡羅思招附
桑州生猫羅甸國古州等峒酋長三十一所部民十二萬九
千三百二十六戶詣闕貢獻以東府太卿亦里迷失鄧州舊
軍萬戶史弼福建行省右丞高興將兵征爪哇用海船大小
五百艘軍士二萬人納速剌丁滅里以盜取官民鈔一十三
萬餘錠忻都以徵理逋負迫殺五百二十人伏誅王巨濟兼
贓以與忻都同惡並誅之以安南國王陳益稷遙授湖廣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居鄂州初璉眞伽重賂桑哥擅發宋
諸陵取其寶玉凡發冢一百有一所戕民命四攘盜詐掠諸
贓爲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金銀珠玉寶器
稱是省臺諸臣乞正典刑以示天下帝貸其死中書省言馮
子振嘗爲詩譽桑哥乞免還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
爲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回回人忽不木
以售大珠帝以無用却之黃勝許聚衆二萬據忠州左江總
管黃勝乞調軍萬人土兵三千人命劉國傑討之願調軍民
萬人以從許之用郭守敬言浚通州至大都漕河十有四役
軍匠二萬人又鑿六渠灌昌平諸水高苑縣高希允以非所

宜言伏誅詔不敦忙兀魯迭失以軍征八百媳婦國九月禁
公稱言歲終各行省臣赴闕奏事亦宜令行臺臣赴闕奏一
歲彈刻之數詔可完澤等言凡賜人物有二十萬錠者爲數
既多先賜者盡得之及後將賜或無可給不均爲甚今計怯
薛帶怯憐口昔博赤哈剌赤凡近侍人上等以二百戶爲率
次等半之下等又半之於下等擇尤貧者歲加賞賜則無不
均之失矣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
今歲已辦者纔一百八十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三錠其中有
未至京師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至
今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

六十六萬二百三十八錠矣懷孟竹課歲辦千九十三錠尚
書省分賦於民人實苦之宜停其稅帝納之故蘆州路達魯
花赤阿散男布八同趙昇等招木忽魯甸金齒土官忽魯馬
男阿魯求貢方物阿魯言其地東南鄰境未附者約二十萬
民恭化願附請命布八趙昇諭之從之三十年春正月命中
書汰冗員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六百六十九員捏
怯烈女直二百人以漁自給詔與其漁於水以若力田其給
牛價農具使之耕回回孛可馬合謀沙等獻大珠邀價鈔數
萬錠帝曰朕何爲當留是錢以賙貧者中書省言侍從傳旨
予官者先後七十人臣今欲加汰擇不可用者不敢來請帝

曰率非朕言凡來奏者朕祇令諭卿等可用與否卿等自處
之以皇太子寶授皇孫鐵穆耳總兵北邊賜新開漕河名曰
通惠十月赦天下僧官總統以下有妻者罷之是歲天下路
府州縣等二千三十八路一百六十九府四十三州三百九
十八縣千一百六十五宣撫司十五安撫司一寨十一鎮蠻
所一倭一各甸部蠻郡官七十三長官司五十一錄事司百
三巡院三官府大小二千七百三十三驛傳二百二十一貝
萬四千四百二十五驛傳千六百八十四戶一千四百萬二
千七百六十斷死罪四十一三十一年春正月帝不豫癸午
大漸癸酉帝崩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親王諸大臣發使告

哀於皇孫遂起輦谷從諸帝度夏四月皇孫至上都即位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以爲一代之制其規模弘遠矣（元世祖政則夷夏雜人則邪正叢身則善惡溷者也）

成宗諱鐵穆耳世祖之孫裕宗第三子也諸王合丹叛世祖命帝往征之合丹敗亡受皇太子寶撫軍於北邊世祖崩親王大臣遣使告哀軍中夏四月帝至上都諸王畢會先是御史中丞崔彧得玉璽於故臣之家其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上之裕聖皇后至是手授於帝甲午即位受諸王宗親文武百官朝於大安閣大赦天下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其餘減丁地稅糧十分之三係官逋欠一切蠲免追尊皇考

曰皇帝尊母曰皇太后雲南行省以所定路府州縣來上路十三州四十九縣五十一以月兒魯爲太師伯顏爲太傅月赤察而爲太保諸王阿只吉部玉速福叛伏誅以乳保勞封完顏伯顏爲冀國公妻何氏爲冀國夫人以合剌思八斡節而爲帝師賜玉印江浙行省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有事於太廟朱清張瑄從海道歲運糧百萬石以京畿所儲充足詔止運三十萬石帝諭右丞阿里參政梁德珪曰中書職務鄉

等皆懷怠心朕在上都令還也的迷沙財產任明里不花皆至今未行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滯桑哥雖奸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決卿等其約束曹屬有不事事者笞之仍以朕意諭右丞相完澤十一月朔帝朝皇太后於隆福宮上玉冊玉寶中書省言國賦歲有常數先帝嘗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由是歲務節約常有贏餘今諸王藩戚費耗繁重餘鈔止一百十六萬二千餘錠上都隆興西京應昌甘肅等處糴糧鈔計用二十餘萬錠諸王五戶絲造作顏料鈔計用十萬餘錠而來會諸王尚多恐無以給乞俟其還部臣等酌量定擬以聞從之以伯顏察而參議中書省事

伯顏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嫌避帝曰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國忌即大聖壽萬安寺飯僧七萬饒州路達魯花赤阿剌紅治中趙良不法僉江東廉訪司事昔班季議受金縱之事覺昔班自殺杖季議除名以熊延恭間賜天師張與棣宗師張留孫真人張志僊等十三人玉圭各一製寶玉五方佛冠賜帝師封乳母楊氏爲趙國安翼夫人闊四片爲皇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以前工部尚書涅只爲將作院使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宋德柔爲工部尚書董其役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陽太原大同河間大名順德廣平十路應其所需詔遼陽省進海東青鶻二十四舉

每驛給十六頭，歲皆食米五石，鷹食羊五口，又狗遞十二驛，每戶給鈔一錠。詔凡上封事者，命中書省發緘視之，然後以聞。御史臺言：內地盜賊竊發者衆，皆國家赦宥所致，乞命中書立爲條格，俾責所屬，期至盡絕。制可。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爲玄妙觀，毀所奉宋太祖神主。二年正月，安西王傅鐵赤、脫鐵木而請復立王相府。帝曰：去歲阿難答已嘗面陳，朕以世祖定制諭之，今復奏請，豈欲以四川京兆悉爲彼有耶？賦稅軍站皆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置王相府，惟行王傅事。大德元年春正月，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緬國王。詔改元，赦天下。札魯忽赤脫而速受賂，爲其奴所告，毒殺其奴，棄市。

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將親往祈祝，監察御史李元禮上封事止之。六月，諸王也里干遣使乘驛祀五嶽四瀆，命追其驛券，仍切責之。以湖廣行省參政崔良知廉貧，賜鈔千錠。八百媳婦叛，寇徹里。遣也先不花將兵討之。爪哇遣使剌班直木達奉表來降。高麗王王昛告老，乞以爵與其子謜，授太尉、駙馬。詔以高麗王世子謜爲高麗國王。諸王也只里部忽剌帶於南河縣侵擾居民，蹂踐禾稼，帝詰之，悉歸其部。帝令也只里罪之。禁諸王駙馬并權豪毋奪民田，其獻田者罪之。立芍陂洪澤屯田。旌表烈婦漳州招討司知事闞文興妻王氏。樂壽、交河二縣疫，死六千五百餘人。二年春正月，停中外土木之役，罷建康金銀銅冶轉運司，還淘金戶于元籍，歲辦金悉責有司。高麗王王謜擅命妄殺，詔中書右丞楊炎龍召入侍，以其父昛仍統國。三年春正月，中書省言天變屢見，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所說耳，豈可一一聽從耶。卿但擇可者任之。詔遣使問民疾苦。上諭六部官曰：汝等事多稽誤，朕昔未知其爲誰，今既閱視，知其姓名，當洗心滌慮，各欽乃職，復蹈前失，罪不汝貸。命妙慈弘濟大師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齎詔使日本。中書省言江南諸寺佃戶五十餘萬，本皆編民，自楊總攝冒入寺籍，宜加釐正，從之。揚州、淮安屬縣蝗，在地者爲鶖啄食，飛者以翅擊死，詔禁捕鶖。冬

兩日兩葬，不太速乎

十月，冊伯岳吾氏爲皇后。四年春正月，皇太后崩。明日，祔葬先陵。帝諭何榮祖曰：律令宜早定之。榮祖曰：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宜於今者。參政張頤孫初爲新淦富人胡制機養子，後制機自生子而死，頤孫利其貲，與弟珪殺之，賂郡縣吏獲免。制機僕胡忠訴冤於官，詔誅頤孫、珪於隆興市，還其貲胡氏。加乳母冀國夫人韓氏爲燕冀國順育夫人，石抹氏爲冀國夫人。緬國阿散吉牙等昆弟赴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建康、常州、江陵饑民八十四萬九千六百餘人，給糧二十二萬九千三百九十餘石。五年四月，雲南土官宋隆濟叛，時劉深將

兵、由順元入雲南、雲南右丞月忽難調民供億、隆濟紿其衆
日、官軍徵發汝等、將盡翦髮黥面爲兵、身死行陣、妻子爲虜、
衆惑其言、遂糾合蛇節等叛、隆濟攻貴州、知州張懷德戰死、
[illegible]壬遣雲南行省平章撫兀兒等將兵擊之、殺賊酋撒月、斬
首五百級、合丹之孫脫歡自北境來歸、其父母妻子皆遇殺
虜、賜鈔一千四百錠、諭有司凡事關中書省者毋得輒奏、遣
劉國傑將兵萬人、八剌將兵五千人、征宋隆濟及蛇節、減直
糶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單弱不能自存者、
日給貧人、[illegible]賴率丹陽二十六洞來降、定[illegible][illegible]條格、凡盜人
孳畜者取一償九、然後杖之、詔自軍逃歸先事而逃者罪死、

敗而後逃、杖而罷之、沒入其男女、中書省言朱清張瑄屢致
人言、乞罷其職、罷征八百媳婦右丞劉深等官、三月、以旱溢
爲災、詔赦天下、大都平灤被災尤甚、免其差稅三年、其餘災
傷之地免一年、令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南郊、遣中書左丞
相答剌罕哈剌哈孫攝事、五月、太廟寢殿災、建文宣王廟於
京師、是歲斷大辟三人、七年正月、命委官遣發朱清張瑄妻
子來京師、封籍其家貲、拘收軍器海舶等、帝諭中書省臣曰、
比有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掊刻於民、何從而出、自
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禁諸人非奉旨毋得以寶貨
進獻、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江浙行省平章脫脫遣發朱清

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賜黃金五十兩、都
城火、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流朱清張瑄子孫於遠方、
蛇節降、命斬之、以大德五年戰功賞北師銀二十萬兩、鈔二
十萬錠、帛絹各五萬九千匹、六月、御史臺言瓜沙二州自昔
爲邊鎭重地、今大軍屯駐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
蒙古軍萬人分鎭險隘、屯田以供軍實、從之、浙西淫雨民饑
者十四萬、賑糧一月、仍免今年夏稅、中書省言大同稅課比
奉旨賜乳母楊氏、其家掊斂過數、擾民爲甚、勅賜鈔五百錠、
其稅課依例輸官、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
壞官民廬舍十萬計、人民壓死不可勝數、遣使分道賑濟、加

封眞武爲玄天上帝、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贓污官吏凡一萬
八千四百八十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審寃獄五
千一百七十六事、是歲斷大辟十人、八年春正月、以災異詔
天下恤民隱、省刑罰、免差稅、順元同知宣撫事宋阿重獲其
叔隆濟來獻、中書省言吳江松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
湮塞良田百有餘里、況海運亦由是而出、宜於租戶役萬五
千人濬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程、從之、
增海漕米爲百七十萬石、九年春正月、命中書議郊祀禮、詔
敕天下、令御史臺翰林集賢院六部各舉廉能、大同路地震、
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

癸二二斤、濁水蠱黑、漂出松柏朽木、遣使以鈔四千錠、米二萬五千餘石賑之、中書省言前代郊祀、以祖宗配享、臣等議、今始行郊禮、專祀昊天爲宜、詔依所議、徵陝西儒學提舉蕭𣂏赴闕、命有司給以安車、六月、立皇子德壽爲皇太子、詔告天下、賜高年帛、築郊壇於麗正文明門之南、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牲用馬一、蒼犢一、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以攝太尉右丞相哈剌哈孫、左丞相阿忽台、御史大夫鐵古迭兒爲三獻官、皇太子德壽薨、營國子學於文宣王廟西、河間民王天下奴弒父、磔裂於市、開城路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壓死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餘人、以鈔

萬三千六百餘錠、糧四萬四千一百餘石賑之、三月、帝有疾、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遣宣政院使沙的等禱於太廟、磁州民田雲童弒母、磔裂於市、十一年、春正月、朔、帝大漸、癸酉、崩於玉德殿、在位十有三年、壽四十二、葬起輦谷、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壼、外則委於宰臣、其不致於廢墜者、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存故也、

史緯卷二百十四

元史三

本紀

武宗諱海山、順宗長子也、成宗大德三年、命帝總兵北邊、與海都戰於闊別列之地敗之、五年、與海都戰於迭怯里古之地、海都軍潰、越二日、海都悉其衆以來、帝親出陣力戰大敗之、盡獲其輜重、海都旋死、八年、封帝懷寧王、食瑞州六萬五千戶、十年、踰按臺山、追叛王斡羅思、獲其妻孥輜重、叛王也孫禿阿及駙馬伯顏至也里的失之地、受諸王禿滿、明里鐵木兒、阿魯灰等降、北邊悉平、十一年、春、聞成宗崩、自按台

山至於和林、諸王勳戚畢會、曰、今阿難答、明里鐵木兒等欲惑中宮、潛有異議、諸王也只里昔與叛王通、預其謀、今既誅也只里、因勸進、帝謝曰、吾母、吾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先是、成宗寢疾日久、政在中宮、命仁宗與其母出居懷州、仁宗聞訃、奉其母赴京師、安西王阿難答與諸王明里鐵木兒先至、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馬辛等潛謀推成宗皇后稱制、阿難答輔之、右丞相哈剌哈孫謂仁宗曰、今大行晏駕、詩已覺、諸王皆疏屬、而懷寧王在朔方、北軍潛有異圖、變在朝夕、俟懷寧王至、恐亂生不測、不若先事而發、遂誅阿忽台等、遣使迎帝、五月、至上都、仁宗侍太后來會、左右部諸王畢

太子未在安得老而以國因立明也立弟爲子不可也順宗未嘗即位安得立武宗之上世強對也

至會議、乃廢成宗后伯要眞氏、出居東安州、賜死、安西王阿難答諸王明里鐵木兒、皆賜死、甲申、皇帝即位於上都、受諸王文武百官朝於大安閣、大赦天下、追尊皇考曰皇帝、尊母曰皇太后、封皇太子乳母李氏爲壽國夫人、其夫楊燕家奴爲壽國公、六月、立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右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左丞相塔剌海言、皇考大行皇帝同母兄也、二帝神主宜依兄弟次序祔廟、制曰可、以拱衛直都指揮使馬謀沙角觝屢勝、遙授平章政事、御史大夫塔思不花言殿中司所職、中書而下奏事必隨之以入、不在奏事之列者、聽其引退、百官朝會失儀者、得糾劾、請如舊制、又言舊有受

賕爲監察御史所劾者、夤緣奏請、託言事入覲、以避其罪、請今後有罪者、勿聽至京、待其事覺、果有所言、方許奏陳、從之、以阿保功授明里大司徒、封其妻椅仙爲順國夫人、遣肥兒牙兒迷的里詣西域、取佛鉢舍利、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儀範百王、師表萬世、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中書右丞孛羅鐵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其命中書省刻板模印、諸王而下、皆賜之、詔立尚書省、分理財用、以脫虎脫教化法忽丁任尚書省、俾其自舉官屬、皇太子建佛寺、請買民地、益之給鈔

萬七百錠有奇、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綜理財用、立尚書省、三載併入中書、其後桑哥用事、復立尚書省、事敗、又併入中書、粤自大德五年以來、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便民之政、正在今日、頃又聞爲總理財用、立尚書省、如是則必增置所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也、且綜理財用、在人爲之、若止命中書整飭、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三臣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敕方士日者毋游諸王駙馬之門、帝御隆福宮、上皇太后玉冊玉寶、皇太子言、近蒙恩以安西吉州平江爲分地、租稅悉以賜臣、臣恐宗親昆弟援例、自方戶錄外、餘請輸之內帑、上曰、皇太子所思甚善、中書省其

令者、治國之急務、當以時損益、世祖嘗有旨、金泰和律勿用、令老臣通法律者、參酌古今、從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等謂律令重事、未可輕議、請自世祖即位以來所行條格、校讎歸一、遵而行之、制可、至大元年春正月、曲赦御史臺見繫犯贓官吏罪、止徵贓罷職、紹興台州慶元廣德建康鎭江六路饑、戶四十六萬有奇、戶月給米六斗、以鈔三十萬錠賑之、殍死者二萬六千餘人、授乳母夫燕家奴開府儀同三司、樞密院臣言、奉旨以中衛親軍隸皇太子位、皇太子謂臣等曰、世祖立五衛、以應五方、去一不可、宜各與選漢軍合萬人、別立一衛、帝以爲然、勅別立衛、以乳母夫幹耳朶爲司徒、以北來貧

民八十六萬八千戸、仰食於官、非久計、給鈔百五十萬錠、幣帛準鈔五十萬錠、命太師月赤察兒、太傅哈剌哈孫分給之、從其廪給、中書省言江浙行省管内饑、賑米五十三萬五千石、鈔十五萬四千錠、麪四萬斤、又流民戸百三十三萬九百五十有奇、賑米五十三萬六千石、鈔十九萬七千錠、鹽折直爲引五千、令行省行臺遣官臨視、河南山東大饑、有父食其子者、以兩道没入贓錢賑之、皇子和世㻋請立總管府、領提舉司四、括河南歸德汝寧境内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令河南省臣高興總其事、中書省言瀕河之地出没無常、先是有亦馬罕者妄稱省委括地、蠹食百姓、以有主之田

俱爲荒地、所至騷動、民高榮等六百人訴於都省、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獻其地於皇子、且河南連歲水災、人方闕食、若從所請設立官府、爲害不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以參虎人徹兒怯思爲監察御史、高麗國王王㬢卒、太尉瀋王奏泉州大商合只鐵即剌進異木沉檀可構宮室者、敕江西行省驛致之、以王章嗣高麗國王、以西番僧教瓦班爲翰林承旨、中書省言、今銓選之法盡壞、廪藏空虚、中都建城、大都建寺、及爲諸貴人營私第、軍民不得休息、避者用度愈廣、每賜一人輒至萬錠、惟陛下矜察、皇太后造寺五臺山、摘軍六千五百人供其役、二年春正月、越王禿剌有罪、賜死、皇太子

高麗虎賁等訴尚書

止分理財用故保八等始議新政從尚書

諸王百官上尊號、塔思不花乞台普濟言、諸人恃恩徑奏、璽書不由中書、直下翰林院給與者、今畧其數、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田土戸口金銀鐵冶、增餘課程、進貢奇貨、錢穀選法、詞訟造作等事、害及於民、請盡追奪之、令後有不由中書者、勿與、制可、遼陽行省右丞洪重喜訴高麗國王王章不奉國法、恣暴等事、中書省請令重喜與高麗國王辯對、勑册辯對、令高麗王從太后之五臺山、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毆西番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此法昔所未聞、有乖國典、且於僧無益、僧俗相犯、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從之、樂實保八議立尚書省、詔集議以聞、保八

樂實請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從之、詔朝廷得失、軍民利害、臣民有上言者、皆得實封以聞、在外者赴所屬轉達、改造至大銀鈔、頒行天下、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隨道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黄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綿絲布帛下海者、禁之、中統交鈔、限一百日盡數赴庫倒換、茶鹽酒醋商税諸色課程、如收至大銀鈔、以一當五、頒行至大銀鈔二兩至一釐、爲一十三等、以便民用、尚書省

令代書讀狀之人不可勝誅

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從之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揍中書省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帝是其言冬十月以皇太子爲尚書令詔行銅錢以皇太后有疾詔天下釋大辟百人尚書省及太常禮儀院言郊祀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皇帝配明年夏至祀地北郊請以世祖皇帝配制可擇衛士子弟充國子學生十二月親享太廟武昌婦人劉氏詣御史臺訴三寶奴奪其所進亡宋玉璽

一金椅一夜明珠二令尚書省及御史中丞冀德方也可札忽兒赤別鐵木兒中政使搠只雜問劉氏稱故翟萬戶妻三寶奴謫武昌時與劉氏往來及三寶奴貴劉氏託以追逃婢來京師謁三寶奴不答入其西廊見榻上有逃婢所竊寶鞍及其手縫錦帕以問三寶奴又不答忿恨而出求書狀人喬瑜爲狀因尹榮往見察院吏李節入訴於臺獄成以劉氏爲妄詔斬喬瑜笞李節杖劉氏及尹榮封西僧迷不韻子爲寧國公三年春正月立皇后弘吉剌氏立泉貨監以歷代銅錢與至大錢相參行用尚書省言昔世祖有旨以叛王海都分地五戶絲爲幣帛俟彼來降賜之藏二十餘年今其子察八

上殺其妻

兒向慕德化歸覲闕廷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侍諸王朝會頒賞既畢鄰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蓉米洞官田墾科合攤酋殺千戶及蠻卒八十餘人俘掠良民寧王闊闊出謀爲不軌下獄賜其妻完者死同謀不首並磔於市改封高麗國王王璋爲瀋王荊門州大木山崩壞官廨民居二萬一千八百二十九間死者三千四百六十六人帝率皇太子諸王群臣朝興聖宮上皇太后尊號冊寶封伯亦憐真乞烈思爲文國公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宜加分減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有是理耶其令宣徽院官覈實分減之以皇太后受尊號赦天下三寶奴言故丞相

可存

和禮霍孫時參議府左右司斷事官六部官日具一牘不然則抱饑而還稽誤公事今則無以爲資乞各賜鈔二百錠規運取其息錢以爲食詔可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比歲賦斂橫出漕戶逃亡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僱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有舟在澉浦楊家等處且擅知漕事乞以爲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己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僱直庶有成效尚書省請以馬合謀但的爲遙授右丞海外諸蕃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

人失想
爲千戶

誣服殺之
可乎

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每所設達魯花赤一員制可
答米洞田黑等降遣朱清子虎張瑄子文龍治海漕以所籍
宅一區田百頃給之賊中都有事於南郊尊太祖皇帝配享
昊天上帝尚書省以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阿兒思蘭與兄
鄭榮祖段叔仁等圖爲不軌置獄鞫之皆誣服詔叔仁等十
七人並正典刑籍沒其家十二月以建大崇恩福元寺乞失
刺遙授左丞曲列劉兒遙授參知政事並領行工部事四年
春正月朔帝不豫免朝賀大赦天下庚辰帝崩在位五年壽
三十一葬起輦谷
仁宗諱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之弟也成宗崩時武宗爲懷
寧王總兵北邊帝與太后聞哀將自懷州奔赴宮臣以爲不
可野訥曰天子晏駕皇子早卒天下無主邪謀方興懷寧王
及殿下世祖賢孫人心所屬久矣宜急來太母入定大計邪
謀必止迎立懷寧王以正神器在此來矣乃行至衛輝經比
干墓顧左右曰紂內荒於色毒痛四海比干諫之剖其心遂
失天下令祠比干墓爲後世勸至漳河值大風雪田叟有以
盂粥進者近侍卻不受帝曰昔漢光武嘗爲寇兵所迫食豆
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阻不知稼穡艱難所以致驕惰命取食
之賜綾一匹慰遣之行次邯鄲曰吾慮衛士不法胥吏科歛
重爲民困命王傅巡察之至大都與太后入內哭盡哀出居

舊邸朝夕入哭奠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推皇后伯要真氏
稱制安西王阿難答輔之時左丞相哈剌哈孫稱疾守宿掖
門夜遣人啓帝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
而發三月丙寅帝率衛士入內召阿忽台等責以亂祖宗家
法命執而誅之諸王牙忽都等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
之孫宜早正天位帝曰惡人潛結宮壼亂我國家故誅之豈
欲作威福覬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迎
之矣遂自監國五月帝與太后會武宗於上都武宗即位立
帝爲皇太子遣使四方旁求經籍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
王約節而譯之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命與孝經列女傳刊
行賜臣下武宗命帝領中書省樞密院及立尚書省兼尚書
令近侍言賈人有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
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以恭儉愛民相規不可以奢靡
蠹財相蒙言者慚而退詹事院臣啓金州獻瑟瑟洞請遣使
采之帝曰所寶爲賢瑟瑟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淮東宣
慰使撒都獻玉觀音七寶帽頂寶帶寶鞍卻之詹事王約啓
事二宦者侍側帝問自古宦官壞人國家有諸約曰宦官善
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帝然之四年春正月武宗崩丙
尚書省以丞相脫虎脫三寶奴平章樂實右丞保八左丞忙
哥帖木兒參政王羆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命中書右丞相塔

忽不花知樞密院事鐵木兒不花叅鞫脫虎脫三寶奴樂實
保八王羆伏誅忙哥帖木兒杖流海南罷城中都召世祖朝
諳知政務素有稱望老臣平章程鵬飛董士選等同議庶務
罷運江南所印佛經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監學諭之曰
學校人材所自出卿等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御史臺言白
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爲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
追收所受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命西番僧非奉璽書驛
券者勿輒至京師旌表長泰縣民王初應孝行三月庚寅卽
皇帝位於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詔曰惟昔先帝事皇太
后撫朕躬夙夜友天至以朕母弟之親於其踐祚曾未踰月

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於今
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勳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旣有成命非
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正位宸極朕
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
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卽皇帝
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
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李道復等從新
拯治可大赦天下帝諭省臣曰卿等裒集中統至元以來條
章擇曉法律老臣斟酌輕重折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
行抵罪者庶無冤抑論太府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

賞其侍與

軍旅自今雖一糸之微不言於朕母輒與人賜大都路民年
九十者二千三百三十一人人帛二匹八十者八千三百三
十一人人帛一匹詔曰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
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於玆矣比者尚書省不究
利病輒意變更旣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太
多輕重失宜錢以非給新舊恣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爰咨
廷議允協輿言皆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各處泉貨監買賣
銅器聽民自便帝御便殿李孟因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
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爲賀帝愀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
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祚尚未

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托卿甚重玆言非所賴也孟愧
謝五月八百媳婦蠻與大小徹里蠻寇邊命雲南王及右丞
阿忽台討之敕命諸司白事須殿中侍御史侍側帝覽貞觀
政要諭翰林侍講阿林鐵木兒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
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閏七月命國子祭酒劉賡
詣曲阜以太牢祠孔子封李孟秦國公遣使招諭黑水白水
等蠻十二萬餘戶來降冬十月有事於太廟皇慶元年春正
月旌表番禺縣孝子陳韶孫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
自選用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
公論國史院實萬世公論二月徙大都路學周宣王石鼓於

不標此何

國子監遣使賜西僧金五千兩銀二萬五千兩幣帛三萬九千九百匹八百媳婦獻馴象二雲南行省右丞算只兒威有罪國師搠思吉斡節兒奏請釋之帝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與耶敕天下十一月諭六部官毋踰越中書奏事省臣言中書職在總挈綱維比者行省六部諸司應決不決者往往作疑咨呈以致政繁事弊詔體世祖立中書初意定擬程式以聞諸王脫丹叛二年二月以皇后弘吉剌氏受冊寶遣官祭告天地於南郊及太廟免徵益都饑民所貸官糧二十萬石各寺修佛事日用羊九千九百四十勅遵舊制易以蔬食詔以錢糧造作訴訟等事悉歸有司以清中書之務

積習以來之主亦未盡除知

帝諭左右曰回回以寶玉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爲寶唯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關係所宜寶也召郝天挺爲御史中丞天挺入見以鷹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鷙禽之弱者易獲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唯失其前禽仍有傷感之患矣帝然之高麗王讓位以其世子燾爲高麗國王御史臺言富人寅緣特旨濫受官爵紊政宜嚴用人舉多罪廢之僧近侍託爲貧乏互奏恩賞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憲輒營求內旨以免罪諸王駙馬寺觀臣僚土田每歲徵租極爲民擾請革其弊制可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

尚釋並尚

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廷以作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勅鎮江路建銀山寺旌表高州民蕭乂妻趙氏貞節行科舉詔以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賢能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帝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致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治道可興也十二月久旱民多疾疫帝自責曰此皆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延祐元年春正月敕各省平章專意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之俾養父母毋絕其祀太常寺請立北郊不允立回回國子監帝以

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及李孟擇其要者譯寫以進勅內侍止授中官勿畀文階二年三月廷試進士賜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雷電北山南移至夕川河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勅遣官賑驗賑恤贛州賊蔡五九陷寧化縣僭稱王號詔江浙行省平章張驢率兵討之臺臣言蔡五九之變皆由睨匝馬丁經理田糧與郡縣橫加酷暴逼抑至此信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虛張頃畝流毒居民乞罷經理及冒括田租制可旌表貴州達魯花赤相兀孫妻脫脫真死節仍樹碑任所蔡

付不以賑
飢民

王九泉濱伏誅餘黨悉平容星變爲彗以星變赦天下封和
世球爲周王旌表寧化縣民賴蘇孫孝行三年春正月勅大
府罪臨刑敢有橫加刲割者以重罪論立皇子碩德八剌爲
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帝語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
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遊
觀西山以終天年御史中丞舒子翰林學士明里董阿稱善
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進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
玄宗宋徽宗者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願陛下正大位
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襲哉帝善之明年春正
月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

以致然歟思之唯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五年春
正月給書西天字維摩經金三千兩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
日濫太尉司徒國公接跡於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
近聞禮部奉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三十有六此輩無功
於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門閥貴重勳業昭著者存
留一二餘並革去制可衛王阿木哥以罪貶高麗術者趙子
玉等言於司馬曹脫不台曰阿木哥名應圖讖於是潛謀備
兵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木哥事覺誅之諸王不里
牙敦之叛諸王也舍失列吉衛士朵帶伯都生持兩端不助
官軍進討教流也舍江西失列吉湖廣朵帶衢州伯都潭州

延帝師巴思八殿於大興教寺給鈔萬錠六年春正月帝御
嘉禧殿謂札魯忽赤買閭曰札魯忽赤人命所繫其詳閱獄
辭事無大小悉其諸同僚疑不能決者與省臺臣集議以聞
又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爲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
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
百姓各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二月丁亥朔日
有食之改釋奠於中丁祀社稷於中戊祭星於回回司天臺
賜大興教寺僧齋食鈔二萬錠以鐵木迭兒爲太子太師監
察御史四十餘人劾其逆狀並攻難居師保之任不聽皇姊
大長公主祥哥剌吉作佛事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劾按

問守臣阿縱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中書省言白雲總攝沈
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
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覈
問有旨明仁奸惡其嚴鞫之十二月命皇太子參決國政七
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帝齋居損膳輟朝賀浙江行省
丞相黑驢言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既
已辭伏今遣其徒沈崇勝潛赴京師行賄求援請逮赴江浙
併治其罪從之帝不豫辛丑帝崩壽三十六在位十年璧起
居恪仁宗天性慈孝恭儉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爲深修身治
國儒道爲切又曰儒者尤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

服御質素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每奏大辟輒惻然移時遵世祖成憲孜孜爲治元之賢君也

英宗諱碩德八剌仁宗長子也仁宗欲立爲太子帝入謁太后固辭曰臣幼無能且有兄在宜立兄以臣輔之太后不許延祐六年詔百司庶務必先啓太子然後奏聞帝謂中書省臣曰至尊委我以天下事日夜寅畏惟恐弗堪卿等當洗心滌慮恪勤乃職勿有累壞以貽君父憂七年春正月仁宗不豫帝憂形於色夜則焚香泣禱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寢於地日歠一粥太子太師鐵木迭兒以太后命爲右丞相二

月乞失監坐鬻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笞之帝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奪前中書平章事李孟所受秦國公制命仍仆其先墓碑鐵木迭兒以前御史中丞楊朶兒只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違太后旨矯命殺之籍其家徽政院使失列門以太后命請更朝官帝曰此豈除官時耶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即位議於宗親老臣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帝曰所賜爲誰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爲多帝曰予嘗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舶之稅以阿散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遂

出完者不花爲湖南宣慰使奪僧輦真吃剌思所受司徒國公制仍銷其印三月十一日即皇帝位於大明殿赦天下尊太后爲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受百官朝賀於興聖宮鐵木迭兒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有事於南郊告即位夏四月有事於太廟祀社稷祭遁甲神於香山以西僧好八的里爲元永延教三藏法師授金印有內近臣獻七寶帶者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薦賢而爲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上都留守賀伯顏坐便服迎詔棄市籍其家和林民閻海坐殍死者三千餘人旌其門有告嶺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書平章政事黑驢御史大夫脫忒哈徽政使失列門等與

故要束謀妻亦列失八謀廢立左丞相拜住請鞫狀帝曰彼若借太皇太后爲詞奈何命悉誅之籍其家前太子詹事床兀兒伏誅秋七月製袞冕樞密院言不剌兀赤與北兵戰拔罪士三百人以還棄其子於野殺所乘馬以哨士卒請賞之賜鈔五千貫賜伶人鈔二萬五千貫酒人十五萬貫官人僧奴坐用日者請太皇太后崇星杖之籍其資九月建壽安山寺給鈔千萬貫帝師請以唯八兒監藏爲土蕃宣慰司都元帥從之爲皇后作鹿頂殿於上都十一月朔帝御齋宮至仁宗太室流涕左右感動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率百官奉玉冊玉寶上太皇太后尊號作延春閣

後慶召西僧輦真吃剌思赴京師勅所過郡縣備迎祟星於
回回司天監四十晝夜尸典瑞院使澗徹伯知樞密院事修
秘密佛事於延春閣拜住進鹵簿圖帝以唐制用萬二千三
百人耗財乃定大駕爲三千二百人法駕二千五百人至治
元年春正月帝服袞冕享太廟以左丞相拜住亞獻知樞密
院事澗撒伯終獻廷臣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曰恩可常施
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帝欲以元夕張燈宮
中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諫帝命罷之曰有臣若此朕復何
憂自今朕凡有過豈獨臺臣當諫人皆得言賜養浩帛二疋
監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諫造壽安

山佛寺殺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珪謙亨竄於奴兒干
地以僧法洪爲釋源宗主授司徒製御服珠袈裟命宦者孛
羅台爲太常署令太常言刑人難與大祭罷之作金浮屠於
上都藏佛舍利御大明殿群臣上尊號立亦啓烈氏爲皇后
冶銅五十萬斤作壽安山寺佛像三年春正月勅臺憲用人
勿拘資格以西僧羅藏爲司徒西僧亦思剌蟄展普疾詔爲
釋大辟囚一人笞罪二十人幹羅思告訐父母斬之上幸柳
林駙馬許訥之子速怯訴曰臣父謀叛臣母私從人帝曰人
子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命誅之封公主速
哥八剌乳母爲順國夫人增壽安山寺役卒七千人鐵木迭

兒卒太皇太后崩真人蔡道泰殺人伏誅鐵木迭兒子宣政
院使八思吉思坐受劉夔冒獻田地伏誅仍籍其家三年正
月右丞相拜住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
有德老儒宜徵用之帝喜曰卿言適副朕心更當搜訪山林
隱逸之士以居信爲翰林學士承旨澄爲學士二月作上都
華嚴寺八思巴帝師寺及拜住第役軍六千二百人司徒劉
夔同僉宣政院使發加台坐妄獻地土冒取官錢伏誅格例
成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內斷例七百一十七條格千一百
五十一詔赦九十四令類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頒行
天下封爲師不花爲趙國公以太子賓客伯都廉貧賜鈔十

萬貫三月駕幸上都四月勅天下諸司命僧誦經十萬部旌
內黃縣節婦王氏釋囚大辟三十一人杖以上六十九人放
籠禽十萬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
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與大風雨雹
拔柳林行宮內外大木二千七百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
遺衣皆以縑素木綿爲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
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奉元行宮
正殿災上都利用監庫火帝令衛士撲滅之因語群臣曰世
皇建宮室至朕而值此殃此朕不能圖治之故也敕察衛兵
戍邊有功請賞以官帝曰名爵豈賞人之物今賜鈔三千貫

設鐵木迭兒父祖碑、追收元受制書、贈乳母忽禿台定襄郡夫人、其夫阿來追封定襄王、謚忠愍、諸王怯伯數寇邊、至是遣使來降、籍鐵木迭兒家貲、御史大夫鐵失、以姦黨不自安、陰蓄逆謀、八月癸亥、車駕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大司農失禿兒、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及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殺丞相拜住、鐵失直犯幄殿、手弑帝於卧所、年二十二、在位三年、葬諸帝陵、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近臣稱觴以賀、問何為賀、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耶、斥出之、拜住曰、地震乃臣等失職、宜求賢以代、曰

毋多遜、此朕之過也、嘗戒群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為不法、必刑無赦、八思吉思下獄、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八思吉思雖事朕日久、今有罪當論如法、嘗御鹿頂殿、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耶、卿元勳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住頓首謝、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如此、然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云、

元史[illegible]音[illegible]有[illegible]也先[illegible]兒枝[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見

泰定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之子也、襲封晉王、鎮北邊、成宗武宗仁宗之立、咸與翊戴之謀、王使內史倒剌沙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因入宿衛、御史大夫鐵失、與拜住相忤、欲傾害之、使宣徽使探忒告倒剌沙曰、主上將不容於晉王、至治三年、八月、鐵失遣斡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帖木兒、失禿兒、謀立王為皇帝、王囚斡羅思赴上都、未至、英宗南還、駐蹕南坡、鐵失等殺拜住、英宗遇弑、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帖木兒、奉皇帝璽綬北迎帝於鎮所、癸巳、即皇帝位於龍居河、大赦天下、十月、誅逆賊也先帖木兒、完者、鎖南、禿滿等於行在所、遣右丞相旭邁傑、御史大夫紐澤誅逆

賊鐵失、失禿兒、赤斤鐵木兒、脫火赤、章台等於大都、戮其子孫、籍入家產、十一月、車駕至大都、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遣使詣曲阜以太牢祀孔子、盜入太廟、竊仁宗及莊懿皇后金主、監察御史脫脫、趙成慶等言、鐵木迭兒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鎖南親與逆謀、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月魯、禿禿哈、速敦、皆鐵失之黨、不宜寬宥、並伏誅、流諸王月魯鐵木兒於雲南、按梯不花於海南、曲呂不花於奴兒干、孛羅、兀魯思不花於海島、旭邁傑言、也先帖木兒之變、諸王買兒述赴潛邸、願効死力、言不除元兇、則陛下美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臣等議

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唯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詔以泰寧縣五千戶封買奴爲泰寧王、泰定元年春正月、修西番佛事於壽安山寺、三年乃罷、又作佛事、命僧百八人及倡優百戲、導帝師游京城、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右丞相也先鐵木兒領之、御大明殿、册八八罕氏爲皇后、皇子阿速吉八爲皇太子、以珠字詔賜帝師所居撒思加部、作禮拜寺於上都及大同路、給鈔四萬錠、遣潤潤出等詣高麗、

取女子三十人、帝受佛戒於帝師、市牝馬萬匹取湩酒、作中宮金脊殿、繪帝師八思巴像十一、頒行各省、俾塑祀之、彫獻皇后忌日修佛事、飯僧萬人、曲赦重囚三十八人、以爲三宮祈福、廣西徭潘寶陷挪城縣、造玉床潯州下南縣、徭飯建徭花赤都堅部監姚恭亨死之、中書參知政事左塔不台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幟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今軍衛之職、乞勿以大臣領之、庶勳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纽澤、李師敬編類帝訓成、請於經筵進講、仍俾皇太子觀覽、詔譯其書以進、濟寶寇偏津義寧來省諸縣、命嶺西守將捕之、九月、分天下爲

十八道、遣使宣撫、曰兩浙、江東道、江西、福建道、江南、湖廣道、河南、江北道、燕南、山東道、河東、陝西道、山北、遼東道、雲南省、甘肅省、四川省、京畿道、皇后亦憐真八剌受佛戒於帝師、廣西道宣慰使獲潘寶、其弟潘見寇椰州、命湖廣行省左丞乞住捕之、三年二月、全茗州土官許文傑率諸徭以叛、殺知州事李德卿等、命湖廣行省督兵捕之、建殊祥寺於五臺山、賜田三百頃、翰林學士承旨阿憐帖木兒、許師敬譯帝訓成、更名曰皇圖大訓、勅授皇太子、以帝師兄鎖南藏卜領西番三道宣慰司事、尚公主、錫王爵、納皇姊壽寧公主女撒答八剌於中宮、皇后受牙蠻答哥戒、詔翰林侍講學士阿魯威、直學

士燕赤、譯世祖聖訓、以備經筵進講、河決陽武縣、漂民萬六千五百餘家、賑之、賜大天源延聖寺鈔二萬錠、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榷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爲口實、妄興工役、邀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赦天下、以皇子小薛夜啼、賜高年鈔、命帝師修佛事、釋重囚三人、御史言、比年曾籍以衛軍供役、廢武事不講、請遵世祖舊制、教習五衛親軍、

以備扈從、不恨、同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潮州路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楷妻劉氏不從、誣楷下獄殺之、事覺、珍飲藥死、詔戮尸傳首、遣使往江南、求奇花奇果、四月、盜入太廟、竊武宗金主及祭器、高州徭寇電白縣、千戶張恒力戰死之、邑人立祠、勅賜額曰旌義、建廣渠書院於鄒縣、祠宋儒張載、禁僧道買民田、違者坐罪、沒其直、八百媳婦蠻、請官守、置蒙慶宣慰司都元帥、及木安孟傑二府、監察御史馮思忠、請命太常集修累朝儀致和元年春正月、雲南安隆蔡土官岑世忠、與兄世興相攻、率其民三萬二千戶來歸、歲輸布三千匹、請立宣撫司以總

之、不允、置州一、以世興知州事、置縣二、聽世忠舉人用之、仍諭其兄弟共處、鹽官州海溢堤崩、詔帝師道僧修佛事、造浮居二百一十六、以厭之、封唐柳州刺史柳宗元曰文惠昭靈公、秋七月庚午、帝崩、在位五年、壽三十六、葬起輦谷、九月、倒剌沙立皇太子爲帝、改元天順、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未見有引咎責躬之實、然能守祖宗之法、天下無事、號稱治平云、

明宗、諱和世㻋、武宗長子也、武宗立仁宗爲皇太子、命以次傳於帝、仁宗立、議建東宮、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議立英宗爲皇太子、與太后幸臣識烈門、譖帝於兩宮、於是封帝爲周王、出鎮雲南、帝次延安、禿忽魯尚家奴孛羅、及武宗舊臣來會、常侍教化謀曰、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出鎮之事、本非上意、由左右構間致然、請以其故白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遂與數騎馳至陝西、與行省丞相阿里罕、平章政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悉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脫歡襲殺教化阿思罕於河中、帝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阿台等聞帝至、咸率衆來附、帝與定約束、每歲冬居札顏、夏居斡羅斡察山、春則命從者耕於野泥、十餘年間、邊境寧謐、仁宗崩、英宗嗣位、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等弑英宗、晉王也孫鐵木兒

自立爲皇帝、泰定二年、帝弟懷王圖帖睦爾出居於建康、致和元年、泰定帝崩於上都、留守燕鐵木兒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固守內廷、帝遠在沙漠、慮生他變、乃迎帝弟懷王於江陵、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以安衆心、復矯稱帝所遣使者自北方來、云周王從諸王兵整駕南轅、旦夕即至矣、懷王入京師、群臣請正大統、固讓曰、大兄在北、以長以德、當有天下、必不得已、當明以朕志播告中外、九月壬申、懷王即位、是爲文宗、改元天曆、詔天下曰、謹俟我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時倒剌沙在上都、立泰定帝子爲皇帝、遣兵犯大都、梁王王禪、右丞相答失鐵木兒、御史大夫紐澤、太尉不花等兵次榆

林燕鐵木兒與弟撒敦子唐其勢等帥兵與戰屢敗之十月齊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以兵圍上都倒剌沙奉皇帝寶出降文宗遣撒迪等相繼來迎明宗諸王皆勸帝南還京師遂發北邊諸王察阿台沿邊元帥朵烈捏等帥師扈行至金山嶺命孛羅如京師兩京之民聞帝使者至歡呼鼓舞曰吾天子實自北來矣諸王舊臣爭先迎謁所至成聚天曆二年正月文宗復遣中書左丞躍里帖木兒來迎撒迪等見帝於行幄以文宗命勸進丙戌帝即位於和寧之北命撒迪還報京師帝命之曰朕弟篤皆覽觀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

等以朕意諭之三月次潔堅察罕之地文宗遣右丞相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來上御史中丞八即剌知樞密院事禿兒哈帖木兒等皆從四月燕鐵木兒見帝於行在率百官上皇帝寶帝嘉其勳拜太師右丞相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諭燕帖木兒等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其舊燕帖木兒曰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繫者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人居之是日帝宴諸王大臣於行殿燕帖木兒等侍帝諭臺臣曰太祖皇帝嘗訓敕臣下云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繫累即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

兒二人協司其政言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中書則左手也樞密則右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藥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糾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闕失卿亦以聞朕不爾責也又諭燕鐵木兒等曰朝務機密樞院即當以聞其他事務必先中書院臺毋得隔越陳請文宗為皇太子五月次察罕伯真之地皇太子遣翰林學士承旨阿憐帖木兒來覲次必或怯禿之地翰林學士承旨斡耳朵來覲次撥突兒之地皇太子發京師鎮南王帖木兒不花諸王駙馬及扈衛百官悉從行用馬二百八十四自京師載乘輿服御

遂行在所六月朔次棣都也不剌之地詔諭中書省臣凡國家錢穀銓選諸大政事先啓皇太子然後以聞七月朔次孛羅火你之地八月朔次王忽察都之地丙戌皇太子入見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於行殿庚寅帝暴崩年三十葬起輦谷是月己亥皇太子復即皇帝位

綱鑑作九月丙戌

文宗諱圖帖睦爾武宗次子也仁宗延祐三年丞相鐵木迭兒議立英宗為皇太子出明宗居於朔漠英宗至治元年中政使咬住告朕歡察兒等交通親王詔出帝居於海南泰定立召帝於瓊州封懷王居於建康帝兄弟播越南北人心思之致和元年春泰定出畋郷林以疾還宮諸王滿禿阿馬剌

台太常哈海宗正札魯忽赤闊闊出與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謀曰今主上疾日臻將往上都如有不諱吾黨豈從者執諸王大臣殺之居大都者縛省臺官宣言太子已至正位宸極傳檄守禦諸關則大事濟矣三月泰定至上都潘禿等匿從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居守也先捏私至上都與倒剌沙等謀排斥於帝遣宗正札魯忽赤雍古台還帝居江陵七月泰定帝崩於上都倒剌沙專權自用踰月不立君朝野疑懼時燕鐵木兒留守京師遂謀於西安王陰圖舉義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燕鐵木兒率阿剌鐵木兒孛倫赤等十七人露刃號於衆曰武宗皇帝有聖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歸

心正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斬乃縛平章政事烏伯都剌伯顏察兒等下獄燕鐵木兒與西安王守內廷籍府庫錄符印召百官入內聽命遣前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明里董阿馳驛迎帝於江陵燕鐵木兒直宿禁中帝至京師入居大內燕鐵木兒率諸王大臣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帝辭曰大兄在朔方朕敢紊天序乎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帝曰必不得已明著朕意以示天下而後可帝即位於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大赦改元天曆上都梁王王禪兵襲破居庸關命燕鐵木兒出軍拒之燕鐵木兒與王禪戰於榆河敗之王禪復來戰敗走之追及於昌

初得位變兵之際乃以乳母所甚無乃太速乎

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王禪單騎遁上都兵入古北口掠石槽追封乳母完者雲國夫人其夫斡離思贈太保雲國公子鎖乃贈司徒雲國公燕鐵木兒至石槽掩其不備擊之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木兒等將校降者萬人餘兵奔竄遣撒敦逐出古北口諸王也先帖木兒陷通州將襲京師燕鐵木兒急引軍還至通州擊之敵軍走追殺陽翟王太平上都諸王忽剌台入紫荊關犯良鄉游騎逼南城京師城守隆曉木兒告急與也先捏合擊敵軍於良鄉南忽剌台被俘燕鐵木兒率軍循北山而西倍道趨盧溝橋敵軍皆遁燕鐵木兒入朝賜宴興聖殿齊王月魯帖木兒等

元盜殺有人使之

圍上都倒剌沙奉皇帝寶出降梁王王禪遁遼王脫脫為齊王所殺遂收諸王符印以故徹政使失烈門妻賜燕鐵木兒時議盡戮朝臣之在上京者平章政事敬儼抗論是皆循上歲倒從行殺之非罪乃獲免中書省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貲又沒其妻子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後請勿沒人妻子制可毀顯宗室升順宗祔右穆第二室太尉不花乘國家多事率衆剽掠居庸以北至是執以其家殺之興和路當盜以死罪刑部議不花不道衆所聞知幸遇盜殺本路隱其殘剽之罪獨以盜聞於法不當帝是其議居泰定后雍吉剌氏於東安州遣使來迎明宗於漠北倒剌沙伏誅磔其尸於市王

禘賜死、馬某沙、紐澤、撒的迷失、也先鐵木兒等、皆棄市、以所賜速速也先捏宅、改賜駙馬謹只兒、及孔媼也孫眞、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自稱鎮西王、殺平章寬徹等、燒絶棧道、烏蒙路教授杜巖肖、謂聖明繼統、方內大寧、嘗罷兵入朝、庶免一方之害、囊加台以妄言惑衆、杖一百七、禁錮之、造皇太后玉冊玉寶、復遣治書御史撒迪、內侍不顏禿古思、奉迎明宗於漠北、西安王及燕鐵木兒請遣人送名鷹於行在所、以工羅長金珠首飾歸中宮、陝西自泰定二年至是歲不雨、大饑、民相食、三年春正月、中書省言、朝廷賞賚不宜濫及、罔功、鷹鶻獅豹之食、舊支肉價二百餘錠、今增至萬三千八百錠、控鶴

明宗已即位乃冊命皇后可乎

似非宜

舊止六百二十八戶、今增二千四百戶、佛事歲費、增金千一百五十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萬四千餘匹、請悉裁汰、從之、中正院言皇后日用所需鈔十萬錠、幣五萬匹、綿五千斤、詔鈔予所需之半、幣給一萬匹、明宗即位於和寧之北、灞城縣民王顯政五世同居、旌其門、二月、帝御大明殿、冊命皇后雍吉剌氏、遣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祀孔子於闕里、三月、遣燕鐵木兒奉皇帝寶於明宗行在所、命有司奉金銀幣帛諸行在所、以備賜予、帝命群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家政事、其聞於行在所、命有司造乘輿服御、北迎大駕、改潛邸所幸諸路名、建康曰集慶、江陵曰中興、瓊州

曰乾寧、潭州曰天臨、命明里董阿爲蒙古巫覡立祠、明宗遣武寧王徹徹禿、平章政事哈八兒禿來錫命、立帝爲皇太子、陝西路饑民百二十三萬四千餘口、諸縣流民又數十萬、賑之不足、行省請令商賈入米中鹽、富家納粟補官、及發孟津倉糧八萬石、河南漢中廉訪司所貯官租以賑、從之、河南廉訪使言、河南府路以兵旱民饑、食人肉、乞弛川澤山林之禁、又采補官及括江淮僧道餘糧以賑、從之、江浙行省言、池州廣德諸路饑民六十餘萬戶、當賑糧十四萬三千餘石、從之、大都與和諸州饑民六十七萬六千餘戶、賑以鈔九萬錠、糧萬五千石、遣翰林學士承旨阿憐帖木兒北迎大駕、以后事

專賑貧史失載

院所貯金三十錠、銀百鋌、建大承天護聖寺、帝發京師北迎明宗、次於大口、陝西行省言、鳳翔府饑民十九萬七千九百人、本省用便宜賑以官鈔萬五千錠、江浙行省言、紹興慶元諸路饑民凡十一萬八千九十戶、陝西行臺御史孔思廸言、夫婦人倫之首、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受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得守節。請著爲令、陝西河南燕南河北河南諸路流民十數萬、

自嵩汝至淮南、死亡相藉、命所在州縣官以便宜賑之、次上
都、八月朔、明宗次於王忽察都、帝入見、明宗宴帝及諸王大
臣於行殿、庚寅、明宗崩、帝入臨、燕鐵木兒以明宗后之命、奉
皇帝寶授於帝、遂還、帝至上都、監察御史徐奭言天下不可
一日無君、先皇帝奄棄臣庶、已踰數月、伏望聖上早正宸極、
以安億兆之心、四川變加台以指斥乘輿棄市、己亥、帝復即
位於上都、大赦天下、遣欽察台先還京師、經理政務、駕至大
都、至順元年春正月、勅翰林國史院官、同奎章學士采輯本
朝典故、准唐宋會要為經世大典、帝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
朝賀、史惟良言今天下郡邑被災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
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
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並正之、如此則
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弊漸深、治亂之
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也先捏伏誅、冬十月朔、帝服袞冕、
享於太廟、畏兀僧百八人作佛事於興聖殿、高麗國王王燾
久病不能朝、請命其子禎襲位、追封燕鐵木兒曾祖父為王、
諭廷臣曰皇姑魯國大長公主早寡守節、不從諸叔繼尚、鞠
育遺孤、其子襲王爵、女配予一人、朕思庶民若是者、猶當旌
表、況在懿親乎、其議封號以聞、以明年正月武宗忌辰、命高
麗漢僧三百四十人預誦佛經二藏于大崇恩福元寺、是歲、

會賦入之數、金三百二十七錠、銀千一百六十九錠、鈔九百
二十九萬七千八百錠、幣帛四十萬七千五百匹、絲八十八
萬四千四百五十斤、綿七萬六百四十五斤、糧千九十六萬
五十三石、至順元年春正月、雲南諸王禿堅、及萬戶伯忽、阿
禾怯朝叛、攻中慶路、陷之、殺廉訪司官、執左丞忻都、封太醫
院使野理牙為秦國公、封秦蜀郡太守李冰為聖德廣裕英
惠王、其子二郎神為英烈昭惠靈顯仁佑王、禿堅自立為雲
南王、帝及皇后燕王阿剌忒納答剌並受佛戒、命中尚卿小
雲失討雲南、以伯顏知樞密院事、依前太保錄軍國重事、詔
諭中書曰昔在世祖皆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於一、
政有所統、今燕鐵木兒為右丞相、伯顏既知樞密院事、左丞
相其勿復升、祔明宗於英宗之上、中興歸峽等州饑、戶三十
萬有奇、賑糧、四月、廣德太平集慶等路饑、凡數百萬戶、四月
朔、命西僧作佛事於仁智殿、自是日始至十二月終罷、中書
省言汴梁懷慶等州饑民六十七萬六千戶、一百一萬二千
餘口、請以鈔九萬錠、米萬五千石、命有司分賑、制可、明宗后
八不沙崩、括益都般陽寧海閒田十六萬二千九十頃、賜大
承天護聖寺、烏蒙土官祿余殺烏撒宣慰司官吏、平章帖木
兒不花降於伯忽、詔江浙河南江西三省調兵二萬、命諸王
云都思帖木兒將之、與湖廣行省平章脫歡會兵討雲南、帝

今從其稱號

御大明殿燕鐵木兒率文武百官及僧道耆老奉玉冊玉寶
上尊號改元至順知樞密院事闊徹伯脫脫木兒通政使只
兒哈郎等以謀變棄市籍其家中書省言近歲帑廩空虛其
費有五曰賞賜曰作佛事曰創置衙門曰冗濫支請曰續增
衞士鷹坊請與樞密院御史臺各怯薛官同加汰減從之故
丞相鐵木迭兒子將作使鎖住與其弟觀音奴坐怨望造符
錄祭北斗呪咀事連前刑部尚書烏馬兒前御史大夫孛羅
等俱伏誅禿堅伯忽等據愈思烏撒祿余乘勢連約烏蒙
東川諸蠻欲攻順元詔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行樞密院四
川雲南行省諸軍分道進討冀寧民妻魏益紅以夫死自縊

詢其旌其門樞密院言征戍雲南軍士二人逃歸捕獲法當
死詔曰如臨戰陣而逃死宜也非接戰而逃輒當以死何視
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之雲南來報捷封顏子兗國復聖公
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有言
廣寧縣地產銀者詔大禧院遣人涖其事歲所得銀歸大承
天護聖寺御史臺臣請立燕王爲皇太子帝曰朕子尚幼俟
燕帖木兒至共議之命藝文監以燕鐵木兒世家刻板行之
致齋於大明殿遣亞獻官右丞相燕鐵木兒終獻官貼木爾
補化率諸執事告廟請以太祖皇帝配享南郊出次郊宮帝
服大裘袞冕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皇帝配禮成大駕

還宮遣使趣四川雲南行省兵進討祿余四川行省平章塔
山左丞孛羅及祿余戰敗績兵三百餘人祿余衆潰奪其關
隘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御史中丞和尚坐受婦
人爲賂遇赦原罪監察御史言和尚所爲貪縱有汚臺綱罪
雖見原理宜追奪制命禁錮終身詔可二年春正月仁德府
權達魯花赤曲术糾集兵衆討雲南敗伯忽於馬龍州殺其
弟拜延復戰於馬金山獲伯忽餘兵皆潰住持大承天護聖
寺僧寶峰加司徒以晉寧部民劉元良等二萬四千餘戶隸
壽安山大昭孝寺皇太子阿剌忒納答剌薨封蒙古巫者所
奉神爲靈感昭應護國忠順王廟曰崇祐給衞士萬人鎭西

大臣從諛至此可笑

胡笳之說[illegible]

武靖王搠思班討雲南阿禾來逆戰就擒斬於軍前賊兵猶
拒戰羅里鐵木兒左頰中流矢洞耳後拔矢復與戰大捷遂
復行省治命西僧爲皇子古納答剌作佛事一周歲中書省
言陛下不用經費不勞人力創建大承天護聖寺臣等願上
舊所易鈔本十萬錠銀一百鋌助建寺之需從之命田賦總
管府稅鎭銀輸大承天護聖寺冠州有蟲食桑四十餘萬株
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
語今陛下生年紀號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
告中外詔令禮部翰林集賢奎章諸臣議之翰林諸臣議唐
開元間太子賓客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

爲方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宋儒司
馬光斥其采偶合之文以爲符瑞乃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
是欺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
應天順人紹隆正統於今四年薄海內外罔不歸心固無待
於旁引曲說以爲符命若從其言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
民志事遂寢浙西諸路水旱饑民八十五萬餘戶中書省請
令官私儒學寺觀諸田佃民從其主假貸錢穀自賑餘則勸
分富家及入粟補官仍益以本省鈔十萬錠併給僧道度牒
一萬道從之濮王阿剌忒納失里鎮西武靖王搠思班會雲
南諸賊悉斬之磔尸以徇中書省言嘉興平江松江江陰蘆

場蕩山沙塗沙田等地之籍於官者嘗賜他人今請改賜燕
鐵木兒有旨燕鐵木兒非他臣比其令所在有司如數給付
發通州官糧賑檀順昌平等處饑民九萬餘戶以山東鹽課
鈔三千五百錠賑益都三萬餘戶陝西行省遣官分給復業
饑民七萬餘口行樞以宮中高麗女子不顏帖你賜燕鐵木
兒高麗國王請割國中田爲資送詔遣使往受之詔建燕鐵
木兒生祠令紅橋南樹碑以紀其勳奎章閣以纂修經世大
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脫卜赤顏一書紀太祖以來事蹟翰
林學士承旨押不花等言脫卜赤顏事關秘禁非可令外人
傳寫臣等不敢奉詔從之衛州路屬縣比歲旱蝗仍大水民

食草木殆盡帝臨視燕鐵木兒生祠和泉縣民何千妻栢都
赤兒夫亡以身殉旌其門九月市阿魯渾撒里宅命燕鐵
木兒奉皇子古納答刺居之御史臺言大聖壽萬安寺壇主
司徒嚴吉祥盜公物畜妻孥宜免其職從之雲南行省遣都
事那海鎮撫燕智奉詔往諭祿余不受烏撒發入順元那海
等遇害蒙古都元帥怯烈引兵擊阿禾賊黨於靖江路海中
山爲雲梯登山破其柵殺賊五百餘人後禿堅弟子誅之雲
南行省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國馬歲給鹽以每月上寅日
啖之則馬健無病比因伯忽亂雲南鹽不可到馬多病死詔
令四川行省以鹽給之詔養燕鐵木兒之子塔刺海爲子賜

居第諸鹽課鈔以十分之一折收銀銀每錠五十兩折鈔二
十五錠河南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今在朝官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
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
父母在三百里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
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
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而不省覲者坐以罪若
詐冒假期規避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命雜議之初高麗王
王燾有疾命其子禎襲爵至是燾疾愈仍命爲高麗國王三
年春正月祿余乞降燕鐵木兒言平江松江澱山湖圩田方

五百頃有奇、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其總佃者死、頗為人占
耕、今臣願增糧為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
撒敦、從之、皇子古納答剌更名燕帖古思、以作佛事祈福、釋
御史臺所囚定興劉縣尹及刑部四二十六人、安西王阿難
答之子月魯帖木兒坐與畏兀僧玉你達八的剌板的、國師
必剌忒納失里沙津愛護持謀不軌、命宗王大臣鞫之、三人
皆伏誅、仍籍其家、以必剌忒納失里沙津愛護持妻丑丑、賜
通政副使伯藍、撒迪請備錄皇上固讓大凡往來奏答與訓
飭辭命、及燕鐵木兒等宣力效忠之蹟、續為蒙古脫卜赤顏、
置之奎章閣、從之、旌採忒妻靈保賢孝、遣使往帝師所居撒

思吉牙之地、以珠織制書宣諭其屬、復以司徒印給萬安寺
僧嚴吉祥、追尊顏子父顏無繇杞國公、母姜氏杞國夫人、妻
戴氏兗國夫人、江西行省進螺鈿几榻、遺燕鐵木兒、詔賜匠
者幣帛各一、八月、帝崩、壽二十有九、在位五年、瑩起輦谷、至
元六年六月、以帝謀為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崩、詔除其廟主、
放燕帖古思於高麗、月闊察兒書之於中道、
寧宗諱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也、至順三年八月、文宗崩、皇
后奉遺詔、申固讓初志、傳位於明宗之子、時帝兄妥懽帖睦
爾出居廣西、帝以文宗眷愛之篤、留京師、太師太平王左丞
相燕鐵木兒請立帝以繼大統、中書百官庶務咸啓中宮取
進止、十月庚子、帝即位於大明殿、大赦天下、尊皇后曰皇太
后、皇太后御興聖殿受朝賀、十一月壬辰、帝崩、年七歲、瑩起
輦谷、

元史四

本紀

順帝名妥懽貼睦爾、明宗之長子、文宗至順元年、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於高麗大青島中、不令與人接、明年、詔天下、言明宗在沙漠之時、素謂非其子、移於廣西之靜江、文宗崩、燕鐵木兒請皇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懿璘只班、是爲寧宗、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妥懽貼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當立之、乃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迎帝於靜江、至良鄉、

具鹵簿以迓之、燕鐵木兒既見帝、並馬徐行、且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無所答、燕鐵木兒不悅、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遷延者數月、國事皆決于燕鐵木兒、奏皇后而行之、燕鐵木兒死、后與大臣定議立帝、且曰、萬歲之後、其傳位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四年六月己巳、卽位於上都、改元元統、阿魯輝帖木兒、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信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無所專決、命伯顏爲太師右丞相、撒敦爲太傅左丞相、京畿大水、饑民四十餘萬、詔以鈔四萬錠賑之、立燕鐵木兒女伯牙吾氏爲皇后、依皇太后行年之數、釋放罪囚二十七人、廣西猺寇湖南、陷道州、千戶郭震戰死、爲皇太后置徽政院、設官屬三百六十有六員、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於汴梁、廣西猺賊殺同知元帥吉烈思、掠庫物、遣右丞禿魯迷失將兵討之、杭州鎮江等處水旱疾疫、敕有司發義倉糧、賑饑民五十七萬二千戶、帝嘉許衡輔世祖、以不殺一天下、特錄其孫從宗、興珍庫提點、立鹽局於京師南北城、官自賣鹽、中書省言、江浙大饑、以戶計者五十九萬餘、請發米六萬七百石、鈔二千八百錠、及募富人出粟、發常平義倉賑之、贈漳州萬戶府知事闞文興英毅侯、妻王氏貞烈夫人、廟號雙節、詔蒙古色目人行父母喪、八月辛未、赦

天下、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猺賊陷賀州、己卯、奉玉冊玉寶、上皇太后尊號、赦天下、中書省臣請發兩艘船下番、爲皇后營利、禁私剏寺觀菴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至元元年正月、以寶坻縣提舉司所轄田土、賜伯顏、御史臺言、高麗國首効臣節、而近年屢遣使往選取媵妾、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賜禁止、從之、中書省臣言、帝生母太后神主、宜於太廟安奉、命議其禮、六月、伯顏奏左丞相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謀逆、誅之、執皇后伯牙吾氏、幽於別所、七月、伯顏殺皇后伯牙吾氏於開平民舍、赦天下、議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許有壬諫以爲非禮、不從、

一月兩赦

以同年號爲法祖乎不學至此

前復又
捨徹木兒

監察御史言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乃賊臣也先帖木兒骨肉之親詔流廣海安置選省院臺宗正府通練刑獄之官分行各道與廉訪司審決天下囚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十九人劾奏徹里帖木兒之罪不聽皆辭去十一月勑以所在儒學貢士莊田租給宿衛詔罷科舉赦天下十二月奉玉冊玉寶上太皇太后尊號御史臺臣復劾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罪流之南安二年春正月追尊帝生母爲皇后以累朝御服珠衣七寶項牌賜伯顏以集慶廬州饒州禿禿哈民戶賜伯顏以汴梁大名諸路脫別台地土賜伯顏禮部侍郎忽里台請復科舉取士之制不聽詔以公主奴倫引者思之地五千頃

是肉刑也

賜伯顏詔強盜者死盜牛馬者劓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劓盜羊豕者墨項再犯黥三犯劓劓後再犯者死盜諸物者照其數估價省院臺五府官三年一次審決著爲令遣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玥璐普華於西番爲僧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富人雜徭以爲息約年豐還之民不病饑以燕鐵木兒居第賜灌頂國師曩哥星吉號大覺海寺塑千佛於其內三年春正月增城縣民朱光卿反稱大金國命指揮狗札里討之陳州人閏兒以燒香惑衆妄造妖言作亂於信陽州破鹿邑縣焚陳州命河南行省左丞慶童討之發鈔四十萬錠賑江浙等處饑民四十萬戶以採珠戶四萬

無研

賜伯顏以玉冊玉寶立弘吉剌氏爲皇后發義倉糧賑溧陽州饑民六萬九千二百人謚唐杜甫爲文貞西番賊起殺鎮西王子黨兀班以也先帖木兒爲宣政院使往討之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而魚鷹啄食之狗札里擒朱光卿京畿盜起京師地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牆壁皆壞壓損儀物文宗神主及御床盡碎所損人民甚衆詔賜[illegible]精高郎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四年四月青州雨雹大如拳有人物獅象果玦之形或橢如卵或圓如彈丸玲瓏有竅色白而堅長老所未嘗見說閏兒至京師誅之五年十一月杞縣人范孟僞

傳帝旨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祿帖木兒左丞劫烈廉訪使完者不花等范孟旋伏誅六年春正月黜中書大丞相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相立延徽寺以奉寧宗祀事詔徙伯顏陽春縣安置六月詔曰昔皇祖武宗升遐太皇太后惑於憸慝俾皇考明宗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正統寖偏我皇考避居朔漠泰定既殞宗王大臣同心翊戴於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文宗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爲皇太子文宗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搆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

子、俾出居遐陬、上天不祐、隨降明罰、嬸氏不答失里、不立明考冢嗣、而立孺稚之弟、亦復不幸、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每念治必本於盡孝、事莫先於正名、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既往之罪、不可勝誅、其命太常徹去脫脫木兒在廟之主、不答失里陰搆奸臣、僭膺太皇太后之號、離間骨肉、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削去鴻名、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年雖幼沖、理難同處、朕終不陷於覆轍、專務殘酷、惟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監察御史崔敬言燕帖古思不宜放逐、不報、以星文示異、地道失寧、蝗旱相仍、頒罪己詔於天下、燕帖古思

斃、至正元年夏四月、道州土賊蔣丙反、破江華縣、掠明遠縣、山東燕南強盜縱橫、至三百餘處、選官捕之、二年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濬五十尺、廣一百五十尺、役夫十萬、大同饑、人相食、李沙的僞造御寶聖旨伏誅、六月、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還官徵糧、以備軍儲、拂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三年春正月、詔修遼金宋三史、帝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曰、寧宗雖弟、其爲帝時、陛下爲之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帝乃拜、巳酉、帝親祀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大赦天下、秋、永興縣大

旱、雷擊死糧房貼書尹章、朱書其背云、有旱却言無旱、無災却道有災、米斛戲厭粟魁、且擊庭前小吏、四年、益都盜徒郭火你赤作亂、山東淫雨、民饑相食、賑之、郭火你赤上太行、由陵川入壺關、至廣平、殺兵馬指揮、復還益都、五年春正月辛卯、享於太廟、參議中書省事陳思謙言、所在盜起、盜由歲饑民貧、宜大發倉廩賑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鎭撫中夏、不聽、十月、遣官分道宣撫巡行天下、六年春三月、盜扼李開務閘河、劫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瓚言、世皇開會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五百萬石、今騎賊不過四十人、劫船三百艘而莫能捕、恐運道阻塞、乞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盜

焚太廟神主、連城縣民羅天麟陳積萬叛、陷長汀縣、福建元帥府經歷眞寶討之、時諸道奉使皆與臺憲互相掩蔽、惟京畿道定定與湖廣道拔實糾衆無避、九月、克長汀、靖州徭賊吳天保陷黔陽、汀州賊徒羅德用殺賊首羅天麟陳積萬、餘黨悉平、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大寒風、朝官仆者數人、以宦者伯帖木兒爲司徒、通州盜起、監察御史言通州密邇京城、而盜賊蜂起、宜增兵討之、以杜其源、不聽、五月、吳天保陷武岡路、詔湖廣行省右丞沙班統軍討之、彰德路大饑、民相食、秋七月、吳天保寇沅州、陷漵浦辰溪縣、所在焚掠無遺、吳天保陷武岡及寶慶、殺右丞沙班、十一月、沿江盜起、剽

此何時宜所爲乃爾

掠無忌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鎮江眞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使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刼賊才三十六人官軍數萬反爲所敗後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亟選知勇任之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賦之地恐非國家之有不聽擾山東地土十六萬二千餘頃屬大承天護聖寺與天保陷靖州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郡守縣令中書省言河南盜賊出入無常宜分撥達達軍與揚州漢軍於河南水陸關隘戍守東至徐邳北至夾馬營遇賊掩捕從之八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張楨劾伯顏賊殺宗室嘉王郯王

星隕爲石志常載之自表故異

無謂

一十二口當伏門誅而其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誅竄令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閫帥敢于玩寇若不振舉壅蔽無及不聽監察御史李泌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麗奇氏位皇后令災異屢起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仍降爲妃庶幾三辰奠位災異可息不聽九年七月大霖雨水没高唐州城與天保陷辰州十年正月棣州白晝空中有聲自西北而來距州二十里隕於地化爲石其色微黑有金星散布其上有司以進命藏之司天監二月詔封天妃父積德積慶侯母育聖顯慶夫人三月奉化州南山石笑闘其碎者有山川人物禽鳥草木之文歷正門樓斗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詰問以聞詔付法司鞫問云薊州人問其姓名詰所從來惘然無知妄言禍福以不應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四月詔曰朕纂承洪業撫臨萬邦比緣倚注失當治理乖方是用圖任一相俾贊萬機爰命脫脫爲中書右丞相統正百官允釐庶績曾未朞月百度具舉中外協望朕甚嘉焉尚賚軍國之重民物之繁政令有未孚生息有未遂可赦天下詔以中統交鈔一貫文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並用以實鈔法台州賊方國珍攻溫州彰德境內狼恆爲害夜如人形入人家哭就人懷抱中取小兒食之

十一年春正月命江浙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討方國珍是四月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十五萬廬州等戍十八翼軍二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欒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年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等鼓妖言謂山童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福通等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起兵爲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以紅巾爲號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劉福通將

之並

潁州、命同知樞密院事禿赤討之、福通據朱臯、破羅山眞陽確山、遂犯舞陽葉縣等處、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爲方國珍所敗、八月蕭縣李二號芝麻李與其黨燒香聚衆反、陷徐州、羅田人徐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以妖術聚衆爲亂、以紅巾爲號、九月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衛王寬徹哥總率大軍征河南妖寇劉福通、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徐壽輝陷蘄水及黃州路、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慶遠府進賢鄉有鳳凰雙飛、後有羣鳥百隨之、其一飛去、其一留止、高州人射死、首長尺許、毛羽五色、以獻於帥府、久之五色鮮明如生、十二年春正月、竹山賊陷襄陽路、總管柴肅死之、

荊門州陷、中書省言、河南陝西腹裏諸路供給繁重、調兵討賊、正當耕作之時、恐農民不能安于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勸守令、親詣鄉都、省諭農民、依時播種、務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患兵輿之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毋得踏踐、以致農事廢弛、從之、徐壽輝陷漢陽路、興國府、陷武昌、威順王寬徹普化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和尚棄城走、徐壽輝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死之、壽輝陷沔陽府、中興路陷、山南宣慰司同知月古輪失領兵出戰、潰走、徐壽輝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陷南康路、壽輝陷岳州、房州賊陷

歸州、賊伎術游、命德住爲河南右丞、守東明、德住時致仕閑命馳至東明、浚城隍、嚴備禦、賊不敢犯、徐壽輝陷袁州、攻衡州、洞官黃安撫敗之、壽輝陷瑞州、河南左丞相太不花克復南陽等處、徐壽輝陷饒州、徽州、信州、方國珍入黃巖港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花率官軍與戰死之、會州地震、公宇牆崩、壓死五百餘、張長子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詔定軍民官不守城池之罪、徐壽輝陷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義兵復之、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鐵傑復岳州、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illegible]荊襄國王復忠萬夔峽陽等州、命參知政事也先帖木兒討南陽襄陽賊也、先帖木兒駐兵沙河、軍中夜驚、軍潰退走

行省耳若遼以事息陽趙平亦本矣

朱仙鎮、詔平章政事鞏子代總其兵、蘄川賊鄧忠陷建昌路、荊門知州聶炳復荊門州、永懷賊陷桂楊、咬住復歸州、進攻峽州、與峽州總管趙余褫、大破賊兵、復中興路、監察御史徹徹帖木兒言、河南諸處群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以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及親屬、徙沙州安置、禁勿與人交通、從之、建昌民戴良起鄉兵、克復建昌路、答失八都魯募兵趨襄陽、與賊戰大敗之、六月中書省言大名路開滑濬三州、元城十一縣水旱蟲蝗、饑民七十一萬六千餘口、給鈔十萬錠賑之、紅巾周伯顏陷道州、饒徽賊陷杭州路、湘鄉賊陷寶慶路、脫脫請親出師討徐州、汴之徐壽輝陷福安寧德縣、脫脫

將出師、六部尚書密邇麻和謨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以一日離、乞選賢相、弼亮天工、如此、則中外有兼治之宜、社稷有倚重之寄、不報、脫脫言、皇后斡耳朵思支用不敷、每年宜給金一十錠、銀五十錠、詔脫脫以答剌罕太傅中書右丞相、分省于外、督制諸處軍馬、討徐州、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分官扈從、行稟受節制、爵賞有功、誅殺有罪、緩頓討逆、悉聽便宜從事、賊將俞君正陷荊門州、知州聶炳死之、陷荊州、陷中興、吱住戰于樓臺、敗績、奔松滋、判官上官死之、中興義士范忠偕荊門僧李智、率義兵復中興、路俞君正敗走、吱住自松滋還屯石馬、脫脫復徐州、屠其城、芝麻

李遁走、脫脫進太師、班師還京、十月、中書省臣請爲脫脫立徐州平寇碑、及加封王爵、十二月、答失八都魯復襄陽、詔以杭常湖信廣德諸路克復、赦詿誤者、蠲其夏稅秋糧、命有司撫恤其民、脫脫言、京畿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得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而京師足食、命議行之、是歲海運不通、立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掌種植事、十三年、春正月、朔、用帝師請、釋放在京罪囚、以皇第二子育於太尉衆家奴家、方國珍降、中書省言、徐州民願建廟宇、生祠右丞相脫脫、從之、詔立脫脫平徐勳德碑、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憐真班引兵自信州元帥韓邦彥哈迷、由徽州同復饒州、蘄黃等賊皆奔

潰、泰州民張士誠反、陷泰州、及興化縣、陷高郵州、僭號大周、自稱誠王、立皇子愛猷識理達臘爲皇太子、知樞密院事失剌把都、總河南軍、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魯、總四川軍、自襄陽分道而下、克復安陸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阿魯輝、復武昌、及漢陽府、資政院使脫火赤、復江州路、廣西元帥甄崇福、復[illegible]、授方國珍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皆遣之任、國珍疑懼不受、江西右丞火你赤、平富州臨江、及瑞州、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南臺御史中丞蠻子海牙、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哈臨禿、左丞桑禿失里、西寧王牙罕沙、合軍討徐壽輝于蘄水、敗之、壽輝遁走、獲其僞官四

百餘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字羅、四川行省右丞答失八都魯、復均房等州、造清寧殿、前山子月宮諸殿宇、哈麻禿魯帖木兒等、進西天僧、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西番僧畬秘密法、帝皆習之、十四年、春正月、帝謂脫脫曰、朕嘗作朵思哥兒好事、迎白傘蓋、遊皇城、實爲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喇麻選僧一百八人、作朵思哥兒好事、答失八都魯復峽州、濱州陷、御史臺糾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兒、江南行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奉旨招諭方國珍、報國珍已降、朝廷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今國珍擁船一千三百餘艘、仍據海道、阻絕糧運、請按帖里帖木兒等罪、詔修砌北巡所

經、色澤嶺、黑石頭、河西沿山道路、刱建龍門等處石橋、張士誠寇揚州、丞相達識帖睦邇討之、敗績、諸軍皆潰、盱眙縣陷、泗州陷、詔脫脫以太師右丞相、總制諸王各愛馬、諸省各翼軍馬、董督總兵領兵大小官將、出征高郵、方國珍拘元帥也忒迷失、黃巖州達魯花赤宋伯顏不花、知州趙宜浩、以俟詔命、勅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凡奏事、先啓皇太子、脫脫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賊衆、十二月、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爲自隨、其弟也先帖木兒、庸才鄙器、玷汙淸臺、綱紀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詔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詔脫脫

老師費財、坐視寇盜、恬不爲意、削官爵、安置淮安路、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路、徭賊冠衡州、萬戸許脫因死之、京師大饑、疫癘、民有父子相食者、帝於內苑造龍船、自製其樣、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暖閣、後吾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穿紫衫、金荔枝帶、四帶頭巾、於船兩旁下各執篙一、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諸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西方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當鐘鉦之鳴、獅鳳在側者皆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仙自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已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前代所未有、時帝怠于政事、荒於游宴、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綃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蓁、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十五

年春正月、以儒學教授鄭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嬸兄嫂、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繩以禮法、不報、徐壽輝陷沔陽府、王子報恩奴同湖南元帥阿思監討之、至漢川、水淺、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遇害、二月、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折鹿邑縣太淸宮材、建宮闕、徐壽輝陷襄陽路、安置脫脫于雲南鎭西路、長男哈剌章安置肅州、次男三寶奴安置蘭州、仍籍其家產、五月、復襄陽路、倪文俊陷中興路、元帥朶兒只班死之、戸部擬本年稅根除免之外、其寺觀并撥賜田糧、盡行拘收、其不敷糧數至

其上冈之

元折中統鈔、一百五十萬錠、於產米處、糴一百五十萬石、貯潁河之倉、以聽撥運、從之、明太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紅巾妖寇倡亂之後、南北郡縣多陷沒、明因而取之、命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魯灰攻和州、倪文俊陷武昌漢陽等路、十一月壬辰、親祀上帝于南郊、以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爲亞獻、太尉右丞相定住爲終獻、賊陷懷慶、命河南行省右丞不花討之、以天下兵起、下詔罪己、大赦天下、答失八都魯、大敗劉福通于太康、遂圍亳州、僞宋主遁於安豐、詔濟大囚河道、以宦官廷亮督本兒董其役、埜先帖木兒言、自十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帝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宦官答失蠻淮之、淮楚間童謠云、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災家國、京師童謠云、一陣黃風一陣沙、千里萬里無人家、回頭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馬、皆詩妖也、十六年、春正月、倪文俊遷僞都於漢陽、迎徐壽輝據之、搠思監言左丞相哈麻及其弟御史大夫雪雪罪惡、帝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與朕弟寧宗同乳、且緩之、罰令之出征、自汝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哥失里、復奏哈麻兄弟罪惡、詔杖殺之、命翰林國史院、太常禮儀院、擬皇后奇氏三代諡號王爵、張士誠陷平江、湖州、松江、常州、三月、徐壽輝寇襄陽、明兵取集慶路、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倪文俊陷常德路、

馬字叫

富云敗七 亂復放州

總兵官俺都刺遁、明兵取鎮江路、方國珍復降、以爲漕海運運糧萬戶、岡琦爲衢州路總管、五月、倪文俊陷澧州路、六月、彰德路蝗蝝自編若旗幟、尖蝗聚粘如槌、民謠云、蝗生成旗、民皆流離、蝗生成槍、殺伐遭殃、又李樹結實如小黃瓜、民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明兵取廣德路、張士誠陷杭州、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丞相達識帖睦邇遁、楊完者及萬戶普賢奴擊敗之、復其城、入川寇元路、判官王淵以義兵復商州、倪文俊陷衡州路、元帥彭崇福戰死、汝潁賊李武崔德破潼關、參知政事述律杰戰死、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引兵復潼關、賊陷陝州虢州、察罕帖木兒復陝州虢州、十一月、河南陷、廉訪副使俺普遁、大名縣有星如火、自東南流、尾如曳箒、墜入地化爲石、青黑光瑩、狀如狗頭、新割者、有司以進、太史驗視云、天狗也、命藏於庫、十二月、倪文俊陷岳州路、殺威順王子歹帖木兒、湖廣參知政事也先帖木兒、左江漢兵萬戶鄧祖勝合兵復衢州、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駐軍於南陽、嵩汝等州叛民皆降、軍勢大振、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事守禦、各路達魯花赤提調、宣慰使司節制、以征河南、許亳太康嵩汝大捷、赦天下、知樞密院事脫脫復鄧州、湖務官使撒兒答溫攻黃河南岸賊、大破

六 脫脫

之、劉福通陷腰州、僉樞密院事脫歡死之、倪文俊陷峽州、李武、崔德陷商州、賊破嶢關、三月、義兵萬戶賽甫丁、阿迷里丁叛、據泉州、毛貴陷萊州、守臣釋嘉訥死之、明兵取常州路、毛貴陷益都路、益王買奴遁、毛貴陷濱州、四月、監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疲弱、素不訓練、誠爲虛設、倘有不測、可爲寒心、宜選擇精銳、衞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爲安根本固堅人心之急務、况武備莫重於兵、而養兵莫先於食、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官於河南克復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爲今之計、權命總兵官於軍官內、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路府州縣職務、要農事

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帝納之、毛貴陷莒州、四川行省左丞相、漢中道廉訪司、糾陝西行省左丞蕭家奴、遇賊逃竄、失陷所守郡邑、詔正其罪、明兵取寧國路、五月、平章政事亦老溫帖木兒、復武安州等三十餘城、六月、監察御史脫脫穆而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與山東賊互相策應、爲害最大、爲今之計、當遴選能將、就太不花、答失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從之、明兵取江陰州、劉福通犯汴梁、其軍分三道、關先生冦晉冀、白不信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明兵取徽州路、中書省言、山東被陷、益都相次而陷、濟南已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爲保燕趙計、以衞京師、不報、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陷濟寧路、右丞實理門遁、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田豐敗走、本周還守濟寧、監察御史迭里彌實、劉傑、言疆域日蹙、兵律不嚴、陝西汴梁淮潁山東之寇、有窺伺燕趙之志、宜俯詢大臣、共圖克復之宜、預定守備之策、不報、歸德知府林茂、萬戶時公權以城降于賊、曹州陷、八月、劉福通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衞輝路、明兵取揚州路、張士誠請降、江浙左丞相達識帖睦邇以參知政事周伯琦撫諭之、詔以士誠爲太尉、士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明兵所擒、九月、陵川縣陷、縣尹

張輔死之、太不花復大名路、倪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壽輝將陳友諒襲殺之、友諒自稱平章、閏九月、潞州陷、曹州賊入太行山、白不信陷興元、遂入鳳翔、答失八都魯與知樞密院事答里麻失里討曹州賊、官軍敗潰、答里麻失里死之、賊侵壺關、察罕帖木兒大破之、倪文俊陷川蜀諸郡、趙君用、彭早住據淮安、義兵千戶余寶殺其知樞密院事寶童、據棣州、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路、守將余闕死之、明兵取婺源州、田豐陷東平路、毛貴陷清滄州、遂據長蘆鎮、毛貴陷濟南路、守將愛的戰死、毛貴立賓興院、選用故官以姬宗周等分守諸路、於萊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

相去三十里，造大車百輛，挽運糧儲，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
則陸運，夏則水運，田豐陷濟寧路，輝州陷，察罕帖木兒復濬
州、平涼，田豐陷東昌路、與元路，陷三月毛貴陷般陽路，王士
誠陷晉寧路，總管杜賽因不花死之，察罕帖木兒復晉寧路，
毛貴陷薊州，詔徵四方兵入衛，毛貴犯漷州，樞密副使達國
珍戰死，別兵取建德路，冀寧路陷，田豐陷益都路，大同諸縣
陷，四川陳友諒陷龍興路，省臣道童火珍赤棄城遁，田豐陷
廣平路，陳友諒陷瑞州路，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會宣慰張良
弼等兵討李喜喜于鞏昌，李喜喜敗入蜀，李思齊張良弼同
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五月察罕帖木兒復冀寧，李思齊殺

同僉樞密院事郭擇善，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棄城遁，陳
友諒陷吉安路，撫州路，關先生陷遼州，陷冀寧路，命左丞相
太平督諸軍守禦京城，七月周全據懷慶路，附劉福通，察罕
帖木兒遣伯帖木兒守盤子城，周全來攻，伯帖木兒戰死，賊
兵犯京城，刑部郎中不花守西門，夜開門擊退之，劉福通遣
周全攻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劉福通殺
之，八月三旦八討饒州，貪財玩寇，久而無功，妄稱還福建行
省，廉訪僉事般若帖木兒劾之，拘于興化路，陳友諒陷建昌
路，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降於毛貴，普班帖木兒爲趙王位
下同知，其妻嘗保育趙王，部落滅里叛，欲殺王，普班帖木兒

與其妻剌八哈敦謀，以其子觀音奴服王衣冠居王宮，夜半
夫妻衛趙王微服逃去，賊殺觀音奴，趙王得免，事聞，授普班
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剌八哈敦雲中郡夫人，觀音奴
贈同知大同路事，關先生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郡，平
定州陷，陳友諒陷贛州路，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全普庵撒里，
總管哈海赤死之，明兵取南溪州，大同路陷，達魯花赤完者
帖木兒棄城遁，十一月陳友諒陷汀州路，田豐陷順德路，樞
密院判官劉起祖守順德，糧絕，刼民財，掠牛馬，民強壯者令
充軍，弱者殺而食之，城陷，起祖盡驅其民走于廣平，關先生
陷上都，焚宮闕，轉略遼陽，遂至高麗，明兵取婺州路，達魯花

赤僧住，浙東廉訪使楊惠死之，十九年，陳友諒陷信州路，守
臣伯顏不花的斤力戰死之，明兵取諸暨州，遼陽行省陷懿
州路，總管呂震死之，北城兵馬司指揮周哈剌歹與林智和
謀叛伏誅，賊陷金復等州，毛貴爲趙君用所殺，續繼祖又殺
趙君用，賊陷寧夏路，遂略靈武等處，正月至五月，京師大饑，
銀一錠得米僅八斗，死者無算，通州民劉五殺其子而食之，
保定路莩民盈道，軍士掠孱弱以爲食，山東河東河南關中
等處，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大饑，捕蝗以
爲食，或曝乾而積之，又罄，人相食，六月皇后奇氏請以察罕
腦兒宣慰司地四千戶屬之，倪文俊餘黨陷歸州，察罕帖木

兒將閻思孝等攻拔汴梁城、劉福通奉其偽主退據安豐、明兵取衢州路、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曹履亨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十一月、明兵取處州路、陳友諒破杉關、是歲、上都宮闕盡廢、大駕不復時巡、陳友諒以江州為都、迎偽主徐壽輝居之、自稱漢王、二十年春正月、大寧路陷、川賊陷保定路、冀寧路陷、僉行樞密院事薛居敬復興中州、陳友諒殺其偽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駐江州、遣羅忠顯陷辰州、張士誠運糧十一萬石至京師、明兵取信州路、七月、永平路陷、八月、慶陽、延安等州、野鼠食稼、初山鵝卵化生、既成、化牡

生育日滋、百畝之田、一夕俱盡、九月、詔參知政事也先不花諭孛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令講和、時孛羅帖木兒調兵自石嶺關直抵冀寧、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參政閻奉先引兵與戰、已而各於石嶺關南北守禦、賊陷孟州、陷趙州、復犯上都、右丞忙哥帖木兒引兵擊之、敗績、以冀寧畀孛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託言用師汴梁、渡河屯澤潞拒之、戰于東勝州、遣八不沙以兵援之、八不沙謂彼軍奉旨而來、我何敢抗王命、察罕帖木兒殺之、廣平路陷、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徹兀之地、將犯京畿、命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禿堅帖木

兒走上都、二十一年春正月朔、詔赦天下、二月、同僉樞密院事迭里帖木兒復永平、灤州等處、廉訪使八撒剌不花久居廣東、專恣自用、詔除侍御史、以完者篤為廉訪使、李思誠為副使、迭麥丁為僉事、八撒剌不花盡殺之、遂據廣州、四月、彰德雨雹、大者如斧、時麥熟將刈、頃刻亡失、田疇堅如築場、稭粒無遺、廣三十里、長百有餘里、樹木皆如斧劈、傷行人、斃禽獸甚衆、五月、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七月、察罕帖木兒平廣昌、復冠州、明兵取江州路、陳友諒退保武昌、察罕帖木兒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率關保、虎林赤等由東河造浮橋以濟、賊以二萬餘衆奪之、關保、虎林赤且戰且渡、拔長清、討東平、

偽丞相田豐遣崔世英出戰、大破之、豐降、令豐為前鋒、東討棣州、俞寶降、魯地悉平、進兵濟南、劉珪降、遂圍益都、九月、詔知樞密院事老章率軍討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敗之、擒其將脫驩、送闕下誅之、四川賊兵陷東川郡縣、明兵取建昌、饒州路、二十二年春正月、明兵取江西龍興諸路、皆陳友諒所據、二月、盜殺陝西行省右丞塔不歹、明玉珍陷雲南省、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車力帖木兒擊敗之、擒其弟明二、賊新橋張陷安州、五月、泉州賽甫丁據福州路、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擊敗之、餘衆航海還據泉州、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陳有定復汀州路、明玉珍據成都、自稱隴蜀王、張士誠海運糧一十

三萬石至京師、田豐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入益都、衆推其子擴廓帖木兒爲總兵官、圍益都、追封察罕帖木兒忠襄王、授擴廓帖木兒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諭其將士曰、凡爾將佐久爲察罕帖木兒從事、惟恩與義、實同骨肉、視彼逆黨、不共戴天、當力圖報復、以伸大義、益都賊兵出戰、擴廓帖木兒大破之、九月、劉福通以兵援田豐、擴廓帖木兒邀擊大破之、邵宗愚陷廣州、殺八撒剌不花、孛羅帖木兒據眞定路、十一月、擴廓帖木兒復益都、田豐等伏誅、取其心以祭父、擴廓帖木兒復莒州、山東悉平、賊兵陷清州、十二月、皇太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西番高麗諸僧、皇太子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不省其義、今聽佛法、一夜即能曉、於是崇尚佛學、帝以詭廢高麗王伯顏帖木兒、立塔思帖木兒爲王、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恃寵驕橫、伯顏帖木兒屢戒飭不悛、遂殺其族、皇后謂太子曰、爾何不爲我報讐、塔思帖木兒在京師、立爲王、而以奇氏族子三寶奴爲元子、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爲丞相、以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爲高麗兵所敗、僅餘十七騎還京師、二十三年春正月、明玉珍僭稱皇帝、國號夏、大寧陷、時南方郡縣多陷沒、惟行中書省也兒吉尼保廣西、十五年六月、孛羅帖木兒遣方脫脫迎匡

福於彰德、擴廓帖木兒遣兵追之、敗還、匡福遂據保定路、李思齊據盩厔、孛羅帖木兒遣竹貞入陝西、據省治、擴廓帖木兒與李思齊合兵攻之、竹貞降、明兵與僞漢兵大戰於鄱陽湖、陳友諒敗死、其子理嗣、明兵進圍武昌、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來請命、不報、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徵海運于張士誠、士誠不與、十月、擴廓帖木兒復安陸府、孛羅帖木兒攻冀寧、擴廓帖木兒大破之、孛羅帖木兒軍由是不振、十一月、御史臺言故右丞相脫脫有大臣之體、向在中書、政務修舉、深懷滿盈、自求引退、加封鄭王、固辭不受、再秉鈞軸、克濟艱危、就軍進征、平徐州、攻六合、大功垂成、浮言構難、奉詔謝兵就貶以沒、已蒙錄用其子、還所籍田宅、更乞悉其無辜、復所授官、命從之、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得罪于皇太子、奔大同、孛羅帖木兒匿之、二十四年春正月、明滅僞漢、其所據湖南北江西諸郡皆降于明、詔以孛羅帖木兒匿老的沙、解兵權削官爵、孛羅帖木兒拒命、四月、命擴廓帖木兒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闕、禿堅帖木兒兵入居庸關、知樞密院事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於皇后店、不蘭奚力戰、也速不援而退、不蘭奚東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走古北口、禿堅帖木兒兵至清河、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

其軍問故、以右丞相搠思監、及宦官朴不花爲辭、詔慰解之、
不聽、詔執搠思監、朴不花與之、復孛羅帖木兒前官、禿堅帖
木兒、陝兵于建德門、入覲帝於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之、
加孛羅帖木兒太保、依前守禦大同、禿堅帖木兒爲中書平
章政事、軍還、皇太子至路兒嶺、詔追還宮、擴廓帖木兒奉命
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
帖木兒老的沙、復向闕、靖擴廓帖木兒、遣白鎖住以兵至京師、
請皇太子西行、七月、孛羅帖木兒入居庸關、皇太子率軍禦
于清河、也速軍于昌平、軍士無闘志、皇太子馳還都城、白鎖
住引兵入平則門、扈從皇太子出順承門、趨冀寧、孛羅帖木

兒駐兵建德門外、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入見帝于宣文閣、
訴其非罪、泣、帝亦泣、乃賜宴、孛羅帖木兒欲追襲皇太子、老
的沙止之、詔以孛羅帖木兒爲左丞相、老的沙爲平章政事、
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其部屬布列省臺百司、詔諭孛羅
帖木兒擴廓帖木兒各棄宿忿、弼成大勳、明兵取廬州路、孛
羅帖木兒請誅狎臣禿魯帖木兒波迪哇兒禡、罷三宮不急
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糧、禁止西番僧人好事、九月、宦官思
能宜、滑送宮女伯忽都于皇太子、明兵取中興及歸峽澧衛
等路、十月、詔皇太子還京師、二十五年春正月、封李思齊爲
許國公、明兵取贛慶路、偽漢守將熊天瑞以贛州韶州南雄

降明、三月、孛羅帖木兒、幽皇后奇氏于諸色總管府、關保入
大同、五月、明兵破安陸府、守將任亮被執、明兵破襄陽路、六
月、湖廣行省左丞周文貴復寶慶路、皇后奇氏還宮、秋七月、
孛羅帖木兒伏誅、禿堅帖木兒老的沙遁走、召皇太子還京
師、大赦天下、八月朔、京城門不開三日、擴廓帖木兒遣竹貞
貊高率兵守禦京師、至城外、命軍士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
悉以軍入、古民居、奪民財、皇后弘吉剌氏崩、九月、擴廓帖木
兒扈從皇太子至京師、詔封擴廓帖木兒河南王、代皇太子
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等處、并迤南一應軍馬、諸王各愛
馬應、諸總兵統兵領兵等官、凡軍民一切機務錢糧名爵黜

陟予奪、悉聽便宜行事、明兵取泰州、乃張士誠所據、詔立次
皇后奇氏爲皇后、改奇氏爲肅良合氏、詔天下、禿堅帖木兒
老的沙伏誅、二十六年春正月、陝西張良弼拒命、三月、明兵
取高郵府、四月、詔立皇太子妃尾只剌孫答里氏、明兵取淮
安路、取徐宿濠泗潁州、取安豐路、皇后肅良合氏生日、百官
進箋、皇后諭沙藍答里等曰、自世祖以來、正宮皇后壽月不
曾進箋、近年雖行、不合典故、却之、七月、以陳有定爲福建行
省平章政事、十一月、明兵取湖州杭州紹興嘉興路、乃張士
誠所據、二十七年春正月、明兵取松江府、取沅州路、李思齊
張良弼脫列伯會于含元殿基、推李思齊爲盟主、同拒擴廓

帖木兒、福建行宣政院以廢寺錢糧由海道送京師、皇太子
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光焰爍人、宮人震懾仆地、長慶寺、
有龍纏繞槐樹飛去、樹皮皆剝、八月、詔皇太子總天下兵馬、
貊高殺衛輝守禦官余仁輔、彰德守禦官范國英、明兵取台
州路、時台州溫州慶元三路、皆方國珍所據、明兵取平江路、
執張士誠、取通州、復圍溫州、十一月、明兵取沂州、取慶元路、
取嶧州、取益都路、平章政事保保降、宣慰使普顏不花總管
胡濬、知院張俊死之、十二月、明兵取東昌路、濟寧路、取萊州、
取濟南東平路、明兵入杉關、取邵武路、乃陳友定所據、明兵
山海道取福州、行宣政院使朵耳死之、方國珍歸于明、詔以

李思齊為副總統、禦關中、脫列伯孔興出潼關、渡黃河、合勢
東行、共勤王事、思齊等皆不奉命、詔分潼關以西屬李思齊、
以東屬擴廓帖木兒、各罷兵還鎮、二十八年春正月、明兵取
建寧延平路、陳友定被執、二月、詔削擴廓帖木兒爵邑、命左
營李思齊討之、武庫災、明兵取東昌路、守將申榮王輔元死
之、明兵取寶慶路、汀州路總管陳谷珍以城降於明、明兵取
棣州、至河南、李思齊張良弼解兵西還、興化泉州漳州潮州
四路皆降于明、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太常院使陳祖仁上章
乞撫諭擴廓帖木兒以兵勤王赴難、明兵取河南、李思齊張
良弼會兵駐潼關、有飛火自華山下流入良弼營、焚兵甲器

仗、思齊移軍葫蘆灘、明兵入潼關、攻李思齊營、思齊奔鳳翔、
明兵取永州路、取惠州路、四月、明兵取英德州、取廣州路、取
嵩陝汝等州、五月、明兵取道州、李克彝棄河南城、奔陝西、六
月、明兵取全梆梧藤潯貴象鬱林州、雷雨中有火自空而下、
燬大聖壽萬安寺、其殿脊東鰲魚口火焰出、佛身上亦火起、
帝聞之、泣下、亟命百官救護、唯東西二影堂神主得免、餘皆
焚燬、此寺舊名白塔、自世祖以來、為百官習儀之所、彰德路
天寧寺塔、自頂至踵、表裏透徹、紅如煅鐵、頂上光焰迸發、自
二更至五更乃止、凡三夜、先是有童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
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冬、明兵取靜江路、廣西諸郡

縣、皆附于明、七月、海南海北諸郡縣、皆降于明、閏月、擴廓
帖木兒與貊高關保戰、高保被執、明兵取衛輝彰德路、左江
右江諸路皆降于明、明兵取廣平路、詔誅知大撫軍院事伯
顏帖木兒等、詔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太傅左丞相、統領
見部兵馬、由抵彰德衛輝、右丞相也速統率大軍由東道水
陸並進、陝西行省左丞相禿魯統率關陝諸軍東出潼關、攻
取河洛、平章政事李思齊統率軍馬南出七盤金商、克復汴
洛、四道進兵、犄角剿捕、毋分彼此、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瑣住
等軍、東西布列、乘機掃除、遼陽左丞相也先不花郡王知院
厚孫等軍、捍禦海口、藩屏畿輔、皇太子爲總天下兵馬、裁決

死得好

庶務、擴廓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冀寧、明兵至通州、知樞密院事卜顏帖木兒死之、左丞相失列門傳旨令太常禮儀院使阿魯渾奉太廟神主與皇太子北行、詔以宣讓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拜慶童爲中書左丞相、同守京城、丙寅、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議避兵北行、失列門及知樞密院事黑廝宦者趙伯顏不花等言不可行、不聽、伯顏不花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率軍民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至夜半開建德門北奔、八月庚申、明兵入京城、帖木兒不花死之、國亡、後一年帝駐于應昌府、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應昌、年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奉梓宮北葬、五月、明兵襲應昌府、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并寶玉皆被獲、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從十數騎遁、明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加號曰順帝、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帖木兒不花、鎮南王脫歡庶子也、脫懽嫡孫孛羅不花幼、帖木兒不花代襲鎮南王、及長而歸之、朝廷以其讓而不居、更封宣讓王、死時年八十三、

元共一百六十二年、元史帝紀可刪多矣、蓋近世作史皆因實錄、故繁而不殺

史緯卷三百十六

元史五

志

天文

司天之說尚矣、自古有國家者、未嘗不致謹於斯也、宋自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于金、元興、定鼎于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以施用、於是太史郭守敬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說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太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餘分纖微、皆可考、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所未及者也、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而凡日月薄食、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祲雲氣等事、其係於天文占候者、具有簡冊存焉、

曆

夫明時治曆、自唐虞三代之盛王、莫不重之、雖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以合於天而已、漢劉歆作三統曆、始立積年日法、以爲推步之準、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豈故相爲乖異哉、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元初

承用金大明曆、庚辰歲、太宗西征、五月朔、微月見于西南、五月望月蝕不效、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秘、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先後、調五行之出沒、以正大明曆之失、且以中元庚午歲、國兵南伐、天下略定、推上元庚子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遠、創爲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遂題其名曰庚午元曆、表上之、不果頒用、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進萬年曆、世祖頒行之、十三年平宋、詔前中書左丞許衡太子贊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敬改治新曆、衡等以爲金雖改曆、止以宋紀元曆微加增益、實未嘗測驗於天、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參考累代曆法、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十七年曆成、賜名曰授時曆、頒行天下、詔太子諭德李謙爲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微、考證前代附會之失、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未有出於此者也、萬年曆不傳、庚午元曆雖未嘗頒用、其書猶在、爲作曆志、

曆議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爲立法之始、陰陽消息之機、何從而見之、惟候日晷進退、則其機無所遁、候之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智

五八四十

作能述、前代諸人、爲法略備、苟能精思密索、心與理會、則前人述作之外、未必無所增益、舊法擇地平衍、設水準繩墨、植表其中、以度其中晷、然表短促、尺寸之下、所爲分秒太半少之數、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所不便者景虛而淡、難得實景、前人欲就虛景之中、考求真實、或設望筩、或置小表、或以木爲規、皆取表端日光、下徹圭面、今以銅爲表、高三十六尺、端挾以二龍、舉一橫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尺、是爲八尺之表五、圭表刻爲尺寸、舊寸一、今申而爲五、釐毫差易分別、創爲景符、以取實景、其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芥然、以方跗爲趺、一端設爲機軸、令可開闔、搘其一端、使其勢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景之中、竅達日光、僅如米許、隱然見橫梁于其中、舊法以表端測晷、所得者日體上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得中景、不容有毫末之差、地中八尺表景、冬至長一丈三尺有奇、夏至尺有五寸、今京師長表、冬至之景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尺表則一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之景一丈一尺七寸有奇、在八尺表則二尺三寸四分、雖晷景長短所在不同、而其景長爲冬至、景短爲夏至則一也、惟是氣至時刻攷求不易、蓋至日氣正則一歲氣節從而正矣、劉宋祖沖之嘗取至前後二十三四日間晷景、折取其中、定爲冬至、且以日差比課、推定時刻、宋皇祐

則取立冬立春二日之景以爲去至既遠日差頗多易爲推攷紀元以後諸曆爲法加詳大抵不出冲之之法新曆積日累月實測中晷自遠日以及近日取前後日率相埒者參攷同異初非偏取一二日之景以取數多者爲定實減大明曆一十九刻二十分仍以累歲實測中晷日差分寸定擬二至時刻

周天之度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全策之外又有奇分大率皆四分之一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歷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其數有不能齊者惟其所差至微前人初未知覺漢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作乾象曆減歲餘分二千五百爲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之法其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歲餘天周二者實相爲用歲差由斯而立日躔由斯而得損益二或失當詎能與天叶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取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時所用歲餘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曆減去一十一秒定爲方今所用歲餘餘七十五秒以益所謂四分之一共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定爲天周餘分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相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日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五十秒定爲歲差復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攷之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末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較之多者七十餘年少者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慶元間改統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取其中得六十七年爲日却行一度之差施之今日質諸天道實爲密近然古今曆法合于今必不能通于古密于古必不能驗于今今授時曆以之攷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往往皆合下求方來可以永久而無弊非止密于今日而已上考春秋以來獻公冬至大衍曆後天二日大明曆後天三日授時曆與天合下推至元庚辰冬至大衍曆後天八十一刻大明曆後天一十九刻統天曆先天一刻授時曆與天合以前代諸曆校之授時爲密庶幾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云

列宿著於天爲舍二十有八爲度三百六十五有奇非日躔

無以校其度非列舍無以紀其度周天之度因二者以得之天體渾圓當二極南北之中絡以赤道日月五星之行常出入於此天左旋日月五星遡而右轉昔人曆象日月星辰謂此也然列舍相距度數歷代所測不同前人所測或有未密故微有動移也古用窺管今新制渾儀測用二綫所測度數分秒纖微皆可考云

日之麗天縣象最著大明一生列宿俱熄古人欲測躔度所在必以昏旦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從考其所當然昏旦夜半時刻未易得真時刻一差則所距所當不容無舛晉姜岌首以月食衝檢知日度所在紀元曆復以太白誌其相距遠

近於昏後明前驗定星度因得日躔今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九度有奇仍自其年正月至己卯歲終三年之間日測太陰所離宿次及歲星太白相距度定驗參考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箕宿適與月食所衝允合云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人徒知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曾不知盈縮損益四序有不同者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至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雖損益不同後代祖述用之夫陰陽往來馴積而變冬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二十四度弱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適平自後其盈日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夏至之日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日行一度弱向之盈分盡損而無餘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秋分後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復當冬至向之縮分盡損而無餘盈縮均有損益初為益末為損自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夏至日躔自北陸轉

而西西而南於盈為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縮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及冬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東而北於縮為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復盈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象縮初盈末俱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行一象盈縮極差皆二度四十分由實測晷景而得仍以算術推考與所測允合

古曆謂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漢耿壽昌以為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始平行赤道使然賈逵以為今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所以不中者蓋不知月行遲疾意李梵蘇統皆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

婁角之間乃由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爲差率以囿進退損益之數後之作曆者咸因之至唐一行考九道委蛇曲折之數得月行疾徐之理先儒謂月與五星皆近日而疾遠日而遲曆家立法以入轉一周之日爲遲疾二曆各立初末二限初爲益末爲損在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從是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行十二度微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其

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曆日爲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分日爲十二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爲半周限析而四之爲象限

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黃道也所謂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爲八行與黃道而九究而言之其實一也惟是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方色名之月道出入日道兩相交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當望則月爲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陽一周分爲四象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謂一交之終以日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

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一夏至在陰曆內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疏而闊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是爲月道與赤道多少之差

日出爲晝日入爲夜晝夜一周共爲百刻以十二辰分之每辰得八刻三分刻之一無間南北所在皆同晝短則夜長夜短則晝長此自然之理也春秋二分日當赤道出入晝夜正等各五十刻自春分以及夏至日入赤道內去極浸近夜短而晝長自秋分以及冬至日出赤道外去極浸遠晝短而夜長以地中揆之長不過六十刻短不過四十刻地中以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爲遠其長有不及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爲近其短有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爲近其長有不止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爲遠其短有不及四十刻者今京師冬至日出辰初二刻日入

申正二刻故晝刻三十八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故晝刻六十二夜刻三十八蓋地有南北極有高下日出入有早晏所以不同耳今授時曆晝夜刻一以京師爲正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嶽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只好羊胃耳

曆法疏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分食有淺深推演加時必本于躔離朓朒考求食分本必于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失之先後則虧食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爲一會交值之道有陽曆陰曆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不同人目高下邪直之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今合朔既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强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秋以來所載虧食無不合者合於既往則行之悠久自可無弊矣書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詩小雅十月之交刺幽王也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詩

書所載日食二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凡三十有七序以授時曆推之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不入食限蓋自有曆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其三十五食食皆在朔經或不書日不書朔公羊穀梁以爲食晦二者非左氏以爲史官失之者得之其間或差一日二日者蓋由古曆疏濶置閏失當之弊姜岌一行已有定說孔子作書但因時曆以書非大義所關則不必致詳也

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晝夜之間月先日十二度有奇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復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經朔云者謂合朔大最不出此也日有盈縮月

有遲疾以盈縮遲疾之數損益之始爲定朔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漢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宋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故月有三大二小隋劉孝孫劉焯欲遵用其法時議排抵以爲迂怪卒不能行唐傅仁均始采用之至貞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頻大復用平朔訖麟德元年始用李淳風甲子元曆定朔之法遂行淳風又以晦月頻見故立進朔之法謂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後代皆循用之然虛剛當日朔在會同苟躔次既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日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

傷今但取辰集時刻所在之日以爲定朔朔雖小餘在進限亦不之進甚矣人之安於故習也初曆法用平朔止知一大一小爲法之不可易及聞三大二小之說皆不以爲然自有曆以來下訖麟德而定朔始行四大三小理數自然唐人弗克若天而止用平朔逆本朝至元而常議方革至如進朔之意止欲避晦日月見殊不思合朔在酉戌亥距前日之卯十八九辰矣若進一日則晦不見月此論誠然苟合朔在辰申之間法不當進距前日之卯已踰十四五辰則月見于晦曆得免乎且月之隱見本天道之自然朔之進退出人爲之牽強執若廢人用天不復虛進爲得其實哉至理所在奚恤乎人言可爲知者道也自余有知以來晦未嘗見月蓋前人立法至後人始備也

曆法之作所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縮之盈虛不揆其端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脗合然日月之行遲速不同氣朔之運參差不一昔人立法必推求往古生數之始謂之演紀上元當斯之際日月五星同度如合璧連珠然惟其世代綿遠馴積其數至踰億萬後人厭其布算繁多互相推考斷截其數而增損日法以爲得改憲之術此歷代積年日法所以不能相同也然行之未遠浸復差失蓋天道自然豈人爲附會所能苟合哉夫七政運行於天進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驗周匝則象數昭著有不容隱者又何必捨目前簡易之法

而求億萬年宏闊之術哉今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爲元所用之數一本諸天秒而分分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爲率比之他曆積年日法推演附會出於人爲者爲得自然或曰昔人諸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然則曆之有積年日法尚矣自黃帝以來諸曆轉相祖述殆七八十家未聞舍此而能成者今一切削去無乃昧於本原而考求未得其方歟是殆不然晉杜預有云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前代演積之法不過爲合驗天耳今以舊曆頗疎乃命釐正法之不密在所必更奚暇踵故習哉

祀作一千四百萬二千七百六十

地理

自封建變爲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爲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於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眞、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爲一、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矣、太宗六年滅金、得中原州郡、七年下詔籍民、自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世祖至元十三年平宋、全有版圖、二十七年復籍之、南北之戶凡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曰嶺北、曰遼陽、曰河南、曰陝西、曰四川、曰甘肅、曰雲南、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廣、曰征東、分鎭藩服、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軍四、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文宗至順元年、戶部錢糧戶數一千三百四十萬六百九十九、視前又增二十萬有奇、漢唐極盛之際、有不及焉、蓋嶺北遼陽與甘肅四川雲南湖廣之邊、唐所謂羈縻之州、今皆賦役之、比於內地、而高麗守東藩、執臣禮惟謹、亦古所未見、地大民衆、後世狃於治安、而不知詰戎兵、愼封守、循習委靡、一旦有變、而天下遂至於不可爲、嗚呼、盛極而衰、固其理也、唐以前以郡領縣而已、元則有路府州縣四等、大率以路領州、領縣、而腹裏或有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者、其府與州又有不隸路、而直隸省者焉、作地理志、

中書省統燕南山東山西河南河北之地、謂之腹裏、燕南統大都上都等路、大都、唐范陽郡、遼改燕京、金遷都、爲大興府、元太祖克燕、爲燕京路、世祖至元初、中書省言燕京分立省部、亦加名號、遂改名中都、四年始於中都之東北置今城、而遷都焉、後改曰大都、置總管府、上都、唐爲奚契丹地、金置桓州、元憲宗命世祖居其地、爲巨鎭、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中統元年、爲開平府、以闕庭所在、加號上都、歲一幸焉、置留守司、升上都路、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統和寧路總管府、和寧、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因以名城、太祖定河北諸郡、建都於此、前後五朝都焉、太宗城和林、作萬安宮、世祖中統元年、遷都大興、和林置宣慰司、至元二十六年、諸王叛侵和林、宣慰使怯伯叛去、二十七年、立都元帥府、大德十一年、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罷和林總管府、皇慶元年、改和林等處行中書省曰嶺

北等處行中書省、和林路總管府、曰和寧路總管府、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統山北遼東道、遼陽大寧、東寧開元等
路、遼陽、遼金爲東京、大寧、遼金爲中京、東寧、本高麗平壤城、
高麗王建以平壤爲西京、元至元六年、李延齡等以地來歸、
改爲東寧府、開元、古肅愼之地、金始祖女眞之部落也、避遼
興宗諱、改曰女直、烏骨打滅遼、設都曰上京、金末其將蒲鮮
萬奴據遼東、元出師伐之、至開元、生禽萬奴、東土悉平、開元
之名、始見於此、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統河南、江北、淮西、淮東、湖北、山南
各道、汴梁等路、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統陝西漢中道、奉元等路、奉元、卽京兆
府、
甘肅等處行中書省、統甘州、亦集乃等路、亦集乃城、東北有
大澤、西北接沙磧、乃漢之西海郡居延故城、
四川等處行中書省、領成都等路、
雲南等處行中書省、統中慶大理等路、唐姚州、閣羅鳳叛、取
姚州、其後築城曰善闡、歷五代迄宋、羈縻而已、元世祖征大
理、收善闡等三十七部、其地東至普安路之橫山、西至緬地
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而遠、南至臨安路之鹿滄江、北至
羅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憲宗並雲南行中書省、領
路郡縣、改善闡爲中慶路、領昆明等縣、其大理、威楚開南等
路、莊蹻王滇池、漢武開西南夷、諸葛孔明定益州、皆未嘗涉
其境、云大理有點蒼山、周廣四百里、爲雲南形勝要害之地、
城中有五花樓、唐大中六年、南詔王勢豐祐所建、樓方五里、
高百尺、上可容萬人、世祖征大理、駐兵樓前、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統江南浙西浙東江東福建道、杭州等
路、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統江西、湖東、廣東、海北道、龍興等路、龍
興、卽豫章郡、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統江南、湖北、湖南、嶺北、嶺南、廣西、海北、

海南道、武昌等路、
征東等處行中書省、領高麗國、瀋陽等路、
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
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
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
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推本二家、然總非其實、漢唐
之時、外夷未盡服、道路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
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
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
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至河州、四閱月、始抵河源、圖其城傳

使亦以報、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弟濶濶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相詳略、云按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登高下瞰、燦若列星、故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也、羣流奔輳、近五七里、滙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西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

渡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四五日、至濶卽及濶提、二地相屬、又三日、至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近北二日、河水過之、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必赤里、州隸吐蕃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

至積石州、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東南行卽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東北濶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云、

西北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女四十人、與烏斯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里、相傳乃滿部始居此、元析其民爲九千戶、其境長

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玉須、皆巨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剌河、北入於海、俗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土產名馬、白黑海東青、昂可剌部因水爲名、附庸於吉利吉思、去大都二萬五千餘里、晝長夜短、日沒時、炙羊肋熟、東方已曙矣、卽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也、烏斯亦因水爲名、在吉利吉思東、撼合納、布囊也、口小腹巨、地形類此、因以爲名、在烏斯東、貧民皆以樺皮作廬帳、以白鹿負其裝、取鹿乳、採松實、及斸山丹芍藥等根爲食、謙州在謙河西南、以河爲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

悉總古回紇人有工匠數局蓋國初所徙漢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耘耔益蘭蛇也初州人見一巨蛇長數十步從穴中出飲河水脛間數里因以名州至元七年遣劉好禮為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修庫廩置傳舍教為陶冶舟楫土人便之

河渠

水之為患尚矣知其所以為患則知其所以為利因其患之不可測則能先事以為之備或後事而有其功斯可謂善治水而能通其利者也昔者禹堙洪水疏九河陂九澤以開萬世之利而周禮地官所載瀦防溝遂之法甚詳當是時不言水利無適而非水利也自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壞而後水害之說興魏史起鑿漳河秦鄭國引涇水漢鄭當時王安世諸人或獻議穿漕渠或建策防水決皆嘗試其術而卒有成功自時厥後好事喜功之徒率多為興利之言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夫潤下者水之性也而欲為之防以殺其怒遏其衝不亦甚難矣哉惟因其勢而導之可蓄則儲以備旱暵之災可洩則瀉以防水潦之溢則水之患息而有無窮之利焉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隄為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轉餉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嚙之患開會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於水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郭守敬等蓋未暇悉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為不可泯也

通惠河其源出白浮甕山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牐河蹤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滙為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五里簽清水口一十二處長三百一十步壩牐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為

守敬不獨明天道兼知水利

便益從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計二百八十五萬工用楮幣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下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甎木時人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民不勝其悴至是罷之文宗天曆三年中書省言通惠河全藉上源白浮一畝等水以通漕運今諸寺觀權勢私決堤堰澆灌稻田水碾園圃致河淺妨漕事乞禁止之

金口河至正二年中書參議孛羅帖木兒都水傅佐言起自通州高麗莊至西山石峽鐵板開水古金口一百二十餘里

創新河、深五丈、廣十五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至高麗莊、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城內輸納、時脫脫爲右丞相、奏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脫脫排羣議、務於必行、左丞許有壬陳其利害曰、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爲民害、都水監將金口下閘閘板、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衝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將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至順元年、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過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工部官并河道提舉司、及合屬官員耆老等相視議擬、水由二城中間窒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自來未嘗有魚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舟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若可

行船、當時何不於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却於四十里外通州爲之、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秋夏霖潦漲溢、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於萬一、若一時成功、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且金時此河未聞通行、今所有河道遺跡、安知非作而復輟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閘、必致淺澁、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月專人挑洗、蓋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壩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

今爲一辭、以爲不可、若以爲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終不從、遂以正月興工、至四月功畢、水流湍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衆、費用不貲、卒以無功、御史糾劾建言者孛羅帖木兒、傅佐俱伏誅、今載其事、以爲妄言水利者之戒、

御河、自魏縣界、經元城縣十村渡、東北流至包家渡、下接館陶縣界三口、御河上從交河縣下入清池縣界、又承滹河、在清池縣西三十里、自南皮縣來入清州、今呼爲御河也、至大元年十月滄州言、七月十一日連雨至十七日、清石二河水

溢李家道、東南橫流、詢社長高良輩、稱水源自汲縣東北、連本縣洪門、西黑蕩泊、溢流出岸、浸黃河古堤、東北流入本州齊賈泊、復入御河、漂洪門民舍、竊計今歲水勢逆行、乃下流淤水、漲溢過絕、不能通、以致若此、又西關水手佐聚稱、七月十二日、御河水驟漲三尺、十八日、復添四尺、其水逆流、則是下流漲水壅逆、擬差官疏治、元祐三年七月、滄州言、清池縣民告、往年景州吳橋縣諸處御河水溢、衝決堤岸、萬戶千奴恐傷其屯田、築塞舊洩水郎兒口、故水無所洩、浸民廬及已熟田數萬頃、乞遣官疏闢、引水入海、及七月四日、決吳橋縣柳斜口東岸三十餘步、千戶移僧又遣軍閉塞郎兒口、水壅

不得泼、必致淤澱、張管許河三十餘村黍穀廬舍、四年、都水監遣官與河間路官相視元塞郎兒口、及下流故河、至滄州約三十餘里、古跡寬闊、乃減水故道、名曰盤河、遂開郎兒口、增濬故河、決積水、由滄州城北、達滹沱河、以入于海、

會通河、起須城縣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以逾于御河、至元二十六年、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建言、開河置閘、引汶水達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販、省遣漕副馬之貞按視地勢、商度工用、圖上可開之狀、詔出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百石、鹽五萬斤、以爲傭值、備器用、徵旁郡丁夫三萬、遣斷事官忙速兒、禮部尚書張孔孫、兵部尚書李處巽董其役、首事於是年正月、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邇、以節蓄泄、六月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賜名曰會通河、延祐元年、省臣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皆由會通河以達于都、爲其河淺澀、大船充塞於中、阻礙餘船不得來往、省臺差人巡視、言始開河時、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近年權勢之人、并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三四百料船、以致阻滯官民舟楫、請於沽頭置小石閘、止許行百五十料船、便宜依所言、禁約二百料以上船、不許入河行運、從之、泰定四年、御史臺言、自古立國引漕、皆有成式、世祖屈群策、濟萬民、疏河渠、引清濟汶泗、立閘

可笑

節水、以通燕薊江淮、舟楫萬里、振古所無、後人篤守成規、苟能舉其廢墜、實萬世無窮之利也、蓋水性流變不常、久廢不修、舊規漸壞、雖有智者、不能善後、以故詳歷考視酌古準今、參會衆議、責任水監、謹守勿失、能事畢矣、不窮利病之源、頻歲差人巡視、徒爲煩擾、無益於事、都水監元立南北隘閘、各闊九尺、二百料下船、梁頭八尺五寸、可以入閘、愚民嗜利無厭、爲隘閘所限、改造減舷添艙、長船至百十尺、計五六百料、入至閘內、不能回轉、動輒淺閣、阻礙餘舟、蓋緣隘閘之法、不能限其長短、今卑職至真州、問造船作頭、稱過閘船梁頭八尺五寸船、該長六丈五尺、計二百料、由是參詳、宜于隘閘下岸立石則、遇船入閘、驗量長不過則、然後放入閘內、長船立限遣出、從之、天曆三年、都水監言、世祖費國家財用、開闢會通河、以通漕運、往來使臣及權勢之人、到閘不候水則、恃勢捶撻看閘人等、頻頻啟放、又漕運糧船、凡遇水淺、于河內築土壩、積水以漸行舟、以故壞閘、乞加禁治、其守閘之人、恃有聖旨、合啓閘時、故意遲延、阻滯使臣客旅、欺要錢物、並乞禁治、詔監察御史常加體察、

黄河之水、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爲患于中國莫甚焉、武宗至大三年、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黃河決溢、千里蒙害、浸城郭、漂室廬、壞禾稼、百姓已罹其毒、然後訪求修治之方、而

徒衆觀者不豈但慮後事

且衆議紛紜、互陳利害、當事者疑惑不決、必須上請朝省、比至議定、其害滋大、所謂不預已然之弊也、大抵黃河伏槽之時、水勢似緩、觀之不足為害、一遇霖霪、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滷、又失導洩之方、崩潰決溢、可翹足而待、近歲亳潁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遠慮、失於規畫、使陂濼悉為陸地、東至杞縣三汊口、播河為三、分殺其勢、蓋亦有年、往歲歸德太康、相次湮塞南北二汊、遂使三河之水合而為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為灾、由是觀之、是自奪分泄之利、故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即今水勢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為遠計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今之所謂治水者、徒爾議論紛紜、咸無良策、水監之官、既非精選、知河之利害者、百無一二、雖每年累驛而至、名為巡河、徒應故事、問地形之高下、則懵不知、訪水勢之利病、則非所習、既無實才、又不經練、乃或妄興事端、勞民動衆、阻逆水性、翻為後患、為今之計、莫若於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任、量存員數、頻為巡視、謹其防護、可疏者疏之、可堙者堙之、可防者防之、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溢、民已被害、然後鳩工修治、以勞民者、烏可同日而語哉、省令都水監議、本監議、分監定吏、以十月往、與各處官司巡視缺破、會計工物督治、比年終完、來春

未且只知此議深知水利之人原不易得也

分監新官至、一一交割、然後代還、工部查大德九年、黃河決徙、逼近汴梁、幾至浸沒、本處官司、權宜開門董盆口、分入巴河、以殺其勢、遂使正河水緩、併趨支流、緣巴河舊隘、不足吞伏、急遣蕭都水閉塞、而其勢愈大、卒無成功、南至歸德諸處、北至濟寧地分、水患至今不息、本部議、黃河為害、不同餘水、欲為經遠之計、非用通知古今水利之人、專任其事、終無補益、擬設官精選廉幹奉公深知地形水勢者、專任河防之職、往來巡視、以時疏塞、庶可除害、省准令都水分監官專治河患、任滿交代、仁宗延祐元年、河南行中書省言、黃河涸露舊水泊汙池、多為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擬差知水利都水監官、與行省廉訪司、從長講議、疏闢堤障、用力少而成功多、由是委太常丞郭奉政、前都水監丞邊承務等、與州縣官、沿河相視、開封縣小黃村河口、比舊淺減六尺、陳留通許太康舊有蒲葦之地、後因閉塞西河塔河諸水口、似便種蒔、故他處連年潰決、公議治水之道、惟當順其性之自然、嘗聞大河自陽武胙城、由白馬河間、東北入海、歷年既久、遷徙不常、每歲泛溢兩岸、時有衝決、強為閉塞、科樁梢、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計、郡縣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今相視上自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于常年、獨小黃口、以

四年至十一年河決凡八年矣

詳悉矣

分洩之故、並無衝決、此其明驗也、詳視陳州、最為低窪、瀕河之地、今歲麥禾不收、民饑特甚、欲為拯救、奈下流無可疏之處、若將小黃村河口閉塞、必移患鄰郡、決上流南岸、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憂、事難兩全、當遺小就大、如免陳村差稅、賑其饑民、陳留通許太康被災之家、依例取勘賑恤、其小黃村河口、仍舊通流、外修築月堤、并障水堤、閉河口、別難擬議、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平地水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決金堤、並河郡邑罹水患、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將壞鹽場、朝廷患之、命大臣訪求治河方略、九年、脫脫復為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請躬任其事、帝命集群臣議、而言人人殊、都漕運使賈魯建言必當治、魯昔為山東道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獻二策、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其功用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流、以復故道、其功費大、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韙其後策、薦魯于帝、帝肯、十一年四月、命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河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宜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剌罕、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為河平之碑、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事、不言其方、使後世無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剏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挂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漈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就述于其下焉、其

瀦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有奇、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淺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劉莊至專固百二里有奇、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有奇、乃浚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有奇、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餘、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有奇、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三里有奇、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隄前置龍尾大埽、龍尾

者、伐大樹連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八月二十九日、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剌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涌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逆流排大舡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將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于上流硾之水中、又以竹絙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橛上、每絙或硾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復以木楂拄使簾不偃仆、選水工便捷者、每舡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沉、遏決河、水怒溢、即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梢、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垛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旦百刻、役夫分番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

置樁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三四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于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豗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爲不可合、魯神色不動、進官吏工徒、日加獎諭、辭意懇至、十餘萬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于隄前通卷欄頭埽或一道、或三四道、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欄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繫闌頭埽之前、前後羈縻、以錮其勢、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

長二百五十四里有奇、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有奇、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長一百三十三里有奇、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有奇、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計三里有奇、亦思剌店縷水月隄、長六里有奇、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梢六十六萬六千、帶梢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席十有四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大小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硾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蠶椽木、麥稭、扶椿、鐵叉、鐵弗、枝麻、搭火鉤、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爲河、并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効、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救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史官有所考證也、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妖寇乘時而起、議者謂天下之亂、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所致、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由上下因循、狃於宴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涇渠、秦時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于洛、三百餘里、以溉田、號鄭渠、漢時有白公奏穿渠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歷代皆享其利、宋名豐利渠、元因洪口渠、天德八年、涇水暴漲、毀堰塞渠、屯田總管夾谷伯顏帖木兒、及涇陽尹王琚疏導之、起涇陽高陵三原櫟陽用水人戶、及渭南櫟陽涇陽三屯所人夫、共三千餘人興作、水通流如舊、其制編荊爲囤、貯之以石、復填以草以土爲堰、歲時葺理、未嘗廢止、至大元年、王琚爲西臺御史、請于渠上更開石渠五十一丈、闊一丈、深五尺、積一十五萬三千工、每方一尺爲一工、自

延祐元年興工至五年渠成改堰至新口石渠歳久流漸穿
下去岸益高英宗至治元年陝西屯田府言自秦漢至唐宋
年以八月差使水戸自涇陽縣西仲山下截河築洪堰改涇
水入白渠下至涇陽縣北白公斗分爲三限並五縣分水之
要所北限入三原櫟陽中限入高陵南限入涇陽澆灌官民
田七萬餘頃居修石渠爲萬世之利如準所言展修石渠八
十五步官給其糧食丁夫就用使水之家僱匠傭直使水戸
均出所用錢糧不及二年之費可謂一勞永逸陝西省議洪
口澆溉民田七萬餘頃驗田出夫千六百人年例八月一日
修堰至十月放水溉田近因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流移

既差人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今詳涇陽水利雖分三
限引水溉田緣三原等縣地理遙遠不能依時周遍涇陽北
近俱在上限并南限中限用水最便今次修堰除見在戸依
例差役其逃亡之家合出夫數宜令涇陽縣近限水利戸添
差一人官給米日一升省準出鈔八百錠委耀州同知李承
事洎本府總管郭嘉議及各處正官照時直糴米給散督夫
修築至正三年御史宋秉亮相視謂渠積年坎取於土疊壘
於岸極爲高崇力難送土於上請就岸高處開通鹿巷以便
夫行廷議允可屯田同知牙八胡涇尹李克忠發丁夫開鹿
巷八十四處削平土壘四百五十餘步凡溉農田四萬五千

餘頃
吳松江浙西諸山之水受之太湖下爲吳松江東滙澱山湖
以入海而潮汐往來逆湧濁沙上湮河口是以宋時置撩洗
軍專掌修治元既平宋軍士罷散有司不以爲務勢豪租占
爲蕩爲田州縣不得其人輒行許準以致湮塞不通公私俱
失其利久矣至治三年江浙省臣言上海嘉定連年旱澇皆
緣河口湮塞旱則無以灌溉澇則不能流洩累致饑歉官民
俱病至元三十年以後兩經疏闢稍得豐稔比年又復壅閉
勢家愈加租占雖得徵賦實失大利如上海縣歳收官糧一
十七萬石民糧三萬餘石今略舉似延祐七年災傷五萬八

民戸夫丁者不如多少

千七百餘石至治元年災傷四萬九千餘石二年十萬七千
餘石水旱連年殆無虛歳不惟虧欠官糧復有賑貸之費近
委官相視地形講議疏濬其通海大江未易遽治舊有河港
聯絡官民田土之間藉以灌溉者今皆堙塞必須疏通以利
耕種欲令有田人戸自爲開濬而工役浩繁民力不能獨成
由是議上海嘉定河港宜令本處所管軍民站竈僧道諸色
有田者以多寡出夫自備糧作治州縣正官督役其豪勢租
占蕩田妨水利者並與除闢本處民田稅糧全免一年官租
減半今秋收成下年農隙舉行華亭崑山常熟河港比上海
嘉定緩急不同難爲一體從各處勸農正官督有田之家備

復併工修治從之

蜀堰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于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太守李冰鑿離堆分江以灌川蜀民用以饒歷千數百年所過衝薄蕩齧為民患有司歲治隄防凡一百三十有三所役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千數百人不役者日出三緡為庸錢由是富者屈于貲貧者屈于力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償其費矣元統二年僉四川肅政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之處三十有二餘悉罷之召灌州判官張弘計曰若甃之以石則歲役可罷民力可紓矣弘曰此萬世之利也弘遂出私錢試為小堰堰成水暴漲而堰不動乃具文書上之行

省郡縣守宰鄉里耆老咸以為便復禱于冰祠卜之吉至元元年十有一月朔肇事于都江堰卽禹鑿之處分水之源也鹽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南江南北皆東行北舊無江冰鑿以辟沫水之害中為都江堰東跨二江為石門以節北江之水又東為利民臺臺之東南為侍郞楊柳二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于南江東至鹿角又東至金馬口又東過大安橋入于成都此江之正源也北江東為關鷄臺臺有水則以尺畫之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沒其則則困大書深淘灘高作堰六字其旁為治水之法皆冰所為也又東為離堆又東過凌虛步雲二橋又東至三石洞釃為二渠

其一東流過郫入于成都古謂之外江此冰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東為駱駝又東為碓口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馬灞東流至成都入于南江渠水決其南涯四十有九每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其北涯鑿二渠與楊柳渠合東行數十里復與馬灞渠會而渠成安流自金馬口之西鑿二渠合金馬渠東南入于新津江北江三石洞之東為外應顏上五斗諸堰外應顏上之水皆東北流入于外江五斗之水南入馬灞渠皆內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崇寧亦為萬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為三十六洞過清白堰東入于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涯延袤

三里餘有司因潰以為堰堰輒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流而東罷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青神有堰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應期而功畢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郞楊林外應顏上五斗次之鹿角萬工駱駝碓口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居大江中流以鐵萬六千斤鑄為大龜貫以鐵柱鎮其源然後卽工諸堰皆甃以石範鐵以關其中取桐油和石灰雜麻絲而搗之使熟以苴罅漏岸善崩者密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蔓荊數百萬計櫛比鱗次賴以為固所至或疏舊渠以導其流或鑿新渠以殺其勢遇水之會則為石門以時啟閉而泄蓄之用以節民力而資民利凡智力所及無不為

也船至都江水漲廣莫測忽有大洲湧出可數里人得用事
其間入山伐石崩石皆滿隨取而足蜀故多雨自始役至工
畢無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若有相之者五越月功告成而吉
當普以監察御史召省臺上其功詔揭傒斯製文立碑以旌
之

史緯卷三百十七

元史六

志

禮樂

古之禮樂一本於人君之身心故其爲用足以植綱常而厚
風俗後世之禮樂既無其本唯屬有司從事其間故僅足以
美聲文而修觀聽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元之有國肇興朔
漠朝會燕饗之禮多從本俗太祖元年大會諸侯王于阿難
河即皇帝位始建九斿白旗世祖至元八年命劉秉忠許衡
始制朝儀自是即位元正天壽節及諸王外國來朝冊立皇
后皇太子群臣上尊號進太皇太后皇太后冊寶暨郊廟禮
成群臣朝賀皆如朝會之儀而大饗宗親錫宴大臣猶用本
俗之禮爲多若其爲樂則自太祖徵用舊樂于西夏太宗徵
金太常遺樂于燕京及憲宗始用登歌樂祀天于日月山而
世祖命宋周臣典領樂工又用登歌樂享祖宗于中書省既
又命王鏞作大成樂括民間所藏金之樂器至元三年初用
宮縣登歌文武二舞于太廟烈祖至憲宗八室皆有樂章三
十年又撰社稷樂章成宗大德間製郊廟曲舞復撰宣聖廟
樂章仁宗皇慶初命太常補撥樂工而樂制日備大抵其于
祭祀率用雅樂朝會饗燕則用燕樂蓋雅俗兼用也元之禮

樂揆之于古固有可議然自朝儀既起規模嚴廣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重其樂聲雄偉而宏大亦足以見一代興王之象其在當時可云盛矣

世祖至元八年秋八月初起朝儀先是命太保劉秉忠大司農孛羅訪前代知禮儀者肄習朝儀秉忠奏一人習之雖知之莫能行也詔用十人遂徵儒生周鐸劉允中等從亡金故老烏古倫居貞完顏復昭及國子祭酒許衡太常卿徐世隆稽諸古典參以時宜定制肄習之百日而畢秉忠復奏曰無樂以相須則禮不備詔搜訪舊教坊樂工得杖鼓色楊皓笛色曹楫前行色劉進教師鄭忠依律運譜被諸樂歌六月而成音聲克諧陳于萬壽山便殿帝聽而善之秉忠奏曰今朝儀既定請備禮員命丞相安童大司農孛羅擇蒙古宿衛士可習容止者二百餘人肄之期月奏請觀禮前期一日布綿蕝金帳殿前帝及皇后臨觀於露階禮文樂節悉無違失侍儀司奏請製內外仗如歷代故事從之八月帝生日號曰天壽聖節用朝儀自此始

太祖初年徵用西夏舊樂太宗十年宣聖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來朝言于帝曰今禮樂散失燕京南京等處亡金太常故臣及禮冊樂器多存者乞降旨收錄于是令各處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禮樂舊人可并其家屬徙赴東平令元措領

之於本路稅課所給其食得金掌樂許政掌禮王節及樂工翟剛等九十二人十二年始命製登歌樂肄習于曲阜宣聖廟憲宗二年始用登歌樂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祭畢命驛送樂工還東平世祖中統元年召太常禮樂人至燕京用新製雅樂享祖宗于中書省禮畢復還東平五年太常寺言自古帝王功成作樂樂各有名盛德形容於是乎在伏覩皇上踐阼以來首敕有司修完登歌宮縣八佾樂舞以備郊廟之用若稽古典宜有徽稱中書省遂定名曰大成之樂文舞曰武定文綏之舞武舞曰內平外成之舞第一成象滅王罕二成破西夏三成克金四成收西域定河南五成取西蜀平南詔六成臣高麗服交趾至元十九年從王積翁奏徵亡宋雅樂器至京師置于八作司

祭祀

禮之有祭祀其來遠矣天子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於郊社禘嘗有事守焉以其義存乎報本非有所為而為之故其禮貴誠而尚質務在反本循古不忘其初而已漢承秦弊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議巡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興兄弟相繼共為一代而統緒亂追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為一雖以唐宋盛時皆莫之正蓋未有能反其本而求之者彼籩豆之事有司所職又豈足以盡仁人孝子之心哉元之五禮皆以

國俗舊禮祭祀稍稽諸古其郊廟之儀禮官所考日益詳慎而舊禮初未嘗廢豈亦所謂不忘其初者歟然自世祖以來每難於親其事英宗始有意親郊而志弗克遂文宗至大間其禮乃成大臣議立北郊而中輟遂廢不講然武宗親享於廟者三英宗親享五晉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嘗一廟見文宗以後乃復親享其道釋禱祠薦禳之盛竭生民之力以營寺宇前代所未有有所重則有所輕理固然歟或曰北陲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為能親見所祭者而知其喜怒故天子非有察於幽明之故禮俗之辨則未能親格豈其然歟自憲宗祭天日月山追崇所生與太祖並配世祖所建太

廟皇伯朮赤察合帶皆以家人禮祔于列室既而太宗定宗以繼世之君俱不獲廟享而憲宗亦以不祀則其因襲之弊蓋有非禮官之議所能及者而况乎祔所受國之君而兄弟共為一世乃有徵于前代者歟夫郊廟國之大祀也本原之際已如此則中祀以下雖有闕略無足言者其天子親遣使致祭者五曰社稷曰先農曰宣聖曰嶽鎮海瀆曰風師雨師其非通祀者五曰武成王曰古帝王廟曰周公廟曰名山大川忠臣義士之祠曰功臣之祠而大臣家廟不與焉其儀皆禮官所擬而議定于中書日月星辰之祭于司天臺回回司天臺以譯史為職事五福太乙有壇畤以道流主之凡祭祀之事

其書為太常集禮與經世大典六條政類序錄之作祭祀志

元興朔漠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器尚純帝后親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古遠報本反始出於自然而非強為之也憲宗即位之二年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世祖中統二年親征北方躬祀天于舊桓州之西北灑馬湩以為禮皇族之外無得而與皆如其初十二年以受尊號於國陽麗正門東南七里建祭臺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行一獻禮自後國有大典禮皆即南郊告謝焉成宗即位始為壇于都城南七里遣司徒兀都帶率百官為大行皇帝請謚南

郊大德六年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於南郊遣左丞相哈剌哈孫攝事大德九年博士言舊制神位板用木中書議改用玉博士曰郊祀尚質合依舊制遂用木主造畢有司議所以藏議者謂神主廟則有之今祀於壇對越在上非若他神無所見也所製神主遂不用中書省臣議宗廟已依時祭享今郊祀止祭天制曰可武宗即位命御史大夫鐵古迭兒即南郊告謝天地主用柘素質玄書至大二年尚書省臣及太常禮官言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南郊請以太祖配享明年夏至北郊以世祖配帝從之至大三年十一月冬至有事于南郊以太祖配仁宗延

祐元年太常寺請立北郊帝謙遜未遑北郊之議遂輟英宗
至治二年詔議南郊祀事中書平章買閭御史中丞曹立禮
部尚書張埜學士蔡文淵太常禮儀院使王緯博士劉致等
會都堂議一曰神位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註謂
昊天上帝冬至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在北極謂之北辰又
云北辰天皇耀魄寶也又名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
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口之一星曰天
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
星經推之乃謂即天皇大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復不一漢
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

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既設昊天
上帝第一等復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與太一天一等皆不
經見本朝大德九年中書圓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大
三年圓議五帝從享依前代通祭二曰配位孝經曰孝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郊之所
以有配也漢唐已下莫不皆然至大三年奉旨冬至合祭南
郊太祖皇帝配三曰告配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
有事於頖宮註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也告用牛一宋
會要於致齋二日宿廟告配凡遣官犧尊籩豆行一獻禮至
大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質明行事初獻攝太尉赴太廟奏

以爲非禮蒲越之何也

告四曰裘冕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
云黑羊裘服以祀天示質也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冕服有六
而言五者大裘之冕無旒不聯數也禮記郊特牲曰祭之日
王被袞以象天戴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宋陸佃曰服大裘
以袞襲之也謂冬祀服大裘被之以袞開元及開寶通禮鸞
駕出宮服袞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冕而出次五曰藉席
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注蒲越稾鞂藉神席
也漢晉儀高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即位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以爲天地尚質宜皆勿修詔從之唐麟
德二年詔曰自處以席未允改用裀褥上帝以蒼其餘

各視其方色宋以褥加席上禮官以爲非禮元豐元年奉旨
不設國朝大德九年正位藁鞂配位蒲越冒以青繒至大三
年加青綾褥青錦方座合依至大三年於席上設褥各依方
位六曰犧牲郊特牲言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天地之牛
角繭栗宗用騂犢漢文帝五帝共一牲武帝三年一祀用太
牢光武天地共犢附上帝配帝蒼犢二唐開元用牛宋正位
用蒼犢一配位太牢一國朝大德九年蒼犢二羊豕各九至
大三年馬純色肥腯一牲正副一鹿一十八野豬一十八羊
一十八依舊儀神位配位用犢外仍用馬其餘並依舊日典
禮七曰香鼎大祭有三始爓爲歆神始宗廟則焫蕭裸鬯所

謂臭陽達於墻屋者也後世焚香蓋本乎此而非禮經之正至大三年用陶瓦香鼎五十神座香鼎香盒案各一合依舊儀八曰割牲周禮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也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爲二十一體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七體謂脊兩肩兩拍兩髀二十一體謂肩臂臑膊骼正脊脡脊橫脊正脅短脅代脅并腸三胃三拒肺一祭肺三也宋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解豚解則爲七以薦腥體解則爲二十一以薦熟蓋犬豕牛羊分別骨肉貴賤其解之

爲體則均也皇朝馬牛羊豕鹿並依至大三年割牲用國禮九曰二次周禮掌次王禮上帝張氈按皇邸唐通典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宋會要前祀三日儀鸞司帥其屬設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于午階之東西向宋元豐詳定禮文所言周禮宗廟無設小次之文古者人君臨位于阼階惟人主得位主階行事今國朝大廟儀注大次小次皆在西蓋國家尚右以西爲尊也宜依祀廟儀注續具末議一曰禮神玉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正義曰或有玉帛或不用玉帛皆不

定之辭也崔氏云天子自奉玉帛牲體于柴上引詩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卒者終也謂禮神既終當藏之也正經即無燔玉明證漢武帝祠太乙胙餘皆燔之無玉晉燔牲幣無玉唐宋乃有之顯慶中許敬宗等修舊禮乃云郊天之有四圭猶宗廟之有圭瓚也並事畢收藏不在燔列宋政和禮制局言古祭祀無不用玉周官典瑞掌玉器之藏蓋事已則藏焉有事則出而復用未嘗有燔瘞之文今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瘞蓋燔者取其煙氣之臭聞玉既無煙又且無氣祭之日但當奠于神座既卒事則收藏之二曰飲福特牲饋食禮曰尸九飯親嘏主人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尸嘏

主人嘏長也大也行禮至此神明已饗盛禮俱成故膺受長大之福於祭之末也自漢以來人君一獻纔畢而受嘏唐開元禮太尉未升堂而皇帝飲福宋元豐三年改從亞終獻既畢飲福三曰升禋禋之言煙也升煙所以報陽也祀天之有禋柴猶祭地之有瘞血宗廟之有祼鬯歷代以來或先燔而後祭或先祭而後燔皆爲未允祭之日樂六變而燔牲首牲首亦陽也祭終以爵酒饌物及牲體燎於壇天子望燎柴用柏四曰儀注禮經出於秦火之後殘闕脫漏所存無幾至漢諸儒各執所見後人所宗惟鄭康成王子雕而二家自相矛

此則二燔矣

肴唐開元禮杜佑通典五禮略完朱開寶禮并會要中間講明始備金國大率依唐宋制度聖朝四海一家禮樂之興政在今日況天子親行大禮所用儀注必合講求宜取大德九年至大三年并今次新儀與唐制參酌增損修之侍儀司編排鹵簿太史院具報星位分獻官及行禮諸執事官合依至大三年儀制取旨是歲太皇太后崩有旨冬至南郊祀事可權止泰定四年御史臺臣言自世祖迄英宗咸未親郊惟武宗英宗親享太廟陛下宜躬祀郊廟制曰朕當遵世祖舊典其命大臣攝行祀事至順元年十月辛酉文宗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文宗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蓋器物儀注至是益加詳慎矣

祖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蒙古巫祝致辭蓋國俗也世祖元年設神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遣必闍赤致祭焉必闍赤譯言典書記者三年二月使司徒攝祀事四年詔建太廟于燕京至元二年定太廟神主為八室皇曾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后第一室太祖聖武皇帝皇祖妣光獻皇后第二室太宗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朮赤皇伯妣別土出迷失第四室皇伯察合帶皇伯妣也速倫第五室皇考睿宗皇帝皇妣莊聖皇后第六室定宗皇帝欽淑皇后第七室憲宗皇帝貞節皇后第八室凡室以西為上以次而東六年命國師僧薦佛事于太廟七晝夜八年太祝兼奉禮郎申屠致遠言木主既成其舊日神主安奉何所博士議曰合存祏室栗主舊置神主俱可埋瘞不致神有二歸制與諸七臣議行之十三年改作金主十四年詔建太廟于大都太常卿[illegible]博士[illegible]曰都宮別殿七廟九廟之制祭法曰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晉博士孫毓以謂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是也前廟後寢者以象人君之居前有廟而後有寢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

具以薦新物天子太祖百世不遷宗亦百世不遷高祖以上親盡則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有以各全其尊必祫享而會於太祖之廟然後序其尊卑之次蓋父子異宮祖禰異廟所以盡事亡如事存之義然漢儒論七廟九廟之數其說有二韋玄成等以謂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以后稷為太祖即增立高圉亞圉二廟于公叔太王王季文王二昭二穆之上已為七廟矣至懿王時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

昨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是爲九廟矣先儒多是劉歆之
說二曰同堂異室之制後漢明帝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
但藏其主于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復如之後世遂
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用同堂異室之制先儒朱熹以謂使
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于一隅無以見爲七廟之尊
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
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設祭一室不過尋丈甚或無地以容
鼎俎而陰損其數子孫之心于此宜有所不安且如命士以
上其父子婦姑猶且異處謹尊卑之序不相褻瀆況天子貴
爲一人富有四海而祖宗神位數世同處一堂有失人子事

亡如事存之意矣二十二年皇太子薨太常博士議曰前代
太子薨梁武帝謚統曰昭明金世宗謚允恭曰宣孝又建別
廟以奉神主惟中祀以陳登歌佾設令丞歲供酒掃斯皆累
代之典莫不追美洪休追謚曰明孝作主用金祔于太廟成
宗即位追尊皇考爲皇帝廟號裕宗玉冊玉寶成帝曰祖宗
以來未嘗行親饗之禮朕其躬奉之武宗即位追尊皇考爲
皇帝廟號順宗太祖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
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至大二年以
受尊號恭謝太廟爲親祀之始以將加謚太祖請太祖尊謚
于天請光獻皇后尊謚于廟改製神主皆範金作之延祐七

年仁宗升祔中書集議曰古者天子祭七代兄弟同爲一代
廟室皆有神主增置廟室英宗將以四時躬祀太廟命太常
禮官議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毋以朕勞而有所損
焉十一月制帝御齋宮備法駕儀衛躬謝太廟至櫺星門駕
止有司進輦不御步至大次服袞冕端拱以俟禮儀使前導
祀帝降御座正立書名及讀祝勅高贊御名至仁宗室獻
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至治元年始以四孟月時享親祀太室
中書省臣言前代廟室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爲一室正室
增爲十四間東西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爲十一室宋增室至
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增八室然兄弟

爲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後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
殿爲寢別作前廟十五間中三間通爲一室以奉太祖神主
餘以次爲室庶幾情文得宜制曰會泰定元年追尊皇考晉
王爲皇帝廟號顯宗盜入太廟失仁宗及慈聖皇后神主重
作二主御史趙成慶言太廟失神主乃古今莫大之變由太
常禮官不恭厥職宜正其罪以謝宗廟命中書定罪中書以
爲在太廟署令而太常官屬居位如故成慶言昔唐陵廟皆
隸宗正盜斫景陵門戟架既貶陵令丞宗正卿亦皆貶黜且
神門戟架比之太廟神主孰爲輕重宜顯示黜罰以懲不恪
不報博士劉致議曰禮莫大于宗廟宗廟者天下國家之本

禮樂刑政之所自出也、聖元興朔漠、至今百有餘年、而宗廟未有一定之制、方聖天子繼統之初、定一代不刊之典、爲萬世法程、正在今日、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昭處于東、穆處于西、所以別父子親疏之序而使不亂也、聖朝取唐宋之制、定爲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爲六世、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爲夾室、太祖室既居中、當以昭穆列之、父爲昭、子爲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爲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爲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爲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爲一世、則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爲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居東、爲昭之第三世、昭之后居

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爲上、東以右爲上也、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可爲萬世法、若以累朝定制、依室次于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躋僖公于閔公之上、史稱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僖公有位之君、尚不可躋故君之上。况未嘗正位者乎。國家雖曰以右爲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宗廟、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乎、且如今朝賀或祭祀、宰相獻官分班而立、居西則尚左、居東則尚右、及行禮就位、則西者復尚右

東者復尚左矣、中書省臣是其議、詔從之、遂祔英宗、四年、盜入太廟、失武宗神主及祭器、重作武宗主、天曆元年、毀顯宗室、至元六年、詔毀文宗室、其宗廟之事本末因革、大槩如此、凡大祭祀、尤貴馬湩、將有事、勅太僕司桐馬官、奉尚革囊盛送焉、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酹馬湩、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以次詣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于南欞星門外、名曰抛撒茶飯、蓋以國禮行事、尤其所重也、

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八思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

傘蓋一頂、用素段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剎、每歲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書省奏、請二月十五日於大殿啓建白傘蓋佛事、先期中書奉旨移文樞密院、八衛撥傘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後軍甲馬五百人、擡舁監壇漢關羽神轎軍及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應佛像、壇面、幢幡、寶蓋、車鼓、頭旗三百六十壇、每壇擎執擡舁二十六人、鈸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門大社一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大樂鼓、板杖鼓、篳篥、龍笛、琵琶、箏、纂七色、凡四百人、興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儀鳳司掌漢人、回回

河西三色細樂每色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凡執役者皆
官給鎧甲袍服器仗俱以鮮麗整齊爲尚珠玉金繡裝束奇
巧首尾排列三十餘里都城士女聚觀禮部官點視諸色隊
仗刑部官巡綽喧閙樞密院官分守城門中書省官一員總
督視之先二日於西鎮國寺迎太子釋未出家時名太子遊四門舁高塑像具儀
仗入城十四日帝師率梵僧五百人於大明殿內建佛事至
十五日恭請傘蓋于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衛隊仗列于殿前
諸色社直暨諸壇面列于崇天門外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
素食食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載紅門由東
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殿門外搭金脊
吾殿綵樓而觀覽焉及諸隊仗社直送金傘還宮復恭置御
榻上帝師僧衆作佛事至十六日罷散歲以爲常謂之游皇
城云與衆生祓除不祥導迎福祉夏六月中上京亦如之

選舉

元初太宗始得中原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
天下王鶚獻言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
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爲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士褎然應
上所求者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制其
出身于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有回回國學有醫
學有陰陽學其策名于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
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
中政之屬者重爲內官其廕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
之科由直省侍儀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
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貲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
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授
以長官令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者歟又
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用之法曰掾史令史曰書寫銓寫曰
書吏典吏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院部曰路府州縣所
入之途難以指計雖有名卿大夫由是躋要官受顯爵遂使
刀筆下吏兼攬權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覈之精
曰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資格一毫不
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迴降其縱情破律以公濟
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今採摭舊
編或詳或畧條分類聚殆有不勝紀述者作選舉志
太宗始取中原中書令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九年命斷
事官朮忽䚟與山西東路課稅所長官劉中歷諸路考試以
論及經義詞賦分爲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其中選者復
其賦役令與各處官長同署公事得東平楊奐等皆一時名
士而當世或以爲非便事復中止世祖至元四年翰林學士
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以爲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

習刀筆以爲吏胥、或執僕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爲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爲切務、又請立國學、選蒙古諸職官子孫、專命師儒教習經書、俟其藝成、然後試用、庶幾勳舊之家、人才輩出、以備超擢、二十一年、丞相火魯火孫與留夢炎等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爲學矣、事未及行、仁宗皇慶二年、中書省奏曰、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立德行明經科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詔以皇慶三年八月天

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每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貫官司于諸色戶內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結罪保舉、以禮敦遣、貢諸路府、其或徇私濫舉、并應舉而不舉者、監察御史體察究治、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第二場策一道、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經義一道、第二場賦詔誥章表內科其一道、第三場策一道、延祐二年春三月、廷試進士、賜護都答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元統癸酉廷試進士、同同李齊等、增名額至百人、左右榜各三人、皆賜進士及第、餘賜出身有差、科舉取士、莫盛于斯、會試下第者、延祐創設之初、丞相帖木迭兒阿散等奏、下第舉人年七十以上者、與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與教授、元有出身者、于應得資品上、稍優加之、無出身者、與山長學正、後舉不爲例、至正十二年、詔省院臺不用南人、似有偏負、天下四海之內、莫非吾民、宜依世祖用人之法、南人有才學者、皆用之、自是南方進士始有爲御史爲憲司官爲尚書者矣、十九年、中書左丞成遵言、宋時嘗設寓試名額、以待四方遊士、今山東江南各省所屬州縣、避兵士民、會集京師、卻依前代故事、別設流寓鄉試之科、令避兵士民就試、許在京官員、與其鄉里親戚者、結罪保

舉、行移大都路、驗其人數、差試官考校、合格者選之、則國有得人之效、野無遺賢之歎矣、准如所議行之、福建鄉試、定取七人爲額、而江西流寓者、亦與試焉、行省通取十有五人、充貢于京師、陝西四川省、請河南避兵儒士、就陝州置貢院應試、詔從之、二十三年、中書省奏、江浙福建舉人、涉海道赴京會試者六人、其下第三人、宜以教授之職授之、非徒慰其跋涉險阻之勞、亦以激勸遠方忠義之士云、

太宗六年、以馮子常爲國子學總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世祖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有一人入學、以長者四人從許衡、童子七人從王恂、二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設

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生員，講授經旨，是正音訓，上嚴教導之術，下考肄習之業。復設助教，同掌學事，各齋正錄，申明規矩，督習課業。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伴讀，以次傳習之。講說則依所讀之序，次日抽籤，令諸生復說其功課。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藁，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錄附課簿，以憑考校。成宗大德八年，始定國子生，蒙古、色目、漢人三歲各貢一人。十年，國子學定蒙古、色目、漢人生員二百人，三年各貢二人。武宗至大四年，立國子學試貢法，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漢人從七品。試蒙古生之法宜從寬，色目生宜稍加密，漢人生則全科場之制。仁宗延祐

二年，集賢學士趙孟頫、禮部尚書元明善等議，更定國子學之法：一曰陞齋等第。六齋東西相向，下兩齋凡誦書講說小學屬對者隸焉；中兩齋講說四書課肄詩律者隸焉；上兩齋講說易、詩、書、春秋科，習明經義等程文者隸焉。每季考其所習經書課業，及不違規矩者，以次遞陞。二曰私試規矩。漢人驗上兩齋，蒙古、色目取中兩齋，本學舉實歷坐齋二周歲以上，未嘗犯過者，許令充試，限實歷坐齋三周歲以上，以充貢舉。漢人私試，孟月試經疑一道，仲月試經義一道，季月試策問、表章、詔誥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試明經一道，季月試策問一道。辭理俱優者為上等，準一分，理優辭平者為

殿停也

中等，其半分。每歲終通計，其年積分至八分以上者，陞充高等生員，以四十名為額，蒙古、色目各十名，漢人二十名。歲終試貢，員不必備，惟取實才。有積分同而闕少者，以坐齋月日先後為序，其未及等并雖及等無闕求補者，其年積分并不用，下年再行積算。每月初二日蚤旦圓揖後，本學博士、助教公座，面引應試生員，各給印紙，依式出題，考試不許懷挾代筆，各用印紙真楷書寫，本學正錄彌封謄錄，餘並依科舉式。助教、博士以次考定，次日監官覆考，於名簿內籍記各得分數，本學收掌，以俟歲終通考。三曰黜罰科條。應私試積分生員，其有不事課業及一切違戾規矩者，初犯罰一分，再犯罰

二分，三犯除名。應已補高等生員，其有違戾規矩者，初犯殿試一年，再犯除名。從學正錄糾舉，正錄知見而不糾舉者，從本監議罰之。應在學生員，歲終實歷坐齋不滿半歲者，並行除名。除月假外，其餘告假並不準算。學正錄歲終通行考校，應在學生員，除蒙古、色目別議外，其餘漢人生員三年不能通一經及不肯勤學者，勒令出學。其餘責罰，並依舊規。所貢生員無大比選士，與天下士同試于禮部焉。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令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願招師，或自受家學于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

爲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州縣及書院置之、凡路府州書院設直學、以掌錢穀、直學考滿試所業十篇、升爲學錄教諭、各省設提舉二員、正提舉從五品、副提舉從七品、提舉學校之事、凡生徒之肄業者、守令舉薦之、憲臺考覈之、或用爲教官、或取爲吏屬、往往人才輩出矣、

世祖中統間、徵許衡授懷孟路教官、又徵金進士李冶授翰林學士、劉因爲集賢學士、不至、又用平章咸寧王野仙薦、徵蕭𣂏不起、即授陝西儒學提舉、至元二十年、從召拜劉因右贊善大夫、辭不允、未幾以親老乞終養、俸給一無所受、徵遣使授命于家、辭疾不起、成宗大德六年、徵臨川布衣吳澂、擢應奉翰林文字、拜命即歸、九年、復遣使徵蕭𣂏、且曰、或不樂於仕、可試一來與朕語、而遣歸、至大三年、召吳澄拜國子司業、以病還、延祐三年、召拜集賢直學士、以疾不赴、至治三年、召拜翰林學士、武宗仁宗累徵蕭𣂏、授集賢學士、國子司業、未赴、改集賢侍讀學士、兼太子右諭德、𣂏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兼諭德、泰定四年、福州舉童子葉萬晰、問以四書大義、對曰、無過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時人以遠大期之、

百官

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淳簡、非有庶事之繁、惟以萬戶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草創之初、固未暇爲經久之規、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儀、造都邑、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州、曰府、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

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備、百年之間、子孫有所憑藉矣、大德以後、承平日久、爾文之習勝、而質樸之意微、僥倖之門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于上、吏肆于下、言事者屢疏論列、而朝廷訖莫之正、勢使然也、大抵元之建官、繁簡因乎時、得失係乎人、故取其簡牘所載而論次之、作百官志、

國初未有官制、首置斷事官、曰札魯忽赤、會決庶務、凡諸王駙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犯一切公事、及漢人輕重罪囚、與邊遠出征官吏、每歲從駕分司上都存留住冬諸事、悉掌之、至元三年、止理蒙古公事、中書省、元統三年、省官奏請自今

不置左丞相、詔伯顏爲長台司、至元五年、加右丞相伯顏爲大丞相、六年、復置左丞相、行中書省、與都省爲表裏、國初有征伐之役、分任軍民之事、皆稱行省、未有定制、中統至元間、始分立行中書省、因事設官、官不必備、皆以省官出令其事、其丞相、皆以宰執行某處省事繫銜、其後嫌於外重、改爲某處行中書省、凡錢糧兵甲屯種漕運軍國重事、無不領之、曰河南江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廣、曰陝西、曰四川、曰遼陽、曰甘肅、曰嶺北、曰雲南、曰征東、至元二十年、以征日本國、命高麗王置省、典軍興之務、師還而罷、至治元年復置、以高麗士夷領丞相、治瀋陽、至正十一年、置中書分省于濟寧、以松壽

爲參知政事、十二年、分省於彰德、又置淮南江南北行中書省於揚州、十六年、置福建行中書省於福州、十七年、以平章答蘭參政俺普、分省陵州、平章臧卜、分省冀寧、又置山東行省、十八年、福建行省右丞朶歹、分省建寧、參政訥都赤、分省泉州、二十三年、置廣西行中書省、又置膠東行省于萊陽、二十七年、以添設平章蠻子分省保定、九月、命太保左丞相也速、總領軍馬、分省山東沙藍答里、仍中書左丞相、分省大同、十月、又置分省於眞定、行樞密院、至正十五年、置樞密分院于衛輝彰德、添設同知僉院、添設副樞、又置淮南江北等處行樞密院於揚州、十六年、置分樞密院於沂州、又置江淛行樞密院於杭州、十八年、置山東行樞密分院於滁州、二十六年、置福建江西行樞密院、行御史臺、至正十六年、命太尉納麟爲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置行臺於紹興、二十五年、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奏、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衙門于紹興路、開設近因道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海北江西福建等處、凡有文書、風信不便、宜於福建置分臺、從之、宣慰司掌軍民之務、分道以總郡縣、行省有政令則布於下、郡縣有請則達於省、有邊陲軍旅之事、則兼都元帥府、諸府州縣各置達魯花赤一員、在府尹縣尹之上、元自順帝元統至元以來、官制頗有增損之異、至正兵興、門部多學、中書樞密俱有

分省分院、而行中書省行樞密院、增置之外、亦有分省分院、自省院以及郡縣、又各有添設之員、而各處總兵官、以便宜行事者、承置擬授、具姓名以軍功奏聞、則宣命敕牒、隨所索而給之、無有考覈其寔者、於是名爵日濫、紀綱日弛、疆宇日蹙、遂至于亡矣、

史緯卷三百十八

元史七

志

食貨

洪範八政食為首而貨次之蓋食貨者養生之源也民非食貨則無以為生國非食貨則無以為用是以古之善治其國者不能無取于民亦未嘗過取于民其大要在乎量入為出而已傳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先王理財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漢唐宋觀之當其立國之初亦頗有成法及數傳之後驕侈生焉往往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於是漢有告緡算舟車之令唐有借商稅間架之法宋有經總制二錢皆掊民以充國卒之民困而國亡可歎也已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而尤惓惓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成宗嘗謂丞相完澤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完澤曰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不足於用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為請帝納之世稱元人之治以至元大德為首以此自時厥後國用浸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月益至于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以其不能量入為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有以也夫故倣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具著於篇作食貨志

一曰經理自經界廢而後有經理魯之履畝漢之覈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強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非經理固無以去其害然經理之制苟有不善則其害又將有甚焉者矣仁宗延祐初平章章閭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尚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為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析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稅入無隱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以章閭往江浙尚書你咱馬丁往江西左丞陳士英往河南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或以熟為荒或以田為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為民田或指民田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十畝以下其田主及管幹佃戶皆杖七十七二十畝以下加一等一百畝以下流竄北邊所隱田沒官郡縣正

民有上命而斜附之私取據鍔中衆能行者鮮矣

銀六萬兩太少或院治所入耳

官不爲查勘致有脫漏者量事論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畧也然期限猝廹貧剝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爲奸以無爲有虛具于籍者往往有之于是人不聊生盜賊並起其弊反有甚于前仁宗知之乃下詔免自實田租二年汴梁路總管塔海復言其弊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爲始每畝止科其半凡減二十二萬餘石至泰定初盡革虛增之數民始獲安云二曰農桑農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初無所事焉世祖即位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俾民崇本抑末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以陳邃崔斌等八人爲

勸農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丞張文謙爲卿仍分布勸農官廵行郡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申司農司及戶部秩滿之日注於解由以爲殿最其法可謂至矣又頒農桑之制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别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凡種田者立牌橛于田側書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兇惡者亦然仍大書所犯于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使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

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爲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科差農桑之術以備旱暵爲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爲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

苜蓿以防饑年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并鵝鴨及種蒔蓮藕雞頭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凡荒閑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廵視境內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其用心周悉如此亦仁矣哉高唐州官以勸陞秩陝縣尹王仔以惰降職每歲申明其制二十八年以長吏勸課擾民罷其親行之制命止移文諭之二十九年命各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兼察農事故終世宗之世家給人足此其教本之明效也武宗至大二年淮西廉訪僉事苗好謙獻種蒔之法分農民爲三等上戶地一十畝中戶五畝下戶二畝或一畝皆築垣墻圍之以時收採桑椹依法種

后稷天下[illegible]

是先自上授之矣[illegible]使之人也

民戶近故輸鈔多

植其法出齊民要術等書無不備錄仁宗皇慶二年申秋耕
之令蓋秋耕之利掩陽氣于地中蝗蝻遺種皆爲日所曝死
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也延祐三年以好謙所至植桑皆有
成效於是風示諸道令各社出地共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
社又以社桑分給不便令民各畦地種之五年司農司言廉
訪司所具栽植之數書于冊者類多不實觀此則惰于勸課
者又不獨州縣爲然也三曰稅糧元之取民大約以唐爲法
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
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
始行之初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後以兵食不足增爲四石至

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
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
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
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
吏商賈驗丁虛配不實者杖七十徒二年仍命歲書其數于
冊由課稅所申省以聞違者各杖一百世祖申明舊制於是
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中統二
年遠倉之糧命止於沿河近倉輸納每石帶收腳錢中統鈔
三錢或民戶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齎中統鈔七錢五
年詔僧道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

[illegible]

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稅餘悉徵之至元三年詔窎戶種田
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於種田之所驗
地而取漫散之戶逃于河南等路者依見居民戶納稅八年
又定西夏中興路西寧州兀剌海三處之稅其數與前僧道
同十七年命戶部定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
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
戶第一年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
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倉
每粟一石折納輕齎鈔二兩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郡縣
各差正官一員部之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凡糧到

倉以時收受出給朱鈔權勢之徒結攬稅石者罪之仍令倍
輸其數倉官攢典斗腳人等飛鈔作弊者並置諸法輸納之
期分爲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違者初犯
笞四十再犯杖八十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
秋稅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依宋舊例
折輸綿絹雜物旋用耿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並入鈔以
折焉以七百萬錠爲率歲得羨鈔十四萬錠其輸米者止用
宋斗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二十八年命江淮寺觀田宋
舊有者免租續置者輸稅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稅
之制秋稅輸租夏稅輸木綿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

根以爲差根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輸
三貫者若江浙婺州等路江西龍興等路是已輸二貫者若
福建泉州等五路是已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紹興福建
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物之衆酌其中數而
取之其折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爲直獨湖廣則異於
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宋夏税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
戶一貫二錢視夏税增鈔五萬餘錠大德二年宣慰張國紀
請科夏税於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詔罷之三年又改門攤爲
夏税而併徵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爲重云
其在官之田許民佃種輸租江北兩淮等處荒閑之地第三

年始輸大德四年以地廣人稀更優一年凡官田夏税皆不
科泰定之初有所謂助役糧者其法命江南民戶有田一頃
之上者於所輸税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於冊里正掌
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凡寺觀田除宋舊額其餘亦驗
其多寡令出田助役民賴以不困云天下歲入糧數總計一
千二百一十萬四千七百八石四曰科差其名有二曰絲料
曰包銀各驗其戶之上下而科焉絲料之法太宗始行之每
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官五戶出絲一斤并
隨路絲線顏色輸於本位包銀之法憲宗始行之漢民科納
包銀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世祖中統元

凡絲之數皆同但有倶納係官及分納五戶之別耳

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有元管戶交參戶漏籍
戶協濟戶四等於四等戶之中有絲銀全科減半科止納絲
科止納鈔科四等又有攤絲戶儲也速䚟兒所管戶復業戶
并漸成丁戶元管戶內其絲銀分科又分係官及係官五戶
絲二種係官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係
官五戶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五戶絲六兩四錢包銀四
兩其減半科每戶輸係官絲八兩五戶絲三兩二錢包銀二
兩交參戶絲銀同漏籍戶內止納絲科每戶輸絲同止納鈔
戶初年科包銀一兩五錢次年遞增五錢增至四兩協濟戶
內絲銀全科每戶輸係官絲十兩二錢包銀四兩止納絲戶

每戶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攤絲戶每戶攤絲四斤儲也
速䚟兒所管戶每戶科絲與攤絲同復業戶并漸成丁戶初
年免科第二年減半第三年全科與舊戶等絲料包銀之外
又有俸鈔之科亦以戶之高下爲等全科戶輸一兩減半戶
輸五錢於是以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爲三限輸納被災之
地聽輸他物折焉其物各以時估爲則凡儒士及軍站僧道
等戶皆不與二年定科差之期絲料限八月包銀初限八月
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及平江南其制益廣諸差税皆司縣
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諸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貧富等
者先多丁後少丁云五曰海運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

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至於京師者、一歲三百餘萬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亦一代之良法也、初伯顏平江南時、嘗命張瑄朱清、以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於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功、至元十九年、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爲海運可行、於是請於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嶴、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苦之、而忙兀䚟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千戶、忙兀䚟爲萬戶府達魯花赤、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于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道也、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遂罷東平河運糧、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請、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眞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凡運糧每石給腳價中統鈔八兩五錢、延祐元年斟酌遠近、增其價給焉、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嶴而行、抵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

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費、其所得蓋多矣、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至於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爲三百萬以上、其關乎國計甚大、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脚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刼覆亡之患、自順帝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

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爲藩屛、而供賦不供、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邇爲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爲太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詔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旣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國珍載其粟而不以輸於京、國珍恐士誠掣其舟而乘虛以

襲已也、伯顏帖木兒白於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於嘉興之澉浦、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於舟、海灘淺澁、躬履艱苦、粟之載於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正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

誠託辭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六曰鈔法、鈔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其法以物爲母、鈔爲子、子母相權而行、卽周官質劑之意也、元初倣唐宋金之法、有行用鈔、其制無可攷、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銀一兩、易絲二十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年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二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其等有五、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每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未及行、五年、詔各路平準

庫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至低昂仍給鈔一萬二千錠以爲鈔本初鈔印用木爲板十三年鑄銅易之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當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僞造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爲最善至大二年武宗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定爲一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

鈔五倍于中統至大鈔又五倍于至元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詔罷銀鈔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之世蓋常行焉凡鈔之昏爛者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倒換除工墨三十文其貫佰分明微有破損者並令行用違者罪之所倒之鈔每季各路就令納課正官解赴省部焚毀隸行省者就焚之大德五年戶部定昏鈔爲二十五樣焚毀之所皆以廉訪司官行省官同監元之交鈔寶鈔雖皆以錢爲文而錢則弗鑄也武宗至大三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其錢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通寶錢一十文歷代銅錢與至大錢通用

九貫增至一百五十貫匪獨鹽貴亦由鈔

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明年仁宗下詔以鼓鑄弗給與銀鈔皆廢不用專用至元中統鈔至正十一年詔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踰十倍又值海內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載軸轤相接交料散滿人間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不能易斗粟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七曰歲課山林川澤之產若金銀珠玉銅鐵水銀朱砂碧甸鉛錫礬硝之類皆天地自然之利有國者之所必資也而或以病民者有之矣元興因土人

呈獻而定其歲入之課多者不盡收少者不強取稽其所得大抵以三分之一輸官非知理財之道者能若是乎八曰鹽法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者莫如鹽自漢桑弘羊始榷之後世未有遺其利者也元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六色取課於民歲定白銀萬錠太宗庚寅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中統二年減銀爲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爲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爲五十貫元貞丙申又增六十五貫至大己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爲一百五十貫凡僞鹽引者皆斬籍其家產付告人充賞犯私鹽者徒二年杖七十籍其財

皆作不分首罪也

產之半、有首告者於所犯之內、以其半賞之、行鹽各郡邑、犯界者減私鹽罪一等、以其鹽之半沒官、半賞告者、然歲辦之課難易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解池之顆鹽也、有煮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建等處之末鹽也、唯四川之鹽出于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煮之、視他處爲最難、今各因其所產之地言之、大都之鹽、太宗丙申年、初於白陵港三叉沽大直沽等處置司、設熬煎辦、每引有工本錢、世祖至元八年、以大都民戶多食私鹽、虧國課、因驗口給以食鹽、十九年、令于大都置局賣引鹽、商買引赴各場關鹽發賣、每歲竈戶工本、省臺遣官逐季分給之、大德元年、罷大都鹽運司、併入河

間、元統二年、御史言、竊觀京畿居民繁盛、日用之中、鹽不可闕、大德中、因商販把握行市、民食貴鹽、乃置局設官賣之、中統鈔一貫、買鹽四斤八兩、後雖倍其價、猶敷民用、及泰定間、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者失於鈐束、致有短少之弊、於是巨商趁利者、營屬當道、以局官侵盜爲由、輒奏罷之、復從民販賣、自是鈔一貫、僅買鹽一斤、無籍之徒、私相犯界煎賣、獨受其利、官課爲所侵礙、而民食貴鹽益甚、貧者多不得食、甚不副朝廷恤民之意、如朝廷仍舊設局官爲發賣、庶課不虧、而民受賜矣、戶部言、榷鹽之法、本以裕國而便民、始自大德中、罷大都運司、令河間運司兼辦、每歲除存鹽數散之米

鋪、從其發賣、後因官吏專利、遂于南北二城、設局凡十有五處、官爲賣之、當時立法嚴明、民甚便益、泰定二年、因局官綱船人等、多有侵盜之弊、復從民販賣、而罷所置之局、未及數載、有司屢言富商高擡價直之害、運司所言綱船作弊、蓋因立法不嚴、失於關防所致、且各處俱有官設鹽鋪、與商賈販賣、並無窒礙、況有京城之內、乃革罷官賣之局、宜准大都路所申、依舊制於南北二城、置局十有五處、每局日賣十引、設賣鹽官二員、以歲一周爲滿、每中統鈔一貫、買鹽二斤四兩、毋令雜以土、其中及權衡不得其平、凡買鹽過十貫者禁之、如滿歲交代、定分數者賞、界升用之、其合賣鹽數、令河間

轉運司、分爲四季起赴京廒、用官定法物、兩平稱收、分給各局、其所賣價鈔、逐旬起解、委本部官輪次提調之、仍委官巡視、如有豪強兼利之徒、頻買局鹽、增價轉賣於外者、從提調巡督官痛治之、仍令運司嚴督押運之人、設法防禁、毋致綱船人等作弊、其客商鹽貨、從便相參發賣、詔如所擬行之、至正三年、監察御史王思誠等言、京師自設官賣鹽、迄今十年、法久弊生、在船則有侵盜滲溺之患、入局則有和雜灰土之姦、名曰一貫二斤四兩、實不得一斤之上、其潔淨不雜而斤兩足者、惟上司提調數處耳、又常白鹽一千五百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四月起運官鹽二萬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七

一本實鹽
帙耳北漢
書食貨志
何普齊據

月起運而運司所遣之人擅作威福南抵臨清北自通州所至以索截河道舟楫往來無不被擾名爲和僱實乃强奪一歲之中千里之內凡富商巨賈之載米粟者達官貴人之載家室者一槩遮截得重賄而放行所拘留者皆貧弱無力之人耳其舟小而不固滲漏侵盜弊病多端既達京廒又不得依時交收淹延歲月困守無聊鬻妻子質舟楫者往往有之此客船所以狼顧不前使京師百物湧貴者實由於此竊計官鹽一萬引每引腳價中統鈔七貫總爲鈔三千錠而十五局官典俸給以一歲計之又五百七十六錠其就支貨坊之養短腳之價蒲草等物又在外焉當時置局設官但爲民食

貴鹽殊不料官賣之弊反不如商販之賤豈忍徒費國家而使百物翔貴也宜罷鹽局及來歲起運之時出榜文播告鹽商從便入京興販若常白鹽所用船五十艘亦宜於江南造小料船處如數造之既成之後付運司僱人運載庶舟楫通而商賈集則京師百物賤而鹽亦不貴矣從之河間之鹽每一袋重四百斤增至四百五十斤世祖中統初立轉運司七年定例歲煎鹽十萬引辦課銀一萬錠十二年增爲二十萬引十九年增爲二十九萬六百引二十五年增爲三十五萬引至大元年又增爲四十五萬引延祐元年以虧課停煎五萬引自是至天曆皆歲辦四十萬引山東之鹽每銀一兩得

余在陝西
所見如是
今不知如
何矣

鹽四十斤至元二年立山東轉運司辦課銀四千六百錠一十九兩六年增歲辦鹽爲七萬一千九百九十八引自是每歲增之十二年歲辦鹽一十四萬七千四百八十七引十八年又增爲一十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七引二十八年歲辦鹽二十七萬一千七百四十二引至大元年之後歲辦正餘鹽爲二十一萬引河東之鹽出解州鹽池池方一百二十里每歲五月場官伺池鹽生結令夫搬撈鹽花其法必值亢陽池鹽方就或遇陰雨則不能成矣每鹽四十斤得銀一兩憲宗時歲撈鹽一萬五千引辦課銀三千錠世祖中統五年以太原民戶自煎小鹽辦課爲二百五十錠至元四年立轉運司

十年令撈鹽戶每丁撈鹽一石給工價鈔五錢歲辦鹽六萬四千引計中統鈔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錠大德十一年增歲額爲八萬二千引至大元年增爲一十萬二千引延祐三年以池爲雨所壞止辦課鈔八萬二千餘錠於是晉寧陝西之民改食常仁紅鹽懷孟河南之民改食滄鹽六年實撈鹽一十八萬四千五百引天曆二年辦課鈔三十九萬五千三百九十五錠陝西之鹽至元二年監察御史帖木兒不花言陝西各州縣戶口額辦鹽課運司官不思轉運之方每年差人分道賫引遍散州縣甫及旬月杖限追鈔不問民之有無穉照諸處運司之例皆運官召商發賣惟陝西等處鹽司散於

民戶如陝西行省食鹽之戶該辦課二十萬三千六百一十四錠於內鞏昌延安等處認定課鈔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錠慶元環州鳳翔興元等處歲辦課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五錠其餘課鈔因關陝旱饑民多流亡至順三年鹽課十分准免四分于今三載尚有虧負蓋戶口凋殘十亡八九縱有復業者家產已空何來歲縱豐收而物價甚賤得鈔爲艱本司官皆勒有司徵辦無分高下一槩給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一引收價三錠富家無以應辦貧下安能措畫終歲之糧不酬一引之價緩則輸息而借貸急則典鬻妻子縱引目到手力皆不能裝運止從各處鹽商勒價收買舊價未償新引

又至民力有限官賦無窮又寧夏所產韋紅鹽池不辦課程除鞏昌等處循例認納乾課從便食用外其池鄰接環州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相販易不可禁約以此參詳河東鹽池除撈鹽戶口食鹽外辦課引數今後宜從運官設法募商興販韋紅鹽法運司每歲分輪官吏監視聽民采取立法抽分依例發賣每引收價鈔三錠自黃河以西從民食用通辦運司課鈔夾帶至黃河東南者同私鹽法罪之如此庶官民兩便而課亦不虧矣又據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胡通奉言陝西百姓許食解鹽近脫荒儉流移漸復正宜安輯而鹽吏不察民瘼止以恢辦爲名不論貧富散

中順技死

引收課或納錢入官動經歲月猶未得鹽蓋因地遠腳力艱澁今後若令大河以東之民分定課程買食解鹽其以西之民計口攤課任食韋紅之鹽則官不被擾民無蕩產之禍矣且解鹽結之於風韋紅之鹽產之於地東鹽味苦西鹽味甘又豈肯舍其美而就其惡乎使陝西百姓一槩均攤解鹽之課令食韋紅之鹽則鹽吏免巡禁之勞而民亦受惠矣戶部議選官前赴陝西與行省及河東運司官講究是否允稱當從所言限以黃河爲界令陝西之民從便食用韋紅二鹽解鹽依舊西行紅鹽不許東渡見納乾課辦鈔七萬錠運司不須散引如此則民不受害而課以無虧獨運司同知郝中順

言運司每歲辦課四十五萬錠陝西該辦二十萬錠今止認七萬錠餘十三萬錠從何處恢辦議不合而散本省檢照運司逐年申報文冊陝西止辦七萬二千六十餘錠中順遂稱疾不出訖無定論戶部復議以涇州白家河爲界聽民食用仍嚴行禁約毋致韋紅二鹽犯境侵課從之四川之鹽爲場凡一十有三爲井凡九十有五至元二年立鹽運司三十二年煎鹽一萬四百五十一引二十六年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引天曆二年辦鹽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引遼陽之鹽太宗始命北京路徵收課稅所以大鹽泊硬鹽立隨車隨引載鹽之法每鹽一石價銀七錢半帶納匠人米五升歲辦課白布

二千匹至元二十四年灤州四處鹽課舊納羊一千者亦令
如例輸鈔延祐二年歲辦課鈔每兩率加五焉兩淮之鹽至
元十三年命提舉馬里范張依宋舊例辦課每引重三百斤
其價爲中統鈔八兩十四年立兩淮都轉運使司每引改爲
四百斤十六年額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引十八年
增爲八十萬引天曆二年額辦正餘鹽九十五萬七十五引
至元六年運使王正奉言自世祖至元十四年創立運司當
時鹽課未有定額但從實恢辦自後累增至六十五萬七十
五引客人買引自行赴場支鹽場官逼勒竈戶加其斛面以
通鹽商壞亂鹽法大德四年改法立倉設綱船運撥袋支發

以革前弊本司行鹽之地江浙江西河南湖廣所轄路分上
江下流鹽法通行至大間煎添正額餘鹽三十萬引通九十
五萬七十五引客商運至揚州東關俱於城河內停泊聽候
通放不下三四十萬餘引積疊數多不能以時發放至顧四
年運使韓大中言歲賣額鹽客商買引關給勘合赴倉支鹽
僱船腳力每引遠倉該鈔十二三貫近倉不下七八貫運至
揚州東關俟候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以鹽主不能照管視
同已物恣爲侵盜弊病多端及事敗到官雖嚴加懲治莫能
禁止其所盜鹽不過折其舊船以償而已安能如數徵之是
以裏河客商虧陷資本外江興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價以

買不潔之鹽公私俱受其害竊照揚州東關城外沿河兩岸
多有官民空閑之地乞聽鹽商自行賃買基地起造倉房支
運鹽袋到橋貯置倉內俟依次通放臨期用舡載往眞州發
賣既防侵盜之患可爲悠久之利其於鹽法非小補也從之
兩浙之鹽至元十四年立運司歲辦九萬二千一百四十八
引每引分作二袋每袋依宋十八界會子折中統鈔九兩十
八年增至二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二引十九年每引於舊
價之上增鈔四貫二十一年置常平局以平民間鹽價二十
三年增歲辦爲四十五萬引延祐六年歲辦五十萬引至元
五年運司言本司自至元十五年始立額辦鹽十五萬九千

引自後累增至四十五萬引元統元年又增餘鹽三萬引每
歲總計四十有八萬每引初定官價中統鈔五貫自後增爲
九貫十貫以至三十五十六十一百今則爲三錠矣每年辦
正課中統鈔一百四十四萬錠較之初年引增十倍價增三
十倍課額愈重煎辦愈難兼以行鹽地界所拘戶口有限前
時聽從客商就場支給設立檢校所稱檢出場鹽袋又因支
查停積延祐七年改法立倉綱官押船到場運鹽赴倉收貯
客旅就倉支鹽始則爲便經今二十餘年綱場倉官任非其
人唯務掊克況兩浙風土不比兩淮跨涉四省課額雖大地
廣民多食之者衆可以辦集本司地界枕江枕海煎鹽亭竈

散漫瀕海行鹽之地裏河則與兩淮鄰接海洋則與遼東相
通番舶往來私鹽出沒侵礙官課雖有刑禁難盡防禦鹽法
敗壞亭民消廢其弊有五本司所轄場司三十四處各設令
丞管勾典史管領竈戶丁夫用工之時正當炎暑之月晝夜
不休纔值陰雨水手務從貧窮小戶餘無生理衣食所資全
藉工本稍存抵業之家十無一二有司不體其勞又復差充
他役各場元額竈戶一萬七十有餘後因水旱疫癘流移死
亡止存七千有餘即今未蒙僉補所據拋下額鹽唯勒見戶
包煎若不早為僉補便加存恤將來必至損見戶而虧大課
一也又如所設三十五綱監運綱司專掌召募船戶照依隨
場日煎月辦課額官給水腳錢就場支裝所煎鹽袋每引元
額四百斤又加折耗等鹽十斤裝為二袋綱官押運前赴所
撥之倉而交納焉客人到倉支鹽如自二月至於十月河凍
之時以運足為度其立法非不周密也今各綱運鹽船戶經
行歲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場裝鹽之時私屬鹽場官吏司秤
人等重其斤兩裝為硬袋出場之後沿途盜賣雜以灰土補
其所虧及到所赴之倉而倉官司秤人既受賄不加辨秤盤
又不如法加以日久消折袋法不均不若仍舊令客商就場
支給既免綱運俾給水腳之費又鹽法一新二也本司歲辦
額鹽四十八萬引行鹽之地兩浙江東凡一千九百六萬餘

口每口食鹽四錢一分八釐總而計之為四十四萬九千餘
引雖賣盡其數猶剩鹽三萬一千餘引每年督勒有司驗戶
口請買又值荒歉連年流亡者眾兼以瀕江並海私鹽公行
軍民官失於防禦所以各倉停積累歲未賣之鹽凡九十餘
萬引無從支散如蒙早降定制以憑遵守賞罰既明私鹽減
少戶口食鹽不致廢弛三也又每季拘收退引凡遇客人運
鹽到所賣之地先須住報水程及所止店肆繳納退引各處
提調之官不能用心檢覈縱令吏胥坊里正等需求分例錢
不滿所欲則多端留難客人或因發賣遲滯轉往他所水程
雖住引不拘納致容奸民藏匿在家影射私鹽所司亦不檢
勘拘校其情弊者賣過官鹽之後即將引目投之鄉胥有役
猾之徒不行納官通同鹽徒執以為憑興販私鹽如將有司
官吏明定罪名使退引盡實還官不致影射私鹽四也本司
自延祐七年改立杭州等七倉設置部轄掌收各綱船戶運
到鹽袋貯頓在倉聽候客人依次支鹽俱有定制比年以來
各倉官攢肆其貪欲出納之間兩收其利凡遇綱船到倉必
受船戶之賄縱其雜和灰土收納入倉或船戶運至好鹽無
錢致賄則生事留難以致停泊河岸侵欺盜賣其倉官與監
運人等為弊多端是以各倉積鹽九十餘萬引新舊相並充
溢廊廡不能支發走鹵消折雖係客人買過之物課鈔入官

實恐年復一年爲患益甚若仍舊令客商自備脚力就場支裝庶免停積五也五者之中各倉停積最爲急務驗一歲合賣之數止該四十四萬餘引儘賣工年尚不能盡又復煎運到倉積累轉多宜更張法制惠濟黎元大課無虧見在煎鹽三萬引請照詳爲至正二年中書右丞相脱脱奏兩淛食鹽害民爲甚合依世祖舊制除近鹽地十里之內令民認買革罷見設鹽倉綱運聽從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許於行鹽地方發賣革去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直隸運司如遇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批驗引目運司官常行體究將兩浙額鹽量減一十萬引俾鹽法流通復還元額

從之福建之鹽至元六年運司申本司歲辦額課十有三萬九引今查勘得海口等七場至元四年積下附餘增辦等鹽十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引既有積儲附餘鹽數據至元五年額鹽擬合照依天曆元年住煎正額五萬引不給工本將正項餘鹽五萬準作正額省官本鈔二萬錠免至亭民重困本年止辦額鹽八萬九引計鹽十有三萬九引有奇通行發賣辦納正課除畸餘鹽五萬餘引預支下年軍民食鹽實爲官民便益戶部如所擬行之至正元年詔福建依實食鹽病民爲甚行省監察御史廉訪司公同講究二年江淛行省左丞與行臺監察御史福建廉訪司官及運使講究得食鹽不便

其目有三一曰餘鹽三萬引難同正額擬合除免二曰鹽額太重比依廣海例止收價二錠三曰住罷食鹽並令客商通行福建鹽課始自至元十三年見在鹽六千五十五引每引鈔九貫二十年煎賣鹽五萬四千二百引每引鈔十四貫二十五年增爲一錠三十一年始立鹽運司增鹽額爲七萬引元貞二年每引增價十五貫大德十年增鹽額爲十萬引至大元年各場煎出餘鹽三萬引四年定額爲十三萬引增價鈔爲二錠延祐元年又增爲三錠運司又從權改法建延汀邵仍舊客商興販而福興漳泉四路榜配民食流害迄今三十餘年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民不加多鹽額增重八路

秋糧每歲止二十七萬八千九百餘石夏稅不過一萬二千五百餘錠而鹽課十三萬引該鈔三十九萬錠民力日敝每遇催徵貧者質妻鬻子以輸課至無可規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漳寇擾攘皆由於此運司耳聞目見蓋由職專恢辦恐無所施如罷餘鹽三萬引革去散賣食鹽之弊聽從客商入路通行發賣誠爲官民兩便戶部議將餘鹽三萬引減免散派食鹽住罷其減正額鹽價與廣海事例不同從之廣東之鹽至元二十三年併廣東鹽司及市舶提舉司爲廣東鹽課市舶提舉司每歲辦鹽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引大德四年增至正餘鹽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二引十年又增三萬引十

一年、三萬五千五百引、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一萬五千引、延祐二年、歲煎鹽五萬五百引、五年、又增至五萬五百五十二引、廣海之鹽、至元十三年、初立廣海鹽課提舉司、辦鹽二萬四千引、三十年、又立廣西石康鹽課提舉司、大德十年、增一萬一千引、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一萬五千引、延祐二年、正餘鹽通爲五萬一百六十五引、凡天下一歲總辦之數、唯天曆爲可攷、總鹽二百五十六萬四千餘引、鹽課鈔總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錠、凡日茶法、榷茶始於唐德宗、至宋遂爲國賦、額與鹽等矣、元之茶課、由約而博、大率因宋之舊而不爲制、世祖至元五年、用運使白賡言、榷成都茶於京兆鞏昌置局

發賣、私自採賣者、其罪與私鹽法同、十三年、既平宋、用左丞呂文煥言、榷江西茶、以宋會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長引每引計茶一百二十斤、收鈔五錢四分二釐八毫、短引計茶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八毫、是歲徵一千二百餘錠、十四年、取三分之半、增至二千三百餘錠、十五年、又增至六千六百餘錠、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淮荆湖福建之稅、遂除長引、專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草茶每引收鈔二兩二錢四分、十八年、增額至二萬四千錠、十九年、以江南茶課官爲置局、令客買引、通行買賣、歲終增二萬錠、二十一年、廉運使言各處

食茶課程、抑配於民、非便、於是革之、而以其所革之數、於正課每引增一兩五分、通爲三兩五錢、二十三年、又以李起南言、增爲五貫、是年、徵四萬錠、二十五年、改立江西等處都轉運司、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增引稅爲一十貫、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凡管茶提舉司一十六所、罷其課少者五所、併入附近提舉司、每茶商貨茶、必令賫引、無引者、與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初每由茶九斤、收鈔一兩、至是自三斤至三十斤、分爲十等、每引收鈔一錢、元貞元年、有獻利者、言舊法、江南茶商至江北者、又稅之、其在江南賣者、亦宜更稅如江北之制、於是復增江南課三千錠、而弗稅、是年、凡

徵八萬三百錠、至大二年、以龍興瑞州爲皇太后湯沐邑、其課入徽政院、四年、增額至十七萬一千一百三十一錠、皇慶二年、更定江南茶法、又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六十六錠、延祐五年、用江西茶副法忽魯丁言、立增引添課之法、每引增稅爲一十二兩五錢、通辦鈔二十五萬錠、七年、遂增至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一十一錠、天曆二年、始罷榷司、歸諸州縣、其歲征之數、與延祐同、至元二年、江西湖廣兩行省、以茶運司同知萬家閭言、添印茶由事、咨呈中書省云、本司歲辦額課內、茶引一百萬張、每引十二兩五錢、共爲鈔二十五萬錠、末茶自有官印筒袋關防、其零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

二百八萬五千一百八十九斤該鈔二三萬九千八十餘錠茶引一張照茶九十斤客商興販其小民買食及江南產茶去處零斤採賣皆須由帖爲照蒋首發賣茶由至於夏秋茶由盡絕民間闕用以此考之茶由數少課輕便於民用而不數茶引課重數多止於商旅興販年終尙有停閣未賣者每歲合印茶由以十分爲率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十八斤依引目內每斤收鈔一錢三分有奇計增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減去引目二萬九千七十六張庶幾引不停閣茶無私積戶部議茶引便於商販而山場小民全憑茶由如於茶由量出二分有奇積出零鈔官課無虧而便於民

合淮所擬行之至正二年李宏言國家既於江州設立榷茶都轉運司仍於各路出茶之地設立提舉司七處專任散據賣引每至十二月初運司差人勾集各處提舉司官吏關領次年據引仰月之間司官不能偕聚運司吏貼需求滿志方給付據引此時春月已過方欲點對給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處驗戶散據賣引每引十張除正納官課一百二十五兩外又取中統鈔二十五兩名爲搭頭事例錢以爲分司官吏饋儘之資提舉司雖以榷茶爲名其實不能專散據賣引之任不過爲運司官吏營辦資財而已提舉司既見分司官吏所爲若是亦復傚效遷延及茶戶得據還家已及五六月矣

中間又存畱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戶消乏爲名轉賣與新興之戶每據又多取中統鈔二十五兩上下分派各爲已私不如此等之錢自何而出其爲茶戶之苦有不可言至如得據在手碾磨方興吏卒踵門催併初限不知茶未發賣何從得錢間有充裕之家必須別行措辦其力薄者例被拘監無非典當家私以應官限及終限不能足備上司緊併重復勾追若是此皆由運司給引之遲分司苛取之過茶戶本圖求利反受其害日見消乏逃亡情實堪憫令若每歲正月運司盡將據引給付提舉司隨時派散無得停畱在庫多收分例妨誤造茶時月如有過期嚴敕廉訪司糾治庶茶司革貪黷之

風茶戶免損乏之害戶部擬如所言行之他如范殿帥茶西番大葉茶建寧胯茶無從知其始末故不著十曰酒醋課十有一曰商稅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額外課十有四曰歲賜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義倉十有七曰惠民藥局十有八曰市糴和糴自唐始所以備邊庭軍需也其弊至於害民者蓋有之矣元和糴之名有二曰市糴糧曰鹽折草率皆增其直而市於民於是邊庭軍不乏食京師馬不乏芻而民亦用以不困其爲法不亦善乎鹽折草之法成宗大德八年定其則例每年以河間鹽令有司於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輸草以給京師秣馬之用每鹽二斤

折草一束重一十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云。十有九曰賑恤。救荒之政莫大于賑恤。元賑恤之名有二。曰蠲免者。免其差稅。卽周官大司徒所謂薄征者也。曰賑貸者。給以米粟。卽周官大司徒所謂散利者也。然蠲免有以恩免者。有以災免者。賑貸有以鰥寡孤獨而賑者。有以水旱疫癘而賑者。有以京師人物繁湊而每歲賑糶者。若夫納粟補官之令。亦救荒之一策也。為制各不同。並見其仁厚之意云。京師賑糶之制。至元二十二年。於京城南城設鋪各三所。分遣官吏。發海運之糧。減其市直以賑糶焉。凡白米每石減鈔五兩。南粳米減鈔三兩。歲以為常。成宗益廣世祖之制。設肆三十所。每年糶四十餘萬石。至大元年。增兩城米肆。每年所糶至五十餘萬石。成宗大德五年。始行紅貼糧法。初賑糶糧多為豪強嗜利之徒用計巧取。弗周及貧民。於是令有司籍兩京貧之戶口之數。置半印號簿之貼。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貼以給。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其價視賑糶之直。三分常減其一。與賑糶並行。每年撥米二十餘萬石。閏月有加焉。其愛民之仁。於此亦可見矣。

元史八

志

兵

元之有國。肇基朔漠。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為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或以貧富為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戶而出一人。則以正軍戶。餘為貼軍戶。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或以丁論。二十丁。十丁。出一卒。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為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或取匠為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為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則更籍其實。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為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軍。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糺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畲軍。皆不出戍他方。蓋鄉兵也。

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答刺罕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得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知之今典籍可考者宿衛鎮戍馬政屯田諸常事而已始太祖太宗征討之際於贍路取發并攻破州縣招收鐵木金火等匠充砲手管領出征壬子年俱作砲手附籍除正軍當役外其餘戶與民一體當差至元四年以正戶出征煩難取元充砲手民戶津貼其間有能與不能者分揀之十二年萊州酒稅官王貞言國家討平姚宋弔伐爲事何容以斷利爲心彼小人貪圖貨利作乾討虜名目侵掠彼地所得人

口悉皆貨賣勝則無益朝廷敗則貽爲辱國其招討司所收乾討虜人可悉罷之第其高下籍爲正軍命各萬戶管領征進一則得其實用二則正王師弔伐之名從之十四年詔上都隆興西京北京四路編民捕獵等戶僉選丁壯軍二千人防守上都中書省議從各路答配二十五戶內取軍一名選善騎射者充官給行資中統鈔一定樞密院議諸軍官在軍務者除百姓總把權准軍役其元帥招討萬戶總管千戶俱各再當正軍一名初宋多招納北地蒙古人爲通事軍遇之甚厚每戰皆列於前行願効死力及宋亡無所歸朝議欲編入版籍未暇也人人疑懼皆不自安十六年昂吉兒請招集列之行伍以備征戍從之十月壽州等處招討使李鐵哥言使功不如使過諸召募有罪亡命之人充軍始南宋未平時蒙古諸色人等因得罪皆亡命往依焉今已平定尚逃匿林數若釋其罪而用之必能効力無不一當十者矣舊例丁力強者充軍弱者出錢故有正軍貼戶之籍行之既久而強者弱弱者強籍亦如故其同戶異居者私立年期以相更代故有老稚不免從軍而強壯家居者至二十二年革焉宿衛者天子之禁兵也元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以制輕重之勢亦一代之良法也方太祖時以博尒忽等爲四怯薛領怯薛歹分番宿衛及世祖時又設五衛以象

五方始有侍衛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其後增置改易於是禁兵之設殆不止於前矣夫屬橐鞬列宮禁宿衛之事也而其用非一端用之於大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車駕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護帑藏用之則曰看守軍或夜以之警非常則爲巡邏軍或歲漕以之運則爲鎮遏軍總之爲宿衛焉太祖功臣博尒忽博尒朮木華黎赤老溫四人命其世領怯薛之長怯薛猶言番直宿衛也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尒忽領之爲第一怯薛即也可怯薛博尒忽死無後太祖命別速部代之而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自領之也可者言天子自

領之也亥子丑日博尔术領之爲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
黎領之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温領之爲第四怯薛赤
老温無後其怯薛常以右丞相領之凡怯薛長之子孫或天
子所親信或宰相所薦舉或以次序所當爲即襲其職以掌環
衛雖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遂擢爲一品官而四怯薛之
長天子或又命大臣以總之然不常設也其他預怯薛之職
而居禁近者分司冠服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
卜祝之事悉世守之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歸
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不得預也
其名類不一　然皆天子左右服勞侍從執事之人分番更直

亦如四怯薛之制而領於怯薛之長若夫宿衛之士則謂之
怯薛歹亦以三日分番入衛其初名數甚簡後累增爲萬四
千人揆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無事則各執其事以備宿衛
禁庭有事則惟天子之所指使比之樞密各衛諸軍爲尤親
信者也然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斡耳朵其宿衛未嘗廢故
一朝有一朝之怯薛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以億萬計國
家之費每敝於此仁宗延祐六年知樞密院事塔失鐵木兒
言諸漢人不得點圍宿軍士圖籍雖御史亦不得預知軍數
此國制也比者領圍宿官言中書命司計李處恭巡視守倉
庫軍卒有曠役者則罪之以懲其後使無怠而已而李司計

擅取軍數籍士卒在法爲過宜中書與樞密遣人案驗以聞
制可元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鎮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
而觀之則太祖太宗相繼平西域中原攻取之際屯兵無定
向其制蓋不可考也世祖之時海宇混一命宗王將兵鎮邊
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
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
及新附等軍戍焉蓋世祖宏規遠略與二三大臣達兵機之要
審地理之宜足以貽謀於後世其後江南三行省嘗以遷調
戍兵爲言當時莫敢變其法者誠以祖宗成憲不易於更變
也卒之承平既久將驕卒惰軍政不修而天下之勢遂至於

不可爲夫豈其制之不善哉蓋法久必弊古今之勢然也泰
定四年河南行省言所轄之地東連淮海南限大江北抵黃
河西接關陝洞蠻草賊出沒爲害本省兵馬俱在瀕海沿江
安置遠者二千近者一千餘里乞以砲手弩軍兩翼移於汴
梁并各萬戶府摘軍五千名設萬戶府隨省鎮遏樞密院議
自至元十九年世祖命知地理省院官共議於瀕海沿江六
十三處安置軍馬時汴梁未嘗置軍揚州衝要重地置五翼
軍馬并砲手弩軍今親王脫歡鎮遏揚州提調四省軍馬此
軍不宜更動設若河南省果用軍則不答剌吉所管四萬戶
蒙古軍其三萬戶在黃河之南河南省之西一萬戶在河南

省之南脫別台所管五萬戶蒙古軍俱在黃河之北河南省東北阿剌鐵木兒安童兩侍衛蒙古軍在河南省之北共十一衛翼蒙古軍馬俱在河南省周圍屯駐又本省所轄一十九翼軍馬俱在河南省之南沿江置列果用兵卽馳奏於諸軍馬內調發從之

元起朔方俗善騎射因以弓馬之利取天下古未之有蓋其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亦一代之盛哉世祖中統四年設羣牧所立太僕寺隸中書省典掌御位下大斡耳朶馬其牧地東越耽羅北踰火里禿麻西至甘肅南暨雲南凡一十四處自上都大都以至玉你伯牙折連怯

呆兒周廻萬里無非牧地馬之羣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號大印子馬其印有兵古貶古潤卜川月思古斡欒等名牧人曰哈赤哈剌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馳驛閱視較其多寡有所產駒卽烙印取勘收除見在數目造蒙古回回漢字文冊以聞其總數蓋不可知也凡病死者三則令牧人償大牝馬一二則償二歲馬一一則償牝羊一其無馬者以羊駝牛折納太廟祀事暨諸寺影堂用乳酪則供牝馬駕仗及宮人出入則供尚乘馬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次其羸瘦不堪者還於羣自天子以及諸王百官各以脫羅氈置撒帳爲取乳室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也既至俾哈赤哈剌赤之在朝爲卿士大夫者親秣飼之日釀黑馬乳以奉玉食謂之細乳每醞都牝馬四十每牝馬一官給芻一束菽八升駒一給芻一束菽五升菽貴則其半以小稻充之自諸王百官而下亦有馬乳之供醞都如前之數而馬減四之一謂之粗乳芻粟要旬取給於度支寺官亦以旬詣閑廄閱肥瘠又自世祖而下山陵各有醞都取馬乳以供祀事號金陵擠馬越五年盡以予守山陵使者

古者寓兵於農漢魏而下始置屯田爲守邊之計有國者善用其法亦養兵息民之要道也國初用兵征討遇堅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內既一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爲慮甚詳密矣大抵芍陂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蓋不減於舊和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肇爲之亦未嘗遺其利焉至於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而以爲蠻夷腹心之地則又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矣

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捕獵有戶使之

致鮮食以薦宗廟供大庖而齒革毛羽又足以備用此殆不可闕焉者也然地有禁取有時違者罪之冬春之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爲游豫之度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而打捕鷹房人戶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孛蘭奚還俗僧道與凡曠役無賴者及招收亡宋舊役等戶爲之其差發除納地稅出軍宣課外並免其雜泛差役焉

驛傳之制有府寺有符節有次舍有供頓驛傳之在漢地者其部領之在北地者隸以通政院郡邑之都會道路之要衝則役脫脫禾孫之官以撿使客防姦非驛各有主者以典其事使者銜箬命以出或急據不能待有司文移則典瑞院徑

自御前出金字圓符付之郎佩以行次有銀字者以常事遣則省部給御寶聖旨水行者給船劄驛中有堂有宇有庖湢兩驛相距道修則道半別置官舍以憩號遞驛使者宿驛中則給米泊酒各一升麪泊肉各一斤日全食不宿而過者給半飲冬之炭夏之冰而之具備焉傔從與米位不給馬少者或給驢闕騎或代以牛水行舟山行轎倦者給臥轎綱運以車馬自險則丁夫負荷遼海冬月以犬曳小輿載使者行冰上其馬舟車之數視官崇卑事大小爲多寡民之役驛中者復其地四頃不輸租出馬供使客馬死買補之有正馬副馬或久而貧不能爲役則取可者代之使者枉道行杖館人擇肥馬資索重不勝載非警急而疾馳馬致斃者皆有罪此又其事之大槩也進奏之邸在京師者曰會同館而綱運則隸陸運提舉司云

刑法

自古有天下者雖聖帝明王不能去刑法以爲治是故道之以德義而民弗從則必律之以法法復違焉則刑辟之施誠有不得已者是以先王制刑非以立威乃所以輔治也故書曰上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後世專務黷刑任法以爲治者無乃昧於本末輕重之義乎歷代得失考諸史可見已元興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

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簡除繁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至英宗時復命宰執儒臣取前書而加損益焉號曰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爲條九十有四條格爲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斷例爲條七百廿有七大槩纂集世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爲加減盟徒盜賊既決而又鐐之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江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

遲處死之法焉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大德間王約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君臣唯知輕典之爲尚百年之間天下又寧亦豈偶然而致哉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譎行私而兇頑不法之徒又數以赦宥獲免至於西僧歲作佛

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啞而飲恨識者病之然則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作刑法志

刑法志全引一部元律刪之止存一序漢書諸志自出機軸打成一片元史拙寫成書零星破碎徒世文字日趨於易故日趨於下也

史緯卷三百二十

元史九

表

諸王

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頒分地之入所以盡夫展親之義者亦備且渥矣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爲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賜印之等猶前日也曰金印獸紐金印螭紐金印駝紐金鍍銀印駝紐金鍍銀印龜紐銀印龜紐凡六等

公主

昔者史臣有言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氏猶外而弗詳然元室之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君則莫得尚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其藩翰屏垣之寄蓋亦重矣且秦漢以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亦槩稱焉是又不可不知也作諸公主表

元史十

列傳

四追帝

睿宗拖雷太祖第四子也方太祖崩時太宗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任之太宗還京師即位明年伐金命拖雷帥師以從破天城堡拔蒲城縣遂渡河攻鳳翔明年破洛陽河中諸城太宗大會諸侯王曰金我敵也諸君寧有計乎拖雷進曰臣有愚計非衆可聞太宗屏左右亟問之其言秘人莫知也降人李昌國言金主遷汴所恃者黃河潼關之險耳若出寶雞入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金人聞之寧不謂我師從天而下乎拖雷言於太宗太宗大喜遂大發兵太宗以中軍自碗子城南下渡河由洛陽進斡陳那顏以左軍由濟南進拖雷總右軍自鳳翔過寶雞入小潼關涉宋人之境沿漢水而下期以明年春會於汴遣搠不罕請宋假道且約合兵宋殺之拖雷大怒曰彼遣苟夢玉來通好遽自食言乎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進襲四州陷閬州過南部而還遂由金州取房州前鋒三千人破金兵十餘萬於武當山遂均州乘騎浮渡漢水遣夔曲涅馳白太宗請合兵拖雷既渡漢金大將合達屯兵二十餘萬於鄧州之西據隘待之拖雷兵不滿四萬乃悉留輜重輕騎以進及金人戰於禹山佯北以誘之金人不動拖雷舉火夜行合達退保鄧州攻之三日不下遂北行命札剌以三千騎為殿明日大霧迷道為金人所襲殺傷相當合達知拖雷已退率步騎十五萬躡其後拖雷按兵遣其將忽都忽誘之日且暮令軍中曰毋令彼得休息宜夜鼓譟以擾之太宗亦渡河遣親王口溫不花將萬騎來會天大雨雪金兵僵凍無人色拖雷欲擊之諸將請俟太宗至拖雷曰機不可失彼脫入城未易圖也吾乃以敵遺君父乎遂奮擊於三峯山大破之追奔數十里資仗委積金之精銳盡於此矣餘衆走睢州伏起又敗之合達走鈞州僅遺數百騎蒲阿走汴至望京橋禽之太宗至按行戰地謂拖雷曰微汝不能致此捷也攻鈞州拔之獲合達攻許州又拔之遂定河南諸郡入真定過中都出北口住夏於官山五月太宗疾甚拖雷禱於天地請以身代太宗疾愈拖雷從之北還遇疾而薨壽四十有□子十二人長憲宗四則世祖也憲宗立追謚英武皇帝

裕宗真金世祖嫡子也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至元七年巡撫稱海還京問諸王札剌忽等曰吾屬遵有茲服宜各言所守撒里蠻曰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己伯顏曰皇上有訓欺罔盜竊人之至惡一

二計

屯兵二十餘萬退保鄧州何也

爲欺罔則後雖出善言人終勿信一爲蠱惑則事雖未覺心常惴惴若捕者將至札剌忽曰我祖有訓長者稍淺者底言長必極其秘淺必究其底不可輕也王曰皇上有訓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僨敗吾所守也十年立爲皇太子詔立宮師府設官屬以侍衛親軍萬人益隸東宮太子命王與端董士亨教以兵法時閱試焉所服絳袷爲酒所漬命重加染治侍臣請更製之太子曰吾欲製百端非難也顧是物未敝豈宜棄之東宮香殿成工請鑿石爲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汝亦欲吾效之耶贊善王恂卒太子嗟悼謂左右曰王贊善當言必言未嘗顧惜隨事規正良多俾補

今鮮有其匹也中書啓以宮僚何瑋參議省事徐琰爲左司郎中瑋琰入見太子曰汝等學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盡平生所學力行之讀史見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絳紗袍爲朱明服大喜曰使吾行之亦當若此又見齊邢峙止太子食邪蒿謂宮臣曰菜名邪蒿未必果邪雖食之豈遽使人不正耶張九思曰古人設戒義固當爾詔割江西龍興路爲太子分地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餘鈔四十七萬緡獻太子怒曰朝廷令汝等安治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安能自奉乎盡却之二十年辟保定劉因至拜右贊善大夫嘗言金章宗時有司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謂養出一范文正所償顧豈少哉其言甚善諭德李謙夾谷之奇進言曰殿下睿性夙成方遵聖訓參決庶務如視膳問安之禮固無待於贊諭至於軍民之利病政令之得失事關朝廷責在臺院有非宮臣所宜言者獨有澄原固本保守成業殿下所當留心臣等不容緘口者也敬陳十事其論正心云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之心正則天心有所屬人心有所繫矣唐太宗嘗言人主一心人臣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之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下至尊之儲貳人求自售者亦不爲少須常喚醒此心不爲物欲所撓固本澄原莫切於此論睦親云夫宗親爲王室之藩屏人主之所自衛

者也大分既定尊卑懸殊必恩意俯逮然後得盡其歡心宗親之歡心得則遠近之歡心得矣右丞盧世榮以言利進太子淡非之嘗曰財非天降安得歲取贏乎恐生民膏血於此竭也豈惟害民其實國困世榮果得罪天性高雅中外歸心時世祖春秋高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請禪位於太子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奏而小人乘間言臺臣隱匿世祖怒甚太子愈懼未幾薨年四十三成宗即位追謚文惠皇帝

顯宗甘麻剌裕宗長子也少育於世祖皇后日侍世祖未嘗離左右至元中鎮北邊二十七年封梁王二十九年改封晉王守太祖肇基之地世祖崩晉王奔赴上都諸王大臣咸在

顯宗以天下讓故其子懿即帝位

晉王曰昔皇祖命我鎮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厭服
朕母弟鐵木耳仁孝宜嗣大統於是成宗即帝位而晉王復
歸藩邸薨年四十五藩邸屬官審伯年老請以其子代之王
曰惟天子所命其自守如此朝廷尊重之英宗遇弒子嗣王
也孫帖木兒即位追尊曰光聖皇帝文宗即位毀其廟室
順宗答剌麻八剌裕宗第二子也至元二十二年裕宗薨答
剌麻八剌以皇孫鍾愛兩宮優其出閤之禮二十八年始詔
出鎮懷州未至以疾召還明年薨生武宗仁宗武宗即位追
謚曰昭聖皇帝

后妃

世祖皇后弘吉剌氏忠武王按陳之女也生裕宗中統初立
為皇后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既允方以圖進
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
帝聽汝何為不諫向初到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軍蘸分業
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遂寢其事后嘗於太府監支繒帛表
裏各一帝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何得支后自是率宮人
親執女工拘諸舊弓弦練之緝為紬以為衣其韌密比綾綺
宣徽院羊臑皮置不用后合縫之為地毯其勤儉無棄物類
如此十三年平宋幼主朝於上都大宴衆歡甚唯后不樂帝
曰今平江南自此不用甲兵汝獨不樂何耶后跪曰妾聞自
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
聚置殿庭上召后視之后徧視即去帝遣宦者問后何所欲
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
取此耶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為奏令回江南帝不
允至三奏帝曰汝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必
害其家非所以愛之也苟愛之時加存恤使之便安可也后
益厚待之胡帽舊無前簷帝射日色炫目后益前簷帝大喜
遂命為式又製一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於前無領袖綴以
兩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馬時皆倣之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
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十四年崩成宗即位追謚順聖
皇后

裕宗后弘吉剌氏生順宗成宗初世祖田獵道渴至一帳房
見一女子緝駝茸世祖從覓馬湩女子曰馬湩有之但我父
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我
獨居此汝自來自去於理不宜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
歸出馬湩飲世祖世祖既去歎息曰得此等女子為人家婦
豈不美耶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未有所定有一老臣嘗聞
向者之言知其未嫁言於世祖世祖大喜納為太子妃后性
孝謹世祖每稱為賢德媳婦侍順聖皇后不離左右至溷廁
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軟以進裕宗有病世祖往視見牀上

設織金臥褥慍曰我嘗以汝爲賢何乃若此耶后跪曰常時
不敢用今爲太子病恐有濕氣故用之成宗卽位尊爲皇太
后徽政院官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請於太后太后曰我寡居婦
人衣食自有餘況率土皆國家之有我曷敢私之命黜院官
之受獻者大德四年崩謚曰裕聖
成宗皇后伯岳吾氏駙馬脫里思之女元貞初立爲皇后成
宗多疾后居中用事任相臣哈剌哈孫大德之政人稱平允
京師創建萬寧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醜怪后以手帕蒙其
面以過傳旨毀之后嘗與成宗謀貶順宗妃與其子仁宗往
懷州十一年成宗崩時武宗在北邊后恐其報怨命取安西

王阿難答失里來京師謀立之仁宗自懷州入淸宮禁誅安
西王幷構后以私通事出居東安州
順宗后弘吉剌氏按陳從孫女順宗納爲妃生武宗及仁宗
成宗不豫皇后伯牙吾氏秉政遣后及仁宗出居懷州成宗
崩時武宗總兵北邊左丞相答剌罕哈剌哈孫陰遣使報仁
宗與后齊還京師后與仁宗入內哭復出居舊邸朝夕入奠
遣使迎武宗武宗卽位尊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宮
協和仁宗卽位加上尊號英宗卽位上尊號太皇太后初太
后見明宗有英氣而英宗柔懦有意於明宗諸羣小以明宗
立必不利於己遂擁立英宗旣卽位太后來賀英宗毅然見

與穆宗同
名可乎

於色后退曰我不擬養如此兒孫遂飲恨成疾至治三年崩
后自正位東朝淫恣益甚內則亦烈失八用事外則幸臣失
烈門紐隣宰相迭木帖兒相率爲奸以至箠辱平章張珪等
濁亂朝政無所不至及英宗立羣倖皆伏誅
順帝皇后弘吉剌氏孛羅帖木兒之女也至元三年立爲皇
后生皇子眞金二歲而夭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
第二皇后奇氏有寵居西宮帝希幸東內后無幾微怨望意
從帝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俟夜非
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者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帝嘗問
后中政院所支錢糧汝還記之否后曰妾當用則支關防出

入各有司存妾豈能盡記耶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踰戶
閾崩年四十二奇氏見其所遺衣服大笑曰正宮皇后何至
服此等衣耶
皇后奇氏高麗人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家微初爲宮女
主供茗飮性穎黠順帝寵幸之皇后欽察氏（一作伯牙吾氏）驕妬數箠辱之
欽察後以罪賜死帝欲立之丞相伯顏爭不可伯顏罷相沙剌班
請立爲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無事則取女孝經史書訪問歷
代皇后之有賢行者爲法四方貢獻或有珍味輒先遣使薦
太廟然後敢食至正十八年京城大饑后命官爲粥食之出
銀於京都十一門置冢葬遺骼十餘萬命僧建水陸大會度

豈皆后所為

之帝頗怠於政治后與皇太子遂謀內禪遣朴不花諭意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復召至宮舉酒賜之自申前說太平依違而已帝知之怒兩月不見朴不花被黜后諷御史大夫佛家奴為之辨明佛家奴謀再劾朴不花后又嗾御史劾佛家奴貶居潮河奇氏族在高麗怙勢驕橫高麗王盡殺之后謂皇太子曰汝何不為我復仇耶二十三年立高麗王族人留京師者為王以奇氏之子三寶奴為元子遣同知樞密院事崔帖木兒為丞相用兵一萬并招倭兵往納之過鴨綠水伏兵起大敗餘十七騎而還后大慚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闕皇太子出奔冀寧孛羅帖木兒嗾監察御史武起宗言后侵撓國政宜遷后於外帝不答二十五年遂矯制幽於總管府四月孛羅帖木兒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遣內侍完者禿持往冀寧召太子仍回幽所后數納美女於孛羅帖木兒始還宮孛羅帖木兒死召皇太子還京師后令廓擴帖木兒以兵擁皇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位廓擴帖木兒至京城三十里外即遣軍還營皇后弘吉剌氏崩中書省臣言后宜正位中宮帝不答久之乃授冊寶二十八年從帝北奔

牙忽都

牙忽都睿宗曾孫也以功賜鎮遠王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與明理帖木兒窺望神器牙忽都曰世祖皇帝之嫡孫從帝器所當屬安西藩王也入繼非制武宗即位進封楚王至大二年叛王察八兒來歸宗親皆會牙忽都進曰太祖皇帝制平四方惟南土未定列聖嗣位未遑統一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頃謂宗室諸王帝克同堂而燕今陛下洪福齊天叛都等之裔首先附順叛王察八兒眾族來歸人民境土悉為一家地大物衆本不可恃昔太祖有訓世祖誦之臣與有聞治亂國者宜以法齊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令諸有以整飭之則人知所勸懲帝嘉納之牙忽都卒子脫列帖木兒嗣延祐中明宗西出脫列帖木兒坐累徙西番沒入其家明宗即位制曰脫列帖木兒何罪其轉徙籍沒豈不以我故耶可復故號人民貨幣悉歸之卒子燕帖木兒嗣

特薛禪

特薛禪姓弘吉剌氏世居朔漠本名特因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薛禪故族稱曰特薛禪女為太祖皇后子按陳從太祖征伐凡三十二戰平西夏除潼關道取回紇尋斯干城有功賜號國舅封河西王統其國族詔弘吉剌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每歲四時孟月聽讀詔旨賜所俘獲軍民五千二百授萬戶以領之按陳卒追封濟寧王謚忠武子斡陳尚睿宗女卒弟納陳襲萬戶阿里不哥叛納陳與其黨八兒哈斬首萬級卒子斡羅陳襲尚完澤公主大公主薨繼尚囊加

真公主薨、無子、弟帖木兒襲、乃顏叛、從帝親征、以功封濟寧郡王、諸王哈丹禿魯干叛、與王速帖木兒率兵討之、盡殲其衆、卒、二子、長曰琱阿不剌、次曰桑哥不剌、皆幼、以其弟蠻子台襲、亦尚囊加真公主、成宗即位、封蠻子台爲濟寧王、命率本部兵討叛王海都篤哇、方約戰、行伍未定、單騎突入陣中、往復數四、敵兵亂、一戰大捷、時武宗統大軍鎮朔方、命蠻子台總領蒙古軍民官、輔武宗以遏北方、囊加真公主薨、繼尚裕宗女喃哥不剌公主、蠻子台卒、琱阿不剌襲、尚祥哥剌吉公主、封魯王、卒、子阿里嘉室利琱阿不剌襲封魯王、尚朶兒只班公主、卒、桑哥不剌自幼養於斡可珍公主所、後襲統其本部民四百戶、尚普納公主、封魯王、卒、此皆以駙馬襲封王爵者也、唆兒火都、亦按陳之子、以從征功、太祖加左丞相、爲千戶、其子阿哈駙馬、襲父官、按陳之弟冊、其後都羅兒封懿國公、脫憐、按陳裔孫也、世祖授千戶、孫買住罕尚拜答沙公主、卒、弟孛羅帖木兒嗣、封毓德王、卒、買住罕孫阿失襲、丑漢按陳次子必哥之裔孫、尚台忽魯都公主、封安遠王、按陳之孫納合尚唆兒哈罕公主、火忽之孫不只花尚斡可真公主、特薛禪諸孫脫羅禾尚不魯罕公主、繼尚淵淵倫公主、此皆尚公主爲駙馬者也、凡其女之爲后者、自太祖皇后以降、憲宗皇后及后妹、皆按陳從孫忙哥陳之女、世祖皇后、按陳之

女、其妃、按陳孫脫憐之女、繼守正宮者、納陳孫仙童之女、成宗之后、斡羅陳之女、順宗皇后、按陳孫渾都帖木兒之女、武宗皇后、脫憐子迸不剌之女、其妃、按陳從孫哈兒只之女、泰定皇后、按陳孫斡留察兒之女、其二妃、皆脫憐孫買住罕之女、文宗皇后、琱阿不剌之女、此則弘吉剌氏之爲后妃者也、初、弘吉剌氏族居於也里古納河之地、太祖詔分賜按陳等農土、農土、經界也、至元七年、斡羅陳及其妃囊加真公主請曰、本藩所受農土、在上都東北三百里答兒海子、實駐夏之地、請建城邑以居、帝從之、名其地爲應昌路、元貞元年、濟寧王蠻子台與公主請於帝、以應昌路東七百里駐冬之地、創建城邑、從之、名其城爲全寧路、弘吉剌分邑、任其陪臣爲達魯花赤有濟寧路、及濟兗單三州、鉅野、鄆城、金鄉、虞城、碭山、豐縣、肥城、任城、魚臺、沛縣、單父、嘉祥、滋陽、寧陽、曲阜、泗水一十六縣、此丙申歲之所賜也、汀州路長汀、寧化、清流、武平、上杭、連城六縣、此至元十三年之所賜也、永州路、灤州、盧龍、遷安、撫寧、昌黎、石城、樂亭六縣、此至大元年之所賜也、若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頃、則至大二年之所賜也、其應昌全寧等路、自達魯花赤總管以下諸官屬、皆得專任其陪臣、王人不與焉、此外復有王傅府、自王傅六人而下、其羣屬有錢糧、人匠、鷹房、軍民、軍站、營田、稻田、烟粉、千戶、總管、提舉等官、以署計者

四十餘以其計者七百餘云

阿剌兀思剔吉忽里

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人世爲部長金人塹山爲界以限南北剔吉忽里以一軍守其衝要時乃蠻太陽可汗遣使來約欲同據朔方部衆請從之剔吉忽里不可執其使奉酒六尊來告太祖時朔方未有酒太祖飲三爵曰是物少則發性多則亂性酬以馬五百羊一千約同攻太陽可汗既平乃蠻歸鎮本部剔吉忽里及其子不顏昔班爲部衆所殺其妻阿里黑攜幼子孛要合與侄鎮國夜遁至界垣縋城以登避難雲中太祖既定雲中購得之追封剔吉忽里爲高唐王以

其子孛要合尚幼封其侄鎮國爲北平王鎮國卒孛要合封北平王尚齊國大長公主公主明睿有智略車駕征伐四出嘗使留守軍國大政諮稟而後行師出無內顧之憂公主之力居多孛要合未有子公主進姬妾以廣嗣續生三子公主視之如已出孫闊里吉思好儒術築萬卷堂與諸儒討論經史尚齊國長公主成宗大德二年秋議防邊諸將帥曰敵往歲不冬出可且休兵於境闊里吉思曰今秋候騎來者甚少所謂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備不可緩也衆不以爲然闊里吉思獨嚴兵以待之敵果大至三戰三克乘勝逐北深入險地後騎不繼馬躓被執不屈死焉追封趙王子术安幼詔以弟

木忽難襲高唐王木忽難痛其兄死節教養术安過於己子命家臣謹厚者掌其兄之珍服秘玩待术安成立悉以付之至大二年加封趙王木忽難以讓术安术安襲趙王尚阿剌的納八剌公主一日召王傅脫歡司馬阿昔思曰先王旅殯卜羅荒遠之地神靈將何所依吾痛欲無生若請於上得歸葬先塋瞑目無憾矣樞密院以聞帝嗟悼久之曰术安孝子也詔府屬也先等乘驛以往賜鈔五百貫差兵五百人護行至殯所奠告啓視尸體如生遂得歸葬

木華黎

木華黎札剌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溫窟哇以戚里在太

祖麾下從征乃蠻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擿水際橐駝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至及而太祖馬斃五騎相顧駭愕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有子五人木華黎其第三子也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曰此非常兒也及長沉毅多智略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爾术博爾忽赤老溫俱以忠勇稱號掇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太祖嘗失利會大雪夜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术張裘氈立雪中障蔽太祖達旦不移足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曰此中或遇盜當奈何對曰請以身當之既而盜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汝爲誰曰木華

黎也遂引去太祖即位命木華黎博爾朮爲左右萬戶從容謂之曰我與汝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也金之降者言其主璟殺我宗親龍滴日恣帝曰朕出師有名矣從伐金克德興攻雲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衆我寡弗致死力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陣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澮河僵尸百里攻居庸關壁堅不得入遣別將閣別趨紫荊口金左監軍高琪不戰而潰遂拔涿易因攻下益都濱棣諸城史天倪蕭勃迭率衆降從圍燕金主請和太祖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州盧琮以城降定東京進攻北京金將銀青率衆二十

萬拒花道逆戰敗之斬首八萬餘級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來降進軍逼之其下殺銀青擧城降木華黎怒其緩欲坑之裨將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鎭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從之興中府降兵馬都提控張鯨聚兵十餘萬稱臨海王至是來降詔鯨南征未附州郡木華黎察鯨有反意請以蕭也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謀遁去也先執送行在誅之鯨弟致據錦州叛陷興中府木華黎遣吾也而攻溜石山謂之曰今若急攻賊必來援我斷其歸路致可擒也遣蒙古不花屯永德縣候之致果遣鯨子東平將騎兵援溜石不花馳報木華黎夜半引兵疾馳遇於神水縣東夾擊之分麾下兵下

馬步駿遣善射者數千令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麾騎兵齊進大敗之斬東平及士卒萬二千八百餘級進圍錦州致遣張太平出戰又斬之斬首三千餘級溺死者不可勝數致憤怒殺敗將二十餘人高益懼縛致出降伏誅拔蘇復海三州州平宣撫蒲鮮率衆十餘萬遁入海島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黃金印誓券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絶諭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斿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建行省於雲燕以圖中原進攻遂城及蠡州諸城拔之破大名府遂定益都淄登萊濰密等州明年自西京入河東攻太原忻

代澤潞汾霍等州降之遂徇平陽金守臣棄城走後明年復出燕徇趙武仙舉眞定降史天倪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兵抄掠非王者弔民之意也木華黎曰善下令禁剽掠所獲老稚悉遣還吏民大悅金邢州節度使武貴降進攻沃平衆破之遣蒙古不花分兵略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嚴實籍所隸相魏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華木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進會大軍薄黃陵岡金兵陣南岸示以死戰木華黎曰當以短兵取勝下馬爲戰令引滿齊發大敗之溺死者衆拔楚丘下單州圍東平以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戒之曰東平

其遁必棄城走汝伺其去即入城安輯之勿苦其民也晉校
脅忽禿以軍三千守之四月東平糧盡金行省忙古奔汴校
爵忽禿邀擊之斬七千餘級忙古引數百騎遁去賁入城撫
其民五月遣軍野狐嶺京東安撫使張琳降以琳行山東東
路益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八月從駐靑家監國公
主遣使來勞大宴將士復由雲中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進
取綏德距延安三十里止會金行省完顏合達出兵三萬陣
於城東蒙古不花以騎三千覘之馳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
敵心明日合戰當佯敗可以伏兵取勝也從之夜半大軍伏
於城東十五里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進軍望見金兵即棄

鼓旗走金兵追之伏發鼓聲震天地萬矢齊下金兵大敗斬
七千級獲馬八百合達走延安圍之不下乃南徇洛州克鄜
州遂降坊州由丹州渡河以石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
西行臺平陽李守忠太原攸哈剌拔都並受節制遂渡河拔
同州下蒲城趨長安合達擁兵二十萬固守不下乃分麾下
兀胡乃太不花兵六千屯守之進拔赤將兵三千斷潼關遂
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勞力取遼西
遼東山東河北今攻鳳翔不下豈吾命將盡耶乃駐兵渭水
南遣蒙古不花南徇鳳翔而還時中條山賊侯七等聚衆十
餘萬伺大兵既西謀襲河中石天應遣吳權府夜引兵五百

伏兩谷間戒之曰候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前汝攻其後可
克也吳權府醉酒失期天應戰死城陷賊燒燬廬舍殺虜人
民遁走中條先鋒按察兒邀擊敗之斬數萬級侯七遁去木
華黎以天應子斡可領其衆還至聞喜縣疾篤召其弟帶孫
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
遺恨第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卒年五十四厥後太祖攻鳳
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封魯國王諡忠武
曾孫撒蠻世祖撫之若子常侍左右帝命之曰男女異路古
制也掖庭不可不肅汝其司之既而近臣孛羅銜命出行
失其次撒蠻執而囚之帝怪其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其罪

撒蠻進曰令自陛下出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帝曰卿言
誠是也卒年十有七兒孫只必監東平出家藏書二千餘卷
置東平廟學使學徒講肄之

太祖破金木華黎之功居多世祖滅宋伯顏之功居多有若有臣此人事也元世亂安危上都而伯顏下馬安朝太祖端居南京而徐達人燕而宋往此天道也

博爾术

博爾术阿兒剌氏太祖嘗失馬博爾术擁帝梟騎而馳太祖
仰倚以博爾术及木華黎爲左右萬戶皇子察合歹出鎮西
域勑從博爾术受教博爾术教之曰人生經涉險阻必獲善
地所過無輕舍止太祖訓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踰是卒追

封廣平王孫玉昔帖木兒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玉昔帖木兒以太傅輔行請授皇孫以儲闈舊璽從之世祖崩皇孫南還宗室諸王會於上都玉昔帖木兒謂晉王甘麻剌曰宮車晏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嗟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爲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甘麻剌曰皇帝踐祚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進太師卒追封廣平王

察罕

察罕唐兀烏密氏父曲也怯律爲夏臣其妾方娠察罕不容於嫡母以配牧羊者察罕幼牧羊野外植杖於地脫帽置杖端旋旦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且聞有大官至故習禮儀耳帝異之挈以歸語光獻皇后曰今日出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及長賜姓蒙古妻以宮人嘗行困脫靴藉草而寢鶻鳴其旁撫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墜歸言其事帝曰是禽人所惡在汝則爲喜神宜勿殺其類從帝略雲中金將定薛擁重兵守野狐嶺帝遣察罕覘其虛實還言彼馬足輕動不足畏也鼓行而前遂破其軍從征西夏破肅州師次甘州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察罕射書招之復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殺使者并曲也怯律城破帝欲盡坑之察罕言百姓無辜止殺三十六人進攻靈州夏人以十萬

衆赴援帝與戰大敗之夏主堅守中興帝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衆方議降會帝崩諸將擒夏主殺之議屠中興察罕力止之馳入安集遺民太宗即位從親王口溫不花南伐克棗陽及光化軍進克光州拔天長縣及滁壽泗等州定宗即位以都元帥領尚書省事賜地一萬四千五百餘頃戶二萬餘卒追封河南王子十人（不叙之叙）

札八兒

札八兒西域賽夷部人長身美髯方瞳廣顙雄勇善騎射太祖與汪罕有隙汪罕潛兵來襲倉卒不爲備軍大潰太祖引避從行者僅札八兒等十九人至班朱尼河餱糧俱盡無所得食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兒射之殪刳革爲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將士莫不感泣汪罕既滅西域諸部大率平乃遣札八兒使金金不禮而歸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太祖距關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可一人行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命札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殺傷被地關既破中都大震金人遷汴太祖覽中都山川形勢顧左右曰朕今

從何處見

宜與眞人有夙因

日至此札八兒之功也謂札八兒曰汝引弓射之隨箭所落悉畀汝爲已地乘輿北歸留札八兒守中都授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賜四王府爲居第賚老一百戶札八兒每戰被重甲舞槊陷陣馳突如飛嘗乘橐駝以戰衆莫能當丘眞人者有道之人也隱居崑崙山中太祖聞其名命札八兒往聘之眞人語札八兒曰我嘗見公札八兒曰我亦嘗見眞人他日偶坐問札八兒曰公欲極一身貴顯乎欲子孫蕃衍乎札八兒曰百歲之後富貴何在子孫無恙以承宗祀足矣曰聞命矣後子孫貴顯如所願云卒年一百一十八追封涼國公

速不台

速不台兀良合人太祖以禿滅于公主妻之引兵從睿宗經理河道出牛頭關遇金將合達帥步騎數十萬待戰睿宗問以方略速不台曰城居之人不耐勞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也王師集三峯山金兵圍之數匝會風雪大作金兵僵仆師乘之殺戮殆盡自是金軍不能振睿宗還駐官山留速不台統諸道兵圍汴金主渡河北走追敗之於黃龍岡斬首萬餘級金主走蔡州汴降俘其后妃及寶器以獻進圍蔡州蔡州破金主自焚死時汴梁受兵日久歲饑人相食速不台下令縱其民北渡就食卒追封河南王子兀良合台世祖以皇弟

總兵討西南夷烏蠻白蠻鬼蠻諸國命兀良合台總督軍事至金沙江兀良合台分兵入察罕章蓋白蠻也所在寨柵以次攻下之獨半空和寨依山枕江牢不可拔使人覘之言嘗先絕其汲道兀良合台率精銳立砲攻之寨主阿答剌來拒兀良合台遣其子迎擊之衆兵退走遂拔之進師取龍首關翊世祖取大理國復分兵取附都善闡轉攻合剌章城屠之合剌章蓋烏蠻也前次羅部府大酋高昇集諸部拒戰大破之進至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既險且堅選驍勇縱火攻之不克乃大震鼓鉦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阿朮潛師躍入遂大潰擒其國王段

智興餘衆依阻山谷分命裨將也里脫伯押眞掩其右合台護尉掩其左三日捲而內向及圍合阿朮引善射者二百騎四面進擊兀良合台陷陣鏖戰攻纖寨拔之遂破乾德哥不花合因阿合阿因等城又攻赤禿哥山寨蓋鬼蠻也阿朮緣嶺而戰遂拔之乘勝擊破魯斯國塔渾城及忽蘭城河伯國有兵四萬不降阿朮攻之入其城進攻阿魯城克之乃搜捕未降者自出師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加無不欵附出烏蒙趨瀘江剗宋將張都統兵三萬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斬獲不可勝計遂通道於嘉定重慶抵合州濟蜀江與鐵哥帶兒會雲南平遣

使獻捷於朝請依漢故事悉爲郡縣從之九月遣使招降交趾不報十月進兵壓境其國主陳日煚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兀良合台分軍爲三隊濟江徹徹都從下流先濟大師居中駙馬懷都與阿朮在後授徹徹都方畧曰汝旣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駙馬躡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爲我擒矣徹徹都違命蠻雖大敗得駕舟逃去兀良合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徹都懼飲藥死兀良合台入交趾爲久駐計軍令嚴肅秋毫無犯日煚請內附於是置酒大饗軍士還軍抑赤城憲宗遣使約明年正月會軍長沙乃率四王騎兵三千蠻僰萬人破橫山寨闢老蒼關

徇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以俟遣阿朮與四王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盡殺其衆乘勝追擊蹴貴州踩象州入靜江府破辰沅二州直抵潭州城下潭州出兵二十萬斷我歸路兀良合台遣阿朮軍其前而自與四王軍其後夾擊破之兵入敵境轉鬬千里未嘗敗北大小十三戰殺宋兵四十餘萬時世祖已渡江駐鄂州遂北渡與大軍合卒年七十二

按竺邇

按竺邇雍古氏隸皇子察合台部嘗從獵射獲數麋有二虎突出射殺之睿宗分兵由山南入金境按竺邇爲先鋒趨散關宋人燒絕棧道復由兩當縣出魚關軍沔州宋制置使桂如淵守興元按竺邇假道於如淵曰宋仇金久矣何不從我兵鋒一洗國恥今欲假道南鄭由金洋達唐鄧會大兵以滅金豈獨爲吾之利亦宋之利也如淵度我軍壓境勢不徒還乃遣人導我師由武休關東抵鄧州西破小關金人大駭謂我軍自天而下其平章完顏合達樞密使移剌蒲阿帥十七都尉兵數十萬相拒於鄧我師不與戰直趨鈞州與親王拔赤台兵合陣三峯山下會天大雪按竺邇先率所部精兵迎擊諸軍乘之金師敗績金主奔蔡從圍蔡州金亡金將郭斌保金蘭定會四州命按竺邇取之圍斌於會州食盡將走敗之於城下兵入城巷戰殺傷甚衆斌手刃驅其妻子聚一室

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按竺邇聞之命保其孤遂定四州丙申大軍伐蜀按竺邇爲先鋒進克成都卒贈秦國公子國寶火都據吐蕃之點西嶺國寶討之衆欲速戰國寶曰此窮寇也宜以計破之乃以精兵襲其後火都欲西走國寶據險要之挑戰則不出相持兩月潛兵出其不意擒殺之謂諸弟曰昔我先人立功西陲隴雖寧而西戎未靖此吾曹有事之秋也乃與弟國能說降吐蕃西長勘陁孟迦及扶州阿哩禪波哩揭諸羌皆歸款卒贈梁國公子世榮幼命弟國安襲其職國安旣襲蒙古漢軍元帥兼文州吐

昔爲戶府達魯花赤延裕十五年請解職授世榮帝曰人爭
而汝讓可以敦薄俗進昭毅大將軍招討使

博羅歡

博羅歡忙兀人也授昭勇大將軍大軍伐宋詔分爲二右軍
受伯顏阿朮節度左軍授博羅歡節度宋主以國內附而淮
東諸城猶爲之守詔博羅歡進軍遂下揚州省樞密院事時
江南新附尚多反側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使自爲一軍
聽節度於其長而毋役於他軍制命符節皆與正同博羅歡
奏曰今彊土寖廣勝兵百萬指揮可集何假此無藉之徒彼
一踐南土則掠人貨財俘人妻孥仇怨益滋叛者將愈衆矣

帝可其奏諸王乃顏叛帝將親征博羅歡諫曰昔太祖分封
東諸侯其地與戶臣皆知之以二十爲率乃顏得其九忙兀
兀魯扎剌兒弘吉剌亦其烈思五諸侯得其十一惟徵五諸
侯兵自足當之何至上煩乘輿哉臣請東征帝乃賜鎧甲弓
矢鞍勒命督五諸侯兵與乃顏戰塔不帶以兵來拒會久雨
軍乏食諸將欲退博羅歡曰今兩陣相對豈容先動塔不帶
引兵退博羅歡乘之轉戰二日大破之遂平乃顏有詔括馬
毋及勳臣之家博羅歡曰吾馬成羣所治地方三千里不先
出馬何以爲吏民之倡乃先入善馬成宗立鎮河南近臣奏
伐宋時右軍屬伯顏阿朮左軍屬博羅歡今伯顏阿朮皆受
分地而博羅歡未及惟帝裁之帝曰何久不言豈彼恥自請
耶乃益封高郵五百戶大德元年叛王藥木忽兒兀魯速不
花來歸博羅歡聞之遣使馳奏曰諸王之叛皆出其父此輩
幼弱不與知今茲來歸宜棄其前惡以勸未附帝深以爲然
拜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卒加封
泰安王子伯都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疾固辭命以平章之
祿歸養於家復賜鈔十萬緡伯都辭曰臣叨膺重寄深懼弗
稱今已病廢敢濫受重賜乎併以所給平章政事祿歸有司
泰定元年卒家甚貧御史臺奏賻三萬五千貫仍還所辭祿
妻弘吉剌氏弗受曰始伯都仕於朝不敢虛受廩祿今歿矣

苟受是祿非其意也卒辭之

別的因

別的因乃蠻部人父爲戶沙思卒母張氏訓之曰人有三成
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別
的因受教唯謹爲壽穎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有虎食民妻
其夫來告別的因良久曰此易治耳乃立檻設機繫羔羊檻
中以誘虎夜半虎果至機發虎墮檻中因射殺之遷信陽府
信陽亦多虎別的因一日出獵命左右燔山虎出走據地而
吼別的因旋馬射之立死進昭勇大將軍卒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高昌國主也高昌稱其王曰亦都護亦曰的斤而忒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有樹在兩河之間一夕神光降於樹人即而視之見樹生癭若懷姙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而樹癭裂得嬰兒五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壯遂有其人民土田爲之君長傳三十餘世至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久之議和親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之子葛勵和林別山曰天哥里於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强以此山也盍壞其山以弱其國乃告的斤曰既爲婚姻將有求於汝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之玉倫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以烈火焚之沃以醲醋石碎輦而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日玉倫遂卒災異屢見民弗安居傳位者又數亡乃遷於交州交州即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朮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王高昌九百七十餘載而至而忒的斤臣於契丹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官欲來附會帝遣使使其國而忒大喜即遣使入奏願率部衆爲臣僕朝帝於怯綠連河奏曰陛下若恩顧臣使臣得與陛下四子之末竭其犬馬之力帝使尚公主得序於諸子與征罕勉力鎖潭回回諸國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從帝征河西有大功卒子玉古倫赤嗣卒子馬木剌嗣從憲宗伐宋攻釣魚山有功卒子火赤哈兒嗣至元十二年都哇率兵十二萬圍火州六月不解都哇以書繫矢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附我且汝祖尚公主汝能以女與我我則休兵不然則急攻汝其民相與言曰城中食且盡力已困攻不止則俱亡矣火赤哈兒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見乃厚以茵載其女縋城下與之都哇解去帝嘉其功重賞之妻以公主賜鈔十萬錠以賑其民還次州南北方軍忽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尚幼詣闕請兵北征以復父仇帝壯其志賜金幣巨萬妻以不魯罕公主公主薨又尚其妹八卜叉公主吐蕃脫思麻作亂詔領本部軍萬人鎮吐蕃宣慰司威德明信寇賊斂跡仁宗稽故實封爲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印行諸畏兀兒之境公主薨復尚兀剌公主紐林薨子帖木兒補化嗣文宗召至京師佐平國難天曆元年拜中書左丞相讓其弟籛吉爲高昌王

雪不台

雪不台兀良罕氏太宗大舉伐金渡河而南睿宗將兵渡漢水而北會河南之三峯山金帥合達將步騎數十萬待戰雪不台從睿宗出牛頭關曰城邑兵野戰不利易破耳師集三

拏金圍之數匝、風雪大作、金卒僵踣、奮擊之、斂衆盡殪、河南諸州以次降、合達見獲、不屈將就死、問雪不台安在、請一識之、雪不台曰、汝須臾人耳、識我何爲、曰人臣各爲其主、卿勇蓋諸將、故願一見、死何所憾耶、卒贈河南王

布智兒

布智兒、脫脫里台氏、從太祖征斡羅思國、布智兒奮身力戰、中數矢、太祖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之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爲大都行天下諸路也可扎魯忽赤、卒

純只海

純只海、散朮台氏、從大帥大山、破徐州、擒金帥國用安、還京兆行省都達魯花赤、鎮懷孟、同僚王榮潛畜異志、伏甲欲殺純只海、斷其兩足踝、以帛緘其口、置佛祠中、純只海妻喜禮伯倫率其衆攻榮家、奪出之、純只海裝瘡馳旁郡、請兵討榮、殺之、朝廷遣使以榮妻孥貲產賜純只海、盡驅懷民萬餘將戮之、純只海力爭曰、爲惡者止榮一人耳、其民何罪、若果盡誅、徒守空城何爲、苟朝廷罪使者、吾請以身當之、使者還奏、帝從之、純只海給榮妻奴務放爲民、以其宅爲官廨、秋毫無所取、卒、贈溫國公

月思麻里

月里麻思、乃馬氏、太宗命使宋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抵淮上、宋將以兵脅降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乃脅我使降、有死而已、宋將知其不可逼、因之長沙飛虎寨三十六年而死

鎖咬兒哈的迷失

鎖咬兒哈的迷失、伊吾廬人也、以宿衛拜監察御史、英宗至治元年春、詔起大刹於京西壽安山、鎖咬兒哈的迷失與御史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言東作方始、而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丞相帖木迭兒疾忌臺諫、其子瑣南爲治書侍御史、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不便、弗即入白、乃訕上以揚己之直、大不敬、帝殺鎖咬兒哈的迷失與觀音保、杖珪、謙亨、黥之、竄諸遐裔、泰定初、贈御史中丞、永平郡公、謚忠愍、賜其妻子鈔五百貫、良田千畝、詔樹碑神道

塔塔統阿

塔塔統阿、畏兀人、乃蠻大敭可汗尊之爲傅、掌其金印、太祖西征、乃蠻國亡、塔塔統阿懷印逃去、及就擒、帝詰之曰、大敭人民疆土悉歸於我、汝負印何之、曰臣職也、將以死守、求故主授之耳、帝曰忠孝人也、因問印何用、曰出納錢穀、委任人才、一切皆用之、以爲信驗、帝命居左右、是後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國文字乎、塔塔統阿悉以所

襲封稱旨命教太子諸王以宇普圖言卒封鄆門公

忙哥撒兒

忙哥撒兒赤老溫曾孫也定宗以為斷事官憲宗在藩邸族知其人以為札魯忽赤斷事官之長也位在三公之上猶漢之大將軍既非命出帳殿外欲索坐熊席其僚列坐左右者四十人忙哥撒兒問曰主上以我長此官諸公共為我言當以何道守官衆默然又問之有夏人和斡者下坐進曰夫札魯忽赤之道猶牢之封牢也解肩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忙哥撒兒即起入帳內衆皆咎和斡失言既入為帝稱其言帝召見和斡曰是可用之才也和斡由是知名定宗崩宗

王大會議立憲宗畏兀八剌曰失烈門皇孫也宜立先帝嘗言其可以君天下諸大臣莫敢言忙哥撒兒曰汝言誠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時汝何不言耶今立八都罕亦遵先帝遺言也有異議者吾請斬之衆乃共奉憲宗立之憲宗之幼太宗甚重之一日天大風命憲宗入帳殿坐膝下撫其首曰是可以君天下皇孫失烈門幼時見用狩技豹什以狩技豹則憤將安所養太宗以為有仁心又曰是可以君天下太宗崩六皇后立定宗故二人各舉以為言憲宗即位按赤台謀作亂克薛傑上變既執按憲宗簡其有罪者付之輔治忙哥撒兒悉誅之卒追封兗國公衆以忙哥撒兒當國時多所誅戮騰

謗言帝諭其子脫歡曰朕任汝父用法不阿今衆罔不怨曰汝亦有死耶人則雖死朕寵之如生惟天惟君能降禍福惟天惟君所當敬畏立身正直是汝之福能用朕言則不墜汝父之道人亦不能間汝矣孫伯答沙仁宗延祐二年拜右丞相時承平日久朝廷清明君臣端拱廟堂之上而百姓乂安於下一時號稱極治其歿也貧無以為斂人歎其廉追封咸平王幼子八郎非而孤其母乞咬奕氏二十而寡守節不移八郎後為太宗正府札魯忽赤能繼其先母氏之教也

賽典赤贍思丁

賽典赤贍思丁回回人賽典赤國言貴族也太祖西征贍思

丁率千騎以文豹白鶻迎降太祖呼之賽典赤而不名世祖中統二年拜平章政事分鎮四川宋將昝萬壽擁兵守嘉定賽典赤以誠意待之不為侵掠萬壽心服賽典赤召還萬壽請置酒為好左右難之賽典赤遂往酒至左右言未可飲賽典赤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昝將軍能毒我其能毒我朝之人乎萬壽歎服行省雲南宗王脫忽魯鎮雲南惑於左右之言以賽典赤至必奪其權具甲兵以為備賽典赤聞之遣其子納速剌丁見王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今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罵其下曰吾幾為汝輩所誤遣親臣撒滿位吟乃至賽典赤問以

何禮見曰吾等與納速剌丁偕來覲猶兄弟也請用子禮見以名馬爲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乃設宴陳所署金寶飲器酒酣盡以予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欲授君行省斷事官以未見王不敢擅授令一人先還王大喜政令一聽賽典赤所爲奏雲南州縣皆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從之雲南俗無禮儀男女自相配偶親死則燒之不爲喪祭子弟不知讀書賽典赤教之跪拜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爲之棺槨奠祭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雲南民以貝代錢時初行鈔法民不便之賽典赤請仍其俗以山路險遠盜賊出沒乃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值劫掠則罪之有土吏數輩怨賽典赤不已用至京師誣其專僭帝曰賽典赤憂國愛民朕洞知之此輩何敢誣告命械送賽典赤處治之賽典赤脫其械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扣頭拜謝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發兵征之不利賽典赤遣人諭以順逆禍福且約爲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賽典赤郊迎待以賓禮遂乞永爲藩臣居雲南六年卒百姓巷哭葬鄯闡北門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齎綖致祭號泣震野帝思其功詔雲南省臣守賽典赤成規不得輒改贈太師咸陽王子納速剌丁以都元帥帥大理抵金齒蒲驃曲蠟緬國招安夷寨三百籍戶十二萬二百贍思丁歿雲南省臣失撫綏之方世祖憂之近臣薦納速剌丁可用授雲南行中書省右丞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卒贈太師封延安王弟忽辛雲南行省右丞大德五年緬國主孫罔不臣忽辛遣人諭之曰我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訓是遵凡官府於汝國所不便事當一切爲汝更之緬國王遂與使者偕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古來所未有今聖德所致敢效方物遷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卒贈雍國公

元史十一

列傳

布魯海牙

偶戲當如
寫用物論

布魯海牙授斷事官時得專生殺多倚勢作威布魯海牙小心謹恪愼於用刑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死其子號泣請代布魯海牙戒吏擒於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海牙曰因誤殺人情有可宥子能代父義不可誅遂釋之使出銀以資葬埋仍呼死者之家諭之有竊妓逃者吏論當死布魯海牙曰此妓也豈可例論命杖之世祖卽位命宣撫眞定中統

鈔法行以金銀爲本本至乃降新鈔先是莊聖太后命取眞定金銀悉送上京由是眞定無本鈔不可得布魯海牙遣幕僚訴于章王文統曰眞定南北要衝居民商賈甚多今舊鈔既罷新鈔不降民何以生且以金銀爲本豈若以民爲本太后之取金帛以賞推戴之功也其爲本不亦大乎中書卽降鈔五千錠民蒙其利拜廉使之日子希憲適生喜曰吾聞古以官爲姓其以廉爲姓乎故子孫姓廉氏卒贈魏國公子十人孫五十三人

高智耀

高智耀河西人登夏國進士夏亡隱賀蘭山太宗訪求河西故家之賢者衆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辭歸憲宗卽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世祖卽位鑄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文爲左驗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智耀請除之以風厲天下帝拜智耀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或言其詭濫帝問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帝悅智耀言宜置御史臺以糾肅官

元何當在
重儒但見
於北方不
能如中國
耳

常至元五年立御史臺用其議也擢西夏中興路提刑按察使卒封寧國公

鐵哥

鐵哥姓伽乃氏西域筞乾國人父斡脫赤與叔父那摩俱學浮屠氏兄弟相謂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之乃偕入見太宗禮遇之憲宗尊那摩爲國師授玉印總天下釋教斡脫赤領迎葉彌兒萬戶奏曰迎葉彌兒西陲小國尚未臣服請往諭之詔偕近侍以往其國主殺之帝發兵誅國主追封代國公斡脫赤之歿鐵哥甫四歲從那摩入見帝方食雞以賜鐵哥鐵哥捧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

母帝奇之加賜一鞬世祖即位幸香山永安寺見書字於壁問誰所書僧曰國師兄子鐵哥書也帝召見容儀秀麗語音清亮命備宿衛世祖事憲宗甚親愛後以讒稍疏國師教世祖宜加敬慎遂友愛如初至是帝曰吾以爾國師也詔擇貴人女妻之鐵哥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人女爲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爲娶冉氏女遷同知宣徽院事領尚膳監有食帝食餘餅者帝怒鐵哥曰失餅之罪在臣食者何與焉收人有盜割駞峯者將誅之鐵哥曰生割駞峯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陛下貴人賤畜之意詔免死二十四年從征乃蠻王撒兒都之地叛王塔不台率兵奄至鐵哥曰今彼衆我寡不得地利當設疑以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床鐵哥從容進酒塔不台懼有伏遂引去成帝即位賜琉璃椀謂之曰此器先皇所用卿久侍先皇故以賜卿武帝即位遙授中書右丞相或訴寧遠王濶濶出有逆謀命誅之鐵哥廷辯其誣乃徙高麗仁宗皇慶元年授太傅錄軍國重事鐵哥奏世祖子惟寧遠王在宜賜還從之卒贈太師封延安王

安童

安童木華黎五世孫也世祖追錄元勳召爲宿衛長年方十二位在百僚上母弘吉剌氏昭睿皇后之姊世祖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世祖悅四年執阿里不哥黨千餘將寘之法安童曰人各爲其主陛下甫定大難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然之至元二年拜右丞相五年廷臣議立尚書省以阿合馬領之乃奏安童宜位三公事下諸儒議商挺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爲三公是崇以虛名而實奪之權也事遂罷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世祖親討平之命安童按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謝或執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有言於帝曰諸王雖有罪皆帝室近親丞相雖尊人臣也何悖慢如此帝曰汝等小人豈知安童所爲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尚書省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任桑哥別用賢者猶不至虐民誤國不聽屢求退罷領宿衛事卒年四十九贈太師東平王

廉希憲

廉希憲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爲皇弟時希憲年十九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告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世祖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言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贖遣還以廣異恩世祖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訃至希憲啟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今者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先皇倉棄萬國神器無主阿里不哥殿下母弟居守朔方

專制有年或覬覦神器事不可測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天下世祖然之及即位分陝地爲十道幷京兆四川爲一道以希憲爲宣撫使未至太平霍魯海入京兆謀爲變渾都海遣人至成都告其黨密里等使以兵來會又與蒙古軍與脅官等金帛使盡起新軍同日俱發斷事官闊闊出遣人來告希憲遣萬戶劉黑馬捕太平霍魯海及其黨獲之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等將闔中無兵希憲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旨爲辭希憲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身承密旨君但成事制符已飛奏矣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軍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遂行又發蜀卒及在家餘丁使蒙古官八

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精兵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而已會赦詔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道方出迎詔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等罪帝深善之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西川將紐璘與脅官將舉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獄先遣紐璘與脅官至京兆請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但今衆志未一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可因其懼死並加寬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及征皆欲從令紐璘與脅官得釋大喜過望八春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使紐璘兒宿敦爲書招紐璘渾都海阿藍答兒合軍而東諸將失利河右大震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合丹與汪惟良八春合兵復戰於西涼既陣大風吹沙惟良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敗之俘斬略盡得二叛首梟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眞男子也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勅軍吏禁兵俘掠違者軍官與犯人同罪又禁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繫前歸宋者

數百人希憲奏釋之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赴界省親人皆感悅拜平章政事或訟丞相史天澤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待鞫問希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陛下今日信臣故臣得進言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難自保矣帝良久曰朕當思之明日召希憲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希憲每奏議帝前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彊耶希憲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

戒也、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用事先朝、貲累鉅萬、爲怨家所告繫大都獄、亦釋之、怨家訴於帝、時希憲在告、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贊馬丁耶、對曰、不釋匿贊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自云宜得何罪、對曰、臣忝爲宰相、當罷退、帝曰、姑從汝言、卽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請命重臣開大府鎭之、帝命希憲行省荊南、希憲至鎭、阿里海牙率所部郊迎、望拜塵中、荊人大駭、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

臣子也、何用致疑乎、令凡殺俘獲之人、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問、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帝曰、先朝非用兵不能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矣、病革、詔其子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愼之、有大星隕於正寢之旁、光流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贈太師、魏國公、從弟希賢、禮部尚書、使宋至廣德軍獨松關、宋人不知爲使者、襲而殺之、

伯顏　伯顏可謂大將勿以元臣而忽之

伯顏、八隣部人、宗王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物以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曰爲伯顏婦不慚汝氏、癸丑年、中書右丞、至元十一年、大舉伐宋、以伯顏領河[illegible]路行中書省、左丞相所屬並聽節制、九月、會師於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伯顏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大澤、會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濆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使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盬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遏我舟師下流、黃家灣有溪、

經鶴子山入唐港、可達於江、宋爲壩築堡、駐兵守之、繫舟數百、與壩相依、伯顏遣總管李庭攻堡、拔之、鑿壩挽舟入溪、出唐港達漢江、諸將曰、郢城我之咽喉、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用兵緩急、我知之、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一城哉、遂舍郢順流而下、十月、至大澤、舍舟陸行、伯顏以百騎殿、郢將趙文義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冑、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次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虎臣焚榜斬俘及軍士欲降者、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順風命製金沙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屠其城、次新城、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射

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守將邊居誼邀呂文煥與語飛矢中其
脅奔還總制黄順踰城降授招討使佩以金符令招降居誼
遂入城斬之李庭攻破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
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次復州知州翟貴以城降諸將請
點視倉庫軍籍伯顏不聽曰違令入城者以軍法論平章阿
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
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
餘人知之乎潛刻期而去伯顏往觀漢口形勢宋淮西制置
使夏貴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兵不得進千戶馬福言淪河
口可通沙蕪入江夏貴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

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軍次漢口開垻引船入淪
河遣萬戶阿罕剌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踵至
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數十萬騎於江北諸將言沙蕪南
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
進軍陽羅堡遣人招之不應伯顏攻之三日不克密謂阿朮
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
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
已過速遣人報我分遣右丞阿里海牙督萬戶張弘範以步
騎攻陽羅堡俾阿朮出其不意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
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露沙洲阿朮指示諸將令徑趨

湖可成橋 赤與

洲萬戶史格先渡爲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朮橫身蕩決血
戰中流擒其將高邦顯等殺傷無算鵬飛被七創敗走得船
千餘艘既得南岸遂起浮橋成列而渡阿里海牙率四翼軍
直抵夏貴營貴引兵遁諸軍乘之斬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
東門而還阿朮遣使來報伯顏揮諸將急攻破陽羅堡斬其
都統王達宋兵數十萬死傷幾盡諸將請追夏貴伯顏曰陽
羅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代吾使不必追也伯顏登
武磯山大江南北皆我軍諸將稱賀師次鄂州遣呂文煥等
諭降鄂恃漢陽將戰遂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
恐知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興國皆以城

降程鵬飛以其軍降命阿剌罕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
餉留右丞阿里海牙以兵四萬分省於鄂規取荆湖伯顏與
阿朮率軍水陸東下十二年至黄州知州陳奕降至蘄州安
撫使管景模降阿朮趨江州兵部尚書呂師夔與知州錢眞
孫降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
曰吾奉天子明命問罪於宋志豈在女色乎斥遣之知南康
軍葉閶知安慶府范文虎皆降伯顏至湖口遣千戶寗玉繫
浮橋以渡風迅水駛橋不能成乃禱於大孤山神有頃風息
橋成大軍畢渡二月次池州都統制張林以城降通判權州
事趙卯發與其妻自經死伯顏憐之令具衣衾瘞焉宋宰臣

賈似道遣宋京致書請還已降府郡約貢歲幣伯顏曰未渡江時議和則可今沿江諸郡皆已內屬欲和當來面議次丁家洲戰船蔽江而下賈似道都督諸路兵馬十三萬號百萬孫虎臣爲前鋒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亙江中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舉巨砲擊之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大呼曰宋軍敗矣諸戰艦居後者阿朮促騎召之挺身登舟手探衝敵船舳艫相蹙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何瑋等並舟深入伯顏命步騎左右翼之追殺百五十里溺死無算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

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知太平州孟之縉知無爲軍劉權知鎮巢軍曹旺知和州王喜俱以城降師次建康之龍灣三月宋沿江制置趙溍遁溍兄淮起兵溧陽就執死都統徐王榮等以城降知鎮江府洪起畏遁總管石祖忠以城降知寧國府趙與可遁知饒州唐震死江東淮西諸郡相繼降國信使廉希賢至傳旨令諸將各守營壘毋得妄有侵掠希賢與嚴忠範奉命使宋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徒累使事希賢固請與之至獨松嶺果爲宋人所殺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塔海以行樞密院駐鎮江阿朮奉詔攻揚州宋人遣都統洪福移書言殺

希賢恃兵不戒自亡奈以亡宋可恨宋不能令其下復能拒敵乎宋人殺元

洪遣其言也然不殺不倫來亡殺伯顏之言可見

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皆邊將之罪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命議事官張羽持答書至平江驛宋人又殺之四月詔以時暑方熾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五月詔伯顏赴闕以參政阿剌罕西治省事伯顏見於上都七月還行省付以詔書俾諭宋主伯顏調淮東都元帥孛魯歡以所部泝淮而進九月會師淮安城下遣新附官孫嗣武叩城大呼又射書城中諭守將使降皆不應伯顏揮諸軍拔之次高郵十月圍揚州十一月伯顏分軍爲三道期會於臨安參政阿剌罕爲右軍以步騎自建康趨獨松嶺參政董文炳爲左

軍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趣華亭伯顏由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伯顏軍至常州常州不下伯顏叱帳前軍先登豎赤旗諸軍見而大呼曰丞相登矣師畢登宋兵大潰屠其城統制劉師勇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皆膽落矣遣都元帥闊里帖木兒據無錫州萬戶忙古歹晏徹兒巡太湖賊戰亦乞里歹趨平江遣降人游介實奉詔書副本使於宋仍以書諭宋大臣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併宋之大臣遺伯顏書來見泣言曰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沖且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每年進奉修好今日事至此皆姦臣賈似道

失信誤國耳、伯顏曰、主上即位之初、奉國書修好、汝國執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歲又殺廉奉使等、誰之過歟、如欲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乎、李主出降乎、汝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今亦失於小兒之手、蓋天道也、不必多言、宜中頓首泣不已、軍次平江、都統王邦傑、通判王矩之降、宋尚書夏士林、侍郎李思孟以書來、請尊上爲伯父、世修子侄之禮、且納歲銀幣二十五萬兩、疋、伯顏遣忙古歹取湖州、知州趙良淳死之、十三年正月、次嘉興、安撫劉漢傑以城降、宋宰臣陳宜中遣御史劉岊、奉宋主稱臣表文副本、及致書伯顏、約會長安鎮、及次長安鎮、宜中不至、進軍臨平鎮、次皋亭山、

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等、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囊加歹以餘慶等還臨安、召宋宰臣出議降事、時宜中已遁、以文天祥代爲丞相、不拜、仍請至軍前、伯顏進軍至臨安北十五里、分遣董文炳、呂文煥、范文虎巡視城堡、安諭軍民、宜中與張世傑等挾益王廣王下浙江、航海而南、惟謝太后及幼主在宮中、伯顏亟遣右軍阿剌罕與奧魯赤左軍董文炳、張守浙江、以勁兵五千人追之、不及、而還、禁軍士毋入城、及侵焚宋氏山陵、遣呂文煥持黃榜諭臨安中外軍民、俾安堵如故、遣程鵬飛等入宮慰諭謝后、謝后遣丞相吳堅、文天、樞密謝堂、安撫賈餘慶來見伯顏、慰遣之、頎天祥舉動

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天祥數請歸、伯顏笑而不答、天祥怒曰、我此來爲兩國大事、彼皆遣歸、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汝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政當與我共之、令忙古歹館伴羈縻之、令程鵬飛同賈餘慶易宋主制帝號降表、駐軍臨安城北、伯顏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於浙江、至暮還營、宋宗室大臣皆來見、命唆都部分諸將、守其城、護其宮、分置三衙諸司兵於各翼、其生券等軍願歸者聽、分遣蕭郁等以宋主謝后諭招衢、信未附諸州、二月、遣劉頡往淮西招夏貴、遣別將徇地浙東西、於是知嚴州方回、知婺州劉怡、知台州楊必大、知處州梁椅並以城降、宋主率文

武百僚望闕拜發降表、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忙古歹、范文虎入治府事、命張惠阿等籍其軍民錢糧之數、閱實倉庫、收百官誥命、符印、圖籍、悉罷宋官府、取宋主居之別室、分遣新附官招諭南北兩廣四川未下州郡、部分諸將分屯要害、駐軍浙江之滸、潮不至者三日、人以爲天助、謝后命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岊爲祈請使、楊應奎、趙若秀爲奉表押璽官、赴闕請命、夏貴以淮南降、詔伯顏偕宋君臣入朝、三月、伯顏發臨安、宋主入覲、謝后以疾留、隆國夫人黃氏、宮人從行者百餘人、福王與芮、沂王乃猷、謝堂等官屬從行者數千人、三學之士數百人、宋主求見伯顏、曰未入朝、無

相見之禮五月伯顏以宋主至上都世祖御大安閣受朝命伯顏告於天地宗廟大赦天下帝勞伯顏伯顏再拜謝伯顏之還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百官半舍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鉤絛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爲薄也阿合馬謂其輕已思中傷之誣其平宋時取其玉桃盞帝命按之無驗乃釋之後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顏以死罪後以罪誅勅伯顏臨視伯顏不顧而返世祖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二十二年宗王阿只吉失律詔伯顏代總其軍伯顏令軍中採茂怯葉兒及蓿敦根貯之人四斛草粒稱是盛冬雨雪人馬賴以不飢又令軍士有捕塔剌不歡獸者積其皮至萬人莫知其意既而遣使輦至京師帝笑曰伯顏以邊地寒軍士無衣欲易吾綿帛耳二十四年或告乃顏反詔伯顏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予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馳還二十六年知樞密院事出鎮和林二十九年召還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舉酒餞之曰公還將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軍中固當嚴紀律而恩威不可偏廢成宗然之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有盜內府銀者宰執以其幸赦而盜欲誅之伯顏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而誅之人服其有識成宗即位於上都親王有違言伯顏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江南三省請罷行樞密院成宗以問伯顏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爲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是之卒年五十九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口不言功歸裝唯衣被而已贈太師追封淮王諡忠武

不使曹彬

阿朮

阿朮兀良氏合台子也拜征南都元帥至元四年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鐵城等柵俘生口五萬軍還宋兵邀襲樊關阿朮乃自安陽灘濟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立虛寨設疑火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朮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年遂築鹿門新城等堡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率兵來援出入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九月破樊城外郛加同平章事十二月拔樊城襄陽守將呂文煥降十一年入覲請

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决阿术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
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顔同伐
宋伯顔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郢江東
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黄
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從之遂舍
郢而去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降夏貴鎻
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术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
河口穿湖中從陽羅堡西沙蕪口入大江十二月軍至陽羅
堡攻之不克阿术謂伯顔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
岸西上對青山磯止泊伺隙擣虚可以得志明日阿术遂見

南岸沙洲即率衆趨之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大戰中
流鵬飛敗走諸軍抵沙洲急擊攀岸步鬬開而復合者數四
敵小却出馬於岸力戰破之追擊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
术飛渡大驚引麾下兵先遁餘皆潰走遂拔陽羅堡漢陽鄂
州皆降十二年正月黄蘄江州降阿术率舟師趨安慶范文
虎迎降遂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擁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
請和伯顔謂阿术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术曰若釋似
道不擊已降州郡恐難守且宋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射我軍
船執我邏騎今日惟當進兵違詔之罪請歸於我二月師次
丁家洲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横

亘江中似道將兵殿其後伯顔遣騎兵夾岸而進兩岸樹砲
擊其中堅宋軍陣動阿术挺身登舟手自持柁突入敵陣諸
軍繼進宋兵遂大潰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爲
重命阿术分兵圍揚州既抵揚州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
來攻敵軍夾河爲陣阿术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
却衆軍佯北才逐之阿术麾軍回擊萬矢雨集才軍不能支
擠其副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月宋兩淮鎭將張世傑孫
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鎖阿术
登高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遣萬戸張弘範以船千艘西掠珠
金沙阿术登南岸石公山指揮諸軍水軍萬戸劉琛循江南

岸東趨夾灘繞出敵後董文炳直抵焦山南麓以掎其右招
討使劉國傑趣其左兩翼夾射萬戸忽剌出擣其中弘範自
上流繼至趣焦山之北大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地乘風以
火箭燒其箬蓬宋師大敗舟既碇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
後軍散走追至圌山獲黄白鷂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能
復軍矣升中書左丞相諭之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須卿
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阿术駐兵瓜州以絶揚州之援伯顔
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术控制之力爲多十三年夏貴
舉淮西諸城降阿术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
助猶多故也若絶其聲援塞彼糧道恐東走通泰逃命江海

乃栅揚之丁村以扼高郵寶應餽運留屯新城以遏泰州遣千戶伯顏察兒率甲騎三百趾灣頭戒之曰庭芝水路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其歸路六月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夜出步騎五千犯丁村柵至曉伯顏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术牙下精兵衆軍望其旗幟大呼曰丞相來矣宋軍皆遁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李庭芝以朱煥守揚州挾姜才東走阿术率兵追襲庭芝入泰州遂築壘以守之七月朱煥以揚州降泰州守將孫良臣開門降執李庭芝姜才戮揚州市兩淮悉平二十三年北伐叛王昔剌木等凱還西征至哈剌霍州病卒追封河南王

阿里海牙

阿里海牙畏吾兒人初生在胞中剖而出之至元五年以河南行省僉事與元帥阿术劉整取襄陽城中糧儲多留之五年不下九年破樊城外郛其將復守內城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會有西域人亦思馬因獻新礮法十年爲礮攻樊破之先是宋兵爲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焚其橋故襄援不至樊城既破移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震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劉整欲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牙止不攻身至城下招文煥與語文煥感而出降阿里海牙奏伐宋帝大徵兵拜伯顏爲左丞相阿术爲平章阿里海牙進右丞十一年十二月抵鄂州張晏然以城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議曰鄂枕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今留江陵岳鄂皆未下不以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萬留阿里海牙戍鄂而與阿术將大兵東下阿里海牙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十二年宋將高世傑據岳州又取復州合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兵數萬人扼荊江口阿里海牙以軍屯東岸世傑夜半遁天黎明至洞庭湖口兵船成列而陣阿里海牙督諸翼萬戶及水軍張榮實等

高世傑不戰不死只降見殺直部大也

逐世傑於湖口之夾灘遣郎中張鼎召之世傑降阿里海牙令世傑招岳州孟之紹亦以城降責世傑力屈乃降誅之至沙市不下縱火攻之宣撫朱禩孫降阿里海牙遣郎中張鼎齎詔入江陵宋湖北制置副使高達等降阿里海牙入江陵傳檄常德荊門郢歸澧隨辰沅靖復均房施峽及諸洞無不降者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喜大宴三日語近臣曰伯顏兵東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荊南定吾東兵可無患矣手詔褒之令右丞廉希憲守江陵阿里海牙還鄂阿里海牙招潭州守臣李芾不聽乃移兵長沙決隍水以礮攻之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十

有三年著力屈及轉運使鍾蜚英都統陳義皆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諸將欲屠其城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殺之非上諭大將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遣使徇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降得馬暨守靜江不下攻三月餘城破執暨及總制黃文政總管張虎等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重刑之則廣西諸州不服悉坑之分遣萬戶脫温不花徇賓融柳欽橫邕慶遠潯[illegible]徇鬱林貴康象脫隣徇潯容藤梧皆下之特磨土儂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內附既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全永與潭民文才喻等起兵應之舒黃蘄州相繼起詔討

之阿里海牙既定才喻等至雷州使人諭瓊州安撫趙與珞降不聽遂航大海執與珞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番羅甸蠻置宣慰司以鎮之所定荊南淮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洞夷山獠不可勝計未嘗專恃殺戮服民從輕賦所在立祠祀之加湖廣行省左丞相卒贈江陵王

土土哈

土土哈欽察國人其先出出徙居玉里伯里山因以爲氏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其人靑目赤髮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曲出之孫亦納思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亦納思納之太祖遣使諭之曰汝奚匿吾負箭之麋亟以相還不然禍將及汝亦納思曰逃鸇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太祖乃討之亦納思已老國中大亂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遣使自歸於太祖而憲宗帥師已扣其境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迎降土土哈班都察之子也襲父職備宿衞諸王脫脫木失烈吉叛寇抄諸部掠憲宗所御大帳以去土土哈討之奪回大帳帝因以賜之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以卿能歸之故以授卿有言也不干叛衆欲聞於朝然後發兵土土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即剿之否則與約而還即日啓行疾驅七晝夜渡禿兀剌河戰於孛怯

嶺大敗之也不干僅以身免論功行賞帝欲先欽察之士土土哈言慶賞之典宜先蒙古將吏帝曰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耶成宗元貞初導諸王岳木忽等入朝奉命還北邊卒封昇王子牀兀兒襲職領征北諸軍踰金山攻八鄰之地南有答魯忽河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柵岸以自固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能進牀兀兒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震林野其衆不知所爲爭起就馬於是麾師畢渡湧水拍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追奔五十里盡得其人馬廬帳尚楚王公主入朝帝諭之曰卿鎭北邊累建大功雖以黃金周飾卿身猶不足以盡朕意賜衣帽金珠

等物仍賜其軍鈔四十萬貫九年諸王都哇察八兒明里帖
木兒等衆謀曰昔我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
乃弗克聽恭以安享其成連年構兵以相殘殺是自隳祖宗
之業也今撫軍鎭邊者皆吾世祖之嫡孫吾與誰爭哉且前
與土土哈戰既弗能勝今與其子牀兀兒戰又無功天與祖
宗之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
老者得以養少者得以長傷殘疲憊者得以休息亦無負太
祖之所望於我子孫者矣使至帝許之於是明里帖木兒等
罷兵入朝拜知樞密院事成宗崩武宗時在漠北出海上牀
兀兒請急歸定大業拜平章政事封句容王授金印以世祖

征大理時所御武帳所服珠衣所乘安輿賜之牀兀兒叩頭
泣涕固辭曰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非臣所敢當而乘
輿尤非所宜受也帝命有司別置馬輪轎之俾得乘至殿門
下仁宗即位入朝拜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
金飾轎即以賜之每見必賜坐每食必賜食待以宗室親王
之禮牀兀兒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當以死報國
卒追封揚王

來阿八赤

來阿八赤寧夏人父朮速忽里歸太祖選居宿衛憲宗伐宋
攻釣魚山命諸將議進取之計朮速忽里曰川蜀之地三分

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而已蜀地嚴險重慶
合州又其藩屛皆新築之城依險爲固死守以抗我師今頓
兵堅城之下未見其利彼上流兵糧皆仰給東南若城二城
之間選銳卒五萬命宿將守之與成都兵相出入不時擾之
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
東下破忠涪萬夔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唐三
峽不日可下出荊楚與鄂州諸軍合勢如此則東南之事一
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即走矣諸將以攻
城功在頃刻反以爲迂世祖即位聞川蜀之事阿八赤以父
所言對世祖撫掌曰彼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朕在鄂

渚日望上流之舉勢耳十八年授益都路宣慰使發兵萬人
開運河有兩卒自傷其手以示不可用阿八赤奏斬之以懲
不律二十二年皇子鎭南王征交趾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
皇子至思明州賊阻險拒守選精銳與賊戰於女兒關斬馘
萬計餘兵棄關走大軍至交州陳日烜空城遁阿八赤曰賊
棄巢穴匿山海欲待吾之敝而乘之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
瘴癘大作吾勢不能持久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
士卒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屢遣使約降欲
以緩我師諸將信其說居城中以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烜
不降擁衆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往攻之屢與賊遇

晝夜迎戰賊兵敗遁會將士多疫不能進而諸蠻復叛所得關阨皆失守乃班師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高險射毒矢將士衆瘡以戰諸軍護皇子出賊境阿八赤中毒矢卒

李恒

李恒西夏之裔太祖征河西西夏主之子守兀納剌城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以獻宗王合撒兒王甚愛之從制王移相哥經略中原有功惟忠生恒十二年爲左副都元帥出江西開府江州宋丞相陳宜中及大將張世傑立益王於閩中郡縣豪傑爭起兵應之恒遣將破吳浚於南豐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復建昌恒遣將

敗之於兜港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遵追之併破趙孟濚軍取汀州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或言天祥墳墓在吉州若遣兵發之則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發兵援贛自率精兵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賞已下降其衆二十萬詔與右丞阿里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衆議所向皆謂宜趣福建恒曰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擊之衆以爲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去碙州十五年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守廣東諸郡詔以恒爲都元帥經畧之恒進兵取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遂入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畧定梅循諸州凌震等復犯廣州恒擊敗之皆棄舟赴水死獲其船三百艘十六年二月弘範至指崖山恒率所部赴之張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爲柵以自固恒斷其汲路其勢日蹙諭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行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自朝至晡弘範督南面諸軍合擊大敗之陸秀夫沉其子於海乃抱衛王赴海死從死者十餘萬人獲其金璽後宮及文武之臣其大將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焚溺之餘尚得八百餘艘是日黑氣

如霧有乘舟南遁者恒以爲衛王追至高化詢之降人始知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也世傑尋溺死於海陵港嶺海悉平十九年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結筏渡海奪天長府交趾遂奔其國航海而遁恒封其宮庭府庫追襲於海洋敗之得船二百艘會盛夏軍中疾作霖潦暴漲浸灌營地衆議班師蠻兵追敗後軍王命恒殿後且戰且行毒矢貫恒膝一卒負恒而趨至思州卒追封滕國公

徹里

徹里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從太祖定中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至元十八年擢利用監二十四年桑哥爲相引用黨

與鈞考天下錢糧凡昔權臣阿合馬積年負逋舉以中書失徵奏誅二參政行省乘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繫鄰黨械禁彷掠自裁及死獄中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徹里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詆毀大臣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辨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則姦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帝大悟命帥羽林二百人往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既誅命往江南籍其姻黨江浙省臣烏馬兒湖廣省臣要束木皆棄市天下快之徹里往來凡四道徐州皆過門不入進御史中丞成宗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謂都事賈鈞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為明徵贓以多為功至有逼子證父奴訐主者傷風敗教莫甚於茲君為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為也帝聞而善之為中書平章政事卒封徐國公

不忽木

不忽木世為康里部大人康里高車國也祖海藍伯事克烈王可汗可汗滅棄家從數千騎望西北馳去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同事可汗今可汗既亡不忍改所事遂去莫知所之子十人皆為太祖所虜燕真最幼年方六歲太祖以賜

莊聖皇后后遣侍世祖於潛邸世祖威名日盛憲宗將伐宋命之居守燕真曰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輿遠涉危難之地殿下獨處安全可乎世祖因請從征憲宗喜分兵命取鄂州而自將攻蜀之合州令阿里不哥居守憲宗崩燕真覺阿里不哥有異志奏皇后稍引而南與世祖會於上都世祖即位燕真未及大用而卒不忽木其仲子也受學於祭酒許衡世祖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書貞觀政要數十字以進帝知其寓規諫嘉歎之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答禿魯等上疏曰自堯舜三王以來莫不有學故治隆於上俗美於下魏道武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臣等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為陛下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始起國子學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寺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州縣並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蕭銑得戶六十餘萬而已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亡

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晉隋唐之所能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猥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恐其不易得也爲今之計如欲人才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偏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弘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若而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若而人俾廩給之選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以教育之爲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教以應對進退之節律科則令通曉吏事書科則令曉習字畫算科則令熟閑算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爲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精通日月歲時隨其利鈍各就所習功課程其勤惰而賞罰之勤者則升之上舍惰者則降之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學射自非假日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聽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從政然後或聽學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終不

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生員增減許不時奏聞則學無獘政而天下之材皆觀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之學化民成俗無不由之伏望聖慈下臣章令諸老先生商議施行帝覽之喜十五年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虎脫護送西僧往作佛事還過真定箠驛吏幾死不忽木收僧下獄脫虎脫欲出西僧辭氣倔強不忽木令去其冠立之庭下責以不職脫虎脫逃歸以聞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汝輩犯法故也二十一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權茶轉運使盧世榮阿附宜政使桑哥言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

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爲右丞不忽木遂辭參議不升及世榮以罪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書時方籍沒阿合馬家其奴張散札兒等罪當死繆言阿合馬家貲隱寄者多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勾考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官詢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苟延歲月徼倖不死耳豈可受其誑誣嫁禍善良耶急誅此徒則怨謗自息丞相入奏散札兒等伏誅捕繫者盡釋之改刑部尚書桑哥深忌之指不忽木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此人

也因其退食暇以不坐曹理務欲加之罪遂免之桑哥誅以
不忽木爲丞相固辭帝曰朕過聽桑哥以致天下不安今悔
之已無及矣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勿多
讓也不忽木曰朝廷勛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
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向者籍沒
阿合馬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爲
相必敗國事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帝乃拜完澤右丞相
不忽木平章政事後有譖完澤徇私者帝以問不忽木對曰
完澤與臣俱待罪中書設如所言豈得專行臣等備位宰輔
人或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貴降若內懷猜疑非至公之

道也言者果屈帝命左右批其頰而出之帝每對侍臣稱歎
唯臍之能不忽木請其故帝曰彼事憲宗背陰養朕財用卿
父所知卿時未生也不忽木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
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遽曰朕失言三
十年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問所以銷變之道奏曰風
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
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
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
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
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

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龜鑑也臣願
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
可復誦之詳論至四鼓乃罷三十一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
勛舊不得入臥內不忽木以謹厚日視醫藥帝大漸與御史
大夫月魯那顏太傅伯顏受遺詔留禁中丞相完澤至不得
入伺月魯那顏伯顏出問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
議而不預何耶伯顏歎息曰使丞相有不忽木識慮何至使
吾屬如是之勞哉完澤不能對入言於太后太后召三人問
之月魯那顏曰臣受顧命太后但觀臣等爲之臣若誤國甘
伏重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也太后然之遂定大策其

發引升祔請諡南郊皆不忽木領之河東守臣獻嘉禾不忽
木詰之曰汝部內所産盡然耶惟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耳
不忽木曰若如此何足爲瑞遂罷之西僧爲佛事請釋罪人
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
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
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
帝責丞相曰朕戒汝毋使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
人謂不忽木曰朕當從卿言出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
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耶
帝復留之以與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元貞二年春召至便

元何省不數十

殿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臣鎮代卿如何不忽木曰貞實勝於臣拜不忽木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爲之臣何功敢當此制去重事四年疾作帝遣醫治之不効乃附奏曰臣孱庸無取叨承眷渥大限有終永辭昭代引觴滿飲而卒年四十六每侍燕間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崩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贈魯國公

阿魯渾薩理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父乞台薩理通釋氏經律其師名之曰萬

全阿魯渾薩理以父字爲全氏宿衛內朝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世祖遣使捕之阿魯渾薩理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江南初定民心未附一旦以浮言輙捕之恐人人自危也帝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治之果以貸錢不從誣之擢左侍儀勸帝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遂留集賢館命掌館事士之應詔者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宣徽官欲陰敗其事盛陳所給廩餼於內冀帝見之帝遽面問之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若損之誰肯至者二

詩文似何澄翦髮圖有之

十四年立尚書省桑哥用事詔阿魯渾薩理與同視事固辭不許桑哥敗帝問桑哥爲政如此卿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陛下方信任桑哥彼所忌獨臣臣數言不行若抱薪救火祇益其暴不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家大本陛下久必自悟也帝以爲然曰吾甚愧卿桑哥臨刑曰我不用阿魯渾薩理之言故至於此三十一年帝崩初裕宗卽世世祖欲立嗣以問阿魯渾薩理阿魯渾薩理言成宗仁孝恭儉宜立於是大計乃決成宗及裕聖皇后皆莫之知也數召之不往成宗撫軍北邊帝命阿魯渾薩理奉皇太子寶授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卽位諭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屢召不

至今乃知卿眞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嘗謂左右曰若全平章者眞全才也於今殆無其比卒贈太師封趙國公子岳柱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翦髮圖指手中金釧曰此物可易酒何用翦髮澄驚異卽易之爲河南河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卒

史緯卷三百二十三

元史十二

列傳

朶兒赤

朶兒赤，寧州人，世祖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用之，召見於香閣，曰：儒者多落言，朕欲聞之。朶兒赤曰：唯當親君子，遠小人耳。帝問曰：欲何仕？對曰：西夏營田，實占正軍，倘有調用，則又妨耕作。土蕃野曠，十未墾一，南軍屯聚以來，子孫蕃息稍衆，若以其丁者別編入籍，以實屯力，則地利多而兵有餘矣。請爲其總管，以盡措畫。帝可之，授中興路新民總管，調雲南廉訪使。

脫歡

脫歡，唐兀氏，爲四川廉訪司僉事，上疏曰：內外修寺，雖支官錢，而一椽一瓦，皆勞民力，百姓嗟怨，感傷和氣，宜且停罷，仍減省供佛飯僧之費，以紓國用，如此則上應天心，下合民志，不求福而福自至矣。回回戶計，多富商大賈，宜與軍民一體應役，如此則賦役均矣。爲國以善爲寶，兒子女玉帛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後回回諸色人等，不許貢寶中賣，以虛國用，違者罪而沒之，如此則富商大賈，無所施其奸僞，國用有畜積矣。懇直剴切，當時稱之。

塔出

塔出，布兀剌子也。朝議淮上諸郡，宋之北藩，城堅兵精，攻之不可猝下，徒老我師，宜先渡江，翦其根本，若留兵淮甸，絕其救援，則長江可乘虛而渡也。於是以塔出爲淮西行省參知政事。宋夏貴帥舟師十萬圍正陽，決淮水灌城，幾陷，塔出救之，道出潁州，遇宋兵攻潁，戍卒僅數百人，塔出發公庫弓矢，驅市人出戰，度潁之北關易破，乃急徙民入城，伏兵以待。是夜宋人果焚北關，塔出率衆從暗中射之，矢下如雨，宋兵走至沙河，大破之，溺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長驅至正陽，時方霖雨，突圍入城，與右丞阿塔海分帥銳師以出，渡淮至中流，皆殊死戰，宋軍大潰，追斬數千級，奪戰艦五百餘艘，遂解正陽之圍。授江西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瑞州張公明愬左丞呂師夔謀爲不軌，塔出燕知其誣曰：狂夫欲脅以求貨耳，若以蒙昧之言聞之朝廷，則大獄滋興，連及無辜，乃斬公明，而後聞。帝是之。卒年三十七。

哈剌哈孫

哈剌哈孫，斡剌納兒氏，拜大宗正，時相請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剌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獄，得毋冤乎？事遂止。遷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入覲，帝問之曰：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奸

患故令百吏疾而謗之耳帝然之詔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雲南以圖交趾哈剌哈孫密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主吏不知抱卷請署弗答再請則曰姑緩之未幾使還報罷民皆感悅成帝即位拜中書左丞相集群議建南郊為一代定制七年進右丞相車駕每歲幸上都哈剌哈孫必留守京師帝弗豫制出中宮哈剌哈孫以身任之天下晏然十年帝疾篤入侍醫藥出總宿衛藩王欲入侍疾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十一年春成宗崩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侍太后在懷慶諸奸臣謀阻北道請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答哈剌哈孫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

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闕下內旨日數至並不視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近郊衆猶未[illegible]三月朔刻期請署后決以三月三日御殿聽政乃署之奸衆大喜明日迎仁宗入執左丞相阿忽台及安西王阿難答等阿忽台有勇力人不敢近諸王禿剌手縛之內難悉平自冬至春未嘗一至家休沐夏五月武宗至自北即皇帝位拜太傅錄軍國重事仍總百揆禿剌封越王哈剌哈孫曰祖宗之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剌疏屬豈得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哉禿剌因譖之曰方安西王謀干大統哈剌哈孫嘗署文書由是詔曰和林為北邊重鎮今諸部降者百餘萬非重臣不足以鎮之念無以易哈剌哈孫者以太傅右丞相行和林省事會大雪民無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不足則益以牛羊又度地置倉積粟以待來者浚古渠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至大元年賜大帳如諸王禮卒年五十二贈太師封順德王

阿沙不花

阿沙不花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收康里時阿沙不花祖母苫滅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國亂家破無所依欲歸朝廷念無以自達一夕有數騎皆重負突入營中

驅之不去及旦繫騎營外置所負其旁夜復納營中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終無求者乃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驚曰殆天欲資我而東耶遂載二子越數國至京師太祖已崩太宗立盡獻其所有帝深異之命有司治邸舍以居之居二年聞國中已定謂帝欲歸帝曰汝昔何為而來今何為而去對曰妾昔以國亂無主遠歸陛下今賴陛下威德聞國已定欲歸守墳墓耳妾二子雖愚願留事陛下帝大喜召二子入宿衛而禮遣之後十三年復來時二子從憲宗伐蜀憲宗崩諸將皆還而二子獨後心以為憂往古廟禱焉若聞神語連稱好好問其國人通漢語者知為吉語及還則二子已至矣

留京師冊律無子牙牙後封康國王生六子阿沙不花最賢年十四侍世祖西蕃遣使者有所奏請既論遣之後數日帝問諸大臣曰前日西使何請朕何辭以遣之諸大臣莫能對阿沙不花從傍代對甚詳悉帝責諸大臣曰卿等任天下之重反不若一童子耶一日帝故命諸門衛勿納阿沙不花阿沙不花至諸門不納乃從水竇中入見帝曰臣一日不入侍身將何歸帝大悅乃顏叛諸王納牙等應之帝問討將安出對曰今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爲朕行之即北說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欲爲乃顏外

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知非大王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從之諸王之謀皆解帝乃親征乃顏平兼兩城兵馬都指揮使事武宗以懷寧王總軍漠北問阿沙不花誰可大用者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才也遂命從行成宗崩皇后謀立安西王阿難答適武宗遣脫脫計事京師丞相哈剌哈孫令急還報武宗而成后密諭通政使止其驛馬阿沙不花知事急作先日署文書給馬去武宗即位拜中書平章政事嘗出朝見一人倉皇失懼曰此必盜金者召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曰金有兩詔以金賜阿沙不花而誅盜者辭曰盜誅固當金非臣所宜得願還金以贖盜死帝悅而從之帝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中丞伯顏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麴櫱是沈姬嬪是好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也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進右丞相封康國公卒追封順寧王

拜住

拜住安童孫也五歲而孤稍長宏遠端亮有祖風爲宿衛長

嘗十八之任宿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非儒者之能事卿相之資也英宗在東宮左右咸稱拜住賢遣使召之拜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天子宿衛長而與東宮私相往來可乎英宗登極拜中書平章政事進左丞相至元十四年建太廟於大都至是四十年親享之禮未行拜住奏曰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郊廟祭享此其時矣帝悅曰朕能行之冬十月始有事於太廟二年春正月孟享始備法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拜住攝太尉以從帝見羽儀文物之美顧拜住曰朕用卿言舉行大禮今日之喜與卿共之致齋行禮中外肅然明日還

春秋弒其君[illegible][illegible]及其大夫孔父拜住可當此書法

宮鼓吹交作萬姓聚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有感而泣者又奏建太廟前殿行給禘配享之禮右丞相鐵木迭兒貪濫誣陷忌拜住方正謀中害之或以告拜住拜住曰我祖宗爲國元勛世篤忠貞故我年少叨受寵命大臣協和國之利也今以右相讐我而求報之非特吾二人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而已死生禍福天實鑒之汝輩毋復言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又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拜住曰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鐵木迭兒死帝

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鐵木迭兒惡日聞帝奪其官仆其碑奸黨鐵失等大懼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奸黨陰誘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汝輩圖得金帛欲庇有罪耶奸黨益懼乃生異謀車駕南還次南坡鐵失與赤斤鐵木兒等夜以所領衛兵殺拜住遂弒帝於行幄泰定初鐵失等伏誅贈太師封東平王

奕赫抵雅爾丁

奕赫抵雅爾丁回回氏爲右司郎中與同列議獄不決奕赫抵雅爾丁曰公等讀律不能變通以適事宜習於聞者難熟方論而不能切脉用藥於疾痛奚益哉大德八年肆赦廷議惟官吏受贓者不預奕赫抵雅爾丁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贓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耶刑部嘗有獄事上讞既論決丞相乃知其失以讓主者奕赫抵雅爾丁初未署案因取成案閱之竊署其名於下或問之答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獲免時左司闕都事平章梁暗都剌謂奕赫抵雅爾丁曰人之才幹固常有之惟篤實不欺爲難得公嘗以所知舉奕赫抵雅爾丁舉王毅李廸與論稱允除塞康道肅政廉訪使始視事見獄具陳列庭下問之乃前官創

陰陽家言豈可聽

製以待有罪者奕赫抵雅爾丁蹙然曰凡逮至臬司皆有爵命之人廉得其情彼將服罪獄具毋庸施也命屏去之監憲一年贓吏削跡卒年四十七

康里脫脫

康里脫脫阿沙不花之弟也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邊脫脫從行成宗崩仁宗奉太后至自懷孟既定內難太后以兩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算問所宜立者曰太者有災小者長久太后惑其言遣近臣朶耳諭武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豈有親疏陰陽家所言不容不思武宗默然召脫脫授以同知樞密院謂之曰我捍禦邊陲勤勞年久次序居長神器所歸灼

然無疑、今太后以星命爲言、天道昧昧、誰能預知、使我所行、
上合天心、下副民望、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
陽之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蓋任事之臣、擅權專殺、恐我治
其罪、故爲是奸謀、動搖大本耳、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
脫脫馳至大都、入見太后、道武宗所授旨、太后愕然曰、修短
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誠愛、貪慾已除、宗
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何不速來、復與仁宗屏左右、謂脫脫曰、
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今聞汝所言、殆有讒間、汝歸爲我、
彌縫闕失、使骨肉無間、相見怡愉、則汝功大矣、脫脫頓首謝
曰、太母太弟不煩過慮、臣侍藩邸歷年、頗見信任、今當推誠

竭忠、以開釋太子、後日三宮共處、靡有纖隙、斯爲脫脫報効
矣、太后遣阿沙不花往道群臣推戴之意、脫脫行至旺古察、
武宗在馬幨中、望見其來、趣使疾馳與之共載、脫脫具致太
后仁宗之語、武宗大感悟、遣阿沙不花還報、因問脫脫曾覩
事否、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而趨從之臣、攙取名位、誠
恐議及聖明、是以未敢祗事、武宗嘉歎久之、阿沙不花至、仁
宗即日奉迎於上都、武宗正位、尊太后爲皇太后、立仁宗爲
皇太子、三宮協和、脫脫兄弟之力爲多、知樞密院只兒哈忽
嘗有不遜語、帝將寘於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恩未立。
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爲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爲報仇、恐人人

自危、況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拜
中書左丞相、中外翕然稱爲賢相、至大三年、三寶奴等勸武
宗立皇子爲皇太子、脫脫方獵於柳林、遣使亟召之、遇三寶
奴問故、曰、建儲議急、故召公耳、脫脫曰、何謂也、曰、皇子寖長、
聖體近日倦勤、儲副宜早定、脫脫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曩
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兄弟叔姪、世世相承、
成約已定、我輩臣子、何可渝之、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後
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
鑒之、三寶奴雖不以爲然、而莫能奪其議也、仁宗即位、拜江
浙行省左丞相、時鐵木迭兒爲丞相、欲固位取寵、議立仁宗

子英宗爲皇太子、而明宗以武宗子封周王、出鎮雲南、諳脫
脫爲武宗舊臣、遽至京師、居數日、詔復還鎮、泰定四年卒、至
正初、贈太師、封和寧王、

燕鐵木兒

燕鐵木兒、牀兀兒之子也、武宗鎮朔方、備宿衛、特愛幸之、及
即位、同知宣徽院事、致和元年、進簽書樞密院事、泰定帝崩
於上都、丞相倒剌沙專政、利於立幼、燕鐵木兒時總環衞事
留大都、自以身受武宗之恩、其子宜纂大位、而一居朔漠、一
處西陲、與公主察吉兒、族黨阿剌帖木兒及腹心孛倫赤、剌
剌等議、八月甲午昧爽、率勇士納只禿魯等入興聖宮、帨中

書平章烏伯都剌伯顏察兒露刃誓衆曰祖宗正統屬在武
皇帝之子敢有不順者斬遂捕姦黨下獄與西安王阿剌忒
納失里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自東華門重列軍士命
前行省參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院使答剌麻失里乘驛
迎文宗於中興封府庫拘百司印遣兵守諸要害推前行省
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前行省參政王不憐吉台爲
樞密副使與通政院使蕭忙古䚟中書右丞趙世延樞密同
僉燕帖木兒等分典政務既受命未知所謝注目而立指使
南面拜衆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乃募死士買戰馬運京倉
粟以餉士卒遣使於各行省徵發錢帛兵器諸衛軍無統屬

者及調選與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燕鐵木兒宿
衛禁中夜則更遷坐以待旦者將一月弟撒敦子唐其勢時
留上都密遣人召之皆棄妻子來歸令塔失帖木兒爲使
者自南來云諸王帖木兒不花寬徹普化湖廣河南省臣合
軍扈駕旦夕且至使民勿驚疑命撒敦以兵守居庸關唐其
勢屯古北口復令乃馬台爲北使稱明宗從諸王兵整駕南
轅中外乃安撒里不花至自中興云乘輿已啟塗詔拜燕鐵
木兒知樞密院事率百官備法駕郊迎丁巳文宗至京師入
居大內己未上都王禪及太尉不花等軍次楡林九月詔燕
鐵木兒率師禦之撒敦先驅至楡林西乘其未陣衝之北軍

大敗師還燕鐵木兒以爲不正大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與
諸王大臣勸進文宗即位封燕鐵木兒爲太平王右丞相知
樞密院事王禪破居庸關將士皆潰游兵至大口詔燕鐵木
兒將兵拒之軍次楡河帝出都城將親督戰燕鐵木兒曰陛
下一出民心必驚軍旅之事臣以身任之願陛下還宮文宗
乃還燕鐵木兒與王禪軍遇於楡河北奮擊敗之追至紅橋
北阿剌帖木兒執戈刺燕鐵木兒燕鐵木兒側身以刀格其
戈斫之中臂復麈戰於白浮之野周旋馳突燕鐵木兒手斃
七人會日暝對壘而宿夜遣精銳鼓譟射其營敵衆驚擾自
相擊殺至旦始悟人馬死傷無數王禪集散卒復出我師堅

壁不動夜命撒敦潛軍繞其後八都兒壓其前夾營吹銅角
呼噪敵兵驚潰追及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王禪
單騎遁還至昌平南報上都軍入古北口掠石槽燕鐵木兒
遣撒敦倍道趨石槽敵軍方炊掩其不備直蹂之燕鐵木兒
大兵繼進追擊四十里出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木兒等將
士降者不可勝數餘兵奔竄遣撒敦襲之逐出古北口十月
諸王也先帖木兒陷通州將襲京師燕鐵木兒急引軍還擊
之敵軍狼狽走率師渡潞河追之敵兵殊死戰唐其勢陷陣
殺陽翟王太平死者蔽野餘兵宵潰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入
紫荆關撒敦兵潰行樞密院卜顏幹都勦指揮使也速台兒

發兵援之忽刺台犯良鄉游騎逼南城令京城居民戶出壯
丁一人持兵仗從軍士乘城諸門列甕貯水以防火脫脫木
兒章吉與也先捏合擊敵軍於良鄉南轉戰至盧溝橋忽刺
吉被創燕鐵木兒率軍循北山而西令脫衛繫囊盛菽豆以
飼馬士行且食晝夜兼程至盧溝河忽刺台望風西走凱還
都人羅拜馬首燕鐵木兒入見帝大悅宴興聖殿賜黃金印
齊王月魯帖木兒聞文宗即位乃率軍圍上都倒刺沙勢蹙
肉袒奉皇帝寶出請死齊王護送至京師文宗御興聖殿受
皇帝寶下倒刺沙於獄兩都平先是以欽察衛士多分置左
右二衛至是又析置龍翊衛以燕鐵木兒統三衛升爲大都

督府帝曰卿已爲省院惟未入臺二月遷御史大夫中書右
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領都督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錄軍國重事答剌罕太平王文宗以天下既定可行初志
遣治書侍御史撒迪迎明宗於漠北三月詔燕鐵木兒護璽
寶北上明宗嘉其功加拜太師餘如故從駕南還八月朔明
宗次王忽察都之地文宗以皇太子見庚寅明宗暴崩燕鐵
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璽寶授文宗疾驅而還晝則率宿衛
士扈從夜則躬擐甲胄繞幄殿巡護既達上都與諸王大臣
陳勸己亥文宗復即位於上都至順元年帝以殷須寵數未
足以報大勳命獨爲丞相以尊異之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粮

尙不墨如此

造作一切政務悉聽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員大小衙
門官員人等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二年爲建第於興聖
宮之西南十一月詔養其子塔剌海爲子以燕鐵木兒領奎
章閣學士院事賜龍慶州之流盃園池水磑土田又賜平江
松江江陰蘆場蕩山海塗沙田等地因言平江松江汙田五
百頃有奇糧七千七百石願增爲萬石入官以所得餘米贍
弟撒敦詔從之四年文宗大漸遺詔立兄明宗之子文宗崩
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即位四十三日而崩文宗后臨朝燕鐵
木兒與羣臣議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天位至重吾
兒幼沖豈能任耶明宗有子妥懽帖睦爾出居廣西今年十

三矣可嗣大統於是奉太后命召還京師至良鄉具鹵簿迎
之燕鐵木兒與之並馬而行於馬上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
難遣使奉迎之故而妥懽帖睦爾無一語酬之燕鐵木兒疑
其意不可測且明宗之崩已與逆謀恐即位之後追舉前事
故宿留數月而心志昏亂燕鐵木兒自秉大權以來挾震主
之威肆意無忌一宴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爲夫人前後尙宗
室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遂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
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
問曰此爲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荒淫日甚
體羸溺血而卒妥懽貼睦爾乃即位是爲順帝以撒敦爲左

一身不兼兒哭子孫耶

丞相唐其勢爲御史大夫元統二年命唐其勢總管高麗女
直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授撒敦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
軍國重事答剌罕榮王太傅中書左丞相賜廬州路爲食邑
有世世子孫九死贈燕鐵木兒德王謚忠武至元元年立燕
鐵木兒女爲皇后撒敦死以唐其勢爲中書左丞相伯顏爲
右相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
上遂與叔答里潛蓄異心交通諸王晃火帖木兒謀立之郯
王徹徹禿發其謀六月三十日唐其勢屯兵東郊身率勇士
突入宮闕伯顏及完者帖木兒定住闊里吉思等掩捕獲之
唐其勢及弟塔剌海皆伏誅其黨北奔答里答里以兵應之

殺使者哈兒哈倫阿魯灰用以禡旗帝遣阿弼諭之又殺阿
弼帝命伯顏討之答里率逆黨拒戰爲𢫬思監所敗奔於晃
火帖木兒孛羅兒火兒不花追襲之力窮勢蹙阿魯渾察執
送答里等戮之晃火帖木兒自殺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攀折
殿檻不肯出塔剌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斬
之血濺后衣伯顏奏曰豈有兄弟爲逆而皇后黨之者并執
后后呼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耶遷皇后
出宮酖之於開平民舍遂籍錄唐其勢家

伯顏

伯顏蔑兒吉䚟氏授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泰定帝崩燕鐵木

伯顏殺之鴆后終之謀篡竊內不自安令成騎虎之勢

兒遣明里董阿迎立懷王於江陵道過河南使以謀密告伯
顏伯顏歎曰此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厚恩乃集僚屬明
告以故使羅里報燕鐵木兒曰公盡力京師河南事我當自
効參政脫別台有異圖欲殺伯顏伯顏拔劍殺之奪其軍馬
懷王至河南伯顏備乘輿百官父老導入俯伏稱萬歲叩
頭勸進扈從北行懷王即皇帝位加太尉進開府儀同三司錄
軍國重事御史大夫中政院使明宗即位拜中書左丞相明
宗崩文宗嗣位拜知樞密院事封浚寧王文宗崩伯顏奉太
皇太后命立寧宗寧宗崩順帝入踐帝位拜中書右丞相上
柱國太師進封秦王領宮相諸內府總領蒙古欽察斡羅思

諸衛親軍都指揮使三年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謀危社稷
伯顏奉詔誅之餘黨稱兵伯顏帥師往上都擊破其衆鴆殺
皇后爲匿唐其勢塔剌海於後宮五年爲大丞相伯顏自誅
唐其勢之後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
漸有奸謀帝患之初伯顏欲以其侄脫脫宿衛伺帝起居懼
涉物議乃以樞密知院汪家奴翰林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
實屬意脫脫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
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側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
之人惟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
意帝猶疑之遣阿魯世傑班日與之往復議論知其無他心

帝始信之、車駕自上都還京、伯顏數以兵巡行紅城諸處、歸輒作、後三人謀益堅、伯顏不知也、伯顏構陷郯王徹徹篤、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不待旨而行、帝愈忿之、伯顏日益立威、鍛鍊諸獄、延及無辜、六年、伯顏自領兵衞請帝出田、脫脫告帝托疾不往、伯顏固請詔太子燕帖古思出畋於柳林、脫脫遂與世傑班阿魯共白帝逐之、脫脫受密旨領軍、悉拘門鑰、阿魯世傑班侍帝側、傳命是夜帝御玉德殿、發號令、二鼓、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見帝、四鼓命只兒瓦歹奉詔往柳林、出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遣人來城下問故、脫脫坐城門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衞、伯顏乞陛辭、不許、遂行、道出眞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問曰、汝曾見子叛父事耶、父老曰、不曾見子叛父、惟見臣叛君耳、伯顏有慚色、詔徙陽春縣安置、病死於龍興路驛舍、病死尚便宜

脫脫

脫脫、伯顏弟德王馬扎兒台子也、養於伯顏、拜親軍都指揮使、進御史大夫兼前職、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衞精兵收爲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常憂其敗、私請於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懷疑久未決、質之其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何顧焉、時帝之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脫脫與二人深相結納、錢唐楊瑀嘗事帝潛邸、爲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年、伯顏風臺臣奏漢人不可爲廉訪使、脫脫曰、此祖宗之法、不可廢、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於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佑漢人、當治之、帝曰、此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於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禽之、戒衞士嚴宮門出入、螭坳悉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脫、益增兵自衞、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於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以所掌兵及宿衞士拒伯顏、遂拘京城門鑰、命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入見、出五門聽命、命范匯

二帝語見上注

二人與其事防之何也

不必

草詔數伯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
歹賫赴柳林脫脫坐城門上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
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伯顏遂南行詔以馬
札兒台爲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至正元年爲中書
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脫脫悉更伯顏舊政復行太廟四時祭
雪郯王徹徹篤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復科舉開馬禁減
鹽額蠲負逋請開經筵遴選儒臣以勸講身領經筵事中外
翕然稱爲賢相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爲總裁又請
修至正條格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育於脫脫家每有
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

史緯 卷三百二十十三 十九

脫脫抱皇太子單騎登山乃免四年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
請復僧司曰爲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
地獄中復置地獄耶以疾辭位不允表十七上始從之封鄭
王食邑安豐賞賚巨萬俱辭不受七年右丞相别兒怯不花
譖馬扎兒台詔徙甘肅脫脫請俱行十一月馬扎兒台卒帝
念脫脫勋勞召還京師九年復爲中書右丞相脫脫自復入
中書恩怨無不報以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柏伯帖木兒
等爲僚屬委以腹心之寄大小之事悉與之謀事行群臣不
知也吏部尚書偰哲篤請更造至正交鈔脫脫從之而鈔竟
不行河决金堤方數千里數年不能塞脫脫用賈魯計請塞

之以身任其事謂羣臣曰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
即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有異論者皆不聽奏以賈
魯爲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役之築
决堤使復故道凡八月功成天子喜其功勑儒臣歐陽玄製
河平碑賜淮安路爲食邑郡邑長吏聽其自用汝潁妖寇起
以紅巾爲號襄樊唐鄧皆應之十一年脫脫奏以弟御史大
夫也先帖木兒爲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上
蔡既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
奔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别將代之也先帖木兒昏夜入
城仍爲御史大夫陝西行省監察御史劾其喪師辱國之罪

史緯 卷三百二十十三 二十

脫脫怒遷西行臺御史大夫朶兒直班爲湖廣行省平章政
事御史皆除各府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十二年紅巾芝麻
李據徐州脫脫請自討之以逯魯曾爲淮南宣慰使募鹽丁
及城邑趫捷通二萬人與所統兵俱發師次徐州攻西門賊
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動麾軍奮擊大敗其衆城破
芝麻李遁去遂屠其城帝遣使即軍中命脫脫爲太師依前
右丞相趣還朝十三年脫脫用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
哈台議屯田京畿以二人兼大司農卿西至西山東至遷民
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大稔
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詔脫脫總制諸軍討之一切庶政悉

脫脫有才略治河則平屯田制除州更出師皆捷與帝不能用而擇之宜其敗也

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西域西番、皆起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連戰皆捷、分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代將其兵、削官爵安置淮安、初脫脫西徙、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累言於帝、召還之、脫脫薦德哈麻、引爲中書右丞、後脫脫信用汝中柏、以爲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中柏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銜之、哈麻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出師、以中柏

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中柏恐哈麻爲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帖木兒謀、也先帖木兒不從、哈麻譖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僧也先帖木兒移疾、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奉御史臺印出都門聽旨、而脫脫有淮安之命、詔至軍中、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之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旣聽詔、脫脫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戰兢、懼弗能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者深矣、卽出甲兵及名馬三千、分賜諸

將、俾各率所部、聽新帥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無罪、遣此、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劍刎頸而死、詔移諭亦集乃路、臺臣猶以謫輕、疏其兄弟之罪、詔流脫脫於大理宣慰司、也先帖木兒於四川碉門、脫脫長子哈剌章肅州安置、次子三寶奴蘭州安置、家産入官、脫脫至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可以無虞、脫脫辭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九月、移至輕阿乞之地、十二月、合麻矯詔鴆之、年四十二、二十三年、監察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寃、詔復脫脫官爵、幷給還其家産、也先帖木兒已死、召哈刺章拜中書平章政事、封申國公、三寶奴知樞密院事、二十

六年、監察御史聖奴、也先撒都、失里等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從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生民塗炭、從此始、設使脫脫不死、天下安得有今日之亂哉、乞封一字王爵、定諡及加功臣之號、朝廷是其言、以國家多故、未及行而元亡、

朶爾直班

朶爾直班、木華黎七世孫、元統元年、擢監察御史、教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俾入正班、朶爾直班執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朶爾直班曰、事不可行、大夫宜覆奏、不可以奉詔爲辭、改奎章閣學士、朶爾直班世家子、甫弱冠、

以經術侍帝左右時以爲盛事選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
聽訟之際引論律令曲當事情有同僚年老者歎曰吾居是
官四十年見公論事殆神人也拜中書參知政事時纂集至
正條格朶爾直班謂是書上有祖宗制誥安得獨稱今日年
號又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安可獨以爲書名時相不能從
拜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別怯兒不花詔黜御史大夫懿
憐直班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朶爾直班再上章劾奏并乞
罷大夫不允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朶爾直班曰汝其毋
辭對曰惡徹察矣臣安得獨留帝出淳罷之朶爾直班杜門
不出授遼陽行省平章政事會盜起河南召拜中書平章政

事論祖宗用兵匪嵩於殺人蓋必有其道焉今倡亂者止數
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爲畔逆豈足以服人心迕丞相脫脫意
出爲陝西行省御史大夫行至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卽
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詔與朶朶便宜同討賊卽督諸軍復
商州修築奉元城壘募民爲兵範庫銀爲錢射中的者賞之
於是人皆爲精兵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師敗於河南西臺
御史蒙古魯海牙范文等劾之朶爾直班當署字顧左右曰
吾其爲平章湖廣矣命下果然湖廣行省時權治澧州汝中
恒言於丞相曰不殺朶爾直班則丞相終不安乃命專供給
軍食右丞伯顏不花方總兵承順風旨數侵辱之欲坐以供

毀殺皆能容人亦不至敗

需失期遂劾罕軍師王不花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坐不重
茵食無珍味徒爲我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欲誣之是無
人心也我曹便當散還鄉里矣脫脫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
中害之完者至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勳舊之家國之祥瑞
吾苟傷之人將不食我餘矣卒於黃州年四十

阿魯圖

阿魯圖博爾术四世孫脫脫辭相位順帝問誰可代者脫脫
以阿魯圖對拜中書右丞相而別兒怯不花爲左丞相右司
郎中陳思謙上書言事阿魯圖曰左右司之職所以贊助宰
相令郎中與我輩共議見諸行事何必別爲文字自有所陳

耶郎中若居他官則可令爲左右司而建言是欲顯一己之
能將置我輩於何地思謙大慚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
或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宜阿魯圖曰廟堂選儈子耶若選
儈子須選強壯人尚書欲其詳讞刑牘耳若不枉人不壞法
卽是好刑官何必求強壯人耶別兒怯不花謀擠害脫脫阿
魯圖曰我等豈能久居相位當亦有退休之日人將揩拾我
奈何別兒怯不花乃風監察御史劾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
魯圖卽避出城其姻黨皆爲之不平曰丞相何不見帝自陳
阿魯圖曰我博爾术世裔豈以丞相爲難耶令御史劾我我
宜卽去蓋御史臺乃世祖所設我若與御史抗卽與世祖抗

矣汝等無復言十一年起爲太傅出守和林卒

太平（以脫脫太平之賢不免父子兄弟同死國欲不亡得乎）

下[illegible]何處人

太平姓賀氏元統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特賜姓蒙古氏七年國王朵而只爲左丞相請於帝曰臣藉先臣之蔭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詔拜太平左丞相朵而只爲右丞相脫脫罷相出居西土命其父馬札兒台卒太平力請令脫脫歸葬脫脫既還朝拜太傅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已也汝中栢讒間之罷爲翰林學士承旨既又誣劾其過失并論其子不宜娶宗室女脫脫之母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人也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

弟若遂吾言非吾子也故吏田復劾太平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慊矣遂杜門謝客十五年河南盜起命太平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十七年召爲中書左丞相時毛貴據山東由河間入寇官軍屢敗漸逼京師廷議遷都以避之太平力爭以爲不可起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剌不花引兵擊之大敗賊衆京城遂安右丞相搠思監家人造僞鈔事覺刑部欲連搠思監太平曰堂堂宰相爲得有此四海聞之若國體何二皇后奇氏與皇太子謀欲內禪遣宦者朴不花諭意於太平太平不答皇后召太平至宮中賜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皇太子令監察御史買住

密旨不見 冊

桑哥失里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下獄死以二人爲太平黨也太平遂以疾辭位二十年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倡亂北邊勢逼上都皇太子言於帝命太平留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太平遂往同知太常院事脫歡縛王以獻太平令生致闕下北邊以寧不以爲已功拜太傅賜歸帝欲以伯撒里爲丞相伯撒里曰臣老不足任宰相陛下必以命臣非太平同事不可帝密旨令伯撒里酬太平毋行皇太子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太平故違上命詔安置土蕃遣使者逼令自殺年六十三子也先忽都知樞密院事搠思監伺皇太子旨搆大獄誣以不軌貶撒思嘉之地道由朵思麻行宣政院使桓州閭受

卯太平留居其地諷政奏也先忽都違命杖死

（太平以兒爵而死忽都豈宜復爵）

太不花

太不花弘吉剌氏太平爲丞相薦太不花爲中書平章政事太平既罷太不花黨於脫脫謀害太平衆由是惡之十四年脫脫總大兵征高郵詔奪其兵權陞太不花本省左丞相代總其兵山東河北諸軍悉令太不花節制以軍士乏糧遂縱使不遵命令肆剽掠爲民患監察御史也先忽都等劾其慢賊虐民之罪詔奪職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湖廣荊襄諸軍太平復相太不花意不平曰太平漢人今乃居中用事

安豐遂樂我反在外勞苦耶賊敗且退諸將欲乘勝渡江太不花反勸兵而還以養寇爲名賊犯汴梁守臣請援兵至十往反太不花始率兵援汴梁猶按甲不進時雎亳太康俱陷邊境日急或曰賊旦夕且至丞相兵不進何也太不花曰毋多言我自有神算遂縱兵出掠百里之內蕩然無遺渡師河北屯兵曹濮駐於彰德曹濮之賊轉入晉冀大同相繼不守遂蔓延不可制其子詩猗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討山東久無功賊愈充斥逼近京畿於是拜太不花中書右丞相總其兵討山東既渡河言賊勢張甚軍行宜以糧餉爲先昔漢韓信行軍蕭何餽餉方今措畫無如丞相太平者宜令太平至

軍中供給事乃可濟不然兵不能進矣欲其至軍中而害之也太平諷監察御史迷只兒海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詔削官爵安置蓋州殺之於路

元役賊賊用太不花爰得不仁古來亡國之君皆由於不知人知人最難事哉

察罕帖木兒

察罕帖木兒系出北庭家沈丘幼篤學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怒則毫直指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焚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察罕帖木兒乃奮義起兵沈丘子弟從者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合兵襲破羅山所在義士將兵來附得萬人自成一軍十五年賊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察罕帖木兒轉戰而北戍虎牢以遏賊鋒賊北渡察罕帖木兒進戰大敗之殲其餘黨河北遂定除刑部侍郎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察罕帖木兒結陳待之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率猛士鼓譟擊賊中堅賊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算軍聲益振十六年陞兵部尚書賊西陷陝州斷殽函欲趨秦晉答失八都魯節制河南調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鼓行而西夜拔殽陵立柵交口陝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賊轉南山粟給食堅守攻之猝不下察罕帖木兒

賊勢甚熾刑火流溢一察罕亦奈何

焚馬矢營中如炊爨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賊渡河陷平陸掠安邑察罕帖木兒追襲之至下陽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皆潰加僉河北行樞密院事十七年賊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趨長安分道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臺來告急察罕帖木兒領大衆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殺獲以億萬計餘黨散走南山朝廷嘉其功授陝西行省左丞賊出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分兵入守鳳翔而遣諜者誘賊圍之賊圍鳳翔數十重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

相蹂踐、斬數萬級、伏尸百餘里、餘黨皆潰、關中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留兵屯澠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自將銳卒赴召、而曹濮賊方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大掠且南還、察罕帖木兒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擊之、賊棄輜重走山谷、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詔察罕帖木兒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荊襄、便宜行事、察罕帖木兒益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

爲己責、安豐賊劉福通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群盜、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甘肅、所在兵起、察罕帖木兒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叛將周全棄覃懷、與賊合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遂引去、追至虎牢、塞成皋諸險而還、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十九年、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出汴東、戰船浮於河、水陸并下、略曹南、據黄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黄河、俱會汴城、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數出

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遣苗軍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賊出爭之、卒佯走、近大營、縱鐵騎突擊、悉擒其衆、賊自是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食盡、乃與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入、劉福通奉其僞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居民二十萬、市不易肆、河南悉定、獻捷京師、歡聲動中外、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便宜行事、詔告天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苦饑、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至、察罕帖木兒分兵鎮關陝荊襄河洛江淮、以

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修車船、繕甲兵、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時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定、而答失八都魯之子孛羅帖木兒以兵駐大同、欲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二十一年、諜知山東群賊自相攻殺、察罕帖木兒輿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議師期、發并州兵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潞澤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賊兵遇、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城下、王士誠降、遂復東平濟寧、田豐亦

降時大軍猶未渡，群賊皆聚於濟南，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拒。察罕帖木兒分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東徇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渡河，與賊戰於分齊，大敗之。諸將皆報捷，進圍濟南，拔其城，山東俱平，獨益都未下。二十二年，田豐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數入其帳中。及豐謀變，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不許，從輕騎十一人至豐營，爲王士誠所刺。訃聞，帝震悼，公卿及四方之士無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主失大將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已及於難。追封潁川王，諡忠襄，食邑沈丘縣，所在立祠致祭。拜擴廓帖木兒太尉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便宜行事，總其父兵。擴廓帖木兒既領兵柄，銜哀討賊，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其城就擒渠魁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山東悉平。擴廓帖木兒本察罕帖木兒之甥，養以爲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然無事。擴廓帖木兒乃駐兵於汴洛，朝廷倚之以爲安。孛羅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既沒，數以兵爭晉冀。二十三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得罪於皇太子，

父不能令其子，君不能使其臣，不亡得乎

奔大同。孛羅帖木兒匿之。老的沙，帝之母舅，帝數令皇太子鞫其事，皇太子不從，帝乃密令孛羅帖木兒隱其迹，而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附皇太子，必窮竟其事。皇太子又倚重於擴廓帖木兒，擴廓帖木兒駐太原，與孛羅帖木兒構兵，勢不可解。二十四年，詔削孛羅帖木兒官職，奪其兵柄。孛羅帖木兒不受詔，遂遣兵犯京師，天子不得已，縛搠思監、朴不花與之。七月，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禿堅帖木兒合兵犯闕，擴廓帖木兒遣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白鎖住戰不利，遂奉皇太子奔於太原。孛羅帖木兒既入朝，擢相位，白鎖住將二萬騎屯漁陽，爲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帖木兒取大同，皇太子發丞相也速兵屯東鄙，魏遼諸王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帖木兒兵取中道抵京師。孛羅帖木兒既伏誅，帝命白鎖住兵守京城，詔皇太子還京，擴廓帖木兒扈從入朝，拜擴廓帖木兒左丞相。居兩月，請南還視師。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有，皇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封擴廓帖木兒河南王，總天下兵，代行。擴廓帖木兒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用孫翥、趙恒爲謀主。二十六年，屯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見擴廓帖木兒總其兵，不能平，而張良弼等皆以功自恃，不肯就統屬。擴廓帖木兒遣關保攻良弼於鹿臺，思齊與良弼合兵，連不解。擴廓帖

天不足

木兒本受命南征乃用兵陝西朝廷疑其有異志皇太子之奔太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帖木兒不從乃還京師皇后奇氏令擴廓帖木兒以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位擴廓帖木兒至京師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皇太子心銜之至是屢趣其出師江淮擴廓帖木兒遣弟脫因帖木兒將兵而東然西兵終不解帝下詔和釋之擴廓帖木兒殺詔使天下奴等而跋扈之迹成矣二十七年帝詔皇太子總天下兵馬命擴廓帖木兒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與張良弼等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詔書雖下皇太子竟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帖木兒扞拒不受其

關保未入太原故不死

將關保與察罕帖木兒起兵勇冠諸軍貊高善論兵兩人爲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列其罪狀於朝舉兵共攻之詔落擴廓帖木兒左丞相以河南王與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帖木兒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鎖住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在山東者也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答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領之擴廓帖木兒既受詔退屯澤州二十八年命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廓帖木兒遣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命魏因賽不花關保思齊良弼諸軍合攻澤州詔削擴廓帖木兒爵邑其將士官吏效順者與免

罪擴廓帖木兒退守平陽關保遂據澤潞二州與貊高合兵思齊張良弼等（擴廓等相持明兵之利也）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既久時明兵至河南思齊良弼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西歸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擴廓帖木兒不出諜知貊高分兵掠祁縣夜潛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貊高關保皆就擒上疏自陳情悃帝亦悔悟下詔赦其罪明兵已定山東河洛中原皆不守帝詔復擴廓帖木兒官爵帥兵南討命也速以兵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以復汴洛未幾也速兵潰禿魯思齊兵未嘗出擴廓帖木兒自平陽退守太原事已不可爲矣已而明兵逼京城帝北奔及明兵至太原擴廓

帖木兒西奔甘肅

史新卷三百二十四

元史十三

列傳

巎巎

巎巎不忽木子也拜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順帝覽徽宗畫稱善巎巎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耳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人君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過天災進言于帝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人子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修行則天意必回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言則經筵進言之大臣識[illegible]奎[illegible]學士院巎巎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然之時科舉既廢巎巎從容爲帝言古昔取人才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命復舊制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斯時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逸後置局纂修實由巎巎發其端巎巎雅愛儒士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有達官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巎巎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于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當時倣書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愼若此世祖嘗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經史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

令卿從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耳今汝言不愛儒學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人倫得國家治違之則人倫失國家亂汝欲亂而家我弗能禦愼勿以斯言亂吾國也儒者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儲貯有大過人者何可易視也達官慙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召還時中書平章闕員近臣欲有所薦因言平章不可久懸以覘帝意帝曰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巎巎不復薦人至京七日卒兄回回江浙行省右丞與巎巎爲時名臣世號雙璧云

自當

自當蒙古人泰定二年爲工部員外郎會文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之自當未即與工尚書曰此奉特旨有愆則罪歸於衆矣自當曰即有罪我獨任之未幾帝問成否省臣召自當責之自當入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尚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舊惡疾居之何嫌必欲舍舊更新則大明殿乃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乎帝大悅語省臣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賜上尊金幣歷參議中書省事文宗欲游西湖自當諫不聽遂稱疾不從文宗在舟中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此游耶臺臣嘗奏除目文宗親添作院官闕闕自當言闕闕爲人詼諧惟可任教坊司若以居

風紀則臺綱掃地矣乃止自當性剛介終始一節以忤權貴左遷卒

阿榮

阿榮字存初怯烈氏拜參知政事淡於數學天曆三年春榮上于廷阿榮與虞集會于直廬慨然興歎語集曰更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材彬彬大出君猶及見之惜榮不及見也集曰得士之多幸如君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之理存初妙於文學以盛年登朝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阿榮復歎日數當然耳問何以知之弗答後三年卒科舉果罷至正元年始復

小雲石海涯

小雲石海涯姓貫氏號酸齋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待馬至騰上之越二三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挽強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咸服其趫捷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為文出人意表襲父官為兩淮萬戸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御軍嚴肅一日謂弟忽都海涯曰吾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嗣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幸勿辭即解所綰金虎符佩之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及歌行大奇之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讓弟謂宮臣曰吾相家子弟乃有如是賢者耶選為英宗說書秀才仁宗踐祚拜翰

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忽喟然歎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禁林清選與軍貲銚高人將議吾後矣辭疾還江南改姓名易服色賣藥於錢唐市中人莫識也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以紬被易之漁父異其為人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蘆花被詩援筆立成遂持被去人間競傳之其依隱玩世類此晚年為文日邃詩沖淡可喜草隸書取古人所長變化之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視死生若晝夜翛翛欲遺世而獨立云卒年三十九追封京兆郡公

潤文亦異

泰不華

泰不華伯牙吾台氏拜中臺監察御史順帝即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號大臣燕鐵木兒伯顏皆列地封王泰不華率同列言嬸母不宜稱太皇太后相臣不當受王封太后怒欲殺言者泰不華語同列曰此事自我發之決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守法如此真風憲臣也賜金幣以旌其直遷浙東道宣慰使死方國珍之難追封魏國公

余闕

余闕字廷心唐兀氏廬州人進士及第至正十三年僉淮東都元帥府事守安慶時南北不通兵食俱乏乃集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屬縣瀦山

八社、土壤沃饒、悉以爲屯、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引江水注之、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時羣盜環布、余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通道江右商旅四集、加江淮行省參知政事、池州趙普勝帥衆攻城、拒戰月餘、敗走安慶倚小孤山爲藩屏、命胡伯顏統水軍戍之、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趨安慶、賊追至城下、余闕遣兵扼于觀音橋、饒州祝寇攻西門、余闕却之、賊攻東門、紅旗登城、余闕簡死士力擊、賊敗去、復來攻、金鼓震地、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余闕分麾下將督三門兵、扞賊西門、勢尤急、余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衆號哭止之、不聽、揮戈斬數首、余闕亦被十餘創、城陷、余闕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年五十六、妻耶卜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戸李宗可等十八人、時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余闕善撫士、與下同甘苦、稍有違令、卽斬以徇、每出戰身當矢石、士以盾蔽之、余闕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豳國公謚忠宣、余闕旣死、賊義之、求屍塘中、斂葬于西門外、明太祖嘉余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有司歲時致祭、余闕姓唐兀非余名闕也

答里麻

答里麻、高昌人、元統元年、陞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朝京、道過遼陽、謁省官、各奉布四疋、書一幅、用征東省印封之、答里麻詰其使曰、國制設印、以署公牘、防姦僞、何爲封私書、况汝出國時、我未爲遼陽省官、今何故有書遺我耶、却之、除大都路留守、命修七星堂、先是用赤綠金銀裝飾、答里麻獨務儉素、令畫工圖山林景物、左右皆不然之、車駕自上京還、入觀大喜、以手撫壁曰、有心哉留守也、賜金幣、遷陝西行臺中丞致事、

星吉

星吉、河西人、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威順王歲常出獵、民病之、又起廣樂園、奪名娼巨賈以網利、星吉至謁王、王闔中門、啟左扉召之入、星吉引繩床坐中門西、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闔者以告王、命啟中門、星吉入責王曰、王帝室懿親、古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驕獵宣淫、貿怨于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星吉手謝之、悉改其所爲、有胡僧小住持、服三品、持寵橫甚、星吉命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罪而籍之、汝潁妖賊起、會僚屬議之、或曰、鄭萬戸老將也、宜起而用之、星吉以兵事屬之、賊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星吉謂鄭萬戸曰、此

詐也受降如受敵賊果詐降遂戮其黨械渠魁數十人以俟命未報入爲大司農同僚受賊賂誣鄭萬戸罪所械盡釋之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鄂人騈首號泣曰大夫不去吾屬豈爲俘囚乎遷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員外置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州太平宮軍止三百人賊號百萬衆欲走星吉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家室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兵先是行省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衆爭赴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于白湄擒其渠魁周驢奪船六百艘遂復池州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衆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不得泊吾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幟鼓譟而薄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爲我用又大破之時賊閒安慶遂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栅小孤山而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湖亦多故卒無繼援日久糧乏士卒飢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糧以圖再舉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于此衆不敢復言賊乘大船四集來攻取蒹葦縛爲大筏

塞上下流焚之我軍力戰衆死且盡星吉從子伯不華死之星吉堅坐不動賊發矢射之星吉昏仆賊舁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饋食星吉斥之不食七日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卒年五十七時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守集慶明兵圍之福壽數督兵出戰力竭城破百司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達魯花赤達尼達思侍坐弗去俄亂兵四集福壽遇害達尼達思亦死之贈福壽衛國公

達禮麻識理

達禮麻識理怯烈台氏至正二十四年拜太子詹事怯薛官哈剌章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傳子孫惟怙權術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似壞我家法將不可收圖天命不可保矣汝吾功臣之後故召語汝汝明旦亟以吾言告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即殛汝告而不改吾屯有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剌章入見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死矣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契丹突欲八世孫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之說身

長八尺美髯宏聲太祖偉之呼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國語長髯人也己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用弓匠亦猶治天下當用治天下匠耶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殂帝至東印度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

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四方言好生惡殺此天降符陛下陛下天之元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乃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子女金帛楚材獨取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以愈太宗即位楚材謂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然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中原甫定民多觸禁綱而國法無赦令楚材請肆宥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太祖有事西域中原官吏多聚歛自私而官無儲偫近臣別迭等因言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若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

[illegible]人生全
[illegible]楚材[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
陰[illegible]大矣

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萬餘石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參佐皆用省部舊人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金帛帝就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即日拜中書令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皆屠之汴梁將下楚材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得免者百四十七萬人楚材請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

廟地收太常禮樂生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率大臣子孫執經聞義置編修所于燕京經籍所于平陽由是文治興焉詔籍中原民大臣議以丁為戶楚材曰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承先帝之命推誠任卿中原底定卿之力也時議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窮竭國用匱乏當為鑒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以金帛賜之帝曰已許之奈何楚材曰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

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之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地稅上田每畝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取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定矣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未易成也請校試之乃命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帝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蘗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

乎帝語近臣曰汝曹愛君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已辛丑二月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翌日而瘳十一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甲辰五月楚材卒年五十五贈太師封廣寧王謚文正子鑄中書左丞相

董文用

董文用槀城人世祖在潛藩文用謁見帳中常見許重至元初爲西夏中興路行省郎中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鎭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省臣不能支文用每面折之其徒積忿譖文用于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問之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請得天子所遣爲王傅者辨之王遣其傅訊文用其傅中朝舊臣文用因歷指諸臣下不法事其傅驚起白王王急召文用謝之代紇石里爲工部侍郎紇石里阿合馬私人也使鷹監奏曰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帝怒促召治之文用入帝望見曰董文用乃爲汝治鷹食者耶別令有司給之遷兵部尚書江淮省臣忌廉察官請行

臺隷於行省集朝臣議之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名存紀綱且不振一旦去之則風采苶然無可復望者矣知秘書監中書右丞盧世榮曰我立法治財當倍增而民不擾詔會議人無敢言文用問之曰此錢取于右丞之家耶將取之于民耶取于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主者將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禦寒必死毛又可得哉民財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也今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議者曰君折聚斂之臣以厚邦本眞仁人之言哉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建佛塔於宋故宮

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文用曰民不堪命少徐之如何主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耶文用曰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豈上意耶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祗遹王惲十餘人爲按察使徐琰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桑哥當國與文用不合文用謂桑哥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國政日亂將不止於臺事之不行也具奏桑哥奸狀遷翰林學士承旨文用既老帝屢命其諸子入見文用終不以見卒年七十四贈壽國公謚忠穆弟文忠爲符寶局郎右丞相安童陳事

忤旨文忠曰丞相素有賢名今秉政之始人方傾聽所請不得何以爲政從旁代對詳明懇切如身條是疏者始得允安童北伐阿合馬獨當國柄憚廉希憲復相奏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文忠言希憲國家名臣今宰相虛位不可使久居外以孤民望宜早召還從之上言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自冊爲太子累使明習軍國之事然十有餘年終守謙退不肯視事者非不奉明詔也蓋朝廷處之未盡其道耳夫事已奏決而始啟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惟有唯默遜避而已若令有司先啟而後聞其有未安者則以詔勅斷之庶幾理順而分不踰太子必不敢辭其責矣帝命諭

大臣使行之復語太子曰董八柴立國本其勿忘之授僉書樞密院事卒贈壽國公謚忠貞

耶律留哥

耶律留哥契丹人仕金爲北邊千戶太祖起兵朔方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眞戶夾居防之留哥不自安歲壬申遁至隆安糾壯士剽掠州發卒追捕留哥擊走之與耶的合勢衆十餘萬推留哥爲都元帥耶的副之營帳百里威震遼東太祖命按陳行軍至遼遇之問所往留哥曰我契丹軍也將往附大國按陳曰我奉旨討女眞適與汝遇庸非天乎然汝欲效順何以爲信留哥乃與按陳於金山刑

白馬白牛登高北望折矢以盟按陳曰吾還奏當以征遼之責屬汝金人遣胡沙帥兵六十萬號百萬來攻令有得留哥骨一兩者賞金一兩肉一兩者賞銀亦如之仍世襲千戶留哥馳表聞帝命按陳引千騎來會與金兵對陣留哥以姪安奴爲先鋒橫衝胡沙軍大敗之按陳還以可特哥副之衆以遼東未定推留哥爲王立妻姚里氏爲妃耶的李家奴爲丞相國號遼金主遣宣撫萬奴領軍四十餘萬攻之留哥逆戰于歸仁縣北河上金兵大潰萬奴奔東京於是盡平遼東州郡都於咸平號爲中京留哥破東京可特哥娶萬奴之妻李仙娥留哥不直之有隙耶厮不等勸留哥稱帝留哥曰向者

吾與撥陳盟、願附大蒙古國、竊食其言而自爲東帝、是逆天也、逆天者必有大咎、衆請僉力乃稱疾不出、滑與其子薛闍、奉金幣九十車、金銀牌五百入覲、帝大悅、凡留哥所獻、白之于天乃可受、遂以白氈陳于前、七日而後納諸庫、因問舊何官、曰遼王、命仍遼王、賜金虎符、又問戶籍幾何、曰六十餘萬、帝曰、可發三千人爲質、朕遣蒙古三百人往取之、汝可遣人偕往、且命詰可特哥曰、汝娶萬奴之妻、悖法莫甚、其拘繫以來、可特哥懼、與耶廝不等紿其衆曰、留哥已死、遂率衆叛、殺所遣三百人、惟三人逃歸、帝諭留哥曰、汝毋以失衆爲憂、朕當倍此數封汝、草青馬肥、資汝甲兵往取家孥、乞奴金山

青狗等、推耶廝不僭帝號于澄州、方閱月、其元帥青狗叛歸于金、耶廝不爲其下所殺、推丞相乞奴監國、其元帥鴉兒屯開保州、關金蓋州守將衆家奴攻敗之、蒙古引留哥軍數千適至、得兒獨剌、并妻姚里氏戶二千、鴉兒軍敗東走、留哥追擊破之、徙治臨潢府、乞奴走高麗、爲金山所殺、金山自稱國王、統古與復殺金山而自立、賊舍又殺之亦自立、留哥引蒙古契丹軍十萬圍賊舍、高麗助兵四十萬克之、賊舍自縊死、徙其民於西樓、復定遼東、庚辰、留哥卒、年五十六、帝征西域、皇太弟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權領其衆、丙戌帝還、姚里氏携次子善哥、鐵哥、永安、見帝河西阿里湫城、帝曰、健鷹飛不到之地、汝婦人乃能來耶、賜之酒、慰勞甚至、姚里氏奏曰、留哥既沒、官民乏主、其長子薛闍扈從有年、願以次子善哥代之、使歸襲爵、帝曰、薛闍今爲蒙古人矣、從朕征西域、回回圍太子于合迷城、薛闍引千軍救出之、身中槊、又于蒲華尋思干城、與回回格戰、傷于流矢、積功爲拔都魯、不可遣、當令善哥襲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闍者、留哥前妻所出、嫡子也、宜立、善哥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己而蔑天倫、竊以爲不可、帝嘆其賢、給驛騎四十、從征河西、許以薛闍襲爵、而留善哥鐵哥於朝、遣其季子永安從姚里氏東歸、庚寅、帝命薛闍與撒兒台東征、收其父遺民、移鎮廣寧府、戊戌、薛闍卒、年四

十六、子收國奴襲爵、行廣寧府路總管軍民萬戶府事、征高麗有功、卒、子古乃嗣、至元六年、併廣寧於東京、去職、卒、善哥廣寧千戶、至元元年卒、子天祐襲、

郭侃

郭侃、鄭州人、以抄馬那顏、從宗王旭烈兀西征、癸丑、至木乃兮、破其兵五萬、下一百二十八城、斬其將忽都荅而兀朱算灘、算灘華言王也、丙辰、至乞都卜、其城在檐寒山上、懸梯上下、守以精卒、侃架砲攻之、守將卜者納失兒開門降、旭烈兀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灘來降、丁巳、至兀里兒城、伏兵下令鬨鉦聲則起、敵兵至、伏發、盡殺之、海牙算灘降、西至阿剌汀、

付止於耻

破其游兵三萬禡拔答而算灘降至乞石迭部忽里算灘降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父子相傳四十二世勝兵數十萬侃破其兵七萬屠西城又破其東城殿宇皆構以沉檀舉火焚之香聞百里得七十二弦琵琶五尺珊瑚燈檠兩城間有大河侃造浮梁以防其遁城破合里法算灘登舟河為浮梁所扼乃自縛詣軍門降其將紂答兒遁去侃追之至蔡諸軍欲頓舍侃不聽行十餘里乃止夜暴雨先所欲舍處水深數尺獲紂答兒斬之拔三百餘城又西行三千里至天房其將石住請降左右信之不為備侃曰欺敵者亡軍機多詐若中彼計恥莫大焉乃嚴備以待石住果來邀我師侃與戰大敗

之巴兒算灘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會日暮已休復驅兵起留數病卒行十餘里頓軍敵夜來襲止病卒數人可乃算灘大驚曰東天將軍神人也遂降戊午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侃喻以禍福兀都算灘曰吾昨所夢神人乃將軍也即來降師還西南至石羅子敵人來拒侃直出掠陣一鼓敗之換斯干阿答畢算灘降至賓鐵侃以奇兵掩擊大敗之加葉算灘降己未破兀林游兵四萬阿必丁算灘來降得城一百二十西南至乞里彎忽都馬丁算灘來降西域平侃以捷告至合州會憲宗崩乃還鄧州世祖即位侃上疏陳平宋之策曰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則

荊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後皆如其策擢江漢大都督府理問官益都李璮徐州總管李杲哥俱反宋夏貴復來犯境世祖問計所出曰璮益猶發猶押中虎內無資糧外無救援築城環之坐待其困計日可擒也帝然之馳至徐斬杲哥夏貴焚廬舍遁至元三年侃上言宋人羈留我使宜興師問罪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計一屯所出足供軍旅一日之需四年從高唐令遷寧海州卒

以侃之功止於理問故表之其
後著八月其名也然已為矣

因與亦同 刀

王珣

王珣本耶律氏祖成避難遂西更姓王氏遂為義州人珣武力絕人善騎射尤長擊鞠年三十餘遇道士謂珣曰君之相甚奇他日因一青馬而貴珣未之信居歲餘有客以青馬來鬻珣私喜曰道士之言其驗乎乃倍價買之後乘以戰進退周旋無不如意嘗行凌水濱得一古刀其背銘曰擊無不克動必成功常佩之每有警必先鳴故所向皆捷河朔兵動豪強引衆據地珣召鄉人諭以保親族之計衆推珣為長旬月之間招集遺民至十餘萬太師木華黎略地珣與吏民出迎承制以珣為元帥兼領義川二州事張致僭號錦州與中叛

應之木華黎召珣以軍來會致乘虛夜襲之家人皆遇害及興中平珣以木華黎兵攻錦州致部將高益縛致妻子以獻珣殺之賜金虎符加兵馬都元帥鎮遼東便宜行事兼義州等州節度使卒子榮祖襲以伐高麗功進沿邊招討使

石抹也先

石抹也先遼人也其先從蕭后入突厥留居至遼爲述律氏猶后族遼亡改爲石抹氏其祖庫烈兒誓不食金祿率部落遠徙年九十夜得疾命家人候日出以報及旦拜日而卒父脫羅畢察兒亦不仕有子五人也先其仲子也年十歲從其父問宗國之所以亡大憤曰兒能復之及長勇力過人善騎射多智略雄服諸部金人聞其名徵爲奚部長以讓其兄贍德納曰兄姑受之爲保宗族計遂遁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聞太祖起朔方匹馬來歸言東京爲金開基之地蕩其根本中原可傳檄而定也太祖悅命從太師木華黎取東京師過臨潢次高州木華黎令也先爲先鋒也先諜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與數騎邀而殺之懷其誥命至東京謂守門者曰我新留守也入府中問吏列兵於城何謂吏以備邊對也先曰吾自朝廷來中外晏然奈何陳兵以搖動人心命撤守備曰敵至在我無勞爾輩是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三日木華黎至入東京不費一矢得地數千里戶十萬八

十兵十萬資糧器械山積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定城邑三十二金人喪其根本之地始議遷河南北京城既下命也先監張鯨軍征燕南未下州郡至平州鯨稱疾不進也先執鯨送行在所帝責之鯨曰臣實病非敢叛帝曰今呼汝弟致爲質當活汝鯨諾而宵遁也先追戮之致已殺使者叛矣也先養敢死士萬二千人號黑軍上其籍于朝賜虎符進上將軍提控諸路元帥府事遼水之西灤水之東悉以付之從木華黎攻蠡州中石死子查剌襲領黑軍及南征以黑軍爲前列敗金將白撒官奴於河破汴京收圖籍而還授真定北京兩路達魯花赤卒

何伯祥

何伯祥易縣人太祖定河朔惟保定王子昌堅守不下命伯祥取之兵還其城子昌出走追及之伯祥執劍馳馬子昌反射之中手貫槍伯祥拔矢棄槍策馬直前徒手搏之擒子昌授易州軍民總管從察罕伐宋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遁還諸將倉皇失措伯祥曰我還必爲敵所遏當出其不意深入其地彼不我測乃可出也遂率兵突戰直抵司空寨環布營壘陵高伐木爲攻取勢既夜命爲五營營火十炬伏精銳于營側天將明令士卒鳴鼓而行宋兵來追伏發大破之行百餘里乃出宋境他軍皆賴以出卒封易國公子瑋至元三十

一年、拜參知政事、時宰執十一人、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多政出多門、轉相疑忌、請損之、不從、大德七年、授御史中丞、成宗崩、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集廷臣議攝政事、璋熟之、阿忽台變色曰、中丞獨不畏死耶、衆皆危懼、璋從容曰、死、畏不義耳、苟死于義、夫復何畏、武宗至自上都、問曰、孰爲何中丞、璋出拜、帝曰、卿忠直、朕所知也、改河南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卒、

石抹明安

石抹明安、桓州人、太祖南伐、金主命招討紇石烈九斤來拒、明安在其麾下、九斤謂之曰、汝嘗使北方、素識蒙古國主、其往、臨陣問以來兵之由、且詬之、明安初如所教、俄策馬來降、帝命縛明安、俟戰畢問之、既敗金軍、詰之曰、爾何以詈我而後降也、曰、臣素有歸志、向爲九斤所使、恐其見疑、故如所言、不爾、何由瞻奉天顏、帝喜而釋之、時已定雲中東西兩路、帝欲休兵北還、明安曰、金有天下一十七路、今我所得、惟雲中東西兩路而已、若舍之而去、使彼得併力而來、則難敵矣、且山前民庶久不知兵、今以大軍臨之、可傳檄定也、帝從之、卽命明安引兵南進、盡有河北諸郡、順州破、獲密雲主簿完顏壽孫、明安釋而用之、亡去、不久復來、問其故、曰、有老父在、欲歸侍養、今已殁、故復來、明安待之如初、明安攻中都、金相完顏復興飲藥死、城中官屬父老開門降、加太傅、邵國公、卒、

元之能臣金之奸賊也

王玉汝

王玉汝、鄆人、嚴實據鄆、署爲掾史、中書令耶律楚材過東平奇之、版授東平路奏差官、以事至京師、楚材待之若家人、然時以東平地分封諸勳貴、各私其入、與有司無相關、玉汝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靜、哭於楚材帳後、召問其故、曰、玉汝爲嚴公之使、今嚴公之地分裂而不能救止、無面目還報、將死于此、是以哭之、楚材使詣帝前陳愬、玉汝奏曰、嚴實以三十萬戶歸朝廷、崎嶇兵間、三棄其家室、卒無異志、豈與他降者比、今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帝是其言、由是得不分、遷行臺知事、遙領平陰令、憲宗卽位、令常賦外歲出銀六兩、謂之包垜銀、玉汝曰、民力不支矣、奉諸路管民官愬之闕下、得減三分之一、爲泰定軍節度使、卒、

石天麟

石天麟、順州人、少入宿衛、憲宗遣天麟使海都、被拘留、後邊將刦皇子北安王以往、寓天麟所、天麟留既久、頗與其用事臣相親狎、因語以宗親恩義及臣子逆順之理、海都悔悟、遂遣天麟與北安王同歸、天麟被拘留二十八年、始得還、世祖大悅、拜中書左丞兼斷事官、天麟辭曰、臣奉使無狀、陛下幸

史稿　卷三百二十四　圭

赦不誅、何可復叨寵榮、況臣年力衰憊、豈能任政、恐貽廟堂羞、帝嘉其誠、從之、有譖於伯安童、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天麟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比。安童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尊其臣順也。帝乃解、江南道觀藏宋主遺像、有僧與道士交惡、發其事、有司議置之極刑、帝以問天麟、對曰、遼日主后銅像今尚在西京。未聞有禁令也。事遂寢、天麟年七十餘、帝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宮掖、杖此可也、成宗即位、加司徒、大宴玉德殿、勸之酒、醉、命御輦送還家、武宗即位、進平章政事、卒年九十二、追封薊國公、

洪福源

洪福源、其先中國人、唐遣才子八人往教高麗、洪氏其一也、子孫世貴于三韓、名所居曰唐城、父大宣、以都領鎮麟州、因家焉、金源契丹九萬餘衆竄入高麗、奪江東城、據之、太祖命哈赤吉、扎剌、追討、大宣迎降、與哈赤吉等共擊之、降其元帥趙忠、高麗殺使者著古與等十二人、太宗命撒里塔討之、福源與撒里塔併力攻之、進至王京、高麗王曔遣其弟懷安公請降、遂置王京及州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鎮之、師還、高麗復叛、殺所置達魯花赤、悉驅國人入江華島、福源招集北畍四十餘城遺民以待、太宗復遣撒里塔將兵討之、福源率所部合攻、至王京、處仁城、撒里塔中流矢死、其副帖哥引兵還、唯福源留屯、高麗悉衆來攻西京、虜其民、封大宣以東、福源以所招北畍之衆來歸、處遼陽瀋陽之間、賜金符、爲管領高麗軍民長官、帝命唐古、拔都兒、與福源進討、攻拔鳳海、洞慈、金山、歸信、昌朔等州、憲宗即位、與扎剌台攻光州、安城、忠州、玄風、珍原、甲向、玉果等城、拔之、會高麗族子王綧入質、欲併統本國歸順人民、譖福源于帝、見殺、後贈瀋陽侯、子俊奇、小字茶丘、中統二年、茶丘雪父冤、世祖命襲父職、管領高麗軍民總管、至元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叛、詔以其軍三千、從國王頭輦哥平之、林衍餘黨裴仲孫等立高麗王親屬承化侯爲王、據珍島以叛、茶丘偕經略使欣都進兵討之、破其軍、殺承化侯、其黨金通精率餘衆走耽羅、帝遣問茶丘征取之策、茶丘言通精之黨多在王京、可使招之、招而不從、擊之未晚、從之、茶丘得通精之侄金永等七人、俾招之、通精囚金永、餘盡殺之、詔茶丘與欣都擊耽羅、獲通精殺之、高麗平、十一年、授東征右副都元帥、與都元帥忽敦、領舟師二萬、征日本、拔對馬、一岐、宜蠻等島、十八年、與右丞欣都、將舟師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以進、右丞范文虎、將兵十萬、由定海縣、渡海、期至日本一岐、平戶等島、合兵登岸、兵未交、颶風壞舟而還、二十四年、乃顏叛、車駕親征、命率高麗女直漢軍扈從、猝遇乃顏騎兵萬餘、時茶丘兵不滿三千、衆有懼色、茶丘夜令軍中

多製紙爲旗幟、斷馬尾爲旄、掩映林木、張設疑兵、乃顏大懼、以爲官軍大至、遂降、授遼陽行尚書省右丞、二十八年卒、子萬以功授遼陽行省丞卒、子滋襲爵、

史天澤

史天澤、秉淸人、兄天倪、帥眞定、遣護送其母歸北京、既而天倪爲武仙所害、府僚王縉王守道追及天澤曰、變起倉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公能翅轡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澤遂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天澤攝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孛魯言狀、乞濟師、孛魯承制命紹兄職爲都元帥、伴笑乃䚟將蒙古軍三千人援之、進攻盧奴、武仙驍將葛鐵槍擬爲人拒戰、天澤迎擊之、賊遁、天澤追及之、生擒鐵槍、餘衆悉潰、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會兄天安提兵來、赴擊武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眞定、武仙復令謀者結死士於城中爲內應、夜斬關而入、據其城、天澤踰城東出、至藁城、求援于董俊、俊授以銳卒、而笑乃䚟亦自別屯至、武仙走保西山抱犢砦、急攻下之、武仙遁去、相衛二州降、太宗卽位、命爲眞定河閒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睿宗圍汴、金主突圍出、令完顏白撒、來攻新衞、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至矣、復躍出、敵衆皆披靡、內外夾擊、白撒敗走蒲城、天澤尾其後、俘斬甚衆、金主以單舸走歸德、天澤還眞定、世祖卽位、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天澤請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路府、需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節、庶上下丕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中統二年、拜右丞相、天澤旣秉政、凡前所言治國安民之術、皆次第舉行、三年、李璮據濟南叛、詔親王哈必赤總兵討之、賊勢甚盛、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璮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苙、無能爲也、謂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浚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于軍門、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于諸將、或謂李璮之變、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言兵民之權、不可倂于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任、解兵符者十七人、至元十一年、詔天澤與丞相伯顏總大軍伐宋、天澤至郢州、遇疾還、帝遣侍臣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汝功也、勿以疾阻爲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明年二月卒、年七十四、贈太師、封鎭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

比郭子儀曹彬云、

董文炳

董文炳文用弟也、世祖征南、部文炳率義士四十六騎從行、人馬道死殆盡、及至吐蕃、止兩人能從、挾文炳徒行、躑躅道路、取死馬肉續食、日行不能二三十里、會使者過、遇文炳還言其狀、世祖命其弟文忠、解尚廐五馬、載糗糧迎文炳、世祖即位于上都、命文炳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束以法、危疑者多、宜赦天下、與之更始、從之、帝欲發河北民丁伐宋、文炳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宜使河北耕以供軍、河南戰以闢地、帝從其策、與丞相伯顏會師伐宋、

既敗賈似道于蕪湖、詔以時向暑熱、命伯顏軍駐建康、文炳軍駐鎮江、張世傑孫虎臣陳大艦千艘、碇焦山下江中、勁卒居前、文炳乘輪舡、建大將旗鼓、二子士選士表率舟翼之、大呼突陳、諸將繼進、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兵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尸委仗、江水為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文炳追及于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遂東走于海、俘甲士萬餘人、獲戰舡七百艘、文炳由江並海、會伯顏于臨安、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乃竊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宋主㬎遂降、伯顏命文炳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圖籍、文炳取宋主璽符上于伯顏、伯顏以宋主入覲、有詔畱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民不知易主、翰林學士李槃至臨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宋福王與芮赴京師、以重寶致諸貴人、文炳獨不受、及官籍與芮家具籍中、惟文炳無名、伯顏入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復徠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拜中書左丞、進兵台溫、禁士馬蹂踐田麥、曰、在倉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蹂之、民何以續命、台溫既下、遂畧領閩人扶老來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款附、閩人感其德、廟而祀之、

至元十四年、帝在上都、適北邊有警、欲親將北伐、急召文炳、文炳至自臨安、入見、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請効力北邊、帝曰、登子益兵、朕自撫定京師、根本之地、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文炳更日至中書樞密、而不署案、平章政事阿合馬嘗執筆請曰、相公官為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終不署、皇太子聞之、謂宮臣竹忽納曰、董文炳深慮、非汝曹所知、後或問其故、文炳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奸。不從則致讒。讒行則身危。幾失付託本意。吾是以舉其大端而略其細務也。十五年、加僉書樞密院事、卒、子士選、拜御史中丞

時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遠冒烟瘴未及戰士卒死者十巳七八驅民轉粟餉軍谿谷之間不容舟車負擔以進數夫致粟一石凡數月乃至百姓死者亦數十萬中外騷然而完澤說帝江南之地盡世祖所取陛下不興此役無功可見于後世帝入其言意甚堅士選率同列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諭不從然後取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于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職當然他日不以言罪臣臣死何益帝令左右掖之出俄而師敗帝聞之歎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賜上尊以旌直言詔誅劉深等遂罷兵世祖常呼文炳曰董大哥故帝以二哥呼士選士選敬禮賢士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爲友又得吳澄而師之延虞汲於家塾以教其子諸老儒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使以所學教授遷南行臺得汲子集范梈等皆以文學顯于時

呼問如是以父爲大哥子爲二哥不覺皆一笑

張弘範

張弘範定興人授行軍總管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璮于濟南父柔戒之曰凡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悉救可因以立功弘範營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吾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兵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明日璮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賊陷壕中其踰而上者遇伏皆死璮既誅授大名總管歲大水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入見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今水潦不收而責民以必輸倉庫雖實而百姓死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善至元六年括諸道兵圍宋襄陽授行軍萬戶弘範言國家取襄陽爲延久之計者所以重人命使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視無禦之者其南江陵歸峽商販行旅絡繹不絕寧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廉幾遠斃之道也帥府移弘範兵千人戍萬山既城與將士較射宋師奄至將佐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守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憂敵至即擐甲上馬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鼓聲則進宋兵突陣弘範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八年破樊城外郭九年弘範謂主帥曰襄樊相爲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從之襄陽遂下十一年丞相伯顏伐宋宋相賈似道督兵阻蕪湖弘範轉戰而前諸軍繼之宋師潰弘範長驅至建康十二年五月帝遣使

論丞相方略、少駐以待、弘範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然緩急之宜、非可遙度。今敵已奪氣、正當乘破竹之勢取之。豈宜延緩。使敵得爲計耶。十三年、改亳州萬戶、從中書左丞董文炳由海道會丞相伯顏、宋主出降、授江東道宣慰使、十五年、宋張世傑立廣王昺于海上、閩廣響應、俾弘範往平之、授蒙古漢軍都元帥、陛辭、奏曰、漢人無統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爲首帥、帝曰、汝知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從、師既南、安豐復爲宋有、進退失據、汝父深悔恨、良由委任不專故也、豈可使汝有昔日之悔乎、弘範薦李恆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水陸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以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弘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因勒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而他寨不虞、忽麾軍連拔數寨、廻擣三江、拔之、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待以賓禮、送至京師、十六年、由潮陽港發船入海、至甲子門、次崖山、宋軍千餘艘碇海中、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弘範引舟師赴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潮來不可進、乃由山之東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其舟、出奇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李恆自廣州至、使守北面、二月、將戰、或請用礮、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宋舟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預構戰樓于舟尾、以布幔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弓弩火石交作、頃刻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世傑走、風壞舟死、其餘將吏皆降、嶺海悉平、磨崖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旋卒、贈太師、封淮陽王、

史緯卷三百二十五

元史十四

列傳

劉秉忠

劉秉忠、邢州人、風骨秀異、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居常鬱鬱不樂、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于世、當隱居以求志耳、遂入武安山中、事天寧虛照禪師、爲僧、名子聰、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邀與俱行、入見應對稱旨、遂留藩邸、上書曰、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事、夜以繼日、坐

以待旦、以匡周室、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也、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猶或有所蔽、夫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佞也、常人有之、蔽于一心、人君有之、蔽于天下、當選正人、置左右、使諷諭于未形、夫君子得位、有客于小人、小人得勢、必排乎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利民、實欲以自利也、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紀綱正于上、法度行于下、天下可不勞而治也、世祖嘉納之、及即位、秉忠居左右而不改舊服、翰林學士王鶚奏、秉忠服勤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今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所未安、帝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賜第奉先坊、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於龍岡、名曰開平、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至元八年、建國號曰大元、以中都爲大都、頒章服、舉朝儀、給奉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十一年、扈從

至上都、秉忠築精舍于南屏山居之、八月、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而知也、贈太師、封常山王、秉忠雖位極人臣、而齋居疏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爲後、

既娶妻矣、安能不異、此藏春所由號與

張文謙

張文謙、沙河人、爲中書左丞、阿合馬領左右部、總司財用、欲專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臣議之、文謙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無是理也、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蒞之乎、帝曰、文謙言是也、至元元年、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路、文謙

旣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三年還朝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議久不決文謙謂以乙未歲戶帳爲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爲奴之理議遂定十九年拜樞密副使卒

郝經

郝經字伯常陵川人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王大悅遂留王府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奮發師久無功經獻議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斡斗極

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平大理躪躒諸夷征伐四海有天下十八九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併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斃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或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斃而卒能成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比伏十有餘年是以其術不乖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各當其可不妄有所爲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劘盪必

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斃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闔國大舉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今是不爲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

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兵然後涉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撞其鍾而掩其耳嘯其勝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

以重險爲阻迂以危途緜徑我乘險以用奇則難彼因險以
制奇則易况乃主客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
以備役雖有詭謀秘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計不
能行與無計同猶山壓卵之勢河海灌熱之聚壅遏頓滯盤
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穿縞者也爲今之計宜
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既構猝不可解如兩虎
相鬬猝入下歲阻見之者皆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
遂趣自退彼知其危竭因以拜命我在必取無由以自悔兵
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遣使諭宋示
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假兵息民以全

吾力而闖後衆天地神人之福也稟命不從而後進師爲前
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
先示恩信中之文移喩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不得已
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制節以進
旣入其境攻陳因列彼善于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
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
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
人民以攜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誤以敝其力以輕兵掠兩
淮而遏其根路使血脈斷絕各保孤城即進大兵直抵于江
沿江上下列屯萬竈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驚疑自起變

故盡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恃其嚴阻兵皆柔脆用師以來未
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百勝之鋒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
髀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
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持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
避實擊虛者也如欲漸次而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
後江彼之君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
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
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
兵殺襄陽絕其根路重兵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
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乘

勢順流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掎角一軍出壽
春取荆山渦淮爲梁以通南北輕騎抄壽陽而布兵於鍾離
合肥之間掇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
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
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
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水楚州長淮支派鄰
我封疆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畿甸皆備禦堅厚若遽攻
擊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
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
吸海進之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緩圖持久之勢也三道並

出東西遮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稱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並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于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衆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倖之衆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強敵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僥倖而取勝乎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全盛之力在于東左若直前振迅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可也如兵力耗敝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將追乎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者大舉若措置失宜則無以挫英雄之氣而服天下之心稔惡懷奸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動思所以諄諄于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于已然而在于未然者此也兵既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議經復進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殿下聰明睿知知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國家

使文天祥江立信等

相必能任此乃用賈似道等此敵國之幸也

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先帝初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亦不當進也然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訃即當徧告諸帥各以次退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進至于江濱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渡江又豈宜攻城若以渡江之後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國可圖乃盤桓江濱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癘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并兵拒守知吾國疵閑紓自若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拒艑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過截於江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腹心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荊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滸黃未易遏也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大王復何俟乎今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于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諸王各持

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樂禍輩挺二有狡焉或啟戎
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
脫里赤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
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
果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
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
撈非復緒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
定大計銷禍于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計割淮
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
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奸謀僭志氷釋瓦解遣一軍逆

大行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及諸王駙馬會
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
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
會宋賈似道亦遣閒使請和乃班師世祖即位以經為翰林
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經有重名平章
王文統忌之既行文統陰使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宋
敗璮軍于淮安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
遂譖宋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既忌經而賈似道方以却敵
為功恐經至謀泄館之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
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欺兵誤國復遺宋宰執書極陳

戰和利害及上書宋主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
戶晝夜守邏居七年從者窮困怨而鬪死者數矣經與親近
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中
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使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
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歸賈似道竄死經道病帝勅樞密院
及尚醫近侍迎勞明年夏至闕錫宴賞賚七月卒年五十三
明年宋平經被留十六年撰著凡數百卷初汴中民射鴈金
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
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
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姚樞

姚樞字公茂洛陽人為金軍資庫使及破許州見獲時北廷
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樞甚喜從破棗陽忒木解欲盡阬士
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千擢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
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樞止
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學
徒百餘人由此北方始知程學而樞亦得觀程朱性理之書
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山南者聽世祖總之世祖既奉詔宴
群下罷酒問樞曰頃者諸臣皆賀汝獨默然何也對曰天下
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如漢地者乎今王盡有之

則天子何爲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唯持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從之從征大理因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事明日世祖據鞍曰汝昨夕之言吾能爲之師及大理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世祖分藩關中以樞爲勸農使民識世祖得中土人心憲宗遣阿藍答兒行省于京兆鉤考官屬財賦世祖不樂樞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請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泣下遂罷鉤考局樞之謀也世祖即位詔赴中書議事李璮叛帝問樞料何如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居庸上策也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中策也如出兵濟南此成擒耳帝曰賊將安出對曰出下策武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且不測樞言太祖開創施治未遑陛下纘承大統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外侮內叛然能使官守職業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漸修宜上答天意下順民心成帝德以光先烈流遠業以遺子孫邇者聰聽煩數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植而復移屋既架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帝爲釋然至元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一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

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家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蓋好生惡殺人之常情懼吾止殺之信不堅故不敢下也宜申招降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則聖慮不勞而軍力不費矣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曰文獻

許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遭世亂逃難徂徠山得王輔嗣易說夜思晝誦後從姚樞得程朱性理之書益有得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師友世祖王秦中以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莫不喜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平章政事見衡樞輩入侍患之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尊崇之實不使侍左右也將入謝衡曰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若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力辭改樞爲大司農默翰林侍讀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召至京師衡上疏曰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

詔旨中使自念何以報塞敢不罄竭所有俾益萬分孟子以
責難於君謂之恭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
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愫則區區之愚或
有小補云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
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鄭之小國孔明
治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堂堂天子可無一定之說
而妄為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
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使國家而
居朔漠則無事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
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南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生疾以
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
旦驟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嘗
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于微溫溫而熱
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
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
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
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今中書之務不勝其
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
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
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

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或已知其為君子為小人
而復患得患失莫進莫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
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
獨星官為能步晷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孟子有言為
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
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
家之重而先王成法反可違也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
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于廟堂之
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
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立格俾就其用則失
職之怨少可紓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
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
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議之亦不可緩也夫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非
予之以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
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誠知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
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為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為
君之難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出言
不容不慎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人
臣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人君以一身而酬

酢之。試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日所命、而後日違之者。可否興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為弊。詩曰、君子無易由言。以輕易故至此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而又有衆寡之分。為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于知下。而在下者易于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號為明察、而一小吏能欺之、然亦一京尹耳、其見欺于人、不過誤一事耳、人君處億兆之上、操與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其害有不可勝既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

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誣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誣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如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未必為有功。奪者未必為有罪。以致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夫為治之本、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治本既立、則紀綱可布、事功可成。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以是為治、萬不能也、臣嘗復熟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

才可使盛、國勢可使尊、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十年之後、倉庫充實、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以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十年已後、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于為工商、而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今民不安于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于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

之人。可不為寒心哉。書奏、帝嘉納之、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之甚悅、詔與太保劉秉忠定官制、又使集公卿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欲定為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其子又僉樞密院、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衡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銜之、薦衡宜在中書、欲以事中之、除左丞、衡屢辭、帝命衡出、衡出、及閾、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耶、

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
不報、因辭解機務、帝命舉自代者、衛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
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
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八年、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帝擇
蒙古弟子、俾教之、衛聞命喜曰、此吾事也、請徵其弟子王梓、
劉安中等十二人、爲伴讀、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不
繼、衛請還、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曰、衛教人有法、諸生行
可使從政、宜勿聽其去、竇默爲衛懇請、乃許之、以贊善王恂
攝學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
理、請以衛領之、詔以衛爲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衛以爲冬

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與太史令郭守敬、製儀象
圭表、十七年、曆成、賜名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十八年、
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長少皆哭于
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衛善敎
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言、如恐傷之、嘗言人心如印板、板本
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以
之於事、亦然、俗宗渓然之丞相安童、一見衛、語同列曰、若輩
自謂不相上下、若十百與千萬也、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
與可、見衛曰、先生神明也、贈魏國公、謚文正、從祀孔子廟庭、

竇默

竇默、字漢卿、肥鄉人、元兵伐金、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見殺、
唯默得脫、歸其鄉、家破、而母獨存、驚怖之餘、母子俱得疾、母
亡、扶疾痤葬、而大兵復至、南走渡河、醫者王翁妻以女、使業
醫、金主遷蔡、默又走安德、孝感令謝憲子、授以伊洛性理之
書、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默乃北歸、與姚樞許
衡朝夕講習、至忘寢食、世祖在潛邸、聞以治道、默言帝王之
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命皇子
眞金從之學、默薦姚樞、世祖召用之、及即位、問之曰、朕欲求
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
人也、淡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以默爲翰林侍

講學士、時委任中書平章政事王文統、默言昔先帝時、好臣
擅權、總天下財賦、貢進奇貨、衒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扇結
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今陛下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
下生民、莫不引領盛治、然平天下、必用正士、小人功利之說、
必不能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其鉤距揣摩、以利害
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欲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
流也、惟陛下察之、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
甚、他日、默與王鶚姚樞在帝前面斥文統曰、文統學術不正、
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
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忌之、請以默爲太子太傅、默辭

日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以爲翰林侍講學士俄謝病歸文統伏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唯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人言之朕豈肯用之耶仍還賜第京師默請分置翰林院掌古文字以學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修國史制誥以學士承旨和禮霍孫主之默言三代風俗淳厚曆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所致宜建學立師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默嘗與劉秉忠姚樞侍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向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明日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鶻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

杖之既退秉忠等曰公悟主之速如此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曰此賢者今老矣安得請於上帝加之數年留之左右共治天下乎很然久之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帝謂侍臣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可謂全人矣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

商琥

商琥濟陰人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屬地震琥言昔漢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弭也因條陳漢文時政以進又言爲國之道在立法任人二者而已法不徒立須人而行人不濫用惟賢是擇因舉天下名士十餘人帝召用之遷國子司業卒

趙良弼

趙良弼女直人舉進士教授趙州世祖在潛藩召見占對稱旨命立邢州安撫使擢良弼爲幕長世祖即位立陝西四川宣撫司以商挺爲副使良弼爲參議渾都海叛良弼與宣撫王惟正劉黑馬執其黨元帥乞台不花進立火者誅之希憲挺有擅殺名遣使入奏待罪良弼密狀授使者言始捕二帥時止令囚以候報臣以爲張惶不便宜急誅之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司帝不問人以良弼爲長者至元七年命良弼奉使日本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惟與書狀官二十

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國人望見使舟欲來攻良弼舍舟登岸諭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太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諭以上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主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但錄本示之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十年良弼入見帝將討日本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覩其民俗狠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

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帝從之拜同僉書樞密院事以疾辭十九年得旨居懷孟民弼別業在溫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為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隸廟學以贍生徒或問為政民弼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人作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必先已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卒年七十封韓國公諡文正

趙璧

趙璧懷仁人世祖為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使后親製衣賜之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命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勅璧譯大學衍義時召見陳說璧辭旨明貫世祖嘉之憲宗即位召見問曰天下何如而治璧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渾身是膽耶吾爲汝握兩手汗也斷事官牙老死赤持其印請於帝曰此先朝賜臣印也今陛下登極將仍用此舊印抑易以新者耶璧質之曰用汝與否取自聖裁汝乃敢以印爲請耶奪其印置帝前帝默然久之曰朕亦不能爲此也自是牙老死赤不復用壬子爲河南經略使河南萬戶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賂之得請而後行咸呼之爲翁其黨董主簿恃勢為虐強取民女三十餘人璧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萬戶大驚時天大雪攜酒詣璧賀曰經略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為瑞應璧曰如董主簿比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萬戶拜氣不敢出語歸卧病而死世祖即位授中書平章政事高麗王植為其臣林衍所逐命璧同國王頭輦哥行東京路中書省事兵至平壤林衍已死璧與國王議曰高麗遷居江華島外雖卑辭臣貢內恃其險故使權臣無所畏忌擅逐其主今衍已死王實非罪若朝廷遣兵護歸使復國於舊京安兵息民策之上也遣使以聞帝從之還遷中書右丞冬祀太廟有司失黃幔索得于神庖竈下已其汗敝帝大怒曰大不敬當斬璧曰法止杖流遂得不死卒贈大司徒諡忠亮

壬子以前璧雖言事又不載為何官

國王元史[illegible]下非[illegible][illegible]字也

王磐

王磐字文炳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鄉人號萬石王家金人遷汴移家嵩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於郾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晝為朝暮食擢進士第金亡入宋襄陽兵變乃北歸東平總管嚴實迎磐為師受業者常數百人拜翰林學士入謁宰相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為甚至税人白骨宜罷去之由是運司遂罷阿合馬諷大臣請立中書尚書兩省為一拜右丞相安童為三公欲罷其政柄有詔令議磐言合兩省為一省而以丞相總之實便不然則宜仍舊三公既

何如萬石君

不貢政事則不宜虛設其議遂寢國子祭酒許衡告歸帝遣近臣問磐磐言衡素聚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員數少坐糜廩祿有所不安耶宜增益生員使之施教庶幾人才有成衡之受祿亦可少安矣詔從之磐嘗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養其材力閔其衰老養其廉耻之心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彼既不自知耻朝廷亦不以爲非甚不可也至是堅乞致仕帝遣使諭之曰卿年雖老非任劇務何以辭爲朝議汰冗官權近以按察司不便欲併省之磐言各路州郡去京師遙遠貪官汙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爲之申理若指爲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究抑無所赴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弗及况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榮利增課爲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乃不罷朝廷錄平宋功遷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磐言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任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所得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〻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

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大怒曰汝豈有他心耶磐曰臣赤心爲國故敢上言苟有他心何從叛亂之地冒萬死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又無子息他心欲何爲耶明日帝遣侍臣慰撫之賜以碧玉寶枕磐累乞骸骨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行之日皇太子賜宴聖安寺公卿百官出祖麗澤門外搢紳以爲榮命其壻著作郎李稺賓爲平章判官以便養每大臣燕見帝問磐起居狀稱頌不衰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碑文磐拒弗與年九十二卒其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贈洛國公謚文忠

李冶

李冶欒城人登金進士第知鈞州事城潰冶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世祖在潛邸聞其賢遣使召之問金人居官者孰賢對曰險夷一節惟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合答及蒲瓦何如對曰二人非將畧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日人材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乎王誠能旁求之將見集於明廷矣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

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紀綱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爲幸矣、又問非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震爲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而變常、今之地震、或奸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苟能辨奸邪、去女謁、屏讒慝、省刑罰、愼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爲休矣、世祖嘉納之、及即位、欲處以清要、冶以老病懇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朞月、復以老病辭、卒年八十、

李昶

李昶、須城人、父世弼、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第、推恩授彭城簿、鬱鬱不樂、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及第、閱計偕之士、無之時、昶年十六、已能爲程文、乃更其名曰彥、興定二年、父子廷試、果皆中第、世弼遂不復仕、行臺嚴實辟昶授都事、實卒、子忠濟嗣、忠濟怠於政事、進用匪人、昶曰、比年內外、衣馬相尚、飲食無度、庫藏空虛、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事變必生、惟閤下接納正士、黜遠小人、去浮華、敦朴素、損騎從、省游宴、雖不能救已然之失、尚可以弭未然之禍、以父憂去、世祖即位、召訪以國事、時徵需煩重、行中書省科徵稅賦、雖逋戶不貸、昶移書時相曰、側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十六七、今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納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爲心、惟事供億、豈聖上撥亂更化之意哉、乃蠲逋戶之賦、中統二年、內難平、昶進曰、患難所以存儆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修庶政、選用百官、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恒以北征宵旰之勤、永爲南面逸豫之戒、世祖稱善久之、世祖嘗燕處、望見昶、斂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禮如此、嚴忠濟罷、以其弟忠範代之、忠範表請昶師事之、特授翰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至元元年、拜吏禮部尚書、凡議大政、宰相延置上座、八年致仕、卒年八十七、

劉肅

劉肅、洺水人、登金進士、調新蔡令、潁淮民入宋境、宋優其糧、有歸者、艱于衣食、出言怨日、不如渡淮、或告之以謀叛、論肅曰、淮限宋境一水耳、果欲叛、不難往也、口雖言而心無實、準

律當杖八十奏可中統元年擢眞定宣撫使時中統新鈔行能銀鈔不用眞定以銀鈔交通於外者凡八千餘貫公私囂然謙建三策一曰仍用舊鈔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鈔中書從其第三策遂降鈔五十萬貫二年授左三部尚書致仕卒

王思廉

王思廉獲鹿人董文忠薦之世祖世祖曰汝何由知思廉賢對曰鄉人之善者稱之也召見授翰林待制首進講通鑑至唐太宗欲殺魏徵長孫皇后進諫事帝命內官引至皇后閤講說后曰是誠有益於宸衷也每侍讀帝命太師月赤察兒等咸聽焉至元十九年帝幸白海千戶王著矯殺奸臣阿合馬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問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詳也帝曰反已反矣何未詳也思廉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不能詳也帝曰張易所爲張仲謙知之否思廉曰仲謙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對曰二人不相安臣故明其不知也思廉嘗屈膝失所乘馬給內廐馬五匹所賜玉帶爲盜竊去更以玉帶賜之改同知大都留守濟王乃顏叛帝親征思廉謂留守段貞曰濟王反側以地大故也漢晁錯削地之策實爲良圖盍爲上言之貞以聞帝曰汝何能出是言貞以思廉對

上恩亦厚矣

遷翰林學士仁宗即位致仕卒

孟祺

孟祺符離人丞相伯顏將兵伐宋詔選宿望博學可贊畫大計者與俱行授祺承直郎行省諮議師駐建康諸將利虜掠爭趨臨安伯顏問計祺曰宋人之計惟有竄閩耳若以兵迫之彼必速逃一旦盜起臨安三百年之積焚蕩無餘矣當以計安之令彼不懼正如取果稍待時月耳伯顏乃草書遣人至臨安安慰之宋乃不復議遷閩祺自請爲使徵降表謝太后送國璽十二枚至伯顏將親封之祺止之曰管鑰自有主者非公所宜親萬一異時有嫌疑奸人妄相染汙公終不得自明矣遂止擢東海道提刑按察使未赴卒

劉整

劉整穰城人金亂入宋隸荊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爲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壍登城襲擒其守珙大驚以爲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旗曰賽存孝遷瀘川十五軍州安撫使整以北方人扞西邊有功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擯沮有功掩而不白以俞興與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圖之興召整不行遂誣構之整遣使訴于臨安不得達及向士璧曹世雄見殺整益危乃謀款附中統二年整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入附授夔

整降宋明收金降元或宋不足怪也

求甫如此可慨

府行省兼安撫使至元四年整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啟混一之機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扞蔽廷議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聖朝有天下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邪世祖曰朕計決矣五年整與都元帥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軍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表聞制可遂造船五千艘日習水戰得練卒七萬八年夜襲樊城外郭斬首二千級諜知呂文煥將遣張貴出城求援整分部戰艦縛草如牛狀傍漢水綿亘參錯衆莫知所用及貴夜出乘輪船順流下走軍士覘知之傍岸爇草牛如晝整與阿朮麾戰艦邀戰五十里擒貴于櫃門關盡殺其衆十年破樊城屠之呂文煥以襄陽降整奏曰襄陽破則臨安危矣若將所練水軍乘勝長驅長江必非宋所有遂改行淮西樞密院事駐正陽夾淮而城南逼江斷其東西衝十二年整欲渡江其帥止之丞相伯顏入鄂捷至整憤惋失聲曰首帥止我顧使我成功後人耶其夕死錄整非善之也以為戒耳宋用嫌姤之賞似追呂文德輩安得不亡

李忽蘭吉

李忽蘭吉隴西人為千戶都總管從憲宗南征大獲山守臣楊大淵納款已而逃歸憲宗大怒將屠其城總帥汪德臣謂忽蘭吉曰大淵之去事頗難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來撫汝軍民一卒引入甲士環立忽蘭吉下馬執大淵手諭之曰上方宜諭賜賞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誠不知國朝禮體且久出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非敢有異謀也遂與偕來一軍皆喜忽蘭吉入奏憲宗曰楊安撫反乎對曰無也憲宗曰汝何以知之對曰軍馬整肅防內亂也城門不閉無他心也一聞臣言即撫諭軍民從臣以出以是知之憲宗曰汝不懼乎對曰臣恐上勞聖慮下苦諸軍又為一邦生靈所寄故不知懼憲宗悅賜葡萄酒大淵逐門故官聽命中統元年渾都海據六盤山以叛世祖遣忽蘭吉追襲之從宗王哈必赤力戰殺渾都海於陣餘黨悉平二年授鞏昌後元帥火都叛於臨西鞏總帥汪惟正帥師襲之火都遁入西番忽蘭吉將軍一千追襲擒之四年答機叛於西番帝命忽蘭吉追之以千騎往執答機授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卒

李庭

李庭本金人從大軍攻襄樊力戰中砲石絕而復甦者數四殺獲甚衆樊城破襄陽降以功授管軍總管至元十三年防護宋主赴燕世祖大宴命坐于諸王之下百官之上賜金百錠金珠衣各一襲諭之曰為汝有功故加以殊禮有旨汝在江南多出死力男兒立功要在西北上也今有違我太祖成

憲者汝其往征之乃降大虎符加鎮國大將軍諸昔里吉脫脫木兒反庭襲擊生擒之敵皇子只必帖木兒賜之死河西悉平十七年拜驃騎衛上將軍東征日本軍次竹島遇風船盡壞庭抱壞船板漂流抵岸由高麗還京師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統諸衛漢軍從帝親征庭令軍中備百弩俟敵列陣百弩齊發敵不敢出帝問庭彼今夜當如何庭言必逝去乃引壯士十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相殺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在後是以知其將遁帝大喜賜以金鞍良馬庭奏昔得漢軍一萬從臣便宜行之乃顏可擒也帝命與月兒魯蒙古軍並進遂縛乃顏以獻二十五年乃顏餘黨哈丹禿魯干復叛於遼東詔庭及樞密副使哈答討之大小數十戰追至大河選銳卒負火砲夜泝上流發之馬皆驚走大軍潛于下流畢渡天明進戰其衆無馬莫能相敵俘斬二百餘人哈丹禿魯干走高麗死三十一年世祖崩月兒魯與伯顏等定策立成宗庭小心翊贊成宗與太后眷遇甚至每進食必分賜之武宗出鎮北邊庭請從行成宗憫其老不許扈從上都卒追封益國公子大用同知歸德府事以哀毀卒

高鳴

高鳴眞定人至元五年立御史臺以鳴爲侍御史天下初定

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鳴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乘察之毋爲員外置人也七年議正三省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遂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日有壅況三省乎其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議遂寢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朝議將從之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命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政甚大世祖曰善鳴以敢言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大官酒肉慰勞之其敬禮如此遷吏禮部尚書卒

史纂卷三百二十六

元史十五

列傳

劉國傑

劉國傑、本女直人、世祖聞其勇、召見、授管軍總管、從伯顏南征、屢立戰功、加懷遠大將軍、賜號霸都、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霸都、宋亡入朝、加僉書西川行樞密院事、至元十五年、將左右中三衛兵、戍北邊、十六年、諸王脫脫木反、寇和林、國傑度其衆悉至、營中必虛、選輕騎襲之、獲其衆萬計、脫脫木屢戰不利、衆稍稍來降、十九年、征東兵無功而還、帝怒、以

國傑爲征東行省左丞、將盡罷大小將校、國傑曰、罪在元帥耳、偏蒙聖慈、復諸將之職、彼必人人思奮、以雪前恥、帝從之、會黃華反建寧、命國傑討之、國傑破赤巖寨、黃華自殺、餘衆皆潰、二十五年、湖南盜詹一仔嘯聚四望山、國傑破之、斬首益、餘衆悉降、將校曰、此輩急則降、有變復反、不如盡阬之、國傑曰、多殺不可、況殺降耶、吾有以處之矣、乃相要地爲三屯、在衡曰清化、在永曰烏符、在武岡曰白倉、遷其衆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使賊不得爲巢穴、降者有故田宅還之、無者使雜耕屯中、後皆爲良民、移軍道州、江西盜起、詔泉下令往擊之、諸將曰、此他省盜也、國傑曰、縱盜生患、患將

難圖、豈可以彼此言耶、乃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賊衆數千逆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陷陣、衆從之、賊大敗、斬首五百餘級、奪所掠男女日、俄忽收兵去、堡中民怪之、莫知其誰、明日復至、召堡民歸其男女、曰吾劉二霸都也、民皆驚以爲神、成宗卽位、置行樞密院於衡州、除副使、泊崖洞蠻酋田萬頃、犯辰州、朝廷討降之、升泊崖爲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三十一年、萬頃復叛、攻之不能下、大赦、萬頃亦不降、帝以命國傑、國傑至施溶、部將川來祖曰、施溶萬頃之腹心、石農大三羊峯、其左右臂也、宜先斷其臂、然後腹心乃可攻、國傑曰、善、廼諸軍攻石農大、賊

棄寨遁、遂拔施溶、擒萬頃斬之、加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曰寨丁、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經畫茶陵衡郴道桂陽凡廣東江西盜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地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大德五年、羅鬼女子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皆叛、陷貴州、詔國傑合四川雲南思播兵以討之、賊兵勁利、且多健馬、國傑令人持一楯、布釘其上、俟陣合、卽棄楯僞遁、賊逐之、馬奮不能止、遇楯皆倒、國傑鼓之、賊大敗、既而復合、衆請戰、國傑不應、數日

度其叙衰一鼓破之追戰數十里七年擒斬蛇節等西南夷悉平命還益都上冢卒年七十二國傑性雄猛視死如歸嘗語人曰吾為國宣力雖身棄草野不恨何必馬革裹屍還葬哉合惟誠得士心故能立功贈齊國公

李德輝

李德輝潞縣人生五歲而孤歲凶母子春蓬稗炊藜莧而食之至元七年皇子安西王鎮關西以德輝為相詔以德輝為四川行樞密院副使仍兼王相時合州猶未下德輝乃出俘繫縱之使歸為書反復譬解州將張珏曰汝之為臣不親于宋之子孫合之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孫已舉天下而

歸我汝欲假然負乩窮山而曰吾忠于所事不亦惑哉且昔此州之人不自為謀者以國有主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矣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窺君首以邀福一旦不難也珏未及報而德輝還王邸既而合州遣李興等詣事成都獲之釋不殺復為書使諭其將王立立即使興等與帥幹楊解懐蠟書間至成都降德輝從數百人赴之東川樞府害其功曰公昔為書招珏誠亦極矣竟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狙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德輝曰昔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已孤絕窮而來歸其勢然也吾非攘人之功者誠懼公等憤其後服利其剽奪快心於屠戮我為國活民豈計嫌怨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十七年西南夷羅施鬼國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德輝適奉使在播止三道勿進遣張孝忠諭降其酋阿察曰是活合州李相公耶即身至播州見德輝曰吾屬百萬人微公來死且不降今得所歸茂有二矣詔改鬼國為順元路以其酋為宣撫使有譖德輝受鬼國馬千數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耶卒年六十三發喪哭之如私親合州安撫使王立衰絰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播州安撫使何彦清率其民立廟祀之

張雄飛

張雄飛許州人父琮仕金守盱眙雄飛幼失母庶母李氏養之元兵屠許惟工匠得免琮故吏田某自稱能為弓詐以雄飛及李氏為家人由是獲全徙朔方後李氏與雄飛遂居潞州至元二年世祖召見問以方今所急對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閭閻小人有升斗之儲尚知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至計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帝方卧矍然而起稱善久之他日帝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奈何雄飛曰古有御史臺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之百官奸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

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乃立御史臺、以塔察兒爲御史大夫、雄飛爲侍御史、參議樞密院事費正寅素憸狡、有告其罪者、詔丞相線真與雄飛雜治之、正寅伏誅、改兵部尚書、平章阿合馬與亦麻都丁有隙、羅織其罪、雄飛曰、所犯在制國用司時、平章、獨不預耶、拜參知政事、忽辛有罪、勑中貴人及中書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曹使我家錢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爾家錢物否、曰無有、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忽辛遂伏辜、二十一年、上尊號、議大赦、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則刑必平、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曰、大獄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是、朕今從汝、

子師野、宿衛東宮、宰相欲以爲荊南總管、雄飛固止之、歸謂師野曰、汝宿衛日久、固應得官、然我方執政、天下必以我爲私汝也、二十三年卒、

張德輝

張德輝、交城人、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卽在是矣。又問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惟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因問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盤喻曰、創業之主、如制此器、精選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永爲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有竊而去之者矣。世祖良久曰、此吾心所不忘也、又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又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者也、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粗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爲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爲害尤甚、世祖曰、然則奈何、對曰、請遣族人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掌

兵權、勳舊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則天下均受賜矣、命提調真定學校、至元三年、參議中書省事、有旨命德輝議御史臺條例、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令未明、行之不易、陛下宜愼思之、有頃復召曰、朕慮之熟矣、對曰、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毋令奏事、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帝良久曰、其徐行之、德輝請老、命舉任風憲者、薦烏古倫貞等二十人、德輝與元裕李冶游封龍山、時人號爲龍山三老、卒年八十、

烏古孫澤

烏古孫澤、字潤甫、其先女眞烏古部、因以爲氏、元帥兗都、下

兵閩越辟提控按臘張世傑攻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郡應之唆都攻興化拔之怒其反覆下令屠城澤諫不聽復說曰世傑方急攻泉州旦暮且下比我定興化整兵而南彼樹植將日固矣莫若開其遺民使走泉南扇動之世傑將膽落而走是我不戰而完泉州捷於吾兵之馳救也唆都喜乃縱之世傑見逃民知興化已破遂解泉州圍去唆都進擊潮州守將馬發備禦甚固澤曰潮人所以不下者以外多壁壘為之應援也第剿其外援潮必覆矣乃分兵攻一大壘破之餘壘散走二旬而潮拔張世傑死于海中唆都軍還命澤知興化軍民迎候于道曰是吾復生之父母也喜極繼之以哭謁永

州路判官桑哥議考校錢穀澤嘆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汝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非死不釋也明年桑哥敗要束木伏誅澤始得釋拔為海北海南廉訪使雷州地近海潮汐齧其東南陂塘鹹苦而西北廣衍平袤率多閒曠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堤堨三溪瀦之為斗門七堤堨六渠二十有四設守視者時其啟閉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並為膏土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澤宿有德于閩閩人安之有芝五色產于憲司之澄清堂澤嘗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朴素無華以母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謚正憲妻杜氏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復食子良楨中書右丞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邢臺人生有異操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授提舉諸路河渠初秉忠以大明曆行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卒至元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其言命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等相張

文謙樞密張易為之主領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考其失而移置之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為重棚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儀古有經緯絡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曆法之驗在于

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
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行
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
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以恂爲太史令、守敬爲同知太史
院事、守敬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
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
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
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
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
四海測驗凡二十七所、十七年、新曆告成、守敬與諸臣上奏

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
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
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
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及魏黃初間、始以日食
課其疎密、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虧術、又百八十年、
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
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
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
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

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張胄玄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
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術、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
縮、及立推黃道月道術、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
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
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
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晷漸交食
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術、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
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七十二年、邊岡造崇玄曆、始立相減
相乘法、以求黃道月道、又六十三年、王朴造欽天曆、始變五
星法、遲留逆行、舒亟有漸、又九十八年、李琮造明天曆、始悟

日法、積年自然之數、又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
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
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命臣等改治新曆、臣
等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
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
距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
曰月行遲疾、三曰黃赤道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道
交周、十九年、恂卒、守敬爲太史令、加昭文館大學士、守敬言、
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
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于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

南水門、令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牐、北至通州、凡為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閼、以過舟止水、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守敬又言於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垻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守敬授時曆行五十年、至齊履謙測晷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真數各減見行曆書二刻、曆數成久不能無差在後人修之耳王恂謂曆法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無差後時之弊言曆者如守成式而已

魏初

魏初、弘州人、從祖璠、金進士、補尚書令史、宣宗求直言、璠言國勢危迫、四方未聞有勤王之舉、隴右地險食足、其帥完顏胡斜虎可委仗、宜遣人往論大計、大臣不悅而止、閱數月、胡斜虎兵來援、已無及、金主悔之、武仙軍次五朶山、不進、求使仙者、或薦璠、授翰林修撰以往、至則仙已遁去、部曲散亡、璠撫循招集、得數千人、推材勇者為帥長、仍制符印予之、以矯制自劾、金主善其處置得宜、璠聞仙率餘衆保雷山、趣仙所、宜諭之、或譖于仙、謂璠欲奪其軍、仙怒、命士拔刃若將刺之、且引一[illegible]璠辦、璠大言曰、我王人也、將軍縱不加禮、奈何聽讒邪之言、欲以小吏置對耶、且將軍跳梁山谷、而左右無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也、若不知尊天子、安知廢下、無如將軍者、吾有死無辱、命仙不能屈、璠復使進兵、不應、比還、金主已遷蔡州、金亡、璠無所歸、乃北還鄉里、世祖居潛邸、聞璠名、徵至和林、訪以當世之務、卒于和林、璠無子、以初為後、中統元年、有司以初應詔、帝雅重璠、詢知為璠子、嘉嘆久之、授國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言法者持天下之具、御史臺則守法之司也、方今法令未定、百官無所持循、宜參酌考定、頒行天下、帝宴群臣于上都、飲以巨觥、不能飲者免其冠服、初諫曰、臣聞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

賜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帝嘉納之、諭侍臣自今毋復為此、時襄樊未下、將括民為兵、或請自大興始、初言京師天下之本、貴在殷盛、建邦之初、詎宜騷動、大興遂免括民、又言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舉一人自代、况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為國得人、遂舉勸農副使劉宣自代、出為建康御史中丞、卒、

尚野

尚野、保定人、為懷孟河渠副使、詢問民疾苦、野言水利有成法、宜隸有司、不宜復置河渠官、遂罷之、陞國子博士、謂諸生

日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得有限能鑿井及泉則不可勝用矣至大四年拜翰林直學士詔野赴吏部試用除補官野多所優假或病其太寛野日今初設此法冀將來有習詩書知禮義耳非必責效目前也兼國子祭酒卒

張禧

張禧東安人拜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與右丞范文虎等率舟師泛海征日本禧至築壘平湖島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八月颶風大作文虎等戰艦悉壞禧所部獨完文虎等議還禧日士卒溺死者半其脫死者皆壯士也今人無回顧之心用之以戰因糧於敵破之必矣文虎等

不從日還朝問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禧乃分船與之時平湖島屯兵四千乏舟禧舟中有馬七十疋悉棄之載兵士還至京師文虎等皆獲罪禧獨免

石高山

石高山德興府人中統三年高山因平章塔察兒入見奏曰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兒孛羅窩里台孛羅海拔都潤潤不花五部探馬赤軍金亡之後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國家土宇未一宜加招集以備驅策帝大悅曰聞卿此言猶寐而覺即命[illegible]諸路招集之既集其數詔高山佩銀符領之至元十一年從下江南陞顯武將軍宋平帝命高山擇一大郡以佚老而以所部軍俾其子領之高山辭曰臣筋力尚壯猶能爲國驅[illegible]豈敢爲自安計命領三衛軍戍和林屯田以給軍儲大德七年卒

陳祐

陳祐晉寧人爲山東道提刑按察使時中書尚書三省並立世祖欲合爲一集大臣議之祐還朝命預其議阿合馬爲尚書平章政事欲陞中書右丞相安童爲太師因罷中書省惟祐有異議許進祐爲尚書參知政事及入議祐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虛位不須設事遂罷授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吏多震懾失措祐謂之曰何必若

是前爲盜跖今爲顏子吾以顏子待之前爲顏子今爲盜跖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官吏修飭遷浙東道宣慰使檢覆慶元台州民田中途爲賊所害追封河南郡公謚忠定父老請留葬會稽不得乃立祠祀之子夔擒賊戮于市官芍陂屯田萬戶祐弟天祥至元十三年與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領軍士十人入其境父老來謁天祥諭之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故致亂耳今令汝輩權置兵仗以自衛如何民皆稱便乃條陳其事於行省曰鎮遏姦邪當資根本若內無備禦之資則外生窺覦之釁此理勢必然也推此軍變亂之故由當時處置失宜疎于

外而急于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姦人得
以猜[illegible]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
防而不相依豈惟外寇可憂恐舟中之人皆敵國矣如推赤
心於人使戮力同心與均禍福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
亂止姦無施不可惟冀少加優容責其必成之效行省許以
從便處置天祥凡所設施皆合衆望人心既安軍勢稍振用
土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內悉
平居歲餘改本軍爲路天祥代去後帥務變更舊政與國復
變壽昌府及江南北諸城邑多殺守將以應之宣慰使鄭鼎
臣帥兵討之至樊口兵敗鄂州大震遂天祥權知壽昌府事

授兵二百餘人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以力服遣諭其徒使
各歸田里唯執其長毛遇順周監斬于鄂州市得金二百兩
詢知爲賈人之物召而還之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就擒以
冬至日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司盡
縱之由是無復叛者拜監察御史右丞盧世榮以剝克聚斂
驟陞執政權傾一時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不合世榮誣以
沮法奏杖一百然後斬之臣僚震懾無敢言者天祥上疏極
言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獲之貲趨附權臣
營求入仕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轉運使所犯贓私動以萬計
懷無饜之心蓄攘掊之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位雖在丞相

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跖而寧阿衡之任不止
流殃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誑之說俾居相
位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敗闕如此考其既往之與
跡可爲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
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
布帛如無能効所損或輕今捐相位以試驗賢愚猶舍美錦
以校量工拙脫致毀壞悔將何追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
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
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
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其理然也民必須賦輕而後足

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因
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
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
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
危萬民之命易一時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盡
鎦銖而誅取誘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歛怨不爲朝廷
之遠慮惟務苟歛于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
本既已不存聚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
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可勝言者計其任事以來
所行與所言皆不相副始云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云

能令百物自賤物令愈貴始云課程增添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辦今乃迫脅諸路官司增數包認若不早爲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蠧疥除去水病已深始嫌曲突徙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世祖遣使召天祥與世榮至上都面質既至傳旨縛世榮於宮門外明日天祥入對帝獎諭世榮遂伏誅除治書侍御史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州劾平章要束木兇暴不法時桑哥當國與要束木姻黨誣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繫獄年餘遇赦得釋元貞元年除山東西路廉訪使時盜賊蠭起詔求弭盜方略天祥言盜賊之起各有所因歲凶飢饉誘之天時姑且勿論他如軍旅不

息工役薦興聚斂無厭刑法紊亂皆羣盜所起之因中間係護長養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前人言之備矣彼强梁之徒各執兵杖殺人取貨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縲囚暮復行刼又更督勒有司結限追捕賊皆經慣習以爲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兇殘悖逆性習頑固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乃克制由是嚴督有司捕得盜賊皆杖殺之羣盜屏息大德六年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言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八百媳婦國經過八番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退走土兵隨擊深棄衆奔逃僅以身免朝

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軍使劉二霸都總督以圖收復叛地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己糧食者通計二十餘萬驅愁苦之人往還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爲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夫一運之米自此以後又當如何西南遠夷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軍行徑路窄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無所施又毒霧瘴氣皆能傷人群蠻知大軍將至淸野遠遁阻其要害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飢餒疫病死亡將有不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爲深慮也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趾爪哇緬國以來近三十

年未嘗見有尺土一民內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不可勝言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鑒不遠非難見也軍勞民擾未見休期只深一人爲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人爲深擾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入骨髓欲得其肉而食之須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正深之罪早下明詔自今再無遠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歸順之日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國緩戰而羌衆安爲今之計宜且駐兵近境使水路得通或用鹽引茶引或用實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固根本外安邊陲以我之鎮靜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畜威

以制其力勦之以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道也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聚者皆烏合之徒必無久能同心之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誘之使互相讎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勢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拒敵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可成若蹈湊之覆轍恐他時之患有甚于今日也不報謝病去卒年八十追封道國公

劉宣

劉宣潞人也爲吏部尚書至元二十三年中書議更鈔用錢宣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所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

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于齎擎故民便之稍有滯礙卽用見錢尚存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欲求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更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爲殷鑒鑄造銅錢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縷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貲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夫濟丘堅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不久自敝矣二十五年除行臺御史中丞江浙行省丞相忙古臺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言其罪尤忌宣羅織宣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及錄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必欲寘宣死地朝廷遣官置獄于行省鞫問其事宣及御史六人就逮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至則分縶各處不使往來宣書後事緘付從子自誠云觸怒權奸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屈膝求容下仇怨之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引決自裁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耳遂自到于舟中行省以爲宣知罪重自殺聞之者莫不嗟悼延祐四年從子自持上宣行實追封彭城郡公諡忠憲

秦長卿

秦長卿洛陽人以布衣徵至京師尚風節好論事時阿合馬

專政長卿上書曰阿合馬爲政擅生殺人人畏憚之莫敢言臣敢言之觀其禁絕異議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趙高富踰公家覬覦非望其事似漢董卓春秋人臣無將請及其未發誅之事下中書中貴人力爲阿合馬救解遂寢除興和宣德同知鐵冶事阿合馬誣以折閱課額逮下吏籍其家產使獄吏殺之獄吏以紙塞其口鼻死

姚天福

姚天福絳州人拜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巴兒思謂不畏強悍猶猛虎也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無所統一天福言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

綱不張有一蚍二首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將蔓不可理、帝召玉速帖木兒及孛羅諭之、孛羅以年幼自免、大德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言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六年、卒、天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當盡爾衷、以塞爾職、勿以我爲卹也、

高觹

高觹、渤海人、同知王府都總管府事、至元十九年、正月、皇太子從帝北幸、丞相阿合馬留守、專權貪恣、千戶王著、與高和尚等謀殺之、三月、觹宿衛宮中、西番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事、省中疑之、俾省出入東宮者雜視之、皆莫識也、乃詢二僧曰、皇太子及國師今至何處、二僧失措、莫能對、遂執以屬吏、訊之不言、觹恐有變、與總管張九思集衛士、嚴兵以備、頃之、樞密副使張易領兵駐宮外、觹問果何爲、易曰、夜後當自見、觹固問、乃附耳語曰、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夜二鼓、忽聞人馬聲、遙見燭籠儀仗、將至宮西門、其一人前呼啓關、觹謂九思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先、待見二人、然後啓關、觹呼二人、不應、詰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賊計窮、趨南門、觹留張子政守西門、亟走南門伺之、聞傳呼省官姓名、燭影下遙見阿合馬、及左丞郝禎被殺、觹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

王著就擒、高和尚等潰去、尋捕得、皆伏誅、張易既坐死、刑官論以知情、將傳首四方、九思啓太子曰、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死復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皇太子言于帝、從之、觹遷河南等路宣慰使、卒、

尚文

尚文、深澤人、至元三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時有行臺御史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禪位皇太子、太子聞之懼、中臺秘其章不發、答卽古阿散等知之、請收內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沒錢穀、實欲發其事、文留封事不與、答卽古聞于帝、命宗正薛徹干取其章、文曰、事急矣、白御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謀至姦也、答卽古乃阿合馬餘黨、贓罪狼籍、宜先發以奪其謀、大夫遂與丞相入言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此舉動搖人心、宜選重臣主之、庶靖紛擾、帝怒稍解、可其奏、既而答卽古坐姦贓論死、元貞初、拜中臺侍御史、時行臺御史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十七事、遣文詰之、左驗明著、平章不服、文以聞、平章言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成宗命大臣雜議、咸曰、平章勳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薄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怨、責其帥按籍均役、情無害

法有罪亦輕廷辨數四與省臺入奏平章御史並杖決元貞二年授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大德元年河決蒲口臺檄文按視文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概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皆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為魚鱉之區帝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後水竟北入復河故道如文所言七年拜中書左丞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其價六十萬錠平章謂文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為過一坐傳玩文問何以為寶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飢三日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平章周請觀之文竟不視致仕卒年九十二

劉因

劉因字夢吉容城人因生之夕父述夢神人以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乃名曰駰後改今名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器超邁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邵周程朱之書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又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由之以正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以因學行薦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右贊善大夫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徵因以疾固辭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竊聞大人君子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効焉莊周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今因年四十三矣未嘗效尺寸之力以

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遽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詭岸卓絶之行、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耳、向者先儒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因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變制、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遴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耶、兄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癃疾、自去年丧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

舊矣、不意今歲五月、癃疾復作、至七月、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念及自惟勞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先人墓側、修營一壙、儻病勢不退、便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忽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至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趨、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寸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稍退、自備脚力、急進、望閤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本非

難處之事、惟閤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聞之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四月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畫像贊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絶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

吳澄

吳澄、字幼清、崇仁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

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五歲、每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以與之、澄候母就寢、燃火復誦、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薦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行省掾元明善、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皇慶元年、陞司業、嘗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敝必偏于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英宗卽位、

遷翰林學士、詔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命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廻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上、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會帝崩而止、泰定五年、初開經筵、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先生、天歷三年、朝廷以澄

耆老、特命其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得疾、有大星隕其舍東北、卒年八十五、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澄嘗著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務所長、奮迅馳騖、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孫胡諸子、明聖經以立師教、其於德性、猶未知所以用力、逮周程張邵、興始與孟氏爲一、程氏四傳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遺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議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形骸血氣之主、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于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陳北溪、饒雙峯、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墮此窠臼之中、垂四十年、始覺其非矣、澄嘗稱新安陳櫟、有功於朱氏、櫟字壽翁、謁從斯誌其墓曰、澄居通都大邑、又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

其道遠尊、櫟居萬山間、與木石居、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可謂豪傑之士矣、學者稱曰定宇先生、

史緯卷三百二十七

元史十六

列傳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秦王德芳之後四世祖伯圭孝宗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爲湖州人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於江南得孟頫入見世祖甚喜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詔集百官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庶爲適中若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今人襲而用之耳遽欲以此斷人死命可乎還集賢直學士北京地震裂陷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召集賢翰林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經傳以修人事應天變爲對桑哥遣官理算天下錢糧害民特甚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孟頫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桑哥怒孟頫曰凡錢粮逋欠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

世祖甚明日

趙

陷錢粮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猶累耶桑哥悟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能臣皆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于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嘆賞之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禮義慷慨有大節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害仁者之事也公其勉之既而徹里數桑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問之對如初帝遂誅桑哥罷尚書省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每見從容語及治道多所俾益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出知汾州命書金字藏經除江浙儒學提舉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除翰林侍講學士眷顧甚厚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嘗累月不至宮中帝以問左右或言其年老畏寒勅賜貂鼠裘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人以爲衣冠盛事得請

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英宗遣使即其家俾書孝經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謚文敏孟頫篆籀分隸眞行草書無不冠絶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

袁桷

袁桷慶元人爲國史院檢閲官時初建南郊桷進十議曰天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卽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

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官以禋祀祭天其議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用牲於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祀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多采用之歷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辭歸卒

崔斌

崔斌馬邑人中統元年爲西京參議宣慰司官世祖嘗命安童擧漢人識治體者安童擧斌入見帝幸上都命斌騎從問爲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對帝曰汝爲我擧可相者斌言安童史天澤帝默然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擧未允公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論陛下裁之帝從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童史天澤爲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帝悦遂以二人並爲相除斌左右司郎中至元十五年從帝至察罕腦兒帝問江南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因極言阿合馬姦蠹帝令御史大夫相威按問之斌遷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因誣以罪竟爲所害裕宗聞之方食投箸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冤之至大初贈太傅追封鄭國公謚忠毅

崔彧

崔彧弘州人拜御史中丞言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彼謂非隆其名不足鎭壓者姦臣欺罔之論也又言宜止日本之役世祖曰汝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二十一年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二十八年復爲御史中丞中書省臣請以彧爲右丞世祖曰崔彧敢言可使任言責成宗卽位彧以久任憲臺乞遷他職成宗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哉御史奏彧任中丞且十年非宜彧遂以病辭成宗慰留之大德二年加平章政事卒

葉李

葉李、杭州人、補京學生、宋景定五年、彗出於柳、理宗下詔罪己、求直言、時世祖南伐、駐師江上、宋命賈似道領兵禦之、會憲宗崩、世祖班師、鄂州圍解、似道詭以為己功、因復入相、益驕肆自專、中外毋敢議、李與同舍生康棣等八十三人、伏闕上書言似道繆司台鼎、變亂紀綱、毒害生靈、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竄李漳州、宋亡、歸隱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慰兩司辟之、不應、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求遺逸、以葉李上、李劾似道書有前年之師、實有天幸、克成厥勳之語、世祖誦之、撫掌稱歎、及是聞其姓名大悅、授浙西道儒學提舉、李欲遁去、而使

者致丞相安童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拜受、至元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才於江南、世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勅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館于院中、召見披香殿、勞問曰、卿遠來良苦、且曰、嚮時論賈似道書、朕嘗識之、詢以治道、李歷陳古來帝王得失成敗之由、賜坐、賜宴、命五日一入議事、乃顏叛、詔李庭討之、而將校多其親暱、立馬相語、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李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連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鬭、彼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踏之、無不勝矣、帝從之、師果捷、自是

益奇李、二十四年、拜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李以足疾辭、帝笑曰、卿足艱於行、心豈不可行耶、李固辭、乃許、因言憲臣以繩愆糾繆為職、苟不自檢、於擊搏何有、授尚書左丞、固辭、謂論臣資格未宜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上疏曰、舍攻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略然後賢良輩出、齊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為美觀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從之、二十五年、陞平章政事、李固辭、詔許之、賜以玉帶、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桑

哥為相、李與之同事、莫能有所匡正、桑哥敗、李得請還揚州、儒學正李淦言、葉李本一黥徒、受皇帝簡知、可謂千載一遇、而纔近天光、即以舉桑哥為第一事、自桑哥為相、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災害洊至、尚賴皇帝聖明、更張政化、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葉李雖罷相位、刑戮未加、天下所憤、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廉介剛直、朕所素知、寧有是耶、驛召淦詣京師、時帝召李為平章政事、李上表力辭、尋卒、年五十一、李既卒而淦至、詔以淦為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李前後被賜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

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李亦清約其薦桑哥不知人也故曰人不易知

馬紹

馬紹金鄉人拜尚書左丞親王戍邊其士卒有過支廩米者帝欲究問加罪紹言方邊庭用兵罪之懼失將士心所支踰數者當嗣年之數可也制可宗親海都作亂其民來歸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間桑哥議徙之內地就食紹持不可桑哥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欲令此輩餓死也紹曰南土地燠北人居之應生疾疫若恐餓死何若計口給糧爲之資使還本土則未歸者就不欲棄言有異同宜取聖裁何以怒爲帝曰馬秀才所言是也特議增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斂數倍亦不足也事遂寢遷右丞行河南省事卒

姚燧

姚燧字端甫樞弟子也年二十四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就正於許衡衡賞其辭且戒之曰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太平九年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致仕仁宗在藩邸開官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燧至武宗面命爲太子少傅燧拜辭曰昔臣伯父先臣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授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得告歸明年復召燧以病不赴卒年七十六謚曰文高麗王謜姻帝室欲求燧詩文燧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盛陳謝贈幣帛金石名畫五十惟燧分散屬官及吏胥侍從留金銀付翰林院爲公用器皿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爲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豪邁如此所著有牧庵集

張珪

張珪弘範之子也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武宗即位中丞久闕方議擇人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唯張珪可遂拜中丞仁宗即位親解衣賜珪後復謂珪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所欲以帨拭面額納諸珪懷曰朕澤之所及朕心之所存也拜樞密副使進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專修宰相之職帝從之皇太后以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經邦鐵木迭兒非其人別薛無功不得爲外執政皇太后駐居庸失列門傳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珪子景元掌符璽以父病篤告遂歸帝驚曰卿父往時無病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拜大司徒家居英宗召見于易水之上丞相拜住問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格君心廣言路復拜平章政事益竊

仁廟神主參知政事馬剌兼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以參政遷左丞雖曰敘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不下泰定元年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極論當世得失曰國之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亡國雖賴郭子儀諸將効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橫紀綱亦不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妬害忠良布置邪黨姦惑蒙蔽保祿養禍所致死有餘辜如前宰相鐵木迭兒姦狡險詐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戚忤已者巧飾危間陰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衆鐵木迭兒始以贓敗諂附權姦失列門及嬖孽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生尊爲太子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失列門等恩義相許表裏爲姦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元凶失列門之黨既誅坐要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內布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出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已其禍立至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實其腹心名爲義子忠良屏迹坐待收戮先帝悟其姦惡仆碑奪爵籍沒其家終以遺患構成弒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責今復回給所籍家產諸子尚在京師貪祿藏入宿衛世祖時阿合馬貪殘敗事雖死

猶正其罪況如鐵木迭兒之姦惡者豈宜遂成憲籍沒其家產遠竄其子孫以懲大惡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所以明綱常別上下也鐵失之黨結謀弒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鐵失之徒既伏其辜諸王按梯不花等亦已遠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劫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況弒逆之黨天地不容宜誅按梯不花之徒以謝天下帝不能從未幾珪病非扶掖不能行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帝開經筵令左丞相與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辭位甚力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刻印以賜泰定三年得旨還家卒

李孟

李孟字道復上黨人武宗仁宗未出閤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武宗薦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爲太子師傅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成宗聞而嘉之命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嘗造其門沮之不行仁宗侍皇太后降居懷州孟單騎以從在懷州四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謀繼大統成后爲之主左丞相哈剌哈孫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制也今宮車晏駕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

機危疑之秋、殿下當奔大喪、急還宮庭、以折奸謀、固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乃奉太后還都。時哈剌哈孫稱病卧、仁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問疾、孟入長揖而坐、前引其手、胗其脈、衆以爲醫、乃不疑之、既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于人、宜早圖之、左右皆請俟阿合之至、然後圖之、阿合華言兄、謂武宗也、孟曰、使安西既正位號、縱太子至、彼安肯兩手、進璽遠就外藩、必將鬬于國中、宗社危矣、夫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兄、非悌也、得時不爲、非智也、臨機不斷、非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卜決之、乃召卜人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獻

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輿曳牛制、其人髡且劓、內兌廢也、厥宗噬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時不可失、仁宗善、振袖而起、共扶上馬、孟及諸臣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剌哈孫自東掖來見、至殿廊、收逆黨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武宗、中外翕然、仁宗監國、使孟參知政事、事定、孟言于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臣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武宗即位、有言內難、初定、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如彼言、豈有今日、武宗察其誣、弗聽、仁宗亦不

敢復言及孟、至大二年、仁宗爲皇太子、侍帝同太后內宴、飲半、仁宗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耶、仁宗起而言曰、賴天地祖宗之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感其言、即命搜訪之、得于許昌陘山、三年、入見于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授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立、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遇、以國事爲己任、仁宗深見吏胥之弊、欲痛剗除之、孟曰、吏胥中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厲之而已。久之、孟乞罷政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卿必在中書、朕與卿相爲終始、

自今其勿復言、封秦國公、圖其像、敕詞臣爲之贊、入見、必賜坐、稱其字而不名、賜鈔十萬貫、令將作爲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帝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眞材。帝遂行之、延祐二年、命知貢舉、延策進士、爲監試官、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師鐵木迭兒復相、以孟不附己、譏構誣謗、盡收前後封拜制命、降集賢侍講學士、且言孟必不受、孟拜命欣然、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侍帝側、帝顧之曰、汝輩謂彼不肯爲是官、今定何如、

至治九年卒、詔復原官諡文忠、

張養浩

張養浩、濟南人、選堂邑令、舊盜朔望參閱、養浩曰、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然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罷之、衆感泣相戒曰、毋負張公、拜監察御史、時省臣奏用臺臣養浩、嘆曰、尉專捕盜、縱不稱職、儻盜自選可乎、疏時政萬餘言、一日賞賜太侈、二日刑禁太疏、三日名爵太輕、四日臺綱太弱、五日土木太盛、六日號令太浮、七日倖門太多、八日風俗太靡、九日興端太橫、十日取相太寬、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及

禍、變姓名遁去、久之、召爲右司都事、參議中書省事、以父老辭官歸養、召爲吏部尚書、不拜、服闋、以翰林學士召、不赴、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飢民相食、拜陝西行省中丞、登車就道、道經華山、禱雨于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直十二緡、民持鈔出糴、稍昏即不用、乃檢庫中昏鈔、實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以印記其背、給散貧乏、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于天、晝則出賑飢民、每一念至、撫膺痛哭、遂得疾、卒年六十、關中人哀之、如失父母、封濱國公、諡文忠、

眞父母矣

曹伯啓

曹伯啓、碭山人、延祐元年、遷刑部侍郎、大同宣慰使法忽魯丁、撲運嶺北粮歲數萬石、累贓鉅萬、遣伯啓督徵、時魯丁已死、伯啓諭其子弟曰、負官錢、雖死必徵、與其納賂於人、曷若償之於官、可依汝父所賂之數、官爲徵之、諸受賂者皆懼、潛歸賂於其子、爲鈔五百餘萬緡、英宗立、拜山北廉訪使、勅建西山佛宇、其亟、御史觀音奴等、以歲飢請緩之、近臣激怒上聽、遂誅之、伯啓劾羣臣緘默、使昭代有殺諫臣之名、帝爲之悚聽、拜侍御史、詔同刑定大元通制、伯啓言、五刑者、刑與五等、今黥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人也、法當改易、丞相是之、泰定初、引身北

歸、優游鄉社、卒年七十九、

李元禮

李元禮、眞定人、擢監察御史、元貞二年、建五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臨幸、元禮上疏極諫、臺臣不敢以聞、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彧不合、取前章入奏曰、李御史大言謗佛、不宜建寺、崔中丞私黨漢人、不以聞、帝大怒、勅右丞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鞫問、以國語譯而讀之、完澤曰、往吾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以先帝在時嘗許爲之耳、他御史不言、唯李御史敢言、誠可賞也、以章上聞、帝沈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詔罷萬僧、復元禮職、改國子司業卒、

王壽

王壽涿郡人擢侍御史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國之興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塔察兒線真安童伯顏等爲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知榮桑哥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年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阿里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遷集賢大學士卒

謝讓

謝讓潁昌人至大四年拜刑部尚書仁宗命六部事疑不決者須讓共議而後上聞戶部更定鈔法禮部議正禮文讓皆與焉刑部有案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讓度無損於事曰吾署也其寬厚類此朝廷以吏多廢事責曹掾不如程者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之比寬以歲月尚慮失實豈可律以常法乎白於宰相由是刑曹得不責稽違卒年六十六

泰起宗

泰起宗上黨人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乃父順削柳爲簡寫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爲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實災而有司抑之或無災而訴災起宗微行得實人稱神明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婦女賄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跪奏久之勅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竟服辜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以兵部尚書致仕卒

張思明

張思明獲鹿人拜參知政事仁宗即位浮屠妙總統有寵勅中書官其弟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寧違旨獲戾不敢壞祖宗成憲

也爲工部尚書左丞相哈散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曰卿何爲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國事若必欲用臣願薦一人爲助帝問爲誰哈散再拜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拜參知政事歷左丞英宗造壽安山寺監察御史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强諫帝震怒殺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以成珪李謙亨屬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已來未嘗殺諫臣往者不可追珪謙亨既屬吏論法當得其平丞相力言之得從輕典至元三年卒思明平生不治產不畜財收書三萬七千餘卷

張升

張升、定州人、遷太常博士、成宗俯大臣、承中旨議、奉徽號襃宗廟冊目故典、凡有事于宗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議遂寢、出知汝寧府、民有告或寄來書於其家者、踰三年取閱、有禁書一卷、編里中大家姓名于上、昇亟呼吏焚之、曰妄言誣民、且再更赦矣、勿論、既而事聞、廷議以昇庇姦宄、遣使窮問無跡可指、乃詰擅焚書狀、昇曰事固類姦宄、然昇備位郡守、斥誣訴、免冤濫、雖得罪不敢避、坐奪俸二月、遷淮西道廉訪使致仕、卒年八十一、

王約

王約、汴人、拜翰林直學士、奉詔賑京畿東道飢民、所活五十

餘萬人、遷禮部尚書、有柴氏初無子、以張氏子爲後、既得己子、張子出爲僧、柴之子又殺僧、訟家產、詔約詰之、約曰汝出家、既承、師父衣鉢、又何爲得柴氏業乎、僧不能答、遂歸柴氏應後者、兼太子副詹事、約請節飲、辭意懇切、仁宗嘉納之、承制立左衛率府、統侍衛軍萬人、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同列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統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宮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澤謝曰、實慮不及此、仁宗諭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仁宗欲觀俳戲、事已集而約至、即命罷去、仁宗即位、拜河南行省右丞、詔更銅錢銀鈔法、令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衆以方命爲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丞相卜憐告台曰、善遣使白中書省、遂徧行天下、英宗即位、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朝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制式如他省、下中書議、約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瘠民貧、夷俗雜尚、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美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丞相稱善、高麗人聞之、圖其像歸祠之、曰不絕國祀者、王公也、卒年八十二、

王結

王結、定興人、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時拜住爲丞相、結言爲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文宗居皇太子位、上都之變、失皇太子寶、史鑄新寶、近侍請觀舊製加大、結曰、此寶當傳儲嗣、不敢踰舊制也、元統元年、拜中書左丞、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恥、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至元元年、卒年六十二、士大夫相弔曰、正人亡矣、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忠、

楊朵兒只

楊朵兒只、寧夏人、仁宗卽位、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二十五、又鑄銅爲至大錢、至是議從之、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用、時論是之、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御史中丞張珪、叩頭諫不聽、朵兒只曰、殊告者失刑、拒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眞中丞也、帝喜、拜侍御史、帝宴間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踰度、朵兒只必正色、帝爲之改容、遷御史中丞、帝顧貞觀政要、朵兒只侍側、帝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加昭文館大學士、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遂王爵、贈先世、或謂朵兒只、奈何方重若言之、當可得、朵兒只曰、家世寒微、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風厲僥倖者、初武宗崩、皇太后以鐵木迭兒爲丞相、仁宗卽位、因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結徽政近臣、復入相、貪穢愈甚、惟平章政事蕭拜住、術承制之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受弼賄鉅萬、使大奴脅留守賀伯顏出之、不從、大怒、乃坐都堂、以官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鐵木迭兒語詘得解、朵兒只使御史徐

元素入奏、御史亦輦眞、復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詔逮問之、鐵木迭兒逃匿、帝數日不樂、盡誅其大奴、鐵木迭兒終不能得、朵兒只持之急、徽政近臣以太后命、召朵兒只至宮門、責以違旨、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恐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朵兒只爲集賢學士、仁宗崩、鐵木迭兒復相、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朵兒只至徽政院、鐵木迭兒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違太后旨之罪、朵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鐵木迭兒引同時爲御史者、證成其獄、朵兒只唾之曰、汝等嘗備風憲、乃爲是犬彘事耶、坐者皆慚、鐵木迭兒入奏、稱太后旨、執朵兒只、棄諸國門之外、與蕭拜住俱見殺、時年四十二、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洶懼、道路以目、鐵木迭兒權勢旣成、毫髮之怨無不報者、太后驚悔、帝惡其奸、未及論治、而鐵木迭兒死、平章張珪、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請於帝、贈司徒、夏國公、謚襄愍、朵兒只死時、權臣欲奪其妻劉氏、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子不花、僉河東廉訪司事、文宗卽位、除通政院判、將行、値陜西諸軍拒詔、不花見殺、二僕曰、吾主旣爲國死、我今苟生、他日何以見吾主于地下、奮起砍賊、死之、不花贈禮部尚書

蕭拜住

蕭拜住、契丹人、知中山府、以憂去官、嗣仁宗過中山、有同官譖于近侍曰、知州去官、實憚迎候煩勞耳、帝銜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府中官孰賢、嫗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問之曰、汝輩何所禱、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釋、武宗即位、進中書平章政事、拜住嘗發右丞相鐵木迭兒姦贓專制等事、英宗即位、鐵木迭兒請太后、并前御史中丞楊朶兒只、左丞相賀勝殺之、帝曰、人命至重、不宜倉卒、當白太后、使詳讞之、若果有罪、誅之未晚、竟殺之、而籍其家、吳仲潛守其尸三日、收葬之、丞

定問、贈太保、薊國公、諡忠愍、賀勝、鄠人、世祖出獵、勝以宿衛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靷縱象、乘輿乃安、勝創甚、帝親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素惡鐵木迭兒、居同巷、不與往來、贈太師、追封涇陽王、

虞集

虞集、字伯生、允文五世孫也、父汲、僑居臨川、與吳澄爲友、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文仲守衡、以汲從、汲未有子、爲禱于南嶽、集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啟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問甥館、得男、心甚異之、汲避亂、挈家趨嶺外、楊氏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及歐蘇諸文、比還長沙、始就外傅、得刻本則集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楊氏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通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原委、仁宗即位、除集賢修撰、上學較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才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名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淵遠、非一人之見可盡、

試藝之文。但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立主意、若先立主意、則求賢之心狹矣。拜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以爲田、聽富人欲得官者、分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又三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勞、近得富民官使之用、江海游食、皆有所歸、自然不致爲盜

矣說者不一事遂寢其後海道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即位命集仍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詔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成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乃以妥懽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召集書詔播告中外順帝立有以舊詔為言者帝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至正八年卒年七十七家素貧歸老後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南昌富民伍真甫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為妻充郡總管卒其子爲豐城甘懇求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集不許其東修羔鴈之入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嘗圖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于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其交游甚厚者范梈元明善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俱送出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可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入邸舍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為朝廷之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令為我飲此酒切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不待他日今已隙開矣請公再賜一卮明善不敢忘也遂再飲而別後真人吳全節求明善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成季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集至讀其文曰公能從集言去百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遂驩好如初明善清河人官翰林學士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瀏陽人幼岐嶷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十歲有黃冠師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年四十從宋故老習為詞章經史百家靡不研究延祐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平江州同知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文宗親署玄為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元統元年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至正元年詔修遼金宋三史以為總裁官發凡舉例俾修撰者有所據依至論贊表章皆玄屬筆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作致仕宣赴內府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蓋異數也卒年八十五封楚國公謚曰文玄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海內

名山大川、釋老宮觀、王公貴人墓隧碑碣、以得玄手筆爲榮、片言隻字、傳流人間、無不寶重者、玄無子、有圭齋文集行世、

許有壬

許有壬、湯陰人、中進士第、泰定元年、爲中書左司員外郎、國學舊法、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推擇德行、有壬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惜不能識丁矣、元統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詔上皇太后尊號爲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于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非禮也、衆弗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于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爲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耶、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議罷科舉、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劾徹里帖木兒、欲以私意罷科舉、不可聽、上不從、將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寶、有壬入爭之、太師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與中書、御史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解、有壬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觖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贓敗、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壬曰、科舉未行之先、臺中贓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舉子不可謂無過、較之於彼則少矣、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唯參政

耳、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丁文苑輩、皆可任大事、又如歐陽玄之文章、豈易及耶、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能自向學、豈有不至大官者耶、有壬曰、所謂士者、初不以衣食爲事、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伯顏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科舉取士、豈不愈於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歲除四百二十六人、玉典赤、太醫、控鶴、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者七十二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科舉於選法果相妨耶、伯顏心然之、然其議已定、乃溫言慰解之、且稱有壬爲能言、有壬曰、能言何益于事、徹里帖木兒曰、參政坐、無多言、有壬曰、太師謂我風人劾平章、可共坐耶、徹里帖木兒笑曰、我固未嘗信此語也、有壬曰、宜平章之不信也、設有壬果風人言平章、豈止不共坐而已、衆皆笑而罷、翌日、崇天門宣詔、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普化誚之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有壬大媿、移疾不出、詔趣之、有壬乃就職、初徹里帖木兒在江浙、會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平之、故入中書、先論學校貢士莊田租、可給怯薛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遂論罷科舉、徹里帖木兒後貶死于安南、人皆快之、至元六年、有壬拜中書左丞、二十四年、卒、諡文忠、有壬歷事

七朝垂五十年國家大事無不盡言書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雄渾閎雋涌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泓淡實蓋深許之也

宋本

宋本大都人至治元年策天下士於廷本爲第一人左丞相倒剌沙嘗國得君與平章政事烏伯都剌皆西域人烏伯都剌自禁中至政事堂集宰執僚佐以詔稾示本乃以星孛地震赦天下內有酬賈胡獻物之直及爲憲臺糾劾者免究官諸條本讀竟白曰今詔本罄災異獻物酬直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糾劾有罪者褫官世祖成憲也皇

上御位詔法世祖今復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有邪佞賍穢者將治之耶置不問耶宰執相視嘆息明日宣詔本稱疾不出寧宗崩順帝未至正旦議循故事皇太后行朝賀禮本言宜上表太后廢太明殿朝賀衆從之轉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卒本歷仕通顯二十年猶僦屋以居及卒縉紳大夫門生故吏執紼者二千人諡正獻弟褧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朝廷政事多所建明遷翰林直學士諡文清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云

李好文

李好文東明人登進士第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禮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别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集禮而乃令各省及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而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請選僚屬仍出架閣文牘以資採錄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于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至正三年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祀寧宗室遣阿魯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聞對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帝遂拜帝以皇太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以右

丞相脫脫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命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學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爲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閫奧不足以啓廸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久與性成章句之學寖以事廢驟膺重託負荷誠難請别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嘆之而不允其辭陞翰林學士承旨致仕以一品祿終其身

孛术魯翀

孛术魯翀、南陽人、延祐五年、拜監察御史、命聚淮東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尚刑罰、多置獄具、翀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下、初不尚刑也、取獄具焚之、時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翀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一槩屈抑、恐非持平之論、改左司都事、拜住爲相、問翀曰、汝可作宰相否、翀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悦、以酒飲翀曰、非公不聞此言、爲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翀曰、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愼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之力所能運也、僉太常禮儀院事、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翀爲禮儀使、記行禮節文於笏、遇至尊則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之曰、此爲皇帝字乎、因大笑、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帝師至京師、詔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翀舉觴進曰、帝師釋伽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皆悚然、順帝卽位、大臣以爲赦不可頻行、翀曰、士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新天下耳目、令不赦、是收怨於新造之君也、皇太后從之、除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卒、追封南陽郡公、子遠、襄陽縣尹、南賊起、遠領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戰死、遠妻雷氏、爲賊所執、賊欲妻之、大罵曰、我叅政婦、縣令妻、肯從汝狗彘以生乎、舉家皆被害

帝師亦通

一赦可矣後來至一月兩赦亡國之政也

元史十七

列傳

王克敬

王克敬、大寧人、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鄱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廩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鄱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爲仁、而吾屬顧爲不仁乎、拜監察御史、監吏部選、有殿歷當陞者、吏抑之、問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笞十七以上不陞、今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曹安知其罪重、卒陞之、治書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

狀駁爲能、今王御史乃論增品級、可爲世道賀矣、遷參議中書省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錢若干、克敬乞覆奏、宰相怒曰、參議乃敢格詔命耶、克敬曰、用財宜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錢出無名、不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平雲南省、獨先受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徙御衆多、非大錫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可其議、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松江大姓、歲漕米萬石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責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寧之此耶、具論免之、嶺海徭賊竊發、朝廷調行省戍兵往討之、會提調軍馬官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軍政、衆莫知所爲、克敬言行省、任方面之寄、豈得拘法坐視、邪調兵往捕之、年未六十、請老、謂人曰、崚棨之巔、其下可危、所植之木、其根必傷。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元統二年卒、追封梁郡公、

任速哥

任速哥、渤海人、襲父官爲右衛千戶、公卿以其賢、薦于朝、英宗召見、與語奇之、待以心腹、將擇重職與之、會英宗遇弒、遂引去、自是不復出仕、居常扼腕、或醉歸痛哭、過市、時人目以

燕鐵木兒不育心此非也

爲狂、莫知其意也、泰定中、倒剌沙用事、速哥詣平章政事速速曰、先帝之讎、吾朝夕痛心、而不能報、以未有善策也、今思之、武宗有子二人、長子周王、正統所屬、然遠居朔方、難以遽遂、次子懷王、人望所歸、近在江陵、易於傳命、若能同心推戴、以圖大計、先帝之讎可雪也、速速然之、將燕鐵木兒僉樞密院事、握兵柄、二人潛結納之、告以所謀、燕鐵木兒聞之、嬰然速哥曰、天下之事、惟順逆兩途、以順討逆、何患不克、公世臣、與國同休戚、及今不圖、他日有先我而起者、禍必及矣、燕鐵木兒許之、泰定帝崩、倒剌沙踰月不立君、物情洶洶、速哥與速速、從燕鐵木兒奉豫王令旨、居守省臣發兵塞兵、備諸關、

遣使迎懷王于江陵懷王卽位是爲文宗擢速哥爲禮部尚書速哥辭曰臣曩備宿衞南坡之變不能效死以報國士之知今日之舉皆諸將相之力臣未足贖罪敢言功乎文宗嘉勉之乃拜命其他賞賚一無所受或詢以翊戴之事終無所言人以是多之

陳思謙

陳思謙祐之孫也丞相高昌王亦都護薦於文宗時年四十矣授禮部主事至順元年拜西行臺監察御史先是關陝大飢民多粥妻流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拜監察御史首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締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中論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歲混一六十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爲先人所營況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懇懇以興亡爲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盛時圖治之機不可失也又言戶部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錠宜節不急之費以備軍國之用苟能三分損一以惠庶民夫豈小哉又言軍站消乏僉補則無殷實之戶接濟則

無羨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間之馬苟能修馬政亦一助也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遠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積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至正元年爲右司郎中歲凶盜賊蜂起剽掠州邑思謙力言於執政當竭府庫以賑貧民分兵鎮撫中夏以防後患十一年改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命總管杭州不花領弓兵捕之而賊已不可撲滅矣言于宣讓王帖木兒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胄鎮撫淮甸豈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滅惟王圖之王曰此吾責也但鞍馬器械不備何能禦敵思謙括官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並進遂擒渠賊廬州平既而潁寇將渡淮又言于王曰潁寇東侵丞調岢陂屯平川之王曰非奉詔不敢調思謙言非常之變理

宜從權、懼發之罪、思謙坐之、王從之、其延立木爲屯田萬戶、諸之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之職、乃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効、十二年、拜御史中丞、卒、追封魯國公、

崔敬

崔敬、大寧人、至元五年、拜監察御史、時毀文宗廟主、廢皇太后、徙東安州、又放文宗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敬上疏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方幼小、遐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文皇當上賓之日、皇子在襁褓之間、尙未有

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親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皇子、皆嫡孫也、以陛下之心、固有彼此、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無親疏、臣請以世俗喩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尙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爲之教養、不使失所、況皇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他變、關係匪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皇子、以全子母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宗社幸甚、不報、時帝巡幸上都、不御內殿、敬上疏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失剌斡耳朶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順輿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衞、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緝熙聖學、此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鞶革、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天文示儆、地道失寧、海潮爲害、蝗飛蔽天、正聖主憂恤之時、而近侍之臣、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之流、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之、以節濫恩、遷江浙行省左丞、卒、

呂思誠

呂思誠、平定州人、拜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建言、鈔法自世祖時、除撥支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僞鈔滋多、遂命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至是右丞相脫脫、欲更鈔法、吏部尙書偰哲篤迎合丞相意、請以楮幣一貫文爲母、銅錢爲子、命廷臣集議、衆皆唯唯、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譬之蒙古人乞養漢人子爲子、終爲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爲父、而立銅爲過房兒子者乎、一

虞、威笑、又曰、鈔之法、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
鈔、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
非國之利也、偰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
非偽、乃人為偽耳、交鈔若出、亦有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
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
其偽反滋多、況祖宗成憲、豈可輕改、偰哲篤曰、祖宗法弊亦
可改、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與世皇爭高下
也、偰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
者為母、何者為子、事不可行、又曰、丞相勿聽其言、如向日開
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丞相矣、脫脫未決、御史

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呂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當坐廟
堂高聲厲色、若從其言、此事終不行耶、遂定更鈔之議、諷御
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遣宣使奉初迫遣之、思
誠遺書參議龔伯遂曰、去年許可用為河南左丞、今年呂思
誠為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不動心乎、抵武昌、語諸將
曰、賊與諸君相持經久、不知吾來此、出其不意、可以入城、遂
行、果不煩轉鬬而入、賊聞之驚遁、思誠大會軍民曰、賊去必
將復來、于是申號令、修器械、葺城郭、先謀自守、衆議出征、苗
軍使辱省憲、思誠叱之曰、若等能殺呂左丞乎、自是稍戢、召
為中書左丞、思誠去二月、城陷、至正十七年卒、

蓋苗

蓋苗、元城人、登進士第、授單州判官、歲饑、郡遣苗至戶部請
賑、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示之曰、州民率食此、
況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時宰惻然、凡被災者獲
賑焉、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為佛寺、務
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家、以御史大夫督其功、苗上封事曰、
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
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
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創佛寺、又廢民居。
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于豐沛。

為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既不務此、而隆重佛事、
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為心。方便為教。今尊佛氏
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意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
今乃委以修繕之役、使之豈以禮哉、詔免督役、拜中書參知
政事、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百姓田廬以廣之、已遣使
督有司治之矣、苗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為隘乎、力
辨乃罷、又欲宿衛長悉出為郡守、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
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
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遷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卒、追封魏
國公、

張楨

張楨汴人登進士第至正八年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剌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伯顏賊殺宗室嘉王郯王一十二口稱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妻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誅竄令奭異遂見忿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闖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噬臍之禍不聽毛貴陷山東上疏陳十禍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獄此根本之禍六也不慎調度不貴群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此征討之禍四也臣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激勸之宜將

帥以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謾上下相依是以有覆軍之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雖犬一空貨財俱盡而諛辭說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星羅碁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方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今日國勢亦已危矣陛下事佛飯僧禁屠宰以求福臣以爲皆虛務也今天下殺人多矣陛下晏然不顧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頃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終著紅巾以賊兵旅拒覩其所向駸駸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破吾國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爲[illegible][illegible]有識者所以扼腕痛心也不省二十一年除僉山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劾中書參知政事也先不花樞密院副使脫脫木兒治書侍御史奴奴亦憐眞誤國之罪不報時孛羅帖木兒駐兵大同參罕帖木兒駐兵洛陽而毛貴據山東勢逼京畿二將玩寇不進方構兵爭晉冀朝廷遣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往解之既受命不前進楨又劾之亦不報楨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

辭去居安邑山谷間結草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犯闕皇太子出居冀寧奏除翰林學士不起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孛羅帖木兒遣使訪以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薦食上國楚蜀僭竊名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illegible]之右族父子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苟有不逞之徒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于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下憂乎僕之惓惓爲言者大要有

三佐君父一也安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橋之中悖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智辯百出不能爲之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閣下謀出於萬全則善矣危則其變不測徐則其數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後三年卒

歸暘

歸暘汴梁人登進士第授同知穎州事轉大都路儒學提舉未行至元五年杞縣人范孟謀詐爲詔使至河南殺平章月魯帖木兒左丞劫烈總管撒里承賊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使暘守黃河口暘不從賊縶於獄同里吳炳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呼炳司卯酉曆炳不敢辭時人爲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至正七年遷右司都事順江首長欒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二處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罷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授實禍也丞相太平曰策將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從之廣海徭賊入寇詔朵兒只丹將思播楊元帥軍以討之暘曰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決勝若命楊元帥統其衆彼悅于恩命必能自効所謂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不從後竟無功陞左司員外郎方國珍寇溫州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朵兒只丹討之一軍皆沒朵兒只丹暘曰將軍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戰者征之國珍尋降暘曰國珍敢我王師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眞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皇太子就學端本堂以暘爲贊善暘言師傅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餘以次列坐虛其中座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從之十七年致仕卒

陳祖仁

陳祖仁汴人也至正二年對策大廷魁多士授翰林修撰遷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欲修上都宮闕祖仁上疏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當于天道下不順于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此陛下所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

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于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祖宗之天下生民、忍舉而輕棄之乎、願陛下以安養生民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親賢遠佞、以圖謀治道、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帝嘉納之、二十三年、拜治書侍御史、宦者資政使朴不花、與宣政使橐驩、內恃皇太子、外結丞相搠思監、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讓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他御史

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書皇太子、言御史糾劾橐驩不花姦邪、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令殿下未賜詳察、輒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姦臣蠹政之情、不得達于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姦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及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illegible]宮。而使諫臣結舌。內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曰、臺臣所言雖是、但橐驩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

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復上書、言御史所劾、得於朝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宮墻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此、不見其姦、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耳、今此二人之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聞、其剩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君父之心。不使聞奏。則陷君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

宜沮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書疏再上、即辭職、御史下至吏卒、皆辭開、於是皇太子以聞、朴不花橐驩皆辭退、天子令老的沙傳旨祖仁等、祖仁上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illegible]不明之所致也、朴不花橐驩、實爲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救、[illegible]唐季世、其禍皆起此輩、而權臣藩鎮乘之、夫千尋之木、吞舟之魚、其腐敗、必由於內、陛下誠思之、可爲寒心、臣願俯從臺臣之言、將此二人、特加擯斥、不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

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遏亂宗若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于家誓不與之同朝率聯及禍使天下後世同罪之也書奏天子大怒侍御史李國鳳亦上疏言二人必當斥於是羣臣皆左遷禎仁出爲甘肅行省參知政事以弱女託其友朱敬仲日就選二十七年明兵已出山東朝廷方疑擴廓帖木兒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禎仁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待制黃哻編修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京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製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等以爲取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以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蹙而南軍資重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帖木兒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皇太子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令擴廓帖木兒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勤以言者爲擴廓帖木兒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何辭聞天下之事去矣不聽十二月禎仁又上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爲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愧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遂以受財游說罪名無所昭雪也況聞擴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爲朝廷計者不過戰守二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遠則假其藩衛之力勉勵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之出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爲重恭書以聞亦不報二十八年秋明兵進逼京師命禎仁及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載太廟神主從皇太子北行禎仁遜志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當然之遜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禎仁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爲亂軍所害時年五十五禎仁一目眇貌寢短身瘠而語音清亮議論偉然負氣剛正不可犯其學博而

情爲文簡質而詩清麗世稱傳之王遜志汲縣人僉太常禮儀院事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遜志獨衣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判官王賀來告曰新朝寛大不惟不死且仍與官盍出請官言狀遜志拂然斥之曰君既不忠又誘人爲不義耶因戒其子曰汝謹繼吾宗仰投井中死

成遵

成遵穰縣人中進士第至正十五年拜參議中書省事時河南賊渡河而北焚掠郡縣上下視若常事遵率左右司僚佐請丞相言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塹黃河爲之障賊兵雖至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敲髓以供軍需而無嗟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南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已下皆揮涕入言帝遣使罪守河將帥守禦自是頗嚴湖廣陷賊資威順王之子遣人請降求爲行省平章朝臣欲許之遵曰平章職亞宰相承平之時雖德望重人猶而不與今叛逆之賊挾勢要求輙以與之如紀綱何衆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非親親之道遵曰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祖乃以分羮荅之奈何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十七年升中書左丞時太平爲相以事忤皇太子太子欲去

顛倒至此不亡何待

之而未有以發以遵及參知政事趙中太平之黨兩人去則太平孤用事者承望風旨嗾寶坻縣尹誣遵與參政趙中參議蕭庸等六人受贓皇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官雜問之皆杖死中外寃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辨明遵等無枉詔給還所授宣勅

曹鑑

曹鑑宛平人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之鑑漫爾置篋笥中後因欲合藥剤取視之乃有黃金三兩雜其中鑑歎曰淵伯以我爲何如人時淵伯已死鑑呼其子歸之其廉潔不欺如此升禮部尚書卒

張翥

張翥晉寧人爲翰林侍讀兼祭酒嘗奉旨詣中書集議時政衆論蜂起翥獨默然丞相搠思監曰張先生平日好論事今一語不出何耶翥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搠思監善之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翥長於詩文不如詩而毎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吾毎爲文未嘗搆思特任意屬筆而已翰林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爲文翥欲易數字苦思移時終不就沙剌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因相視大笑翥善諧謔出談吐語一座皆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卒年八十二

此亦俳諧耳

烏古孫良楨

烏古孫良楨澤之子也為監察御史疏言天曆間紀綱大壞元氣傷夷天祐聖明入膺大統而西宮聽政奸臣弄權天威一怒陰霾開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誠兢兢業業祈天永命之秋其術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旬日一進講不踰數刻已罷而褻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臣願招延儒臣寘於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啟沃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也國俗父死則妻其從母兄弟死則受其妻父母死無憂制良楨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

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有司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不報時盜賊蠭起帝下詔分討必盡誅而後已良楨言平賊在收人心以回天意多殺非道也陞中書右丞卒嘗訓諸子曰吾無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遇我汝輩宜志之

遜都台

遜都台修武人登進士第除太常博士武宗廟未立后主配享集群臣廷議丞相伯顏以明宗之母亦乞列氏可以配享徽政院傳皇后旨以文宗之母唐兀氏可以配享伯顏問遜都台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遜都台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則為武宗皇后明宗文宗二母后固為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為立主以妾后為正宮是為臣而廢先君之后為子而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慕容垂即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為后以配享先王為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大學士陳顥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為后是亦二后也豈不可乎遜都台曰堯之母為帝嚳庶妃堯立為帝未聞冊以為后而配嚳皇上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衆服其議遂以真哥皇后配

爲除樞密院都事言伯顏專殺大臣利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太小官及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鄭王爲伯顏構陷妻女流離當雪其冤給復子孫從之遷淮南宣慰使卒

董摶霄

董摶霄磁州人除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復安東至正十六年進兵泗州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摶霄建議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南自沭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中又設一小砦烽燧相望巡邏往來遇賊則并

力野戰無事則退種而食進有拔退有守所謂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今瀕海之人屢經寇亂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遞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人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沭陽顏褕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既爲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

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寨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大破之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疾其功者令搏霄征益都屬有疾請以弟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昂霄代領其衆從之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搏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果陷搏霄駐兵南皮縣十八年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耳遂拔劍督兵戰賊衆奕至捽搏霄問曰汝爲誰搏霄曰我董行省也衆刺殺之無血惟有白氣衝天昂霄亦死之追封魏國公昂霄隴西郡侯

邁里古思

邁里古思寧夏人進士爲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時兩浙郡縣多殘破獨邁里古思保障紹興境內晏然授樞密院判官方國珍遣兵侵紹興屬縣邁里古思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爲大官而復害民可乎遣部將黃中請益兵討之朝廷方倚重國珍貸其罪以運糧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素通賄賂使人召邁里古思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錘撾死之斷其頭擲廁溷中城中男女老幼無不慟哭黃中率其衆復讎盡

殺拜住哥家人及臺府官員掾史獨留拜住哥不殺張士誠遂據紹興監察御史眞童科拜住哥賊害帥臣不忠不法宜寘嚴刑詔削拜住哥官爵安置潮州

儒學

金履祥蘭溪人見同郡王柏問爲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曰王會之屢言君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時謂基似尹和靖柏似謝上蔡履祥則得之二氏而充充於已者也履祥以司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

學者皆不討舉子業以其所中所得可耳

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乃作通鑑前編家居仁山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有自省編書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及門千餘人其教人至誠諄悉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世稱白雲先生賜諡文懿

黃澤字楚望資州人生有異質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自

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如故久之如有所見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故後乃夢夫子親授以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作思古吟十章授徒養親不復言仕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傅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意自言或得之幽閒寂寞之餘或得之顛沛流離之頃或得之疾病無聊之日或得之道途風雨之中久之豁然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遂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氷釋凍解怡然各就條理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非漫然也澤所著六經辨釋諸書雅自愼重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己任則雖與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洞奉使過九江請北面稱弟子受一經之學澤謝曰以君之才輟非月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閟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予以爲區區人力所致耶澤貧其年老不復能教授歲大侵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飢晏然曾不動其意門人高第者新安趙汸汸問治經之要澤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注

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嘗謂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惟臨川吳澄獨敬異焉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

蕭𣂏奉元人讀書南山三十年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𣂏拾之𣂏令隨至門取釵以償婦後得所遺釵愧謝來還鄉人有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藩京兆辟之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省憲大臣仰其家具宴使一從史先詣𣂏舍𣂏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爲𣂏使飲其

馬即應之及宣幣迎賓方知爲鄭也力辭不赴拜太子右諭德問辭人問其故曰在禮太子東向師傅西向此禮今可行乎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復辭卒年八十七贈諡貞敏時有同恕者以道高當世鄭入府城必主恕家時稱之曰蕭同恕

侯均字伯仁亦奉元人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千偏終於已無益又有韓擇字從善亦奉元人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使自小學始或謂陵節勤苦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其卒也門人服緦麻者百餘人

胡長孺永康人爲寧海縣主簿大德中浙東大祲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因行餘屬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及再至索錢長孺抱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則死。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而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恆出鈔道爲過客患長孺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騶卒已集皆成擒俾盡供其黨與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卒衣卒扶傷民碎器而去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伺之向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杖之而償其器群嫗聚浮屠庵誦佛書一嫗失其衣來訴長孺以麥置群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曰使神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之還所竊衣令長言有姦事屢問弗伏長孺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外報有詔至長孺叱隸卒縛姦者東西楹空縣出迎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寧不承今將解矣案下吏嘩而出姦者驚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兄妻欲之紿以亡於盜往告長孺長孺曰汝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得步搖爲贓兄立辨長孺曰汝家信有是何謂

亡耶兄倉皇曰此乃弟所質者呼其弟示曰是爾物乎弟曰然遂歸焉以疾隱杭之虎林山病喘既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不分死生也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人稱爲三胡云

韓性琦八世孫也高祖左司郎中膺胄從南渡家于紹興延祐初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請問性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行之何如耳

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塲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怡出無㝢馬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童稚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憲府舉爲教官謝不赴卒年七十六賜謚莊節先生

吳師道字正傳蘭溪人登進士第調寧國路錄事歲大旱飢民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師道勸大家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又言于部使者轉聞于朝得粟四萬石鈔三萬八千四百錠賑之人賴以存活以禮部郎中致仕卒

陸文圭江陰人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墻東先生卒年八十五先歲彌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燹慘於建炎我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爲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家墓盡發人服其先知

陳旅字衆仲莆田人御史中丞馬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爲留滞于此因勸遊京師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爲文慨然嘆曰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也延至館中朝夕以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爲多與祖常交口游譽于諸公間平章政事趙世延薦之除國子助教出爲江浙儒學副提舉還國子監丞卒旅於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務合于作者不徒徇世好而已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集爲知己在浙江時集歸田已數載歲大比請于行省參知政事字术魯翀親奉書幣請集主文鄉闈欲爲問候計翀冒炎暑千里訪集于臨川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慘然若將永訣焉集一日夢旅舉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耳既而旅卒集深悼之

宇文公諒吳興人嘉興富民延爲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翌日以他事辭歸登進士第同知餘姚州事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貽患請一槩免科遷僉嶺南廉訪司事以疾請老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篇首曰

晝有所爲夜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門人私謚曰純節先生

元史有數伯顏余按其三父有受氏君有賜氏師復有命氏竒

伯顏哈剌魯氏蒙古人居濮陽縣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頴悟過人因命以顏爲氏焉至正四年以隱士徵授翰林待制出爲江西廉訪僉事以病免十八年賊至河北伯顏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誘以富貴伯顏駡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賊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其是乎乃納心腹中瘞而揜之贈僉太常禮儀院事謚文節太常謚議曰伯顏既無城守之責又無在官之寄以平生有

五事永令制

可謂善禱

贓若果實、何必其誓

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也、時以爲
確論、

良吏

自古國家上有寬厚之君、然後爲政者、得以盡其愛民之術、而良吏興焉、班固曰、漢興、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濶、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先、故文景以後、循吏輩出、蕃識當時之治體矣、元初風氣質實、世祖始立各道勸農使、用五事課守令、一曰戶口增、二曰田野闢、三曰詞訟簡、四曰盜賊息、五曰賦役均、又以勸農繫其銜、故當是時、良吏班班可見、亦寬厚之效也、今據其事跡、作良吏傳、

許維禎、遂州人、至元十五年、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有二虎爲害、維禎默禱于神、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遂息、是冬無雪、民多疾、父老言于維禎、維禎曰、吾當爲汝禱、已而雪深三尺、卒官、

田滋、開封人、大德二年、爲浙西廉訪使、縣尹張或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俛首不言、滋以爲疑、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爐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詰成等、不服、因出火中所得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或得釋、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卒、

卜天璋、洛陽人、爲中臺掾、有侍御史倚勢貪財、御史發其贓、天璋主文牘、未及奏、爲所誣、俱拘內廷、御史對食悲哽、天璋問故、御史曰、吾老唯一女、別吾見繫、不食數日矣、吾心憐之、是以悲耳、天璋曰、死職義也、奈何爲兒女子悲泣耶。御史慙謝、俄見原、遷刑部郎中、時議犯盜者、并家屬咸服青衣巾、以別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秦弊也、尚足法耶、仁宗召天璋入見、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因問今何官、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薦、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爲尚書、卿爲郎中、皆朕所薦也、汝

宜奉職勿怠、即以刑部印章付之、陞廣東廉訪使、致仕、天曆二年、蜀兵起、荊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老不必行矣、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敢避難乎、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復致事歸、卒、謚正獻、

王艮、諸暨人、辟江浙行省掾史、會立市舶司、艮言若買舊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掊克之弊、中書省如艮言、凡省官錢五十餘萬緡、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轉運使王克敬、以紹興路計口食鹽不便、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或以爲有成籍不可改、艮曰、民實貧而賦重、死徙者衆、顧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今浙右諸郡商賈輻輳、未

嘗以日計、稍裒益之、一轉移間耳、於是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遷海道漕運都萬戸府經歷、紹興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並緣爲奸、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民曰運戸、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爲是紛紛、乃責運戸自效糧入運船、遷江浙行省檢校官、有牒中書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爲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爲鈔五百餘萬緡、省科追之、中書遣官驗視、民言彼不過欲求朝廷之聽、以報宿怨耳、事遂寢、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安福有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前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民到官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詭寄欺隱者乎、行省悉蠲之、遷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卒、民亦可稱奸官然不過行所當行者耳行所當行即是奸官

忠節

李伯溫、義州人、錦州張致叛、木華黎命其兄伯通擊之、戰死、以伯溫行平陽元帥府事、鎭青龍堡、平陽陷、金人盡銳攻堡、守卒多遁去、李成開水門導敵入、伯溫拔劍殺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刺心而死、金人見伯溫抱柱如生、無不嗟嘆、子守正爲平陽守、金完顏合達攻平陽、守正戰歿、大帥以其兄守忠代之、金紇石烈眞製招討使按察兒于洪洞、守忠拒之、師潰、走城、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納金兵、城陷、金人挽守忠至汴、誘使降、守忠大罵、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火炙死、一家四人俱死節、亦烈矣哉

劉天孚、大名人、知許州、歲大旱、天孚禱即雨、野有蝗、俄群鳥來啄之立盡、明年麥熟、時有青虫如蠶食麥、或生大華虫盡食之、許人立碑頌焉、知河中府、陜西行省平章阿思罕爲亂、入城坐府治、號令諸軍、天孚佩刀直前、衆遏之不得進、遂拂衣出、時天寒、河冰方堅、天孚拔所佩刀斫冰開、北望再拜、脫衣幘岸、浴、投水中死、贈彭城侯、諡忠毅、

李黼、穎人也、以明經射多士、授翰林修撰、中書命黼巡視河渠、黼言禁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堤、命河底填

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橫潰爲災、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淮運物、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不報、授江州路總管、至正十一年、盜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蘄黃、焚掠數千里、造船南攻九江、居下流貫江東西襟喉之地、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庶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共之、不報、黼嘆曰、吾不知死所矣、十二年正月、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及省臣皆遁、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右丞孛羅帖木兒軍于江間之遁、黼孤立、愈奮厲、賊游兵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于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

紇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陣、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繼
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蔽路、
殺獲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
我、乃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置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
之七星椿、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
椿不得動、進退無措、黼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
者無算、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路軍民都總管、便宜
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荊湖、南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
黼守孤城、提孱旅、無日不戰、中外援絕、二月、賊薄城、分省平
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陣、布戰具、賊焚西門、

張弩箭射之、賊將攻東門、黼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
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黼墮馬、與
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聞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
于東門外、年五十五、黼兄冕家居、亦死于賊、秉昭冕子也、贈
隴西郡公、謚忠文、詔立廟江州、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大科
三魁若泰不華沒海上、李齊死高郵、黼隕九江、皆不負其所
學云、

楮不華、石樓人、遷淮東道廉訪副使、汝潁盜發、勢張甚、不華
行郡至淮安、極力為守禦計、賊至、多所斬獲、請樞密院判官
劉甲守韓信城、相犄角、上章劾總兵逗撓之罪、甲有智勇、與

欲求援於總兵不劾之亦可

賊戰、輒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總兵聞不華劾已、恚嫉、乃檄
甲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甲去、韓信城陷、賊掘塹作長圍、天
長軍叛、賊挾之來攻、城之東西南三面皆賊、惟北門通沭陽、
阻赤鯉湖、指揮使魏岳、駐兵沭陽、淮安倚其芻餉、俄赤鯉湖
為賊據、沭陽之路又絕、賊計孤城可取、進柵南瑣橋、不華與
元帥張存義、出大西門、突賊柵、殊死戰、賊敗走、追北二十餘
里、城中食且絕、元帥吳德琇運糧萬斛入河、為賊所掠、德琇
僅以身免、賊攻圍日急、總兵屯下邳、相去五百里、凡遣使十
九輩告急、按兵不出、城中餓者仆道上、即取啖之、一切木草
凡魚燕鳥、及鞾皮鞍韂革箱、敗弓之筋皆盡、父子夫婦更相

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荊棘、力盡城陷、不華猶據西
門死鬭、中傷、見執、為賊所臠、次子伴哥亦見殺、時至正十六
年十月乙丑也、不華守淮安五年、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
之張巡云、贈衛國公、謚忠肅、時周喜同守南陽縣、城陷、為賊
所殺、妻邢氏聞喜同戰死、帥家僮出走、遇賊、奪賊刀所之、且
罵、且前、俱見殺、

韓因、汴梁人、盜據汝寧、官軍討之不下、命朝廷詔赦叛逆、募
持詔入賊者、借以官、因應命、借唐州判官、使焉、賊渠恐其黨
心搖、導因止于外、納詔不讀、因告以恩宥寬大、汝等禍福所
係、賊不聽、縱因歸、因出乘馬、周賊屯大言曰、汝輩好百姓、何

有此元時
全椒乃滁
州郡邑也

不出降歸田里、而甘從逆賊驅使耶、衆愕怡相顧、賊衆追囚
責之、困極口肆罵、賊寸割之、
楊樸、河南人、爲滁州全椒縣尹、行省參政也先、總兵于滁、不
理軍事、唯縱飲、至寨城門不閉、方張燭揮杯、賊入縱火、也先
踰城出遁、樸自殺其妻女、朝服坐堂上、盜欲降之、樸指妻女
示曰、我已殺我婦、政欲死、官守耳、尚何云、唾而罵之、賊縶樸
倒懸樹上、割其肉、大罵至死、
石普、徐州人、登進士第、陞樞密院都事、從樞密院官守淮安、
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脫脫陳破賊之策曰、高郵負重湖
之險、地皆沮洳、騎兵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

平、則濠泗可破、普請先驅、爲天下忠義倡、丞相壯之、命權山
東義兵萬戸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汝中柏沮之、減其軍半、
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次范水砦、
日未夕、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銜枚趨寶應、抵縣、郎登城樹
幟、賊驚潰、因撫安其民、普水陸進兵、拔十餘砦、斬賊數百、將
抵高郵、分兵三隊、一趨城東、備水戰、一爲奇兵處後、一自將
攻北門、與賊戰、賊遁入城、普縱火燒關門、有總兵遣蒙古軍
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賊以死拒戰、蒙古軍馳回、
普止之不可、遂爲賊所蹂踐、多墮水中、普軍亂、賊乘之、普勒
餘兵血戰、仗劍大呼曰、大丈夫當爲國死、有不進前者斬、與

殺得快人

從者三十人、奮擊入賊陣中、至日西援絕、被創墮馬、復步戰
數合、賊指曰、此必頭目、須生致之、普叱曰、死賊奴、我即石都
事、何云頭目、賊衆攢鎗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死、
伯顏不花、畏吾兒氏、父桑爾、駙馬都尉、封荊南王、伯顏不花
爲江東道廉訪副使、至正十八年、陳友諒遣賊黨王奉國、號
二十萬、圍鎮南王子大聖奴於信州、明年正月、伯顏不花自
衢州引兵援之、過於城東、破走之、遂入信州、登城四顧、矢志
破賊、後數日賊復來攻、伯顏不花大饗士卒、約曰明日破賊、
不用命者斬、命大都閭將阿速諸軍爲左翼、出南門、高義將
信陽軍爲右翼、出北門、自與忽都不花將沿海諸軍爲中軍

出西門、奮擊入賊營、斬首數千級、二月、友諒弟友德、營于城
東、逼城植大柵、攻益急、遣僞萬戸周伯嘉來說降、高義潛與
之通、紿忽都不花等謂與奉國相見、則兵釁可解、忽都不花
信之、率范則忠等往見奉國、囚之、復令高義來誘伯顏不花、
伯顏不花坐城上、見高義單騎來、怒曰、汝誘十帥、無一人還、
今復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遂斬之、日夜與賊鏖戰、
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四月、有大呼于城下者曰、有詔、參謀海
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來、海魯丁曰、如此乃賊耳、軍
民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靴底煮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及殺老
弱以食、五月、大破賊兵、六月、賊攻城晝夜不息、穴地百餘所、

或魚貫梯城而上伯顏不花麾兵拒之士卒力疲不能戰萬戶顧馬兒叛城遂陷大聖奴海魯丁皆被殺伯顏不花力戰不勝遂自刎部將葉誠自殺妻子及將廣陳受脅力巷戰皆遇害初伯顏不花援信州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汝爲忠臣吾死何憾賜諡桓敏

劉濟興州人調連江縣寧善鄉巡檢至正十三年江西賊帥王善寇閩濟及史氏盡出篋中物募壯士百餘命仲子徤將之決句閩衆至數萬賊攻福州濟拒之辰山三戰三捷俄福州陷衆多逃去濟徤帥親兵進遇賊于中麻奕其陳斬前鋒五人賊兵大至塞戰三時濟中箭墮馬徤下馬救之俱被獲濟戟手大罵賊斫其一指罵彌厲再斫一指亦如之指盡斫兩腕次及兩足濟罵不絕遂割其喉舌而死賊義之舍徤使斂濟屍瘞之徤請兵於帥府以復父讎弗聽徤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戮徤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擒會來獻磔之贈濟福建行省檢校立祠福州北門外授徤古田縣尹

普顏不花蒙古氏登進士第一人爲平章山東行省守禦益都明兵壓境普顏不花力戰城陷使弟奉母別舍普顏不花拜辭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弟可終養還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名之再三不往乃面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居極品臣各爲其主耳遂死之其妻阿魯眞呼家人告之曰吾家受國恩我封齊國夫人今事至此唯有死耳普顏不花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并婢妾溺舍南井死北阿魯眞欲下而井塡咽不可容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妾及女孫女皆隨溺死時平章山東行省申榮守東昌見列郡皆降告其父曰人生世間不能全忠孝者兒也今城中兵少不敵戰則萬人之命由兒而盡但有一死報國耳遂自經

閔本河內人授集賢侍講學士明兵薄京師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此吾知之久矣愧不能立功補報敢愛身苟活歟程氏曰君能死忠我敢有愛于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

再拜大書屋壁曰元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閔本夫妻死處遂縊焉二女長眞眞次女女見本死呼天號泣亦自縊於其傍

拜住康里人爲太子司經明兵至拜住謂家人曰吾始祖海藍伯與太祖同事王可汗太祖滅王可汗收諸部落吾祖引數十騎馳西北方太祖使人招之答曰昔者與皇帝同事王可汗王可汗今已滅欲爲之報仇則帝乃天命欲[illegible]而則吾心有所不忍故避之於遠地以沒吾生耳吾祖生朔漠尚如此今吾生長中原讀書國學而不知大義可乎遂赴井死

汪澤民婺源人以禮部尚書致仕至正十六年長槍軍瑣南

班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或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鬬、籌畫、澤民恭決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爲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年七十、追封譙郡公、謚文節、

鄭玉、歙縣人、覃思六經、絕意仕進、門人受業者衆、所居不能容、相與即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玉爲文、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玉翰林待制、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辭疾不起、謝表曰、名爵者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

私予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玉家居日以著書爲事、十七年、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從容爲之盡歡、告以必死狀、其妻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玉答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

孝義

王閏、須城人、父臥疾、夜燃燈寢、至失火、閏驚起、而火已熾、烟焰蔽戶、閏突入火中、觧衣裹父抱之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遂焚死、中統二年、復其役、

郭道卿、莆田人、四世祖義重、宋紹興間、詔旌其孝、鄉里爲立孝子祠、至元初、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守祠不去、盜將殺佐卿、道卿泣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因引頸受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

郭狗狗、冀城人、父寧、戍大良平、宋史太尉來攻、全家被俘、太尉將殺寧、狗狗年五歲、請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太尉驚問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曰、五歲兒能如是、吾當全汝家、命騎送寧等往合州道、遇國兵、驚散、寧家得還、御史以事聞、命旌之、

張閏、延長人、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

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孰爲己母也、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門、又浦江鄭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

田改住、汶上人、父病、禱于天、袒臥冰上一月、同縣王住兒母病、臥冰上半月、親病臥冰以禱何日表其誠耳吾亦錄其誠

樊淵、句容人、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延祐間、寧化人賴祿孫、母病、值蔡五九作亂、負母遁南

余所藏本寄很面久知爲上虞傷害當錫其孝之篤可知

山盜至，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母渴不得水，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並賜旌表。

王薦，福寧人。父嘗疾甚，薦夜禱于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人曰：適恍惚見神人，黃衣紅帕首，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湯可止。時冬月，求之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宣慰司上狀，旌之。

徐鈺，鎮江人。侍父鎮過小谿，渡橋失足，墮水中。鈺投水擁父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鈺力憊，水勢湍急，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于灘上。行省言狀，表異之。

劉通，譙縣人。母卜氏，年五十餘，月失明。通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至八十五，目忽復明。

靳祥，潞州人。金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盲。祥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以子德進貴，贈集賢大學士。

石明三，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見，見壁穿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間，伺母虎至，斫其腦，死。復往倚巖石傍，斫殺牡虎。明三亦死，立不仆，張目如生，斧在手牢不可拔。

何從義，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脫絰帶，不食菜果，唯啖蔬食而已。孝子廬墓不勝攀從義顧孫爲尤難

靳昺，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學士，奉母王氏官于朝。母歿，昺與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滹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于二里外，得昺屍于五里外。詔賜孝子靳昺碑。次見力代全扶母柩不幸攀柩存而見是不可得爲昺哉

史彥斌，邳州人。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彥斌母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號泣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假此芻靈，指示母棺。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移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忽止，視叢林中，母柩在焉，載歸葬之。

張紹祖，潁州人，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亂山間，賊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母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折。賊相謂曰：此眞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兵僧於賊

李明德，上高人。至正十四年，亂兵掠上高，執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願以身代，乞勿害吾父。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

石永，紹興人。亂兵執其父，欲殺之，永亟前抱父，請以身代，賊遂殺永而釋其父。命之不幸心所安也

詔旌益容城人有田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吾自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甚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愕眙不敢受強與之乃變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嘆曰世乃有斯人哉

周樂瑞安人海賊據溫州拘其父日成置舟上賊所遣人沉之于水樂泣請曰祖母在幸留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舍遂同死焉

隱逸

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爲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時未嘗不欲仕仕而行其所學及物之功豈少哉後世之士其所蘊蓄未至而好以跡爲高遁世離群謂之隱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強起之及考其實不如所聞則曰是欺世釣譽者也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之書則非徒隱者也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頗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強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自是以隱逸稱者益往往而有焉今摭其可傳者作隱逸傳

杜瑛信安人金亡教授汾晉間中書粘合珪開府瑛赴其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衛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世祖南伐召見問計瑛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爲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主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帝悅中統初詔徵瑛辭不就左丞張文謙奏爲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又辭遺執政書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綫今天子聖神俊乂輻湊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修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文法治之末節漢唐盛時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溯

流求源明道正俗育才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弊僕恐後日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或勸之仕答曰吾不能隨時俯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優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表其墓曰緱山杜處士常言造曆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獨邵子以爲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爲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

吳定翁臨川人嘗曰士毋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爲名言

列女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師保爲陳詩書圖史以訓之凡左右佩服之儀內外授受之別與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蓋無所不備也而又天子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於上以率先之故居安而有淑順之稱臨變而有貞特之操夫豈偶然哉後世此道既廢處閨闥之中溺情愛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覩防範之則由是動踰禮法往往自放于邪僻矣苟于是時能以懿節自著非其生質之美豈易致此哉史氏之書所以非敢略也其間有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或失於過中然較於更適而不知愧者相去遠矣故錄之以示勸厲之義云

闞文興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文興爲漳州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弔眼作亂攻漳州文興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紿賊曰俟吾葬夫即汝從也賊許之王氏負屍積薪焚之火既熾自投火中死贈文興英烈侯王氏貞烈夫人有司立廟祠之號雙節

蔡氏二女宜陽人父嘗有危疾姊閉戶默禱鑿臏肉和藥進飮遂愈父後復病妹刲股肉置粥中父小啜卽甦（鑿臏古未聞新矣）

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新歿闞氏年尚少父母欲嫁之闞氏斷髮自誓姑久病失明闞氏漱口舐其目日爲復明及姑卒家貧與其子親負土葬之鄉里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云

趙氏名哇兒大寧人年二十夫蕭氏病劇謂哇兒曰我死汝年少若之何哇兒曰脫有不可諱妾不獨生必從君地下逮命匠制巨棺夫歿卽自經死家人同棺斂葬焉（詞棺）

朱淑信山陰人少寡誓不再嫁一女妙淨幼哭父雙目失明又家貧無擇偶者士人王士貴重其孝乃求娶焉

（士貴可薦好德如好色矣）

張義婦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戍福寧死戍所張氏家居養舅姑父母舅姑病凡四刲股肉後皆歿嘆曰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歿而夫骨終棄遠土妾敢愛死乎乃臥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得不死踰月不死鄉人異之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于衣以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氏哀慟欲絕夫忽降神于童子言動無異生時告以死時事甚悲且示以骨所在張氏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于大府使零護喪還給葬錢旌門復役

蔡三玉龍溪陳端才妻也盜掠龍溪父廣瑞與端才各竄去三玉避賊祠中盜見其美驅納舟中行至柳營江欲妻之三玉佯許諾因起更衣自投江水死越三日屍流至廣瑞舟側

廣瑠收歛之事聞命旌門復役給錢以瘞
武用妻蘇氏眞定人用疾蘇氏刲股以進疾即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兄利其貲欲逼嫁之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餘三弱孫蘇氏取而育之德政長事母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甃事忽二蛇躍出德政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以聞旌復其家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于江氏未合巹夫暴卒范氏曰我旣入江氏之門即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撫諸姬如巳子卒年五十九椰氏蘄郡人爲戶部主事趙野妻未成婚而野卒椰氏哭之盡哀誓不再嫁其兄將

奪其志椰氏曰業巳歸趙氏雖未成婚而夫婦之禮巳定矣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我笄年而寡今巳逾半百死恨晩矣遂卒
姚氏餘杭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氏居家執爨母何氏往汲澗水至門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嚙其母以走姚氏倉卒逐之以手毆其脇鄰人競執器械以從虎乃置母而去姚氏負以歸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而卒又方寧妻官勝娘建寧人寧耕田勝娘饁之見虎方攫其夫勝娘棄饁奮挺擊之虎舍去勝娘負其夫至中途而死有司以聞旌復其家張湯輝妻張氏龍泉人遇賊以刃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

文山遺愿

氏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氏奪其刃自刺死年二十七
徐彩鸞浦城人李景文妻也通經史能誦文天祥六歌必感泣至正十五年賊攻浦城徐氏從父嗣源逃山谷賊欲害嗣源徐氏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語父令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于水賊競出之復投水死
表氏孤女溧水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貧病癱瘓臥于床者數年女事母盡孝至正十二年里中兵火隣婦强攜女出

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同死而已遂入室抱母共焚而死
徐允讓妻潘氏名妙圓山陰人至正十九年與其夫從舅避兵山谷間舅被執夫泣救舅脫夫爲兵所殺欲强辱潘氏潘氏紿之曰若爲焚吾夫我當從汝兵信之聚薪以焚其夫火旣熾潘氏投火中死
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爲德清稅務提領至正十九年紹興兵變正蒙謂韓氏曰吾爲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氏曰爾能死于忠吾必能死于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從死吾何以生爲亦投崖而死執子

婦人殺其女亦其無不至賊

有傳

丁尚賢妻曹氏茶陵人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謂其夫曰我義不辱身顧舅年老宜善事之遂引刀自剄妾李氏抱持之不得曰得從主母地下足矣亦自剄死

李重義妻劉氏名翠哥房山人至正二十年大饑平章劉哈剌不花兵乏食執重義欲烹之劉氏涕泣伏地曰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堪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柯節婦陳氏長樂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掠其夫適他出陳氏被執且行且罵賊亂捶之挾以登舟自齧投江中死其父方臥病見其女至呼之不應驚曰吾豈夢耶有自賊中歸者言其死狀乃知是鬼也明日屍逆流而上至石梁岸傍其夫驗其背有黑子慟哭曰是吾妻也舁歸斂之

李賽兒房山人王士明之妻也至正二十五年竹貞軍至縣李氏及其女含家奴皆被執李氏謂其女曰與其辱身不若死女曰母先殺我李氏即取軍中刀殺其女遂自殺竹貞聞之為裝斂焉有司上其事命樹碑旌表

竹貞叛兵擄掠暴禁見聞罪惡孝節義諸傳不能盡錄爲之太息

學者要先學問

史稡卷三百二十九

元史十八

列傳

釋老

釋老之教行乎中國千數百年其盛衰每繫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於漢魏唐宋而其效可覩矣元興崇尚釋氏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作釋老傳

八思巴土番薩斯迦人相傳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域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年十有五謁世祖于潛邸與語大悅世祖即位尊為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大要以諧聲為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于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

好尊號

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曰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以繪像頒各行省為之塑像傳至乞剌斯八斡節兒成宗造寶玉五方佛冠賜之又賜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又有膽巴者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要法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嘗咒食投龍湫頃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末時相桑哥忌之安置潮州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其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自言還朝則果驗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剌神已而捷書至成宗疾禱之即愈賜與甚厚分御前校尉為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咒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成震懼惟幄殿無虞卒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其後有必蘭納識里者感木魯國人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從帝師授戒于廣寒殿代帝出家命繙譯諸梵經典賜銀印授光祿大夫諸番朝貢表箋文字不能識者皆令譯進嘗有以

豈有神悟而以謀反誅者乎

金刻字為表者帝遣視之廷中愕眙觀其所以對必蘭納識里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賚重譯之書無少差者衆服其博識而莫測其所從授或以為神悟云授開府儀同三司兼領功德使司事改賜金印為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與安西王子月魯帖木兒謀為不軌坐誅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遠而民獷思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立宣政院以僧為院使帥臣以下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于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極雖帝后妃主皆膜拜受戒正衙朝會百官班列帝師或專席於坐隅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勅章佩監絡珠為字以賜其重之如此其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勅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詔省臺院官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命禮部尚書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采一萬七千匹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之泰定間帝師弟公哥

亦思監將至部中書持羊酒郊勞、其兄瑣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其徒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燄熏灼、延于四方、爲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伽者、世祖用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筭、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彊市民

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僧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地、捶朴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璧奔訴于朝、遇赦免、二年、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剌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事聞、詔釋不問、宣政院臣、請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仁宗居東宮、奏寢其令、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臣嘗經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馳騎累百、傳舍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敢誰何、國家之制圓符、本爲邊

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有司籍之、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值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不一、曰慶讚、藥師壇等數十事、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嘗造浮屠二百一十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灾、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至元時、醮祠佛事之目百有二、大德間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

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每歲好事、必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閫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夤緣幸免者多、至取空名宣勑以爲布施、而任其人、其濫極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故備著焉、若天下寺院之領于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頗通奸利云、

丘處機、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幼特有相者曰、異日當爲神仙宗伯、師事重陽王真人、金宋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巳卯、太祖

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使至處機與弟子十八人同往明年留宿山北先馳表謝以止殺爲言又明年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處機蹀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始達雪山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至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優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言欲一天下者必不嗜殺人問爲治之方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之道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深契其言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書其名惟曰神仙太祖感雷震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

罪莫大于不孝故天威震動以警之陛下宜敬天威明孝道以導有衆太祖從之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民罹俘戮處機在燕使其徒持牒招求出是人奴得復爲良者濱死而得更生者凡二三萬人熒惑犯尾處機禱之退舍歲旱禱之大雨賜宮名曰長春遣使勞問制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去池遂涸北口高岸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其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平奉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賜金印四傳而志誠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安童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故安童相

所用匪人非後進無賢才也

世祖以清靜忠厚爲主及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爲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復被召往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曰臣昔爲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爲卿言對曰祁眞人世祖嘆異久之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州龍虎山傳至三十六代宗演至元十三年世祖遣使召之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世祖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淸往訪卿父卿父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

驗矣命坐賜宴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領江南道教賜銀印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劍印傳至今日其果有神明相之嗟嘆良久盛來卒子與棣嗣與棣卒弟與材嗣潮嚙鹽官海鹽兩州爲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磔于水裔潮患遂息武宗即位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又有張留孫貴溪人入龍虎山爲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留侍闕下順聖皇后疾危甚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閒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

甲士導從者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
也行草間春時也中宮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
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后大悅命留孫爲天師留孫固
辭乃號爲上卿命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眞宮于兩京俾留
孫居之掌祠事十五年授玄教宗師錫銀印時天下大定世
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因論黃老言治道貴清淨聖人在宥天
下之旨淡契主衷上將以完澤爲相命留孫筮之得同人之
豫留宗曰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建侯命相之事
也何吉如之及拜完澤天下果以爲得賢相大德中加號玄
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追封其三代皆魏國公武宗

立召見賜坐陞大眞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加特進仁宗
卽位謂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耳進開府儀同三司
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玄教大宗師印賜
之卒年七十四贈道祖神應眞君其徒吳全節嗣全節安仁
人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錫銀印視二品至大元年賜七
寶金冠織金文服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
公母饒國太夫人名所居鄉曰榮祿里曰具慶至治二年授
特進上卿玄教太宗師崇文弘道玄德眞人總攝江淮荊襄
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玉印一銀印二并授之代祀嶽
瀆還成宗問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

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成宗卽日召拜集賢學士
卒年八十二其徒夏文泳嗣

方技

田忠良趙城人劉秉忠薦于世祖召至帝曰朕有事紫心汝
試占之對曰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帝獵于柳林
御幄殿侍臣甚衆顧忠良曰今將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
定果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曰是偉丈夫可爲大事
帝笑曰此伯顏也爲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留用之汝識
朕心賜衣一襲七月十五夜白氣貫三台帝問何祥忠良曰
三公其亡乎未幾太保劉秉忠卒帝出獵駐蹕召忠良曰朕

在舊臣絕人而以上使爲大將言烈可謂知人

有所遺汝知何物可復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當有得而
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以貂裘車駕清暑上都謂忠良曰
叛者侵入山陵久而不去汝與和禮霍孫率衆往視之既至
山陵如故俄叛兵大至圍之三匝忠良引衆夜歸敵殊不覺
和禮霍孫以爲神賜黃金十兩海都爲邊患遣皇子北平王
那木罕丞相安童征之忠良曰不吉將有叛者帝不悅十二
月諸王昔里吉劫皇子丞相以入海都帝召忠良曰果如汝
言汝可祀神致禱忠良曰無事于神皇子未年當還後果然
十八年爲太常丞少府爲諸王昌童建宅于太廟南忠良仆
其柱少府奏之帝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有

解謝之端

忽是歡喜佛

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曰梁武帝用麵爲犧牲後如何耶大德元年遷昭文館大學士兼太常太卿成宗崩阿忽台等懷異謀將以皇后教祔成宗於廟忠良爭之曰嗣皇帝祔先帝於廟禮也皇后教非制也阿忽台怒曰汝不畏死敢沮大事忠良竟不從仁宗至自懷州忠良與密謀武宗即位進司徒延祐四年卒贈太師追封趙國公

藝元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搏換爲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仁宗兩賜宮女勑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

之度其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遽走廟中即門成像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爲昭文館大學士卒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像云有阿尼哥尼織錦爲列聖御容圖畫弗及也哥尼婆羅國人

宦者

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興非能鑒乎古者然歷十有餘世無奄人之患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之類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爲之長號四怯薛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宦官之欲擅權竊政者不得有爲於其間雖或有之亦不旋踵而遂敗如李邦寧以亡國奄豎遭遇世祖進齒薦紳遂躋極品其議行省亦有可取者至於朴不花乃東夷之人始以西宮同里因緣柄用遂與權奸同惡相濟訖底于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著之于篇

李邦寧錢唐人宋故小黃門也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學國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武宗命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

復欲置臣宰輔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宴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何也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爲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嘆曰非卿言朕安知之加大司徒遙授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加恩三代國學釋奠仁宗遣邦寧致祭點視畢至位立殿戸方闔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慚悔累日初仁宗爲皇太子邦寧言於武宗曰父作子述

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從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邪寧懼而退、仁宗卽位、左右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何足介懷、以疾卒、

朴不花、高麗人、皇后奇氏與不花同鄉里、相依倚、及選爲宮人、有寵、爲第二皇后、生皇太子、不花以閹人入事皇后、皇后愛幸之、官榮祿大夫資政院使、掌皇后財賦、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飢、疫死者相枕藉、不花請于帝、市地收葬之、前後二十萬、帝在位久、皇太子春秋日壯、命決軍國事、皇后謀內禪、使不花諭意于丞相太平、太平不答、二十年、太平罷、搠思監爲丞相、帝益厭政、不花與搠思監及宣政使脫懽、同惡相濟、爲

國大蠹、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而不聞、內外解體、二十三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傅公讓等、劾朴不花脫懽奸邪、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皆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皇太子書切諫、二人乃辭職、祖仁復上疏請加擯斥、勿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不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奔競之徒、皆出其門、有趙高張讓之奸、衆人所共知、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耳、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西夷、以快衆心、則紀綱可振、而百廢修舉矣、帝大怒、國鳳祖仁皆左遷、御史大夫老的沙持其事、皇太子惡之、皇后譖之于內、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爲

雍王、遣歸國、復以不花爲集賢大學士崇政院使、老的沙至大同、留孛羅帖木兒軍中、搠思監朴不花、倚擴廓帖木兒爲外援、誣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謀不軌、詔解兵權歸四川、孛羅帖木兒不奉詔、遣禿堅帖木兒以兵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惡、駐于淸河、帝遣達達國師問故、言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退兵、帝不得已、執兩人畀之、其兵乃退、朴不花遂爲孛羅帖木兒所殺、

姦臣

古之爲史者、善惡備書、所以示勸懲也、元之舊史、詳於記善、略於懲惡、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耳、然奸佞

之徒、挾其才術、以取富貴、竊威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至于殞身亡家、其行事之槩、散見於實錄編年之中、今撮其尤彰著者、作奸臣傳、以爲世鑒云、

阿合馬、回紇人、世祖中統三年、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河南鈞徐等州、有鐵冶、奏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領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至元元年、阿合馬言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間僧俗軍匠等戶、均出其賦、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超拜中書平章政

事三年立制國用使司阿合馬兼領使職奏以東京歲課布
疏惡不堪用者就以市羊桓州峪所採銀礦十六萬斤百斤
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採礦所需鬻錫以給之從其請時
有賈胡恃阿合馬欲貿交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爲辭
戶部尚書馬亨曰交鈔可以權萬貨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
之柄今使一賈擅之廢法從私將何以令天下乃止七年立
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
功劾自負衆稱其能世祖急於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由
是授以政柄言無不從阿合馬專愎益甚丞相安童奏臣近
言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大事宜從臣等議定奏聞已有俞

旨今尚書省一切以聞似違前奏世祖曰豈阿合馬以朕頗
信用敢如是耶安童言阿合馬所用部官左丞許衡謂多非
其人然已得旨宜試其能否久當自見世祖然之凡銓選各
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尚書咨中書聞奏阿合馬擢用
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爲言世祖令問阿合馬阿
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請自
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屬之臣餘事並付阿合馬從之九
年併尚書省入中書省以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其子忽
辛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尹阿合馬請行鹽鈔法于江南世
祖命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議樞云江南交

會一旦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顏嘗榜諭交會不換
今行之失信於民文謙云可行與否當詢伯顏漢歸及誠曰
以中統鈔易交會何難之有世祖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
嘗問陳巖巖以宋交會宜更換當依阿合馬言行之十二年
阿合馬言比因軍興之後減免編民征稅又罷轉運司官令
各路總管府兼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宜立都轉運司量增
舊額公私鐵鼓鑄官爲局賣仍禁私造銅器如此則國用充
矣乃立諸路轉運司又奏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
吏毋究索錢穀數集議中書時不至者罪之中書左丞崔斌
奏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充達魯

花赤此豈量才授任之道阿合馬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
乃今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行省參政或爲禮部尚書將
作院達魯花赤領會同館一門悉處津要自背前言有虧公
道詔罷黜之然終不以爲阿合馬罪帝嘗稱阿合馬才任宰
相十六年以忽辛爲中書右丞阿合馬欲理算江淮行省一
切錢穀奏遣不魯合答兒劉思愈往檢覈之得平章阿里伯
右丞燕帖木兒擅易命官八百員及鑄造銅印等事世祖誅
之阿合馬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郝禎耿仁驟升同
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衆庶流移京兆路歲辦課
五萬四千錠猶以爲未實民間附郭美田輒取爲己有內通

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衛士秦長卿、慨然上書發其奸、竟斃于獄、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從、益都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怨、鑄大銅鎚、誓願擊阿合馬首、有妖僧高和尚、以秘術行軍中無驗、詐稱死、殺其徒以欺衆、逃歸、著與合謀、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而訊之、不伏、至午、著遣崔總管矯傳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其僞、令指揮使顏義領兵偕往、著馳見阿合馬、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於宮、阿合馬遣右司郎中脫歡察兒等出迎、行十餘里、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莫敢

問、至東宮前、其徒皆下馬、獨僞太子馬上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樞密院、御史臺、留守司官遙望、皆莫測其故、尚書張九思自宮中大呼、以爲詐、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遂持梃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高和尚逃去、著挺身請囚、世祖次察罕腦兒、聞之震怒、即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孛羅討爲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河、及王著皆醢之、并殺張易、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祖猶不深知其奸、及詢孛羅、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墓剖

棺戮尸、縱犬啗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其家屬財產、其妾引住、藏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俱存、有閹豎專掌扃鑰、訊問莫知爲何人、云詛呪時、置神座其上、應驗甚速、又以絹二幅畫甲士數重圍守一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向內、如擊刺之者、畫者姓陳、又有曹震圭推算阿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勅剝四人皮以徇、

盧世榮、大名人、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榷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合馬死、朝廷之臣諱言財利、無以副世祖富國之意、桑哥薦世榮有才術、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召對稱旨、命中書省官與世榮論所當爲之事、右丞相

和禮霍孫、守正不撓、爲巫詞所勝、與右丞麥朮丁、參政張雄飛、皆能、起安童爲右丞相、以世榮爲右丞、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皆世榮所薦也、又薦王倚爲左司郎中、不至、世榮屢趣之、倚終不赴、或問其故、倚曰、力小任大。剝衆利己。未聞能全者、逃之尚恐其晚。況可近乎。世榮奉旨整治鈔法、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世榮居中書未旬日、御史中丞崔彧、言其不可爲相、大忤旨、下彧吏按問罷職、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醸酒酤賣、價高味薄、且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又奏、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二千六百錠之外、臣更經畫、不取于民、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錠、初奏行下、而中外已

并議臣請與臺院商議、世祖曰、卿但言之、世榮言古有榷酤
之法、宜立四品提舉司、以領天下之課、歲可得鈔千四百四
十錠、今鈔法虛獘、宜括銅鑄錢、及製綾券、與鈔參行、以所織
綾券上之、又奏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造船給本、令
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拘其先所蓄寶貨
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以半給告者、國家雖設常平倉、實
無所畜、臣將不費一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官立爐
鼓鑄、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貴時
糶之、必能使物價恒賤、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然無既規
運者、以致鈔法虛獘、諸物踊貴、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

其月息、以貸貧民、又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郡立
市易司、領諸牙儈、計商人貨物、四十分取一、以十分為率、四
給牙儈、六為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
宜於上都隆興等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馬於北方、選蒙古
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為率、官取其八、二與
牧者、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曰、朕當思之、世榮因奏曰、
臣之行事、多為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臣實懼焉、敢先言之、
世祖曰、汝言皆是、朕欲人無言、安有是理、汝無防朕、飲食起
居間、可自為防、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
行、朕所愛也、彼姦偽者則不愛耳、遂諭丞相安童增其從人、

其倚恃如此、中書省請罷行御史臺、眾議行臺不可罷、世祖
曰、世榮以為何如、曰、欲罷之、世祖曰、其依世榮言、世榮奏天
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在阿合馬之門、今皆籍錄、此豈可盡
廢、臣欲擇其通才可用者、然恐言臣用罪人、世祖曰、可用即
用之、遂以張弘綱等為河間山東等路都轉運鹽使、世榮既
以利自任、怨之者眾、乃說世祖免民間包銀等事、欲以釋怨
要譽、世榮請以宣德王好禮並為浙西道宣慰使、世祖曰、宣
德人多言其惡、世榮曰、彼入狀中書、能歲辦鈔七十五萬錠、
是以令往、從之、世榮奏曰、臣伏蒙聖眷、事皆委臣、臣以為今
日之事、如數萬頃田、昔無田之者、草生其間、臣今創田之、已

耕者有焉、未耕者有焉、或纔播種、或既生苗、然不令人守之、
為物蹂踐、誠可惜也、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守
田者不假田者之力、則田者亦徒勞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
天不雨、則亦終無成、所謂天雨者、陛下與臣添力是也、惟陛
下憐之、世祖曰、朕知之矣、世榮居中書纔數月、恃委任之專、
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戭與世榮不合、坐
以廢格詔旨奏殺之、朝中凜凜、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世榮苛
刻誅求、為國斂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
言者、皆不相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今做愈甚、始言能令百
物自賤、今物愈貴、始言課程增至三百萬錠、不取於民、今迫

四月未久 但此等人 一日亦不可用

此人貪利如此世祖之喜尤奇

齊諸路、勅令如敷處認而已、若不早爲更張、待其自敗、猶盧
雖、除、而、木、巳、病、矣、世祖時在上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以
其狀聞、世祖大悟、命安童集諸司官吏、同世榮聽天祥彈文、
仍令世榮天祥同赴上都、丞相安童奏世榮居位四閱月、所
行不符所言、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以世榮所伏罪狀奏、
遂下之獄、詔誅世榮、封其肉以食禽獺、
世榮貞桑覆轍自取其罪然亦太 階矣十思鑿背當驗而後人也
桑哥、國師膽巴弟子也、能通諸國言語、嘗爲西番譯史、爲人
狡黠豪橫、好言財利事、世祖喜之、及貴幸、諱言師事膽巴而
背之、至元中、爲總制院使、掌浮圖教、兼治吐蕃事、盧世榮旣

用、桑哥之薦、中書省令李留判市油、桑哥自請市之、司徒
和禮霍孫謂非其所宜爲、桑哥厲之曰、與其使漢人侵盜、曷
若與僧寺營利息乎、令桑哥市油萬斤、桑哥以所營息錢進
和禮霍孫、霍孫曰、我初不悟此也、（食貨誌）一日桑哥在世祖前論及
此、世祖益喜之、以桑哥爲尚書平章政事、奉旨檢覈中書省
事、凡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參政楊居寬自辨、謂掌
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令左右拳其面曰、汝典選事、果無黜
陟失當者乎、居寬引服、桑哥以闍又奏中書參政郭佑託疾
尸位、臣奉命鞫之、責以中書之務廢惰如此、汝力不能及、何
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敺辱之、今已欵服、佑與居寬皆棄市、人

葉李亦正經人此言殊可怪

擯而委之也

咸冤之、臺史王良弼與人議尚書省事、又言尚書鈎校中書、
不遺餘力、他日我曹得發尚書姦利、誅籍之無難、桑哥聞之、
捕良弼鞫問、欵服、謂此曹誹謗、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
其家、前江寧縣達魯花赤吳德與人非議時政、又言尚書今
日核中書之弊、他日復爲中書所覈、獨不死耶、或以告桑哥、
捕德殺之、沒其妻子、十月、諭翰林諸臣以丞相領尚書省、漢
唐有此制否、曰有、翌日、左丞葉李以翰林諸臣所對奏之、且
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桑哥能之、宜爲右丞相、廷以桑哥
爲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桑哥奏以平章
鐵木兒代其位、葉李遷右丞、桑哥言諸道宣慰司及諸府縣

官吏稽緩誤事、奏遣人督責之、兵部尚書忽都答兒不勤其
職、桑哥敺罷之而後奏、自立尚書省、凡倉庫諸司、無不鈎考、
以摘委六部官爲不專、乃置徵理司、以治財穀之當追者、其
理算毫分積析、去倉庫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而
避之、桑哥奏湖廣行省錢穀、已責平章要束木自首償矣、外
欺盜必多、乞以參政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
川甘肅安南六省、從之、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諂佞之徒、方
且諷都民史吉等、爲桑哥立石頌德、世祖使告桑哥、欲其喜、
也、命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樹于省前、樓覆而丹雘
之、桑哥奏總制院所統西番諸宣慰司、軍民財穀、事體甚重、

宜有以崇異之、請改為宣政院、秩從一品、世祖問當用何人、對曰、臣與脫因、於是命桑哥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兼宣政使、桑哥奏、近委省臣檢責左右司文簿、經監察御史稽照者、遺逸尚多、乃笞監察御史四人、自後監察御史赴省部、掾令史與之抗禮、而臺綱廢矣、桑哥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所出、以往歲計之、不足者百萬餘錠、自尚書省鉤考天下財穀、賴陛下福、以所徵補之、未嘗斂及百姓、臣恐自今難用此法矣、何則、倉庫可徵者少、而盜者亦鮮矣、臣竊憂之、以為鹽課每引令直中統鈔三十貫、宜增為一定、茶每引今直五貫、宜增為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內地

五萬錠、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為全賦、如此、國用庶可支、臣等免於罪矣、詔如所議行之、桑哥既當國、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己、以刑爵為貨而販之、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紀大壞、二十八年、世祖畋於漷池、也里審班等劾奏桑哥專權黷貨、時不忽木出使、遣人召之、見於行殿、世祖問之、不忽木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世祖始決意誅之、二月、世祖諭大夫月兒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桑哥與侍御史杜

思敬等、辨論數四、桑哥辭屈、帝復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券至前、速古兒赤闍里奏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為奸、乃折券破印與人、辨當治其罪、世祖是之、責御史臺曰、桑哥為惡、始終四年、其奸贓暴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中丞趙國輔曰、知之、世祖曰、知而不劾、自當何罪、乃仆桑哥輔政碑、下獄究問、伏誅、平章要束木桑哥妻黨、在湖廣時、正月朔日、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要束木召入受賀畢、方至闕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言、命械至湖廣戮之、

木兒火赤無傳

鐵木迭兒、木兒火赤之子也、至大元年、拜雲南行省左丞相、

史纂　卷三百二十九　三

擅離職赴闕、尚書省奏奉旨詰問、以皇太后旨、貸罪還職、明年、武宗崩、仁宗在東宮、以丞相三寶奴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為中書平章政事、而皇太后有旨、召鐵木迭兒為中書右丞相、仁宗即位、遂相之、鐵木迭兒居首相、怙勢貪虐、兇穢滋甚、平章政事蕭拜住稍裁制之、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伯顏使出之、伯顏不可、御史中丞朵兒只、廉得丞相所受張弼賂有顯徵、與拜住及伯顏奏之、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共劾鐵木迭兒桀黠奸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讋朝野、取晉王田千餘畝、受諸王合兒班答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受永興寺僧章

自福路金一百五十兩取殺人囚張萬鈔五萬貫諸子無功
于國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官府爲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
山移地震災異屢見百姓流亡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馬桑哥
之上四海疾怨咸願車裂以快民心願早加斷戮以示天下
仁宗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匿興聖宮近侍家有司不得
捕仁宗不樂者數日又恐誠出皇太后意僅罷其相位家居
未踰年起爲太子太師御史中丞趙世延率御史論其不法
數十事然以太皇后故終不能明正其罪明年正月仁宗崩
鐵木迭兒以皇太后旨復爲右丞相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
兒宣太后旨召蕭拜住與朶兒只至徽政院院使失里門御

史大夫禿堅哈雜問之責以違太后旨執二人棄市是日白
晝晦冥都人恂懼英宗在上都鐵木迭兒嫉留守賀伯顏不
附己奏其便服迎詔爲大不敬下五府雜治殺之都民爲之流
涕趙世延時爲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鐵木迭兒啟英宗遣人
逮捕之未至鐵木迭兒使誣世延令告引與己者世延不從
坐以違詔不敬請寘極刑且曰昔世延與省臺諸人謀害老
臣請究其姓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後數日又奏世延罪
不可赦英宗不允有司承望風旨鍛鍊欲使自裁世延終不
屈賴英宗知其忠直得免于死英宗素不悅其所爲乃任拜
住爲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漸見疎外發病死御史蓋

糴元朱暴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生逆臣戮死有餘辜命
毀所立碑追奪官爵籍沒其家子瑣南後以逆黨伏誅
哈麻康里人母爲寧宗乳母哈麻與其弟雪雪備宿衛順帝
眷寵之而哈麻尤爲帝所褻幸爲殿中侍御史雪雪集賢學
士帝每與哈麻爲雙陸戲一日哈麻服新衣帝方啜茶噀其
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愛幸無與
爲比聲勢日盛藩王戚里皆遺賂之遷同知樞密院事至正
初脫脫爲丞相其弟也先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哈麻趨附其
兄弟之門會脫脫去相位別兒怯不花爲丞相與脫脫有舊
怨欲中傷脫脫哈麻力營護之以故得免九年太平爲左丞

相韓嘉納爲御史大夫諷監察御史斡勒海壽劾哈麻受宣
讓王等駝馬諸物設帳房於御榻之後無君臣之分以提調
寧徽寺爲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
哈麻知御史有言先於帝前折其非罪皆太平韓嘉納所摭
拾及韓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
得已奪哈麻雪雪官職居之草地而罷太平爲翰林學士韓
嘉納爲宣政使脫忽思皇后泣訴帝謫御史從已詔海壽屏
斥田里禁錮之脫脫復爲丞相也先帖木兒復爲御史大夫
諷太平居陝西加韓嘉納贓罪杖流以死哈麻復召用脫脫
兄弟尤德之哈麻拜中書右丞後脫脫信任參議汝中柏哈

奸佞者

麻與之論數不合。中柏譖哈麻于脫脫，出為宣政院使。哈麻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號演揲兒法。華言大喜樂也。哈麻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剌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十人，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奸狡，帝愛之，薦西番僧伽璘真于帝。伽璘真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曰演揲兒，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以西天僧為司徒，西番僧為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舞。帝諸弟郎，與

諸倚納，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群僧出入不禁，醜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深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十四年，脫脫領兵討高郵，哈麻乘間復入中書為平章政事。脫脫以汝中柏為治書侍御史，俾輔也先帖木兒。中柏言哈麻不去，必為後患。也先帖木兒不從。哈麻恐懼不自保，訴于皇后太子曰：皇太子既立，而冊寶不行者，脫脫兄弟之意也。會也先帖木兒移疾，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承望哈麻風旨，劾也先帖木兒罪惡，命出都門聽旨，以汪家奴為御史大夫。詔責脫脫老師費財之罪，

方行大喜樂禪定，乃遽以為老耶

奪其兵柄。脫脫、也先帖木兒皆貶死，籍其[illegible]也。先帖木兒家貲賜哈麻。十五年，雪雪拜御史大夫，哈麻拜中書左丞相，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哈麻既相，自以進番僧為恥，明年，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我將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趨于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為帝，己必見誅，以謂于帝，不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以我為老耶？遂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詔哈麻、雪

雪家居聽旨。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哈麻、雪雪罪惡。帝曰：哈麻、雪雪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寧宗皇帝同乳，姑緩其罰，令其出征。中書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哥失里，復糾哈麻、雪雪之罪，乃命哈麻于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籍其家財。所賜也先帖木兒家藏封識未啓也。哈麻兄弟寵幸方固，一旦貶誅，人謂帝怒其譖害脫脫之故，而不知其由于不軌，其兄弟之死，人無恤之者。

搠思監，蒙古怯烈氏。歷官有名稱。至正十六年，拜中書左丞相。明年，進右丞相。十八年，加太保。時天下多故，外則軍旅煩興，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用度不給，帝方耽于娛樂，不恤

宰相造僞鈔、他不必言矣、

政務、搠思監居相位久、無所匡救、公受賄賂貪聲著聞、監察御史燕赤不花、劾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僞鈔事、敗令朶列自殺以滅口、搠思監請解機務、詔罷之、明年、起爲遼陽行省左丞相、二十年、復拜中書右丞相、時帝益厭政、宦者資政院使朴不花用事、爲奸利、搠思監與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孛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各擁強兵相攻、搠思監、與朴不花、黨于擴廓帖木兒、而誣孛羅帖木兒以非罪、帝削奪其官爵、且命擴廓帖木兒等舉兵、與孛羅帖木兒討之、二十四年、宗王不顏帖木兒、禿堅帖木兒等、合表言其無罪、于是帝降詔竄搠思監嶺北、朴不

花甘肅、復孛羅帖木兒官職爵邑、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闕、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縛二人畀之、爲其所殺、監察御史奏搠思監矯殺丞相太平、盜用鈔板、草詔私家、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入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奸臣、究其罪惡、大赦難原、請剖棺戮尸、從之、復沒其家產、而竄其子宜徹伊觀音奴于遠方、怯烈氏四世爲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搠思監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爲、遭時多事、顧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論者謂元之亡、搠思監之罪居多云、

生逆誅死、戮尸可也、生既見殺、死復剖棺、似可以已、且當時御史何在、

叛臣

李璮、李全之子也、或曰璮本衢州徐氏子、父嘗爲揚州司理參軍、全養之爲子云、太祖十六年、全叛宋、舉山東州郡歸附、拜山東淮南行省、太宗三年、全攻宋揚州敗死、璮襲爲益都行省、朝廷數徵兵、輒設辭不至、憲宗七年、調其兵赴行在、璮親詣帝言、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軍非便、帝命璮歸、璮投漣水相連四城、大張赴捷之功、世祖即位、加江淮大都督、璮言宋人將攻漣水、且出膠西向益都、詔賜銀三百錠、蒙古漢軍之在邊者、咸聽節制、璮復揚言宋呂文德合淮南兵七萬五千來攻漣水、及得賈似道書、辭甚悖傲、知朝廷有內顧之憂、將

肆志於我、乞選將益兵、臣當帥先渡淮、以雪慢書之辱、既數論以朝廷方通和議、當固封圉、且南人川削其詐非一、毋或妄動、璮言、臣所領益都土賊人、號自立海州、入藏將士未嘗釋甲、轉餉未嘗息肩、淵耗莫甚、以一路之兵抗一敵國、衆寡不侔、人所共患、賴陛下神武、既克漣海二州、復破夏貴孫虎臣十餘萬之師、然臣豈敢恃此、必敵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無掣肘、得併力而東、若以水陸綴漣、而遣舟師遊海以北、擣膠萊之虛、帥步騎直指沂莒滕嶧、則山東非我有矣、臣昨追敵至淮安、欲乘勝取揚楚、執政止臣、故不敢深入、若以襄陽鄧陳蔡諸軍、攻荊山、取壽春、以亳宿徐邳諸軍合

臣所統兵攻揚楚則兩淮可定兩淮既定以選取江南北上策也因上將校馮泰等功狀詔以益都官銀償之二年璮頗發兵修益都城塹且言宋人來攻漣水詔阿朮哈剌拔都愛仙不花赴之璮請節制諸道兵馬且請給兵器詔給矢十萬三年以宋賈似道誘總管張元書來上璮專制山東三十餘年其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挾敵國以要朝廷自為完繕益兵計其謀亦狡矣初以子彥簡質于朝而潛為私驛自京至益都至是彥簡乘私驛逃歸璮遂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戕蒙古戍兵還攻益都入之遂寇淄萊自益都至臨淄數百里寂無人聲帝聞璮反命諸軍討之發平章王文統璮據濟南命史樞帥師赴討璮出掠輜重官軍邀擊大敗之斬首四千級璮退入濟南官軍築城圍之璮不得出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分軍就食民家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為食城中十百沿結絕城以出璮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自投大明湖水淺不得死為官軍所獲縛至諸王合必赤帳前丞相史天澤言宜誅之以安人心遂殺之

李璮所為大似李全定是楊妙真所生

王文統益都人少時讀權謀書遍干諸侯無所遇乃往見李璮璮與語大喜留置幕府文統以女妻璮軍旅之事咸與諸決歲上邊功虛張敵勢用官物樹私恩取宋漣海二郡皆文統所謀也世祖在潛邸素聞其名及即位擢為中書平章政事時姚樞竇默許衡皆世祖所敬服文統忌之世祖授樞等為太子師傅外佯尊之實不欲使備顧問於左右三人面奏曰王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可處以相位世祖曰若是則誰可為者默以許衡對世祖不懌而罷李璮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人言文統遣子蕘與璮通音耗世祖召文統問之曰汝教璮為逆積有歲年舉世皆知之汝所謀云何其悉以對文統曰臣亦忘之容臣悉書以上書畢帝命讀之有曰螻蟻之命苟獲存全保為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猶欲緩頰耶會得文統與璮書上示之文統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語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統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發臣欲告陛下久矣緣陛下加兵北方北至甲子猶可數年姑遲其反期耳世祖曰無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何負而為此文統猶枝梧終不自言臣罪當死乃命左右縛出召竇默姚樞王鶚張柔僧子聰等至示以書曰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張柔厲聲曰宜剮世祖曰汝等同辭言之皆曰當死文統并子蕘皆伏誅文統雖誅而元之規模法度多出于文統云

有衆三尺亦說不去

阿魯輝帖木兒太宗第七子滅里王之裔也兵起汝潁帝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為擁衆歡

父子如是宜其敗也

蔑、屯木兒古乃徹之地、務宗王以鐵騎使賞千者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大半、盍以國璽授我、我當爲之帝、神色自若、徐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脅詔開諭、俾其悔罪、不聽、乃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擊之、行至稱海、起哈剌赤萬人爲軍、其人素不習兵、一旦驅之使戰、兵猶未接、皆股號衣奔敵軍中、禿堅帖木兒敗績、更命少保老章以兵十萬擊之、大敗其衆、阿魯輝帖木兒謀東遁、其部將脫驩與宗王囊加捦送闕下誅之、

逆臣

孛羅帖木兒、珊竹帶人、至元十八年、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

總領其父元管諸軍、三月、擊劉福通於衛輝、走之、進克濮州、九月、復曹州、十九年、收山東濟將孟本周諸軍、詔移兵大同、置大都督兵農司、當督屯種、與賊關先生戰于豐州、賊奔潰、二十年、除中書平章政事、命討上都賊思忠、思忠奔潰、孛羅帖木兒欲得冀寧、進兵圍其城、察罕帖木兒以兵來爭、二十一年、詔平章答失帖木兒論解之、命孛羅帖木兒於保定以東、河間以南屯田、二十二年、僞平章左李以大同降、既孛羅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位居第一、二十三年、孛羅帖木兒南侵、擴廓帖木兒遂據眞定、朝廷既黜御史大夫老的沙、安置東勝州、密諭孛羅帖木兒匿之、軍中皇太子累遣官索之、

健德一作建德

孛羅帖木兒匿不發、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陰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不花、詔罷孛羅帖木兒兵權、四川安置、孛羅帖木兒殺使者、拒命、與禿堅帖木兒合兵犯闕、揚言索右丞相搠思監、資政院使朴不花、入居庸、至清河、帝命執搠思監、朴不花予之、禿堅帖木兒自健德門入見帝延春閣、慟哭請罪、帝賜宴慰勞、詔赦其罪、復以孛羅帖木兒爲太保、中書平章、兼知樞密院事、守禦大同、以禿堅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皇太子怒、徵擴廓帖木兒兵保障京師、五月、詔擴廓帖木兒調諸道兵討大同、擴廓帖木兒大發兵攻大同、調麾下鎮住兵萬人守護京師、七月、孛羅帖木兒與禿堅帖木兒、老的

沙等復犯闕、皇太子統兵逆於清河、丞相也速、詹事不蘭奚、軍於昌平、也速軍士無闘志、不蘭奚敗走、皇太子馳入城、鎮住爲東宮官僚從太子出奔太原、孛羅帖木兒入見帝宣文閣、泣拜訴冤、帝亦泣、乃賜宴、命孛羅帖木兒太保、中書左丞相、老的沙中書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御史大夫、部屬將士、布列臺省、總攬國柄、遣使請皇太子還朝、使至太原、拘留不報、二十五年、皇太子謀除內難、調嶺北甘肅遼陽陝西及擴廓帖木兒等軍、進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怒、出皇后于外、幽置百日、遣禿堅帖木兒率軍討上都附皇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也速次良鄉、遂入而遣太原、孛羅帖木

兒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禦、也速襲殺姚伯顏、孛羅帖
木兒大恐、曰與老的沙飲宴、荒淫無度、喜怒不測、人皆畏忌、
威順王子和尚、受密旨、與徐士本、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
達兒等、謀殺之、七月、禿堅帖木兒來告上都之捷、孛羅帖木
兒入奏、行至延春閣、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斫孛羅帖木兒中
其腦、上都馬及金那海等競前、斫老的沙傷額、趨出得馬走
其家、擁孛羅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寶奴北遁、詔盡殺其部
黨、遣使函孛羅帖木兒首級往太原、詔皇太子還朝、九月、皇
太子至京師、十二月、獲禿堅帖木兒、老的沙、皆伏誅、

史緯卷三百三十

元史十九

列傳

外夷

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其國都曰平壤城、即漢樂浪郡、五代
時、遷都松岳、王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燾、凡二十七王、歷四百
餘年、未始易姓、元太祖十一年、契丹金山元帥六哥、領衆九
萬餘、竄入其國、攻拔江東城據之、帝遣哈只吉劄剌領兵征
之、高麗王奉牛酒出迎王師、遣其樞密使趙冲共滅六哥、劄
剌與冲約爲兄弟、冲請歲輸貢賦、劄剌之還、冲送米一千斛、

十四年、帝遣蒲里帶也持詔諭之、高麗王迎拜、設宴進方物、
十六年、諭以使女直事、奉表陳賀、十九年、復遣人使其國、盜
殺之于途、自是七年絕信使、太宗三年、命撒禮塔征之、國人
洪福源率編民千五百戶降、撒禮塔與福源攻未附州郡、使
阿兒禿與福源招其主王㬚、㬚遣其弟懷安公王侹請和、許
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四年、㬚盡殺
朝廷所置達魯花赤以叛、率王京及諸州縣民竄海島、洪福
源集餘民保聚、以俟大兵、復遣撒禮塔領兵討之、至王京南
中流矢卒、別將鐵哥以軍還、㬚遣將軍金寶鼎上表陳情、詔
數來朝、且數其罪、五年、㬚復陷西京、屠之、劫洪福源家、六年、

詔福源領降民、遷居東京、七年、命唐古與洪福源領兵征之、九年、拔其龍岡咸從等十餘城、十年、瞰遣將軍金寶鼎奉表入朝、十一年、詔徵瞰入朝、瞰以母喪辭、遣禮賓卿盧演奉表入朝、詔瞰親朝、明年、瞰遣新安公王佺等奉表入貢、十二年、命將征之、攻拔昌朔等州、十三年、瞰以族子綧為己子入質、定宗憲宗凡四命將征之、拔其城十有四、憲宗末、瞰遣世子倎入朝、世祖中統元年、瞰卒、命倎歸國為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詔班師、赦其境內、倎遣其子永安公僖來賀即位、二年、倎入朝、更名禃、三年、詔禃籍編民、輸糧餉助軍、禃乞俟民生稍集、聽命、允之、朝貢物數、亦命稱其力焉、五年、徵禃入朝、修世見之禮、六月、禃來朝、至元元年、禃入朝、三月、立瀋州、以處高麗降民、帝欲通好日本、遣兵部侍郎黑的等奉使、以高麗與日本為鄰國、先至高麗、諭旨禃、遣樞密院副使宋君斐等導詔使往日本、不至而還、帝復遣黑的諭禃、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禃遣起居舍人潘阜充國信使持書詣日本、五年、禃遣門下侍郎李藏用奉表入朝、帝勅藏用曰、今者出軍、或征南宋、或征日本、汝主當造船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藏用曰、舟艦之事、即當應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國有軍四萬、三十年間、死於兵疫、今止有腳子頭五十戶、百戶、千戶之類、虛名而無軍卒、帝曰、死者有之、

行船捕魚真謹話

生者亦有之、藏用曰、賴聖德、自徹兵以來、有生長者、僅十歲耳、帝又曰、自爾來者言、海中之事、於宋得便風、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而食之、豈不可行乎、詔都統領脫朶兒使其國、諭以閱軍造船、禃出拜大府迎之、九月、禃奏潘阜等奉使無功而還、復遣黑的使日本、詔禃遣重臣導送、六年、禃奏誅權臣金俊等、六月、禃遣其世子愖入奏、本國臣下擅廢禃、立其弟安慶公淐、朝廷若出征、請將軍三千、備糧五月同往、詔授愖特進上柱國、命蒙哥征之、敕愖引兵赴難、帝以禃淐廢置乃林衍所為、遣兵部侍郎黑的、詔禃淐衍等以十二月同詣闕下、聽其是非、又遣國王頭輦哥率兵壓境、却詔曰不至則嘗進兵斬戮、以趙璧行中書省于東京、高麗都統領崔坦以林衍作亂、舉西京五十餘城入附、樞密院經歷馬希驥言、今之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為一、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為二、分治其國、使權侔勢定、自相維制、則易為區處、黑的等至、禃復位、十二月、禃朝京師、七年、詔改西京為東寧府、畫慈悲嶺為界、以忻哥都為安撫使、戍其西境、四月、軍近西京、林衍已死、子惟茂襲令公位、侍郎洪文係、尚書宋宗禮殺惟茂衍黨裴仲孫、復集餘衆、立禃庶族承化侯為王、竄入珍島、大軍入王京、收林衍妻子、中書省請置

高麗屯田經略司以忻都為經略使領軍五千屯田于金州又令洪茶丘以舊領民二千屯田詔以舊私與南宋日本交通往年所言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効兵馬船艦資糧早宜措置又詔禃將經略事本軟有司發卒屯田為進取之計庶免汝國轉輸之勞八年禃奉表請婚五月忻都大敗珍島賊獲承化侯斬之其黨金通精走耽羅七月世子愖率其尚書右丞宋玢等衣冠胤冑二十八人入侍十年經略使忻都同洪茶丘領兵入海攻拔耽羅城擒金通精等誅之十一年遣木速塔八撒木合使高麗僉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五月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世子愖七月王禃薨命愖襲爵

改名賰十六年敕其國置大灰艾州東京郴石宗落四驛十七年賰以民飢乞貸糧萬石從之十九年賰以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民居掠子女而去請發闊里帖木兒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從之二十年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二十八年國飢給米二十萬斛三十年賰復更名距入朝成宗大德元年封距為逸壽王以世子謜為高麗王從所請也二年中書省臣奏謜有罪當廢命復以距為王詔諭距并國境臣民自今以始勉遵守國之規益謹畏天之戒凡在官者各勤乃事協力匡贊毋蹈前非自干刑憲緇黃士庶各安其業哈散使高麗還言距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

罷行省官治乃不治矣

共理之復立征東行省命闊里吉思為行省平章政事距上表陳情言累世有勤王之功凡八十餘年歲修職貢嘗以世子入侍得聯婚帝室遂為甥舅實感至恩使小國不替祖風永修侯職是所望也四年行省闊里吉思言高麗國王自署官府三百五十八所官四千五十五員衣食皆取之民復苛征之其大會王曲蓋龍扆警蹕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儀僭擬過甚遣山東宣慰使塔察兒詔諭之闊里吉思復言高麗官不肯供報民戶版籍州縣疆界本國橫科暴歛民少官多刑罰不一實難撫治五年罷行省官距上言昔居海島時嘗用山呼後改呼千秋今奉明詔一切皆罷又革官府九十餘

所汰官吏二百七十餘員他如雜徭病民驛騎煩擾亦皆省之詔曰卿其體朕意所言當始終行之距復位八年而薨子謜復襲王位成宗初年尚寶塔實憐公主進爵瀋陽王生子燾燾受遜位立其弟暠為世子以其父瀋陽王請之於朝故也

日本國古稱倭奴國惡其舊名故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世祖至元二年高麗人趙彝言日本國可通詔擇可奉使者三年命兵部侍郎黑的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副之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

此奸人也使臣不可到大軍又可行乎

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久罹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前朝以來亦時通中國至于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禃遣樞密院副使宋君斐藉詔使往日本不至而還帝復遣黑的等至高麗委禃以日本事禃言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遣其起居舍人潘阜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命黑

史纂　卷二百三十　木

的等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塔二郎彌二郎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七年詔高麗王禃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八年日本通事曹介升等言高麗迂路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為鄉導帝曰當徐思之高麗王禃遣通事徐稱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趙良弼遣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守護所守者云曩為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

世祖必欲通日本亦

是苦事

以元之强而欲於日本失地利也且兼失人和

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使者回報令遣張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問姚樞許衡等皆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我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聽其入見從之十年趙良弼至太宰府而還十一年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總管洪茶丘以千料船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征日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惟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詔募兵征日本十八年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

史纂　卷二百三十　七

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諸將陛辭帝曰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師而還詐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壞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等不聽節制輒逃去乃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閶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眾議推張百戶為主帥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閶輩是也蓋行

省官議事不相下故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二十年命阿塔海爲日本省丞相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疏曰臣聞兵以氣爲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衄不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欲請罷兵息民不從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人不順行共殺積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也三年遣僧寧一山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船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安南國古交趾也宋末陳日煚爲李昊旵壻遂篡其國元憲宗三年世祖平大理還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七年兀良合台兵次交趾北遣二使往諭之不返乃遣徹徹都等分道進抵京北洮江上交人盛陳兵衛兀良合台倍道兼進令其子阿朮爲後殿南軍合交人震駭阿朮乘之敗交人水軍虜戰艦以還兀良合台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朮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日煚竄海島得前所遣使于獄中以竹束體入膚既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氣候鬱熱乃班師復遣二使招日煚來歸日煚還見國都皆殘毀大怒縛二使遣還八年日煚傳國于子光昺光昺遣其壻以方物來見兀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別遣訥剌丁往諭之光昺遂納欵請俟降德音卽遣子弟爲質世祖中統元年以禮部郎中孟甲爲南諭使禮部員外郎李文俊副之二年孟甲等還光昺遣族人通侍大夫陳奉公等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之封光昺爲安南國王詔遣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匠各三人及蘇合油光香金銀珠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綿白磁盞等物同至四年光昺遣員外郎楊安養奉表入謝三年光昺遣安養上表三通其一進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訥剌丁長爲本國達魯花赤四年使還

詔定貢物失上國之体

答詔許之仍賜光昺玉帶金繒藥餌鞍轡等物下詔諭以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輸納稅賦六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又詔光昺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遣以來光昺上言回鶻商旅一名伊溫死已久一名婆婆今亦病死又據忽籠海牙謂陛下索貝象數頭此獸軀體甚大步行甚遲俟於後貢之年進獻七年中書省移牒光昺言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引春秋之義以責之且令以所索之象與歲貢偕來又前所貢藥物品味未佳所徵回鶻輩託辭欺詐自今以往其審察之八年光昺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

欽賜至此

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辱朝廷況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
凡受詔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也來諭索
象前恐忤旨故依違未敢直對實緣象奴不忍去家難於差
發又諭索儒醫工匠而陪臣黎仲佗等陛見之日不聞詔諭
況中統四年已蒙原宥令復諭及豈勝驚愕惟閣下念之中
書省復牒光昺言比歲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
立不拜與使者相見及宴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
謂既受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
例云王人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內臣之
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為重也後世列王

為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為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為
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為此言耶至于天子之詔人臣當拜
受此古今通義不容有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凡
受詔令安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也觀之驚訝
王之為此言其能自安于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
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
不拜天子之詔為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于國中臣子有
受而不拜者王以為何如君子貴改過緬想高明其充察之
十一年光昺遣童子冶來貢十二年光昺上表請能本國達
魯花赤曰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自降附上國十有餘年

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臣疲于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
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況動有所恃凌轢小
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
邊鄙小醜豈有臣既席王封為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
以監臨之寧不見笑于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修貢孰
若中心悅服而修貢哉臣恭遇天朝推儲冊后大恩霑霈施
及四海輒敢哀鳴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今後二次發遣綱貢
一詣鄯闡奉納一詣中原拜獻凡天朝所遣官乞易為引進
使庶免達魯花赤之弊不但微臣之幸實一國蒼生之幸也
詔以所貢之物無補于用諭以六事且遣合撒兒海牙充達

魯花赤仍令子弟入侍十三年光昺遣黎克復入貢以所奏
就鄯闡輸納貢物事屬不敬上表謝罪乞免六事十四年光
昺卒國人立其世子日烜遣中侍大夫周仲彥來朝十五年
遣禮部尚書柴椿等詔諭日烜入朝受命初使傳止由鄯闡
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抵邕州以達交趾柴椿等至邕
州日烜遣人進書言今闢闡公辱臨敝境邊民無不駭愕不
知何國人使而至于斯乞回舊路以進椿回牒云禮部尚書
等官奉上命與本國黎克復等由江陵抵邕州入安南所有
導護軍兵合乘驛馬宜來界首迎迓日烜差御史中贊杜國
計先至其太尉率百官自富良江岸奉迎入館日烜就館見

使者拜讀詔書椿等傳旨曰汝國內附二十餘年向者六事猶未見從汝若弗朝則修汝城整汝軍以待王師又云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所逃其責請熟慮之日烜仍傳例設宴于廊下椿等弗就宴旣歸館日烜遣范明字致書謝罪改宴于集賢殿日烜言先君棄世予初嗣位天使之來聞諭詔書使予喜懼交戰于胸中竊聞宋主幼小天子憐之尚封公爵於小國亦必加憐昔於六事已蒙赦免若親朝之禮予生長深宮不習乘騎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子弟太尉以下亦皆然天使回謹上表進誠兼獻異物椿曰宋主年未十歲亦生長深宮如何至京師詔

旨之外不敢聞命且我輩實來召汝非取物也椿等還日烜遣鄭國瓚杜國計奉表陳情言孤臣稟氣軟弱且道路艱難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無益天朝之萬一伏望陛下憐小國之遼遠令臣得與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國生靈之大福也兼貢方物及二馴象十六年椿等先達京師留鄭國瓚于邕州樞密院奏日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托故延引歲時巧佞雖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問罪帝不從命來使入覲十一月留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柴椿等與杜國計持詔諭日烜來朝若果不能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寶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

以代其土民不然修汝城池以待其審處之十八年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顏鐵木兒爲參知政事詔以光昺既歿其子日烜不請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以疾爲辭止令其叔遺愛入覲故立遺愛代爲安南國王二十年日烜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還所留使帝遣還國時阿里海牙爲荊湖占城行省帝欲交趾助兵糧以討占城令行省諭之行省遣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烜十月朝廷復遣陶秉直齎璽書往諭之趙翥抵安南日烜遣中亮大夫丁克紹等持方物從翥入覲又遣中奉大夫范至清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懷之迨至孤子之身

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年于玆干戈習不復用軍卒毀爲民丁一資天朝貢獻一示心無二圖幸閤下矜察助糧一件小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飢然閤下之命所不敢違擬于欽州界上俟候輸納續諭孤子親身赴闕老父在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亦歿孤子哀毀憂戚疾尚未復常況孤子生長遐陬不耐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途徒暴白骨以小國陪臣往來尚爲診氣所侵或十之三四或死者過半閤下亦已素知惟望曲爲愛護敷奏天朝庶知孤子宗族官吏一一畏死貪生之意豈但孤子受賜一國生靈賴以安全共祝閤下享

長久自天之大福也二十一年陶秉直還日烜復上表陳情
瓊州安撫使陳仲達言交趾通謀占城遣兵二萬及船五百
以爲應援日烜致書行省曰占城乃小國內屬大軍致討所
當哀矜然未嘗敢出一言蓋天時人事小國亦知之矣今占
城遂爲叛逆執迷不復是所謂不能知天知人者也知天知
人而反與不能知天知人者同謀雖三尺兒童亦知其不可
況小國乎幸貴省我之日烜弟昭德王陳璨致書于荊湖占
城行省願納款歸降行省右丞唆都言交趾與真臘占城雲
南暹羅諸國接壤可即其地立省於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
軍鎮戍因其糧餉以給士卒庶免海道轉輸之勞二十二年

荊湖占城行省言鎮南王奉旨統兵征占城遣理問官曲烈
持行省公文責日烜運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
令其就見比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
界上既而曲烈引安南中亮大夫陳德鈞以日烜書至言其
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願隨力奉獻軍糧及官軍至永州日烜
移牒邕州言貢期擬取十月請前途預備丁力若鎮南王下
車之日希文垂報行省移公文令開路備糧親迎鎮南王及
官軍至邕州安南殿前范海崖領兵屯可蘭韋大助等處至
思明州鎮南王復移文與之至祿州聞日烜調兵拒守丘溫
丘急嶺隘路行省遂分軍兩道以進日烜遣善忠大夫阮德

與奉書與鎮南王言不能親見末光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
蒙聖詔云別勑我軍不入汝境今見邕州營站橋梁往往相
接實深驚懼幸昭忉忠誠少加矜恤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
保護本國生靈庶免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阿里
持書與德與同往諭日烜以與兵之故實爲占城非爲安南
也至急保縣有興道王兵阿里不能進行省再命倪閏孫祐
等往覘虛實不許殺掠其民至可離隘遇交兵祐與之戰擒
其管軍杜尾杜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過可離隘
至洞板隘又遇其兵與戰敗之其將秦岑中傷死聞興道王
在內傍隘又進兵至變住村諭其收兵開路迎拜鎮南王不

從至內傍隘奉令旨令人招之又不從官軍遂分六道進攻
執其將大僚班段台興道王逃去追至萬劫與道王尚有兵
船千餘艘距萬劫十里遂遣兵士于瀘江求船及聚板木釘
灰置場栰造遣各翼水軍令烏馬兒拔都部領數與戰皆敗
之得其江岸遺棄文字二紙乃日烜與鎮南王及行省平章
書稱前詔別勑我軍不入汝境今以占城既臣復叛之故因
發大軍經由本國殘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悞非本國違悞
也伏望勿外前詔勒回大軍本國當具貢物馳獻復有與于
前者行省以書抵之請朝廷調兵討占城屢移文與世子俾
開路備糧乃故違朝命俾興道王輩提兵迎敵射傷我軍與

安南生靈爲禍者、汝國所爲也、今奉命討占城、路經汝國、世子可詳思汝國歸附已久、宜體皇帝涵洪之德、卽退兵開道、安諭百姓、各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無擾、世子宜出迎鎭南王、共議軍事、不然、大軍當于安南開府、因令其使阮文翰達之、及獲生口、稱日烜調聖翊等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鎭南王遂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興道王敗走、官軍縛栰爲橋、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沿江布兵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岸、卽發砲大呼求戰、至晩、遣阮奉御奉鎭南王、及行省書、請小却大軍、行省移文責之、遂進兵、日烜棄城遁去、仍令阮效銳奉書謝罪、并獻方物、請班師、行省移文

招諭、遂調兵渡江、壁於安南城下、鎭南王入其國、宮室盡空、惟留屢降詔勅、及中書牒文、盡行毀抹、外有文字、皆其南北邊將、報官軍消息、及拒敵事情、日烜僭稱大越國主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陳威晃、禪位于皇太子、立太子妃爲皇后、行使昊天成命之寶、日烜居太上皇之位、子爲安南國王、行紹寶年號、所居宮室五門、額書大典之門、左右掖門、正殿九間、書天安御殿、正南門、書朝天閣、又諸處張榜云、凡國內郡縣、假有外寇至、當死戰、或力不及、許于山澤逃竄、不得迎降、凡險隘拒守處、俱有庫屋、以貯兵甲、其棄船登岸之軍、猶衆、日烜引宗族官吏于天長長安屯聚、興道王范殿前領兵船、

聚萬劫江口、阮盝駐西路永平、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𠷔與唆都兵至自占城、與大軍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二千餘里、王宮四所、昭明王兵敗遠遁、昭孝王戰死、於安演州、清化、長安、獲亡宋陳尚書壻梁奉御、及趙孟信等四百餘人、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鎭守巡邏、右丞寬徹等由陸路、李左丞等由水路、敗日烜兵船、擒其建德侯陳仲、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其宗族文義侯、武道侯、明智侯、壻張懷侯、并張憲侯、亡宋官曾參政蘇少保子蘇寶章、陳尚書子陳釘孫、相繼率衆來降、唐兀𠷔言占城無

糧、軍難久駐、鎭南王令于長安等處就糧、日烜至安邦海口、棄其舟楫甲仗、走匿山林、官軍獲船一萬艘、擇善者乘之、餘皆焚棄、于陸路追三晝夜、獲生口、稱上皇世子止有船四艘、興道王及其子三艘、太師八十艘、走淸化府、烏馬兒拔都以軍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助唆都襲擊其太師等兵、復令唐兀𠷔沿海追日烜、不知所往、日烜弟昭國王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來降、鎭南王聚諸將議、交人雖數敗、然增兵轉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不能施其技、遂棄京城、將渡江屯思明州、劉世英與興道王、興寧王兵二萬餘人力戰、唐兀𠷔軍至如月江、日烜遣懷文侯來戰、至冊江、繫

浮橋渡江、木及渡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力戰始得出境、七月、樞密院請調兵會潭州、聽鎮南王擇帥總之、二十三年、大舉南伐、詔諭安南官吏百姓、數日烜罪惡、以陳益稷自拔來歸、封爲安南國王、官軍入其境、日烜復棄城遁、湖南宣慰司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於轉輸、賦役煩重、士卒瘴癘死亡者多、群生愁嘆、四民棄業、貧者棄子以償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事交趾、動百萬之眾、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也、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又兼交趾已嘗遣使納表稱臣、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

後大舉、亦未爲晚、湖廣行省線哥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於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恐奸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復倍其數、官無儲畜、和糴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乞緩師南伐、樞密以聞、帝即日下詔止軍、益稷從師還鄂、二十四年、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南、又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受鎮南王節制、程鵬飛遂荊湖

行省治兵、日烜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入貢、鎮南王次思明、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祉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以漢券兵萬人、由西道永平、奧魯赤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進、阿八赤以萬人爲前鋒、烏馬兒樊楫以兵由海道經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船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經老鼠陷沙次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命程鵬飛守萬劫、至靈山木柵、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渡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棄城遁敢喃堡、諸軍攻下之、二十五年、日烜

復走入海、鎮南王追之、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趾城、命烏馬兒將水兵、由大滂口迓張文虎等糧船、與奧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糧、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皆破之、斬萬餘級、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軍、奪關擊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級、得船二百艘、米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盜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馬兒將水兵先還、程鵬飛

兵尙三十
餘萬舟並
爲破

將兵護送之、三月、鎭南王以諸軍、還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
二月、次屯山、遇交趾船三十餘、文虎擊之、所殺略相當、至綠
水洋、賊船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沈米于海、趨瓊
州、費拱辰糧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得進、漂至瓊州、與張
文虎合、徐慶糧船、漂至占城、亦至瓊州、凡亡士卒二百二十
人、船十一艘、糧萬四千三百石有奇、鎭南王次內傍關、賊兵
大集、擊破之、命萬戶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殿、力戰出關、諜知
日烜及世子興道王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
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鎭南王遂由單巳縣、趨盝州間道以
出、次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

何不早進
日烜無入
謝禮亦說
勦諸耳

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己罪、十一月、以劉庭直等使安南、詔曰
烜來朝、二十六年、日烜遣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二十
七年、日烜卒、子日燇遣使來貢、二十八年、鎭守永州兩淮千
戶蔡榮言、軍事以朝廷賞罰不明、將帥不和、士不用命、坐失
事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不報、二十九年、遣吏部尙書梁曾

使宜詔

等、持詔諭日燇來朝、詔曰、省表具悉、汝國罪愆、既已自陳、朕
復何言、若曰孤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且有生之類、寧
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徒以虛文歲幣、
巧飾見欺、於義安在、三十年、梁曾等使還、日燇遣陪臣陶子
奇來貢、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又議征之、拘留子奇于江陵、

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䚟征安南、勑至鄂州、與陳益稷議、
平章不忽木奏立湖廣安南行省、市糧船百斛者千艘、用軍
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糧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鹽二十
一萬斤、預給軍官俸津遣軍人水手人鈔二錠、器仗凡七十
餘萬事、國傑設幕官十一人、水陸分道並進、益稷隨軍至長
沙、成宗卽位、命罷征、遣子奇歸國、日燇遣使上表慰國哀、幷
獻方物、遣禮部侍郎李衎等持詔往撫綏之、曰、先皇帝新棄

詭得大統
身迺

天下、朕嗣守大統、踐祚之始、大赦有衆、無間遠近、惟汝安南、
亦從寬宥、已勑有司、罷兵、遣陪臣陶子奇歸國、自今以往、所
以畏天事大者、其審思之、大德五年、太傅完澤奏安南使鄧

汝霖、竊畫宮苑圖本、私買輿地圖、禁書等物、抄寫征收交趾
文書、私記北邊軍情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詔責以大義、遣禮
部尙書馬合馬持詔諭日燇、以汝霖所爲不法、理當窮治、朕
以天下爲度、勑有司放還、自今使介、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
盡情悃、向以虛文見欺、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後悔、
武宗卽位、屢遣使來貢、仁宗皇慶二年、交趾軍約三萬餘人、
馬軍二千餘騎、犯鎭安州雲洞、殺掠居民、焚燒廬舍、陷祿洞
知洞等處、犯歸順州、廷議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四月、交趾
世子領兵焚養利州、殺掠二千餘人、言昔右江歸順州五次
刼我大原路、掠我生口五千餘人、知養利州趙玨禽我思浪

州商人販金一碇、侵田一千餘頃、故來讐殺、樞密院遣千戶劉元亨赴湖廣行省詢察、元亨遣下思明知州黃嵩壽往詰之、謂是阮盈世子太史之奴、於是牒諭之、安南回牒云、邊鄙鼠竊狗偸輩、自作不靖、本國安得而知、且以貨賂偫至、元亨牒責安南飾辭不實、却其貨賂而還、里邊遠、猜嫌虛誕、終莫得其要領、自延祐改元以及至治之末、疆埸寧謐、貢獻不絕、泰定元年、世子陳日爌遣陪臣莫節夫來貢、諸役久居于鄂、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加儀同三司、文宗天曆二年卒、至順三年、世子陳日㷆遣其臣鄧世延等、來貢方物、

尙書宅南交、以數仲夏、加考日景于林邑、以正中星耳、未必說其地、臣其人也、禮記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郵此雖自爲圖可也、然自漢至明初、又皆入中國版籍、幾之荒服之地、非如寧圖所急、或分或合、隨其時與事可也

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遠者、不知其方幾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譯而後通、世祖至元八年、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遣乞䚟脫因使緬國、招諭其主內附、乞䚟脫因道其使价博來、十年、遣乞䚟脫因、詔諭之曰、聞者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差乞䚟脫因導王國使价博詣京師、知王有內附意、且求觀舍利、朕矜閔遠來、使使覲見、又令縱觀舍利、今再遣禮部郎中乞䚟脫因往諭王國、誠能謹事大之禮、遣子弟若貴臣來、以彰我國家無外之義、用敦永好、時乃之休、十二年、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金齒頭目阿郭曰、乞䚟脫因之使緬、乃父阿必所指也、緬王恨父阿必、領兵數萬來侵、執父而去、不得已厚獻其國、乃得釋、今父已故、因思緬中之人、猶群狗耳、比者緬遣阿的八等至、乃候視國家動靜也、阿郭親戚自衣頭目與緬爲鄰、言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阿郭願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以爲引道、雲南省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必須征討、帝曰、姑緩之、十一月、

雲南省報、蒲人探伺國使消息、而蒲賊阻道、今蒲人降、道已通、探得國使建緬俱安、十四年、緬人以金齒千額總管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千戶忽都、總管信苴日等、駐劄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于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披甲背負戰樓、兩傍挾大竹筩、置短槍數十于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忽都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爲一隊、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爲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寨門、

旋濘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山官軍後、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走、破其十七砦、遂北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盈三巨溝、日暮、忽都中傷、乃收兵、明日追之、至千額、不及而還、捕虜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氊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爲阿禾邀殺、歸者無幾、十月、雲南省遣宣慰使納速剌丁、率蒙古爨僰摩些軍三千八百餘人征緬、至江頭深躡酋首細安立砦之所、招降磨欲等三百餘砦、凡三萬五千二百戶、以天熱還師、十七年、納速剌丁言、先奉旨若重慶諸軍平、然後有事緬國、今四川已底寧、請征之、帝以問丞相脫里脅海、對曰、陛下初命

發士卒六萬人征緬、今納速剌丁止欲得萬人、帝命雲南行省、發四川軍萬人、命藥剌海領之、同征緬、二十年、右丞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參知政事也罕的斤、取道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太卜軍會、令諸將分地攻取、破其江頭城、擊殺萬餘人、令都元帥袁世安以兵守之、積糧餉以給軍士、遣使持輿地圖奏上、二十二年、緬王遣鹽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納款、爲孟乃甸白衣頭目解塞所阻、遣騰馬宅持信搭一片來告、驃甸土官匿俗乞報上司免軍馬入境、匿俗給榜、遣騰馬宅回江頭、招阿必立相赴省、阿必立相乞言於

朝廷、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闕、朝廷遣宣慰司達魯花赤怯烈使其國、二十三年、命都元帥禿滿帶征緬、二十四年、緬王爲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囚、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爲逆、雲南王所命官阿難答等被害、雲南進征之、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大德元年、以緬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嘗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請歲輸銀二千五百兩、帛千疋、馴象二十、糧萬石、詔封爲緬王、四月、遣使進白象、五月、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其弟阿散哥也所殺、詔忙完禿魯迷失率師問罪、賊與八百媳婦國通、其勢張甚、忙完禿魯迷失請益兵、命薛超兀而將兵萬二千往之、令諸王濶濶節制其

軍、立其子窟麻剌哥撒八爲王、七月、阿散哥也弟者蘇等九十一人、各奉方物入朝、八月、緬國阿散吉牙等昆弟赴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初雲南參知政事高慶宣撫使察罕不花圍緬城、城中薪食俱盡、將出降、慶等受其重賂、以炎暑瘴疫爲辭、輒引兵還、詔誅之、

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其國、世祖至元十五年、右丞唆都以宋平、遣人至占城、還言其王有內附意、詔封占城郡王、十六年、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等使占城、諭其王入朝、十七年、占城國王孛由補剌者吾遣使奉表降、貢方物、十九年、命左丞唆都、即其地立省以撫安之、既而其子補的負固弗

問不服、萬戶何子志、千戶皇甫傑使暹國、宣慰使尤永賢、亞蘭、使馬八兒國、舟經占城、皆被執、詔發兵征之、帝曰、老王無罪、逆命者乃其子耳、十一月、占城行省率兵自廣州航海至占城港、港口北連海、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大州、東南止山、西旁木城、約二十餘里、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人治木城起樓棚、立回回三稍砲百餘座、於木城西十里建行宮、孛由補剌者吾、親率重兵屯守應援、二十年正月、行省傳令軍中、以十五日夜半發船攻城、至期、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總管劉金、以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面、總把張斌、百戶趙達、以三百人攻東面沙觜、省官三千人、分三道攻南面、舟行至

天明泊岸、為風濤所碎者十七八、賊開木城南門、建旗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十、亦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賊敗北、官軍入木城、東北二軍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守城數萬人悉潰散、國王棄行宮、燒倉廩、殺永賢、亞蘭等、逃入山、十七日、攻大州、十九日、國主使報答者來求降、許之、二十一日、入大州、又遣博思兀魯班者來、言奉王命、國主太子後當自來、官軍復駐城外、二十二日、遣其舅寶脫禿花等奉國王信物、雜布二百疋、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甕為質、來歸款、又獻金葉九節標槍、曰、國主欲來、病未能進、先使持其槍來、以見誠意、世子補的期三日請見、省官卻其物、寶脫

小夷如惡
如此

禿花曰、不受是辭之也、行省姑令受留、寶脫禿花復同其主第四子、第五子來見、言先有兵十萬、故求戰、今皆敗散、聞敗兵言、補的被傷已死、國主頰中箭、今小愈、愧懼未能見、故先遣二子來議赴闕、進見事、省官疑其非真子、令還諭國主早降、且以問疾為辭、遣千戶林子全、總把栗全、偕往覘之、二子在途先歸、子全等入山兩程、國主不果見、寶脫禿花謂子全曰、國主遷延不肯出降、今反揚言欲殺我、可歸告省官、來則來、不來我當執以往、子全等回省、是日殺何子志、皇甫傑等百餘人、二月八日、寶脫禿花又至、自言吾祖父伯叔皆為國王、孛由補剌者吾殺吾兄而奪其位、斬我左右二大指、我實

實已死又

怨之、願擒其父子以獻、請給大元物色、行省賜衣冠、撫諭以行、十三日、唐人曾延等來言、國主逃于大州西北鴉侯山、聚兵三千餘、并招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將與官軍交戰、懼唐人泄其事、將盡殺之、延等覺而逃來、十五日、寶脫禿花偕宰相報孫、達兒等五人來降、行省官使曾延等見寶脫禿花、詰之、對曰、延等奸細人、請縶縲之、國主軍皆潰散、安敢復戰、今未附州郡凡十二處、每州遣一人招之、水路乞行省及寶脫禿花各遣一人乘舟招諭、陸路則乞行省官與報孫達兒、往擒補的、及攻其城、行省信之、調兵一千屯半山塔、遣子全領兵百人與寶脫禿花赴大州進討、約有急則報半山

軍子全比至城西實脫禿花開行自北門乘象遁入山官軍獲諜者曰國主實在鴉侯山立砦聚兵約二萬餘遣使交趾真臘闍婆等國借兵及徵賓多龍舊州等軍未至十六日遣萬戶張顒領兵赴國主所棲之境十九日顒近木城二十里賊浚濠塹拒以大木官軍斬刈超距奮擊破其二千餘衆轉戰至木城下山林阻隘不能進賊旁出截歸路軍殊死戰得解還營行省整軍聚糧揤木城遣總管劉金守禦二十一年三月六日唆都領軍回江淮省遣萬戶忽都虎帥軍助攻討前鋒舟師至舒眉蓮港不知所向令萬戶劉君慶進攻新州獲占蠻就令為鄉導至占城見營舍燒盡知官軍已回二十

日忽都虎令百戶陳奎招其國主來降二十七月占城主遣王通事來稱納降忽都虎令其父子奉表進獻國主遣文勞卬大巴南來稱唆都除蕩其國貧無以獻來年當備禮物令嫡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國主令其孫濟目理勒蟄等奉表歸款

爪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取貴于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撫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惟爪哇之役為大至元二十九年詔平章政事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征爪哇會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凡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四發舟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降虎符十金符四十銀符百金衣段百端用備功賞陛辭帝曰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爪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赴泉州興率輜重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三省軍會泉州十二月自後渚啟行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橄欖嶼假里馬答勾闌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三十年正月至构欄山二月亦黑迷失領招諭爪哇宣慰司官曲出海牙

楊梓等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於吉利門弼與進至爪哇之杜並足與亦黑迷失議分軍水陸並進弼帥都元帥那海等水軍由戎牙路港口至八節澗興與亦黑迷失帥都元帥鄭鎮國等馬步軍自杜並足陸行以萬戶申元為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登哥乘鑽鋒船於麻喏巴歇浮梁前進赴八節澗期會招諭爪哇宣慰司官言爪哇主壻土罕必闍耶舉國納降土罕必闍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引其宰相昔刺難答吒耶等五十餘人來迎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澗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莆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其謀臣希寧官沿河泊舟觀望成敗招諭不降行省於澗邊

闍耶後必自立

十字疑衍

設偃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等領水軍、鄭鎮國等領馬步軍水陸並進、希寧官懼、棄舟宵遁、獲鬼頭大船百餘艘、令那海、鎮入節澗海口、大軍方進、土罕必闍耶遣使來告、葛郎王與瓜哇宿怨、追殺至麻喏巴歇、請救之、亦黑迷失先往安慰土罕必闍耶、與進至麻喏巴歇、不知葛郎兵遠近、方回入節澗、亦黑迷失報賊兵今夜當至、召與赴麻喏巴歇、七日、葛郎兵三路攻土罕必闍耶、八日黎明、亦黑迷失率兵迎賊不遇、與與東南路賊戰、殺數百人、餘奔潰、日中、西南路賊又至、與戰至晡、又敗之、十五日分軍為三道伐葛郎、期十九日會答哈、聽砲聲接戰、土虎登哥水軍泝流而上、

亦黑迷失由西道、與由東道進、土罕必闍耶軍繼其後、十九日至答哈、葛耶王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未、連三戰、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千餘人、國主入內城拒守、官軍圍之、國主哈只葛當出降、復叛殺之、取其妻子官屬以歸、土罕必闍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珍寶入朝、弼與亦黑迷失許之、遣萬戶擔只不丁、甘州不花、以兵二百人護之還、兩萬與闍之、答其失許、土罕必闍耶果殺二人以叛、乘軍還、夾路攘奪、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以葛耶妻子官屬及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寶犀象等物進、朝廷以其失亡多、杖十七、沒家貲三之一、元貞元年、起弼同知樞密院事、月兒魯奏、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王及諭降旁近小國、宜加矜憐、詔以所籍還之。此行爪哇、伐葛郎耳

男　善孫　敬

男　禮　孫　淩

姪　萬言　孫　覲　全校

[illegible]

史緯三百三十卷內府藏本

國朝陳允錫撰允錫字壘齋晉江人順治己未以薦舉授平湖縣知縣是書蓋仿呂祖謙十七史詳節之意然祖謙但擷取菁華以便省覽允錫則多所改竄於其間有合併重複者如周秦以前入史記而漢高祖以至武帝則割入漢書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史則與南北二史叅考歸一其餘表志紀傳互見者亦悉從汰除之類是也有删削繁冗者如宋史宗室世系但系族譜元史刑法志全抄律文及但敘官閥無關褒貶之列傳是也有更易舊第者如退魏於蜀後削二牧於昭烈之前移呂布二袁劉表於東漢之類是也有竄改舊名者如項羽呂后武后不稱本紀宋留從效陳洪進不稱世家之類是也其他如新唐書則黜正其文句元史食貨志則連屬其篇次者爲數尤多卷帙浩繁用力可謂勤至然其中繁簡失度分合無義者亦尚不少蓋網羅百代其事本難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劉知幾深以爲譏司馬光進通鑑表亦稱其中牴牾不能自保允錫此書積畢生之力爲之而卒之不協於體要固其所矣